叢書集成三編

五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叢書集成三編 第五冊目錄

總類

經學源流

策要六卷……元 梁 寅撰……委宛選 〇〇五 〇〇一
儒先晤語二卷（浙刻雙池遺書十二種之八）……清 汪 紱纂……汪雙池 中研所 〇〇五 〇六五

諸子叢鈔

古書拾遺四卷……清 林春溥撰……竹柏山房 〇〇五 一三三
日南隨筆八卷……清 沈家本撰……沈寄簃 〇〇五 二一三

考據

書齋夜話四卷……宋 俞 琰撰……委宛選 〇〇五 二九一
成語考二卷……明 丘 濬著……丘文莊公 〇〇五 三一七
劉子威燕語一卷（略稱：燕語）……明 劉 鳳撰……劉侍御 中圖 〇〇五 三七九
吳郡考二卷……明 劉 鳳撰……劉侍御 中圖 〇〇五 四〇七
皇華紀聞四卷……清 王士禎撰……王漁洋 中研所 〇〇五 四二三
香祖筆記十二卷……清 王士禎輯……清代筆記 〇〇五 四八五
淥水亭雜識四卷……清 納蘭容若著……清代筆記 〇〇五 五七二
四考辨四卷……清 李 塨撰……顏李 〇〇五 五七三
肅松錄一卷……清 譚吉璁撰……嘉興譚氏 〇〇五 六〇五
風俗通逸文一卷……清 錢大昕撰……潛研堂 台大 〇〇五 六一三

策要

策要目錄

卷之一
易經　易傳
圖書　先天後天
書經　書傳
洪範　詩經
詩傳　春秋
春秋傳　周禮
儀禮　禮記
大戴禮

卷之二
史記　西漢書
東漢書　三國至隋史
唐書　五代史
資治通鑑　通鑑綱目
三皇五帝　堯舜
三代　夏禹
商湯　周文王武王
漢高帝　文景
武帝宣帝　光武明帝
唐太宗　元宗憲宗

卷之三
聖學　王霸
禮樂　禮制
郊祀　明堂
社稷　諸祭
廟制　時祭
禘祫　鹵簿
朝儀　先聖
養老　宗法

卷之四
歷代樂　律呂
歷法　戶口
田制　賦稅
役法　勸農
水利　荒政
榷鹽　榷茶
榷酤　坑冶

卷之五
官制　宰相
臺諫　翰林
館閣　經筵
史館　遣使
國子學　封建
監司　郡守
縣令

卷之六
銓選　薦舉
貢舉　任子
考課　學校
循吏　兵制
將帥　刑律
孔門　道學
荀楊王韓　太元
潛虛　皇極經世

策要目錄終

嘉慶御覽之寶

書中首葉印章摹印於此

策要卷之一

臨江後學梁寅述

易經

周官大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　漢志曰易道深矣人更四聖世歷三古　自魯商瞿受易孔子以授橋庇五傳而至田何及秦禁學易為卜筮之書故傳者不絕

三易之不同何也曰說者以為夏易因炎帝而曰連山其卦始艮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也商易因黃帝而曰歸藏其卦先坤歸藏者萬物皆歸藏於中也周易則其卦始乾謂之周者以別夏商也夏商易取七八以不變為占也周易取九六以變為占也

重卦或云伏羲或云文王何也曰有八卦即有六十四卦觀十三卦制器尚象既羲農所取重於文王之前明矣二篇之卦多少不同何也曰上經三十卦下

經三十四卦以反觀之皆十八卦也蓋卦之無反者八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上經反卦二十四止為十二而不反者六為十八卦矣下經反卦三十二止為十六而不反者二亦為十八卦矣程朱言重卦不同何也曰朱子重卦即邵子加一倍法也蓋大極者象數未形之全體始分一奇一偶則為二畫謂之四象四象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為三畫謂之八卦八卦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以漸加之至六畫則為六十四卦引而伸之六畫之上又漸加之則為十二畫者四千九十六此焦貢易林變卦之數也卦象之難明者何也曰三聖人之取象各異坤之牝馬離之牝牛文王之象也咸六爻象人漸六爻象鴻周公之象也說卦乾馬坤牛之類孔子之象也朱子曰易之象不可復考姑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

以為訓戒而決吉凶其亦可矣程朱卦變不同何也曰程子以為諸卦皆由乾坤而變如剛上柔下之類求之三陰三陽之卦則皆可通若訟與无妄四陽之卦則云陽自外来非復自上卦而下故朱子以為難通而别為例皆以本卦二文相易而成則六十四卦無不通矣盖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来二陰二陽之卦各十五皆自臨遯而来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皆自泰否而来四陰四陽之卦各十五皆自大壯觀而来五陰五陽之卦各六皆自夬剥而来此盖發先儒之未發者也

易傳

隋志卜子夏易傳二卷　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注云淮南王聘明易者九人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魏王弼注上下經晉韓康伯注繫辭説卦序卦唐孔氏為正義

漢初傳經者傳其文而已未嘗自為訓説也至丁將軍寛作易説三萬言則訓詁之學興矣焦延壽述陰陽灾異則穿鑿之説起矣若子夏之傳不依古易篇次而導費氏則為後人之假託可見也九師之易王通以為易道因之而微則無資於聖經可知也王弼之傳則高談理致祖尚清虛而已孔氏之疏則隨文生義依阿王氏而已迨程子作易傳易之義理始大明朱子作本義易之象占始益著盖程子之易發揮孔子之十翼者也朱子之易則推三聖教人卜筮之旨者也若乃朱子畫卦揲蓍之法先天後天之義又皆祖述邵子而推明之尤為有功於易道云

圖書

孔安國曰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關子明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　劉歆曰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

圖書之數不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盖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盖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且河圖中者為主而外者為客洛書正者為君而側者為臣亦各有條而不紊矣然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偶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偶贏而奇乏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偶乏必皆虛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爾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數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為一故參其一陽而為三圍四者以二為一故兩其一陰而為二是所謂三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為五矣故圖書皆五居中也易範之則於圖書者何也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揔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大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一為五行其二為五事其三為八政其四為五紀其五為皇極其六為三德其七為稽疑其八為庶徵其九為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然則圖書果不可以相通乎曰論其取則易乃伏羲之得於圖而初無所待於書範乃大禹之得於書而未必追考於圖是固異矣然

圖書實未嘗不相通焉蓋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則得十而通為大衍之數矣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為河圖之數矣然則所謂經緯表裏者何也曰經緯者非謂以上下為經左右為緯蓋主圖而言則圖為經而書為緯也主書而言則書為經而圖為緯也表裏者以所取則者為表以相通者為裏故圖之表為八卦而其裏亦可明疇也書之表為九疇而其裏亦可以畫卦也

先天

邵子曰大傳天地定位至易逆數也一節明伏羲八卦

大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少愈細則愈繁 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長則分消則翕也 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為陽之母陽為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當有詩曰乾遇姤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識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 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損咸見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為六十四 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於心也 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

按先天八卦離東坎西巽西南對震東北兌東南對艮西北此對待之體也八卦相錯為六十四此交變之用也自震至乾為順者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追數昨日也故曰數往者順自巽至坤為逆者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故曰知來者逆然本易之所以成則其先後始終如橫圖及圓圖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數也一分為二二分為四此言六十四卦橫圖也乾以分之陽之闢也坤以翕之陰之闔也震以長之一陽生也巽以消之一陰生也此言六十四卦圓圖也无極者復坤之間也无極之前陰含陽自坤反姤也有象之後陽分陰自復至乾也乾與姤相值月窟也坤與復相值天根也三十六宮者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數合之為三十六也天地定位否泰反類方圖外第一層乾西北坤東南泰東北否西南也山澤通氣損咸見義方圖向內第二層兌西北艮東南損東北咸西南也水火相射既濟未濟方圖向內第二層離西北坎東南既濟東北未濟西南也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方圖中心震巽恒益四卦也朱子曰此圖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於外者為陽方於中者為陰圖者動而為天方者靜而為地也又曰先天圖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大而天地之始終小而人物之死生遠而古今之世變皆不外此

後天

邵子曰自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明文王八卦 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為泰坎

離交而為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兑艮為偶以應地之方也震兑横而六卦縱易之用也

文王八卦始震為春巽為春夏之交離為夏坤為夏秋之交兑為秋乾為秋冬之交坎為冬艮為冬春之交故艮謂之成終而成始乾坤交而為泰以下言文王改易伏羲卦圖之意也蓋自乾南坤北而交則乾北坤南而為泰矣自離東坎西而交則離西坎東而為既濟矣乾坤之交者自其所已成而反其所由生也故再變則乾退乎西北坤退乎西南也坎離之交者東自上而西西自下而東也故乾坤既退則離得乾位而坎得坤位也震用事者發生於東方巽代母者長養於東南也震兑皆陽下陰上故云始交坎陽在中離陰在中故云交之極艮巽皆陽上陰下故云不交

書經

漢志曰孔子删書為百篇及秦焚書孔子末孫惠與秦博士伏勝各藏其本於屋壁漢興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文帝求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而伏生老不能行使鼂錯往受之其後有歐陽生大小夏侯勝建之徒皆學伏生寫以漢世文字號今文尚書　武帝時孔惠之書始出皆科斗文字時人無能知者安國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以隸古定為五十八篇號古文尚書

尚書多可疑諸儒之說紛紛唯取決於朱子可也朱子之疑者數事謂今文多艱澁古文反平易或謂記錄之實語難工潤色之雅辭易好此為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此可疑一也孔安國傳恐魏晉人所作託安國為名序文亦不類西漢文字此可疑二也書小序亦非出於孔子乃周秦間人作之此可疑三也又謂禹貢言三江及荆揚地理所目見者皆有疑至北方即無疑乃不曾見爾此可疑四也及教人讀書則謂如大甲伊訓之類明白者當熟玩如盤庚康誥難曉者當缺疑此可以為稽古之法矣

書傳

隋志曰伏生書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泰誓獻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孔安國為五十八篇作傳巫蠱事起不得奏上　後漢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為之注　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

按隋志之說世或未深究今據其說而推明之其曰女子所得泰誓者即偽泰誓也孔穎達言張霸作偽書無泰誓篇則偽泰誓先出非霸作之也若以女子所得為真泰誓馬融何以疑其偽蔡沉不考女子得泰誓之言而謂亦霸所作誤矣其曰伏生作傳則書之訓解由伏生始也伏生書二十八篇而傳四十一篇者古人解經不附於經下故其篇之多少與經異也其曰孔安國為五十八篇作傳蓋其古文已上之矣及傳既成巫蠱事作未及上之而未立學官故至於絕漢儒林傳贊言平帝時古文立之學官者乃張霸偽書也至東晉之世梅賾始得孔傳奏之而又缺舜典齊建武中姚方興始得舜典乃列之國學也若乃伏生之傳竟亡者蓋自馬鄭之注盛行則伏生之傳以復講習改唯秘書存之秘書既亡則是傳亦遂

亡矣至於近世之注則朱子之所取者僅四家謂王安石蘇軾呂祖謙林之奇也然又曰王氏傷於鑿蘇氏傷於畧呂氏傷於巧林氏傷於繁及蔡氏之傳訓二典三謨皆朱子所定其餘大槩亦多朱子之意凡論制度則本之注疏然朱子論書多缺疑蔡氏已有不能缺者矣今之人雖欲求詳於蔡氏竟何益哉

洪範

漢志曰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　劉向在成帝時集合上古以來至秦漢符瑞灾異之說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

洪範自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乃禹之本文九疇之經也自一五行至篇終乃箕子之叙論九疇之傳也範以五行為先何也曰九疇始於五行五行本於水水夫其性則五行皆亂五行皆亂則九疇皆斁矣然九疇之則於洛書者則其九類而已若以五行配九疇則非也然則劉向五行灾異之說果得禹箕之旨歟曰向之論以為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恒暘厥極憂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豫厥咎恒燠厥極疾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蒙厥罰恒風厥疾凶短折夫人事之感有得失之殊則天道之應有休咎之異固常理也然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其亦拘矣且人於一事之得則五事皆得一事之失則五事皆失若使人君之貌不恭矣而言又不從焉則既雨而又暘乎視不明矣而又聽不聰焉則既燠而又寒乎何其說之膠而不通也箕子之大意言五事得則休徵各以類應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亦謂其屬當如是爾而五事之得也則當雨而雨當暘而暘是即休徵各以類應矣五事之失也則雨不宜恒而恒雨暘不宜恒而恒暘是即咎徵各以類應矣若向之論豈盡箕子之意哉且五事之得由於極之建五事之失由於極之不建今不論皇極而專論五事舍其本而治其末遺其內而攻其外亦非格君心之善道矣若孔氏之訓皇極以皇為大以極為中則朱子非之曰未嘗講於人君脩身立道之本既誤以皇極為大中又見書辭多含宏寬大之意因復誤認中為居中之中蓋不知無過不及之中乃義理精微之極非含糊苟且而不分善惡也今以誤認之中為誤認之極不謹乎嚴密之地而務為寬廣之量則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皆是物也箕子之告武王者豈如是哉朱子之論其有功於聖學者大矣哉

詩經

漢志曰古者有採詩之官王者巡守則陳詩以觀民風孔子録之凡三百十一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

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禮樂自此可得而述　孔氏曰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

夫天子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在先王之盛時則然也至春秋之時王靈不振巡守禮廢而陳詩之事亦廢矣魯為人望之國周之禮樂皆在而夫子又周流四方詢其殘缺故自衛反魯而删定之其實皆非天子巡守之所得也然則謂子夏作詩序者信乎

曰非也朱子以為衛宏作而毛公又增廣潤色之其考之審矣而又謂讀者尊信小序有所不通必為之委曲遷就寧使經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為出於漢儒也其破世俗之膠固亦善矣史記謂古詩三千餘篇者然乎曰孔穎達以為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遷之言恐非也關雎美后妃之德而魯詩以為刺周康后晏起而作何歟曰此漢儒誤解關雎之亂以為淫亂之亂故妄為之說爾夫亂者樂之卒章也屈子之作離騷終之以亂曰乃取法於國風者也而漢儒聞見寡陋非惟不明詩之義亦且未見騷之文故鑿空以誣聖經而誣後學往往似此史遷號為博採亦且踵訛故又曰幽厲之亂始諸衽席是又似以關雎為幽厲之詩矣何其謬哉史遷又言夫子弦歌三百五篇以合於韶武信乎曰此亦惑於大序言止乎禮義而誤也觀儀禮飲射或歌或笙皆擇詩之善者爾未嘗有取於變風變雅也今必曰皆合於韶武則淫哇之辭豈能強同於正聲者哉孔氏言正雅之義然否曰孔氏以王道明盛政出一人故諸侯不得有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別也

詩傳

隋志曰漢興詩分為四魯詩起於申公而盛於韋賢齊詩起於轅固而盛於匡衡韓詩起於韓嬰而盛於王吉齊魯盛行於時韓詩唯燕趙間好之毛詩最後出未大顯也四家詩經同而傳說或異後漢點毛氏詩而立齊魯韓氏其後鄭衆鄭康成賈逵之徒皆發明毛詩其學遂盛而三家寖微至魏晉時齊魯詩廢絕韓詩雖存而益微故毛詩獨行至今　鄭譜曰大毛公為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

齊魯韓三詩既亡而毛詩獨行雖其義未能盡合於經而考三家僅存之說其不合者尤多焉觀魯詩則謂關雎者刺康后之晏起而作也燕燕者衛定姜不見禮於獻公而作也齊詩則謂黍離者衛公子壽閔其兄伋而作也韓詩則謂芣苢者婦人傷夫有惡疾而作也柏舟者宣姜自誓而作也商頌者正考父美宋襄公而作也若此者皆與毛氏異矣齊詩亡於魏代魯詩亡於西晉韓詩至唐始亡今存韓詩外傳十篇非嬰傳詩之詳者也三家又謂關雎鵲巢鹿鳴等詩皆康王時作王風為魯詩鼓鍾為昭王時詩皆不足信至于趙宋歐陽氏王氏蘇氏呂氏皆為之訓釋雖各有發明而其畧無遺憾者未有如朱子之傳者也蓋嘗求之諸儒之所以誤者皆以篤信小序之過爾而小序之所以謬者又以誤認思無邪之意爾夫子言思無邪之意非謂作詩之人皆無邪思也亦謂彼雖以有邪之思而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為吾警懼懲創之資也而序者不達以為如桑中溱洧之類皆出它人之譏刺而非其人之自作故其思皆無邪也皆能止乎禮義也三百五篇皆可合於雅聲而用之宗廟朝廷也殊不知桑中等詩聖人存之以為戒爾若被之筦弦則豈用是哉朱子曰三百篇皆宗廟朝廷之所用乎則如桑中溱洧者當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其譏之當矣而或疑夫子欲放鄭聲不應錄淫奔者之辭則又曰夫子之於鄭衛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辭於詩以為戒亦猶不語亂而春秋之書無非亂也嗚呼自朱子之傳一出而三百五篇之旨

燦然復明如大空之日月而出於雲霾之積陰也今之誦詩者何其幸哉

春秋

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因史記作春秋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以繩當世貶損之義行則天下之亂臣賊子懼焉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大史公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故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誅戮之罪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

董仲舒曰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異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又曰春秋變古則譏之　王褒曰春秋發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注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　漢章帝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重三正謹三微也注三正者天地人之正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故王道取法焉　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爾　又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法之用也　又曰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麟不出春秋亦必作也

春秋始於隱公何也曰以魯史由是而始詳也古者諸侯無私史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則列國之事皆王朝志之也迨周東遷左右之史失其職諸侯強僭而私史之紀載競出矣魯周公之後秉禮之邦天下諸侯之所宗朝聘慶弔之所通故魯史兼記時事而獨詳於列國聖人欲因舊史寓王法而平王之末隱公之世世道益變紀載漸繁故春秋亦由是而始焉觀之史記世家春秋以前之諸侯歷世雖多而行事罕見蓋列國之史猶未立故也雖然春秋之始固因舊史而託始之義實在聖心蓋春秋之始於隱所以傷西周之不復也所以見平王之無志也所以著天下之亂日益滋甚而王法不可以不行也然則春秋之終於獲麟何也曰自三傳以來其說多矣而程子之義愚獨有取焉嘗推之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天瑞之降者人事之符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則以帝王之德而與帝王之治固其本心也然在陳有嘆則不合於人矣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則不得於天矣道果何由而行哉麟之瑞亦鳳圖之類也而出之非時是天應之戾於人事也以聖人感焉而作春秋以道之不行於當時則必垂之於後世也其始也感麟而有作其作也絕筆於獲麟固當然爾然則程子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何哉曰春秋之大義在於大一統正三綱內夏外夷尊王抑伯誅亂討罪而已夫子嘗欲行夏之時而春秋所書之正唯用周正又於每歲之首必書之曰王正月此則大一統之義也聖人懼君臣之分失也故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書天王狩于河陽懼父子之恩絕也故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懼嫡妾之分亂也故書賵惠公仲子賵僖公成風此則三綱之所以正

也乃若楚始見經則以州舉吳始與會則殊而外之三國皆自稱王則止書曰子且削其葬比內夏外夷之義著矣齊桓之霸也則北杏之會四國貶而稱人于幽再盟而後授之諸侯晉文之霸也則書執曹伯畀宋人以著其譎書翟泉大夫盟王人以著其亢此尊王抑伯之旨明矣會于稷而不討華督之罪則書曰以成宋亂會澶淵而不能討蔡般之罪則特書曰宋災故此誅亂討罪之法嚴矣以是推之則所謂炳如日星者豈不可見乎若其時措從宜而微與者亦如化工之隨物賦形各有攸當雖神妙莫測而亦未嘗不昭著呈露也嗚呼聖人於筆削之際其正大之情即天地之情也而或者乃欲以穿鑿求之謂之奥義則愚不能知矣

春秋傳

漢志曰仲尼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　漢初張蒼賈誼張敞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賈誼為左氏訓詁授貫公　晉杜預為左氏傳集解　公羊子名高齊人也受經於子夏漢初胡母生治公羊春秋與董仲舒同業公孫宏亦頗受焉武帝用公孫宏董仲舒因尊公羊家何休注涉讖偽李育習公羊知名嘗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休乃追述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穀梁子名淑一名赤魯人也受經於子夏以傳荀卿卿傳申公申公傳瑕丘江公武帝命衛大子受公羊大子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聞衛大子好穀梁亦善之晉范甯為穀梁集解　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氏之亂鄒氏無師夾氏無書　漢初立博士唯春秋公羊而已宣帝時復立穀梁平帝時又立左氏左氏比二家最後詘

自漢以來三傳優劣之論何紛紛而莫之一乎武帝因公孫宏董仲舒之言而好公羊宣帝因韋賢蕭望之之言而好穀梁平帝時又因劉歆之言而尚左氏至于何休杜預范甯各守一家黨同伐異皆一偏之失非持衡之論也要之根據國史考事精詳此左氏之所長也然而博而不知義奢而不求實則未免於誣矣發明書法義理循正此公穀之可取也然以日月為義例一字為褒貶又且黜周而王魯則誣謬亦甚矣至唐趙匡啖助陸淳始辨三傳之非而專求聖經之義雖未能盡善而其開示後人者其功已多逮二程朱子出而六籍之義於是昭昭矣明道雖未嘗著書而教人讀春秋則曰經不通求之傳傳不通求之經伊川既著春秋傳而又教人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别傳之真偽又曰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何物為權義也時也朱子雖未嘗著春秋而深病傳注之泥嘗曰春秋之書聖人且據實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今之學春秋者苟能以程朱之言而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宋之論春秋而有成書者無如胡文定公其次則永嘉陳傅良也文定之傳精白而傳瞻慷慨而精切其於義利之分夷夏之辨綱常之正亂賊之討彰彰乎烈日之明也凜凜乎秋霜之肅也然所失者信公穀之大過求褒貶之大詳多非其本旨若陳氏之論世變以為有隱桓莊閔之春秋有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昭襄定哀之春秋然其於褒貶以傳之所書而論經之所不書則傳事又豈一一皆實乎噫敝雲霧者終不能以見青天航池潢者終不能以至滄海欲求聖人之大意又曷若束三傳而究遺經也哉

周禮

漢書武帝開獻書之路河間獻王獻周官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又曰獻王時李氏上周官五篇失冬官一篇王乃取考工記以補之　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録畧奏立學官　後漢杜子春年九十能通其義賈逵受業　鄭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其子鄭衆傳周官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元作周官注

論先王之法度莫備於成周論成周之制作莫詳於周官故前代之有取於是書者王通則曰先師以王官極是也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唐大宗則曰周禮真聖人作也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朱文公則曰周禮一書廣大精密周家法度盡在於是非聖人不能作也以此觀之周官為聖代之遺制也審矣然其書雖河間王之所獻而入于秘府諸儒罕見好者亦寡林孝存則以為瀆亂不驗之書而有十論七難何休則以為六國陰謀之説近世歐陽氏則以難行而可疑蘇轍則以為秦漢諸儒之所損益此好者之所以少也今考其槩治官之屬六十三教官之屬七十九禮官之屬七十一政官之屬七十刑官之屬六十六而小宰皆曰六十舉成數爾然六官之中冡宰雖與五官並列而於六典無不掌於六官無不統非五官之可同也故程子曰天官之職須襟懷宏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朱子亦曰冡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可見又按冡宰與王論道之官而酒漿財用會計等事皆領焉自後世論之則以為宰相不當親細事矣而聖人之意則不然蓋有事雖小而所關實大者尤不可以不謹若財計酒漿之類雖各有司存然有司不可與人主較可否惟冡宰兼領之則可以節制人主之後心是乃格君之要務固不待事之已出而後有司紛爭之也若歐陽氏疑其設官大多者非唯一官可以兼衆職而有其事則設無其事則廢者蓋亦多也如軍司馬則因出征而設之田僕則因田獵而設之方相氏則因季冬儺而設之司盟則因盟誓而設之撢人則因巡邦國而設之若此之類豈常置其官而多費廩禄乎蘇氏疑王畿千里無地以容之者蓋王畿四方相距千里凡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截然整齊如畫碁局亦其設法則然爾而其地則包山林陵麓在其中安能如一圖哉非特此也如溝洫之畫亦設法然爾至其或短或長或邪或正固當隨其地勢不然則萬夫之地必有川焉使遇岡阜之隆亦必去之而為川乎若冬官之設而以考工記足之者按考工記亦秦前之書故韋氏裘氏皆有其名而缺其事豈非周官乃未成之書而冬官本缺故多識者作此書以備六官之職乎然其文體異於五官者蓋不欲以僞亂真而故異之爾若五官之屬不止於六十者蓋亦以其書之未成故未及以類相從爾臨川俞氏壽翁乃緣此而作復古編以為冬官未嘗亡而散見於五官之中其言似是實亦不然謂冬官未嘗亡則大司空小司空者乃冬官之首何獨亡之乎俞氏分地官大司徒之半篇以為大司空之職則司徒既分裂而司空亦破碎必須增益其文然後成篇其亦無謂矣蓋嘗論之凡周官之制度以節目而言則未免煩碎之疑以綱領而觀則實為治道之要

故其八法八柄屬大宰而任相之意專小宰掌六官之職事而庶官之政和詳於禮樂之官而有以爲出治之本司馬施九伐之法而有以見仁義之兵田有井牧溝洫之制而民有所養居有比閭族黨之分而治有所統教人以三德三行而俗無不美刑人以三刺三宥而法無所私爲之五爵九畿而大小足以相維爲之朝覲聘問而上下足以相親當是之時君民猶一體天下猶一家以爲聖人致大平之書者信矣雖然程子嘗曰有關雎麟趾之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是則欲與三代之治者又必人君以一心爲萬事之本歟

儀禮

漢志曰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　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蒼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　漢有禮經七十篇記百三十一篇君臣不好尚至宣成時大小戴外劉向所録止十七篇　高唐生禮有喪服一篇子夏爲之傳

按儀禮十七篇冠昏士相見三篇皆士禮鄉飲鄉射二篇大夫禮燕大射聘覲公食大夫五篇諸侯禮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四篇皆諸侯之士喪祭禮少牢饋食有司徹二篇皆諸侯之卿大夫喪祭禮喪服一篇則通言上下之制竊詳此書蓋周衰禮廢於朝廷而此皆士大夫之所傳用故獨得不廢其以士禮列於前者以其常用也其餘諸篇雖或非士禮而亦士所當習者故皆存之也若使十七篇果爲王朝之禮經則如燕射之類宜先著王禮何爲獨言侯禮而不及於王乎然以冠禮言之止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大夫之禮何也蓋古者二十而冠五十而後爵爲大夫是大夫之無冠禮者亦宜也若諸侯亦無冠禮故記曰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蓋天子之元子猶但用士冠禮況諸侯之子乎故冠禮自天子至士一而已至於論鄉飲酒之禮則其别有四賓賢能而飲一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蜡祭而飲二也州長春秋習射于序先行鄉飲酒三也鄉大夫飲國中賢者四也論燕禮則其别有二一是燕同姓二是燕異姓然君臣之際其分甚嚴而其情甚親故君不自獻而使宰夫爲獻主者臣莫敢與君伉禮所以嚴君臣之分也及君舉觶以酧賓則賓再拜而公答拜所以通君臣之情也論鄉射之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謂之鄉者州乃鄉之屬鄉大夫或在不改其禮也論大射之禮則諸侯將祭與羣臣射以觀德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也觀覲禮則鄭氏謂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愚謂周官雖有四者之名其實通謂之朝覲也何以明之春秋兩書公朝王所一在於夏不曰宗也一在於冬不曰遇也且覲禮一篇未嘗明言於秋行之而經文又有来朝之辭是則朝即覲覲即朝明矣論聘禮則諸侯使卿大夫相問之禮比年一小聘則大夫也三年一大聘則卿也觀之朱子奏劄云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也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而具列注疏諸儒之說觀於此言可以知禮之要領矣

禮記

館閣書序曰禮記之作出自孔氏蓋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或述舊禮之義或録變禮所由或兼體要或雜序得失中庸孔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月令呂不韋所修王制漢文帝博士所録　大戴禮八十五篇戴聖又刪為四十九篇號小戴禮

揚雄有云衆言淆亂折諸聖今之禮記聖人以後之書也其將何以折衷乎亦稽之先儒之言可也程子曰禮記多出於孔門弟子然必去呂不韋之月令及諸儒之王制仍傳集名儒擇冠昏喪祭鄉相見之經典以類相從然後可為一書若大學中庸則孟子之倫也不可附之禮篇至於學記樂記閒居燕居緇衣表記格言甚多非經解儒行之比當以為大學中庸之次也觀此則諸篇之粹與駁者可知矣以月令言之

柳宗元以為事有當俟時而行者有不當俟時而行者而月令一反時即有災異此乃巫史之說其非之當矣又觀其明堂之制四時異居車旂服玉悉依方色似陰陽之拘忌非人情之所安此甚謬者也以王制言之則九州之國摠為一千七百七十有三而大曰百里次曰七十里小曰五十里又各有多少之差果如其說則王者封建之際黜陟不以公罪裂地唯務整齊於人情可乎又其言爵位則竊孟子之文言官制則竊左氏之文言巡守則竊尚書之文餘則雜取公穀等說而益以己見其爭謬亦多矣且周公之佐成王位冢宰以攝政而已而明堂位乃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是君臣之禮安在乎禹湯文武成王周公非後世可及矣而禮運乃曰六君子者兵由此起而謂之小康豈非老氏貴大道而薄忠信之意乎又如儒行乃戰國處士自大之言非聖賢之意亦不足信矣雖然其言之疵者大略如是而言之粹者固多也故朱子曰漢儒冣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冣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之言必自古流傳有是書矣今之讀禮者雖曰不可盡信而亦安可不深考乎

大戴禮

大戴禮韓元吉後序曰漢興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為八十五篇戴聖又刪德之書為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按儒林傳德事孝宣嘗為信都大傳聖則為九江大守今德書乃題曰漢九江大守戴德撰未知何所據也今記始主言第三十九終易本命第八十一蓋小戴取其四十九篇而此記篇第尚循其舊也

按大戴禮之文多與諸書同何也蓋嘗究之矣漢自

孝惠除挾書之律孝武廣獻書之路天下學者咸於利祿故山巖屋壁之間舊籍往往出焉然多務廣其篇帙以眩于當時故遞相採摭不免複見今大戴所存者或與小戴同或雜見他書蓋以此也如荀卿賈誼皆吐辭成章名能著述必非剽掠舊文者而此記勸學禮三本乃見荀子書保傅篇則見賈誼疏禮書之雜就於漢儒也明矣又觀今孔子家語多與此相類則所謂二百四篇者其即家語之類耶否則別有其書而亡之也夫大小戴之記尚多舛戾況其餘者哉使有其書而亡之其無益可知矣雖然大戴記之善者如夏小正則有以見夏時之正曾子立事以下十篇則皆君子脩身之格言武王踐阼則丹書之戒與諸器物之銘尤有資於君德似此之類皆學者之所當究也

策要卷之一終

策要卷之二

後學梁寅述

史記

司馬遷自叙曰遷為大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述陶唐以来至于麟趾罔羅天下放失舊聞著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　班固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于採摭經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抵捂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傳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叙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智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

史記之作也廣稽之載籍旁摭之四方其纂述可謂詳矣易編年之法為紀傳之體其立例亦甚精矣其得之載籍者叙五帝則因世本大戴記叙周氏則因左氏國語叙七雄則因戰國策叙秦漢則因楚漢春秋采之四方者如作伯夷傳則因登箕山見許由冢而悲之過梁而問夷門知魏公子入楚而觀故宮知春申君制軻傳則云夏由且道其事衛青傳則云蘇建語余欲叙張良則見其畫圖狀貌欲傳韓信則見淮陰人言故曰纂述之詳也其為帝紀則事雖不詳而一世之大槩無不備書其為表則世表以觀百世之本支年表以觀年代之先後至于秦楚月表則一時之興亡又皆備見為八書則制度之源委具焉為世家則一國之首末詳焉為列傳則一人之賢否見焉且或同一事而互出或不特書而附見或有所抑揚則必備論之其詳畧相因莫不有法故曰立例之精也然如稱舜從匿空傍出謂仲尼既卒而門人推奉有若宰我與田横作亂而見殺子貢游說而存魯亂齊亡吴霸越强晉纂述若此非不覈之過歟如項羽未嘗稱帝吕氏女后干位而皆為本紀陳勝起於匹夫而列之世家豫讓之大義而槩以刺客西門豹之治民而附於滑稽立例若此非與奪之失歟非特此也其大失又有二焉一則分裂聖經之文二則未明聖人之道也蘇明允曰遷之辭雄健簡直足稱一家而乃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五帝三王紀多尚書之文齊魯以下世家多左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弟子傳多論語之文夫經傳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今夫綺綉錦縠衣之美者也尺寸而割之以為服則締緝之不若遷之書無乃類是乎觀於此言則分裂聖經之謬可見也朱文公又曰近世學者推尊史遷之書幾以為賢於夫子然其說亦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以折衷也後之為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意思麄淺未識義理之微而墮於尋常之見以為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等而已觀於此言則未明聖人之道又可見也

西漢書

後漢書曰班彪作史記後傳數十篇子固欲就其業人上書告固私改國史郡收固係獄固弟超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

之召拜蘭臺令史遷為郎典校秘書乃受詔為漢書二十餘年始成起高皇迄王莽二百三十年為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凡百卷　范曄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議論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甚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世之論良史者莫不以遷固並稱觀固之叙述比遷雖頗詳密然遷之義例由已而創始也固則循其成法而已遷之博採乃散缺之文也固則整齊其舊傳而已固之旨作異於遷者如此而文未免於乖謬其不及遷也明矣夫遷紀呂后而固亦紀之遷敘陳涉而固亦取之損十表而為八增八書而志十因天官為天文以封禪為郊祀因河渠為溝洫不能自立一字而依乎遷藩籬下此固之失也況漢書記漢事可爾而古今人表自三皇以來之人物悉列之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於聖賢愚智之等差又安能一一皆當乎雖不作可也若其褒貶之得則先儒嘗論之矣如公孫宏矯飾之僞行則實其釣名之言東方朔詼諧之詭談則鄙為滑稽之雄此不激詭之體也蓋寬饒抗言而為狂者也則以為邪之司直梅福去官而從所好者也則以為尚有典刑此不抑抗之體也相如之風雅而及於臨邛奔亡之事則以為淫靡之戒張禹之傳授而及於後堂聲色之樂則以為乖

僻之箴此其贍而不穢也賈誼政事之書載其萬言皆切於世事董生賢良之策載其三篇皆明於經術此其詳而有體也

東漢書

宋范曄為宣城太守作後漢書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凡百篇曄謀反伏誅十志未成梁劉昭續成之

嘗觀李翺與人書云漢高帝起布衣定天下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為優自惠景以下亦皆不明於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跡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叙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邱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跡彰罕讀者事跡晦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為況足疑望左邱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

三國至隋史

晉陳壽撰三國志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吳志二十卷　唐太宗命房元齡褚遂良等修晉史類例多出敬播天文律歷李淳風為之惟宣武二紀陸機王羲之傳論乃太宗自為而摠題曰御撰　齊沈約撰宋書梁裴子野為宋畧　梁蕭子顯撰齊書吳均撰齊春秋　陳姚察修梁陳二史未就唐初察子思廉受詔與魏徵因成之　北齊魏收作魏書　隋李德林作北齊史　唐令狐德棻作後周書　隋書顏師古撰魏徵繼之于志寧李淳風又同撰高宗時上之

三國志之大謬者在貶漢昭烈也魏為帝紀而昭烈父子為傳又例呼備權之名以劉焉劉璋二傳列於其前譏諸葛亮將畧非所長若此者皆非公論也舊

史言壽之父為馬謖參軍謖為亮所誅而壽父亦被髡故壽抑其君臣以萬世之史而徇一己之私奚可哉習鑿齒嘗為漢晉春秋起於光武終於晉愍尊昭烈為正統正曹氏為篡逆則公論之伸在晉世已然及近世有續漢書有通鑑綱目而壽之失益彰矣晉史凡十八家而唐之所修亦出於文士好採詭異而語多駢儷此其失也至於蕭子顯之齊書則論者譏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繪則南史之謬推此可見矣魏收之魏書則諂齊而貶魏貴北而賤南舊家有恐被以醜言沒其善事時人薄之謂之穢史則北史之謬亦不足稱矣李延壽作南北史司馬温公稱其敘事簡勁賢於正史陳壽而下唯此庶幾但恨其不作志使制度不見爾若梁陳周齊之史皆唐初諸臣所撰劉知幾曰朝廷貴臣必祖父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為而訪彼流落詢諸故老事多失實昔秦人之不死者言符生之厚誣蜀老之猶存昔知葛亮之多枉斯則古今所共嘆也觀知幾是言彼四史者亦未免於君子之疑乎

唐書

舊唐書晉宰相劉煦撰　新唐書歐陽脩作紀表志宋祁作列傳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聞見錄曰朝廷以一書出兩手詔歐公刪修列傳為一體公曰宋公於我為前輩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己意於是一無所易

唐三百年之間其舊史多矣初則温大雅姚思廉等皆有所論撰後則劉知幾徐堅吳兢柳芳等亦相繼纂修如知幾之儔雖皆賢者然文體尚循當時之陋其可以追古之作者唯韓愈而有順宗實錄則它無足觀可知矣至歐宋二公之重修固勝於舊而亦委任不專非一家之體故紀有失而傳不覺傳有誤而紀不見其採摭之詳而事增於前者固然也而謂文省於舊則未為善元城劉安世曰宋祁好簡畧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彰且新書所以不及漢史者其病正在於省文而反以為工何也此言得之矣

五代史

宋仁宗命歐陽脩重修五代史其立例皆寓褒貶之意本紀十二家人傳八梁臣傳三唐臣傳五晉漢周臣傳各一死節死事傳各一一行傳一唐六臣傳一義兒伶官宦者傳各一雜傳十九司天考二職方考一世家十二又有十國年譜二四夷附錄三

歐公五代史論必以嗚呼發之蓋以為亂世之書故致其慨嘆之意也其言曰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又曰吾用春秋之法師其意不襲其文而議者以為功不下司馬遷又謂爭功相馳上下無駁雜之説至於紀例精密則遷不及也宋祁為列傳欲簡其文而事鬱滯公之敘述則文簡而能暢事增而不贅非高才而工文者豈能如是哉觀其篇名曰家人傳則帝王正家之義見矣曰梁臣傳唐臣傳則忠臣不事二君之義昭矣曰死節傳死事傳則節義著矣曰一行傳則高尚見矣曰唐六臣傳則背唐附梁之罪明矣曰雜傳則皆歷世累朝之臣其無操守可知矣所謂紀例精密非遷之所及者豈夸辭也哉

資治通鑑

司馬温公嘗依左氏例約戰國至秦二世為通志八卷上於英宗詔續其事乃辟官屬編集前後漢則劉貢父

三國至隋則劉道原啓訖五代則范純甫公乃刪為一書凡一千一百六十二年二百九十四卷神宗製序賜名曰資治通鑑公又畧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曰目録參考群書評其異同曰考異晚年又以其書大繁著通鑑舉要

史之為編年古法也自司馬遷為紀傳而後之修史者宗之如荀悅漢紀習鑿齒漢晉春秋干寶陸機之晉紀裴子野之史畧吴兢韋述之唐春秋是皆編年之體而終不能以行于世司馬公為通鑑并包歷代而一覽且見其左氏以来之所未有者乎是書之大要以關國家興衰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則皆録之至於文章之無關於治亂勸戒雖工不録也其始於周威烈王之二十三年者盖以前為春秋之世故不起獲麟以後以見不敢續經之意也若其大失者莫甚於黜昭烈進曹氏至於謂四皓之輔太子為以子制父謂姚崇所陳十事為以臣要君若此而不書者亦大拘矣然則論其刪述固有大功而考其去取豈無或失此所以猶有待於綱目之作乎

通鑑綱目

朱文公因温公通鑑目録舉要歷及胡文定公舉要補遺别為義例作通鑑綱目其序曰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既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有始終廢興災祥沿革之正例有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之變例

朱子論春秋以為聖人之褒貶不可知及其為綱目則有所褒貶何也曰春秋非無褒貶也謂直書而善惡自見不可求之一字之間爾綱目之作褒貶甚明

然其文亦史筆之常初非以私意加損之也程子言大義數十炳如日星綱目亦然故當求之綱目主於尊正統即春秋大一統之義也於南北之年並書即春秋書吳晉兩霸之義也於中宗之紀年每歲書帝之所在即春秋書公在乾侯之義也至如衛貶號曰侯衛更貶號曰君則豈非春秋書杞侯杞伯杞子之例乎如留侯指四皓以定太子見削於通鑑而綱目取之又非春秋嘉齊桓定世子之意歟且其隨事褒貶雖不拘拘於法春秋而莫非春秋之大義如削曹魏以誅篡也尊昭烈以明正也揚雄本仕於漢而曰莽大夫誅阿附也陶潛本殁於宋而曰晉徵士表貞節也孟軻一士也而特書去齊重吾道也狄仁傑仕於武氏也而卒不係周原其心也漢史曰幸大學而改幸曰視雖天子必有師也唐史曰尚公主而更尚曰適雖貴當執婦道也以是求之所謂師春秋之意而不師其辭者非朱子之心歟

三皇五帝

大戴禮有五帝德帝繫姓史記為五帝本紀而首於軒轅盖用大戴之文也以伏羲神農黄帝為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則見於孔氏尚書序與大戴不同至司馬貞補三皇本紀則五帝仍史記之舊而又以伏羲女媧為三皇

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吾觀諸軒轅以前標枝野鹿之俗橧巢營窟之居皮革羽毛之衣血腥草木之食是時之民熙熙然皡皡然無為之治固可見也及黄帝堯舜氏作而制度日興刑政漸用矣然記禮者曰後世雖有作者虞舜不可及矣其所以不可及者何也盖以唐虞之時俗尚淳古風氣未開德又為極

盛是以謂之泰和之治也程子嘗曰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爲法者終苟道也後之論治者盍致思於是

帝堯

大史公曰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

史記堯之言其眞知聖人之心哉使丹朱商均有中才如大甲成王則堯不授舜而舜不授禹矣惟丹朱之不肖故授之舜惟商均之不肖故授之禹其不敢以天下爲己私也如此故禮器曰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時也

帝舜

蘇轍曰史記舜本紀舜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大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可正漢以來儒者之失四族者皆窮奸極惡則必誅於堯之世不待舜矣屈原曰鯀悻直以亡身則鯀剛而犯上爾若四族皆小人安能變四夷之俗哉由是觀之四族之誅皆非殊死亦不廢棄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長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世有大奸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爲堯也

蘇氏因史記之言而推明其意如此足以破後世之謬而或謂堯之不誅四罪者留待舜之自誅庶天下之心皆服於舜其謬又甚焉夫聖人之授受公而已矣堯豈有私於舜而舜豈籍此以慴服人心然後據天下而有之哉抑又有說爲蘇氏之佐者焉夫四族者皆聖人之後堯朝之世臣大家也堯以子之不肖將求賢聖而嗣位如共工驩兜鯀者固自謂足以當之矣而堯乃一旦舉而授之疏遠之族側微之人故彼皆不服是言也朱子語録中云爾或曰若然則舜之罪四族乃以其不利於己而除之非天討也是不然四凶固將不利於舜也不利於舜即所以不利於天下也三監亦將不利於周公也不利於周公亦所以不利於天下也舜之誅四凶周公之誅管蔡爲天下而已奚必避嫌哉

三代

史記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　表記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

夫天下之道萬世之所同而王者之政隨時而各異其所同者天地之常經所異者古今之通義然聖人豈好爲更張而求異於前代乎亦世變使然有不容於不異爾夏之尚忠即質之近似也殷之尚敬則忠之稍變而文之漸矣周之尚文則與忠遂相遠矣夫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當周之文極此變通之時也秦人爲苛法非唯去周之文乃併夏商之質與敬而皆去之是不知天地之常經而不善於變者也然其法如尊君卑臣父子異宮之類則常經終不可以廢也吾夫子嘗告顏子以四代禮樂是則得文質之中而萬世常行之法也善於變通者其唯聖人乎惜哉其道之不行於當世也雖然後之人由此而推之則王道之行也易矣

夏禹

淮南子曰禹懸鍾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鍾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　說苑曰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為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

覩大禹之德若無異於堯舜也而荀卿乃曰禹入聖域而不優何也曰觀之吾聖人之言與諸子之言而堯舜禹之德可見矣聖人之稱堯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稱舜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其稱禹則曰禹吾無間然矣諸子之稱堯曰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其稱禹則曰一饋而十起見罪人而泣蓋堯舜之德天也禹之德則猶涉乎人也堯舜之心無思無為也禹之心則由思為以至于無思為也堯舜性之禹反之其氣象之不侔蓋如此

商湯

史記曰伊尹處士湯使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而任以國政　蘇轍曰書序稱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蓋伊尹耕于莘野既以處士從湯矣及其適夏非其私行也湯必與知之其君臣之心以為從湯伐桀以濟斯世不若使伊尹事桀以止其亂雖使夏不亡商不興無憾也及其不可復輔於是捨而歸爾其後文王事紂亦身為之三公至將囚而殺之然後棄之而西蓋湯之於桀文王之於紂其不欲遽奪之如此

孟子曰伊尹耕于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又曰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夫堯舜之道何道也仁義中正而已矣處而脩己此道也出而治人此道也若以割烹要湯固非矣而所謂素王九主之事亦豈堯舜之道哉蓋亦戰國游談迂謬之士創為此說非尹之事實也

周文王

史記曰西伯敬老慈少禮下賢者士多歸之後出自羑里紂賜之弓矢斧鉞使得專征伐西伯乃封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許之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遜畔民俗皆遜長虞芮之人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耻何往焉遂還俱讓其田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以是為受命之年受命凡九年西伯崩

夫善言聖人之德者莫如詩大雅其言文王之德也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則其德天德也言文王之征伐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則其討天討也言文王之以德服人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則文王之德純而不已而天命之人歸之皆自然之效也若史之稱文王皆以為有意而為之矣夫聖人之為善固未嘗求人之知也然闇然而日章亦自有不可掩者今曰西伯陰行善諸侯歸之是謂文王陰行善以結人心而畏紂之知也如是則文王之得人心亦若齊之田氏而已殊不知天下之叛商歸周者以緣紂之日為惡文王日為善故人自去彼而就此爾文王豈有意於傾紂哉若武成云九年大統未集者言紂命文王為方伯凡九年也泰誓言惟十有三年大會於孟津者言武王即位十三年也而漢孔氏謬謂文王以虞芮質成之歲為受命之元年而改元稱王又謂武王即位之年即

觀兵三年即伐紂遂謂十三年者乃通文王之九年而數之先儒辯之詳矣今史言受命之君不知果何命乎以為受商紂斧鉞之命則不待虞芮之質成然後為受命之君以為受命為天子則至武王克商然後可謂之受命以文王之天德天討為受命則文王自始至終無非奉順天命亦不專於是年也史氏之謬大抵如此

武王

大戴禮踐阼篇曰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問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入王東面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器物為銘焉

史記言西伯以大公望為師與陰謀脩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大公吁為此言者亦烏知聖賢之道哉夫以文王之聖而師於大公則大公之德學非常人所及者也自史有是言後世莫不以大公為好勇之夫凡言用兵詭計者皆曰大公兵法何大公之見誣若此哉觀丹書之言純粹切要大公以師道自居於此可見而武王之尊禮師臣進德不倦尤足以見其自強之心云

漢高帝

班固曰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宏遠矣

漢高之得天下也芒碭有雲氣之祥大澤著斷蛇之應其天之所佑乎蕭曹為股肱信越為爪牙良平為腹心其人之所助乎且以帝王之豁達好謀雖無三王之德學而行事亦有暗合於道者如入關之後乃約法三章不殺子嬰為義帝發喪過曲阜祀孔子置鄉三老下詔求賢若此之類皆庶幾仁義之意使得真儒輔之則三代之治亦可復矣而其佐命之臣非伊周其人良平任智數蕭曹起刀筆陸賈叔孫通皆陋儒俗士不知大體是以規摹雖謂之宏達而治具未能以畢張此漢之所以止於漢而終有媿於三代也歟

文景

班固曰文景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富盛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又曰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善為天下者順民之欲而已矣當秦漢之際天下之民苦於干戈如執熱者之欲濯故曹參之相惠帝唯尚清靜文帝之為治猶參之心也故其所任輔相多先帝功臣務於持重不樂浮躁其與民休息幾致刑措固可美矣然易之解曰无所往其來復吉天下之難既解則當進復先王之治道然後可以久安而無患文帝惟不明此也故禮制不立諸侯強大卒致七國之禍如賈誼之年少新學雖少持重然亦可謂識時之俊傑矣而文帝方務黃老之術未遑周孔之道卒使誼之才志不能少伸惜哉若論景帝之行事又非文帝之比也文帝寬仁恭儉景帝天資刻薄觀景帝之殺周亞夫晁錯而君臣之恩虧廢太子榮而父

子之道失廢皇后王氏而夫婦之情薄過寵梁王使之失行而兄弟之愛踰於禮是亦烏得為賢哉然則史以文景並稱者亦以其養民一事言之爾

武帝

班固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大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叶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漢武之功罪相當者有三而得之不掩其失者亦有三其外事四夷窮兵黷武括克在位海內虛耗刑罰嚴峻多殺不辜此三罪也然匈奴衰弱稽首稱藩胎宣以後邊鄙無警則可以盖其黷武之罪矣委任霍光以輔幼主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使天下復見文景之治又可以盖其急利峻刑之罪矣故曰其功罪之相當者有三至於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善矣而不能遏其縱侈之心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紹周後善矣而不免於惑方士之誕明於知人文武之臣各效其用善矣而董仲舒之賢良汲黯之伉直河間獻王之博學好古俱不見用於當世故曰得之不掩其失亦有三夫武帝英銳之君志於有為者也而其治尚霸道病於多慾竟不能比隆三代惜哉

宣帝

班固曰孝宣綜核名實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矣遭值匈奴衰亂推亡固存单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裔可謂中興侔德商宗周宣矣　又曰孝宣由側陋而登至尊興于閭閻知民事之囏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而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輙親見問退而考察所行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嘆曰庶民所以安於田里而無歎息愁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

呂東萊曰宏恭石顯以明法得進宣帝用之其後元成亦用之遂至于亡則宦官之禍始於宣帝許史以母黨之親而宣帝用之其後許史衰則有王氏王氏衰則有丁傅丁傅衰則有王莽漢遂以亡則外戚之禍始於宣帝愚以為不然夫小人之有材而制馭以用之念母氏之屬而推恩以及之賢君之所不免也至於恭顯之擅權王氏之大横此自元成之失於宣帝何責乎宣帝之所失者在於雜霸道不用濡而已惟其雜霸道也故賞罰之必信而少忠厚之風惟其不用儒也故言及於王道則以為迂闊之論觀於趙蓋楊韓之誅與夫王吉之上疏而不用斯可見矣雖然其厲精為治勉勵守相而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則漢世之治無踰此矣至於孝元繼之遂以柔懦而基禍盛之極者哀之始此人為之歟而亦天為之歟

光武

范煜曰光武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揔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牛馬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光武起於宗室疏遠而能因人心之歸嚮用天下之智力芟刈羣雄克復大業厥功偉矣考其行事如首褒卓茂則良吏知勸徵用伏湛侯霸則舊典脩明禮

聘嚴光周黨王良則可以勸高尚之風愧奔競之士知官之冗而祿之薄也則併省州縣而增小吏俸知民之苦於暴歛横賦也則三十稅一如舊制懲高帝之殺韓彭也則保全功臣懲武帝之壺內事外也則辭西域之質子却臧宮之請兵至于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建立三雍尊寵經士以柔道治天下上書不許言聖寶剱以賜衛士名馬以駕鼓車於三代賢王之道蓋庶幾焉所深惜者獨廢后一事為日月之蝕大圭之玷而亦當時無力諫之臣乎

明章

范曄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一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鍾離宋均之徒常以察察為言豈宏人之度未優乎　又曰魏

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感陳寵之義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平徭簡賦而人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故乃藩輔克諧羣后德遜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明帝雖有察察之譏然其紀綱修舉治效卓然豈易及哉乃若臨雍拜老尊禮師傅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則三代以下之僅見也而時無子思孟子之倫開之以二帝三王之學所尊禮如桓榮李躬皆章句鄙儒無益治道君臣之俱賢者何其罕見哉章帝厭明帝苛察而承之以寬如解楚王英與淮陽之獄除其支黨之禁錮其仁厚可見又容受直言第五倫之爭議朱暉之爭均輸莫不以溫辭慰籍之至于諸王受封遲遲不忍使之去東平王蒼為一時名德則凡事咨問若夫假竇憲以權而刑賞失中信竇后之譖而廢長立少則皆寬之失也易蠱之九三以剛治蠱則雖小悔而無大咎六四以柔治蠱則不免於吝如明帝之察察者為剛之無咎如章帝之過寬者乃柔之吝歟

唐大宗

歐陽公曰盛哉大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西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屠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才庸主之所常為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是以後世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嘆息於斯焉　范祖禹曰大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材優於漢高而規摹不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跡其性本強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好賢屈己從諫刻厲矯揉力於為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

史氏之論大宗者可謂得之矣夫湯武之除暴救民以德行仁者也而大宗佐高祖以取天下如斬高德儒尊代王為天子皆假仁之事故曰比跡湯武而已豈真有湯武之德哉成康相繼四十餘年刑措不用皆躬行之化而始終無間者也而大宗即位之四年雖有斗米三錢之效至其後漸不克終者十故曰庶幾成康而已豈真可與成康並稱哉若與漢之高文共論之則漢高與項羽相持屢戰屢敗而大宗與羣雄角力勢如拉朽此其材之優於漢高也然漢高雖不修文學而豁達大度其入關除暴為義帝發喪猶彷彿湯武之仁義而大宗之取天下則詐力居多較德有愧又豈非規摹之不及漢高歟漢文欲作露臺而吝百金之費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而大宗則毀隋宮殿乃復營洛陽宮方征高

麗乃復營翠華宮此恭儉之不若孝文也然漢文之世匈奴屢入冦尉陀據南粵皆不能討而大宗於創業之初則削平僭偽於即位之後則拓地四夷又豈非勲烈之過於漢文者歟至於殺建成元吉而使尉遲敬德擐甲以進逼高祖傳位斯則所謂勇不顧親者也古之賢君不能無過而貴於改過然過之屢改而屢見焉則亦不足為賢矣大宗之世王珪魏徵之諫不知其幾而馬周張元素等之諫又不知其幾是則矜功自縱者其本心從諫從義者其勉強斯又所謂矯揉為善者也大宗比三王為不及視兩漢以下為最優皆於是見矣

元宗

范祖禹曰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親殺周子諒其大亂之兆乎開元之初諫者受賞及其末也諫則殺之非獨於此而異也始誅韋氏抑外戚焚珠玉錦綉詆神仙禁言祥瑞豈不正哉及其終也惑女寵極奢侈求長生悅禨祥以一人之身而前後之相反如此由有所陷溺其心故也可不戒哉

易豐之彖曰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言人臣當豐之時則盛極必衰故不能無憂然徒憂之無益必當戰戰兢兢如奉盤水如馭六馬不使至于傾側故云勿憂宜日中雖然此唯真知實蹈者能之非徇名矯假者之所能及也元宗初年撥亂反正擢用賢輔澄清庶政開元之治有光前烈矣然乃昧持盈之道忽羸豕之戒忠良者斥廢奸佞者升用小人逢其惡哲婦蠱其心始之治而終之亂由已成而由已敗狃二十餘年之安而遺後世二百年之患其故何哉蓋以其無聖賢之學而志之易盈也觀元宗少年以諸王紈綺之習而噭敫自好其鬬雞走馬樗蒲六博固其所樂及其乘機得位而銳意圖治亦天資高明而然非學問之力也故其於夫婦也色盛則愛隆色衰則愛弛而於古者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初未嘗知也其於父子也愛之則骨肉惡之則剪除而於古者貽教之法與夫選左右前後之正人皆未嘗問也別輔相之臣恩禮不終方其思治則姚宋韓張用及其偷安則仙客林甫進其用其舍徇好惡之私爾而於元首股肱之一體豈能顧哉吁或言人君之治天下無待於學問胡不於元宗之事觀之也

憲宗

歐陽公曰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收成功自吳元濟誅強藩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及其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而身罹不測之禍則尤甚於德宗嗚呼小人之能敗國也不必愚君暗主雖聰明睿知苟有惑焉未有不為患者也

愚觀漢元帝言臨亂之君各賢其臣唐德宗言不覺盧杞之奸邪然後知人君寵信小人者初未嘗知其為小人也憲宗未平淮西之先志在於戡亂故朝臣將順其美者皆君子而帝亦以為君子淮西既平之後志在於安逸故朝廷逢迎其惡者皆小人而帝反以為君子當元和七年李吉甫言於帝曰天下已大平陛下宜為樂李絳曰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為大平遽為樂哉帝甚忻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媚悅如李絳真宰相也夫吉甫之意即皇甫鎛程异之意也而與帝意或忤或合者以吉甫言之於先也又十二年誅吳

元濟十三年相皇甫鎛程異裴度數直言且求退帝反以為朋黨至十四年度竟罷相夫一裴度爾昔也言之則從善如流後也言之則以朋黨以帝後日之志非復前日自強之志也由是觀之帝之心豈不以鎛異皆君子而度之晚節有變於前乎然不知已之智慮心術為有變而度之節操則未嘗變也嗚呼人君不能窮理居敬而志氣為血氣所移使邪正黑白之混淆一至於此雖欲令終難矣哉

策要卷之二終

策要卷之三

後學梁寅述

聖學

書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詩敬之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董仲舒曰堯兢兢日行其道舜業業日致其孝　國語文王在傅傅弗勤在師師弗煩　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東方朔曰陛下方積思六經留神王事馳騖於唐虞折節於三代　光武自平隴蜀後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　明帝為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即位猶尊榮以師禮　後魏孝文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　唐太宗與諸儒討論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日昃夜艾未嘗少怠　宋太宗讀書每至夜分日閱大平御覽三卷　哲宗時范祖禹上帝學八卷凡帝王學問俱載其說以為自古以來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推原其故人主不學也

古帝王之學見於經者皆務躬行心得非記誦辭章之學也自漢以來聖學不明世主雖有高明之資好學之志往往遺本務末舍內事外如陳後主隋煬帝俱有文集何足謂之學乎近代如宋之諸帝多稱好學然以太宗之勤而惟務博覽不究義理以高宗之勤而喜工書翰無關身心神宗之世有二程而不能知其賢孝宗之世有朱子而不能行其道則其學亦可知矣嗚呼人君為學而不能求諸心則無以措諸事無以措諸事則無以補於治矣朱子嘗入對或要之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願勿以是言進朱子曰某平生所學止在於是若有所回護是欺君也然則臣之勉君以學可不以朱子之心為心乎

王霸

表記曰至道以王義道以霸又曰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　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皥皥如也　荀子曰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為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為之則亦霸　又曰粹而王駁而霸　漢宣帝謂太子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雜之奈何純任德教乎　董仲舒曰五霸之於三王猶碔砆之與美玉是故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謂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程明道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仁義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

王霸之分誠偽公私而已如戴記至道義道之分至孝至弟之別皆莫知所謂殆非聖人之言也必如孟子董仲舒程明道之論王霸然後為明白而切要蓋嘗因其意而推之王主於道義而其事反易霸主於功利而其事反難王出於純誠而始終無間霸出於矯假而始忽終王德勝於威而人服之也有甚於威霸威勝於德而人服之也不及於德考之春秋桓公同盟于幽曰尊周矣悼公同盟雞澤王臣至矣然皆不能率諸侯以朝周故桓公歷二十餘年始僅能伐楚悼公歷十餘年始僅能服鄭蓋以道義不聞則惟較強弱故敵不退避此非同事之反難乎桓公盟葵邱之後楚滅黃伐徐而不能救文公會溫之後以大夫而會王臣于翟泉悼公會蕭魚之後肦衛之亂臣以大夫會于戚此非銳始而忽終乎桓公始而滅譚遂後而再伐陳文公始而侵曹伐衛後而會秦圍

鄭是皆不尚德而尚威故諸侯或貳或服終不能以得其心又非威之勝德而人服之者不及於德乎能反是道則三王之事業可復見矣

禮樂

樂記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周官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漢志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　賈誼以漢興天下和洽宜更正朔易服色定制度興禮樂文帝謙讓未遑也　董仲舒言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是時上方征討四夷不暇留意禮文之事　宣帝時王吉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願述舊禮明王制上不納　成帝時劉向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亦不果　唐志曰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以下治出於二而禮樂以為虛名

禮樂之興非難也而遇其時者為難遇禮樂之時非難也而得其人者為難得其人者非難也而有其實者為難虞朝有垂裳之治以舜為之君伯夷后夔為之臣故其禮樂皆盛德之所發成周有文明之治以文武成康為之君周公為之臣故其禮樂亦盛德之所發當虞周之世時也人也實也皆兼有之矣此其禮樂所以非後世之可及歟當周之末孔門師弟子皆志於禮樂矣而不得其位則非禮樂之時也漢之文武宣三帝皆治平之時可以興禮樂矣而賈誼說文帝則不用董仲舒說武帝則不用王吉說宣帝又不用是三帝者或好清淨或內多欲或尚霸道非禮樂之人也光武建三雍明帝享明堂行大射養三老五更唐大宗興學校作雅樂禮樂之興既得其時又得其人矣然三君者徒修禮樂之文未能以躬行為之本是又無禮樂之實也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有其實則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也無其實則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遂為虛文也有天下者能知禮樂之用為急而又知禮樂之先於其實斯可以興帝王之制作矣

禮制

舜命伯夷典三禮　周官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　王制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六禮者冠婚喪祭鄉相見也　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雙峰饒氏曰經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其目有三百曲禮如升降俯仰揖遜之類其條有三千豈考朱文公之論禮矣其言古禮則夏商之禮止是親親長長之意至周公而貴貴之禮始詳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則簡畧未具也其論後出之禮則謂禮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節文度數之小不可備而不敢為卒至於大不備而後已又謂有聖賢者作必不盡如古禮唯當裁酌從今之宜而為之又謂禮不難行於上而難行於下蓋朝廷之上典章明具每一舉事則按故事施行之惟州縣之間士民之家禮不可已而欲行之則其勢可謂難矣其論古之禮書則謂古禮非必有經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達閭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踐而履之故

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則豈必簡冊而後傳哉其後禮廢儒者惜之乃始論者為書以傳後世今禮記四十九篇則其遺說也又謂今儀禮止為士大夫禮漢河間獻王得禮五十八篇獻之乃邦國之禮班固為漢書之時此禮尚存諸儒注疏猶時有引其說者而後則亡矣其論後世之禮書則謂漢初叔孫通制禮其效至於群臣震恐無敢諠譁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享群臣氣象大不同蓋乃秦人尊君卑臣之法爾然通所制及曹褒之書亦皆無復存矣又謂唐有開元顯慶二禮顯慶禮亡開元襲隋舊為之宋之開寶禮又因開元為之及政和五禮則又不如開寶矣又謂二程橫渠溫公皆有禮書唯溫公為優以其多本之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也伊川禮則唯祭禮可用婚禮則不及溫公蓋以古服古器今皆難用橫渠禮書則不本儀禮而出於杜撰矣及文公所自著家禮則大槩謹名分崇愛敬以為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畧浮文崇本實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焉而其言又曰禮樂之用通乎上下無小大之殊一身有一身之禮樂一家有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隨其大小而致其用不必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吁美哉言乎

郊祀

周禮大師樂曰冬至日祀天于地上之圓丘　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祀神之玉以蒼璧其牲及幣各隨玉色牲用犢幣用繒長丈六尺王服大裘其冕無旒尸服亦然乘玉輅錫繁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旒蹲及薦菹醢器並以瓦爵以匏片為之以藁秸及蒲為籍神席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日於地上之圓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祭日之晨鷄人夜呼晨以叫百官巾車鳴鈴以應鷄人典路乃出玉輅建大常大司樂宿懸王將出奏王夏王所過之人各於田首設燭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祭前掌次設大次小次張氊案設皇邸王親奉牲而殺實牲體玉帛而燔之　漢高帝立黑帝祠名北畤命有司祠　文帝始親幸雍郊見五畤作渭陽五帝廟　武帝初至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郊　成帝初用匡衡言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又罷五畤哀帝以疾復甘泉泰畤　唐志曰古者祭天于圓丘祭地于方澤以其類也而後世有合祀之文元宗定開元禮遂合祭天地於南郊終唐之世莫能改也　唐元宗好道因人言老子降乃建元元皇帝廟號大清宮將行郊祀則一日祀大清宮一日祀大廟一日祀南郊謂之三大禮宋因之將郊則首謁景靈宮次太廟圓丘宋祖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唯元豐六年一郊元祐詔議北郊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從之者四十人時蘇轍為門下侍郎聞安世奏將上請降旨罷議安世竟不得上　唐宋有五使曰大禮使禮儀使儀仗使鹵簿使橋梁頓遞使

後世之郊祀與古皆異何哉古者天地分祭而後世多合祭一異也古者唯曰昊天上帝而後世或云六天或云十帝二異也古者歲行之而後世或三歲一郊或終莫之行三異也古者唯據典禮而後世或信異端四異也按周禮冬至祭天夏至祭地先儒胡宏又謂郊特牲而社稷大牢郊祭天社即祭地是分祭

之明驗也而自王莽為不經之説至引夫婦同牢私褻之語黷慢天地唐宋以來率多合祭矣按周禮稱上帝者揔言帝也稱五帝者五方之帝也稱昊天上帝者天帝也所謂以主宰言者是也五方之帝但為天帝之佐而已而鄭氏乃以昊天上帝為北極而五帝之名曰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黃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遂有六天之説又誤釋大傳禘其祖所自出以為祀感生帝靈威仰至於後世帝號重復遂至於十帝矣按周禮天子一歲親祀天凡九孟春祈穀孟夏雩季秋享明堂冬至圓丘其四也四時迎氣又五也唐宋之郊則先告原廟次享太廟然後郊祀又自五代以來屢因郊而肆赦優賞諸軍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而有賚賜故人主常以難行而止於三歲一郊或過期不行其緐文濫恩皆非禮之禮也夫周之郊祀悉循典故而漢高之祀九天則用巫者文帝武帝之祀五時則因方士唐宋之大清景靈則崇老氏至於用青詞設素饌其瀆謬亦甚矣請以先儒之言折之朱子曰古者天地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一時共享之禮如是則合祭之謬可見也又曰天帝一也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帝於屋下而以神祇禮之故謂之帝又曰一國三公尚不可況天而有十帝乎如是則六天十帝之謬可見也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以季秋成物之時也如是則孟春祈穀孟夏雩天子不親祀猶可也而冬至季秋之祀必不可廢凡三歲一郊者豈非失乎

明堂

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曰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户八牖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明堂月令赤綴户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九室十二堂户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此天子之路寢也　史記曰黃帝接萬靈于明庭即明堂也其制有殿而無壁蓋之以茅圜之以水

明堂之議孰是乎以愚考之莫善於大戴之説而莫謬於呂不韋之月令也然後儒習月令之文而大戴或未之考故明堂遂為古人迂闊之制而論者咸曰不作可也吁豈其然乎苟能通於大戴之説則明堂之作甚易而為行禮布政之地亦甚宜也其曰九室者非其中有壁間之為九蓋實揔為一堂而以間計之則九爾而為月令者誤解九室遂謂如井田之制而每月居一室非謬乎其曰一室有四户八牖三十六户七十二牖者蓋謂九室之外四面分為十二方每方四户八牖然户牖之多取其虛明而已户之常開則止二處凡十二月中亦由一處而出入也而月令誤解三十六户遂為十二月遂方開門又非謬乎其曰外水者以行禮之時或位於堂中或布於水外故四夷之人皆外布則貴賤不雜亦猶大學四面皆水而可以限節觀聽之人也其曰明堂月令者言天子每月皆於此而頒政令也然十二月之中所居揔為一處爾曷嘗曰某月居某方乎其曰赤綴户白綴牖者綴之言飾也亦猶今人之居綠其牕而朱其户也其曰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者言室雖為一而實分九區若洛書之龜文也其曰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者九尺曰筵揔計之則東西八十一尺南北六十四尺也史記載公玉帶之說以為其制有殿而無壁盖之以茅環之以水正合大戴之制而論者惑於月令於公玉帶之說多不謂然是亦未之思也然其所謂複道從西南入者則謬矣若通典稱明堂曰蒿宮者亦謂覆之以茅爾而漢儒謬注乃謂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為宮柱嗚呼以此推之謬儒之釋經而誤後人者多矣奚獨蒿宮也哉

社稷

周制天子立三社曰大社王社亳社諸侯亦三社曰國社侯社置社天子之社則以五色土諸侯之社則以當方土大夫以下各以地所宜木而立之禮神之玉皆用兩圭有邸其牲天子大牢諸侯少牢皆黝色王及尸皆服絺冕樂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酌以三獻　朱子曰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稷壝如社壇之制社在東稷在西四門同一壝二十五步壇飾各隨方色上盖以黃土　石為主長二尺方一尺剡其上倍其下半社稷主一也

朱子從胡氏之說以為社即祭地此確論也若方澤之祭則唯周官言之周官自為一書非周家定制也天子諸侯必立三社何也盖大社國社為百姓立之者也王社侯社乃天子諸侯於籍田立之也亳社則亡國之社存之以示戒也祭日用甲祭日之始也社者五土之神稷者五穀之神朱子言社稷壇主之制盖唐神龍中韋叔夏引韓詩外傳言之也

諸祭

雩祭月令仲夏命有司祀祈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日月周制以柴祀日月星辰日壇曰王宮月壇曰夜明　山川周制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　六宗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祖迎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

七祀周制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為國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庶人一祀　蜡祭天子大蜡八先嗇也司嗇也農也郵表畷也猫虎也防也水庸也昆蟲也伊祈氏始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

雩祭之禮春秋或書雩或書大雩雩者旱而禱雨之祭爾其雩之大小視旱之大小非異禮也左傳言龍見而雩以四月而月令以五月盖為旱則或以四月或以五月亦無不可而其所祀之神尊則上帝次則山川百辟卿士亦無定制也祭日月之禮古人多以春秋二分行之而朝日以旦于東郊夕月以暮于西郊其以旦暮者栁宗元曰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是也祭山川之禮亦無常時或因雩或因蜡或因天子所過或因灾患行禱而漢儒乃謂一歲凡四祭何其拘乎祭六宗之禮見于舜典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而莫能的知為何神祭法之說見孔叢子而孔安國引之蔡氏亦用其說而舊說紛紛孔光劉歆以為乾坤之六子鄭元以為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馬融以為天地四時賈逵以為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嶽張髦以為宗廟三昭三穆張迪以為六代帝王魏孝文以為天皇大帝及五帝而月令孟冬祈年于天宗盧植注亦謂六宗之神凡此諸說固未知孰是而祭法之說亦安知其必然乎如祭時當於四時祭之寒暑當於春秋二仲祭之水旱當於夏祭之令

書曰禋于六宗則是同時而祭矣周官既無六宗之兆祭法亦無六宗之文未之能考則缺之可也七祀之文獨見於祭法而曲禮但言五祀則鄭氏以為商制其實本無所據又五祀之神亦多不同左傳以為重該修熙黎句龍之五官月令以為戶竈門行中霤白虎通則井與其一而行不與鄭氏釋大宗伯五祀則用左傳家語之說釋小祝五祀則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五祀則用祭法之說是豈有定論哉蜡祭則行于十二月蔡邕章句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揔謂之臘蓋秦始更蜡為臘也而或謂臘與蜡為兩祭誤矣又有風師雨師之祭出於周禮歷代及今皆行之司寒之祭出於左傳唐世亦行之若郊祀之時合日月星辰山川百神設位同祭朱子以為非古禮云

廟制

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左社稷右宗廟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　漢惠帝始立原廟原重也先有廟而更為之也　漢明帝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別室同堂異室之制自此始

夫有天下而建七廟禮之正也原廟始於漢惠而昭穆之位置無復見同堂異室之祀始於明帝而七廟之規模無復有以天下之大崇高之位生於九重之尊而殺止一室之奠人子之心終不安也於是或託之浮屠老氏之宮以伸其奉先思孝之意而先王七廟之制則終不復講為博士禮官者可不以禮制奏請施行哉按朱子論廟制曰大祖正東向之位其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群廟之制則左為昭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南為穆又曰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于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唯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歟至於或祧或否則馬氏曰祖以功建故不遷昭穆以親崇故親盡則毀夫廟制復然後正宗祧宗祧正然後倫祭器祭器倫然後盡祭禮祭禮盡而原廟之類始可除矣聖人以孝治天下其在茲乎

時祭禘祫

周官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毁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五年而再殷祭　趙匡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程子曰天子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此謂之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於大祖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此謂之祫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魯諸侯爾何以有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大廟以上祀周公魯於是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祫也（伊川春秋說）

時祭之名不同言祠禴烝嘗者周官大宗伯也言禴

祠烝嘗者詩天保也言礿禘嘗烝者王制也言春禘秋嘗者郊特牲祭義也記云夏禘者鄭氏以為夏殷祭豈周以禘為大祭而更時祭之禘曰礿乎四時之祭曰祠者告祠也禴者薄物也嘗則薦新之義也烝則衆多之義也大槩祠禴禮簡以春夏物未成也嘗烝禮備以秋冬物既成也祫祭之禮有二何也曰時祭之祫羣主皆升而合食於大祖而毀廟之主不與王制所謂祫禘祫嘗祫烝是也三年大祫則毀廟未毀廟皆升而合食于大廟公穀所謂大祫是也禘祭之義不同何也曰祭法言禘郊祖宗大傳及喪服小記皆言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趙氏之說蓋本於此也諸儒言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者昭穆合食禘者審諦尊卑其言與祭法大傳不合此朱子所以獨取趙氏也然趙氏之法亦有可疑者焉春秋閔公二年書曰吉禘于莊公蓋莊公初入新廟而禘也而謂祀文王周公於莊公之廟而不及羣主可乎唯程子釋禘之義言上祀所自出之帝下及已毀未毀之羣主乃與詩長發大禘之說合而祭法不言羣廟合食者蓋主言天子有禘諸侯唯有祫而無禘故未及羣廟之主合食耳蘇轍釋詩之長發引盤庚大享先王之禮以為大禘併享先王之功臣其論亦是朱子於程子蘇氏之說皆不取而獨取趙氏愚未知其何如也

鹵簿

五經精義曰鹵者盾也以大盾領一部之人也　秦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最後一乘垂豹尾豹尾以前為省中　漢武三年一郊車駕必幸雍甘泉故有甘泉鹵簿天漢四年定制一曰大駕郊祀用次曰法駕祀明堂用又次曰小駕祀宗廟用大駕號千乘萬騎公卿奉引大僕大將軍驂乘　光武止用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唯河南尹執金吾雒陽令奉引侍中驂乘奉車郎御　宋制導駕押仗服從開元禮用綉袍其執仗次第之色則以五行相生為次

自黃帝始作車商為木路猶尚樸素周制五輅益趨於文迨於周末列國皆僭王制矣秦併六國則侈於先代者數倍矣漢承秦制遂有千乘萬騎之盛唐宋誇靡復有綉衣五色之華有虞五載一巡守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王仲淹以為虞之巡守頻數者以其儀衛少而徵求寡也考鹵簿之儀者又當明於此

朝儀

周禮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掌正朝儀之位大僕掌燕朝之服位朝士掌建外朝之法　漢叔孫通起朝儀　唐制以月朔御紫宸殿行入閤之儀

周有三朝之制者蓋天子之路寢有五其外曰皐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之內則路寢也群公以下常日於此相見謂之燕朝其位大僕掌之應門之內曰中朝夏官司士掌之皐門之內曰外朝秋官朝士掌之又有詢事之朝在雉門之外小司寇掌之然非常設故不與三朝同也漢叔孫通制朝儀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大抵皆尊君而卑臣若唐制則以含元殿為大朝即周之外朝冬至設仗衛朝萬國則於此也以宣政殿為正衙即周之中朝漢之前殿凡朔望起居及册后妃大子諸王三公對四夷君長試制策舉人則於此也以紫宸殿為上閤即周之內朝漢之宣室便日常朝則於此也入閤者蓋自元宗避正殿而移於紫宸故於宣政殿前

立黄麾仗俟契勘畢喚仗自東西門而入故謂之入閤昭宗以朔望御前殿而行入閤禮則誤矣

先聖

禮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　唐貞觀四年詔州縣皆作孔子廟以前或有學而無廟十四年詔尊孔子為宣父　開元七年先聖廟從祀十哲皆坐又圖七十二子及二十二賢於壁二十二賢自左邱明至范甯　開元二十七年始謚孔子為文宣王　宋加至聖　元加謚大成　釋奠鄭氏曰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事釋奠倘執摯

廟學祀先聖或以周公或以孔子唐貞觀三年始定以孔子為先聖其配享或止以顏回或以顏回孟子　元延祐三年始定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又七十二賢之下諸儒從祀者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張橫渠邵康節司馬溫公朱文公張南軒呂東萊許魯齋共為十人斯可為不易之典矣

養老

王制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享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　皇氏曰養老有四養三老五更一也子孫為國難而死者二也致仕之老三也司户校年養庶人之老四也　祭義曰養三老五更於大學注曰三老者道成於三謂天地人也五更者訓於五品或曰三老者道參於三光五更者學通於五行　先王父事三老兄事五更　漢明帝臨辟雍行大射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噎在後　唐制仲秋吉辰養三老五更於大學

養老之禮有乞言之益焉有教孝弟之道焉帝王之世常行之其亦宜也然如王制者多出於漢儒之傳會而說者援引牽合誤又甚焉夫飲食之禮虞夏簡質殷周彌文大畧然也而王制乃定言虞燕夏饗殷食周兼用何其拘乎是禮也漢唐之世俱嘗行之要之上行之於國學外行之於泮宮至於尚齒敬賢崇禮儀化風俗其燕飲則或豐或儉惟隨其時固不必為定制也

宗法

周官大宰九兩五曰宗以族得民　大傳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

別子者何也諸侯以嫡長繼世為君適子母弟以下為大夫皆謂之庶子庶子不敢祖諸侯故謂之別子也為祖者何也以其為後世之始祖也或曰別子有三者何也此言諸侯嫡子之母弟一也或異姓始来為卿大夫於此國而別於本國不来者二也或起自民庶為卿大夫而別於隱淪者三也繼別為宗何也別子之嫡子繼別子而為大宗世世以嫡子嗣之而凡群庶子之子孫無不宗之也此大宗也而不言大宗何也以下文繼禰為小宗對言之則知為大宗矣繼禰者為小宗何也禰即別子之庶子也繼禰者庶子之嫡子自繼其父而尊為禰廟其群兄弟宗之謂之小宗者以其比大宗為小也小宗有四何也其弟一世曰繼禰小宗為親兄弟所宗其服期第二世曰

繼祖小宗爲同堂兄弟所宗其服大功第三世曰繼曾祖小宗爲再從兄弟所宗其服小功第四世曰繼高祖小宗爲三從兄弟所宗其服緦麻自五世之外則無服矣百世不遷之宗何也即大宗也小宗有四而大宗惟一雖五世之外亦爲之齊衰三月也五世則遷之宗何也即小宗也盖大宗始祖之親始祖之廟以義立故百世不毀小宗高宗之統高祖之廟以恩立故五世則遷此喪服小記所謂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者也又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何也朱子曰之所自出衍文也此復觧上文繼別爲宗之義而已又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何也此覆觧上文繼禰爲小宗之義也四小宗初皆繼禰而末皆繼高祖故原其始則云繼禰舉其終則云繼高祖也有小宗而無大宗何也謂君無嫡弟以爲大宗而以庶兄弟一人爲小宗使領群公子也有大宗而無小宗何也謂君有適弟使爲大宗以領群公子不復立庶弟爲小宗也有無宗亦莫之宗何也謂公子唯一人無他公子可宗亦無他公子来宗已也而又結之公子是也言此三例者乃先君之公子今君之兄弟也禮疏言爲後而不服斬者有四何也盖有曰體而不正庶子爲後是也曰正而不體適孫爲後是也曰傳重而非正體庶孫爲後是也曰正體而不傳重嫡子有廢疾而不立是也此四者皆期而不斬唯正體傳重乃極其服爾捴而論之凡言宗者以祭祀爲主非以己而宗人乃以旁親兄弟皆宗於己也大宗所主者始祖別子之祭小宗所主者逐宗祖禰之祭宗子壓宗人於外宗婦壓族婦於內凡族人祇事宗子冠娶以告喪練祥必赴雖富貴不敢以入其家爲

支子者不敢于其祭若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則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又按通典爲宗子者雖或昏庸亦當宗事之族中雖有齒爵賢智在於其上亦不得以干其位唯罪大而惡極至于殄宗滅祀然後告于廟而更立之程子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立宗子法又曰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而朝廷之勢自尊此言宗法之係甚重也又曰宗子法壞則人不知来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未絕不相識又曰宗子法壞後世譜牒尚有遺風譜牒既廢人家不知来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此言無宗法則俗不美也夫宗法立則有以重正躰有以一人情上祀祖禰而盡尊尊之義下合族屬而篤親親之恩禮法之關於治道豈不大哉揆之方今之宜大宗之法雖難復用而小宗之法不可不行朝廷以禮導民士大夫以禮正家宜有考於此

策要卷之三終

策要卷之四

歴代樂

後學梁寅述

葛天氏有牛尾歌黃帝作五鍾伏羲樂名扶来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黃帝作咸池少昊作大淵顓帝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箾　周官大司樂有六代之樂曰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鍾師奏九夏曰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裓夏驁夏　漢宗廟有嘉至樂休咸樂承安樂又有昭容樂禮容樂大抵多因秦舊　武帝立樂府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司馬相如等作十九章之歌　又有房中樂高祖唐山夫人作也惠帝更名安世樂其歌十七章　東漢樂有四品曰大予樂郊廟用曰雅頌樂辟雍鄉射用曰黃門鼓吹樂宴群臣用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　晉荀勗依古尺作新律元帝南渡無雅樂　宋樂以永為名梁樂以雅為名陳樂以韶為名隋樂以夏為名　唐祖孝孫定雅樂制十二和開元中增為十五和十三大舞曰七德舞九功舞上元舞　九部樂曰燕樂伎清商伎西涼伎天竺伎高麗伎龜茲伎安國伎疏勒伎康國伎及平高昌收其樂自是為十部　元宗樂分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

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祖考以配上帝夫古之制樂法天地之和為音聲之和無非以褒崇其德也故黃帝之咸池以象其德之皆施堯之大章以象其德之章明舜之大韶以象其德之紹堯禹之大夏以象其德之廣大湯之大濩以象其伐夏救民周之大武以象其克商除暴凡此六代之樂洋洋乎渢渢乎何其盛也迨周之衰桑間濮上之音作而政散民流雅音息矣及吾聖人語大師以樂而樂始復正一時伶人賤工皆能識樂之正惜乎有德無位不能用之朝廷而達之天下故適齊去蔡入河蹈海聖人不能不為之慨嘆也下至戰國惟道淪喪魏文侯賢君也然猶聽古樂而惟恐卧聽鄭衛而不知倦況荒淫之主乎漢興禮樂未振有制氏者雖世為樂官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所得於竇公樂書者見於周官大司樂一章而河間王所獻雅樂又博采諸子之言以為樂記而已蓋自高祖樂楚聲而房中之樂制於婦人武帝好趙代秦楚之謳而以協律付之閹官彼叔孫通制為享祀之樂特因襲於亡秦司馬相如所為之歌詩徒馳騁於變調則漢之所謂樂者果何德之可象而又何六代之敢望乎自是以降正音寥寥曹操因破荊州得杜夔始有先代之樂東晉因敗苻堅得楊最始具金石之音以至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聲唐之祖孝孫雖制雅樂然亦文之以雅之名而不免於俗之實至於所謂十部之名坐立之伎則又純乎俗音矣朱子嘗言後世之樂淫雜益甚雖古者鄭衛之音亦無復有矣吁可歎哉方今之時制作之時也朝廷之上將必伶倫后夔者出以興咸韶之正音以賛雍熙之治化豈非幸歟

律呂

漢志曰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法陽宣氣　十二律相生之法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得一終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重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五音有長短清濁則必以十二律和

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黃鍾為宮則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所謂旋相為宮也

論作樂者莫先於定六律定六律者莫先於審黃鍾蓋六律為衆音之根本而黃鍾又為六律之根本也是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於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為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是為律本度量權衡於是而受法十二律由是而損益故曰黃鍾為聲氣之元八十四聲之中至為純粹者也然律有所謂中聲五聲角居中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蓋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為宮是以宮聲在五行為土在五常為信在五事為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焉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為盛也所謂變律者何也蓋變律者其聲近正律而少高於正律也自黃鍾至中呂相生之道窮矣遂復變而上生黃鍾之宮再生之黃鍾不及九寸只八寸有餘然黃鍾君象非諸宮所能役故虛其正而不復用所用只再生之變又缺其半蓋若大呂為宮黃鍾為變宮則黃鍾最長所以只得其半也所謂子聲者何也蓋子聲者謂之半聲又謂之清聲蓋正聲者全律之聲子聲者半律之聲一均之內以宮聲為主其律當最長其商角徵羽之律若短即用正聲或有長者只可折半用子聲黃鍾大簇大呂無子聲以其一均之內商角徵羽四聲皆短於本律故也其餘諸律皆有子聲矣豫章胡氏曰（名彥桂號肯居）律有正變倍半得聲氣之全者正

也不得聲氣之全者變也得氣之全而聲過之者倍也得氣之全而聲不及者半也然有倍半之聲無倍半之氣聲者鍾也氣者律也故變自有律而倍半則但於計律為鍾之時損益其數度而已杜佑正律之外有子聲是不察夫計律為鍾之義蔡氏十二律皆有半律蓋鍾佑之失也變宮變徵不為調何也蓋禮運謂旋相為宮始黃鍾終南呂凡六十聲而已後世以變宮變徵參而為八十四調非古人之意也上下相生不同何也蓋班志隔八相生一下一上則終於中呂其長止三寸三分有奇京房之法則至蕤賓重上生凡五下六上終於中呂其長六寸六分有奇若中呂止三寸三分有奇則雖三分益一不能復生黃鍾之律故用六寸六分則三分益一而可以復生黃鍾也蓋一上一下相生之正也蕤賓重上生吹候之用也京房有六十律何也蓋論律者皆以十二律為循環相生不知三分損益之數往而不反中呂再生黃鍾止得八寸有奇不成黃鍾正聲房覺其如此故中呂再生則名執始轉生四十八律其三分損益不盡之筭或棄或增是不知變律之數止六十者出於自然不可復加雖強加之而無所用也造律之以黍何也蔡季通言一黍之廣為分故累九十黍為黃鍾之長積千二百黍為黃鍾之廣古人蓋參伍以存法也胡氏非人曰古人用黍以制量衡非數而稱量之也一龠所容必以千二百為之準有餘則易之以小不足則益之以大小大得而後稱量之是其多寡輕重雖出於黍而黍之大小則制於律矣黍命於律律不命於黍古人參伍之法蓋如此如蔡之說則律命於黍黍不命於律藉使長之所累廣之所積參會無

差亦非古人之意況決不能以相通乎截管候氣之說不同何也觀蔡氏多截管之說實得造律本原今宜依其說先多截管以擬黃鍾之管或長或短長短之內每差纖徵各為一管以理地中候冬至驗之若諸管中有氣應者則知此管合於造化矣此所謂無泥於不同之制而生於自悟之心也蓋諸家論律唯蔡氏為精故朱子序其書曰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之成法蓋若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攷寸以九分為法則淮南大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于元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方班班然雜見於兩漢之制蔡邕之說與夫國朝者要以及程子朱子之言而他人讀易書難李通讀難書易以此觀之其用心亦可見矣

歷法

漢志曰黃帝迎日推策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大撓造甲子隸首作筭數容成揔六術謂之調易少昊以鳳鳥氏為歷正元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司啓丹鳥氏司閉　顓帝則南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建孟春為元是為歷宗　自黃帝歷至魯歷凡六皆以四分起數　漢武帝詔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造大初歷選鄧平唐都洛下閎等推筭以律起歷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遂更元封七年為大初元年　孝成時劉歆作三統歷黃鍾為天統林鍾為地統大簇為人統　章帝時編訢李梵作四分歷　靈帝時劉洪作乾象歷漢歷凡五變大初最密其次四分自魏至隋歷莫善於皇極　唐歷凡八改莫善於大衍開元中僧一行所作也其法本於天地之二中始於冬至之中氣以晦朔定日月之會以日度正周天之數以卦氣定七十二候以中星正二十四氣　後周王樸作欽天歷

大易推變革之義而治歷明時所當先周官設馮相之職而歲月日辰有所掌自古帝王之世莫不以歷為尚然天之高遠難窮人之智力有限亦安得而妄論哉歷觀前志稽其大槩自黃帝迎日推策而歷法所由起顓頊作歷而始以孟春為元帝堯以閏月而定四時帝舜察璣衡而齊七政春秋因魯歷而譏置閏之差秦歷無定法而置閏用在十月之後漢至作大初歷而後始用夏正劉洪造乾象歷始悟月有遲疾隋劉焯造皇口歷始悟日行有盈縮若李淳風造麟德歷以古歷口蔀元首度分不齊始于張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一行造大衍歷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以是論之後世之歷果能精密過於古人乎嘗觀朱子曰古歷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歷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未得古人一定之法也又曰古人歷法疏闊而差少今歷法愈密而愈差蓋以界限密而踰越多也蔡季通曰非是大運無定乃是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歷者為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尒以歷元言之則先儒有曰歷元止據目前考驗無證其術失之淺上推開闢宜測鴻濛其術近乎迂必也用大史公三紀大備之法范煜紀元之目推上元甲子四千五百餘年則其時不遠不近矣以中星言之則古今不同者由歲差歲差之法當以七

十三年者為稍的尭時冬至日在虛七度昏昴中至月令時該一千七百餘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昏奎中迨元初該一千七百餘年冬至日在斗初度昏壁中至延祐又經四十餘年冬至日在箕八度昏亦壁中以閏餘言之則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蓋氣盈而不置閏則晦朔弦望差朔虛而不置閏則春夏秋冬差經三十三月則氣盈朔虛之數即及一月便合置閏前閏距後閏亦三十三月數內大月多則過數而閏三十四月者有之大月少則不及數而閏三十二月者月之閏者所以消其盈而息其虛也歷始於冬至者朱震曰冬至日起牽牛一度右行而用十二次盡斗二十六度用復還牽牛之一度而歷更端矣又曰冬至日月必會于牽牛之一度而晦朔弦望分至啓閉者得其正或日月不會司歷之過也又曰日月盈縮與天錯行積久則必差差必復會于牽牛之一度牽牛一度乃上元大初起歷之元也元之授時歷乃許文正公及王恂郭守敬等共定之嗚呼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大統既正治歷宜先考論者或有徵於斯

戶口

歷代戶口之數見於載籍者夏禹之時戶口二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三周成之時戶口一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西漢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六十八東漢戶一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唐天寶戶九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口五千

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　宋崇寧中戶二千一萬九千五十口四千三百八十二萬七百九十六　元之至元二十七年戶一千三百十九萬九千二百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十一

王者必稽天下人民之數所以知戶口之登耗而均賦役之輕重也故周官大司徒掌土地之圖與人民之數矣而稽其人民以周知其數又小司寇之職也小司寇大比以登民數矣而掌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又司民之職也且獻之于王而王拜受之登于天府而內史司會貳之則其事重矣歷代戶口之數極盛者大槩可見雖未必皆能覈實而學以待問者亦所當知焉

田制

井田之法自黃帝而逮于周其法始大備始於九夫之井而井方一里終於四縣之都而都廣一同大司徒之造都鄙辨其不易再易之差遂人之辨郊野別其上地中地下地之等至秦用商鞅遂廢井田開阡陌　漢武帝時董仲舒言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田以贍不足　哀帝時師丹建限田之議欲吏民毋過三十頃丁傅用事而其議格　唐均田之制成丁者人一頃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二百四十步為畝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狹鄉受田減寬鄉之半凡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自狹鄉徙寬鄉者得賣口分已賣不復授　周世宗見元稹均田圖乃歎曰此致治之本也乃頒其圖於天下期以一歲均之

有井田之制而天下無游惰之民民無游惰而天下富天下富而國家乃可以久安井田之法壞而天下多游惰之民民多游惰而天下貧天下貧而治不以

久矣成周之世田皆井授而民有定志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其俊秀者舍農而為士則可矣而難其人也其貪利者欲舍農而為工商則又不許也如是則游食者自而起哉故曰成周之久安者以井田之法行也自秦廢井田而富益以富貧益以貧富者恃其財力則舍農而為商為吏者益衆矣貧者無以贍生則舍農而為百工伎術以游食者又益衆矣故曰後世之治不久者以井田之法壞也然西漢因秦制而治王莽復周制而亂何也曰時不可也漢高承秦亂之後是時田野多曠人民稀少政變通之日使高帝得周公其人為之輔以復三代之制而又去繁就簡因時制宜則天下大治矣漢之為漢豈止如是哉若王莽之時則承漢之久安天下之民既繁既富而莽乃擾亂之困苦之民其不畔乎唐均田之法亦近古矣然令民得遷徙又得賣買其田則游食兼并自若也其法之易壞宜矣今之可以講求者唯限田之法而蘇洵所謂少為之限而不奪其田者尤為良策若夫嚴工商之令重游閑之禁則又與限田之法相為表裏者也先儒有曰鄉遂之兵不可復也屯田以省費亦鄉遂之兵也肉刑不可復也不數赦以幸姦亦肉刑之刑也井田不可復也不踰制以有限亦井田之田也論隨時之治者斯言得之

賦稅

周大宰以九賦斂財用而取之為有度大府以式法受財用以待膳服賜予而用之為有節載師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則取之於田者不至於過廛人掌斂市布則取之市者不至於多自秦人以頭會箕斂盡括天下財賦而民不聊生矣 漢興田租十五而稅一或三十而而稅一或五十而稅一或賜田租之半或令民無出今中祖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出賦錢百二十民生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戍邊則曰更賦 唐初田歲輸粟稻謂之租丁歲輸綾絹絁布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不役則日為絹三尺謂之庸德宗時楊炎為兩稅法耗竭編甿日月滋甚

周制田賦什一而漆林之征二十取五漢世田租三十稅一而市肆之租無所蠲減皆所以厚本而抑末也今田野之細民既多空窶而富民之家亦往往困於徭役十室九耗而日市田宅恃財驕縱者非貪饕吏胥之家則豪商巨賈之室也茍不為之防制則賦役之苦在於消乏之戶而源源之利徒歸兼并之人為政者必有以慮之也

役法

周官之役法詳矣五兩師軍之法此兵役也田獵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受此鄉役也司徒因地之善惡以均役鄉師校民之衆寡以起役鄉大夫辨年之老少以從役均人論歲之豐凶以行役 漢十里一亭十亭一鄉置三老以事相教嗇夫收賦稅游徼禁盜賊使民者歲不過三日武帝天漢四年數役發七科之謫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昭帝時雇役有三卒更踐更過更 北齊文宣帝定九等之戶富者捐其資貧者役其力 唐大宗立租庸調之法庸即役也歲不過二十日 宋之山陰縣行義役勸民各出義田均給保正戶長各有畝數具載砧基其保正戶長仍從縣定差既有義田民自樂充不至甚相糾訐簡易可行朱文公取之

今之所謂雜役者即古之所謂力役也古者役民歲不過三日今則無期限唯遇事役之尒今之所謂里長即周官之鄉胥漢之嗇夫也漢之嗇夫與三老游徼皆郡守之所署一歲秩百石故稱之曰鄉有秩今則以有產之民為之尒宋世有差役有雇役而所謂雇役者民出錢而官自募之也雇役固有弊而隨田當差亦有三弊一曰詭寄二曰供給之繁重三曰私募之為害夫州縣之治莫先於推收稅粮併合詭寄然縣官止憑耆宿供報彼有力之家互相容蔽詭名自若其自首者僅中下之户百十中之一二而已故曰詭寄之難併也凡郡之百費取辦於縣縣之科需取辦於民故供役者循良怯弱則以多費而喪家強橫桀黠則因官以漁利彼漁利者為一家之肥而致百室之瘠喪家者因一歲之供而涸累世之產故曰供給之煩重也夫粮之多者或此處給役而他處亦給役或今歲被差而來歲亦復被差於是無復親身多為雇募彼受雇者既無產力豈顧廉耻唯假徵科之名以遂貪饕之志故曰私募之為害也以是論之以隨田當差而又行義田之法且雇有產之民其庶幾乎雖然所以正本清源而革其弊者又在守令之賢也

勸農

周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遂人以土宜教甿以時器勸甿　古者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在野曰廬在邑曰里春將出民里胥登於右塾入者必持薪樵冬民既入女人同巷相從夜績　魏文侯時李悝有盡地力之教　秦孝公用商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於是誘三晉之人務本於內使秦人應敵於外任其所耕不限多少　漢文帝二十餘詔為農而下者大半　賈誼勸上敺民歸農始開籍田躬畊以勸百姓　晁錯言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以粟為賞罰　武帝末年封田千秋為富民侯

成周八百年之天下以重農為家法后稷躬稼穡公劉務積倉大王遷岐而勤於疆理文王繼之而畊者九一武王重民食周公為成王述豳風作無逸皆拳拳於農事其有道之長也宜矣自三代而下最重農者無如西漢雖武帝外事征伐天下騷動然末年深自悔過復思富民元成以後雖外戚專政而民亦安業至王莽然後大亂以二百餘年之治平而天下富庶為漢之民者何其幸歟然竊嘗論近世之弊夫農不必勸也唯在乎毋擾之而已農不待教也唯在禁游惰而已凡吏之出鄉豈有非為民者哉豈有非奉行詔旨者哉今日曰勸農也明日曰勸糶也今日曰點視義倉也明日曰檢踏旱澇也里胥奔走供給常恐有缺吏有得則去而詔旨未嘗行也農事未嘗問也及其既去里胥又科歛下户以償其所費矣然則不勸農者豈非去擾民之弊乎夫治道之所出則由於朝廷治道之所施則先於鄉里鄉里之吏在周則族師閭胥職也在漢則三老力田其職也近世則社司其職也論鄉里之治宜重社司之職里長督科徵社司任民事令社司置白直民或游惰或奸惡或傷風敗俗皆得詰而笞之其職與里長並設均任至於賞罰勉厲則又縣大夫之責也

水利

古者言水利者史起引漳以當河內鄭國鑿涇以注關

中李氷鑿江以灌蜀地畨係引汾以溉蒲阪以至白公之放渭召信臣之於南陽馬臻之於鏡湖張闓之於新豐塘劉義欣之於芍陂李襲稱之於雷陂史臣皆書之以為異績

今之言水利者與古異古之開溝渠以聖人漸次而興治水之功間有未至故水或壅塞而不能疏通上之人必開鑿以為民利焉今則州郡之小水無不各順其道奚容開鑿乎唯為之陂堰以障固水利者不可不盡人力尔然溝洫不可鑿也而曰間之為池為井者獨不可鑿乎嘗觀之畎畝之間若十畝而費一畝以為井則九畝可以無旱乾百畝而費十畝以為池則九十畝可以資灌溉民非不知此也蓋以膏腴之壤人之所惜一家之田止十數畝或二三畝百畝之中孰能棄十畝之地以為衆人之利乎民知口水爭地而不知與田畜水一遇亢旱則坐視苗槁見小利而失大利不思甚矣為縣令者誠能躬行田野勸同溝共井之人率鈔買甲田以鑿井池而衆共其利則亦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之道也

荒政

周官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以種食貸民也二曰薄征輕其租稅也三曰緩刑凶歲陷罪者多故寬之也四曰弛力息徭役也五曰舍（上聲）禁謂官無禁利聽民采山澤之物以為食也六曰去幾（平聲）關市不譏察而去其稅也七曰眚禮凡事皆省去其禮也八曰殺哀省凶禮也九曰蕃樂閉藏樂器而不用也十曰多昏不備禮而昏姻者多也十一曰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冀其救旱也十二曰除盜賊饑饉盜賊多嚴刑以除之也　魏李悝平糴法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歛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歛而糴之故雖遇饑饉糴不至貴而民不散

漢耿壽昌請令邊郡築倉穀賤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則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　隋長孫平請立社倉委社司執帳檢校若或不熟當社以此賑給　宋富弼在青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凡活五十餘萬人　韓琦在益州蠲稅而募人入粟燉粥閣流民欲東者勿禁逐貧殘罷宂吏為饘粥活一百九十餘萬人　范仲淹在浙西則興造以發金財而民不流徙　趙抃在越州榜於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以糴而米商皆輻湊　朱文公提舉浙東活飢民數十萬又於建之崇安請立社倉歲一歛散俾願貸者出息十二而不願者勿強小飢則施半息甚飢則盡蠲之既而建之諸邑皆傚置焉

昔人言救荒無善政信哉夫天地之間陰陽失和則為旱譬猶人身之血氣不調則為疾故歲不能以無旱在備之尔人不能以無疾在調其服食以防之尔然所以備旱者果何術哉計天下農民一歲之粟止有此數不在小民則儲於富室不在富室則儲於官廩至凶年而不足則官廩散矣富室之廩亦散矣彼富室者雖欲騰其價然亦必發泄而後已其藏之歲久而不泄者能幾何哉是則藏之官廩藏之富室皆將以為民之食無以異也何必取之彼而貯之此以為善政哉凡曰義倉曰常平徒事煩擾以長吏奸雖不行可也故救荒之計唯毆末伎之民轉而緣南畝至於講播種之法修陂池之利則又所以為農之助也夫民勤於農則積粟自多積粟既多古人所謂九年之食者庶乎可積矣或曰民皆歸農善矣其如田止有此數何哉曰不然今以百畝之田而一夫畊之

又惰其事則得穀必寡或一家而數夫明之人勤其事則得穀必多是人力之至則地利盡人力之不至則地利不盡穀之多寡係於人力之勤惰不係於地之廣狹也故力農者救荒之上計也而積貯者其次也若夫賢守令臨時措畫或勸富民之平糶或誘商人之輻湊則不過以見存之衆而存一方之民至於它所之飢則不遑恤斯為下計而亦賢於坐視民之飢死者也

榷鹽

禹貢青州厥貢塩絺　周官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盬鹽賓客共其形鹽散塩王之膳羞共飴塩　管仲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十　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計其鍾釜而給之於是說桓公伐菹薪煑沛水令北海之衆毋得聚徒而煑塩董仲舒言漢承秦法塩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武帝時孔僅東郭咸陽言願募民因官器作鬻塩官予牢盆敢私鑄鐵器鬻塩者釱左趾　唐塩池十八井六百四十　劉晏上塩法輕重之宜云塩吏彫州縣擾出塩鄉因舊鹽置吏停戶糶塩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塩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晏之始塩利纔四十餘萬緡至大歷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塩利居半　順宗時李巽為鹽鐵使初歲之利如晏之季年後三倍晏時　鹽之尤者有三種一曰末鹽海鹽也即周官散鹽二曰顆鹽解州池鹽也即周官盬鹽三曰井塩西川所出也又有崖鹽出永康軍又有煑鹻而成者出河東并州又湖中有鹽出於水又或出於石或出於木西夏鹽出於池在鹽州五原及靈會二州　其色青　海鹽者京東河北淮南兩浙福建廣南凡六路其煑鹽之處曰亭場民曰亭戶或謂之竈戶戶有鹽丁歲課入官受錢或折租錢兩浙又役軍士煑焉在京東曰密州丁州河北曰滄州濱州淮南曰通泰楚海州漣水軍兩浙曰杭秀溫台明五州福建曰福漳泉州興化軍廣南曰潮惠廉化瓊崖儋萬安九州諸鹽之利唯煑海最資國用煑海之利唯淮鹽尤重　解鹽者出陝西解州安邑其鹽如畊種疏畦隴圍塹其外決水灌之俟南風鹽一夕而結無南風則失課利或多雨圍塹不密則外水參雜亦不成鹽必車出外水乃可復每歲二月墾畦四月引池為鹽八月乃止籍解州及傍州民謂之畦戶復其家歲出夫二謂之畦夫歲給戶錢四萬夫米日二升解鹽味不及契丹西夏鹽且價貴故沿邊多盜販二國鹽奪解池之利宋常設法防之而西夏亦常護視入中國界宋初官自運賣之范祥始為鈔法令商人入錢邊郡售鈔至解州請鹽任其私賣遂省運賣　蜀井鹽者為井共六百餘陵州有大井後井口頹圯毒氣上如烟霧煉匠縋入者皆死井遂塞民艱鹽食宋初通判賈璉始建議浚井踰年至泉脉井深五十四丈初煉鹽日三百斤稍增日三千六百斤太宗端拱中川鹽不足詔許陵州井鹽永康崖鹽入川真宗時諸井歲久泉涸馬亮盡免其負課或廢其井川鹽止贍一方無與於大農　元之世北方常鹽二州產紅鹽又有疙疸鹽即長蘆所產其塊如白石所謂水晶鹽者是也

三代之時以鹽充貢而已官未嘗榷之以為利也自管仲興鹽筴以富齊國而鹽利始興漢武帝用桑宏羊孔僅唐用劉晏而鹽利益大譬之江河由濫觴之源而至滔天之勢軍國之用鹽居大半亦安得而復弛乎若以近世言之榷鹽之弊亦有三焉一曰借鹽

之停積也二則私鹽之為害也三則民或苦於鹽貴也有司設法使官無虧利商無阻艱鹽價常平而民食無苦斯為得矣

榷茶

唐德宗時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為常平本錢未幾罷貞元中張滂復奏行之歲得錢止四十萬緡穆宗時王播請茶稅每百錢增五十其後王涯置榷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民大怨武宗時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重稅或掠奪舟車崔珙有搨地錢于悰有剩茶錢公稅加重私販益起而罪有論死者矣　宋初江南諸州官市茶十分之八餘二分復稅其什一然後給符聽其貨鬻商人傍緣為姦弊若水請禁之仍增所市之直以便民　嘉祐中沈立言茶利每歲纔得四十萬緡而民以茶獲罪者歲不下數萬人

乞行通商法令園戶出淨利之半餘波商販之稅而四十萬數可得有餘於是三司使張方平以為請而富弼韓琦皆力言於上乃詔議之　慶歷中議欲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仲淹言為今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先也

夫茶之為物不著於經傳之中茶之為課不見於三代之世然自今言之則民間之用不可以一日而缺國課之重不可以一歲而虧觀唐宋之所得歲止四十萬緡而為民之害莫此為甚然欲寬茶商之稅則可不思范仲淹之言而以首寬農民為先

榷酤

周官司虣暴掌市飲之禁萍氏掌幾酒謹酒鄭氏云幾者譏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謹者使民節用而無彝也漢興有酒酤之禁其律三人以上無故群飲酒罰金四兩　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　昭帝時賢良文學對策願罷酒榷均輸筭官無與民爭利　後漢末曹操奏酒禁　唐代宗時定天下酤戶以月收稅

古之聖人制為燕享之禮以極懽忻之情燕於朝廷則上下以和燕於鄉黨則長幼以序燕於家則冠昏之禮成燕於學則養老之禮盡其一獻之禮賓主百拜非徒在於醉飽也以成禮而已故書有酒誥以致其丁寧周官有萍氏以謹其過用一則恐其沈酗而致禍亂二則慮其縻穀之多也漢法三人無故群飲則罰金故常有酒酤之禁間賜民酺則所以示君上之恩而其隄防禍亂者猶有先王之遺意至武帝始榷酒酤則志在奪民之利與先王之意始異矣歷代相因榷貨加重則固不能節制民飲而間以歉歲禁民釀酒則立法雖嚴而終莫之遏甚哉人心之流而

檢制之難也且風俗日奢用度無節司馬公所謂飲饌之盛酒必內法食必珍味往往有之有位者欲移風易俗可又為之倡導乎必如周官之譏酒謹酒如漢法之羣飲有罰而毋以嚴令為嫌毋以虧課為病是亦防亂之一端乎

坑冶

管子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金上有鎡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上有赭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　湯七年旱以莊山之金鑄幣　周禮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厲禁　漢史金之所產不見於志惟吳鄧銅山錢遍天下　唐權萬紀奏宣饒部中可鑿山冶銀太宗曰公不推賢進善乃以利規我斥使歸第　唐銀銅鐵錫之冶二百六十八陝宣潤饒衢信六州銀冶五十八銅

治九十六鐵山五錫山二鉛山四汾州礬山七　宋產金之所六產銀之所四十有七產銅之所三十有六產鐵之所四十有七產鉛之所七產錫之所一水銀朱砂之所一金歲入五萬餘兩自景德至寶元金增至五萬五千斤銀增至二十一萬斤

六府之修金與其一荆揚之貢金有其三夫五金者藏於山川砂石之中而出以為人之用雖云地不愛寶而其出有時興廢無定此有所洩則彼有所閟不可常得也國家之金貢期無乏之用可矣若過求之則非也倘輕信言利之人增置坑冶之所則勞費一方為患無已唐大宗之黜權萬紀蓋慮之深遠明君重五穀而賤金玉固當如是哉

錢幣

夏商以前幣為三品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白金為下幣　周外府掌邦布鄭註以布為泉　大公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背圜含方輕重以銖故寶貨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市束於帛　周景王鑄大錢文曰寶貨　漢高帝鑄莢錢文帝鐵四銖錢除盜鑄令賈誼諫有五禍七福之說不聽　武帝以為大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造白金三品文有龍馬龜之異又鑄三銖錢錢輕易姦詐乃兼鑄五銖錢　王莽變法大亂　光武中興復鑄五銖錢　魏罷五銖用穀帛人競濕穀作薄絹乃復五銖晉因之　漢昭烈鑄大錢一直百平諸物價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吳孫權鑄大錢一當千人不以為便　晉沈充鑄小錢謂之沈郎錢　宋廢帝時錢一千長不盈三寸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入水不沉隨手破碎斗米一萬商旅不行　隋錢五銖大業末私鑄起錢薄惡或裁皮糊

紙為之貨賤物貴　唐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積十錢重□□兩輕重大小之中　宋神宗之世歲鑄錢至五百萬熙寧以後銅寖消耗始浸鐵為銅謂之膽銅諸錢監唯饒州永平監為最古自唐起用開元錢料堅實可久諸州以為法　孝宗禁錢出界一文以上流配一貫以上罪死　宋錢一當二起嘉祐一當三起慶歷楮幣者蓋起於唐矣憲宗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號為飛錢　宋張詠鎮蜀患鐵錢重不可貿易於是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始祥符辛亥至熙寧丙辰六十五年二十二界雖智巧有不能易元因宋之交會而為鈔大小凡十八料迨今朝造鈔益精止於六料而與錢兼行觀歷代錢貨之弊有三曰大小之失中也私鑄之亂真也輕重之不平也如吳之當千蜀之當百宋徽宗之當十則大而非中漢之三銖四銖晉之沈郎錢劉宋之鵝眼綖環錢則小而非中若五銖則始漢武以至隋中雖屢罷而卒無便於此者開元通寶則始於唐武德而迄于南宋皆以之為準錢若此二等可謂適中矣夫盜鑄如雲而起雖日加之罪而不能禁止者以多利故也若鑄錢者能不惜銅愛工如孔覬之說能堅實可久如饒州之永平監則盜鑄者無利而自止矣錢大少則人以為重而物賤大多則人以為輕而物貴若上之人能制其輕重少則增鑄而使之輕多得斂之而使之重如是則輕重得宜而物不至於甚貴甚賤矣蓋嘗論之自古及今貨幣凡三變焉夏商以前人唯知用寶貨而未知用錢此一時也自周至五代人唯知用錢而未知用楮幣又一時也自宋有交會迨

元而造鈔又一時也今為經久之計以鈔與錢並行而倩錢禁銷毀為器禁私挾渡海皆必嚴其令夫錢者母也鈔者子也母子相權而制其輕重詎非公私俱便而可以經久者乎

策要卷之四終

策要卷之五

後學梁寅述

官制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周六卿其屬皆六十凡大事從其長小事專達　秦罷侯置守以大尉主兵丞相總百揆御史大夫貳丞相　漢官多仍秦舊賈誼請更官名絳灌等沮之武帝頗有增益大初以後寖夫　漢九卿曰奉常後更名大常掌禮樂之事曰光祿勳武帝更郎中令掌郎衛曰衛尉掌宮中徼巡曰大僕掌輿馬曰廷尉或名大理掌平獄曰大鴻臚或名大行令即秦之典客曰宗正掌親屬曰大司農即秦治粟內史掌穀貨曰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　光武務從節約併省官職　唐大宗大省內外官定制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然是時已有員外置

唐官沿隋三省曰尚書曰門下曰中書又有秘書省殿中省內侍省通謂之六省　尚書分六部各有屬吏部之屬曰司封曰司勳曰考功戶部之屬曰金部曰倉部禮部之屬曰祠部曰膳部曰主客兵部之屬曰職方曰駕部曰庫部刑部之屬曰都官曰比部曰司門工部之屬曰屯田曰虞部曰水部寺有九曰大常光祿衛尉宗正大僕大理鴻臚司農大府　宋沿唐制中書門下尚書雖爲三省長官多不除中書門下平章事即爲宰相有二人即分日知印上相爲昭文次爲集賢樞密與丞相號二府　元豐三年定官制倣唐六典建三省中書造命行無法式事門下審覆行有法式事尚書則奉行之政柄悉歸中書

天子之命官者必先正其名然後責其實帝王之世官簡而能治由實之稱名也然世官愈多而治不若古由名實之不相副也夫古今之官沿革不同蓋有

隨時而不容廢者爲有重複而可併省者焉有名不正而莫能更者焉大唐虞有四岳周則爲左右二伯唐虞水土未平則司空爲九官之首周官作於治定之後則司空處六官之末稟禮樂之官爲二周則合禮樂爲一虞兵刑之職爲一周則兵刑分爲二樞密之職古無有也唐代宗如以宦者爲内樞密使使承受書奏及後梁始以士人爲之至宋則與中書號爲二府矣御史之職初甚卑也周官御史止於掌贊書受法令秦以御史監郡縣而其權始重漢以御史大夫爲丞相之副唐則始謂之憲臺宋則始分爲三院元有内臺外臺而任益重矣凡若此者皆隨時爲治而不容廢者也漢有九卿而六部未立也唐則既有六部復有九寺司農大府戶部之職也大常宗正禮部之職也大鴻臚禮部之主客也光祿勳但供糧醞禮部之膳部也唐及五代理財之官有三使曰鹽鐵也度支也戶部也至宋則設副使一人曰鹽鐵副使度支副使戶部副使而三司使一人總之其司謂之計省亦甚重矣然自元豐改官權一歸於戶部三司使遂不復置而財用亦未聞不理凡若此者皆重複而可併省者也丞相古官也而自漢以來或正其名而不重其權或重其權而不正其名如漢武之世九卿更進用事而事不關決於丞相昭帝之世大將軍秉政而丞相止取充位相之權何若是之輕耶至東漢則不置丞相以大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即宰相之職唐則上以尚書左右僕射爲宰相其後常以他官居相職或曰同中書門下三品或曰同平章事或曰叅知機務叅預朝政是皆宰相之職凡若此者又名之不正而莫能更者也

宰相

通典曰黃帝得蚩尤而明天道得大常而察地理得蒼龍而辨東方得祝融而辨南方得風后而辨西方得后土而辨北方謂之六相　又曰舜臣堯舉八元八愷謂之十六相　湯以伊尹爲右相仲虺爲左相　周世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　漢史曰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　唐史曰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爲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房元齡善謀杜如晦善斷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

夫爲相之道有六一曰務學問二曰明去就三曰持公正四曰用人才五曰知大體六曰戒紛更昔漢之霍光輔昭帝雖有大功而不學無術爲史所譏宋趙普爲相大祖常勸之讀書而又謂宰相須用讀書人夫相臣以一人之身而任天下之責必講學明理然後能正己而正人故曰當務學問也成湯三聘而得伊尹高宗旁求而得傅說故任之專信之篤而功業非後世之所及諸葛亮頌昭烈之三顧姚崇以十事與元宗爲要約故亮能興漢業於蜀都崇能致開元之治效若乃魏相張九齡寇準亦皆賢相也然相因許伯以進身九齡不待終喪而入相準再相以天書而媚真宗皆不免貽譏於君子夫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必難進而易退然後可以有爲故曰當明去就也諸葛亮開誠心布公道房元齡任公竭節知無不爲宋璟刑賞無私犯顏正諫裴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司馬光以不通書而薦劉安世爲相而能絕朋比之私則上而君心無所疑下而小人莫能入矣故曰當持公正也周公爲相一沐三握髮一飯三

吐哺起以待士恐失天下之賢人諸葛亮治蜀遺才授任房杜共管朝政引拔士類常如不及狄仁傑薦賢爲國非以爲私呂蒙正有夾袋册實元文有材館錄以疏記人才夫以天下之賢任天下之事則已不勞而衆務理故曰當用人才也魏相好觀漢故事數取賢臣賈誼董仲舒等所言條奏施行之凡四方水旱逆賊輒以奏聞而丙吉則尚寬大不問小事姚崇先有司罷冗職宋璟不賞邊功杜衍宰韓琦自決大事而典故則問趙槩文學則問歐陽脩爲相而知是則知所先務而得大臣之道故曰當知大體也曹參遵蕭何約束無所變更趙普置大甕受所投利害文字滿而焚之李沆言有人上利害者一切不行以此爲足以報國又言不當用新進少年喜事之人夫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苟百官得人則不變法而亦治官

不得人則雖變法而不治況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唯行清靜之政則天下自理故曰當戒紛更也相之得失觀是六者而見矣

臺諫

漢御史有大夫有中丞有侍御史大夫佐丞相中丞事掌糾劾御史員四十五秩皆六百石十五人給事殿中受章奏三十人留府治事其奉六條察州則爲監察御史又有諫大夫光祿大夫無常員多至數十人居常議論　林少頴曰唐高宗常謂左右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面陳或上疏終日不絕今公等何不言也夫高宗固無足取而求諫如此豈非有所視傚而然哉憲宗時久無論事者故穆宗耳目無所睹記至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當入閣之際諫其宴遊乃甚訝之問宰相此輩何人雖曰穆宗之不明而無以使之視傚者亦憲宗之過也　蘇軾曰宋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蓋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矣

翰林

唐元宗開元二十六年始改翰林供奉爲學士　職林曰唐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　憲宗始命鄭絪爲承旨位在諸學士上大詔令大廢置丞相之密書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莫不專受專對選用益重禮遇益親號爲內相又以爲天子私人　晉開運元年詔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分爲兩制

館閣

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　漢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於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　後漢圖書在東觀桓帝始置秘書監　唐有集賢藏書之院蘭臺著作之庭昭文宗文之館麗正集賢之書院又有修文館宏文館司文館曰蓬萊書殿曰乾元修書殿曰秘書內外省曰內庫曰三館曰秘書秘府曰蘭省麟臺命名雖殊崇文之意則一也

經筵

周官師氏掌以媺詔王保氏掌諫王惡　漢武時兒寬見帝語經學　宣帝詔諸儒講論五經于石渠閣　光

武每令桓榮數奏經義　明帝時張酺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　章帝建初四年會諸儒于白虎觀講五經同異帝親臨決如石渠故事　唐大宗置宏文館虞世南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　元宗置集賢侍讀學士以諸無量馬懷素為之每入閤門則令乘肩輿以進躬自迎送以申師臣之禮　宋舊禮講讀每見先賜坐暫起講復坐仁宗富於春秋乃令儒臣並就御床遂為故事王安石程頤皆嘗請賜坐不從

史館

史官自黃帝以來有之夏商曰大史周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而侯國亦置史　漢武帝以司馬談為大史令子遷嗣之　唐開元中史館寓於集賢宰相監修國史而有學士直學士修撰直館校理之職皆以他官領之　唐制每皇帝御殿左右史夾香案分立殿下螭頭之側和筆以俟有命臨陛俯聽而書之季冬以授史官　宋有日歷所掌修日歷以時政起居注會集之遇修國史即置國史院遇修實錄即置實錄院又有會要所唐貞元間蘇冕始為唐會要武宗時崔鉉續之宋初王溥續之慶歷中章得象續之熙寧王珪續之總三百卷二十一類八百五十五門其後又續之斷為宋朝會要陳騤又編中興會要

古大史之官宜職記載也而秦置大史令漢因之乃云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則專為占候之官何也蓋秦漢之大史令不專掌記載也司馬談父子為此職亦掌天文而已故遷自云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戰國之世御史掌記人君言動秦漢去戰國未遠豈亦御史記事然司馬遷雖不專記載之任而奇口才多聞有志大典故以史記為己任後宣帝之出修撰以他官領而大史唯知占候非是時始失其職也蓋大史者有遷之才則為史非遷之才則但掌星歷如故爾然如遷固之史皆采輯成之而其敘事則有法近代之史皆史官所記而敘述反不及於遷固何也蓋以遷固之史成於一家而近代之史則眾為之也況史記創於談而成於遷西漢書創於彪而成於固皆歷年之久而近代則以宰相監修責其速成史何由而善哉此劉知幾所以有五不可之論也雖然此言修史者爾若夫掌記注則古有左右之史不可不復也然左右史者止於執簡直書不當專褒貶若有意褒貶則先懷好惡而忘其事實矣由是論之記注者不加褒貶刪修者專任一人史庶幾無愧於古歟

國子學

周官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之以六藝六儀　漢置博士至東京凡十四人而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為祭酒自晉以來名國子祭酒　隋始置司業一人監丞三人　大學博士始於晉品服同國子博士　宋國子監無博士有直講八人元豐改直講為大學博士每經二人

東宮官

記曰古者天子有庶子之官職諸侯卿大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　秦漢以來皆置庶子　詹事秦官漢因之掌大子家　隋門下坊置左庶子典書坊置右庶子　唐龍朔中改門下坊曰左春坊典書坊曰右春坊其官有左右庶子左右諭德及中允舍人左右贊善大夫之類　賈誼曰大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大子正矣古之王者大子乃生

周舉以禮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大保周公爲大傅大公爲大師此三公之職也於是三少皆上大夫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而又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大子居處出入故大子乃生而見正人聞正言行正道夫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

古之言教大子者莫善於賈生之言其意蓋謂教以道術者師傅之職也與大子居處出入而輔翼之以正道者左右前後之人也使有賢師傅而左右前後多不正則一齊之傅衆楚之咻焉能成其德哉故曰教得而左右正則大子正矣誼之言如是而文帝不察其輔翼大子者乃晁錯刑名之學刻薄之人故景帝立而有七國之變矣後世如大子大師之類則師傅之職也如庶子諭德贊善之類則左右之官也人主多不思久長之道或嫡庶不分或教養無法師傅之職既爲閒官而左右之人類多嬖寵故范祖禹嘗曰有千金之產者必欲其子守之有一命之爵者必欲其子繼之此常人之情也而況天下至大祖業至重可不求賢以輔之而愚之乎

遣使

周官撢人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　漢武之世或遣博士巡問鰥寡或遣謁者賜三老帝或遣博士錄究獄賑流民又專置繡衣直指之使順帝時遣杜喬等八人巡天下刺史有罪亦得奏聞唐大宗遣李靖等十三人巡天下令其所至如朕親睹

封建

王制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川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里王制之言封建果先王之制歟曰非也此漢儒以意言之也嘗觀慈湖楊氏論之曰堯典言協和萬邦春秋傳言執玉帛者萬國其大數云爾而鄭康成乃曰州十有二師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也百國一師師十二則千二百國八州九千六百國餘四百國在畿內則是截然爲萬國不加一不少一吁陋哉言也公羊傳曰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亦或據古志云爾而漢儒作王制則曰八州千六百八十國天子之縣內九十三國合爲千七百七十三國此周千八百諸侯之數也武王孟津之會諸侯八百康成又謂此三分有二則殷末千二百諸侯也其牽合類如此蓋嘗思之諸侯之建不知何所始也林林之民皆有血氣心知則不能無欲而爭鬬以起其中之才德傑出者能服其比隣於是或五或十或百或千各有其長其才德愈大則所服者益廣故有小國之君有大國之君然君愈多國愈大則君又不能以無爭也而又有聖人者出焉則大小之國皆歸之而謂之天子而其爲君爲長者皆諸侯也天子者既爲天下君長之所歸則固不能以私意增減其數而求合已之法制矣而其功則加地罪則削地亦能幾何雖如周之滅國五十其新封者亦非甚衆大抵多因其舊也而漢儒乃以是爲等差何邪楊氏之說如是足以破諸儒之惑矣推是而論之則封建者勢也秦之制郡縣者亦勢也柳宗元謂封建不可復矣而宋之胡氏又謂必可復朱文公則曰天下之法未有全利而無害者

封建古法豈敢非之但以膏粱不學之子弟而處於士民之上恐為患非小又曰少時讀范祖禹唐鑑言郡縣亦足以為治心常鄙之以為苟簡因循之論及今思之誠然觀於此言則封建之利害判然矣

監司

秦置御史監諸郡　漢武初置部刺史以六條問事一曰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二曰二千石不奉詔書侵漁百姓三曰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四曰二千石選署不公苟阿所愛五曰二千石子弟怙恃榮勢請託所監六曰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　成帝更置州牧未幾復為刺史　唐分天下為十道置巡察使後改曰採訪使又改曰觀察使　德宗以庾何等為黜陟使陸贄請以八計聽吏治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盈縮以稽本末視賦役厚薄以稽廉冒視案籍繁簡以稽聽斷視獄訟囚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眾寡以稽風俗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

古之封建有方伯今之守令有部使此隨時之制也漢之部刺史秩六百石善矣而後為州牧則秩二千石固不若刺史之卑秩也近代或慮風憲過重而守令大輕乃命憲臣多除郡守亦漢制刺史拜守相之意也風憲與守令皆當久任乃有成效若但令守令久任而風憲往往遷轉之速亦非專委任之意矣是故擇守令者風憲之責擇風憲者又朝廷大臣之任也漢賈琮朱穆為冀州刺史李膺為青州刺史范滂為清詔使郡縣貪吏多望風解印綬而去嗚呼使為部使者人人以琮等之心為心何患有貪汚之守令乎宋范仲淹為參政視不才監司之名即勾之富弼曰勾之止一筆焉知一家哭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而司馬公亦曰天下得賢監司不患無賢大守嗚呼使為朝廷大臣者人人以仲淹光之心為心何患有不才之監司乎

郡守

秦置郡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　漢董仲舒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以承流而宣化　宣帝時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　王嘉曰孝文時吏居官或長子孫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其後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才苟容求全下才懷危內懼一切營私者眾吏民慢易之　唐大宗疏都督刺史名于屏風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于名下以備黜陟

漢世郡守重其權而亦重其罪甲兵財賦得以專用豪強姦暴得以專誅郡之賢才得以辟署此重其權也治民如嚴延年趙廣漢韓延壽皆不免於誅戮此重其罪也

縣令

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　漢制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侯國為相秩亦如之　唐制縣有六等之差

今欲縣令之著治效豈無其道哉夫激勸之出於朝廷者有三責效之出於部使郡守者亦有三所謂激勸之出於朝廷者何也一曰加褒賞如卓茂為密令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則以為大傅而封褒德侯劉平為全椒長民或增貲就賦減年就役則拜為議郎夫以令長之卑而受知于上者如是孰不觀感而自勵乎二曰重選任如漢世以上應列宿之郎官而出宰百里唐元宗召新除縣令試理民策而擢其高第夫天下之縣至多固不能一一而親擇然各道劇縣之

令能選任數十則臺察部使安敢不以黜陟爲心乎三曰用守試漢代守試之法滿歲稱職者爲真不稱者歸本官宋元豐之制下一品者爲守下二品者爲試元祐以來守試之外有曰權者所以待資淺之人今宜斟酌其法令部使到任之後舉權試縣令一人三年有治效而無瑕玷則遷轉爲真而舉官加賞否則免官不叙而舉官如罰夫以一道之廣而止進一二人豈非勸賢之道乎所謂責效在於部使郡守者何也一曰許便宜昔韓韶爲嬴長他縣流民入縣界求發倉賑給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大守素知韶名竟無所坐今之爲上司者待州縣不以寬大凡官吏之爲奸受賂者多違制之事則莫之詰也間有才幹者欲行一二善政反爲上司所摧沮能待以寬容而許其便宜則賢者之志庶得以

行矣二曰責大體昔魯恭爲中牟令河南尹遣吏往察其治不問其吏事之如何而嘉其德化之三異今上司之責州縣者於移風易俗則未嘗訪問而聚斂文簿則督促嚴峻故撫字之勞者無褒賞催科之拙者有呵譴上司誠能緩其所急而急其所緩則善治庶可興矣三曰省徵求昔朱文公與鍾户部書論徵斂之弊曰州迫乎縣縣迫乎民譬如轉丸於千仞之坂至於址則其勢窮矣今居官者於財用不能撙節或以供暮夜之求或不革循常之費故郡有求於縣縣有求於吏吏有求於富民富民有求於庄户民之膏髓罄竭而飢寒不免誰之咎哉故上司者誠能正本清源則縣令之撫字者庶幾得盡矣若夫孜孜六事而無墮其職則有志之士尤當自勉程子嘗言一命以上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蓋以是思之

五卷終

策要卷之六

銓選

後學梁寅述

成周司徒教三物而興諸學司馬辨官材以定其論大宰詔廢置而持其柄内史贊予奪而式於中司士掌其板而知其數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漢成帝置常侍曹尚書主公卿二千石曹尚書掌郡國二千石蓋選曹之所起也　光武改常侍曹尚書爲吏部尚書　安帝時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已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後黄瓊又增孝弟及能從政爲四科　魏文帝時陳羣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中正以州郡之賢者爲之行脩則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行虧則降者亦然及其弊也愛憎由己或唯知閥閱不辨賢愚故晉劉毅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請用土斷復鄉舉里選之法不從

宋文帝限年三十而仕守宰以六朞而代久者十餘年　後魏崔亮奏請不問賢愚以停解月日爲斷魏之失才自亮始　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州郡無復辟署矣　唐文官屬吏部武官屬兵部文武各分爲三銓尚書典其一侍郎分其二凡選始於季冬終於季春擇以四事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指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者備則先德德均以才才均以勞五品以上不試列名上中書門下聽制勑給事中讀之黄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審者駁之審者上之黔嶺閩官不由吏部謂之南選　高宗時選人多裴行儉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開元中裴光庭作循資格賢愚一貫而掄才之方失矣　德宗時沈既濟言入仕大多世胄大優利祿大厚皆責大薄

古者任官惟賢位事惟能何資格之拘哉然資格非良法而其弊竟莫革世變然也漢世雖未有資格而用人甚嚴郡縣守相高第乃爲二千石二千石有治行乃爲九卿九卿稱職乃爲御史大夫而丞相必大夫之稱職則爲之至於左雄之限年四十則拘矣所用之儒與吏則狹矣魏晉以來之中正尤爲無用惟魏晉之取人以閥閱故朝廷多放誕之士少勤事之吏而卒致中原之亂其後雖以元魏孝文之資猶不免取人以閥閱是則伊傅之臣非特後世之所無雖有亦不能進也然有辟署之法士猶得以漸進至隋則一命以上皆由吏部而無復辟署士之進又難矣隋之時又置進士科至唐而進士科愈盛雖非古法亦往往得人歷宋以來雖欲廢進士科而別無取士之法亦世變然也唐制取士之途二由學校曰生徒

由州縣曰鄉貢必也二法兼用而任使之以如古考課之以嚴庶有以致治平之效乎

薦舉

書周官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舉能其官惟爾之服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穀梁傳曰人之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　左傳祈奚外舉不棄讎内舉不失親舉讎解狐也舉親其子午也　漢武帝時繡衣使者薦人尤峻有自縣令至二千石者　晉羊祜所進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不取也　唐太宗謂房元齡曰公爲僕射當助朕求賢才比聞日閱牒數百豈暇求人哉　狄仁傑薦張東之姚崇等數十人率爲名臣肅宗謂崔祐甫曰人言卿擬官多親故曰夫薦擬者

必悉其才行如不聞知何由得賢

古之舉人者或以親或以讎或以遠或以近或以貴或以賤惟其賢而已非由私也至於後世公卿往往不能求士於是士之奔競者益衆其有禄位者亦唯務交結當路通書致牘以求薦舉不自以爲耻遂致權門雜遝有如市賈其好利者既專私人以爵而張其聲勢或厭事者又見賢不舉而緘默辟遠嫌雖間有正直之君子欲奬拔賢良抑遠奔競而或權不在已則亦末如之何昔有上書於韓持國以求薦者程伊川適見其事問之曰公爲相不求士而反使士求公何耶持國曰百執事求薦章常事也伊川曰不然正緣來求則與之不求則不與以致人之求者衆也持國大服其能薦士而又能抑奔競者如張詠司馬温公其人乎張詠之薦士必薦恬退者謂人曰彼奔競者能自得之何待吾舉乎温公爲相薦劉安世謂之曰光閑居足下問訊不絶及在政府足下獨無書以此相薦爾嗟夫今之舉人者其可不以二公之事爲法乎

貢舉

王制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然後官之焉　射義曰古者諸侯歲貢士於天子試之於射宮　漢選士之法有賢良如晁錯董仲舒皆以賢良對策也有孝廉武帝元光元年用董仲舒言初令郡國舉孝廉一人如王吉龔勝皆以此進也有茂材有射策有明經如王嘉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爲郎是也有掾史趙禹以佐史進于定國以郡功曹進是也有多貲入□□之以貲爲騎郎司馬相如以貲爲郎是也有從軍而□子李廣趙充國是也或下詔特舉高帝十一年之詔是也或公府辟召曹叅擇郡國吏爲丞相史是也或上書如嚴安徐樂是也或以童子科進何武是也　隋煬帝始建進士科　唐之科目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筭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有史科此歲舉之常數也其天子之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寶應中楊綰上疏言進士者但記當世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但記帖括又投牒自舉非先王求賢之意請依古察孝廉縣薦之州州達于省乃詔明經進士與孝廉並行而終不足以勝二科也其後進士益重而明經稍衰是以鄭覃疾進士浮薄屢請罷之而文宗不從李德裕論進士不根藝實議亦不行　宋進士極盛往往爲將相而明經之科正爲學究哲宗紹聖二年罷制舉置宏詞科以繼之試章表露布文用四六頌銘戒諭序記雜用古今體許進士登科者試者雖多取毋過五人至高宗又增詔誥箴詩等總十二事三題分爲三場不拘有無出身　元延祐甲寅始以明經科取士明經之外有茂才異等舉有晦跡邱園舉

鄉舉里選者成周之制也而後世卒不能復進士科者自隋煬帝始也而迄今行之有不容於廢何也蓋人才之得失係有司之賢否何如爾非係乎法制之變與不變也夫世道雖有升降之不同而人才之出以爲世用者無時無之也然人各有能有不能其温良敦樸者或短於才華文思清新者或弁於記問才幹之過人者或剛正之不足操守之有餘者或知謀

之弗逮上之人能用其所長恕其所短則官有不同而各得其職人有不同而各竭其用豈待一一得英才而後用哉然古今之俗既殊則古今之法亦異鄉舉里選之不可行於今者盖有成周之風俗然後可行成周之法度故唐之楊綰嘗欲倣周制以取士而終不能行以後世之人心非三代之人心也漢世用人初無定法唯隨時取之爾然其時人才往往多稱求賢良則賢良至求孝廉則孝廉至募武勇則得武勇之士募奉使則得奉使之人非朝廷別有異術以致之也盖其時俗猶近古而然爾爲有司者必曰上欲求如是之人也則必得如是之人然後可以稱上意爲士者亦必曰上欲得如是之人也我非如是之人則奚可以妄求迨其俗之愈下則其法愈詳故自循資格立而漢之辟署不可復矣自進士科置而漢之賢良方正等科不可復矣進士科既不可罷則漢唐以來之諸科復何用哉或言進士科不足以得人則易其科名豈真得人乎苟主司之公明而進士之得人也則爲賢良者有焉爲孝廉者有焉能宏詞者有焉能法律者有焉主司之私暗乎則雖求賢良孝廉諸科之人而其所得之賢良孝廉即前日之求爲進士者也故曰科不必更也在主司之公明爾今科舉之外獨晦跡邱園可以待非常之士然謬舉之法不嚴則晦跡者不舉而舉者非晦跡噫周家八百年無愧於晦跡者唯一師尚父漢以來數百年無愧於晦跡者唯一諸葛亮何後來晦跡之多乎名器不可假冒濫不可縱惟薦舉者慎焉

任子

漢官儀云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歲得任子弟　汲黯爲大子洗馬劉向爲郎蕭育爲大子庶子蘇武亦爲郎于永爲侍中中郎將皆以任子也　宣帝時王吉曰今俗吏多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　裴行儉以蔭補宏文生李德裕以蔭補校書郎德裕深疾進士曰朝廷好官須公卿子弟爲之

帝王之世仕者世祿不世官祿所以報功故延及於子孫官所以待賢故必擇其可任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尚書戒之周之尹氏齊之崔氏皆爲世卿而春秋譏之爵之不可私人也如此觀之漢氏以降大抵祖宗之朝鮮有世臣至於中葉多論閥閱漢惠文之世如蕭何曹參張良陳平雖有子襲侯而未嘗執政也至於後則金張許史之族盛矣宋初如趙普爲相雖云專政而未嘗爲子求官也至於後則宰相蔭補至於十人矣雖然商之中興也有伊陟巫賢周之中興也有召虎申伯故國者豈可以無世臣哉公卿大夫之子弟要在教之有素選之有道爾前代達官之子多恥以門蔭入仕而必由科第進身者盖多有矣凡職官之子弟必使之由科第以進寬其程試而優其除授是亦得賢之道乎

俸祿

自周至戰國皆以粟制祿　漢承秦制三公號萬石有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下至百石

漢官儀曰中二千石月俸百八十斛二千石月俸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俸百斛百石俸十六斛其下有斗食佐史月俸八斗爲下史　漢律丞相大司馬大將軍俸錢月六萬貢禹上書元帝曰臣爲諫大夫秩八百石俸錢月九千二百是時亦有俸錢之差史文不見然往往穀多而錢少　光武增百官俸千石以下減於西京

六百石以下增於舊　唐貞觀定俸祿之制以民地租充之京官正一品米七百石錢九千八百至從九品米五十二石錢千三百外官皆降京官一等所給錢以公廨錢充公廨錢者官給本錢以取其息也　其職田則古者自鄉以下必有圭田　通典曰後魏孝文時刺史守相給公田唐武德初自王公以下皆有永業田親王一品六十頃至從五品五頃自上柱國三十頃至文武騎尉六十畝以傳之子孫凡京諸司各有公廨田內自司農寺二十六頃至率更府各二頃外自大都督府四十頃至中戍下戍各一頃諸京官文武職事各有職分田一品十二頃至九品二頃外官二品十二頃至九品二頃五十畝

先王之任官也制爵以德制祿以功德有厚薄故爵有尊卑功有多寡故祿有豐殺周官八柄二曰祿以馭其富洪範亦言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官必班祿則廉介者有以自養中才者亦戢其貪然其班之也常有不均之患故職田者所入有多寡之殊往往職同而祿異固宜官田租計月班給然後為均也抑班祿之宜又有三焉曰加小吏之俸也曰賞廉潔之吏也曰給致仕者之半俸也昔漢宣帝光武皆以小吏勤事而祿薄故加其俸給今若加小吏之俸而重其贓罰則有以贍生而且知廉恥矣漢之郡守有政績者必增秩賜金今賢不肖渾淆黑白不分故治效罕見若能賞廉潔之吏則善者以勸而貪者知戒矣漢世致仕者三分故祿而以一予之終其身今致仕之官貪者厚產而自娛廉者閑居而困乏今若能令臺憲訪問致仕官有貧乏者不問官品高下例給月俸三之一而自有庄產者勿予則可以示優老敬賢之意

矣昔司馬温公之為相也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或怪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理事耶大臣統百官均四海其必有温公之心然後可

考課

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周官大宰歲終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　漢之課吏猶有古意郡守辟除令長得自課第刺史得課郡國守相而丞相御史得雜考郡國之計畫天子則受丞相之要元帝時京房作考功課吏法公卿以房言煩碎不許魏明帝時劉卲作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崔林以考課存乎其人若大臣能任職則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晉杜預作考課法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六歲處優舉者超用處劣舉者奏免優多劣少者叙用優少劣多者左遷然亦不行　唐置考功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考以四善曰德義有聞清慎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自近侍至于鎮防有二十七最（如讞有法為獄官之最商克辦為監征之最）征　一最而有四善為上上一最而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為上中一最而有三善或無最而有二善為上下一最而有一善或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一最而無善或無最而一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弗聞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嚮私職務廢缺為下中居官諂詐貪濁有狀為下下　元至正中詔以六事課守令曰學校興舉農桑有成盜賊屏息詞訟簡少賦役均平常平得法

歷代考課之法詳矣然如京房劉卲杜預之法皆不能行唐之四善二十七最雖為定令而掌之不得其人亦豈不為虛文乎且唐專置考功員外郎亦未見其效也夫人臣得人則課監司監司得人則課郡守

郡守得人則課屬縣如是則考課之法雖不備而黜陟之典自可行若專設一官任一人則以天下之廣命官之衆雖其人秉心公正亦止求詳於文狀多信於風聞而無以覈其賢否之實也況未免於私濫者乎是則任人而不任法雖老生之常談而責實之道亦唯此而已矣

學校

五帝之學曰成均有虞大學爲上庠小學爲下庠夏大學爲東序小學爲西序殷大學爲右學亦曰瞽宗小學爲左學周大學爲東膠小學爲虞庠又云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陳氏曰辟雍即成均也周設四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成均頌學政東序養老更右學祀樂祖　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　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漢武帝時文翁爲蜀守起學宮成都至武帝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然西京未立辟雍五經博士屬大常成帝時劉向請興辟雍不果光武建武五年初起大學中元元年起明堂靈臺辟雍後魏孝文遷都洛陽立國子大學四門小學　唐大宗貞觀五年國學增學舍千二百間生徒增至三千二百六十人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經外國酋長皆遣子入國學凡八千餘人　國子監領六學曰國子學大學四門學書學律學筭學　宋元豐二年大學置八十齋一齋生徒三十人三舍生揔二千四百人其初入外舍限二千人外舍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又一試補上舍生諸齋月書行義以師教不戾規矩爲行治經程文合格爲藝凡試中必參以所書行義乃升　胡瑗教授湖州科條備具從游者數百人慶曆中興大學

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瑗既爲大學官其徒益衆大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才高下喜自修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爲瑗弟子也　晏殊守南京范仲淹適遭母憂客城下殊請掌府學公訓督有法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伺之見先寢者詰而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爲之欲知其難易亦使學者以爲準由是從者輻湊

·漢世郡國有學而未能徧立也至宋而天下郡縣始徧立學矣自宋以前學之有書有田者尚罕也至宋而天下學校始賜書與田矣若夫國學者萃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教官之選尤必得人謂宜倣宋之三舍法督其行藝而嚴其課試頒爲升黜以示勸懲而其生徒選補亦宜以鄉貢之外程文稍優者以次補監生之缺也

循吏

大史公循吏傳序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脩者官未嘗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　史記所傳五人孫叔敖以楚民之不便於更幣出一言而郢市復子產在鄭班白不提挈道不拾遺公儀休拔園葵出織婦石奢不敢廢法李離不敢傳罪下吏　西漢書所傳六人文翁興學於蜀王成有治聲於膠東黃霸在潁川務耕桑而獨以寬和名朱邑在相鄉有遺愛於民龔遂治渤海勸民農桑召信臣爲民興利通溝瀆以灌溉東漢書所傳十二人其中尤著者衛颯守桂陽則修庠序之教任延教越駱之民以嫁娶之禮秦彭守山陽以禮訓人而不任刑罰王奐爲雒陽令得寬猛之宜孟嘗在上虞辨孝婦之冤

弟五琦守張掖歲饑開倉而不待上報劉寵在山陰民不見吏　唐書所傳十五人其尤著者高祖之世韋仁壽治越巂人人安恱大宗之世張允濟令武陽路不拾遺薛大鼎開屯田浚無棣渠而民咸德之中宗時何易于爲益昌令自爲大守挽舟而不肯妨民焚摧茶之詔而下户賦役或以俸代輸元宗時李惠登在隋州興利除害政自清淨田畝闢户口增憲宗時韋丹在江西教畊桑築提捍江

循吏之傳始於史記然其所列皆秦以前而漢興之賢守令乃缺焉豈其事之無聞故不得而書邪至於西漢書之所紀亦僅六人蓋其餘多見之列傳也如河南守吳公雖治平爲天下第一而無事可紀故僅見於賈誼傳若乃董仲舒爲江都相公孫宏兒寬汲黯嘗爲內史石慶鄭當時爲二千石皆有治效者

而不列於循吏以其官尤著於朝廷也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壽張敞或爲郡守或尹京兆亦皆有政績矣而不列於循吏蓋循吏者言其奉法循理不尚威嚴而民自化也如廣漢等之爲治則或尚嚴猛或用智術非以德化民故亦不謂之循吏然如延壽好古教化而閉閤思過可謂循矣而乃以其見殺而外之此固之失也義縱尹賞之嚴又過於廣漢等則置之酷吏宜矣若東漢循吏之外如劉昆爲江陵令劉寬爲東海相皆善治矣而亦官顯于朝廷者也郭伋爲漁陽潁川大守虞詡爲朝歌長則又皆以除盜著名是亦治尚嚴明者也故皆不入於循吏然如吳祐爲膠東相政崇仁簡而民不忍欺可謂之循矣而亦外之此曄之失也若唐之循吏則舊史所傳凡四十餘人如倪若水政尚清淨潘好禮爲政孜孜崔祐甫則人頌善政李清則稱爲良吏去職有遺愛皆開元之吏治也而新史俱不載於循吏雖取舍各有意而亦豈能無遺憾乎

兵制

通典曰周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六十四井爲甸甸出兵車一乘戎馬四牛十二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　司馬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有帥五百人爲旅旅亦有帥百人爲卒卒有長二十五人爲兩兩有司馬五人爲伍伍有長　管子作內政而寓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十里爲連故二百人爲率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族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軍五鄉之帥率之　漢高祖置材官於郡國

京師有南北軍之屯武帝平百越內增八校尉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　唐兵制三變其始有府兵後廢爲彍騎又廢而爲方鎮之兵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師曰禁軍　大宗置府八百而在關中者五百凡府千一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有事則命將以出事已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

古者寓兵於農後世兵農爲二兵之出於農則因蒐苗獮狩之時而教之以戰攻守禦之法其出也老弱不與而訓練有素故應敵有餘其罷也將歸於朝兵歸於農故養兵不費若兵農分爲二則兵有老弱不擇之患國有養兵不貲之費矣然則必兵寓於農而後可歟曰不必然也夫井田之與軍賦實相表裏田皆井授則兵寓於農可也田不井授則兵農爲二亦

可也此所謂隨時之義也如唐為府兵之法雖云有三代之遺意然至天寶之亂黠民為兵民之悲痛死亡有不忍聞故韓魏公以為養兵雖非古然既收召無籍之徒以為兵使之守禦而良民得以保其妻子安其田里雖供給繁重猶賢於出征以是言之古今之異宜亦明矣若夫選兵之法蘇軾嘗論之曰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于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廪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餘年無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為無益之費也良民為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于少衰氣弱盖亦有悔而不敢復者矣宜令五十以上願復為民者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為兵者皆

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年三十而為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為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曰心知其不出十年而除其籍則應募必衆而兵皆精矣蘇氏此論實合人情乃可行之策也

將帥

蘇氏曰天下之實才不可求之於言語又不可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爾戰不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之治兵于蔿為蔿賈以為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猶足以取信於闔閭故凡欲知將帥之賢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武舉方畧之類以來之親兵以試之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皆不可強也漢擇將之法猶有可取其將帥多由於環衛皆天子所熟識隨其才而器使之故夏侯嬰以奉車李廣以騎郎將趙充國甘延壽以羽林郎衛青霍去病以侍中無不為漢名將韓信為治粟都尉數與丞相蕭何言而奇之卒拜為大將李陵將兵於外天子召見於武臺而後用至於設大郡良家子以為求將之方置羽林期門以為畜將之地夫取之於山西而養之於宮禁一旦有警則選而用之真可謂頗牧在禁中者也

刑律

周穆王度作刑以詰四方墨劓之刑三千而大辟之屬止二百重刑減於前輕刑增於舊　魏文侯時李悝著法經六篇　漢蕭何攈摭秦法作律九篇叔孫通又益律所不及十八篇　武帝時張湯趙禹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　隋文帝令高熲更定律令其刑名有五一曰死刑二曰絞斬三曰流刑三千里居作二年千五百里二年半二千里三年三曰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四曰杖刑五自五十至一百五曰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又敕蘇威定留五百條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廐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鬬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

唐貞觀中房元齡等始定律令格式高宗時有留守格散頒格　唐志曰古之為國者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知爭端也後世作為刑書惟恐不詳俾民之知所趨也其為治雖殊而用心則一盖皆欲民之無犯也

唐之刑書有四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者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國家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而入於罪戾者一斷以律

蘇氏曰古者以仁義行法律後世以法律行仁義三代之聖王其教化之本出於學校延蔓于天下而形見於禮下之民被其化循循翼翼務爲仁義以求避法律之所禁故其法律雖不用而其所禁亦不爲不行於其間下而至于漢唐其教化不足以動民而一於法律故其民懼法律之及身亦或相勉而爲仁義唐之初房杜輩爲刑統毫釐輕重明辨別白附以仁義無所阿曲不知周公之刑何以異此但不能務爲仁義使法律之禁不用而自行如三代之時然要終亦能使民勉爲仁義而其不若三代抑有由矣政之失非民之罪也

孔門

程明道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又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

氣象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跡孟子其迹著　周子曰夫富貴人之所愛者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賤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者爾得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朱子曰聖人渾然仁智之全體顏子是仁孟子是智顏子有智亦仁中之智孟子有仁亦智中之仁又曰仁智雖一所得自有不同顏子曾子得仁之深子夏子貢得智之深　劉彥沖曰時無孔子顏子歿於陋巷而少正卯爲聞人時無孟子匡章陷於不孝而陳仲子為廉士

由周公而上道傳於君臣故是道施之政事措之天下由孔子而下道傳於師弟子故是道著之方策垂之後世夫道措之天下則不以立言爲事故堯舜禹湯文武之言史臣記之天下誦之非聖人有意於言也至仲尼有聖德無其位故始以立言爲事其贊易刪詩書定禮樂脩春秋皆主於立言以傳道者也然於聖門如顏曾亦能言矣而有聖師在上故學道在己任道在師凡顏曾之言亦學者記之後世誦之顏曾亦未嘗以立言爲事也至於孟子則道既不行世變愈下邪說並作孟子又不得不以道自任故志在於立言而所傳之書乃其自著然孟氏之言比之聖人尤詳懇激切雖聖賢之分如此亦世變然歟聖人之道學者終身求之如天愈高如海愈深莫得而量測矣而孟子救世傷時之言往往異於孔子則後之儒者或疑焉何哉嘗觀劉子澄釋疑孟而序之曰孔孟萬世師也孔子之道高深博大學者必求其端求其端必始於孟子故學而不知孟子非也不知孟子

而謂能知孔子亦非也荀卿始著書以非孟子而王仲任又作剌孟篇謂孟子非賢與俗儒無異李泰伯又作常語謂孟子以眇教諸侯彼皆設心不與孟子相似學者可以聽之而不爭唯司馬君實之書亦有疑孟十數條公大儒孔子徒也而亦云爾蓋其於孟子之言思之未熟爾皮日休云伊尹之道不以與諸人不以取諸人吾得志邪爲也與之以道取之以道天下可也況一介哉雖然孟子不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而後及之乎吾固以爲思之未熟也子澄之言蓋知孟子者也知孟子斯知道矣

道學

周子著太極圖說及通書朱震以爲其傳自陳摶种放穆脩而來而胡宏作通書序謂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爾朱子曰其書推一理二氣五行

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次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又曰大極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足以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爲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源而畧於進爲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又曰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進道理其爲南安司理時洛人程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二子往受學焉　程伯子明道卒弟伊川爲行狀曰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汎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又曰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又曰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于河各充其量又曰我昔狀明道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此文可也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又曰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洒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確精深尤耐咀嚼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功　邵子卒明道爲墓志曰先生之學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而先生醇一不雜汪洋高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朱子曰康節言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可分爲二乎二程謂其不雜恐亦未然又曰伊川之學於大體瑩徹而小節目猶有疎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而大體乃有未粹又曰大極不如先天之大先天不如大極之精　張橫渠在京師嘗坐虎皮說易及聞二程論次日撤去虎皮語學者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張子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又曰西銘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又曰西銘原道之宗祖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朱子曰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　朱子少聞李延平得龜山之傳遂從授業行狀曰先生平居拳拳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缺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之國勢之未振則感激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自視事以至屬纊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四十日道之難

行也如此紹聖統立大極爲萬世宗則不以用捨爲加損也

自堯舜至于孔子而六經之道始大備則集群聖之大成者孔子也自周子至于朱子而六經之義始益明則集諸儒之大成者朱子也觀周子之學有大極圖說而陰陽變化之道明有通書而脩己治人之事備論其政事則曰精密嚴恕美其胸次則曰如光風霽月明道則德性寬大規模廣闊如顏子之純粹伊川則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如孟子之自任邵子皇極經世於天道人事無不備張子西銘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以是觀之周程有以接不傳之緒邵張有以發前聖之微皆豪傑不世之儒也至朱子後出江左大明斯道豈不尤有光於先賢乎當是之時如東萊呂氏南軒張氏亦皆有志於道而天不假年獨朱子

年彌高而德彌卲是以挺然爲一代之宗師其著述之大者易本義則足以見四聖之本心詩傳則足以破小序以來之固陋四書之精粹爲六經之階梯綱目之謹嚴得春秋之大法偉哉斯文之功千萬世之幸也又觀朱子同時陸子靜與其兄子壽以理學見稱謂之江西二陸其學尤崇信孟子欲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其在白鹿講君子小人義利之旨尤切於學者之病而時相薦之者曰淵源之學沈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悟理融出於自得此可以見其學之大槩矣然其論多與朱子爲氷炭如鵝湖相會之辨六極性復之書在於當時彼固不屈而後世公論判然矣大抵子靜之學重在於存心而朱子之學則先致知而後存心二者雖不可偏廢而用功則有次序蓋朱子之言非一已之言即孔門傳授之言也而子靜乃欲非之不亦過乎當元之初魯齋許公爲中州大儒近考程朱之緒言遠窺周孔之大道蓋年至三十有四而始得讀程朱之書則其求道也可謂難矣與諸生日夜淬礪或躬墾山田以給日食則其任道也可謂篤矣至於以姚竇二公之薦而被徵命佐中書則其行道也亦可謂遭遇其時矣當時文臣賛之有曰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內方隨時屈伸與道翺翔或躬畊大行之野或判事中書之堂布褐逢茅不爲荒涼珪組軒冕不爲揮光斯可以見其出處之大節矣其名繼道統而從祀廟學宜矣哉

荀楊王韓

荀卿名况趙人善詩禮易春秋仕齊三爲祭酒以讒適楚爲蘭陵令孟子道性善卿爲性惡一篇以非孟子

楊雄爲王莽大夫好古樂道以爲經莫大於易作大元

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　王通隋文帝時嘗詣闕獻大平十二策不報歸教授於河汾所與門人薛收等問答名曰中說有續經　唐韓愈作原性原道等篇

自孟氏之後世之所共稱者荀楊王韓四子也荀卿善詩禮易春秋楊雄好古樂道有深沉之思王通教授五經喜論王道韓愈作原道排釋氏其志皆卓然自立非俗儒所及矣然揞諸先賢之言以論其平生之學則不能無淑荀以人之性惡而列孟子於十二子雄爲大元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通之議論詳於世變而畧於性情又續六經以陷於僭竊之罪愈因學文以求道知其用之周於萬事而未知其體之具於吾心知其可行於天下而未知其本之當先於吾身以是觀之四子於聖賢之道尚未能深探其本乎卿仕齊三爲祭酒知道之不行而不能去卒以讒見逐又仕楚爲蘭陵令苟祿而不知恥雄黽勉於莽賢之間至爲劇秦美新之文以取媚於莽通詣闕陳十二策則又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愈伏光範門而三上宰相書汲汲富貴利達之求以是斷之四子之出處去就又安能無媿於聖賢者乎噫四子皆有志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傳而醇疵相半於道有間其接孟氏之緒者卒有待於周程朱數君子是以尚論千載者不能無責備之意云

大元

楊雄傳曰雄作大元畫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爲八十一首每首九賛合七百二十九賛外有踦嬴二賛每卦曰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上九郎九賛每賛皆有測卦始於中終於養又曰元與大初歷相應亦有顓帝之歷焉爲其泰漫患不可知故有

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六體離散其文

夫大元之作以準易也然其九贊自下而上分下中上三體而又各分之以上中下如禹貢之九等與所畫無干涉凡兩贊直一日前贊爲晝後贊爲夜通八十一首皆一陰一陽相間而不易八十一首通計七百二十九贊正當三百六十四日半乃以踦贊當半日嬴贊當四分日之一而後一周朞焉黎元通（宁之權騐江人）曰易之卦氣陽生於復陰生於姤元以周配復而陽始於中以遇配姤而陰始於迎中者復之漸而迎者姤之萌也又曰易有六十四卦主一歲以坎離震兌四正之卦當二至二分四正之氣卦有六爻爻主一日凡三百六十日餘五日四分日之一每日分爲八十分五日分爲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分爲二十分以六十卦分之是一卦主六日七分也元有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主一歲凡二首主九日八十首主三百六十日而歸餘於養周天之度亦如之日月之行有離合陰陽之數有盈虛踦嬴二贊有其辭而无其畫故附之於養以象閏焉又曰冬至陽始於中以陽氣潛萌於黄宮故曰中凡四日有踦而一變至於應而極陽極陰生上下相應故曰應夏至陰始於迎謂陽極而陰生故曰迎亦四日有踦而一變至於養而極養者處陽氣將復之會不可無所養也陽無間斷之時亦無驟生之理故貴乎養盈天地之間者一陰陽消長之機故元曰陽不極則陰不萌陰不極則陽不芽此元之所以準易也又按邵子嘗作正元所以正大元之未正也元有十二卷正元則以九天分爲九卷元有八十一首正元則以九首各爲一卷元九首僅以配土正元則以水火木金土隨次序而品第之至於象工象元象示象盈象器象亦象坐象光象幽之類無非正救大元而爲子雲鑽皮出羽者也又按大元始於中終於養倣京房卦氣始於中孚終於頤卦氣之說本謬而法之何爲哉諸儒好異者往往推演其說而實無所用姑述其大要以俟稽古者擇焉

潛虛

司馬温公作潛虗自序曰萬物皆祖於虗生於氣氣以成體體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虛者物之府也氣者生之戶也體者質之基也性者神之賦也名者事之分也行者人之務也命者時之遇也

司馬公之作潛虗也自謂元以準易虗以準元故後人以虛與元同論易之作則由大極兩儀四象八卦以至於六十四元之作則由三方九州二十七部以至於八十一家而有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虗之作始於五行以天之中數五五而乘之爲二十有五以地之中數五六而乘之爲三十合而爲五十五故有五十五行三百六十四變易有彖象之類而元則首以準彖測以準象文以準文言繫辭則以攡瑩掜圖告準之說卦則以告數準之序卦雜卦則又以衝錯分準之虗則行以準卦變解命準彖象氣體名性四圖又有倣於邵子之數圖易之畫加六位自下而上順陰陽生生之序也元之畫布四重自上而下取尊卑相統之義也虗之畫分左右自左至右取主客相對之象也易之卦有六爻自初至上陰陽九六互居之元之首有九贊則曰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上九虗之行有七變則曰初二三四五六上易則或以當位不當位爲吉凶或以

有應元應爲吉凶元則以三百五十四贊當晝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爲吉夜爲凶而吉凶之中又自分輕重虛則七變之間有吉凶臧否平五者之異所謂平者在吉凶臧否之間也易體數八而用數六元體數四而用數九虛體數十而用數七八者天之體數也四者地之體數也十者天地之足數也易之蓍策本乎大衍而虛其一元之蓍策本乎天地而虛其三虛之蓍策本乎五行而虛其五故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合而計之凡三百有六十以當期之日衍而積之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當萬物之數此易之蓍所以用四十有九也天之數十有八合而計之凡三十有六以律七百二十九贊衍而積之凡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以當歲之日此　之蓍所以用三千三也五行相乘得二十有五又以三才相乘得七十有五以占五十五名衍而積之凡三千八百五十策以成變化之用此虛之蓍所以用七十也分而爲二掛一於指揲之以四歸奇於扐此則易之揲法也先掛其一半分其餘揲之以三并餘於扐此則元之揲法也分而爲二右掛左一揲之以十歸餘於扐再分揲右皆如左法此則虛之揲法也七八爲元變九六爲有變此易之占法也旦竝用經夕竝用緯休則逢陽星時數從客咎則逢陰星時數辭違此則元之占法也左爲主右爲客先主後客者陽先客後主者陰陽則用其顯陰則用其幽此則虛之占法也易始於乾則以萬物之資始所謂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是也終於未濟則以變故之不可測所謂易不可窮故以未濟終焉是也元始於中則以一元之氣所由基所謂一氣潛萌於黃鍾信無不在其中是也終於養則以一歲之氣所由復所謂冬至之氣起於元是也夫元虛之配於易者大畧如此然朱子嘗言易道惟變所適不可爲典要而大元以晝爲吉以夜爲凶則乃死法也又言潛虛之數用五如今之筭位其直一畫則爲五下一畫則爲六橫二畫則爲七與大元皆補湊之書也又按朱子爲潛虛題辭言溫公晚著此書未竟而薨故其書未完全州本首尾完具者乃贗本也

皇極經世

邵子著皇極經世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造化之生成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參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訖于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言曰天有陰陽陰陽之中又各有陰陽故有大少大陽日大陰月少陽星少陰辰爲天之四象暑寒晝夜天之所變也性情形體物所感於天之變也地有剛柔剛柔之中又各有剛柔故有大少大柔水大剛火少柔土少剛石爲地之四象雨風露雷地之所化也走飛草木物所應於地之化也人得天地之全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天地萬物皆陰陽剛柔之分人則兼備萬物故靈於萬物而參天地也

蔡氏曰皇極經世書命數定象自爲一家古所未有學者所未見然亦本於易今以伏羲卦圖列之於前而以皇極經世䟽之於後天地之變有元會運世而人事之變亦有皇帝王霸元會運世有春夏秋冬爲生長收藏皇帝王霸有易詩書春秋爲道德功力天地之數窮于八八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之數極於

六十四也陽數以三十起者一月有三十日一世有三十年也陰數以十二起者一日有十二辰一歲有十二月也又曰一元之數即一歲之數一元有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也前六會爲息後六會爲消即一歲之自子至巳爲息自午至亥爲消開物於星之七十五猶歲之驚蟄也閉物於星之三百一十五猶歲之立冬也黃瑞節（廬陵貢士）曰堯之時在日甲月巳星癸辰申當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半以上爲六萬四千八百年之已往以下爲六萬四千八百年之方來是以謂之中數也又曰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絲毫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可得而數者即歲月日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月有三十日故歲與日之數三十一歲有十二月一日有十二辰故月與辰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毫之數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爲三百六十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八者之數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二百六十爲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分月有十二萬九千六百釐日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毫辰有十二萬九千六百絲皆天地之自然非假智營而力索也表明善（號婁山蹤川人）曰禹即位後八年得甲子初入午會迨元泰定甲子得六萬三千六十一歲

策要卷之六終

陝虎時路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長安趙展如中丞鑒定

儒先晤語

同邑後學余家鼎謹署

光緒
丙申
中冬
重刻

儒先晤語上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陔園
青陽鮑瑞華吉甫　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郊祀議上

王　炎

郊祀國之大事也先王之禮猶可以考之於經而諸儒異論者經之所著不同也蓋其不同者有四郊丘之制也天帝之號也天地分合之異也春冬時日之差也郊丘之不同者有三周官謂之圜丘（周官謂周禮）戴記謂之南郊又謂之

泰壇鄭康成之說曰祀昊天於圜丘謂之禘祀五帝於南郊謂之郊而泰壇無說康成之言非也兆於南以就陽位於郊故謂之郊夫子嘗有是言矣王肅曰築丘以象天體是謂圜丘圜丘人所造也是謂泰壇兆於國南是謂南郊然則南郊也圜丘也泰壇也其名有三其實一也天帝之異有三曰昊天曰上帝曰五帝天洎五帝曰上帝孔安國之說也天爲昊天元天爲上帝五方之帝爲五帝鄭司農之說也孔鄭之說質之於經固已不合而鄭康成則又曰昊天上帝者天皇大帝也（天皇大帝星名在紫微垣中天極之畔康成指此爲昊天上帝）又曰五帝者始於青帝威靈仰終於黑帝汁光紀也（青帝威靈仰赤帝赤

（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此出緯書康成尊之謂卽太微垣中之五帝座五星云）以緯亂經雖不辯可以知其無稽蓋偏覆無外故以天名主宰造化故以帝名（程子曰以形體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言之謂之帝）在書言類於上帝而又言告於皇天在周官以爲禋祀昊天上帝知昊天上帝一而已矣是故詩書所載有皇天上帝之言有昊天上帝之言而周官始有五帝之名夫上帝至尊無二而有五帝何也上帝天帝也五帝五人帝也何以知之以周禮知之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氊案朝日祀五帝則張次上帝在朝日之上五帝在朝日之下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一也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郊兆於四類之先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二也司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旣言上帝又言五帝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三也呂不韋之月令嘗言帝矣春則大皡夏則炎帝秋則少皡冬則顓頊夏秋之交則黃帝不以五帝爲天帝也魏相之奏亦詳言五帝矣太皡乘震炎帝乘離黃帝乘坤少皡乘兌顓頊乘坎亦不以五帝爲天帝也皆五人帝而已其說必有所從受也古之祭天主於上帝其配以祖周公旣成洛邑用牲於郊牛二其一帝牛其一稷牛（洛誥牛二當以此說爲是）夫禮減則嚴嚴則敬是故事天所以報本尊祖故以配天嚴敬之義也合上帝與五帝而謂之六天則近於誣矣天地分合之義先儒考於經者未審也春秋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此公羊傳文）隆殺固有辨焉猶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可以祭母父尊故也（此祭母者庶子之生母也若嫡母則亦惟宗子祭之）天子祭父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土天尊故也（此祭土者亦其本國之社若大社亦惟天子主之也）古之祭地者有社稷又有大社大社又謂之冢土未有北郊方丘之名也（此卽胡氏無北郊之說朱子亦以爲然）社祭土主陰氣也祭帝於郊以定天位祀社於國以列地利而子思曰郊社之禮以事上帝明地不可與天相並尊天之義也周官論國之神位左祖右社此王社也澤中方丘此冢土也此古人所謂大社也書謂之冢土禮謂之方丘而戴記謂之泰折折則方矣其名有三其實亦一也至漢匡衡乃有南北郊之說則失先王尊天親地之意矣新莽始有天地合祭祖妣並配之說則失先王之意益甚矣雖然新莽之說因周頌之言而失之也（因說周頌者之失而失之耳）周官夏日至祀地於方丘冬日至祀天於圜丘此天地分祀之證也夫春夏祈穀其詩爲噫嘻祈有二祭而所歌者噫嘻一詩也秋冬報其詩爲豐年報有二祭而所歌者豐年一詩也昊天有成命之詩可歌以祭天豈不可歌以祭地乎（此皆仍詩序舊說而傻溪之意以爲詩二用也）以先王之行事質之武王東伐告於皇天后土矣告于皇天卽類於上帝是也告於后土卽

宜於冢土是也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一也周公之祭於洛邑丁巳用牲於郊戊午社於新邑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二也以武王周公之行事而求其制禮之意則天地未嘗合祭無疑矣冬春時日之異則戴記之言失之也其言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而繼之以卜郊夫日至而郊周禮也卜日用辛魯禮也雜周魯之禮兼記之而郊之時日紊矣蓋周人之郊有二皆無所用卜日至而郊報本之郊也故其禮行於一陽之初復啓蟄而郊祈穀之郊也故其禮行於農事之將興制禮之意坦然易明戴記言周之始郊正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吾是以知其合周魯之郊而紊其時日也諸儒異論爲禮經之蠹者多矣去其異論之蠹而究禮經之正經雖殘缺禮意則固可知也已

敍　按郊祀非一有日至圜丘之郊有孟春祈穀之郊周人皆配以稷配以稷者一以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一則恐己之精誠不足以假天帝故藉其祖之德合於天而精神在帝左右者以通之祖孫則一氣矣傳所謂介紹之義也圜丘之郊即南郊泰壇周禮及戴記皆有可考孟春祈穀之郊春秋傳所云啓蟄而郊（古人驚蟄爲寅月中氣雨水爲卯月節氣故啓蟄而郊即孟春祈穀之候也至唐李淳風始兩易之以雨水爲正月中以驚蟄爲二月節與古異矣）魯無圜丘之郊而有祈穀之郊杜預説是也外此有四時迎氣於郊迎春而祀太皡牲玉用蒼迎夏而祀炎帝牲玉用赤并中央土配以黃帝牲玉用黃迎秋而祀少皡牲玉用白迎冬而祀顓頊牲玉用黑此即周禮所謂兆五帝於四郊而月令之文亦可證也鄭康成以圜丘爲禘以祭上帝於南郊爲郊以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而有威靈仰赤熛怒五者之號（圜丘爲禘者謂周以火德火生於木則以威靈仰爲本生之帝而以祖后稷配之此附會大傳王者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文也祭上帝於南郊爲郊者謂祀天皇大帝之星也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者謂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祭五帝五神於明堂則以文王武王配也說者又云祀五天帝則以文王配祀五人帝則以武王配）此皆以緯亂經瀆亂不經之甚但迎氣於四郊四時五氣皆莫非天行故合之則曰昊天上帝分行四時則別之曰五帝上帝五帝不必六天而迎氣四郊或以古之人帝配亦如稷之配圜丘焉抑五人帝之精神在天是即亦可謂之天帝似不必云五帝非天帝也若威靈仰之號則誣矣有高禖求子之郊此即玄鳥至之日以太牢配高禖蓋亦配以太皡而祀於東郊也（高禖亦曰郊禖）有龍見而雩之郊主用盛樂其配蓋以炎帝魯亦行之春秋書大雩僭也又季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於明堂屋下不得言郊（明堂之祀周公以義起其配只是以文王其祀只是上帝不必五帝武王諸家）

（之說亂之）又外此則天子將出類於上帝（亦以郊禮行之故謂之類）巡狩柴於方岳是皆有事於天然非歲徧之常祀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據記文當是云周始有天下而行圜丘郊禮時適以辛日冬至故其後遂沿以辛日郊祀耳王肅以始郊爲子月圜丘之郊對寅月祈穀之郊言故曰始而以用辛取陽新用事之義說亦可通鄭康成則以迎長日之至爲周郊以用辛爲據魯郊言而謂迎長日之至爲建寅之月月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故寅月迎之魯郊以冬至之月示先有事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衰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也康成以圜丘爲禘以寅月之郊爲郊爲說故如此然迂曲甚矣今按春秋書魯郊日亦用辛而多在四月（建卯之月後時故也）未見有書正月郊者（周正月子月也）（冬至之月也）惟宣公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此牛口之傷在子月非郊在子月也（帝牛必在滌三月故子月已定其爲郊牛也）然則魯有祈穀之郊無日至之郊杜預之說爲是公穀說經事迹多不足據康成之說大謬不然而王肅之說亦未詳也禮無北郊之文朱子亦以胡氏之說爲是然北郊不見於經而方丘泰折則於周禮祭法見之社主陰氣則於國北爲宜其不言北郊不與南郊相對則或者如雙溪

所云尊天親地之意不使地得與天相並云矣但雙溪云大社又謂之冢土又引記言祀社於國則雙溪意似謂大社在國而不在郊但不知王社在庫門之右矣此大社又在國中何處愚按詩云乃立皋門皋門有抗乃立應門應門將將乃立冢土戎醜攸行以門社並言則門右之社亦曰冢土不必大社名冢土又方丘在澤中又名方澤則大社方圻固當在國北而非在國中也（大社之說詳見下篇）天地定是不合祭朱子亦已言之一則尊天親地一則地原不足與天對（地體甚小其在天中如廣堂一粟耳又天母地亦自人言之而已）先王立義自有甚精新莽不足言明太祖亦師心自用而合祭天地皆失先王之意也噫嘻豐年二詩序說以爲春夏祈秋冬報今讀噫嘻之詩則絕不見有祈神之意豐年之詩則可以言報然在禮有祈穀之郊而不聞祈穀於地以言春社則亦可而詩非祈社之辭若秋報則有報於方社又未聞報祭於天秋祀明堂以宗文王非徒以報農事且有我將之頌不必又以豐年也昊天有成命爲祭成王之詩辭義甚明而序說以爲禘大祖諦說有二一以圜丘爲禘則詩不及后稷一以喪畢禘於文王則事不及於天展轉求之皆無足據雙溪乃沿圜丘之說爲言而謂可歌以祭天亦可歌以祭地

則擇之未精矣（雙溪與朱子雖同時同邑而實未遊朱子之門故說詩只仍舊說不考者謂雙溪親炙於朱子則失之矣）至若尊天親地尊父親母之說則吾重有感焉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人道知有父矣而情每暱於母故先王之禮教人以尊父尊無二上所以別人倫於禽獸也是故爲父服斬衰三年父在子爲母服止於齊衰期年父没則得爲母服齊衰三年婦人夫死則從子教令不出閨門凡所以異人於禽獸而使之知族屬也自唐開元之制始亂先王舊法無問父之存没喪母皆以三年卽此一端已使人昧於尊父後世山野愚民且有重母而輕父者禮之日亡也可慨也已

郊祀議下

王炎

郊丘之辨有三圜丘以事上帝方丘以事地祇四郊以事五帝圜丘謂之南郊方丘不謂之北郊何也因禮而處其當然者義也因義而制其節文者禮也苟無節文不足以爲禮是故祭地之位戴記謂之泰折周官謂之方丘詩書謂之冢土而正其名曰大社不曰北郊所以定天地之尊卑也記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而公羊氏亦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諸侯既有社矣謂之祭土不謂之祭地何也吾於孔安國韓嬰之言有證也天子封土五色以立大社其命諸侯惟以方色之土予之使歸而立社則諸侯之國有社而無五土之大社等級有間以方色之土立社（社當是祭法所謂國社其右社稷之社則曰侯社也）是諸侯可以謂之祭社可以謂之祭土不可以謂之祭地而天子祭天謂之南郊其祭地不謂之北郊皆所以謹禮之節文也夫子曰禮者義之實也祭天於郊南面陽也祭地於社北面陰也（按此南面北面當以壇位言圜丘南面天子北面祭之方丘北面天子南面祭之祭社之禮記曰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祭社南鄉則祀天北鄉可知也）天尊地卑王者父天母地不敢悖尊卑之大義也漢儒記禮之言曰祭帝於郊以定天位祀社於國以列地利以帝對社則社主於祭地其證一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殖以郊對社則社主於祭地其證

二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此主大社言然社皆不屋惟亳社屋之）夫社壇而不屋謂之達天地之氣則社主於祭地其證三也天神莫尊於上帝地祇莫尊於后土是故祀天於郊所以事上帝也祀地於社所以事后土也而鄭康成則曰方丘所祭神在崑崙者也（謂天下之山莫高於崑崙故以配天皇大帝）北丘所祭神州地祇也（神州謂中國此以配五帝座）甚矣其說之不經也若夫四郊之祀五帝亦謂之郊則與祀后土者有異義焉天地相配疑於相敵五帝貴於百神而降於大祇是故祭地不命曰北郊嫌也祀五帝命曰四郊無嫌也故禮經之言上帝者皆天也其言五帝皆人帝也記曰天子祭天

地祭四方諸侯方祀祭四方則祀五帝於四郊是也方祀則祀五神之在其方者也（五神謂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也此論未的）郊丘之義天神地祇人鬼之等於經皆有見焉則先王之禮意猶存自鄭康成引緯亂經持詭說以汨正論而先王之禮遂晦而不明蓋漢儒之論經黨同伐異求伸其專門之說自世祖以來讖緯之學盛行是故何休假緯書以言春秋康成假緯書以言禮皆欲因時君所好借緯爲重而求其說之勝也昔人固有知其失者矣王肅曰鄭氏之學行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蓋譏其以緯亂經也後世之言禮者考信於經合於經則得之不合於經則失之故吾之論郊祀詳於稽經而略於議史也

紡按祭法云天子有大社有王社諸侯有國社有侯社舊說謂大社爲庫門右之社王社爲籍田中之社夫天子藉田千畝不過十夫之田而犆立之社其不然矣如雙溪說則封土五色之社爲大社此大社卽泰圻方丘之社卽王社也侯之國社卽受土於天子者亦當別在然則此社當在北方澤中而非庫門右之社其庫門右國北而庫門右之社謂之侯社此於孔氏韓氏之說有可推而於義爲長矣近世萬充宗亦謂大社爲北郊方澤之社此與圜丘對者夏至祭之所以主率土之地祇

也王社爲庫門右之社此與稷並者所以祭畿內之土穀也按禮籍散亡事難的據然如以大社對圜丘則凡周禮所云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此將幣爲禮者）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此執以爲贄者）凡天地對言者皆大社之禮也若乃祭社稷則血祭而已絺冕而已此不得與天對可知大宗伯言禋祀昊天上帝而不言祭后土舉概言之文有不具也至方圻之卽北郊則無復可疑鄭康成謂夏日至祭崑崙之神於方澤曰禘夏正祭神州地祇於北郊曰郊（夏正謂建寅之月）是天有二天地有二地天地各有郊有禘其謬亂不經甚矣獨是北郊二字不見於經而方丘究當是在國北朱子取胡五峯無北郊之說愚鄉頗疑之及細思之則北郊卽方圻大社五峯所言無北郊者對康成之說而言謂無夏正祭神州於北郊之禮耳非謂夏日至不祭地祇於方圻也夏正有祈穀之郊無所謂北郊祭地祇也曰然則大社王社社可二乎曰父惟一尊母各有母猶嫡庶焉也社之配稷者何曰穀別於土猶穀之並五行爲六府也五土皆統於社（五土者山林邱陵墳衍原隰川澤也）百穀統之以稷康成分原隰之神爲稷非也祭社配以句龍祭稷配以柱以棄此亦介紹之義由先正治其事者以自通於其神也王肅直以

爲社祭句龍稷祭后稷則是未嘗祭土穀矣恐不然也且句龍貴神而置社通於士庶士庶之賤豈得以享句龍則以句龍后稷配者惟天子諸侯然也韓子曰鄉之賢者没而祭於社是則士庶所可行矣天子祭四方主天下百神也諸侯方祀祭其封內所當祭之神也此不必以五帝五神言之黨同伐異羣儒氣習類然讖緯興於西漢而光武好之是以東漢其學盛行人情務博而好怪故邵公康成皆浸淫於其說至謬經而不自覺謂其因時君所好而藉之爲重或未必然也康成尊信緯書固其所學之謬而考据典則是亦其長漢無康成禮經於今不可讀矣乃康成攻邵公而王肅又極詆康成是皆其黨同伐異之習康成以緯亂禮而王肅復以老亂易其相愈幾何後世論者且謂王何罪浮於桀紂矣君子各取其長則康成功亦多焉愚不欲深爲詆毁也

明堂論

王　炎

郊以事天廟以事祖三代之達禮也明堂以享帝則非郊以享親則非廟夏商所未有也而周始爲之故孔子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武王之伐商而歸也祀明堂以教民知孝其禮行於朝覲耕藉養老之先而嚴父配天之義夫子不屬之武王而屬之

周公者蓋明堂之禮武王主其事而行之其制度則周公明其義而爲之也夫義者禮之質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周公達於義者也其在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之樂章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尊祖以明有本此百世所不變者也而周之王業實成於文王夫易始於乾坤以定君臣之分則北面士商者文王之心文王非有意於王天下也雖然詩之國風始於關雎小雅始於鹿鳴大雅始於文王頌始清廟皆文王之詩也關雎有王者之化鹿鳴有王者之政文王則受命作周矣頌始於清廟則盛德有百世之祀矣（此皆約詩序之意爲言然亦膚矣）武王之伐商也誓於孟津誓於牧野其伐商而歸也告於羣后無不以文王爲言則王業成於武王而所以成之者文王也配天於郊則不可以貳太祖之尊烝嘗於廟則不足以明文王之德是故宗祀明堂以配上帝此義之所當然禮之所從起而非厚於其禰也知此則周公制禮之義明矣所可疑者明堂之制度也考工記固嘗言之矣夏有世室宗廟之制也殷有重屋路寢之制也而周有明堂其制一堂而五室鄭康成曰或舉宗廟或舉路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康成之言固不足證而考工所記亦未可盡信也其未可盡信者何也若有堂室而無壇

墠則嚴父配天當在宮室之中矣先王之禮非特禋祀上帝於郊丘也祀日月星辰祀四郊祀方望山川皆壇而不屋漢文帝作廟以祀五帝於渭陽夫五帝五人帝也祀之於廟人且議其非禮況天帝之尊乃卽宮室行事而謂周公爲之乎故曰考工所記未可以盡信也夫考工記先古書也且難以盡信則諸家之異說紛然從可知矣是故莫若求之於經夫傳記有之經無之不得已而從傳記可也傳記有之經亦有之舍傳記而從經可也舍經而從傳記可乎哉此理至易曉也二禮周公之經也周官司儀將合諸侯則爲壇三成宮旁一門此明堂之說也然畧而未詳

（此亦雙溪臆斷耳周禮未嘗指此爲明堂也）儀禮所載則詳矣諸侯覲於天子爲宮四門爲壇其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而設六玉焉上圭下璧祀帝也圭璋琥璜祀四方也（按儀禮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方明者木也謂以木爲神主也青赤白黑玄黃木主之色也六玉以禮方明亦從其方之色上謂天神也下謂地祇也）於是拜日禮月祭天燔柴此卽明堂之壇而祀神以爲盟也（儀禮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按拜日於東門外始至而拜之也蓋以旦行事日始出東方故先於東門外拜之乃反祀方明於壇而復禮日於南門外禮月及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其禮於天則燔柴於山邱陵則升升蓋庪縣之也於川則沈於地則瘞也上文未言天地此未言日月蓋錯舉爲言文有不具耳其祭天地蓋於壇上其禮日月蓋亦實柴也康成謂祭天卽是祭日祭地卽是祭月非也戴記言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亦非也按此皆就一日之內行事其祭也告之而已非必如郊社之祭也康成謂春則拜日於東門外夏則禮日於南門外秋則禮月四瀆於北門外冬則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及隨四時而爲壇各於其方其說蓋皆非也此會同之壇在王畿則蓋於國之南其或別於郊地則隨其所在耳其制亦畧倣明堂然必非明堂也）既盟王設几卽席諸侯之駕不入王門奠圭繅上此則明堂之宮而明序諸侯以爲朝會也（按儀禮自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以下乃時會殷同之禮而附之於覲禮之後者非秋覲正禮也其篇末云凡俟於東箱偏駕不入王門奠圭於繅上則覲禮之記文所以補前經之未及言者非承會同之禮言也雙溪直以此承祀神爲盟之後而謂此則明堂之宮明序諸侯以爲朝會是亦失之矣且會盟之禮要必先朝會而後盟必無先盟而後朝會之理）其盟會詔於明神是故謂之明堂鄭康成曰王巡

守至於方岳諸侯來會亦爲此宮以見之（康成此說亦未是而雙溪反據之）康成雖知方岳之爲此宮而不知此宮之爲明堂是說也吾於孟子有證焉齊國於泰山之下者也宣王之時明堂尚存趙岐曰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也是說也吾於班史有證焉漢武帝之東封也泰山東北址有古時明堂處則宮壇不存而其址猶在也雖然鄭康成趙臺卿知時會殷同之有明堂而未能明夫所以朝諸侯祀五帝之義也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卽其壇而祀之輔成王負扆以朝諸侯蓋卽其宮而朝之由此言之明堂制度與其禮典曉然如指掌可以決千載之

疑議擯諸家之異說矣夫諸家之說不一皆臆度而意之也是故或失之誣或失之譎或失之陋或失之侈或失之雜皆非所以論周公之典禮也呂不韋之月令南有明堂左右有个與月遷徙以視朝而布政此失之誣者也大戴之記上圓下方九室每室四戶八牖元譚新論又從而廣之以爲有四闥以法四時十二坐以法十二月此失之侈者也蔡邕所論又以大廟靈臺辟雍合爲一區此失之雜者也晏子春秋所傳茅茨蒿柱則陋而不中禮其公玉帶所圖複道層樓則詭而不經折之以二禮其說蓋不攻而自破也大抵聖人之禮必有大經而寓於度數則有節文大經本也議禮者之所當重節文末也議禮者之所可輕明堂之禮下則以朝諸侯上則以事上帝大經存焉若夫壇墠之有崇卑堂室之有廣狹區區節文之末酌其宜而爲之雖或異於古何病焉自漢以來儒者之議明堂至今不決而欲考禮經殘闕之文斷以臆見則僭矣雖然漢儒所傳不敢盡誣以爲非亦不可盡信以爲是故詳其義於禮經而折衷焉所以不避其僭也

紱按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畿內之明堂則於國之南郊嚮明而治之義也吉月天子視朔則臨之其或天子新免喪未能巡守而六服畢朝則於此敷政教焉季秋

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則亦於此祀之其方岳之下各有明堂則各於其方岳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明王業所本雙溪所云周公以義起之者其析義也精而深得聖人之意矣顧享帝用犢而宗祀以太牢享帝及日月星辰四望之類皆於郊壇而明堂享帝於屋下此若不能無疑然朱子言之矣曰祀於郊野以神事之則曰天祀於明堂屋中以人禮享之則曰帝紱按郊配以稷后稷遠矣配以遠祖遠而尊之則不敢褻故於郊宗祀配以文王文王禰也配之以禰引而親之如事人焉故不妨於屋中是亦禮以義起非若南郊之定天位爲有常者也廟以事先而或於明堂郊以事天而或於屋下亦惟其義耳若漢文帝作五帝廟於渭陽此則將爲常祀以外神而廟之故不免非禮之譏若明堂豈上帝廟哉又明堂宗祀只是以享上帝無所謂方明不祭及五帝我將之詩孔子孝經之言皆可以證康成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配以文王曰宗祀賈疏又有以文王配五天帝（威靈仰五者）以武王配五人帝（太皞五者）則是皆誣妄也享以季秋者冬至一陽之始故配以稷季秋萬物之成故配以文王文王王業之成也嚴父配天自周公言之耳或謂後王享帝皆配以禰則亦非也配天配帝皆必

其祖禰之功德足以合天非徒私其祖禰之謂典祀無豐於昵況士夫而概以冬至祭始祖季秋祭禰則亦非矣（程子云冬至祭始祖季秋祭禰朱子初亦嘗依行之後以爲近僭乃止不行）至若明堂之制則考工記云一堂五室鄭康成謂宗廟路寢明堂同制月令則東爲青陽南爲明堂西爲總章北爲玄堂中爲太廟太室其四方各有左右个天子隨十二月之方位而居焉蔡伯喈又以太廟靈臺辟雍合爲一區大戴禮云上圓下方九室每室四戸八牖元譚又謂四闥以法四時十二坐以法十二月按月令及大戴九室之說葢本諸洛書井田同法朱子亦嘗取之康成主五室之說謂宗廟路寢同制每月則聽朔於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皇侃謂路寢亦有四門夫路寢嚮明而治且歷五門而後及路寢則路寢安得而有四門哉（五門謂天子皋門庫門雉門應門而後及路門也）月令秦儒所擬而未行之禮其四時改易車服居處皆不必然不可以證周禮然月令所云居者葢亦謂聽朔之時居於此門中耳（此門指青陽明堂左个右个之類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中）豈必處一門以終月哉宗廟路寢明堂同制之說其必不然而靈臺辟雍亦必非一處也五室之說近儒又或以五小寢當之（五小寢在路寢內階之後其中一區東西各二區葢皆並列南嚮乃天子燕息之所記所云公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者是也）夫小寢卽

安之所魯僖公薨於小寢君子少之又豈天子而可每一時居一小寢哉顧考工記先古之書而月令秦先之儒者所著制度當非盡無考（愚）謂考工記之五室卽月令大戴禮之九室葢舉五方之正而言則曰五統四隅之偏而言則有九明堂九區區各有堂有室其堂則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太室其五室則堂各有室以五言之則左右个其東西堂左右个之室當東西房及東西夾室而室亦堂室之總名故九區可言五室其四隅則謂之个五不害其爲九也其九室則又彼此相通是四時爲循環焉四方達嚮是以每室有四戸八牖（四戸一通於太室一通於堂其左右通於左右其太室則北通於元堂之室而前亦有堂其左右个之室則曲折相通其八牖則所謂達嚮也）大戴及元譚之說亦不徒侈談也然則明堂之制亦可以不必他求矣若王雙溪以司儀合諸侯之壇位爲明堂則又不然雙溪之疑亦謂明堂無屋享帝不當於屋中耳夫享帝以人禮一時之宜而司儀及覲禮之爲壇乃以謂之明堂則經傳皆無明文可指周禮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者天子將有征伐會盟之事則非時特命諸侯使來會焉殷見者五年而五服已徧見矣其第六年則天子不巡守而五服諸侯皆來會於天子又六年則五服又徧見而王乃時巡也時見殷見非朝

宗覲遇之常故皆特爲壇以命事以發政令焉與南郊及四岳之明堂皆無與也且爲壇云者則及時而爲之非若明堂之有定所其時巡方岳則柴望秩祀之後方且輯瑞合瑁協時月定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太師陳詩司市納價考諸侯之治以大明慶讓焉此非有室屋則豈壇墠之間之所能卒事歟餘若晏子茅茨蒿柱之說則與墨氏同流公玉帶複道層樓之圖則詭投人主之志其皆妄所不待言蔡邕以合之靈臺辟雍吳草廬謂宗祀明堂明堂卽文王之廟此又皆因康成太廟路寢明堂同制之說而誤之者也雙溪又曰大經

本也議禮者之所當重節文末也議禮者之所可輕（可亦或可之辭）若夫墠壇之有崇卑堂室之有廣狹酌其宜而爲之雖或異於古何病焉則旨哉斯言可以爲議禮法矣至若祭外神之壇而不屋則（愚）又深有感焉古者祭天神以實柴燔燎祭地祇以血祭霾沈祭山川則或庪或沈惟享其先則有宗廟是皆格之以其類義至精也後世則五帝有廟焉五嶽四瀆皆有廟焉後世之稍有功德於民者亦皆立之廟焉於是淫祠徧天下不可勝數以天帝嶽瀆則非廟所可居以人鬼則不享非類淫祠徧天下而九黎之亂德復興神姦作矣竊謂淫祠之當毀雖吳泰伯伍員之廟亦宜在毀中其果有功德當祀者則官其賢子孫使主祀之可也然第非所語於明堂之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也

禘祫辨

王炎

禘祫宗廟之大事也祫者合也禘者諦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故謂之祫此公穀二氏所傳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以審諦昭穆是故謂之禘此戴氏所記也（按大傳言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請於君干祫及其高祖亦未嘗有審諦之文禘以審諦昭穆此漢儒說禮之說而誤自此始矣）周官大宗伯掌邦禮禘祫無

見焉然六享之目一曰肆獻祼二曰饋食二者在時祭之上卽爲禘祫無疑矣鄭康成之傳禮其論禘祫甚詳而有四失焉其亂禮之經者有一其失禮之節者有三祭法記四代之禘虞夏皆禘黃帝商周皆禘帝嚳所記雖未必皆是而禘固宗廟之事也康成則曰周頌雝之禘祀文王也商頌長發之大禘祭天圜丘而配以太祖也出一己之臆談汩郊廟之定制所謂亂禮之經者此也（雝及長發小序皆以爲禘祭之詩康成說壹尊小序而雜據緯書是以附會失之也）旣虞而升祔謂之祫事（儀禮祝辭曰哀薦祫事）與大事之祫實異而名同祥禫而後禘以定昭穆之叙（雙溪所論禘主意指此）禘而後祫其先後不可易置（此祫謂大祫也）康成

乃以升祔祫事爲證言先祫而後禘此失禮之節者一也（禘祫先後亦無確據）禘祫之祭廟祧之主咸在然祫則太祖東嚮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嚮而太祖南嚮配之（凡室中上西以東嚮爲尊位也）祫大於時祭禘大於祫明矣康成乃謂禘小而祫大此失禮之節者二也（康成所謂禘者有二一以冬至圜丘祭本生之天帝而配以祖爲禘以祥禫而奉新主於廟則諦視昭穆是亦爲禘其所謂禘小而祫大者以諦視昭穆之禘爲小於祫祭也）祫非不酌祼也而以食爲主故周官饋食又謂之朝享是以知其爲祫禘非不薦食也而以祼爲主故周官肆獻祼又謂之追享以是知其爲禘（饋食肆獻祼周禮大宗伯文追享朝享周禮司尊彝文此所引所辨皆確乎可據者）康成乃以肆獻祼爲祫以饋食爲禘此失禮之節者三也

（惟其以肆獻爲祫以饋食爲禘故言祫大而禘小也）去此四失禘祫之禮正矣然則捨康成之失議禘祫可以無疑乎自漢以來諸儒異論其不可不辨者猶有三焉天子有祫有禘諸侯有祫無禘一疑也（此全不必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二疑也（此亦不足疑）祫禮行於三時禘禮行於孟夏三疑也（此以時祫混之故也）夫祫祭太祖東嚮則天子諸侯之禮同禘非常之祭也諸侯止於及其太祖而王者及其祖之所自出則隆殺有辨而曰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此因大傳不王不禘之說而失之也國語言荒服終王此蕃國世一見者顏師古釋之曰新王卽位乃來助祭此乃禘祭之時非是則不禘故喪服小記

論虞祔祥禫之祭而及於不王不禘則天子新卽位而後禘其義甚明（此解不王不禘是雙溪意見所主在）而謂天子有禘諸侯無禘不已疏乎此不可不正其誤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此公羊五年再殷祭之說也公羊盖失之矣而韋玄成乃爲之說曰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禮緯因之張純又爲之說曰三年一閏天道之小成五年再閏天道之大成以是爲禘祫之節康成又因之且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祫太祖禘於羣廟自後五年而再殷祭其說益以乖異不同夫新主入廟乃禘祭以諦視昭穆既入廟則昭穆定矣何庸諦視而謂五年一禘一祫乎此又不可不明其失也禘之

時月經無明文而戴記則曰天子礿犆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春祠夏禴周禮也春礿夏禘殷禮也（記無此文此乃說記者臆度之文耳）文獻不足夫子不能討論夏商之禮漢儒何從而知之乎是以知其說之不足證也張純曰禘以四月取純陽之在上祫以十月取百物之皆備其說未爲皆得也春夏難爲備物禴祠之禮薄蓋不可以祫於斯時而秋薦新故謂之嘗冬備物故謂之烝祫於秋冬夫豈不可安用必以十月乎若夫禘禮取四月之純陽則失之矣明堂位記魯禮季夏六月禘於太廟鄭康成從而遷就其說曰周六月夏四月也則尤失之矣春秋書禘

於莊公則以五月禘於太廟則以秋月未聞其必用四月也蓋禘行於祥禫之後祥禫既無定時則禘禮亦無定月此又不可不明其失也議禮者不能正其誤明其失故自漢至唐禘祫不合於聖人之經顏炎卿曰禘祫懿祖東嚮而太祖以下列於昭穆則禘祫無辨非經也韋武曰祫宜獻祖東嚮禘宜太祖東嚮則以禘爲祫以祫爲禘尤非經也經文固殘缺矣其意猶可考也而諸儒汨之輯諸儒之論而用經以折衷其是非此王所以著辨之意也

（紱）按禘祭之說不一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則是禘固王者之大祭文義固甚明也王制則以禘爲時祭之一而曰天子礿犆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說者推之以爲殷禮然祭法國語皆以禘郊祖宗並言而虞夏皆禘黃帝殷周皆禘嚳則是自虞以至於周皆以禘爲大祭必不以時祭混於大祭而皆名禘矣蓋祠春禴夏嘗秋烝冬時祭之名備於周禮而天保之詩亦一言及之乃周禮方出而武帝藏之祕府漢儒皆未得見餘若詩書及春秋所記則多言烝嘗罕及祠禴（蓋以祠禴祭薄不備禮而嘗烝爲重故也）又禘祭亦行之於夏因失所考而遂以禘爲夏祭之名東漢則及見周禮矣而礿禘嘗烝與祠禴嘗烝

之言不合則又不正其誤而附會之以推之爲殷時祭名又中庸以禘嘗並稱而祭義遂訛言春禘秋嘗皆輾轉相承之謬誤也禘爲王者大祭而鄭康成附會緯書以言禮則其說又有二焉一則以冬至圜丘之禮爲大禘而以感靈仰爲本生之帝（此亦附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之文）一則謂三年喪畢奉新主於廟因遷廟而殷祭以諦視昭穆云也（此則因春秋閔公二年吉禘於莊公及公羊氏之說而附之）以圜丘爲禘此其謬人皆知之矣至諦視昭穆之說則亦不然夫文穆武昭昭穆世次自有其常入廟迭遷何勞諦視且諦視昭穆則祫祀可矣亦何勞更及於太祖所自出之帝（雙溪獨主爲言此已微駁之）春秋閔公二年吉禘於莊公此公未免喪而以吉禮行事又不敢於太廟而卽莊公之寢宮以迎主祭之焉是非禮之大者故春秋書之以示譏也若喪畢殷祭則不必書吉殷祭諦視昭穆則必其於廟而不於莊公矣若夫諦視昭穆之說則蓋起於卒哭而升祔之時蓋升祔必以其昭穆而王父之主東嚮新主南嚮祔之有似於禘而因訛之禘名非喪畢之殷祭也禘祫之名不見於周禮而大宗伯肆獻祼饋食二條在時祭之上司尊彝又有四時之間祭追享朝享蓋肆獻祼追享卽禘饋食朝享卽祫以禘禮追祭太祖所自出之

帝祀之於始祖之廟故謂之追享而其禮以獻祼爲重故謂之肆獻祼以祫禮合毀廟羣廟之主皆朝於太祖而合食焉故謂之朝享而其禮以饋食爲主故又謂之饋食王雙溪曰禘非不薦食也而以祼爲主祫非不酌祼也而以食爲主其說蓋得之矣禘之所以重獻祼者追祭太祖之所自出紹小宗於大宗之統其禮主於尊嚴而非飮食之義故饋食輕而獻祼重以假神也祫之所以重饋食者合羣祧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亦猶族食之志其禮主於親愛而廟主旣多則獻祼或不能徧及則饋食爲主以追養也禮嚴則愛隱故廟主多則禮

宜簡禮雜則敬分故追祭太祖之所自出則禮宜嚴由是言之則禘祭不陳羣廟祧廟之主而專其敬於太祖所自出之帝如郊祀則亦宜不及日月星辰而專其敬於天同一嚴之至也禘謂之追享追享者追祭太祖之所自出之帝而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則不得追享太祖之所自出不追享太祖之所自出卽所謂不王不禘是則天子有禘而諸侯無禘其義明矣鄭康成乃以肆獻祼爲祫饋食爲禘以告朔之類爲四時之閒祭又言祫大禘小又言魯禮三年喪畢而祫太祖禘於羣廟是因支離失之王雙溪主諦視昭穆之說則謂天子之禘追祭太祖所自出而諸侯之禘只及於太祖（其辨已見前）又引國語荒服終王及顏師古說以爲新王卽位乃來助祭此乃禘祭之時非是則不禘以是解大傳之所云不王不禘此微獨文義迂曲而終一王之世只一行禘祭且因荒服之來王而舉行之尤必無此理也大傳言不王則不禘惟王者乃禘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此則正以解不王不禘之義而諸侯之不得有禘可知諸侯得及其太祖則太祖而下雖毀廟可有祫矣大夫士幷不得有祫惟大事省於其君乃干祫而亦止及其高祖言干祫者亦以足諸侯有祫之文

也文義固甚明無煩曲說矣三年五年之節及四月十月之候則禮經未有明文然周禮謂之間祭則其非常祭而間於時祭之間可知張純以一閏再閏協之亦於義爲可通明堂位言魯以季夏六月禘於太廟周六月則夏四月惟祫以十月則未有可徵要之亦爲近是魯禘或以五月或以秋此則先時後時如魯郊本當以三月（寅月）而每書在四月（卯月）乃當時之失禮非祥禫而後禘無定時也孔子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指其掌又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凡

此數說以廣之天下皆以見惟天子行之也皆以明魯之不當有禘也如以諦視昭穆爲義而諸侯皆得有禘則其義何以通諸天下如指其掌何以不欲觀又何以言非禮而歎魯衰乎若夫不王不禘之說則愚得而竊推其義焉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殷之祖契周之祖稷固皆帝嚳之後而封爲諸侯別子爲祖是以殷周祖契稷而不敢及帝嚳此以定天下尊卑之大分也及夫湯武既爲天子則天子得祖天子可以祭帝嚳矣然必無廢稷契而更祖帝嚳之理是以禘太祖於帝嚳以紹其統所以正大統於天下明有自也然猶不欲以數干於嫡而歲以爲常也故五年而一間祭之疏數之節宜然謹之至也正大統於天下而天下之大分明矣溯太祖之所自出而報本追遠之義深矣親而不瀆遠而不忘而仁孝誠敬之心至矣是其義足以正天下仁足以育天下而治天下不難此王者之事是豈諸侯所可干以亂天下之名分者哉若乃漢唐而下則或起自閭閻前無始封之祖上無可紹之宗雖不行禘祭焉可也然先王之禮則不可不講而明之以求其是也

周禮考

王炎

周官六典周公經治之法也秦人舉竹簡以畀炎火漢興

諸儒拾於煨燼之餘藏於巖穴之間其書已亡而幸存漢既除挾書之律武帝時六典始出帝不以爲善作十論七難以排之藏於祕府不立於學官其書雖存如亡夫天下之治不可無法猶之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六典之書備焉武帝之志欲馳騖於規矩準繩之外雖四代之書且以爲朴學而弗好其於周禮何有排論之宜矣東都諸儒知有周禮而其說不同以爲戰國陰謀之書何昭公也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者鄭康成也六官所掌綱正而目舉井井有條而詆之以爲戰國之陰謀休謬矣而康成以爲致太平之迹其說亦未然也治法至太平而大備而所以致太平者不專繫於法之詳也周公輔政管蔡流言不安於朝而之東都及鴟鴞之詩作金縢之書啓然後成王逆公以歸既歸之後征管蔡作洛邑遷殷民（遷殷民事卻在作洛邑之先細玩召誥洛誥多士諸篇可見）管蔡既平殷民既遷洛邑既成公則歸政於成王矣（以爲七年歸政於成王者仍明堂位篇七年而致政於成王之說也明堂位之說又因誤解洛誥朕復子明辟之言也竊按周公攝政只是因成王諒闇而百官總己以聽於家宰耳非爲成王幼不能踐阼之故也且周公方攝政而三叔流言矣三叔流言而周公東辟矣及成王逆公以歸則又武庚煽叛而周公承王命東征矣計七年之間周公未能以一日安於朝廷又安得有七年而後歸政成王之事乎洛誥曰朕復子明辟復猶白也猶大僕掌諸臣復逆之復也朕復子明辟者周公既營洛而以吉卜告王耳非至是而始歸政也凡先儒言此者每多仍漢儒舊說其亦未之審矣）當歸政之時成王涖政

之初淮夷猶未定也而況公未歸政管蔡未平殷民未遷洛邑未成雖有六典安得盡舉而行之成王卽政巡侯甸伐淮夷中外無事還歸在豐作周官之書以戒飭卿士大夫則周公之經制蓋施行於此時（周官一篇與周禮卻有稍不相同處然大規模則一）吾是以知六典之法至太平而後備非周公六典能致太平也夫爲治有定法天下無定時時異則法異雖堯舜禹相授以道法亦不能無損益也分畫九州堯之制也至舜則析爲十二州分命羲和堯之制也至夏則羲和合爲一官聖人察人情觀世變立法經治雖不可變亦不可泥古此周公之意也而讀周禮者至今不能無疑謂王畿不可以方千里也五服不可以分爲九也三等之國不可以斥大之爲五也井田之制積成爲同積邱爲縣都內外不容異制也或者見其可疑則曰周禮非周公之全書蓋漢儒以意易之者多矣漢儒之言周禮誠不能無失然亦不敢遽變其意也考之於經見其可疑舉而歸罪於漢儒豈得爲至論哉且夫禹之五服服五百里各指一面言之故東西相距而爲五千周之九服方五百里則以其方廣言之東西相距其地亦止於五千又何斥大封域之有（此本曾氏之說）且梁州之地職方所無周公豈不能復先王之故土而治之然而不在封域之內者務廣德不務廣地可知矣（此意好而事未然）言其斥大封域而爲九服者考之不詳之故也周之洛邑雖曰天地之中北近大河東西長而南北狹不可以規方千里然溫在今之河北（今在懷慶）下陽在今之河東（今在蒲州）皆畿內地不以河爲限也若曰洛在河南不能規方千里則商人之都在河北（此以都朝歌言之耳）邦畿千里何以見於商頌則言千里王畿之非實者亦考之未詳之故也井田之法凡九夫爲井皆以成田言之溝洫道塗不與焉內而鄉遂外而縣都其法一也然而鄉遂則自一井積之方十里爲成又自一成積之方百里爲同所以言鄉遂授田之數也在家邑則自一井積而爲邑爲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所以定公卿之采地也鄭康成不察內之成同外之邑都皆自一井積之見其廣狹不同而以爲井田異制又爲之說曰一甸之地旁加一里以爲成一都之地旁加十里以爲同此康成之誤有以汨經之文而遂疑先生井地之制不應內外異法此又考之不詳之過也（此條未是）若夫三等之國分爲五等則周公意蓋逆慮世變而求有以制之（此意殊不然）唐虞之世天下號爲萬國然强則肆弱則屈敵則爭於是迭相兼并至周之初宇內不過千八百國則嚮之萬國社稷邱墟十七八矣（朱子亦云然）周公於是欲分而爲五等自公而下所食之地少附庸之國多欲其以大比小

以小事大庶幾可以小大相維然必建國之時方定其地初非取先王已制之國盡從而更張之也蓋周公雖定六官之制亦度時措之宜而行之蓋有定其制而未行者矣亦有已行之而後世又隨時而變者矣定鼎郟鄏謂之建國以爲民極然成康未嘗都洛幽王之敗周始東徙此所謂定其制而未行者三等之國分爲五等法雖立而未行亦此意也（亦不盡未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穆王變爲祥刑凡三千條穆王去成王未遠也然不用周公之法呂刑一書夫子蓋有取焉（亦未必是取之）此所謂後世隨時而變者也若曰徙封數大國則諸侯盡擾司徒之制言封國不言徙國以封爲徙此又考之不詳之過也（此條亦未盡是）雖然前輩之所疑者吾固推經意而辨之矣周禮猶有可疑者先儒蓋未之疑也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夫祀昊天於日南至服裘爲宜若祀黃帝於季夏盛暑之月而亦服裘可乎王搢大圭執鎮圭以朝日以考工記考之大圭其長三尺抒上葵首鄭康成謂玉方一寸其重一斤若圭三尺其博二寸有半其厚四分則其重殆三十斤而王能搢之乎（此二條皆以泥之故疑之）王乘玉路建太常維者六人服皆衮冕夫衮冕王與上公之服也維太常者徒行車後乃亦衣龍衮與王同服不幾於尊卑無辨乎（此一條誠不能無疑抑經有誤字）太

宰六官之長也其屬六十而內小臣寺人九嬪世婦女御之職皆與焉以天子之正卿而宦寺宮妾悉爲之屬不已褻乎天官既有世婦春官又有世婦且曰每宮卿二人謂之婦則不得以爲卿鄭康成乃曰如漢有長秋亦以士人居之夫士人爲卿則又不得謂之婦矣且王后六宮而天子六卿若宮有二卿則卿十有二人何其數之多邪（此一疑則固未達經意矣）周禮一書今學者所傳康成之注釋也則康成可謂有功於周禮矣雖然六官之制度以康成而傳亦以康成而晦蓋康成之於經一則以緯說汨之一則以臆說汨之是以周公之典其意不得不晦周公之典既晦是以學者不得不疑也前輩之所疑者不揆其僭而釋之吾之所疑則世未有辨之者後必有能辨之者矣故表其說以待來者之考正焉

紱按朱子曰周禮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也又曰周禮一書規模大而經緯細不可謂無關心性由是言之則周禮固非可以淺見寡聞相窺測而肆爲誹詆矣顧惟其規模之大則讀者未易以得其端惟其經緯之細則條目紛紜錯綜機杼相持而讀者尤未易以尋其緒是必大其心爲有以包其概又復能研諸慮而後有以精其微是以疑周禮者不一其人至今未已不獨漢武

帝何昭公胡五峯輩矣（胡氏謂其無一官完善）謂其書與孟子王制多不合此猶其迹焉已也而依託周禮以亂天下者亦在昔有之（如王莽王安石其人）是以益後人之疑欲整然爲之說之惑固無以相解也善乎程子之言曰有關睢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禮周官之法程子蓋親見介甫之失所依而欲教人以求之本也嗚呼周禮豈易言哉至若王雙溪之所疑辨則亦已得其迹之大槩而茲更爲詳言之以九服及五等封國言之鄭康成謂弼成五服至於五千爲方萬里此其說之大謬者海內之地何從而有萬里若實考九州內壤則方五千里者殆猶未足也冀州已處北偏冀州以北曷能有二千五百哉王制言九州州方千里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衡山此九州內地大較而不盡二字意自圓活若盡流沙東海暨衡山以南恆山以北則禹之五服合五千里亦其大較至於禹時萬國殷時千七百國則朱子嘗云初時只是聚族類各爲君長天子乃以法制定之到後來漸漸兼并日大周有天下封其伯叔甥舅不得不大其封以統屬之然萬國及千七百國云者亦約略言之非必實如其數亦非必定某州封分多少國也（此駁王制之說）禹服與周服不同者曾氏言之謂禹服四面

相去各五百里周服以兩邊合算共五百里此與雙溪說同（是每面只二百五十里算）如此則周之王畿當禹甸服（規方千里）周之侯甸當禹侯服周之男采當禹綏服（男服當揆文教之地采服當奮武衞之地）周之衞蠻當禹要服（衞服當要服之夷蠻服當要服之蔡周都在西而德化先被江漢故衞服猶列內地）周之夷鎮當禹荒服（夷服當荒服之蠻鎮服當荒服之流周去夷爲遠故夷在蠻外）周之蕃服即禹之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故周禮大行人於衞服之外仍謂之要服（蠻服當要服之外半則仍是要服也）而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何嘗有禹擴地於虞殷地狹於夏周公又斥大九州而爲七千里及萬里三千里要服以內仍七千里之說如鄭康成所云者哉且康成謂周公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乃大封五等諸侯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爲百里此徒紙上空談全爲未得情理夫中國之地不能方七千里前已言之矣而袞豫居中國之中其州境又將安斥周禮職方九州雖與禹貢爾雅有分合不同要其州境之山鎮川浸方位則未嘗有異未見有加擴也殷侯錯處各有故壤舊九州中安得許多閒地勢必移徙去二十五箇百里之國然後可封一上公之國移徙去十六箇百里之國然後可封一侯國移徙去九箇百里之國而後可封一伯國移徙去四箇百里之國而後可封一

子國（此皆開方算法人亦多憒憒）天下諸侯一動百動如何其可且又何從得此空地而益之使皆百里乎雙溪云經言封國未嘗言徙國斯言誠得之矣如其不徙則新封大國其皆在所擴邊境而不在中國乎然魯衞唐宋固未見其皆居邊遠也大概周禮雖云公之地方五百里侯之國方四百里然新封大國不過齊魯宋衞陳蔡諸國約略可數而當時皆謂之監又曰孟侯（梓材曰王啓監厥亂爲民又曰監罔攸辟是凡大國長諸侯者皆謂之監管蔡霍衞皆封於殷之畿內使監殷舊小侯故謂之監殷康叔亦監殷但其後惟康叔不叛而管蔡霍皆與殷叛故人因每言三監耳非恐武庚叛而使三叔監其國也王制又言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則皆附會而失之矣）且初封諒不甚大但小

侯舊國皆受其節制而已而其後淮夷徐奄殷管蔡霍皆叛成王周公以漸平之滅國者五十然後諸新封之國皆得以益其封舊國多方當有罪而不滅其國者則使之附庸於大國周公因爲之限曰方五百里方四百里云云以著之爲經是亦其大法而已九州之經界山川自若周公安得而擴之郎曰擴之亦蠻夷鎭蕃之服甯得以廣分王者之後有功之親臣大臣也哉若乃齊魯宋衞之封則實皆不止百里此於傳記皆有可考焉（明堂位言封魯以曲阜之地七百里此蓋少誇而魯頌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奄有龜蒙保有鳧繹則四百里蓋有其實齊則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其地域在今有可按而解者楚之孟子言齊魯之始封皆止百里實非所可據也）康成之說固非而雙溪謂周公雖定其制而未行則亦未爲得也王畿千里此亦大概言之若以實地言之則東都東有甫田（今河南中牟）北包虞虢且以合之西都之地則方千里而有餘乃說者必謂東都畿內方六百里合之西都之地方八百里開方積算其方千里則亦已泥矣地非棊局豈能畫之盡方無少奇贏郎九服方五千里亦不必其盡取方幅四面如畫棊也職方無梁州然牧誓所呼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則皆梁州之國則是梁州之國久已役服於周故周幷梁於雍以廣畿甸雙溪謂先王務廣德不務廣地其言則是謂

梁州不在封域之內則亦其考之未詳也井地之法則考工記匠人所云一耦所伐廣尺深尺爲畎一夫百畝夫間有遂方里而井井間有溝（一井九夫）十里爲成成間有洫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千里爲州州有川此郊外都鄙井田之制也遂人職所云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此郊內鄉遂用貢之法也（凡倍畎爲遂廣二尺深二尺倍遂爲溝深廣皆四尺倍溝爲洫深廣皆八尺倍洫爲澮廣二尋深二仞凡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伹野則九夫同溝九百夫同洫九萬夫同軌而一同之他不必實九萬夫若鄉遂則十夫同溝百夫同洫千夫同澮萬夫同川其法與井授之法不

（同而一川之內亦不正萬夫也）小司徒井牧田野九夫爲井（井九百畝故曰九夫實則中爲公田外八家皆私百畝一井實八夫也）四井爲邑（方二里容三十二夫）四邑爲邱（方四里容一百二十八夫）四邱爲甸（方八里容五百一十二夫而出車一乘旁加一里則十里爲成蓋十里之內不皆可田則一成之田實四邱六千四百畝耳故亦曰成出車一乘也）四甸爲縣（方十六里）四縣爲都（方三十二里）此制都鄙爲大夫采邑及都鄙出車軍賦之法皆助法井田也大司徒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遂人職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鄉遂之制其數皆同蓋以之受田則二比同溝矣一族同洫矣二黨同澮矣一鄉則同川矣（鄉萬二千五百家萬夫者舉成數耳一川之地亦不必正止於三十三里少半里也）以起軍賦則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一軍之衆即一鄉之人而屬之大司馬六鄉六軍與六遂更番迭用此鄉遂在天子郊內其出軍之法其田則皆貢法什一自賦而田不井授也鄉遂之起數以五以十田用貢夫盡兵以四時蒐苗獮狩以衞王畿根本而惟天子親行征討則六軍從之都鄙之起數以八以四田用井甸則出車一乘乘百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輜車之徒二十五人合之百人）率五家而出一人其或命將出師卿大夫有所調遣則邱甸行焉（如鄭高克帥清邑之兵叔孫豹以南陽之甲之類）鄉遂之地賓旅

輻輳民居稠密卿大夫宅里官府涖治工賈百藝所叢城郭宮室邸舍所比田不能井受是以用貢而負郭之田腴役事近而不勞王以春秋時省司稼視年之上下以出斂法故可以什一自賦都鄙之地土田曠遠民居疏落田可以井而去國已遠慮有侵漁兼并則不可不井公田之入豐歉則與民同是以九一而助其在詩則信南山曰中田有廬（公田中分二十畝爲八家廬舍也）甫田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爲田九萬畝九一而助則公田之入萬畝也然一成之地不皆可井而公田之中又有八家廬舍焉則公田之入不能十千言十千者舉成數而言之耳）大田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卿大夫分食都鄙而都鄙用助之明證也噫嘻之詩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一夫百畝而無公田故曰爾私三十里即一川之田言三十里舉大數也）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十千謂同川之衆言十千亦舉大數也）是鄉遂用貢田不井授之明徵也不寧惟是天子郊內地方四百里爲田三百六十億畝容三十六萬夫即三分去一亦二百四十億畝容二十四萬夫鄉遂之衆合十五萬夫則其田有餘是以可有萊田（謂使民得更易迭年而種者）及宅田（鄉大夫致仕明農者授之田）士田（如圭田及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別授加田）賈田（賈人在官者其家授之田）取之近郊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給之田）牛田（牛人別授加田及牧地）賞田（備加賞者）牧田（牧六畜者別授田及牧地）取之遠郊（遠郊六遂公邑皆在此在百里郊外者）近不可井則使自賦遠或可井

則亦畫之以分授士賈牛牧是當如所便王畿千里自鄉遂公邑而外（公邑甸地自百里外至二百里曰甸）家稍（自二百里外至三百里曰稍）縣（自三百里外以至四百里曰縣）畺（自四百里外以至五百里曰畺）爲地可九十六同有畿內諸侯焉（卽所謂小都大都也）則稱其國之大小而各爲鄉遂都鄙（畿內諸侯亦世守如周召蘇芮之類不必如王制所云內諸侯祿外諸侯嗣）而山林邱陵川澤墳衍之地亦多不可井則亦或用貢分之以授山農澤農虞衡之所給食潤澤惟所宜固非一法所能盡經以著其概也鄭康成謂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其分出稅治洫葢康成之臆說（以方十里之內不皆可田則約三分去一而已）其旁加一里爲成則未可非王雙溪必謂鄉遂都鄙井田內外不容異制則亦其考之未詳矣孟子告滕文公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夫以五十里之滕且不能不內外異制而況於王畿千里哉至若雙溪所自爲疑者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祀黃帝當盛暑不可大裘固也然豈必皆大裘祀顓頊太皞於冬春固同大裘矣經舉其概何容泥也王搢大圭執鎮圭以朝日按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此搢大圭卽笏耳葢其抒上葵首如大圭不篆如大圭故亦名大圭不必如考工記所云也考工記

大圭長三尺是徵但三十斤不可搢卽三尺亦不可搢也不同可知矣（古三尺當今一尺九寸强古三十斤當今十斤然一尺九寸重十斤亦不可搢也）其若內小臣寺人九嬪世婦女御之職皆董之於冢宰此正聖人之深謀遠慮以杜宦官宮妾之禍者宦官宮妾皆董以大臣冢宰得而問宮闈之治斯宮妾宦官有所畏忌而不敢爲非降及於漢愼夫人並后袁絲得而捽之鄧通之嬖申屠嘉得召而欲斬之是猶有遺風焉其後宰相之權漸輕宮政乃不可問循至五侯下逮十常侍內豎宮妾反得而戮大臣使周公之法行而禍豈至斯極歟雙溪謂冢宰之屬及此爲已褻則失之矣

春官有世婦春官又有世婦天官之世婦不著以爵不數其人天子之媵妾也（記言二十七世婦而周禮不言其數有則備之無則闕之不必滿其數也）春官之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此姆師保傅之類老婦之賢而知禮可教於宮者使掌宮闈之禮教與其政焉葢宮闈政教統於內宰內宰男人非可親教婦女故別有世婦之卿使受法於內宰而布之六宮不崇之以秩則教令或不可行是以秩比小卿（若少宰少司徒之秩中大夫也）而凡宮中天子嬪妾下逮小臣奄人奚婢皆所得正矣康成謂漢之大長秋而賈

疏又爲奄人爲之謂之奄卿則大謬矣雙溪謂婦則不卿卿則不婦則亦或思之未審也惟天子王輅惟大常者六人皆如王服此亦似誠可疑然此宜姑闕之矣又外此則府史胥徒數似太多炭人荼人官似太瑣昔人亦嘗疑之及今思之則府史胥徒亦或有不得不多者而官惟其長職可兼攝則行之惟其時宜抑周禮實周公未成之書所謂未成者非謂其闕冬官謂屬藁成書而未加更爲討論修飾也（古人之書多有未經修飾者如左傳史記皆然朱子之書亦有未經更正者若鴟鴞詩傳及易師卦上六爻義一索再索章傳義皆欲改而未及改者也）讀經貴得聖人之心然未有不通其辭句之義不考其節目之詳而能得其心者愚故因雙溪所考而更爲詳考之

宗子論

王炎

仁義人道之大端也仁莫重於親親義莫嚴於尊尊下治子孫旁治族屬親親之道也上正祖禰尊尊之道也祖遠而易忘族散而易疏先王於是因仁義而爲之節文故禮必有宗所以繼祖於上而合族於下也諸侯不敢祖天子不可以貳至尊也大夫不敢祖諸侯不可以貳一國之尊也是故諸侯之世子繼統爲君世子之昆弟同所出者爲適子異所出者爲庶子而適子則先君之別子也曷爲謂之別子不得禰其先君也曷爲不得禰其先君公廟不可

設於私家也是故旁出者以是爲始故曰別子爲祖別子之適長子君命其族人宗之故曰繼別爲宗別子之庶長子與庶子之長子其兄弟宗之故曰繼禰者爲小宗宗之爲言尊也上繼祖禰是故族人尊之也祖者本也本不可貳大宗一而已矣此百世不遷之宗也故曰宗其繼別子之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而小宗有四其所繼者禰祖曾高此五世則遷者也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夫親親者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承其父下傳於子并己身爲三由己父而上推之至高祖人逮事者不過此由己身之子而下以至玄孫人逮見者亦不過此是上四下四旁推至同高祖之兄弟亦四并己身而五故曰以三爲五上五下五旁亦五是上下左右皆九此即五服之親所謂九族也此無所謂以五爲七以七爲九者舊說未審附詳於此）骨肉之戚主於恩愛以爲仁因其遠近而辨其等差以爲義而又脩其節文以爲禮（此以爲字及而又字皆有疵病）自斬衰三年而殺之四世而緦五世袒免而服盡則宗易宗易則祖遷昭穆之疏且遠者不復可相屬也是故有百世不遷之宗明祖禰之正體也均公子也而正體以適爲重有適而無庶則有大宗而無小宗有庶而無適則有小宗而無大宗所出惟已而已則無宗而亦莫之宗是三者公子未必皆然君命其大夫士之庶者使宗其大夫士之適者儻適子非止一人適長必有君命然後爲宗此則宗道子正也是故有適而宗適此大宗也其服齊衰九月

其母之服如小君其妻之服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此小宗也其服大功九月而其母妻無服夫爲之服者敬宗也敬宗所以尊祖也齊衰之服重大功之服輕大宗繼祖小宗繼禰而不得繼祖是故降殺其服所以致察於大小之辨也（齊衰九月大功九月之說於經皆無據）庶子不祭祖禰其祭必於宗子明正體之重也庶子不繼祖禰故不爲長子斬尊正體而不二其統也適子庶子雖富貴必以寡約入宗子之家衣服車馬獻其上牲獻其嘉若非所獻不敢入宗子之門（非所獻者如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則大夫之衣服車馬非所以獻其宗子矣士祭以特豚大夫祭以少牢則羊牲非所以獻其宗子矣）以祖之正體爲重且尊不得以己之爵祿加之也

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大夫則有廟矣而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大夫立三廟士亦有二廟或一廟但大夫得特自立廟要自始爲大夫者始其子孫世其家乃有三廟此自支庶起爲大夫者則當其身未得立廟而仍附宗子之家廟是以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以次牲自祭其禰於其家之寢也宗子之家者祖廟在宗子家也）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凡廟祀皆稱孝子於高曾祖亦然孝子某者宗子名也介子某者支庶爲大夫者名也其祭仍宗子爲主也）不可以爵命之貴賤而混適庶之辨也（凡支子亦不專是庶子）宗子去國庶子爲大夫而居者其祭謂之攝主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曰使曰執皆攝主之辭謂宗子使之攝也）不厭祭（無尸曰厭祭此祭終尸出之後更設俎於室西北隅所謂宧中之白以饜飫鬼神也記所謂陽厭也）不旅（不舉旅行酬也）不假（假當作嘏不使祝傳尸命以嘏主人也）不綏祭（綏讀作墮減黍稷以祭於地曰墮祭此攝主受尸酢之時

不減黍稷以祭也）不配（此祭始陰厭之時尸未入廟先設俎薦於奧祝酌奠祝曰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此攝主則不曰以某妃配某氏蓋不敢干嫡又不敢配以所自生也）不歸肉（不歸胙於賓也○此皆本曾子問篇之文以祭事先後言之則當云不配不綏祭不嘏不旅不厭祭不歸肉）避正主也其無爵而居者祭則望墓而爲壇（古人不祭於墓）宗子既沒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既去國加爵祿無列於朝則宗絕故宗之者亦只終宗子之身不及其子矣是以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告於墓者其初一告耳蓋無爵則無廟無主纍而祭之若無所承是以告於其體魄所在既告則如迎精在家而後皆祭於家矣祭於家者其家之寢也祭必於家者事死如事生祖考之神不可以野享之也）不可遽以庶而代宗也夫緦之爲服之窮也袒免之爲無服也自是以往疏矣昭穆各以其屬相從宗則一而不變也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族食之禮）

雖百世而尊卑長幼親疏可叙者以有宗也故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公族異於庶姓而仁義行焉（此言庶姓蓋謂他姓非貴族者與記文言庶姓別於下之庶姓不同）人道竭矣後世宗子之法既亡非緦麻之服相視幾如路人冠婚不共其喜喪葬不共其憂又稍疏焉則昭穆不復可齒是無類也譜牒不存則曾高而上不知其世系之所自出是無本也（但今人之譜牒又有假冒而不可問者）仁之薄而遺其所親義之失而忘其所尊禮之廢而無以爲仁義之節文公卿大夫之貴莫能繼祖而收族也其流及於庶人人情日薄風俗日壞又何怪焉

（紱）按別子爲祖別於本宗而肇有家國其子孫世其家

國則原所自始而以爲始祖也殷之祖契周之祖稷則皆帝嚳之別子而始爲諸侯者也魯季孫之祖季友孟孫之祖慶父叔孫之祖叔牙則皆桓公之別子而世爲大夫者也其或特起側微而肇有家國則亦自其特起者爲家國之始祖如齊之祖太公（不及四岳）楚之祖鬻熊（不及陸終）魏氏之祖畢萬田氏之祖敬仲此固不必別子而與別子爲祖同其繼別爲宗則其子孫之世適承有家國而其一家一國之族屬所尊事焉者宗者尊也然天子諸侯之尊絕族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是故天子諸侯不自爲宗而有命之爲宗者必其母弟（卽所謂大夫士之適者）故

周同姓之國謂魯爲宗國則成王命之使宗魯也魯同姓之卿謂季氏爲宗卿則僖公命之使終季氏也其有君未之命者則亦其始爲大夫者之子孫族屬皆世世宗其世適之長而謂之宗子是曰大宗其餘適子庶子又各宗其昆弟子孫之繼禰祖曾祖者（又適子庶子所生之世適也）是各爲小宗小宗五世則遷族殫於九服窮於緦同高祖而外不復相宗而止於宗其繼高祖者故曰五世則遷也大宗百世不遷所以合族屬使之知有所尊而不忘本始也戴記所言宗法多據公子公族言之公之昆弟別爲大夫而君未命之宗又或別子之世適隕世他適則大宗無所繼其羣昆弟之居者有自爲小宗而無大宗矣別子無他昆弟繼別者又無他昆弟則其羣孫之昆弟但有大宗而無小宗矣（數傳而後則自並有之矣）君惟一弟別爲大夫則其身無宗而亦莫之宗矣（其後亦必有之）諸侯世國大夫不世爵祿其有世官則大夫三廟（以始爲大夫者爲祖）其不能世官則降而適士二廟官師一廟（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士則可祖大夫其二廟亦一自別祖一廟則兼事祖禰于祫則及其高祖但支子則不祭）然祖別子而爲大宗同故有宗子爲士支子爲大夫者（支子中兼有適子庶子小宗不專是庶子）始爲大夫者未得立廟而且分爲支子故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廟所謂宗室也（始爲

諸侯者亦未得立祖廟如齊祖太公魯祖周公）其繼世爲大夫士則始爲大夫者又其祖矣（亦如小宗之例而已判於宗子）然大宗百世不遷所以明有本是以族屬雖遠貴賤雖殊亦仍必宗事之大宗子之喪凡族人皆爲之服齊衰三月宗子之母妻同大夫爲大宗子亦同（大夫降期而不敢降宗也按此謂緦服已窮者儀禮賈疏云五服之內親者月算如邦人如邦人則亦期九月五月三月之月算也然言月算如邦人則其服蓋皆重以齊衰歟）儀禮喪服經傳並無大宗齊衰九月小宗大功九月之文而雙溪云然或有所本然非據也要之宗子之法實世道人心之範圍是非惟國君之族宜然凡後世公卿大夫之大族及凡一姓聚族而居者皆當爲定宗法有宗法

則一姓一族之衆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族中之冠婚喪祭皆使爲主倂鄕射讀法諸事亦可使任之禮教易行而愼終追遠民德可使歸厚恆見大族聚居者其風俗必稍愈於異姓雜處之地但宗法不立凡事皆無紀綱耳可知若立宗法風俗豈不更厚或慮當爲宗子者或貧賤無以自立今人又未必果肯分資相助又或不肖之甚不足以爲族主則將若何曰諸侯之公子爲宗者亦自公命之今朝廷若有法制使立宗子則量其族之大小予以爵秩不患其賤較一族之田業約立多寡以爲宗祀之田不患無給冠昏喪祭飮射讀法推使爲

主則其人亦必稍知立品不患不尊其或愚不肖已甚則合族之父兄賢者不妨會議更推國君且有廢立況宗子乎宗法亡而族屬有如路人昭穆不可復序人情日薄風俗日壞雙溪蓋痛心疾首言之但其說有擇而未精語而未詳者（愚）故敢更爲之備其說云

文王作易爻辭辨

胡一桂

馮厚齋解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云箕字蜀本作其字此繼統而當明夷之時之象其指大君當明夷之時而傳之子則其子亦爲明夷矣又謂文王作爻辭移置君象於上六以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況明夷之主六五在下而承之

明夷之子之象也子繼明夷之治利在於貞明不可以復夷也後世以其爲箕遂傳會於文王與紂事甚至以爻辭爲周公作而非文王蓋箕子之囚奴在文王羑里之後方演易時箕子之明未夷也李隆山深然其說謂馬班只言文王演卦又曰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止言伏羲文王孔子未嘗及周公也馬融陸績王肅姚信始有周公作爻辭之說其他絕不經見孔穎達始引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而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爲周公作爻辭之證審爾謂周公作爻辭可也而春秋亦將屬之周公乎此論確矣愚謂以爻辭爲文王作固自有據況夫子唯曰易之興也

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未嘗及周公則所謂辭者安知非兼卦爻之辭邪愚固疑之矣然考箕子囚奴誠在文王羑里之後文王決無預言之理而隨之王用亨於西山升之王用亨於岐山又誠類太王文王之事夏商之王未有亨於岐山者朱子解作卜祭山川之吉卜諸侯祭境內山川亦正二王爲侯時事以此觀之則爻辭果未必文王作而韓宣子見易象之言誠可證也隆山辨魯春秋之說蓋自不曉其義耳宣子本意見易象則知周公之德見魯春秋則知周之所以王也周之王猶能爲春秋之時之主義甚昭然若厚齋因蜀

本其字之誤盡疑天下之本反從而改之尤有所未可前漢趙賓正蜀人解明夷六五箕子爲荄茲（荄茲草根也今人猶有謂草根爲箕者箕子荄茲音通又子者滋也故趙氏作此解）則蜀本箕字初未嘗作其字（宋郎時傳蜀中之易學者非一亦未聞此箕字作其）況厚齋謂父當暗世而傳子故其子亦爲明夷歷考前古惟堯舜禹攝此乃明德相繼夏商之王未見父在而子立者惟桀紂可當明夷之主其肯遽傳之子乎馮氏見後世北齊末主前宋徽欽而有是說謂文王作爻辭乃取此義乎爻辭稱帝乙箕子自是一例（此朱子之說如大橫坰坰予爲天王夏啓以光龜繇亦有此例古人多如此）況明夷箕子之稱又自有夫子象傳爲之證據象傳利艱貞箕子以之之辭與

爻辭箕子之明夷利貞之辭正相應惡可傅會蜀本一字之誤以爻辭爲非周公作哉愚故不能無辨以袪讀者之惑

祓按爻辭爲周公所作此亦誠無確據然象爻辭之立義其同者固多其不盡同者亦往往而有（如訟象取九二爲惕中吉爻則於九二言歸逋履象取兌爲不咥人爻則於六三言咥人凶同人象主六二言於野亨爻則於六二言於宗吝之類皆是）知或非一人之易也以明夷卦言明夷以上六暗極當明夷之主之象其自初至五則以去暗愈近則受夷愈深故箕子當六五爻義其若九三爻之明夷則曰於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三與上爻位正應而三明上暗三爻公侯之位故取嚮明除害之義又以不可疾貞爲戒此分明擬以湯武之事在文王則服事之心或未忍遽言此也隨言王用亨於西山升言王用亨於岐山輔嗣伊川皆以亨通爲義則指太王遷岐文王治岐之事使爻辭爲文王所作則文王未便以此爲言西山猶可概言岐山則愈顯矣文王安得而言王之亨於岐山乎朱子乃通亨爲享而以爲卜祭山川之吉占則言王享岐山尤可見爲周公之辭矣獨是孔子作繫辭傳但言文王而未及周公故或者多疑爻辭之作於周公爲無可據抑思文周父子也方稱其父不必及其子

而周公統是矣且殷之末世周之盛德只可言文王與紂其不及周公亦文勢使然無庸以辭害志也至於作易者其有憂患則周公之遭流言亦未嘗非憂患如孔疏所云是矣爻辭作於周公孔氏又引宣子之言爲證然文王作彖周公作爻而宣子言周公不言文王者則以對魯而言若周之所以王則亦兼言文王周公於易象春秋而見文王周公之聖則周之所以王固以此矣魯之春秋在宣子聘魯時未經孔子筆削然大經大法如正月書王國惡必諱之類與晉乘楚檮杌要自不同若趙盾崔杼事董狐南史皆直書弒君惟魯春秋則公

蕘不地爲隱其辭此葢皆周公舊典其或有不循舊典者則孔子因而脩之以正其義又或有特書以著其譏貶者耳然則卽春秋而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未嘗不可隆山之辨固已失之而雙湖分以周公之德屬之易象以周之所以王屬之春秋亦似有未確也至若馮厚齋改箕子爲其子其說之妄則固淺而易知無庸辨矣

易文言辨　　胡一桂

或疑文言非夫子作葢以第一節與穆姜之言不異本義以爲疑古有此語穆姜稱之夫子亦有取焉得之矣然猶以爲疑古有之初未嘗質言之者葢嘗妄論之曰若果如或疑則何止文言雖大象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也何者八卦取象雖多而其要則天地山澤雷木風水雲泉雨火電日今考文王彖辭自震雷之外離雖取象於日而未嘗象火周公爻辭自巽木離日之外雖三取雨象亦未嘗專取坎他則未之聞焉至夫子翼易始列八卦之象而六十四卦大象當有同焉可也乃左傳所載卜筮之辭多取八物之象此皆在夫子之前而引易以占者如此若然則大象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也謂夫子以前原有可也謂夫子作者非也今欲知其果作於夫子而無疑其將何說以證嘗反覆思之而得其說春秋孔子筆削之經也左傳春秋之傳也夫子贊易實在作春秋之前絕筆於獲麟葢不特春秋之絕筆亦諸經之絕筆也左氏生夫子之後尊信夫子春秋始爲之傳由此觀之謂易有取於左傳乎抑左傳有取於易也又況左傳所載當時之語彷彿其意其文則多出於自爲如呂相絕秦今觀其文要皆左氏之筆而穆姜淫慝迷亂安得自知其過以有此正大之言如棄位而姣之語決非出於其口如是則四德之說是左氏本文言語作爲穆姜之言明矣至若占辭多取諸八物亦非當時史氏語實左氏本夫子大象以文之一時不暇詳密遽以夫子所作之象爲夫子以前之人之辭也又如國語載司空季子爲晉文公占得國之辭又不特取諸八物且有及於坎勞卦之說如是則并說卦傳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乎大抵居今之世讀古聖人之書只當以經證傳不當以傳證經若經有可疑他經無證闕之可也何況夫子十翼其目可數今乃因左傳反致疑於經可乎愚以是知文言大象真夫子作而左氏所引不足爲惑故不得不辨

紱按夫子贊易十翼皆夫子所作自無容疑而聖心無我則古語有合於經夫子未嘗不亟引之如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才難

之類及克己復禮仁也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是皆古有成語而夫子用之也文言傳首節語同左傳穆姜之語夫子以古語有合於經因卽據之以申己彖傳之意然惟此四句爲古人成語而君子體仁以下則卽成語申之以合於乾元亨利貞之彖是文言傳固夫子之言又何必因穆姜有是言而遂疑文言非夫子所作歟大象傳天地山澤雷木風水雲泉雨火日電諸象葢八卦取象自伏羲而既有之觀之先天八卦乾上坤下坎西離東震東北巽西南兌東南艮西北而已見矣（天上地下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雷起冬春之交風鼓夏秋之際艮起西北澤豬東南八卦之位符於造化也火卽日氣水卽月精木自風而轉取醫家亦以風木同氣雲泉雨自水而轉取電自火日而轉取也）重卦六十四卦之名皆自伏羲而已定周禮大卜所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謂文王而始重卦者非也苟非八卦已定八象則澤天何以名夬火天何以名大有文王之繫彖則兼觀兩象及卦德卦體卦變以繫之辭而不專主於八象（文王卦辭大抵多以卦體卦德爲主）夫子大象傳則專主兩象言其上一句以發明伏羲因重卦而立名之本意（見不同於文王之意也）而下一句則每舉一事以協之所以廣象之用見無所不通也夫子十翼彖傳以釋文王之彖象傳以釋伏羲重卦之象及周公六爻之爻辭文言

傳又以申乾坤二卦彖爻之義而盡其蘊繫辭傳主言文周所以繫辭之意及卦爻辭之凡例與揲蓍求卦之法說卦傳則主言伏羲文王之卦之所取象因博徵之以廣占筮之用其書夫子所筆其象葢自古有之非皆夫子所自爲取也序卦傳則又略以明文王分上下兩經六十四卦次序之意惟雜卦傳則夫子所自擬另一次序此十翼之大凡也惟八象自古已有故自夫子以前占易者皆取用之但雜而不經者有之耳微獨周易卽連山歸藏葢未嘗能外於八象以爲占也胡雙湖乃謂左傳所載卜筮之辭多取八物之象爲左傳之有取於易則是謂八卦取象皆自夫子取之失之甚矣左氏固不免於浮誇如陳完穆姬叔孫穆叔之占皆逆以後事附之占象而爲之神其說然則象則不專襲夫子（如艮又爲言則說卦所無）穆姜淫慝而特聰明棄位而姣之言亦淫人所不諱如衛風之氓女之耽兮不可說也獨非出淫人之口而有正大之言乎四德之言未可云穆姜遂不識也然則左氏占辭此爲可信左氏文最詳密謂其以夫子所作之象爲夫子以前之人之辭而不暇檢此其必不然也讀聖人經信之以理理無可疑不必爲旁言所惑理苟有未足則雖如孝經戴記孔子家語未敢盡信

爲孔子之言也（孝經中有非盡孔子之言者考朱子刊誤可見戴記則尤多雜）文言傳至精至微天人之理備矣乾坤之蘊盡矣聖人之學術事功至矣篇首因用成語何害爲夫子之經豈後世求工於文自炫聰明謂不肯蹈襲前人一字歟今不能決擇羣言而信之於理則以傳證經而失之恐以經證傳而亦失之第以十翼之目可數而謂文言大象爲真夫子作（愚）敢竊謂雙湖之知經爲已淺也

中星考

陳櫟　定宇

堯典中星與月令中星候之必正南午位則同而其以象以星宿不同之由有四焉曰古略而後漸詳一也堯典以

中氣月令以月本而不專以中氣二也歲差三也昏刻之難定四也（四者之中歲差爲大）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其形之圓如彈丸其覆地之形如覆盂其旋繞也如轉轂天半覆地上半包地下二十八宿亦半隱半見隨天而旋焉天左旋一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日亦左旋一日繞地一周而比天爲不及一度（究非天過一度實日之一出一入恆不及天一度則見爲天過一度耳天亦本非有所謂度因日行之所不及處而别之以爲度也）積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日與天會（恰退一周天而又在原處如堯之甲子歲冬至日在虛一度至乙丑歲冬至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爲一朞而日又在虛一度也其四分日之一約歷三時辰然不及二刻）故占天者於節氣初昏之時（節月節氣中氣）候某星中於正午之位以審作歷之差否（正午之位正南午位如今羅經之子午線也）古今一律但詳略不同爾不必拘於南面聽治視時授事之說（此史氏迂說本淺而鑿之使深者）今術家欲辨方位必先定子午鍼以爲準亦其遺法中星無刻無之特白日不見他時無準惟於節氣初昏之時候之正午爲便耳是故中星二字始見於孔傳歷象日月星辰之下前是未見也堯典候中星之法歷一月而中星移次歷三月而中星移方地之四方一定不易而天之四象（青龍朱鳥白虎玄武）十二次（玄枵星紀析木大火壽星鶉尾鶉火鶉首實沈大梁降婁娵訾）二十八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運轉不停惟春分星鳥南星昴西星虛北星火東天星與地位合（此亦

只堯時是如此）自春而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矣所謂中星移方者如此做此而推他皆可見（皆謂初昏時）堯典中星惟虛昴以二十八宿言星鳥取四象星火取十二次互相備也子午卯酉四正之位（地之方位）四星勻停（星心虛昴四星適在四方正位此惟堯時則然）降而求之月令降而求之漢晉志三統（唐）元嘉（宋）等歷分至中星不皆相對聞之先覺曰堯即位於甲辰其二十一年爲甲子甲子冬至日在虛一度而昏昴中盛矣哉此天地間貞元會合之運曠千古而一遇者也（此在天運固然然治亂不必在此也）今視堯典則漸詳矣其果精密與否未可知也堯惟舉四仲初昏之中星月令則十二月備

舉之堯典中星舉四象十二次月令專舉二十八宿且患井斗度多而舉弧建以審細求之堯典惟求之初昏月令則併求之旦而必考日行所在以見中星去日遠近之度焉朱子嘗曰天無體則二十八宿便是天體（天只是灝氣凝密旋轉無實體可以窺測惟二十八宿附近於天而最高故即二十八宿之旋轉即見天體之旋轉）以是知中星之轉移即天體之轉移也定一歲之遲實本於日之行度（考歷實以日爲主春夏秋冬皆日之所躔日南而冬矣日北而夏矣日當赤道而春秋分矣）春秋分百度冬夏至一百一十八度（約三分天度以爲盈縮然此非密率）率一氣差三度分至之相距必六度故增減每十八度此法之由來必已久矣堯典雖略然賓出日餞納日夏至致日行之唯謹且星鳥星火星昴必冠之以日中日永日短焉非求日之所在以定中星乎月令四仲月中星春昏弧中夏昏亢中秋昏牽牛中冬昏東壁中鄭氏曰呂令與堯典異舉月本也（康成卻是未達於天文蓋呂令與堯典其中星每差及一次纔在月本亦不能與堯典符也）漢志亦引月令章句謂中星當中而不中或不當中而中進在節初自然契合（此卻是蓋但以月令每月中星言則節初與中氣相隔十五日餘中星在天尚差半次故子月月初尚見是東壁中然亦不盡然也）且又有一證三統歷後晉志冬至中星皆在奎度宋元嘉歷方退至壁八度爾豈有呂令時仲冬已昏壁中而漢晉乃反在奎之理月令仲冬惟舉月本此所以昏東壁中也（歷言中星每舉四正如冬至日在丑次則昏之中星在戌次旦中星在辰次昏旦以酉卯時也然冬至日入酉初則中星見時未至於中若更舉月本則大雪昏見東壁中矣若夏至日永日入戌初則中星見時略已過中故呂令夏昏亢中幾及卯次亦以見時言也若正舉四正則冬至日在斗而昏當奎中矣）然唐孔氏曰月令十二月日之所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皆據大略不細與歷齊同其昏明中星亦皆如此昏明中星在一月之內有中者得載之二十八宿其星體有廣狹相去有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明者昏早見而旦晚沒（如房心尾斗虛危室壁昴畢參井翼軫之類）暗者昏晚見而旦早沒（如牛女婁胃鬼柳星之類）所以昏明中星不可正依歷法但舉大略爾（此爲說最詳但未及日永日短之昏旦又有早晚也）長樂陳氏曰月令中星或舉朔氣或舉中氣互見也以此二家之說言之則月令中星亦未可斷以爲盡舉月本也（若以爲盡舉月本則又多有不合者）兼之歲差一說尤所當知（非歲差則堯時冬至星昴何以至漢晉時冬至昏中奎今則冬至昏中室矣）而解經家之所鮮知漢唐二孔氏皆不及此至三山林氏朱子蔡氏始引差法以論經蓋天度於零分而有餘歲日於零分而不足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今西學謂之恒星差謂二十八宿之附天其行亦稍不及天是以漸退而東也其說雖稍與先儒不同然其理則一）古歷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遷改以合其變至東晉虞喜宋祖沖之隨張冑玄始用差法率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倍之爲百年皇極歷酌二家中

數爲七十五年雖近之未精密也唐李淳風不主差法一行力辨其非謂自周迄春秋之季日已差八度漢四百餘年日亦差五度矣（張胄玄亦嘗力爭於隋）今又參之大衍歷及後世景祐新書又謂八十三年日退一度近年敘會天歷者又謂今不及六十年輒差一度雖歲差年數難以一說定之而歲之必差可知矣（歲差自有難一定處）又向古今昏刻又自不同日長至六十刻日短至四十刻古也後乃謂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既入二刻半而昏一刻之間中星常過三度半强而昏明之刻乃爭五度使分至之日或天氣有陰晴明晦之殊則星之出没必有遲速難準之異乃欲拘拘以辨中星同異於千古上下難矣哉且是說也一行嘗慮之矣其說曰何承天以蝕衡步日所在又驗以中星（以日蝕之衡驗之中星如日蝕在午時正初刻則夜半子時正初刻是日蝕之衡則驗子時正初刻之中星是何宿何度而可以定日躔之所在也）漏刻不定（如下文所云）漢世課昏明中星爲法已淺今候夜半星以求日衡雖近於密而水有清濁壺有增減或積塵所壅則漏有遲暮臣等頻夜候中星而前後相差或至三度（此漏刻之所以不定也）愚讀唐書至此未嘗不喟然歎曰嗟乎以昏難而求之夜半夜半有刻漏可憑若可定矣而又病於水也壺也積塵也以至於三度之差夫三度之差幾一刻之差也歷家用心至此亦良苦矣歷家有歷書有渾儀且世掌天官從事專且久而候中星之難尚如此今吾儕謹據諸解諸史而以方寸之天想象圓穹之天乃欲定千古中星之同異信難矣哉革卦之大象傳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歷之必不容不革尚矣（定守引此見歷當隨時遷改以合其變然此非象傳本意象傳但以言四時之迭相革耳）唐三百九十年歷凡八改近世率二三十年歷必一改惟不免於差也是以不免改革以與天合使古歷可膠固守之則何取於治歷何足以明時哉（此一篇主意歸宿處然膠固古歷固不可而至於二三十年一改則亦其法之未盡善也）由是言之則呂令上距堯幾二千年仲冬日自虛宿而退至斗中星自昴宿而退至壁無怪也其不同而不能不異不特難辨亦不必辨也（主意）抑又有感焉堯甲子歲冬至日在虛一度昏昴中歷三代秦漢唐迄今日愈退今大德乙巳距堯甲子三千六百四十有二年而冬至日在箕昏營室中日自虛退至箕凡涉五宿中星自昴退至室亦涉六宿（今日冬至在箕五自堯甲子迄今歷四千有餘年所退乃幾五十度矣）以歲差中數七十五年差一度約之則二萬餘年後冬至中星始又退至昴宿而與堯時合矣而誰其見之論至此豈不曰俛仰終宇宙哉豈可不遐思而永慨哉

求中星所以定日躔日之所躔其星不可見故驗之昏旦中星及蝕衡中星以參定之然中星亦難定準如此

篇所論云云詳矣此須大其心以觀之數者之間存之數月存之期年而又細其心爲參考而斟酌求之乃日之所躔庶有可定然此司歷家事而經生不考天官未諸推步乃欲執經史所傳以論中星之同異求以協堯典於月令以爲擧月本以爲或擧月本或主月末均無當也況日躔與中星之古今不同原以歲差之故不知有歲差又何以知中星之所以不同之故哉歲差之故以天運於外而恆舒日運於中而常促今西學分天爲九重最近地者爲太陰天再上爲金水天又上爲太陽天又上爲熒惑天又上爲歲星天又上爲鎭星天又上爲經星天又上爲宗動天又上爲恆靜天其宗動恆靜二重雖若出於臆度而自鎭星天以下則固有可憑要以愈在內則運轉愈促愈在外則運轉愈舒是故月行之左旋甚遲其一日一周而不及天者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金水之左旋較疾而行度有遲疾留逆（此又金水二星別有小輪）日行又較疾而一日一周則不及天一度熒惑又疾於日歲星又疾於熒惑鎭星又疾於歲星經星又疾於鎭星歷家以退度爲行度（退度即不及天之度也）以便於推算故月行每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金水日行一度有奇日日行一度火平行計二日一度木平行計三日有

奇而行一度土平行計一月而行一度（此退度大概其行則各有遲疾留逆不同）月二十七日有奇而退一周天金水日皆一朞而退一周天（金水則或先或後）火二年而退一周天木十二年退一周天土二十九年有奇而退一周天（亦只是大概）是在內者則運轉愈促在外者則運轉愈舒之明驗也經星附天左還經星而上無天體可指然日旋一周愈進而左則是經星之行愈退而右其進退祗微杪之間而蒼玄者又無可指積之六七十年乃見日之所躔已差一度矣則謂恆星亦有退度而恆星之上仍有宗動之天或亦非無據也且日高而月近下朱子亦已言之天度舒而日道縮（此謂日道非只謂日也）與九重之說固同一理也若歲差之年數則遲速又有難定者一則以考驗者之有或疏一則恆星在天亦有遠近遠則度寬近則度促此人視所差也是以北陸高而遠日於夏秋之行則有其度以其度寬也（其度者今日已及此度而明日尚未離此度也）南陸下而近日於冬春之行則有空度以其度狹也（空度者今日行此度明日踰過一度是當中空一度也日行黃道交於赤道半出赤道南半在赤道北春分後而日行北陸秋分後而日行南陸赤道者南北二極之中中分天腹也）尾箕於宿最南下其分度亦必愈促然則日於虛女其歲差積遲日於斗箕其見差亦較促矣是以叙會天歷者謂不及六十年輒差一度蓋有固

然也若日行則有恆也若約差數而總計之則七十五而差一度殆其大概也歲有差則日之所躔其南北至古今異矣日之所躔異則中星亦古今異矣至若或舉中氣或舉月本及昏刻之難定刻漏之遲暮則所差不遠或先或後宜以大概綜之而後詳爲覈之非中星之有不同也

可言集考

方回 虛谷

可言集前後二十卷金華魯齋王公柏字會之之所著也魯齋祖師愈嘗登龜山之門後與朱張呂三先生交仕至中奉大夫直煥章閣爲乾湻名卿文公銘其墓父澣師呂逮事朱仕至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魯齋年十五喪父初號長嘯紹定己丑年三十三矣始棄科舉之學往見攜堂劉公炎端平甲午以長嘯爲非持敬之道改號魯齋乙未見鉛山楊公與立始聞北山何基之名而見焉基勉齋黃公高弟遂北面師之平生著述精確峻潔鑽研文公諸書良苦足爲勉齋嫡孫無忝也咸湻甲戌九月九日卒年七十八此集專以評詩故曰可言前集七卷一二三卷取文公文集語錄等所論三百五篇之所以作及詩之教之體之學而及於騷（朱子嘗注離騷實以騷爲風雅之變而又變者也故可言集亦繼詩而及之）四五六七卷取文公所論漢以來至宋及題跋近世諸

公詩（又以緝騷也）後集十三卷各專一類而論其詩者二十三人曰濂溪橫渠龜山羅豫章李延平徐逸平胡文定致堂五峯朱韋齋劉屏山藩默成呂紫微曾文清文公宣公成公黃穀城黃勉齋程蒙齋徐毅齋劉篁峰劉漫塘附見者五人曰劉靜春曾景建趙昌甫方伯謨李果齋其第十三卷專取漢唐山夫人房中樂然則其立論可謂嚴矣文公成公於思無邪各爲一說前輩之未了公案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自古及今皆謂作詩者思無邪（漢唐說詩皆主舊序雖陳張亦崇序說耳）文公獨不謂然論語集注謂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觀此固已謂詩之言有善有惡作詩之人不皆思無邪矣猶未也文集第七卷讀東萊詩記乃有云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爾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考東萊所說見桑中詩後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當以無邪之思讀之文公則辨之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二公之說不同如此又雅鄭二字文公謂桑中溱洧即是鄭聲衛樂二雅乃雅也成公謂桑中溱洧亦是雅聲彼桑閒濮上已放之矣（朱子以桑中即樂記所謂桑閒東萊謂桑閒別是桑間也）予嘗詳錄二先生異說於思無邪章今魯齋但

紀文公之說而不紀成公之說雖引成公讀詩記所說十有三條而桑中詩後一條不錄毋乃疑文公之說讀今日三百五篇非盡夫子之三百五篇乎秦法嚴密詩豈獨全竊意刪去之詩容有於里巷浮薄之口漢儒病其亡逸概謂古詩取以足數小序又文以他辭而後儒不敢議欲削去淫奔之詩三十有一以合聖人放淫辭之大訓（王陽明亦如此說）予晚進未敢遽從竊謂桑中溱洧非淫奔者自爲之詩彼淫奔者有此事而旁觀者有羞惡之心故形爲歌詠以刺譏醜譬若今鄙俚如賺如令連篇累牘形容狹邪語無所不知豈淫者自爲之乎旁觀者爲之也文公以淫奔之

詩出於淫奔者之口故不惟不信小序而大序止乎禮義之言亦致疑矣蓋謂桑中溱洧等作未嘗止乎禮義也予妄意以爲採詩觀風詩亦史也鄭衞之淫風盛矣其國豈無君子與好事者察見其人情狀故從而歌詠之蓋將以揚其惡雖近乎戲狎而實亦足以爲戒也文公以爲淫奔者自爲詩則其人亦至不肖大無恥矣惡人之尤也聖人何錄焉成公謂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衞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雖已煩趣猶止於中聲孔子嘗欲放鄭聲豈有刪詩示萬世乃收鄭聲以備六藝乎此說不爲無理而文公則謂鄭風衞風若干篇即是鄭衞大雅小雅若干篇即是雅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變雅無施於事變風則里巷之歌謠爾必曰詩三百篇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邪（竊謂若果如今人之還神賽願請客優觴則淫辭豔劇固皆可演矣但謂爲止於中聲則必不然爾）此二說者內翰尙書王公應麟與予屢一商略之矣作詩者不皆思無邪文公糾成公之說也因是遂辨雅鄭二字而及於三百篇或用爲樂或不用爲樂三節不同所以謂之未了公案學者不可不細考也予考十家所評詩話始於胡若溪博也終於王魯齋

約也欲學詩者觀是足矣

（紱）按詩言志歌永言志形於詩而志不可揜矣聲依永律和聲審一定和範之以律而或流僻邪散逖成滌濫則聲之貞淫愈不可揜矣故詩樂之爲教當玩其辭而審其音古樂之音今不可得聞矣然音因乎詩詩因乎志音雖不可得聞而詩之辭則可玩玩其辭焉而作詩者之志可知更以其辭而諷詠以昌之則其詩之聲音亦猶可得之想像不然而倚傍一成說搜羅一典故以言詩强詩辭以就其說於作詩者之志必無當也桑中溱洧其於淫奔之事娓娓言之津津然味之形神飄蕩

矣故雖小序亦不能爲之曲說後世若會真記周秦行又何嘗非淫者之津津自道也淫固大惡而淫者不自以爲惡此猶逐臭之夫彼自以爲香且韻耳自知爲惡則不淫矣乃說詩者猶欲强之以爲刺淫夫刺淫而爲淫辭迹其淫事形神赴之其爲刺安在卽謂旁觀者代爲之言而試玩其辭其羞而言之乎其艷而言之乎羞而言之其辭無所羞也豔而言之又何所云刺今之淫辭鄙俚如賺如令縱非其人之自言其事要亦其同一淫人必無正人君子而爲之者如謂好事者稱揚其惡以戲狎之則君子樂道人善而惡稱人惡彼淫者或不欲人知而好事者爲之發其隱是彼人猶知有羞惡而揚其事者乃不肖之尤也而尙得曰國之君子歟若夫刺淫之詩則有之矣匏有苦葉新臺牆有茨君子偕老鶉之奔奔蝃蝀出其東門南山載驅是皆刺淫之作而或正辭以相譎或婉辭以示譏或羞惡之而不欲言或鄙夷之以貞所守要皆有以見其爲刺之實又必其人之淫事已顯著乃惛之而明斥之非故訐其事而爲之揚之亦不爲豔其辭而津津道之也桑中桑間之爲一爲二可無問焉而桑中溱洧之爲淫者之自言則玩辭而可知矣若謂今之三百五篇非盡夫子之舊秦法嚴

密詩豈獨全漢儒病其亡逸而捜取逸詩以足其數則亦不然詩辭平易可詠可歌讀者易於記憶非若書之聱牙禮之繁密是以久而未亡詩之出也齊魯韓毛四家雖或篇章有先後字句有增減要其篇目皆三百五篇未始有異同也則皆夫子之舊而非漢儒之所捜取以足數也亦明甚矣且夫子言詩三百耳未嘗言三百五也使漢儒捜取逸詩以足數則何不適止三百而又浮此五篇且幷笙詩有聲無辭則浮十一篇歟然則夫子言放鄭聲矣而又胡爲收此鄭聲以備六藝也曰詩固卽樂之章而詩樂之爲教則有不同者詩有文理可尋志意可逆涵濡諷詠有以開性情而考得失使不以惡與善較則其好善之情不切不以得與失較則其於所以得也不真故善惡宜於互存是故朱子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此鄭衛之所以不可不存也樂則發以聲容協之生氣其潛移默奪有引人於不識不知而性情與之俱化者故周子曰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人日聞中正和樂之音而性情亦漸於中正和樂矣日聞妖淫愁怨之音而性情亦卽於妖淫愁怨矣聞笑而喜聞哭而悲此不知其故也故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此鄭聲之所以

不容不放也故孔子曰興於詩而又曰成於樂詩樂之爲教不同所可職矣且夫詩樂之用如周南召南之三鹿鳴之三以及笙入間歌及夫文王之三淸廟象武餘若新宮騶虞貍首九夏湛露彤弓其用之祭祀朝會享燕鄉射房中者禮經雖不盡存而約略可數從未見有以桑中溱洧而薦之何神接之何客者其若賦詩見志託詩示諷則蔓草裳裳可賦相鼠茅鴟可賦而斷章取義非所論焉是用之於樂則必風雅之正而存之於詩則善惡皆備採擇焉自先王之教而已然放鄭聲之與存鄭詩固並行而不背也如必强桑中溱洧之屬皆以

刺淫則作者述淫人之事足以刺淫豈夫子存淫人之詩獨非所以懲淫如謂存淫人之詩恐非所以懲淫則彼述淫人之事者又安在其爲刺淫也哉且夫思無邪之教非謂讀一正詩而遂可以興善讀一淫詩而遂可以懲逸也詩三百篇貞淫並列得失備存二南之正如是其可風也鄭衞之淫如是其可醜也政教之得文武其由是興也政教之非天下其由是亂也五子日尋干戈沐邦遂夷宗社餘若齊之傲僻魏之儉嗇秦之强悍陳之無主皆非所以安社稷而庇民人者夫乃好善惡惡之志油然以興而得失是非以不爽矣是以合之詩三百而乃可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也是則詩之爲教也非然者廢全詩不讀而獨日誦夫桑中溱洧之詩吾恐其心志且日即於淫形神赴焉亦且以爲香且韻矣刺云乎哉懲云乎哉是故讀詩而不細心以玩其辭不足以得詩人之志也不大心以觀其全不能以得學詩之益也非然而倚傍成說搜羅典故執一說以存於胸臆彼此詭遇而欲決擇以斷爲是非也愚謂其於詩未有當矣安在其了公案歟詩學之蓁蕪愚具有辨於詩經詮義中茲因虛谷之所云未了公案者而更具爲之辨云

儒先晤語下

烏程盧葆辰子純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　同邑程夢元颺園
青陽鮑瑞華吉甫　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禮經補逸後論

汪克寬環谷

周禮一書果爲周公所爲乎漢武嘗謂周禮爲瀆亂不經之書何休又云六國陰謀之書歐陽文忠公謂周禮可疑者一蘇潁濱謂周禮不可信者三是皆論以爲非周公之遺制也然則周禮果非周公所作乎朱子葢嘗以周家法

度廣大精密言之嘗以周公建太平之基本稱之又嘗以周公從廣大心中流出稱之張橫渠謂周公治周莫詳於周禮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又謂鄭玄徧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是則又明爲周公所作也考之西漢志於周禮未之見東漢儒林傳乃謂周官經六篇本孔安國所獻隋經籍志乃云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缺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以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孝武時葢有其書特未與五經例置博士爾西漢劉歆始置博士遂盛行於世後世因有周禮作於劉歆之說是則周禮作於周公而非他人之作明矣然冬官何爲而缺也經罹秦燄散帙之餘與漢儒編錄附麗之誤而始謂之缺也何以知其然愚因考補散逸得之夫五官所掌曰治曰教曰禮曰政曰刑而冬官則掌邦土或坐而論道謂之三公或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或審曲面勢（古埶字）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筋力以長地材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此冬官之較也見考工記所載者其屬二十有九皆工之事而士與商農之職俱缺焉考之春官之中如世婦內宗外宗皆宮中之職本屬天官而乃入之春官夏官之中如司士諸子皆掌士之職本屬冬官而乃入之夏官地官

之中如司市質人廛人賈師司虣司稽胥肆長泉府此皆主於商土均草人稻人場人司稼等職此皆主於農皆本屬冬官因其職與大司徒掌土地人民者相類乃以入之地官若是者謂非編錄附麗之誤不可也況小宰記六官六屬各六考之天官自太宰以下六十二地官大司徒以下七十九春官大宗伯以下七十二夏官大司馬以下六十九秋官大司寇以下六十五何冬官獨缺而爲數不及半官之數皆盈而餘數過之理無是也他如儀禮有嗇夫之官國語有司商之官皆不載諸周禮此亦冬官之說簡也要之見載於考工記者固爲冬官之屬然司空掌邦土

居四時時地利職不止此當自大司空而下撫夏官之中掌士者地官之中掌商農者與夫畜夫司商并今考工記所載之工總屬冬官則不惟合於周官司空之所職與小宰六屬之目而且周公制作之盛粲然溢著於編使人得以觀其會通而爲太平典禮之全書也克寬因并錄卷末以俟博古君子正焉

敍按讀古人書而欲辨其真僞此必深入其中探其壼奧與古人心有默契焉析理既精而似是而非者不足以惑之而後真僞自無不辨譬之嗜味者口嘗其味而饜飫之爲苦爲甘辨之自悉如未嘗其味而祇聽人言

則爲苦爲甘皆非自領悪從而知其實也譬之遊都會身至其地遊處久之則其地之塗巷里居廛市人民皆既習熟而其爲朴鄙爲佳麗其人情之爲厚爲薄其風氣之爲湻爲漓皆可得而道之如未至其地而祇聽人言則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而安在其有當也且人之嗜好不同習爲成見見以爲是則苦亦甘見以爲非則美亦悪稍涉藩籬自矜己得衆信爭附羣疑百生是安得爲有定憑如易之圖書及先天圖書孝經之有今文古文詩書之大小序疑信紛然而愚謂皆非實見也周禮一書其廣大精密者何如其所以建太平之基本者何如其所爲自廣大心中流出者又何如是必有心領焉而能道之者而要非可以數言盡之者矣如徒因漢武帝何昭公歐陽蘇轍之言而疑之爲非又徒因鄭康成賈公彥張子朱子之言而謂之爲是則愚謂皆非實見其在環谷先生要必有心得焉然所言亦非足以示來學而詔之使真知尊信矣至若冬官之闕則本非考工記所可補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而凡建諸侯營國邑之法必皆備於冬官如召公之世官在詩猶有可考周室既衰諸侯悪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則於冬官忌之獨甚而去之尤急是蓋不待秦火

而周禮已微而冬官尤先闕矣若以爲漢儒編錄附麗之誤則周禮始出於河内女子李氏此時固未經儒者編錄而其書已闕冬官獻王購以千金而且不可得其非由漢儒編錄附麗之誤而始闕之明矣況周禮五官其篇皆首以敍官而後詳言其職其先後次第彼此相應各以類從經緯秩然繁而不雜是其間又安在爲編錄附麗而至使闕冬官歟司空掌邦土而地事在司徒爲詳葢司空掌其成法以經畫之而致之司徒司徒乃掌其教如成法以役使而安奠之二卿相聯職焉詩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周公營洛召公先往相

宅而攻位焉位成而後周公至乃更作役書侯甸男邦采衞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洪大告治是故封人載師均人遂人大夫土均草人稻人場人司稼之職皆教農使有成法者也其度地以制邑而居農則有司空之經畫焉司市質人廛人賈師司虣司稽胥肆長泉府之職皆教商賈而立成法者也其度地立市而居賈則有司空之經畫焉其若閭塾黨庠州序及大學小學之在郊在國所以處士則皆必有位置之所在廣狹之尋度次舍之成法乃司空所經營而司士諸子之官則所率而教之非所以居之也百工居肆其所居之法當略與賈同大抵四民之居司空爲經畫而居之以成法授之司徒司徒受而教之使各興其事亦如司徒比比閭族黨之衆而致之司馬司馬受而用之以蒐苗獮狩征伐司徒興比閭族黨之賢能而升之司馬司馬受而教之國學辨論官材以爵祿之耳未可以職之主士農工賈而遂爲司空居四民事也居四民之法考工記匠人所云亦其大略考工所記百工之事二十有九然在周禮冬官則自大司空而下當有少司空匠師大匠諸官之敘而後乃更詳其職又不當雜以述古徵事之文又不當祗言其事而概謂之人不著其官且百工之肆宜有所

以居之記亦未言其法也六官之屬其數皆六十此亦大概言之豈必其無贏朒今乃欲割六官之贏合之記之二十有九則吾恐續鳧斷鶴使六官皆不全而冬官究不可補强爲補之以足六十亦其官秩爵位人數多寡皆不能詳何以合於周公之舊而僭爲續經吾知其必不可矣天官之九嬪世婦女御此天子之妃妾無卿大夫之名宮中之政天官爲統之者也春官世婦爲卿大夫則非天子之妃妾而老婦之賢而嫻於禮教者爲之其與內宗外宗皆以禮事而屬在春官亦初非誤附也周禮一書誠周公所擬以治周之大法其君子作而行之則倣其意以立冬官可矣而因時制宜後世又有不必盡如周禮者其儒者在下則述而存之何庸有所裒益以僭亂經乎宋儒俞廷椿亦嘗欲割五官以補冬官之闕而其所去取略有不同其書則環谷蓋未之見歟

內宮問

羅願　鄂州

或問禮記所載后夫人嬪婦女御之制其合於古乎曰不然嬪婦女御則信有之若夫人則諸侯之妃不在王宮何以明之吾稽之周禮九嬪實亞后而夫人不與焉內宰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內小

臣曰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此皆自后而下輒及九嬪無所謂夫人者曰夫人坐論婦禮者也惡可以職求曰坐論婦禮則其不見於禮事可矣然內司服祭祀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則冠服亦不及然何也夫夫人之等視諸侯九嬪之等視卿天子以內之卿代外之諸侯以內之嬪代外之夫人是或一道也曰然則漿人之職何以云夫人致飲掌客之職何以云夫人致禮曰漿人之致飲此職之在諸侯國中者爾王后有酒正致飲侯國無之故以漿人（漿輕於酒既無酒正則亦未必有漿人或兼攝耳此尚未確）周禮之所記有掌侯國之事如環人訟敵國之類者多矣若夫掌客之職亦諸侯相見之禮若諸侯朝天子皆於其湯沐之邑而取具不以勤王人（諸侯亦安能盡有湯沐之邑然不以勤王人則理或有然）且致饔致享其禮隆甚皆非天子接其臣之事考其職先言王合諸侯次言王巡狩殷國次言凡諸侯之禮次言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知此言諸侯之禮者諸侯相爲賓之禮也諸侯有同姓之國有舅甥之國有夫人父母之國則夫人爲之致禮若夫天子之國固有后在而夫人何至與諸侯行禮邪（此辨甚是但王后亦是有父母姻戚之國所當與爲禮而未言王后致禮是王后不親致禮而使夫人攝之如宗伯之攝亞祼

亦未可知未可以此證王宮之無夫人也）曰然則王宮之無夫人審矣則嬪婦女御之分處六宮也奈何曰六宮之處嬪不在焉古者六宮九室六宮以象王之六寢（康成說亦如此然未確也）王后之治也（既曰寢則非所以治王之正寢一小寢五小寢以燕間居息豈所以治事邪）世婦爲后之屬實分掌之（此誤以春官世婦合之天官之世婦也然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此以當六官少宰少司徒等之秩而分掌六宮則六宮非以象王之六寢明矣王之六寢固未聞使十二小卿分掌也）九室以象卿之九列九嬪之所居也女御爲九嬪之屬實分處焉（此却是）此禮所謂后立六宮又曰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列九卿朝焉者也（此所謂朝謂九卿治事之處如今之六部各衙門也）嬪各有室不在六宮（此不然）曰何以知世婦屬后女御屬九嬪也曰內宰上春詔王后率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獻之於王而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其職曰世婦掌女宮之濯概率六宮之人共粢盛則是世婦屬后之驗也（因獻種與共粢盛而牽合之耳）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各率其屬以時敘御于王所而女御云御敘于王之燕寢則是女御屬九嬪之驗也（其屬中要自有世婦在）曰嬪次於后則嬪當以何人爲之曰嬪之義尊矣古直以嫁爲嬪故書云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詩云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所謂九嬪者蓋亦從后而嫁者也天子求后同姓之國以媵姪媵之（進女於天子曰備百姓則后之媵固不皆與后同姓矣必同姓媵者諸侯之禮也）備官而行數至於九皆自彼而具

不待天子自擇此古所以有一娶九女之說也（郤未聞天子一娶九女）曰然則御敘之法奈何曰先儒以自后而下分爲十五夕（鄭康成說然亦必有本矣）其實不然夫內寵無並嫡之尊而下至與庶妾更進迭退一月而再見其爲降也甚矣古以貴賤爲接見之疏數故小星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又云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夙夜在公貴者也故其接也數抱衾與裯賤者也故其去也亟（此詩言夙夜正謂見星時爾見星而往夙也見星而還夜也即所謂宵征也且詩言夙夜在公者不一豈必其接也數之謂乎羅氏之意則以夙夜在公屬之后夫人而以抱衾與裯屬之九嬪以下如此解詩蓋仍似漢儒見識然以后之貴而必待見星往還豈不亦已勞而降辱乎）以禮言之天子之后每夕皆進於王所以正內治故詩序云賢妃貞女夙夜警戒於休沐之義以五日之休一嬪與其御進凡四十有五日而九嬪畢見凡一時而再見凡一歲而八見此嬪御進見之大數也（如此則后夜專夜而九御八十有一人幷九嬪則九十人天子豈真能一夕偏御十八人女御之賤有終身未獲一親枕席者矣何偏枯之甚乎）自諸侯大夫以下其妾媵有多少然皆用五日之制內則曰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也（五日之御以諸侯九人或大夫五人言爾諸侯九人其進御則五日而偏也）曰然則世婦不進御歟曰否周禮九嬪掌以時御敘于王所女御掌御敘於王之燕寢惟世婦不然掌喪祭賓客之事而已（此即天官世婦然世婦自已該於九嬪所率其屬之中經以禮事爲重而御敘則互見省文爾）月令仲春之后妃率九嬪御亦不及世婦（月令此御字御從於郊禖之祀耳非指九御也其言率九嬪則九嬪以下統是矣）世者代也婦又已嫁之名（愚按世猶大也禮經言世子大子也世父伯父也以對男子言則世婦猶大夫云爾非如世代之訓）蓋先世女御之老而無子者爲之（此以言春官之世婦卿大夫士則可以言天官之世婦則不可）故王制云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卿老亦致政而歸者（卿自是國君之老故曰卿老何必是致政而歸大夫家臣之長亦曰家老）則以先世之臣妾在所當敬故也（然則士不名家相長妾其亦必先世之長妾歟）是以內宰於六宮九嬪九御皆教而獨無教世婦之說以其素習於禮不待教也（經自有省文處）曰諸侯之宮如何曰諸侯之娶五人若三人左氏傳曰秦伯納女五人哀姜之嫁亦有葛屨五緉之語（舊說有以此爲刺魯莊公夫人哀姜者然曰葛屨五緉則似是十人曰冠緌雙止則又似止二人矣何足以證五人之說）則幷夫人爲五人（如其說則天子亦幷后爲九人后固在九嬪之內矣）公羊言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而陳有元妃二妃下妃之目則是幷夫人爲三也（二妃下妃即元妃之姪娣爾二國媵之皆以姪娣從則明有九人矣）至其宮則半天子故禮曰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天子言六宮諸侯言三宮亦猶天子六卿諸侯三卿爾若宮中人數半天子則又太多矣豈諸侯之大夫士亦能半天子乎且此夫人二字似是衍文必無有姪娣而亦稱夫人以並嫡者若其言世婦則世婦固亦是媵妾可知矣）此其降殺之序也至其末也齊威公之夫人三（威公夫人王姬必無並王姬稱夫人者以王姬早卒而繼室乃皆僭稱夫人爾羅氏蓋欲以附會三夫人之目然使諸侯而並立三夫人則並嫡之非禮益已甚矣）內嬖如夫人者又六人則是九人也（此所引合爲九人卻又是附會）而齊襄九妃之外又有六嬪皆有所依放其僭侈甚矣不可以爲

法

欽按昏義言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周禮天官敘官有九嬪世婦女御而無夫人其於世婦女御亦不言其人數蓋其無夫人者一以夫人比於三公坐論婦禮不可以職求一則周禮無三公官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而亦曰官不必備惟其人顧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則以六卿上兼三公而已六卿兼三公則內官亦以九嬪之賢者爲三夫人有則立之無不必備故周禮外官不列三公內官亦不列三夫人以其非常數也（舊說以地官鄉老每二鄉則公一人者爲三公亦非是鄉老之三公蓋公卿之致仕而居鄉者也）夫人爲九嬪之特數其體至優坐而論禮則內宰陰禮之教祇及九嬪以下而不及夫人宜矣內司服追師之共衣服首服亦不及夫人蓋夫人得服副翟略與后同記曰制三公一命卷是皆特數而非常秩故周禮亦不言也（后夫人之禮服六曰翬衣曰搖翟曰闕翟三翟以配五冕皆從王祭祀之服也曰鞠衣以親蠶曰展衣以從王見賓客曰祿衣以進御於王首服三曰副以副三翟曰編以配鞠衣曰次以配展衣祿衣九嬪之服自鞠衣以下世婦之服展衣以下女御祿衣蓋夫人得服翟也禮記曰王后翬衣夫人搖翟君命闕翟諸侯之大夫妻展衣士祿衣外內命婦之服各以其秩如此）至若王后之立六宮則如天子之立六官而必非六寢內宰以陰禮教六宮統六宮之人皆教之則自九嬪而下及奄奚蓋皆教也（此鄭司農說也鄭康成因下文復有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二語慮似重複故謂六宮爲后之六寢而謂六宮卽以目后其說非也）其又言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者嬪比六卿禮事爲重御比庶士職法爲詳二事之功緒皆親之故教法有輕重教事有詳略是以又分別言之魯語曰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婦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嬪比於內子世婦亦命婦女御比士妻則禮職之輕重煩簡蓋相倣矣（二事謂絲枲）六宮比六官而嬪有九人又曰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列九卿朝焉者禮有九卿而周禮周官皆祇六官其三卿則三孤也三孤無屬貳公弘化而已故周禮亦未見其職然則九嬪之中六人當六官而亦三人當三孤故居之則有九室而分掌則惟六宮其三嬪得以羣議六宮之禮而無專掌之宮也其各率其屬則亦惟六嬪有屬（周官亦云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其御敘於王則以九爲班亦六嬪以時敘而進退之（世婦女御之中有有娠當夙居別宮有有月事不潔及或疾病者皆嬪爲區別之以告於后而進退之也）其分屬之數則未可詳（鄭康成謂后之六宮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其所燕息焉從后者五日而沐浴其次又上十五日而徧云愚意婦御分處六宮若非御敘於王則宜各有定宮各有常職其分屬則大數每宮世婦四人而餘三人女御每宮十二人而餘九人其所餘或親以從后或六宮事有煩簡

（則人有多寡如三百六十官亦不定限以每官只六十未必如康成之所云也）惟六嬪分掌六宮故周禮每言六宮之人六宮以當六官故春官世婦又有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此則老婦或舊宮人之老而有才德嫺禮教者爲之以佐六嬪六宮之治（六嬪當六卿故世婦每宮卿二人如小卿也）此親得以相六嬪以率六宮之人共粢盛而非若內宰爲猶有男女之嫌者以其非王之妃妾故特顯以男子之爵秩以別異之鄭康成謂如漢之大長秋賈公彥以爲閹卿固皆失之而說者每以春官世婦合於天官世婦而一之亦非是也天官世婦敘宮於九嬪之下女御之上則其爲天子之妃妾

甚明九嬪職言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不及世婦世婦比大夫佐教而非學者也其言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則世婦固在所屬中矣世婦職言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而不言御敘于王以禮事爲重而御敘則互見於上下之間也女御於世婦爲親故其職每言贊世婦從世婦或者乃因而別異之謂世婦爲后之屬分掌六宮女御爲九嬪之屬分處九室且謂世婦非王妃妾不御敘於王所則天官敘官何當以世婦廁於九嬪女御之間且何不敘世婦於九嬪之前以別其爲屬后而使九嬪女御連文以見其爲相屬也况后當統主嬪御

乃不屬女御而反屬舊宮人而女御反屬於嬪若不屬於后者有是理乎且既以六宮當王之六寢則王之六寢不使六卿分掌之后之六宮安得而使九嬪分掌之此又其說之自相牴牾者也若乃御敘之法則自后而下分十五夕更進迭退康成之說或爲得之（康成說云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若如羅氏之說則九嬪而下每歲祇於八見是使女御之輩有終歲不得一幸者夫貴賤之分則欲其明而晏私之恩則欲其徧后每專夕則其體不可謂不隆而於王亦不可謂不親矣若使后

常專夕而嬪御或終歲不得一幸則是宮中固多怨女而又豈情也哉豈理也哉但鄭說固其大概而行之則不必盡然夫人三人只在九嬪之中而世婦女御亦不必果足於二十七人八十一人之數天官敘官列九嬪世婦女御之等而不詳其人數誠以有或備之無則闕焉備內官爾非漁色也曰然則九嬪何人爲之曰宜自天子選之彼一娶九女者實諸侯之禮夫人之國娣姪二人與夫人而三二國媵之其媵又各有娣姪則與夫人而九無從於夫人之外乃有九嬪矣天子之娶后其媵之數不可得詳或謂天子十有二人竊恐不止此也

魯嫁伯姬於宋三國來媵則不止九人春秋備書之所以著僭然則九女固諸侯之常詩曰維鵲有巢惟鳩盈之又曰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若使止於五人三人則不可以言如雲不足以言盈巢盈門矣禮諸侯不漁色不再娶則自九人而外備內官宜不得多人其有他妾則謂之嬖（如衛公子州吁嬖人之子其母之姓氏則不得見也）其所娶九人之秩序則固以夫人之娣爲尊而二國之媵次之二媵之娣姪又次之餘或容有備官者若天子之娶而止九女則自后而下只八人且未足九嬪之數矣媵於天子者固以后之娣姪爲尊然嬪視九卿上佐其后下涖婦御教人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則其人不可不擇不得遂以來媵之序爲備官也嬪婦年少恐猶不足以臨人故又有春官之婦卿以貳之周公之慮至周詳矣及夫春秋之世則先王禮廢妾可爲嫡（如魯之仲子成風）嬖稱夫人（如宋棄嬀周始）秦納五人於重耳懷嬴與焉齊桓之嬖如夫人者六人此皆雜亂無倫不足以爲周禮證也

周正考

趙　汸（東山）

春秋雖修史爲經猶存其大體謂始年爲元年歲首爲春一月爲正月加王於正皆從史文傳獨釋王正月者見國

史所書乃時王正朔（左傳隱公元年春王周正月其加一周字是釋正月爲時王之正朔也）月爲周月則時亦周時孔氏謂月改則春移是也（此謂周併改時）後於僖公五年春記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子正故也）昭十七年夏六月記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此以巳月日食而云然巳月爲正陽之月亦謂之正月詩云正月繁霜亦巳月正陽之月而日食爲災尤甚故當伐鼓以救日而季孫不肯蓋知有三正之正月而不知巳月之亦名正月故太史云在此月也）又記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火大火心星也於辰月始昏見東方）皆以周人改時改月春夏秋冬之序則循周正分至啓閉之候則仍夏時其經書冬十月雨雪（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以酉月雨雪不時也）春正月無冰（桓公十四年）二月無冰（成公元年以子月丑月當凝寒而無冰故書異若寅月卯月無冰則不足異矣）及冬十月隕霜殺菽之類（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酉月非嚴霜時而隕霜殺菽故書異若亥月則正嚴霜時且菽則已成矣）皆爲紀災可知矣汲冢周書有周月解亦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以建丑爲正亦越我周作子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汲冢周書不足信然此數言則可採但三統蓋自古迭用之故夏書言怠棄三正非周人乃作子正也）其言損益之意甚明經書春烝春狩夏蒐以此蓋三正之義備矣（以上辨春秋之正月非寅月而蒐狩烝享則自夏時此皆甚明晳）而近代說者往往不然夫以左氏去聖人未遠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及戰國之際中國無改物之變魯未滅亡傳於當時正朔豈容有差（紀事自當以左氏爲有據公穀且已有失真者況何）

（休咲助以下乎）而猶或有爲異論者何也蓋嘗考之曰殷周不改月者據商書言元祀十有二月而秦人以十月爲歲首也（此蔡九峯書傳之失亦有當辨）曰夏時冠周月者則疑建子非春而孔子嘗欲行夏之時也（此卽春秋程傳胡傳之失然程子春秋傳亦是未成之書）按太史公記三代革命於殷曰改正朔於周曰制正朔於秦曰改年始蓋正謂正月朔謂月朔何氏公羊注曰夏以斗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殷以斗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周以斗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是也殷周卽所改之月爲歲首故曰改正朔曰制正朔秦卽十月爲歲首而別用夏時數月故曰改年始其言之已詳（近萬授一確遵此說）漢書律歷志據三統歷商十二月乙丑朔日冬至卽書伊訓篇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以冬至越茀行事其所引書辭首序皆與僞孔氏書伊訓篇語意不合且不言朔而言日又不言卽位則事在卽位後矣（兩漢之間孔壁古文尚書雖已出而未行漢儒多未之見而張霸等有僞造古文尚書律歷志所引蓋僞書也東山因改月之說乃以僞書爲眞而反以孔書爲僞是則惑矣）凡新君卽位必先朝廟見祖而後正君臣之禮今卽位後未踰月復祠於先王以嗣王見祖此何禮也暨三祀十有二月朔奉嗣王歸於亳是日宜見祖而不見又何也（此所辨駁皆憑空無據然東山之說又孔傳誤之也）所謂古文尚書者掇拾傳會不合不經蓋如此（古文尚書於中蓋不無可疑處蓋孔安國於考譯時有字句附益潤澤以

不可知爲知處爾若謂古文盡僞則惡乎可如大禹謨亦古文其中精言可斥爲僞乎）說者乃欲接之以證殷周不改月可乎（以上辨蔡傳殷周不改月之誤然東山所主之說則亦未免有誤也）又言後九十五歲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春秋歷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後八歲爲武王伐紂克殷之歲二月乙丑晦大寒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凡歷代年歲自春秋而上皆鮮可的考而歷家執一術以推測之其於世數年代不無可移易傳會以就其術此惡可以盡憑如文王四十二年後八歲爲武王伐紂克殷之歲夫文王享國五十年今如其說則是文王甫卒武王遂卽位未踰年而遂伐紂矣微獨與泰誓十有三年春之說不合併與僞書十一年觀兵之說亦不合并與文王受命改元九年而崩武王卽位不更改元合文王九年爲十一年之說亦不合矣而尚可據之爲證邪）禮記孟獻子亦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正月日至而郊七月日至而雩此周正子月可據也）其說皆與傳合夫冬至在商之十二月在周之正月大寒在周之二月驚蟄在三月夏至在七月而太初歷其在立冬小雪則曰於夏爲十月於商爲十一月於周爲十二月唐大衍歷追算春秋冬至亦皆在正月孰謂殷周不改月乎（周正子月）（在篇首一段辨之已足以經證經明矣何必蔓引歷家之說此則欲并以辨伊訓之十有二月爲子月也然愚謂伊訓之十有二月實是丑月但蔡傳并謂殷周皆不改月則誤耳）陳寵曰陽氣始萌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陽氣上通雉鴝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萌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蓋天施於子地化於丑人生於寅

三陽雖有微著三正皆可言春此亦歷家相承之說所謂夏數得天以其最適四時之中爾（時以作事故時月自當以人爲紀且用夏時則東春南夏秋西冬北是得四時之正周則自正北而以爲春始殷自東北隅尤覺非正此謂適四時之中爾似於義尚欠明白）孰謂建子非春乎（自引陳寵語以下謂殷周并改時以辨夏時冠周月之說）乃若夫子答顏淵爲邦之問則與作春秋事異蓋春秋卽當代之臣子不當易周時以惑民聽爲邦爲後王立法故舉四代禮樂而酌其中夫固各有攸當也如使周不改時則何必曰行夏之時（行夏之時時字中所包有許多政令在如夏小正之類亦其大概卻不只是改用寅正也）使夫子果欲用夏變周則亦何以責諸侯之無王議桓文而斥吳楚哉（此辨甚快）何氏哀十四年傳注曰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以行夏之時說春秋蓋昉於此然何氏固以建子爲周之春但疑春不當言狩而妄爲之辭（要是他黜周王魯主見耳）至程子門人劉質夫則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爾則遂疑建子不當言春此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所從出也先儒見孟子謂春秋天子之事而述作之旨無傳惟斟酌四代禮樂爲百王大法遂以爲作春秋本意在此（此卻是駁程子然其說固此可駁）故番陽吳仲迂曰若從胡傳則是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爲冬孔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爲春矣何氏之失又異於此故子朱子以謂恐聖人制作不如是之

紜更煩擾錯亂無章也（朱子又嘗曰終不成記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只證得一句行夏之時此皆深以伊川文定之說爲非也以上辨夏時冠周月之說之非以下又以辨謂魯歷改夏時之謬）薛氏又謂魯歷改冬爲春而陳氏用其說於後序曰以夏時冠周月者魯史也是蓋知春秋改周時爲不順而又移其過於魯爾然謂魯有歷實劉歆之謬按律歷志言劉向所總有黃帝顓頊夏殷周歷及魯歷爲六歷自周昭王以下無世次故據周公伯禽以下爲紀自煬公至緡公冬至殷歷每移後一日（歷家推算各操一術不能盡同類如此若今以西歷而推明朔節氣則不同者更多矣）由歷家假魯君世次逆推周正交朔之合否因號魯歷非魯人所自爲明矣宋書禮志又言六歷皆無推日食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是豈當代所用哉劉歆惑於襄哀傳文遂謂魯有司歷而杜氏因之謬矣（魯非有歷此辨甚明）然說者亦自病夏時周月不當並存故直謂春秋以夏正數月（如經文不應何）又疑若是則古者大事必在歲首隱公不當以寅月卽位其進退無據於此固不足深辨而或者猶以爲千古不決之疑則以詩書周禮論語孟子所言時月不能皆合故也（以下更破此疑）夫三正通於民俗久矣春秋本侯國史記書王正以表大順與頒朔告朔爲一體其所書事有當繫月者有當繫時者與他經不同（春秋所書有時而不月者或時至而月未至或其事中間不盡於一月也）詩本歌謠又言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按詩之所詠便都是）

（夏正不止是或用夏正蓋時以作事作訛成易之序民自便用夏時亦不止是便文通俗近萬授一以詩之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及維莫之春亦又何求爲皆用周正則其實不然也）書乃王朝史官記言之體或書月則不書時或書時則不書月況僞孔注二十五篇決非真古書（愚謂決非孔氏所能僞作）其有合有否皆不可論於春秋周禮所書正月正歲皆夏正也（按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太宰於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歛之小宰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有常刑鄭注賈疏以正月爲周正建子之月以正歲爲夏正建寅之月以先言正月後乃言正歲故也愚謂正月言始和則正月乃夏正寅月也小宰繼歲終而言正歲則正歲乃周正以子月爲歲首也治象之法小宰於歲首子月則率其屬以審觀之使百官知豫於先事治法既審太宰乃總其成而於寅月布之懸之象魏以使萬民觀之及浹旬而歛之矣其丑月蓋羣吏致事則靜事無刑而明歲之治法太宰小宰郎

於是時爲預講之也玩始和字及正歲歲字可見鄭賈之說蓋未必然而以正月正歲皆言夏正亦失之不審也）諸官制職掌實循二代而損益之其著時者又多民事與巡狩烝享自夏者同故仍夏以存故典見因革蓋非赴告策書定爲一代之制者皆得通言之則又不可論於春秋矣（大抵概舉四時則多從夏而記事數月則必從周周禮不數月其所言四時則皆夏時也）若論語言莫春亦如詩書言春夏皆通民俗之恆辭也不可據以爲不改時孟子言七八月之閒旱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在左傳後則周改月猶自若（或云北方憂旱常在七八月不在五六月抑知天時或有不常而南北究無大異詩言旱既太甚蘊隆蟲蟲又曰我心憚暑憂心如薰此豈在秋七八月者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以九月十月故正好與功造橋若冬十一月十二月則民固已病涉矣豈時當寒沍而可使民下水造橋哉）竹書又記晉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竹書乃後人用夏正追錄舊史故與春秋不同然亦未嘗輒以夏正亂春秋之時月也（竹書紀年原是後人僞託而謂晉刪有歷者則尤屬謬說）蓋殷周改時月與所損益只是一理如尙齒之由貴德而貴富而貴親親迎之由庭而堂而戶大事之由昏而日中而日出之類皆是迭進法所以順天道通世變在當時自不爲異故孔子以爲百世可知（若說迭進法則由子而迭進到亥矣此三字自失之淺也）非徒曰以易人之觀聽而已彼秦人以三代爲不足法既不足以知之而後之蔽於今而不知古者亦不足以言之也自啖趙而後學者往往習攻左氏

而王周正月爲甚以其尤害於經特詳著焉

敍

按以夏時冠周月之語祇開口便覺不順而謂周不改月及春秋直用夏正則以經證經歷歷不合東山之辨詳矣顧三正迭建或自古已然而時運於天似非時王所可變春秋以王承春下而以正繫之王亦承天而大一統之義也時非可改而月改則春移蓋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興於寅陽氣既漸復則皆可以言春如人之或夜半而興或雞鳴而興或平旦而興皆可以言晨此不待於時王之改之亦非孔子之强以夏時冠之況舉時以首事必不可以於歲首書冬而歲末又書冬則

王正上繫之春史氏所書其固然也夫一陽旣復則三正自皆可言春而民事之興則必於寅月猶夜半雞鳴皆可晨起而治事興功要必於平旦日明而動日晦而休民事宜然三時作事一時晏息時正令善自莫如夏故孔子論爲邦獨取夏時此與脩春秋之意正自不問而周之祠禴嘗烝蒐苗獮狩仍自夏時春秋書春烝夏蒐但時以月移實仍於夏爾（春烝實冬烝夏蒐實春蒐也）以經證經則周之改月確矣然前乎周者爲殷而曰元祀十有二月後乎周者爲秦史於歲首書冬十月其不改月何也按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

則殷固亦改月矣乃太甲元祀則首以十二月三祀奉王歸亳亦十二月蘇氏傳曰殷之正月卽夏之十二月殷雖以建丑爲正猶以夏正數月亦猶周公作豳詩於成王之世而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愚）謂商人質朴而湯太甲之時去夏未遠史猶習數夏月亦事有固然抑子月起數一陽之始也寅月起數時之正也故夏正周正皆可以數月而丑正則有難於改月以辰則陰辰以月則二陽是則難以起數故商人雖用丑正而月則仍起數於寅秦用亥正亦因亥月不可以起數故仍稱十月也然則改月者固惟周耳豳風言一之日

二之日而已有其兆矣東山所論謂殷周皆改時改月曰制正朔秦則只改年始愚謂秦始亥正原無取義然第曰改年始則吾不知改年始者遂別無正無朔歟抑別有正朔歟秦史制書云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夫旣以是月之朔朝賀則是以是月朝正是日視朔矣而安得不謂之改正也東山又博羅歷家之說以證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之爲子月冬至且力詆孔壁之書爲僞書夫歷家之術不定而前王世次前後一月之間亦何所的據如邵子經世無外丙仲壬或問於朱子曰康節之說未可據邪朱子曰也怎生便信得他歷書雖可推

中間年代不可紀自共和以後方可紀則湯時自無可推是安可據史志而遂信太甲元祀十二月朔冬至爲合於商書也且冬至越茀行事則當祇是郊祀而何以祀於先王祀於先王則奉嗣王祇見厥祖正所以告卽位改元之事（見祖是見於太祖之廟而偏見先王湯主亦在焉下文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於王烈祖則是指湯蔡傳因正義而以爲祭湯亦偶失之不檢古者凡君薨則奉羣廟之主而藏之祖廟曾子問篇可考也）孔傳謂湯崩踰月太甲卽位殯前固已失之而東山又謂此不言卽位則事在卽位之後試思嗣王見祖侯甸羣后咸在非告卽位臨羣臣之事而何何以據之爲踰月復祀孔謂湯崩踰月太甲卽位殯前是湯尸

未洽而太孫遽已卽位且亟亟於改祖之年爲孫之年曾一月之不少待商人雖尙質不必與周禮同寧死君可若是急乎且其於三祀奉王歸亳亦以十二月若以湯崩未踰月而卽位計之則甫及大祥猶當禫服而遽以冕服迎又何異於朝祥暮歌其反吉何太驟如或謂太甲於元祀之丑月固已卽位則先王之崩乃在前年伊尹訓王竟在王卽位後之十二月又何可藉居憂以營桐而王在桐宮直至三祀歲末然後得歸其免喪則已久矣尹之於王又何恝也是故三祀之十有二月朔要卽三祀之正月朔於是而歸以正始也東山謂嗣王

歸亳何以宜見祖而不見抑知古人文有不具而冕服則見廟之服以冕服奉歸則見祖可知矣近賢又或謂太甲已允德而明祀正月朔新王有朝正見羣臣之禮故先於歲終月朔奉之以歸夫預於歲終奉歸則奉歸何必以朔又何必以冕服盍桐墓亳都相去不遠（古人宅兆皆於國北或謂湯墓在河中府寶鼎縣北河中府寶鼎縣卽今平陽府榮河縣湯墓必不若是遠其說非也）王以是日歸卽以是日告廟而視朔臨羣臣矣何必預於一月之前夫孔壁古文斷簡殘編漆書蝌蚪則安國於考譯之際不無以己意增補潤飾其間是或有然而其所本然安國亦何敢妄改則古文書之不可與僞書同年語明矣東山乃不信古文書而信荒僻不可稽之文史星歷是毋乃已惑乎曰然則不改月是乎曰改月者惟周豳風言一之日二之日卽其兆也商改正而不改月秦之祇稱十月亦有倣也春秋數周月春以月移子月自可言春程子意以行夏之時胡氏遂言其以夏時冠周月此必非孔子之意而竟以春秋爲數夏月則考之以經而皆不合東山之辨之其至當也蔡傳於書精覈詳密其謂殷不改月亦未嘗非而謂殷周皆不改月則其失之而東山因蔡傳之失幷謂古文爲僞書則意見之偏爲已甚也（愚）敢爲別異而私斷之然考之於經則亦可無齟齬而不合矣

子糾辨

程瑞學（積齋）

或問曰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於齊（此問據左氏經糾上有子字公羊穀梁經則糾上無子字今胡傳經從公穀）先儒或以子糾爲兄或以小白爲兄何也曰各有其說而未可以片言決也謂子糾爲兄者公穀之意而孫氏胡氏（此謂胡瑗）劉氏邦衡莘老東萊諸儒宗之（公穀經文雖闕子字公穀傳意則皆謂子糾當立）謂小白爲兄者程子之說而康侯朱子南軒諸儒宗之然各無明文可考孫氏諸儒謂子糾爲兄者以春秋書法有子字故也據經論理者也然程子則謂公穀之經無子字而小白爲兄原程子意不特以

公穀無子字亦以論語孔子許管仲之事推之也但程子於管仲之事以大義推之而知其爲兄爾非有所據也今以春秋所書齊小白入於齊與齊人取子糾殺之之文觀之則子糾爲兄之說似亦有理葢齊小白入於齊有篡立之辭齊人取子糾殺之三傳同有子字固不可以公穀無子字爲疑也至程子引薄昭之言以證小白之爲兄而朱子又疑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其言固在薄昭之前則朱子雖宗程說固亦不能無疑於其間也況朱子於集注論王珪魏徵事則曰功過不相掩今以子糾爲兄而小白殺之正與太宗殺建成相類管仲事小白正與王魏之事太宗相類豈論語特取其功而春秋則正其義如朱子所謂功過不相掩者歟是以不得不兼取程子孫氏諸儒之說以俟知者也或又曰程子不特於論語稱桓公爲兄而已正於春秋之經辨之也其言曰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所以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嗣君也公穀幷注四家皆書納糾左氏獨言子糾誤也然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於蔇旣納糾以爲君又殺之故書子著齊罪也曰程子以大義推測小白之爲兄猶可也以此論知小白之爲兄則益疏矣（前猶爲疑辭此則直駁之）夫春秋於子糾不書齊者蒙上文公伐齊之齊非子糾不當有齊而不書齊也（細讀此句文法於納字之下糾字之上亦自更安不得齊字）於小白言齊者凡春秋所書必曰某國某名（鄭突楚比皆然大夫且然）則小白書齊固其書法非小白當有齊而書齊也且春秋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果子也雖不盟書子也非子也雖屢盟不書子也惡有嘗與盟於蔇而特加子字之理哉葢春秋傳爲程子未成之書非易傳成書之比（程子易傳郤亦有未安當處）宜其有未定之說亦程子所謂義理無窮之意正學者所當辨也

（紱）按桓兄糾弟經傳皆無可據即漢薄昭桓公殺弟之一語本亦不足爲憑薄昭葢以文帝而諱言之耳荀子在薄昭之前而旣言桓公殺兄矣公穀二氏經文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於齊齊人取子糾殺之納糾無子字故胡傳用程子之說而曰不曰子者非君嗣子也不曰齊以不當有齊也曰齊小白以小白宜有齊也曰齊人取子糾殺之者旣納糾以爲君而又殺之故書子罪魯也（按）左氏經本有子字左氏親炙孔子而公穀則猶其後且公穀傳意則皆以子糾當立其經文或傳寫有遺字非可憑以立義也且糾非嗣子小白亦非嗣子經書齊小白經未嘗書齊子小白子字或便文不繫當立不

當立之義也但齊人君小白則小白自屬之齊此如鄭突之類耳於子糾書納納者內不受之辭也前此雖盟於蔇盟蔇者葢糾之黨耳則不與者多矣故納糾而須伐也於小白書入入者逆辭亦難辭以有魯師而曰入則小白非當有齊矣繼書齊人取子糾殺之殺糾者魯而書齊人取殺之是罪齊而非專罪魯也程胡之說經葢未必然矣葢古者立子以嫡無嫡則夫人次娣之子（如魯隱公爲繼室聲子之子魯閔公爲哀姜娣叔姜之子是也）公羊所謂以貴不以長也若非貴妾之子則或以賢以長以卜（長均擇賢賢均以卜）惟國人所擇若晉之夷吾重耳皆國人迎立則立不問兄弟觀管仲云國人惡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母國人憐之則子糾小白固皆僖公之羣公子而莫適當立者也故召忽曰小白必不立而管仲亦且奉糾但使鮑叔奉小白以備不然據情度事小白非有當立之義而糾亦非竟不得爭者大抵以貴則白不如糾以賢則糾不如白惟國人多不與糾而魯欲强之故伐齊而書納子糾惟小白亦非當有齊者而譎而入齊故書齊小白入於齊入齊非順矣而又必殺糾惡其忌克而忍於同氣也故書齊人取子糾殺之然始納之而繼乃從其取而殺之則魯罪固亦可見矣子糾小白莫適當立而春秋亦莫

適有與文皆貶辭惡其爭也而子字之有無其不足重輕亦可知矣若乃子糾小白之孰兄孰弟則固不可考而亦不必深考也曰然則桓無當立之義而孔子深許管仲之功不以不死子糾爲未仁何也曰此卽積齋所云論語特取其功而春秋則正其義功過不相掩者也由賜責管仲以不死而相桓偘偘正言雖孔子亦何嘗謂斯言之不當但糾之與桓皆無當立之義而管仲鮑叔各以私意相從與君臣定分則有間矣故夫子第以死糾爲匹夫匹婦之諒而改節相桓後功又有可尙也後世如馬援（初依隗囂）徐績（初事李密）詹同（初臣陳友諒）類皆易主而不掩功名固非若貴戚世臣君臣定分者之所同年語矣且管仲非死糾者固已於奉糾之時而有志矣夫子又何必必以死糾責之曰然則程子胡氏之說其不然矣而朱子論語集注則載程子之說若有取焉何也曰謂桓之當立固無可憑也謂糾之當立而管仲乃背之則聖人取其功尤爲背於義矣故程子之言爲謂子糾爲當立者言之因持論而有偏焉未暇詳考也大抵生死之際豪傑之士固有權焉事業輕而死重則必死所謂重於泰山死或可輕而事業可重則不必死所謂輕於鴻毛易曰觀我生進退亦无咎之道也如必存苟且

幸生之心而藉口曰留有用之身以爲後來待用之具則計功謀利之私勢必至背理蔑義之尤而不復顧是聖人之所必誅矣故集注備載程子之言所以立後世禮義之防者爲至深且遠而子糾小白之果孰兄孰弟則姑置未能深考而朱子亦未嘗無疑者也

易原一

程大昌（文簡公）

夫子之言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易於圖書固所兼法（易祗法河圖非法洛書但洛書亦大禹所法故概而言之耳雖曰書亦可作易圖亦可衍疇然書卦衍疇古聖人固各有所觸也如必謂作易兼法圖書則大傳中屢兼言蓍龜卜筮豈易亦用龜卜邪）周人寶藏河圖孔子歎河不出圖是河圖也者古盛世實有之非後世傳會也孔安國曰龍馬出河伏羲卽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又曰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出列於背有數至九禹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按洪範篇箕子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洛書之數自一至九則是謂神龜出洛背負之文有九而因以爲天之所錫禹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洛書出於禹自非無據矣不知後世何故混之）劉歆乃曰伏羲氏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此語自未嘗有病）又敘洪範曰自五行至六極凡六十五字洛書本文也（此則謬矣）夫安國之謂文者數著乎象而錯綜可觀焉爾非謂後世文籍之文也歆謂洛書有字則全與孔異矣二子在漢皆號精博而違異如此予於是疑此時圖書已自不存故各出意想而

終無定證也（劉歆謂洛書六十五字此誠謬見而程氏此論則幷詆孔安國爲出於意想蓋因繫辭傳聖人則之之言遂謂圖書皆出於上古而聖人作易兼法圖書故謂洛書非出於禹而孔氏禹因第之以成九類之言爲亦非也）然劉歆專佐符命正使漢家秘藏有之歆何以不得見此不可曉也（此以起陳摶從得之之疑）何鄭康成則直曰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說者謂其本於緯書緯書者哀平之間實始有之非古也不可據也（緯書之託於河圖洛書以立名者甚多又不止九篇六篇而已也然其言則皆全與河圖無與是皆未嘗見河圖而肆爲妄說者耳）而其誤有可以理證者典籍之字生於卦畫卦畫之智發於圖書易謂書契取夬爲象是八卦已重而文字始生也若圖書始出而篇章已具則夫子謂書契取諸夬者誤矣此自可以意曉也（幷不必說到此只圖書文字果是天神做就如後世所謂天書否）特不知漢末遠古二圖尚皆茫昧而陳摶之徒生二千年後何從得之然而九位者三列數之旁正縱橫無不有爲十五（二圖漢儒皆不知而陳摶知之此誠若可疑然民間方外傳之而儒者反或忽之則不知耳非竟無傳也河圖自一至十洛書自一至九二圖並傳自陳摶而此獨以九位者言則是以洛書爲河圖耳洛書之縱橫十五易爲流俗所驚而河圖之自一至十則其義頗難見故程氏獨卽此信之其於自一至十者則不言及蓋其於二圖皆未嘗有以知其蘊也）故劉牧李泰伯悉謂非人智能僞爲劉李之言近也（劉牧所傳二圖亦謂本於陳摶而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與邵康節所傳不同是蓋劉牧輩沿乾鑿度大戴明堂之說而遂兩易其名此篇所言皆只是劉牧所見也）而乾鑿度本出漢世其書多言河圖曰太乙取之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十五也（太乙行九宮之說後世太乙數遁甲法皆取用之其實只

（是洛書數也而又强以後天卦位附之）夫太乙非所論也其所謂四正四維環拱一五無往而不爲十五卽此圖也然則昔之爲乾鑿度者實嘗親見是圖矣其言七八之彖九六之變皆以十五爲宿蓋於圖乎得之也（七八之彖九六之變是天地陰陽自然有此節度一進一退而聖人參天兩地倚之以起數此數也圖書固皆具之然其言皆以十五爲宿則只是洛書非河圖也參同契有火性銷金金伐木榮三五與一天地至精及龍呼於虎虎吸龍精熒惑守西太白經天等語亦只是洛書位次）乾鑿度也者世儒多引之以明易指者矣（漢唐儒者固然）而鄭康成之論大衍以十日（十幹）十二辰（十二支）二十八宿爲五十亦自乾鑿度出也（康成以此言大衍康成固僭不知圖書爲何物故也大衍之數圖書固皆具之所謂相爲經緯者其與日辰星宿則皆無所與也）晉張湛傳列子至七變爲九曰此章全

是周易乾鑿度則自漢魏以降凡言易老者皆已宗而用之非後世託爲也（亦不過緯書類耳但其言頗能依倣洛書也）然則圖書也者乾鑿度實能得之而孔劉反不得見何邪所可言者其四正四維皆爲十五正符陳摶所傳則其來已古（其所信於圖書者僅以此耳）篤可信爾（淺之爲圖書淺之其爲信）亦且說易者莫古於繫辭矣而繫辭之言圖書正與天地變化天象吉凶同在聖人法效之數也（聖人之所以則圖書及圖書之實通於易者其蘊亦可得而言之乎）則謂以數發智者信而可徵也（此語卻是）謂有字有書者妄也（只駁得劉歆鄭玄駁不得孔安國）天何言哉而況造字成書明與世接乎（只駁得此句明白卻算不得易原）

（敍）按尚書顧命陳寶有河圖孔子歎河不出圖而洛書之名罕見然洪範溯洪範九疇所自來而曰天乃錫禹又禹謨言水火金木土穀惟修則正如洛書右旋之序（河圖之位數左旋而相生洛書火金易位則右旋而相克相生之序水木火土金相克之序則水火金木土也）然則河圖也者伏羲所因以畫卦而易之學文王衍之故河圖亦寶於周洛書也者大禹所因以第疇而洪範之學箕子衍之故周無洛書孔安國謂龍馬出河伏羲卽其文以畫卦洛龜負圖禹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安國雖或未得親見圖書而斯言則必有所受之矣易繫辭傳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因聖人所則而兼及洛

書猶其兼言卜筮兼言蓍龜非必伏羲畫卦時已并有洛書而伏羲兼則之也至劉歆謂自五行至六極凡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鄭玄謂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則真不識圖書而惑於讖緯符命之言其陋亦不難辨矣顧河圖洛書漢儒皆未之見而陳摶乃能得者陳摶之學原非儒家者言其所寶圖書及先天諸圖不過以五行生克卦氣流行取之爲脩鍊養生之法如參同契之類云爾然則圖書之在漢魏也原未嘗泯而草野方外之士秘之在儒者則鄙而忽之未嘗加察焉劉歆鄭玄之徒之所以皆未嘗見則不能反以合之於經也周

禮一書河間獻王已得之而武帝藏之祕府漢儒皆未之見至劉歆校秘書而始見之孔壁尙書孔安國已經校定而遭巫蠱不行漢儒亦皆未之見然有傳於民間者至梅賾而始上之經之顯晦有時類皆若此則圖書至陳摶而始出或亦可無怪焉矣乃圖書之學出而見者疑信相參傳者亦非一說其以十爲圖以九爲書者邵康節之學程子言其爲傳自穆伯長李之才者其受授固甚明也以九爲圖以十爲書者則三衢劉牧之說受授固未可詳而蔡西山嘗辨其非焉要以證之於經繫辭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由此言之其九數邪其十數邪其河圖之數邪其洛書之數邪（河圖自一至十乃有十數洛書自一至九則無十數一三五七九爲天數五二四六八十爲地數五若自一至九則天數五地數四矣總天數五而積之則天數二十有五總地數五而積之則地數三十若自一至九則天數二十有五地數只二十矣合自一至十之數而積之則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若自一至九則合而積之只四十有五矣是十數者爲河圖而因圖作易此其明徵也）大衍之數五十由五十有五者而虛其中五則五十矣以其中之天五地十而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亦皆五十矣由此言之其自一至九者邪其合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邪（自一至九則總數且不足五十鄭康成之說尤勉强爲撮合）大抵聖人因圖以作易因其外之一三七九二四六八者畫之爲八卦而劑其中之五十者衍之以用蓍其分而二之一三七九皆奇則陽儀也二四六八皆耦則陰儀也其畫之則⚊⚋也又分而四之居一則含九爲太陽也居二則含八爲少陰也居三則含七爲少陽也居四則含六爲太陰也是謂四象其畫之則⚊⚋之上各加⚊⚋而爲⚌（太陽）⚍（少陰）⚎（少陽）⚏（太陰）也又分而八之分十得九九仍涵一爲太陽之純其畫之則⚌上加⚊而爲☰三奇則三三而九是仍爲太陽其卦爲乾（乾得九也）以一加五則六太陽交於太陰爲太陽之雜其畫之則⚌上加⚋而爲☱二奇一耦則八變而少陰其卦爲兌（兌得一也）分十得八八仍涵二爲少陰不交其畫之則⚍上加⚊而爲☲一奇一耦一奇是仍八少陰其卦爲離（離得八也）以二加五則七少陰交於少陽爲少陰之變其畫之則⚍上加⚋而爲☳一奇二耦則七變而少陽其卦爲震（震得二也）以三加五則八少陽交於少陰爲少陽之變其畫之則⚎上加⚊而爲☴一耦二奇則八變而少陰其卦爲巽（巽得三也）分十得七七仍涵三爲少陽不交其畫之則⚎上加⚋而爲☵一耦一奇一耦是仍七少陽其卦爲坎（坎得七也）以四加五則九

太陰交於太陽爲太陰之雜其畫之則⚏上加一而爲☳二耦一奇則七變而少陽其卦爲艮（艮得四也）分十得六六仍涵四爲太陰之純其畫之則⚏上加⚋而爲☷三耦則三二而六是仍爲太陰其卦爲坤（坤得六也）其畫卦則自下而上疊之爲三其取則於圖則自合而分別之有八九八七六如其本數爲乾離坎坤一二三四乘五而交爲兌震巽艮八卦旣成乃見其有天地雷風日月山澤之象而爲圓圖位寘之而陰陽消長順逆之機又與造化符合印之於河圖則見爲以九六七八居四正之位而以一四三二補四維之空然已不規規於圖而必

如其方位也（此皆即朱子之意而衍之爲先儒所未及言者而與玉齋胡氏之說大異）因圖作易大略如此先儒謂書亦可畫卦而圖亦可衍疇者謂書之九六七八一四三二爲陰陽老少之數亦與圖同而圖之中五與十亦有建極之理外之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亦可衍爲八疇爾豈必圖書一時並出而聖人作易必兼則圖書也歟緯書每託名河圖而其說則與圖全無干涉乾鑿度太乙游宮之說九宮縱橫十五其位只是自一至九者則然縱橫十五固亦見位數之出於自然然其於畫卦作易之義蘊指歸則亦全無所與矣劉牧之以九數者爲圖蓋亦附乾鑿度之言而不察其蘊遂因之兩易其名而於十數之書則又幾寘之不論也愚謂漢儒於河圖洛書實皆未嘗得見者言天一生水地六成水地二生火天七成火天三生木地八成木地四生金天九成金天五生土地十成土則數本於河圖其言四正四維環拱一五縱橫莫非十五則數本於洛書然皆得之傳聞而實已忘其本而圖蘊難知書之縱橫十五人所易駭故每託於圖而其實則只是書以至實與名之交謬也因圖畫卦實在伏羲伏羲之先天卦畫橫圖圓圖漢儒皆未之見則祇以後天八卦配之九宮而不復知有圖書之蘊與畫卦衍疇之原其附

託之失真無怪焉矣要以後天八卦配之九宮如明堂太乙遁甲之類徒以方位相配而實全無義理如九本金數而何以配離火七本火數而何以配兌金八本木數而何以配艮土胡玉齋之强以先後天卦位配之圖書者亦然幾如張冠之可李戴而不知其人已易位矣程文簡此篇以辨圖書之非有字有書則得矣以言圖書之蘊則固懵然而將以原易惡在其原易也近世猶更有搜尋隱僻以陵斥先儒而詆圖書爲僞作者則學非而博記醜而實之小人其書尤不可不焚而其人不可不誅也

易原二

程大昌

揚子雲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非也世之有杵臼書契也蓋取諸益夬而益夬乃重卦也如曰卦至文王乃始重爻爲六則杵臼書契豈其至周始具邪（此辨尚未足憑傳言蓋取諸某卦者皆只是擬議如此非必前古人真見某卦而制某器也）夫子言易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夫卦之一爻即蓍之三變也十有八變則六爻矣策之立也以三百六十爲總也而夫三十六者之得爲二百一十六二十四者之得爲百四十四皆六其爻而四乘之也則易之在策也已重爻而六矣豈待周邪（此辨有足據矣然或謂策蓍之法亦文王所定則奈何）周官之紀三易也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連山夏也歸藏商也夏商之世卦固已別爲六十有四矣夏商二易卦名時見諸先秦之書其名則皆周名也此又可以見夫八卦之爲八八已在夏商之前矣（此辨乃有確證顧又有誣周禮爲僞經者）夫易也者前世必皆略有其辭特未備爾（既有辭則安得未備此語亦未確）至文王周公相繼補足而後卦爻之辭始備故岐山箕子遂皆列名於其間有以見周人能裨闕而增成焉爾不曰爻之三者至周而始六也（爻非至周始六而卦爻辭則非徒裨闕增成繫辭傳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明言易作於文王矣）其書之以周名也猶言至周而成也（易以周名別於夏商也）蓋豳之七月其正朔率皆用夏而序詩者又已明言其爲后稷公劉之詩則是未有成周先有此詩矣今以其繫之於豳乃遂戴周爲名者識其入經之世也（此說更執滯不通）周易之繫於周正此類揚氏因其名之冠以周也而遂以文王名之其不審哉

緘按畫卦重卦蓋皆自伏羲夫子大象傳蓋以釋伏羲重卦命名之旨而後乃以己意隨舉一事以配之所以與文王彖義每不盡同則卦名亦自伏羲命之矣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周易首乾故別之爲周其彖辭則皆繫自文王是故繫辭傳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皆謂文王始繫之辭故也重卦命名之自伏羲也於先天圖而可信之然自邵子以前儒者蓋皆不識圖之既出袁樞林栗輩且不無非毀焉漢儒學守專門而圖象別流於方外則雖見有是圖亦棄之而不之省焉其固然無足怪也自伏羲而後周易以前其六十四卦蓋皆有象無辭其用之以筮也亦隨事觀象以爲斷焉其或有辭也則亦卜史所以著占而因而傳之以其未經聖人之繫辭故筮者各以其意取象而或穿鑿不經不知以義理爲憑以流於術數則趣避紛而人不知所從矣文王有憂之故觀象而各繫之辭欲使人玩其辭占而得其所以吉凶之

理憂危之意多焉所以濟民行也是故孔子以文王之繫易爲易道之衰而復興非謂易始八卦至文王而始重之爲六十四也顧謂至文王而始重卦者子雲固已失之而謂易在前古略已有辭而未備至文公周公相繼補足爲周人之所裨闕而增成故名之曰周易又引豳風七月之詩而以爲作於成周之前以識其入經之始而繫之周此則亦爲失之不審者非獨子雲矣易之彖辭作於文王易之爻辭作於周公是以謂之作易若舊已有辭而文王不過補闕增成則安得竟謂之作且易辭之潔淨精微斷非文周不能繫孔子於繫辭屢以聖人稱之若周之前世則繫辭者又伊誰既有辭矣而又胡爲未備乎七月作於周公玩情辭筆致而可知以其述豳人舊俗而繫之豳公劉居豳葢當夏世故述民俗而數夏時且夏正得天固三代所通用之而不廢者也因此而謂詩作於成周之前不已滯乎愚得而竊斷之曰重卦命名皆自伏羲而三代同之三代之易次序不同而彖爻之辭則繫自文王周公故別之曰周易然此固學古者之所當知而究未嘗有與於易經之蘊奧也

易原二　　程大昌

[illegible]之尊蓍也直爲其神可以代易（代字已不穩）而聖人得以洗心受成也洪範之斷大謀也凡己意之與國論直不自主而皆取決於龜筮夫其槁骨枯莖果可信仗以及此乎葢聖人尊易而因以及蓍蓍尊而後易尊也易之經秦而得不焚者竟以此若求其本則是以蓍爲導而使人向易爾若其卜筮則未嘗全以主信也（說成聖人用權智矣既曰蓍之神可以代易又曰槁骨枯莖非果可以信仗夫非果可信仗則何以謂之神可代易又以用之導人向易也此其所見皆殊不了了）古之聖人之猷爲悉可考矣舜之命禹也禹請枚卜舜蔽己志以言曰朕志先定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豈其尊以蓍定邪（此所謂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者也舜之於禹也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矣又何疑焉非蓍龜不可信仗也）周公之穆卜國事也命龜之辭謂許則歸而竢命以待愈不許則屏璧與圭不以爲不神亦不以不遂所請而信疾之不愈也（此則全錯葢金縢所祝冊乃告三王之辭非命龜之辭其所云爾皆爾三王非爾龜也爾許我以任丕子之責使不能死則歸俟爾命爾不許我以任丕子之責則我乃屏璧與圭其告三王之辭旨甚明若命龜則只云假爾泰龜有常某某以某事云云而已安得有許多話且許與不許豈龜操其柄邪且以爲神則神矣以爲不神則不神矣聖人豈有騎牆之見哉）然則聖人之於人事卜筮其先後固大有敘矣（此語卻是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而後曰謀及卜筮先人謀而後鬼謀也至於既謀及卜筮則又惟龜筮之從矣）易之爲書不爲卜筮設（程氏立意在此語）然而無蓍以出易之卦象則臨事不知卦之所擇故卜筮爲用易之要也（此三語亦似是而不盡然易未卜筮寂然[illegible]動而卦）

（爻吉凶之理自無不具用蓍以筮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卦象之吉凶隨事而應此蓍龜之所以爲神也蓍龜不神又何以能示人使知卦之所擇邪又卜筮周易之用而君子用易則又有不待卜筮者觀象玩辭固在觀變玩占之先矣）若聖人立教之道則兼置仁義於陰陽柔剛之間不專取成乎卦象（此語尤不通陰陽柔剛便是仁之理義之理但在天則曰陰陽在地則曰柔剛在人則曰仁義而已豈聖人強安置一箇仁義於陰陽剛柔之間哉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有自然之卦象則有自然當然之道寓乎其中相與爲體形上之道即形下之器而存具備於卦象之中動顯於蓍筴之變是故繫辭傳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卦象之成何一非示人以仁義者今乃曰聖人立教之道別有箇仁義不專取成乎卦象則是使人別求仁義於卦象之外豈不與聖言大相背）如曰師貞丈人吉非丈人而屬弟子則不吉矣碩果不食一象也而君子以之得輿小人以之剝廬於此類推之則卦同而人事異其禍福不專從卦也故善補過者終以无咎而悔亡者乃遂往无不利也與（凡此數語深合占法而其意以爲禍福不專從卦則實不然如師貞丈人吉无咎卦以一陽而統衆陰水行地中行險而順自有得正之象九二陽剛得中爲卦之主自有丈人之象占者能如其象則自有得吉之理而吉矣不如其象則無所以得吉之理而不吉矣剝之上九碩果不食是其本象而陽居陰上有輿象其形體又有廬象在占者有陽剛不撓之節則碩果得輿占者可以當之而得吉矣若占者存小人害正之心則在己非碩果而剝碩果者也寧非自剝其廬哉是則卦同而吉凶之應有不同能如其卦象所成之吉則吉自應不如其卦象所成之吉則吉不應禍福惟卦之從耳安得云禍福不專從卦哉凶卦亦然卦有凶象而占者能反之則亦庶可以不凶矣）

紱按聖人之作易也蓋心有契乎天地造化之理陰陽闔闢之幾體萬事萬物而無所遺貫上下古今而無少間散之爲萬渾之爲一皆行乎自然當然而至易至簡者欲一一與天下人共明言之而卒有不可名言者焉則畫之爲卦一奇一耦自兩而四自四而八由八而重之爲六十四橫之爲次序圓布爲方位而吉凶變化之道已無不寓顧變化因時而又恐人之不知所趨也則於是用蓍以筮凡數之所呈即鬼神之通而事機之所合有如響之應聲者而吉凶之道即所值之卦爻顯矣故筮蓍誠用易之要也至若蓍龜之爲神物也則夫子固屢言之蓋龜甲文具干支而能不食不飢導氣多壽（龜甲之文背甲中三圖象三才周十圖象十干外緣二十有八象二十八宿或曰中五爲五行旁八爲八卦其腹甲則十有二區象十二支本草言其能通任脈故能伏氣不食其壽久者滿千歲）蓍叢生長及一丈則叢滿百莖合天地之全數（龜以象顯蓍以數行然象亦有數數以顯象一也又龜筴傳云蓍叢生滿百莖則上有雲氣覆之下有神龜守之）是則其於物爲神然蓍龜神物而非蓍龜之即鬼神鬼神可遂知來物而非鬼神之能與人以吉凶也周書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繫辭傳曰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福善禍淫者天之道也天者理而已順理則吉逆理則凶而鬼神者天地氣機之流行運動也人物之氣日刻與天地之氣相爲感通故人之志氣順逆方動於此而天地氣機之順逆則已應之吉凶有先兆矣第人

心有欲滯於欲則吉凶雖動於機而不能以自見龜筴無心以無心而象數呈焉則與氣機之順逆相符而吉凶之兆見矣是故蓍龜之神蓍龜之能佑神而紹天明命也不察乎此而槪謂蓍之神可以代易又謂槁骨枯莖非果可以信仗是惡足以知聖人作易興神物以前民用之旨哉且夫有天地則有陰陽有陰陽則有象數象者陰陽之所見而成形數者陰陽之所運而通變也有象則宜有卦畫有數則宜有揲蓍卦象者易之體所以立蓍數者易之用所以行也是蓋卦畫揲蓍皆自伏羲始伏羲因河圖而作易虛其中之天五地十以爲太極而用其外之一三七九二四六八以畫之爲儀象八卦（伏羲時未必有太極之名然中虛處便自有太極無極之理）一三七九二四六八皆中五與十之所迭相含而乘除進退儀象八卦六十四卦之所撰皆無非太極之理也（此與前易原第一篇參看）旣則其外之一三七九二四六八以畫之爲八卦因則取其中之天五地十而大衍之而用之以揲蓍（以五乘十衍之爲五十以十乘五衍之亦五十此用蓍之數也）分二掛一揲四歸奇而口乂一--之爻起十有八變而一卦六爻之象成八卦六十四卦皆由太極之所動變而生也是故以卦言之則卦體而蓍用也以蓍言之則蓍體而卦用也蓍卦互相體用萬物其一太極蓍之所以圓神物物各一太極卦之所以方智是以三易掌於太卜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不有蓍筴之神大易亦何以前民用而使百姓與能哉今謂蓍本不足信仗而聖人尊易因以及蓍蓍尊而後易尊故以蓍爲導而使人知嚮易焉則是易亦本不足尊而聖人假蓍以尊之言吉言凶以誘人使知嚮易此與佛氏之依託鬼神廣誇福利以煽誘愚民使之尊信其教者復何以異何誣之甚也大抵卜筮之興皆自上古而上古觀象爲斷未有繫定之辭及於其後世變風漓民智日蕩則亦有假鬼神時日卜筮以惑衆誣民者卜筮之用雜而大易之道微民惘然不知所從是以文王憂之于四羑里而衍周易焉此孔子所以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也原夫畫卦之始立象盡意聖人或祗以自發其蘊而後卜筮因之而起而至於文周繫辭則曰吉曰凶曰悔曰吝曰厲曰无咎曰利曰不利曰亨曰无攸利皆用以卜筮而告戒占者之辭益詳審一卦之象（此象字兼卦體卦德卦象卦變而言）一爻之變（此變字兼剛柔中正不中正及所處時位乘承比應之得當與否言）而見其如是則得而吉如是則失而凶如是則可憂可虞而有悔有吝如是則可以補過而无咎皆設爲筮得此卦此爻者以觀而因以告占者如不爲卜筮

則所云吉凶悔吝者特以告誰其還以告卦爻歟其屯卦建初爲侯而咸卦自利取女歟程氏所引師剝兩象義則誠然然各卦各爻皆有吉凶兩途不只如所引益吉凶者貞勝者也背吉則凶背凶則吉此皆存乎其人聖人教人原欲盡人而納之於吉之途天下無不可補之過則無不可挽之凶其或事勢已至窮極而非人力所可回則又祇當自行其是而幷吉凶非所問焉此蹇蹇所以匪躬而過涉之凶无咎也要之此正主信於卜筮而後能擇所從焉而豈禍福不專從卦之說也哉曰易固卜筮之書也然則君子之學易也其亦祇學爲卜筮歟曰卜筮何爲曰決疑事也曰事何以疑曰有吉有凶未知所定也曰吉凶何定曰得失定之曰得失何主曰理主之曰然則易之學可知矣學易之方繫辭傳言之備矣卜筮尙占所以建事至於精賾待慮存體應用則窮理之事先焉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所以齋戒其心神明其德也君子讀一卦如今日筮得此卦焉讀一爻如今日筮得此爻焉以卦爻爲今日所處之時位與所臨之事以卦爻之德體象變爻位之中正剛柔爲吾今日所以處事之方而深玩乎聖人所以命我之辭與所以致乎吉凶悔吝之報由是以思其於神明默成固未易幾也而窮理寡過之方亦思過半矣雖不必卜筮也作卜筮觀焉則何往而非卜筮歟不如是觀而泛泛以求只見一場虛話否則鑿之使深推之使遠而於心身無所當也噫其敝久矣程氏惡足以知之乎

岐陽石鼓文考

程大昌

元和志曰石鼓文在鳳翔府天興縣南二十里石形如鼓其數盈十蓋紀周宣王田獵之事卽史籒之迹也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勉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雖歲久訛缺然遺迹尙有可觀紀地理者不存記錄尤爲可惜按志此言則世人知有岐鼓者自唐而始蘇歐虞褚四子實爲之先隋以前未聞也故歐陽文忠雖甚重其筆畫謂非史籒不能爲而深疑其奇古如此自周至隋數千百載何以無人采錄邪開元以後張懷瓘韋應物韓退之等直云宣王之鼓也然詳考其說實皆臆度以言無有明著其說得諸何書詳自何人者宜乎歐公不信也若夫寶泉張懷瓘所著則特詳矣泉之言曰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獵碣十枚並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見打本石尋毀失懷瓘書斷曰甄豐定六書二曰奇字卽史籒體與古文小異其迹有石鼓文存焉蓋諷宣王畋獵之作也不知二子此語亦皆臆度

言之邪或其嘗有所本也歐陽文忠曰十鼓之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字不可識者過半卽韓歌所謂牧童敲火牛礪角年深豈免有闕訛者也就其文之可曉者言之有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者車攻語也有曰其釣維何維鱮及鯉何以標之維楊及柳則兼記田漁也凡此數語之可讀者又蘇文忠所謂衆星錯落僅名斗者也夫其語既與車攻詩合而其所紀田漁又與車攻相似且其字體又爲大篆而籀又宣王之史也合此數者若皆可以歸諸宣王則無怪乎說者云然矣然古事有可參列者五子之歌卽大禹貽後之訓（此所引例卻未甚合五子之歌只其中數語述皇祖之訓耳不得云五子之歌卽大禹貽後之訓也）伊訓之三風十愆又皆成湯之本語也（亦明是引古）此乃世臣子孫舉揚先訓以明祖述之自爾則古語偶同車攻安得便云宣詩也惟其字正作籀體似爲可證而大篆未必創於史籀古載又有可考也舍此二說則無所執據以名宣鼓矣如予所見則謂此鼓不爲宣鼓而當爲成王之鼓也（主意所在雖無確據要自有識）左氏昭四年椒舉言於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曰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杜預之爲若言也雖不云蒐岐之有遺鼓（左傳杜注亦只是因文而釋耳安能以遺鼓爲證也）而謂成蒐之在岐陽者卽石鼓所奠之地也然則鼓記田漁殆成王之田之漁也歟（據鼓在岐陽而言則此爲確矣但成王歸自奄而大蒐則田固其事其并及於漁何歟）宣王固嘗出鎬而東獵矣其地自屬東都故曰四牡龐龐駕言徂東徂東云者以方言之則是由鎬出洛也岐在豐西三百餘里安得更云徂東也（此辨最明快）則鼓辭不爲車攻之辭亦已明矣鼓辭既不爲車攻之辭則何據而云宣王之鼓也今去古遠事之出於傳疑者不敢不存其舊等之其爲可疑焉且從一據之明者而主之猶愈於泛漫臆度也故予惟椒舉之言既能明記岐蒐爲成王之蒐則其不能明記蒐之有鼓雖爲不備（椒舉一時述古以對靈王安得復暇及有鼓）若較之唐語絕無的據而專用籀體定爲宣王之物者其說差有本祖也古田狩與後世不同名爲從田其實閱武其事則登獸數獲其意則致衆而耀武故武王初集大統因伐獸而陳天命以鎮撫在會之諸侯（伐獸之說本孔氏武成篇書序然經文則絕未嘗見田狩之事）已遂識之於策所以揚威權使來今共見焉爾也此古人講武識事之深意也然則岐陽之之記蒐也以鼓而武成之記事也以策以策以鼓其物雖異而託物傳遠則一意也

石鼓文之爲成鼓宣鼓皆無確據據成有岐陽之蒐而此鼓適在岐陽則謂爲成鼓者其說爲長然其文既不可以盡識則其事亦不足考後人徒以奇古嗜之癖也存而不論可矣無關經術也

周公居東二年辨

汪　紱（蓉峯）

予讀金縢之書言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而疑朱子詩傳鴟鴞篇從漢孔氏說弗辟之辟音闢謂致刑辟而誅殺之也鄭氏注詩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則讀辟爲辭避之避蔡氏注書則從鄭說愚讀詩書三復致疑而未能決因合詩書經文反覆求之始信鄭說爲是確然不疑（仁山金氏曰古文尚書此辟字作辟古文凡君辟刑辟之辟皆作侵唯此作辟此必孔壁書本是避字也壁諸聲從辵從并皆屏避之義）何也流言者傳流無根之言也流言危周公間王室然未明其何所由起則一時是非猶昧周公未宜遽興師問罪故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我先王是退避而居東都二年然後是非明白而知流言出自武庚管蔡故曰罪人斯得蓋得罪人之情實也（此段見解甚是而語欠精采其於流言所起按入武庚則特識也）既曰居東則非東征可知矣（居東二字東滙陳氏謂三監既伏誅居東以俟朝命而不敢遽歸也新安陳氏謂居東師屯駐以東征也此皆猶執孔注而爲曲說抑思周公既可不俟王命而遽爾東征則既東征功成又何必俟朝命而不敢遽歸況經文罪人斯得句在居東二年之下若既得罪人而公猶居東則經文爲顛倒矣公師東征此當迅發以往而安得屯駐屯駐居東是惡在其爲征討也此等曲說必不可通此言既曰居東則非東征可知語最直截明快或問朱子曰罪人斯得或以爲管蔡或以爲周公官屬如何朱子曰非也管蔡既流言成王疑之未知罪人之爲誰也及周公居東二年成王乃知罪在管蔡也若曰所謂罪人者今得之矣又問居東二年即東征否曰成王方疑周公豈得便東征乎二年待罪也東征三年非二年也觀此二條之言則朱子固不從孔注矣）意者公雖退居避位然必尙得帶侍從護衞之人以自隨非如後世大臣貶黜不得一人自隨（此欲爲避居東都及東征合成三年伏案故多此一客意多費一曲折其實不必及此）其作鴟鴞之詩極言恩勤保育王家先事預防勞勩爲甚遭逢外患不得不言其辭促其情哀蓋避居之時所作非興師問罪所發之情辭也（方麓王氏曰今此詩在東山前是貽詩在前東征在後又明證也新安陳氏因鴟鴞既取我子之言遂謂武庚既敗管蔡是管蔡已誅矣抑知管蔡之流言蓋實武庚爲煽惑之武庚陷管蔡於罪則是武庚既敗管蔡矣不必既誅而後爲敗也若管蔡既誅則武庚亦並受誅矣又安所呼鴟鴞而告之耶）苟非成王復感雷風之變而迎之則大誥何由作東征之師何由而出乎（愚謂流言之時武庚管蔡固皆未叛也殆成王迎周公以歸則三叔自知罪不可逃而武庚管蔡及奄徐淮夷皆相煽以叛矣是以大誥之言曰殷小腆誕敢紀其緒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也武庚管蔡既叛則東征不可已故成王命周公出師而大誥作矣）奉命東征陳師鞠旅方率友冢君卿士司馬偕行然前日從以居東衞士未嘗易也觀大誥一篇參以豳風數詩觀之可見矣（蓉峯之意以大誥所告者友邦冢君卿士司馬而東山之詩所勞者則專在前此從以居東衞士也然多此一曲折矣）夫以王師出征三監誅武庚以周公之神聖才藝而將之以討有罪名正言順必不久淹歲月不過半年期月間事耳必不再勞師征三年之久（蓉峯正爲胸中礙有此意故多一番區別處置卻不知當日情事正不然）竊惟周公避居東都二年罪人斯得於是大誥東征又一年爲三年王感雷風而迎周公公必輕身奔赴軍士居東或未偕行雖行亦不得并留受命出征軍士隨往武庚既誅歸勞東征之士則

三年矣故言公孫碩膚以贊美之（狼跋之詩未必作於東征之後大抵豳風諸詩伐柯公初居東時東人所作也九罭成王將迎公歸時東人所作也狼跋東人平日以美周公也鴟鴞則既知流言所起之後而公作以貽王也東山則又王迎周公以歸之後公奉王命東征三年既歸而作以勞歸士也破斧則又以歸士所作以答周公也但豳風本只七月一詩而後人以周公之詩附焉鴟鴞東山皆周公所自作故附七月之後破斧又答東山之作故以附東山之後伐柯九罭狼跋則皆民間之作故更附於其後云爾）假令公遭流言之變是非之實未明輒假王命以興師旅將孰知而孰信從之乎詩人安得有跋胡疐尾之況故朱子晩年亦從鄭說其答蔡仲默書可考也（按朱子初從孔說其答董叔重之問嘗云周公誅管蔡伊尹放太甲皆聖人之變惟二公至誠無愧正大明白故行之不疑未可以淺俗之心窺之也故鴟鴞詩傳仍用孔說其後與蔡九峯帖云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亦辨此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注說後來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卽爲簒矣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愚謂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蔡九峯金滕書傳確主鄭說實稟朱子意也但朱子於詩傳則未及改正耳）

烜按弗辟之當從鄭氏讀辟爲避朱子與蔡九峯帖已有定說矣以當日情事言之武王新喪成王諒闇三叔外監周公攝政（成王未嘗親政只是諒闇常禮周公攝政只是百官總己以聽冢宰非必成王甚幼冲也）而周公之才望崇隆素有以震讋於人之耳目則不利孺子之說有由起矣（孺子者新王卽位未久家人親暱之通稱）國事方處危疑而飛語復從外來勢惟安靜可以徐定周公上無所稟命而遽憤忿興師以戕同氣是非獨聖人氣象大不如此抑且威福自擅疑於無王是自實其不利孺子之言而又何以解免於天下如或不然則委蛇朝端將政令不敢自出畏葸憂虞優柔不斷將武庚之姦三叔之惑或且以淸君側爲言而奮戈西指孺子之不利其亦果由周公而無以告先王矣此狼跋之詩所以有跋胡疐尾之喩也惟周公從容避位以國事委之二公則王之左右不患無人而不利孺子之言亦不辯而自消武庚之姦無所施三叔之疑亦無可口實詩人之所稱公孫碩膚而赤舃几几德音不瑕其不謂是歟惟周公讓美不居故流言得以徐察所起故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而周公愛國之忠誠不能自已則於是鴟鴞之詩作焉流言雖自三叔而三叔之流言要必由武庚煽之是以鴟鴞之詩曰鴟鴞鴟鴞旣取我子言武庚陷之當是時管蔡雖未誅而其罪已不可逭也而武庚之謀非徒以惑三叔撼周公已也實將以危周室洪圖天命矣故曰無毁我室且周公深痛三叔之不咸也則曰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蓋罪狀雖著猶冀可以周旋而不虞其終叛也況當夫流言初起而忽遽出師以辟

之哉然當此之時武庚三叔蓋猶未叛也而武庚之必叛其勢已成矣故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周公勤勞王家成王毓德青宮蓋實有未盡悉者而紂都以東北青兗冀之境其民未靖未戾厥心迪屢未同周公尤隱憂之是以曰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乃武王七年而崩新君嬛嬛在疚而流言遽起中外憂疑小腆殷遺蠕蠕思逞此所以又曰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飄搖予維音嘵嘵也情辭如此事勢可知而豈殷監既平之後之所爲作哉流言初起殷監未嘗遽叛迨夫雷風變作金縢書啓成王之疑既釋親迎周公以歸則三叔自知罪不可逃而武庚因之相煽而起而於是東征之師不容已大誥之書作矣大誥篇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於西土謂殷遺爲西土大艱也我西土人亦不靖謂三叔內啓之釁也曰越茲蠢則謂武庚至是而果叛也殷小腆誕敢紀其叙蓋武庚自王而奄徐淮夷及庶殷小侯舊國乃多附之也知我國有疵謂知三叔之不咸可以脇而取之也曰予復反鄙我周邦蓋東北之國並與其勢亦非小弱矣流言者三監其初豈遽及是以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靖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也殷監之叛勢既蔓延則東征之師猝難弭定計周公之東征也必非窮以兵力惟先之以文告之辭布之以懷柔之德德終有不服而後震之以威威猶有不降而後肆之滅忽其罪大惡極不可復赦者則從而絕之其次則或遷之而或削之其由於脅從而不能自立者則赦之而使仍其舊焉是故多方篇曰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罔不知正謂此也（殷侯尹民殷之舊國小侯凡爲民尹者四國四方之國也此解與舊說不同又孟子所云滅國者五十亦蓋在此時）其殷民之染於紂惡湎酒怙侈者則遷之於洛邑周公所命營洛之庶殷及所告多士是也其所救寧之國則又必爲之疆理其土田申畫其經界飭以新朝之法制而使之截然齊一焉故大誥曰救寧武圖功曰率寧人有指疆土此所以遲之三年之久而滔滔不歸也東山之詩曰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則前此三年之中固皆戎衣而士行枚矣破斧之詩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夫破斧缺斨則必非期年之役矣東征之又三年其無與於居東二年也明甚蓉峯謂周公東征必不久淹歲月至於三年之久而欲合前此之居東二年者合爲三年乃謂三年不歸爲

專指從公居東之衞士言之則猶未免於爲舊說所牽惑而又臆爲之說且未達當日情事矣討周公之事始終言之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則流言之起卽成王元年事也周公以流言之故避位居東二年秋而有雷風之變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則成王已免喪矣蓋又明年而成王命周公大誥東征東征三年蓋四年五年六年間事也又明年而周公營洛又明年而周公守洛大誥殷多士是歲淮奄復叛成王乃親征而踐之（其地蓋以賜魯）周公又以王命大誥多方殷侯夫以淮奄之特遠而頑在周公

東征之後猶再勞王師則東征之至於三年之久也又何怪於周公乎若乃流言之實起武庚弗辟之宜從鄭氏居東之必非東征則蓉峯誠有確見愚於書詩詮義中辨之甚詳亦適於蓉峯爲有合矣玆因其說而更爲綜考之以暢其意云

右文十九首皆吾郡先輩論古之作余秀書爲其有裨於經術而輯之者也自科舉文繁而人視經學爲不急之務求其肯留心討探者千百中罕見一二況又涉其藩籬而返稍通訓詁守一師說焉自謂得之矣以此自謂經生反衷家無媿死乎由是以思則凡先輩之言其爲經學而發者片語隻字皆當掇而存之一以見先輩苦心一以存之參考匪必皆酯然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噫是可以見秀書之志矣顧經學難言往往差以毫釐遂至失之千里蓋凡先輩所言誰匪覃思嘿會博參廣證以期於纂要鉤元而後自抒所得以共語後人然而意見偶偏大原或有所昧則所言如隔屏障見之謂之仁見之謂之智自是所是而未能盡適於真是者亦往往而有之夫既自言所是則亦何嘗不是況苦心孤詣其精神亦足以注之而豈稍涉藩籬者所可同日語也則閱

者乍而見之亦能不是其所是乍見而是其所是則說之者不詳吾又恐約之未可反矣愚是以因其輯而更爲詳說之標其所真是而討論其所未是雖予亦自抒所得也然而研悅會有深然者是非亦可共見矣愚非敢與先輩爲難而疑義相與析則先輩亦或樂得聞之且期於經學有裨焉則非一人私語也因是題之曰儒先晤語更因之以示余秀書云乾隆丁丑陽月之望後三日雙池氏識

古書拾遺

咸豐癸丑

古書拾遺

竹柏山房刊

古書拾遺敘

自羲皇倉頡書契代興墳丘索之編金匱石室之閟奧失傳矣易之存三也書與詩之各三千餘篇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史記寶書百二十國幾於窮年莫殫累世莫究於是孔子斷遺取近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以爲世法故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書定百篇詩存三百春秋筆削萬八千言蓋此外所遺者多矣迨遭秦火典籍銷亡漢求遺經伏書祇存二十九篇孔壁增其十六古禮五十六篇后蒼僅傳十七記二百四篇戴聖删爲四十九六官缺其一笙詩亡其六夏五郭公傳疑莫補則其所遺者益多矣然王充論衡有云秦雖無道不焚諸子故其零章斷句尚有存者漢晉近古頗述舊文唐人纂錄多引

古訓由今觀之殆如拱璧廣而採之萃而編之亦好古之一助也孔子曰多聞闕疑又曰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茲故無所別擇過而存之於緯書則取節焉惟是見聞尚隘紕漏或多日知所亡且俟續補道光二十四年歲在甲辰春二月三山林春溥敘

古書拾遺目

卷一

易逸文（附古繇）　連山逸文　歸藏逸文
書逸篇　書逸文　書逸古文
周書逸文　詩逸篇　詩逸文
三家詩逸文

卷二

詩古說　詩譜補圖　禮逸篇
禮逸文　春秋逸文　竹書逸文

卷三

世本逸文（附古系）　古逸書　四子逸文
緯候逸文

卷四

古銘　古祝　古歌
古謠　古語　古諺

閩　林春溥　鑑塘

易逸文

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愼始（賈子新書胎教篇○說苑引易正作建餘同大戴禮察引作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氂繆之千里小戴經解引易之作以餘同據文選任彥昇齊文宣王行狀註此易乾鑿度之文）

易曰鼎象三公（後漢書明帝紀○文選潘尼贈河陽詩註引尚書註曰鼎三公象也）

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後漢書郎顗傳○老子及史記伯夷傳有此文）

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鹽鐵論訟賢篇）

易稱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風俗通愆禮篇○揚子法言有此文）

易曰有高世之材必有負俗之累有至智之明者必破衆庶之議成大功者不拘於俗論大道者不合於衆（越絕書○史記

商君傳有曰有高人之行者必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

周易曰用無常道事無軌度（文選閒居賦註）

周易曰終以知始始以知終（文選袁宏三國名臣序贊註）

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說文）

易曰井法也（說文○司馬彪引易說同）

易稱天以一生水（酈道元水經注序見永樂大典）

易曰有隕自天（說文）

周公戒伯禽曰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說苑）

易不云乎一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後漢書梁節王暢傳）

易曰投戈散地六親不能相保（太平御覽○王弼略例有此文）

荀爽九家集註其說卦傳文乾後更有四爲龍爲直爲衣爲言坤後有八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黃爲裳爲帛爲漿震後有三爲玉爲鵠爲鼓巽後有二爲楊爲鸛坎後有八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狐爲蒺藜爲桎梏離後有一爲牝牛艮後有三爲鼻爲虎爲狐兌後有二爲常爲輔頰註云常西方神也（經典釋文）

10B

古繇辭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史記）

天子筮獵苹澤其卦遇訟逢公占之曰訟之繇戎事則從祭祀則憙畋獵則獲（穆天子傳）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左傳莊二十二年）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閒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閔二年）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

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戎夏交捽交捽是交勝也且懼有口携民國移心焉（晉語）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僖四年）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无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僖十五年）

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僖十五年）

晉楚遇于鄢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成十六年）

鄭皇耳帥師侵衞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襄十年）

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周語）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左傳哀九年）

衞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

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哀十七年）

高后崩呂産等欲爲亂大臣共誅之陳平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史記孝文本紀）

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三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漢書元后傳）

訞辭曰關動牡飛辟爲無道臣爲非厥咎亂臣謀篡（漢書谷永傳○師古曰易訞占之辭也訞即妖字）

連山逸文

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夏易煩而殷易簡（又）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桓譚新論）

連山易云鯀封於崇（史記夏本紀索隱）

連山易云有崇伯鯀伏於羽山之野（水經註）

連山云禹娶塗山之子名曰攸女生余（創啓〇路史後紀註〇帝王世紀引）

（同見玉海）

姤之卦也一陰遇知故初六曰龍化于蛇或潛于窪茲孽之牙象不可與長也（易中姤初爻）復之卦也一陽反始故初七曰龍潛于神復以存神淵兮無畛操兮無垠象可與致用也（連山復初爻）剝極而無繼則君子生焉故受之以復故上七曰數窮致剝而終象曰致剝而終亦不知變也（連山剝上爻辭〇路史前紀九）

時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隋書劉炫傳）

歸藏逸文

歸藏十三卷晉太尉參軍薛貞撰（隋書經籍志）

歸藏漢初已亡案晉中經有之唯載卜筮不似聖人之旨以本卦尚存故貫於周易之首以備殷易之缺（隋書經籍志）

歸藏之文有乾爲天爲君爲父爲大赤爲辟爲卿爲馬爲木爲血卦之類（路史發揮一註）

歸藏初經卦皆六位初坤初乾初離初坎（玉海引坤作奭坎作犖）初兌初艮初震初巽也其卦又有明夷營惑耆老大明之類

隨志存十三卷崇文三卷但有初經齊母本蓍三卷缺文

昔啓筮明夷鯀治洪水枚占大明桀筮營惑武王伐紂枚占耆老曰不吉是也（路史後紀五註）

明夷曰昔夏后筮乘飛龍而登于天而枚占于皐陶陶曰吉（郭注山海經引作歸藏鄭母經路史註引作歸藏鄭母經明夷並作夏后啓又太平御覽引史記曰昔夏后啓筮乘龍以登於天占於皐陶皐陶曰吉而必同與神交通以身爲帝以王四鄉今史記無此文當是引歸藏而誤）

昔夏啓筮徙九鼎啓果徙之（墨子曰昔夏后開使飛廉折金於山以鑄鼎於比吾使翁難乙灼白君之龜繇曰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而遷三國疑即歸藏之辭）

昔舜筮登天爲神枚占有黃龍神曰不吉武王伐殷而枚占耆老耆老曰吉桀筮伐唐而枚占熒惑曰不吉（路史後紀註引歸藏桀筮伐有唐枚占于熒惑曰不吉不利出征惟利安處彼爲貍我爲鼠勿用作事恐傷其父）昔鯀筮注洪水而枚占大明曰不吉有初無後（博物志〇路史後紀註引鯀筮之于歸藏得其大明曰不吉有初亡後）

歸藏明筮曰昔彼九冥是與帝辯同宮之序是爲九歌（山海經郭註〇景差大昭曰伏羲駕辯兮王逸註駕辯伏羲書名）

明筮曰不得竊辯與九歌以國于下（山海經郭註）

歸藏啓筮曰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旣張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於陽谷（山海經郭注）

歸藏曰昔女媧筮張雲幕枚占之曰吉昭昭九州日月代極平均土地和合四國（太平御覽○初學記引歸藏曰昔女媧筮張雲幕而枚占神明）

歸藏啓筮曰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黃帝殺之於青丘（初學記）

歸藏云黃帝征蚩尤將戰筮之巫咸曰果哉而有咎（路史前紀注）

歸藏經言昔黃神與炎帝戰于涿鹿（路史前紀注）

今歸藏坤開筮帝堯降二女爲舜妃又見節卦云殷王其國常毋谷（周禮大卜疏）

歸藏啓筮曰共工人面蛇身朱髮又曰麗山之子青羽人面馬身又曰羽民之狀鳥喙赤目而白首（山海經郭注）

歸藏殷筮曰金水之子其名曰羽蒙是生百鳥（文選鸚鵡賦注）

開筮曰滔滔洪水無所止極伯鯀乃以息石息壤以塡洪水（山海經郭注）

歸藏開筮曰鯀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爲黃能（山海經郭注）

歸藏曰昔者夏后啓筮享神於晉之虛作爲璿臺於水之陽（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

歸藏曰昔夏后啓筮享神於大陵而上鈞臺枚占皐陶曰不吉（太平御覽）

歸藏鄭毋經云昔者羿善射畢十日果畢之（山海經郭注）

歸藏曰昔常娥以不死之藥奔月（文選月賦注○張衡靈憲曰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當即歸藏文也）

歸藏曰昔穆王天子筮出於西征不吉曰龍降於天而道里脩遠飛而冲天蒼蒼其羽（太平御覽○玉海引昔者河伯筮與洛戰而枚卜昆吾占之不吉昔穆王子筮卦於禺強見漢藝文志考）

易歸藏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文選顏延年秋胡詩注）

歸藏曰有白雲出自蒼梧入於大梁（藝文類聚）

歸藏曰有人將來遺我貨貝以至則徹以求則得有喜將至（藝文類聚）

歸藏占曰鼎有黃耳利得鱣鯉（藝文類聚）

歸藏曰有鳧鴛鴦有雁鷫鷞（藝文類聚）

齊毋經瞿有之文云瞿有瞿有觚宵粱爲酒尊於兩壺兩羭飲之三日然後蘇士有澤我取其魚（爾雅釋畜疏）

歸藏曰蓍末大於本爲上吉蒿末大於本次吉荊末大於本次吉箭末大於本次吉竹末大於本次吉蓍一五神蒿二四神荊三三神箭四二神竹五一神筮五犯皆藏五筮之神明皆聚焉（太平御覽）

歸藏隋時尚存其見於傳注所引者如瀸瀸之華微微鳴狐雛監監燂若雷之聲有鳥將至而垂翼上有高臺下有雝池（玉海亦引）舊言之擇新言之念若以賈市其富如河漢（玉海亦引）劉良人得其玉小人得其粟（朱彝尊經義考）

書逸篇（書）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書大傳九共）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史記告作誥）

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書大傳帝告）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作湯征

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史記殷本紀）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史記汝作女方作房）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史記朡作㚇誼作義）

咎單作民居（史記民作明）

成湯既歿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史記○據此又有太戊一篇）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史記作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史記囂作隞）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史記作祖乙遷于邢）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史記）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史記邦作封）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史魯世家畝作母歸作餽東作東土）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史記旅作魯及作嘉）

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漢書王莽傳）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史記踐作殘）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史記蒲作薄）

成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史記肅作息愼作鍚）

周公在豐將歿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周公在豐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

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從文王以明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史記）

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唐叔以大路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左傳定四年○據此又有伯禽唐誥二篇）

大傳篇目有九共帝告嘉禾揜誥之類（困學紀聞○據此又有揜誥一篇）

晉世祕府所藏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又有尚書逸篇二卷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隋書經籍志）

書逸文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孟子）

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宋書禮志）

虞書曰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說文○尚書帝命驗有此文）

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孟子○趙岐注以爲尚書逸篇之辭）

尚書逸篇云堯子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太平御覽七十）

尚書舜生姚墟（風俗通○孝經援神契有此文）

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祿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愼厥德天命焉葆（墨子）

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左傳昭十四年）

於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於酒渝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天天用弗式（墨子非樂篇）

書曰黼黻衣黃朱紱亦謂諸侯也（白虎通）

湯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史記）

百兩篇曰伊尹死大霧三日（論衡感類篇）

鄭註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云征是三朡（書堯典正義）

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呂氏春秋孝行篇）

商書曰以相陵懱（說文）

書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書大傳般庚）

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孔叢子）

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說苑○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詔亦有此文不云出泰誓）

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㠯永年丕天之大律（漢書郊祀志刑法志及平當傳○舊唐書褚元量傳引末句作承天凝丕天之大績）

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詩鴻雁箋○正義曰今泰誓文）

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師（書正義引三統歷）

太誓云前歌後舞假於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詩大明疏）

書曰唯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之上乃告司徒司馬司空諸節亢才予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必力賞罰以定厥功于先祖之遺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舟中跪取出涘以燎羣公咸曰休哉有火流于王屋化爲赤烏三足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書大傳大誓○漢書董仲舒傳引書作周公曰復哉復哉○禮坊記正義曰鄭不見古文尚書漢時別有尚書逸篇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以下三篇之事）

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遏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

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史記周本紀）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禮樂記）

五貝曰朋書云武王悅箕子之對賜十朋也（廣韻○藝文類聚引帝王世紀武王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賜貝千朋）

金縢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祿去君室賞罰不由君佞人執政政在女主不出五年有走王（唐書五行志）

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左傳僖三十三年○昭二十年又引作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按康誥有云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當即此文而無罪不相及語）

王曰封唯曰若圭璧（尚書大傳酒誥）

尚書無逸篇曰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上冒以黃土（初學記○白虎通引作逸禮）

尚書無逸篇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禮郊特牲正義○白虎通亦引之）

書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白虎通○尚書大傳有此文）

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漢書律歷志）

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莊子）

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荀子）

書曰紳之束之（韓非子）

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韓非子）

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呂氏春秋報更篇）

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史記商君傳）

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史記蔡澤傳）

書曰厥辟去厥祇（春秋繁露玉杯篇）

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賈子君道篇）

書曰戎狄荒服（漢書蕭望之傳○周語有此文）

書曰先其算命（漢書律歷志）

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祇事不怠（漢書宣帝紀○王逸註天問云白魚入于王舟羣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則此乃今文太誓之詞）

書曰竹箭如搯（說文）

周書曰戔戔巧言（說文）

周書曰我有𢦏于西（說文）

周書曰宮中之冗食（說文）

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

不世之功（魏曹植陳審舉疏）

尚書曰夫常人安於俗學溺於所聞（文選東京賦注○史記商君傳有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

尚書曰宅山阜猥積（文選魏都賦注）

書逸古文（斷自東晉梅賾以前）

虞舜者名曰重華（史本紀○本大戴五帝德）

夏禹名曰文命（本紀○本五帝德）

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呂氏春秋諭大篇）

舜云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太平御覽八十一引尸子）

書云去邪無疑任賢勿貳（趙策）

書曰矜矜業業無怠無荒（後漢崔駰傳）

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左傳文七年）

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左傳僖二十四年）

眊目少精也从目毛聲虞書耄字从此（說文）

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左傳莊八年）

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左傳襄二十一年○又二十三年引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家語顏回篇後漢書劉梁傳引夏書同）

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王充論衡答佞篇）

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左傳襄二十六年○漢書路溫舒傳引書同）

哀公問舜冠孔子不對曰其政好生而惡殺所謂好生之德治于民心者也（荀子）

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孟子）

舜曰維予從欲而治（荀子大略篇）

書曰洚水警余（孟子）

夏書曰成允成功（左傳襄五年）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荀子君子篇）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論語）

舜之詔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孟子外書文說篇）

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荀子解蔽篇）

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周語）

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唯口出好興戎（墨子）

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左傳哀十八年）

筮不再令卜不襲吉（左傳哀十年）

禹誓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墨子）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孟子）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孟子）

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淮南子○又云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脩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又曰舜執干戚而服有苗）

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左傳襄四年）

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周語）

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晉語○下句左傳成十六年引夏書同）

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淮南子說林篇）

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左傳哀六年○家語引同又太平御覽引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案經傳夏與堯舜同在河北冀州之域故五子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案晉書稱皇甫謐從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據此益信書）

夏書有之曰關石龢鈞王府則有（周語○魏都賦注引夏書作和鈞云此夏之逸書）

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孟子）

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左傳襄二十一年）

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左傳襄十四年）

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左傳昭十七年）

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荀子君道篇○韓詩外傳引作周制）

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左傳昭二十三年）

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一無此二字）于下帝式

是增（一作是惡一作帝伐之）用爽厥師（○一作襲喪厥師一作用闕師墨子非命篇三引字互異今錄其義長者而存其異文爲一作）

書曰葛伯仇餉（孟子○太平御覽引帝王世紀曰今梁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故古文仲虺之誥曰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即孟子之言是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孟子）

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孟子）

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左傳襄十四年○襄三十年傳引作亂者取之亡者侮之宣十二年傳引作取亂侮亡兼弱也又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中蘬之言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荀子堯問篇○呂氏春秋驕恣篇作仲虺有言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

（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
親有禮覆昏亂霸王之器也○（左傳閔元年）
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周語）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論語○墨子兼愛篇引湯說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周語亦引湯誓曰余一人有皋無以萬夫萬夫有皋在余一人）
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墨子尚賢篇）
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漢書律歷志）

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論語）
商書曰烏戲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隹人面胡敢異也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隹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墨子明鬼篇）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孟子）
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俾輔而身（墨子）
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於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殃其家必懷喪祭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墨子非樂篇）
蓋聞爲善者天報以福爲非者天報以殃（漢書吳王傳）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禮大學）

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禮緇衣）
書曰厥辟不辟忝厥祖（禮坊記○春秋繁露引同）
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禮緇衣）
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孟子○孔叢子引商書曰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即桐遷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
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禮表記）
書曰欲敗度縱敗禮（左傳昭十年）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孟子○禮緇衣引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
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孟子）
書云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忠經兆人篇）

語曰一有元良萬國以貞（禮文王世子）
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禮緇衣）
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呂氏春秋諭大篇○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一引尚書逸篇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論語○春秋繁露引陰作闇）
昔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呂氏春秋引高宗乃言曰云云德作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孟子引書同說文引周書瞑作眄）若跣不

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旣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旣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楚語）

武丁卽位默以不言思道三年而夢獲賢人以爲師乃使以夢像求之四方側陋得傅說方以胥靡築於傅巖拜以爲太公而使朝夕規諫恐其有懈怠也則勑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時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爾交修余無棄故能中興（潛夫論五德志篇）

書曰聖作則（左傳昭六年）

書云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忠經忠諫篇○說苑引孔子曰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

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墨子尙同篇）

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禮緇衣）

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禮緇衣）

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左傳襄十一年）

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左傳定元年）

詩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周禮大司樂疏引尙書大傳○按詩必書之訛）

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禮學記○周禮師氏注引說命同）

兌命曰學學半（禮學記）

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禮學記）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孟子）

昔者殷王紂刳剔孕婦（墨子尙鬼篇）

于太誓曰紂夷處（一作居）不肯事上帝鬼神禍（一作棄）厥先神禔（一作祇）不祀乃曰吾民（一無民字）有命無廖排扇（一作毋僇其務）天亦縱之棄而弗葆（墨子非命篇○一作亦墨子天志篇文引大明之道之曰云云）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孟子）

萇宏曰同德度義（左傳昭二十四年）

大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

一心（管子法禁篇）

大誓之言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墨子尙同篇）

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周語）

昔者殷王紂播棄黎老賊誅孩子（墨子尙鬼篇）

大誓之言也于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時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墨子非命篇○朱彝尊曰去發大明皆太誓之篇分而名之者）

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周語）

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左傳昭二十四年○成二年傳引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論語○說苑君道篇引書下二）

（何同）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

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孟子）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孟子）

書曰迺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漢書谷永傳）

紂斮朝涉之脛而萬民叛（淮南子主術篇）

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後漢書孔融傳）

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呂氏春秋適威篇）

大誓曰獨夫紂（荀子議兵篇）

書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秦策○哀元年傳伍員曰臣聞之云云除害作去疾）

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墨子兼愛篇）

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禮記坊記）

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漢書律歷志）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釁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樂記○荀子大略篇曰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哭比干之墓史記留侯世家其對高帝云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休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險淮南子亦有此語大同小異）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禮大傳）

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左傳襄三十一年）

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遂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墨子兼愛篇）

昔武王數紂之辠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左傳昭七年○風俗通亦引尙書紂爲逋逃淵藪）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孟子○爾雅釋詁郭注引逸書曰釗我周王）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王充論衡曰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

一戎衣而有天下（禮中庸）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論語）

所重民食喪祭（論語）

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又）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魯語）

周書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左傳僖五年）

書曰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力（心書）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論語）

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

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左傳定四年）

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左傳僖五年）

書曰愼始而敬終以不困（左傳襄二十五年○徐幹中論引書同）

成王周官立大師大傅大保兹惟三公（周禮小宰職正義引鄭志趙商問）

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禮文王世子）

昔先王議事以制（左傳叔向詒子產書）

詩又曰淑愼爾止無載爾僞（左傳襄三十年○次句當是引書）

書曰居安思危（左傳襄十一年）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論語○漢石經作孝于惟孝）

周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左傳僖五年）

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禮緇衣）

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緇衣）

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禮坊記○春秋繁露引君陳作書女作爾無末一句）

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周語）

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漢書律歷志）

書云旌別淑慝（忠經辨志篇○太公六韜曰旌別淑慝表其門閭）

有國家者章義癉惡以示民厚（禮緇衣）

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左傳文六年）

經云亦維先正克左右（漢書谷永傳）

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禮緇衣）

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孟子）

書曰格其非心（孟子外書孝經篇）

周書逸文

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戰國策魏策）

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呂氏春秋聽言篇○賈誼傳引作傳曰文小異）

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呂氏春秋愼大篇）

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淮南子氾論篇○韓非子引此作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淮南子）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則山澤不辟矣（史記貨殖傳）

周書曰欲起無先（史記楚世家）

毋爲權首將受其咎（漢書荆燕吳傳贊○師古曰此逸周書之言）

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漢書蕭何傳）

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漢書陳湯傳）

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漢書王商傳）

周書曰飾貌者不情（文選嵇康絕交書注）

周書曰君憂臣勞主辱臣死（文選潘安仁關中詩注）

周書文王曰惟世罔極汝尙勗予（文選賈誼弔屈原文注）

周書武王曰吾含怒深矣（文選西征賦注）

逸周書曰朕實不明以俔伯父（說文）

逸周書曰士分民之祘（說文）

逸周書知天文者冠鷸冠以鷸知天時故也（說文○又引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鷸漢書天文志師古注引亦作禮記文）

逸周書曰味辛而不熮（說文）

逸周書有竘匠（說文）

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後漢楊賜傳）

周書曰文王昌曰吾聞之無變古無易常無陰謀無擅制無更創爲此則不祥太公曰夫天下非常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國非常一人之國也莫常有之唯有道者取之古之王者未使民民化未賞民民勸不知怒不知喜愉愉然其如赤子此古善爲政也（太平御覽）

周書曰文王獨坐屏去左右深念遠慮召太公望曰帝王猛暴無文強梁好武侵凌諸侯苦勞天下百姓之怨心生矣其災予奚行而得免於無道乎太公曰因其所爲且興其化上知天道中知人事下知地理乃可以有國焉（太平御覽）

周書曰武王不閉外門以示無懼去劍搢笏以示無仇（太平御覽）

周書曰太公望忽然曰不癡不狂其名不彰不狂不癡大事不成（太平御覽）

周書曰春爲牝陣弓爲前行夏爲方陣戟爲前行季夏圓陣矛爲前行秋爲牡陣劍爲前行冬爲伏陣楯爲前行是爲五陣（太平御覽）

周書曰凡禾麥居東方黍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初學記）

周書曰年飢上用與曲轅不漆弓戟縷經羽旄不擇鳥（太平御覽○初學記引作年不登甲則纓縢宮室不容注曰縷縄甲不以組）

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破

木爲耜鉏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果蓏之實（太平御覽）

周書黃帝穿井始烝穀爲飯烹穀爲粥（初學記）

周書曰秋食楂梨橘柚（初學記）

周書曰丘陵之人專而長（初學記）

周書曰藪澤已竭卽蓮藕掘（藝文類聚）

周書曰禹渫七十川大利天下（文選海賦注）

周書太公曰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文選魏公九錫文注）

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韓非子○按語與祭公篇相似而大臣勇如害上二語左傳引作周志此周記當卽周書也）

周書云天狗所止地盡傾餘光燭天爲流星長十數丈其疾如風其聲如雷其光如電（山海經郭注）

周書曰厭者不昧（山海經郭注）

周書曰西域獻火浣布昆吾獻切玉刀（博物志）

詩逸篇

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鄭注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樂崩亦從而亡）

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賓拾聲叡挾（大戴記投壺○文選注引琴操曰古琴有詩歌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禮記樂記）

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詩小雅由儀箋）

趨以采薺行以肆夏（禮玉藻）

舞莫重於武宿夜（禮祭統○書大傳曰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皇侃以爲因此以名曲）

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左傳僖二十三年）

叔孫穆子食慶封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知（左傳襄二十八年）

秦伯賦鳩飛（晉語）

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周語）

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乃作麥秀之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史記○書大傳作歌曰麥秀蔪兮禾黍蠅蠅彼狡童兮不我好仇）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

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左傳昭十二年）

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曰我徂黃竹□員閟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忘我徂黃竹□員閟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窮有皎者鴼翩翩其飛嗟我公侯□勿則遷居樂甚寡不如遷土禮樂其民（穆天子傳）

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予不疑（周書太子晉篇○左傳襄二十六年齊國子賦轡之柔矣即此詩）

古有白水之詩云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列女傳○管子雜篇作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

驪駒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漢書儒林傳注）

詩曰涓涓源水不雝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太息（荀子○古琴疏曰夏帝相元年條谷貢桐芍藥帝命羿伐桐于雲和羿伐桐爲琴以進帝善之移于音樂不聽政事爲羿所逐居于商丘援琴作源水之歌曰涓涓源水云云殆本於此）

齊景公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孟子）

詩逸文

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左傳莊二十二年）

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宣二年○杜注逸詩也）

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成九年）

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襄五年）

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襄八年）

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襄二十一年）

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昭二十六年）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禮射義○鄭注云貍首逸詩云曾孫侯氏是也）

（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之言因以名篇故謂之貍首也按射義貍首者樂會時也鄭似有據）

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禮緇衣）

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禮坊記）

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按德不塞嗣武于孫子（大戴禮用兵篇）

雨無其極傷我稼穡（韓詩雨無極篇首○朱子集傳引劉安世說）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論語）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論語）

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秦策○周書周祝曰葉之美也解其柯柯之美也離其枝枝之美也拔其本句頗相似恐非詩也）

詩云大武遠宅不涉（秦策○周書大武解有遠宅不薄之句語亦相似）

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秦策）

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知（趙策○一作諺云）

詩云得人者興失人者崩（史記商君傳）

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莊子外物篇）

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墨子）

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墨子）

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荀子○左傳昭四年子產引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東方朔客難引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

詩曰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荀子）

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荀子）

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荀子）

詩曰墨以爲明狐狸其蒼（荀子）

詩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呂氏春秋愛士篇）

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呂氏春秋行論篇）

詩曰毋過亂門（呂氏春秋原亂篇○左傳引作諺）

詩云有谷有阿言何以治之也（陸賈新語辨惑篇）

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漢書武帝紀）

詩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親省邊垂用事所極（漢書武帝紀）

詩曰緜緜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說苑）

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後漢書樊準傳）

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後漢書楊終傳）

詩曰以晏父母（說文）

詩曰不俟不來（說文○爾雅釋訓有此文）

詩曰騋牝驪牡（說文○亦見爾雅）

詩曰不醉而怒謂之奰（說文○毛傳有此文）

詩云荷天之禎德音振振垂厥景福君子神明（外史峴山篇）

韓詩曰利爲用本福爲禍先（文選盧諶贈劉琨詩注）

毛詩曰相彼反哺尙在翔禽（文選束皙補亡詩注○盧諶贈劉琨詩有此句）

詩曰兄弟急難朋友好合（前秦錄五）

詩曰昊天不肅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厲不先不後爲瘥爲瘵（陳子昂諫政理書見文苑）

韓詩曰鄙野之人僻陋無心也（文選東京賦注）

毛詩曰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藝文類聚懷舊○按伐木序有此文）

三家詩逸文

誰知口之蓋亦勿思　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毋已　欲欲伐輪兮　三歲宦女　山有蓲胡不日鼓瑟（漢石經魯詩殘字據封釋鈔）

魯詩云陽如之何（爾雅釋詁注）

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公羊隱五年傳注）

漢書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

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獵之田也（文選魏都賦注○周禮疏引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

魯詩說鼐小鼎（說文）

魯詩之義以阮徂共皆爲國名（詩皇矣正義）

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禮坊記注○釋文曰定姜之詩此是魯詩毛詩爲莊姜）

漢書谷永疏曰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中冓之言顏師古注中冓閨中隱奧之處晉灼曰魯詩以爲夜也（○以上魯詩）

臨淄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間兮又曰俟我於著乎而（注著地名卽濟南郡著縣也○漢書地理志）

大雅緜之詩曰人之初生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漢書地理志注）

漢書翼奉傳曰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詩正義曰鄭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者則春秋云喜怒哀樂好惡是也

臣竊攷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

貴恕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漢書匡衡傳○衡與蕭望之翼奉皆受齊詩於后蒼見儒林傳以上二條皆齊之遺說）

薛君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愼匹以聲相求隱蔽於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後漢書明帝紀注）

又曰窈窕貞專貌（文選顏延年秋胡詩注）

韓詩以爲罍飾天子以玉諸侯大夫以金士以梓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此主大夫言之也（爾雅釋天）

韓詩曰采苢傷夫有惡疾也詩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薛

君曰芣苢澤寫也臭惡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文選辨命論注）

韓詩序曰勞者歌其事（文選閒居賦注）

韓詩序曰漢廣悅人也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薛君曰游女謂漢神也（文選七啓注）

韓詩曰江之漾矣不可方思薛君曰漾長也（文選登樓賦注）

韓詩序曰汝墳辭家也薛君章句云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饑寒之憂爲此祿仕（後漢書周磐傳注）

行露之女許嫁矣然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則不肯往以

著其守貞之至（韓詩外傳○列女傳同）

韓詩曰密勿同心不宜有怒（文選加贈劉前軍表注）

韓詩曰綠蕣如簀簀積也薛君曰簀綠蕣盛如積也（文選西京賦注）

韓詩曰蝃蝀刺奔女也（後漢書楊賜傳注）

韓詩曰考盤在干地下而黃曰干（文選吳都賦注）

韓詩云黍離伯封作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其韓詩之說歟（困學紀聞）

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拂不祥（宋書禮志）

韓詩曰聊樂我魂薛君曰魂神也（文選東征賦注）

韓詩曰東方之日薛君曰詩人所說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文選神女賦注）

薛君韓詩章句曰何以謂之素餐素者質也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焉（文選潘安仁關中詩注又曹植求自試表注）

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文選西征賦注○師古注地理志引又作郁夷）

韓詩云賓爾籩豆飲酒之醧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卽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之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湎（詩釋文者作容）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illegible]不可以湎（文選魏都賦注又初學記二十六）

韓詩曰愔愔夜飲薛君曰愔愔和悅之貌也（文選魏都賦注）

韓詩曰蓁蓁者莪薛君曰蓁蓁盛貌也（文選東都賦注）

韓詩曰東有圃草薛君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文選東都賦注）

韓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穹谷薛君曰穹谷深谷也（文選西都賦注）

韓詩曰翰飛厲天薛君曰厲附也（文選西都賦注）

韓詩曰秋日淒淒百卉俱腓薛君曰腓變也俱變而黃也（文選謝靈運戲馬臺集詩注）

韓詩曰亂離斯莫爰其適歸薛君曰莫散也（文選潘安仁關中詩注）

韓詩曰緜蠻黃鳥薛君曰緜蠻文貌（文選景福殿賦注）

韓詩曰周原腜腜莫來反（文選魏都賦注）

大雅公劉之詩曰止旅乃密芮鞫之卽韓詩作芮阮（漢書地理志注）

韓詩魯頌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文選西都賦注）

韓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域薛君曰九域九州也（文選冊魏公九錫文注）

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白虎通）

韓詩內傳曰師臣者帝友臣者王臣臣者霸魯臣者亡（白虎通○按魯與虜通）

韓詩內傳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白虎通）

韓詩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文選魏都賦注）

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

鸞鳴則和應（禮經解注）

詩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衡牙蠙珠以納其間（周禮玉府注○疏云是韓詩）

韓詩內傳曰湯爲天子十三年百歲而崩葬於徵今扶風設陌是也（太平御覽）

韓詩內傳曰孔子爲魯司寇先誅少正卯（白虎通）

韓詩內傳舜漁雷澤（風俗通）

韓詩內傳鄭交甫漢臯臺下遇二女請其佩二女與佩交甫懷之循探之即亡矣（文選江賦注○以上韓詩）

晁說之詩序論曰齊魯韓三家之詩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爲康王詩王風爲魯詩鼓鐘爲昭王詩異同不可悉舉（玉海藝文）

鄭於中候握河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爲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也（詩鼓鍾正義）

古書拾遺卷一終

古書拾遺卷二

詩古說

閩　林春溥　鑑塘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

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主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左傳襄二十九年）

子曰小子何莫學乎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論語）

孔子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家語）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

孔子曰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雄雌之有別（家語）

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史記）

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後漢書皇后紀論○列女傳曲沃負云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起興）

（思得淑女以配君子）

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左傳襄十五年）

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

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左傳成十二年晉郤至語）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捋采之終於懷襭之況夫婦乎乃作芣苢之詩（列女傳）

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妻恐其懈於王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乃作詩曰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列女傳）

采蘩者樂不失職也（禮射義）

背宗族而采蘩怨（潛夫論班祿篇）

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如此（說苑孔子對魯哀公語）

采蘋者樂循法也（禮射義）

風有采蘩采蘋昭忠信也（左傳隱三年○又襄二十八年傳穆叔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

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家語）

申人之女既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列女傳）

孔子曰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孔叢子）

騶虞者樂官備也（禮射義）

琴操曰騶虞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邵國之大夫久於行役故作是詩（文選注）

孔子曰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孔叢子）

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于野恩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爲慈姑過而之厚（列女傳）

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孟子）

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其傅母閔其見遺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一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于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終執貞一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列女傳）

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左傳定九年）

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人與伋乘舟于河中將沈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其後舟行無恙未幾又使伋之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止伋伋曰棄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壽與之偕行壽之母知不能止也因戒之曰壽無爲前也壽又爲前竊伋旌以先行幾及齊矣盜見而殺之伋至見壽之死痛其代己死涕泣悲哀遂載其屍還至境而自殺兄弟俱死故君子義此二人而傷宣公之聽讒也（新序）

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白虎通）

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左傳定九年）

狄入衛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左傳閔二年）

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者爲雄而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

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丘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穆夫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曹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旣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列女傳）

孔子曰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孔叢子）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左傳閔二年）

齊女爲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始往操行衰惰心淫泆冶容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爲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爲人表式儀貌莊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絅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頎衣錦絅衣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厲女以高節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傅母之妨未然也（列女傳）

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思之耳詩曰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得不濟之有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離道不遠也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鹽鐵論）

孔子曰於木瓜見包且之禮行也（孔叢子）

黍離之詩爲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之且見害而作（說苑）

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有如不信死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列女傳）

子曰好賢如緇衣則爵不瀆而民作愿（禮記緇衣）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淸人（左傳閔二年）

詩云將翺將翔佩玉瓊琚此奉舅姑助祭祀之儀也又曰將翺將翔弋鳧與雁此主酒食待賓客之禮也（唐李華與外孫崔氏二孫書見文苑）

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秦荊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呂氏春秋求人篇）

孔子曰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孔叢子）

琴操曰伐檀者魏國之女所作也傷賢者隱蔽素飧在位閔傷怨曠失其嘉會（太平御覽五百七十八）

履畝稅而碩鼠作（潛夫論班祿篇）

孔子曰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孔叢子）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左傳文六年○風俗通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言）

（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
辯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而戲之曰女爲我歌我將舍女乃爲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爲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鶚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則有其鶚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飢餓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鶚乎大夫乃服而釋之君子謂辯女貞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列女傳）

會在河伊之間其君驕貪嗇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閔其痛悼也匪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

（潛夫論志氏姓篇）

孔子曰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也（孔叢子）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書金縢）

邠風鴟鴞之篇言鴟鴞小鳥猶尚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刺邠君曾不如此鳥（趙岐孟子注）

孔子曰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孔叢子）

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白虎通○公羊傳曰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

孔子曰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孔叢子）

孔子曰鹿鳴興於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家語）

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史記）

琴操曰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弦風諫（文選琴賦注）

其後忽養賢而鹿鳴思（潛夫論班祿篇）

鹿鳴君所以嘉賓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左傳襄四年穆叔語○魯語作懷和爲每懷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

昔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左傳僖二十四年○周語富辰）

（引棠棣作周文公之詩禮中庸疏又以棠棣之篇美文王之詩）

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蔡邕正交論）

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言朋友之義務在切直以升於善道者也（中論貴驗篇）

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漢書匈奴傳）

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左傳文四年衛甯武子語）

孔子曰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孔叢子）

周襄王與戎狄伐鄭戎狄逐襄王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

東至于衞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史記匈奴傳）

琴操曰白駒者失朋友之所作也其友賢居任也衰亂之世君無道不可匡輔依違成風諫不見受國士詠而思之援琴而長歌（太平御覽五百七十八）

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漢書劉向傳）

孔子曰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孔叢子）

周室之衰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向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董子）

鳩飛小雅小宛之首章也詩序曰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言已念傷亡人思成夫子也（晉語秦伯賦鳩飛韋昭注）

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又）小弁親之過大者也（孟子）

小弁趙岐謂伯奇之詩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論衡亦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曰惟憂用老（困學紀聞）

子曰惡惡如巷伯則刑不試而民咸服（禮記緇衣）

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巍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況人事之報應乎（中論修本篇）

孔子曰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孔叢子）

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後漢書陳忠傳）

孔子曰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孔叢子）

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詩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孟子）

詩曰蘇軨有絕謂世子始封也（白虎通）

孔子曰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孔叢子）

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刺興（范甯穀梁序）

孔子曰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孔叢子）

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國語韋昭注）

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國語韋昭注）

行人定而緜蠻諷（潛夫論班祿篇）

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襄四年穆叔語）

王者受命必先祭天乃行王事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淠彼乘舟烝徒檝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春秋繁露）

詩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周語）

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姒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於八虞而咨于二虢度於閎夭而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

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敎誨之力也（晉語）

詩云皇矣上帝臨下以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惟此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上帝指之憎其式惡乃睠西顧此惟與宅蓋此言也言夏殷二國之政不得乃用奢夸廓大上帝憎之更求民之瘼聖人與天下四國究度而使居之也（潛夫論班祿篇）

詩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漢書郊祀志匡衡疏）

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抳握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德（潛夫論）

晉弓工妻謁于平公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葭葦惻然爲痛之恩及草木仁著於天下（列女傳）

夏道衰公劉變于西戎邑于豳自漆沮渡渭取財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史記）

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左傳隱三年）

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也（楚語左史倚相語○韋昭曰懿詩大雅抑之篇也）

徐偃王國名也周宣王之舅申伯所封也詩曰申伯番番既入于徐（王逸楚辭七諫注）

周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於京師受法度也又云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白虎通）

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龢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龢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龢故曰成（周語叔向語）

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今時邁篇）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今武篇）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今賚篇）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桓篇）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毋忘其章（左傳宣十二年）

三夏（國語作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左傳襄四年穆叔語）

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周語芮良夫語）

文王既沒周公武王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漢書劉向傳）

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曰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敎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下之敎者（墨子）

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佑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佑助其治也（又）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漢書匡衡傳）

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爲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孰能如斯（史記）

詩云於皇時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太山也又曰嶞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白虎通）

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魯語）

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史記宋世家）

詩云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言湯王天下大小國諸侯皆來見湯能通達以禮義也（白虎通）

后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閒成湯既興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後漢書）

詩譜補圖

鄭氏詩譜其圖久亡歐陽永叔始爲補之近休寧戴氏次以爲表區分大頌尙未條貫今合而次之而小雅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仍繫之幽王從序也

	商頌			周				
	成湯	大戊	武丁	文王	武王	成王	康王	懿王
頌	那	烈祖	玄鳥 殷武 長發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雝 載見 有客 武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小雅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南陔 白華 華黍 魚麗	由庚 南有嘉魚 崇丘 南山有臺 由儀 常棣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大雅				文王 大明 緜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泂酌 卷阿		
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止		豳 七月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召南				鵲巢 采蘩 草蟲 采蘋 行露 羔羊 殷其靁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騶虞	甘棠 何彼襛矣			

正義曰周南召南鹿鳴文王之屬總言文武之詩皆述文武之政未必皆文武時作也故文王大明之等檢其文皆成王時作

正義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治平累世則美刺不興故初變惡俗則民歌之風雅正經是也始得太平則民頌之周頌諸篇是也成王太平之後其美不異於前故頌聲止也陳靈公淫亂之後其惡不復可言故變風息也班固云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此之謂也然則變風變雅之作皆王道始衰政教初失尚可匡而革之追而復之故執彼舊章繩此新失覬望自悔其心更遵正道所以變詩作也季札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是由王澤未竭民尚知禮也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者王道明盛政出一人太平非諸侯之力不得有正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善惡在於已身不由天子之命惡則民怨善則民喜故各從其國有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夷王　厲王　共和　宣王　幽王　平王

美刺之變風也

正義曰譜云夷身失禮懿始受譖則周道之衰自夷懿始矣變雅始於厲王無夷懿之雅者蓋孔子錄而不得或有而不足錄也昭十二年左傳稱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諫穆王衛頃齊哀之時而有變風明時作變雅但不錄之耳

齊　哀公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胡公　東方未明

邶　頃侯　柏舟

鄶　羔裘　素冠　隰有萇楚　匪風

獻公

變大雅　民勞　板　蕩　抑　桑柔

釐侯　武公

幽公　宛丘　東門之枌

陳

變小雅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鴻雁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鄘　武公　柏舟

厲公　文公　成公　莊公

唐　僖侯　蟋蟀　獻侯　穆侯　殤叔

秦　秦仲　車鄰　莊公

釐公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武公

十五

頌

變小雅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鍾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隰桑　白華　緜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變大雅　瞻卬　召旻

邶鄘　齊　唐　秦　陳

文侯

夷公

王　鄭　魏　衛

黍離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蓷

武公　緇衣　莊公　將仲子　叔于田

葛藟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

武公　淇奧　莊公　考槃　碩人

緇衣　[illegible]

昭侯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杕杜　羔裘　鴇羽

襄公　駟驖　小戎　蒹葭　終南

平公　文公　桓公

桓王　莊王　僖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

葛藟　兔爰　采葛　大車

大叔于田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昭公　有女同車　厲公　褰裳

檀　碩鼠

桓公　州吁　宣公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惠公　芄蘭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莊公

孝侯　鄂侯　哀侯　小子侯

文公　寧公　出公

陳佗　墓門　厲公

丘中有麻

昭公復位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丰　東門之墠

黔牟　惠公復位

襄公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晉侯緡

武公

莊公

頌　鄭　曹　衛　邶鄘　齊　唐　秦　陳

十六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子亹

子儀　厲公復位　出其東門　昭公　野有蔓草　溱洧　文公　清人

曹　昭公　蜉蝣

懿公　戴公　載馳　文公　定之方中　蝃蝀　相鼠　木瓜　干旄

武公　無衣　有杕之杜　獻公　葛生　采苓

德公　宣公　成公

宣公

魯

僖公　駉　有駜　泮水　閟宮

共公　候人　鳲鳩　下泉

河廣

穆公　黃鳥　康公　晨風　無衣　渭陽　月出　穆公　共公　防有鵲巢　權輿

靈公　株林　澤陂

禮逸篇

禮王度記曰玉者有象君子之德燥不輕溼不重薄不撓廉不傷疵不掩是以人君寶之天子之純玉尺有二寸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也伯子男俱三玉二石也（白虎通○劉向曰王度記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也）

王度記曰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芑蘭士兼庶人艾（白虎通○周禮鬱人疏引作大夫以蘭芝士以蕭餘同）

王度記曰天子家宰一人爵祿如天子之大夫（又）子男三卿一卿命于天子（白虎通）

王度記曰反之以玦其不待放者亦與之物（白虎通○曲禮正義引作大夫俟放於郊三年得環乃還得玦乃去）

王度記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白虎通）

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詩干旄正義○宋書禮志引作諸侯駕五卿駕四）

王度記曰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禮王制注）

王度記曰臣致仕於君者養之以其祿之半（白虎通）

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也（又）質法天文法地也（白虎通）

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蓍陽故數奇也（白虎通○初學記引逸禮作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士民四寸龜者陰蟲之老也龜三千歲上游於卷耳之上老者先知故君子舉事必考之）

三正記曰灼龜以荆（白虎通）

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白虎通）

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白虎通）

禮親屬記曰男子先生稱兄後生稱弟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白虎通）

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于禽獸（周禮大司馬鄭注）

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蔡中郎集）

禮五帝記曰帝庠序之學則父子有親長幼有序善如爾舍（白虎通）

禮記謚法曰德象天地稱帝仁義所生稱王翼善傳聖謚曰堯仁聖盛明謚曰舜（白虎通）淵源流通曰禹雲行雨施曰湯（書疏引謚法）除虐去殘曰湯殘義損善曰紂（史記殷紀張晏引謚法）慈惠愛民謚曰文剛強理直謚曰武（白虎通引謚法）

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四民常均彊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漢書王莽傳注）

樂元語曰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與其所自作明有制興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故東夷之樂曰朝離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味北夷之樂曰禁（白虎通○文選東都賦注引孝經鉤命訣作東夷之樂曰休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林北夷之樂曰僸文王世子正義又引休作昧任作南林作朱僸作禁）

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白虎通）

于瓚案禮五帝位云黃帝與赤帝戰于阪泉之野（後漢郡國志劉

（郊注）

古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隋祭（特牲饋食禮注）

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于祭宗廟之儀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軷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禮月令注○正義曰皆逸中霤禮文）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縕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然后卜名上無取於天下無取於墜中無取於名山通谷無拂於鄉俗是故名難知而易諱也此所以養恩之道（大戴記保傅篇○青史子五十三篇見漢藝文志）

縣弧之禮義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牲以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彘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射中央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餘各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賈子新書胎教篇引青史氏之記）

青史子書說雞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雞祀祭也（風俗通）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禮雜記下）

隋志王肅喪服要記一卷佚孔氏正義杜氏通典多引之其魯哀公喪父一篇散見羣書今會粹爲一可以補宋嘉薛氏孔子集語所未及文曰魯哀公祖葬其父孔子問曰寧設桂樹乎哀公曰不也桂樹者起於介子推子推晉之人也文公有內難出國之狄子推隨其行割肉以續軍糧後文公復國忽忘子推子推奉唱而歌文公始悟當受爵子推奔介山抱木而燒死國人葬之恐其神魂霣於地故作桂樹焉吾父生於宮殿死於枕席何用桂樹爲孔子問曰寧設三桃湯乎哀公曰不也桃者起於衛靈公有女乳母送新婦就夫家道聞夫死乳母欲將新婦返新婦曰女有三從今屬於人死當卒哀因駕素車白馬進到夫家治

三桃湯以沐死者出東門北隅禮三終使死者不恨吾父無所恨何用三桃湯爲孔子問曰宰設五穀囊乎哀公曰不也五穀囊者起伯夷叔齊讓國不食周粟而餓於首陽之山恐魂之饑故作五穀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用此爲孔子問曰宰設菰蘆乎哀公曰不也菰蘆起太伯太伯出奔聞古公崩還赴喪故作菰蘆以障其尸吾父無太伯之罪何用此爲孔子問曰宰設桐人乎哀公曰不也桐人起於齊人虞卿遇惡繼母不得養父死不能葬知有過故作桐人吾父生得供養何用桐人爲孔子曰宰設魂衣乎哀公曰不也魂衣起苑荊於山之下道逢寒死友哀往迎其尸憫神之寒故作魂衣吾父生服錦繡死於衣被何用魂衣爲鄺善長謂孔子非璠璵送葬安用桂樹爲禮乎王肅此證近於誣矣（朱彝尊經義考）

禮逸文

禮志有之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晉語）

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女若而人（左傳襄十二年）

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愼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愼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愼從爾父母之言（穀梁桓三年傳）

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左傳文十八年○杜注曰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九刑之書今亡）

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列女傳）

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孟子）

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爲宗廟之屏示賤之也（白虎通）

禮曰一穀不升不備鶉鷃二穀不升不備鳧雁三穀不升不備雉兔四穀不升不備囿獸五穀不升不備三牲（白虎通）

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白虎通）

禮天子樹松諸侯柏大夫欒士楊（說文○禮含文嘉有此文）

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說文）

禮昏鼓四通爲大鼓夜半三通爲戒晨旦明五通爲發明

（說文○周禮鼓人注引作司馬法文大鼓作大鼜發明作發昫）

禮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公羊宣八年注）

禮曰諸侯既田則齊明盛服告于宗廟惴惴翼翼若有臨鑒而不敢淫縱其身有獲狐者則命之曰制爾以媚有獲虎豹者則命之曰制爾以猛有獲梟者則命之曰制爾以逆使百官皆懼而奉職不懈然後論其田功賞人筭而多獲者賞之獲而失其髦者罰之私養而不獻於廷者杖之玩田而傷鞠相格而厲弱者刑之（外史田獵篇）

禮曰臣事君不授其所不及（牛希濟表章論○文苑七百四十二）

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禮郊特牲注○正義曰禮緯文）

禮天子赤墀（說文）

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穀梁傳莊二十四年）

禮曰賓主執弓請升射於兩楹之間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白虎通）

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穀梁傳莊二十三年）

禮曰伏羲神農祝融三皇也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五帝也（白虎通）

禮曰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白虎通）

禮曰承天之慶萬福無疆（漢書王莽傳）

禮記曰黃帝樂曰咸池顓頊樂曰六莖帝嚳樂曰五英堯樂曰大章舜樂曰簫韶禹樂曰大夏湯樂曰大護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白虎通○樂記正義引樂緯有此文六莖作五莖五英作六英又引五行鈎命訣云伏羲樂爲立基神農樂爲下謀祝融樂爲祝續）

禮記九錫車馬衣服樂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皆隨其德可行而賜車馬能安民者賜衣服能使民和樂者賜以樂民衆多者賜以朱戶能進善者賜以納陛能退惡者賜以虎賁能誅有罪者賜以鈇鉞能征不義者賜以弓矢孝道備者賜以秬鬯（白虎通○曲禮正義引含文嘉九賜目同）

禮記曰朝日上質不諱正天名也（白虎通）

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鷸冠（漢書天文志師古注）

禮記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白虎通）

禮記曰婦人或賜之茝蘭則受獻諸舅姑（藝文類聚草部）

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氣物行王政也（蔡中郎集）

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蔡中郎集）

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反問於相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猷（蔡中郎集）

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蛚鳴衣裘成（鹽鐵論○郭注南山經引記曰條風至出輕繫督逋留）

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後漢書陳寵傳）

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歲又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又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又仲秋九門磔

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又）仲秋農隙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又）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又）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又）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禮月令注）

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白虎通）

文王世子篇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詩摽有梅七月正義）

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白虎通）

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

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大戴記保傅篇）

喪服經曰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天子爲諸侯絕朞何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也故禮中庸曰朞之喪達乎諸侯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白虎通）

禮服傳曰大宗不可絕同宗則可以爲後（白虎通）

禮服傳曰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又）子得爲父臣者不遺善之義也（白虎通）

弟子職曰暮食復禮士也庶人食力無數（白虎通）

弟子職言摳衣而降也（白虎通）

禮記大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蔡中郎集）

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如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如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大戴記保傅篇○柳宗元四門助教壁記引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

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太室（蔡中郎集）

樂記曰土曰塤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敔塤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絃離音也鐘兌音也柷敔乾音也（白虎通）

禮樂記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柷漆桶方畫木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上用柷止音爲節箏五絃筑身也笛武帝時丘仲之所作也笛者滌也所以蕩滌邪穢納之於雅正也長二尺四寸七孔籟三孔籥也大者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箹（風俗通）

禮記竽管三十六簧也長四尺二寸今二十三管（風俗通）

雜記曰龜陰之老也蓍陽之老也龍非水不處龜非火不兆以陽動陰也（白虎通）

祭義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大夫士七推（白虎通）

周禮云辭不直則言繁目不直則視眇耳不直則對答惑色不直則貌赧氣不直則數喘也（史記周本紀正義）

周禮曰五歲一禘三歲一祫（說文）

周禮曰諸侯有卿迓發（說文）

周禮曰馬有二百十四匹爲廄廄有僕夫（說文）

周禮曰二百四十斤爲秉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爲一秅（說文○見聘禮記）

周禮曰遂籥其焌焌火在前以焞焯龜（說文）

周禮曰煣牙外不熑（說文）

春秋逸文

周春秋曰周杜伯之國名爲恒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恒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於焦其友左儒爭之王不許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師友而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九諫而王不聽王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左儒死之杜伯既死即爲人見王曰恒之罪何哉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杜伯司工錡爲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又皆爲人而見奈何皇甫曰殺祝以兼謝焉又無益也皆爲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於圃田從人滿野杜伯乘白馬素衣司工錡爲左祝爲右朱衣朱冠起於道左執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伏於弓矢而死（顏之推寃魂志）

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爲死者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舍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而死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殺我而不辜死人

無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宋文公鮑之時有臣曰祏觀辜固嘗從事於厲株子杖揖出與言曰觀辜是何珪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春夏秋冬選失時豈汝爲之與意鮑爲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襁之中鮑何與識焉官臣觀辜特爲之株子舉揖而槀之殪之壇上當是時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宋之春秋齊莊公之時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徼者（路史餘論作王國卑與東里徼）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釋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泏血摡羊而漉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腳祧神而槀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齊之春秋（墨子○按墨子云吾見百國春秋此類是也太平廣記引獨異志曰齊莊公時有里徼者訟三年而獄不決公乃使二人具一羊詛於社二子將羊而刺之灑其血羊起觸二子殪於盟所與此小異）

筞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論語疏○史記伯夷傳索隱引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應劭云伯夷姓墨胎氏）

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責（韓非子）

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春秋序正義）

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莊七年公羊傳）

晉文公爲踐土之盟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左傳定四年）

冬會于溫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公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左傳僖二十八年）

衛獻公之出奔也傳稱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及其書經則云衛侯出奔齊如此之類是改告辭也（左傳隱正義）

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公羊傳昭十二年）

春秋曰賢聖博觀以章其名擇善者從之無所不聽又曰進而不言爲諂遠而不言爲怨（董仲舒詣丞相公孫宏記室書）

春秋曰算不及蠻夷則不行（鹽鐵論錯幣篇）

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爲卿相其政察察察察可以爲匹夫（鹽鐵論刺復篇）

春秋曰士守一不移循理不外援其職而已（鹽鐵論孝養篇）

春秋曰山有虎豹葵藿爲之不採國有賢士邊境爲之不害（鹽鐵論崇禮篇）

春秋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鹽鐵論周秦篇）

春秋曰未言介縶仲亡也（鹽鐵論非鞅篇）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楚策虞卿謂春申君）春秋傳曰有空褐褐短衣也（說文）左氏傳曰夏數得天正（通鑑魏紀一侍中辛毗引）左傳曰天子經略土地定城國制諸侯略分界也（文選吳都賦注）

竹書逸文

汲書云黃帝死七年其臣左徹乃立顓頊（路史黃帝紀）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史記正義）汲冢竹書云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今見有囚堯城（廣宏明集○史通引瑣語囚作放）紀年云三苗將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龍見於廟日夜出晝日不出三苗數叛數亡（通鑑外紀）紀年云夏禹未遇夢乘舟月中過而後受虞室之禪（劉仲達鴻書）竹書言益干啓位啓殺之（晉書束皙傳）汲冢古文曰夏桀作傾宮瑤臺殫百姓之財（文選東京賦注）

關龍逢之死竹書以爲諫瑤臺（路史發揮）汲紀年桀末年社坼裂（路史注）瑣語曰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乃自立四年（太平御覽○史通曰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紀年云自盤庚徙都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爲離宮別館（史記殷本紀正義）太康三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而得竹策之書其周志曰文王夢天帝服元襖以立於令狐之津帝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訊之曰而名爲望乎答曰唯爲望文王曰吾如有所見於汝太公言其年月與其日

且盡道其言臣此以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之歸以爲卿士（晉盧无忌太公呂望表）

周書記異曰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夜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周昭王問太史蘇由曰是何祥也由對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當此之時佛初生王宮也（又）穆王即位三十二年見西方數有光氣先聞蘇由所記知西方有聖人處世恐非周道所宜即與相國呂侯西入會諸侯於塗山以禳光變（廣宏明集○是否竹書類附於此）

古文周書曰周穆王姜后晝寢而孕越姬嬖竊而育之斃以元鳥二七塗以豨血寘諸姜后遽以告王王恐發書而占之曰蜉蝣之羽飛集於戶鴻之戾止弟弗克理重靈降誅尙復其所問左史氏史豹曰蟲飛集戶是曰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君子史良曰是謂闗親將留其身歸於母氏而後獲寧冊而藏之厥休將振王與令尹冊而藏之於櫝居二月越姬死七日而復言其情曰先君怒寧甚曰爾夷隸也胡竊君之子不歸母氏將寘而大戮及王子於治（文選幽通賦注○晉書束晳傳載汲冢竹書有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之等即此）

古文周書曰穆王田有黑鳥若鳩翩飛而集於衡御者斃之以策馬佚不克止之蹶於乘傷帝左股（文選赭白馬賦注）

紀年曰穆王見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鳥鵒人（穆天子傳注）

瑣語曰宣王之元妃獻后生子不恒朞月而生后弗敢舉天子召問羣臣及元史史皆答曰若男子也身體有不全諸骨節有不備者則可身體全骨節備不利於天子也將必喪邦天子曰若而不利余一人命棄之仲山父曰天子年長矣而未有子或者天將以是棄周雖棄之何益且卜筮言何必從天子弗棄之（太平御覽）

瑣語曰周宣王夜臥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旣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宣王曰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起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起卒成中興之名（藝文類聚）

瑣語曰幽王將殺太子宜臼立伯服釋虎將執之宜臼叱之虎弭耳而伏（太平御覽）

瑣語曰晉平公夢見赤熊闚屛惡之而有疾使問子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卿曰浮遊旣敗於顓頊自沒沈淮之淵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常爲天下祟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見堂下則邦人駭見門則近臣憂見庭則無傷窺君之屛病而無傷祭顓頊共工則瘳公如其言而疾間（太平御覽○史通引作晉春秋篇）

瑣語曰范獻子獵卜之曰此其繇也君子得黿小人遺冠獻子獵而不得遺其豹冠（太平御覽）

瑣語曰有鳥飛從西方來白質五色皆備集平公之庭相見如讓公召叔嚮問之叔嚮曰吾聞師曠曰西方有白質鳥五色皆備其名曰翬南方赤質五色備其名曰搖其來爲吾君臣其祥先至矣（太平御覽）

瑣語曰晉師曠晝侍平公鼓瑟輟而笑曰齊君與嬖人戲

塗狀傷賞公書記之使問齊侯果如其言（太平御覽）

晉平公至澮上見人乘白驂八騶以來有貍身而狐尾去其車而隨公之車公問師曠師曠曰貍身而狐尾其名曰首陽之神飲酒于霍太山而歸其逢君于澮乎君其有喜焉（出古文瑣語○太平廣記二百九十一）

瑣語曰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有短丈夫賓於前晏子曰君所夢何如哉公曰其賓者甚短大上小下其言甚怒好俛晏子曰如是則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俛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果伐宋（太平御覽）

瑣語魯國多盜季康子治之獲一人焉詰之曰汝胡以盜對曰此猶之乎蟻擅也慕擅而附寧可已耶子大夫爲政不能不盜何以詰吾盜栁下跖魯之民盜也嘯其徒數千人驪山之陽抉人肝而食之享年九十而邑宰不得問也子大夫陪臣陽貨魯之家盜也國命出其手叛費囚桓以意行國中自如寶玉大弓夫誰非先王所遺子孫世守之謂何今貨偃然竊以逋也而子大夫不得問也子大夫之家魯之國盜也名則魯臣實魯君焉國政爲家事國賦爲家賦貌然魯君如無有焉而魯君不得問也魯君魯之大夫也乾侯之難亦惟季孫意如之故不得正其終魯君醜然不斥季孫之立而以爲身則魯何以有王章也逐一君復易一君而周天子不得問也吾儕小人則何知知則於人而已矣子大夫於吾儕小人其猶負騾以謀朝夕耳康子曰辨哉盜也夫之縶於獄中（繹史）

瑣語曰初刑史子臣謂宋景公從今已往五月五日臣死後五年五月丁巳吳亡以後五祀八月辛巳君薨刑史子臣將至死日朝見景公夕死後吳亡景公懼思刑史子臣之言將至死日乃逃於瓜圃遂死之求得已蟲矣（太平御覽○宋書符瑞志曰先是周敬王之四十七年宋景公問大夫邢史子臣天道何祥對曰後五年五月丁亥臣將死死後五年五月丁卯吳將亡亡後五年君將終終後四百年邾王天下皆如其言邾王天下蓋謂魏國之後言四百年則錯疑年代久遠傳記者謬誤○按左傳魯哀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二十六年冬十月宋景公游于空澤辛巳卒于連中彼此互異）

汲書曰智伯爲趙襄子所敗將出走夢火見于西方乃出奔秦又夢火見于南方遂奔楚（太平御覽）

古書拾遺卷三

世本逸文（漢書藝文志云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

閩　林春溥　鑑塘

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山海經註引）

黃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纍祖產青陽及昌意顓頊母濁山氏之子名昌僕（山海經註引）

少昊黃帝之子名契字青陽黃帝歿契立王以金德號曰金天氏同度量調律呂封泰山作九泉之樂以鳥紀官（路史後紀冊並氏錢譜引）

顓頊娶于滕隫氏謂之女祿產老童老童娶于根水氏謂之驕福產重及黎（山海經註引）

顓頊生窮係（史表索隱引）

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元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鄷氏慶都生帝堯次妃娵訾氏生帝摯（藝文類聚引）

鯀取有辛氏女謂之女志是生高密宋衷云高密禹所封國（史記索隱引）

塗山氏女名女媧（史記索隱引）

夏　帝槐作帝芬帝不降作帝降帝皐生發及履癸履癸一名桀（史表索隱引）

商　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遭圉遭圉生根國根國生冥（禮祭法正義引〇遭圉索隱引作糧圉）冥卒子振立振作核（索隱引）

商　湯名天乙（路史發揮引）世本有外丙仲壬（史正義引）小甲太康子沃甲作開甲稟辛作祖辛（索隱引）

周　公非辟方高圉侯侔亞圉雲都太公組紺諸盩（索隱引〇又引毀隃作僞榆）

周　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懿王崩弟孝王立孝王崩懿王太子燮立是爲夷王（禮郊特牲正義引〇史周紀共王繄扈索隱引世本作伊扈）

周　平王生桓王林林生莊王佗佗生僖王胡齊齊生惠王涼惠王生襄王鄭鄭生頃王巨巨生匡王班及定王瑜瑜生簡王夷夷生靈王泄心心生景王貴貴生悼王猛及敬王匄（左傳昭二十六年正義引〇史表索隱引惠王名毋涼）

周　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哀十九年正義引）

魯　伯禽生煬公熙熙生弗弗生獻公具具生武公敖（禮明堂位正義引）

魯　魏公作微公名弗甚眞公作愼公惠公名弗皇隱公名息姑哀公名蔣悼公名寧（史表索隱引）哀公生悼公寧寧生元公嘉嘉生穆公不衍（禮檀弓穆公問節正義引）

魯　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禮器正義引）

魯　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爲厚氏（檀弓后木節正義引）

魯　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伯茲茲生莊叔得臣臣生穆叔豹豹生昭子婼婼生成子不敢敢生武叔州仇（檀弓叔孫武叔節正義引）

魯　叔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爲叔仲氏（檀弓叔仲皮節正義引）

魯 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檀弓滕成公節正義引）

魯 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檀弓公儀仲子節正義引）

魯 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行父行父生夙（檀弓季武子節正義引）

魯 悼子紇生平子意如意如生桓子斯斯生康子肥又云悼子紇生穆伯靖（檀弓季康子節正義引○姓纂引季平子支孫爲子革氏見路史後紀注）

魯 叔肸生聲伯嬰齊嬰齊生叔老老生叔弓（檀弓滕成公節正義引）

衛 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爲公叔氏（禮檀弓公叔文子節公叔木節正義引）

衛 靈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及惠叔蘭蘭生虎爲司寇氏文子生簡子瑕瑕生衛將軍文氏（檀弓司寇惠子節正義引）

衛 莊叔達生得閭叔穀穀生成叔烝鉏鉏生頃叔羅羅生昭叔起起生文叔圉圉生悝（禮祭統正義引）

晉 穆侯名弗生定公名午出公名鑿昭公生桓子雝雝生忌忌生懿公驕（史表索隱引）

晉 懿子乘生昭子舉舉生趙陽乘即厲也（定十四年傳正義引）

晉 厲（孫伯厲）生司空頡頡生南里叔子子生叔正官伯伯生司徒公公生卣沃正少襄襄生司功大伯伯生侯季子子生藉游游生談談生秦（昭十五年傳正義引）

晉 郤豹生冀芮芮生缺缺生克又云豹生義義生步揚揚生蒲城鵲居居生至（成二年傳正義）又云揚生州州即犨也（成十一年傳正義引）

晉 士蔿生士伯缺缺生士會會生士燮（文十二年傳正義引）

宋 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碩甫澤澤生季甫甫生子僕伊與樂豫（文七年傳正義引○檀弓正義又引云術生石甫願繹繹生夷甫傾傾生東鄉克克生西鄉士曹曹生子罕喜文八年正義又引作澤生夷甫須須生大司寇呂）

華父督宋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左傳桓正義引）

宋 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爲華氏所偪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詩那正義引）

宋 公孫壽生大司馬固固生司馬澤又云督生世子家家生秀老老生司徒鄭鄭生司徒喜又云莊公生右師戊戊生司城師又云桓公生公子鱗鱗生東鄉矔矔生司

徒交交生大司寇子奏奏生小司寇朱又云桓公生向父盻盻生司城訾安安生小司寇鱣及合左師左師即向戌也（成十五年傳正義引）

宋 向戌生東鄰叔子超超生左師眇眇門向巢也（檀弓正義引）

齊 大公望生丁公伋伋生乙公得得生癸公慈母慈母生哀公不辰（檀弓大公節正義引）

齊 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莊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涉耐涉產微凡十代世譜同（史記管晏傳索隱引）

齊 敬仲（高傒）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生宣子宣子生厚厚生止又云傾子之孫武子偃（襄二十九年傳正義引○昭十二年傳正義又引作傾子之孫[illegible]）

齊 懿伯生貞孟貞孟生成伯高父（檀弓成子高節正義引）

齊 成子當生襄子班班生莊子伯（禮弓下正義引）

齊 僖子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廩丘子鑿茲芒子盈惠子得（哀十四年傳正義引）

魏 萬生芒芒生季季生武仲州州生莊子降降生獻子荼荼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多生桓子駒駒生文侯斯（禮樂記正義引）

魏 惠王生襄王無哀王（史世家集解引）

晉 公明生趙夙（成十年傳正義引）

晉 趙簡子名鞅文子武之孫景叔成之子（史表索隱引）

楚 蔿艾獵孫叔敖之兄蔿子馮艾獵之子（襄十五年傳注引）

氏姓篇云任姓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言此十國皆任姓也○左傳隱正義引）子姓殷時來宋空同黎比髦自東蕭（左傳隱正義引○史殷紀索隱引自作目）陳遂舜後宋虞思後箕伯直柄中衰湯封遂於陳以後舜（路史後紀注引）禹後有夏后氏有扈氏有南氏斟尋氏弗氏（夏本紀索隱引）斟灌斟尋夏同姓諸侯（襄四年傳正義引）莘國姒姓夏禹之後（周本紀索隱引）密須氏商時姞姓之國昆吾古己姓之國（通志氏族略引）昆吾者衛是也（書正義引）豕韋防姓（史索隱引）鄅爲妘姓（左傳正義引）參六姬姓姞允姓國鍾離淮夷嬴姓國紀姓出于少昊（路史注引）霍國眞姓後周武王封弟叔處于霍（史表索隱引）錢鏗在商爲守藏吏周爲柱下史（路史後紀注引）殷時學樂有太

師摯少師陽（廣韻注引）仲滑生飛廉（秦本紀正義引）鼓方氏鼓方叔之後大戎氏晉公子大戎敎昭爲原大夫（通志氏族略引）晉有祁邑大夫季瓜忽宋有季隨逢世本曰周有八士季隨季騧之後騧或作瓜（廣韻注引）漆爲大狐氏射姑爲小狐氏（路史後紀注引）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皆在武落鍾離山巴氏生黑穴樊瞫相鄭四姓之子俱事鬼神後巴氏臣四姓居夷城爲廩君世尙秦女（路史後紀引）嬀處在西城西舜居（國名紀引）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珮（文選景福殿注引）禹都陽城（漢地理志引）契居番（國名紀引）昭明居砥石（書正義引）武王在豐鎬（西都賦注引）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左傳桓正義引）孰哉居番離孰姑徙句吳（路史後紀注引）邾顏居邾肥徙郳（宋仲子注云邾顏別封小子肥於郳爲小邾子○莊五年傳正義引）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路史後紀注引）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周本紀索隱引）廩丘齊大夫廩丘子邑梁丘虞丘皆齊采邑（國名紀注引）滕國有考公麇子元公弘（趙岐孟子注引）齊景公亡滕（隱七年傳正義引）

世本有作篇其篇記諸作事（禮明堂位正義）

伏羲臣芒氏作羅或作句芒（路史後紀引）巫彭作醫（山海經注引）黃帝令大撓作甲子鯀置城郭夙沙氏煑海爲鹽蚩尤作五兵伯余製衣裳陶制五刑（路史後紀引）堯使禹作宮室（初學記引）

史皇作圖（文選謝莊宣貴妃誄注引）隸首作數（文選西京賦注引）祝融作市（初學記引）黃帝造火食旃冕（禮冠義正義引）於則作屝履（初學記引）蒼頡作書（書正義引）胲作服牛（黃帝臣○初學記引）伯益作井（爾雅疏引）奚仲作

車（文選演連珠注引）共鼓貨狄作舟（黃帝二臣也○初學記引）庖犧作瑟神農作琴毋句作磬垂作鐘隨作笙女媧作簧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風俗通引）揮作弓夷牟作矢（禮射義正義引）杼作甲（詩鄭風疏引）武王作翣（初學記引）雍父作舂杵臼（太平御覽引）公輸班作磑（廣韻引）少康作箕帚（太平御覽引）儀狄作酒醪（初學記引）

古系（據山海經錄出）

大皞生咸鳥咸鳥生乘釐乘釐生後照後照是始爲巴人有國名曰流黃辛氏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訞生炎居炎居生節並節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融降處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術器是復土穰以處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鳴噎鳴生歲十有二（生十二子皆以歲名名之）后土生信信生夸父

炎帝之孫名曰靈恝靈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

炎帝之孫伯陵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緣婦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爲侯

黃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處若水生韓流韓流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顓頊

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爲鯀鯀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頭

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一作卞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爲犬戎

黃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禺京處北海禺虢處東海是惟海神

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鳥身名曰禺彊

黃帝之孫曰始均始均生北狄

少昊生倍伐倍伐降處緡淵

少皞生般般是始爲弓矢

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少昊孺帝顓頊於此棄其琴瑟

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長琴是處搖山始

作樂風

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獻上天令黎卭下地下地是生噎處于西極

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苗民釐姓

顓頊之子有季禺之國淑士之國叔歜之國中輻之國

伯夷父（顓頊師）生西岳西岳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

南嶽娶州山女名曰女虔女虔生季格季格生壽麻

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穀稷之弟台璽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　叔均始作牛耕　叔均爲田祖

帝俊生禺號禺號生滛梁滛梁生番禺番禺是始爲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爲車

有儋耳之國任姓禺號子

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

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帝俊有子八人是始爲歌舞

帝俊生晏龍晏龍是爲琴瑟晏龍生司幽司幽生司士不妻司女不夫

帝俊生中容有中容之國

帝俊生季釐有季釐之國

帝俊生帝鴻帝鴻生白民白民銷姓

帝俊生黑齒姜姓

帝俊妻娥皇生三身之國姚姓三身生義均義均是始爲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

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

帝舜生戲戲生搖民

帝舜生無滛降臷處是爲巫臷民朌姓

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處河大澤二女之靈能照此所方百里一曰登北氏

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鯀復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禹生均國均國生役采役采生修鞈

古逸書

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管子）

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衣形（後漢書注引文子）

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漢書晁錯傳）

黃帝言曰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呂氏春秋去私篇）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賈子修政篇）

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太公六韜）

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漢書胡建傳）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書允征）

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呂氏春秋）

黃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淮南子繆稱篇）

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大戴記武王踐阼篇）

帝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又曰功莫大於去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賈子修政篇○蔡中郎集引顓頊歷術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日立春日月俱起於泰建宮室制度）

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意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眾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我饑之也一民或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新書）

堯曰余坐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於棟余立檐扉之內霏然而雲生於牖（符子）

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老子任信章）

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大戴記誥志篇）

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梮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周語）

旦聞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周書大聚）

開望曰土廣無守可襲伐土狹無食可圍竭（周書文傳）

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家語）

禹曰天下名山經五千三百七十山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臧蓋其餘小山甚眾不足記云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

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也刀鎩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太山禪於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山海經五○海內西經曰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郭注云自此以上二千五百餘里上有醴泉華池去嵩高五萬里蓋天地之中也見禹本紀）

夏鼎志曰掘地得狗名曰賈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同實而異名也（宋書五行志）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思獨居譬其若去日之明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賈子修政篇）

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賈子修政篇）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書盤庚）

文王曰帝王富其人霸王富其地理國若不足亂國若有餘（唐書崔祕傳）

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左傳昭七年）

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奧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周語）

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巡狩則君親監之（周語）

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左傳昭二十六年）

先聖有言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柰之何（韓非子）

昔者魯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鬻子）

昔者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戒之曰與殺不辜寧失有罪無有無罪而見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戒之封誅賞之愼焉（鬻子）

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諸侯諸侯害天下（鹽鐵論禁耕篇）

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周語）

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左傳僖十五年）

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左傳成十五年）

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左傳成四年）

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左傳襄十四年）

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左傳昭元年）

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左傳隱六年）

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左傳昭五年）

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論語）

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左傳文六年）

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左傳成十五年）

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晉語）

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左傳昭三年）

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左傳昭十二年）

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左傳襄二十五年）

志曰枉尺而直尋（孟子）

志曰喪祭從先祖（孟子）

志曰聖人不須卜筮（左傳哀十八年）

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左傳襄四年）

記曰蛾子時術之（禮學記）

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禮學記）

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禮學記）

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禮文王世子）

記曰齊者不樂（禮祭統）

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禮祭統）

記曰無實則無勢失轡則馬焉制（管子雜篇）

記稱之曰愚忠讒賊（管子雜篇）

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後漢書張敏傳○黃石公素書下略有此文）

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禮文王世子）

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白虎通）

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鹽鐵論本議篇）

傳曰河海潤千里盛德及四海（鹽鐵論刺權篇）

大度之書曰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管子兵法篇）

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周禮大師注○疏曰兵書者武王出兵之書）

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左傳僖二十八年）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左傳宣十二年）

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左傳昭二十一年）

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左傳文七年）

軍讖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故良餌之下有懸魚重賞之下有勇夫（藝文類聚）

西方之書有之云懷與安實病大事（晉語）

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左傳襄三十年）

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左傳昭二十八年）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禮大學）

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晉語）

瞽史之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晉語○左傳僖十五年秦伯曰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

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漢書高五王傳）

經曰天地乖互衆物大傷君臣失序萬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極不測（後漢書樂恢傳）

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黴墨禹胼胝（淮南子修務篇）

夫子承楚國之政（夫子謂屈到）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味不陳庶侈（楚語）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禮大學）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孟子）

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孟子）

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孟子）

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孟子）

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孟子）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

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曹大家女誡）

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女誡）

四子逸文

逸論語曰璠璵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二則孚勝（說文王部初學記）

逸論語曰玉粲之瑟兮其瑮猛也（說文王部）

逸論語曰如玉之瑩（說文王部）

逸論語曰玉十謂之區治玉謂之琢亦謂之雕瑳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玦玉光也瓊赤玉也瑨瑾瑜美玉也璊三采玉也玲瑲琤瑱瑤玉聲也璥玉佩也瑱充耳也璪玉飾以水藻也（初學記）

逸論語云子欲居九夷從鳳嬉（路史注○論語摘衰聖有此文見初學記）

孔子曰一貫三爲王（說文王部）推一合十爲士（士部）粟之爲言續也（卤部）貉之爲言惡也（豸部）黍可爲酒禾入水也（黍部）牛羊之字以形舉也（羊部）視犬之字如畫狗也狗扣也（犬部）烏盱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爲烏呼（烏部）在人下故詰屈（儿部）

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史記商君傳）

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鹽鐵論）

孔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杜牧）

孔子曰進見而不以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鹽鐵論大論篇）

仲尼曰湯武非一善而王也桀紂非一惡而亡也三代之廢興也在其所積積善多者雖有一惡是爲過失未足以亡積惡多者雖有一善是爲誤中未足以存（潛夫論慎微篇）

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後漢書李固傳）

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後漢書翟酺傳○初學記引作春秋保乾圖文）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道不亡周德不作（文苑朱敬則陳）

（武帝論）

孔子曰終日行不遺己患終日言不遺己憂又云終身爲善一言敗之惜也（文苑徐彥伯樞密論）

孔子曰刑亂及諸政政亂及諸身（隋書刑法志）

孔子曰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武之所制者廣（唐太宗金鏡○此外經傳習見者不具錄）

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化在令外也（中論貴驗）

子思子云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即孟子小體大體之論（楊升菴集）

孝經曰聖不獨立智不獨治（風俗通）

孟子曰紂貴爲天子而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漢書伍被傳）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法言修身篇）

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何休公羊傳成公十八年注疏曰孟子文司馬法亦云也又定公十五年疏曰孟子與司馬法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是十取一之文也）

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後漢書郅惲傳○亦見袁宏後漢紀）

孟子曰王者師臣（高誘呂氏春秋孟春紀注○亦見許愼淮南子覽冥訓注）

孟子曰國與民同其利也（三輔黃圖）

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間有命世者（文選李陵答蘇武書注）

孟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吾惡者是吾師也（經史述文選注）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梁書處士傳序）

孟軻云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宏明集武帝勅答臣下神滅論○按莊子秋水篇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恐即此）

孟子曰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平禍患所避正當仁義爲本（宏明集文宣王子良與中丞孔稚圭釋疑書）

孟子曰曲意事貴者肩所尊俗之情也（後漢書張衡傳注○按離婁下篇公行子章趙氏章指有此文）

孟子曰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趙蕤長短經是非篇）

孟子曰桀紂逆天暴萬物故天棄之民去之湯武順天理萬物故天欲之民歸之紂昏昏以亡武王諤諤以昌（太平御覽）

孟子曰禮飾文儀者也禮以爲飾文以爲儀（陳師道文集取守論）

孟子曰父母妻子對之饑寒而不爲非未之有也（文苑朱希濟治論）

孟子曰曾子之事父也諭之以小杖則受諭之以大杖則走者恐虧其體非孝子之道也（繹史引兼明書）

或問爲學之道孟子曰靜然後虛使良心不汨於欲領然後會使良知不誘於物則道之章微析妙學不解矣此學之道也（陳士元孟子雜記述說苑）

孟子曰江海異於行潦者深廣也太山別於丘陵者高大也若深不異於行潦則孺子涉其淵若高不出於丘陵則跛羊步其巔（孟子雜記述鶡苑瓊珠○此外千載一聖是旦暮也太山之高參天入雲孟子三見齊宣王而不言事之類凡孟子外書所有者不復錄）

緯候逸文

河圖括地象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未分其氣混沌清濁既分伏者爲天偃者爲地（初學記）

河圖括地象云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又云極廣長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又云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周禮大司徒疏）

詩含神霧曰天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一千五百里天地相去一億五萬里（山海經注）

考靈耀曰從上臨下八萬里天以圓覆地以方載（周禮大司徒疏）

河圖帝覽嬉云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青道夏

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立春星辰西遊日則東遊春分星辰西遊之極日東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夏則星辰北遊日則南遊夏至星辰北遊之極日南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禮月令正義）

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禮檀弓正義）

詩含神霧云七政者斗上一星天位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開元占經六十七）

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歲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熒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歲而周天鎮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而周天太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歲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周禮大宗伯疏）

春秋緯文耀鉤云布度定記分州繫象華岐以西龍門積石至三危之野雍州屬魁星太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冀州屬樞星三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北兗州青州屬機星蒙山以東至南江會稽震澤徐揚之州屬權星大別以東至雷澤九江荊州屬衡星荊山西南至岷山北嶇鳥鼠梁州屬開星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豫州屬搖星（周禮保章氏注）

尚書考靈耀云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王者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者而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力役故敬授民時是觀時

候授民事也（禮月令正義○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鳥星作張心星作火黍作黍菽昴昏中下作可以收斂也）

樂叶圖徵曰天官紫微宮北極天一太一鉤陳後宮也（初學記）

春秋文耀勾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蒼帝其名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左傳桓五年正義）

援神契云辰極橫后妃四星縱曲相扶（禮檀弓正義）

春秋文曜鉤曰魁帶匡六星曰文昌宮爲六府彭南衆星曰天庫咸池曰天潢五帝車舍也（初學記）

元命包云畢七星十六度主邊兵營室星十六度主軍之糧大陵主尸（禮月令正義）

春秋元命苞曰太微爲天庭（文選月賦注）

樂稽耀嘉曰熒惑主命（文選羽獵賦注）

孝經鉤命訣曰歲星守心年穀豐（後漢書郎顗傳）

河圖曰彗星者天地之旗也（文選羽獵賦注）

孝經內記云彗出北斗兵大起彗在三台臣害君彗在太微君害臣彗在天獄諸侯作亂所指其處大惡彗在日旁子欲殺父（史記秦始皇本紀正義）

春秋緯說云月離于箕風揚沙（詩漸漸之石正義）

何休荅育引感精符云立推度以正陽日食則鼓用牲於社朱絲營社鳴鼓脅之（禮祭法正義）

春秋緯曰日之將蝕則斗第二星變色微赤不明七日而蝕（初學記）

春秋元命苞曰月之爲言闕也而設以蟾蠩與兔者陰陽雙居明陽之制陰陰之倚陽（初學記）

春秋說題辭曰星之爲言精也陽之榮也陽爲日日分爲星故其字日生爲星（初學記）

春秋說題辭曰雲之爲言運也動陰路觸石而起謂之雲合陽而起以精運也（初學記）

易通卦驗曰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木之狀立春少陽雲出房如積水春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鵠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夏初陰雲出觜赤如珠夏至少陰雲出如水波立秋濁陰雲出如赤繒處暑赤雲出南黃北蒼寒露正陰雲出如冠纓霜降太陰雲出上如羊下如磻石（初學記參藝文類聚）

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沈宋均注曰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尚武文采者則甘露凝重（初學記）

易緯通卦驗云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左傳隱五年正義）

考異郵曰八卦主八風距同各四十五日艮爲條風震爲明庶風巽爲清明風離爲景風坤爲涼風兌爲閶闔風乾爲不周風坎爲廣莫風（周禮保章氏疏）

樂緯云坎主冬至樂用管艮主立春樂用塤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絃坤主立秋樂用磬兌主秋分樂用鍾乾主立冬樂用柷敔（隱五年正義）

孝經緯曰周天七衡六間曰立春後十五日斗指寅爲雨水後十五日斗指卯爲春分後十五日斗指乙爲清明後十五日斗指辰爲穀雨後十五日斗指戊至南維爲立夏後十五日斗指巳爲小滿（藝文類聚）

援神契云春執規夏持衡秋執矩冬持權（詩洒水正義）

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年斗歷改憲（後漢書律歷志）

春秋佐助期曰天子法斗諸侯應宿（太平御覽）

春秋漢含孳曰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三公在天法三台九卿法北斗（文選永明策秀才注）

援神契曰月三日而成魄三月而成時（白虎通）

河圖曰天有五行地有五岳天有七星地有七表（初學記）

河圖括地象曰天有九道地有九州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崑崙之墟下洞含右赤縣之州是爲中則東南曰神州正南曰迎州西南曰戎州正西曰拾州中央曰冀

（[illegible]少）西北曰柱州正北曰玄州東北曰咸州正東曰陽州天下九州內效中域以盡地化（初學記）又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中有五山帝王居之（初學記）

河圖曰凡天下有九區別有九州中國九州名赤縣即禹之九州也（初學記）

河圖曰地之位起形於崑崙從廣萬里高萬一千里神物之所生聖仙之所集（初學記）

河圖括地象曰崑崙山爲柱氣上通天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初學記）

孝經緯援神契曰五岳藏神四瀆含靈五土出利以給天下黃白宜種禾黑墳宜種麥蒼赤宜種菽洿泉宜種稻（周禮載師疏）

孝經援神契曰計九州之別壤山陵之大川澤所注萊菹所生鳥獸所聚九百一十一萬八千二十四頃磽埆不墾者千五百萬三千頃（藝文類聚）

河圖曰九州殊題水泉剛柔各異青徐角羽集寬舒遲人聲緩其泉酸以鹹荊揚角徵會氣漂輕人聲急其泉酸以苦梁州商徵接剛勇漂人聲塞其泉苦以辛兗豫宮徵合平靜有慮人聲端其泉甘以苦雍冀合商羽端駛烈人聲捷其泉辛以鹹（初學記）

河圖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二萬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地常動不止而人不知譬如閉舟而行不覺舟之運也（文選張茂先勵志詩注）

考靈耀云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夏至之影尺有五寸是半三萬里得萬五千里（禮王制正義）

河圖龍文曰龍伯國人長三十丈（郭璞山海經注引河圖玉版作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大秦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以東得大秦國人長十丈又以東十萬里得佻國（郭引玉版作佻人國）人長三丈五尺又以東十萬里中秦國人長一丈天之東南西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長三千萬丈又有金剛敢死力士長三千萬丈天中太平之都有都甲食鬼鐵面兵長三千萬丈（初學記〇山海經郭注引詩含神霧曰東北極有人長九寸從中州以東西四十萬里得焦僥國人長尺五寸也）

元命苞曰目者肝之使肝者木之精蒼龍之位也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制割立斷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上爲張星陰者腎之寫腎者水之精上爲虛危口者脾之門戸脾者土之精上爲北斗主變化者也（白虎通）

春秋演孔圖曰正氣爲帝閒氣爲臣宮商爲姓秀氣爲人（太平御覽）

鉤命訣曰三皇步五帝趨三王馳五霸騖（白虎通）

禮斗威儀曰帝者得其英華王者得其根核霸者得其附支故帝道不行不能王王道不行不能霸霸道不行不能守其身（太平御覽）

論語摘衰聖承進曰帝不先義任道德王不先力尚仁義霸不先正尚武力（太平御覽）

春秋緯稱自開闢至于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凡七萬六百年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雒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修飛紀

八曰回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流訖紀蓋流訖當黃帝時制九紀之間（司馬楨補三皇本紀）

易緯通卦驗云天皇之先與乾曜合元君有五期輔有三名（禮記正義）

洛書曰人皇始出於提地之口九男兄弟相象以別長九州爲九囿人皇乃有中州制八輔（初學記○路史前紀引春秋緯言天皇地皇人皇皆九人分爲九州長天下）

命歷序曰人皇九頭駕六羽乘雲谷口（初學記）

春秋命歷曰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駕龍號曰五龍（路史餘論）

春秋命歷序曰有人黃頭大腹出天齊政三百四歲爲神次之號曰皇神出淮駕六飛羊政三百歲五葉千五百歲

（初學記）

春秋命歷序曰雒書摘亡辟曰次是民沒六皇出天地命易以第絕朱均曰次民沒民始穴處之世終也六皇此下人數者也辰放大頭四乳號曰皇次屈出地敦辰放次屈之名也地敦地名駕六飛麟從日月飛麒麟獸有翼能飛者從日月謂循其度也治二百五十歲（初學記）

春秋命歷序曰辰放六頭四乳在位二百五十年離光次之號曰皇談銳頭日角駕六鳳凰出地衡在位五百六十歲（初學記）

易通卦驗曰燧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寘圖其刻曰蒼渠通靈（太平御覽）

禮含文嘉云燧人氏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無有腹疾

遂天之意故曰遂人（路史前紀）

孝經援神契曰奎主文章蒼頡效象洛龜曜書丹青垂萌畫字（初學記）

易坤靈圖曰虙犧時立九部民易理（太平御覽）

河圖挺左輔曰伏羲禪於伯牛鑽木作火（廣韻）

禮緯含文嘉曰伏犧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犧則而象之乃作八卦（易正義○路史前紀引春秋命歷序云伏羲燧人始名物蟲鳥獸）

春秋命歷序曰有神人名石耳蒼色大眉戴玉理駕六龍出地輔號皇神農始立地形甄度四海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一萬里（太平御覽）

春秋合誠圖曰黃帝遊元扈雒上與大司馬容光等臨觀

鳳皇銜圖置帝前再拜受圖（太平御覽○初學記引黃錄容光下有左右輔周昌等百二十人臨觀云云）

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造五兵杖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誅殺無道不仁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仁義不能禁蚩尤黃帝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法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爲弭伏（藝文類聚參中華古今注）

燧人四佐明由曉升級（政也）必育受稅俗（賦也）成博受古（諸侯也）隕丘受延嬉（錄也）伏羲六佐金提主化俗（民也）鳥明主建福（利也）視默主災惡（害也）紀通爲中職（內也）仲起爲海陸（土也）陽侯爲江

河（水也）黃帝七輔風后受金法天老受天籙五聖受道級知命受糾俗窺紀受變復地典受州絡力墨受准斥見論語摘輔象（續博物志）

春秋運斗樞曰舜以太尉受號卽位爲天子五年二月東巡狩至於中月與三公諸侯臨觀黃龍五彩負圖出置舜前舜與大司空禹臨侯望博等三十人集發圖玄色而綈狀可舒卷中有七十二帝地形之制天文官位度之差（太平御覽）

樂稽耀嘉曰禹將受位天意大變迅風靡木雷雨晝冥（白虎通）

孝經說云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逆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應世黠巧姦僞多（公羊襄二十九年註疏）

春秋命歷序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黃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則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次曰顓頊則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次是帝嚳卽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禮祭法正義○詩生民正義引作顓頊傳九世左傳文十八年正義引作帝嚳傳八世）

易緯稽覽圖甲寅伏羲氏至無懷氏五萬七千八百八十二年神農五百四十年黃帝一千五百二十年少昊四百年顓頊五百年帝嚳三百五十年堯一百年舜五十年禹四百三十一年殷四百九十六年周八百六十七年秦五十年已上六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年庚戌年四百九十一年算上右總六萬四千一百三十年相基加二年（玉海四十七藝文）

春秋元命苞曰天道煌煌非一帝之功王者赫赫非一家之常順命者存逆命者亡（初學記）

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尚書序正義○白虎通引傳曰三皇百世計神元書五帝之世受錄圖史記從政錄帝魁以來除禮樂之書三千二百四十篇也）

禮緯稽命徵云其天命以黑故夏有玄珪天命以赤故周有赤雀銜書天命以白故殷有白狼銜鉤（禮檀弓正義）

援神契德及於天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及於地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德至八極則景星見德至草木則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皇來鸞鳥舞麒麟臻白虎動狐九尾雉白首德至山陵則景雲出德至深泉則黃龍見醴泉涌河出龍圖洛出龜書（禮禮運正義）

易乾鑿度曰天降嘉應河水先清二日清變爲白白變爲赤赤變爲玄玄變爲黃各三日（初學記）

禮緯斗威儀云其政太平山車垂鉤（禮禮運正義）

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文選李康運命論）

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後漢書陳寵傳）

論語摘衰聖曰鳳有六像九包六像者一曰頭像天二曰目像日三曰背像月四曰翼像風五曰足像地六曰尾像緯九包者一曰口包命二曰心合度三曰耳聽達四曰舌詘伸五曰彩色光六曰冠矩州七曰距銳鉤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文戶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世飛鳴曰郎都知我唯黃持竹實來故子欲居九夷

從鳳嬉（初學記）

樂叶圖徵說五鳳皆五色爲瑞者一爲孽者四注一曰鶠鷄鳩喙圓目身義戴信嬰禮膺仁負智至則早喪之感也二曰發明鳥喙大頸大翼大脛身仁戴智嬰義膺信負禮至則喪之感也三曰焦明長喙疏翼圓尾身義戴信嬰仁膺智負禮至則水之感也四曰幽昌銳目小頭大身細足脛若鱗葉身智戴信負禮膺仁至則旱之感也（後漢書五行志）

樂緯云宮致鳳皇身信羽致幽昌身知（禮禮運正義）

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壞樂崩道孤無主故設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易正義）

含文嘉曰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又曰敬諸父兄六紀道行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白虎通）

援神契云天子之孝曰就諸侯曰度大夫曰譽士曰究庶人曰畜（禮祭統正義）

鉤命決云天子常所不臣者三唯二王之後妻之父母夷狄之君（禮樂記正義）

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初學記）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史記五帝本紀索隱正義）

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鉤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禮王制正義○元稹遷廟議引禮緯云唐虞立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爲五夏不立太祖之廟四廟而已至後

代以禹爲宗亦立五廟殷以契爲始祖亦立五廟後代以湯爲宗遂立六廟周人以后稷爲始祖後代又祖文王而宗武王遂立七廟見文苑七百六十三）

孝經緯云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也（沈約儀郊丘明堂等嚴配議見文苑七百六十二）

孝經緯云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闊不可盡敬故封土爲社以報功也稷五穀之長也穀衆不可徧祭故立稷神以祭之（初學記○周禮封人疏引孝經緯社是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

援神契曰仲春祈穀仲秋穫禾報社祭稷（白虎通）

雩之與禱所以異者考異郵說云天子禱九州山川諸侯禱封內大夫禱所食邑（禮月令正義）

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白虎通）

禮說稽命徵及含文嘉皆云天子旗九刃十二旒曳地諸侯七刃九旒齊軫卿大夫五刃七旒齊較士三刃五旒齊首（公羊襄十六年疏）

含文嘉曰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白虎通）

含文嘉曰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白虎通○周禮冢人疏引春秋緯作大夫八尺樹以藥草餘同）

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公羊宣八年注○疏曰春秋說文）

孝經緯鉤命決云敦規首上下圓相連簠簋上圓下方法陰陽（少牢饋食禮疏）

元命包云舜之時民樂紹堯業故云韶韶之言紹也禹之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曰夏夏者大也（藝文類聚）湯之時

民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曰濩濩救也（禮樂記正義）文王之時民
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其武功（後漢書祭祀志注）
樂動聲儀曰孔子曰簫韶者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似南
風之至其爲音如寒暑風雨之動物如物之動人雷動獸
禽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財色動小人是以聖人務其
本（太平御覽）
樂動聲儀曰樂者移風易俗所謂聲俗者若楚聲高齊聲
下所謂事俗者若齊俗奢陳俗利巫也又曰先魯後殷新
周故宋然宋商俗也（文選笙賦注）
樂緯動聲儀云宮爲君君者當寬大容衆故聲宏以舒其
和情以柔動脾也商爲臣臣者當以發明君之號令其聲
散以明其和溫以斷動肺也角爲民民者當約儉不奢僭
差故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動肝也徵爲事事者君子
之功既當急就之其事當久流亡故其聲貶以疾其和平
以功動心也羽爲物物者不有委聚故其聲散以虛其和
斷以散動腎也（禮樂記正義）
動聲儀有云若宮唱而商和是謂善太平之樂角從宮是
謂哀衰國之樂羽從宮往而不反是謂悲亡國之樂也音
相生者和（樂記正義）
禮緯斗威儀云宮主君商主臣角主父徵主子羽主夫少
宮主婦少商主政（禮記正義）
易通卦驗曰冬至鼓用馬革圓徑八尺一寸夏至鼓用牛
皮圓徑五尺七寸（初學記）
樂叶圖徵曰夫聖人之作樂不可以自娛也所以觀得失

之效者也故聖人不取備於一人必從八能之士故撞鐘
者以知法度鼓琴者以知四海擊磬者以知民事鐘音調
則君道得君道得則黃鐘蕤賓之律應鼓音調則臣道得
臣道得則太簇之律應管音調則律歷正律歷正則夷則
之律應磬音調則民道得民道得則林鍾之律應竽音調
則法度得法度得則無射之律應琴音調則四海合歲氣
百川一合德鬼神之道行祭祀之道得如此則姑洗之律
應五樂皆得則應鍾之律應天地以和氣至則和氣應和
氣不至則天地和氣不應鐘音調臣下以法賀主鼓音調
主以法賀臣磬音調主以德施於百姓琴音調主以德施
及四海八能之士常以日冬至成天文日夏至成地理作
陰樂以成天文作陽樂以成地理（後漢書禮儀志注）
春秋緯寶乾圖曰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閼八流以自廣（困學紀聞○書正義引尚書中候曰齊桓之霸遏八流以自廣）
春秋文耀鉤曰白虹貫牛山管仲諫曰無近妃宮恐失權
齊侯大懼去色黨更立賢輔使后出望上牛山四聽之以
厭神（宋均曰望謂祭山以謝過也○古微書）
樂緯稽耀嘉曰狄人與衞戰桓公不救於其敗也然後救
之（詩定之方中正義）
中候準讖哲云桓公欲封禪管仲曰昔聖王功成道洽符
出乃封泰山今皆不至鳳皇不臻麒麟逃遁未可以封管
仲又云封禪者須北里禾鄗上黍江淮之閒三脊茅以爲
藉乃得封禪（禮王制正義）
春秋說云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脅

僖公使用爲嫡故從父母辭言致（公羊僖九年注）

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之時雨澤不澍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絀女謁放下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領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辜在寡人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請以身塞無狀也（後漢書黃瓊傳注○公羊注引春秋感精符曰僖公得立欣喜不恤庶衆比致三旱即能退避正殿飭過求己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下不雩而得澍雨）

史記春秋說云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公羊僖十九年注）

春秋感精符曰魯哀公時政彌亂絕不日食政亂之類當致日食之變而不應者讁之何益告之不悟故哀公之篇

絕無日食之異（後漢書明帝紀注）

孝經鉤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公羊序疏）

案閔因序云孔子受端門之命（公羊哀十四年注疏引演孔圖云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公羊疏）

春秋演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宋均曰夏殷卦名○公羊獲麟注）

春秋說云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公羊昭十一年疏）

孝經說云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公羊哀十四年疏）

春秋命歷序曰孔子修春秋退修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於後春秋宜以殷歷正之漢志魯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殷歷以爲壬子春秋命歷序云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然則緯與殷歷同故劉洪云甲寅歷於孔子時效即命歷序所謂孔子修春秋用殷歷也（困學紀聞）

中備云（卽易緯辨終備）孔子正月爲商瞿毋筮曰瞿後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之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爲世九五丙子水爲應陽爻五應有五子（史記仲尼弟子傳正義○路史發揮引中備經曰觀夫震爻之動則知有佛矣）

蓍形經曰蓍生地於殷凋殞一千歲一百歲方生四十九莖足承天地數五百歲形漸幹實七百歲無枝葉也九百歲色紫如鐵色一千歲上有紫氣下有靈龍神龜伏於下

（易乾鑿度上）

論語摘輔象曰仲弓鉤文在手是謂知始宰我手握戶是謂守道子游手握文雅是謂敏士公冶長手握輔是謂習道子貢手握正是謂受相公伯周手握直期是謂疾惡（太平御覽）

春秋說題辭曰粟之爲言續也粟五變一變而以陽生爲苗二變而秀爲禾三變而粲然謂之粟四變入臼米出甲五變而蒸飯可食故其字西米爲粟西者金所立米者陽精故西字合米而爲粟（太平御覽）

春秋考異郵曰鶴知夜半雞應旦明明與鳴同古字通（文選陸士衡擬古詩注）

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期（後漢

（書郎顗傳及章懷注○中孚傳乃易緯稽覽圖之文亦見章懷注又楊賜傳引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也）

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君室（後漢書郎顗傳○魏志高堂隆傳引易傳同）

消息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郎顗傳）

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又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郎顗傳）

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君室臣下專權也（郎顗傳）

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漢書郊祀志）

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据慢驕奢則凶必從之（齊策）

論語撰考讖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潄（藝文類聚）邑名朝歌顏子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蹷墮車（宋均曰子路患宰予顧視凶地故以足蹷之○續博物志引撰考讖）

括地象云羿五歲父母與之入山處之木下以待蟬鳴還欲取之而羣蟬俱鳴遂捐而去羿爲山間所養年二十習于弓矢仰天歎曰我將射四方矢至吾門止因捍即射矢靡地截草徑至羿之門乃隨矢去（路史後紀十三）

古書拾遺卷三終

古書拾遺卷四

閩　林春溥　鑑塘

古銘

黃帝巾几銘曰予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垤[illegible]

黃帝巾几銘無掘壑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是謂失利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此銘全文惟見兵書如此○楊升菴集）

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周書文傳篇○太平御覽三十五引此作夏歸藏文）

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周書文傳篇）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禮大學）

商箴曰天降災布祥並有其職（呂氏春秋應同篇）

商之衰也其銘有之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爲膏而祇離咎也（晉語）

武王問丹書之言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機鑑盥盤楹杖帶履屨觴豆戶牖劍弓矛爲銘焉　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　前右端之銘曰無行所悔　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　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　機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㖃口戕口　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金匱書鏡曰以鏡自照則知吉凶陰謀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　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　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懥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後漢書注引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　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　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金匱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懷僥倖）　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陰謀觴銘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爲危）　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之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金匱書戶曰出畏之入懼之）　牖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金匱書牖曰闚望審且念所得可思所忘）　劍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金匱書劍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則覆　書刀曰刀利磑磑無爲汝開　書鋒曰忍之須臾乃全汝鋒）　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　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閒弗忍終身之羞（大戴記）

金匱武王書冠曰寵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爲德咎　書車曰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　書門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　書鑰曰昏謹守深察訛　書硯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汙白　書井曰原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斂有節（太平御覽）

太公陰謀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　几之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孰惟二者後必無凶（後漢書注）　箠銘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　箠銘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躓民極則敗（太平御覽）

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

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左傳襄四年）

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左傳昭二年）

㮚氏爲量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旣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考工記）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愼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

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愼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如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家語）

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左傳昭七年）

周箴曰夫自念斯學德未暮（呂氏春秋謹聽篇）

蜚廉爲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蜚廉別號）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史記秦本紀）

衛靈公葬得石槨銘曰不逢箕子靈公奪我里（博物志七）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卽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汝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禮記祭統）

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漢書郊祀志）

博古圖載周司寇匜銘其辭曰作司寇匜用造用歸維之百寮考之四方求之佑福（楊升菴集）

剛卯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旣決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方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夔化愼爾周伏化茲靈殳旣正旣直旣觚旣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後漢書輿服志）

古祝

古祝辭曰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敢拜皇天之祜（大戴禮○博物志以上六句爲請雨辭）

迎日之辭曰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于郊（書大傳）

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瀸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周禮大祝注）

魯郊以丹雞祝曰以斯翰音赤羽去魯侯之咎（說文○亦見風俗通）

六沴之禮其祀禮曰格祀曰若爾神靈洪祀六沴是合無差無傾無有不正若民有不敬事則會批之于六沴六事之機以垂示我我民人無敢不敬祀上下王祀（書大傳）

祭邑祝社文曰元正令午時惟嘉良乾坤交泰太簇運陽乃祀社靈以祈福祥（藝文類聚）

雩祭禱辭曰萬國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民請命願撫百姓以身塞無狀（春秋漢含孳○古微書引）

請雨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實敬進清酒膊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同上○博物志止雨祝曰天生五穀以養人民今天雨不止用傷五穀如何如何靈而不幸殺生以賽神靈雨則不止鳴鼓攻之朱絲繩縈而脅之）

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禮郊特牲）

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彊飲彊食詒汝曾孫諸侯百福（考工記）

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少牢饋食禮）

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日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愼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字辭曰禮

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儀禮士冠禮）

冠成王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王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家語）

質參既設執旌既載干侯既抗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隮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大戴記投壺）

勑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雝雝毋怠毋凶（周禮樂師詔來瞽皐舞鄭司農注○疏云似逸詩不知何從而出按疑卽詔瞽之辭）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中行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

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左傳昭十二年）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禮記檀弓）

越王句踐與大夫種范蠡入臣於吳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軍陣固陵大夫文種前爲祝其辭曰皇天佑助前沈後揚禍爲德根憂爲福堂威人者滅服人者昌王雖牽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衆夫哀悲莫不感傷臣請薦脯行酒三觴越王仰天太息種復前祝曰大王德壽無疆無極乾坤受靈神祇輔翼我王厚之祉祐在側德銷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吳庭來歸越國觴酒既升請稱萬歲（吳越春秋）

古誄（附）

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左傳哀十六年）○（檀弓作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尤錄且無擁一人之失）

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論語）

古歌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書益稷）

乃作大唐之歌其樂曰舟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書大傳）

於時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而和曰明明尙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予一人帝乃載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於聖賢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儛之菁華既竭褰裳去之（書大傳）

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尸子）

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痝痝我家嘉夷來賓爲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吳越春秋）

太康盤遊無度厥弟五人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

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愼厥德雖悔可追（書五子之歌）

桀作酒池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和而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新序）

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假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書大傳）

文王在羑里乃申憤以作歌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分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閶闔之虎使我從兮幽閉牢穽誰其言兮遘我四人憂勤勤兮（古今樂錄）

有鳳凰銜書於郊文王乃作鳳凰之歌曰翼翼翔翔彼鸞皇兮銜書來遊以命昌兮瞻天案圖殷將亡兮蒼蒼皓天始有萌兮五神連精合謀房兮（桓譚新論）

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史記）

成王時鳳凰翔庭成王援琴而歌曰鳳凰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賴先王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宋書符瑞志○樂錄以此歌爲神鳳操）

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左傳隱元年）

淮南子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爲商旅將車以適於齊暮宿於郭門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三齊記載其辭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後漢書蔡邕傳注○藝文類聚引此歌作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毅布單衣裁至骭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文選嘯賦注引此歌作出東門兮厲石班上有松柏兮清且蘭麄布衣兮縕縷時不遇兮堯舜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

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公使讓之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左傳僖五年）

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敎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人皆集於苑己獨集於枯（晉語）

惠公卽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爲不聽信爲不誠國斯無刑媮居幸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兮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微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鎭撫國家爲王妃兮（晉語）

惠公入而背外內之賂輿人誦之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詐之見詐果喪其賂得國而狃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晉語）

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僖二十八年）

晉文公賞從亡未至介子推推亦不言祿與母偕隱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史記晉世家）

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從

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成十七年）

臧紇敗於狐駘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襄四年）

鄭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襄三十年）

百里奚爲秦相堂上樂作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搏髀援琴而歌者三其一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爲其二曰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臨當別時烹乳雞今適富貴忘我爲其三曰百里奚百里奚毋已死葬南谿墳已瓦覆以柴舂黃糧搤伏雌西入秦五羖皮今日富貴捐我爲問之乃其故妻也遂還爲夫婦（風俗通逸文）

晉師曠見周太子晉王子注瑟師曠歌無射曰國誠寧矣遠人來觀修義經矣好樂無荒乃注瑟於王子王子歌嶠曰何自南極至于北極絕境越國弗愁道遠（周書）

南蒯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昭十二年）

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昭十二年）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定十四年）

齊景公卒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哀五年○景公嬖鬻姒之子荼立爲太子寘羣公子於萊故云）

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鷖誦之曰麛裘而鞸投之無戾鞸之麛裘投之無郵（呂氏春秋）三年民又作誦曰衮衣章甫爰得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孔叢子）

桓子受齊女樂孔子遂行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史記孔子世家）

季桓子受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龜山操曰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琴操）

孔子適趙臨河不濟歎而作歌曰秋風衍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爲斯（水經注）

槃操又名息陬操其辭曰乾澤而漁蛟龍不游覆巢毀卵鳳不翔留慘予心悲還原息陬（琴操）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世家）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世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莊子）

猗蘭操孔子所作也自傷不逢時託辭於香蘭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無所定處時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琴操）

昔孔子歌云違山千里蟪蛄之聲猶尚在耳政尙靜而惡譁也（詩含神霧古微書引）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淸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孟子）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禮檀弓）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成

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禮檀弓）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禮檀弓）

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左傳哀二十一年）

齊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史記田齊世家）

越王句踐入臣於吳登船徑去越王夫人乃據船哭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仰飛鳥兮烏鳶淩玄虛兮翩翩集洲渚兮優恣啄蝦矯翮兮雲間任厥□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颿颿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惙惙兮若割淚泣泣兮雙懸又哀吟曰彼飛鳥兮鳶鳥已迴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乎江湖徊復翔兮游颺去復反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遇兮何幸（當作辜）離我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爲婢夫去冕兮爲奴歲遙遙兮難極冤悲痛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於乎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鳥身翱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搖情憤惋兮誰識（吳越春秋）

吳王得葛布之獻乃復增越之封賜羽毛之飾几杖諸侯之服越國大悅采葛之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之詩曰葛不連蔓棻台台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令我采葛以作絲女工織葛不敢遲弱於羅兮輕霏霏號絺素兮欲獻之越王悅兮忘罪除吳王歡兮飛尺書賜封

益地賜羽奇几杖茵褥諸侯儀群臣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憂能不移（吳越春秋）

越王復悉國中士卒伐吳令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郊境之上軍士各與父兄昆弟取訣皆作離別相去之辭曰躁躁摧長恧兮擢我馭及所離不降兮以泄我王氣蘇三軍一飛降兮所向皆殂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道佑有德兮吳卒自屠雪我王宿恥兮威振八都軍伍難更兮勢如貔貙行行各努力兮於乎於乎（吳越春秋）

句踐伐齊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去秦桓公不如命句踐乃西渡河攻秦會秦怖懼逆自引咎越乃還軍軍人悅樂遂作河梁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陰寒道路誠難當陣兵未濟秦師降諸

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內威遠邦稱霸穆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考長悲去歸兮河無梁（吳越春秋）

昭王反郢樂師扈子侍坐引琴而歌曰王兮王兮聽讒邪枉殺左右冤伍奢二子懷恨東奔吳創讎搆禍破國都鞭尸戮骸丘墓屠賴申包胥人獲蘇王雖返國憂未徂（洛宮舊事）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新序）

趙武靈王遊大陵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史記趙世家）

齊人有馮煖者寄食孟嘗君門下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

乎出無車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齊策）

卞和楚野人得玉璞以獻於懷王王以爲欺慢斬其足和作歌曰悠悠沂水經荊山兮精氣鬱決谷岩岩兮中有神寶灼灼明兮穴山採玉難爲功兮（初學記引蔡邕琴操）

因爲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禕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乎上天曷惟其同（楚策孫子謝春申君書）

燕太子丹使衛人荊軻入秦行刺至易水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史記荊軻傳）

齊王建降秦遷于共處之松柏之閒餓而死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聽姦人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史記田齊世家）

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甪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高士傳）

項王軍壁垓下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史記）

高祖過沛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高祖擊筑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

猛士兮守四方（史記）

上欲易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及燕太子侍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從太子爲壽畢趨去上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尙安所施（史記留侯世家）

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良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漢書匈奴傳）

朱虛侯劉章爲酒吏酒酣請爲太后言耕田歌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史記齊悼惠王世家）

參爲相國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史記曹相國世家）

呂后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漢書外戚傳）

趙王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讒之於太后太后召趙王至邸令衞圍守之弗與食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于嗟不可悔兮寧蚤自射爲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史記）

馮奉世長子譚譚弟野王逡立參至大官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

魯衞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漢書馮奉世傳）

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漢書淮南厲王傳○高誘淮南子敘作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敘見道藏）

衞子夫立爲皇后弟青及四子皆封爲侯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衞子夫霸天下（史記外戚世家）

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數不登上以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下淇園之竹以爲揵迺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弗鬱兮柏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皇謂河公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難搴長茭兮湛美玉河公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衞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隤林竹兮揵石菑宣防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漢書溝洫志）

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烏孫烏孫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漢書西域傳）

大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臿爲雲決渠爲雨

（漢紀多水流竈丁魚跳人釜二句）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漢書溝洫志）

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漢書溝洫志）

灌夫家累數千萬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史記本傳）

孝武帝李夫人兄延年知音嘗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及夫人卒上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設帷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上悲感爲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漢書外戚傳）

昭帝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李陵置酒賀武起舞歌曰徑萬里兮渡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漢書蘇武傳）

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亨羊炰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漢書楊惲傳）

王氏五侯爭爲奢侈大治第室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士山漸臺西白虎（漢書元后傳）

石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耶石耶五鹿客耶印何纍纍綬若若耶（漢書佞幸傳）

廉范遷蜀郡太守成都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絝（後漢書廉范傳）

漁陽太守張堪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後漢書張堪傳）

靈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樂世董逃遊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帶金紫董逃行謝恩董逃整車騎董逃垂欲發董逃與中辭董逃出西門董逃瞻宮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絕董逃心摧傷董逃（謂董卓也○後漢書五行志）

古謠

堯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列子）

帝堯之世天下太和壤父年八十餘擊壤於道中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高士傳）

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閒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穆天子傳○郭璞山海經注引又有西王母爲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所虎豹爲羣烏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翱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

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鄭語）

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左傳僖五年）

史記晉惠公時童謠曰恭太子更葬兮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迺在其兄（漢書五行志）

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左傳宣二年）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襄十七年）

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

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兮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昭二十五年）

童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家語）

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家語）

田單攻狄三月不克齊小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骨成丘（齊策）

趙大饑民譌言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之生毛（史記趙世家）

初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爲饒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爲害方進奏罷之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漢書翟方進傳）

成帝即位丞相御史條奏石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雁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雁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賈（漢書佞幸傳）

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鍰也（漢書趙皇后傳）

元帝時童謠曰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至建始二年三月戊子北宮中井泉稍上溢出南流王莽因以篡位

（漢書五行志）

成帝時歌謠又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顛也○漢書五行志）

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曰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後漢書五行志）

世祖建武六年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謂公孫述○後漢書五行志）

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羣（山名）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今天可上地上安得民（謂隗囂○後漢書五行志）

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鈎反封侯（謂梁冀○後漢五行志）

桓帝之初天下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爲諸君鼓嚨胡（謂涼州諸羌胡之反○後漢五行志）

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初學記引多一年生九雛句在此）公爲吏子爲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石上慊慊春黃粱粱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相怒（皆謂爲政貪也○後漢五行志）

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游平（竇武字）賣印自有平不辟豪賢及大姓（謂竇武○同上）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饒（謂陳竇被誅事饒風俗通作蕘○同上）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白蓋小車何延延河閒來合諧河

開水合諧（謂桓帝崩靈帝立靈帝河間王曾孫也○同上）

靈帝之末京都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芒（同上）

獻帝踐祚之初京師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謂董卓○同上）

建安初荊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孑遺（謂劉表○同上）

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當之乃築京固守（魏志公孫瓚傳注引英雄記）

先是勒爲鄴攸客時襄國有謠曰革在左力在右讓去言或入口至是勒始都之（十六國春秋後趙）

黄帝終始傳曰（索隱曰蓋謂五行讖緯之說若今之童謠也）漢興百有餘年有

人不短不長出自燕之鄉持天下之政時有嬰兒主欲行車（謂霍光○史記三代世表後褚先生語）

太初二年大月氏國貢雙頭雞帝乃送還西域行至西關雞反顧望漢宮而哀鳴故謠言曰三七末世雞不鳴犬不吠宮中荊棘亂相係當有九虎爭爲帝至王莽篡位將軍有九虎之號其後喪亂彌多宮掖中生蒿棘家無雞鳴犬吠焉（拾遺記）

古語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書泰誓）

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維家之索（書牧誓）

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書酒誥）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書泰誓）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詩大雅板）

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詩大雅蕩）

人亦有言靡哲不愚（詩大雅抑）

人亦有言進退維谷（詩大雅桑柔）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詩大雅烝民）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詩大雅烝民）

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左傳文十

七年）

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左傳宣十五年）

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左傳成十七年）

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左傳襄二十六年）

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左傳昭七年）

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左傳昭七年○趙策作不失守器）

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左傳昭二十四年）

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左傳宣十一年○楚世家作鄙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其牛）

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昭十九年傳作諺曰無過亂門昭二十二年傳又作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又曰佐雝者嘗焉佐鬬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

爲禳（周語）

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周語○定五年傳仲梁懷曰改步改玉）

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周語）

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周語）

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晉語○僖七年傳作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

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越語）

古人曰居不幽志不廣形不愁思不遠（吳越春秋）

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論語○緇衣引作不可以爲卜筮）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孟子）

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汝聊（荀子宥坐篇）

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禮祭統）

古之人有言曰不知來視諸往（春秋繁露精華篇）

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漢書董仲舒傳）

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爲之不樂（漢書刑法志）

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饑（鹽鐵論）

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鹽鐵論）

先民有言明出乎幽著生乎微（徐幹中論修本篇）

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爲取莫知與之爲取（後漢書桓譚傳）

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其腕（魏志陳泰傳）

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梁書武帝紀○論衡曰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

古人有云登山始覺天高臨谿方覺地厚不聞先聖之道無以知學者之大（隋蕭吉五行大義序見績古文苑）

古人有言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爲惡一日聞於天下（唐太宗晉書宣帝總論）

古人有言冠一免豈復可加於首（蕭穎士與從弟評事書）

古語曰一夫兩心拔刺不深又曰蹈馬破車惡婦破家（易坤靈圖○古微書引）

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齊策）

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趙策）

語曰論不修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燕策○策又作智不輕怨劉向新序引下二句作諺）

語曰人主賞所愛而罰所惡（秦策）

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秦策）

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秦策）

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韓策○昭十九年傳作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又秦苻堅引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其桓溫之謂矣）

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史記春申君傳○漢書高五王傳引作道家之言）

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史記劉敬叔孫通傳○漢書作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師古曰語出愼子）

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史記龜策傳）

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史記張釋之馮唐傳）

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史記韓長孺傳）

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列子）
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痤也循乎
道之人汙邪之賊也（荀子王霸篇）
民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絕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荀子
大略篇）
語曰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荀子大略篇）
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韓非子）
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韓非子）
語曰禍出者禍反惡人者人亦惡之（賈子新書春秋篇）
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淮南子泰族篇○語
本國語大作厚若作加）
語曰轉敗而爲功因禍而爲福（劉向新序四）

語曰廚有腐肉國有饑民廄有肥馬路有餧人（鹽鐵論）
語曰未見君子不知僞臣（鹽鐵論）
語曰見機不遂者隕功（鹽鐵論）
語曰五盜執一良人枉木惡直繩（鹽鐵論○潛夫論引諺曰曲木惡直繩重罰惡
明證）
語曰貨賂下流猶水之赴下不竭不止（鹽鐵論）
語曰人惟舊器惟新昆弟世踈朋友世親（潛夫論交際篇）
語曰盜跖不能盜田尺寸（荀悅申鑒）
語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
無時得鳥矣（申鑒）
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風俗通）
語曰夜行被繡不足爲榮（蘇武報李陵書○藝文類聚三十）

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漢書李尋傳）
語曰以筦闚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
文理發其音聲哉（漢書東方朔傳）
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
（史記淮陰侯傳○漢書蒯通傳作語曰野禽殫走犬亨）
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後漢書黃瓊傳）
語曰患爲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爲也（曹植陳審舉疏）
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三國杜恕傳）
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曹冏六代論）
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言當速救之也○後漢書李固傳）
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丈城中好廣眉四方且
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後漢馬廖傳）

語曰嫁雞與之飛嫁狗與之走（埤雅）
語曰蛇珠千枚不如一玫瑰（埤雅）
語曰西家種竹東家治池（埤雅）
語曰天將雨鳩逐婦（埤雅）
語曰促織鳴懶婦驚（埤雅）
語曰鵲俯枝鵶茹沫（埤雅）
語曰雷高弗雨（埤雅）

古諺

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左傳隱十一年）

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桓十年）

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閔元年）

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僖五年）

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僖七年）

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文七年）

諺曰狼子野心（宣四年）

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宣十五年）

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宣十六年）

諺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昭元年）

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昭二年）

諺曰蕞爾國（昭七年）

諺曰臣一主二（昭十三年）

諺曰唯食忘憂（昭二十八年）

諺曰民保於信（定十四年）

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周語）

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周語）

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周語）

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爲榮黍不爲黍不能蕃廡稷不爲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唯德之基（晉語）

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飧（越語）

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越語）

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禮大學）

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論語）

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孟子）

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家語）

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趙策）

鄙語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趙策）

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也（燕策）

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楚策）

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韓策）

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韓策）

諺曰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楚策）

鄙語曰利令智昏（史記平原君傳）

諺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史記鄒陽傳）

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記李將軍傳）

鄙語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史記司馬相如傳）

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史記袁盎傳）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爲有德（史記游俠傳）

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游俠傳）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史記佞幸傳）

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史記滑稽傳）

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史記貨殖傳）

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貨殖傳）

諺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漢書貨殖傳）

楚人諺曰得黃金一斤不如得季布一諾（史記季布傳）

里語有之舐糠及米（史記吳王濞傳）

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史記趙世家）

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史記外戚傳）

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史記陳丞相世家）

鄙語曰驕子不孝（史記梁孝王世家）

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史記秦始皇本紀）

鄙語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史記王翦傳）

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

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漢書賈誼傳）

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漢書韋賢傳）

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漢書劉輔傳）

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漢書王嘉傳）

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賈子新書保傅篇作不習爲吏而視已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漢書賈誼傳）

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漢書路溫舒傳）

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漢書薛宣傳）

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漢書刑法志）

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漢書藝文志）

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韓非子）

鄙諺曰莫衆而迷（韓非子）

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韓非子）

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埋（呂氏春秋知接篇）

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賈子新書容經）

諺曰鳥窮則啄獸窮則觸人窮則詐（淮南子齊俗篇）

里諺曰烹魚而不鹽敗所爲也（淮南子說山篇）

諺曰鳶墮腐鼠而虞氏以亡（淮南子人間篇）

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初學記引孔叢子）

諺曰不聽不明不能爲王不瞽不聾不能爲公見慎子（困學紀聞○逸雅引里語曰不癡不聾不成姑公）

諺曰誠無垢思無辱（說苑敬慎篇）

周諺曰囊漏貯中（新序六）

鄙語曰賢者容不辱（鹽鐵論）

諺曰一歲載赦奴兒噫嗟（潛夫論○崔實政論作好兒喑啞）

諺曰何以服很莫若聽之（潛夫論）

諺曰一犬吠形百犬吠聲（潛夫論）

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其虎（曹大家女誡）

俚語狐欲渡河無奈尾何（風俗通）

喭曰力貴突智貴卒（劉子貴速篇）

喭曰天帝醉秦暴金誤隕石墜（西京賦注引虞喜志林）

諺曰荷鍤候雨不如決渚（大孫開外史出處論）

諺有之曰農勤於耐女勤於宵宵必顧存朝必望兩（外史雜立篇）

諺言貴易交富易妻（後漢書宋宏傳）

諺言作舍道傍三年不成（後漢書曹褒傳）

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後漢書虞詡傳）

鄙諺云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後漢書陳蕃傳）

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典論論文）

里語曰何以罰與以奪何以怒許不與（魏鍾繇謝許吳主委質表見淳化閣帖）

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吳志吳主五子傳）

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蜀志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

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魏曹植陳審舉疏）

諺有掩目捕雀（魏志陳琳傳）

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魏志譙周傳）

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晉書趙王倫傳）

諺云妍皮不裹癡骨（晉書慕容超載記）

諺曰欲人不知莫若勿爲欲人不聞莫若勿言（唐書魏徵傳）

諺云生子癡了官事（通鑑晉紀四）

諺言廷尉獄平如砥有錢生無錢死（初學記二十引衛展陳諺言表）

諺曰錢無耳可使鬼（晉書魯褒傳）

諺云落索阿姑餐（顏氏家訓）

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顏氏家訓）

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顏氏家訓）

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顏氏家訓）

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顏氏家訓）

俗諺云會稽打鼓送恤吳興步擔令史（齊書顧憲之傳）

俗諺云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北史邢巒傳）

世諺云圖官在亂世覓富在荒年（徐陵答諸求官人書）

諺云老吏抱案死（隋書劉炫傳）

故有知星宿衣不覆之諺（宅無吉凶攝生論見續文苑）

諺曰止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唐書魏徵傳）

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唐書馬周傳○通鑑魏紀引魚豢論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

諺曰盜不入慎家之門（王勃平臺祕略論規諷見文苑）

諺所謂李與厥昆爭知嫂諱者也（劉知幾史通雜說下）

諺云百日斫柴一日燒（李涖祈神頌序）

俗語云隱疾難爲醫（左傳桓六年正義）

俗語鷦鷯生鵰言始小終大（詩小毖正義）

里語曰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可得駁馬（陸璣疏云檀木與繫迷相似又似駁馬○詩鄭風疏）

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挈榼先殫（陸璣疏云繫迷一名挈榼○詩鄭風疏）

俗語曰樗樗栲漆相似如一（詩唐風疏引郭璞）

諺曰白頭種桃又曰桃三李四梅子十二（言桃生三歲便放華果早於梅李故首雖已白其華子之利可待也○埤雅）

諺曰梨百損一益楙（木瓜）百益一損（埤雅）

諺曰觸露不掐葵日中不翦韭（埤雅）

里語曰網魚得鯫不如啖茹（埤雅）

里語曰洛鯉伊魴貴於牛羊（埤雅）

里語曰黃粟留看我麥黃甚熟（埤雅）

諺曰智如禹湯不如更嘗（埤雅）

諺有之曰牛食如澆羊食如燒（凡草木經牛嗽之餘必重茂經羊嗽之餘必枯槁○蠡海集）

諺云乾星照濕土來日依舊雨（西溪叢語）

諺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言韋曲杜鄠近長安也○土子部雞跖集）

諺語臘鼓鳴春草生（荊楚歲時記）

諺云遞天俟時（晉書苻堅載記）

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晉書華譚傳）

諺言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嘷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晉書烈女傳）

諺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晉魯褒錢神論）

諺云忍辱至三公（晉書烈女傳）

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晉書涼後主傳）

諺曰受堯之誅不能稱堯（隋書劉毅傳）

諺曰侏儒見一節而長短可知（新論）

諺曰穀千駑不如養一驢又曰穀駑養虎大無益也（藝文類聚）

（引書植令）

諺曰人心不同若其面焉（曹植令）

里語曰能絲可讀詩（藝文類聚引物理論）

諺曰欲知其人觀其所使（通鑑唐紀十九）

諺曰歲在申酉乞醬得酒（張說請置屯田表）

諺曰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肺腑而能語醫師面如土（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

古書拾遺卷四終

日南隨筆

日南隨筆八卷

日南隨筆目錄

歸安　沈家本　子惇撰

卷一

蘭亭修禊人數
邑號朝歌顏子不舍
紙鳶
程史
班孟堅
補亡詩[illegible]
三字字
六更
左沖墓[illegible]二
陰火[illegible]
西施浣紗
浣紗事有五
質庫
鉤抿匠
張騫乘查
浮白
玉筍班
踏青
文園
婦人稱居士
蒙恬造筆
九月九日佩茱萸飲菊華酒
御史臺稱南臺亦可稱西臺

樹挂
冠子
戶封八縣
跪拜曳一腳

卷二

屏翳
山參
海河江
白門
曲陽
奴兒干
三邊
鷺溪絹
孔曄卽孔靈符
崔君苗應君苗是兩人
春秋
造冰
自由
龍筒
沈魚落雁
蒲柳
項氏家說
一字有平聲去聲
司字有去入二聲
案

卷三

一出
徽識
泐
綠沈
褎然
蕞爾
峪
餡
早晚
硯瓦
稜
一餉一晌
一方一撮三千
禹門三級浪平地一聲雷
剗韈剗馬剗壁
月餅
隹
劄子
白丁
公祖父母
樛葛
牽路
正法
閏正月
郎中
若烟海

商陸
乜人何綦
絲竹管絃
男人女名女人男名
佛頭戴糞
先生
紅羊
臭
趙玄壇
千里送鵞毛
當家
上舍
樂人

酒經
陋室
文昌司過
摸稜
練總
管窺虎
家乘
手民
卧龍有三
兩蘇辛
三平原君
二長安君二武安君
二安陵君

兩二程
四五鬼
兩二王
銀海三解
黃壚二解
九伏波
甘心三解
絕塞二解
文章三解
二小杜
素王二解
命名之奇
避諱之奇

卷四

邵鐘盂鼎齊子仲姜鎛詩
頴上禊帖斷碑
郯城漢畫像石
慶雲縣北齊石佛像
放鴿
蒭
營空
漳臺寶鴨
離堆記
劉平國碑
漢弩機銘
竹葉碑

瀨水貞義女碑
公館
高盛碑
曹參碑
唐張氏女殤墓誌銘

卷五

高菊磵詩
盧喜臣詩
東坡詩
山谷詩
柳州詩
少陵詩
順治中郎中巡方

酒魂酒魄
玄宗幸蜀詩
駱賓王詠蟬詩
青牛
敲冰煮茗
潭潭
傾城傾國
鶯桃
雪漁詩
茶當酒
赤壁東南風
李陵詩
向

金錯刀
五大夫松
帆
釣詩鉤
蒙茶
洪稚存詩
金狄
蒲茸
挨
茶有社前明前火前雨前
商瓗瓏
尙書省稱文昌臺
湛恩

黃袍
曹植責躬詩
雪浪石
勃姑
白蘑菇
南瓜
用蘇詩韻改字
升庵詩話
畲
女官
筷
畫爐灰
蟹斷蟹根

虛飣

卷六

孟孝女
義丐
楊香吟詩
吳菊英
沈童子
驢韈
談緗卿
鵑紅
鬼頭諸乞兒曲
四明四友圖
柳泉諸將詩

絜鐵行
閔汝水
爰書入雲
北酒
韓生
何起泰
劉昇
王解子
徐大臨
清江二寶
廣東藩署鹿
萬莧紬
慶熙豪將軍
醉蚶圖
拒客詩
烟火
熙甯律學
宋玉山藥
韭黃
筍值千錢
都門竹枝詞
姜白石詩
蕉葉盞
太白詩注
王子壽詩
項池塘

朱少仙
謝蘊山詠史詩
西瓜鐙詩
竹煙筒
徐柳泉詩
岳鄂王
雨村詩話
孤山詩
盧生祠
欲留春
詩用黨字
吳野人詩
屈悔翁詩

宋荔裳詩
游仙詩
岳陽樓詩
馮秋槎詩
蜻蜓
唐宋分界
香山自歎詩
雷伯威詩
落花詩
陸次山詩
徐韻生詩
弔戴商山詩
周春浦詩

卷七

貴陽市銀
陋規
錢價
鹽價
牌鹽布鹽
煤井■旱井
種穀石
圭租
雪蕉
鶴影圖
半癡
蹋茶

拾蠹螢
愍子
趙子昂書
古殷州城
早春圖
阮咸
亦佳室文鈔
何閎中
李大韶
彭孝女
臨平俞氏
張佩璁
龍子
馮橐駝
策問不寫題字
太夫人
唐臺省屋辟書格令
試卷用墨
漢軍
元雲南趴子
金元時漢人不皆薙髮
節序之異
京報
合字號
京官乘肩輿喝道
外官肩輿

都下冬令黃瓜
太史占風
銜參二日
年老授官
紬絹尺度
玉牒十年一修
虎頭祈雨
對讀
萬壽科
會試分省取中
考試進呈前十名卷

卷八

孟子字義疏證

象山荆國王文公祠堂記
項羽弑義帝
朱子於東坡
毀舊碑
一得偶談
獲盜遷官
霜天曉角詞
推步
字以表德
風水

日南隨筆目錄終

蘭亭修禊人數

王逸少修禊蘭亭羣賢畢至其預會者世傳人數互有歧異今攷宋桑世昌蘭亭攷載蘭亭刻本首列王序次繫諸人詩末爲孫綽後序自羲之而下凡四十二人其成二篇者十一人右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司徒謝安（原注一云琅邪王友）（按晉書安傳安爾時除尙書郎琅邪王友不起則一本是也雲谷襍記亦作琅邪王友）司徒左西屬謝萬左司馬孫綽行參軍徐豐之前餘姚令（雲谷襍記作餘杭）孫統王凝之王宿之（雲谷襍記作肅之）王彬之（雲谷襍記前永興令）王徽之陳郡袁嶠之其成一篇者一十五人散騎常侍郄曇前參軍（雲谷襍記前作行）王豐之前上虞令華茂頴川庾友鎭軍司馬虞說郡功曹魏滂郡王官佐謝懌（原注一作繹雲谷襍記亦作繹）頴川庾蘊前中軍參軍孫嗣行參軍曹茂之徐州西平曹華（原注浸錄云曹華平佐應云西曹華平石刻作華平）榮陽桓偉王元之王蘊之王渙之詩不成罰酒三觥者一十六人侍郎謝瑰鎭國大將軍掾卞迪行參軍事卽丘髦王獻之行將軍羊模（雲谷襍記作行參軍楊模）參軍孔熾參軍劉密山陰令虞谷府功曹勞夷府主簿后綿（原注一作澤）前長岑令華耆前餘姚令謝滕（雲谷襍記作藤按世說注作滕當以滕爲是）府主簿任儗（原注一作汪假雲谷襍記作擬）任城呂系任城呂本彭城曹禮（原注一作醴晉列傳有李克天章碑則無之雲谷襍記禮作醴晉書王羲之傳孫綽李克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竝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按傳文上下本不相蒙修禊惟綽與亦偶然事如以李克爲疑何論遁亦不與耶何延之與記有支遁姓）氏爵里具詳則作四十二人者爲審張淏雲谷襍記（卷一）所載與此略同可互證也何延之蘭亭記張懷瓘書斷均云右軍與孫統等四十一人者觀其用一與字蓋不數右軍故爲四十一詞氣應爾非有抵牾劉峻世說注（卷六）作四十一人或傳寫譌二爲一又有作二十四人三十二人者皆誤

邑號朝歌顏子不舍

洪稚存曉讀書齋二錄曰顏氏家訓文章篇引吳均破鏡賦邑號朝歌顏子不舍按此事不知所出或係曾參之誤本按此語出緯書非曾參之誤也酈元水經淇水注引論撰攷讖（按此論語讖之一）曰邑名朝歌顏子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子獨顧由蹷墮車宋均曰子路患宰予顧視凶地故以足蹷之使墮車也

紙鳶

郞瑛七修類稾云紙鳶本五代漢隱帝與李業所造爲宮中之戲者（原注見李業傳）而紀原以韓信爲陳豨造放以量未央之遠近又曰侯景攻梁臺城內外斷絕羊侃令小兒放紙鳶藏詔於中以達援軍二說俱不見史且無理焉綫之高下豈可計地之遠近羊侃又何必令小兒放之放之而紙鳶之墜又可必在於援軍地耶其爲李業所始無疑按郞說非也陸佃埤雅釋鳥云墨子作木鳶三日不集公輸子之雲梯墨子之飛鳶是也今之紙鳶引絲而上令兒張口望視以洩內熱蓋放於此佃號爲博洽使果始於李業則佃距李業時甚近豈竟未之知而遠引墨子以爲證耶唐楊譽有紙鳶賦羅隱寒食日早出城東詩有回頭望紙鳶句路德延（唐末人爲朱友謙書記）小兒詩有添絲放紙鳶句徐夤溪隱詩有春風卻放紙爲鳶句皆業以前人也可見唐時早有紙鳶之戲其不始於業明甚且歐陽五代史弟言帝與業及聶文進後贊郭允明等放紙鳶於宮中本未嘗專指業造薛史并不載此事（今本薛史係從永樂大典錄出已佚其舊誠邵氏何及見全本邪）

未知郎氏何據而云然唐李冘獨異志梁武帝太清三年侯景反圍臺城遠近不通簡文與太子大器爲計縛紙鳶飛空告急於州與紀原所言略異南史侯景傳有羊車兒獻計作紙鴟繫以長繩云云則是鴟非鳶與二書所言又異庾信哀江南賦烽隨星落書逐鳶飛信賦乃序當時之事所言必足據則南史之鴟亦宜作鳶總之梁武之事無論爲鴟爲鳶固見於正史郎氏豈未之考耶（元好問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後即事五首之一有又見臺城墮紙鳶句用梁武事）唐張伾守臨洺爲田悅等所攻馬燧等救兵未進伾急以紙鳶放過悅營悅射之不及乃落燧營言三日不救洺人且爲悅食燧等遂進解圍此踵梁人故智而獲濟者亦可以解郎氏之惑矣至韓信事見宋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一）元無名氏誠齋雜記亦載之蓋世俗相傳之說未見正史不足爲憑

桯史

宋岳珂撰桯史十五卷其名沿於李德裕　四庫目錄謂其名不甚可解按桯字本義說文曰牀前几也義無所取當是用晏子鑿楹納書事攷工記注桯讀爲楹以桯爲楹乃叚借字

班孟堅

此並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張由古語也貽誚於時宜矣然漢亦別有班孟堅東太山成人建和十年（按建和乃桓帝年號歷三年即改元和平言十年十字必有譌）酈尙書右丞拜沅州刺史見水經八濟水注與固爲兩人

補亡詩

東廣微補亡詩得入昭明之選故人皆知之夏侯孝若（湛）亦有補亡詩六篇劉峻世說新語文學第四注引其詩曰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夕定晨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雞鳴在門孳孳恭誨夙夜是敦蓋是南陔一篇之辭餘篇亡矣

三字字

古人表德有用三字者晉張天錫字公純嘏（世說新語注引張資涼州記）宋道士屈突無爲字無不爲（李石續博物志與張詠同時漁洋山人以爲隋時人者誤）晁景迂一字伯以父（陸游文集）劉敞及弟攽字伯貢父仲原父（歐陽修原父誌銘後人止稱貢父原父者省文也費袞梁谿漫志謂伯貢父仲原父皆只一字蓋伯仲與甫之類本語助後人以便於稱謂非以表其德也蓋據范滄父帖單字滄臨時配以甫字爲說）張宏毅字千載心（宋遺民錄七）金梁詢誼字仲經父（宣宗時留守判官劉祁歸潛志五）國朝寶應陶澂字季一字昭萬有太原傅山字青主一字公之佗（高歡字賀六渾）

六更

褚稼軒堅瓠二集云夜漏五五相遞爲二十五唐李郢詩

二十五聲秋點長是也至藝祖以建隆庚申受禪問國祚修短於陳希夷有只怕五更頭之言蓋庚更同音也藝祖命宮掖及州縣更漏皆去五更二點并初更去其二以配之首尾止二十一點即轉六更謂之蝦蟆更嚴鼓鳴鐘禁門方開百官隨入終宋之世皆然楊誠齋有天上歸來有六更汪水雲有亂點傳籌殺六更之句至理宗景定元年歷五庚申而宋亡謂非五更頭乎開元遺事云宮漏有六更君王得晏起疑是設言耳　按此特後人附會之說李賀秦王夜飲詩宮門掌事報一更一更或引作六更唐末張蠙錢唐夜宴留別郡守詩有蝦蟆更促海濤寒之句是唐時早有蝦蟆更之名蔡絛鐵圍山叢談（一）漢魏以來警夜之制不過五鼓蓋冬夏自酉戌至寅卯斗杓之建盈縮終不過五辰故言甲夜至戊夜或言五更而已然日入

後未至甲夜則又謂之昏刻至五更已滿將曉之時則又有謂夜漏不盡刻國朝文德殿鐘鼓院於夜漏不盡刻既天未曉則但撾鼓六通而無更點也故不知者乃謂禁中有六更吾頃於政和戊戌未得罪時會侍祠於宣和殿深嚴之禁嘗備聞之李心傳舊聞證誤四禁中鐘鼓院在和寧門譙上其上鼓記五更已竟而外間通用漏刻方交五更也殺五更後譙上不復更繫鐘鼓需平明漏下二刻方椎鼓數十聲王禹玉宮詞云禁鼓六更交直早歸來還是立班時禹玉謂六更者明宮殿五更之外更有一更也其實宮鼓以外間四更促爲五更故五更終竟時早聞於外間耳鼓節未嘗溢六也車駕宿齋青城則齋殿門內五更均促使短如宮中常節至青城門外則五夜平分須曉乃竟蔡絛百納叢談云五更已滿云云據此則承平時盡擊

鼓六通此云惟數十聲未知孰是也楊廷秀云紹熙庚戌歲考試殿廬夜漏殺五更之後復打一更問之雜人云官漏打六更按蔡程楊三人皆從官也所謂六更者皆親聞之而或云打一更或云撾鼓六通或云椎鼓數十聲竟無定論嘗考按李所稱百衲叢談卽鐵圍山叢談也故其文不複敘三說既不同而宋制大略可見可以證俗說之誣周遵豹隱紀談宋內五更絕梆鼓偏作謂之蝦蟆更其時禁門開而百官入所謂六更也

左沖

世俗信札往來每於某某頓首之下書某月日沖向不解沖字何義問之人以悤忙對然沖字無此義也嗣與吳江陳仲遴茂才談及據言閻之先達云先輩信札用長幅紙寫去如幅尾餘紙尙多則書左沖字沖虛也以防傳書者之增減耳今人不知此義篇幅已滿妄書沖字謬矣余聞其說頗有理以爲可正世俗之譌後閱補筆談云前世風俗卑者致書於所尊尊者但批紙尾答之曰反故人謂之批反如官司批狀詔書批答之類故紙尾多作敬空字自謂不敢抗敵但空紙尾以待批反耳尊者亦自處不疑不務過敬始知左沖之義實與敬空相同仲遴所說尙未盡然也池北偶談二十五云黃魯直云太祝辯九攑攑卽拜也三曰空手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唐人書末云謹空謂空手此說不如筆談之說爲確近於大興陳氏見乾隆嘉慶間人墨札於署名之後另一行書敬沖字又有書裕後字者又有單書沖字者又知書敬空以示敬爾時尙通行今則爲廣陵散矣惟書某月日沖者商賈尙行之近日合肥李氏刻明賢尺牘有書餘空者有書謹空者有書左餘

者有書左沖者有書左質者有書空白者有書左長者有書左無言者有書沖者

陰火

木元虛海賦陰火潛然焦弱侯筆乘云初不知其說後見嶺南異物志海中水遇陰晦波如然火滿海以物擊之迸散如星火有力卽不復見意元虛指此耳案文選李善注陽冰不治陰火潛然曰言其陽則有不治之冰其陰則有潛然之火也據焦說則李注誤余於乙丑六月由海道南歸舟行至黑水洋風雨交作人夜之後海面火光出沒如燐之飛蓋卽所謂陰火也雖與異物志所言不同亦足以證元虛之語陽冰不治卽今之所謂冰海其冰常年不解元微之和樂天遊嶺南詩云夜海火燐燐自注海水夜擊之盡成火所謂陰火潛然者也此與異物志所言爲一說

西施浣紗

西施浣紗事孫玉塘堂文　新義錄謂吳越春秋越絕書皆不載惟太平寰宇記載會稽縣東有西施浣紗石是西施浣紗事至宋初始入地志耳然王昌齡浣紗女詩吳王在時不敢出今日公然來浣紗王維詩誰憐越女顏如玉貧賤江頭自浣紗盛唐已入歌詠究不知其所據何書　按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元徐天祜注十道志句踐索美女以獻吳王得之諸暨苧蘿山賣薪女也西施山下有浣沙石古紗字作沙（說詳後紗字條）十道志爲唐人梁載言所撰見新唐書藝文志是浣紗事唐人已采入地志寰宇記九十六會稽縣下會稽記縣東六里有土城山句踐索美女獻吳王得諸暨紵羅賣薪（賣薪寰宇記作買薪此從御覽）女西施鄭旦先令習禮于土城山山邊有石是西施浣紗石此條太平御覽四十七　引作孔曄會稽記浣作澣澣浣古今字孔是劉宋時人唐人歌詠蓋本孔記新義錄既引寰宇記而不考會稽記爲何時人作眞目睫之見也惟浣紗石會稽記謂在會稽十道志謂在諸暨其地不符寰宇記諸暨縣下又稱紵羅山山下有石迹水是西施浣紗之所浣紗石尚存（不詳出何書）所言之地與十道志同乃御覽羅山條下又引孔曄會稽記曰諸暨縣北界有羅山越時西施鄭旦所居所在有方石是西施曬紗處今名紵羅山所言又在諸暨而變浣紗爲曬且同一孔記而所說不同豈傳寫有錯謬歟抑傳聞異辭歟西施既是諸暨人自當以在諸暨者爲是

浣紗事有五

西施浣紗一事也酈道元水經注浣紗溪在荆州爲夷陵州西北秋冬之月水色淨麗此又一事也任昉述異記夜郎縣者西南遠夷國名也其先有女子浣紗忽三節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歸而養之及長有武略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此又一事也廣輿記浣紗溪在青田謝靈運遊石門洞至此遇二女浣紗水邊靈運作詩嘲之一女亦答以詩須臾不見此又一事也劉義慶集林昔有人尋河源見婦人浣紗問之曰此天河也乃與一石而歸問嚴君平君平曰此織女支機之石見白居易六帖石部此又一事也與西施事爲五又唐張弧素履子履義篇子胥得浣紗女終成守義之賢考吳越春秋越絕記子胥所遇瀨水女子並稱擊絮不言浣紗不知張弧何緣而云然今揚州有浣紗女祠前人詩集並有題浣紗女祠詩承譌襲謬不知其非矣

質庫

老學庵筆記今僧寺輒作庫質錢取利謂之長生庫至爲鄙惡予案梁甄彬嘗以東苧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東中得金五兩送還則此事亦已久矣　按今之典當即古之質庫也顧古惟僧寺爲之今則非富家不能爲矣此事甚便於民未可遽非特僧人不應爲耳

鉤抿匠

會典四十五　工部五工有拔草鉤抿匠鉤抿乃北人方言謂以灰泥涂屋之罅漏也抿者揞之省文說文手部作揞撫也一曰摹也段玉裁注今人所用抆字即揞字也（字林抆拭也）又巾部幔墀地以巾撋之一曰著也段注撋即手部揞字今之抆字揞者撫也涂地以巾按而摩之如今之擦漆（羣書無撋字）廣韻幔塗著也按段之所說與今涂者之工作相似其字唐韻武巾切今俗讀若摩之上聲北音撮口此方

音也

張騫乘查

詞人習用張騫乘查事蓋所謂俗語不實流爲丹青者也張華博物志（襍說下）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查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查上多齎糧乘查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星月日辰自後芒芒忽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白居易六帖（石部）集林曰昔有人尋河源見婦人浣紗問之曰此天河也乃與一石而歸問嚴君平君平曰此織

女支機之石紀昀庚辰集四查客至斗牛詩注按隋志集林乃宋臨川王義慶作則此說起晉宋間然博物志不載支機石集林不言乘查各不相屬惟唐何類瑜查客至斗牛賦曰客有遠人寰家海涘喜仙查之千里每秋風之八月知必至之不欺乃乘流以長發又曰飲牛於津者誰子弄杼於室者何人忽眄眙以相顧雖婉戀而不親旣持石以贈子令致問于嚴遵乃以乘查贈石合爲一事莫省所出又考唐趙璘因話錄曰漢書載張騫窮河源言其奉使之遠實無天河之說惟張茂先博物志說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海查來不違時齎一年糧乘之到天河後人相傳云得織女支機石持以問君平都是憑虛之說今成都嚴眞觀有一石俗呼謂支機石皆目云當時君平留之寶歷中余下第還家于京洛途中遇官差遞夫舁張騫

查先在東都禁中今准詔棄有司取進不知是何物也前輩詩往往有用張騫查者相襲謬誤矣縱出雜書亦不足據乃知當時已不知出處特據俗傳賦之耳今按文達此說引證頗詳海渚居人之非張騫博物志本文原自明白張言乘查不言贈石劉言贈石不言乘查且一居海渚一尋河源似當爲二事惟梁宗懔荊楚歲時記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城郭如州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騫問曰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織女取搘機石與騫俱還後至蜀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某月客星犯牛女搘機石爲東方朔所識（今本荊楚歲時記一卷內無此條見周密癸辛襍志太平御覽五十一引荊楚歲時記曰張騫尋河源得一石示東方朔朔曰此石是天上織女支機石何至於此與此條所引詳略不同）始以乘查贈石尋河源合而爲一且屬之張騫庾信楊柳歌流槎一去上天池織

女支機當見隨又枯樹賦黃河千里槎庾肩吾奉使江州詩漢使俱爲客星槎共逐流旣合乘槎贈石爲一事而曰黃河曰漢使似卽指張騫而言與荊楚歲時記所言隱隱相符則其說必起於梁以前矣唐人詩如李嶠之石類支機影池似泛槎流駱賓王之寄語天上弄機人寄語河邊植槎客（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杜甫之乘槎斷消息何處覓張騫（有感五首之一）查上似張騫（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王泠然之不逢星漢使誰辯是靈槎（古木卧平沙）錢珝之難逢星漢使烏鵲日乘槎元稹之迢遞河源道因依漢使槎皆用此事而少陵之兩指張騫尤爲顯然張騫本傳本無乘槎之事又騫武帝時人嚴君平爲王莽時人亦遠不相接蓋事本悠謬後人因博物志有織婦牽牛人云云復幻出尋河源贈石事因尋河源而附之張騫襲謬沿譌遂爲藝林故實或云事

出東方朔內傳今此書不傳然以神異經十洲記諸書推之亦必後人僞撰不足憑也又洞天集嚴遵仙槎唐賈之鱗德殿長五十餘尺聲如銅鐵堅而不蠹李德裕載細枝尺餘刻爲道像往往飛去復來廣明以來槎亦失去此與因話錄所言張騫查當是一物而以屬之嚴遵尤爲怪誕至王嘉拾遺記堯登位三十年有巨查浮於西海查上有光夜明晝滅查常浮繞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復始名日貫月查亦謂挂星查羽人棲息其上所言本荒誕且別是一事與茂先所言無涉乃隨園隨筆據之謂堯時已有此槎可謂想入非非矣

浮白

禮投壺若是者浮正義曰浮亦罰也一說謂罰爵之盈滿而浮泛也小爾疋浮罰也謂罰爵也漢書敘傳皆引滿舉

白注服虔曰舉滿杯有餘白瀝者罰之也孟康曰舉白見驗飲酒盡不也師古曰謂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白盡不也一說白者罰爵之名也飲有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釂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是也　按魏文侯事兩見說苑一在尊賢篇云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云云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嚼而不讓淮南子引此事舉酒作舉白一在善說篇曰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嚼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嚼公乘不仁舉白浮君云云君曰善舉白而飲殆一事而傳之異辭歟以後一事推之白自是罰爵之名金壺字考引內則之酒淸白爲證謂白事酒昔酒也包皆白故以白名之似未確

玉笏班

黃魯直謫涪詩人高荷贈詩云點檢金閨彥淒涼玉笏班時人以爲切對見吳垌五總志考唐書李宗閔傳俄復爲中書舍人典貢舉所取多知名士若唐沖薛庠袁都等世謂之玉笏班姚寬西溪叢語（下）據之以爲玉笏班因此得名然鄭谷詩渾無酒泛金英菊漫道官趨玉笏班似指官聯而言非謂名士也孫光憲北夢瑣言（五）沈蔣人物條云唐末朝士中有人物者時號玉笏班又外郎班者桀不褵亦號玉笏班則玉笏班別有兩說不必似姚寬語也

踏青

隨煬帝望江南詞第六首踏青鬬草事青春孫思邈千金月令三月三日上踏青鞋履秦中歲時記上巳賜宴曲江都人於江頭禊飲踐踏青草謂之曰踏青履舊唐書代宗

紀大歷二年二月壬午幸昆明池踏青無名氏壺中贅錄蜀中風俗以二月二日爲踏青節蘇軾詩序眉之東門外有蟇頤山上有亭樹松竹下臨大江每正月八日士女相與游嬉飲酒于其上謂之踏青　月令廣義蜀俗正月初八日踏青遊冶元費著歲華紀麗譜二月二日踏青節初郡人游賞散在四郊張公詠以爲不若聚之爲樂乃以二日出萬里橋爲綵舫數十艘與賓僚分乘之歌吹前導號小遊江蓋指浣花爲大遊江也士女駢集觀者如堵後以爲故事　按踏青乃春遊之名諸書所述日月各異或謂南北氣候寒煖不同如因節物之早晚爲遊賞之期然壺中贅錄等書並述蜀事而月日亦不同此殆各處風俗之異不盡關氣候也孟浩然大隄行（寄萬七）歲歲春草生踏青二三月正不拘定月日矣明劉侗帝京景物略三月清明

條言是日簪柳游高粱橋曰踏青則今燕俗猶然（吳越江淮亦有此俗）又劉高上巳詩踏青看竹共佳期春水晴山祓禊祠與秦中歲時所言同也

文園

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拜爲孝文園令索隱百官志云陵園令六百石掌案行埽除也儲光羲詩近臣朝瑣闥詞客向文園杜牧詩文園終病渴休詠白頭吟皆指相如言也

四庫總目有明程希堯文園漫語一卷是竟作文章家語與文林（西京雜記公孫乘月賦文林辯囿宋之問景龍四年祠海詩三入文史林）文苑（後漢書有文苑傳）文圃（梁書昭明太子傳或擅叢林或稱文圃四友推德七子慚考）同用矣

婦人稱居士

宋黃銖母號沖虛居士有詞稾朱淑眞號幽棲居士李清照號易安居士

蒙恬造筆

初學記（文部筆第六）案博物志蒙恬造筆又案尚書中候元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士載言此則秦之前已有筆矣蓋諸國或未之名而秦獨得其名恬更爲之損益耳故說文曰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拂秦謂之筆是也（按今本博物志無蒙恬語蓋逸文）古今注牛亨問曰自古有書契已來便應有筆世稱蒙恬造筆何也荅曰蒙恬始造卽秦筆耳以枯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蒼毫非兔毫竹管也（北戶錄二引此稱世有短書名爲董仲舒答牛亨問）非謂古筆也（此五字御覽六百五所引有今本無）御覽所引枯木作柘蓋形近而訛桂氏說文義證引古今注以枯木上有古字不知所據何本有此字文義始明若如今本則恬所造非兔毫竹管矣（陔餘叢考據今本謂恬之爲筆非兔毫）毛穎傳何以屬之恬也嬾眞子錄蒙恬古非無筆但用兔毛自恬始耳古筆多以竹如今木匠所用木斗竹筆故字从竹又或以毛但能染墨成字至恬乃以兔毫故毛穎傳備載之事文類聚程泰之曰張子訓嘗問僕曰蒙恬造筆然則古無筆乎僕曰古非無筆但用兔毫自恬始耳此二說皆足與昌黎之傳相證趙雲松據今本古今注謂恬之爲筆非兔毫恐未必是

九月九日佩茱萸飲菊華酒

西京雜記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說在宮內時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華酒令人長壽菊華舒時并采莖葉雜粟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華酒吳均續齊諧記汝南桓景隨費長房游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舉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問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　按費長房東漢時人見後漢書方術傳據西京雜記則西漢時已有佩茱萸飲菊酒之事西京雜記酉陽雜俎以爲吳均作與齊諧既出一手何言之異耶

御史臺稱南臺亦可稱西臺

分甘餘話（四）唐以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尚書省爲文昌臺而以御史爲南臺故今都察可稱南臺不可稱西臺惟唐人稱李栖筠爲李西臺宋人稱李建中爲李西臺按建中以分司西京猶近理栖筠官御史大夫而呼西臺則不可解矣　按唐書職官志龍朔二年改尚書省爲中臺中書門下爲東西臺御史臺爲憲臺咸亨元年依舊光宅元年改尚書省爲文昌臺俄改文昌都省御史臺改

爲左肅政臺右肅政臺神龍元年臺閣官名並依永淳以前故事據此則諸臺之稱乃龍朔以後事迨神龍時又復舊非有唐一代皆遵用也至御史臺之稱南臺不始於唐梁元帝薦鮑幾表近處南臺欲遷二鮑之則北齊書宋游道傳文襄以崔暹爲御史中丞游道爲尙書左丞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通典後魏有公事百官朝會名簿悉送南臺然皆對北省而言初非當日官署之名唐時亦惟東西臺有定名南臺之稱亦流俗相承耳程大昌演繁露高宗朝改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御史呼南臺又唐都長安於洛陽爲西而洛陽亦有留臺故御史長安名西臺而洛陽爲東臺是御史之稱西臺實當時相沿如此漁洋以爲不可稱殆未考及

樹挂

下樹挂大人怕今北方諺也樹挂卽春秋所書雨木冰漢書謂之木介又名樹稼舊唐書五行志云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雨木冰凝寒凍冽而數日不解寧王見而歎曰諺云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其月王薨宋時謂之木稼王安石韓魏公輓詞木稼曾聞達官怕石林詩話言今諺語雨木稼達官怕是歲雨木冰故王詩及之王濟之震澤長語云余在京師成化末親見之似煙非煙似雪非雪行道茫茫尋丈不辨草樹玲瓏皆成幢幡寶蓋少壯須髮盡成老翁父老云是謂木稼道光庚戌之冬京師夜雪比曉瓊林璀璨奇花異蘂作雰霏之形初日不融彌增鮮映識者曰此樹挂也余時方丱角今猶憶之無何穆耆二相奉罷黜之命知其應果不虛矣

冠子

冠子首飾也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中冠子者秦始皇之制也令三妃九嬪當暑戴芙蓉冠子以碧羅爲之令宮人戴蟬冠子隋主于江都宮水精殿令宮人戴通天百葉冠子和凝宮詞碧羅冠子簇香蓮結勝雙銜利市錢又云芙蓉冠子水精簪閑對君王理玉琴花蕊夫人宮詞（百首之四十一）六宮一例雞冠子新樣交鑲白玉花今北方婦人年長者多戴冠子不知卽其遺式否

戶封八縣

千字文戶封八縣汪嘯尹釋義云自秦罷封建漢初復分王子弟後懲七國之禍膺封爵止食其邑之戶然東漢吳鄧之功所封不過四縣晉惟羊祜得封五縣茲云八縣未知何所指也按漢時王國封域極大後雖削弱然前漢地理志續漢郡國志所列王國領十餘縣者尙多其領八縣者前漢志則有膠東國梁國續漢志則有勃海國彭城國又王常於更始時封鄧王食八縣見本傳戶封八縣當卽謂此類至東漢列侯封國不過四縣惟賈復封膠東侯食六縣無逾此者矣

跪拜曳一腳

後漢高句驪傳跪拜曳一腳與今日之請安相似不知近日之朝鮮其跪拜尙如此否

日南隨筆卷一終

日南隨筆卷二

屏翳

楚詞天問蓱號起雨何以興之王逸注蓱蓱翳雨師名也文選張協雜詩豐隆迎號屏李善注引楚詞蓱作屏又陸機贈尚書顧彥先詩屏翳吐重陰李注引楚詞作屏翳起雨又曹植洛神賦注引虞喜志林曰韋昭云屏翳雷師喜云雨師此一說也又司馬相如大人賦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史記正義應云屏翳天神使也韋云雷神也此又一說也洛神賦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李善注說屏翳者雖多並無明據曹植詰咎文曰河伯典澤屏翳司風植既皆爲風師不可引他說以非之此又一說也三說不同然離騷經吾令豐隆乘雲兮王逸注豐隆雷師又後飛廉使奔屬王逸注飛廉風伯也淮南子天文訓許愼注（韻府一東隆字下引）風俗通祀典篇說同張協七命豐隆奮椎飛廉扇炭亦用叔師之說是雷師風師別自有名不應復稱屏翳且此三名者皆原于騷不見經典李崇賢已云並無明據疑即出于楚俗自當以騷爲據也相如子建之說或漢魏傳聞異詞耳

山㺑

神異經西方深山中有人焉身長尺餘袒身捕蝦蟹性不畏人見人止宿暮依其火以炙蝦蟹伺人不在而盜人鹽以食蝦蟹名曰山臊其音自呌人嘗以竹著火中爆烞而出（御覽引作山）臊皆驚憚犯之令人寒熱此雖人形而變化然亦鬼魅之類今所在山中皆有之荊楚歲時記正月一日先於庭前爆竹以解山臊惡鬼杜公贍注引神異經長尺餘下有一足二字爆烞而出作烞熚有聲（韻府引此記有烞音朴熚音畢六字）復云元黃經所謂山𤢖鬼也其字又作橾鮑本御覽（三十九）引歲時記亦作山臊漢魏叢書本歲時記有校語云壒按御覽引作山魈當是所見本異也段成式酉陽襍俎（十五）山蕭一名山臊神異經作㺑永嘉郡記作小魅一名山駱一名蛟（一曰蚑）一名濯肉一名熱肉一名暉一名飛龍如鳩青色亦曰治鳥巢大如五斗器飾以土堊赤白相見狀如射候犯者能役火害人燒人廬舍俗言山魈御覽（八百八十四）鄧德明南康記曰木客頭面語聲亦不全異人但手腳爪如鉤利高岩絕峯然後居之佩文韻府二蕭魈下引南康記山間有木客形骸皆人也但鳥爪耳巢于高樹伐樹必害人一名山魈不知所據何書與御覽所引不同又御覽（八百八十四）述異記曰南康有神名曰山都形如人長一尺餘黑色赤目髮黃被身於深山樹中作窠窠形如堅鳥卵高三尺許內甚澤五色鮮明二枚沓之中央相連土人云上者雄舍下者雌室傍悉開口加（恐是如之誤）規體質虛輕頗作木筒中央以鳥毛爲褥此神能變化隱身罕覩其狀蓋木客山㺑之類也（漢魏叢書本任昉述異記無此條隋書藝文志別有祖沖之述異記十卷不知此條爲任書爲祖書）抱朴子內篇（十七）山中山精之形如小兒而獨足走（御覽八百八十六引作足）向後喜來犯人人入山若夜聞人（御覽引若作谷無夜字人作其）音聲大（御覽引作笑）語其名曰蚑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也一名熱肉（御覽引作超空）亦可兼呼之又有山精如鼓赤色亦一足其名曰暉（御覽引作揮）又或如人長九尺（御覽引作寸作寸字是）衣裘帶笠名曰金累（御覽有又字）或如龍而五色赤角名曰飛飛見之皆以名呼之（原注下飛字或作龍）即不敢爲害也　按御覽（八百八十三）引神異經山臊作山㺑與酉陽雜俎所引合類篇犬部集韻六豪㺑下並引神異經之文是唐宋本原不作臊

也御覽爆烞而出作烞焷（音朴　音卑）而出烞焷當从韻府所引作烞熚音卑當作音畢鮑本御覽譌也廣韻四宵相邀切下魈山魈出汀州獨足鬼六豪蘇遭切下無㺐字類篇魈思邀切山鬼㺐思邀切山鬼又蘇遭切引神異經集韻四宵思邀切魈㺐（山鬼或作㺐）六豪蘇遭切下但引神異經是分山鬼山㺐爲二雜俎則合山㺐山魈爲一韻府所引南康記又合木客山魈爲一雜俎言巢大如五斗器與述異記之山都又相似雜俎一名蛟（蚑一）曰當從抱朴子作蚑蛟蚑皆傳寫之誤也然則山㺐也木客也山都也山精也實一類而各種也山㺐一足廣韻之獨足鬼亦卽其類玉篇鬼部無魈雜俎稱俗言山魈則魈本後起俗字山𣞤山蕭山膝則同音叚借也

海河江

洪稚存曉讀書齋三錄幽冀之境有水皆名爲海吳越之地有水皆名爲河至黔蜀之區有水皆名爲江　案子虛賦下屬江河文頴曰南方無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謂之河詩賦通方言耳長卿此賦以雲夢爲言故文頴注云爾然則冀州之境不名水爲海也後漢書酈炎傳韓信釣河曲章懷太子注韓信釣於淮陰城下河者水之總名也莊子自制河以東釋文河亦江也北人名水皆曰河今直隸山東之境凡水皆曰河與吳越無異蓋自古已然不區南北也惟塞外有水皆名爲海黔蜀有水皆名爲江今猶如此

白門

白門有四後漢書呂布傳布與麾下登白門樓章懷太子注宋武北征記曰下邳城有三重大城之門周四里呂布所守也魏武禽布於白門白門大城之門也酈元水經注曰南門謂之白門魏武禽陳宮於此（太平寰宇記淮陽軍下邳縣下引北征記云中城呂布所守也南臨白樓門又云下邳有三重大城周十里半中城周四里呂布所守也魏武擒布于白門卽大城之門也按據寰宇記之文蓋本於北征記今後漢書注文有脫誤）此下邳之白門也南史王儉傳宋世宮門外六門城設竹籬是年初有發白虎樽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牆古楊叛兒曲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李白楊叛兒曲何許最關人烏啼白門柳王琦注宋書宣陽門民間謂之白門胡三省通鑑注白門建康城西門也西方色白故以爲稱此建康之白門也南史胡僧祐傳大寶二年景圍王僧辯於巴陵元帝乃引僧祐於獄拜爲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侯令援僧辯將發泣下謂其子玘曰汝可開朱白二門吾不捷則死吉則由朱凶則由白也是時元帝在江陵此江陵之白門也龔鼎臣東原錄青社有白門士人多問其名据淮南子載八極其西北方曰白門高誘謂金氣白故曰白門蓋天下諸城西北門皆號白門後漢張衡思元賦云躡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雖志在高遐然亦自西徂東也又呂布在下邳郡與麾下登白門樓下邳城三重卽大城之門也故水經注謂南門爲白門今青社白門在北城而西偏南向則酈元所謂南門者其理亦通此青州之白門也至白門之義淮南子地形訓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高誘注西南月建在申金氣之始也金氣白故曰白門是在西南方者方合江陵之白門不知其在何方下邳爲南門青州爲西北門皆與西南之義不符惟建康爲西門尙合金氣白之義東原錄引淮南作西北方恐傳寫譌也一統志江甯府古蹟建康故城

引舊志南朝故都城周二十里有門十二正南曰宣陽門晉太寧二年王敦將沈充錢鳳渡淮突犯宣陽門梁太清二年侯景渡朱雀航入宣陽門是也正西曰西明門一名白門宋元嘉二年徐羨之承詔至西明門外梁敬帝時徐嗣徽逼建康陳霸先出西明門大敗之是也西明之南曰廣陽門西明之北曰閶闔（李昉宮苑記所載建康諸門西面二門南曰閶闔北曰西明與舊志互異）宋書謂宣陽門民間謂之白門與舊志之言不合未詳至李白金陵白下亭留別詩驛亭三楊柳正當白下門楊齊賢注白下亭在今建康東門外按一統志白下故城在上元縣西北本名白石陂晉咸和三年陶侃討蘇峻至石頭從部將李根言於白石築壘宋元嘉二十年閱武於白下昇明中蕭道成使李安民鎮白下治城隍齊書南瑯邪郡本治金城永明元年徙治白下世祖以白下地帶江山故徙郡治之也又永元二年崔慧景率軍水路征壽陽軍頓白下帝出瑯邪城送之舊唐志武德九年改金陵爲白下移治白下故城建康志今靖安鎮北有白下城故基去府城十八里胡三省通鑑注蓋卽今之龍灣舊唐書地理志武德九年改金陵爲白下縣移治白下故城貞觀七年復移今所九年改爲江寧縣太平寰宇記昇州上元縣故白下縣城在縣西北十四里是金陵白下本屬二地唐移縣治於白下而縣名亦改迨移還舊治而縣名復改江寧而金陵遂仍稱白下輿地紀勝上元縣金陵鄉有白下城故城去城十八里蓋沿舊名也太白此詩之白下門殆泛言白下之門非西明門亦名白門者也白下亭是否以白下城得名城在縣西北而亭在東門外則相去必較遠所未詳也十七史商搉云南史宋明帝紀末年多忌諱宣陽門謂之白門上以不祥諱之尚書右丞江謐嘗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愚考白門正南門也故以白爲諱若旁側當不至是建康實錄卷七自注備列諸門名今除東西北不數就南面考之彼文先云建康宮城六門案地輿志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本吳舊址晉江左所築但有宣陽門至成帝作新宮始修城開陵陽等五門與宣陽爲六南面三門最西曰陵陽門後改名爲廣陽門次正中宣陽門對苑城門世謂之白門門三道上起重樓懸楣上刻木爲龍虎相對皆繡栭藻井南對朱雀門相去五里餘名爲御道開御溝植槐柳次最東開陽門云云據此則知白門乃南面正中門也但此段所列門名仍是舊宮之門祇因舊惟一門今添其五故於作新宮下敘述此卷下文許嵩自注又列臺城五門名皆與上文五門名異而引修宮苑記云南面正中大司馬門世所謂章門拜章者伏於此門待報南對宣陽門相去二里夾道開御溝植槐柳世或名爲闕門云云此段所列則新宮之門矣要之白門是發始初建正南門故後人通稱金陵爲白門按南史所言卽本宋書據商搉此說似白門爲建康之南門與胡三省及各志所言歧異當再考之

曲陽

大同府志載尹耕三曲陽辨云漢地理志曲陽有二一曰上曲陽屬常山郡注在恒山北谷卽禹貢恒水所出處有恒山祠一曰下曲陽屬涿鹿郡注今鼓聚昔陽亭晉荀吳滅鼓卽此常山有上曲陽故此加下今正定府復有曲陽縣既非鼓聚又不在恒山北谷是三曲陽也攷定州志曰曲陽卽秦所置曲逆後因之有曲逆溪在城北曲而西流

漢志曲逆屬中山國蒲水所出東入濡濡水在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則今之曲陽爲漢之曲逆明矣按此辨殊誤漢志縣之以曲陽名者凡四一屬九江郡常爲侯國注應劭曰在淮曲之陽一屬鉅鹿郡曰下曲陽尹說以爲屬涿鹿者誤漢有涿郡無涿鹿郡也一屬常山郡曰上曲陽一屬東海郡注應劭曰在淮曲之陽尹說謂漢志曲陽有二者誤也今曲陽縣卽漢之上曲陽屬定州一統志云上曲陽故城在曲陽縣西戰國時趙邑史記趙世家武靈王二十一年攻中山合軍曲陽漢置上曲陽縣灌嬰傳嬰從擊陳豨降上曲陽水經注本岳牧朝宿之邑縣在山曲之陽是曰曲陽有下故此爲上矣元和郡縣志恒陽縣東至定州六十里本漢上曲陽縣高齊天保七年除上字但爲曲陽隋開皇六年改爲石邑其年移石邑於井陘于此置恒陽縣以在恒山之南因以爲名唐書地理志元和十五年更名曲陽舊志故城在今縣西四里後魏移今治據此則曲陽之爲上曲陽原委分明無庸致疑若漢之曲逆爲今之完縣未嘗有曲陽之名陳平封曲逆侯其墓在完縣西北六十里陳侯村見一統志完與曲陽接壤而非一地尹說以曲陽屬正定又以曲逆爲曲陽者亦誤也一統志定州下云恒山在曲陽縣西北亦曰常山亦曰北嶽亙保定府西境及山西大同府東境漢以避文帝諱改名常山又大同府下云恒山在渾源州東南二十里卽北嶽水經注謂之元嶽其按語云恒山漢書地理以爲在上曲陽歷代諸志皆因之尙書周禮注疏亦云自漢宣帝神爵元年祀北岳常山於曲陽唐宋祀典皆在定州至宋始有恒山没於遼從曲陽望祀之說明人乃定渾源之元岳爲恒山宏治六年馬文升請以正祀典乃修治渾源州舊廟而秩祀尙在曲陽　本朝順治十七年始改岳祭於渾源是北岳之祀固已改正而上曲陽之地未嘗就湮也尹氏之意欲改祀北岳於渾源而謂漢武修封還至上曲陽祀恒山皆不在今曲陽上曲陽既在北谷山行峻絕其廢遂久將古來傳記一概末殺而爲此惝怳無憑之語似未足徵信於志乘也

奴兒干

元代流遠之制有發奴兒干出軍者見元典章元史英宗紀至治元年二月監察御史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成珪李謙亨諫造壽安山佛寺殺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杖珪謙亨竄于奴兒干地三月宦者李羅銕靑兒坐罪流奴兒干地考明一統志女直自開原迤北因其部族建置都司一衞一百八十四所二十官其酋長爲都督都指揮等職有奴兒干都司建州衞奴兒干衞又云遼東都指揮司本漢襄平遼陽二縣及遼東郡治所三萬衞在都司城北三百三十里古肅愼氏地金爲會寧府元爲開元路洪武二十一年置兀者野乞例迷女直軍民府二十二年罷府置衞開元城在三萬衞西門外西北曰上京京南曰建州北曰肇州治始興縣東北曰奴兒干城　按奴兒干爲漢世遼東之地並非荒遠之區乃元時以處流遠之罪人豈爾時戶口衰耗人民稀少耶

三邊

史記律書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注家不言三邊何指以下文推之謂南北東也其文云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阸又云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又云

顧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此其證也又後漢書靈帝紀熹平六年鮮卑寇三邊章懷注謂東西與北邊按下文云八月遣破鮮卑中郎將田晏出雲中使匈奴中郎將臧旻與南單于出雁門護烏桓校尉夏育出高柳並伐鮮卑雲中雁門二郡屬并州高柳代郡之縣屬幽州又鮮卑傳檀石槐自分其地爲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從右北平已西上谷十餘邑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爲西部靈帝立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部無歲不被鮮卑寇抄殺略則此三邊者指幽并涼章懷注泛指東西北邊似未核此傳文也又晉書張軌傳論世逢多難嬰五郡以誰何時遇兵凶阻三邊而高視軌所統爲涼州一部則此三邊當指涼州言涼州之地斗絶羌胡中故有三邊也明史職官志總督

陝西三邊軍務一員弘治十年火篩入寇議遣重臣總督陝西甘肅延綏甯夏軍務乃起左都御史王越任之王越傳弘治十年春廷議設總制府於固原舉定西侯蔣琬爲總兵官越提督軍務總制延綏甯夏甘肅三邊總兵巡撫而下竝聽節制詔罷琬即以越任之三邊設總制自此始則此三邊指延綏甯夏甘肅言與漢晉之三邊又不同矣

鵝溪絹

少陵戲爲韋偃雙松圖歌我有一匹好東絹仇注引坡集詩注鵝溪在梓州鹽亭縣出絹甚良時人謂之鵝溪絹即東絹也東坡文與可有詩見寄云待將一段鵝溪絹埽取寒梢萬尺長次韻答之詩王注續曰鵝溪地名在梓州鹽亭縣出絹甚良施注茶錄蜀東川鵝溪畫絹作茶羅底佳查注任淵山谷內集注鵝溪今在潼川畫絹所出　按唐書地理志陵州仁壽郡土貢鵝溪絹而鹽亭屬梓州梓潼郡土貢無絹元和郡縣志梓州陵州皆貢絹而不言鵝溪元豐九域志陵井監下唐陵州熙寧五年廢爲監土貢無絹梓州梓潼郡屬縣鹽亭下注何店白馬宕渠臨江鵝溪五鎮是鵝溪乃鹽亭縣鎮名而土貢亦無絹太平寰宇記梓州土產無絹陵州土產進鵝溪絹注云出梓州元武縣鵝溪所言與唐志合惟鵝溪地不屬陵州何以陵州獨貢此物且九域志地在鹽亭而寰宇記地在元武所言又不合一統志潼川府山川有鵝溪在鹽亭縣西北八十里入梓潼水豈此水亦經流元武縣界故寰宇記屬之元武耶益州于役記紫荊河南流即鵝溪溪水漂絹最白子瞻詩愛殺鵝溪白繭光指此矣漁洋詩十里鵝溪碧玉流陳登龍蜀水考潼江又南至鹽亭縣界一百里至縣城南合鵝

溪溪亦名泓江源出綿州衆埊聚成下流八十里過鹽亭縣治轉東合於梓潼水

孔曄即孔靈符

御覽（四十七）鶴山下孔靈符會稽記兩條其第二條與寰宇記（九十六）所引孔曄記同寰宇記白樓亭孔曄記云江夏太守朱輔于山南白樓亭立學教授御覽引作孔靈符是孔曄孔靈符爲一人宋書孔季恭傳季恭會稽山陰人子靈符爲會稽太守章實齋（宗源）隋經籍志考證疑曄乃靈符名而以字行故宋書本傳祇稱靈符其說是也藝文類聚所引或作孔皋御覽所引又作孔華殆曄訛爲華華又譌爲皋歟

崔君苗應君苗是兩人

困學紀聞十二陸機傳云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

焚其筆硯君苗未知姓氏攷之雲集有與平原書云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樓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聊復成前意始知其爲崔君苗也周嬰巵言楊用修曰唐人云君苗無姓宛委餘編曰君苗姓應瑒之從弟見文選注非也按陸雲與兄平原書云前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又云君苗作愁霖賦極佳見兄文輒云欲燒筆研則君苗清河族也休璉與二陸相距且百年其從弟安得倘存　按文選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既云從弟書中直以弟呼其爲姓應無疑與陸機傳之崔君苗自是兩人不可混而爲一璩魏明帝時爲散騎常侍機晉武帝時入洛年代不相及也

春秋

古者列國之史皆名春秋不獨孔子所修之魯史也如夏殷春秋（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見史通）晉春秋（汲冢瑣語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晉羊舌肸習春秋悼公使之教太子蓋卽孟子所謂晉之乘也見史通）楚春秋（楚語莊王問教太子之法於申叔時對曰教之以春秋蓋卽孟子所謂楚之檮杌也）魯春秋（左傳昭二年　卽公羊傳所謂不修春秋）齊春秋（墨子　管子法法篇曰春秋之記有弒君弑父者乂權數篇曰春秋所以記成敗也）周春秋（墨子國語有神降于莘韋昭注引周春秋）燕春秋（墨子）宋春秋（墨子）百國春秋（墨子　公羊疏按閔因敘云昔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蓋卽此也）晏子春秋（隋志齊大夫晏嬰撰　今書皆紀嬰事疑非自撰）皆孔子前暨與孔子同時者章俊卿謂後代史家典冊多以春秋命名因孔子春秋而作非也其後以春秋命名者則有虞氏春秋（漢志儒家趙虞卿作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以譏刺國家得失凡八篇）呂氏春秋（秦呂不韋賓客之所集是子部書非史部書漢志在雜家）楚漢春秋（漢志春秋類九篇陸賈所記項羽與漢高祖初起及說惠文間事）李氏春秋（漢志儒家二篇不著名字）兵春秋（漢志兵權謀類二篇不著撰人）疏氏春秋（漢書儒林孟喜傳父號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陳氏春秋（後漢書陳元傳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注元父欽字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自名陳氏春秋故曰別也）吳越春秋（後漢趙曄撰曄一作景字長君隋志十二卷又十卷皇甫遵撰者）春秋時國語　春秋後國語（唐志襍史孔衍春秋時國語十卷又春秋後國語十卷）春秋後傳（唐志襍史樂資春秋後傳三十卷）春秋後語（唐志春秋類盧藏用春秋後語十卷）漢春秋（晉孔衍唐志十卷）後漢春秋（晉孔衍唐志六卷）後魏春秋（晉孔衍　唐志九卷隋志漢魏春秋九卷孔舒元撰舒元衍字）九州春秋（晉司馬彪撰記漢末事隋志十卷唐志九卷）漢獻帝春秋（袁曄　隋志無漢字裴松之三國志注引作袁暐字思光）漢晉春秋（晉習鑿齒撰四十七卷　起光武訖晉愍帝三國以蜀爲正　隋志古史春作陽晉時避諱改下作陽秋者並同）魏武春秋（晉孫盛　隋志及晉書本傳並作魏氏唐志作魏武）晉陽秋（隋志古史晉孫盛　訖哀帝　又鄧粲撰三十二卷見唐志隋志不錄文選李善注引之）續晉陽秋（隋志古史宋永嘉太守檀道鸞）王子春秋（晉杜嵩　晉書惠紀及卽大位政出羣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焉高平王沈作釋時論南陽魯襃作錢神論廬江杜嵩作任子春秋皆疾時之作也按王子晉惠帝元康二年一作任子非）晉安帝春秋（宋王詔之　訖義熙九年宋書王詔之傳父偉之少有志尙當世詔命表奏輙自書寫泰元隆安時事小大悉撰錄之詔之因此私撰晉安帝陽秋）

晉春秋略（唐志編年杜延業二十卷）春秋前傳十卷春秋前襍傳九卷（隋志襍史何承天撰）戰國春秋（隋志古史北魏李槪撰二十卷）魯後春秋（唐志襍史劉允濟魯後春秋二十卷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玄晏春秋（晉皇甫謐謐自號玄晏先生）棲鳳春秋（隋志襍史梁臧嚴撰五卷）交廣春秋（吳志注臣松之案太康八年廣州大中正王範上交廣二州春秋）宋春秋（隋志古史梁吳興令王琰撰二十卷唐志襍史鮑衡卿二十八卷）齊春秋（隋志古史梁吳均三十卷）三十國春秋（梁湘東王世子蕭方等撰三十一卷隋志作萬等當由方誤爲万万又誤爲萬耳唐志作蕭方光誤　武敏之撰一百卷見唐志）十六國春秋（北魏崔鴻　五凉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凡十六國各有春秋爲考核同異刪繁補缺爲此書）凉春秋（晉張駿載記十五年命西曹掾集閣內外事付索綏以著凉春秋又云綏字士艾燉煌人舉秀才著凉春秋五十卷封平樂亭侯）後梁春秋（唐志僞史蔡允恭撰二十卷明姚士粦撰二卷以蕭譽續梁統用編年法）西魏春秋（明姚士粦撰以補魏收書之缺今佚不傳）百官春秋（隋志五十卷王秀道撰唐志作道秀又二十卷無撰人名氏在職官篇）唐春秋（唐吳兢韋述各三十卷陸長源六十卷）唐續春秋（開元中裴光庭作自識國隋委筆刪於李融書不敬迄）三國春秋（唐志襍史其[illegible][illegible]三十卷

（崔良佐卷亡）闖外春秋（唐志襍史李筌十卷詳范攄雲溪友議　明尹商撰見明志）河洛春秋（唐志襍史包諝二卷安祿山史思明事）宋百官春秋（唐志六卷無撰人名氏）漢春秋（宋胡旦一百卷　梁固）五代春秋（宋尹洙二卷始梁開平元年迄周顯德七年正月甲辰宋志五代春秋一卷不知作者劉敘五代春秋一部卷亡）五朝春秋（宋王轂　宋志二十五卷）歷代善惡春秋（宋志二十卷不著撰人）申國春秋（十卷記正獻呂公言行編年之書見文定集十）晉文春秋（元吾邱衍　以補晉乘之缺今名晉史乘後人所攷也）蜀國春秋（十八卷明荀廷詔　一卷至十四　紀唐虞至明蜀事以下釋郡縣沿革　四庫總目襍史類存目三）幼老春秋（宋王安中撰見鐵圍山叢談）文苑春秋（明崔銑編所錄起漢高帝入關告諭迄明太祖諭中原檄凡一百篇　四庫總目總集類存目二）銀鹿春秋（明陸嘉穎編輯古來義僕事蹟　四庫總目史部）遜代陽秋（國朝余美英二十八卷紀明惠帝事蹟）十國春秋（國朝吳任臣一百十四卷以歐陽五代史惟主書法不核事實於十國世家脫漏頗多乃蒐輯此書以補其缺）桃左春秋（韓非子備內篇不知何國何時書）

造冰

漢書五行志沸湯之在閉器而湛於寒泉則為冰孟康曰投湯器中以沈寒泉而成也師古曰湛讀曰沈按今南方有造冰者不知其術何如其理則古人已言之矣

自由

續漢書五行志建武元年赤眉賊樊崇逢安等共立劉盆子為天子然崇等視之如小兒百事自由初不恤錄也按自由二字始見此

龍簡

東齋記事道家有金龍玉簡學士院撰文具一歲齋醮投於名山洞府龍以銅制玉簡以階石制清波襍志天下名山洞府朝廷每歲投龍簡天聖中下道錄院定歲投龍簡二十處按今直隸邯鄲縣有聖井龍神廟在縣城北二十里聖井岡祈禱者取井中鐵牌供奉之即雨同治光緒間遇歲旱省城及京師多迎取井中鐵牌供奉祈禱得雨送還嘗造金牌還之縣令恐金牌易失其牌仍儲於藩庫中聖井中鐵牌極多不知起於何年何人所造何事置於井中此恐宋龍簡之類也

沈魚落鴈

莊子齊物論毛嬙驪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按今俗語稱美色輒曰沈魚落鴈似本此

蒲柳

宋王觀國學林（五卷）春秋左氏傳杜預注曰蒲柳可以為箭崔豹古今注曰蒲柳水邊生葉似青楊亦名蒲楊則蒲柳為一物可知矣晉書顧悅之與簡文帝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秋先零以松柏對蒲柳意謂蒲草與柳為二物也誤矣　按蒲草與柳皆柔脆之物故望秋先零顧以蒲柳對松柏未嘗誤也若蒲柳乃柳之一類可以為矢古今注以為枝勁細本草蘇頌以為枝條短硬與柳全別者是也辛丑道出河南鄭州一帶曾見此物高不過七八尺枝條土人言用以編筐籠之類左傳之蒲柳與晉書之蒲柳不可混而為一學林之說非

項氏家說

宋項安世家說卷八說事篇曰人情每兩月一聚會而月必用陽日必重之是故正月則用一日三月則用重三五月則用重五七月則用重七九月則用重九　按項說甚新而不確上巳古用上旬巳日晉書禮志漢儀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於東流水上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上巳是上巳之用三日起於魏晉以後失古意矣歲華紀麗譜二月二日踏青初郡人遊賞散在四郊張公詠以為不

若聚之爲樂乃以出萬里橋爲綵舫數十艘與賓僚分乘歌吹前導號小遊江秦中歲時記二月二日曲江採菜士民遊觀極盛會稽志二月二日府帥領客觀渡又云二月二日始開西園縱郡人遊觀謂之開龍口四川記二月二日爲市村民畢集郡守就於龍興寺前立山棚設帷幕聲樂以宴樂將吏累日而罷是二月二日亦有聚會之地不必定以陽月矣

一字有平聲去聲

一字入聲北人多誤呼平聲然參同契白者金精黑者水基水者道樞其數名一作平聲叶又有作去聲叶者左思吳都賦藿蒳豆蔻薑彙非一江籬之屬海苕之類

司字有去入二聲

司字韓非子外儲說右與上司餌爲韻鬼谷子反應篇司事爲韻王粲酒賦司饎爲韻左思魏都賦侍吏司治爲韻潘岳在懷縣作司志異爲韻漢書敘傳司媒疾爲韻（古音司聲其聲久聲在一部）師古曰司合韻音先寺反集韻七志司相吏切此去聲一讀乃古韻也容齋隨筆司有入聲如白居易詩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州司馬三見歲重陽武元衡詩惟有白鬚張司馬不言名利尚相從是也老學菴筆記八白樂天詩云云本朝太宗時宋太素尚書自翰苑謫鄜州行軍司馬詩云鄜州軍司馬也好畫爲屏又云官爲軍司馬身是謫仙人蓋此音司字作入聲讀字典口部司下云按司有平去二聲白武二詩所用當係去聲讀作入聲者無據不可從按右丞（送宇文三赴河西充行軍司馬）詩適聞田司馬更逐李輕車是唐人司字有仄聲一讀但不知是去是入耳大戴禮哀公問五義篇若天之司莫之能職司職爲韻上下文皆有韻則讀作入聲初非無據也

案

正字通凡官府興除成例及獄訟論定皆曰案又著書起義亦曰案　案漢書案驗之案皆作案淮南時則訓案程度高注案視也後漢書鐘離意傳案察之也著書起義其意亦當如是今皆作按按乃抑下之義其義不同又荀子不苟篇非按亂而治之之謂也楊倞注案據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集注案依也今時刑名公牘有按律定擬之文其字亦當作案案謂據律依律也

日南隨筆卷二終

日南隨筆卷三

一出

字彙補云傳奇中一回爲一齣俗讀作尺或云本是齝字譌作齣也蓋齣乃食之已久復出嚼之今傳奇進而復出故有取於齝云按一齣應作一出世俗有書作一出者人以爲誤而不知其暗合也世說新語（文學第四）謝車騎在安西艱中林道人往就語將夕乃退有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處來荅云今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

徽識

今時戲劇中凡戎裝者背插小尖角旗四蓋卽古之徽也亦謂之識說文巾部幑徽識也㠯絳帛著於背春秋左氏傳揚徽者公徒也杜注徽識也疏徽識制如旌旗書其所任之官與姓名於其上被之於背詩六月識文鳥章鄭箋識徽識也將帥以下衣皆著焉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戎士介而揚揮薛綜注揮爲肩上絳幟如燕尾者也善曰左氏傳揚徽者公徒也徽與揮古字通合觀數說知此制甚古幑正字徽揮並叚借字

泐

今人信札署名每書某某泐泐字作書字解誤也說文水部泐水之理也攷工記石有時以泐鄭司農云泐謂石解散也其義並遠依俗所用當作物勒工名之勒其義較近

綠沈

朱翌猗覺寮雜記論子美詩苔臥綠沈槍引齊諧記王敬伯綠沈漆榼事謂綠沈者漆名　按綠沈深綠也色名非漆名姚寬西溪叢話綠沈以調綠漆之其色深沈如漆調雌黃之類器物之稱綠沈者槍榼之外則有扇（陸翽鄴中記石虎造象牙桃枝扇或綠沈色或紫紺色）筆（王羲之筆經有人以綠沈漆管見遺）甲（隋書張大淵傳）弩（劉劭趙都賦）弓（梁簡文帝詩）屏風（宋元嘉起居注）鼓（隋音樂志）服（六典鼓吹工人之服亦有綠沈）他如南史任昉傳有綠沈瓜皮日休新竹詩一架三百本綠沈森冥冥皆言其色焦氏筆乘綠沈設色名猶今所謂沈水色耳宋人詩話解杜詩乃謂甲拋於雨爲金所鎖鎗臥於苔爲綠所沈此何等語耶北史隋文帝嘗賜張大淵以綠沈之甲薛氏遂以綠沈爲精鐵陸龜蒙竹詩一架三百本綠沈森冥冥趙德麟遂以綠沈爲竹皆誤也

褎然

漢書董仲舒傳今子大夫褎然爲舉首注張晏曰褎進也師古曰褎然盛服兒也詩邶風旄邱之篇曰褎如充耳褎弋授反胡廷佩（鳴玉）訂譌襍錄云劉夢得詩俊骨英才氣褎然策名飛步冠羣賢俗作裒（蒲侯切）然非案旄邱傳褎盛服也大夫褏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漢書蓋有作褏作褎二本張晏所據本作褎故訓曰進也禮記樂記故禮有褎注褎猶進也廣韻裒進揚美也師古所據本作褎故引詩以釋之詩釋文褎本亦作裒則褎之爲裒其來已久不自今始裒卽褎隸變俗作裒然卽出于張晏之本不得遽斥爲非

蕞爾

左傳昭七年蕞爾國注蕞小兒釋文蕞在最反胡廷佩云俗誤讀撮以蕞與撮字形相似耳案說文蕝朝會束茅表位曰蕝史記作蕞叔孫通傳爲緜蕞如淳曰置設緜索爲習肄處蕞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韋昭曰引繩爲緜立表爲蕞漢書師古注蕞同蕝然則蕝蕞一字蕝唐韻子說切故蕞字亦讀從入聲其源流如此非以字形相近

峪

峪字說文不收集韻三燭俞玉切下列谷峪二文注曰爾雅水注谿曰谷或从山靈壽縣志慈峪鎭金史作慈谷平谷漢縣名屬漁陽郡元魏時省金大定二十七年析漁陽縣置平峪縣元初省旋復置平谷縣是谷峪古今字問奇集云平峪縣名讀如裕此蓋方音北人讀欲如裕今京東西地以峪名甚衆其音皆如裕

餡

宋趙叔向肎綮錄曰歸田錄云京師食店賣酸餡者皆大牌榜於通衢而俚俗昧於字法轉酸从食餡从臽有滑稽子曰彼家所賣餕（音俊）餡（音陷）不知爲何物也以余觀之山谷法帖見於世者皆作酸豏韻略上聲集韻與陷同音在去聲注云餅中豆也篇韻皆無餡字不知歐陽公從何得也

按類篇食部鎌乎韽切餅中肉又肉部臁臘音義並同集韻五十八陷乎韽切列鎌爲正文訓餅中肉臁鎌臘三字爲或體鎌字類篇云餅也與集韻小異而皆不收餡字至字彙始云餡音陷凡米麪食物坎其中實以雜味曰餡或作鎌并引歐陽歸田錄之語是字彙卽本歐陽之說以叔向之語推之當是北宋時俗字正字通乃云本作餡別作豏臘鎌非亦未見叔向語耳抑又考之鎌說文嘰也（嘰小食也）一曰廉絜也臁玉篇魚兼切美也又口簟切署左右虛肉處二字較古而皆別有義訓則釋爲餅中肉亦叚借之文事爲後起古無正字也豏玉篇廣韻皆訓爲豆半生讀上聲類篇集韻始有去聲一讀訓爲餅中豆蓋亦後起之義

早晚

姚元之竹葉亭襍記七京中俗語謂何時曰多早晚（早俗語讀音近）蓋隋書藝術傳樂人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從於戶外彈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對曰頃來有之族弟伯山曰然則此語蓋由來久矣　按詩夜如何其箋云宣王以諸侯將朝夜起曰夜如何其問蚤晚之辭（蚤早本字）此卽俗語之所自出不始於隋書陶淵明問來使詩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亦是此義其見於唐人詩者尤多如東川送司勳盧員外詩早晚薦雄文似者故人今已賦長楊太白長干行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又口號贈楊徵君詩不知楊伯起早晚向關西少陵詩春雨闇闇塞峽中早晚來自楚王宮香山寄弟妹詩早晚重歡會羇離各長成殆其方言如此也至戰國策（衛策）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爲笑者蚤晚之時失也韓非子（難二）舉事愼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温之災則入多此正言時之早晚又一義也晉書劉毅傳南史劉湛程靈洗二傳皆有早晚字蓋並是後一義

硯瓦

米芾畫史古書畫皆圓蓋有助於器晉唐皆鳳池硯中心如凹故曰硯瓦如以一花頭瓦文三足爾一援筆因四勢鋒已圓書畫安得不圓本朝研始心平如砥一援筆則褊故字亦褊邵博聞見後錄硯瓦者唐人語也非謂以瓦爲硯蓋硯之中心隆起瓦狀以[illegible]畱墨爲貴翟灝通俗編注

按二說相反未知孰是李咸用有謝人遺端溪硯瓦詩信其爲唐人語也或云古初硯實用陶瓦觀昌黎毛穎傳稱硯爲陶泓可見理亦有之　按少陵石硯詩聯坳各盡墨李山甫石硯詩方圓一勺深黎逢石硯賦欲精研而染墨在虛中而貯水皆與畫史之說同邵說未足信也

稜

稜俗棱字一作去聲讀少陵（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詩塹抵公畦稜邨依野廟堧原注京師農人指田遠近多云幾稜稜岸也音去聲米鶴齡注按韻書稜字無去音蓋方言也陸龜蒙詩我本雖無一稜田平生笑傲空漁船稜亦讀去聲是唐人方言有此陸放翁戲作詩秋稼連雲一稜無范石湖詩汗萊一稜小周圍蓋卽用陸詩話至東坡（和程正輔同游白水山）詩恣傾白蜜收五稜細劚黃土栽三椏五稜施注謂卽紫石英翁注合注謂是羊桃王注從之以下句推之其說是次公注謂廣南以田畝爲稜收五稜則所種酒稻也其說可證田稜而非蘇詩之意稜謂廉角不指田言（正字通引蘇詩云自注稜去聲今蘇詩無此語）凡物之廉角曰稜俗體從禾正字通以稜爲別一字非也

一餉　一晌

昌黎詩雖得一餉樂有如聚飛蚊按說文餉饋也一餉猶言終日之頃耳韓偓詩兩情含眷戀一餉致辛酸陸鴻漸武夷山記百年一餉兮志與願違宋王嘉叟（題王龜齡祠堂）詩一餉繁華究竟空（見貴耳集下）陸佃（依韻和再開芍藥十六首之三）詩四季花凡一餉紅孫覿詩邯鄲樂無度夢短一餉榮孔武仲詩一餉春聲同宿鳥半天寒色在啼鴉張來詩寄身愛憎間得失眞一餉皆作一餉東坡詩題詩送酒君勿誚免使退之嘲

一餉則用昌黎語也李後主淘浪詞一晌貪歡菩薩蠻詞一晌偎人顫張先卜筭子慢詞一晌凝思並作一晌篇海晌晌午也似失其義說文曏不久也段若膺注今人語一晌半晌皆是曏字之俗然曏訓不久一不久半不久頗爲不辭其說亦未可信

一方一撇一千

大誥續編（第七十三條）拆字戲云得錢一萬乃呼一方得鈔一千乃呼一撇今諺語尚如此劉貢父詩話今言萬爲方千爲撇非訛也若隱語耳是北宋已有此風不始於明初矣通俗編引繼世紀聞劉瑾用事賄賂公行凡有干謁者云饋一千卽一千之謂云饋一方卽一萬之謂後漸增至幾千幾方按萬或作万以方爲万以千爲干皆以形似也一撇其起筆也今俗又有言一艸一竿者艸取其首竿又干之同聲也

禹門三級浪平地一聲雷

禹門三級浪平地一聲雷俗語也新進士賜及第者必以黃紙硃書此二句貼于大門坊刻神童詩亦有此二句然不知起於何時考詞苑叢談載劉改之湻熙甲午赴省試到建昌有美人來唱一曲中有穩跳龍門三級句似宋時已有此語矣

剗韈　剗馬　剗壁

足不著履曰剗韈唐人辥公子詞門外猧兒吠疑是蕭郎至剗韈下香階冤家今夜醉詩史南唐後主納繼后周氏製樂府豔其事子夜詞云花明月暗籠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剗韈步香階手提金鏤鞋秦觀河傳云記那回小曲闌干西畔鬢雲鬆羅韈剗李清照點絳脣見客人來剗韈

金釵溜吳會能改齋漫錄十錢文僖公留守西洛每宴客命廳籍分行剗韈步於莎上傳唱踏莎行大約皆指婦女言也今謂不鞍馬曰剗馬古曰剗騎見吳禮部詩話牆壁之不繪畫者曰剗壁宋祁張屯田知兖州詩儒宮剗壁嚴祠豆督府均羊盛宴罍

月餅

東坡留別廉守詩小餅如嚼月王注言行錄丁晉公與楊大年抛令大年云有酒如綫遇鍼則見晉公云有餅如月遇食則缺按後世月餅之名或昉於此

准

今官文書準字省作准宋費衮梁谿漫志一省中出敕舊用準字輒去其下十字或云蔡京拜相時省吏亦避其父名然王禹玉父亦名準而寇萊公亦嘗作相不知書敕避諱自何時始周必大二老堂雜志言其非而曰貫齋塗說又云南齊書宋順帝諱準故史作准按史游急就章有准蓋準之草書五經文字佩觿皆云字林作准則準之作准由來已久不始於宋並不始於南齊書也漢隸亦有准字見桐柏廟碑

劄子

孔氏談苑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牓子亦曰錄子今謂之劄子呂種玉言鯖宋之劄子即今之摺子是也按今時奏事皆用摺子惟六部行順天府尹文曰劄其餘自尊而卑曰札劄札其實一也而微有不同亦舊日相沿如此

白丁

管子七法篇擊毆衆白徒注白徒謂不練之卒無武藝漢書鄒陽傳毆白徒之衆師古曰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

今言白丁矣南史沈攸之傳求補白丁隊主唐書兵志開元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十二萬號長從宿衛又十三年始以彍騎分隸十二衛其制皆擇戶下白丁宗丁品子强壯免征鎮賦役爲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韋應物采玉行官府徵白丁言采藍谿玉北史李敏傳周宣帝謂樂平公曰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按諸書所言白丁蓋兵之未入伍者猶今八旗之閒散東三省之西丹也至劉禹錫陋室銘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以白丁對鴻儒似指鄙野無學之人朱子詩唱酬共笑摛鴻藻來往何勞笑白丁正用夢得語惟唐律共犯罪有逃亡條疏議有又甲是白丁又有白丁犯徒三年等語對官當言是以白丁爲無官之人方岳石縣受命詩得免白丁何啻足親會黃甲不堪看以黃甲對白丁似亦以爲未入仕籍之人也翟晴江通俗編五元典章選格有白身人員中書省奏近來各路行保白身之人申部中聞不無冒濫云云按魏書食貨志莊帝頒入粟之制白民輸五百石聽依第出身白民猶云白身也唐書選舉志白身視有出身一經三傳皆通者奬擢之仕籍有白身一途甚久而魏由入粟唐由校試元由保任制各不同耳據此則未入仕籍之人正所謂白身也今俗多稱白丁觀唐律疏議及方岳詩語則相沿已久矣

公祖父母

向來紳民之稱地方官縣令曰父臺知府以上曰公祖巡撫曰大公祖不知起於何時王禹偁謫居感事詩萬家呼父母百里撫惸嫠自注民間呼令爲父母官又贈後儀朱博士詩西垣久望神仙侶北部休誇父母官是父母官殊

初已有之詩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本泛言治民之人此則專屬縣令後來父臺之稱所仿也順治初年律文聽訟回避律內小注有或舊爲上司與公祖父母之語係宋明人姚思仁之書增入者是明時早有公祖之稱

樛葛

詩南有樛木葛藟纍之釋文纍纏繞也謝靈運詩松蔦歡蔓延樛葛欣藟縈亦用詩葛藟縈之義樛葛纏繞而成交錯之象故後來事之交錯而纏繞者即日樛葛其義蓋取諸此其字又作轇輵文選張衡東京賦閶戟轇輵薛綜注轇輵雜亂皃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轇輵參差縱橫也（廣韻轇輵戟形其義即本此）劉向九歎潺湲轇輵雷動電發馺高舉兮注言蛟龍升天其形潺湲若水之流縱橫轇輵乘雷電而高舉也其字又作膠輵司馬相如大人賦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遝膠輵以方馳漢書師古注膠輵猶交加也楊雄羽獵賦虓虎之陳縱橫膠輵甘泉賦齊總總以撙撙其相膠輵兮猋駭雲迅奮以方懷其字又作膠葛楚辭遠游騎膠葛以雜亂兮王逸注參差駢錯而縱橫也司馬相如上林賦張樂乎膠葛之寓郭璞注言曠遠深邈（文選本賦邈作貌漢書亦作貌此從魯靈光殿賦引郭注）也王逸魯靈光殿賦迢嶢倜儻豐麗博敞洞轇輵乎其無垠也（注引上林賦郭注）按司馬王二賦言宮室之廣大凡宮室之廣大者都成交錯之形甘泉賦漢書楊雄傳作膠葛師古曰膠葛猶言膠加也輵字又作轕類篇轕居曷切轇輵車馬喧雜皃轕居轄切轇轕雜也集韻輵轕同字類篇又有𨏉堅堯切𨏉轕車亂皃此又轇輵之別文至轇之音交字又作膠者翏聲之字古音在尤幽部尤幽部轉入蕭肴豪部兩部音轉之字甚多不僅翏聲之字也王氏

廣雅疏證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廣雅膠葛驅馳也說文騔馬疾走也玉篇音居遏切騔與輵義相近

牽路

南方舟行風逆則以繩牽曳而前其繩曰牽繩其夫曰牽夫其路亦遂曰牽路明會典（一百九十八）成化十年令凡侵占河岸牽路爲房屋者撤去治罪其字作牽牽引前也（說文）挽也（玉篇）杜甫詩遲日徐看錦纜牽王周峽中詩百丈爲前牽蘇軾退圃詩百丈休牽上瀨船其字但作牽其音亦作去聲廣韻三十二霰牽苦甸切牽挽也增韻挽舟索一名百丈牽或書作縴非廣韻縴縹惡絮非此義也明會典（二百）船上什物有撁簟四條字典不收撁字亦俗字也簟字彙補音談縴索見黃福安南日記

正法

後漢書陳忠傳自今彊盜爲上官若它郡縣所糾覺一發部吏皆正法章懷注正法依法也　按正法猶言如律也今以正法爲專指斬罪者誤

閏正月

閏月以正月爲最罕見香山書事詠懷詩春賴閏加添注是年閏正月

郎中

漢書董仲舒傳游於巖郎之上注文穎曰巖郎殿下小屋也晉灼曰堂邊廡巖郎謂巖峻之郎也師古曰晉說是也按此官居於郎之中故即名之曰郎中其地在禁中後來中書尚書等省亦設在禁故其屬官仍郎中之名尚無大失自前明不設中書省分曹治事其官署皆在禁外而官尚仍其名此亦名實不符之一端也

若烟海

荀子富國篇然後飛鳥鳧雁若烟海注遠望如烟之覆海
皆言多按今語浩如烟海蓋出于此

商陸

馮贄雲仙襍記裴度除夜迨曉不寐鑪中商陸火凡數添
也人有以商陸來詢者按易夬九五莧陸夬夬王注莧陸
草之柔脃者也疏子夏傳云莧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也
馬融鄭玄王肅皆云莧陸一名商陸皆以莧陸爲一黃遇
云莧人莧也陸商陸也以莧陸爲二物案注直云草之柔
脃者亦以爲一同於子夏等也釋文宋衷云莧莧菜也陸
當陸也李氏集解荀爽云莧者葉柔根堅且赤陸亦取葉
柔根堅也爾雅釋草蓫薚馬尾郭注廣雅曰馬尾蔏陸本
草云別名薚今關西亦呼爲薚江東呼爲當陸郝氏義疏

薚說文作募云艸枝枝相值葉葉相當釋文蓫他六反薚
呂郭他羊反然則蓫薚合聲爲當以其枝葉相當因謂之
當陸矣易之莧陸夬夬陸卽當陸廣雅釋草云常蓼馬尾
蔏陸也說文蔁艸也玉篇蔁柳當陸廣雅別名又云劉（音柳）蔁陸
也蔁蔏當劉柳陸音俱相近商與常蓼與陸古字音又同
也本草商陸一名募根一名夜呼如人形者有神蜀圖經
云葉大如牛舌而厚脃有赤花者根赤有白花者根白蘇
頌圖經云商陸俗名章柳多生人家園圃中春生苗高三
四尺葉靑如牛舌而長莖靑赤至柔脃夏秋開紅紫花作
朶根如蘆菔而長今按此草俗名王母柳其形狀悉如圖
經所說但今所見皆赤華無白華者耳詩疏廣要三雅云
蓄蓄郭云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啖鄭云卽商陸也按
商陸古說亦甚詳矣詩我行其野鄭注不言蓄爲商陸爾
雅蓄與蓫薚又爲二物恐廣要之說誤也裴晉公除夜以
此然火殆唐時風俗如此亦取其根之堅歟

弋人何篡

揚子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後來引用皆誤篡爲慕相承
已久張九齡感遇詩今我游冥冥弋人何所慕歸愚先生
云此本揚子語篡取也改篡爲慕應自曲江始今按文選
逸民傳謂弋者何篡焉李善注今篡或爲慕誤則其誤始
於唐初人後漢書逸民傳注亦言篡字諸本或作慕法言
作篡昌黎酬崔十六少府詩云肯效屠門嚼久嫌弋者篡
獨不誤或謂法言有兩本各據所見引用然究當以篡字
爲是

絲竹管弦

陸賈新語道基篇乃調之以管絃絲竹之音漢書張禹傳

後堂理絲竹管弦　按蘭亭序絲竹管弦昔人頗有議其
語意重沓者不知其實有所本古人文字往往不以此爲
嫌也

男人女名女人男名

陔餘叢考所輯男人女名女人男名甚夥尙有遺漏者如
金婁室子名活女封隨國公金史有傳此男人女名者後
漢安帝女弟侍男封涅陽長公主見淸河王慶傳順帝乳
母王男見順帝紀此女人男名者

佛頭戴糞

元劉壎隱居通議云（卷十八）歐陽公作五代史或作序記其
前王荆公見之曰佛頭上豈可著糞按今里語佛頭戴糞
本此

先生

唐韋莊途次逢李氏兄弟感舊詩曉傍柳陰騎竹馬夜偎鐙影弄先生先生蓋不倒翁之類小兒戲具中物也名甚奇

紅羊

咸豐庚申年世傳爲紅羊劫其實非也宋詩紀事引天師世家云崇寧四年名繼先建醮內廷因密奏赤馬紅羊之兆請修德靖康丙午之變其言始驗按靖康元年歲在丙午赤馬指此靖康二年歲次丁未北宋遂亡紅羊謂丁未也

臭

吾宗梅村先生（赤然）寄敖軒隨筆云管子侈靡篇若是者必從是嚚亡乎注嚚卽臭字偏檢字書但云同臭敗也不言讀何音而臭並無此字按臭篇海同皇星字彙補如支切

趙元壇

俗祀趙元壇爲財神本荒誕不經浙江通志秀水縣門載元壇姓趙名元朗趙子龍之從兄也不識何據宋眞宗以夢祀聖祖亦名趙元朗云是人皇九人中一人尤可笑（晉趙夙之父曰趙公明見國語晉語注）

千里送鵝毛

山谷外集長歌謝陳適用惠送吳南雄所贈紙詩千里鵝毛意不輕史容注復齋漫錄云諺云是人眼裏有西施又曰千里寄鵝毛物輕人意重蓋鄙語也通俗編東坡集以土物寄少游詩且同千里寄鵝毛山谷集亦有千里鵝毛贈所重以其人之句二公用之爲詩或是古諺有此青藤山人路史俗傳土官緬氏遺緬伯高貢天鵝於中朝過沔陽浴之飛去俄墮一翎高拾之至闕下上其翎作口號云將貢唐朝山高路遠遙沔陽湖失去鵝倒地哭號咷上覆唐天子可饒緬伯高禮輕人意重千里送鵝毛恐屬傳會之說按此說從魯連子脫胎來徐堅初學記奉使類魯連子展無所爲魯君使遺齊襄君鴻至濉而浴鴻鴻失其裝在御者曰鴻之毛物可使若一能買鴻耳無所曰吾非不能買鴻也是上隱君下易幣無所不敢褚先生補史記滑稽傳齊使淳于髡獻鵠於楚說苑奉使篇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韓詩外傳十齊使獻鴻于楚與魯連子所言事略同蓋本假設之辭而傳之者又不同耳千里鵝毛得毋類是

當家

北人呼同族爲當（去聲）家二字見段成式酉陽雜俎語資篇其讀平聲者史記秦始皇紀百姓當家蓋言主一家之事也今人尚有此語

上舍

俗呼國子監生爲上舍考宋制太學有積分之法分上舍中舍下舍以遞爲升黜上舍之名本此周密癸辛襍識解褐舍法下等上舍先免解後免省待三年後到殿中等上舍徑到殿或特旨徑行解褐云云是當時已有上舍之稱

樂人

史記絳侯世家嘗爲人吹簫給喪事臣瓚曰吹簫以樂喪賓若樂人也按今湖州俗例昏喪之家以簫管給事者呼爲樂人

酒經

趙德麟侯鯖錄（卷三）陶人之爲器有酒經焉晉安人盛酒以

瓦壺其製小頸環口修腹受一斗凡饋人酒書云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焉按韓詩外傳（十卷）齊桓公置酒令諸侯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則酒器名經由來久矣

陋室

劉夢得陋室銘陋室二字見易林卷三家人之中孚云南向陋室風雨並入

文昌司過

易林困之謙云文昌司過按史記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四曰司命注引春秋元命苞曰司命主災咎

摸棱

王讜唐語林（五）蘇味道初拜相門人問曰方事之殷相公何以燮和味道但以手摸牀棱而已時謂摸牀棱宰相放翁詩客來心喜摸牀棱借用此事通鑑誤作模棱今相沿

用之

練總

邊大綬虎口餘生記有練總黑光正近日自軍興以來各省舉行團練尚有練總之目

管窺虎

管中豹常語也管窺虎見魏志武紀注是曹操庚申令中語自來無引用之者

家乘

老學菴筆記黃魯直有日記謂之家乘至宜州猶不輟書案魯直宜州家乘一卷鮑氏刻入知不足齋叢書十八集中一切經音義（三）引三蒼乘載也孟子晉之乘孫奭音義丁音剩云晉名春秋為乘者取其善惡無不載家乘之義蓋取諸此

手民

清異錄上木匠總號運金之藝又曰手民手貨然則攻木之工並可謂之手民今則專屬之刻字匠矣

臥龍有三

徐庶稱諸葛武侯為臥龍晉鍾會目嵇康為臥龍張元稱翟湯為臥龍（世說新語棲逸第十八劉峻德尋陽記曰初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徵國子博士不赴主簿張元曰此君臥龍不可動也終于家）

兩蘇辛

詞家蘇辛謂軾與棄疾也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贊蘇辛父子著賢謂蘇建及子武辛武賢及子慶忌也

三平原君

三平原君一戰國趙勝一漢朱建一景帝王皇后母臧兒

二長安君三武安君

二長安君一秦始皇弟成蟜一趙孝成王弟三武安君一趙蘇秦一秦白起一趙李牧楚懷王封項羽為長安侯漢高祖為武安侯蓋亦襲其號也盧綰先亦嘗封長安侯田蚡亦封武安侯漢安帝未即位先封長安侯魏曹爽封長安侯

二安陵君

二安陵君一楚之幸臣名壇（楚策）一小國名（魏策）

兩二程

兩二程一明道伊川一程端禮敬叔與弟端學時叔

四五鬼

四五鬼一南唐馮延巳及弟延魯魏岑陳覺查文徽一後蜀鹿虔扆歐陽炯韓琮毛文錫閻選一宋王欽若丁謂林

特陳彭年劉承珪王欽若傳一程頤歐陽棐畢仲游楊國寶孫朴（邵博聞見後錄二十二劉安世論程頤疏）

兩二王

兩二王一書家二王羲獻父子也一金陵王槪字安節善畫山水其兄蓍字忞草工花卉翎毛兄弟皆能詩蓍本名戶槪本名丏　國朝人也

銀海三解

銀海凡三解一漢書楚元王傳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何遜行經孫氏陵詩銀海終無浪金鳧會不飛蓋用此事少陵驪山詩銀海雁飛深亦然至放翁詩天如玻瓈鍾倒覆浸銀海借用其語一酒器也溫庭筠乾𦠆子裴均鎮襄州裴宏泰爲鄭滑館驛巡官均設宴宏泰後至請在座銀器盡斟酒滿之隨飲以賜均許焉

宏泰飲訖卽寘於懷有銀海受一斗以手捧飲將海覆地以足踏之捲抱而去一目眶也蘇子瞻詩光搖銀海眩飛花注道家以目眶爲銀海

黃壚二解

黃壚二解一黃泉也淮南子兵略訓蟠乎黃壚之下曹植責躬詩常懼顛沛抱罪黃壚一吳師道詩黃壚呼酒足自慰此用王戎傳黃公酒壚事

九伏波

漢路博德馬援皆爲伏波將軍其後陳登及魏夏侯惇甄像孫禮滿寵晉孫秀竝爲伏波將軍又梁周法尙亦爲伏波將軍見隋書本傳

甘心三解

甘心有三解左傳（莊九年）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杜注甘心言欲快意戮殺之詩衛風（伯兮篇）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甘厭也疏謂思之不已乃厭足於心用是生首疾也凡人飲食口甘遂至於厭足故云甘厭也史記封禪書世主莫不甘心焉索隱謂心甘羨也

絕塞二解

絕塞有二解東周策（秦假道於周以伐韓篇）秦敢絕塞而伐韓者鮑注絕橫渡塞障也宋書（晉太康元年有司請封禪奏）地險俗殊人望絕塞此絕塞猶絕國絕域謂絕遠也

文章三解

攷工記畫繢之事靑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一解也論語夫子之文章謂威儀文辭又一解也秦策文章不成者鮑注文章法令也此又一解也凡三解而義則相因

二小杜

後漢書郭躬傳習小杜律注前書杜周武帝時爲廷尉御史大夫斷獄深刻少子延年亦明法律宣帝時又爲御史大夫對父故言小唐書杜牧傳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以別杜甫云人習知唐之小杜漢之小杜鮮稱之者

素王二解

齊太史子與美孔子天將欲與素王之乎左傳春秋序正義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史記殷本紀言素王及九主之事索隱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稱素王

命名之奇

古人命名之奇見于陔餘叢考者詳矣又六朝謝莊五子以颺朏顥嵸瀹命名世謂謝莊名兒風月景山水見齊書瀹傳又如王羲之獻之靖之悅之四世以之字命名王廙之胡之茂之裕之瓚之秀之及彪之臨之納之準之輿之

進之皆六世以之字命名後魏魯郡太守張猛龍字神冏（呼骨切曰出气也）見碑文碑在孔廟名奇字尤奇唐楊遺直生四子名皆從乀曰發假收巖以四時爲義故發之諸子名皆从木假之子从火收之子从金巖之子从水巖生涉涉即唐六臣之一也見張世南游宦紀聞十

避諱之奇

宋人爲聖祖諱元字改列宿元武爲眞武廟號元宗爲眞宗此以無爲有也婦諱不出門漢人爲呂后諱改雉爲野雞晉人爲文宣鄭太后諱改春爲陽故富春爲富陽春秋爲陽秋唐人爲武后諱改照爲昭鮑照爲鮑昭宋天聖明道間爲莊獻太后父諱通字詳張淏雲谷襍記二

日南隨筆卷三終

日南隨筆卷四

邵鐘盂鼎齊子仲姜鎛詩

李悉伯侍御白華絳柎閣詩集有賦邵鐘盂鼎齊子仲姜鎛詩足資金石家考證今錄于左

爲伯寅侍郎題邵鐘拓本詩云邵鐘近出土名存失其器侍郎今呂薛吉金夙所嗜重搆得精拓考索殫湛思云莒或云邵名𦅫字尤異（第一行文云隹王正月初吉丁亥郘𦅫釋者謂郘即莒字或云郘字𦅫或云下爲𦅫即黧字或云肇字侍郎謂黧同犂即莒之犂比公也）幾日躡壁看畫腹略可識郘爲呂加邑𦅫實合兩字（周時款識多有合二字爲一者如石鼓文𩵦是小魚二字尖是小大二字焦山鼎銘□是丙子二字□是內門二字鄭太師甗𡭊是小子二字鄭郉叔鐘□是靈龢二字此上作蔵字甚明下一字疑是赤字曶鼎赤□字作㚈从亦下火蓋亦猶大也此从尖與夾同古人名啟者如夏后啟微子啟魯閔公啟方及漆彫啟蓬啟□榮啟期名赤者若周元王赤齊文公衛懿公曹僖公魯文公子赤及公西赤驕赤等甚多）畢公及郘白詳述父祖系（第二行曰余畢公之孫郘白之子其文甚明白即伯也）

畢即古文畢加𠬪取持誼（說文畢田网也从華象形此加𠬪取手執持之誼說者謂畢即異字異與冀通冀公乃諡也似太迂曲或云畢即余莒子庚輿也尤附會）下言余頡岡事君曾有位（第三行余頡岡事君余嘼口𢓊止口模粘佀是弟古民字）頡爲反文詰岡與罰同製（古文言作□是反文詰字也岡从网从止說文罰从詈从刀訓持刀詈人元命苞謂以刀守詈詈亦从网疑□爲罰古文有入网者止而詈之也秦始改辠爲罪从网非蓋取於此詰者禁也詰罰謂詰禁刑罰即司寇職也曾通獸古借爲官守字）殊典錫鐘呂鏐鋁凡八事（第四行爲余鐘呂□□鋁鐘八鋁下一字模粘或云入疑分字）其奄合四堵玉鐸鼉鼓備（第五行有其竃四堵[illegible]）橫𦉭豎則縣象形可求義（[illegible]）鏐訓爲精金（[illegible]）鉊鑢皆錯（[illegible]）類（[illegible]）周禮縣鐘磬半堵全爲肆卿大夫判縣二堵倍成四（[illegible]）

[illegible]□□呂均可借（[illegible]）鼉鼓暨大鏞禮數盡優詫（[illegible]）用以樂先祖孝享傳永世（[illegible]）

又（又者手也取以手自用之意庸者功也言不敢自以爲功也狄古文我見詛[illegible]）我思畢公高文昭繼聖智三公作東伯周召同倚畀（[illegible]）王何以逮畢萬擴代乏著嗣周籍多散亡世本亦茫昧古物幸可辨文獻或有覬得非公支子食采于邵地蔡也紹厥封詰奸荷任使酬庸推先美鐙鍠寵廟祭咄彼莒小夷何由膺殊賜無徵終弗信興掍亦姑置兩欒羨不圜應律審銑勢（古鐘皆應律不作圜形故考工記[illegible]杜子春云銑鐘口兩角[illegible]）甬文從蛹形帶篆象□氣（[illegible]）編棧且勿論事合成周制坿會我豈敢論定君攸寄聊以資劇談非敢補雅記高齋著錄餘帖以一如意

盂鼎銘拓本爲伯寅侍郎賦二首其一云粲粲盂鼎銘吳（子苾閣學）疏（壽卿）編修考已備侍郎精古籀抉摘無遺義我所三摩挲尤在玫球字（[illegible]）王於古無可徵請更對以意呂

彶諡丁公說文作玎諡丁癸本殷號周人始製諡偏旁隨事增古蓋有斯例唐虞及三代以玉供神事大夫有石主郊宗祥其制王公當用玉疑非起後世諡爲作主用加玉所以志此乃眞古文千鈞一髮系寄語一孔儒橋舌莫詫異（說文所引玎公蓋出左傳徼福於太公丁公句許氏序言所稱左氏傳皆古文其所見作玎公也）其二云所貴金石文爲可證故書佚事或叛獲小學猶其餘茲鼎鄭重言宗周王命盂錫以鬯一卣黻冕車服俱邦司四百人僕馭至庶夫（皆銘中語）是當爲重臣何以名泯如成王廿三祀（銘末云唯王二十又三祀以其文屢言文王武王且據洪範稱祀此亦稱祀蓋周初尚沿殷時之語則當爲成王廿三年無疑也）警酒貸訏謨（銘中有無敢酗無敢醻等語）初疑武之謬盂本可通邗（左傳邗晉應韓武之穆也漢書人表以邗侯與伯禽呂伋同列五等邗後入晉爲邗邑亦作盂韓非子有盂獻伯與叔向同時邗卽今山西盂縣也）然此逑王命豈容以國呼又疑盂于借唐叔字子于然曰祖南公世系難强誣（銘中三稱乃祖南公）班表有邗叔時地亦未殊（人表又有邗叔在第四等亦當成王之世）其人又無攷傳會滋成愚祝雍與陶叔一例同嗟吁（太戴公冠禮云周公使祝雍祝王左傳定四年云陶叔授民二人皆成王時而宅無所見此盂亦其類也）仰屋徒自笑秋風在庭梧　齊子仲姜鎛二首爲鄭盦賦（同治初年出山西榮河縣銘共百七十二字首曰隹王五月初吉丁亥齊辟鮑叔之孫遣仲之子綸仲子中姜寶鎛）其一云我讀齊鎛文書闕之左證獨取聖祉字古詛藉以正親殁併考妣从文疑非敬說文有祉字乃訓祀司命此文兩皇祉配祖義相應（文有曰皇祖聖叔皇祉聖姜皇祖又成惠叔皇祉又成惠姜俱从示作祉）又幸得三代物可與洨長諍左傳有聲姜公羊乃作聖聖聲字本通俱从耳能聽（白虎通聖者通也聲也風俗通聖者聲也說文聖通也）坿會不生國諡法未可凭（周書諡法解云不生其國曰聲蓋不足信）聖之訓爲睿義亦同善令聖叔與聖姜茲文非假倩以此稗雅說博援黛非病其二云齊景賜晏子邶殿鄙六十或謂卽都昌先爲丑父邑（本齊乘說）此曰餞叔孫餞疑逢之別下述侯氏命錫邑三百室其外邑又加加田進以律邶獨兼都鄙古文猶可識（文有云医氏易之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與𨛜之人民都鄙医氏者君也易卽錫也此金文通例𨛜卽邶字計者比之異文說文比古文作林此譽變耳錫之邑二百又九十者二百九十戶也左傳衞獻公賜公孫免餘邑六十辭曰惟卿備百邑百邑者謂十室之邑百也百邑則千室左傳晉景公賞中行桓子狄臣千室論語所謂千室之邑千室其田萬晦晦一鍾則錄萬鍾矣此大國之上卿也餘則九百七百三百不等此云錫邑二百又九十如以邑數則倍上卿三矣旣無此制且一國之地得邑幾何故知是以戶數也又九邑者又錫以十室之邑九周禮司勳所謂加田也至都鄙者謂全邑也）古者錫釆地田與邑殊列卿田祿萬鍾賦禀有定則邑乃出特賜置宰守宗祏用以旌殊功歸老爲世及（左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此田與邑之別春秋若季氏之費孟氏之成叔孫氏之郈臧氏之防鄭之叔段之京晉欒氏之曲沃趙氏之晉陽畢萬之魏衞孫氏之戚齊管氏之小穀皆以功特賜邑爲世守置宗廟盡食其境自設私宰臣其人民至戰國若田文之薛甘茂之樗里皆是也逢丑父蓋以鞌之功賜邑于邶故盡有都鄙後賜晏子者或其鄙之餘也）意者逢丑父惠叔名是易故云勞齊邦子孫食其績（文有云惠叔有成勞于齊）邦刻畫頗曼患吾黨重蓋闕寶書秦燕焚世本宋又絕徒裒好古心展玩三太息　按三詩考證極見精博然書闕有閒吉金豈無殘蝕必欲一一附會之適成爲穿鑿而已若詩注謂邵鐘畢公之孫邵白之子文甚明白然畢是文昭其孫不得爲邵白子恐畢邵二文尙待詳考不應如所云云詩注又以說文亯字之篆文亯當作古文不知許書之例凡言篆文作某先列之字非古卽籀以所屬之字不从篆文若首列篆文則不能相統也亯部之字皆从亯故以亯爲部首𦏧篆文作𦏧亯卽亯之省是其證也（玉篇則以亯爲籀文）元應書以亯爲籀文則亯非小篆尤有碻據注所言恐未可從

頴上禊帖斷碑

諸桐嶼斷碑歌引云頴上井底本禊帖與黃庭經共刻一

石褚河南所臨也董思翁容臺集謂當是米南宮所摹特未詳審耳前朝嘉靖時穎上民掘井得之初甚完好今碎矣其齋名思古識卷首句注云碑前有思古齋石刻五篆字今亦亡又磨房旅移龕諸室句注云碑初出人不知省置之學宮鄰壁磨房後始龕之明倫堂又歲久破碎少完壁別木補綴乃全訛二句注云此本既缺有李陽春者更刻一石補全之筆法全失其舊矣桐嶼此歌爲劉孝廉躍雲作則此本劉所藏也

郯城漢畫像石

郯城縣漢畫像石在西城下縱尺橫五尺像凡六人兩車四馬惜無題識又有金大定鐘橫臥西城上有文曰重臣千秋未知重臣爲何人也（陸繼輅續修郯城縣志）

慶雲縣北齊石佛像

慶雲縣有北齊石佛像二䢃在城西菅家寺中座上皆有文其一潔白如玉天保八年造文十三行行十字文後有造人姓名卅四行亦行十字其一武平六年造弘治間土人掘地得之菅家寺亦名菅家莊寺曰德安在城西四十里縣志載其文微有誤

天保文曰夫靈宗沖寂闇慧化以拯人聖旨淵澄刊彫形如濟物斯蓋垂祄理寬流慈汎育者矣然今朱氏邑人等皆淨行童年顗蕩三塵練心早日望除九難遂以天保八年十二月敬造玉石象一區（志誤軀）廣倫（志誤輪）盈尋其崇兩刃（志誤仞）盡比望舒夜光奄月𤩽𤩽（志誤剸剸）之美九宇無以方其奇晈晈（志誤皎皎）之絜（志誤潔）八方莫能比其麗上願皇祚永延邊方甯太存亡同津等潤（以上文十三行二十字末行九字）文後造人姓名都維那朱靈振等凡六十八行行十一字十字九字不等每行姓名二或稱都維那或稱維那其餘稱邑人

武平文曰大齊武平六季歲次乙未五月甲寅朔廿（志誤二十）六日己卯佛弟子比丘尼圓照圓光姊（志誤姉）妹二人爲亡妣亡（志脫亡字）一兄朱同敬造雙弥（志誤彌）勤玉石象一軀上爲皇帝陛下羣僚百官州郡令長又爲七世先亡現（志誤見）存眷屬一切含生有形之類普沾斯福乃爲頌曰峨峨（志誤峩峩）玉象妙餝幼（志誤纗）玄光同五色淨境交連眞如法眼庇（志作庇）願昌延上爲考妣捨家財珎敬造聖容留音万季（志萬年）比丘尼圓（下一字模糊似是德）比丘尼仲菀

又按魏書釋老傳若爲三寶巡民教化者在外齎州鎭維那文移在臺者齎都維那等印牒然後敢行違者加罪翻譯名義維那翻爲次第謂知僧事之次第亦云悅衆碑文都維那維那之義如此

放鵃

漢尉氏令鄭固碑文殘缺中有放鵃二字漢隸字源入三蕭鵃下注云鵃與鵰同音鶻鵃是鳩名隸續云恐是用趙簡子放鳩事隸辨云洪氏誤也按書古文訓放驩兜于崇山作鵃吺今碑文放鵃上有虞字其爲驩字無疑兩漢金石記云隸辨說亦非也廣韻鵃鳥名人面鳥喙鵃四凶名鵃兜也古文尙書作鵃此二字無論其是一是二要之是从鵃非从舟說文鳩鶻也又云鵃鶻鳩也从鳥舟聲張流切玉篇鵃止遙丁交二切鶻鵃是从舟不从丹也洪氏所援趙簡子放鳩事愚固未敢必其是否然以本有从舟之字而乃強引从丹之字以實之蓋顧氏所見殘拓本此下已模糊疑其下是吺字耳按驩兜之鵃出宋次道等僞古

文尚書其說本不可信段懋堂古文尚書撰異辨之審矣況此碑字本从舟不从丹耶廣韻字本作鵃不作鴅集韻乃云通作鴅汗簡作鵃放鳩事見列子說符篇云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于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鳩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詳其文意放鳩初非美政何所取以爲稱誦之詞乎竊謂此文乃堯典方鳩之異文也堯典方命漢書傳喜方商二傳作放命莊子天地篇有人治道者若相方釋文本亦作放是方放古通用說文鳩鵃二字竝訓鶻鵃既係一物鳩从九聲鵃从舟聲音又同部則鳩之爲鵃乃假借字此碑上文有虞字堯典是虞書故疑是方鳩之異文也書云方鳩僝功方大也鳩聚也僝具也言大聚具功也如此方合稱誦之詞且碑文雖已殘缺而字之存者上文有觀國之光夙夜在公及燠咻等字下文有徽五典睽孤咨父事君如雷如霆既克有定　心則寧等句皆原本經訓則此文爲引虞書文體亦合若簡子放鳩事非其倫也又按今本列子簡子上無趙字御覽（九百二十一）載此事稱趙簡子而引孔叢子然孔叢子所稱係獻雀於趙王既非獻鳩亦非簡子疑御覽書名有誤韻府羣玉鳩下亦作趙簡子而云出史記史記無此事亦誤至二書所言雖鳩雀有殊實則一事而傳聞異詞也

葊

說文艸部載小篆从草大篆从茻者五十三字而無葊字周父丁彝葊京小臣葊當是大篆即小篆之芳也許書不載豈其遺文歟

營空

唐濟渡寺尼蕭法顯墓誌營空於少陵原之側金石綜例營空借空爲窆字　按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注空穴也此誌借空爲穴非借爲窆字也

漳臺寶鴨

漳臺寶鴨腹鑄印二一篆書孟德二字一篆書銅雀東閣四字陸敏齋二尹（文傑）之外王父丁鶴泉先生行役漳河得之于土人今爲敏齋所藏（俞劍花印雪軒詩序）

離堆記

史記河渠書蜀守冰鑿離碓解沫水之害集解晉灼以碓爲古堆字而不詳其地所在顏魯公鮮于氏離堆記曰閬州之東百餘里有縣曰新政新政之南數千步有山曰離堆斗入嘉陵江直上數百尺形勝縮矗敧壁峻肅上崢嶸而下迴洑不與衆山相連屬是之謂離堆東面有石堂焉即故京兆尹鮮于君之所開鑿也（文忠集卷十三）據此則離堆實在閬州其名離堆者記所云不與衆山相連屬是也今世俗相傳是山在離地故曰離堆并謂魯公離堆記碑可禦火災眞同囈語

劉平國碑

施均甫劉平國碑跋此碑在今阿克蘇所屬賽里木東北二百里山上五年夏有軍人過其地見石壁露殘字漫漶不可識或以告余疑爲漢刻秋八月余請於節師張公命總兵王得魁知縣張廷楫具氊椎裹糧往拓之得點畫完具者九十餘字按文稱永壽四年八月永壽爲後漢桓帝年號後漢書桓帝紀凡年號六建和和平永興永壽延熹永康其稱永壽凡三年四年六月戊寅大赦天下改元延

㠯漢書龜茲國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後漢都雒陽視長安較遠其時當未奉改元之詔故稱永壽四年耳云龜茲左將軍劉平國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右力輔左將軍卽左將其下尊稱之非官號也云東烏累關城漢書烏累城都護治所在龜茲東三百五十里按溫宿今阿克蘇姑墨今賽里木拜城龜茲今庫車賽里木至庫車百餘里今至刻石處二百里已越龜茲而東距烏累城不遠矣云京兆長安淳某作此誦後漢雖都雒陽長安乃其舊都故仍稱京兆關外漢碑如燉煌太守裴岑沙南侯獲碑先後見於海內金石之錄茲碑至今始出豈非文字之顯晦固有其時與裴岑侯獲劉平國均於史傳無攷而三碑略見事蹟吾意西域三十六國兩漢都校尉之所到必有紀功述事之作刻之荒崖邃谷雨淋日炙更千餘年而

光氣不可磨滅者庶幾得盡拓以歸以補班范兩史之缺乎光緒八年十月案西域傳云都護治烏壘城累字作壘碑作累者譯音之異猶唐時有渠離都督府卽此傳之渠犂也補注徐松曰今庫車城屬策特爾軍臺及其東車爾楚軍臺皆烏壘城地傳又云烏壘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城都尉譯長各一人與都尉同治補注徐松曰河水注治烏壘城今傳文奪之周壽昌曰徐引河水注爲證誤也案傳上特云都護治烏壘城明此城爲都護專治其國王附居城內故此傳又云與都護同治也每國傳皆云至都護治所若干里龜茲國傳又申明之云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直以都護治作準的諸國視爲地望無有他屬故於烏壘下不書王亦不言治所也先謙曰後書莎車傳云莎車王賢分龜茲爲烏壘國徙嬀塞王駟鞬爲烏壘王此未詳烏壘立國始末似西漢專取爲都護治所至東漢始立爲國故本傳無國王兩字唐置烏壘州屬渠離都督府今策特爾地爲哈喇沙爾之屬境水經圖說云當在今庫車城西南接庫車河徐松曰城都尉蓋掌一城之兵雖言同治應別有垣墉以處將吏如今西域回城中別爲鎮城之類據後傳都護在埒婁城或別城名歟木按烏壘戶僅百一十蓋屬龜茲之小國無王而但有都尉者碑云東烏壘關城東對西而言是漢時實有二城徐云別有垣墉者是也傳又云龜茲國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右力輔君各一人與碑符合力輔下跋無君字豈原碑文已蝕歟西域之官以君名者二十二力輔君則惟龜茲有之後書班超傳龜茲王遣左將軍云云是當時左將亦嘗稱左將軍惟傳所云竝西域諸國之官名非

漢之官名也漢官之在西域者武帝時曰使者校尉宣帝改曰都護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班超爲都尉其餘官有副校尉有戊部候有軍司馬有掾班勇爲西域長史郎都護之改稱靈帝熹平中尚稱西域長史戊己校尉（見後書西域拘彌國傳）上距永壽不過十餘年是漢之官名始終未改不得有左將軍也漢時西域各國之官竝佩漢印綬此碑題曰龜茲左將軍劉平國碑當是龜茲之官而佩漢印綬者碑文剝蝕過甚其因何事立此碑已不可詳均甫此跋據初搨本而言其後捶搨過多字之可辨識者更少余向均甫索得一紙則跋中所言惟龜茲左將軍劉平國東烏累關城文尚可辨而左右將諸文已不能辨其他可辨者祇民喜長壽四字文意相屬餘則難辨矣

漢弩機銘

張澍書鐘鼎款識後云鐘鼎款識云漢書言府弩機銘三十有七字延光三年閏三月書言府作澍按書言府或疑是人姓名而他書無言及者獨朱博傳云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長吏自繫書言府據此是拘繫罪人之所也書言云者鞫訊犯人書兩造之供辭耳而薛尙功乃云書言府者所謂言則左史書之之義天祿石渠之屬蓋漢之武庫隨府有之若盾省是也其說非旣云書言何得又云武庫耶　按朱博傳云書言府者言長吏不得賊懼而自繫因上書言于府也府郡府也博時爲琅邪太守下文云府未嘗與府告姑幕令丞竝指郡府言薛說固非張說尤謬此銘之書言府亦當卽朱博傳之意謂以此銘上書言于府非有他義

竹葉碑

竹葉碑載曹史題名不知爲何人之碑故但稱曹史題名碑兩面隱隱有竹葉痕世亦稱竹葉碑也各曹史鄉貫多屬魯國山左金石錄謂是魯相德政碑其說近是字存者廿一行第一行存一曹字二行曹名全缺三行至六行曰功曹史中部督郵南部督郵北部督郵七行曰守卿中缺一字八行九行曰左戸曹史右戸曹史十行存一史字十一行存曹史二字十二行十三行曰奏曹史辭曹史十四行存曹史二字十五至十九行曰中賊曹史左賊曹史右賊曹史左決曹史右決曹史二十行存曹史二字廿一行存一曹字攷續漢書百官志郡國置諸曹掾史略如公府曹無東西曹有功曹史有五官掾其監屬縣有五部督郵曹掾一人公府曹除東西曹外有戸曹奏曹辭曹法曹尉曹賊曹決曹兵曹金曹倉曹凡廿曹此碑名存者五其缺名者凡七行其中當有一曹而二人者惟第七行守某卿郡國屬官無以卿名者此不可詳者也督郵志雖言五部而諸郡國非皆有五部如此碑爲魯國分中南北三部尹翁歸傳言河東二十八縣分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黃縣淳于鴻恩漢碑經義輯略云新出土魯峻石室殘畫象題字（石藏黃縣丁幹甫太守家）有南部督郵西部督郵峻曾爲河內太守此二部當指河內言此皆分兩部者是當日因地制宜不拘定五部北海相景君碑有中部督郵仙人唐公房碑陰有東部督郵此碑在城固城固漢屬漢中郡惟二碑但云中部東部則不知其分幾部也

瀨水貞義女碑

洽廬雜識云李太白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銘歐陽公集古錄趙德甫金石錄皆不著錄其文則見於唐文粹考史記伍子胥傳不誌貞義女事自太白詳述之而其事始顯按唐時溧陽有貞義女廟邑宰鄭晏爲之立碑太白爲之文載本集中與文粹本字句小有異同原碑已亡故歐趙皆不及錄其事詳見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非由是碑而顯也傳不言女何姓碑稱姓史恐後人附會之詞也

公館

唐殷府君夫人碑卒于某尉之公館按禮記曾子問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鄭注公館若今縣官宮也公所爲君所命使舍已者疏曰私館者謂非君命所使私相停舍謂之私館公館謂公家所造之館與公所爲者與及也謂公之所使爲命停舍之處亦謂之公館君所命停舍之處卽是卿大夫之館也但有公命故謂之公館也按此碑之某尉公館卽鄭所謂縣宮也宮字之

本作舍漢時謂官舍見陳豨及何竝傳是漢時已不稱公館此碑殆用曾子問也今亦有公館之名然失其義矣

高盛碑

魏侍中黃鉞太師錄尙書事文懿高公碑直隸磁州新出土者北齊書廣平公盛卽此人也無事實可述碑與傳大略相同其稍異者傳無字碑云字盆生傳無先歷之官碑云涼州鎭都大將東阿侯奉朝請此可以補傳之缺者也其歷官碑云平南將軍光祿大夫中軍（軍下泐一字當是大字）都督（督下泐二字當是封廣二字）平郡公傳不言平南將軍光祿大夫碑云俄拜侍中冀州大中正傳無文碑云天平之初又授司徒而傳云歷官司徒太尉天平三年薨碑云贈使持節假黃鉞都督洛秦雝恆懷豫靑齊并肆諸軍事太（下有泐字疑是師諡二字）文懿其太師錄尙書事見于碑首傳則云贈假黃鉞太尉太師錄尙書事與碑不同傳先云歷官太尉又云贈太尉前後重複必有一誤傳云無子碑不言子孫則與傳同也

曹參碑

古今人每有同姓名者此碑前題漢光祿大夫曹府君其非曹相國固也第其謬處甚多如云古敦煌修人漢志敦煌屬縣六無修敦煌置于武帝時不得稱古曰沂州太守曰兗冀二州太守漢無此三郡此地理之未詳也曰副都御侍曰左驍衞兵曹曰統押沂海路萬戸曰左都御史漢竝無此官名此官制之未考也其敍參之官閥曰始遷南陽縣邑侯七百戸又遷渤海郡太守醴泉尉上柱國光祿大夫右丞相高卑錯襍足發一噱碑後有德邑庠生趙文炳跋云光緒五年莊人發古冢得之不知何人僞造以欺世者淺陋如此烏足以惑人體非漢隸更無論矣新出土時余戚寄一紙相示余笑而題之如此

唐張氏女殤墓誌銘

唐故清河張氏女殤墓誌銘女殤名容成丁太夫人艱哀瘵成疾貞元十七年卒年十九明年窆於河南縣龍門鄉午橋村高祖文琮戸部侍郎曾祖槃祖巒父奕兄三人長安時次稌次君雅韋皐之甥女奕惟此女甚鍾愛卒後君雅爲此誌時貞元十八年也舊唐書張文瓘傳兄文琮爲戸部侍郎舊制兄弟不得竝居臺閣文瓘爲水部員外郎文琮出爲雲陽令官至建州刺史新書宰相世系表文琮子三戩挹錫錫相武后温王錫子二歡寂歡子惟一按碑言清河張氏又言文琮戸部侍郎與傳表頗合而其子孫之名皆不合所敍官職亦無一合者殆碑所言文琮別爲一人非唐書之文琮歟傳言張文瓘貝州武城人大業末徙魏州昌樂而碑言窆于河南縣河南縣屬河南道河南府昌樂縣屬河北道魏州相距亦不近也

日南隨筆卷五

高菊磵詩

宋高菊磵（翥）自賦詩貧與公卿分合疏合字鍊得好

盧喜臣詩

盧喜臣大令（道悅）寄時齋弟詩云迂拙宦途難難字括盡迂拙人齟齬情狀　又云有淚酒荒野無才事上官歸愚先生別裁集謂包括任延一傳按下句用任延事上句當用阮籍事後漢循吏傳中無此事也

東坡詩

東坡夜泊牛口詩人生本無事苦爲世味誘誘字確賢智愚不肖都在牢籠之內其超然無所累者有幾

山谷詩

山谷送劉季展從軍雁門詩人生有祿親白頭可能一日

無甘饌詩以有祿親白頭爲恨然親白頭而有祿尙是人生之幸

柳州詩

柳柳州初秋夜贈吳武陵詩自得本無作天成詎非功借琴以喻文才也放翁文章詩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二語本此

少陵詩

少陵題張氏隱居詩澗道餘寒歷冰雪石門斜日到林邱仇滄柱注冰雪猶言凍雪冰讀去聲　按冰雪與林邱對作如字讀爲是且唐人拘句七言第五字仄者第六字用平聲以救之冰字不應讀去聲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云雲山已發興玉珮仍當歌楊用修謂此是對當之當非合當之當與魏武樂府對酒當歌不同按當歌當筵而歌猶瞞語當歌與對酒平當正是對當之當杜用其意也楊說非　元都壇歌子規夜號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舊注杜修可曰王母鳥名故對子規仇滄柱曰王母晝下有似翻旗尾動搖也按此說非海內十洲記言太元都仙伯眞公所治漢武築壇其命名必非無因歸愚先生謂此句言仙眞載靈旗而下其說是若作鳥名則神妙全失　崔駙馬山亭宴集云蕭史幽棲地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資此永幽棲豈伊年歲別注引江總詩獨於幽棲地在後殆以地字之故然幽棲自應引謝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云皷岸側島秋毫末注不引孟子而引愼子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何也（愼子與孟子同時人）　哀王孫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爲王孫立斯須長如字讀趺起下句語意甚醒不必如仇注讀直亮切　憶幼子云驥子春猶隔注引北史裴

宣明二子景鸞景鴻竝有逸才河東呼景鸞爲驥子景鴻爲龍文按蜀都賦竝乘驥子善注引桓子新論曰善相馬者曰薛公得馬惡皃而正走名驥子易林姤之升云道逢淑女與我驥子竝在北史之先　得家書首句去憑游客寄一作去憑休汝騎用謝朓休沐重還道中詩休汝車騎非也謝用袁紹事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人頻墜塗炭公豈忘精誠塗如字唐人五言拗句第三字仄第四字平此類甚多仇註讀上聲引史記龜策傳塗與所叶爲證殊爲多事且張衡思玄賦塗與路叶又作去聲何以定杜讀也　曲江云酒債尋常行處有尋常二字見左傳成十二年在注所引淮南韓非賈娬之前又首句朝回日日典春衣典爲典當之典見後漢劉虞傳注未引　端午日賜衣云意內稱長短稱是恰稱意讀平

聲者非　洗兵行布穀處處催耕種注引鍾憲詩春雲處處生鍾憲未詳何時人陳蔡擬有賦得春雲處處生詩見初學記　蕃劍云風塵苦未息翻用郭振古劍篇正逢天下無風塵語　寄彭州高三十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心微傍魚鳥肉瘦怯豺狼仇注讀魚作語按此是拗句不必援離騷魚與渚叶爲證讀上聲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治中實棄捐治中字出周官春官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未負幽棲志注引蕭子雲詩然康樂語在前　堂成云籠竹和烟滴露梢籠或作朧字之譌也籠竹對上句榿林　賓至云幽棲地僻經過少注引何遜詩幽棲多暇豫而不引謝　絶句漫興第九首隔戶楊柳弱嫋嫋杜臆嫋字讀平聲與下腰條叶按嫋字平聲未有他證只作如字讀爲是七絶首

句不必定叶韻也　江畔獨步尋花絶句第七首嫩蕊商量細細開商量見周易兌卦商兌注　海椶行左綿公館清江瀆公館字出禮記曾子問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第二首不教鵞鴨惱比鄰按比平聲坎也比鄰猶坎鄰與上句俗客對注引周禮五家爲比五家爲鄰彼比字讀去聲義爲親比之比且比鄰兩字平　負薪行賣薪得錢應供給供給見曲禮　八哀詩贈司空王公思禮篇際會清河公按清河公指房琯也唐書宰相世系表云房氏出自祁姓漢常山太守雅徙清河又云河南房氏晉初有房乾本田清河琯乾之後也　寄柏學士林居云歎彼幽棲載典籍此注引謝注何以前數卷不引蓋滄柱雜取舊注故蕪亂如此　寄薛三郎中據云健者勿逡巡健者字見秦策秦王謂甘茂篇注引袁紹傳　寄劉峽州[illegible]使君四

十韻丹砂冷舊秤秤俗稱字廣韻始有　十六夜翫月云谷口樵歸唱孔稚珪北山移文截來轅于谷口注未引　九月一日過孟十二倉曹十四主簿兄弟云清談見滋味滋味見月令注引文心雕龍　九日第一首竹葉於人恐無分無分出左傳昭十三年　可歎云河東女兒身姓柳唐書宰相世系表秦幷天下柳氏遷於河東　送重表姪王砅評事使南海云寸心銘佩牢江淹謝敕垂光恐深銘佩更積　朝享太廟賦凡材不可以長寄凡材注引桓溫語而前卷引羊祜書　唐興縣客館記改之重勞左傳襄公十五年毁之重勞此用其語　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篇首五代祖柔云云大父元懿云云父元哲云云此乃誌前所列三代世系當自爲三行下文維天寶三載云云方是誌文起首　誌云有若冢婦同郡盧氏介婦滎陽鄭

氏鉅鹿魏氏京兆王氏按審言四子文昇年十三以復讐死似未有婦此言介婦三人未詳其故　誌又云我太君用甲之穴又云西北去府君墓二十四步則壬甲可知矣按壬甲卽堪輿所言二十四山審言墓用壬山與前夫人薛氏合葬盧太君墓葬於審言之東南故用甲山

順治中郎中巡方

吳梅村卽事詩郎官西府舊乘驄原注新選部郎爲巡方攷臺規（卷三十六）順治十二年題準巡方原未嘗永久停止此時當遣出巡其差遣之時於各部院等衙門內不分新舊理事官郎中以吏部都察院會同考選才能清廉品望素優者授爲御史差遣不許豫設御史之名輪班差遣梅村所言或卽此事

酒魂酒魄

袁簡齋嘉靖四年酒詩云逃盡酒魂存酒魄按郊特牲云魂氣歸于天形魄歸於地左傳云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正義謂附形之靈爲魄附氣之神爲魂魂魄既俱是性靈但魄識少而魂識多說文云魂陽氣魄陰神由數說觀之是魄不如魂也當云去盡酒魄存酒魂方足以形酒之醇

玄宗幸蜀詩

唐玄宗幸蜀西至劍門詩云劍閣横雲峻鑾輿出狩回歸愚先生謂至劍門而云出狩回未解按題中西字或是回字之譌

駱賓王詠蟬詩

駱賓王在獄詠蟬詩舊說指徐敬業敗後事歸愚先生云賓王兵敗後史稱被誅（舊書）或云亡命（新書）無下獄之說意未

從敬業之前曾見繫也原序平反已奏等語見非討武后之故甚明按舊唐書本傳高宗末爲長安主簿坐贜左遷臨海丞新書言武后時數上疏言事下除臨海丞合二書觀之蓋高宗末爲主簿至武后時乃坐贜左遷也其下獄當卽在此時獄因坐贜故詩中有无人信高潔句集中又有幽縶書情通簡知巳詩憲臺出縶寒夜有懷詩當是同時之作幽縶書情篇有爭縑非易辨疑璧果疑裁句與坐贜事情恰合

青牛

太白尋雍尊師隱居詩花煖青牛卧松高白鶴眠歸愚先生謂或云青牛花葉上青蟲有角如牛故名其說似可從按青牛祗是活用老子青牛事又神仙傳封君達服鍊水銀年百歲視之如年三十許騎青牛故號青牛道士切[illegible]尊師說花葉上青蟲物太微細與下句不甚稱亦與隱居景象無涉說雖新不必從也

敲冰煮茗

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敲冰煮茗條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日與僧道異人往還每至冬時取谿水敲其精瑩者煮建茗共賓客飲之宋朱新仲（翌）用禁物體書雪詩認香尋梅亦不惡敲冰煮茗寧皆非用此事

潭潭

陳去非又次韻和吳樞密上史館王相公西府偶成詩潭潭相對府中居潭潭蓋言深也今俗言潭府或卽本此若江賦所謂曾潭之府潭淵也義不同昌黎詩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文山代曾衞教秀峰上梁文府中氣象已潭潭

傾城傾國

李延年歌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傾城見詩大雅傾國見列子周穆王篇

鶯桃

高誘呂氏春秋注含桃櫻桃鸎鳥所含故曰含桃淮南時則訓注云含桃鶯桃也李商隱百果嘲櫻桃詩流鶯猶故在爭得諱含來又深樹見一顆櫻桃尙在詩痛已被鶯含韓握多情詩鸎啄含桃欲咽時皆用高注若少陵山寺詩鸚鵡啄金桃金桃出康者見唐書西域傳非含桃也陳繼儒櫻桃詩有鸚鵡莫教輕啄碎句改鶯爲鸚當是誤用

雪漁詩

吾宗雪漁先生有句云以貧成我嬾安賤少人過語意質實非身歷其境者不能道

茶當酒

吳孫皓每饗宴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爲限韋曜飲酒不過三升常爲裁減或密賜茶荈以當酒此不能飲而以茶當酒也宋杜耒寒夜詩寒夜客來茶當酒則無酒而以茶當酒矣雖用其語而意不同曜事見吳志本傳

赤壁東南風

杜牧之詩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潘氏（眉）據魏志賈詡傳注裴松之論赤壁之敗曰凱風自南用成焚如之勢遽謂唐賢之語爲誤案吳志周瑜傳注引江表傳言赤壁之時東南風急然則裴云南風杜云東風皆偏舉一隅耳不得以杜爲誤

李陵詩

文選李陵詩獨有盈觴酒前人以其不爲惠帝避諱以定此詩之譎託夫陵已降匈奴豈復知爲漢朝避諱哉

向

陶淵明詩道喪向千載杜少陵進鵰賦表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又詩倏忽向二紀案向者猶詩之鄉晨易之嚮晦詩摽有梅箋之鄉晚嚮者鄉之俗字鄉者今之向字鄉趨也時之將近若趨向然江孟亭（浩然）叢殘小語訓向爲隔恐與語意不洽古亦無訓向爲隔者

金錯刀

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於是更造大錢又造契刀錯刀錯刀目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續漢書輿服志佩刀乘輿黃金通身貂錯半鮫魚鱗金漆錯雌黃室諸侯王黃金錯環挾半鮫黑室二志所言金錯刀名同而實異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與金琅玕貂襜褕錦繡段爲韻當主佩刀而言李氏注既引三志又引謝承後漢書曰[illegible]賜應奉金錯把刀蓋主後說也孟襄陽詩美人騁金錯雙手膾鮮鱗正用平子語若少陵詩金錯囊徒罄銀瓶酒易賒則用食貨志又詩熒熒金錯刀濯濯朱絲繩梅聖俞送蔡駟下第詩云爾持金錯刀不入鵝眼貫

五大夫松

史記秦始皇紀二十八年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應劭漢官儀秦始皇上封泰山逢疾風暴雨賴得抱松樹因封其樹爲五夫夫許觀東觀記事秦始皇下泰山封其樹爲五大夫初不言其爲何樹也應劭漢官儀始言爲松蓋松柏在泰山之小天門至劭時猶存故知其爲松也五大夫蓋秦爵之第九級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五大夫是也後人不解遂謂松之封大夫者五故唐人松詩有不羨五株封之句蓋循襲不攷之故也案不羨五株封乃陸贄禁中春松詩而李白尋桃花源序風雨暴至五松受職在其先庾信陪駕幸終南山和宇文內史詩山封五樹松又在李之先蓋六代時已誤矣黃朝英緗素雜記謂陸詩李序皆言五松事惟荆公詩老松先得大夫封爲得之雖未及引庾詩稍爲疎略然其說不謬乃王楙野客叢書則謂應劭云秦皇逢暴雨得五松因封爲五大夫蓋當時大夫係封五株松非一松也轉以黃說爲稽考未至然漢官儀初不言五松不知勉夫何據而云然胡鳴玉訂譌雜錄獨以王說爲洞悉源流何耶至長慶集有望秦赴五松驛詩義山有五松驛詩驛在長安東與泰山之五大夫松無涉

帆

帆字有平去二音廣韻二十九凡帆船上幔也六十梵䑺使風左傳宣十二年杜注拔旆投衡上差輕使不帆風陸氏音凡劍反是以平去分動靜也昌黎除官赴闕詩不枉故人書無因帆江水注洪興祖曰船使風也李詡當讀去聲蓋據釋文廣韻而言帆字作動字用也玉篇則云扶嚴扶汎二切船上帆不分動靜唐人詩作靜字用者亦多讀去聲如少陵詩浦帆晨初發郊扉冷未開張說四月一日過江赴荆州詩夏雲隨北帆同日過江來張曲江詩征鞍稅北渚歸帆指南陲徐堅棹歌行扣舷過曲浦飛帆越回流劉删泛宫亭湖詩回艫乘派水舉帆逐分風包何詩錦帆乘風轉金裝照地新孟浩然詩嶺北回征帆巴東問故人許渾送客詩江風颺帆急山月下樓遲此皆與玉篇同者楊用修曰近蘇州刻孟詩改征帆爲征棹何仲默笑曰征帆改征棹錦帆亦改曰錦棹可乎

釣詩鉤

東坡以酒爲釣詩鉤亦有所自來五代唐彥謙索蝦詩既名釣詩釣又作鉤詩鉤

蒙茶

昆山葉縈久（澤森）蒙陰山茶歌序按茶譜西蜀雅州蒙山五頂各有茶圃惟上清峯者最佳以受陽氣全故芳香特異每歲於禁火前俟雷聲發採之多服能祛疾唐人最貴重之故諺以蒙頂茶配中泠水云北地原不產茶費沂之間山石生衣土人掬而炙之謊有茶味遂亦謂之蒙山茶雅州險遠其茶不可得竟訛以東蒙之蒙爲西蜀之蒙矣今蒙陰茶本非木本乃苔蘚之屬性寒而味苦不堪登茶荈之列乃冒蜀山之名以行世久矣某子惡世之非真蒙

而僞其名者因作歌以辯之其歌有云一甌色臭殊作惡狀如瘋癖氣如木未能滌蘊已成災徒然苦口非良藥郎瑛七修類稿云世以山東蒙陰縣山所生石蘚謂之蒙茶士大夫珍貴而味亦頗佳殊不知形已非茶不可煮飲又乏香氣而茶經之所不載蒙頂茶四川雅州即古蒙山郡（因山故名）其圖經云蒙頂有茶受陽氣之全故茶芳香方輿勝覽一統志土產俱載蒙頂茶晁氏客話亦言雅州也白樂天琴茶行云李丞相德裕入蜀得蒙餅沃於湯餅之上移時盡化以驗其眞文彥博有謝人惠蒙頂詩云舊譜最稱蒙頂味露芽雲液勝醍醐吳中復亦有詩云我聞蒙頂之巔多秀嶺惡草不生生荈茗　據此則蒙茶之誤自明已然

洪稚存詩

洪稚存西湖詩錢唐門外卸蒲帆小婢相扶上岸攙一晌當風立無奈夕陽紅透紫蕉衫全集不錄見北江詩話攙即扶也語意不免重沓

金狄

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序魏明帝青龍元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西取漢孝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前殿宮官既折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淚下按魏志明帝紀注魏略曰是歲徙長安諸鐘虡駱駝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漢晉春秋曰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于霸城此注載在景初元年與李序青龍元年之語不合考明帝大治洛陽宮在青龍三年則徙銅人在景初元年於事爲近李序未知何所據也

蒲茸

謝靈運（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詩新蒲含紫茸李善注蒼頡篇曰茸草皃然此茸謂蒲華也江賦曰擢紫茸茸　按本草蘇頌曰香蒲蒲黃苗也春初生嫩葉出水時紅白色茸茸然至夏抽梗於叢葉中花抱梗端如武士棒杆故俚俗謂之蒲槌亦曰蒲蕚花其蒲黃卽花中蕊屑也據此則香蒲花至夏始開春初茸茸然紅白色者葉也謝詩上句初篁苞綠籜蓋作於春時則紫茸謂葉非謂花也晉無名氏拔蒲詩青蒲銜紫茸長葉復從風似亦不定謂花蘇子由石盆種昌蒲忽開八九花或言此花壽祥也因作詩云世說花開難值遇天將壽考報勤劬是昌蒲不盡有花本草別錄眞菖蒲葉有春四月五月亦作小釐花則其花亦開於夏日不在春也李時珍曰菖蒲蘇頌言無花實然今菖蒲二三月間抽莖開細黃花成穗而昔人言菖蒲難得見花非

無花也應劭風俗通云菖蒲放花人得食之長年是矣此說花開于二月間與別錄異然黃花非紫茸也惟抱朴子言菖蒲石上生一寸九節已上紫花者尤善其色與謝詩合然此難得之品康樂卽景成詠未必指此

援

文選謝靈運田南樹園激流植援詩注種木爲援援衛也　按援卽藩籬之類詩中所謂插槿當列墉也援去聲唐呂溫（道州夏日早訪荀參軍林園敬酬見贈）詩槿援朝花帶露繁蓋卽用謝詩又李義山（寓懷）詩褰樹無勞援神禾豈用耘孫魴（主人司空後亭牡丹）詩欄檻爲良援亭臺是四鄰

茶有社前明前火前雨前

香山（謝李六郎中寄新茶）詩綠芽十片火前春汪立名注按遯叟云火前寒食禁火之前也今世俗多用穀雨茶稱爲雨前學林新編茶之佳者造在社前其次火前其下則雨前東坡（新茶送簽判程朝奉以饋其母有詩相謝次韻答之）詩火前試焙分新胯王注品茶要錄云茶事起於驚蟄前其初造曰試焙又曰一火其次曰二火故市茶者唯伺出於三火之前者爲最佳查注苕溪漁隱叢話水揀茶卽社前者生揀茶卽火前者粗色茶卽雨前者按齊己詩高人愛惜藏巖裏白甀封題寄火前是唐人以火前爲貴今杭人采茶以清明前者爲貴所謂一旗一槍亦呼明前卽香山東坡詩之火前也放翁書意詩今年茶比常年早笑試西峯一掬泉自注今年清明前數日山中已有新茶則明前之足貴可知若社前又在明前則罕覯矣市上鬻茶者以雨前爲名豈知其爲宋時之粗色茶乎

商瓌瓏

池北偶談十八劉節之（孔和）有詩云虛堂微月影岭嶙茗粥筵中解靜聽已許來年仍小泊未須催曉唱瓏瓌瓏瓌二字出楊子法言瓏瓌其聲者其質玉乎則商玲瓏作商瓏玲亦何不可之有　按商玲瓏杭州官妓元微之贈香山詩所謂莫遣玲瓏唱我詞者是也玲瓏倒言之曰瓏玲固有法言可證然人名豈可倒言之乎（瓌字不見字書）

尚書省稱文昌臺

香山聞楊十二新拜省郞遥以詩賀詩首句文昌新入有光輝人多不解文昌二字按史記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索隱文耀鉤曰文昌宮爲天府孝經援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孝揚天紀輔拂竝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初學記尚書秦置也尚書龍命汝作納言詩云仲山甫出納王命王之喉舌竝尚書之任也天文志斗魁六星曰文

昌宮荀綽云尚書是謂文昌天府也蕭望之云尚書百官之本後漢李固上書云國家有尚書猶天有北斗主爲喉舌斟酌元氣隋尚書省唐龍朔二年更名中臺咸亨初復爲尚書省光宅初更名文昌臺長安初又爲中臺神龍初竝復舊爲尚書省香山稱文昌者仍光宅之舊稱也

湛恩

漢書司馬相如傳湛恩汪濊師古曰湛讀曰沈廣韻直深切平聲今人多誤讀上聲宋呂祐之禁林讌會詩崇賢同慶湛恩深是宋人已誤讀仄聲矣

黃袍

貫休寄張侍郎詩鳥聽黃袍小自注黃袍鳥名按詩周南黃鳥于飛陸璣疏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袍休詩蓋用此也休詩又好用僻字如寄紫閣隱者詩苔上枯籐笐笐

說文竹列也段注竹列者謂竹之生疏數偃仰不齊而齊笐之言行也行列也釋草仲無笐盡謂竹有行列如伯仲然無者發聲也引伸之取竹爲衣架亦曰笐廣韻四十二宕曰笐衣架是也按笐唐韻古朗切其本義廣韻平聲在十一唐去聲下朗切休用作仄聲其引伸之義歟又送僧之霧夏詩蕃近風多㪍㪍廣韻與勃同

曹植責躬詩

文選曹植責躬詩改封兗邑于河之湄李善注魏志曰黃初二年改封鄄城屬東郡舊兗州之境按鄄城續漢志屬濟陰晉志屬濮陽國此云屬東郡當是魏時改隸杜預莊公十三年左傳注東郡鄄城此其證也但不知善所本何書

雪浪石

方宜田制軍燕香二集定州眾春園觀雪浪石石失百年矣今得自臨城土中乃復勝蹟之舊走筆示州牧沈廷皐誌之詩云閒題雪浪一卷石近倚雲根大茂山玉局多年悲土壤春園舊路失烟鬟重敎字向摩厓沈負喜珠同合浦還健興尚留袍笏在詩成相對當躋攀又薇香集定州詩片石不關人代異至今雪浪淨無塵自注東坡雪浪石今移置眾春園舊址巋然完好一統志定州雪浪齋在州學內宋蘇軾得石于恒山狀如雪浪鑿石爲芙蓉盆盛之置于學中因以名齋　本朝康熙四十一年州牧韓逢庥移置眾春園內乾隆三十一年趙州知州李文耀得石於臨城縣上有雪浪二篆題相傳云自定州移來總督方觀承以聞　上命仍置雪浪齋　御製有雪浪石記勒諸石按此石韓逢庥於康熙中移至眾春園後不知何年失去

宜田詩所謂春園舊路失烟鬟也宜田此詩作于乾隆乙酉乃三十年與一統志所云三十一年者不合自康熙四十一年至乾隆三十年才六十四年與宜田石失百年之語亦不合疑方亦約略言之也惟石在眾春園何以失去眾春園爲當日　西巡駐蹕之所必有官司經管何以竟至失去一統志言　上命仍置雪浪齋何以宜田云今在眾春園皆不可解眾春園在州治東北宋州守李昭亮建後韓琦擴其地歲時與民同樂故名韓自爲記雪浪齋在州學內非一地也宜田定州詩當在眾春園觀雪浪石詩之後集中在癸亥詩之次疑編者之誤

勃姑

山谷詩勃姑夫婦喜相喚放翁春社詩勃姑聲裏雨冥冥玩二詩之意似皆指呼雨之鵓然考之六書故按今俗通

鳩者有班鳩又謂班隹其差小者頭有白班點點其聲[illegible]曰布穀故謂之布穀又謂勃姑又謂步姑班鳩之聲略似布穀而短濁是勃姑乃布穀之別名爾雅釋鳥之鵖鴀也陸璣毛詩疏鵓鳩灰色無繡項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是也釋鳥之隹也郭注今鵓鳩詩疏引作鵓鳩蒲鐘以爲傳刻之誤郝（懿行）以爲聲轉今俗之鵓鴣也勃姑鵓鴣是二物似不可混而爲一

白蘑菇

方宜田白蘑菇詩自注元柳貫灤水秋風詞沙頭蘑菇一寸厚袁桷詩蘑菇綴玉釘今產多倫諾爾爲珍味　按蘑菇廣羣芳譜不載惟載潘之恆廣菌譜有蔴菰蕈云出東淮北山間亦非今口外之蘑菇也口外之蘑菇以營盤蘑菇爲最貴觀柳貫詩則元時已爲珍品宋陳仁玉菌譜麥

蕈多生溪邊沙壤鬆土中味殊美絕類北方摩姑則宋時已有此物特未見諸吟詠耳其字陳仁玉作摩姑此物亦菌類菌一名菰子則字當作菰李時珍本草綱目蘑菰出山東淮北諸處埋桑楮諸木於土中澆以米泔待菰生采二三寸本小末大白色柔軟其中空虛狀如未開玉簪花俗名雞腿蘑菰據時珍所言乃生於內地者非今口外之種其字作菰則不誤也蔴蘑皆不見字書乃俗字廣雅暌菇爾雅釋草釋文作暌姑則菇亦後起字

南瓜

方宜田南瓜詩自注俗名倭瓜葢番南種也　按羣芳譜南瓜形橫圓而豎扁色黃有白紋界之漸凹煮熟食味甜而膩亦可和肉作羹又有番南瓜實之紋如南瓜而色黑綠蒂頗尖形如壺盧二瓜皆不可生食據此則南瓜番南瓜自是二物番南瓜即北方之倭瓜吾浙呼爲番瓜[illegible]南方少見北方亦不常食不若倭瓜之爲常食品也李時珍本草綱目謂南瓜種出南番轉入閩浙今燕京諸處亦有之瓜正圓大如西瓜皮上有稜如甜瓜其色或綠或黃或紅所言形狀正是今北方之倭瓜葢李南人未嘗見北方之南瓜故云然乃又疑浙中一種陰瓜即南瓜是兩歧其說矣吾浙之紹興人則呼倭瓜爲南瓜宜田皖人殆皖省亦呼倭瓜爲南瓜第宜田督直久豈未見北方之南瓜乎

用蘇詩韻改字

陳小石（蘭瑞）觀象居詩鈔中秋月夜用蘇韻示諸弟詩末二句以德客爲韻德下自註原本出字韻查與客字古韻不通宋人疏於韻學處今爲改之以質世之攷證者　按

以段若膺六書音均表考之出聲在術物部客從各聲在藥鐸部德从㥁聲在職德部皆不同部也以廣韻考之出在六術客在二十陌德在二十五德皆不通用也近人言古韻通轉者依宋鄭庠本陌職通而質陌不通故此詩嘗宋人之疏然今本言古韻通轉者質陌通而陌職不通與鄭說正相反此正非可以一言決矣古音術物與脂微同部藥鐸與魚虞同部職德與之咍同部穆天子傳出韻之楚辭思美人出韻佩異態娭又詩柔桑疑資維階韻譏鼎銘世怠韻此術物與職德諧也詩緜膴飴謀龜時茲韻賓之初筵呶僛郵韻此職德與藥鐸諧也術物可與職德諧職德可與藥鐸諧則術豈竟不可與藥鐸諧特未有以證之耳似未可遽以議宋人矣

升庵詩話

升庵詩話古丞詩蘇武纔爲典屬國節旄落盡海西頭武之苦節而歸來只爲典屬國漢之寡恩霍光之罪也按此等議論皆不知當時之情事者也西漢初官丞相一人御史大夫一人其次爲九卿朝之大臣也武以移中廐監出使歸而驟躋九卿不可謂之薄典屬國掌蠻夷降者因其使不辱命而爲此官以風示蠻夷不可謂之不當位其後圖形麟閣比於方召尤見漢廷之重武又烏得謂之寡恩哉升庵老死滇池實世宗之寡恩假右丞詩以自喻耳

畬

杜甫詩瓦卜傳神語畬田費火耕李德裕嶺南道中詩五月畬田收火米三更津吏報潮雞廣韻九麻畬式車切燒榛種田宋史食貨志詔曰火田之禁著在禮經山林之間合順時令其或昆蟲未蟄草木猶蕃輒縱燎原則傷生類

諸州縣人畬田並如鄉土舊例自餘焚燒野草須十月後方得縱火按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宋詔所謂著在禮經也然月令季夏之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又在所不禁矣杜李二詩所言是南方舊俗舊唐書南蠻傳東謝蠻其地在黔州之西數百里五穀不以牛耕但爲畬田每歲易當亦是火耕之俗宋史眞宗紀大小祥符四年八月詔除畬田租畬田何以獨得除租恐非謂火種之田也一統志福建龍巖州百家畬洞中寬廣容百家畬田播種足以自給或指此

女官

唐律諸道士女冠宋本律文作女官孫奭律音義女官是元經云女官如道士也流俗以其戴冠改作冠字非也宣公此說其字當作女官然唐人詩如元稹亦疑人居此處云是魯女冠顧況云崦裏桃花逢女冠林間葉落仙壇並作女冠玩顧詩冠字又讀作去聲矣

篊

陸魯望寄吳子華詩到頭江畔尋漁事織竹中流萬尺篊篊取漁具也見酉陽雜俎按廣韻一東不收篊字楊升庵以爲唐韻不收者明人往往以廣韻爲唐韻也陸乃唐人疑唐韻有篊字

畫爐灰

錢牧齋詩才薄可憐遭貶謫爐灰畫盡不成詩自注王元之南郊大禮詩可憐此夜商於客畫盡爐灰淚滴衣按此引王詩盡用其遷謫之感然王詩未見有不成詩之意山谷詩寒爐餘幾許灰裏撥陰何南唐詩烈祖與宋齊丘議事率至夜分置灰爐而不設火兩人終日擁爐畫灰爲字

旋即平之

蟹籪蟹椵

高似孫蟹略吳越之人取蟹編簾以障之謂之蟹簾傅肱蟹譜今之採捕者於大江浦間承峻流環緯簾而障之其名曰籪音段按籪不見字書以意求之但當作斷字說文罧積柴水中以聚魚也方以智通雅（三十四）莊子有緯蕭者取魚也吳都記曰江濱竹繩編之以取魚謂之扈業是其制甚古陸龜蒙蟹志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名曰蟹斷又漁具詩序綱罟之流列竹於海澨曰滬注吳人今謂之斷放翁（冬晴閒步東村由故塘還舍作）詩水落枯萍黏蟹椵雲開寒日上漁梁自注鄉人植竹以取蟹謂之曰椵以聲求之其字當从段作椵从叚亦誤魚斷之字亦可作此放翁小舟晚歸詩潮生魚笱短木落雉媒閒是魚斷亦稱魚笱也（廣雅

釋宮椵杙也王氏念孫疏證說文弋橜也或作杙方言橛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椵椵之言段也今人言木一段兩段是也椵各本譌作根今訂正說文橜弋也橜與橛同今俗語猶謂杙爲橛橛之言厥也凡木形之直而短者謂之橛按字典椵下引博雅之文是所據本尙未譌根集韻椵杙也在都玩切內魚斷蟹椵雖以竹爲之而其形實木之直而短者故亦得以椵名

虛飣

今北俗佛前所供果食高果如塔而虛其中清異錄載游王藻（五代）詩虛飣玲瓏石鎭羊殆卽此類

日南隨筆卷五終

日南隨筆卷六

孟孝女

孟孝女樂陵人亞聖裔也素好武同治己巳捻逆北竄孝女挾母上馬逃賊四合女右手舞刀左手抱母連刃數賊突圍出卒完其母楊香吟有詩紀其事

義丐

義丐不知何許人泰西人時以錢物給丐者義丐獨不往人問其故則張目視之卒不答天津楊香吟孝廉（光儀）系以詩曰人盡逐腥羶君何慕高潔風雨一杯羹千載西山蕨餓窮吾分耳肯爲一飱誤落落古人豪蒙袂而輯屨

楊香吟詩

楊香吟丁卯紀事詩云百戰勳名歸將帥九重封號到神祇按軍興以來以神靈顯著奏請加上封號者到處皆有矣句蓋紀實也

吳菊英

鶴峯女子吳菊英嫁州人于某其小姑讒而斃之以暴疾聞女憑于姊促母詣刺史訴之質讞數四啟棺諦視傷固在也遂薉罪小姑刺史者梁元珠華陽人也記其事以徵詩王子壽百柱堂詩稾有題吳氏鬼女鳴寃記七古一篇

沈童子

百柱堂稾有沈童子詩注云童子名蒙端青浦沈辛才大令之子僑鄂中咸豐二年十二月四日粵逆陷鄂城辛才自外歸賊踵之刃將下門啟蒙端即以身蔽父賊叢矛刺之蒙端死辛才以中刃五踣地竟得甦蒙端母孫氏入井投繯皆不死耳畔覺有呼者曰兒在母毋驚亦得免事平辛才乃斂而葬之洪山童子死時年十有五其同里袁廉

叔爲撰沈童子傳徵題

驢縴

自潞河入都船家以驢曳縴其行甚駛俞劍花印雪軒集有詩云舟行忽與坐車同妙法偏宜六閘中邪許不勞喧兩岸一繩驢背去悤悤馬蓁舟次楊村作前望同舟遠不分打頭風急御河渾蹇驢無力牽船攬行到楊村日已昏（霞外集）朱氏（昆田）云今京東五牐轉運率用驢挽船誦馬虛中詩則在元已然矣

談緗卿

菱湖女史談緗卿印梅工詩俞劍花數爲吾鄉閨秀之冠其姊步生印蓮亦能詩有華韻聯吟草劍花題其集有句云菱湖流水清于穀種出雙雙姊妹花

鵑紅

鵑紅蜀人不知爲誰氏女題詩富莊驛旅壁其詞云萬里飄零百劫哀青衣江上別家來朝雲暮雨番番看一路山眉掃不開深閨一命弱於絲金鼓聲中怯幾時妾意也同花蘂恨阿誰馬上是男兒阿母音書隔故關兒身除有夢飛還年年手濯江邊錦不敎人間拭淚班藁砧望斷淚盈盈敲罷金釵憶定情妾是馬嵬坡下任此生祇合卜他生小婢嬌癡代理裝窮途怕檢女兒箱兒時愛譜江南好恐到江南已斷腸霧鬢風鬟一段魂喘絲扶住幾黃昏殘鐙背寫傷心句界亂啼痕與淚痕後跋云妾生於劍外死於刀鐶小醜跳梁全家失所慈親信杳夫婿音訛依于所親挈至薊州遂偕甯下妾意稍遲玉碎猶冀珠還期秋扇之重圓願春暉之永駐流離數月甫達此間（直隸河間府交河縣之富莊驛）嗟乎陌頭楊柳總是離愁門外枇杷都非鄉景望齊門而

泣下思蜀道以魂歸阿娟阿娟生何如死扶病夜起勉盡歎絕郵塵信宿便入江南當是薄命人斷送處也嘉慶六年正月十九日蜀中女史鵑紅題吳縣陳嘯亭謁選入都過此見之錄以示人徧覓題詠遂傳于世云

鬼頭謠乞兒曲

徐柳泉（時棟）烟嶼樓詩集新樂府有鬼頭謠乞兒曲二篇所記爲道光辛丑英人佔據寧波府城事也鬼頭謠序云辛丑八月西夷據郡城明年四月去去則偷兒夜竊鬼頭之力也其術奇幻不測已詳余所爲偷頭記中作鬼頭謠其詞云鬼頭來營門開收奇貨大官坐黑鬼小白鬼大不論斤但論个（解一）大官眼力精復精鬼頭黑白何分明爲爾判價平且直爾亦不用作僞巧裝飾二十千鬼頭黑四十千鬼頭白（解二）城外偷兒紛如麻得錢日日眠酒家跛蹶進城去白日西山斜同術不同巧各自爲生涯（解三）營門開鬼頭來鬼頭紛紛落如雨偷兒作客官作主鬼頭個個入功簿偷兒作商官作賈主客歡喜鬼子氣苦白日西山斜耶當出城去買頭主人還來城中高坐作官府（解四）乞兒曲序云西夷據郡城積七八月郡中乞兒益窮餓於是紛起向夷人索錢米由城逮鄉村泊旁郡他縣與餘姚流丐之向在郡乞食者男婦雜沓攜持保抱入城中呼號啼笑日益衆多至於數千此時夷方以偷兒有戒心見此愈驚恐疑中國有陰謀將倉卒襲取之者始決計舍城去是役也偷兒之功什六七乞兒之功什二三是皆不可無作也古者兵行凱還則有鐃歌鼓吹之曲以鳴得意故擬新樂府以備甬上凱歌作乞兒曲其詞云蓬頭垢面衣欲穿破甑在手兒在肩什伯成羣來向鬼子啼饑寒啼饑寒鬼子憐鬼

坐臺上乞兒環臺邊鬼子嘻笑亂擲青銅錢乞兒低頭金拾取鬼子大笑乞兒去（解一）三三兩兩傳播之鬼子有錢能佈施相喚相告語相將入城去昨日千百個同來不知數環乞錢鬼子怒手中杖擊其股乞兒嘻嘻散復聚卻向鬼子齊聲訴哀苦（解二）甬江大馬頭南船北船日日江中浮徧走天下不及江廈（諺云走盡天下不如寧波江廈）列肆江西東大錢滿城中大家與我米列肆與我錢乞兒多復多不愁饑與寒荒年施我粥豐年施我衣乞兒多復多不愁寒與饑（解三）吁呼嗟今柰何街寂寂可張羅舊門戶牆崖岌（時大家竝以甎甃堵門戶）嗟嗟乞兒空鼓嚨胡脣乾舌嘐不得錙銖嗟吁呼奈何乎（解四）乞兒啼饑寒鬼子不肯憐乞兒訴哀苦鬼子不能怒鬼子不怒亦不憐乞兒纍纍相糾纏鬼子不憐亦不怒乞兒拍手呼邪許（解五）夜畏偷兒晝畏乞兒畏晝畏夜不如去（解六）諸鬼子入舟中乞兒散如風偷兒富貴乞兒窮乞兒有口不言功使相赫赫來和戎（解七）合觀兩篇酣暢淋漓近于嬉笑怒罵矣然紀實也今又安得此偷兒乞兒

四明四友圖

烟嶼樓集有題四明四友圖詩四友者鄞縣監生李東門（暾）磁州牧萬西郭（承勳）慈谿明經鄭南溪（性）鎮海諸生謝北溟（緒章）同時以詩鳴號爲四友東門之父爲杲堂先生鄴嗣西郭父五河令言南溪父寒村太守梁北溟父侍御兆昌四家合刻集曰四明四友詩而寒村序之柳泉詩所謂淵源紹家學是時老鄭爲壬盟也圖不知何人所作南溪家珍藏之

柳泉諸將詩

柳泉七律大將諸將諸作皆指道光辛丑浙中軍事也諸

將之二云雲臺老將本英雄名在淩煙畫象中李廣數奇逢勁敵哥舒師敗棄前功嘉門匹馬西風緊鄞水扁舟落日紅長樂鐘聲太淒慘江邊歎息有村翁（原注英人方在鎮海而郡東浮橋已有劫奪行貨者會余軍門自鎮海來見之立斬無賴一二人郡民始安）謂余軍門步雲也頗有怨詞余之死蓋有謀卻已過而府獄一人者

絜鐵行

鐵崖林公被逮北上侍者粵人鄧猷懷絜溫公銀鐺日凡數十易左右公患難三年終始不怠高子雲客爲作絜鐵行（周元亮賴古堂詩序）

閔汶水

元亮閩茶曲歙客秦淮盛自誇羅囊珍重過仙霞不知薛老全蘇意造作蘭香誚閔家自注歙人閔汶水居桃葉渡上予往品茶其家見其水火皆自任以小酒盞酌客頗極烹飲態正如德山擔青龍鈔高自矜許不足異也秣陵好事者常誚閩無茶謂閩客得閔茶咸製爲羅囊佩而嗅之以代旃檀實則閩不重汶水也閩客遊秣陵者宋比玉洪仲韋輩類依附吳兒強作解事賤家雞而貴野鶩宜爲其所誚歟三山薛老亦秦淮汶水也常言汶水假他味逼在蘭香究使茶之本色盡失汶水而在聞此亦當色沮薛常任汋嶺自爲翦焙遂欲駕汶水上　按今京師人飲茶輙以茉莉花薰之名曰香片茶茶之眞味全失亦閔汶水類也

叜書入雲

周元亮少司農以任閩臬時馬際昌獄事爲總督佟岱所劾時官閩臬者爲田際龍據證佐定讞謂元亮得贓應論逮與元亮質問皆虛巡撫劉漢祚不敢任請廷質逮送刑

部如前讞朝審之日忽大風從西北起吹叜書入雲端移時乃下於是羣公卿曰天意如此獄可疑會逢恩赦論戍故集中有詩云恩膏此際同淪骨疑牘誰爲吹上天羊角已扶九萬里故人空賦大風篇

北酒

元亮霜月乞酒歌言酒事甚詳中有句云易州滑辣青州玉自注易酒以辣名青州有金玉露玉勝金又云南和荷葉內邱瓜自注南和刁氏以蓮露爲麴內邱喬氏以西瓜爲釀又云錯認水傳羅侍御百花獨羨衞侯家自注德州羅公欽瞻家釀近推第一錯認水其一種故衞侯以露名酒至百餘種大內每需之此皆言北方之酒也又云蓮須頗憶曾家好郎賤亦數雙門藍自注閩曾城曾氏以蓮須釀酒頗有聲雙門前藍家酒外境人貴之則憶閩酒也又云公以北酒頻誇我我適飲之無一可是臚列北酒之名而大不滿意末雖云始識北酒有妙理復云許生飲酒且從俗不滿意仍在言外

韓生

韓生者善平話嘗供奉　世廟王西樵贈以詩曰正平如水　先皇日行樂時時無戲傳江上逢君道遺事斷腸如遇李龜年謔語縱橫許入詩舍人侍讌柏梁時武皇沒後天無笑說著宮車只淚垂

何起泰

何起泰字去驕又字如初揚州人二十五歲死復甦吟詩二首乃絕其詩云苦海沈淪無盡時人生何用壽期頤吾今步屧離波浪明月蘆花任所之屋倒舟翻亦殺人斯人斯世損吾眞碧天洞裏桃千樹長嘯歸來處處春（吳野人陋軒詩）

序

劉昇

劉昇儀徵人歙縣潘楚玉僕也楚玉性褊急少違意輒捶撻無虛日昇不怨也楚玉母病昇割股肉和藥療之楚玉死家中落昇黽勉負荷爲嫁女葬女爲楚玉子次璜娶妻妻死復娶家益窘昇筋骨且衰矣乃賃于人力作以供幼主衣食盡瘁至死程雲家哀之作義僕傳吳野人挽以詩曰剖石出美玉擘蜂露珠光體質雖鄙陋今日見中腸野人又有鄰家僕婦行云主人妻沒啼赤子賤妾乳哺置懷裏妻沒主人產亦破草青門戶雞犬餓夫子束裝擔兩頭喚妾昏夜適他州戀此襁褓未能去夫也怒罵去不顧短簷黃雀雙雙飛對影難禁涕暗揮牀上呱呱啼不已牀下舖糜重料理妾無夫主有子敢怨獨宿飢寒死按此婦惜不詳其姓氏亦劉昇流亞也此等詩發潛闡幽眞有關名教文字

王解子

野人王解子夫婦詩序如皐王解子酷嗜酒里有義士妻某氏皐當遣戍縣官差役往送解子與焉歸悲惋終夜爲之罷飲其婦詢知之願代義士妻解子許之送至戍所値鄉人以金贖義士妻還不知其爲解子妻也姚潛爲余言命余賦詩其詩前一段云張羅待黃鵠鴛鴦乃罹咎義士妻遣戍解子罷飲酒慘悽還家門色驚糟糠婦漿醞寄性命今何不入口問訊執壺前解子起搖手汝曹婦女流中懷豈堪語若欲知其由汝且將壺去漿醞非刀劍能平不平事汝亟將壺去義士妻遣戍其婦毅然謂堂堂義士妻此去爲奴婢羞辱儂念之面皃外不識他人可代伊何人可代伊搔頭惱阿公公也無庸惱願代者是儂解子得[illegible]之歡喜涕還墮汝曹儂如此我拜汝高坐敍解子夫婦問答情狀如繪此等事非詩歌詠之恐湮沒者多也

徐大臨

長洲徐大臨太史（昇發）幼時夢是陶周望後身犬亭山俗名吼山青棘園周望讀書處也後太史與宋稚恭遊是園泛舟始至恍然昔夢其次韻詩有云前身曾省識坐古玉玲瓏

清江二寶

清江浦惠濟祠中鐵鼓及鰁魚肋骨稱爲二寶蔣通齊（超伯）詩吾鄉有鐵鼓厥狀圓於缸明時巨璫鑄轉徙來袁江懸之惠濟祠障以瓔珞幢旁橫鰁魚骨烏獲難膺扛近聞付兵火只餘繫船樁據此則清江二寶俱失之矣

廣東藩署鹿

廣東藩署有鹿焉其來久矣蔣通齊詩相傳雍正乾隆年有一藩使家奉天攜來小鹿僅三五嗣後孳生日繁膴一朝海水忽羣飛碧眼波斯爭鹿脯可憐只賸十二三倘作故事邦人談廣郡樓中千扁蝠中丞堂側茵陳木年來福祿壽同呼應有詞人纂叢錄

薯莨紬

薯莨紬產廣東以薯莨草染成蔣通齊歌云南風四月嘉禾道濮九娘橋紬最好炎方事事異禾中湛漬多資薯莨草一染漸紅再染赬三染四染醬色成曳裾那貴彌牟細入市遙聞綷縩聲不論牙郎兼馬走鋦髻兒童白頭叟裁衿剬幅一般同輕便何妨衣露肘恍忽壺中別一天百重樓觀似蝸旋青鞋布襪容遊戲大袑褻衣總棄捐閭君欲

濯扶桑足周覽靑邱並湯谷從今多染薯莨衣裸入固應從彼俗誦末段語爲之浩歎裸入且不免何有乎薯莨衣

慶熙臺將軍

蔣通齋曰慶熙臺春任廣州將軍每日僅費數百錢司道節禮不收州縣樣貢不納節相絲鷊不赴惟嗜書史曾假予緞服紀略手自抄之其漫成二之一云往推松相國今見慶將軍節操猶冰雪憂勞惜寸分最能甘淡泊從不事虛文偶過吾廬坐龍沙采異聞

醉蚶圖

通齋題戴文節師集云公是神仙丁令威平生兩度鶴南飛渡江抛卻羅浮繭祗裯瀧州片石歸（公兩視粵學槖中只羅定所得二硯而）已烟雲揮灑追洪谷詩筆淋漓仿大蘇今日西山依舊綠何人重寫醉蚶圖（乾隆中金宗伯甡餉陳太僕兆崙醉蚶質郡王繪爲圖同時張大宗伯泰開等均有詩唱酬盈帙爲澄樓圖故事公曾縷言之）

拒客詩

錢梅溪（泳）履園叢話云王公大人越富貴則賓客越多賓客越多則越拒客其勢然也王夢樓侍講出爲雲南太守參見督撫始到官廳至於腹飢口渴欠伸倦坐終不得一見者嘗有詩云平生拔扈飛揚氣消盡官廳一坐中誦之令人齒冷昔蘇子瞻爲鳳翔判官陳希亮爲府帥以屬禮待之入謁或不得見子瞻客位假寐詩云同僚不解事慍色見鬚須雖無性命憂且復忍須臾亦此意也　余宦輦下數十年飽嘗此味久矣主人未必皆拒客拒客者閽人也嘗偕同僚往見一堂上官閽人知有公事不能拒也在客坐小憩時主人未出聞有車聲鄰鄰而至投謁者數人閽人曰不在家客皆廢然去余與同僚皆隱笑閽人之詐

而客之爲所愚也一同僚擢外任謁一要津十五往而終不得見此皆余親見親聞之事又嘗偕同僚謁堂上官在客座候主人自午至暮而不歸則散次日復往或仍不遇往三四次而始得見此又非主人之拒客實亦人事之紛拏主人亦無如何也近人有詩云投刺朝朝謁上台崇轅守候費疑猜自晨至午無消息飢火中燒悔此來唐壬定保摭言劉魯風江西投謁所知頻爲典謁所阻因賦一絕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烟波千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爲通乃知此風自古已然

烟火

宜田戊午元夕雪後　圓明園　賜宴百官觀烟火詩自注朱子全書載有婺州人周四會放烟火唐仲友招喚來此以呈藝爲由又趙孟頫贈放烟火者詩云人間巧藝奪天工練藥然鐙淸晝同是烟火之戲仿於宋至今婺人猶擅其技　按宋耐得翁都城紀勝雜手藝有燒烟火之名是宋時此戲頗盛宜田所引朱子語見按唐仲友第三狀亦可見宋時此戲不僅盛于都城也

熙寧律學

宋史神宗紀元豐四年春正月詔試進士加律義熙寧六年四月置律學七年四月置律學設教授四員公試習律令東坡詩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蓋譏之也然漢時州郡多遣人赴丞相府學律魏設律博士其後歷代多有此官律學明而刑罰中於政治關係甚大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神宗此舉未可非也

宋玉山藥

曝書亭集食宋玉山藥聯句詩有士藹三尺強句按宋玉

即宋肯去都城七十里然余在都下數十年未見有宋土山藥有二尺强者豈今昔物產有不同歟清苑山藥其肥者圍餘三四寸長者二尺强味極甘美在鄉者尤勝他處所不及

韭黃

放翁蔬食戲書詩新津韭黃天下無色如鵝黃三尺餘按新津縣名屬成都府韭黃長至三尺餘實所未見今河間韭黃爲直隸之最然長不及尺也

筍值千錢

山谷食筍詩洛下班竹筍花時壓鮭菜一米酬千錢掉頭不肯賣是宋代洛都以筍爲珍物然云花時似是春筍今京師貴冬筍冬令餉客幾爲必不可少之品每斤價銀自三四錢至一錢許交春味改庖人有藏至夏令出而享客者

都門竹枝詞

都門竹枝詞相傳爲楊米人作向不知米人爲何許人也近讀古香樓稾知米人名瑛昶爲小如廉訪畿輔同僚官務關同知旋轉天津分司與廉訪相唱和廉訪贈米人詩有竹枝才調擅名場句卽指都門詞也梅成棟津門詩鈔流寓內載有楊米人詩言米人桐城人著有中隱軒詩鈔李符清楊米人不易居詩集跋云米人八歲能詩有寒月隱梨花輕風落香雪之句刻衍波亭初稿二卷又有都門竹枝詞百首崔旭念堂詩話云米人詩有云官比畫詩聊寫意吏無公事可坐形千卿何事風吹水與世無爭鳥在天似南宋人語

姜白石詩

姜白石詩應歎藥闌經雨爛土肥抽盡縮砂苗縮砂前未有入詩者

蕉葉盞

李長吉南園詩寫酒木蘭蕉葉盞病容扶起種菱絲宋趙君錫送文潞公詩內裏宣來蕉葉盞御前賜出鏤金花（文昌雜錄五）陳造詩掀髯得一笑爲汝倒蕉葉按蕉葉盞殆碧色而形似蕉葉者非巨杯也志林東坡云吾少時望見酒杯而醉今亦能飲三蕉葉矣其意以蕉葉爲小也

太白詩注

太白月下獨酌詩三盃通大道通大道三字見史記楚世家

王子壽詩

王子壽後讀史作第一首云郡守典兵馬制視古諸侯請奏及誅討舉動皆自由折衝四境內草澤銷姦謀後乃縱其權專城如贅疣連圻付節鎭從容居方州勢大運必綏地廣防難周匹夫一攘臂千里皆虔劉奔馬去拑制穴螘成橫流偉哉山濤言晉武不見收武備去已久遂爲生民憂按晉武帝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後濤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帝稱之而不能用自是以後作州郡者遂無兵權太平無事尙可雍容作鎭一旦姦宄發難倉猝何以禦侮有束手待斃而已此詩所言洵篤論也

項池塘

古香樓稾有寄懷項小唐詩云旗亭何物雙鬟女敢唱池塘煙夢詞自注小塘春柳詩有六朝煙夢鎖池塘句一時傳誦呼爲項池塘

朱少仙

海昌校官朱少仙有如今名士半言錢之句李慶遇遇孫歲暮詩云爲語冷官朱伯子我非名士不言錢翻用其意今天下之名士不言錢者鮮矣

謝蘊山詠史詩

謝蘊山詠史詩論古有識不襲尋常如呂后詩云酒筵寬許行軍法鐘室親能縛將臣韓信云豈料娥姁難恕死不如漂母尙哀生董仲舒云天人三策懸金馬祥異千秋說玉杯張騫云玉門以外安亭障金馬從西致渥洼疏廣受云人生仕宦二千石孰肯追隨兩大夫靈帝云西園弄狗臯音集天子騎驢馬價輕班超云三十六城收屬國二千石職取通侯孔融云跌蕩同譏禰處士老成何憶蔡中郎荀或云娶婦中官唐兩璫託身逆賊漢三公

西瓜鐙詩

高峴亭（岑）西瓜鐙詩有句云莫矜外觀忘中昧應悔冰心換熱腸又云鏤知玉性終能輭照恐丹心漸欲灰皆有託而言

竹煙筒

先天後天吐霞氣蕩爲詩魄噓青天顧睛沙竹煙筒詩也自序云夢中得句

徐柳泉詩

柳泉走筆奉酬韻仙除夜見詒詩樂道廢生計空言徒云云陋巷無簞瓢讀書焉養親君子亦謀食所貴不辱身此打破後壁語使顏子無簞瓢身命且不保又何樂之有

岳鄂王

柳泉拜岳鄂王墓詩湖上騎驢亦偶然古來大將幾歸田

丈夫死國尋常事可惜英雄正壯年同里董覺軒沛許之曰沈痛之語爲古人所未道覺軒亦有一絕云河山恢復寸黃金北望中原遺恨深若待功成始烹狗英雄泉下亦甘心大旨與此同也夏論圜岳忠武祠奇冤于少保賫志武鄉侯比擬可云切當

雨村詩話

柳泉讀雨村詩話詩熙朝詩老萃雍乾漢魏三唐各本原太息此君才力薄一生低首只隨園弟子郭傳璞評曰吳仲倫詩有句云我獨心欽姚惜抱拜袁揖趙讓前賢又記庚申歲從友人處見戚鶴泉廣文手評小倉山房詩塗抹滿紙亂後不知流落何所蓋先輩並以隨園爲野狐禪最易惑人雨村其不免乎

孤山詩

柳泉西湖雜詩湖上孤山第一山梅清鶴瘦水彎環先生有意成高隱如此柴門不易關自注吾鄉徐晉公懋昭談圃集有孤山說極論和靖之非眞隱然讀和靖更欲移家之作則亦未嘗不深悔之也　余謂斯言過矣和靖結廬湖上二十年足不入城市其高風烏可企及豈必絕人逃世而後爲隱哉孤山初不過湖上一土阜耳得和靖而名始彰又安得因孤山而議和靖邵堯夫隱于洛中開道學宗派亦未嘗入山深入林密也屈悔翁感遇詩貞不必絕俗隱不必逃世悔翁固隱者也悔翁無子妻死不娶人以比和靖云

盧生祠

辛酉南征過邯鄲見旅壁題盧生祠二絕句云夢中偏富貴覺後即神仙如此便宜事人人想欲顚鑿石爲遺像千

秋睡境成我來翻一笑醒眼看先生款署湘筠二字初未知爲何許人後讀懷寧葉觀察（塤）厚江上小蓬萊吟舫詩存有此二詩湘筠觀察別號也

欲留春

周元亮（亮工）再至蕉堂詩再到虛堂全是雨何如但種欲留春自注欲留春孟夏始開卽百葉梔也

詩用黨字

滄溟列嶂黨青天奇語也王西樵韜光詩豁然臨八極青天信無黨翻用李語亦奇

吳野人詩

野人五言古云時俗工文藝腐氣銷清眞悠悠三百年章句困殺人讀之不禁失笑

屈悔翁詩

屈悔翁（復）感遇詩云狂秦飛坑灰詩書轉煇煌後賢表訓詁詩書乃銷亡又云俗學阿時好慘於秦灰揚語似奇創而理至確明李自成僭位日午門帖書云謹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禎夫婦二名奉申贄敬眷晚文八股頓首拜俗學之獘至於此極亦可慨矣

宋荔裳詩

聰明今漸衰記一或遺九宋荔裳句人到五旬後多半若此

游仙詩

蔣通齋曰稚存先生游仙詩頗多奇語不似曹堯賓之脂粉氣也衙齋暑夕偶一和之今錄其三云腷膞雲中對局聲仙官也似賭宣城玉皇大有圍棊癖詔向人間取滑生騃女癡牛劇可憐未償天帝水衡錢神仙最是吳剛富占得琉璃萬頃田玉泉如乳噴苔磯五色鵁鶄不住飛無怪歸田人愈少仙官也愛著緋衣（博異志陰隱客條）

岳陽樓詩

岳陽樓臨洞庭湖詩向來評者都以襄陽之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與少陵之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可稱伯仲文房之疊浪浮元氣中流沒太陽雖有氣焰難與孟杜比也獨洪北江詩話則謂劉在孟上通首亦較孟詩遒勁竊意劉詩未見碻是洞庭且上句卽從少陵次句化出次句又從襄陽之涵虛渾太清化出也洪語當否明者自知之

馮秋槎詩

馮秋槎（應漢）慶雲人嘉慶癸酉舉人官吾浙壽昌知縣其塘工次遣懷詩云官到卸肩容免累事非經手不知難是深於閱歷語

蜻蜓

宜田錢東麓侍郎攝京兆勘水畿南往返連得遇晤卽事賦贈詩闘心瞻織翼一氣感蒼茫自注東麓爲言每見隄盆輒先有青蛉叢繞其處不可計數又過文安溪隄有懷錢東麓少農詩自注歲辛巳久雨爲患東麓時兼京尹勘水至文邑見蜻蜓飛繞長隄不可數計其處隄夜潰禾隴盡沒　按蜻蜓爲水蠆所化飛繞于庭則大雨將至甚驗河隄將潰而蜻蜓叢集陰氣之所感也

唐宋唐分界

歲寒堂詩話云國朝諸人詩爲一等唐人詩爲一等六朝詩爲一等陶阮建安七子兩漢爲一等風騷爲一等學者須以次參究盈科而後進可也又云國風離騷固不論自

漢魏以來詩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壞于蘇黃子瞻以議論作詩魯直又專以補綴奇字學者未得其所長而得其所短詩人之意掃地矣蘇黃習氣淨盡始可以論唐人詩唐人聲律習氣淨盡始可以論六朝詩六朝雋刻之習氣淨盡始可以論曹劉李杜詩　按此論二則是唐宋之分宋人已自言之不自今始也隨園與沈大宗伯論詩書謂唐宋分界之說宋元無有豈未見此書歟

香山自歎詩

香山自歎詩宴游寢食漸無味杯酒管絃徒繞身賓客歡娛僮僕飽始知官職爲他人此詩不獨爲宦場閱歷之言更可想見香山居官之廉潔彼貪冒之徒以官職爲利藪豈爲他人哉唐耿湋春日即事詩家貧僮僕慢官罷友朋疏可與香山詩作一對照

雷伯威詩

元雷伯威（瑄）古意曲行違我心直行傷我足曲直誰適從冥冥羨鴻鵠道盡世路荆榛行止之難

落花詩

義山落花詩落時猶自舞宋子京詩將飛更作回風舞

陸次山詩

陸次山（璣）紹興人茌平題壁詩叢殘粉黛不成妝潦草眠餐過客忙一幅流民差可擬何心忍作野鴛鴦强抱琵琶亂撥絃沿門乞食一般憐無情恨殺三家店分使人間造孽錢幼時曾過其地誦此詩爲之慨然

徐韻生詩

同治癸亥余隨侍貴陽時軍情緊急秋九月賊陷開州戴商山觀察（鹿）死之開至省百二十里警報來日正重陽也勢制軍張撫軍方張宴於扶風山作重九之會故徐韻生大令貴陽重九詩云天公頻年亦見慣忠藎致命奚足悲又云扶風山寺共登高張宴而歸歸東燎藎紀實也

弔戴商山詩

徐韻生弔開州牧戴商山觀察詩豸繡長爲刺史官得民禦賊替人難七年力盡空城守九死心堅大節完（公觧階不死投繯垂絕賊復下之堅不肯生服毒乃死）徽佩同歸徵德化（夫人同死）萑苻知感歛衣冠（賊具雙棺歛之）最悲二子今餘一一蹶城垣體又殘（公籍浙之蘭谿年前髮逆陷蘭邑公長子被擄仲子自浙來黔甫數日搆斯難公麾之去踰城折股）語質直而得其實時同治癸亥也觀察宦黔所至得民心初至開州時教匪會何二酋聚衆江外聲勢正盛觀察攜一茶房親至賊巢賊聞觀察至整隊伍相迓禮貌甚恭觀察開誠勸之降次酋何二大王意頗爲之動會酋不從事遂沮次日仍整伍送之出巢在開州七年全恃民團與賊相抵拒是年夏閏丁出拒賊沈仙槎軍門之兵前往村中到處擄掠民心遂變而州城亦不守矣城陷時賊從北門入北門爲沈軍分防之地全軍潰敗賊長驅至省距城十二里幸趙暉堂德光之軍來援否則殆矣沈軍敗後所部連婦女約五六千人而仍索二十營之餉沈爲勞辛農制軍所寵信此等情節制軍豈皆不知而寵信如故者則與勞之閽人郭五郭七換帖故也

周春浦詩

周春浦通判（繼煦）癸亥春從軍播州其旺草途中句云一路香泥留淺印弓鞋痕比馬蹏多譏沈仙槎軍門宏富之軍多攜婦女也是冬由播率師來省赴援途中截句云刀鋌小隊費安排慚愧儒生舊壯懷一事差無兒女態馬蹶

痕不聞弓鞋案蘇州翟某絕句云銷魂細柳營前路平踏弓鞋半馬蹴見兩般秋雨盦隨筆春浦蓋用其語邵子湘當雁門太守行遼兵十萬來掠斂莫譙訶前騎擁婦女後騎擁駱駝軍律不嚴古今同慨

日南隨筆卷六終

日南隨筆卷七

貴陽市銀

李雙圃棣懷堂隨筆云黔陽市銀水色攙襍名目錯出有名吹絲者底有沙不過九成間亦有九七八在本地已不多得有名簑絲者底亦有沙邊厚夾鉛不過九三至九五六而止有名單絲者白如鏡面不過九成高者九三低者祇七成有零有單絲而拱心者九四五有包火拱心得九七八　按雙圃方伯官黔藩在道光庚子此其所出告示語也余於癸亥歲省視貴陽其時市上所用銀曰黃沙錠不過八成曰烏江錠可得九成最高者曰貴陽拱心爲交庫之用可得九八與道光間情形稍不同矣

陋規

隨筆又云裁陋規者僞君子賣陋規者眞小人蓋陋規二

字其意深長其理明白國家設一官卽有一官之廉俸廉俸不敷辦公則兼資乎津貼以免誤公今直省府州縣缺千七百有奇未必全無陋規未必從前創議者其智慮盡出今之府州縣下也但使地方官相沿不改雖陋猶規自廉恥喪而後苞苴行簠簋壞此則失其爲規而亦不可名之爲陋也大抵裁陋規多在去任之際賣陋規多係署任之員裁者好名而取之歷年去之俄頃利盡而名以成賣者貪利而形之案牘勒之貞珉利得而名亦著賀蔗農熙齡云在律所禁故爲陋於禮無悖故爲規

錢價

長蘆鹽政於乾隆三十五年奏稱從前紋銀一兩換制錢八百文近年換九百八九十文至一千一二十文不等至五十三年則稱易銀一兩需錢一千一百餘文至嘉慶元二等年易換庫平紋銀一兩需制錢一千二三百文不等四年則稱每易庫平紋銀一兩止需制錢一千數十文至一千一百數十文不等

鹽價

長蘆鹽價乾隆五十九年鹽政奏稱每斤自十二文至二十三文不等　山東每斤自十一文至二十四文不等　嘉慶四年長蘆鹽政奏稱近處有賣制錢十一文者極遠有賣制錢二十三四文者京師從前原賣制錢九文今賣制錢十七文光緒初年京師鹽價每斤合算制錢二十八文（當十大錢）近年則三十二文

牌鹽布鹽

乾隆元年直隸總督李衞等題準天津青縣靜海滄州鹽山等十三州縣近海地方實在貧民年六十以上十五以

下少壯之有殘疾婦女之老而孤獨者各赴本地方官報名給牌日許往來灘竈買鹽四十斤皆負在本境無引鹽地方售買糊口九年巡鹽御史伊拉齊以灤州遷安樂亭豐潤甯河五州縣引地自設貧販以來姦徒收賣牌鹽私販充斥官引難銷疏請停止老少牌鹽照閩省例加倍折給錢文按口日給大制錢二十四文飭商捐交貯庫每月朔散給十二年盧龍撫甯昌黎三縣照依灤州等屬一例停止十七年天津靜海青滄鹽山五州縣牌鹽亦盡行裁汰此牌鹽之原委也長盧鹽法志云明成化六年御史林誠以深州海盈及益氏等十三塲竈逺商不支鹽堆積消折請每二大引分爲四小引共重八百斤折布三丈二尺徵銀三錢解通州通濟庫是曰布鹽按此竈課之一項也追至　本朝乾隆十九年將額徵十二款併爲一款統名

籠課遂無此名目矣

煤井　旱井

郝思譲井陘詩草云陘邑煤井城東北兩鄉皆是有深至七十餘丈者井內兩家鑿通往往以爭煤搆訟又云俗每村砌大池塗以白灰聚雨雪水於其中名爲旱井

種穀石

井陘詩草云井陘西關溪澗水底有石色淡白其紋理斜排細筒中空如緘化工之巧他處所無但鑿取甚難非善泅者不能得也土人名爲種穀石

圭租

宋時提點刑獄有圭租見職官志

雪蕉

雪蕉草也高不踰四五寸葉如蕉旁挺一莖吐細花若雪置諸窗几娟秀可人（謝照蕉影樓詩集）

鶴影圖

大梁學使署西院有古木月夜影宛如鶴謝裕蒋大令爲賦鶴影圖詩

半癡

半癡一名半翅口外鳥也雪後無從得食羣飛進口土人捕而得之味極佳萬全冬日恒恃以爲下酒物云俞劍花客萬全時有詩賦之

蹋菜

蹋菜毘陵產也菜不上生而平鋪于地如人以足踐之者故名初出時甚珍貴

治蠶螯

童子爲遊蠶所螯啼甚急忽一客來以指書馬字其上但四足自內而外耳寫畢啼止馬與蠶何涉乃去毒神速如此眞物理相感之不可解者因念司馬文正公拊庭樹遇蠆螫召祝師畫符而愈焉知非卽書馬字乎（徐時棟烟嶼樓集詩序）

憨子

海中小蟲如蟹大不及一戎菽出入潮汐濤浪中惟夜無所栖焉蛤之爲物不能行方寸而且善餒是蟲得食而飽以其餘飼蛤蛤利其能哺我也至暮則張殼納之是蟲以爲得華堂廣厦酣寢無憂故樂爲盡力質明而出日凡數飼如人之納僦屋錢也漁人取蛤在夜半潮退時蟲睡未醒而蛤已爛釜底矣剖之中有一小蟹間有空其二三乃其最勤而早出者度其歸必曰主人遷居得勿厭我去乎蟲于方書無正名土人呼爲憨子（宋琬安雅堂文集）

趙子昂書

高宗跋趙孟頫十札後云書格至孟頫一變說者謂其有意取妍微傷婉弱然右軍禊帖正以姿致勝固未可皮毛論也內府貯趙蹟甚夥觀蘭亭十三跋益知其師承所自

古殷州城

獲嘉縣西南廿五里爲古殷州地城址無存數年中或一見焉林木參差雉堞依然奇觀也懷甯葉湘筠（坤厚）曾見之作詩記其事（江上小蓬萊吟舫詩存）

早春圖

惲南田王山人山莊早春圖詩序昔惠崇郭熙皆有早春圖稱爲人間名迹烏目山人此卷雖宗輞川略兼惠崇遺法嵐容樹色雲影川光一點一拂皆帶早春風氣至於設色之巧極爲淺淡愈淺淡而愈見沈深見其沈深而不知以空靈淡蕩出之也若用色渲染一入穠厚則非早春景

色惟淡極而沈深蓋能運其神氣於人所不見之地其經營苦心至此無餘憾矣

阮咸

屈悔翁阮咸行序雍正四年丙午七月二十八日游廟市覩阮咸一面俗所謂月琴也背有萬歷玉璽璽下有銘云月明星隱皓皓當天中庭獨坐厥心寂然援爾而鼓漱玉清泉雅樂在御淫哇不宣惟其樂性眞於自得所以一鏗爾而上契乎重元楷書大五分許左右聯云鼓萬壑之松風神游八極抱一天之蘿月爽入三秋亦楷書大於銘三分許其受軸處背楷書御製二大字面書托清音之雅趣樂吾道之自然以上皆鏤金書漆黝已成蚌文古斷友人賤價得之

亦佳室文鈔

同安蘇鼇石制軍廷玉亦佳室文鈔云昔余年未弱冠在玉屏書院讀書適李忠毅公以浙提兼署厦提駐厦月餘修船每下午時忠毅公輒至書院集諸生縱談或至秉燭乃歸余嘗起而請曰聞公出洋只二十隻兵船破粵艇三百餘隻艇船大而兵船小艇船高而兵船低艇船多而兵船少何以縱橫於數百賊船隊裏而賊畏公如虎至蔡牽賊船更多於艇船前此四鎭以數百兵船圍之皆敗而公至賊卽遁賊有不畏千萬兵只畏公名之謠請詳言之爲鄉里後生廣聞見衆皆傾耳以聽公笑曰此不煩言而解也身爲臣子備職戎行固畏死不得卽使畏死千軍萬馬中一礟飛中無不死矣且安坐衙齋不出戶庭亦有死日死於疆塲爲正命看破此關便自坦然臨戰不手忙脚亂將如是兵亦隨之將者兵之膽也初交鋒一二次心亦震動及久卽習慣自然不但我心不動卽兵士之心亦不動此練膽之法必在臨陳多如醫家見證多卽主見定開方亦不雜矣至以少勝多理勢具在水戰與陸戰異賊船多每停泊及開行勢如列堵我以二十船乘風乘潮衝突其中只管裝藥放礟無不中者又必穿其中央賊礟欲傷我兵船或轉傷其賊船兵船少卽賊礟不能命中偶一中之不過傷一船而已至賊船雖多但發數礟打破其二三船無不亂竄而我乃提船上風或放火或用礟如驅羣羊矣又在川時楊忠武公予告在籍余時任川藩公事甚簡每到南門外小天竺公新築侯第請示戰陳之法公云不怕賊多少我軍只有三百人立脚不動必是勝仗公平定教匪及苗疆彼時隨額經略探得其法其以少擊衆者賊皆數萬蔽山而來我兵不過二三千或一二千伏而不動賊鎗礟矢石如雨我兵間有受傷亦不動以俟之迨鎗礟逼近我兵一呼而起發無不中賊前隊被殺數十人或百人卽反走而後隊大亂自相踐踏以賊多易中而少難中故少可擊衆道光四年西口外大渾河一戰回賊約數十萬我兵只萬三四千人斷糧三日我兵分三隊長公相居中武參贊居右公居左自辰至巳礟子如雨公問兵士能從我過河否皆應曰諾及至河心回視不過二百餘騎公令曰無擅放鎗及至河岸乃喝全行放鎗而回賊排列無縫卽斃其二百餘人再發一鎗又斃二百餘人賊反奔如流水殺死傷不及自相踐踏之多於是大軍並進而白米飯熟羊肉列鍋千萬皆大啖畢再追而四城復矣此皆得額經略之教也（示次兒七準書）

何閎中

何閎中字蘧菴湖北黃岡人明進士崇禎辛巳由苑馬寺卿改官雲南瀾滄兵備道隆武乙酉沙定洲叛據滇丙戌春攻楚雄全滄道楊畏知嬰城守閎中以兵來會屢出奇兵破賊走之已而賊復大至結七十二壘環攻百二十三日閎中與畏知以忠義激厲士民守益堅會孫可望竄入曲靖定洲退保阿迷楚雄圍解則丁亥四月十九日也可望破雲南西上閎中往大理餽餉畏知與可望戰兵敗被執可望重畏知約共扶王室折箭爲誓免迤西八郡屠戮永曆已丑畏知謁桂王于肇慶奏授閎中太常寺卿督雲南學政辛卯可望以脅封殺畏知宏中聞而痛哭乃棄官葺廬于雲南縣城東縱情詩酒語及時事輒哽咽不食其冬遂卒（趙炳龍何蘧庵先生傳）

李大韶

樂清李大韶字舜廷天啟間以諸生與同志蔡廣伏闕疏忠賢罪惡明史遺不錄而李氏有蓉江芳烈集載其一門忠孝事見（顧晴沙響泉集詩序自注瞻庵先生居易齋隨筆）

彭孝女

孝女彭詠春安徽懷甯人景州刺史彭爵麒女隨侍任所以孝聞母柯病歿殯於州之開福寺至百日女告父往祭寺有塔十三級託言禮佛登而墜焉事聞旌表立祠於寺

臨平俞氏

臨平俞氏世居羊嫁橋屋有額曰永思相傳宋高宗至此爲金兵所追避入其室俞氏兄弟二（兄名太和弟不可考）膂力絕人匿高宗而出鬥死焉高宗即位遂書此額賜之此事不見記載而故老流傳或不誣也（俞劍花印雪軒詩序）

張佩璁

明末震澤張佩璁（嘉珍）赴鄉試見士入闈者必先露索二人夾持之驚曰國家取士上爲公輔下爲百司不加徵聘而自往就試已卑矣乃防其懷挾書策如防盜賊耶吾不能受此辱遂去終身不應試（節錄張士元書張佩璁事）按唐李戡就禮部試吏唱名乃入戡恥之明日逕返江東隱陽羨里（見本傳）與佩璁事絕相類唐舒元輿見有司鉤校苛切因上書言自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繇此出而有司以隸人待之羅棘遮截疑其爲奸非所以求忠直也又言國朝校試窮微探隱無所不至士至露頂跣足以赴科場此先輩所以有投槧而出者（皆見本傳）投槧而出不詳何人亦李戡之流亞也佩璁之見殆即本於元輿歟

龍子

吳松巖宰廣東澄邁縣時得兩僕曰白龍子烏龍子蓋其母感於龍所生也體如常人不火食日取水蟲生啖之性善泅命遺書遠人輒行水中雖數千里必達後以病死沈右僖宗人有官於近海州邑者得一僕名曰鱀鱀常水居亦時出事人（張士元書龍子事）

馮槖駝

馮槖駝天津人販書爲業士人咸親之字之曰崑圃父濬川貧而介素稱長者有中表某饒于財歿後遺孤未彌月爲之代權子母雖時値斷炊終不用其一錢迨某子成立按簿授之不再過問崑圃生而駝背以販書故家漸裕爲兩弟授室自誓不娶有爲議婚者輒逸去事父最謹父歿服未闋以疾卒

策問不寫題字

今鄉會試第三場策五道止寫第一問第二問字樣不寫

題字此制宋時已行之老學庵筆記卷六國初舉人對策皆先寫策題然策題不過一二十句其後策題寖多而寫題如初舉人甚以爲苦慶歷初賈文元公爲中丞始奏罷之

太夫人

徐度卻埽編卷上曰故事臣僚封贈母祖母不問生没並加太字曰太夫人太君政和間待制劉安上建言太者尊生之尊稱也封母而別之所以致別於其婦既没又祭於夫若加之尊稱則是以尊臨其夫也以尊臨夫於名義疑若未正自是始詔命婦追封並除去太字迨紹興新書復仍舊制晏尙書敦復領吏部援劉待制之言申明且引漢文帝紀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無得擅徵捕注謂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仍得稱太夫人蓋此義也於是追封始不復稱太云按帝者之祖母稱太皇太后既升祔皆止稱皇后正此比也本按　本朝之制命婦以子孫得封者並加太字蓋承前明之舊相沿既久莫敢議改然宋人之議於埋實不可易稽古者所宜知也

唐臺省屋壁書格令

呂溫律令要錄序唐尙書省御史臺諸曹多書令式格律於屋壁又中宗嗣聖元年　內外官人以當司格令書於聽事之壁

試卷用墨

左蘿石先考雲樓府君行狀稱雲樓於萬歷七年舉于鄉房師張汝賢是年諸生卷猶用墨府君七藝無一筆箇張公出語曰初閱公書卽知公德器所憾五策雙書觸禁予以收公爲幸不復論低昂名六十然亦不敢前也按糊名易書之制宋元已行之明史選舉志考試者用墨謂之墨卷謄錄用硃謂之硃卷是其制早定何以萬歷時尙有用墨者恐張公于拆封後始見之言之不分明耳

漢軍

元史世祖紀中統二年九月阿朮授虎符將蒙古漢軍又至元十六年六月詔發新附軍五百人蒙古軍百人漢軍四百人戍碉門魚通黎雅按此漢軍之名元時已有之

元雲南𧴩子

元世祖紀至元十三年雲南行省言雲南貿易與中州不同鈔法實所未諳莫若以交會𧴩子公私通行庶爲民便從之又成宗紀大德九年十一月以鈔萬錠給雲南行省命與貝參用其貝非出本土者同僞鈔論考證宗萬按通考六貝作𧴩以一爲庄四庄爲手四手爲苗四苗爲索按據此是元時雲南不用鈔而用貝也大有古風之遺不知何時貝不復行而今亦不聞雲南產貝矣𧴩字典不收不知當讀何音

金元時漢人不皆薙髮

章穎岳飛傳兀朮入臨安飛領所部邀擊之至廣德六戰皆捷斬一千二百一十六級擒僞女眞漢兒王權等二十四人俘諸路薙髮簽軍首領四十八人夫首領有薙髮者卽有不薙髮者是金時不強漢人以薙髮也元王奕玉斗山人集尊會文有曰欲保髮膚以遂終慕此文作于至元二十六年而髮尙可保是元時不迫漢人薙髮也

節序之異

閩將樂歸化三月爲小淸明八月爲大淸明見周亮工閩小紀雲南馬龍州六月廿四爲年節見許纘曾東還紀程

琉球於重陽競渡見張學禮使琉球記常熟三月二十日四月初二日競渡此節序之異者唐開成時以二月十三爲展上巳九月十九日爲展重陽見大巾記

京報

池北偶談四今之朝報或曰邸報亦有所本見王明清揮麈趙昇朝野類要云朝報日生事宜也每日門下後省編定請給事判報方行下都進奏院報行天下其有所謂內探省探衙探之類皆衷私小報率有漏洩之禁故隱而號之曰新聞蓋自宋時已然　按朝報今日京報內有　宮門抄有　上諭有摺奏　宮門抄皆內務府蘇拉口傳　上諭則內閣發抄摺奏則內閣擇其應發者發抄不盡發也近日盛行新聞紙其法昉自泰西不知新聞之名宋時已有也

合字號

偶談四漢軍鄉試編合字號漢軍稱烏金超哈故也

京官乘肩輿喝道

偶談三本朝順治初漢人京官亦多乘馬予壬辰計偕入京師見高郵王文通公每入朝皆乘馬其後始易肩輿三品以上用四人肩輿四品以下則二人耳然旗下大官例乘馬無肩輿有之自近年始（康熙辛未）又香祖筆記云京朝官三品已上在京乘肩輿輿前藤棍雙行喝道四品自僉都御史已下止乘二人肩輿單引不喝道宋人喝道皆云某官來以便行人回避明代閣臣入直呵殿至閒禁中今則至棋盤街左右卽止凡八座皆然行人亦無回避者矣又云今京官四品如國子監祭酒詹事府少詹都察院僉都御史騎馬則許開棍喝道肩輿則否予同年徐敬菴旭齡由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出都日騎馬開藤棍此舊例也凡巡撫入京陛見多乘二人肩輿亦不開棍喝引　按大清通禮滿洲官惟親郡王大學士六部尚書乘輿貝勒貝子公都統及二品文臣非年老者不得乘輿其餘文武均乘馬漢官三品以上京堂在京乘四人輿出京舁夫八四品以下文職舁夫二出京四京官儀衞一品至三品有金黃棍二與一切儀衞皆出京用以導從四品以下無金黃棍據此肩輿之制與阮亭所言相同儀衞在京不用四品以下無棍與阮亭所言大異通禮定於乾隆初年蓋其制已變今京官一品不皆乘輿二三品尤爲罕見二人肩輿則已絶迹（同治中萬藕舲尚書坐二人肩輿當時詫爲奇事亦非制也）大都因養舁夫之値太昂不如乘車也

外官肩輿

偶談三外官肩輿不用帷蓋蓋古褰帷之意今惟江甯開封督撫司道府廳縣官皆用煖轎　按肩輿不用帷蓋俗謂之憲轎今惟各省主考入闈之日各官皆坐憲轎謂之迎簾府縣迎春亦有坐憲轎者此外無不坐煖轎矣

都下冬令黃瓜

查悔餘人海記都下早蔬條下云嘗聞除夕市中有賣黃瓜二枚者內官過問其價索百金許以五十金市者大笑故啖其一內官亟止之所餘一枚竟售五十金而去　按今日都下冬令瓜茄之類已不甚貴黃瓜一枚不過値銀數分或一二錢五十金之言或傳者之過也

太史占風

每歲元旦欽天監循例奏云風從巽地起主人壽年豐巽地或亦稱艮地據方位言之也容齋四筆十一云左氏傳

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注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啟者立春立夏閉者立秋立冬今太史局官至此八日則爲一狀若立春則曰風從艮位上來春分則曰風從震位上來他皆做此據此則今時元旦故事卽倣於八日之狀也

衙參三日

容齋三筆（十四）今監司郡守初上事既受官吏參謁至晡時僚屬復伺於客次胥吏立廷下通刺曰衙以聽進退之命如是者三日如主人免此禮則翌旦又通謝刺此禮之起不知何時唐岑參爲虢州上佐有一詩題爲衙郡守還其辭曰世事何反覆一身難可料頭白翻折腰還家私自笑所嗟無產業妻子嫌不調五斗米留人東溪憶垂釣然則由來久矣韓詩曰如今便別官長去直到新年衙日來疑是謂月二日也　按今日外官初履任或上官初來皆上衙門三日其由來已久韓詩之衙日殆卽今日各衙門之牌期日也

年老授官

容齋三筆（七）天復元年赦又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中有久在名場才沾科級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　按今時試場年老者得恩賜舉人進士及賜職銜與此所言雖微不同殆卽仿於此

紬絹尺度

又云周顯德三年勅舊制織造絁紬絹布綾羅錦綺紗縠等幅闊二尺起來年後並須及二尺五分宜令諸道州府來年所納官絹每匹須及一十二兩其絁紬只要夾密停勻不定斤兩其納官紬絹依舊長四十二尺乃知今之稅絹尺度長短闊狹斤兩輕重頗本於此　按今之紬絹闊

狹長短雖不同然大致亦頗相仿惟每匹重及十二兩則無此極輕之絹恐此文有譌奪也

玉牒十年一修

容齋隨筆（五）玉牒舊制每十年一進謂甲子歲進書則甲戌甲申歲復然今乃從建隆以來再行補修每及十年則一進　按今制猶如此

虎頭祈雨

唐李綽尙書故實南中久旱卽以長繩繫虎頭骨投有龍處入水卽數人牽制不定俄頃雲起潭中雨亦隨降龍虎敵也雖枯骨猶激動如此東坡起伏龍行序徐州城東二十里有石潭父老云與泗水通元豐元年春旱或云置虎頭骨潭中可以致雷雨用其說作起伏龍行王注縯曰劉禹錫言以虎頭置龍潭中威猛相擊其勢必鬬則可以風雨或遇歲旱爲之有驗按東坡集有徐州石潭謝雨道上詞寄浣溪紗詞是禱雨有應也注中夢得語施注云出嘉話今唐代叢書本劉賓客嘉話無此語蓋已非全書矣周肖濂觀詧（藹聯）龍潭祈雨靈驗記言嘉慶十二年貴陽亢旱李蔭源方伯（長森）依古法以虎頭骨一具繫以繩沈於城北二十里外之龍潭次日大雨十五年復旱行之復驗肖濂後任四川永甯道道光二年旱行之亦驗故作文記其事余謂此法必須於有龍處方能如東坡所云亦龍白虎戰明日倒卷黃河作飛雨嗟我豈樂鬬兩雄有事徑須煩一怒也

對讀

鄉會試對讀之名見於元選舉志而其制實沿于宋特宋志未明言之耳王珪喜定號詩宛家成行對側理入腰封

上句自注謂對讀下句自注謂彌封亦其一證

萬壽科

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六旬萬壽特允直省舉人李長庚等所請開萬壽鄉會科每十年一舉永著爲令是年二月鄉試八月會試嗣後遂踵而行之是科貴州副考官爲通政使知事常住亦所罕見

會試分省取中

康熙五十一年以直省考取進士額數或一省偏多一省偏少皆因南北卷中未經分別省分故取中人數不均令禮部查明各省赴試到部舉人實數及八旗滿洲蒙古漢軍應考人數預行奏聞計省之大小人之多寡按省酌定取中進士額數自五十二年萬壽科爲始是科進場實數滿洲七十一卷蒙古一卷漢軍二十二卷直隸四百九十三卷奉天二十一卷江南三百五十六卷浙江三百五十六卷湖廣二百五十八卷江西二百八十卷福建一百八十卷山東三百三十六卷山西二百二十卷河南三百四卷陝西一百九十卷廣東一百二十二卷廣西五十卷四川九十九卷雲南八十五卷貴州六十二卷奉　旨滿洲蒙古取中四名漢軍取中二名直隸取中二十二名奉天取中一名江南取中三十名浙江取中二十名湖廣取中十二名江西取中十三名山東取中十五名山西取中十名河南取中十五名福建取中八名陝西取中九名廣東取中六名廣西取中三名四川取中四名雲南取中四名貴州取中三名五經取中五名

考試進呈前十名卷

王銍默記慶曆三年御試進士未放榜閒將先宣示兩府上十人卷子今順天鄉試會試未放榜之前主司循例將前十名進呈蓋倣于宋也殿試先無進呈前十本之例自康熙乙丑科始以前十本進呈　上親拔陸肯堂爲第一自是遵爲定例由讀卷官進呈前十本並傳此十人屆時帶領引見其十人名次常有更動云

日南隨筆卷七終

日南隨筆卷八

孟子字義疏證

元和王綱齋（炳燮）讀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甚矣道之難明也孔孟而後千餘年得周程張朱諸儒僅乃發其蘊奧陽儒陰釋之學從而亂之而滯於文字訓詁者遂疑其果出於二氏至詆爲詖淫邪遁謂天下被其禍而莫之能覺甚至謂程朱理欲之辨爲適成忍而殘殺之具噫抑何其言之悖謬而好爲誣也夫自陸王之學助異端而樹之幟至近世汪大紳彭允初之倫而瞀亂益甚戴氏非之固無足怪然遂遷怒於程朱而集矢焉無乃鹵莽已甚乎戴氏之言曰六經孔孟之言以及傳記羣籍理字不多見今雖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處斷一事責詰一人莫不輒曰理者自宋以來始相習成俗則以理爲如有物焉得於天

而具於心因以心之意見當之也於是負其氣挾其勢位加以口給者理伸力弱氣慴口不能道辭者理屈烏乎其孰謂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夫執意見以當理是未嘗求理者之病也遂以程朱之言理爲意見是猶嫉舞文弄法之吏而遂詆先王之法律爲不足道也理之一字始見於孔子之言而詳見於孟子在事在心總名爲理特在事之理爲易見所謂分理所謂條理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皆是也然獨不思天下事物何爲而有是分理有是條理乎今試以木言之自根榦達於枝葉文理燦然此理之在物者目可覩而指可數而當其未至於句萌甲斥之時果實之中只有仁而已矣（如桃杏核中白皆名爲仁）初不見有理也惟其理包孕於渾淪之中故萌生而其理著焉是未有事物之先其理已具非別有一物以爲之理也且事物之理心能別之心之所以能別者獨非理耶今其言曰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又曰知分理之可以相別異也夫幾微之區別分理之別異理誠在於事物至謂之察謂之知豈察知亦在事物乎有在心之理而後能察能知以別事物之理此智之端所以爲是非也仁義禮皆莫非理故其爲惻隱羞惡辭讓各隨其理以發見朱子云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非別有一物也今乃於其可覩可數者知其爲理而於其不可覩不可數者獨不信其理之包含焉倘得謂之窮理之學乎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

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强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弱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夫人生而靜天理具焉此所謂天之性也卽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是卽所謂情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是喜怒哀樂之發也好惡中其節斯謂之和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苟無節于內則知誘於外而不能反躬天理於是乎滅矣物感無窮好惡無節至於物至而人化物則滅天理而窮人欲究其終必至於大亂是不中不和之極也性靜情動情勝而至於害性猶之火生於木而火反爲木災理與欲之所以不能兩勝也故孟子曰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其言養心莫善於寡欲爲多欲害心者言之非謂欲之必不可無也周子無欲就主靜而言

非絕欲之謂也是自治也非治人之謂也孔子之傳易也亦曰窒欲也不聞其爲生人之害也原憲言欲不行焉孔子曰可以爲難仁則吾不知欲雖不行尚不足爲仁然則非必有欲而始不爲生人之害也獨言無欲爲天下禍乎且程朱之言理何嘗別如有物乎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理與義若是其辨也而戴氏則曰心之所同然始謂之理謂之義則未至於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見非理也非義也夫理義爲人心之所同然爲有是理義於人心故見爲同然非待人心同然之而始成爲理義今乃求其至於同然者而始謂之理謂之義是以理義爲在外也彼專就可見者言理指爲在外猶可也乃至於義而亦外視之與告子之義外何異乎程朱初泛濫於釋老見其說之無當也反而求諸六經孔孟而後得之然後於彌近理而大亂眞者知之確而見之明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大傳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以知性爲知天以存心養性爲事天孔子以理屬之性命以人道統諸仁義貫而言之皆不更端戴氏不能通其說故於其言絕不之及第以理義之悅心得與聲色臭味比而言者以爲說夫後聖賢之所發明皆前聖之所未言也執其著於文字者以爲據不知因文字而反求諸身心非獨程朱之言孔孟所未言也卽孔孟之言性言命言仁言義堯舜亦何嘗言之而子思以爲仲尼祖述堯舜今第以孔子之言合諸二典亦多有不相似者得不謂之祖述乎不能心通其故而強爲之說彼所謂惟聖人然後無蔽者豈不信然歟血氣心知之性言性著於血氣心知非卽以血氣心知爲性也今其言曰血氣心知性之實體也又曰有血氣則有心知由血氣之自然而審察之以知其必然是之謂理義又曰性者血氣心知本乎陰陽五行人莫不區以別焉是也而理義者人之心知有思輒通能不惑於所行也以血氣心知爲性以血氣爲心知所自出以心知爲理義亦思血氣之屬人物所同禽獸之血氣未嘗無心知如戴氏之言禽獸之血氣心知將亦得謂之理義胡爲而禽獸終不得與人同乎其言又曰凡血氣之屬皆知懷生畏死因而趨利避害雖明暗不同其出於懷生畏死者同也若是所謂心知者不出乎懷生畏死則所謂性者亦不出乎懷生畏死而已以懷生畏死爲性而因以趨利避害爲理義視甘食悅色之爲性復何以異等人道於禽獸幾何不胥天下爲攘奪爭鬬之天下也程朱以仁義禮智爲性本於孟子實本於文言蓋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其在於氣則爲水火木金土易不言土者土在天爲誠在人爲信實貫乎四時而爲德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明乎陰陽之兩儀雖不離太極而未可以太極卽爲陰陽也戴氏言曰儀曰象曰卦皆據作易而言而以太極爲氣化之陰陽信如是言陰陽在氣化爲太極在作易爲兩儀然則作易而始有易之名在氣化不得名爲易孔子不當言易有太極而當別舉一氣化之名以屬太極也今既以太極屬之易則是太極與兩儀同爲作易之言可知大傳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又曰易簡之理得而易成位乎

其中有氣化之易而後有簡冊之易作易之易卽氣化之易不得獨以太極屬之氣化而以儀象屬之作易也彼不知太極爲何狀而卽以陰陽當之又何怪其不知太極之本無極哉且程朱之理爲太極卽指其形而上者非指其能運用者而言也而戴氏一則曰程朱改釋老之指神識者以指理程朱之言理未嘗遺氣蓋形上形下道不離器也而戴氏一則曰程朱以釋老之眞宰眞空指爲理是猶用法之吏以例之疑似者爲比附一何鍛鍊周內之工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命之謂性非物物而爲之限也性之在人物雖萬有不齊而其本則一孟子言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故曰天下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至孟子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此卽告子生之謂性而破之耳生之不得相通也微獨犬牛卽人與人亦有愚智之不同矣惟其本無不同故雖虎狼知有父子蜂蟻知有君臣烏知反哺雎鳩知有別莫不有發露之端特形氣偏塞不如人之得其全可以擴而充耳故理氣兼言而性始備非如佛氏之以蠢動含靈爲性也其他言道言才言仁義禮智言誠言權莫不別爲之說以與程朱爲難失易簡之理紛紜轇轕未可以言辭而曉蓋自國初以來若萬氏斯同毛氏大可諸人下逮乾嘉以降不下數十百人以攻捂程朱爲博洽以餖飣訓詁爲精通眞能爲程朱之學者絕響久矣然而世道日衰天下之亂馴至斯極夷狄侵陵邪說橫作充塞仁義天理微而人欲張人道之不淪爲禽獸者殆哉岌岌乎百數十年來儒術

之效畧可覩矣竊願承學之士去門戶之見虛心而察治亂之所由因以有用之學體諸躬而見諸行事天下之變庶其有瘳是誠斯道之厚幸也歟朱蓉生一新無邪堂答問云戴氏疏證語多支離謬不勝糾大率以人欲爲性之本然當順而導之不當逆而制之此惟聖人所欲不踰矩者乃可豈中人以下之欲皆能如是乎欲本兼善惡言宋儒曷嘗謂欲有惡而無善特理欲對言則理爲善而欲爲惡故樂記言天理人欲易言懲忿窒欲論語言克伐怨欲（法言修身篇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如戴氏之說是入自禽門者亦可謂之善乎）經典中此類甚多東原概置之而但援欲立欲達以爲說不知說文欲訓貪欲（論語憲問章馬注同）貪之爲義惡多而善少東原精孿訓詁豈獨不明乎此第欲伸私說以攻宋儒遂於本明者而轉昧之此卽欲也而不當遏之乎天之賦人有食色之欲未嘗有貪淫之欲其有之者人自縱之也東原乃謂食色之性人不可無此何待言愚人知之宋儒不知耶（疏證有云欲之失爲私私則貪邪隨之是東原未嘗不知欲中有惡也既知有惡而又禁人存理遏欲誠不知其何說也朱子語類濂溪言寡欲以至於無蓋恐人以寡欲爲便得了故言不止於寡欲而已必至於無而後可耳然無底工夫則亦於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曰然則欲字何如曰不同此寡欲是合不當知此者是私欲之類若飢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欲亦豈能無凡東原之所辨朱子已早言之矣）荀子專舉下愚以言性東原專舉上智以言性專舉下愚者乃欲以學愈愚說雖偏而尙無大害專舉上智則古今上智曾有幾人雖使人欲橫流皆自以爲合於天理是尊情以滅性而并可以廢學東原其殆未之思耶若其譏宋儒之言理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以是爲宋儒罪夫仁義禮智天所與我而皆於四端之心見之苟非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何以能應萬事（詩蒸民篇鄭箋天之生衆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乾鑿度五常以之行鄭注天地氣合而

（化生五物鄭君以五物訓五常非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之謂耶朱子注詩注孟子皆不從其說東原若必以此爲非則當斥鄭君不當斥宋儒）推其致誤之由蓋以血氣心知爲性而不知以義理氣質爲性（血氣心知未嘗非性然此但言氣質之性而未及義理故樂記復言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生氣五常乃所謂義理之性也樂記上下文語意甚明安得截取四字以證其曲說）故其言曰心知之自然未有不合理義者未能盡得理合義耳夫孟子謂心之所同然者爲理義未嘗謂心之所發者皆合於理義也心統性情故理義具於心其具於心者性之所固有也所謂性善也其動而不必皆合者情之有善有惡也所謂其情可以爲善也可以爲善亦可以爲不善也（程氏論學小記謂乃若轉語之辭是也東原因欲攻宋儒遂以孟子之言情爲非性情之情而云情猶素也實也曲說至此可謂自生荊蕀矣）惟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又曰非才之罪才本可以爲善而或爲不善者乃不能盡其才之罪非才之罪也猶之情本可以爲善而或爲不善者乃不能治其情之罪非情之罪也氣質亦可以爲善而或爲不善者乃不能變化氣質之罪非氣質之罪也才情氣質雖有善有不善而人皆有此秉彝之性故皆可以爲善是則性相近也是乃所謂性善也若以是歸諸心知之自然則心知有惻隱矣亦知有殘忍也心知有辭讓矣亦知有爭奪也而以爲盡合理義不亦誣乎理義者得於天具於心所當存養省察拳拳服膺以保之而勿失者也非謂有此同然之理義遂可任其自然而使之出入無時也（東原力駮程朱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之旨謂性當指人物而言不當以理義之性歸之於天如其說將何以解於易繫辭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非歸之於天耶聖人恐人誤認氣質之粗者爲性特著繼善於成性之前以明天命之本善蓋謂天賦人以理義而人性始善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東原何弗思之甚耶）且禽獸亦曷嘗無血氣曷嘗無心知可謂合於理義乎由前之說是認心爲性同於釋氏也由後之說是生之謂性同於告子也二者無一可而東原躬自蹈之反以告子釋老詆訶宋儒可乎夫老氏之言神蓋欲嗇其精神以求長生也釋氏之言神蓋欲得其神識以求不生不滅也氣之充然者爲精神心之湛然者爲神識神識與精神且不相同況宋儒之言理更於二者何與五常之燦然者謂之天理五倫之秩然者謂之條理皆與神識精神渺不相涉東原乃鍛鍊周內以牽合之此猾吏舞文之故智西河多有此弊不意東原亦蹈之也又云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豈苦人以所難哉先王本理以制禮以禁慝也有禮斯有樂以導和也古樂既亡禮亦爲文飾之具宋儒因亟以理明之又恐人矜持拘苦而屢以從容樂易導之今讀其遺書以理爲教實多以禮爲教（見於文集語錄者多不勝舉）所不同於三代者特其沿革耳此與聖門教人之方有何不合而戴東原則曰程朱憑在己之意見而執之曰理以禍斯民且謂聖人以體民情遂民欲爲得理（見東原文集孟子字義疏證）夫聖賢正恐人之誤於意見故有窮理之功東原乃認意見爲理何其言理之粗體民情固也遂民欲而亦謂之理何其言理之悖欲仁欲也欲利亦欲也使徒求遂其欲而不以理義爲閑將人皆縱其欲而滔滔不返不幾於率獸食人乎乃謂宋儒以理殺人死矣更無可救矣（亦東原集中語）疾首蹙額若不可一朝居而必求自放於禮法之外者苟以此爲教恐五季之禍其不復見於今者幾希誠不意儒者日治三禮而竟不求諸制禮之本原也故曰學而不思則罔　按東原疏證論理凡十五條而獨不及說卦傳窮理盡信以至於命及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數語蓋此數語理字與性命並言與伊所持之說萬不能通

故一字不提何其立說之巧也東原負盛名其言足以惑世誣民余故采王朱二家之說於此爲後學發其蒙而闢其謬彭允初二林居集有與東原書亦駁其疏證之非茲因王朱之說已詳盡故不復采

象山荆國王文公祠堂記

象山荆國祠堂記以張安道呂獻可蘇明允之訾安石爲生於其氣之所迕而道術必孔孟勳績必伊呂乃安石之志其文多恕詞明穆文簡（孔暉）與王文定（道）論介甫書云昨在陽明先生坐上同觀象山荆國祠堂記予時未敢謂然者必象山之意多爲荆公恕不爲人之社稷計不爲天下生靈憂不爲後學慮恕一夫而不憫天下後世此何心哉不然乃象山之偏見自喜也將以正名定罪釋天下蒼生之憤爲社稷大計不當姑隨也大舜殛鯀於羽山鯀之惡不大於安石安石之罪浮於鯀予謂以安石擬鯀可也鯀名重安石亦名重鯀倖直自用安石亦倖直自用鯀圮族安石亦圮族鯀湮汨安石亦湮汨鯀不能除天下之害亦不能成功安石禍及天下生靈生靈何辜宋之元氣遂不復振其罪尙爲不浮於鯀乎夫以傾人社稷流毒四海者尙取其志堯舜當取鯀之志矣何者鯀之志欲平水土也孟子曰食志乎食功乎安石之操介在古人一節之士甚多未可以一節而揜元惡也非聖人無法聖人作春秋以訓萬世安石獨廢之此不容誅矣安石秉周禮蓋功利之志勝也何者周禮之政天無曠時地無曠利人無曠力此聖王所以富天下者盡三才之道者也安石慕其近似專以利言又無管仲之才所以萬無一利而害不可勝言矣天下以爲君子者安石惡之天下以爲小人者安石好之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此之謂拂人之性烖則爲天下僇矣欲恕安石者是求爲過高之論恐誣後學不得不審聽鑒以爲何如　按陳暘叔（升之）云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論安石者以此言爲定評不曉事人用事未有不僨事夫子論端木氏曰達者通事理曉事之謂也天下不曉事人多矣不曉事而又執拗此所以禍及天下後世也穆文簡之言自是正論質之安石恐安石亦無以自解也

項羽弑義帝

漢書項籍傳羽乃陽尊懷王爲義帝徙之長沙都郴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布傳尊懷王爲義帝徙都長沙乃陰令布擊之布使將追殺之郴史記云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　按九江王都六衡山王都洙臨江王都江陵義帝赴郴泝江而上必經由三王境內故使三王隨義帝所至殺之中途江中乃中途不及殺而義帝已至郴故布獨使將追殺之郴也漢書補注王先謙曰三王同受羽令而布遂殺之非史駁文其說是也是項之弑義帝史文記載明白說者或歸之漢高此無稽之言也張子任（學尹）曰按漢二年十月籍趣義帝自彭城徙江南使吳芮英布共敖擊殺之江中其事證甚明是時漢王方收關中定都櫟陽道里迢遞楚漢方爭鬭塞必嚴漢使何得至江南吾聞天命不僭豈有無父無君而能開四百年之帝基者分羹之語自是萬不得已之權計卒以是得全太公未便直坐以無父也無稽之言勿聽帝王廢興明命所繫曹魏朱梁果報昭然未有倖免漢高負功臣其子孫卒有臣禍亦有驗也（此說見李象鶚棣懷堂隨筆跋語）

朱子於東坡

朱子論貢舉云治經以注疏而兼取諸家之說東坡之書詩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諸說皆在兼取之列可見論學術則屏蘇氏以明宗旨之不可誤外此則蘇之論說蘇之人品未嘗不服膺也其跋東坡與林子中帖曰仁人之言跋陳光澤家藏東坡竹石曰東坡老人英秀後凋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幾似之百世之下觀此畫者尙可想見也此其於東坡傾倒爲何如哉

毀舊碑

析津日記聖安寺金元舊碑無一存者蓋此寺圮而復修於正統十一年易名普濟寺內官營建欲侈已功輒去故碣旣更新額并毀舊碑使考古者無足徵信眞可憾也余於癸巳歲出守天津府署爲前任新修訪求往時扁對等

物不可見詢之吏役則舊日之扁額等悉毀作地平馬槽等物存者惟汪子常　御賜福壽字一額而已

一得偶談

元和王白香（有孚）一得偶談中多閱歷之言茲錄三則于左

往余見所親齋中懸一畫幅秋水長天煙波浩淼有客坐巨艇中脫帽露頂顧盼自雄招招數人挽而行如弗勝者隔岸江村林樹依稀筆意疏淡知爲舊物旁有題句云船中人被利名牽岸上人牽名利船江水悠悠流不斷問君辛苦到何年書法亦蒼勁不凡而未識其款夫名韁利鎖古今來跳得出此圈子者曾有幾人但能隨遇而安勿生妄想除去貪念落得些少受用　按汩于名利者誦此當憬然

余總角時斗米不過百錢尺布不及十文食肉衣錦者非薦紳巨室歲時嘉會不多見士庶之家布衣蔬食而已間有世祿子弟習爲浮奢父兄責之里黨嗤之以其不知物力之艱也乃五十年來踵事增華競相炫耀其有食不嘗粱衣不文繡者鮮矣不寧惟是一飲食而必求珍錯珍錯之不已更將先時而羅致少之爲貴也一衣履而務取美錦美錦之不已猶必製造之新奇罕而見珍也入愈艱而用愈廣年愈輕者志愈驕一人之取攜幾至兼數百人之所資一日之暴殄甚且耗數百日之所需習而忘焉尤而效之安得而不百物騰貴也有維持世教之責者當知所以留意矣　按米布之值至今而日見其騰躍矣而鶩新奇者正未已也奈何

厭故喜新人之常情卻有關於世道人心夫利不什不變

法害不什不易制禮也乃於日用之恒莫不競尙新奇卽如衣服之短長尺寸本有一定似無所用其變更而亦屢易其製憶余少時見官民所服盡是長袍短褂其褂之去袍幾至尺有二三寖假而易爲長袍長褂相去僅尺許矣寖假而袍與褂俱易而爲短矣短長之間凡經數易近年以來仍易而爲長袍長褂相去僅四五寸今則又易而爲長袍短褂六十年中不一其變他如冠履之式高卑寬窄亦迭有所變噫何其善變若是也　按白香所云在嘉慶初年自是以後又不知凡幾變卽余生以來衣服冠履之製忽而從新忽而返古正不知誰實爲之孰令致之

獲盜遷官

邇年仕途壅滯獲盜遷官中外視爲捷徑陸放翁入蜀記云褚誠叔嘗爲福州閩清尉獲盜應格當得京官不忍以

人死為已利辭不就至今在選調又有為他邑尉者亦獲盜營賞甚力卒得京官將解去入郡過刑人處輒掩目大呼歎曰神志方定後至他郡見通衢有石幢問此何為從者曰法場也亦大駭呌呼幾墜車自此所至皆迂道以避刑人之地人之不可有媿於心如此乃知此風自宋已然眞古今一轍也顧某尉迂道以避法場良心之梏亡未盡今之侈然得意者果有媿於心否乎若褚誠叔信度越流俗者矣戴簡恪公敦元陳臬江西時素與某令習令獲盜當遷秩公定讞擬解不及三人不合例令惘然公婉喻之曰君子愛人以德戕人命遷已官非福也是乃所以愛君耳

霜天曉角詞

焦氏筆乘 三盛仲交閱古編載霜天曉角詞二首不知何人作語殊警策可以醒憒憒也功名大小天已安排了何用百般機巧榮休喜辱休惱開先謝早此理人知少萬事算來由命聽自然眞箇好榮枯得失天已安排畢何用苦勞心力得一日過一日泰來否極機巧終何益萬事付之一笑前程事暗如漆余生平委心任運世人多非笑之此詞卻可以解嘲聊復錄之

推步

汪聖錫（應辰）贈杜術士序云世之推步五行以談禍福者皆祖李虛中為虛中者其自攻必審其自信必確矣然迺服藥覬幸長生而顧以速死是不知命之有制而欲以力勝也其自攻者如此何以攻他人之禍福乎其自信者如此何以使人之信乎又況為其徒者乎世人不攻其源流隨而信之此吾所未喻也今番陽杜君為虛中之言者也

然何其談人之禍福歷歷不少差又有使人不能不少信者夫君子之安命非能逆其淹速之度要以為非人力所能致故一切任之而已耳彼以夫茫昧恍惚不可致詰之語而尙可以智索則遂謂亦可以力勝也此虛中之所以困歟 聖錫此言足以解世人之惑余所識者有安州陳某自謂精於子平與山右某太史善推其命謂必大貴館穀所積有六七百金以為娛老資悉貸之太史太史嗣典文衡升司業駸駸乎將大貴矣旋以性情乖張品行平常竟嬰某年察典罷官之後債宮高築畢無以償陳某半世積累一旦失之追悔無及術數之不可深信如此特書此事以為鑑焉

字以表德

漢書匡衡傳顏師古曰字以表德豈人之所自稱乎案小顏所云得幼名長字之義今人與人書札喜自稱字何也余見老輩中尊長與卑幼書無不自署名者今此風已渺矣

風水

風水之說有之乎曰有之興隆之家必據勝地其初不必有所擇也常見人既富貴廣延地師移居遷葬而家道反不如前蓋福至則得吉壤衰至則入凶地人自修德以迓福耳堪輿之權烏能奪造化哉此廣平申鳧盟（涵光）荆園小語語也探原立論洵足以破庸愚之惑世有謂風水為必無者固未識造化之奇然溺於地師之言而欲按圖索驥正有未可必者矣紀文達嘗問楊主事護曰子平家謂命有定堪輿家謂命可移究誰為是楊曰能得吉地即是命誤葬凶地亦是命其理一也斯言可謂得其通矣

朱國楨湧幢小品云有程姓者善數學持某師某友書至余曰莫談且喫飯去其人愕然余曰我拙人也秀才時並不灼龜起課何則得佳兆未必佳得凶兆未必凶且窮儒何處著力又如本佳而得凶兆預先愁這幾日本凶而得佳兆日後失望煩惱更甚所以一味聽命其人默然　按術數之學余亦略窺其門徑不求入其堂奥小品所言洵足解頤惟建造之方向時日之避忌則不得不慎萬一會逢其適將受家人之責備外人之非笑也

日南隨筆卷八終

書齋夜話

嘉慶御覽之寶

書中首葉印章集印於此

書齋夜話卷之一

林屋山人俞　王　玉吾

經傳字多有舛誤如三嘆作三嘆已亥作三豕之作言無作之害割為冏烏焉成馬何可勝數今姑舉其畧

禮記字舛誤最多古為吉先為天九原為九京滹沱為惡池莫徹為填池笄縰為雞斯

大學去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鄭氏以命為慢朱晦菴以命為怠慢與命聲相近而訛也怠與命字相近而訛也

論語云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禮記緇衣云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卜筮巫與筮字之訛也醫與筮聲之訛也

書云其在高宗時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元本作雝）禮記檀弓云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懽雍讙字之訛也

易云不耕穫不菑畬無凶字記云不耕穫不菑畬凶乃有凶字無凶字者是有凶字者非

論語云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作儺字者是記云鄉人裼朝服而立於阼階作裼字者非

樂記云易直子諒韓詩外傳云易直慈良非韓詩外傳則不知子諒之為慈良也論語云加我數年司馬氏史記云假我數年非史記則不知加我為假我也

易云直其正也方其義也記乃云直其政方其義以易下文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證之即是敬字敬訛為政政又轉為正也詩云體無咎言記乃云履無咎言以金縢公曰體王其罔害證之即是體字體訛為禮禮又轉為履也

曲禮云庶人之摯匹鄭氏註云說者以匹為鶩釋文云依註作鶩音木鴨也愚按周禮大宗伯六摯庶人執鶩則鄭氏以匹為鶩無疑矣以此推之則孟子所謂力不能勝一匹雛亦當為鶩雛

周禮大司寇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夫一鈞重三十斤貧者安得有三十斤之金鈞字當是鉤字之訛爾鉤金即孟子一鉤金之謂蓋鉤金乃帶鉤之金也

周禮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鄭氏註云夫遂陽燧釋文云夫方符反愚謂夫字當作木字內則有金燧木燧鄭氏註云金燧取火於日木燧鑽火也

周禮醢人箈菹鴈醢筍菹魚醢鄭氏註云箈箭萌與箈同愚謂箭萌即竹萌乃筍也箈當作菭從草不從竹當與苔字同即今之海苔也苔菹而鴈醢筍菹而魚醢各以時物為偶既有筍菹豈可又以苔為箭萌

禮器云束帛加璧尊德也謂尊貴其德郊特牲云束帛加璧往德也往字疑是旌字謂旌表其德或曰尊亦當作旌聲相近也往於旌字相似也

棺入土曰窆陸驗切土為龔曰封方容切喪大記云凡封用綍鄭氏註云封周禮作窆窆下棺也此窆或皆作歛檀弓曰般請以機封謂此歛然則棺之入坎為歛與歛尸相似愚謂記中言封多是窆字乃若馬鬣封之封却是如字與易不封不樹之封同

檀弓云縣棺而封鄭氏註云封當為窆窆下棺也春秋作堋愚謂鄭氏以封為窆誠是已證以春秋之堋則非也釋文云封依註作窆彼驗反亦是已以為彼驗反則非也彼驗當作陵驗乃可切徐氏甫鄧反則又謬矣

堋與窆義相近而音不同春秋昭公十二年塟鄭簡公左氏傳云日中而堋杜預註云堋下棺釋文云堋北鄧反禮家作窆徐驗反義同愚謂字有音切者韻北鄧反則成音韻而可切彼驗反則不成音韻而不可切徐驗反則漸成音矣或曰窆字從穴鄭氏為棺入坎是已堋字從土從崩當是既下棺而掩之以土也杜預以堋為下棺非也德明以堋為窆亦非也

詩天保云俾爾單厚鄭氏箋云單厚也釋文又音丹昊天有成命云單厥心亦當音丹謂盡其心也毛公訓單為厚鄭氏箋云厚其心釋文乃音都但反德明蓋承康成之誤康成蓋承毛公之誤

詩楚茨云先祖是皇神保是饗楚辭云思靈保兮賢姱靈保即神保也朱晦菴詩傳謂神保是鬼神之嘉號或問云既說先祖又說神保似語意重複晦菴答云近見洪慶善說靈保是巫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却是向來解錯了此兩字愚謂今之巫者言神附其體蓋猶古之尸故南方俚俗稱巫為太保又呼為師人師字亦即是尸字與師聲相近也

父之父生曰大父死曰祖祖者始也本也或曰祖之為言徂也死則稱祖未死而稱祖宜歟

朽生出東漢魏伯陽參同契腐生出桓帝紀朽與腐皆言其年老而形容枯槁也

蒼生出書益稷註以為草木蒼蒼然生山濤謂王衍誤天下蒼生盧全百萬億蒼生命則口謂人為蒼生

漢書云蒼頭謂小僮髼髮則其頭青色也今稱老者為老蒼謂其蒼顏如艾色也乃若稱少女為少艾則謬矣豈有少女靣色乃如蒼艾者哉

孟子云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上少字去聲下少字上聲為幼少則慕戀父母之心甚切長則情竇開知好美色而慕戀之心少衰也荀子云妻子具而愛衰於親與此同旨趙岐註孟子乃以艾為美好誤矣詩庭燎云夜未艾毛詩訓之閟宮云俾爾耆而艾莊子云耆艾年曲禮云五十艾服官政左氏傳云艾豭皆訓老未聞訓以美好也楚辭云竦長劍兮擁幼艾註云艾長也幼艾猶言少長也亦不以幼艾為女子之美好或謂兩少字皆去聲艾字恐是女字之訛耳豈其然乎不若證以

荀子之說為長

列子莊子鯤鵬之鵬即古篆文鳳字說文云古文鳳象形鳳飛群鳥從萬數故以為朋黨字愚按爾雅釋鳥有鳳字無鵬字又按楚辭云尺澤之鯢豈能與鯤魚量江海之大藩籬之鷃豈能與鳳凰料天地之高哉楚辭與莊列皆以鳳對鯤而言

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王字當作人字下文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愚按祭義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謂天地無如人之大也以此證之則老子謂人亦大是已無錫尤氏老子釋音謂河上公註以人為王古本王字作人

罪即古辠字秦始王以辠字象皇字乃改辠為罪

古對字從口漢文帝以言多非誠乃去口從土

古疊字從三日新室以三日太盛乃改三日作三田

隋乃隨字隨漢末之國也隋文帝以周齊不遑寧處故去之作隋以之為走故也

武則天諱曌即照字也

駈即騧字宋明帝以騧字象禍字乃改騧為駈唐太宗有馬拳毛駈

詩美目盼兮之盼匹莧切孟子盻盻然之盻說文作五禮反佩觿集作下計反或讀盼為盻誤矣

書云惟斅學半盤庚斅於民孔子皆訓斅為教禮記學世子學士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之類並户教反教也與斅字通用

書云亂而敬又云亂臣十人亂乃治也詩云淠汁我私汙乃潔也書云擾而毅禮云擾萬民左氏傳云擾龍氏擾乃順也孟子云深耕易耨易乃治田而為力艱也論語云喪與其易也寧戚易乃治喪而為力艱也易字疑是字按檀弓云喪具君子耻具具與易蓋相似也又按檀弓云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亦與此同旨

書云若之何其詩云夜如何其記云何居其居皆音箕語助也

經傳之文結以與字即是歟字耳即而已尔即如是諸耶之乎兩聲合為一聲蓋省文也

孟子云景子曰禮曰父名無諾君命名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歟夫理若不相似然愚謂與音歟古者歟字皆作與字如禮與何與是也宜歟即可謂乎之謂當以與字絕句朱晦菴曰不

當連下文

朱晦菴曰王介甫點書如刻惟昔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古註從父字絕句介甫則就違保辟絕句𠭊出諸儒之表東坡解呂刑王享國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有理又曰禮記方馬二解儘有好處如君賜衣服服以拜賜絕句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舊點以辟之為句極無義理辟乃君也以君之命銘彝鼎是

檀弓云季康子之母死般請以機封公肩假曰般尒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而嘗巧者乎公輸般魯人之伎巧者也欲設機以下棺公肩假責之曰爾以他人之母試爾之技何不自以汝之母自試其技乎語意甚明鄭氏乃以豈不得以句點又以以字為已字毋字音無誤矣近見方慤禮記解予說正與之合因語生徒云意到理到異世而同符微方氏則予說為臆說矣方慤政和時人

儒行云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蓋言當時衆人之所謂儒乃妄名為儒非真儒也劉子云魯人縫掖實非儒行愚謂既非儒行故常以儒相戲真儒如孔子則莫之戲也愚論如此及讀方氏解

亦如此當依方氏從妄字句點鄭氏連常字為句誤矣

論語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當就不以其道點如說之不以道亦就道字點夫富貴貧賤是人之所欲所惡也處富貴而不以其道則吾之得富貴也寧捨之不敢處也去貧賤而不以其道則吾之得貧賤也寧受之不敢去也然則得富貴者何以處富貴必以其道也得貧賤者何以去貧賤亦必以其道也若就不以其道得之點則富貴固有以其道得之者亦有不以其道得之者若貧賤則安有以其道而得之者哉大抵如生於公侯家而素富貴是豈以道而得之生於閭閻中而素貧賤亦豈不以其道得之不以其道蓋謂處富貴處貧賤不以其道非謂得富貴得貧賤不以其道也猶記至元庚寅秋與雲間衛山齋夜話及此山齋之論亦然

中庸云君子之道費而隱朱晦菴註云費用之廣也愚謂費當作符味反乃費用之費與註意合今作符味反則符味兩字母字相同而功成味字與註

意不合矣以府為付此乃傳寫之訛云

大學云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鄭氏註云厭讀為黶黶閉藏貌愚謂厭字當作入聲於葉反藏伏也乃與註意合鄭氏讀厭為黶口只是厭字於葉反訛而為厭也不然古者黶黶通用亦不可知按荀子所謂厭然一涉反詩厭浥行露之厭亦作入聲俚語謂厭羞藏厭皆是入聲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三如字下文云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曾子每日蓋以此三者省察其身也與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之

三不同

中庸云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晋韓昭故以昭為音韶朱晦菴經解並如字

舜典正月上日正音政秦始皇名政遂以正音征

喪記云子夏喪其子孔子不喪出母孝經云孝子之喪親也不過三年喪字皆當作平聲

詩云不我過論語云過位色勃如也又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孟子云禹三過其門而不入又云過我門而不入我室皆經過之過當作平聲

莆陽鄭氏曰尚書秦之官名也今亦為之尚書至今

秦人謂尚為常此聲音之異古今不變也

經書中慶字皆作平聲叶韻觀詩可見易坤卦彖傳與諸卦爻傳皆然

周易文傳皆叶韻坤六三以時發也叶知光大也慎不害也發字作去聲詩云飄風發發與害字叶亦去聲

蒙六四獨遠實也實字作去聲叶順字巽字未濟初六亦不知極也極字作去聲叶正字或改正字作直字以叶極字非也

詩關雎序告於神明之告釋文古毒反其餘告字無

音非無音也音其一以例其餘耳如葛失音試潘岳西征賦泊恬靜以無欲叶韻欲音喻皆以入聲作去聲

國語云句踐親為夫差先馬或作洗音銑今謂洗馬為浴馬誤矣荀子云挾與先先馬楊倞曰導馬也前漢書云太子太傅太保屬官有先馬先音銑如淳曰前驅也

禮記綸綍之綍即紼字或讀為綍非也左氏傳蕞爾之蕞言其小也徂外反或讀為撮非也莊子逕庭之庭勑定反紼字閩音為惕

賈誼過秦論云拈八州而朝同列韓愈諫臣論云拈其君之過拈字並祈堯反舉也蓋出莊子有虞氏拈仁義以撓天下拈音翹揭也

周號叔亦謂之郭叔韓滅而子孫分散江淮間為何氏郭忠恕曰號郭韓何此隨音而生變也愚謂閩音王為黃越音武為姥吳音余為奚徐為齊杭州人金為斤陰為因齊人雞為貴喚為扶皆鄉音也

西漢書張騫傳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即佛國也李奇曰一名天篤則浮屠胡是也顏師古曰今曰天竺蓋身毒聲轉為天篤省文作竺又轉為竹音

東漢書浮屠即佛陀也伊蒲塞即優婆塞也西方之言如此者衆若以華言字面求其義理不可得矣

監本韻畧長字上聲丁丈切當作展兩切斲字丁角反當作側角切又如肳合之吻當作明粉切與浪字同音若作武粉切則與憤字同音矣又如旻珉二字皆當作音民若作武巾切則與憤字同音矣毛晃韻畧始改正其失

書齋夜話卷之一

書齋夜話卷之二

林屋山人俞　玉　玉吾

張横渠曰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為人以道義先覺處不肯復口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予於至元丁丑冬毗陵道中邂逅文純心同航閑話咸淳間時文困語予曰鄉為麗澤書院山長試諸生以經疑云宣王中興之賢王平王東周之始王詩紀宣王而不記平王書紀平王而不紀宣王何也予對曰詩書刪定皆出於夫子之筆詩既載宣王矣不必又載之書也書既載平王矣不必又載詩也猶易之六爻一言初則知上為終何必復言終六言上則知初為下何必復言下純心以為然又言利貞者性情也孰為性孰為情予率爾而對曰自利而貞情復乎性也純心微笑曰未也予是時年少倔强自以為是遂不叩其詳未免耿耿于懷者十餘年歷考諸儒易解乃得其說蓋元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只是大亨而利於正夫子分為四德以象四時則元乃動之始亨乃動之極利乃静之始貞乃静之極静極則復動貞盡則又元乾道之所以生生不窮者此也向使夫子不曰性情而曰情性則自利而貞自動而静謂之情復乎性亦可今不曰情性而曰時曰性情蓋發明貞下起元静中有動四時循環終而復始之義若但謂情復乎性則終於貞而不元静而不動生義或幾乎熄矣豈易之旨哉嗚呼年少而倔強疑而不思問是自悞也戒之戒之純心蜀人本心樞相之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談者紛紛朱漢上叢説備言之矣先儒皆謂虚一不用以存太極之本體誠是已其用四十有九則自秦漢至宋濂洛諸君子及乾淳諸公並無一至論何也愚嘗遊鄱陽見一書乃臨江黎氏所著其説曰太極一也太極生兩儀陽一陰二衍而三也兩儀生四象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衍而十也四象生八卦乾一兑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衍而三十六也通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之數衍而五十也著法合五十而為一虚一而用四十有九虚一者太極體數也用四十九者所以生六十四卦極天地萬物之數盡天下之變也黎公名立武咸淳戊辰廷試第二名及第

至元癸未秋予與新安王太古同宿商嵒天道院聽其說易儘有好處如改正先天方圖移西北乾一置於東南而十二辟卦皆正此一改極有理但陽虛陰實之說未免為或者所譏譏之者豈其所學過於太古哉女無醜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楊子雲作太元桓譚張衡以為是劉歆以為非從古如斯何況於今我輩當今之時閉門讀書談天地論古今如觀嶺上白雲只可自怡悅而已太古乃以易說進呈幾乎得罪蓋以其說反先儒也賴有識者回護不然危矣太古遂以此

憤懣而死惜哉

伏羲時未有文字始因河圖洛書之文以畫卦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蓋不特取法于河圖洛書二物而已

劉向父子班固輩皆循孔安國之謬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如此則伏羲時止有河圖無洛書也夫孔子以圖書並言而安國之徒乃岐而二之何耶

河圖之說自易之外吾於論語禮運見之矣洛書之說自易之外他經無所見也按禹貢但言導洛不曾言出書果有書則禹孔言之矣孔安國註洪範乃謂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目而第之以成九數吁以洪範之九疇誣為洛書則中庸之九經亦可以為洛書矣何其謬哉

關朗以五十五為河圖四十五為洛書亦循安國之謬劉牧以兩易之以謬攻謬耳

天一至地十凡五十五此五行生成數也孔子蓋未嘗指此為河圖洛書

戴九履一之數凡四十五蘓東坡斷之曰非易數也實緯書九宮之數耳子華子言之大戴禮言之乾鑿度言之張衡言之彼亦未嘗指此為河圖洛書耳

太極圖五行下一圈註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又下一圈註云萬物化生此男女謂乾坤所生之六子乃日月風雷山澤非人之男女也若以為人之男女則人之男女僅能生人豈能生萬物也哉

周濂溪太極圖註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化

生而變化無窮焉此循序而言也遡而言之則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始則無極終則無窮故又擧易以結之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篇首一句以無極太極並言終篇則以無窮與無極對說辭意前後甚貫穿人能原始而知所以生反終而知所以死則知周子之所謂無極無窮今人讀太極圖說但着無極而太極兩箇極字竟不問無極無窮兩箇無字何耶

邵康節曰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愚謂論理則濂溪無極無窮之說最好論氣形則康節有涯無涯之說亦好合理與氣形並言斯明備矣

漢張衡曰八極之徼徑二億二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渾已將覆其數用重鈎股懸天之景薄地之義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張衡蓋以天之在上為宇地之在下為宙尸子則曰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淮南子亦曰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愚以俯仰之間言之地居天之中夫地之上皆天也仰觀之則蒼蒼無極地之下亦天也俯察之則窈窈無窮四表皆然是之謂宇以旣往未來言之自昨日前日去年前年十年百年千年千古萬古萬萬古浩浩無極自明日後日明年後年十年百年千年千世萬世萬萬世綿綿無窮是謂之宙夫人之生也衡形宇內宇內之事可得而見者且不能盡曉何況自天地開闢萬萬古以至於今世所不能算又焉能究極其始哉旣不能究極其始而欲窮竟其終厥亦難矣春秋緯謂開闢至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十歲吾固未之信若邵康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數吾亦未敢信以然也

先儒謂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愚謂堯舜禹三聖相授守一道故皆以寅月為歲首湯黜夏命故不用寅而撓先一月用丑周革殷命故不用丑而撓先一月用子不過定一代之制而於是月授群臣之朝賀所以新天下之耳目覘人心之從違耳秦之繼周朝會不用子而用亥豈有他哉

只是撓先一月而已不然何以寅而丑丑而子子而亥耶唐子西嘗闢三統之說矣然不究古人所以改正朔易服色之本意但力辯殷亦用寅而不用丑蓋謂建子尚有謂建丑實無謂却不思秦建亥是又何謂耶

漢高祖承秦之制而不改正朔至武帝造太初歷始用寅月為歲首新莽曹魏明帝皆嘗建丑矣未幾而復建寅唐肅宗亦嘗建子矣未幾而復建寅愚謂三代歲首惟夏遵堯歷為正若子若丑若亥四時皆不正此孔子顏子所以皆有取於夏時也

二十四氣之名義鄱陽洪氏有說齊節初衍而正之云十月純陰屬坤非無陽也陽生於其中故謂之陽月自小雪積至大雪則已滿十五分矣老陰始怒欲拒其來故堅氷地拆易曰龍戰于野其血元黃正此時也逮冬至則陽已戰勝而復矣小寒十二月節寒則陰慘矣不在十月之前而在十一月之後者陰陽進退各六位象卦之六畫下二畫地位中二畫人位上二畫天位陽長于下陰為所迫漸出地上所以為寒故臨之一陽長撓及半則曰小寒臨之二陽其體已完則曰大寒醫書言人寒

脉洪大陽在內故也春蠢也蠢乃蟄虫始振之義立謂太史奉天子命而立之歷也立夏立秋立冬亦然雨水之雨與詩雨我公田之雨同當讀為去聲前或雨雪雨霰天地既泰則雨水而已古歷於雨水驚蟄易次非也合從今歷月令於二月言雷乃發聲蟄虫啓户驚蟄之謂也春分與秋分皆以晝長夜短適平而得名清明三月節屬大壯則五陽盛矣天地間陰氣消且盡安得不清且明哉故晉人亦於三月言天朗氣清穀雨之雨亦讀為去聲謂農播百穀如雨之雨於空中也夏假也假大也猶書言滿假崇邱言萬物之高大是也立夏四月節六陽已極易乾上九爻傳曰盈不可久謂其滿也陽言小滿陽極而陰初生也漢時以芒種後為大滿後世歷者改之戒其亢也芒種五月節種字從去聲謂老農云秧根過芒種生數輙倍此固種之所以芒也周禮稻人草澤種以芒種從上聲讀謂種之芒者稻麥之類也與此異義至極也堯典云日永日短夏景晝六十刻冬景晝四十刻蓋永與短之至極也暑生于陽之燥醫書云人暑脉微弱陰在內故也小暑大暑義如小寒大寒觀彼

可以知此彼屬臨此屬遯也秋揫也揫斂也萬物皆收斂就實故堯典言西成六月為伏稚金畏火之炎而伏也立秋則金氣伸矣此火所以返其故處也天地間無兩大之理昔也金伏今也火伏理固然爾張行成曰母生處即是子生處未為中央土土生金而水已肇矣火安得不病易言致役乎坤正立秋後也致如致事之致亦處暑之義坤土生金至秋則旺金白故露亦白易曰巽為白巽入也又為風風入露為霜入雨為雪入水為氷其色皆白本於金也四時皆有露獨秋稱白生金門矣

氣洌曰寒陰伏地下為寒泉陰浮地上為寒露詩云白露為霜寒所致也月令霜始降乃命有司曰寒氣揔至民力不堪然則霜降以寒逼冬終也故終字之半為冬冬言歲終也立冬十月節小雪十月中是時天将雨雪而未至乎□水始氷而未壯地始凍而坼較之十一月大雪則有間矣

十月小雪而言小春何也曰此亦十月而陽之義是時霜晴日暖則桃杏發榮亦有春色故謂之小春

書齋夜話卷之二

書齋夜話卷之三

林屋山人俞　玉　玉吾

井泉冬温夏冷何也曰知渾天之説則知之渾天者何天體渾渾淪淪如雞卵狀地在天中如雞卵之黄也知渾天之説如此又不可不知天輪之斜轉太陽之遠近與夫南北二極之高下黄赤二道之偏正豈一語所能哉天有南北二極在北而高者曰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如杵柄之倚壁在南而下者曰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如杵柄之着地天有黄赤二道赤道横絡天腹正當南北二極之間

黄道斜絡天腹上偏於赤道之北而近北極下偏於赤道之南而近南極赤道之在天也上偏於南下偏於北黄道之在天也正當地之東西上下故又謂之中道仲夏之日晝在人之頂上夜則偏于北仲冬之日夜在人之足下晝則偏于南蓋因天輪之斜轉也日行常在虚空中謂入水者妄也謂入地者尤妄也人孰不見午時大明當天高懸於太虚去地遼絶如此不知朝夕出没于東西皆在虚空中去地遼絶亦如此夜半子時去地遼絶亦莫不然但人處地上不能見之耳隋書謂日入水而所經焦竭甚可笑也日之行於虚空晝夜不離乎黄道黄道者天之黄道也如隋書所云則黄道不在天而在水中矣抑何不思之甚歟夫日行黄道譬之絲纏緯車纏向上則如仲夏之日纏向下則如仲冬之日纏於中則與春秋二分之日同春分之日出卯入酉而晝夜均漸漸向北則日晷漸漸長逮仲夏出寅入戌則長之極矣故曰日長至更不北矣故曰日北至秋分之日亦出卯入酉而晝夜均漸漸向南則日晷漸漸短逮冬至出辰入申則短之極矣故曰日短至更不南矣故曰日南

至天之北陸晝夜所以有長短者實因天輪之斜轉也天輪惟其斜轉是以日行黄道有冬夏遠近之殊也夫春秋二分日在黄道之東西則與地之東西正相伍又當赤道之交處無南北高下之偏是以寒暑平日行南陸時偏於赤道之北隨天輪轉而至午則去北極近太陽之氣直射於地是以□熱日行北陸時偏於赤道之南隨天輪運而至午則去南極近太陽之氣不射於地是以寒冬者夏之反夜者晝之反知夏之晝則知冬之夜矣知冬之晝則知夏之夜矣仲冬泉井所以温者夜半

之日正在地底空虛之中而太陽之氣烝於下也

仲夏井泉所以冷者夜半之日乃在地底空虛之北而太陽之氣去地遠也天雖高地雖厚日雖遠蓋可以理推理在是則事事物物皆可推之以理豈但井泉之温冷哉

邵康節曰本一氣也生則為陽消則為陰故二氣者一而已矣朱晦菴曰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别有陰生愚謂天地間陽氣即太陽之氣凡太陽不及處便是陰非别有所謂陰也請以四時觀之春秋太陽去地遠近均故寒暑平夏則太陽在天之頂上直射於地故熱陰雨則稍涼冬則太陽在大海之南去地遠故寒雨雪則極寒四時之温涼寒暑蓋皆由太陽之遠近而然也更以晝夜觀之盛夏則晝熱而夜稍藴隆冬晝寒而夜尤甚者太陽晝則見夜則没而不見也

人之生也氣在内而體温死則氣絶而體冷温者陽也冷者陰也本亦一氣耳陽盡則為陰也

陽入陰中陰入陽中則見陽在陽中陰在陰中則不見是以人之呵氣盛夏不見隆冬可見氷之見日

隆冬不氣出盛夏則氣出

邵康節曰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愚謂黄道之南北遠近不同故日月所行冬夏不同黄道之東西遠近皆然故日月所行春秋皆然若獨論月行之進退長短則一月之間具日行口年之二至二分月行蓋一月一周天也康節所云不過仲夏仲冬望日之月耳

新安王晦叔曰以周天度數分配十二宮過宮各有分數百抄為分百分為度歳必三百六十五日令三時而交春是合周天之度月必三十日令五時而交節是合一宮之度

一日百刻以十二時分之每時八刻十二時計九十六刻餘四刻安在或謂散在十二時刻之交或謂只甲丙庚壬四時此二説孰是曰皆非也其實歳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故歴家立此百分之法則其餘四分之一為二十五分蓋易于布算也

堯典云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歳今不閏之年止有三百五十四日何也邵康節曰期三百六旬有六日去日之餘盈六則月之餘縮亦

六若去日月之餘十二則有三百五十四日乃日之行數也

歷法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何也曰一年有日月之餘十二三年則三十六而贏六又二年二十四而虧六以三年之贏補二年之虧故又閏也

冬至後餘一日則知來年閏正月餘兩日則閏二月餘十二日則閏十二月若餘十三日則不閏

東漢書云至朔同日謂之章一章七閏凡十九年是年閏必十月是以至朔必同日此定法也咸淳庚午歷官誤閏十一月而是年至朔不同廷臣劾之旋復改正後十九年為至元己丑閏十月而至朔同日又後十九年為至大戊申亦當閏十月而至朔同日乃閏十一月而至朔不同日其誤與咸淳庚午同不知此後十九年丁卯為閏復何如也周禮有保章氏至今歷官稱為保章者正為十九年至朔必同日而不差也不然何以取其為保章也哉

禮運云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蓋謂五聲迭奏更相為宮猶五行運轉更相為始也夫一年有十二月每月有一管十二管應十二月每各有宮宮商角徵羽非但角屬春徵屬夏也且以黃鐘一調言之有黃鐘宮黃鐘商黃鐘角黃鐘徵黃鐘羽他調皆然總而計之有六十調

鄭康成曰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者以其最濁也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也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也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者以其最清者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也

宮商角徵羽乃五弦相並之序宮徵商羽角乃五弦相生之序

周禮祭不用商觀大司樂可見至於佩玉亦不用商觀玉藻可見先儒謂有殺伐之意故不用或謂樂以和為貴商屬秋而悽愴故不用或謂周木德商金音不用者以其金克木也

或問朱晦菴曰周禮不用商聲何也曰恐是無商調不是無商聲愚謂宮商角徵羽此聲也聲成文則謂之音如奏商調當以商聲結尾其間五聲迭奏仍舊皆用若单用一聲而不用四聲相和則不成

音調矣

詹元善教以管吹習古詩二南七月之屬壓人音律如關雎按關字之聲作調七月按七字之聲作調失之拘矣朱晦菴深不取之愚謂樂之有調大概與詩之押韻相似琴調中呂以散三挑俱作挑為宮一六皆與三應當按第十徽挑第六弦散打第三弦以本聲結尾或散挑三次按十勾一亦可不然則如詩之落韻也

司馬溫公論本朝樂以為無徵朱晦菴曰不特徵無角亦無愚謂琴無角調而寄於徵所謂徵者乃是

商又非徵也以徵為商以商為徵混淆久矣

俗譜徵調關雎非徵也乃中呂之商耳愚嘗依此調作關雎詩譜一篇又為宮商角徵羽調名一但成一調其餘四調皆以次相挨而成音節順平而諧婉初不費力此禮運旋宮法也若傳弦而為二十五調亦可

周南名南二十四篇與鹿鳴皇皇者華之類予以中呂商調作譜離騷九歌以應鐘羽調作譜調雖不同其節奏則皆旁通蓋亦旋宮法也

予向以赤壁賦舊譜不叶律遂用應鐘商調作譜嫌其音欝不暢改用中呂羽調皆旋宮法也

隨萬寶常得旋宮法應手成曲無所凝滯今人不知旋宮之法遂指定琴之第一弦為宮二為商三為角四為徵五為羽以因慢三為慢角緊五為蕤賓誤矣殊不知今之五調乃中宮之五調中呂以三為宮非角也四為商非徵也五為角非羽也六為少徵非宮也七為少羽非商也彼自不察爾夫既以二七為羽乃指二為商何耶

朱晦菴琴書用旋宮法極論五音六律之原越州徐南溪琴統玉譜二書糾俗譜之謬蓋祖晦菴之說

近見江西閔節夫琴說亦論音律但正乎中呂五調而已

予幼疑諸弦隔一之應皆在十徽獨第三弦在十一徽初不知其為中呂之宮也問諸琴師皆無說家姑丈張東洲諱炳炎咸淳辛未及第其父諱肖說為大理評事時嘗與徐南溪論琴得南溪所著琴書東洲公盡以遺予遂得其說蓋與晦菴答吳元士之說同

書云聲依永律和聲樂記云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得（一作德）音春秋左傳云穆姜擇美櫝

為頌琴杜預云頌琴猶古雅琴（愚謂琴之稱雅頌）蓋因弦歌雅頌而得名詩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至漢高祖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口講誦習禮樂弦歌之聲不絶魯乃聖人禮義之邦漢去古亦未遠故弦歌之遺學猶存也

孔子以詩被之弦元是聲依永如蘇東坡醉翁吟乃是永依聲古人鼓琴先有辭乃成曲後人鼓琴先成曲乃有辭或有曲而無辭或成曲而旋撰其名問之則曰我彈意却不知所彈者何意也有辭乃有意既無辭何意之有彼所謂意不過桓譚之繁

聲鏗鏘而已

予十三歲時初學亞聖操怪其辭甚偶欲改之未能也後十年改以論語集句亦不過永依聲耳

歸去来辭舊譜宮不宮羽不羽琴士商碧山将北遊求予改遂以中呂羽調作譜又作蘭亭譜亦用中呂羽調其法先作結尾一句次作起頭一句此二句定則其餘皆應而成此則聲依永也

琴史乃元豊間吾鄉樂圃先生朱伯原所作也審調篇云古者推律以立均依均以作樂故十二管旋相為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於八音著於歌頌而作樂之能事畢矣夫琴之為器也律呂備焉八十四調存乎其中三代之時士君子舉知樂度之而立曲拊之而成文則八十四調之音皆可以知而鼓之惟其意之所之耳自漢而下舊音畧存而傳習者猶患不及況周知均調哉唐人有言琴通三均蓋其所知者止三而已其九均之音豈有不通遭亂湮沒世莫得聞也夫周之曲至漢而存者鮮矣漢之曲至唐而存者希矣唐世所傳今人亦有不能者去古浸遠而浸遺亡也近世從事於此者甚多徒能紀其拂歷之數作為繁聲滛韻以

悅人之聽而已聲歌篇云古者弦歌有鼓弦以合歌者有作歌以配絃者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典樂教人之序也以聲依永則節奏曲折之不失以律和聲則清濁高下之必正惟達樂者為能弦歌耳孔子之刪詩也皆弦歌之取其合於韶夏凡三百篇皆可以為琴曲也至漢遺音尚存者鹿鳴騶虞鵲巢伐檀白駒而已其餘則亡文中子嘗憫時之亂鼓蕩之什世所不傳而能鼓之可謂知樂也已近世採弄皆無歌辭惟繁聲以為美其細調瑣曲雖有辭多近鄙俚適足以助

讙譁而已伯原諱長文登嘉祐進士第與文正范

公同時

書齋夜話卷之三

書齋夜話卷之四

林屋山人俞　玉　玉吾

桓譚少好文見楊子雲工賦頌欲從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之矣董遇曰讀書百遍其義自見愚謂少年時果能如董遇所云則聖經之義何患乎不通果能如楊子雲所云則為文何患乎不工

管子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予矻矻三十年周易集說方脫藁初十年自以為了次十年心目俱亂後十年黑白始分思之力也其初未嘗不思思之

不審耳

先儒作文皆有所本何謂本六經是也試畧舉東坡之文言之如祭統云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之天子東坡喜雨亭記乃云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不有歸之太空其說蓋本祭統又如樂記云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東坡王君寶繪堂記乃云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其說蓋本樂記

有學詩於黃山谷者山谷云公治何經且熟讀經書其人未達退而問人有答之者云不明經旨則不

識是非不知輕重何以為詩

李挺之語邵康節云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程伊川曰古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蓋文章之學即科舉之學訓詁之學即義理之學儒者之學即性命之學性命為上物理義理次之科舉之學末也學吟詩又其末也

張子韶曰學者專意時文不知研窮經史則舉業之外叩之空空如也亦可恥也前輩謂久不以古今

灌溉胸次試引鏡自照面目必可憎對人語言無味正此謂也

予幼習科舉之學十六歲而三場粗通輒應咸淳癸酉鄉貢進士舉嘗手編省監時文校選粹賦格前六韻編造句幹意後兩韻與論策皆編立之說主意并字面乃今思之儷花鬭葉破碎大道雕蟲篆刻小技而已然當時以此取士為士者蓋不得不然也

三場時文雖拘以格律然亦套括之學耳其功全是編節猶記作勸學講議如何論破題云以吾儒分

內之事而致勤上之人勉焉亦可以自媿矣蓋傚上庠孝宣舉廉得貞論其破題云以士大夫律己之常而致勤人主之責口可以觀世變矣予用其主意用其字面又用其句法鄉先生陳通齋云予之文何其妥且熟也予以實對通齋亦云一年編節可敵十年讀書功夫近日學者無所用心皆學唐詩予語生徒云欲工唐律須編唐人諸家詩苟能觸類而長之當有脫胎換骨之妙如四六之學亦然不然不能進也

司馬溫公自言不善四六或謂其倦於屬對非也四六多獻諛失寔故溫公不肯為之耳

屬對雖小伎然亦不易如三才天地人四詩風雅頌四時春夏秋冬三德剛柔正直迅雷風烈烈風雷雨絕地天通通天地人夫子天尊大士頭上不同官家宦者宮人身中各別皆以為切對又如劉蕡下第我輩何慙雍齒且侯吾屬無患勸君更盡一杯酒與汝同消萬古愁娶妻不用求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有名何在鐫頑石路上行人口是碑古今未嘗無對但我輩讀書不多尋思不到爾至如街談巷語亦莫不有對良將手下無弱兵死人身邊有活鬼老手舊肐膊窮嘴餓舌頭胡猻入布袋鮎魚上竹竿皆巧對也

駢四儷六抽黃對白自是一家之學向之習舉業者皆不暇及此然有時乎應用則又不容不為之予元貞乙未自吳江回復入王本齋書院有一剳謝本齋之叔中齋宣尉起聯云棟畫寒枝常嘆秋鴻之獨往還尋故壘何如春燕之相依本齋姊夫黃春谷語云予嘗謂不善四六此聯並用古語而又切當何也予對曰平生於此甚踈偶然有此聯耳蓋實說也小女許嫁束敬齋總管之姪予回敬齋禮書云喬木森森想園林之如舊夭桃灼灼喜男女之及時句雖不工束氏所居乃予故廬也因以語生徒云大抵應用之文須是切當不切當雖工亦奚以為作詩亦然

唐人鷺鷥詩中間兩聯云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一足獨拳寒雨裏數聲相呌晚秋時雖掩其題目皆知其為詠鷺予疑秋字當作烟字尤切當蓋相失於晚烟中是以相呌若晚秋相呌則無意味矣

嘗記詩壘元戎云尋常一樣垂楊柳種入宮墻自不

同杜北山變之則為尋常一樣窗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孔方平云楊柳不遮春已斷一枝紅杏出墻頭又如朱希真云佳人不耐冷重疊著春衣僧北礀云漁翁不耐寒重沓著簑衣後作皆響於前作

杜少陵詩云夜闌更秉燭相對疑夢寐晏小山之詞乃云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談者但稱晏詞之美不知其出於杜詩也

文子云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賈誼過秦論末句蓋用文子語

京房云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王羲之蘭亭詩序蓋用京房語又如絲竹管弦四字陳遯齋謂其重複蓋亦用漢書語張禹傳云後堂理絲竹管絃他如死生亦大矣放浪形骸之外齊彭殤為妄作皆用莊子語

黃山谷云凡為文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来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爾古人之能為文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

范文正公虀賦中間一聯云陶家甕裏醸成碧綠青黃措大口中嚼出宮商徵羽予初作海䐑詩云生以鰕為目来從水母宮堆架凝凍結停筋便消融瑩淨玻瓈白斕斒瑪瑙紅酒邊嘗此味牙頰響秋風句雖麁率響字蓋從范公虀賦中来

昆陵向簡齋韓公桂咸淳末為無錫宰每酒酣即嘆詠上庠乾為圜賦送聯云惟其不圜乃所以見其圜機得圜機而與語至元戊寅長洲縣學堂試儒游六經道最高賦簡齋代其子作一篇懷其卷問予云汝第二韻押甚麼字予對曰押最字云道非百氏之所侔高惟此最蓋用上庠乾天下之至徤押至字格又問第四韻如何形容最高予對曰非天之天不可階而升非墻之墻得其門者寡美難幾及誰居孟氏之右登必自卑皆出子思之下又問第七第八如何發意予對曰第七句繳句云此道學愈高虛更世道之萬變蓋人心之中自有聖人之六經蓋做上庠六經統天地之心第七韻發意第八韻迭聯云惟其不自高所以見其最高深造六經之道闖蓋依叔大酒邊見教乾為圜之格簡齋撫予背云可惜可惜早生數年定當博一領青衫予亦自謂我生不辰惟有長吟老杜詞賦工

無益之句以浩漢而已

窮措大常談云時文熟便著緑猶漢時謂明經取青紫然有一生勤苦而無成名者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或疑兩人同試而甲之文工於乙反被黜乙之文不如甲反中選何也殊不知考試官每房分若干卷限定各取幾名甲所以被黜者文雖工更有高於甲者蓋分於某房衆好卷之中也乙之文雖不如甲幸而分於某房無好卷之中未免短中求長是以中選甲勝于乙而被黜乙不如甲而中選茲非命也夫

先師紀檢耀先生赴咸淳庚午舉自謂必中選而謄録所失其第三場及揭榜後折席屋有一卷挿於芭辦間乃其第三場策卷也

別之傑赴省試第三場策已寫第一道俄而腹疼挾卷奏厠挿卷於厠屋出則徑行不記取卷復回尋之則無矣及揭榜乃登第後累選至四川制置使有邑宰以公事稽緩退至庭下邑宰白云昔者濫登末第幸與公同年輙有一語奏稟公曰得非省闈中事乎曰然乃延入屏後問其故對曰因奏厠見策卷欠第二第三道遂以拙作補足而納之公曰某一生仕宦皆公所賜公何不早見訪語其故遂呼妻子羅拜堂下而語之云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公也於是厚報邑宰□□予嚮見先輩云然惜不記邑宰姓名

里人陸蘭坡名逸長予一歲工於論咸淳末郡庠月試陸之論每居予前予之賦每居陸後是時教官乃三山董先生名師謙咸淳辛未別院省試賦魁也陸謂予云子之論自冒頭題下講腹至結尾必作四段我則一片成文俾董公畫斷不得予亦云子之賦自原韻至八韻皆用賦樞我則不用皆弄

巧也予嘗對蘭坡云論縝密吾不如子蘭坡亦對予云賦工緻吾不如子彼此相觀而善自科舉之學廢後生晚進皆矜己傲物吟數句詩便以為高於李杜寫數行字便以為自過於羲獻是可笑也亦可憐也笑之者何笑其小器易盈也憐之者何憐其未聞君子之大道也

昔在林屋山中寄橘入城與先師紀先生問月試折榜如何先生答云策第九名賦亦在前列雖小試亦見斯文之驗也更勉旃則不患不成予是時方年十八雖在擾攘間未嘗一日輟筆後三十年偶

閲故篋見先生手帖遂裝成小軸孟能靜于晩山滿梅月張月心諸公皆有題跋梅月今又為古人矣予近年假館江村離群索居獨學無友惟以易說自娛屈指城中先輩能有幾人良可為之太息

至元間嘗為道友作元牝之門賦朔晦之間如何論對策問丹經之疑雖文場掃地之餘聊此作丹學之三場以見窮措大疇昔燈窗刻苦之末伎爾連江術者林復齋抄予賦往嚴州呈何潛齋潛齋終篇批點與一道者後數年蜀人向玉窗自湖南回吳云渾州見一道者誦予之賦矣問其全篇何在

乃秘固以為奇貨可笑可笑愚曰近在饒州時有紫極宮道士取予此賦予即手書以贈之彼亦見示一賦忘其作者姓氏朋友間聞一好說話得一好文字彼此而相與亦是樂處吾知渾州道者必無此樂也或問朱晦菴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程子為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何謂以善及人晦菴答曰如傳得師友好說話好文字歸與朋友亦喚做及人好有好說話得好文字緊緊藏在籠篋中如何做得及愚謂近来有一等朋友見人有好文字必設計取之乃若自已聞得些善言則緘默而不肯語人寫得些好文字則藏而不肯示人鄙哉鄙哉誠可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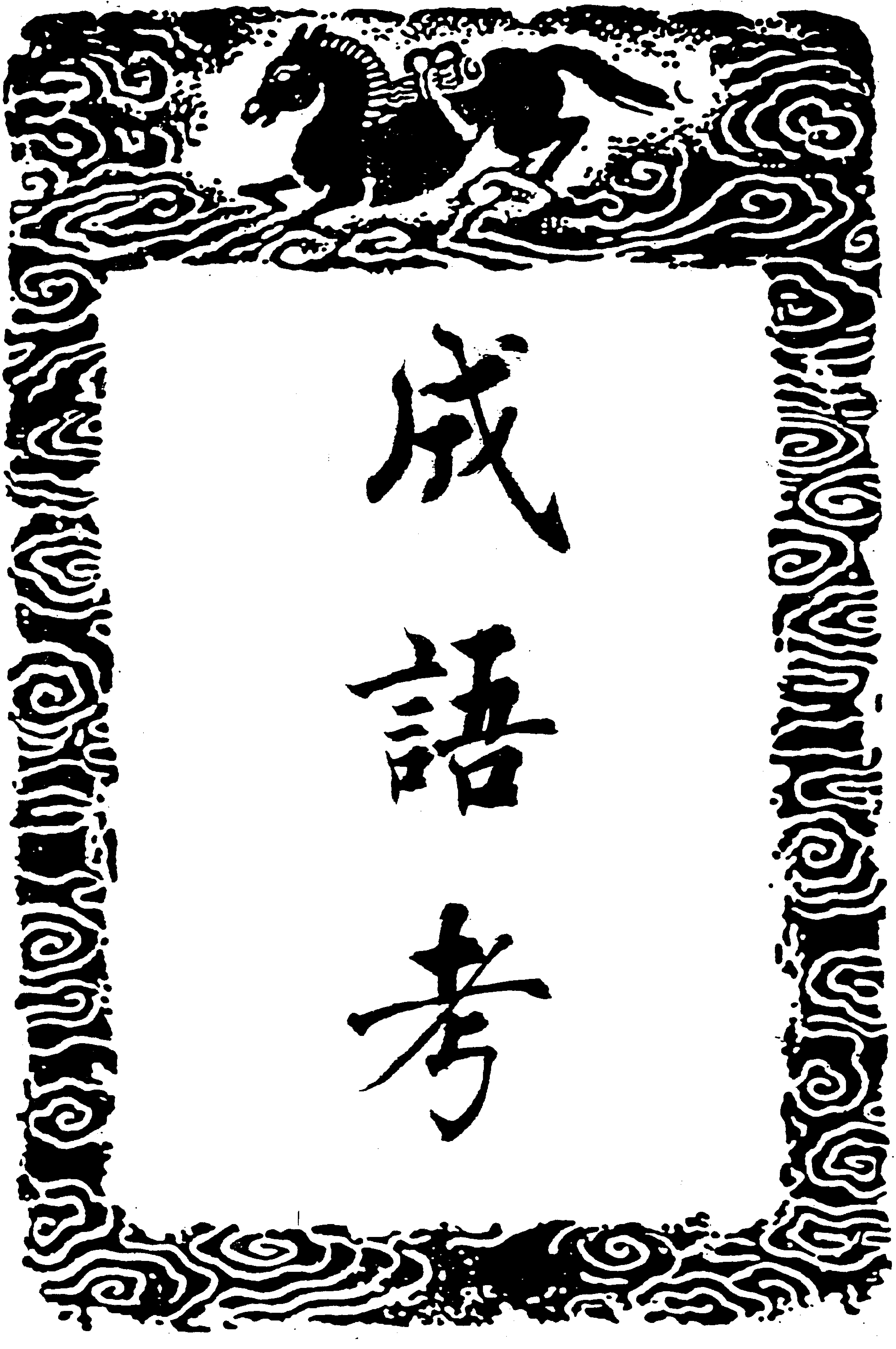
予幼愛雜覧聞朋友間有奇書輒傳必告借抄録以至忘寢食而成疾忽一日先師與先人書封鎖其書廚止留經文與先儒性理之書省監時文在外自此不敢雜覧惟專心舉業業成而時異事殊平日勤苦竟為畫餅因思顔駟對漢武帝曰先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時不我逢奈之何哉

德祐喪亂之餘我輩無所用心但閉門靜坐讀易而

已近解后黄淵道閑話月試賦題出天地數五予不覺技癢遂破云理寓乎數陽奇者天地有五以合也位相叅於自然再破云數焉有十五者為陽五者為陰兩而配諸一則曰天一則曰地淵道曰諸卷並無此作蓋天數五地數五凡兩五以為一五則非易之旨矣易題最難下筆其造語用事自是一様格調非知易而精於賦者不能也文章天下之公器安可誣也因語淵道曰予自此賦絶筆矣徒費思作此無用之文不若留氣以煖膵也淵道曰選場開則有用矣予笑曰何代無美錦但恐

後來花様翻騰別有新製耳有如我輩陳人之陳言決不復用也淵道亦以為然淵道閩人也今亡矣竊謂義熈遺老貞元朝士一日無一日至元間學官有如淵道者今亦落落如晨星之稀悲夫

書齋夜話卷之四終



成語考

明瓊山丘濬著

成語考

成語考卷上

邱濬撰

△天文

混沌初開。乾坤始奠。氣之輕清。上浮者為天。氣之重濁。下凝者為地。日月五星。謂之七政。天地與人。謂之三才。日為眾陽之宗。月乃太陰之象。虹（音絳）名螮蝀。乃天地之淫氣。月裏蟾蜍（音[illegible]）是月魄之精光。風欲起而石燕飛。天將雨而商羊舞。旋風名為羊角。閃電號曰雷鞭。青女乃霜之神。素娥即月之號。雷部至捷之鬼曰律令。雷部推車之女曰阿香。雲師係是豐隆。雪神乃是滕六。欻（音忽）火謝仙。俱掌雷火。飛廉箕伯。悉是風神。列缺乃電之神。望舒是月之御。甘霖甘澍。俱指時雨。玄穹彼蒼。悉稱上天。雪花飛六出。先兆豐年。日上已三竿。乃云時晏。蜀犬吠日。比人所見甚稀。吳牛喘月。笑人畏懼過甚。望切者若雲霓之望。恩深者如雨露之恩。參商二星。其出沒不相見。牛女兩宿。爲七夕一相逢。

后羿妻。奔月宮而爲嫦娥。傅說死。其精神託於箕尾。披星戴月。謂早夜之奔馳。沐雨櫛風。謂風塵之勞苦。事非有意。譬如雲出無心。恩可遍施。乃曰陽春有腳。餽物致敬。曰敢效獻曝之忱。託人轉移。曰全賴回天之力。感救死之恩。曰再造。頌再生之德。曰二天。勢易盡者若冰山。事相懸者如天壤。晨星謂賢人寥落。雷同謂言語相符。心多過慮。何異杞人憂天。事不量力。不殊夸父追日。如夏日之可畏。是謂趙盾。如冬日之可愛。是謂趙衰（音崔）。齊婦含冤。三年不雨。鄒衍下獄。六月飛霜。父仇不共戴天。子道須當愛日。盛世黎民。嬉遊於光天化日之下。太平天子。上召夫景星慶雲之祥。夏時大禹在位。上天雨金。春秋孝經既成。赤虹化玉。箕好風。畢好雨。比庶人願欲不同。風從虎。雲從龍。比君臣會合不偶。雨暘時若。係是休徵。天地交泰。斯稱盛世。

△地輿

黃帝畫野。始分都邑。夏禹治水。初奠山川。宇宙之江山不改。古今之

稱謂各殊。北京原屬幽燕。金臺是其異號。南京原是建業。金陵又是別名。浙江係武林之區。原為越國。江西是豫章之郡。又曰吳西。福建省屬閩中。湖廣地名三楚。東魯西魯。即山東山西之分。東粵西粵。乃廣東廣西之域。河南在華夏之中。故曰中州。陝西即長安之地。原為秦境。四川為西蜀。雲南為古滇。貴州省近蠻方。自古名為黔地。東嶽泰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恒山。中嶽嵩山。此為天下之五嶽。饒州之鄱陽。岳州之青草。潤州之丹陽。鄂州之洞庭。蘇州之太湖。此為天下之五湖。金城湯池。謂城池之鞏固。礪山帶河。乃封建之誓盟。帝都曰京師。故鄉曰梓里。蓬萊弱水。惟飛僊可渡。方壺員嶠。乃僊子所居。滄海桑田。謂世事之多變。河清海晏。兆天下之昇平。水神曰馮夷。又曰陽侯。火神曰祝融。又曰回祿。海神曰海若。海眼曰尾閭。望人包容曰海涵。謝人恩澤曰河潤。無繫累者。曰江湖散人。負豪氣者。曰湖海之士。問舍求田。原無大志。掀天揭地。方是奇才。平空起事。謂之平

地風波。獨立不移。謂之中流砥柱。黑子彈丸。謂言至小之邑。咽喉右臂。皆為要害之區。獨力難持。曰一木焉能支大廈。英雄自恃。曰丸泥亦可封函關。事先敗而後成。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事將成而終止。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以蠡測海。喻人之小見。精衛啣石。比人之徒勞。跋涉。謂行路艱難。康莊。謂道途平坦。磽（音敲）地。曰不毛之地。美田曰膏腴之田。得物無所用。曰如獲石田。為學已大成。曰已登道岸。淄澠之滋味可辨。涇渭之清濁當分。泌水樂饑。隱居不仕。東山高卧。謝職求安。聖人出則黃河清。太守廉則越石見。美俗曰仁里。惡俗曰互鄉。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翟回車。擊壤而歌。堯帝黎民之自得。讓畔而耕。文王百姓之相推。費長房有縮地之方。秦始皇有鞭石之法。堯有九年之水患。湯有七年之旱災。商鞅不仁。而阡陌闢。夏桀無道。而伊洛竭。道不拾遺。由在上有善政。海不揚波。知中國有聖人。

△歲時

爆竹一聲除舊。桃符萬戸更新。履端是初一元旦。人日是初七靈辰。元日獻君以椒花頌。為祝遐齡。元日飲人以屠蘇酒。可除癘疫。新歲曰王春。去年曰客歲。火樹銀花合。指元宵燈火之輝煌。星橋鐵鎖開。謂元夕金吾（音牙）之不禁。二月朔為中和節。三月三為上巳辰。冬至百六是清明。立春五戊為春社。寒食節。是清明前一日。初伏日。是夏至第三庚。四月乃為麥秋。端午即為蒲節。六月六。節名天貺。五月五日。節號天中。端陽競渡。弔屈原之溺水。重九登高。效桓景之避災。五戊雞豚宴社。處處飲治聾之酒。七夕牛女渡河。家家穿乞巧之針。中秋月朗。明皇親遊於月殿。九日風高。孟嘉落帽於龍山。秦人歲終祭神曰臘。故至今以十二月為臘。始皇當年御諱曰政。故至今讀正月為正（上平聲）。東方之神曰太皞。乘震而司春。甲乙屬木。木則旺於春。其色青。故春帝曰青帝。南方之神曰祝融。居離而司夏。丙丁屬火。火則旺於夏。故其色赤。故夏帝曰赤帝。西方之神曰蓐（音玉）收。當兌而司秋。庚辛屬金。金

則旺於秋。其色白。故秋帝曰白帝。北方之神曰玄冥。乘坎而司冬壬癸屬水。水則旺於冬。其色黑。故冬帝曰黑帝。中央戊己屬土。其色黃。故中央帝曰黃帝。夏至一陰生。是以天時漸短。冬至一陽生。是以日晷初長。冬至到而葭灰飛。立秋至而梧葉落。上弦謂月圓其半。是初八九。下弦謂月缺其半。係廿二三。月光都盡謂之晦。三十日之名月光復蘇謂之朔。初一日之號。月與日對謂之望。十五日之稱。初一是死魄。初二旁死魄。初三哉生明。十六始生魄。翼日詰朝。皆言明日。穀日吉旦。悉是良辰。片晌即謂片時。日曛乃云日暮。疇昔曩者。俱前日之謂。黎明昧爽。皆將曙（音署）之時。月有三澣。初旬十日為上澣。中旬十日為中澣。下旬十日為下澣。學足三餘。夜者日之餘。冬者歲之餘。陰雨者晴之餘。以術愚人。曰朝三暮四。為學求益。曰日就月將。焚膏繼晷（音軌）。日夜辛勤。俾晝作夜。晨昏顛倒。自愧無成。曰虛延歲月。與人共話。曰少敘寒暄。可惜者人情冷暖。可厭者世態炎涼。閱來無寒字。困東周

之懦弱。秦亡無熉（音郡）歲。由嬴（音盈）氏之宄殘。泰階昇平曰泰平。時序調和曰玉燭。歲歉（欠）曰饑饉之歲。年豐曰大有之年。唐德宗之饑年。醉人爲瑞。梁惠王之凶歲。野莩堪憐。豐年玉。荒年穀。言人品之可珍。薪如桂。食如玉。言薪食之騰貴。春祈秋報。農父之常規。夜寐夙興。吾人之勤事。韶華不再。吾輩須當惜陰。日月其除。志士正宜待旦。

△朝廷

三皇爲皇。五帝爲帝。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天子天下之主。諸侯一國之君。官天下。乃以位讓賢。家天下。乃以位傳子。陛下尊稱天子。殿下尊重宗藩。皇帝即位曰龍飛。人臣覲君曰虎拜。皇帝之言謂之綸音。皇后之命乃稱懿旨。椒房是皇后所居。楓宸乃人君所莅。天子尊崇。故稱元首。臣鄰輔翼。故曰股肱。龍之種。麟之角。俱譽宗藩。君之儲。國之貳。皆稱太子。帝子爰（音袁）立青宮。帝印乃是王璽（音徙）。宗室之派。演於天潢。帝胄之譜。名爲玉牒。前星耀彩。共祝太子以千秋。嵩嶽效

靈。三呼天子。以萬歲。神器大寶。皆言帝位。妃嬪媵嬙。總是宮娥。姜后脫簪而待罪。世稱哲后。馬后練服以鳴儉。共仰賢妃。唐堯勳德配昊天。遂動華封之三祝。漢太子恩覃少海。乃興樂府之四歌

▲文臣

帝王有出震向離之象。大臣有補天浴日之功。三公上應三台。郎官上應列宿。宰相位居台鉉（音炫）。吏部職掌銓衡。吏部天官大冢宰。戶部地官大司徒。禮部春官大宗伯。兵部夏官大司馬。刑部秋官大司寇。工部冬官大司空。都憲中丞。都御史之號。內翰學士。翰林院之稱。天使稱譽行人。司成尊稱祭酒。稱都堂曰大撫臺。稱巡按曰大柱史。方伯藩侯。左右布政之號。憲臺廉憲。提刑按察之稱。宗師稱為大文衡。副使稱為大憲副。郡侯邦伯。知府名尊。郡丞二侯。同知譽美。郡宰別駕乃稱通判。司李。豸（音寨）史。贊美推官。刺史州牧。乃知州之兩號。豸史臺諫即知縣之尊稱。鄉官曰鄉紳。農官曰田畯。鈞座台座。皆稱仕宦。帳下

麾下。並美武官。秩官既分九品。命婦亦有七階。一品曰夫人。二品亦曰夫人。三品曰淑人。四品曰恭人。五品曰宜人。六品曰安人。七品曰孺人。婦人受封曰金花誥。狀元報捷曰紫泥封。唐玄宗以金甌覆宰相之名。宋真宗以美珠箝諫臣之口。金馬玉堂。羨翰林之聲價。朱轓（音）皂蓋。仰郡守之威儀。台輔曰紫閣名公。知府曰黃堂太守。府尹之祿二千石。太守之馬五花驄。代天巡狩。贊稱巡按。指日高陞。預賀官僚初到任曰下車。告致仕曰解組。藩垣屏翰。方伯猶古諸侯之國。墨綬銅章。令尹即古子男之邦。太監掌閹門之禁令。故名閹宦。朝臣皆縉笏於紳間。故曰縉紳。蕭曹相漢高。曾為刀筆吏。汲黯相漢武。真是社稷臣。召伯布文王之政。嘗舍甘棠之下。後人思其遺愛。不忍伐其樹。孔明有王佐之才。嘗隱草廬之中。先主慕其芳名。乃三顧其廬。魚頭參政。魯宗道秉性骨鯁。伴食宰相。盧懷慎居位無能。王德用。人稱黑王相公。宋趙忭。世號鐵面御史。漢劉寬責民。蒲鞭示辱。項仲山潔己

飲馬投錢。李善感直言不諱。競稱鳴鳳朝陽。漢張綱彈劾（音核）無私。直斥豺狼當道。民愛鄧侯之政。挽之不留。人嫌謝令之貪。推之不去。廉范守蜀郡。民歌五袴。張堪守漁陽。麥穗（音遂）兩岐。魯恭為中年令。桑下有馴雉之異。郭汲為并（音兵）州守。兒童有竹馬之迎。鮮于子駿。寔非一路福星。司馬溫公。真是萬家生佛。鸞鳳不棲枳棘。羡仇（音求）香之為主簿。河陽遍種桃花。乃潘岳之為縣官。劉昆宰江陵。即日反風滅火。龔遂守渤海。令民賣刀買牛。此皆德政可歌。是以令名攸著。

△武職

韓柳歐蘇。固文人之最著。起翦頗牧。乃武將之多奇。范仲淹。胸中具數萬甲兵。楚項羽。江東有八千子弟。孫臏吳起。將略堪誇。穰苴尉繚。兵機莫測。姜太公有六韜。黃石公有三略。韓信將兵。多多益善。毛遂識衆。碌碌無奇。夷狄之人似蛇豕。驍勇之士若貔貅。大將曰干城。武士曰武弁。都督稱為大鎮國。總兵稱為大總戎。都閫即是都司。參戎

即是參將。千戶有戶侯之仰。百戶有百室之稱。以車爲戶曰轅門。顯揭戰功爲露布。下殺上謂之弑。上伐下謂之征。交鋒爲對壘。求和曰求成。戰勝而回。謂之凱旋。戰敗而走。謂之奔北。爲君洩恨曰敵愾。爲國救難曰勤王。豕突狼奔。比夷虜跳梁之狀。風聲鶴唳。驚士卒敗北之魂。漢馮異當論功。獨立大樹下。不誇己績。漢文帝嘗勞軍。親幸細柳營。按轡徐行。符堅自詡將廣。投鞭可以斷流。毛遂自薦才奇。處囊便當脫穎。羞與噲等伍。韓信降作淮陰。無面見江東。項羽羞歸故里。韓信受胯下之辱。張良有進履之謙。衛青爲牧豬之奴。樊噲爲屠狗之輩。求士莫求全。毋以二卵棄干城之將。用人如用木。毋以寸朽棄連抱之才。總之君子之身。可小可大。丈夫之志。能屈能伸。自古英雄難以枚舉。欲詳將略。須讀武經。

△祖孫父子

何謂五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何謂九族。高。曾。祖。考。己身。子。孫

曾。元。始祖曰鼻祖。遠孫曰耳孫。父子創造。曰肯構肯堂。父子俱賢。曰是父是子。祖稱王父。父曰嚴君。父母俱存。謂之椿萱並茂。子孫發達。謂之蘭桂騰芳。喬木高而仰。似父之道。梓木低而俯。如子之卑。不癡不聾。不作阿家（吉林）阿翁。得親順親。方可為人為子。蓋父愆。名為幹蠱。育義子。乃曰螟蛉。生子當如孫仲謀。曹操羨孫權之語。生子當如李亞子。朱溫歎存勗之辭。菽水承歡。貧士養親之樂。義方是訓。父親教子之嚴。紹箕裘。子承父業。恢先緒。子振家聲。具慶下。父母俱存。重慶下。祖父俱在。燕翼貽謀。乃稱裕後之祖。克繩祖武。是稱象賢之孫。稱人有令子。曰麟趾呈祥。稱宦有賢郎。曰鳳毛濟美。弑父自立。隋楊廣之天性何存。殺子媚君。齊易牙之人心奚在。分甘以娛目。王羲之弄孫自樂。問安惟點領。郭子儀厥孫最多。和丸教子。仲郢母之賢。戲綵娛親。老萊子之孝。毛義捧檄。為親之存。伯俞泣杖。因母之老。慈母望子。倚門倚閭。遊子思親。陟岵陟屺。愛無差等。曰兄子如鄰子。分有相同。

曰吾翁。即若翁。長男為主器。令子可克家。子光前曰克闇。子過父曰跨竈。寧馨英物。皆是羡人之兒。國器掌珠。悉是稱人之子。可愛者子孫之多。若螽斯之蟄蟄。堪羡者後人之盛。如瓜瓞之綿綿。

△兄弟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世間最難得者兄弟。須貽同氣之光。毋傷手足之雅。玉昆金友。羡兄弟之俱賢。伯壎（音喧）仲篪（音池）。謂聲氣之相應。兄弟既翕謂之花萼相輝。兄弟聯芳。謂之棠棣競秀。患難相顧。似鶺鴒之在原。手足分離。如雁行之折翼。元方季方俱盛德。祖太郎稱為難兄難弟。宋郊宋祁俱中元。當時人號為大宋小宋。荀氏兄弟。得八龍之佳譽。河東伯仲。有三鳳之美名。東征破斧。周公大義滅親。遇賊爭死。趙孝以身代弟。煮豆燃萁。謂其相害。斗粟尺布。譏其不容。兄弟鬩牆。即兄弟之鬭狠。天生羽翼。謂兄弟之相親。姜家大被以同眠。宋君灼艾而分痛。田氏分財。忽瘁庭前之荊樹。夷齊讓國。共採首陽之蕨薇。雖曰

安寧之日。不如友生。其實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夫婦

孤陰則不生。獨陽則不長。故天地配以陰陽。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故人生偶以夫婦。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夫婦和而後家道成。夫謂妻曰拙荊。又曰內子。妻稱夫曰藁（音稿）砧（音針）。又曰良人。賀人娶妻曰榮諧伉儷。留物與妻。曰歸遺細君。受室即是娶妻。納寵謂人娶妾。正妻謂之嫡。眾妾謂之庶。稱人妻曰尊夫人。稱人妾曰如夫人。結髮係是初婚。續絃乃是再娶。婦人重婚曰再醮。男子無偶曰鰥居。如鼓瑟琴。夫妻好合之謂。琴瑟不和。夫妻反目之詞。牝雞司晨。比婦人之主事。河東獅吼。譏男子之畏妻。殺妻求將。吳起何其忍心。蒸梨出妻。曾子善存孝道。張敞為妻畫眉。媚態可哂。董氏對夫封髮。貞節堪誇。冀郤缺夫妻相敬如賓。陳仲子夫妻灌園食力。不棄糟糠。宋宏回光武之語。舉案齊眉。梁鴻得孟光之賢。蘇惠織廻文。樂昌分破鏡。是夫婦之生離。

張瞻炊臼夢。莊子鼓盆歌是夫婦之死別。鮑宣之妻。提甕出汲。雅得順從之道。齊御之妻。窺御激夫。可稱內助之賢。可怪者買臣之妻。因貧求去。不思覆水難收。可醜者卓氏之女。貪夜私奔。但識絲桐有意要之身修而后家齊。夫義自然婦順。

△叔姪

曰叔父曰亞父。皆伯叔之輩。曰猶子。曰比兒。俱姪兒之稱。阿大中郎。道韞雅稱叔父。吾家龍文。楊素比美姪兒。烏衣諸郎君。江東稱王謝之子弟。吾家千里駒。苻堅美苻朗爲姪兒。竹林叔姪之稱。蘭玉子姪之譽。存姪棄兒。悲伯道之無後。視叔猶父。羨公綽之居官。盧邁無兒以姪而主身之後。張範遇賊。以子而代姪之生。

△師生

馬融設絳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孔子居杏壇。賢人七十。弟子三千。稱教館曰設帳。又曰振鐸。謙教館曰糊口。又曰舌耕。師曰西席。師席

曰函丈。學曰家塾（音叔）。學俸曰束脩。桃李在公門。稱人弟子之多。苜（音目）蓿（音宿）長欄杆。奉師飲食之菲。冰生于水。而寒于水。比學生之過於先生。靑出於藍。而勝於藍。謂門下之優於師傅。未得及門。曰宮牆外望。稱得秘授。曰衣鉢眞傳。人稱楊震爲關西夫子。世稱賀循爲當世儒宗。負笈千里。蘇章從師之殷。立雪程門。游楊敬師之至。弟子稱師之善教。曰如坐春風之中。學業感師之造成。曰仰沾時雨之化。

△朋友賓主

取善輔仁。皆資朋友。往來交際。迭爲主賓。爾我同心曰金蘭。朋友相資曰麗澤。東家曰東主。師傅曰西賓。父所交遊。尊爲父執。己所共事。謂之同袍。心志相孚爲莫逆。老幼相交曰忘年。刎頸交相如與廉頗。總角好。孫策與周瑜。膠漆相投。陳重之與雷義。雞黍之約。元伯之與巨卿。與善人交。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惡人交。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肝膽相照。斯謂腹心之友。意氣不孚。謂之口頭

之交。彼此不合。謂之參商。爾我相讎。如同冰炭。民之失德。乾（音干）餱以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落月屋梁。相思顏色。暮雲春樹。想望丰儀。王陽在位。貢禹彈冠以待薦。杜伯非罪。左儒寧死不狥君。分首分袂。敍別之詞。擁篲（音歲）掃門。迎迓之敬。陸（音[illegible]）凱折梅逢驛使。聊寄江南一枝春。王維折柳贈行人。遂唱陽關三疊曲。頻來無忌。乃云入幕之賓。不請自來。謂之不速之客。醴酒不設。楚王戊待士之意怠。投轄於井。漢陳遵留客之心誠。蔡邕（音容）倒屣以迎賓。周公握髮而待士。陳蕃器重徐穉。下榻（音塔）相延。孔子道遇程生。傾蓋而語。伯牙絕絃失子期。更無知音之輩。管寧割席拒華歆（音欣）。謂非同志之人。分金多與鮑叔。獨知管仲之貧。綈（音弟）袍垂愛。須憐范叔之寒。要知主賓聯以情。須盡東南之美。朋友合以義。當盡切偲之誠。

△婚姻

良緣由夙締（音帝）。佳偶自天成。蹇修與柯人。皆是媒妁之號。冰人與掌判。

憑是傳言之人。禮須六禮之周。好合二姓之好。女嫁曰于歸。男婚曰完娶。婚姻論財。夷虜之道。同姓不婚。周禮則然。女家受聘禮。謂之許纓。新婦謁祖先。謂之廟見。文定納采。皆為行聘之名。女嫁男婚。謂了向平之願。聘儀曰雁幣。卜妻曰鳳占。成婚之日曰星期。傳命之人曰月老。下衣即是納幣。合巹係是交杯。執巾櫛。奉箕（音）帚。皆女家自謙之詞。嫻姆訓。習內則。皆男家稱女之說。綠窗是貧女之室。紅樓是富女之居。桃夭謂婚姻之及時。摽梅謂婚期之已過。御溝題葉。于祐喜得宮娥。繡幕牽絲。元振獲異女。漢武帝對景帝論婦。欲以金屋貯嬌。唐韋固與月老論婚。始知赤繩繫足。朱陳一村而結好。秦晉兩國以成婚。藍田種玉。雍伯之緣。寶窗選婿。林甫之女。駕鵲橋以渡河。牛女相會。射雀屏而中目。唐高得妻。至若禮重親迎。所以正人倫之始。詩首好逑。所以崇王化之原。

△女子

男子禀乾之剛。女子配坤之順。賢后稱女中堯舜。烈女稱女中丈夫。曰閨秀。曰淑媛。皆稱賢女。曰閫範。曰懿德。並美佳人。婦主中饋。烹治飲食之名。女子歸寧。回家省親之謂。何謂三從。從父。從夫。從子。何謂四德。婦德。婦言。婦工。婦容。周家母儀。太王有周姜。王季有太任。文王有后妃。三代亡國。夏桀以妺喜。商紂以妲己。周幽以褒姒。蘭蕙質柳素才。皆女人之美號。冰雪心。柏舟操。悉孀婦之清聲。女貌嬌嬈。謂之尤物。婦容嬌媚。實可傾城。潘妃步。朵朵蓮花。小蠻腰。纖纖楊柳。張麗華。髮光可鑑。吳絳仙秀色可餐。麗娟氣馥如蘭。呵處結成香霧。太真淚紅於血。滴時更結紅冰。孟光力大。石臼可擎。飛燕身輕。掌上可舞。至若。緹（音提）縈（音榮）上書而救父。盧氏冒刃而衛姑。此女之孝者。侃母截髮以延賓。村媼殺雞而謝客。此女之賢者。韓玖英恐賊污。而自投於穢。陳仲妻恐隕德。而寧墜於崖。此女之烈者。王凝妻被牽。斷臂投地。曹令女誓志。引刀割鼻。此女之節者。曹大家（音姑）續完漢帙。徐惠妃援筆成文。

此女之才者。戴女之練裳竹笥（音四）。孟光之荊釵裙布。此女之貧者。柳氏禿妃之髮。郭氏絕夫之嗣。此女之妒者。賈女偷韓壽之香。齊女致袄廟之毀。此女之淫者。東施效顰（音頻）而可厭。無鹽刻畫以難堪。此女之醜者。自古賢淫各異。人生妍醜不同。是以坐菩薩。九子母。鳩盤荼。謂婦態之變更可畏。錢樹子。一點紅。無廉恥。謂青樓之妓女殊名。此固不列於人羣。亦可附之以博笑。

△外戚

帝女乃公侯主婚。故有公主之稱。帝壻非正駕之車。乃是附馬之職。郡主縣君。皆宗女之謂。儀賓國賓。皆宗壻之稱。舊好曰通家。好親曰懿戚。冰清玉潤。丈人女壻同榮。泰水泰山。岳母岳丈兩號。新壻曰嬌客。貴壻曰乘龍。贅壻曰館甥。賢壻曰快壻。凡屬東牀。俱爲半子。女子號門楣。唐貴妃有光於父母。外甥稱宅相。晉魏舒期報於母家。共敘舊姻曰原有瓜葛之親。自謙劣戚曰忝在葭莩之末。大喬小喬。皆姨

夫之號。連襟連袂。亦姨夫之稱。蒹葭倚玉樹。自謙借戚屬之光。蔦蘿施喬松。自幸得依附之所。

△老壽幼誕

不凡之子。必異其生。大德之人。必得其壽。稱人生日。曰初度之辰。賀人逢命。曰生申令旦。三朝洗兒。曰湯餅之會。周歲試周。曰晬（音醉）盤之期。男生辰。曰懸弧令旦。女生誕。曰設帨佳辰。賀人生子。曰嵩嶽降神。自謙生女。曰緩急非益。生子曰弄璋。生女曰弄瓦。夢熊夢羆。男子之兆。夢虺夢蛇。女子之祥。夢蘭叶吉。鄭文公之妾。生穆公之奇。英物稱奇。晉溫嶠聞聲。知桓溫之異。姜嫄生稷。履大人之迹。而有娀（音[illegible]）簡狄生契。呑元鳥之卵而叶孕。麟吐玉書。天生孔子之瑞。玉燕投懷。夢孕張說之奇。弗陵太子。懷胎十四月而始生。老子道君。懷孕八十年而始誕。晚年生子。謂之老蚌（音梆）生珠。暮歲登科。正是龍頭屬（音朱）老。賀老壽曰南極星輝。賀女壽曰中天婺煥。松柏節操。美其壽元之耐久。桑榆暮景。自

謙號景之無多。矍（音窒）鑠（音杓）稱人康健。聵（音貴）眊（音務）自謙衰頽。黄髮兒齒有壽之徵。龍鍾潦倒。年高之狀。日月逾邁。徒傷悲。春秋幾何。問人壽算。稱少年曰春秋鼎盛。羨高年曰齒德俱尊。行年五十。當知四十九年之非。在世百年。那有三萬六千日之樂。百歲曰上壽。八十曰中壽。六十曰下壽。八十曰耋。九十曰耄（音冒）。百歲曰期頤（音怡）。童子十歲就外傅。十三舞勺。成童舞象。老者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後生固為可畏。而高年尤足當尊。

△身體

百體非血肉之軀。五官有貴賤之別。堯眉分八彩。舜目有重瞳。耳有三漏。大禹之奇形。臂有四肘。成湯之異骨。文王龍顏而虎眉。漢高斗胸而隆準。孔子之頂若圩（音于）。文王之胸四乳。周公反握。作[illegible]與周之楨（音貞）。重耳駢脅。為霸晉之君。此皆古聖之英姿。不凡之貴品。至若髮膚（音孚）不可毀傷。曾子常以守身為大。待人須當量大。師德貴於唾面自乾。讒口

中傷金可鑠而骨可銷。虐政誅求。敲其膚而吸其髓。受人牽制曰掣肘。不知羞愧曰厚顏。好生議論曰搖唇鼓舌。共話衷腸曰促膝談心。怒髮沖冠。藺相如之英氣勃勃。炙手可熱。唐崔鉉之貴勢炎炎。貌雖瘦而天下肥。唐玄宗之自謂。口有蜜而腹有劍。李林甫之為人。趙子龍一身都是膽。周靈王初生便有鬚。來俊臣注酢於鼻。法外行兇。嚴子陵加足於帝腹。忘其尊貴。久不屈茲膝。郭子儀尊居相位。不為米折腰。陶淵明不拜吏胥。斷送老頭皮。楊璞得妻送之詩。新剝雞頭肉。明皇愛貴妃之乳。纖指如春筍。媚眼若秋波。肩曰玉樓。眼曰銀海。淚曰玉箸。頂若珠庭。歇擔曰息肩。不服曰強項。丁謂與人拂鬚。何其諂也。彭樂截腸決戰。不亦勇乎。剜肉醫瘡。權濟目前之急。傷胸捫足。計安衆士之心。漢張良躡足附耳。東方朔洗髓伐毛。尹繼倫。契丹稱為黑面大王。傅堯俞。宋帝稱為金玉君子。土木形骸（音孩）。不自粧飾。鐵石心腸。秉性堅剛。敘會晤。曰得挹芝眉。敘契濶。曰久違顏範。請女客。曰

奉透金蓮。邀覲友。曰敢扳玉趾。侏儒謂人身矮。魁梧稱人貌奇。龍章鳳姿。廟廊之彥。麞（音章）頭鹿耳。草野之夫。恐懼過甚。曰畏首畏尾。感佩不忘。曰刻骨銘心。貌醜曰不颺。貌美曰冠玉。足跛（音頗）曰蹣（音門）跚（音山）。耳聾曰重聽。期期艾艾。口訥之稱。喋喋便便。言多之狀。可嘉者小心翼翼。可鄙者大言不慚。腰細曰柳腰。身小曰雞肋。笑人齒缺。曰狗竇大開。識人不決。曰鼠首僨事。口中雌黃。言事而多改移。皮裏春秋。心中自有褒貶。脣亡齒寒。謂彼此之失依。足上首下。謂尊卑之顛倒。所為得意。曰吐氣揚眉。待人誠心。曰推心置腹。心慌曰靈臺亂。醉倒曰玉山頹。睡曰黑甜。臥曰偃息。口尚乳臭。謂世人年少無知。三折其肱。謂醫士老成諳練。西子捧心。愈見增妍。醜婦效顰。弄巧反拙。慧眼始知道骨。肉眼不識賢人。婢膝奴顏。諂容可厭。脅肩諂笑。媚態難堪。忠臣披肝。為君之藥。婦人長舌。為厲之階。事遂心曰如願。事可愧曰汗顏。人多言曰搖舌。物堪食曰可口。澤及枯骨。西伯之深仁。灼艾分痛。宋祖之友愛。唇

太宗爲臣療疾。親剪其鬚。顏杲卿罵賊不輟。賊斷其舌。不較橫逆。曰置之度外。洞悉虜情。曰已入掌中。馬良有白眉。獨出乎眾。阮籍作青眼。厚待夫人。咬牙封雍齒。計安諸將之心。含淚斬丁公。法正叛臣之罪。擲果盈車。潘安仁美姿可愛。投石滿載。張孟陽醜態堪憎。事之可怪。婦人生鬚。世所駭聞。男人誕子。求物濟用。謂燃眉之急。悔事無成。曰噬臍何及。情不相關。如秦越人之視肥瘠。事當探本。如善醫者祇論精神。無功食祿。謂之尸位素餐。譾（音전）劣無能。謂之行尸走肉。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十手所指。此心安可自欺。

△宮室

洪荒之世。野處穴居。有巢之後。上棟下宇。竹苞松茂。謂制度之得宜。鳥革翬（音揮）飛。謂創造之盡善。朝廷曰紫宸。禁門曰青瑣。宰相職掌絲綸。內居黃閣。百官具陳章疏。敷奏丹墀（音遲）。木天署。學士所居。紫薇省。中書

所謂。金馬玉堂。翰林院宇。柏臺烏府。御史衙門。布政司稱爲藩府。按察司係是臬司。潘岳種桃於滿縣。故稱花縣。子賤鳴琴以治邑。故曰琴堂。潭府是仕宦之家。衡門爲隱逸之宅。賀人有喜曰門闌藹瑞。謝人過訪。曰蓬蓽生輝。美奐美輪。禮稱屋宇之高華。肯堂肯構。書言父子之同志。土木方興。曰經始。創造已畢。曰落成。樓高可以摘星。屋小僅堪容膝。寇萊公庭除之外。只可栽花。李文靖廳事之前。僅容旋馬。恭賀屋成曰燕賀。自謙小曰蝸廬。民家名曰閭閻。貴族稱爲閥閱。朱門乃富豪之第。白屋是布衣之家。客舍曰逆旅。驛館曰郵亭。書室曰芸窗。朝廷曰魏闕。成均辟雍。皆國學之號。黌宮膠序。乃鄉學之稱。笑人善忘。曰徙宅忘妻。譏人不謹。曰開門揖盜。何樓所市。皆濫惡之物。壟斷獨登。譏專利之人。蓽門圭竇。係貧士之居。甕牖繩樞。皆窘人之室。宋寇準。真是北門鎖鑰。檀道濟。不愧萬里長城

△[illegible]卯

一人之所須。百工斯為備。但用則各適其用。而名則各異其名。管城子。中書君。悉為筆號。石虛中。即墨侯。皆是硯稱。墨為松使者。紙號楮先生。紙曰剡藤。又曰玉版。墨曰陳玄。又曰龍劑。共筆硯。同窗之謂。傳衣鉢。傳道之稱。篤志業儒。曰磨穿鐵硯。棄文就武。曰安用毛錐。劍有干將鏌鋣之名。扇有仁風便面之號。何謂箑。亦扇之名。何謂籟。有聲之謂。小舟名舴艋。巨艦曰艨艟。金根是皇后之車。菱花是婦人之鏡。銀鑿落。原是酒器。玉參差。乃是簫名。刻舟求劍。固而不通。膠柱鼓瑟。拘而不化。斗筲言其器小。棟梁是為大材。鉛刀無一割之利。强弓有百石之名。杖以鳩名。因鳩喉之不噎。鑰同魚樣。取魚目之常醒。兜鍪係是頭盔。巨羅乃為酒器。短劍名匕首。氈毯曰氍毹。琴名綠綺焦桐。弓號烏號繁弱。香爐名寶鴨。燭臺名燭奴。龍涎雞舌。悉是香名。鷁首鴨頭。別為船號。壽光客。是粧臺無塵之鏡。長明公。是梵堂不滅之燈。桔槔是田家之水車。襏襫乃農夫之雨具。烏金炭之美譽。忘歸矢之

別名。夜可擊。朝可炊。軍中刁（音凋）斗。雲漢熱。北風寒。劉褒畫圖。勉人發憤。曰猛著祖鞭。求人宥罪。曰幸開湯網。拔幟立幟。韓信之計甚奇。楚弓楚得。楚王所見未大。董安于性緩。常佩弦以自急。西門豹性急。常佩韋以自寬。漢孟敏嘗墮甑不顧。知其無益。宋太祖謂犯法有劍。正欲立威。王衍清談。常持麈（音主）尾。橫渠講易。每擁皋比（音皮）。尾生抱橋而死。固執不通。楚妃守符而亡。貞信可錄。溫嶠昔燃犀。照見水族之鬼怪。秦政有方鏡。照見世人之邪心。車載斗量之人。不可勝數。南金東箭之品。實是堪奇。傳檄可定。極言敵之易破。迎刃而解。甚言事之易為。以銅為鑑。可整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

成語考卷下

舊題明邱濬撰

△花木

植物非一。故有萬卉之稱。穀種甚多。故有百穀之號。如茨如粱。謂禾稼之蕃。惟夭惟喬。謂草木之茂。蓮乃花中君子。海棠花內神仙。國色天香。乃牡丹之富貴。冰肌玉骨。乃梅萼之清奇。蘭為王者之香。菊同隱逸之士。竹稱君子。松號大夫。萱草可忘憂。屈軼能指佞。篔（音雲）簹（音當）竹之別號。木樨桂之別名。明日黃花。過時之物。歲寒松柏。有節之稱。樗（音書）櫟（音歷）乃無用之散材。梗枏勝大任之良木。玉版筍之異號。蹲鴟芋之別名。瓜田李下。事避嫌疑。秋菊春桃。時來遲早。南枝先北枝後。庾嶺之梅。朔而生。望而落。堯階蓂莢。苾蒭背陰向陽。比僧人之有德。木槿朝開暮落。比榮華之不長。芒刺在背。言恐懼不安。薰蕕異器。言賢否有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道傍苦李。為人所棄。老人娶少婦。曰枯楊生稊。國家進多賢。曰拔茅連茹。蒲柳之姿。未

秋先稿。薑桂之性愈老愈辛。王者之兵勢如破竹。七雄之國地若瓜分。苻堅望陣疑草木皆是晉兵。索靖知亡歎銅駝會在荆棘。王佑知子必貴手植三槐。竇鈞五子齊榮人稱五桂。鉏麑觸槐不忍賊民之主。越王嘗蓼必欲復吳之仇。修母畫荻以教子誰不稱賢。廉頗負荆以請罪。善能誨過彌子瑕嘗恃寵將餘桃以啖君。秦商鞅欲行令使徙木以示信。王戎賣李鑽核不勝鄙吝。成王剪桐封弟因無戲言。齊景公以二桃殺三士。楊再思謂蓮花似六郎。倒啖蔗漸入佳境。蒸哀梨大失本真。煮豆燃萁比兄殘弟。砍竹遮筍。棄舊憐新。元素致江陵之柑。吳剛伐月中之桂。捐資濟貧當效堯夫之助麥。以物申敬聊效野人之獻芹。冒雨剪韭（音九）郭林宗之款友情殷。踏雪尋梅孟浩然之自娛雅興。商太戊能修德祥桑自死。寇萊公有深仁枯竹復生。王母蟠桃三千年開花三千年結子。故人借以祝壽誕。上古大椿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故人托以比嚴君。去稂莠正

以植嘉禾。沃枝葉不如培根本。世路之蓁蕪當剔。人心之茅塞須開。

△鳥獸

麟為毛蟲之長。虎乃獸中之王。麟鳳龜龍。謂之四靈。犬豕與雞。謂之三物。騄（음록）駬（음이）驊（음화）騮（음류）。良馬之號。太牢大武。乃牛之稱。羊曰柔毛。又曰長髯。主簿。豕名剛鬣。又名烏喙（음훼）將軍。鵝名舒雁。鴨號家鳧。雞有五德。故稱之曰德禽。雁性隨陽。因名之曰陽鳥。家豹烏圓。乃貓之譽。韓盧楚獹。皆犬之名。麒麟騶虞。俱好仁之獸。螟（음명）螣（음특）蟊（음모）賊。皆害苗之蟲。無腸公子。螃蟹之名。綠衣使者。鸚鵡之稱。狐假虎威。謂借勢而為惡。養虎貽患。謂留禍之在身。猶豫二獸之多疑。喻人之不決。狼狽二獸之相倚。比人之顛連。勝負未分。不知鹿死誰手。基業易主。正如燕入他家。雁到南方。先至為主。後至為賓。雉名陳寶。得雄則王。得雌則霸。刻鵠類鶩（음무）。為學粗成。畫虎類狗。弄巧反拙。美惡不稱。謂之狗尾續貂。貪圖不足。謂之蛇欲吞象。禍去禍又至。曰前門拒

虎。後門進狼。除兕不畏兕。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鄙衆趨利。曰羣蟻附羶（音占）。謙己愛兒。曰老牛（柴上声）舐犢。無中生有。曰畫蛇添足。進退兩難。曰羝羊觸藩。杯中蛇影。自起猜疑。塞翁失馬。難分禍福。龍駒鳳雛。晉閔鴻誇吳中陸士龍之異。伏龍鳳雛。司馬徽稱孔明龐士元之奇。呂后斷戚夫人手足。號曰人彘。晉人醃契丹王屍。謂之帝羓。人之狼惡。同于檮杌。人之兇暴。類於窮奇。王猛見桓溫。捫蝨而談當世之務。甯戚遇齊桓。扣角而取卿相之榮。楚王式怒蛙。以昆蟲之敢死。丙吉問牛喘。恐陰陽之失時。以十人而制千虎。比言事之難勝。走韓盧而搏蹇兔。比言敵之易摧。兄弟似鶺鴒之相親。夫婦如鸞鳳之配偶。有勢莫能爲。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制小不用大。曰割雞之小、焉用牛刀。鳥食母者曰梟（音囂）。獸食父者曰獍（音竟）。苛政猛於虎。壯士氣如虹。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謂仙人而兼富貴。盲人騎瞎（夜）馬。夜半臨深池。謂險語之逼人。黔驢之技。技止此耳。鼯鼠之

揆。技易窮乎。强兼併者曰鯨吞。爲小賊者曰狗盜。養惡人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噬。養惡人如養鷹。饑之則附。飽之則颺。隋珠彈雀。謂得少而失多。投鼠忌器。恐因甲而害乙。事多曰蝟（音胃）務。利小曰蠅頭。心惑似狐疑。人喜如雀躍。愛屋及烏。謂因此而惜彼。輕雞愛鶩。謂捨此而圖他。啖惡爲非。曰教猱（音戎）升木。受恩不報。曰得魚忘筌。倚勢害人。眞似城狐社鼠。空存無用。何殊陶犬瓦雞。勢弱難敵。謂之螳臂當轅。人生易死。乃曰蜉（音浮）蝣（音由）在世。小難制大。如越雞難覆鵠卵。賤反輕貴。似鷽（音學）鳩反笑大鵬。小人不知君子心。曰燕雀豈知鴻鵠志。君子不受小人侮。曰虎豹豈受犬羊欺。跖（音隻）犬吠堯。吠非其主。鳩居鵲巢。安享其成。緣木求魚。極言難得。按圖索驥。甚言失眞。惡人藉勢。曰如虎負嵎。窮人無歸。曰如魚失水。九尾狐。譏陳彭年。素性諂而又奸。獨眼龍。誇李克用。一目眇而有勇。指鹿爲馬。秦趙高之欺主。叱石成羊。黃初平之得仙。卞莊勇能擒兩虎。高駢（音平）一矢貫

雙鵰。司馬懿畏蜀如虎。諸葛亮輔漢如龍。鷦鷯巢林。不過一枝。鼴鼠飲河。不過滿腹。棄人甚易。曰孤雛腐鼠。文名共仰。曰起鳳騰蛟。為公乎。為私乎。惠帝問蝦蟇。欲左左。欲右右。湯德及禽獸。魚遊於釜中。雖生不久。燕巢於幕上。棲身不安。妄自稱奇。謂之遼東豕。其見甚小。譬如井底蛙。父惡子賢。謂之犂牛之子。父謙子拙。謂之豚犬之兒。出人羣而獨異。如鶴立雞羣。非配偶以相從。如雉求牡匹。天上石麟。誇小兒之邁眾。人中麒驥。比君子之超凡。怡堂燕雀。不知後災。甕裏醯雞。安有廣見。馬牛襟裾。罵人不識禮義。沐猴而冠。笑人見不恢宏。羊質虎皮。譏其有文無實。守株待兔。言其守拙無能。惡人如虎生翼。勢必擇人而食。志士如鷹在籠。自是淩霄有志。鮒魚困涸轍。難待西江水。比人之甚窘。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比人有大為。執牛耳。為人主盟。附驥尾。望人引帶。鴻雁哀鳴。比小人之失所。狡兔三穴。誚貪人之巧營。風馬牛勢不相及。常山蛇首尾相

應。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以其扶之者衆。千歲之龜。死而留甲。因其卜之則靈。大丈夫寧爲雞口。無爲牛後。士君子豈甘雌伏。定要雄飛。毋跼促如轅下駒。毋委靡如牛馬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鸚鵡能言。不離飛鳥。人惟有禮。庶可免相鼠之刺。若徒能言。夫何異禽獸之心

△衣服

冠稱元服。衣曰身章。曰弁。曰冔。曰冕。皆冠之號。曰履。曰舄。曰屣。悉鞋之名。上公命服有九錫。士人初冠曰三加。簪纓搢紳。仕宦之稱。章甫縫掖。儒者之服。布衣即白丁之謂。青衿乃生員之稱。葛屨履霜。誚儉嗇之過甚。綠衣黃裏。譏貴賤之失倫。上服曰衣。下服曰裳。衣前曰襟。衣後曰裾。敝服曰襤褸。美服曰華裾。襁褓乃小兒之衣。弁髦亦小兒之飾。左衽是夷狄之服。短後是武夫之衣。尊卑失序。如冠履倒置。富貴不歸。如衣錦夜行。狐裘三十年。儉稱晏子。錦帳四十里。富羨石崇。孟嘗君珠履三千客。牛僧孺金釵十二行。千金

之裘。非一狐之腋。綺羅之輩。非養蠶之人。貴者重裀疊褥。貧者短褐不完。卜子夏甚貧。鶉衣百結。公孫弘甚儉。布被十年。南州冠冕。德操稱龐統之邁衆。三河領袖。崔浩羡裴駿之超羣。虞帝制衣裳。所以命有德。昭侯藏敝袴。所以待有功。唐文宗袖經三浣。晉文公衣不重裘。衣履不敝不肯更爲。世稱堯帝。衣不經新。何由得故。婦勸桓冲。王氏之眉貼花鈿。被韋固之劍所刺。貴妃之乳服訶子。爲祿山之爪所傷。姜氏翕和。兄弟每宵同大被。王章未遇。夫妻寒夜臥牛衣。緩帶輕裘。羊叔子乃斯文主將。葛巾野服。陶淵明眞陸地神仙。雖然。服之不衷。身之災也。縕袍不恥。志獨超歟。

△飲食

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羹藜含糗。難語太牢之滋。御食曰珍饈。白米曰玉粒。好酒曰青州從事。次酒曰平原督郵。魯酒茅柴。皆爲薄酒。龍團雀舌。盡是香茗。待人禮衰。曰醴酒不設。款客甚薄。曰脫粟相留。

竹葉青。狀元紅。俱為美酒。葡萄綠。珍珠紅。悉是香醪。五斗解酲。劉伶獨溺於酒。兩腋生風。盧仝偏嗜乎茶。茶曰酪奴。又曰瑞草。米曰白粲。又曰長腰。太羹玄酒。亦可薦馨。塵飯塗羹。焉能充餓。酒係杜康所造。腐乃淮南所為。僧謂魚為水梭花。僧謂雞為穿籬菜。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揚湯止沸。不如去火抽薪。羔酒自勞。田家之樂。含哺鼓腹。盛世之風。人貪食曰徒哺啜。食不敬曰嗟來食。多食不厭。謂之饕餮之徒。見食垂涎。謂有欲炙之色。未獲同食。曰向隅。謝人賜食曰飽德。安步可以當車。晚食可以當肉。飲食貧難。曰半菽不飽。厚恩待報曰每飯不忘。謝擾人。曰兵廚之擾。謙待薄。曰草具之陳。白飯青芻。待僕馬之厚。炊金爨玉。謝款客之隆。家貧待客。但知抹月披風。冬月邀賓。乃曰敲冰煮茗。君側元臣。若作酒醴之麴糵。朝中冢宰。若作和羹之鹽梅。宰肉甚均。陳平見重於父老。戛羹示盡。邱嫂心厭乎漢高。畢卓為吏部而盜酒。逸興太豪。越王愛士卒而投醪。戰氣百倍。懲羹吹虀。

謂人懲前毖後。酒囊飯袋。謂人少學多餐。隱逸之士。漱石枕流。沉湎之夫。藉糟枕麴。昏庸桀紂。胡為酒池肉林。苦學仲淹。惟有斷虀畫粥。

珍寶

山川之精英。每洩為至寶。乾坤之瑞氣。恒結為奇珍。故玉足以庇嘉穀。珠可以禦火災。魚目豈可混珠。碔砆焉能亂玉。黃金生於麗水。白銀出自朱提。曰孔方。曰家兄。俱為錢號。曰青蚨。曰鵝眼。亦是錢名。可貴者明月夜光之珠。可珍者璠璵琬琰之玉。宋人以燕石為玉。什襲緹巾之中。楚王以璞玉為石。兩刖卞和之足。惠王之珠。光能照乘。和氏之璧。價重連城。鮫人泣淚成珠。宋人削玉為楮。賢乃國家之寶。儒為席上之珍。王者聘賢。束帛加璧。真儒抱道。懷瑾握瑜。雍伯多緣。種玉於藍田而得美婦。太公奇遇。釣璜於渭水而遇文王。剖腹藏珠。愛財而不愛命。纏頭用錦。助舞而更助嬌。孟嘗廉潔。克俾合浦還珠。相如勇忠。能使秦廷歸璧。玉釵作燕。飛漢宮

之異事。金錢成蝶舞。唐庫之奇傳。廣錢固可以通神。營利乃為鬼所笑。以小致大。謂之拋甎引玉。不知所貴。謂之買櫝還珠。賢否羅害。如玉石俱焚。貪吝無厭。雖錙銖必算。崔烈以錢買官。人皆惡其銅臭。秦嫂不敢視叔。自言畏其多金。熊衮父亡。天乃雨錢助葬。仲儒家窘。天乃雨金濟貧。漢楊震畏四知而辭金。唐太宗因懲貪而賜絹。晉魯褒作錢神論。嘗以錢為孔方兄。王夷甫口不言錢。乃謂錢為阿堵物。然而牀頭金盡。壯士無顏。囊內錢空。阮郎羞澀。但匹夫不可懷璧。人生孰不愛財。

△制作

上古結繩記事。蒼頡制字代繩。龍馬負圖。伏羲因畫八卦。洛龜呈瑞。大禹因列九疇。曆日是容成所為。甲子乃大撓所作。算數作於隸首。律呂造自伶倫。甲冑舟車。係軒轅之創始。權量衡度。亦軒轅之立規。伏羲氏造網罟。教佃漁以贍民用。唐太宗造册籍。編里甲

以稅田糧與貿易。製耒耜皆由炎帝。造琴瑟教嫁娶。乃是伏羲冠冕衣裳。至黃帝而始備桑麻蠶績自元妃而始興神農嘗百草。醫藥有方。后稷播百穀。粒食有賴。燧人氏鑽木取火。烹飪初興有巢氏構木為巢。宮室始創。夏禹欲通神祇。因鑄鏞鐘於郊廟。漢明尊崇佛教。始立寺觀於中朝。周公作指南車。羅盤是其遺制。錢樂作渾天儀。歷家始有所宗。育王得疾因造無量寶塔。秦政防胡。特築萬里長城。孫叔通制立朝儀。魏曹丕秩序官品。周公獨制禮樂。蕭何造立律條。堯帝作圍棋。以教丹朱。武王作象棋。以象戰鬬。文章取士。興於趙宋。應制以詩。起於李唐梨園子弟。乃唐明皇作始。資治通鑑。是司馬光所編筆乃蒙恬所造。紙乃蔡倫所為。凡今人之利用。皆古聖之定式。

△文事

多才之士。才儲八斗。博學之儒。學富五車。三墳五典。乃三皇五帝

之書。八索九邱。是八澤九州之誌。書經載上古唐虞三代之事。故曰尚書。易經乃姬周文王周公所繫。故曰周易。二戴曾刪禮記。故曰戴禮。二毛曾注詩經。故曰毛詩。孔子作春秋。因獲麟而絶筆。故曰麟經。榮於華袞。乃春秋一字之褒。嚴於斧鉞。乃春秋一字之貶。縑緗黃卷。總謂經書。雁帛鸞箋。通稱簡札。錦心繡口。李太白之文章。鐵畫銀鉤。王羲之之字法。雕蟲小技。自謙文學之卑。倚馬可待。羨人作文之速。稱人近来進德。曰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羨人學業精通。曰面壁九年。始有此神悟。五鳳樓手。稱文字之精奇。七步奇才。羨天才之敏捷。譽才高。曰今之班馬。羨詩工。曰壓倒元白。漢晁錯多智。景帝號為智囊。王仁裕多詩。時人號為詩窖。騷客即是詩人。譽髦乃稱美士。自古詩稱李杜。至今字仰鍾王。白雪陽春。是難和難賡之韻。青錢萬選。乃屢試屢中之文。驚神泣鬼。皆言詞賦之雄豪。遏雲繞梁。原是歌音之嘹喨。涉獵不精。是多學之弊。咿唔

咕嗶皆讀書之聲。連篇累牘。總說多文。寸楮尺素。通稱簡札。以物求文。謂之潤筆之資。因文得錢。乃曰稽古之力。文章全美。曰文不加點。文章奇異。曰機杼一家。應試無文。謂之曳白。書成繡梓。謂之殺青。譏線之才。自謙才短。記問之學。自愧學膚。裁詩曰推敲。曠學曰作輟。文章浮薄。何殊月露風雲。典籍儲藏。皆在蘭臺石室。秦始皇無道。焚書坑儒。唐太宗好文。開科取士。花樣不同。乃為文章之異。潦草塞責。不求辭語之精。邪說曰異端。又曰左道。讀書曰肄業。又曰藏脩。作文曰染翰操觚。從師曰執經問難。求作文曰乞揮如椽筆。羨高文曰纔是大方家。競尚佳章。曰洛陽紙貴。不謙問難。曰明鏡不疲。稱人書架曰鄴架。稱人嗜學曰書淫。白居易生七月。便識之無二字。唐李賀纔七歲。作高軒過一篇。開卷有益。宋太宗之要語。不學無術。漢霍光之為人。漢劉向校書於天祿。太乙燃藜。趙匡胤代位於後周。陶穀出詔。江淹夢筆生花。文思大進。揚雄夢吐

白鳳。詞賦愈奇。李守素通姓氏之學。許敬宗名為人物志。虞世南晰古今之理。唐太宗號為行祕書。始古含今。皆言學博。咀英嚼華。總曰文新。文望尊隆。韓退之若泰山北斗。涵養純粹。程明道如良玉精金。李白才高。咳唾隨風生珠玉。孫卓辭麗。詩賦擲地作金聲。

△科第

士人入學曰游泮。又曰采芹。士人登科曰釋褐。又曰得儁。賓興即大比之年。賢書乃試錄之號。鹿鳴宴。歌文榜之賢。鷹揚宴。待武科之士。文章入式。有朱衣以點頭。經術既明。取青紫如拾芥。其家初中。謂之破天荒。士人超拔。謂之出頭地。中狀元曰獨占鼇頭中解元曰名魁虎榜。瓊林賜宴。宋太宗之伊始。臨軒問策。宋神宗之開端同榜之人。皆是同年。取中之官。謂之座主。應試見遺。謂之龍門點額。進士及第。謂之雁塔題名。賀登科曰榮膺鶚薦。入貢院曰鏖戰棘闈。金殿唱名曰傳臚。鄉會放榜曰撤棘。攀仙桂。步青雲。皆言

榮發。孫山外。紅勒帛。總是無名。英雄入吾彀。唐太宗喜得佳士。桃李屬春宮。劉禹錫賀得門生。薪采也。槱積也。美文王作人之詩。故考士謂之薪槱之典。彙類也。征進也。是連類同進之象。故進賢謂之彙征之途。賺了英雄。慰人下第。傍人門戶。憐士無依。雖然有志者事竟成。佇看榮華之日。成丹者火候到。何惜烹煉之功。

△釋道鬼神

如來釋迦。即是牟尼。原係成佛之祖。老聃李耳。即是道君。乃為道教之宗。鷲嶺祇園。皆屬佛國。交梨火棗。盡是仙丹。沙門稱釋。始於晉道安。中國有佛。始於漢明帝。籛鏗即是彭祖。八百高年。許遜原宰旌陽。一家超舉。波羅猶云彼岸。紫府即是仙宮。曰上方。曰梵剎。總是佛場。曰真宇。曰蕊珠。皆稱仙境。伊蒲饌。可以齋僧。青精飯。亦堪供佛。香積廚。僧家所備。仙麟脯。仙子所餐。佛圖澄顯神通。咒蓮生鉢。葛仙翁作戲術。吐飯成蜂。達摩一葦渡江。欒巴噀酒滅火。吳

猛晝江成路。麻姑擲米成珠。飛錫掛錫。謂僧人之行止。道引胎息。謂道士之修持。和尚禮拜曰和南。道士禮拜曰稽首。曰圓寂曰荼毗。皆言和尚之死。曰羽化曰尸解。悉言道士之亡。男道曰巫。女道曰覡。自古攸分。男僧曰僧。女僧曰尼。從來有別。羽客黃冠。皆稱道士。上人比邱。並美僧人。檀越檀那。僧家稱施主。燒丹鍊汞。道士學神仙。和尚自謙。謂之空桑子。道士誦經。謂之步虛聲。菩者普也。薩者濟也。尊稱神祇。故有菩薩之譽。水行龍力大。陸行象力大。負荷佛法。故有龍象之稱。儒家謂之世。釋家謂之刼。道家謂之塵。俱謂俗緣之未脫。儒家曰精一。釋家曰三昧。道家曰貞一。總言奧義之無窮。達摩死後。手攜隻履西歸。王喬朝君。爲化雙鳧下降。辟穀絕粒。神仙能服氣煉形。不滅不生。釋氏惟明心見性。梁高僧談經入妙。可俾巖石點頭。天花墜地。張虛靖煉丹旣成。能令龍虎並伏。雞犬俱升。藏世界於一粟。佛法何其大。貯乾坤於一壺。道法何其宏。

妄誕之言。載鬼一車。高明之家。鬼闞其室。無鬼論。作於晉之阮瞻。搜神記。撰於晉之干寶。顏子淵卜子夏。死為地下修文郎。韓擒虎寇萊公。死作陰司閻羅王。至若土穀之神曰社稷。乾旱之鬼曰旱魃。魑魅魍魎。山川之祟。神荼鬱壘。啖鬼之神。仕途偃蹇。鬼道亦為之揶揄。心地光明。吉神自為之呵護。

△技藝

醫士業軒岐之術。稱曰國手。地師習青烏之書。號曰堪輿。盧醫扁鵲。古之名醫。鄭虔崔白。古之名畫。晉郭璞得青囊經。故善卜筮地理。孫思邈得龍宮方。能醫虎口龍鱗。善卜者。是君平詹尹之流。善相者。即唐舉子卿之亞。推命之人。即星士。繪畫之士曰丹青。大風鑑。相士之稱。大工師。木匠之譽。若王良。若造父。皆善御之人。東方朔。淳于髡。係滑稽之輩。稱善卜卦者曰今之鬼谷。稱善記怪者曰古之董狐。稱諏日之人曰太史。稱書算之人曰掌文。擲骰者喝雉

呼盧。善射者穿楊貫蝨。蹴踘之戲。乃云雙陸橘中之樂。是說圍棋。陳平作傀儡解漢高白登之圍。孔明造木牛輔劉備運糧之計。公輸子削木鳶。飛天至三日而不下。張僧繇畫壁龍。點睛則雷電而飛騰。然奇技似無益於人。而百藝期有濟於世。

△訟獄

世人惟不平則鳴。聖人以無訟為貴。上有恤刑之主。桁楊雨潤。下無寃枉之民。肺石風清。雖囹圄便是福堂。而畫地亦可為獄。與人構訟。曰鼠牙雀角之爭。罪人訴寃。有搶地籲天之慘。狴犴乃猛犬。而能守。故獄門畫狴犴之形。棘木外剌而裏直。故聽訟在棘木之下。鄉亭之繫有岸。朝廷之繫有獄。誰敢作奸犯科。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贖。上當原情定罪。囹圄是周獄。羑里是商牢。桎梏之設。乃拘罪人之具。縲紲之中。豈無賢者之寃。兩爭不放。謂之鷸蚌相持。無辜牽連。謂之池魚受害。請公入甕。周興自作其孽。下車泣

罪。夏禹深痛其民。好訟曰健訟。挂告曰株連。為人解訟謂之釋紛。被人栽寃。謂之嫁禍。徙配曰城旦。遣戍是問軍。三尺乃朝廷之法。三木是罪人之刑。古之五刑。墨、劓、剕、宫、大辟。今之律例。笞、杖、死罪徒流。上古時削木為吏。今日之淳風安在。唐太宗縱因歸獄。古人之誠信可嘉。花落訟庭閒。草生囹圄靜。歌何易治民之簡吏從冰上立。人在鏡中行。頌盧奐折獄之清可見治亂之藥石。刑罰為重。興平之粱肉。德教為先。

△貧富

命之修短有數。人之富貴在天。惟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貫朽粟陳。稱羨財多之謂。紫標黃榜。封記錢庫之名。貪愛錢物。謂之錢愚。好置田宅。謂之地癖。守錢虜。譏蓄財而不散。落魄夫。謂失業之無依。貧者地無立錐。富者田連阡陌。室如懸磬。言其甚窘。家無擔石。謂其極貧。無米曰在陳。守死曰待斃。富足曰殷實。命蹇曰數奇。甦涸

餬乃濟人之急。呼庚癸。是乞人之糧。家徒壁立。司馬相如之貧。扊（音琰）扅（音移）爲炊。秦百里奚之苦。鵠形菜色。皆窮民饑饉之形。炊骨爨骸。謂軍中乏糧之慘。餓死留君臣之義。伯夷叔齊。貲財敵王公之富。陶朱倚頓。石崇殺妓以侑酒。恃富行兇。何曾一食費萬錢。奢侈過甚。二月賣新絲。五月糶（音跳）新穀。真是剜肉醫瘡。三年耕而有一年之食。九年耕而有三年之食。庶幾遇荒有備。貧士之腸。習藜莧。富人之口。厭膏粱。石崇以蠟代薪。王愷以飴沃釜。范丹蛙生土竈。破甑生塵。曾子捉襟見肘。納履決踵。貧不勝言。韋莊數米而炊。秤薪而爨。儉有可鄙。總之飽德之士。不願膏粱。聞譽之施。奚圖文繡。

△人事

大學首重夫明新。小子莫先於應對。其容固宜有度。出言尤貴有章。智欲圓而行欲方。膽欲大而心欲小。閣下足下。並稱人之辭。不佞鯫（音鄒）生。皆自謙之語。恕罪曰寬宥。惶恐曰主臣。大春元。大殿選。大

會狀。舉人之稱不一。大秋元。大經元。大三元。士人之譽多殊。大掾吏。推美吏員。大柱石。尊稱鄉宦。賀人入學。曰雲程發軔。賀人新冠曰元服加榮。賀人榮歸。謂之錦旋。作商得財。謂之稇載。謙送禮。曰獻芹。不受餽。曰反璧。謝人禮厚。曰厚貺。自謙禮簿。曰菲儀。送行之禮。謂之餽賮。拜見之資。名為贄敬。賀壽儀。曰祝敬。弔死禮。曰奠儀。請人遠歸。曰洗塵。攜酒送行。曰祖餞。犒僕夫。謂之旌使。演戲文。謂之俳優。謝人寄書。曰辱承華翰。謝人致問。曰多蒙寄聲。望人寄信。曰早賜玉音。謝人許物。曰已蒙金諾。具名帖。曰投刺。發書函。曰開緘。思慕久。曰極切瞻韓。想望殷。曰久懷慕藺。相識未真。曰有半面之識。不期而遇。曰邂逅之緣。登龍門。得參名士。瞻山斗。仰望高賢。一日三秋。言思慕之甚切。渴塵萬斛。言想望之久殷。睽違教命。乃云鄙吝復萌。往來無憑。則曰萍蹤靡定。虞舜慕唐堯。見堯於羹。見堯於牆。門人學孔聖。孔趨亦趨。孔步亦步。曾經會晤。曰向獲承顏

接詞。謝人指教。曰深蒙耳提面命。求人涵容。曰望包荒。求人吹噓。曰望汲引。求人薦引。曰幸為先容。求人改文。曰望賜郢斲。借重鼎言。是託人言事。望移玉趾。是浼人親行。多蒙推轂。謝人舉薦之辭。望作領袖。託人倡首之說。言詞不爽。謂之金石語。鄉黨公論。謂之月旦評。逢人說項斯。表揚善行。名下無虛士。果是賢人。黨惡為非。曰朋奸。盡財賭博。曰孤注。徒了事。曰但求塞責。戒明察。曰不必苛求。方命是逆人之言。執拗是執己之性。曰覬（音冀）覦（音俞）。曰聛（音陂）睨（音妮）。總是私心之窺望。曰倥（音空）偬（音總）。曰旁午。皆言人事之紛紜。小過必察。謂之吹毛求疵。乘釁相攻。謂之落井下石。慾心難厭如谿壑。財物易費如漏卮。望開茅塞。是求人之教導。多蒙藥石。是謝人之箴規。芳規芳躅（音濁）。皆善行之可摹。格言至言。悉嘉言之可聽。無言曰緘默。息怒曰霽威。包拯寡色笑。人比其笑為黃河清。商鞅最兇殘。常見論囚而渭水赤。仇深曰切齒。人笑曰解頤。人微笑曰莞爾。掩口笑曰胡盧。大笑

曰絶倒。衆笑曰哄（共上聲）堂。留位待賢。謂之虛左。官僚共署。謂之同寅。人失信曰爽約。又曰食言。人忘誓曰寒盟。又曰反汗。銘心鏤骨。感德難忘。結草啣（音銜）環。知恩必報。自惹其災。謂之解衣包火。幸離其害。眞如脫網就淵。兩不相入。謂之柄鑿。兩不相投。謂之冰炭。彼此不合曰齟齬（音斜）。欲前不進曰趑（音咨）趄（音疽）。落落不合之詞。區區自謙之語。跋者作事已畢之謂。醵（音斜）者斂財飮酒之名。贊襄其事。謂之玉成。分裂難完謂之瓦解。事有低昂曰軒輊（音至）。力相上下曰頡頏。平空起事。謂之作俑。仍踵前弊。謂之效尤。手口共作曰拮据。不暇修容曰鞅掌。手足並行曰匍匐。俯首而思曰低徊。明珠暗投。大屈才能。入室操戈。自相魚肉。求教於愚人。是問道於盲。枉道以干主。如衒（音[illegible]）玉求售。智謀之士。所見略同。仁人之言。其利甚溥。班門弄斧。不知分量。岑樓齊木。不識高卑。勢延莫遏。謂之滋蔓難圖。包藏禍心。謂之人心叵（[illegible]）測。作舍道傍。議論多而難成。一國三公。權柄分而不一。事有奇緣。曰

三生有幸。事皆拂意。曰一事無成。酒色是躭。如以雙斧伐孤樹。力量不勝。如以寸膠澄黃河。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魏徵之對太宗。眾怒難犯。專欲難成。此子產之諷子孔。欲逞所長。謂之心煩技癢。絕無情欲。謂之槁木死灰。座上有江南。語言須謹。往來無白丁。交接皆賢。將近好處。曰漸入佳境。無端倨傲。曰旁若無人。借事寬役曰告假。將錢囑託。曰夤緣。事有大利。曰奇貨可居。事宜鑒前。曰覆車當戒。外彼為此。曰左袒。處事兩可。曰模稜。敵甚易摧。曰發蒙振落。志在必勝。曰破釜沉舟。曲突徙新無恩澤。不念豫防之力大。焦頭爛額為上客。徒知救急之功宏。賊人曰梁上君子。强梗曰化外頑民。木屑竹頭。皆為有用之物。牛溲（音搜）馬渤。可備藥物之資。五經掃地。祝欽明自褻斯文。一木撐（叶平聲）天。晉王敦未可擅動。題鳳題牛。識友識親之隱詞。破杏破梨。見子見夫之奇夢。毛遂片言九鼎。人重其言。季布一諾千金。人服其信。岳飛背涅盡忠報國。楊震惟以清白

傳家。下强上弱。曰尾大不掉。上權下奪。曰太阿倒持。當今之世。不但君擇臣。臣亦擇君。受命之主。不獨創業難。守成亦不易。平生所為。皆可對人言。司馬光之自信。運用之妙。惟存乎一心。岳武穆之論兵。不修邊幅。謂人不飾儀容。不立崖岸。謂人天性和樂。藹爾公膺（音应）。言其甚小。鹵莽滅裂。言其不精。誤處皆緣不學。强作乃成自然。求事速成曰躐等。過於禮貌曰足恭。假忠厚者。謂之鄉愿。出人羣者。謂之巨擘。孟浪由於輕浮。精詳出於暇豫。為善則流芳百世。為惡則遺臭萬年。過多曰稔惡。罪滿曰貫盈。常見冶容誨淫。須知慢藏誨盜。管中窺豹。所見不多。坐井觀天。知識不廣。無勢可乘。英雄無用武之地。有道則見。君子有展采之思。求名利達。曰捷足先得。慰士遲滯。曰大器晚成。不知通變。曰徒讀父書。自作聰明。曰遷就己見。淺見曰膚見。俗言曰俚言。識時務者為俊傑。昧先幾者非明悊。村夫不識一丁。愚者豈無一得。拔去一丁。謂除一害。又生一秦。

是增一仇。戒輕言曰屬垣有耳。戒輕敵曰勿謂秦無人。同惡相幫謂之助桀為虐。貪心無厭謂之得隴望蜀。當知器滿則傾。須量物極則反。喜嬉戲名為好弄。好笑謔謂之詼（音灰）諧。譊譊口交加。市中可信有虎。衆奸鼓舞。聚蚊可以成雷。萋菲成錦。謂譖言之釀禍。含沙射影。言鬼蜮之害人。鍼砭所以治病。鴆毒必致殺人。李義甫陰柔害物。人謂之笑裏藏刀。李林甫奸詭陷人。世謂之口蜜腹劍。代人作事曰代庖。與人設謀曰借箸。見事極真曰明若觀火。對敵易勝曰勢若摧枯。漢武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廉頗先國難而後私仇。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音寒）睡。宋太宗之語。一統之世。真是胡越一家。唐高祖之時。至若暴秦以呂易嬴。是嬴亡於莊襄之手。弱晉以牛易馬。是馬滅於懷愍之時。中宗親為點籌於韋后。穢播千秋。明皇賜洗兒錢於貴妃。醜遺萬代。非類相從。不如鶉鵲。父子同牝。謂之聚麀。以下淫上謂之烝。野合奸倫謂之亂。從來淑慝殊途。惟在後人

法戒。斯世清濁異品。全賴吾輩激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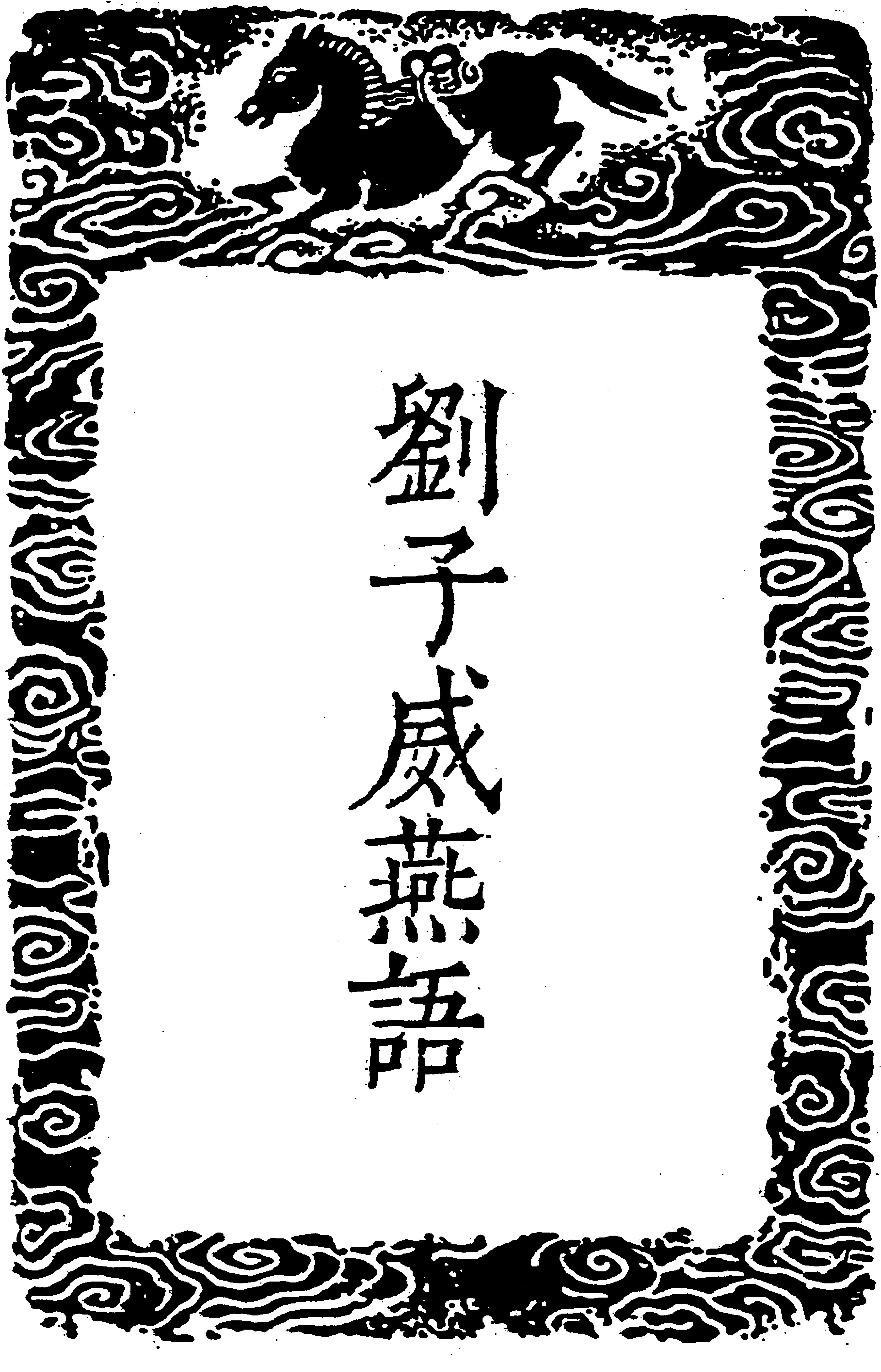
△疾病死喪

福壽康寧。固人之所同欲。死亡疾病。亦人所不能無。惟智者能調達人自主。問人疾曰貴體違和。自謂疾曰偶沾賤恙。羅病者甚為造化小兒所苦。患疾者豈是實沈臺駘（音詒）為災。疾不可療曰膏肓（音荒）。平安無事曰無恙。采薪之憂。謙言抱病。河魚之患。係是腹災。可以勿藥。喜其病安。厥疾弗瘳。言其病篤。瘧不病君子。病君子政為瘧耳。卜所以決疑。既不疑復何卜哉。謝安夢雞而疾不起。因太歲之在酉。楚王呑蛭（音窒）而疾乃痊。因厚德之及人。將屬纊。將易簀。皆言人之將死。作古人。登鬼錄。皆言人之已亡。親死則丁憂。居喪則讀禮。在牀謂之尸。在棺謂之柩。報孝書曰訃。慰孝子曰唁（音彥）。往弔曰匍匐。廬墓曰倚閭。寢苫枕塊。哀父母之在土。節哀順變。勸孝子之惜身。男子死曰壽終正寢。女子死曰壽終內寢。天子死曰崩。諸侯死曰薨。

大夫死曰卒。士人死曰不祿。庶人死曰死。童子死曰殤。自謙父死曰孤子。母死曰哀子。父母俱死曰孤哀子。自言父死曰失怙。母死曰失恃。父母俱死曰失怙恃。父死何謂考。考者成也。已成事業也。母死何謂妣。妣者媲也。克媲父美也。百日內曰泣血。百日外曰稽顙。期年曰小祥。兩朞曰大祥。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論喪之有輕重。九月為大功。五月為小功。言服之有等倫。三月之服為緦麻。三年將滿曰禫禮。孫承祖服。嫡孫杖期。長子已死。嫡孫承重。死者之器曰明器。待以神明之道。孝子之杖曰哀杖。為扶哀痛之軀。父之節在外。故杖取乎竹。母之節在內。故杖取乎桐。以財物助喪家。謂之賻（音부）以車馬助喪家謂之賵（音봉）。以衣斂死者之身。謂之襚。以玉實死者之口。謂之琀。送喪曰執紼。出柩曰駕轜。吉地曰牛眠地。築墳曰馬鬣（音렵）封。墓前石人。原名翁仲。柩前功布。今曰銘旌。挽歌始於田橫。墓誌創於傅奕。生墳為壽藏（音장）。死墓曰佳城。墳曰夜臺。壙曰窀穸。

已葬曰瘞玉。致祭曰東务。春祭曰祀。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蒸。飲杯棬而抱痛。母之口澤如存。讀父書以增傷。父之手澤未泯。子羔悲親而泣血。子夏哭子而喪明。王裒哀父之死。門人因廢蓼莪篇。王修哭母之亡。鄰里遂停桑柘社。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皐魚增感。與其椎（音追）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存。曾子興思。故為人子者。當思木本水源。凡屬承先者。須重慎終追遠。

成語考終



劉子威燕語

本書承國立中央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北京圖書館藏

劉子威燕語

余近閱人書愛之且有噫[illegible]有[illegible]才不恒有於世而世之以才擅者其患不一有槩以忽視人内不自量外不能別妄以氣加之或中且忸焉而猶彊凌厲者有見不若己則說之爲之譽度終不能踰己且以自標樹也有見將與己並者輒詆傷之恐有所掩也此自昔則然至異代猶為扼腕可勝道哉余毎見著作善者不問誰何即躭焉極尚之未嘗有所不盡而人於余或不能得其一辭借豈余不足當者則其所稱槩可見誰其若余者余非繆自許即人讀書不能多余而暴之若曰不足是感余深因有所爲述若余之惜才惟恐僻陋不獲購見豈余不畏勝己哉固自其度越遠矣夫

劉子威燕語

長洲劉鳳子威著

古之人無不學焉者卽聖賢固不論若管仲之辯俞兒右袪慶忌蟡蟜子産之辯黄能實沉臺駘晏嬰之知景公夢二丈夫窮喬款之類何其愽也他所稱春秋大夫或以不學爲愧者有矣若晉文公學於臼季魏絳之學不廢其先人職祁午之少學而不戲子服何之非閔馬父不說學不可更僕矣若秦繆公學於宁人二世學於趙高則秦之主雖世不廢學然不就保傅學於宫中則趙高用之始也夫在上者總萬方之議則下不能蔽矣管子曰黄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於朝而備訊唉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桓公曰吾不效而爲之對曰名曰嘖室之議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内於嘖室之

議有司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焉此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爲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禮云大功廢業又云大功誦可也然則君子非服也非疾也未嘗一日廢誦業也或曰業在手則投之是業未必誦也曰秉筆爲名命曰奮於筆曰行則執簡從是亦不在手乎

秦公孫鞅書之靳命篇云國以功受官予爵則治省言寡以六蝨受官與爵則治煩言生六蝨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謂君之治不勝其臣官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蝨勝其政也夫是術也秦之所由以爲戎狄也亦所由以爲富彊也是燔詩書百家之言禁偶語坑儒之漸也

婦人而辯者賢莫如魯季敬姜晉文公夫人齊姜其稱詩書秉禮皆丈夫所不能遂若伯宗

之妻叔魚叔向之母其相人柳何明也魯穆姜定姜才而不足於貞行齊桓公之中寢諸子之辨舍朝不異饋也管敬仲之妾謂無以少少無以賤賤稱詩曰浩浩者水育育者魚以知甯子之欲室也秦繆姬之請晉君圉柳下惠妻之誄其夫其辭抑又何文乎劉向所載列女或續之卒於漢其明慧智諝而嫺於辭令乃其餘耳杜預有女記十卷顏峻有婦人詩集二卷殷淳有婦人集三十卷又有婦人集十一卷婦人集鈔二卷雜文十六卷徐氏婦人訓解十卷他以集名漢曹大家女誡一卷班婕妤集三卷秦嘉妻徐淑一卷蔡文姬一卷傅石甫妻孔氏一卷曹大家一卷晉王凝之妻謝道韞二卷王渾妻鍾夫人五卷左貴嬪四卷賈充妻李扶一卷陶融妻陳窈一卷都水使者妻陳玢五卷劉驎之妻陳珍七卷劉柔妻王邵之十卷傅伉妻辛蕭一卷鈕滔母孫瓊二卷成公道妻龐馥一卷何殷

妻徐氏一卷宋婦人牽氏一卷後宫司儀韓蘭英四卷梁臨安公主三卷范靖妻沈滿願三卷徐俳妻劉令嫺三卷陳後主沈后十卷九嬪一卷此皆見漢志隨書者又文德皇后女則十卷張后鳳楼新詠二十卷武后埀拱金輪集共一百十卷上官昭容　卷李季蘭魚玄機花蘂夫人各詩一卷宋李易安集十二卷徐氏閨秀集二卷此皆婦之才者乎若他所載詩若文有存者未能悉著之而仙書

玉清神女上清貞女雲林右英夫人之類至多則昉於西王母

元美云古三墳僞書也汲冢周書及竹書紀年必非漢以後人爲之三墳固鄙悖不足言若紀年隋志云十二卷又有汲冢竹書同異一卷唐志云十四卷今止上下二篇起自黃帝而云自夏殷下至魏哀王謂之今王葢魏國之史也其信然乎考漢志有太古以來年紀二篇其卽此書抑別有之也周書十卷既同

出於汲魏襄王冢乃了不相涉宋晁氏洪氏劉氏論之詳矣雖不盡雅馴然嚴而古頗有不能句若度邑作洛寶典成王政諸篇書所謂缺者皆有之而斷簡且多若嘗麥之與歸禾嘉禾周月三篇之與禮月令含其存與逸咸可爲經哉

嘗憶宋洪氏書云六枳關者小開解云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枳維國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

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乃九枳也大抵其書猥雜間有似管子必春秋時人語亦頗下衰矣

夏太史令終古殷太史令向藝一作向摯又作高勢六韜禹有史疇世本黃帝沮誦蒼頡爲左右史周書周穆王有左史戎夫李華云天子日官則史佚史扁是也諸侯日御則裨竈子韋是也是所謂史者其事無不兼子長所云文史卜祝主上所玩弄畜者然乎周官有

五史太史建典法則小史掌邦國志内史掌策命外史掌四方志三皇五帝書御史掌萬民之治而内史尊於太史外史尊於小史御史入則周辛甲周任萇弘司馬氏籀伯陽叔服伯僑老子爲守藏室史魯史克丘明齊南史子餘晉董史狐史蘇墨趙龜屠餘屠黍楚左史倚相左史老衛太史柳莊華龍滑秦内史廖虢史嚚又周内史過内史叔與内史選内史支皆以占見未然藏往知來其知如神

則史之贍該可知矣

論語有子張氏之儒子夏氏之儒韓非子云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有子張子思顏氏孟氏漆雕氏仲梁氏孫氏樂正氏而無子夏墨則相里氏相夫氏鄧陵氏而呂氏春秋云秦之墨者唐姑果東方之墨者謝子則又不止於三也道術爲天下裂士安得無私學也哉

韓子云古人極於德中世遁於智當今爭於力

嗚呼况今之世學士束書而不讀卷舌而不談又何云哉

呂氏云顏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子張魯之鄙家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夫呂

氏佐秦未必以道而乃貴學韓子獨云游學者日衆此世之所以亂也又云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富强不可得也文學行修二者士之所務也而韓獨賊之其術不同也如此

韓非云國之所以彊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二言者百世不能改也

韓子云申不害爲術而公孫鞅言法此法與術家始也鄧折爲名家范謚辨名苑十卷徐陵

名数十卷雜家盧辨稱謂五卷

蔡氏辨名記曰十人曰選倚選曰俊萬人曰傑辨名記曰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儁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桀倍桀曰聖禮別名記云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倚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其曰英俊選畧同而曰倚選倚英甚奇倚豈卽倍意耶不則訛耳

堯握河記禹受地記二書古矣今不復存帝王世紀曰堯與群臣沈璧於河乃爲握河記蓋尚書候之一篇也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云崐崘東南五千里之地謂之神州二書可謂古矣

記云禹爲辨護韓非子云中山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爲將行中道而亂辨護將行義甚新漢將作屬有東園主章長丞章謂大木也名亦甚奇

又秦官有將行應劭曰皇后卿也

漢御宿川作御羞見三輔黃圖又舡官檝擢丞作輯濯

漢舊儀云天子六廐技巧之徒

中候握河記云舜爲太尉夫堯舜時安得此名也氏族畧云庚氏堯掌庚大夫或㡯乎

呂氏春秋云狄儀作酒今孟注云儀狄而不知其孰誤

書嗣征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狥于路註遒人宣令之官周禮疏訓遒爲聚聚人而令之故名

韓子引周記云無尊大臣以擬其主又禮三正記白虎通引之儀禮疏三禮義宗引之又禮親屬記禮運記王霸記五帝記瑞命記惟孔子三朝記見於大戴禮論語十二家云孔子三朝七篇今存者哀公問二篇外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皆首公曰者其是乎又逸禮王度記亦云見大戴禮今無之蓋其前不見者三十八篇矣又有漢河間辟雍記鄭志

鄭記等皆不存可惜也
記云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然則文辭之重於君子可知矣今之君子有能一者鮮矣豈徒木彊又且爲之排擊不相容何甚哉

楊雄詩有言從井公塞井公見穆天子傳此出晉太康二年汲冢與周書同皆竹簡而雄所

用豈別有書耶抑此在漢有之復湮至晉文得之冢間耶若周書與太史公書頗參涉則漢固在也今雖傳訛缺尤可惜焉得當時本乎

史記吳世家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而楚世家乃云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鐘離小童爭桑一卑梁而吳楚之舛如此

新羅大茅師云欲識諸佛心向無明心內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向萬物遷變處識取薦福辨師云防非止惡爲戒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止心境俱空照覺無惑名慧此皆直截語也

睦州陳尊者詞語險峻既非循徹機淺之流喚之唯玄學性敏者矜服傑何怪人不知也

宋王中行字知復以博學聞謂杜詩天吳紫鳳吳當音牟偏索字書無此字云見山海經今本未有音海外東南冗經則云天吳八首人

面八足八尾而大荒東經則云蓋余之國有神人虎身十尾名曰天吳吳皆如字又引後漢戴就傳鋘斧字註何承天纂文云臿今之鋘也張揖字詁云臿叉也鋘音華亦無牟字又引詩不吳不敖按吳說文作吳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吳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則詩不吳之與鋘斧字皆無干涉不知王中行何所據而云然若杜詩紫鳳字余恐作九鳳爲是大荒經有

神九首人面鳥身名曰九鳳是與天吳可聯類也

向栩向長之後也性卓詭學道而狂被髮着絳綃頭坐竈北牀板有足膝痕弟子皆以顏冉由賜名或入市匄或時悉召諸匄歸止宿設酒食其所爲若此而名乃傾一時公府交辟何也及爲侍中當張角起不欲與兵請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當自消滅此率顛者槩指耳東漢士奇節乃爾耶

予宗人劉原甫當歐陽永叔以文章擅天下原甫出稍後而自負博學通經歐公亦以是推服其作五代史唐書多質春秋義例於原甫若書梁入閤事皆所授而好言經吉時立議有所駁正且患歐公不讀書遂不能平復忤韓魏公終不得爲翰林學士戒子貢父無遽出其集而貢父尤好詣譚蘇子瞻王介甫皆遭其侮故見抑當世原甫集至一百七十五卷貢父五十卷今搆之不可得僅見原甫小功不稅論夏夜一詩及文鑑所載諸篇論在韓柳間詩亦唐風也而名不甚顯固見忌於當時數公也忌者古今同之若數公何磊落而猶不免況今之君子乎閱葉石林所載爲之浩歎

宋人之好古實原甫啓焉吕氏考古金石器留意甚時遂貴之流而至政宣間海內靡然則古之丘墓遭發掘者衆矣是宜祟於名耶

朱少張曲洧舊聞云劉道原日記萬言壯輿亦

日記五六千言至壯輿之子羲日記三千字晁以道戲之更兩三世當與我同然晁補之詠之兄弟聞子瞻誦所著文一過已能誦得尚爲此言則劉氏奥博有自矣

蘇子瞻嘗謂壯輿三國志注中可譏者多道原欲修之子可追述壯輿云公曷不爲子瞻云某不是當家則猶相讓云

宋熙寧間御史張商英言今典綸誥皆不得人陳繹如駑之逐驥雖極鞭不成步驟王益柔

如野嫗織徒能成幅非錦綺許將如稚兒嘔啞不得成聲律彼皆承明金馬學士而御史詆之如此在今日敢爾耶

光武素稱仁厚初以王梁爲大司空俄以違命欲斬之罷爲中郎將韓歆爲大司徒再踰歲自殺歐陽歙爲大司徒未踰歲下獄死戴涉爲大司徒凡四年下獄死漢以司徒司空爲宰相而數見誅死漢之法嚴矣

近時人蒐宋時酒名僅數種偶閱張次賢鄭鄉

浩江集記一時酒名自后妃宰執從官至州郡酒務樓邸其名不啻百餘若人姓名則王伯厚所叙視子顯古今同姓名錄張良至於有九人王敦四董卓三令僅知有王莽二而已餘已不可考其傳豈可復望哉至今所叙姓氏則其踈益可咲矣若李利涉編古命氏則又歷叙其世皆可徵據余求之久未得惜夫

漢郡縣自主簿以下有主計掾錄事掾上計掾文學主事掾史從掾位文學掾及史士曹客曹議曹法曹集曹比曹水曹金曹漕曹穀曹尉曹功曹獻曹決曹兵曹外兵曹左倉曹右倉曹奏曹辭曹戶曹賊曹左賊曹掾又待事掾左右史令史諸曹史中部南部諸督郵監市掾循行領校終利領校長中部案獄帳下司馬武剛司馬府後督盜賊守屬從掾位其分職置吏何繁哉由漢世郡得辟舉薦進自小吏爲公卿故人自修厲以俟察舉安得若

後世刻木舞文也

漢制上尚書有云男子常山恭盎高碑所載其親受業曰弟子次相傳業曰門生未冠曰門童舊所莅曰故吏故民非吏非民曰處士非所莅曰義士義民又有曰議民賤民曰好學曰德行曰至孝曰有秩曰無秩者有曰諸生服義者有曰修行者有曰同舍曰同歲者若今稱同年乎

漢掾又有五經者易春秋尚書之屬又有業掾

孝義掾文學孝掾文學掾議掾皆學師屬師有易師尚書師等又止曰師者見學師題名碑又有左右生題名其有隨事設者如領南部道橋掾荷吏從吏軍功卒史義工義徒荷賊曹掾若義井碑稱分子者六十餘人解謂出分之子則何無嗣子而皆分子與似不然若景君碑分子還養耿勳碑分子効力則可耳又有曰舉將舉吏者今舉主門生耶

鄭子㠯宅舍及徐媼紀産二碑則匹夫匹婦財至鉅萬者皆可傳其名矣

祭酒二字若可泛稱人漢所謂劉氏祭酒校官祭酒文學祭酒里祭酒皆爲美名耳又若游徼嗇夫則可名今胥史耶

堯母碑云漢受濡期句甚奇永叔云不曉濡期義豈讖文耶葢承秦以水德故云濡耳

洪氏謂費氏有二音其音蜚者夏禹之後史所載費昌費中費無極漢費將軍費直費長房蜀費禕之徒是也音秘者魯季友受費爲卿

又云漢將軍之後費忠費柔忠七十代孫奕奕孫偉偉子承何抵牾也且古有陳湘姓林林寶元和姓纂及姓源命氏編諸書今皆不存雖欲徵焉何所取之若費今皆音未則又三音也

漢劉寬之後至唐咸亨元年裔孫湖城公奭爲立其什碑且記其世序甚詳葢四百餘年矣譜牒之力如此

段少卿酉陽雜俎有諸皐篇宋人引梗陽之巫皐事爲解者此本道書語抱朴子呪曰諸皐太陰將軍其出於此耶

無鹽古名醜女則鹽當音豔記云流示之鹽而鹽之利則鹽與豔同也

韓詩內傳久亡逸他書亦無引者惟戴禮註云鴝鵒胎生孔子見而異之者乎又禮記疏云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

古謂文人無行非直無行也大抵姦回佞諂狡險之士未嘗不工詩善文卽以唐論之許敬

宗李義府尚不得大肆至蘇味道李嶠鄭愔楊再思韋承慶宗楚客崔湜宋之問兄弟沈佺期皆千古罪人若李嶠猶未甚爲人指目宗楚客等譖魏元忠以附韋后李嶠亦贊之又嘗命與楊再思韋巨源參驗張仲之言三思罪　事連宮壼再思巨源陽寐不聽而嶠乃令送獄槌之折臂三思之再成濁亂也則鄭愔首爲之謀力贊其逐張柬之彥範五王殺害之及臨淄之討賊愔又得從容免迄復

用今觀其詩皆麗絕古今而其人若此故令之以文名者大率不檢士也若其氏何怪乎

唐開元二年阿史那獻奏有龍見於北庭爲鎮將妻馮言曰突騎施娑葛三年後破散默啜八年後自滅亡而皆如其言則神告祖龍之事何以異也又如神降於姑臧曰凉王十三年若七年者所謂國將亡聽於神與虢之事殆同乎

唐有隨軍要籍爲節度使腹心要職解褐爲朔方大總管使要籍張冠宗韋景駿千處忠校料三城兵募朱泚統幽州行營以朱體微爲要籍李惟岳使要籍謝遵至趙州城下既而朱滔王武俊相王也改要籍官曰承令

唐元白齊名然白居易潔廉自喜雖情致婉約風格律調二人適相似然元尤多情欲初亦矯矯與中人爭驛已乃結交魏弘簡求爲宰相裴度方討河北恐其成功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沮壞之度表言素與佞倖不投正以

前請乘傳詣闕而陳恐發其奸但欲使臣功不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稹之爲心乃至於此卒使藩鎮之勢復成憲宗之功遂隳迄唐亡不可復振文士之蠹國害政其甚如此使人恨恨乃悔讀書爲何事及觀居易疏請專委度李光顏二師餘各罷之且汰餘兵以省餽運召還監軍言皆繫安危則雖與稹素厚二人可同論哉

掾史名不能盡憶若傳敎刺閨省事問事馬容

察戰之類未易數也察戰似差宗揚都有察戰巷孫吳府名也又有奉禁司過亦孫吳府近曇陽仙師白晝立化予極其景慕因考僧中立化者載之自漢康僧會立化去後有空藏唐貞觀間合寺見旛花菩薩滿寺而下及異香充滿藏聞捉經出看欽容立終堅住不倒扶卧房中三更忽起坐如生又灌溪智閑禪師問侍者曰坐亡者誰曰僧伽立亡者誰曰僧會乃行七步垂手而逝又鄧隱峯問衆曰坐去卧去吾嘗見之還有立化也無曰有還有倒立者無曰未嘗見有師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什之不得有姊責其怪異乃什又惠祥將終手執經胡跪感異香盈郭氣命雖絶而跪執經如初又惠振手執香爐繞佛三匝胡跪正念不覺已卒又佛手巖行因禪師謂侍僧鈎簾找去方就鈎下床行三數步立屹然而化又僧會語人曰吾即康僧會也行出門躧步之間立而息絶舉手如迎揖

焉足跨似欲行焉衆力偃之畧不傾動又宋合裝束若行脚狀渡彭蠡至黃州驛前屹然立化遐邇奔競觀禮三祖璨太師儼立而化僧無漏新羅人示寂右閤門合掌凌空而立足去地尺許僧之以壽聞者若伽葉憍陳皆未嘗滅度而獅子尊者亦住世不計歲餘若爛陀寺達摩鞠多八百歲猶如四十許人戒賢法師亦二百餘歲始遇三藏玄奘又純陀上元中東渡容顏若童稚云已六百歲矣又法懔三百歲初祖達摩一百五十化而西去菩提流支一百五十六歲圓寂一百五十五歲法喜相傳已三百歲矣狀如四十許在隋時每言晉宋間事日照靈坦志鴻三人皆一百八歲二祖年一百七歲慶安國師一百二十八歲慧安自云不計年歲起隋開皇二年至景龍三年一百三十許歲矣澄觀一百二歲慧昭三百年住世普明三百歲僧緘者王處厚遇之已一百三十餘歲法藏一百十歲實

思惟圓寂皆一百有奇惠秀一百歲沙門燿一百六歲智炫一百二歲紹闍黎一百九歲

宋有李育字仲蒙吳人其飛騎篇畧云覇主心當萬夫敵麾下蒼黃無羽翼塗窮事變接短兵生死之間不容息馬奔津橋橋半徹洶洶有聲如地裂蛟怒横飛秋水空鶗鷲徑度秋雲缺奮迅金羈汗沾臆濟主艱難天借力艱難始是報主時平日主君須愛惜此詩幾似唐而姓名湮沒故載之

宋曾公亮四世孫懐爲孝宗相而世未有知者吳公寬載之云史不爲立傳故其爲忠與佞皆掩焉子長不云乎富貴而名磨滅者何可勝數矣

宋張浚平生未嘗主和議故爲儒者皆重之而金史僕散忠義傳乃云和議始於張浚中更洪遵湯思退此何謂也且金自紀其國事多毀宋人至戰攻尤自張大宋諸將若韓岳劉吳屢敗之畧不載而獨言其長驅而南遇輒

摧破無敢抗者寧得爲實耶其叙與元戰者復隱約其辭於守戰之事皆不著獨言其失其地失其京并元之將率亦不欲顯名之此何意哉若其文之汚漫俚近如云就帯其銜之類刻木輩語也又何論爲

唐婁師德與吐蕃戰敗貶員外司馬因署移牒驚曰官爵盡無耶既而曰亦善亦善不復介彼當武氏時爲用非深於智計豈得全哉

劉琨晉人甚重之以桓温之豪人謂其似之尚

喜然所爲未與人殊也與潘岳等諂事孫秀及諸王構兵互爲戎首劉弘一疏深切時弊琨上不能規切河間東海而助亂焉下不能攘却寇難卒之奔敗相繼乃依倚倚盧拓䟦僅能立亦終以覆亡無尺寸効而温乃如此慕之何耶豈非以其志存匡復謀伐漢報讎忠誠無二雖才不足人足重也

金世宗時僕散忠義及子揆紇石烈志寧徒單克寧內族襄內族宗浩阿懶徒單合喜紇石

烈良弼石琚皆賢將相而襄尤忠謹故金之治稱大定若其初興則斜也斡本斡魯闍母婁室撻懶謀良虎粘罕斡离不兀朮皆有輔佐闢造功而粘罕斡离不之克宋功尤最兀朮繼之而闍母於河南婁室撒离喝於陝西銀木可於大原皆著績所謂國有人焉宋所以不能與之爭也金所以興之驟者以有人故元之初起則未有聞徒以殺戮而已故金與宋皆得延數年之命

金梁襄勸世宗無幸金蓮川云遼之本根在臨潢故間歲幸漠北金之重在燕以南可無事於山北險遠之所者自此不復巡幸而專事宴安射獵之事漸不好矣武力既衰何以雄長北方哉

金有史扢搭者所用鎗長二丈又善用箭長一握許以手摘之每發十餘矢無不中或以鞭發之其法不傳

又有蒲察世傑者武力尤異海陵令除兄弟不

奉詔誓不以非道害物勇而能知義又善撫士戒不得殺掠忠信好禮獲當世譽則不當夷狄之矣

金至宣宗哀宗時勢已難支若徒單鎰李革承暉僕散安貞僕散端胥鼎侯摯皆竭其力拯難雖不能濟有可取者又若田琢完顏弼必蘭阿魯合達陳和尚苗道潤强伸之徒以死捍敵故能僅存二十餘年不若遼之亡遽也亦元之初起其謀臣猛將蓋無足稱徒以殺掠爲事使金猶得保聚且其君亦初無一統意乃歷三世而後定則民之罹兵革慘矣

金又有若移剌光祖完顏伯嘉完顏素蘭張行信行簡兄弟胡魯其於謀議皆可匡濟高汝礪雖時有附麗亦可謂良佐至完顏仲德張天綱之死亦何異文天祥也

楊君謙先生爲金小史雖頗采之他所聞然率據元所爲金史無大異者其斥金則甚矣其君有亶之爽邁雍之紹修璟之好文夷狄

而有是人者哉

石晉以燕雲與遼遂爲中國大患使周世宗而少緩無死不遂復哉宋祖之初值遼穆宗方沉湎不恤國事至累數旬不聽政乃不乘是時伐之而方爲南畧且云留太原餘孽以爲蔽何繆乎及景宗立將相已爲有人高梁河之戰太宗幾殆則斜軫休歌韓德讓輩在也自是至聖宗遼之賢君遂以世彊而幽薊山後之地終不可冀矣

遼之品打魯瑰部節度使勃魯里至鼻洒河遇微雨忽天地晦冥大風飄四十三人飛旋空中良乆墮數里外勃魯里幸免獨一酒壺不動古今奇事多矣若此尤所未聞也

遼興宗獵於秋山遇三虎縱犬獲之犬而能獲虎二是亦奇矣

遼穆宗時夏五旱命左右以水相沃頃之果雨道宗時夏以旱禱命左右相沃水雨亦隨降其祈雨何易也果術耶亦偶然耶

紫蒙縣屬遼東所謂平壤城者又名忽汗州宋人以紫蒙之野爲奇抑又末矣鐵山平壤南海濵盖牟城又名辰州辰韓地也

遼主德光以兄人皇王愛毉巫閭山水奇秀因葬焉山形掩抱六重形勝可知此其後所以能有遼也

蘇子由龍川志自言與王介甫陳叔暘呂惠卿張端同掌條制其議利害可否詳委深至使惠卿黙不能語介甫時折而從之陳叔暘張

端者尤深城府外不示同異而中有意介甫竟不能得陳而薦以自代介甫去而陳遂不用其法子由處數人間亦深衷隱曲不可測故無害使子瞻不能也

劉季孫監饒州酒王介甫以提刑至郡按酒務見其屛間一詩遂召與語深賞識不復問職事而去適有請攝州學者遽判監酒領之其愛才也如此所以爲介甫云

葉石林云張子野年八十餘尚精强家畜聲妓

而子瞻詩有鶯鶯燕燕語盖用張氏事及觀他詩話有云子野方有名將進用遽卒僅四十耳又何不同若蘇詩意則亦似子野卒後語乎

石林論稽阮事誠當稽康剛傷物又迺心王室雖死何恨阮之猖狂乃陰有附託頗類今時爲俠者何得齊名稽阮耶

梵語三昧譯云正定相然今稱微言必曰三昧使云正定相則不奇矣

蘇子瞻云文章之任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歐陽永叔以是見付故不敢不勉斯言在今日可爲重嘆吾老不能使人宗巳然當世舍僕其誰雖欲有所創裁易向盡變時弊爲之軌極風示來者空言無施其若之何

臨安進野蚕繭及絲綿紗絹王伯厚擬表云縻絲織纊無慙禹貢之供氷素方空不數齊官之獻四者皆具亦自可喜

金章宗時尚書省奏河中府舉進士胡光謙年雖八十三尚可任用則老進士不當言梁灝矣灝之年傳者不一或言其卒五十餘耳

高齊段孝言黷貨恣酒色然舉止風流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虛弃賦詩奏伎畢盡歡洽雖草莱之士粗閑文藝多引與與賞又與諸婬婦褻游爲其夫覺恃勢拷竟其兄孝先功名蓋世僻於好色雖在要重微服間行祖珽云丈夫不負身巳斯亦可笑也

宋歐陽永叔每有作輒示謝希深尹師魯二人

疾讀一過即能得其意又與宛陵分寄至深見小有可喜事即若在其身于平日所與者子約淳甫初見于構撰即稱善時猶未適二公先逝後乃得紹卿先生

明有兩劉績一爲蘆泉劉績嘗補注管子余考登科志爲豫章人一爲雒陽劉績字孟熙至正間人入　國朝籍越之山陰所著曰霏雪録嵩陽稿詩律明詩選越山集並載其詩自云從祖廉訪君居越又云錢塘西第東第從

祖父廣信府君皆失其名豈卽爲管子注者而豫章登科者乃别一人耶

宋人爲字說盛行於時有唐耜韓兼作字說解数十卷太學諸生作字說音訓十卷劉全美字說偏旁音釋一卷備檢一卷又以類從爲字會二十卷吳元中薛肇明陸彥遠輩皆極力業之胡浚明因洛悟直字義尖喜謂力學三十年今乃進此王瞻叔叅政篤好不倦與人談不雜他語惟字說義介甫此書能入人

深如此雖上已廢罷而私習之過於經傳必其大有可尚今不復睹惜夫

古者竿牘則竹簡之遺也曰尺牘者尺一書也後乃爲牋啓又變而爲手柬至於相見名刺彌衡所謂懷之滅字者也宋乃爲門狀書名第爵里則今之書銜及公府之具履歷者也若王介甫用金漆版書曰簡版則猶用牘之遺乎然既爲牋啓又别爲小簡附之故謂之雙書又恐不能盡觀乃直叙所請書名倂上

之謂之品字封則三書矣故每一發書至用百幅擇十之一用之不惟致書者難而覩者亦不暇矣且啓事用偶儷諛辭何繁猥也今以名刺内作别柬叙所欲言可謂簡矣然手柬則漸廢乎由不文故以此自蓋乎

陸務觀云唐以前所謂糖者皆糟也如糖蟹糖蝤蛑之類設真以糖豈復可食當以務觀之言爲然其言沙糖自唐太宗時外國貢至詢之始得其法亦或然也

苷松今藥中下品其出乃遠苷松山在洮水之西江發源之地吐谷渾在山之陽

陳安左揮七尺大刀右運丈八蛇矛近則刀矛俱發遠則左右馳射盪決無當前平先亦勇捷如飛與搏戰三交遂奪其蛇矛安弃馬與左右匿山中冉閔乘駿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操两刃矛右執鉤戟攻戰若神然皆敗死勇之不可恃如此若齊之高昂曹景宗亦爾是以貴其謀勇耶

元魏中書舍人常景河內人敏學博通知名海內高祖擢爲修律博士景商確古今刊定條貫著魏律二十篇歷黃門侍郎秘書監幽州刺史居恒貧儉惟有經史盈車所著文集百餘篇給事中封暐伯作序常命作永寧寺碑令其文無一篇傳人且不知其名矣文足恃耶又若梁武有集百餘卷又譔史通百餘卷且以帝王之力迄不能使其書傳於今也何但無勢位名譽者哉

不執巳遂過者寬身之仁也此於尋常事尤難若對君上係利害者能自言前日之失更請者雖古亦未見其人若胡端敏世寧疏於朝言先爲南少宰察吏五人陳璜朱應昌陳則清陳榮喬祺當黜稍令外除今乃知昨過聽五人者俱能其職乞復之此誠駭聞察所斥性有深求未盡其請巳所上以爲悞不虞人之按問故真誠直臣哉

世宗之眷遇良有由矣君臣之際其盛至此真光絕千古

當嘉靖間倭夷構難楊州同知齊恩與其子弟宗從十二人臨戰殺賊甚衆勵以必死仲子嵩年十八彎強射賊中者洞過賊怒併力向之力盡矢竭度不支恩曰兒輩各圖生路以存宗吾止此死戰歿者八人惟嵩與姪齊慎寅邦祖四人負重傷突出恩之祖敏元以四川蒲江尹殺賊父子三人戰歿贈官立祠廕恩鴻臚出官太原河曲尹以禦寇功丞楊州

復闔宗戰不旋踵前後死事祖與孫數人可謂忠義之族異哉

宋兄弟狀元孫何孫僅陳堯叟堯佐　國朝兄弟及第者楊維聰維傑費宏費懋中皆從兄弟張懋修嗣修則以權力

余每見有浮屠影或見池水中或見屋中因隙光入則現倒影或正影者往往隔絕不可以理喻者考之他書云益陽縣去長沙徑道三百里於縣治東望時見長沙城隍人馬形色

悉可辨或曰或午覽矚移晷乃漸散滅又秦始皇遣方士徐福浮海求仙於波中見秦城堞基樓觀參差宛然備矚公侯第宅班超往渾耶國平旦雲霞鮮明見天際漢家宮闕儼然侍衛森列其亦若塔影類耶

勝國時吳有宋無子虛善爲詩不下虞范有集六卷海粟馮時振里人錢良右序之江陰有王逢原吉亦善詩其集則周伯琦序之王集云龍江曾見可藏

宋樂府中載緡華鬼仙汝州官妓詞皆淫靡獨建安黃雲軒知縣妻孫道絢醉鬼仙一調有貞風見孤鳳百鳥群也又載一婦人丁氏蜀士夫妻美姿容才亦飄舉自號浩風居士宣和間隨夫赴調王黼薦丁姓名禁中時尚文女郎才慧者多得進有旨召見丁曰吾夫廢官我不當以命婦例見執不行謂夫曰何可復留哉題詩壁間云夜月參差玉春雲窈窕衣君王宴阿毋却寄碧桃歸遂去不知所往二婦人皆有才行然人無知者且士之湮滅者多矣況此閨幃中耶又[illegible]鄭氏允端者歸同郡施伯仁以才貌稱詩亦婉而貞吳士女之秀慧者也

宋慶曆中海山岠嵎山地震踰年不止又王則據貝州未下賈魏公鎮北門未有取賊計切憂之有指使馬遂白請入城殺元兇餘可喻降也公壯而遣遂至城下呼守者縋而登見賊偶坐爲陳朝廷恩信勸令自歸辭激切賊不答度終不可說急擊之仆地扼其喉未絕

群賊刃之遂之事不顯人無知者但僅見王闢之燕譚惜遂不閒劍術壯圖不成惜矣若地震又不止者嘉靖間陝服之變固前有之與

晉朱伺對楊珉云諸人以口擊賊僕惟以力耳又云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而我能忍是以勝耳予嘗臨小敵視左右皆無人色予雖惧强呼令起有顫而倒者幸彼退耳齊鄭準坐王融事驚破膽死舉體皆青柱厲聞

買聲而廢於車上人笑之曰無勇私也死君之難義也然則臨事而懼者人之常乎

簡文書案銘云刻香縷采纖銀卷足漆花曜紫書製舒綠怪廣知平入雕非曲

魏武上雜物數有曰御物有純組參縷帶漆畫案一金釦器銅葉盤

舞簟書五離九析出桃枝之碧筍

說文鎧甲也釬侯肝切臂鎧也錏鍜頸鎧也兠鍪首鎧也（錏音鴉鍜音霞）

楊終曰詩云皎皎練絲在所染之

晁錯贊書曰毋爲權首將受其咎蕭何傳引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主父偃傳引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今書皆無之

古弁冔收冕冠幘委貌章甫毋追雖有其制不解作何狀又曰皮弁爵弁緌（耳佳反）武屋　有虞氏皇而祭

冠義云冠而敝之可也鄭註以此重古而冠之耳非也夫古之冠不復用然始命之中弁之可乎故必冠而敝敝者重始命也曰可也者則不復更作也可知矣

謝氏譜云謝奉祖端散騎常侍父鳳承相主簿奉罷吏部尚書謝安遇於破岡停語三日至南齊間乃復有謝鳳子超宗則相去纔數十年名何乃不相避耶在他族猶可而況本宗耶謂一人則事相懸矣

元杜清碧本以翰林待制徵至杭有所編五聲韻自大小篆隸以至化外番書及元蒙古新字靡不收採名曰華夏同音惜此書未見視元美宛委所載異國書想當益詳

今時傅極著故當惟元美且予閒暇騁極猶易若元美繁委甚而目涉手披劄記盈溢殊自服之

丘巨源當齊始建平桂陽王休範時在省撰符事平無賞吳邁遠爲桂陽作軍符羽檄至滅族故知當崩天之敵抗不測之禍請問海內此膽何如

華山素傳削成于鮮記頗佳然猶未盡聞之金山上人云巳陟山之顛始見三峯矗立雲外壁立類斧劈開峯之鎖鎖垂而下竅其旁爲穴纔可授趾攀踐而上鎖窮露一崖下臨萬仞徑甚險又旁設石欄有銅柱徑可七八寸插石中約一二尺餘七八寸在外手據而漸移足乃進立則風甚厲能吹墮也銅柱者約重百斤陡削處皆有之不知何從致之自非鬼運神輸則不及此峯之半有一小石僅容

一人坐昔有仙者習定於此上有巖垂覆之理絶扳緣又不可架接也上乃有仰書上真嵒三大字金填之此決非人力所及且歷代亦不聞有爲華山鑿道者斯並何時爲之若鐵鎖則猶易更者三峯之上聞有池蓮產其中則徒云耳自古未有至者此僧所親見李公想未及峯下也峯皆石無纖土故草木不生

長白山亦云太白山在秦川之西其南則爲終南山甚長而高入雲須五六月結伴五六十人方可登其路旁死者骸盈望有殭立者有坐者有仆者人行至其處忽注足不動則同行者推擁之去不則死矣其地名留人住前嘗聞之宋氏云而上人亦云然

峩眉山雖峻高然有道可上半嶺有雷洞崖裂開數仞人過者皆不敢出聲山之草木亦葱萃然寒甚登者雖盛暑每進則漸添綿衣其上三重綿猶寒下視山半平烟忽擁中有突

起者則下方雷雨作也又云其上有雷則屋宇皆顛蕩非有道者不能居也

五臺山殆在正北上亦無草木緣風横也殿屋皆板葢厚幾尺濶三四尺巨材也又以長鎖鈕之風猶飄動之石墻厚數尺風逕排倒樹數圍者根拔株摧短者僅存亦無枝柯其風數年一作或年作或數十年作他所未有如此其甚者直廣莫不周風耶不知海中颶風視此何如耳

魏元忠檢校車駕前後元忠受詔即閱視赤縣獄得盜一人神釆語言異於衆命釋桎梏襲冠帶乘驛以從與之共食宿託以詰盜其人笑許諾比及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

徵事者雖貴秘隱遺逸書然太僻怪幽奧不當載有所避者皆無事也予家素不畜且寡學今已老不出戶安得極觀覽耶聊識以備遺忘故近有錄者不復著

春秋緯云月離於畢風揚沙

黃帝風經云調長祥和天之喜風也抑揚奔厲天之怒風也書所載委雲靜雲而華嚴諸經所稱華鬘雲瓔珞雲天香雲莊嚴具雲不能悉舉

南齊初纂宋光禄大夫王琨華之從父弟在晋已爲郎中及是攀順帝車獺尾哭曰人以壽爲榮老臣以壽爲辱不能先驅螻蟻乃頻見此事宋凡六十年亡

交州刺史房法乘好讀書不治事爲長史伏登之所囚復就求書讀之不與曰使君靜處猶恐疾動豈可看書書之效如此耶亦可笑矣

竟陵王蕭子良開西府多聚古人車服以充之客則范雲蕭琛任昉王融蕭衍謝朓沈約陸倕號爲八友又有柳惲王僧孺江革范縝孔休源亦一時盛哉

紀僧真得幸齊主因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斆謝瀹我不得措意遂詣瀹坐定瀹命移床遠客失色而退此意今能存幾許耶

梁武帝欲正雅樂自制四器名之通每通施三絃黃鐘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中十律以是爲差以通聲推月氣悉無差又制十二笛黃鍾笛三尺八寸應鍾笛二尺三寸十律以是爲差以寫通聲飲古鍾玉律並皆不差

樂有飲聲飲者隨其聲而酌清濁高下也鄭譯因琵琶七調以其所捻琵琶絃柱相飲爲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律是也

唐李日知刑部尚書不行捶撻而事集

玄宗爲太子時謂王琚曰君有何藝可以與寡人遊琚曰能飛煉詼啁然則談笑亦一藝事也

李傑爲皇后妹夫毆之疏曰髮膚見毀雖則痛身冠冕被陵誠爲辱國

高仲舒愽通典籍齊澣練達時務姚崇每坐二人以偵所疑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

玄宗命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每至閤門令乘肩輿以進或在別館道遠聽於宫中乘馬以無量羸老爲之造腰輿在内殿令内侍舁之

周飢克殷而年豐衞旱討邢而雨降甯武子之請也

餙箔金其法見唐鑑二百五十四傳聞錄

刻九經乃始後唐長興三年又蜀毋昭裔請蜀主刻九經

隋開皇間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爲妖變悉毀之惜哉古器不復存也

以色名者魏龍陽君趙建信君衞彌子瑕楚壽陵安陵鄢陵君州侯夏侯漢籍孺閎夭鄧通董賢之屬

姚少師與太史彛同學太史姊每晨爲之總髻故子之如母及貴還拜之不肯見云那見做和尚不了的是恁好人一云少師姊也與狄梁公事類

儼山金臺紀聞云郡縣河灘上有亂石隨手碎之中有石魚可二三寸天然鱗鬣或隻或雙藏衣笥中可辟蠹魚

今制五品以上妻四品以上妾夫亡不許再嫁此所以勵貞風也

子循語我昔勉之履吉各立門戶不肯相下令當共爲一家予答云政自不爾子循和易坦蕩然不拘簡恣其下人故累取侮然故得人心恩踰父子不間存殁人有一言訾子循雖所親爰亦必忿罵絶交事乃可咲

本朝孫卿賢者予所及見熊北原洮冢宰
上問乩仙事對以此兒女子戲召紫姑何足云
者顧
主上無以爲大忤旨聞冢宰石塘淵屠中丞東
洲僑又張司徒西磐潤尤亮直韓司徒宛洛
邦奇更邃於律厚重君子也若其有文武材
控馭鉗勒者昔有王瓊翁萬達王憲彭澤輩
近有張佳胤又若余子俊胡世寧尤著

予憶往時衡山文先生父子盛時人多依以立名故爭奔走之若顧吉孔嘉公瑕輩皆因以顯名於時餘企慕顛倒若予族兄與蘭炯至以廢業至於小夫孺子皆誇眩爲文氏所與文先生固恬靖君子非有所阿意取悅以招來之也壽承休承昆季予亦與洽憶春三月予偕衡山至天池忽驟風雨文先生衣甚單巾亦溥紗予亟以所御夾巾易之執不肯有詩云蓮花峯下游人散一派松風萬壑聲亦佳詠也今吳中風一變無復好事者如衡山時當由無以動之也

前元入主中國皆以胡人爲輔佐其潰亂所不能言其間有以名聞者若木華黎察罕安童廉希憲伯顏阿里海牙紐林唆都慶童巙巙泰不華耶律楚材史天澤張弘範劉秉忠郝經姚樞許衡劉因吳澄程鉅夫趙孟頫葉李夫郝天挺蕭拜住元明善虞集揭傒斯黃溍歐陽玄許有壬董摶霄石林宜孫儒學孝友忠義各有其人而百餘年間潰亂我彝倫汙穢

我名器誠不忍言而一代之才既不能庸之廟廊飾之禮樂諧之律呂以宣導感暢而才其能盡掩乎故曰宋詞元曲則其逸情雅韻自溢發於音聲不爲郊廟明堂之詩即爲豔冶流蕩慘悽哀怨激梟泱越之詞爲院本雜劇今所流傳者多元人之作其人則有若喬夢符薩天錫盧疎齋馬九皐周德清張定莊張小山白無咎關漢卿馬致遠馬東籬元遺山馬謙齋王和卿姚牧菴白仁甫呂止菴貫

酸齋楊西菴馮海粟周德清徐甜齋西瑛高栻鄭德輝董解元妓珠簾秀等計八十六人內阿里輝卿李羅御史童童學士輩則胡人皆能專至於聲故所傳詞曲載之雀玉叢輝者幾數百種然詞調之作自唐有馬唐玄宗李太白流至於宋蘇子瞻秦無巳晏同叔輩盛有其人若曲則又詞之變所謂九宮十八調者予不能審音卽我明之能者祝枝山唐子畏文徵仲及李日華鄭虛舟皆有作若高則誠則自元入於本朝自後之爲曲者亦時有人

今書多散落昔楊南峯先生時尚多書其所淹覽頗該贍自後益以散亡予亟欲訪求迄無所得不知書皆散之何所耶以此茫無所得惟拾取唾餘採摭盜竊人遽謂予能讀書不知故未有書也不學墻面予何能諱固陋哉今之藏書絕無其人所有皆常見書非有秘僻奧簡也黃勉之稍有書亦爲其庶子蕩廢之吳岫亦好書然吝且鄙不能捐貲搆求但一見輙取耳今亦復散失聞昔山東李中麓家頗有藏書邢侍御子愿云元人院本至有千餘家無子書皆爲人搶攘去又鄞之范常伯東明亦號藏書家予嘗稍借得其本卽還之今竟不知付何人也人不悅學則書亦安能存耶今與慱者誠莫如楊升菴愼矣不知其書今亦付之何人

福建按使者某在漳州聽事忽聞一大聲甚於霹靂驚走入後堂見天色陡暗其在街民居二十九間並傾壓死者二十六人發視之皆裸無寸縷旁火藥局積歲所造火藥封閉如故而藥巳攝去其匠三人攝至半空而墜亦無寸縷或無頭及足腹皆剺去腸胃

若往者山陝地震壓死者不可勝紀若韓苑洛王懷野皆一時名臣其餘固無論也然其間幸免者亦多潘臯有白吏部者因兒啼欲出戶外乃免

近有將軍於高麗得白玉郎當幾三尺玉盤一面并西青寶一投之水其光衝起三四尺石琹一張朱絃人不能皷玉羗笛一三孔人亦不能發其聲玉笙一九管昔聞南宋張俊家以玉簫玉笙進高宗其視此何如高麗立國二千餘年其藏古物宜多且每使來輙收買今一旦潰亡散泆情𢦏西青嘗是帝青寶訛耶

閭之去省四十里曰圩原有舘焉往來者多此

止宿云素有鬼德憲副大道時爲泉理宿焉從者二人一人與同寢一人在牀前夜稍深忽聞啓門見一人幞頭紅服束帯手支門而望之遂至牀撫之覺其毫如針已而竟去門闔如故稍定乃呼人入視迄無他又新役一人忽不見疑其逃二三日乃聞在地板下喚啓之云不知所以入如醉夢耳然予特爲留止三四夕寂無他

自嘆

昨別蘇臺上練川微風細雨思幽然思親剩有還家夢怕聽猿聲到枕邊

又

江灣渡口駐扁舟白浪漫天水亂流暗憶孤身爲異客也因名利爲覊留

戊戌季春思親之作

雲山不可極去路甚蕭條海色昏看雨江聲夜聽潮林叢歸鳥鵲野店宿漁樵蒼生俱有所惟我獨飄飄

予季女歸沈氏夢拜曇陽仙師師乃出龕答禮稱之曰慧仙遂醒乃自號慧陽子當徃年倭大擾女自分以死自題曰待君盡忠待親盡孝不爲兒女之情定行大丈夫之志如遇臨難視死如歸此是平生之愿也又自云孝義通天地忠心貫斗牛如遇君親事視死喜歸泉又嘗剪肉二星焚之神前欲救母終不能日夜憂思惟甚聰慧且能詩惜不作男子與我劉也

吴郡考

本書承國立中央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吳郡考序

記吳者有數君子矣吳固非他所比也古之盛也皆於土中至泰伯始來吳而吳始著至春秋時晉楚我嘗為長矣其後益烈與今吳之為郡重天下豈徒以財賦哉其生才固殊也前志乃不詳吳之分合故考摭秦以來併會稽為吳郡所領縣道二十六至漢順帝始

還會稽治山陰而吳領其半自此復務為二矣入孫氏至唐宋間郡國所上圖籍可循而知乃不復次余往志茂苑主者不知所擇予僅標四論耳茲雖畧貴見予所志其大者遠者哉

沛國劉鳳子威撰

吳郡考卷之一

秦漢以來至後漢安帝故事

會稽郡

郡人劉鳳子威撰

秦始皇二十四年王翦蒙武破楚國虜其王負芻滅楚二十五年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越時滅久而此稱君者殆餘裔自為君長者爾置會稽郡治吳即今吳郡也二十六年李斯議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郡守掌治其郡有丞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監御史掌監郡

三十七年十月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從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以正月甲戌到大越留舍都亭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越絕書曰取錢塘浙江岑石石長丈四尺南北面廣六尺西面廣尺六寸刻於越東山上是也還奏諸暨錢塘因奏吳上姑蘇臺治射臺於宅亭賈亭北去奏曲阿句容從江乘渡至沙丘崩二

世元年項梁起兵於吳使項籍斬會稽守殷通卽此地也漢高祖五年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遂畧定楚地六年封從父兄劉賈爲荆王所謂諸侯王也金壐盭綬掌治其國王淮東索隱曰吳地在淮東也虞喜云總言吳別言荆者以山命國也荆山在陽羡界賈封吳地而號荆王指取此義蓋陽羡時爲吳統縣以此目國亦無不可然太伯採藥衡山遂之荆蠻則吳之目荆遠矣恐不必因陽羡荆山也十一年黥布反東

并荆王劉賈地賈死之無後十二年高帝患吳俗輕悍無壯王填之諸子少乃立兄子沛侯劉濞爲吳王王會稽豫章故鄣三郡五十三城景帝四年吳王倡七國反敗走東越東越使人鏦殺吳王乃復爲會稽郡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爲置吏越絕外傳云景帝五年五月會稽屬漢者蓋置吏之謂也漢書師古註云景帝四年屬江都屬楊州屬江都者王非也屬楊州者刺史也而劉敞引廣陵國注辯曰江都易

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廣陵并得鄣郡而不得吳名曰江都則會稽不得云屬江都也會稽志吳朱育以強記稱距漢未遠仕本郡門下書佐太守濮陽興問漢封諸侯事而育所對止言荆王賈吳王濞復爲郡治於吳亦不及屬江都事也予按漢書江都易王非傳吳楚反時非爲汝南王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此師古所謂屬江都也云治故吳國者則會稽吳也安不屬之特所都之地

在廣陵而不令之吳爾景定建康志亦云竇太后不許續吳後吳國之名且欲廢之豈復都其地乎又云武帝元狩六年非子建自殺國除入于漢爲廣陵郡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此師古所謂屬楊州也師古之注未爲誤也人自不詳博觀之爾郡領縣二十六葢周旋一萬一千里云景帝二年郡守更名太守郡尉更名都尉監御史省丞相遣史分刺州謂之刺史成帝綏和元年更名牧哀帝建平二年復

爲刺史元壽二年復爲牧其縣令長皆秦官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皆有丞是爲長吏師古曰吏理也主理其縣內也

吳第一　曲阿第二
烏傷第三　毘陵第四
餘曁第五　陽羨第六
諸曁第七　無錫第八
山陰第九　丹徒第十
餘姚第十一　婁第十二
上虞第十三　海鹽第十四
剡第十五　由拳第十六
大末第十七　烏程第十八
句章第十九　餘杭第二十
鄞第二十一　錢塘第二十二
鄮第二十三　富春第二十四
治第二十五　回浦第二十六

吳　吳越春秋曰泰伯之荆蠻自號勾吳吳人問之大伯吾以伯長居國絕祀者也其當有

封者吳仲也故號勾吳非其方乎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有餘家數年殷富遭中國世衰侯王數用兵恐及荆蠻故大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人民耕田其中在梅里平墟皇覽曰吳王泰伯塚在吳縣北梅里聚去城十里泰伯始所居地名勾吳是也至五世武王克殷求得周章封之及諸樊始徙今治闔閭創爲城郭楚封春申君於江東城吳故墟正義曰今蘇州也於城內小城西北別築城居之秦置會稽郡皆此爲治所也漢合今長洲吳江常熟爲縣

曲阿　越絕書曰故爲雲陽縣始皇鑿北岡使其阿曲故曰曲阿漢合今金壇武進之半爲縣

烏傷　即金華府也越絕書曰烏傷縣常山古人所採藥也高且神漢合今蘭溪東陽義烏永康武義浦江爲縣

毘陵　在今常州西南一十里後漢郡國志曰

季札所居北江在北越絕書曰縣南城在荒地上湖中冢者季子冢也皇覽曰在暨陽鄉鄉乃今之江陰縣也吳越春秋云吳王餘祭封季札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注曰延陵季札之采邑漢改延陵爲毘陵越絕書云淹君城是也其城三重周圍一十五里即古毘陵城也

餘暨　今蕭山也吳越春秋云勾踐入臣於吳羣臣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軍陣固陵越絕

書云范蠡教兵城也其陵固可守故謂之固陵范注曰西陵即今西興也

陽羨　在今宜興縣治南一名蝦虎城一統志曰本吳荆溪地吳越間謂荆爲楚秦以子名楚遂改爲陽羨縣風土記曰陽羨古之名境原則平坦高阜岡若伏龍也

諸暨　輿地廣記云本曰句無越王允常之故邑國語所謂南至句無是也秦爲縣

無錫　錫山在今縣西七里周秦間曽產鉛錫漢初錫覃故名一統志縣條下如此云及錫山條下又曰光武以後不復有錫則前不得云漢初錫覃矣何其矛盾如此也今按漢輿即有無錫之名當以漢初錫覃爲是

山陰　今紹興府即勾踐小城也越絕書曰始皇徙大越民置餘杭伊攻故鄣因徙天下有罪適吏民置南海故大越處以備東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陰一統志曰以邑在山之陰故名漢合今會稽爲縣

丹徒　今鎭江府也輿地廣記曰春秋時謂之朱方齊慶封奔吳予之朱方是又名谷陽秦時望雲者言其地有天子氣始皇使赭衣徒三千人鑿京峴山爲長坑以敗其勢因名丹徒漢合武進之半爲縣

餘姚　會稽制曰以舜之餘族所封舜姚姓故曰餘姚蓋其子孫思舜鄉取像於此故有歷山舜井象田之名亦猶漢新豐之義也

婁　今崑山也祥符圖經曰婁門本曙門秦有

古𨚗縣越絕書曰婁北武城闔閭所起以候外越者也去縣三十里今爲鄉婁東十里坑古名長人坑從海上來漢合今華亭上海嘉定爲縣

姑熊夷吳郊也

上虞　一統志云舜封支庶於上虞故邑有上虞秦爲縣

海鹽　越絕書曰覲鄉北有武原武原今海鹽九域志曰秦郡縣天下粵二十年甲戌置縣

屬會稽郡漢因之地里志曰武原有鹽官寰宇記云廣斥鹽田相望即海鹽鹽官之地吳王濞置司鹽校尉居馬嗥城馬嗥者越絕云吳伐越道逢大風車敗馬失騎士墮死疋馬啼嗥故目之也水經云吳王煑海爲鹽於此縣王莽改爲展武後陷爲柘湖今在松江府南七十里金山北移治武原鄉爲武原縣後漢復爲海鹽合今海寧爲縣

剡　今嵊縣也漢合今新昌爲縣

由拳　在今嘉興府城南九域志曰古揚州之境魯定公十四年越敗吳於檇李哀公元年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檇李也皆指此固吳越之戰地也舊經云故戰場在縣南四十五里谷中即秦長水縣古檇李城也吳記曰谷中有城故由拳縣治也即吳之柴辟亭越絕曰吳古故從由拳辟塞度會夷奏山陰辟塞吳備候塞也吳録地里曰吳王時此地亦曰長水始皇東巡望氣令囚徒十萬人掘汙其地

表以惡名改之曰由拳寰宇記曰始皇至長水聞土人謡曰水市出天子從此過見人乗舟交易應其謡遂改由拳縣又曰故由拳山在縣始皇使諸囚鑿山囚倦並走因號爲囚倦山置囚倦縣後人訛爲由拳水經云秦始皇改爲囚卷亦曰由卷漢合今秀水嘉善崇德桐鄉爲縣

大末　在今衢州龍游縠溪之南大末故城也越絕書曰姑末今大末一統志云爲越西鄙

姑蔑之地大末乃秦所名左傳曾哀公十三年越子伐吳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彌庸見姑蔑之旗杜氏注曰姑蔑越地今東陽大末縣也漢合今西安龍游常山開化遂昌龍泉之半爲縣

烏程　今湖州也元和郡國志曰春申君立菰城縣一統志云黃歇立菰城起樓連延十里吳興志曰以地多菰草秦改烏程漢合今歸安德清武康長興之半爲縣

句章　在今慈谿縣西南十五里城山渡東爲是在茗溪南漢合今定海爲縣

餘杭　郡國志云夏禹東去捨航登陸於此乃以爲名史記始皇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徐廣曰蓋在餘杭也梁劉昭曰按始皇所過乃在錢塘富春豈近餘杭之界乎顧夷曰餘杭者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爲縣

鄞　在今寧波府奉化縣東五十里秦漢縣治也地有赤堇山是舊志故白社里有鄞城多赤堇草故加邑名鄞盧志曰甬東地也漢合今奉化象山寧海之半爲縣

錢塘　今杭州也漢合今仁和爲縣

鄮　在今寧波府城東三十里盧志曰慶元有鄮山在鄞縣東四蕃志曰海人持貨鄮易於此故名漢鄮縣治此又名官奴城舊圖經漢光武爲賊敗因耕田奴獲免議賞問奴欲何官云欲得鄮縣令故名

富春　今富陽也漢合今新城爲縣

治　盧志云本閩越地秦置閩中郡兩粵傳漢五年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治顏師古曰即侯官縣也會稽志曰舊經云元鼎五年又立都尉治治六年秋東越王餘善反殺漢將吏遣橫海將軍韓說等出會稽會樓船將軍楊僕等擊之元封元年東越殺王餘善降詔曰東越險阻反覆爲後世患遷其民於江淮間遂虛其地後有逃遁山谷間者頗

出立爲治縣合今福州建寧延平爲縣

回浦　在今台州府臨海縣東一百一十五里劉宣志云在今麗水縣西三十五里資福村今地名有石城岡縣頭山城塘皆舊跡之遺名也盧志曰漢初爲東海王搖之都武帝時內徙屬會稽爲南郊都尉治所西漢地里志曰會稽郡南郊都尉治回浦漢合今臨海雲和宣平麗水寧海之半爲縣後漢改爲章安郡國志曰章安故治閩越光武更名注云晉

元康記曰本鄞縣南之回浦鄉章帝元和元年立未詳則不知范志章安自起爲文不與上鄞字相屬謬引記文爲証爾

叙曰自古運祚變遷方輿分合易姓則異按今吳治自秦入漢統二十六縣郡曰會稽至安帝四年乃割浙江以東十三城治山陰爲會稽郡以西十三城治吳爲吳郡今吳治州一縣七僅皆吳婁二縣地爾志郡國者淺陋相承區區畀畀考按者惟此而已至於二十四縣萬里之跡皆闊畧不及使二漢良吏先賢聲響淪沒豈不悲哉故得太守十二人乃統二十六縣會稽守也後得太守八人則統十三縣吳守也其令長人物皆以所統爲綴列廣狹俾覽者郡係於代縣係於郡人物係於縣古今粲然不紊而二千餘年湮墜之跡自此昭矣然所紀以良吏先賢爲將來景法故太守無政如成公浮東門奐徐參皆削泯不録庶不瀆我青簡也

良吏

會稽太守十人都尉一人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武帝時拜會稽太守到郡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常有恩皆報受詔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將兵與韓說等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爲主爵都尉

周君越絶書曰成帝陽朔三年造母陵道

任延字長孫宛人更始元年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及到靜治無爲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時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未還中

上會稽頗稱多士延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待以師友掾吏貧者輒分奉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尉勉孝子就餐飯吳有龍丘萇隱居太末志不降辱王莽連辟不到遣功曹奉謁脩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詣府願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萇尋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建武初徵

爲九眞太守

李君更始五年爲守治東倉爲屬縣屋[illegible]

黃讜汝南人光武建武中拜會稽太守署賢者山陰鍾離意爲督郵遣子師事戶曹史曲阿包授魯詩論語

第五倫字伯魚長陵人少有義行建武二十九年拜會稽太守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貿與貧羸之民俗多淫祀常以牛祭財產困匱倫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百姓以安署督郵謝夷吾爲主簿鄉嗇夫鄭弘爲督郵舉許武孝廉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馬啼呼相隨日裁行數里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詔公車諸爲會稽太守上書者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錄囚得免歸田里後官至司空

尹興明帝永平間爲會稽太守楚王英陰疏天下善士有興名事覺興門下掾陸續主簿梁松功曹史駟勳俱詣廷尉獄赦還鄉里

慶鴻洛陽人慷慨有義節與廉范爲刎頸交仕至會稽太守所在有異績

張霸字伯饒成都人和帝永元中爲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奉後爲潁川太守松爲司隸校尉並有名稱其素

有業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野無遺寇民語曰城上烏鳴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子覇視事三年遂上病後徵四遷爲侍中卒翟酺與諸儒門人追録本行諡曰憲文

馬稜字伯威茂陵人援族孫也和帝永元中轉會稽太守稜素威嚴治郡有聲

蔡君修武人安帝元初中以平寇功符守會稽郡復牧青州

趙牧字仲師長安人少知名以公正稱歷侍御史會稽太守皆有稱績爲彭城相元初三年坐事下廷尉會赦免

吳縣令三人

陸烈字伯元漢高帝時爲吳令遷豫章都尉卒吳人思之迎葬於胥屏亭子孫遂爲吳人

彭脩字子陽毘陵人仕郡爲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鼂行太守事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鼂怒收意欲案之掾吏莫敢諫脩排閤直入拜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過鼂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邪脩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雲攀毀闌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今慶明府爲賢君主簿爲忠臣鼂遂原意罰貰獄吏罪後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作亂郡言州請脩守吳令修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修障扞太守爲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脩者餘悉降散言曰自爲彭君故降不爲太守服也

郎宗安丘人善京氏易安帝公車徵宗對策陳災異拜議郎除吳令到官一月時卒暴風占京師有大火果如宗言諸公表上博士徵宗恥以占事就徵文書未到夜懸印綬置廳上遁去終于家

陽羨長一人

冢圯造長橋利涉邑人思而祀之即袁府君
廟也在今宜興縣治西南前臨荆溪

山陰令一人

王闓字選公無錫人明易及天文郡舉爲主
簿更始中守山陰令補御史不交豪強

海鹽令一人

陸穰見徐泰志云漢得一人

餘杭令一人

陳渾東漢永平中爲餘杭令築南湖塘鑿石
門以禦水患有功民爲立祠

吳郡考卷之二

後漢順帝至獻帝故事

吳郡　　郡人劉鳳子威撰

初光武以官多役煩仍併省郡國十縣道矦四
百餘所其後亦爲十三州部刺史漸復加置郡
國順帝永建四年陽羨周嘉上書言浙江山川
險絕求得分置人謂諸縣僻左難應期會乃詔
分浙江以東爲會稽郡還治山陰以西曰吳郡
治吳領十三城

吳第一　海鹽第二
烏程第三　餘杭第四
毗陵第五　丹徒第六
曲阿第七　由拳第八
安第九　富春第十
陽羨第十一　無錫第十二
婁第十三

吳　輿地廣記云東漢順帝分置吳郡治此

海鹽　嘉禾志云順帝時又陷爲湖是爲當湖

遂移治故邑山爲故邑縣後漢郡國志注云案今計偕簿縣之故漢順帝時陷而爲湖今謂爲當湖大旱湖竭城郭之處可識而不言改故邑縣名也又按輿地志故邑山下有城唐志云舊縣治漢順帝二年因縣淪沒爲湖移置此山下亦不言改縣名豈嘉禾志別有據邪

烏程　吳興記曰縣西北其山有項籍祠獻帝興平二年太守許貢奏分縣爲永縣一統志

廢永縣在湖州府城西北

餘杭　輿地廣記曰東漢屬吳郡舊在苕溪南靈帝熹平中徙溪北尋復溪南

毘陵　輿地廣記曰東漢屬吳郡

丹徒　輿地廣記曰東漢屬吳郡

曲阿　輿地廣記曰東漢屬吳郡

由拳　輿地廣記曰東漢屬吳郡

安　盧志曰東漢視先秦西漢省錢塘而增安縣據劉昭注引越絕書云有西岑冢越王孫

開所立以備春申君使其子守之子死遂葬城中而建安中孫權又以安縣屬屯田典農校尉則安當在無錫以西未詳故開地但春申君治吳則越備自當於錢塘上下不得踰爲無錫之備也

富陽　輿地廣記曰東漢屬吳郡

陽羨　輿地廣記曰東漢屬吳郡郡國志稱邑按百官公卿表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盧志不知謬加曰並邑非也

無錫　後漢郡國志稱侯國按百官公卿表列侯所食縣曰國故曰侯國也

婁　輿地廣記曰東漢屬吳郡

吳郡太守八人

劉府君順帝永建四年爲守始奏分會稽郡置吳郡

韓整守吳創吳泰伯廟唐郡守趙居貞春申君碑曰昔韓整入吳剏吳伯之廟是也又吳會太守濮陽興問書佐山陰朱育曰昔

韓吳郡問士於劉聖博疑即整也

麋豹東海人爲吳郡太守永興二年建吳泰伯廟閶門外豈整所翔者梅里故都而豹建閶門外者便尸祝邪豹嘗按行屬城問功曹唐景風俗所尚景曰處家無不孝之子立朝無不忠之臣文爲儒宗武爲將帥時人以爲善言

李肅潁川人桓帝時太守舉陸康孝廉肅後坐事誅康爲斂尸送喪還鄉行服

許貢爲吳郡太守興平二年奏分烏程爲永縣時孫策方起故障朱治勸策平定江東遷吳郡都尉從錢塘欲進到吳許貢拒之於由拳治與戰破之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貢嘗表聞漢帝云策驍雄與項籍相似宜加貴寵召還京邑若放於外必作世患策候吏得表示策策讓貢令武士絞殺之貢奴客亡匿江邊奴客三人潛民間爲貢報仇候策單騎出擊傷策死一人先死策射二人被後騎刺殺之

盛憲字孝章會稽人器量雅偉遷吳郡太守以病去官憲居陽羨兄弟三人總爲一時名士

芮祉字宣嗣丹陽人從孫堅征伐有功堅薦爲九江太守轉吳郡所在有聲

滕胤字承嗣北海劇人有操節美儀容封都亭侯尚公主建安二十年起家丹陽太守從吳郡所在見稱每聽辭訟察言觀色務

盡情理人有窮寃對之流涕

吳令二人

元賔姓名缺元賔其字也以孝廉入三署除倉龍司馬衛尉察尤異遷吳令憲陽春以加惠有鄭僑見思之歌視事二稔民用寧康辟州從事召拜議郎延熹二年卒

桓溫從海西公於吳縣西柴里

陽羨長一人

周嘉順帝永建四年上書分吳會稽爲二郡

三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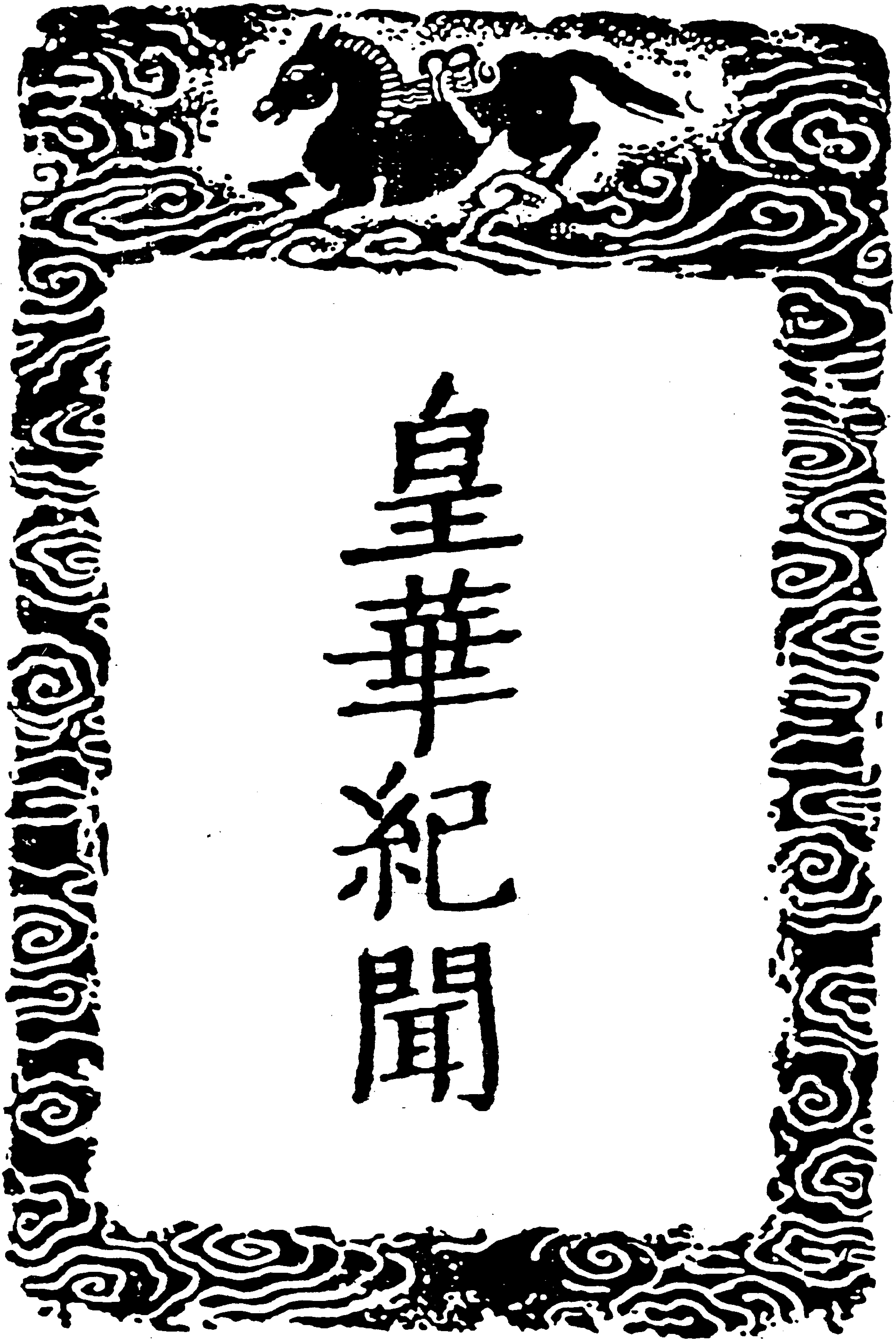
吳郡表薦爲合肥長轉婁有治

聘曲阿有治迹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皇華紀聞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序

古之大夫德音有九一曰使能造命而登高能賦山川能說蓋亦多得之于役之時是三者皆使職也四牡之詩以勞使臣而諭以夫不之鳥則飛則下不可懷安皇皇者華詢度諏謀狀征夫靡及之懷何其曲至也古君子畢生皆問學之地況以畏簡書之心尤不敢暇逸豈僅光華於道路而已新城王先生詩古文雄一代學無所不闚博物君子也康熙二十三年奉命有事於南海道閒所經都邑地理山川人物與夫荒墟伏莽之遺蹟鳥獸草木非常可喜之奇怪搜討摺摭薈萃風別爲皇華紀聞四卷南來志一卷北歸志一卷廣州游覽小志一卷壯哉斯行可謂不負矣往余讀小録逸事瑣言雜記諸家愛奇稱亡非不閎侈問有牴牾不無錯漏若斯直書即目簡而足信質而不俚興寄于雲烟杳靄之閒而託附于謹嚴爾雅之義眞有敘事之才讀漁洋集而知詩讀是集而知史千載而下可以仰先生奉使之德音焉長洲韓菼序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皇華紀聞序

源爲山陰楊耕夫作柳邊大畧序賀之叔司馬公公常語人後進中古文斷以崑繩第一因出所著皇華紀聞六卷命源序源嘗以謂著書苟非前人見聞所未及吾實有所發明辨正資益來學雖號稱博雅其書可以不著且夫左氏網羅百二十四國二三百年軼事上溯羲黃傍及方輿樂曆醫卜纖細備具使非徧歷山川都邑訪之故老搜遺文以考証其得失烏能兼總條貫若是而司馬遷文章多得力游覽顧後人有淺陋之譏蓋亦見聞有

未廣歟公嘗主試蜀中既又奉使祭南海身所經萬餘里凡耳目所及爲川爲岳爲名賢蹟爲陵墓爲草木蔬果禽魚爲孝節爲忠爲俠爲仙靈怪異爲文人莫不一一筆記以成是編上可正往事之誣下可備史氏采擇大可以闡幽小可以資博物而文筆雅鍊潔朴不在聞見揮麈二錄下嗚乎源雖學執筆爲文而南不逾錢塘北燕西魏博而止學既疎見聞又復寡陋何足以序是編而公自幼才名動天下主盟斯道者三十年海內仰其風采如永叔子瞻公顧孜孜獎進人才唯日不足源既

不以不肖見棄于公而爲討朱竹垞先生有日下舊聞一書源亦許爲之序又何敢不攄其一得以陳于公而應公惓惓之命也康熙庚午冬十月姪

源謹序

皇華紀聞卷一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王士禛

御書
　康熙甲子
上巡守至濟南臨觀趵突泉親灑
宸翰書激湍二大字留泉上又書清漪二字
賜巡撫僉都御史徐旭齡至泰山又書普照乾坤
　四大字建亭置額于孔子小天下處又書雲
　峰二大字勒石絕頂又于盤路中
賜旭齡

御札云山路甚險巡撫不必來可于山下伺候此
　札及激湍雲峰二真蹟皆藏徐氏時徐已擢
　工部侍郎
幸闕里
上駕幸闕里
御書萬世師表四字懸大成殿又以四字頒行天
　下學宮又
御書白鹿書院額
賜廬山白鹿洞弁
賜監本五經四書其河南二程子祠邵子祠鳳翔

橫渠書院建寧紫陽書院徽州文公闕里長
　沙石鼓書院皆頒
御書
　東野氏
上東巡周公七十三代孫奉祀生員東野沛然[illegible]
　疏籲恩奉
旨周公承[illegible]道統繼往開來功德昭著其子孫應
　給職銜着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遂以沛
　然世襲五經博士
　謁祭孝陵

上幸金陵
大駕親詣鍾山謁祭明祖孝陵侍臣督撫皆從
上由甬道旁行
諭扈從諸臣皆於門外下馬
上親行三跪九叩頭禮至寶城前行三獻禮出仍
　由甬道旁行守陵內監及陵戶人等特加賞
　賚
諭禁樵采令督撫嚴加巡察
御製詩
上幸金陵親書

御製古北口絕句賜張學士英詩云斷山踰古北石壁開峻達形勝固難憑在德不在險予過桐城于學士齋中見之

衍聖公進

御古物

上幸闕里親祀至聖先師衍聖公孔毓圻表進古器墨蹟二十代族祖孔融雅琴一張周簠一執晉王羲之樂毅論墨蹟一本宋文同画山水一卷劉松年画養正圖一卷宋搨聖教序法帖二本

黃華山人

黃華山人王庭筠曾爲恩州軍事判官善墨竹書画學米元章詩載中州集甚多予尤愛其詞云裹椰踈踈苔滿地十二闌干故國三千里南去北來人老矣短亭依舊殘陽裹紫蟹黃柑眞解事似倩西風勸我歸歟未王粲登臨寥落際雁飛不斷天連水見中州樂府

孫鐸（仁則）

金孫太師鐸字振之恩州人明昌中擢戸部尚書考滿進一官再任時同列二人俱入相振之賀席中戲舉青州布衣張在老柏院詩云南鄰北里牡丹開公子王孫去不回惟有庭前老栢樹春風來似不曾來爲御史所劾降授同知河南府事或以詩送之云想到洛陽春正好南鄰北里牡丹開聞者皆大笑後入相

鐸有清明日絕句云翛然一室暗塵凝兀兀端如打坐僧習氣未除私自笑短檠還對讀書燈載元好問中州集

趙孝子

天順間恩縣人趙雲性至孝母劉病篤聞懷慶府濟源廟神有靈藥誠求可得雲往求之越二日水中涌出一絹囊內盛絳桃花片約二升許持歸煎湯奉母疾果愈其餘愈疾又十餘人

白馬營

白馬營在恩縣西十五里夏秋之際清晨輒覩城郭人物林木蓊蔥日出乃不見茌平馬

今村亦有此異蓋山市海市之屬陸地亦有之

王興宗

元王興宗字友開自號歷亭野老張文忠養浩集有墓誌甚奇恩縣産也

高唐二城

太平寰宇記云古高唐城在禹城縣南五十里春秋襄十九年齊夙沙衛奔高唐以叛杜預云高唐在祝阿縣西北高唐亭城在縣南一百里魏地里志云禹城有高唐亭括地志云古禹城在山茌縣北後魏移於濟北此城是也按山茌今長清縣地非茌平

魯連村

茌平縣有魯連村吾邑之北近古狄城亦有魯仲連陂魯仲連冢

師懽

十六國春秋石勒傳勒東走至平原賣與茌平人師懽爲奴每屯耕于野常聞鼓鞞聲以告懽懽亦奇其狀貌而免之

碻磝城

地理通釋郡縣志濟州碻磝城本秦東郡之茌平縣地其城西臨黃河晉宋爲河水所毀移治河北博州界

馬定國

馬定國字子卿茌平人唐中令周裔孫宣政末題詩酒家壁云蘇黃不作文章伯童蔡翻爲社稷臣用是得名後仕劉豫爲僞翰林學士號薺堂先生又有句云世無蘇黃六七子天斷文章三十年

劉叅政

劉約字博之東阿人始聘徐氏女女忽病瞽女父母欲返幣父母以謂約約曰女瞽棄不取即男瞽女亦不字耶卒不改聘已而女目忽明後約登成化己未進士官吏部郎中河南叅政徐生四子田戸部員外郎隅都御史皆爲名臣

劉伯耕

劉田字伯耕約長子章丘張茂蘭以廉著義不受人一縑田以其貧解所衣紵袍衣之茂蘭欣然曰世惟劉伯耕衣可服耳時人兩高

之

三公事相似

劉田與諸城翟鑾濮州李廷相同學京師年皆十六弘治戊午田先舉省試壬戌廷相先及第入翰林弘治乙丑廷相入闈田乃出其門田卒廷相爲銘其墓先祖方伯公年十四臨朐馮文敏公琦蒙陰公文介公鼎年皆十六亦同學京師文敏早第入翰林萬曆辛丑文介亦出馮門後馮以大宗伯卒公銘其墓事甚相類

侯中丞　（二則）

侯鉞字義甫東阿人金丞相摯之後登嘉靖辛丑進士戟鬚髯電目狀如神人以都御史巡撫大同創火器之制自爲圖說精妙出人罷歸居茅茨食粗糲常乘白騾戴笠行遊山間四方賓客過謁之食器卑陋與客共之扼腕談兵意氣飛動一時推爲人豪

侯中丞鉞有殊巧善寫人形一識面雖數十年皆能默肖之舉進士時同榜三百人鉞皆識其狀爲一簇畫而志之比再見無不識者鉞常山行遇盜被刧呼盜坐盤石從容笑語盜不敢逼鉞跨驢吟嘯而返乃圖盜衣冠狀貌送吏盡捕獲之

劉昌淑

劉昌淑江西安福人寫眞入神嘗獨行野中諸惡少剽其資昌淑貌形訴里正按圖索之無不獲者與侯事頗類

于慎言

于慎言文定公慎行之兄也十七舉省魁自平凉省覲歸渡河前舟皆溺舟人恐慎言瞑目危坐不動舟竟無恙舟中人羅拜曰郎君貴人也是年中省試慎言工于詩篆隸皆臻妙境所著厖眉生集子家有之

阿膠

東阿令李君經邦說阿膠眞者煑用阿井淺用狼溪之水狼溪城中水也舊聞杭西湖産蓴必浸以蕭山湘湖之水乃佳物類相感志惜未及此

崔勉

崔勉者善根人劉叅政約見時與王氏兒戲

陌上勉見劉曰兒當至三品王子亦三品繇相去遠甚其後劉至參政王爲儀賓常以貢至京師大雪飲市中有夫婦行乞上樓勉相其夫曰貴人也當繫玉帶奈何行乞婦亦貴人探金數銖與之曰富貴毋相忘乞者乃袁都督彬也後彬扈英宗歸驟貴勉已以滑縣教諭罷歸忽覽鏡自訝曰吾當復爲官遂走京師一日行市上有貴人傳呼過市乃彬也勉嘆曰吾官乃在是因懷刺往謁彬彬夫婦迎拜以千金爲壽勉辭不受曰第得還故博士足矣彬方貴寵爲言吏部復以爲唐縣教諭

衡方碑

汶上縣平原村有漢衛尉衡方墓碑尚完好旁有浚儀令衡立墓其敘世系云伊尹在殷號稱阿衡因而氏焉余同年衡君慶衡登順治己亥進士仕爲固始令其後也此碑載都穆金薤琳瑯歐趙二錄洪丞相隸釋皆有之

郭潭黿

嵫陽縣西十八里有郭家潭中有大黿不知年歲汶上進士檀芳遂爲江西某縣令一日往龍虎山謁張天師見有青衣人守門問之黙然不答天師指示曰此先生鄉里郭潭老黿也及歸問黿已不見

嵫山

兗郡西有嵫山嵫陽縣以此得名後改嵫爲滋義無所取

仙棗

蕭縣天門寺有棗一株每至四月十八日即結實紅如火齊上人謂之仙棗

老嫗讀史

宣德中徐州有賈嫗者舉人王鄰女弟通文墨雅好讀史一夜讀至舜誅四凶曰堯舜之世何物四凶敢爾忽窓外有四鬼物各道姓名曰某某在此啓戶視之寂無所見

漢高帝木像

嘉靖五年河入徐州公私廬舍漂没殆盡城中舊祠漢高帝有帝及蕭相國小木像蕩漾洪濤中終不飄散木逆復祀于祠至今尚存

惠泉扁額

余處士懷說吳中一監司常書似我二字置扁第二泉上自謷清搽如惠泉也及再過之扁已不見責今寺僧大索乃爲諸生移置廁上矣

神醫

王博韓熒皆宿州人同時以醫名有衛百戶李泉者十五歲得疾幾不起韓視之曰此兒病行愈壽且至八十餘王亦曰壽當八十四歲泉疾尋愈後果八十四終

黃金

開國功臣錄黃金撰余嘗恨不得金本末過定遠乃得本傳考之金之先本上海人洪武間始徙定遠父璲字仲玉領景泰癸酉鄉解仕終上猶教諭金字良貴號東澗少穎異登成化甲辰進士第授吏部文選主事歷員外郎中遷廣西參議歸結茅泉塢以文章自娛正德壬申卒年六十有六所著有東澗泉山二集

靖南侯

靖南侯黃得功崇禎十四年移鎮定遠有德

于民時有知縣李彬者雲南呈貢舉人亦循吏也以城守功歷擢廬州府知府潁州道副使今定遠城東有黃公祠與李並祀春秋祭賽不絕

縛龍角

賴塔拉把土魯滿州人素以勇稱常從征浙閩一日浴于溪水底有物槎枒如古木因呼儕輩縛以繩共引出之則一龍首鬚鬣宛然縛者乃其角衆皆驚走賴神色不變徐入水手解其縛少頃雷雨晦冥龍騰空而去衆皆無恙人更稱爲縛龍把土魯（把土魯勇也元時把土魯必出上賜本朝亦然）

張大悲

張大悲合肥人居邑之香爐巖好仙術常晝地爲限牛不能出恒作泥丸食之坐卧處往往有雲氣後不知所終

鮑明遠宅

廬州合肥縣非厯梁縣有鮑明遠讀書臺蘄州黃梅縣治相傳照故居後人取杜詩俊逸鮑參軍之句作亭名俊逸亭

馬金橋

馬金字汝礪西充人成化中以主事謫廬州判常夢至一村有老嫗以瓜酒獻之醒後猶有香氣後過一橋硯上鐫馬金橋字怪而詢之衆曰此地有善人馬金捐貲修建以其名名橋今有嫗及二子尚存金物色至其家乃夢得瓜酒處因悟乃前生也本朝滕縣令馬士瓊即其嫡孫二世同名夫婦相見事尤奇異按汝礪在廬曾刊汪藻浮溪文粹自爲之序

察都統

趙函乙合肥人順治丁亥進士督學江西一日行洪州道上夢兜鍪神人引至一敗廟指黃幕中語曰此君前身也次日至追賢坪見道側有古廟頹落入視之宛如夢中訪土人云是宋察都統廟都統名佑合肥人與元將血戰死廟食三百年矣趙嗟異因重新其廟自爲之記

喬仲倫

喬仲倫桐城人好施予五十九而無子族弟仲伍者常爲神役元旦謂仲倫曰兄今年必

有子子必高氏嫂出問云何曰除夕復命于東岳之神見一童子在廟門蹴踘問之童子曰已得命當爲人不知所向某曰吾兄平生積善能子之乎童子曰可請于岳神岳神令曹司檢文書報云喬仲倫爲善當與一嫡子故知今歲必子時妻高年已四十九不娠十年踰月果孕生子名源及長好蹴踘

白鳳

桐城陳給事贊化崇禎間爲桐城令偶有餽蛋者其一有五色光令家雞翼之俄卵破得一小白鳳不數日變大時去時來其伏卵之雞重至三十觔毛變五色久之同翔去

諾龍

桐城楂林居民上衡門順治戊子二月五日偶于山澗水中獲一物如龍狀長僅五尺頭角鱗爪皆具繫以歸剖視腹中有石子升餘烹食之味殊甘美竟無他異按太平廣記云諾龍體似蜥蜴微具龍形此其諾龍耶

王文正

王文正桐城人七歲得道書能役鬼神後禱

雨皖城有道人亦禱雨池口池口雲起文正招雲過皖道人曰皖有異人即棹片席渡江訪之文正亦浮磨江中迎之諮論竟日臨別道人以三指拊文正背有頃背痛則有三銅釘入骨文正急用甕自覆圍火煉之戒家人曰七日勿啓可活至五日家人不能待試啓之釘已出三寸許文正嘆曰命也遂死

劉燾

劉燾字尚載桐城人成化間舉人官至長沙知府爲諸生時與友人同赴省應選貢途中風雨驟至因解裝暫憇野亭共賦送春詩云云忽一老父衣簑荷笠至聞吟詩亦請筆硯頃刻詩成詩云怨風怨雨總皆非風雨不來春亦歸蜀魄啼殘花影瘦吳蠶喫盡柘陰稀枝頭綠軟梅初熟口角黃乾燕學飛我亦欲歸歸未得擔頭猶挂舊簑衣二人誦之大驚老父曰山居只尺能枉過乎袖出棗二枚啖之因與同行數里天漸暝前阻一溪溪有竹筏老父招二人登焉二人不可謝歸老父登筏長嘯而去比歸則稻已登場距去時半載

矣劉後壽至九十餘門人劉元章字貞吉言其家乘所記甚確列朝詩所述建安莎衣道者非事實也宋牧仲中丞筠廊偶筆亦載此事傳聞又異按三說當以劉爲實錄

風穴

桐城南三十里撩風山山中有風穴穴中有物如蒼然鼓翅則大風自穴中出捲茅拔木如海颶然月或數見予過其地大風蓬勃較異他所問之土人云

何公冕

何公冕潛山人少遇異人授符籙二卷能役鬼神初置田于亂墩山磽确無水公冕每取手巾瀝水町畦盈溢會大旱郡守遣役檄呼之公冕笑曰吾非可檄者但汝往來烈日良苦吾書符汝掌中當得片雲覆頭可固握之使至如其言守怒固令開視則疾風雷電驟作乃大驚禮致之常行路迷津問芸者不答公冕取柳葉布田盡化爲魚芸者競取之田禾皆被踐踏及登岸視之乃柳葉耳

灊山忠孝

吳暘春灊山天堂司巡檢也崇禎十年流賊踞灊暘春不甘從賊自刎死時副總兵陳龍叅將潘可大皆戰死十五年復至灊知縣李徇嘉典史沈所安父子皆不屈死先是七年賊入灊張孝子清雅與其少子超藝僕滿守父棺不去父子皆遇害僕滿具棺殮畢亦不食死

雙蛤泉

明慈菴禪師居皖山絕頂四十餘年足不至山麓山苦無水常躬汲數里外邑人劉若實爲草檄乞水于山靈忽室後石罅微濕有二蟾蜍躍出泉隨之湧味甚甘洌因名雙蛤泉

雷縯祚

雷縯祚字介公太湖人崇禎庚午舉人庚辰特用壬午備兵武德道疏劾經略范志完失機縱兵上怒逮范置重典東人快之後爲馬阮羅織與金壇周鑣同下獄死將畢命猶爲周作贊大書其腹字畫如平時

太湖忠義

金應元會稽人崇禎間知太湖縣八年流賊陷湖被執脅之跪應元怒罵曰聚六州鐵鑄一跪字不成賊怒屠其家贈太僕少卿十年賊再至守備趙繼春死之十一年又至遊擊杜先春死之十五年獻賊陷城叅將丘壯猷力戰死之

兄弟耆壽

太湖人呂貴呂實者兄弟也生弘治間皆篤實有操行貴年一百四歲實年九十九歲

羅近溪詩

太湖縣龍巖有羅近溪汝芳爲縣令時刻石詩云騎馬看雲花滿溪茗山東北皖山西一雙野鵲馬前過無數好峰雲外齊田父牽牛卧青草村童拋石打黃鸝長松翠竹娟娟靜彷彿河陽画裏題

茶池亭

太湖北小池驛有茶池亭羅近溪先生汝芳嘉靖間作令過此父老爭攜茶獻之後人即其處建亭有石刻詩云父老壺漿當日事先生風味至今遺

歲無何

戚無何方外士也百家之書無不覽記常游太湖灊皖間借寓五顯廟廟主拒之夜伸臂傾其殿角一日遊龍潭客思魚鱠戚拔金搔頭投潭中即有巨魚躍出剖之搔頭在魚腹中後不知所在

金鯽

太湖北河岸龍山有釣魚磯羅近溪常遊此有金鯽二躍出羅令舟人取之手繫紅絲放之水自後羅卒則魚出水面紅絲宛然去即不見

氷錢篆

崇禎癸未潛山縣溪河中結氷如錢形上有古篆文四人莫辨之

摩圍泉

三祖寺一名山谷寺後有摩圍泉又名山谷泉相傳黃魯直守舒州時愛此泉因自號摩圍居士予按魯直謫戎州時有詩云竹竿坡前蛇倒退摩圍山腰猢猻愁杜鵑無血可續命何日金雞赦九州則摩圍乃夔巫間地名未必因泉或後人因魯直以名泉耳

舒臺石

舒臺王介甫讀書處臺有石石縫間至夜吐光如月太守某聞之取石以去至中流光發浪作舟人懼以石投江風浪頓息

胭脂井

漢太尉橋玄故宅在灊山北三里彰法山山麓溪流紆折松竹欝秀今改爲廣教寺寺前有井相傳二喬梳粧之所至今水胭脂色土人號爲胭脂井山谷詩云松竹二喬宅雪雲三祖山

義犬

灊山營卒某畜二獵犬甚馴一日出獵遇虎引弓射之虎騰上攫卒傷肩二犬自草間躍起一踞虎脊一齧其喉虎狠狽遁去卒賴以全康熙丁未十月事

淮南諸水

淮南江北諸水自鳳陽以上皆合淮水入于海自合肥以下皆合巢湖入于江自桐城以下至太湖皆合樅陽入于江

龍眠山莊

李公麟舒州人今安慶之桐城灊山廬州之舒城皆載之以桐舒二縣皆有龍眠山而灊乃唐宋之舒州也舒城南南溪上有璇源館云是伯時所建墓亦在焉舒志又載春秋山亦伯時讀書處今桐城北龍眠山去城纔八九里多巨族别業予問張敉復學士伯時山莊果在此山否學士云皆不可考矣

喜峰口精舍

喜峰口古松亭關口外有山石壁峭絶萬仞無蹊徑可上山巔有精舍三合朱扉粲然自下望之可見土人云每夜聞其上有鍾梵聲竟不能測

張睢陽像

宿松棠梨宮南昌吳城鎮皆有張睢陽廟其像皆青面赤髮狀極獰惡按菽園雜記云張睢陽力竭西向再拜曰死當爲厲鬼以殺賊此厲字與伯有爲厲之厲不同李翰表云臣聞強死爲厲游䰟爲變有所歸往則不爲災此乃伯有爲厲之厲後人誤解厲字致生邪說至謂巡爲疫癘之鬼塑爲赤面鬼狀其譌

謬至此

地藏出淚

黃州府黃梅縣南孔龍鎮小江上有地藏菩薩像崇禎壬午十一月像忽出淚拭之復出是月二十三日獻賊陷城至順治二年淚出如前甫一月左良玉兵至

五祖寺白蓮

黃梅五祖道場在東山廣濟四祖道場曰西山二山相去僅四十里西山即破額山栁宗元詩破額山前碧玉流是也東山一名馮茂山馮茂長者所施故名東山寺唐大中時建入明寺燬于火五祖眞身如故乃移山隈建今寺上有白蓮峰峰下有池生白蓮瓣可千數每瓣中有蓮房不結實五祖手植也

白牡丹

意生寺有白牡丹一株昔有張七道人往禮普陀見觀世音現婦人身囑以此花寄植五祖大滿禪師生處其花特盛移他處則萎

墜腰石爨杖楓

黃梅東禪寺五祖下院有墜腰石昔六祖用

墜腰春米者又有爨杖楓六祖卓爨杖于此復築成楓樹石在槽廠故蹟六祖座前武題詩云嵬石繩穿祖迹留曹溪血汗此中收分明一片東禪月遍照支那四百州

節婦柘

黃梅北山有節婦李氏墓節婦夫死葬此山植雙柘于墓側有牛嚙左樹五寸節婦撫柘痛哭一昔而生與右齊焉卒合葬

宋二宗御書

五祖山有宋英宗御書天下祖庭徽宗御書天下禪林二坊額

唱歌石

破額山四祖道場山麓有唱歌石人臥其上便解歌後雷擊之不復驗

集篆金剛經

兵侍汪公可受居黃連別墅適大水浮敝篋而下發之乃宋僧道肯集篆金剛經三十二分汪欲摹刻苦字多磨滅門人洪度字公度書工諸體乃精思七晝夜重臨刻布董思白何象岡倢木菴陳居一諸公釋以小楷今石

在京師摩訶菴東院壁有王文貞公崇簡跋記其事

黃梅十祖師

黃梅山水奇秀有十祖師曰千歲寶掌和尚曰達公曰菩提流支禪師曰四祖大醫師曰五祖大滿師圓證祖師無迹祖師朗公祖師張金祖師靜鑑禪師

靜鑑禪師

靜鑑禪師泰和梁氏子洪武中爲僧居終南山後居黃梅刻高山歲種芋魁三百六十本日噉其一不復食正統十二年臘日示寂遺囑三年後啓塔景泰元年臘日塔開師顏貌如生膠漆莊嚴于未圓滿處泥沫疊之時黃梅令梁某師族也甫涖縣夢師來謁曰吾腰重不能撑將以累子明日往謁塔視之果然乃削其累重今存像戍削如生

法幢再世

元時廣濟人李雲隆夢四祖山僧借居生一子稍長剃度以僧尚智爲師洪武十七年忽語智欲往余志五家托生遂怛化已而果生

其家智來視之即笑投其懷歲餘抱至寺[illegible]禮佛徑入禪居取其舊物呼法幢則應自此[illegible]日持誦法華圓覺諸經洪武末召至京師仍賜名法幢

箭室

九江府有箭室明祖與陳友諒戰鄱陽湖遺箭于此其鏃皆以銅爲之長二寸許往往有得之者

寶樹

盧山大林寺有寶樹二株娑羅木也西域僧所植莫知年代圓旋如覆蓋然嘉靖中其一附榦生花如蓮花大如盤康熙初爲俗僧伐去

呂司馬

呂公大器蜀人明末總督江楚駐九江會左良玉避賊鋒逍遙江上以病自托楚撫王揚基至卧內視之良玉使二婢挺脚偃蹇自如呂公至不即起謁命子孟庚代叅呂公叱之曰而父病軍事不可曠軍中有可代者以名來吾立疏以聞即疏遊擊盧鼎名將上之良玉怒史公可法移書勉以文武和衷大器[illegible]一肩遺左欵書東川老人四字而已未幾朝議改表繼咸爲督大器以兵書內召

九江忠義

明末左良玉兵叛東下陷九江推官余士常麻城人日講學陽明書院賊至冒白刃入其營大罵賊夙聞其名舍之日夕悲號卒于廬山九江衛經歷彭永春武陵人吏員也自誓曰我雖微職受國恩不敢從逆大書屏風曰九江衛經歷彭某死節處與子女六人俱自焚一時死節者九江衛指揮僉書徐行可母汪氏年八十四投井死行可視殮畢與妻鄒登望京門城樓對縊死九江衛百戶董四民令妻史妾姚及二子俱赴池水死四民登城大呼射殺賊數人自刎死諸生栁清具衣冠赴府學泮池死栁鴻負母遇賊死李金門赴陽明祠自縊死妻孫亦投井死（今士大夫猶有謂良玉非叛者何耶）

文燈巖

文德翼字燈巖德化人崇禎甲戌進士爲嘉興推官有屬吏粤東人餽端石發之白金也

封函如故謝之曰汝硯不可磨墨却之[illegible]

而近人如此隱居三十餘年著書數十種[illegible]

刪定宋史年七十二卒

黃雷岸

黃雲師字雷岸亦德化人崇禎庚辰進士授官給事中平臺召對都御史劉宗周以直言忤旨上怒雲師疏奏憲臣宗周清操介節如商彝周鼎清廟明堂之上不可一日無者望賜優容上爲霽威亂後隱居不出年七十有六叔八十有一飲食問視之禮一如其父于五經皆有著述（周易裁毛詩是正尚書考異春秋析疑三禮會通四子通解）別有說文鳩異叢牺志黃氏玉塵靈族小史賓苑凡數十種三百五十六卷

門人盛符升

男　啓涑　較

皇華紀聞卷二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士禛撰

廬山禪僧

慧燈禪師鄖人往普陀依大智叅學居廬山荳葉坪就竹影宴坐人踪罕至有采藥者遥望一僧趺坐如土木偶人山中始知有燈公云秀恒楚人叅學于雲居顯公在九江放生十有六年生平不設床榻硬坐如枯樁惟誦大悲經咒行願品一日宴坐見二童子引旛幢至前稽首曰大師持念經咒能不間傳應證阿羅漢果跏趺誦佛號而逝（已上明人）童光住廬山養鹿池栖雲菴五十餘年康熈壬戌秋八十有三一日沐浴更衣曰彌陀接引兩番吾行矣言訖而化行絅嘉興人嗣牧雲和尚開法圓通門庭高峻力修苦行脅不至榻圓寂先三日預別緇素臨期說法一喝而逝酷暑供肉身不壞（已上本朝人）

石門詩

謝康樂石門詩凡二其一登石門最高頂所謂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栖者永嘉之石門

也其一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茂林修竹所謂躋險築幽居披雲卧石門者匡廬之石門也桑喬廬山紀事最稱簡核然取前一首誤矣

江孟詩

香爐峰在東林寺東南下即白樂天草堂故址峰不甚高而江文通從冠軍建平王登香爐峰詩云日落長沙渚曾陰萬里生長沙去廬山二千餘里香爐何緣見之孟浩然下贑石詩瞑帆何處泊遥指落星灣落星在南康府去贑亦千餘里順流乘風即非一日可達古人詩祇取興會超妙不似後人章句但作記里鼓也

法王子鉢

康熈中九江普潤菴僧掘地得古鉢非磁非石上有二龍捧法王子三字

鐵如意

晉佛䭾耶舍梵僧也名在東林十八高賢中嘗至蓮社舉鐵如意示慧遠不悟拂衣去王子充曰當是時禪學未入中國而兆已見於

此

宋牒

廬山圓通寺有宋政和三年十二月尚書省牒江州崇勝禪院僧守惠後列宣奉大夫守右丞薛（押）通奉大夫守右丞侯（押）少師太宰（押）太師魯國公（押）皆不書姓下又有太師魯國公封印押字大如拳甚飛動

異姓

予雪屋紀談凡兩記異姓今道涂復得數姓弁記之攺化征縱鑒洞芒聊操合杲淦（淦賦江西人本金日磾之後宋南渡爲兩川制置使以姓同北國高宗爲加三點遂有淦姓）愈鬬茄勒斛臾浙閒潞崇冃乾揹肖賓丣利月澶扶容草裔級英禰布旦那茇招穀植雙博愢沃太叔隆牧松函舜遂市郊亢潛卿斤不戢帖笠渦宇昊賢

義門

九江德安縣有義門陳氏初太丘二十九世孫伯宣隱廬山孫旺唐開元中籍太平鄉家族益盛今之太平宮西義門舖其故居也十國春秋南唐李昇昇元三年有司上五代同居者江州陳氏以下七家詔復其家注江州陳氏元和給事中京之後或云陳宜都王叔明之後胡旦有記義居至三千七百餘口詔旨旌表仍蠲差役宋嘉祐七年以義門太盛命謝景初爲分析二百九十一處瀛江義門鄭氏之外殆無其匹家有百犬牢一犬不至則百犬不食遺址尚存

陽居寺

陽居寺在德安縣南十里博陽山昔有何氏兄弟九人丹成同日飛昇于此明嘉靖間居鄰張氏侵其地時九江巡道陳洪濛過縣夜夢九人訴牒訪于父老具道其事陳即按之還其侵地留詩勒石嗣是禱雨無不應求夢即驗此與閩興化九鯉湖相似姓亦同

元陽觀牡丹

元陽觀在德安崑崙山傳爲葉令王喬朝斗處觀後有東西二湖四時不竭有牡丹顏色异常云是王喬手植移他處即不生矣

龍泉菴

輿地紀勝云龍泉菴晉江州刺史桓伊爲慧

逵法師建其後乃立東林寺按伊謝安石同時人而逵公乃與靈運桓元同時何得以爲伊建地志不足據率如此

雲居山鐵瓦

建昌縣雲居山唐道膺禪師道場也明紫栢大師曾游之其徒諸緣斷禪師修復萬曆中始建大殿覆以鐵瓦戊子寇亂賊欲取瓦毀作兵器忽見金甲神人呵之懼而止雲居之巔有明月湖周廻數十頃稻田數千畝寺僧取給有餘故至今道場較百丈諸山爲盛雲居七十老僧法幢說

豫章辨

漢官儀云豫章生庭中高帝取以名郡風俗通云豫章以木氏都名勝志云章水源出南安聶都山東北至大庾縣經南康滙豫水是爲豫章水一云出郴州上章縣故名後漢地里志云贛有豫章水或云以木或云以水二說不同然考春秋楚令尹子蕩帥師伐吳次于豫章又襄六伐吳師于豫章見春秋不一而足則謂始于高帝者亦非（草考諸子栻之實亦名豫章臺）

（芳譜先大父方伯公所著）

喚渡亭

建昌縣喚渡亭在修水南岸唐白居易過此有詩云建昌江水縣門前立馬教人喚渡船好似當年歸蔡渡草風莎雨渭河邊黃庭堅書之亭上明知縣梁崧重刻石今存

周休休

周休休正德間寓建昌隆道觀題詩院壁云陌上紅塵撲面飛近來覺得世情微白雲深處招黃鶴不識人間有是非後觀主以逋糧繫獄周出藥如黍粒點金濟之遂絕跡

傘子和尚

覲衡字顓愚霸州人少叅月川印憨山清一時宗匠如雲棲雪浪紫栢咸一見印可常露坐傘下人稱傘子和尚後歸寂金陵紫竹林塔于雲居

優丐二孝子

優丐二孝子建昌人丐劉姓禿而躄且吃所至爲胡孫戲乞得酒肉歸養其母母亡風雨旦暮輒往號泣終其身優人王球事母極孝

毋死其徒縞素執紼如士大夫家禮縣人劉闓記其事

淦君鼎

淦君鼎字和之建昌人本漢金日磾後以歲貢授贛州府學訓導假通判銜辦事軍前爲楊萬二公所重贛城破遣長子弘斌脫身歸遂肅衣冠自經死或作輓詩云見說平生不炫奇恂恂處子少人知時窮忽作驚天事志士從來有不爲

豫章古鏡

孫忠烈公燧初至江西得古鏡于豫章溝水中背刻二十四字其文云光運忠扶日月心感天揚賏忠獨難寒天不世內靖斯以昭明云云字畫奇怪後公死逆濠之變

司馬公手蹟

宋劉道原同司馬文正公修通鑑別纂外紀又纂十國紀年其稿藏于家有文正公序陳士業宏緒崇禎末游西山掘岡于其裔孫光裕家覩文正序文手蹟見士業所著寒夜錄

法苑珠林

南昌府城南紫極宮寫韻軒女仙吳采鸞寫唐韻處采鸞又嘗居安福福聖院手寫法苑珠林百二十軸其軸粘連處至今不斷

崔琬

崔琬字文美新建人性至孝父彥俊遘危疾刲股進之尋瘥忽有石碁子一飛墮几案視之士字也果益算十一年而終琬有悟眞詩百首傳于代

朱欝儀

南昌王孫朱欝儀謀㙔號博雅平生著書百

餘種于五經皆有發明晚年成古今通曆用其法推左傳僖五年正月辛亥冬至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朔冬至以爲魯史所用皆周正故經書王正月明非夏殷之正也于時諸侯僭竊周室衰微鮮行頒朔之禮晉楚大國或用夏正魯秉周禮獨不敢變故孟獻子稱正月日至可祀上帝是已其援据精核類此周侍郎亮工元亮曾刻其著書目與楊升菴並傳

朱時卿

朱統鉀字時卿亦南昌王孫僑寓城東好讀書罕接賓客謂蘇轍古史劉道原外紀金履祥前編皆未暇作志乃別撰古史記四十卷志居其半又著六書徵詩解頤廣同姓名錄寧獻王事實牡丹志諸書讚儀而後最稱博雅

陳士業徐巨源何衍之

陳士業宏緒兵書道亨子徐巨源世溥工侍良彥子皆新建人皆清流負文章重名徐尤精古文亡友南城陳伯璣允衡嘗刻其遺文

曰榆溪集陳晚年輯宋遺民錄同時何衍之一泗講明理學嘗以文章受知于蔡雲怡集虜戌秦弱水徐勿齋四公四公後先死難一泗爲室祀先師四配下列四公飲食必祭自號支離叟隱栝金仁山許白雲鄭所南諸書爲我思錄粗糲不給樵汲自勞泊如也後無疾而逝（士業乙巳年曾序予論詩絕句其絕筆也）

沈應善

沈應善南昌人親沒廬墓三年屢試不售一夕夢神人告之曰上帝命汝活千萬人遂改業醫師蜀人韓隱菴韓臨別謂曰九九之際當遲于我眉之麓自是投劑無弗驗者常貯藥以濟人始終無倦年八十一忽語家人曰韓先生有書招我我將去矣沐浴而卒著素問箋釋二卷

陳伯璣

吾友陳允衡伯璣御史本子南城人家南昌東湖亂後流寓鳩茲徙舊京晚歸東湖葺雲卿蔬圃故址居之伯璣弱不勝衣雙瞳碧色最工五言如斜日明孤城晚風下飛鳥微鐘

荒寺在澹月空床得籃輿望歸鳥日暮空城曲此例數十句非韋蘇州倪元鎮輩不能道也伯璣嘗屬予定其詩伯璣撰詩慰國雅亦錄先侍御伯父先考功兄詩及予篇什甚夥

陳在中

陳美字在中新建人萬曆乙卯舉人官宜城令數戰敗闖賊李自成悉衆攻城城中矢石盡美自掘街石步負上城爲壘城中老弱婦女無不願爲之死賊昇承天護陵大砲擊城城陷賊執美索印曰國器不可辱索冊曰版

籍不可褻遂大罵賊焙以火支體皆糜爛爲益烈乃刃之僕來喜者從衆中躍出擊賊中腦亦被害事聞贈光祿寺少卿

王子美

王錫字子美新建人崇禎庚辰進士官巴縣令常躬平姚黃巨寇斬其渠黑虎馬超等獻賊入重慶破墊江錫率兵恢復之賊攻重慶錫逆戰銅鑼峽敗之獻賊恨甚伏發城陷被執時瑞王自漢中避難至亦與難錫顧王曰事至此死耳膝不可屈遂與巡撫陳士奇關

南道陳纁重慶府知府王行儉俱不屈死錫臨死罵不絕口賊鉤其口割其左臂縛樹上射之又臠而烙之不令遽絕予昔使蜀讀巴人林副使所作三忠傳述錫與士奇行儉殉節時事甚悉而不及纁錫與同邑陳美南昌諶吉臣皆以知縣死賊亦稱豫章三忠

開元寺

南昌開元寺唐馬祖道場展轉興廢者數四今南昌縣治是其地也東閣平津廢爲車庫李衛公故第爲楊氏馬廐虢國夫人宅後乃

爲奉慈寺浮雲變滅何常之有

盛溫如詩

朱文公有盛家洲訪盛溫如詩云云溫如亦有詩云蒼松翠竹映斜暉野菊花開過客稀葉底黃蟲作寒[illegible]雨餘胡蝶滿園飛每花樹下三間在挂壁帖拍盃日開有客過門彈一曲[illegible]滿[illegible]山後一首曹能始載之名勝志予過豐城得四首愛之錄其二溫如名

璲

吳曾詩

宋吳曾字虎臣臨川人著能改齋漫錄最爲淹雅獨未見其詩過江西覩曾登羅山五言詩一篇甚佳有句云桃花破叢管一笑爲嫣然春雨正[illegible]寂澗水鳴潺湲甚有東坡風致識之俟訪其全集

金鐘

龍霧三洲在豐城北四十里昔有漁人于此得金鐘一識者以爲宣和故物瑶華御舟經行此地沒焉至是乃出故又名金鐘口

王季友

唐詩人王季友豐城雲嶺里人開元十四年進士第一仕至御史中丞其裔孫子邳仕南唐爲御史值時艱與弟子印子邦統民兵衛鄉井遇賊搏戰死之今祭于社

丘尚書

丘士毅字達程豐城人萬曆甲辰進士先方伯同年友也少游學丹陽旅次疾劇一夕夢縣宰來謁親爲撫摩自頂及踵明日病良已及謁城隍祠覩神像儼然夢中所見後登進士入翰林歷官少詹禮侍歸崇禎初起用賦

詩云豈有纖埃裨廟略差無半刺問權璫卒贈禮部尚書

蔣杰

予在京師士大夫齋壁見蔣杰書筆力奇矯杰字美若晉安人籍豐城登萬曆己丑進士以戶部郎出知南雄府遷副使能歸家居喜臨池晚年筆法益蒼勁喜遊足跡幾半天下所歷輒有詩喜琴喜歌喜禪喜奕多與高僧遊處崇禎間自楚歸卒于家

鄧子龍

鄧子龍字武橋豐城人隆萬間名將援朝鮮戰死平生善書喜吟咏可與戚繼光陳第並傳而世鮮知者有橫戈集一卷頗磊落略錄一二萬松嶺風雨催軍行云應憐西事懸民瘼長呼鐵甲燈前着三程兩程晝夜行千山萬山風雨惡不妨鼓角地中來自有將軍天上落百戰烽塵社稷安一怒乾坤星斗錯歸來烹象飲天河何代英雄無衛霍金雞橋云短甲輕兵入武鄉西風吹骨鐵衣涼犬幽山下無情水笑問金雞舊戰場

丁時魁

丁時魁江西按察司掾吏初許忠節公草密疏告宸濠逆謀疏將發難其人時魁請行七日夜抵京師往返才十七日濠執孫許二公并執時魁時魁不屈死之後許公得贈諡負役甄敘有差而不及時魁公論惜焉

香泉

尚寶楊應祥里中有井崇禎年間忽作翰墨香氤氳累日會應祥在京師召對地理稱旨膺爵賞因名香泉

黃元吉

黃元吉者年十二入玉隆萬壽宮後師劉玉眞忽一日謂其徒曰今夜子時吾返玉眞之墟明日火淨吾骨有風自南來者吾報汝也果然

一門高壽

杜母魏氏居豐城鶴村里康熙甲辰年已百有二歲尚健無恙子二人長年八十五次六十八冢婦九十士大夫皆贈以詩

巨樟

豐城細彩灣有巨樟崩于河歷歲壞舟商旅苦之數百人拽之不能起縣令馮起綸禱于武當行宮明日雷雨大作樟已徙去馮字雲閭慈谿人累官江西按察使

三蕭神異

新淦大洋洲蕭公廟神名伯軒籍祥符訪道臨江没祀為水府之神元至大間封五湖顯應眞人洞庭湖有鐵錨為怪爪見輒覆舟公以法力攝治之過吉州長年康某托載歸以夢報于家已而風便舟利若有神助至洋洲泊舟祠下忽滯不能行公家人出述其夢始知遇者公之神也錨今存廟門之右子祥叔增修父道多神異常過洞庭颶風四起出神半空以衣袂壓水面少頃波浪頓息元至正間封神化普濟舍人從祀伯軒孫天任尤有異術能前知永樂中絕糧啖白石化去年八十有二遺令覆以巨桶没後神異愈著封英佑侯桶有二內桶仰置侯端坐交椅外覆以巨桶周廻二十有八以象列宿環以竹箍五以象五行今在廟中左廡

蕭九將軍

蕭九將軍行九名彥昂淦人洪武中官百戶卒江湖水旱疾疫屢著靈異永樂中詔封將軍子惟同喜利濟救人卒後亦著靈异景泰中封神通利濟舍人并祀為水神故淦水神有二蕭氏

東林寺古蹟

廬山東林寺古蹟予所及見者阿育王造文殊金像一古塑十八高賢像二西域羅漢松三李北海趙松雪虞道園碑四王文成題壁

眞蹟五輿地紀勝云寺有達公袈裟梁武帝鉢囊謝公繙經貝葉五六片又有晉安帝輦今皆不存

盧閎侃

盧閎侃與英佑侯蕭氏爲世姻作侯廟碑成夢侯來謁謝舟中指山間一古琴曰此物非高人不可與予其寶之晨起登岸所見斷橋流水浮乳鴨數十俱如所夢有薄板橫汚泥中羣鴨上下試出之即琴也歸濯清流側視其中有文曰盧氏家寶

兩三孔

宋孔文仲武仲平仲兄弟新淦人時稱三孔其後又有孔源及弟滋淑俱登第亦號三孔源子栝令淳安廉介市號美醞曰淳安清高宗聞其名題殿柱曰吏師孔栝

郭裕

郭裕字謀貽崇禎中以舉人知棗陽縣壬午賊合兵襲襄陽將至縣裕集靖兗已[illegible]賊知有備罷去十二月賊將劉福[illegible]裕登陴焚香再拜以死自誓癸未[illegible]陷裕罵

巷戰賊縛送闖營誘之降罵[illegible]從逆賊賊怒支解之闔門皆盡節

張堯文再生

新淦張克文堯文兄弟甚友愛隆慶丁卯同計偕至桃源堯文病革未殮夜夢有神人語之曰君弟且不死關帝以君友愛特令相報克文驚且喜昇弟尸置野廟中身詣關公祠拜祝歷十有五日尸尚不變克文復禱于神捧明水一盂燔祝詞水中歸以沃尸抉口稍瀝之顙忽有泚已而喉中嗌然聲出兩目漸開忽起坐索鏡自照服湯數日而復自死至甦凡十有八日時堯文年甫十八克文戊辰進士官刑部郎堯文萬曆癸未進士官山東副使堯文長子叔鏜鏜子壽祺同登天啓乙丑進士壽祺官御史次子叔鑑三子叔銑俱舉人（河上楮談所載稍異）

石匣池

淦鄧氏者好青烏術一術士爲卜地在道傍池中池屬邑大姓度不可得乃收緜布數百疋若將遠貨者故覆之池詣大姓借宅曝之

因託主人暫貯而去久不至大姓漸取而費之一日詣大姓取布則無矣因謂曰前布落池中數也必無可償願得池爲灌溉許之青烏家令實土其中而出其水掘數尺許見一石匣啓之中有二鴨一飛去一壓其足仍置匣中以葬後家族甚盛其最富者足跛今呼其地爲石匣池（二事已載朱中丞秉器河上楮談）

對壘石

百丈山之巔有石方廣平夷仰睇如盤一面倚山憑虛自立一面下甃石石圓澤壘列以手盪之動搖有聲竟不可仆相傳爲仙人葛玄所砌與王文卿對壘者

黃渠詩

洪武中淦人黃渠有詩名徵爲周王府伴讀著詩海珊瑚其集佚不傳今所傳有句云移舟秋水渡載酒夕陽亭磐石中流坐青山夾岸看野田青處麥千頃楊柳綠邊人幾家山頭一夕風雨過門外雙溪春水生行看野岸數楊柳驚起沙頭雙鷺鷀殊有風致可誦

龔端毅詩

舟中讀龔端毅公過嶺集萬安絕句云今朝無虎有梅花予曰無虎有梅花恰有一語絕對客問何如予曰宋人云有蟹無監州豈非此句絕對客爲拊掌記之以資談柄

鬬魚

新淦東山有宋劉文莊戲魚堂堂前有戲魚池池中魚至今善鬬異于他產粵東有旗鹿魚似鯽而小身備五采其性好鬬翼張如旗豈此類耶張世南遊宦紀聞云三山溪中產小魚斑文赤黑相間善鬬里中兒豢之爲博戲永嘉亦有之

瀧岡阡表

永豐縣沙溪市歐陽文忠父瀧岡阡在焉阡表碑刻尚存公在青州刻瀧岡阡表以歸舟泊采石夢江神借觀明日風作舟危碑沉于江後有靈龜湧碑出于沙溪上有龍王墨蹟數行如刻鏤取置西陽宮作亭覆之石色綠光可鑑按永叔謝執政買田于潁葬于鄭終身不歸宋士大夫流俗揃渠輕去其鄉雖賢者不免故周公必大歸田日尹直卿以詩賀

之曰六一先生薄吉州州歸田去作潁昌遊我公不向螺江住羞殺青原白鷺洲蓋于永叔有微詞焉

歐陽氏系籍

吉水進士李鶴鳴著歐陽文忠系籍考略曰公自撰族譜圖序云修之皇祖始居沙溪至和二年分吉水置永豐縣而沙溪分屬永豐今譜雖著廬陵而實爲吉州永豐人云云考公之生在真宗景德四年丁未是時尚未置永豐縣也仁宗天聖四年丙寅公年二十自隨州薦名禮部時猶未置永豐縣也迨至和元年甲午始割吉水縣報恩鎮及興平等五鄉置永豐縣當是時公年已四十八以翰林學士攝侍中太尉矣至神宗熙寧五年壬子公年六十六薨于潁其爲吉水人也四十有八年爲永豐人也十九年而廬陵志稱公爲廬陵人何居志又言公舉科第居諫院此時尚未析廬陵河東地爲永豐不知永豐析于吉水非析于廬陵吉水析于廬陵在南唐元宗保大八年歲庚戌而永豐之析于吉水在宋仁宗至和元年歲庚午相去百一十六年而稱析廬陵河東地置永豐又大誤矣廬陵郡名始于漢其治在新淦領十縣今廬陵吉水二縣古吉陽石陽二縣地也隋文帝改廬陵郡爲吉州改石陽縣爲廬陵縣大業武德已後屢有沿革歷代名賢或稱吉州或稱廬陵皆以郡名非以縣名也歐公之稱廬陵以此

石蓮洞

石蓮洞在吉水縣西北舊名石屋羅念菴先生歸田後靜坐于此山多虎乃置短墻署曰虎豹關虎遂絕跡洞南爲正學書院先生年六十一忽一夜聞洞外人語曰甲子年來甲子年與君相見月圓前明日公遂歸望前一日無疾而逝世傳爲仙去云予爲祭酒時疏請明儒從祀者六人先生與焉尚格于部議未知後來何如耳

瀟瀧石

吉水西南文昌鄉有水曰瀟瀧瀧口有石上下數百丈每鄉人有登高科者則石色爛然

如霞宋天聖間獨不驗已而歐陽修流寓廬州連魁三試公其鄉産也明正統壬戌劉文介儼天順甲申彭侍講教皆以狀元及第尤奇驗因改爲瑞賢亭明吉水狀元及第者五人胡文穆廣羅文恭洪先劉修撰同升及劉彭二公也劉亦文昌鄉人故吉有五里三狀元之諺一甲及第者又十人（同升即探花應秋子）

仁文書院

仁文書院在吉水城東徐中丞學聚爲吉令時建爲鄒忠介講學之所天啓間逆璫毀之

崇禎壬午知縣沈中柱與縣人吏部尚書李公日宣修復康熙二年知縣張象燦又毀之以修湖西道署施愚山閏章來憲湖西責之重建乃倉卒鬻曾氏城宅以應非復舊址矣

劉龍山

劉龍山先生吉水人爲孝廉時貧甚夢人告之曰此時正好行善事後理平樂又夢如前會有飢民數百奪倉糧論死公曰民飢犯死以求生耳官弗賑民何尤焉治數人罪餘皆全活後又以事失出罷歸舟次夢神人貽玉笏二枚後其孫應秋解元探花及第應秋子同升狀元及第

劉晉卿

劉同升字晉卿又字孝則祭酒文節公應秋子也久困公車崇禎丁丑計偕襆被之外惟攜所刪宋史一部已而狀元及第

曾梯

曾梯乙方岩吉水人從聶貞襄豹明主靜之教恍然有悟日默坐一室一日羅文恭與門人王夢峰安器訪友恩江阻水晚憩古廟有

樵夫歸語狀梯曰此必羅先生即躡屩借炬往迎至草堂具雞黍羅書正直二字名其齋鄒忠介亟稱之

羅城

羅城吉水諸生羅一峰被謫城發憤白巡按御史陳選徒步赴京師上疏陳王道三十二事當路以爲倫黨下禮部議其罪尚書姚夔命作雪歌立成姚深獎嘆名動一時鄉人彭狀元教贈詩云賈誼有書歸取讀他時捫蝨聽高談

周絫

周絫字仲方吉水人明初庚戌舉人有詩文名官同知治水蘇州請毁浮屠取磚石以給工于塔中得石符一帙曰此塔破于周

馬祖許南泉

舟中閱指月錄馬祖問云云西堂云正好供養百丈云正好修行南泉拂袖便行祖曰經入藏禪歸海惟有普願超然物外馬祖此語直契聖門吾與點也之意

無學和尚

無學和尚廬陵人常飲酒肆醉輙詈人人以爲狂僧然工詩善書嘗題鄒南皐先生画像曰烈著朝廷名滿天下世人見之謂是伏節死義之臣無學視之仍是水田老者水田南皐所居也嘗註楞伽經多妙義後示寂九江火其骨投之江忽風雷大作湧沙石成洲今號無學洲云

鐵十字

廬陵南門外有鐵十字瀕于江題云保大二年五月日置重一千三百斤世傳南唐造鐵

艦以此繫纜

曾大奇

曾大奇字端甫泰和人博學通經史嘗有詩云鏡裏蕭蕭白髮疎功名那復到樵漁從今但築祈年觀更讀人間未見書子文饒字堯臣以文章名世

賀中男

賀中男字可上永新人生有夙慧于天文律曆内典無不淹貫所著有經濟名臣錄憂内集諸書嘗與鍾退谷惺共著楞嚴如說

劉懶窩

劉懶窩安福人少卓犖里中晏氏子病危忽一道人款門曰與錢千貫吾當治之晏委錢恣所取道人但日攜百錢飲酒家忽早作呼晏辦一犬置病人前令二人夾持之道人坐其後黙攻之病者苦甚欲起戒夾者堅勿動及夕而罷明日又如之病脫然矣其犬一息垂絶懶窩旁觀嘆曰術則奇矣如犬何道人曰仁人之言也復令取一新磚置犬前如前攻之犬亦揺尾去磚則墳矣更不受謝祇取

書數卷授懶寫懶寫遂以書[illegible]世

門人盛衍升較

男[illegible]啓汸

皇華紀聞卷三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士禎

公是集

朱中丞秉器河上楮談云予郡前輩博雅莫二劉三孔今所存惟公是公非二集孔所存有六帖雜記餘皆泯沒予聞原貢二甫集推虞山錢牧翁家有之訪之二十年不得見觀中丞云二集則萬曆間二集固在

賢居寺

[illegible]萬安賢居寺初爲善法堂古道場也傍有泉杯渡和尚南游經此飲泉嘆曰此泉有[illegible]墨香後當有賢人居之因易名賢居寺寺左有講堂宋末劉須溪閔子才明解學士羅文恭歐文莊劉端毅郭簡齋皆講學其中果著杯渡之言

文丞相書

宋文丞相過萬安寫臯溪書院四字以遺段氏亂後堂爲灰燼後數十年丞相書掘地得之筆墨如新人皆異焉

賴良鳴

賴良鳴吉之萬安人明末爲諸生閉戶著書不履城市施愚山分憲湖西徵其書且以書招之辭不出推官東平陸叢桂沖默見之歎曰龍德君子也著明倫典則八十卷吉州人文志若干卷

行中

法僧行中羅浮人居萬安之五雲三十年每持木板念佛山谷虎皆遶行

三惠寺

宋文信國勤王次萬安駐三惠大書都督行府四字于門一夕雷電交作晨見府字若塗抹去者止存都督行三字信國悟遂勒兵避往次日元兵至

蘇溪魚

蘇溪在萬安縣北十里東坡適嶺南曾浴于此溪產魚絕異名蘇魚

劉節婦詩

劉節婦夫亡舅姑欲嫁之劉頌謝貞四詩曰春秋有夏姬隋唐有王婦逢垢學妖冶羞殺廬江路弘治間詔旌表郭績妻李氏皆守節

嚴苦有詩名催科急賦詩上縣令曰有子幸能遵母訓無田空自納官錢懶將心事爲人語忍揷荆釵帶淚眠令覽之蠲其賦劉節婦賴國華妻也博通書傳華卧疾以詩諭劉令改適徐次荅曰誓盟同白首豈料負青春萬古淫奔女何如死節人竟如其志又元末賊康猶剽掠萬安至龍潛江見少婦姿首甚麗抱一子逼之婦曰我棄子江流還爲汝婦乃歌曰我生不辰遭此慘酷投諸深淵以免汚辱遂抱子投江死已上皆萬安人

三臺

贛州有三臺曰鬱孤在府治前西南隅唐李汧公勉望闕故址曰章貢在府治西北城上宋趙清獻公抃故蹟曰入境在東北城上宋孔公周翰所剏請東坡賦詩者今惟入境臺重建三層樓餘皆頹廢

烈女詩

贛縣李氏名德秀幼讀書能詩年十五爲寇掠置舟中女乘間告舟人索筆硯寄書父母書尾有絕句云寄語雙親休眷戀入江猶是女兒身遂赴水死

義虎

贛鄉耆郭日和良富里人以成化二十一年八月往瑞金縣山行至樂村遇虎僮僕皆竄去日和不及避立道左虎遶之甚馴郭坐虎亦坐久之徐起取道行虎又隨之郭曰旣不見噬又不相捨得勿欲偕行耶虎遂弭耳去郭至謝坊別墅語其故衆方訝之頃之虎果來觀者如堵日和留之繫牌項下書曰郭氏義虎飲食馴擾晝則隨左右夜則侍卧榻後日和年八十四終臨葬虎隨往兆所咆哮數四而斃因葬于側今虎塚尚存

蕭庚雷濟

蕭庚雷濟皆贛縣人庚義官濟省祭也二人俱在王文成公幕府文成誓師樟樹鎮討賊多得其力後平橫水桶岡三浰諸賊誘致浰酋池仲容二人謀畫居多江彬等南來失討無所洩忿搆冀元亨龍先及庚濟等欲置之死二人竄匿功次俱被削未幾庚死公親爲文祭之濟後謁選得龍州宣撫司經歷

王氏義門

贛縣大油鄉王氏七代同居百有餘人內外肅然無訴誶者祖居雩都梓山今徙文潭一

安南使臣詩

安南使臣過南康縣南埜驛賦詩云鼓報黃昏客泊船咿咿軋軋櫓聲連一雙鳧鳥滄浪外幾箇人家楊柳邊紅日落殘鉤挂月白雲捲盡鏡磨天安南萬里朝天客暫借郵亭一夕眠

陽雁

唐會要嶺南節度使徐浩奏十一月二十五日懷集縣陽雁來乞編入史徐禎卿詩陽月隨陽雁遙從塞上來陳子龍以爲無出改爲陽鳥蓋不覩會要耳（唐人關防詩陽雁叫平楚）

僞金鑑錄

隆慶間曲江刻張文獻公千秋金鑑錄一卷又僞撰序表平湖陸世楷孝山爲南雄守著論辨之曰金鑑一書既進明皇應廣流播而序云非吾子孫不得記錄非人而傳必遭刑憲乃似道陵秘傳符籙其僞一素衣朱襮原

非白丁緇衣罪服詎比軒冕（僞序云學則素衣之人為上達不學則緇衣之人為白士）曾是丞相而此詭舛其僞二書成進上自公手輯韓訴義可公乃擴美（僞序云韓休長子義可齡之壻也韓久訴興亡之策命齡裴次付之義可云云）其僞三此書初進必已盛傳世遠言湮遂難搜訪何至千年方許流布（僞序云此錄一千年後方布人間云云）其僞四非臣非君非神非德（皆序中語）文理醜惡有同魑魅其僞五又辨僞表一篇語多不錄此等僞謬凡略識之無者亦不肯爲而粤中新刊曲江文集竟收入之故孝山謂急應火其書碎其板子抵曲江縣令秦君熙祚遺曲江文集別有金鑑錄一冊乃康熙甲辰曲江令凌作聖重刻稍閱之不覺噴飯何物俚鄙敢無忌憚如此其中稱玄宗肅宗種種悖謬又云安祿山者野猪之精腹垂過膝史思明者鶹鳥之精脇生兩羽楊貴妃白鷴之精指爪純赤復有木子雙木木易行金二人入相至天寶中安有路床之拒大燕安僭妃縊馬嵬興人事承肅宗之人此時佞爲石今齡方見王隱石塵離而復合主上泪洒巴山艱行蜀道家亡國破恩已變仇方慕愚直臣慮

主上有大難齡有異僧一云內載般若絲具繒衣其至蜀中難偈梵宇開之難可釋也又云立子旦爲相王武后太子先爲中宗皇后廢之又易名哲宗又云蜀州司戶楊玄琰女爲上子壽王妃今上寵之賜名楊貴妃云云其謬妄不經大槩如此乃嘉靖間文獻裔孫張希祖所刻也略錄數語以資拊掌

張余二公

張文獻公曲江人又云始興人其故宅或云在始興桂山或云在韶州府非平圃或云在韶城南十里南雄志又云故居在始興別業在曲江名勝志云漢置曲紅以東有曲紅岡也（即今韶石）因其下有江故名曲江或云以湞水屈曲爲名利水即科斗勞水南流逕韶石又南逕石下注東江（即始興水）即曲江也晉置湘州于此又名湘江云余襄公靖亦曲江人武水出桂陽臨武縣右合肄水是爲武溪即漢馬援所云武溪深何毒淫者也至曲江縣西南入于湞水故靖文章名武溪集按今始興有丞相戶曲江有風度樓風度街賢相都皆以文獻公名

朱氏

朱氏曲江人三歲知誦彌陀經極樂國土句有比丘尼至其家以經語逐句引之應聲如翻水母絕乳粥之則食啖以葷即不入口及笄堅不嫁自言清淨國中來清淨國中去獨居一室專修淨業康熙中年六十餘尚在

忠惠廟蛟骨

曲江忠惠廟祀唐刺史盧光稠廟中有枯骨二段云是光稠所斬蛟骨旁有鐵鼓擊之有聲父老相傳云光稠有一奴坐鐵船撾鐵鼓僅一日夜往來五羊今光稠座側有塑像者奴也（韶至廣九百里）

關帝現身

韶人黃思德紀事云韶城西南樓有關帝廟順治丙申五月二十日未時思德遊芙蓉山歸從舟中見樓上毫光炫曜關帝披金甲藍紗巾立樓牖面非少頃面轉西移時而沒兩岸居人皆見之且驚且拜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三十凡四日依時復現次年丁酉七月

初十十二十四日依時復現或黃蓋或二僧隨侍見者不啻千萬人因鐫碑勒像以誌靈異此事余在京師聞之表密山（景星）通政至曲江乃得其月日之詳如此

曲江公像

張岳跋云曲江公小像一幅嘉靖甲辰夏岳購得之永豐人家以示知画者謂是吳道子眞跡道子與公同時像右有中書省印或公在中書時爲作此像雖風度凝遠而凜然嚴峻有不可犯之色上有宋阜陵題賛按宋錄唐名臣後狄梁公段司農郭汾陽與公凡四家子孫嘗受官者持画像告身明皇御札詣闕下爲左驗御札留祕府像仍歸其家此其持詣闕下經阜陵御覽而爲之賛歟史稱公體弱有蘊藉明皇每愛其風度岳往來曲江見画像數本皆豐碩盛麗有富貴氣象疑非當時眞本及得此像然後知後人轉相模寫失其眞也孝宗賛末云不識嚥膺禮意曲江何似荆州凡五十九字淳熙十三年三月己酉朔

保睿詩

保睿南通州人弘治中以歲貢知曲江縣清介自持題詩廨壁云不似神仙解煉丹無緣措置惠貧殘毫釐百姓心頭肉爲汝抽刀總是難及去民皆流涕

曲江二奇

貴耳集云曲江有二奇鐵胎相公銅身六祖鐵胎有二一在廟一在庠銅身在大鑒寺予過梅嶺雲封寺亦有相國像相國初鑿嶺路故也

康容

嘉靖二十六年知韶州府陳大綸登芙蓉山見一道人修煉詢其姓字答云漢康容也遂隱今遇仙橋是其遺跡

兩墜腰石

曹溪通志云龍朔元年師受五祖衣鉢南歸腰石留黃梅上刻龍朔元年盧居士誌八字明嘉靖間韶人有仕黃梅者持歸曹溪今存焉予過黃梅東禪寺亦有墜腰石今此二石未知孰是然六祖深[illegible]人單提不由文字區區

一石乃煩刻記是後人欲飾眞而適爲僞耳

明通卓錫泉

曹溪明通泉每遇卓錫泉脉枯寺僧持祖衣往叩石穴泉即通流因以名之憨山大師龕既歸南華後移往廬山卓錫泉忽竭龕既還山泉流如故

黃蘧遇仙

黃蘧字子器英德人性嗜奕一日與客奕有道流來從旁指點訝曰仙着也道流笑捋其鬚而去次日鬚盡白年及耄耋忽以甌擊案連曰仙着仙着遂化去

韓瀧

三瀧水出韶州府樂昌縣監豪山舊曰新瀧曰腰瀧曰垂瀧皆漢周府君所開後以韓文公過此賦瀧吏詩易名韓瀧上流西岸有周府君祠以文公配食瀧水即馬伏波武溪水也又云源出湖南王禽之山漢郭蒼周府君碑云仰王禽兮又崔峗俯瀧淵兮怛以悲都穆金薤琳琅云東廣漢碑絕少所有惟斯碑而已

嶺南碑刻

嶺南古碑刻文字自昌黎南海神廟碑外其文字古雅者漢郭蒼周府君碑唐周夔到難（碧落洞）二篇爲最

菩提葉

清遠峽寺有菩提樹其葉文理如霧縠蟬翼寺僧采摘以水漚之至四五十日膚膜脫盡絲理獨存堅緻霏結如罘罳狀以飾窓戸數年不敗裂是廣州光孝寺種智藥三藏所植者

二禺

清遠峽飛來寺有二禺帝子祠峽亦名二禺山圖經云黃帝二子大禺仲陽隱此山海經黃帝二子曰禺陽禺號禺號處南海是爲海司任姓生傜梁傜梁生番禺圖經謂番禺二山名秦時置縣取此曹能始曰番山在城内東南隅非即禺山按黃帝世系黃帝妃嫫母生蒼林禺陽禺陽生禺號禺號生滛梁滛梁生番禺黃帝子二十五宗爲十二姓可考者九人有清陽是生少昊無仲陽又有禺京儋

耳皆禺號子豈儋耳又轉徙海南耶又山海經云儋耳之國在大荒非任姓號禺子郭注其人耳大儋垂在肩上寰退錄云是極非別有一儋耳也觀任姓禺子之文則儋耳實乃人名居非海矣

海潮

粵潮一日二次自長而消每月以初一十六二日由子午時遞推而移至巳亥而週皆十五日一月三十日而潮有二隨月爲消長也廣州潮汐東經佛山入肄江與西江潮合西

經新會縣入蒼江與東江潮合上至胥江而止清遠而上潮汐不及圖經謂海潮至清遠峽一宿而還故名中宿者妄矣

魚化龍

嘉靖十年辛卯八月三水金洲江上有巨鯉化爲龍時天日晴明忽玄雲下屬雷電隨之從東北飛去

海豬

康熙癸丑六月三水有大魚浮西南沙灘長七尺餘遍體花白無鱗有兩翅一尾喙長尺許利齒如鋸居人獲之剖視其肉與豕不異腹中孕小魚亦類豕形人以爲海豬云

鐘與虎蛟鬬（二則）

三水縣華山地藏菴有宣和鐘一枚蛟龍紐四週作鳥獸蟲魚雲雷之形常出與烏石潭蛟相鬬蛋戸多見之一日老僧古溪晨起誦經失鐘所在久之有聲隱隱從空中來瞬息復懸如故淋漓水濕上作龍腥自後風雨即飛去遂俟其至破之今廢鐘尚存菴中

萬安縣虎牛潭深黑莫測有石虎頭牛身踞

其下每日光下射或見之其旁定慧寺有吳赤烏時鐘萬曆間一夕大風雨鐘忽飛去與潭中石鬬次晨得于潭側

白沙前知

三水陸之遊白沙之門先生一日晨起謂陸曰子有喜色對曰某家報至昨舉一子先生欣然援筆命名陽和字藹然復命三名曰陽開陽升陽泰以次字之後之果連舉四子蓋白沙精河洛數學故前知耳

丈五常

史五常内黃人父萱洪武中任廣東僉事李官五常甫七歲母以子幼官寒不能歸葬權厝三水和光寺側攜五常北還毎泣語之曰汝父棺中有大錢可驗汝識之後母歿乃萬里過嶺來殯所求焉既至弗獲旦夕泣禱于天居人憐之遺以飲食巡司李斌爲多方物色得之大錢尚在拱柩歸廬墓三年正統間旌其門

竹柑

釋石濂大汕說粵有巨竹橫枝下歲生竹柑

香色如柑其肉如橙或言即竹實鳳皇所食也增城縣有之酉陽雜俎云江淮間有竹肉生竹節上如彈丸稽聖賦云竹布實而根苦

貝吉多樹

貝吉多樹枝幹皆左旋甚奇古望之如画枯木二月葉始生三月作花五出如木筆邊白内黃外紫氣馥郁略如梔子瓣亦左旋其葉較菩提尖而大紋理如繡可作書予折一枝插使院中一昔而活按酉陽雜俎云貝多出摩伽陀國有三種一多羅婆力叉貝多一多棃婆力叉貝多三部闍婆力叉貝多即西域記之多羅樹也杜詩吾知多羅樹却倚蓮花臺

廣州老城内督糧道署西圃中有菩樹一株根幹奇古略如榕樹但葉絕大其幹皆根枝椏糾而成中多空竇明太宰古冲李公默著孤樹裒談于此樹下蓋數百年物矣李公有記刻石嵌于樹亂後一兵婦得之作擣衣砧有士人夜聞砧聲甚異贖取之今尚存

葵樹

葵樹即椶櫚其葉可爲扇古稱蒲葵扇即此蘇子容曰蒲葵椶櫚也出廣雅詩史云蒲葵扇今衢信宣歙間扇是也謂彩似蒲葵耳非是朱翌猗覺寮雜記李翺作楊於陵誌云知廣州撤蒲葵陶瓦覆屋是以椶蓋屋益知蒲葵即椶櫚是也

蕹

廣州僧寺池沼皆種甕菜南方草木狀所謂蕹也以竹爲筏作小孔架水面隨潮浮沉不近泥沙碧綠如萍可愛能解冶葛毒又有旱

澭猶含云或云魏武能啖冶葛先食此菜又闞駰十三州志云嶺南有駱田駱音架王氏農書云架田即葑田以木縛架爲田浮水面以封泥附木上而成田隨水上下此亦其類但不封泥耳玉堂閒話云新會縣蜆岡以南瀕海人有蔬圃乃浮水中積沙而成或爲大風飄去若浮筏然番禺有人訟失去蔬圃在百里外爲人所匿蓋其事也

六榕

淨慧寺有坡書六榕二大字今扁寺門改稱

六榕寺寺有銅大士像甚古有舍利塔梁大通中沙門曇裕造舊有王勃碑

素馨

素馨花藤本叢生花白如粟舊産花田今移海幢寺南地名沙園村蓺花人先一夜摘其蓓蕾貫以竹絲傍晚入城鬻于市闤闠晩粧用以圍髻花在髻上始盛開芳香竟夜先兄西樵有茉莉詩云花向美人頭上開可移贈也又有黃素馨一種藝之頗有風韻而香不及南方草木狀作耶悉茗花

波羅廟花樹

波羅廟花樹甚異粵語云山則羅浮樹則波羅偶簿録其目如左荔支　龍目　木緜　蘋婆　榕　訶子　烏欖　橄欖　波羅（即達奚司空自西域攜來者廟得名以此）　蒲葵　紫薇　一　人面　羊桃　香柚　菩提（光孝寺種）　紫荊　一　紅豆（亦名相思）　刺桐

銅鼓

波羅廟殿東偶有銅鼓一唐鄭絪出鎮時高州守林靄所得駱越鼓也濶五尺上下四旁

作水波連錢錦文之形臍隱起形製甚古週遭有蟾蜍八舊傳鼓自鳴與潮汐相應今蟾蜍爲盜毀去遂不復鳴其下有款識未及觀西隅復有一鼓乃宋平儂智高時所得形製差小古朴不及

香蕉去毒

粵地濕熱人多染痳瘋所居室人不敢處必種香蕉木本結實者于院中一二年後其毒盡入于樹乃敢居之同門友胡武昌景曾說

鬼画符

粵山中一種小樹狀如木蘭亦類紫薇高一二尺葉老則有白篆文如蝸涎俗名鬼画符葉下有小花如粟至晚香聞數十步又名夜蘭折枝能逐蚊又名蚊驚樹主治風寒吐泄腹痛

石馬果下馬

韶州府翁源乳源英德諸縣産馬視巴顛馬尤小號爲石馬粵中又有果下馬果下牛果下豹

南園五先生

粵省城南有大忠祠祀宋文丞相陸丞相張越公其傍有五先生祠五先生明初孫蕡黃哲王佐趙介李德也地名南園稱南園五先生有詩四卷海鹽葛徵奇巡按廣東時刻之崇禎間陳子壯黎遂球復結詩社于此

鷹爪蘭

海幢寺鷹爪蘭一株藤本枝幹樛結爲一大至兩圍二月花發五瓣始青漸黃花如鷹爪香較魚子蘭稍濃寺僧以木作棚架之蔭可數弓花發終歲不絕此與樹蘭魚子蘭皆與草蘭迥別

蘋婆樹

波羅廟海幢寺皆有蘋婆樹作花紅艷如婦人履綦近似木緜一房有四五實色味如栗與青州蘋婆名同而迥異

潮泉岩

英德縣清溪驛側有潮泉岩上有潮泉寺其泉與海潮相應日凡再至每潮至則怒流噴薄不爽時刻海潮上至胥江而止此泉尚隔中宿湞陽大廟諸峽獨與潮通亦異事也

安瀾門田

廣州安瀾門即僞漢魚藻門有田與江岸連接相傳僞漢時自海上浮來其上有稻僞主以爲祥布衣林楚材嘆曰水魚湫湫兮南國其亡矣未幾潘美帥師伐粵鋹降楚材富川人有贈黃損詩云身閑不恨辭官早詩好常甘得句遲見詩話總龜

鄺露

鄺露字湛若南海人衣冠談笑有晉人風尤工篆隸五言詩善鼓琴爲諸生有名一日學

使試士以恭寬信敏惠命題纂文成意得甚文凡五比以大小篆隸楷行書五體寫之學使怒其狂眞五等露夷然不屑廣州破露抱所寶古琴不食死所著詩名嶠雅

翠

翠有數種在山曰山翠在水曰魚翠產羅浮者曰紅翠大者名官翠小者曰釣魚公亦曰翡綠曰翠或謂雄曰翡雌曰翠爾雅左傳之鷸是也

競渡

廣州俗尚競渡盛時或以白鶴毳孔雀尾翡翠毛羽飾船篷用相誇尚每斜陽照耀金碧爛然翠毛著雨不沾濕如荷蓋上珠搖漾不定

羽緞

西洋有羽緞羽紗以鳥羽織成每一疋價至六七十金著雨不沾濕荷蘭上貢止一二疋

橘紅

橘紅出化州者爲勝然唯州廨堂一株每歲結實若干顆州[illegible]輒申報憲司其貴重如此

石龍

化州州廨後有石潛江中謂之龍尾州庭左偏有石微露謂之龍首石有時鳴吼聲如鵝而洪大按化州在僞漢劉氏爲辨州石龍縣地名義取此楊文襄公一清生于廨舍龍鳴三日

莊渠碎鉢（二則）

南華寺六祖鉢非金非石魏莊渠督學廣東遍毀佛寺至曹溪索鉢擲地碎之爲二每片各有一字視之乃委鬼也莊渠異之寺因得

不毀

崇禎中有彭舉人某病中夢至一官府其神冠冕坐堂皇狀如王者聞胥吏傳呼魏校一案須臾有一官人峩冠盛服而入其神問何以毀曹溪鉢答言吾爲孔子之徒官督學校在廣東所毀淫祠幾千百所豈但一鉢神云聞鉢破中有魏字如此神異烏可以爲異端而毀之答言魏是予姓既數已前定雖欲不毀其可得耶神語塞揖之而出彭尋病痊爲人言如此

風旛語

光孝寺菩提壇即六祖說法處樹榦已朽枝葉蔚然毎三四月葉落落後復生東爲風旛堂六祖聞二僧論風旛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云云予按西土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聞風鈴聲問伽耶舍多曰鈴鳴耶風鳴耶舍多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善哉即付法眼六祖直拈此段公案耳

湛甘泉

湛文簡公三十三歲登第宦遊三十三載官

至南京兵部尚書歸田居西樵山中講學入九十後兩游南岳林居又三十三年考終壽九十九今廣州茘支佳種有尚書懷者以甘泉名也

陳氏丸方

廣州陳御史則正德中巡按湖廣嘗釋一重囚罪其人感激無以報德自言有秘傳諸蠟丸方願以爲獻異日子孫常食清白之報即今牛黄益母烏金諸丸是也陳氏數世傳此業賴以致富廣城陳氏丸有冢史第印記以

此侍御裔孫宗德予門人云然

陶苦子

廣州白雲山古濂泉寺有僧道安者戒行清苦不甚通文字偶入城至陶氏募化陶爲設齋道安見其富盛心動歸寺數日墜樹傷足遂示疾自言當往生陶家是日陶氏室人分娩見一僧徑入其室遂生一男子數歲不乳但食蔗糖亦不能言一日戲于門見濂泉僧過之輒呼與語言前身事甚悉自此遂能言稍長至寺如舊識陶名璜字苦子工詩文亂

後棄諸生今尚在

植孝子

植以進肇慶開建人目不知書樵采石寶山中事母梁極孝每食必跪獻母命起答曰世人跪拜于親没之後親安能知孰若親存盡禮乎隆慶間山寇充斥以進鑿土室藏母數日一易其處定省跪食顛沛不變

颶風占

端州四時虹常見冬有紅霞風即起謂之攪霜風風自西北隨雨暴來者謂之石尤風夏

秋間颶風將作居人每以水氣腥及斷虹掣頭雲卜之又以鵲巢爲占低則有風高則無風又鸛鴿至則颶風不作

崧臺書院

汶上戸部尚書王公杲嘉靖間謫戍雷州居高要崧臺書院華亭馮公恩亦以謫雷寓此即今之閱江樓也

端溪石（二則）

端硯以宋坑鸜鵒眼爲上坑在羚羊峽東入峽第一坑爛柯山之西非麓也自唐以來貴

重之南非宋皆貢于本州明永樂宣德皆遣中使采取萬曆間中官李鳳采進皆奉朝旨開閉摩崖紀年月本朝順治中故平靖二藩嘗一開之宋坑之中以下岩爲第一下岩在水中即冬月水涸亦有暗潭其潭石大或合抱或如盆盎沒而得之去其邊皮粗硬其色如羊肝其溫如紫玉時有綠點或作綠筋綠如碧莧不雜銀線不帶油暈無穴蝕皴坼而氣韻深厚隱隱有光叩之其聲清越撫之溫潤呵之水流其鸜鵒眼圓如大豆淺青深碧

相間時帶黃赤暈有數重中黑睛一點如漆亦有不作眼者勿論子石不子石皆希世寶也亦有純綠者罕覯之下岩出水南非壁皆曰中岩非壁貴於南壁以其徑險仄故非壁佳者亦有數處土人選壁作穴取之漸入漸小至孔穴只容一人卧鑿深入數十丈窮日之力才一二斤然皴坼砂蝕者多間有醇實聲色氣韻鸜眼俱與下岩無別惟呵之未能水流肌理不盡如紫玉耳南壁堅潤類非而拆裂沙線最多即有清醇氣韻稍嫩三四年

後鋒芒便退滑不發墨須細石更礱砥之萬曆中使所采皆此石也上岩曰朝天岩色微赤質微燥亦以進御然不及中岩皆同在宋坑洞口之内出宋坑洞口環山皆曰新坑潤者石色極嬌嫩不純淡紫而帶白且有油暈俗贗呼曰水岩石亦曰蕉葉白扣之無聲用一二年鋒鋩盡退今世多貴重之未深察也上岩之背曰屏風岩石質堅勁最能發墨然肌理粗燥用之損筆亦稱龍岩石自宋坑以西其眼大小如豆如麻悉圓正其東三十里

曰梅花岩在典水西石帶灰白青色質理堅燥有方五六寸而眼至數十者扁長不圓謂之鵝眼青綠而少暈間無黑睛者多好事家蓄之漆作墨漬亦假宋硯隅峽水西南曰蚌坑浙山有石其色有青有紫有豆綠皆可作硯黃江硯工皆采之但質枯色嫩耳其後山曰後瀝石大于蚌坑而質性更劣石室山之非領曰黃坑色醇紫而微黃亦溫潤細膩惜不甚堅叩之無聲用之發墨然難貯水宋坑之外以此爲良鸜鵒眼圓明周正暈重之內

微帶赤白或墨暗不具曰死眼重暈糢糊曰淚眼斯不足取非嶺之東曰錦文端石質甚堅勁色帶青紫濃淡相錯如錦扣之聲清揚用甚發墨然粗而少潤在黃坑之下下岩水底石價十倍于南非壁南非壁石價十倍于上岩龍岩龍岩石價倍于小湘小湘石價倍于蚌坑後瀝

端州硯石自羚羊峽外又有金星石出德慶黑如漆而多金星亦能發墨惟不耐貯水品在宋坑中岩之下朝天岩之上銀星石出高要小湘峽不甚發墨止可調朱或用爲碑材

錦石亦出高要峽文作雲錦或山水人物鳥魚天然如圖繪琢爲硯亦可發墨又有白石黃石出七星巖

門人盛符升
男　啓汧　較

皇華紀聞卷四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士禎

藤艑

陽江至瓊州大海中皆有磁石性能吸鐵船有釘者不敢渡俗用藤艑甚堅

石栢

石栢出陽江海中枝葉悉備宛如側栢亦珊瑚之屬胡蒙溪野談云河南新安縣缺門山王喬洞有二枯松以手捫之則石也其一復產枝葉碑云昔仙人丹成土木皆化爲石又白孔六帖云回紇有川曰康干河斷松投之三年輒化爲石世謂康干石皆此類按本草石松味苦辛温無毒出天台山石上如松高一二尺也

林癸午

林癸午不知何許人年十餘投陽江北貫中爲人牧豎每出牧以簫管一枚自隨牛有逸者取簫畫地牛不敢出晚歸輒束簫高篁中篁俯地受寄若有神物伺之者河畔一巨石形如犬癸午每坐嘯其上忽一日謂其徒曰吾當以來日上昇明日往眎與石俱不見事在萬曆初年

獨鶴

番禺張元隆者從事藩司有獨鶴見張輒舞他吏則否及掾滿授獨鶴驛丞始悟

王瑞珍

王瑞珍陽江人一夕歸見竈下火甚熾一宰官絳衣從戸入竈火中忽不見珍遂獲目眚數月復夢絳衣與語怪而啓之尺許得墓誌一片鐫大宋遯翁字珍封其土別瘞之目復明萬曆丙辰年事

春堂

新興俗豪渠之家喪祭則鳴銅鼓召衆則鳴春堂春堂狀如小船長丈餘兩三人交擊之古擊壤之類也

梁指妹

梁指妹高要人舉人鏤明孫女受儒生周頌聘頌年二十未婚而卒指妹聞訃更素衣爲位而哭晨昏不輟明年小祥日哭罷盛飾登樓自縊留詩云身歸黃土魂猶在骨化寒灰志

尚堅父母歸其柩與須合葬

終南

端州慧日寺僧終南名如正戒律精嚴游羅浮山因住惠州古榕寺掩關十餘年一日沐浴薙髮與徒衆乂手作别曰過三歲發龕毋不及期虧我四大言訖西向結趺而化明年值革運有潰軍欲發之僧以狀告不可及發之則一定僧屹然而坐薙髮復生被面及肩手甲長徑寸有頃忽一目自盻衆驚異羅拜而去又數歲知府林崇孚夜夢一老僧垢敝來謁自跣其名若有所懇詢得之至寺瞻禮與夢中所見無異遂新其塔寺今肉體存焉

鷓鴣

鷓鴣入網羅輒死不可爲籠笯之玩粤人以充庖俎其肉化痰云鷓鴣專食半夏故也又服藥勿食鷓鴣力可解藥亦能解毒段少卿云鷓鴣飛數逐月

魚苗

蛋漁取魚苗其法先以半月一月看其方掣電多少計某日粤西水到及水之尺寸不爽毫髮某江有某魚纖到備知魚子至時昏夜挹水嘗之知爲某魚以鱮爲極貴一杯直錢一緡鱮即鰱也亦名白鱍其魚販多九江賈人

簟席

草席出高要白土村其草曰芏上下數十里坑田皆種之利過秔稻兩歲三刈擣軟織席千家砧杵相應如擣衣粗者爲鹽包蒲帆精者爲卧簟又龍鬚草出龍川及廣寧懷集諸縣高要金渡村人織之甚精世以爲業予按山海經云賈超之山多龍脩郭璞注云龍須也似莞而細莖倒垂可以爲席即此

石器

高要黄江人工作石器如屏風床几之屬皆有山水平遠之趣又工琢硯往往仿爲宣和南宋諸製漆爲墨漬以惑好事每獲重價

合木蛇

合木蛇一名僕烏蛇即虺也有水樹二種形似鱧魚頭尾如擣衣杵長不滿尺能跳躍嚙人其聲曰斫木斫木則不可救若云博叔博

叔猶可急治然粵人嗜食蚝謂食之不畏颶霧云

白蟻

粵東地卑濕多有白蟻衣服書籍嚙之立盡又能嚙銀嚙之則身重不能行掃其土連蟻煎之所耗無多惟粵西非流江材木及鐵力木杉木樟木不嚙老則生翅善飛名曰蟚一

䔲

粵俗好用䔲葉雜茶烹飲號爲茶䔲䔲產粵西入口味苦頃之則齒頰微甘略如橄欖按

字書云䔲都騰切金䔲草名

琵琶蟬

琵琶蟬蜩類好集龍眼樹上身如琵琶色正綠有赤黃斑文不能鳴

木緜花

木棉俗名攀枝花樹高數十丈春月作花殷紅如錦照映數里其緜摇颺如柳花可絮茵褥或混稱刺桐者非（佛桑混稱朱槿亦非）先花而後葉予在峽山寺見一株時孟冬葉長而花尚爛熳與葉紅碧相間或又謂葉先于花則年豐花先于葉則年荒故黃棠詩有只愛青青不愛紅之句其說不足據又有樹頭緜以吉貝萌接烏桕根收花最多

桂樹

粵東有桂樹與木樨花之桂桂皮桂枝之脊桂不同木理似樆榕而稍麤不皺不蠧匠石以爲美材樆亦作黎有數種惟石斑硃血二種作室最良生子名毛錐子榕俗作槁有桂榕黑骨榕皆美材

欖樹

欖木亦非橄欖有黃白二種性招蠹不中宮室之用

茶樹

茶樹二三月作花花似荔支粵人采其葉爲茶非真茶也五代王閩時甘露殿有茶樹二鬱茂婆娑宮人呼爲清人樹或即此粵惟西樵產茶云唐人曹松流寓此山敎人種茶山中人至今業之

蠅樹

南海西樵山產茶茶田中有蠅樹樹多膏液

蠅集其上故茶樹常潔又能升降其液旱則降之以滋茶潦則升之以暵茶故茶利三倍

藥樹

高雷間山中有藥樹猺獞采其汁以傅弩箭機阱鳥獸值之無不立斃蓋惡物也惟山有半夏則其毒解按漢唐宮殿有藥樹二株唐詩云藥樹監搜可得知李紳追昔遊集云新昌宅書堂有藥樹一株長慶中于翰林院西軒移得今則長成名之天上樹詩云白榆星底開紅甲珠樹宮中長紫霄

菩提樹

光孝寺菩提樹智藥三藏所植酉陽雜俎云菩提樹出摩伽陀國蓋如來成道時樹一名賓撥梨（亦曰梨婆）力义一名阿濕曷咃婆（亦曰婆）力义西域記謂之畢鉢羅滿曹王以千牛乳澆之

玉魚

粵東金鯽銀鯽二種與他方無異別有玉魚舉體瑩徹如水晶腸胃皆見有玉鯉玉鯇玉鯿之分實一種也

劉龑冢

崇禎丙子秋廣州城東二十里北亭洲田間有雷出地奮而成穴睨者梁某投以石空空有聲內一雄雞其中逾夜雞鳴無恙乃發之有金人如翁仲者數枚各重十五六觔有二金像冕而坐者笄翟如后妃者各重五六十觔地皆金蠶珠貝旁有鏡一光燭穴中實硯一硯池中有玉魚能遊泳他異物不可指識者甚衆梁攜歸光動四隣隣人覺而爭往遂白之官有司親臨發之隧道如城高五尺餘

深三丈中有碑乃僞漢劉龑冢也文曰維大有十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廿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于正寢粵光天五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遷神于康陵禮也文多闕不盡載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賜紫金魚袋臣盧應初撰并書按五國故事龑天福壬寅歲四月避暑甘泉宮未幾殂通鑑及十國春秋皆作三月据碑當以五國故事爲正十國春秋又云康陵在興王府城東二十里之漫山陵中以鐵錮之堅不

可啓光天乃龑子玢年號玢立僅二年爲其弟晟所弒即改光天二年爲應乾元年按光天無五年十國春秋稱殤帝光天元年八月葬天皇大帝于康陵與碑皆不合又考僞漢諸臣列傳止有盧膺仕岩爲工部侍郎才藻俊茂晟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無應初名識之以俟博雅者考焉

湞陽峽棧

自英德至清遠歷湞陽大廟中宿三峽湞陽最險一名皐石長二十里猿鳥莫踰中有釣魚臺牯牛石尤險惡嘉靖初韶州府通判符錫于南山石壁得宋嘉祐開峽山棧道記遂募衆開鑿疊石橋十二行旅便之惟釣魚臺未竟未幾遷太常簿歷太僕丞復出守韶州乃再募工煅之以火淬以油醋石應手碎乃壘石搆棧護以曲闌固以鐵絙今猶有存者錫治韶多善政曾修韶志雅有體裁

飛來像

端州虎山有祖臺菴明天順間有六祖及靈通使者像各高二尺許連石柱二銅鐘不知何處飛至山中[illegible]奉之祈禱輒應

五里四會元

去南海縣佛山不十里有鄉俗稱五里四會元明梁文康儲霍文敏韜倫諭德文敘祭酒以訓父子皆產于此

登嵩山語

司馬文正公登嵩山題壁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平穩之地則不跌按此乃五代閩王延鈞鐫靈秀山語文正公蓋偶取之然出文正公則爲格言出延鈞則不足道矣

六和尚

澹歸禪師集六和尚小傳云吳震崪侍御小字六和尚髫時讀書燈下水中丞內躍出一僧長三寸許遶案而行且言震崪驚問之曰吾能知人終身亦知人前世震崪意稍定曰試言我終身曰汝以某年登科某年登第初任某官再三任某官曰更言我前世曰汝前世某山某僧吾即汝同道之友今相報耳曰何以教我曰當早回首無忘來處因忽不見明月案上瓶花枯萎更開一生功名片語不

爽

三賀

澹歸集又有丹陽三賀小傳略云賀漢年生之日見夢于其子曰吾醫小兒無枉殺之罪今生于丹陽蔣墅賀氏汝于某篋中取某藥來飲我其子渡江訪之如夢即操藥往兒爲一笑漢年子寬順治壬辰進士賀天游崇禎辛未進士前身海會菴盞飯僧也父簡翁見僧入舍而生後任成都今歸每聞齋僧則欣然預會賀無黨海會主僧賀中冷大司馬其擅越也即託生爲其子登崇禎戊辰進士爲職方主事喜護法暇即閱藏經

蕭兵部

蕭兵部汝芳萬曆癸未進士其父平生排斥釋氏忽夢一老僧借宿自云從陝西呀鶻橋來已而汝芳生少年登第知涇陽一日迎直指暫憇山寺見僧誦法華聞之如夙習因取大藏觀之忽契往因由是家世奉佛惟謹至順治乙未孫時彥官陝西布政使一日見有僧立道左募修呀鶻橋異而問之始得其本末橋在長安西南橋下有碑碑載老僧某前業老僧之逝與其祖生年月日正符時彥乃捐俸重修并爲經理寺事以成先志焉

陸麗京

友人杭州陸麗京圻東南名宿出家十餘載入粵謁天然和尚于丹霞法名德龍字詵菴栖賢僧云天然爲易名今竟字與安此後往武當山不詳出處矣門人洪昇有荅人絕句云君問西陵陸講山飄然一鉢竟忘還乘雲或化孤飛鶴來往天台鴈宕間講山麗京別號也

林長者

林長者睢州人居東門外躬畊自給所餘悉以建白衣觀音閣歿時自言當往生州前趙氏趙氏之母方娠夢一老叟自稱林果子三十六年當爲清官已而生子因命名霖吉後三十六歲成順治己丑進士官韶州府知府清蓋指　本朝國號云

榕樹

嶺南多榕其樹支離輪囷不爲匠石所取往

往有數百年者韶州府署儀門内有二株大可十圍太守唐君宗堯云樹中時有烟氣人以爲神舟中偶閲遊宦餘談云慶遠右江道署古榕樹大餘十圍樹根有竅出烟如縷晝夜不絶伐之得毒蛇數十殺而棄之怪自此息則烟乃蛇虺所爲非神也

馮銀

馮銀字汝白瓊山人教諭源之女歸唐繼祖常割股愈姑疾訓子以聖賢之學嘗作遷居序曰吾與子觀書至顏子簞瓢陋巷舍書而

作曰吾與顏氏之子同儔哉吾雖居陋巷朝焉命僕以耕則有餘食矣夜焉督婢而織則有餘衣矣暇則與子觀書則有餘樂矣又聞父祖嘗愛山谷不可斷讀書種子之言予實有契于中不自知其陋也自序云昔先人在福建之龍岩而予始生再任江西之新城而予始聞詩禮之訓常有句云三春花木空青翠千載松楸自綠陰

粵東節氣

粵東節氣與嶺北迥異予以正月廿七日度大庾嶺已見穫麥然贛吉間穫麥在四月與江南非不甚相遠一嶺之隔而地氣判然如此又廣州二月間已食楊梅枇杷梅李杏子王瓜瓠茄之屬然皆無香味正二月間時見螢火亦異事陸賈南越行紀云南越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

羊城韶石

諺云俗語不實流爲丹青傳記傳訛亦自不少如廣州五仙人騎羊執穗集于州庭之說或云高固或云尉佗紛紛無據今遂以廣州

爲羊城又稱仙城穗城而韶州之南又有五羊山云五仙先曾憩此展轉附會可笑又韶州韶石相傳帝舜南巡奏樂此山因有雙闕毬門鳳闕之名近城三里小山曰皇岡山有翠華亭有泉曰虞泉今遂稱韶州爲虞城究其始不見於傳記但圖經云傳聞有人見二仙人衣冠相對踞坐二石上云昔帝舜嘗奏樂于此言訖不見此二仙誰實見之誰實傳之耶盡信書不如無書正自不須深辨

潘王二女子

廣州王蒲衣名隼詩人邦畿諒作之子梁王顧名無技解元佩蘭藥亭之姪皆才士也王妻潘梁妹某二女子皆工詩予居廣城不久惜未及見

香山嶴

香山嶴皆西洋人貿易者居之閩廣人亦有雜處者其俗婿皆贅妻家産業惟婿女受之不以與子子贅他家亦然又嶴內山頂有一寺番僧居之爲嶴衆所服徒衆最多每人家婚娶必令女子先入寺禮僧留信宿始歸夫

家不以爲怪

渾脫

樂府有渾脫舞明皇雜錄歷代名畫記皆云公孫大娘善舞西河劍器渾脫故杜詩云云注家多不詳渾脫之義朱中丞浣水續談云唐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氊帽時人效之號趙公渾脫予于役三關次太子灘隔岸羣夥來見亂流而渡見有騎一物浮水面者問之曰渾脫也蓋取羊皮去其骨肉令不透水以氣管吹之宛然羊也夥人乘以渡水若壺然蓋渾脫其內骨而製之故以爲名趙公之帽義亦應爾因憶南卓羯鼓錄載杜鴻漸嘗于嘉陵江樓月夜以柘枝擊羯鼓見岸上羣羊皆低昂盤旋舞應節奏則舞名渾脫亦當以羊取義頃聞奮威將軍王進寶自河西恢復蘭州時賊盡拘船于河東王乃縫羊皮爲囊以濟師須臾飛渡蓋中丞所見即此製也

笏竹

廣州多笏竹其節多刺田家僧舍植爲藩籬

酉陽雜俎以爲棘竹或曰笆竹南夷種以爲城根大如酒甕縱橫相承根如繅車是此竹也

鐵樹

鐵樹如椶櫚榦甚奇古葉而不華在廣城提學公署見之按王濟雨舟云六十花甲子以鐵樹開花而名此樹遇六十年方開花昔官橫州親見此樹在一指揮圃中其人言國朝洪武十年正統九年弘治十七年三開花矣今當于嘉靖四十三年再花云

扁豆樹

清遠峽飛來寺西院有樹高五六尺詢之僧曰扁豆樹也廣州城西龜峰寺亦有草蔴樹皆木本草木狀有茄樹嶺表錄異云南中蔬圃茄子宿根有三年者漸長枝榦乃爲大樹每夏秋熟則梯而摘之蓋嶺南不見霜雪故也然予在廣州時纔二月已食楊梅杏李瓠茄之屬所謂夏秋始熟者亦非也

羅浮蝶

羅浮蝶或言鮑姑裙所化有絕大者粵中蝶繭即此絲所織籠其一逾宿則有一蝶自至若相匹偶然兒子啓汸言吾鄉椿柟椒樹諸蠶繭蛾皆是大蝶五色甚麗匹偶相尋亦然其翅上有圓鏡曰隔山照故遠近所在皆能見而覓之齊魯間習見亦不之異也又在平原道中見蝶翅下有兩帶飄搖如曳長裾然

砂床

予有粵東之役家司成公遣覓砂床問之粵人無知者閱河上楮談乃知出辰州麻陽萬山中其坑深不可測砂有床取砂人攜燭入

且行且鑿有行數日不獲一床者床在石中色如白玉砂如箭出床上床有寬尺許者去其砂床尚可直十餘金取爲屏瑩潔可愛砂所出處紅白相錯過江湖必裹以狗皮藏之米中不然即有蛟龍之患高似孫謝人惠砂床詩云宜州丹砂產賜谷不比辰溪如箭鏃素霓深抱赤城霞猩紅半染于闐玉蓋宜州亦有之矣六研齋二筆云光明砂出辰錦山中白牙石牀之上十二枚爲一座每座中有大珠重十餘兩爲主君四面小者亦重八九兩或六七兩爲臣得君砂一枚伏鍊入五內則名上丹臺更服至七返九還自然魄鍊尸滅爲上眞飛仙矣李文饒著芙容砂論甚精核

升菴夫人

朱秉器宦蜀臬時寄梅禹金書云升菴先生夫人黃媚于文詞生平琴瑟頗不諧先生卒遺稿有存者盡付之丙丁其爲侍御公收拾者什之五六耳與諸書所記頗異詞恐未足信先太師總制川湖時曾刻升菴逸稿丙下

之云亦未必然也朱又云用修在滇製小肩輿如升之形僅可容膝張愈光合題一聯其上云人到東京須氣節地當西晉且風流所謂升菴以此

王文成紀功碑

王文成公正德庚辰紀功碑在廬山開先寺讀書臺上摩崖大書極奇偉末云式昭皇靈嘉靖我邦國明年世宗入繼改元嘉靖此其讖焉弇州有寶墨亭記及其事

白鹿洞紅鶴

南康白鹿洞後嘗有紅鶴數百巢于松杉萬曆己卯張居正毀天下書院鶴忽飛去越三年復來巢書院尋復

聖像

白鹿洞禮聖殿有夫子石刻像陳澔記略云癸亥仲春沔陽景陵溥靳良叔以公務抵江陵遊玄妙觀觀唐吳道子圖形碑筆勁而古貌恭而安摩娑審視知爲先聖燕居之像詢其由黃冠曰近有當道羅封者過水梁馬躕伏不進鞭策數四逾[illegible]一郤命隷視之報梁石

有像遂輦致于此靳歸以告僚屬幕佐陶景山力請移文取置江陵崇文閣任回打碑像以歸越四歲丙寅秋予寓梅庠陶君言事之本末甚悉一日于李和甫家塾得其像是令尹景山李君躍然以喜而感亦隨之曰仲尼日月也孰得而踰焉吳生神筆也千載陸沉復見今日抑先聖之靈昭昭赫赫遺像所在自有神物守護而撝呵隋文鎮石之語亦固甚矣于是捐俸錢命工勒像于石俾人人瞻仰乎申申夭夭之容如獲親炙之者焉噫盛哉周宣王岐陽石鼓復見于鳳翔之宣廟餘慶之力也今景山勒石之心餘慶之心也澔謹序其事而爲之記

廬山古碑

廬山南碑刻題石惟白鹿洞開先寺最多白鹿最古者朱文公之古本大學中庸白鹿洞賦陸文安公義利說王忠文公遊記開先最古者黃文節公七佛偈餘明人如王文成湛甘泉李空同邵文莊喬莊簡諸公筆跡甚夥不能悉錄也歸宗栖賢萬杉雖古剎寥寥矣

鬪龍

廬山黃龍寺側有黃龍潭順治己亥五月四日正午天宇晴霽忽有紅雲一縷起潭中又有黑雲一縷相搏于潭上日光照其外濤聲走其內漸近寺傍行十餘里至含鄱口復回戰聲益力震撼山谷僧衆股栗伏床下雷雨如飛雹少頃雲散寺中殿宇門廡瓦無一存惟藏經閣獨完逺寺半里樹木皆盡惟寺前西域二寶樹枝葉無損焉

李逢吉鄭元素

李逢吉書堂在凌雲峰下今爲折桂寺朱文公有詩曰竹帛有遺臭桂樹徒芬芳鄭元素者唐末劇賊温韜之甥也韜發唐昭陵玉匣中前代圖書二王眞蹟甚富韜殛死元素盡得之避禍南徙居廬山青牛谷四十餘年積書數千卷今廬山南康諸誌皆載鄭元素隱居與楊衒荷載並列亦失倫矣惜無如文公者刊正之

甘清秀

正德中宸濠破南康官民皆棄城走惟郡人甘孟珊女清秀不屈投雞公潭死

宋白石

宋之盛字未有星子人學以明道先生爲宗崇禎己卯舉人亂後隱居髻山人稱白石先生

白鹿洞山長

白鹿洞書院創于南唐昇元中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主洞事至宋太平興國中以明起爲白鹿洞主朱文公知南康學規始備明代多廵撫督學禮聘名儒充之其最著者胡敬

齋先生居仁蔡希淵宗兗劉給事世揚趙給事參魯吳明卿國倫章斗津潢舒碣石曰敬李忠毅應昇朱勛黃佑蔡爲唐御史龍特疏以興化府教授改南康主洞席胡章舒皆江西理學名儒吳李則南康府推官其聘而不至者陳白沙先生獻章也今當路聘湯惕菴來賀主之惕菴南豐人崇禎庚辰進士前給事中今年八十順治中廵撫蔡襄敏公士英聘建昌熊約菴維典主之熊崇禎辛未進士亦前給事中

匡山三隱

順治已來隱廬山者三人張自烈字爾公袁州人卜居山中三載屢空晏如卒葬洞山王一翥字子雲黄岡人崇禎庚午湖廣解元隱廬山十餘年有智林集朱公奭字燕西南昌人隱居五老峰下有雪嵊集白鹿洞志卒葬塔子冲

滁州西澗

西澗在滁州城西宋藝祖自清流關浮西澗以取滁州亦非細流昔人或謂西澗潮所不至指爲今六合縣之芳草澗謂此澗亦以韋公詩而名滁人爭之余謂詩人但論興象豈必以潮之至與不至爲據眞癡人前不得說夢耳如宋之問題大庾嶺詩江靜潮初落大庾嶺北止有章水如衣帶去潯陽且千餘里抑豈潮所可到耶前輩謂相如上林賦灞滻涇渭東注太湖李善注太湖所謂震澤關中八水皆注黄河焉得東注震澤此則太寥濶甚

琅琊山者

滁西南琅邪山十道志謂晉平吳琊邪王伷出滁中孫皓送璽至此因名獨孤及琅琊谿述謂晉元帝之居琅邪邸而爲鎮東也嘗游息是山厥跡猶存故長夫名溪曰琅邪劉唐瀆琅邪谿記謂崔祐甫寶應寺碑王元之留題琅邪谿詩註皆謂元帝爲琅邪王南渡駐蹕此山以其似東海琅邪山而名按顏況詩云東晉王家住此谿云云又似吾家始與公曾聚族于此與前二說不合今滁州南亦有烏衣鎮

漢高廟

滁州豐山上有漢高廟不可曉或謂豐沛人多居此山亦傳會少理昔宋藝祖爲周世宗將擒皇甫暉于此遂取滁州仁宗時立原廟于滁曰端命殿又刱天慶觀以奉之當是藝祖廟之訛耳

衲僧

黄山谷云日中受供林下託宿此是衲僧本色今緇流每藉口黄金布地之說交結豪貴日覬檀施殊可厭薄此在廣州一日三大將

軍招遊游幢寺但見寺僧今無阿字畫像予曰此乃似富貴中人不似和上友人陳元孝從傍笑曰他却何曾不富貴予爲一笑過廬山果似某禪師荅云天然門下元有遮些子習氣因言有角子今莔訶衍今摩一住鶴鳴峯一住幽邃山把茆蓋頂有眞素之風摩耶天然子也二人可謂鐵中錚錚者特志之

澹歸詞

澹歸詞三卷極有逸氣擅場處頗似坡翁稼軒亦有逼梅溪處偶記其數首如團扇云輕羅未老梧桐葉生綃尚挂梧桐月九曲轉柔腸一聲吹嫩凉　情閒猶把手意冷先垂袖不敢强爲容花無百日紅和覺範詠梅花云流水平橋竹籬傍路花低亞凍雲不下烟薄香難画　盡日無言一笑難酬價飛來也橫枝蹊野未許斜攏馬聞鷓鴣云兩兩相呼隔一灣逢人便說路行難老夫已識高低面客子休爭上下灘　雲欲盡水還覓扶筇不擬更投竿悲秋何必秋風起二月春風透骨寒龍眼云不是荔支奴滿載明珠與未孤我欲

送他方外做尼姑茶褐衫兒氷雪膚　靈子定誰呼禍出蚍醫事有無累得親家賠穗子都盧笑倒波斯碧眼胡江舟聽雨云夢中拄杖穿松竹飛水喧空谷醒來聽得雨敲蓬不是芭蕉也不是梧桐　茫茫目斷秋江上寒色深于淚死灰又濕瓦香鑪聽到半醒半睡没工夫乞草堂詞云點着眼前禁不住非癡非疼冷冷酸酸處乞與草堂澆酒具古人膽有傷心句　月貌風情雲意緒吞既難留吐又難教去枝上柳緜雙玉筯天涯滴盡秋宵雨朱瞀自武林來訪云斷山影裏仍相見是當日誰家倩省識孃生三世面窮居無分獨行無分非我閒親串　合離不得容針線拈著絲絲埋還亂眼底空花能自薦春雲秋月一般今古于謝堂前燕雪後訪東古雪公云雪霽尋山忘險阻籃輿把滑如搖櫓折竹凍松斜礙路行休誤笑看蹉倒人無數　燕子窩中誰獨步氷稜上面輕輕度企却鄱陽還自吐風濤怒東　山月下雷門鼓蝴蝶云玉鎖金覊悶損幽魂難住成團飛出惹花穿草去

濃香膩粉雨脂柔鬚深注滿林朝旭半簾春
雨　盡日慠慠困酬休更屢舞絳房輕夢重
尋來處路料得南華又算三生一度不堪回
首落紅無數呀燕燕云花前又見問昨歲雙雙
悲秋何處不忘舊好且作今年新寓約畧塵
封繡戶欲去也低佪難去依然遶柱翩翩豈
俟主人分付　應慮春風春雨更慘澹經營
莫教躭悞簾垂春暖可許兒家長聚儘似天
孫機巧多只有一年一度未知明歲重來能
得画堂如故丹霞梅花再開云蜡索西谿燈
連鄧尉一花誰定遲遲多情自喜多才憐人
賞心難足丹霞至後有關斷寒枝重續想延
篝待我歸來笑解秀眉雙蹙　一瓣瓣細鐫
香玉一線線澹攢金粟深勻點點檀紅巧勝
飛飛蕚綠氷霜妙用故抑勒嶺南松竹儘唱
殘白雪高歌再鼓陽春一曲鬧杜鵑云年年
春暮聽啼鵑喚得阿誰歸去放去直騎真眼
力纔見阿房一炬人面桃花門前紅映白骨
千秋聚癡翁還問酒闌客散何處　彼此索
爾虛閒興之所到忽現經營趣十指運心當

脚走好個無賓主句長者園中百年而後[illegible]
[illegible]也難常住山雲江月大家驗取公據棲賢訪
石鑑云廿年前在此問廿年前何似今年歲
寒人將盡融融晴色初試春天玉淵金井浴
舊白練曳蒼烟却僧舍孤清閒僧素樸我見
猶憐　羣遊忽驚顧想好句垂成花散青蓮
莫寫扁舟影嘆來思異感歸夢同牽有泉亦
號三叠此曲近無絃妙指發清音移情又在
三峽邊和章質夫楊花云偶然闌入春光被
[illegible]他一手推教墜悠悠漾漾有無着意無無着
思露網斜懸風輪亂滚雨巢深閉卻瀟瀟灑
[illegible]灑癡癡昵昵輕輕下低低起　似我千針壞
[illegible]衲錦廻文織成休綴絲絲絡絡顛顛倒倒零
[illegible]零碎碎妬寵爭妍一般花月一般萍水到不
[illegible]如元自凄涼免悵望繁華淚題骷髏圖云我
[illegible]見骷髏出塵嫵媚絕代豪華占江山萬古千
[illegible]羣闘蟻文親四海兩部鳴蛙已脫囊藏何勞
[illegible]粉飾獨露堂堂不似他長憐惆暫堆些馬鬣
[illegible]又作人家　休教夢遶天涯看流水無心戀
[illegible]落花問風雲捲誰來爭席橫江月墜任去

劘牙太乙符空西方藥盡灑落相撐亂似麻眞平等便漁陽鼓史潑煞三撾清遠峽文豬軒山鬼謠云問此山何年來此有人似語非語此中尚有飛來寺定可一言酬汝忙覓路元只是斬新如舊今非古逢人但舉笑兒戲神通偷來蘭若不敢送歸去　還記得山上行雲行雨江間如組如舞花明柳暗孫郎嬉老大千年毛女愀然處却自嘆絲纏竅塞空愁苦玉環何許看去了能來烟蘿絶跡一首

小山賦和稼軒苔魚計亭疑問云莊叟當年濠上觀魚至樂歸秋水最堪憐鬼窟黑山裏坐煞人無過于此惟智者乃能融通理事腥羶落碇難旋蟻豕背蝨安居燕巢堂幕異物都來同意向於魚得計反觀之即火宅凝兒爲失計一片清涼十分浩蕩是南華子　我即是魚噫魚兀無計莫求知大鯤逢海運化而爲鳥何依怪五石成堅不能自舉江湖泛泛是耶非以一芥爲舟坳堂杯水溯洄尺寸千里也不妨赤鯉吞香餌看魚死人生同一味況竭澤而漁無幾吞舟漏網尚可與蛟龍

兒嬉逍遥無待短長大小各樣高天厚地請君更欲御風時但決起而飛可矣

門人盛符升
孫男　兆鄴
較

香祖筆記

清 王漁洋著

香祖筆記

香祖筆記提要

是書為王漁洋所輯香祖乃其軒名凡十二卷或議論史事得失或闡發名物源流或抉談時事或旁及軼聞率皆精而不膚簡而不浮彼嚮壁虛造泛濫為豪者視此有霄壤之別

序

說部叢書昉於漢魏盛於唐宋以來夫識大識小皆載文武之道雖聖人猶學之士君子著書立說豈苟然哉大抵人品高師法古興會佳兼是三者其立言必雅馴足以信今而傳後他若稗史野乘摭拾浮談不經之言用以誇示三家村農及五都市兒已耳大雅捧腹吾無取焉阮亭王先生今世之古人也與余交素心莫逆垂四十年自其同官長安日公退之暇輒見其著書自娛殆無虛日舉詩古文而外間隨筆為劄記要必貫弗經史表章文獻即一名一物異日可裨典故備法戒者乃錄之否則略而弗書比年有池北偶談居易錄皇華紀聞諸書次第行世近又輯癸未迄甲申兩年筆記屬校訂為序余受而卒業或辨駁議論得失或闡發名物源流或直書時事或旁及怪異率皆精簡而不浮如噉蔗者中邊皆甜致有餘味又如捉松枝麈作魏晉清言吐納風流雅起王何諸子於今日無以相難也洵可謂閎覽博物君子矣往余閱益都孫文定公顏山雜記服其簡核次則德州田少司寇黔記亦有思致二公與阮亭皆齊產然平心品題終當讓此尤勝筆記十二卷香祖乃其軒名義取室有蘭也空谷不言無人自芳政可想見其人品耳若夫師法古興會佳直阮亭之緒餘也夫康熙乙酉春日西陂同學宋犖撰

香祖筆記自序

愚舊有池北偶談二十六卷刻於閩居易錄三十四卷刻於粵皆有成書壬午後盡急還京師偶有見聞筆之簡策適所居邸西軒有蘭數本花時香甚幽淡昔人謂蘭曰香祖因以名之凡十二卷漁洋山人王士禛

香祖筆記卷一

清　新城王士禛貽上著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三月初五日。文華殿經筵。臣士禛以經筵講官刑部尚書、侍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尚書熊賜履、禮部侍郎羅察進講四書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一節。禮部尚書韓菼、工部侍郎舒輅進講易經繫辭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四句。講畢。賜宴太和門。

初八日。東宮會講　持敬殿。臣士禛以尚書侍班。講官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兼詹事府詹事来道、右春坊右諭德兼修撰沈涵。進講四書親親而仁民二句。少詹事賽音布、翰林院修撰胡任輿。進講書經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二句。講畢。賜茶文華殿門。

江南道監察御史張瑗題為逆惡之罪既已正典於前朝。私豎之碑豈宜傳流於後世。亟請乾綱勅毀以儆奸邪以垂鑒戒事。恭聞我　皇上前歲翠華南幸。命修岳飛之墓。賜題于謙之祠。誠以此二臣者忠貫日月。義壯山河。故特表而揚之。以風示天下。夫善在必彰。惡在所必癉。臣奉命巡視西城。前往西山一帶查閱。至香山碧雲寺。寺後峻宇繚墻。覆壓數里。鬱葱綿亘。金碧輝煌。疑是前代王侯寢宮。詢之土人。乃知為故明罪惡滔天磔尸身後逆璫魏忠賢之墓。墓上有穹碑二。屹然竝峙。合書欽差總督東廠官旗辦事掌惜薪司內府供用庫尚膳監印務司禮監秉筆總督南海子提督保和等殿完吾魏公忠賢之墓。臣觀覽之下。不禁髮指。夫魏忠賢者。在故明天啟時竊攬國柄。虐害忠良。惡貫滿盈。一時羣小皆出其門。德碑生祠幾徧天下。神人共憤。道路以目。至崇禎初年。罪狀發露。押往祖陵。潛行自盡。磔尸河間。迄今公論在人。尚恨戮尸不足以蔽厥辜。乃畿輔近地。尚留此穢惡之蹟。僭越之制。何以儆巨慝昭大法哉。況當奉　旨纂修明史之時。凡明季忠良被禍諸臣。無不立傳表揚以彰公道。光天化日之下。豈容奸孽餘黨。膽大滔天。目無三尺。仰祈　天威乾斷。勅地方有司立仆其碑。剗平其墓。俾天下後世知凶惡之徒不能逭憲典於身前。并不能保墳墓於身後。其於　聖明癉惡之義。不啻炳如日星。嚴如斧鉞矣云云。奉　旨魏忠賢碑墓著交與該城官員仆毀剗平。該部知道。瑗賦詩紀事云。彰癉表天道。誅賞昭王綱。伊誰實職之。蘭臺凜秋霜。道惟鋤姦宄。庶以全善良。攬轡出都門。陟睇西山岡。廬舍亘阡陌。各各事農桑。厥俗一以樸。民氣尤悅康。榛棘化蘭蕙。無復喙豺

狼。飛甍越古剎。紺宇何煇煌。背負諸基碣。封樹皆貂璫。逆閹塚踰制。陵園相頡頏。穹碑矗霄漢。長松繞山墻。以彼稔凶惡。萬死奚足償。搏噬縱鷹犬。湯鑊烹鸞凰。天地盡晦暝。白日無晶光。古多奇人禍。茲禍踰漢唐。國步倏臲卼。社稷旋淪亡。彼身已寸磔。墓胡留山陽。我見髮上指。衝冠心激昂。及此不鋤薙。無乃忤蒼蒼。拜疏請　明旨。聖德奮乾綱。碑仆墓亦毀。狐鬼將安藏。堯舜除四凶。海宇稱平章。誅惡及勝國。來者心自臧。岩壑滌穢濁。草木回芬芳。聊以佐史筆。憲紀于焉張。瑗字蘧若。祁門人。予辛未科南宮所取會元也。以編修改御史。一時賦詩紀事者甚眾。　按工部郎中萬公熤疏云。臣於三月詣陵開工。過香山碧雲寺。見魏忠賢所營墳墓碑石崢嶸。隧道深閟。翁仲猶朝冠而環列。羊虎橐駝馬以森羅。制作規模。僭擬陵寢云云。則閹擅國柄時自營生壙已久。特既誅之後。未有建議毀之者。故倖存至今耳。

羽紗羽緞出海外荷蘭暹羅諸國。康熙初入貢止一二疋。今閩廣多有之。蓋緝百鳥毳毛織成。予按異物彙苑。唐安樂公主使尚方合百鳥毛織為裙。正視旁視各為一色。日中影中各為一色。而百鳥之形狀皆見。然則古亦有之矣。又南史齊文惠太子織孔雀毛為裘。華貴無比。武后有集翠裘。以賜倖臣。皆其類也。又滿剌加哈烈出鎖袱。一名梭服。鳥毳為之。紋如紈綺。今閩中最多。價不甚高。非羽紗羽緞比。

浙江巡撫某疏明紹興府知府湯紹恩於三江海口築塘建閘。旱澇無患。逮我　朝定鼎。洩水驅沙。靈異尤著。禦災捍患。利益弘多。伏祈勅賜褒封祀典云云。下禮部議允行。

京師鬻花者。以豐臺芍藥為最。南中所產。惟梅桂建蘭茉莉梔子之屬。近日亦有佛桑榕樹。榕在閩廣。其大有蔭一畝者。今乃小株。僅供盆盎之玩。佛桑重臺者。永昌名花上花。見藝林伐山。

鄞處士萬斯同。字季野。與其兄斯大字充宗。同游黃太冲之門。充宗研精經學。而季野貫穿史事。於明代三百年典故。如指諸掌。史館總裁諸公聘入京師。一切皆取衷焉。初先伯祖太師公（諱象乾）列傳。汪編修（琬）倪檢討（粲）各有撰述。季野從實錄搜采十許事補入。視二君為詳。其所撰宋季忠義錄十二卷。一卷載恭帝端宗末帝本紀陳仲微二王始末。二卷迄末。自江萬里文天祥而下。逮劉辰翁。凡四百六人。皆向來紀載所未備也。所著又有南宋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補歷代史表六十卷。歷代宰輔彙考八卷。廟制圖考四卷。河渠考十二卷。崑崙河源考二卷。儒林宗派八

卷。羣書疑辯十二卷。書學彙編二十四卷。可謂通儒。壬午四月。歿於京邸。甚可惜也

自己卯順天鄉闈　乾清門覆試舉人後。直省考試官自侍郎以下。概行開列恭候　欽點。壬午鄉試。以副都御史張睿主考陝西。御史吳甫生副之。吏部文選郎中陳汝弼主考江南。工科給事中黃鼎楫副之。御史劉子章主考江西。御史傅作楫主考浙江。翰林滿洲阿爾賽副之。湖廣巴海（大理評事。予門人。）山東滿保。河南傅森。皆翰林滿洲人。山西孫致彌。戊辰庶吉士副都御史。御史庶吉士典鄉試。自是科始。

二十年來京師士大夫不復用金扇。初則尚金陵仰氏伊氏素紙扇。繼又尚青陽扇武林各色夾紗扇。未幾廢而不行。獨尚曹氏靴扇。溧陽歌扇。一時風會。雖小物亦然殆不可曉也

壬午七月。浙江巡撫趙申喬疏言。浙省每科試卷一萬二千有奇。舊例同考官僅十三人。不能偏閱。請增三員。禮部覆允。併通行各直省。如有試卷數多房考不足者。題明量行增加。得　俞旨。是科浙闈解額視江南之數。并著為例。

丙子。予奉　命祭西嶽西鎮。登鳳翔靈山。靈鷲寺見如來泥洹像。諸弟子有悲泣者。竊以為疑。適讀世說顧敷七歲言。當由忘情故不泣。未能忘情故泣。尋味二語。大有解會。

康熙庚辰夏六月二十八日。蒙　恩賜　御書帶經堂匾額。謹紀述於居易錄末卷。今年壬午四月六日。再蒙　恩賜　御書信古齋匾額。回憶戊午夏初蒙　恩賜存誠格物二扁。已二十五年矣。二十五年中。三蒙　御筆題　賜堂額。榮寵踰涯。宋學士蘇易簡獲賜飛白玉堂之署四字。一時艷詫為盛事。臣之蒙　恩。何啻什倍。恭為摹刻。懸於蓬蓽之居。而什襲　御墨於寶櫝。謹紀頌賜年月。以示世世子孫勿忘報稱云。

壬午六月初九日。召集內閣九卿及翰詹卿寺科道各部郎中四品以上官於保和殿。傳　上諭云。尋章摘句。華麗詞藻。非帝王之本。朕四十餘年。惟日兢兢。未嘗少釋萬幾。自警有始無終之誚。念茲在茲也。政事之暇。頗好書射。歷年以來所積臨摹字幅。賜卿等觀之。臣士禎得絹素大字一幅。共二十七字。云惟正是視。空黃匪惑。非禮不覿。儀型是則。慎爾所覯。無從斯德。臨米芾首尾凡小璽三。曰淵鑑齋。（長寸餘。濶八分。）康熙宸翰。（方一寸三分。白文。）敕幾清晏。（長一寸四分。朱文。）是年七月二十三日恭紀

浙江鄉試廣額。既奉　特旨允行。順天府府尹錢晉錫上疏。以京畿國學首善之地。請照浙江例。增廣解額。禮部覆准。順天等府廣額十人。國學八人。奉天府一人。宣化府一人。八旗滿洲蒙古三人。漢軍一人。共廣額二十人。湖廣總督郭琇亦以湖南北地大人眾。援例疏請。部覆准照浙江例廣十三人。可謂一時右文盛事。然止順天國學浙湖三直省。而他省督撫未及疏請。部議遂未之及。未免向隅矣。至予鄉為　孔子闕里所在。解額六十名。而至聖裔四氏學二人。即在解額之內。則視他省尤為未均。惜無言之者。

梵言薛荔。猶此言餓鬼。出大藏服字函。

盤山拙菴（智朴）和尚。自江南還山。以滄浪高唱畫冊來索題。蓋師訪宋牧仲開府於吳門。適朱竹垞彝尊太史自禾中來。會於滄浪亭。共賦詩見懷。而畫史高簡圖之者也。宋詩云。青溝蘭就老烟霞。款笠相過道路賒。攜得一瓶豆苗菜。（菜名。出盤山。）來看三月牡丹花。因緣大事公能了。潦倒麤官我自嗟。好向滄浪亭子上。栴檀香裡奉袈裟。經行斜日且觀魚。黃鳥綿蠻入耳初。接席金風舊亭長。（竹垞）懷人鬢尾老尚書。（阮亭）春深玉版容參悟。歲晚花宮待掃除。拂子一揮仍小住。空林明月暮鐘餘。

提督山西學政翰林院侍讀汪灝。以大同府人文勝前。疏請撤去門字號。照福浙總督侍郎郭世隆三十六年題請臺灣一府撤去至字號與通省一體勻中之例。部覆得　旨允行。

河南巡撫侍郎徐潮疏言。二程子後裔五經博士程佳璠病廢。請以其子程舉承襲。

明弘治中。京口人錢寶者。嘗獨遊齊魯間。遇一老僧。能臥大雪中。雪為不積。問其年。數百歲矣。後至金陵。居天界寺。撫摩能療諸疾。後尹蓬頭客於錢氏。錢偶言僧狀。尹曰。吾師祖也。別來久。尚亡恙耶。已而尹去。老僧復至京口。錢為述尹語。僧曰。是吾孫也。徐出度牒示錢。則唐大中四年所給。已八百年矣。僧秦人。不知名字。（見外史）

唐時升叔達三易集有南翔八老人詩序云。南翔里有八老人為社。徐爵九十六。趙陸九十四。陸淶八十五。徐數張樂俱八十四。董儒八十三。朱梓八十二。陸球八十一。居止不一二里。而老耄相望。日杯酒談笑。相娛樂。誠太平盛事也。詩云。白鶴村頭春日曉。香醪潑潑百花好。蒼顏素髮八老人。花前置酒相傾倒。笑說鄰翁學語時。追談邑子知名早。不知主客更勸酬。爭引曾玄各提抱。今年孟春甲子晴。占云麻麥俱豐成。坐中祭酒九十六。敬酹社翁旨且清。其間迭起拜更祝。但願脚健雙眸明。桂林從事八十一。閒喚漁樵呼弟兄。南村醫翁桑榆日。出且持杯歸散帙。但課兒孫種黍苗。何知道士餐芝術。背山居士有遺篇。九十不衰真地仙。公等康健逢聖世。能無旦莫

歌皇天顧炊吉飲醲林酒日奉杖履長閭施正嘉遺事多訛謬欲問鑾輿南幸年。

魏學禮長林片讀集有九峰育庵先生年一百二十一歲詩尤奇。

樂府碧玉破瓜時而談苑載呂洞賓詔張洎贈詩云功成應在破瓜年洎後以六十四卒破瓜者二八也老少男女皆可稱破瓜亦奇。

山海經云北號之山有木狀如楊赤華其實如棗而無核其味酸甘食之不瘧此即吾鄉之虎中棗也出青城縣漢上林苑有梬棗見西京雜記又東坡有與蒲傳正見柿霜無核棗帖元遺山有跋見玉堂嘉話。

異物彙苑巴旦杏出哈烈國今北方皆有之京師者實大而甘山東者實小肉薄少津液土人賤之不食獨其仁甘可以佐殖。

漢上林令所記桃十種有櫻桃含桃含桃即櫻桃且非桃類。

金剛鑽形如鼠糞色青黑如鐵石産西域諸國在鷲鳥海東青所遺糞中以之鐫鏤無堅不破石癡東野語所記或云扶南國剛金能切玉扣以羖角則判張洪使緬録云緬甸地有木曰金剛纂狀如棕櫚枝幹屈曲無葉剉以漬水暴牛馬令渴極而飲之食其肉必死此又草木之毒者而名同。

京官舊例各衙門稱謂有一定儀注不可那移如翰詹稱老先生吏部稱選君印君員外以下稱長官科稱掌科道稱道長是也自康熙丙子祭告回京見聞頓異各部司及中行評博無不稱老先生者矣此亦觚不觚之一也

考工記韗人（音運）為臯陶鄭司農注臯陶古木也

徐渭路史一條云唐時高麗貢松烟墨和麋鹿膠造墨名隃麋此說杜撰陋甚按隃麋漢縣名地出石墨即今隴州之汧陽見於漢官儀其來舊矣非始於唐且與高麗無涉。

青藤山人路史云中山酒中山兎毫竝是應天府之溧水縣非古中山也不知何据亦出杜撰。

高季迪明三百年詩人之冠冕然其明妃曲云君王莫殺毛延壽留畫商岩夢裡賢此三家村學究語所謂下劣詩魔不知季迪何以墮落如此而盲者反以為警策其後有彭三吾者又云畫師休盡殺夢弼要人圖轉入魔道矣又胡虛白詠綠珠云枉費明珠三百斛判叙那及嫁梁鴻郎瑛稱之皆所云癡人前不得說夢也若永叔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所謂詩論亦自近腐。

以詹事府詹事兼侍讀學士徐秉義（前吏部右侍郎）原任翰林院侍講徐元夢（滿洲人）為順天考試官二君皆癸丑科進士。

郎瑛七修類纂舉東坡跋林和靖詩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骨以西臺為南唐李建中謬甚南唐太弟太傅李建勳非建中也建中宋初人為西京御史故稱西臺其書與楊風子先後齊名蘇黃常稱之郎未知耶。

剛卯或曰嚴卯見王莽傳或曰毅改（音開）以見說文玉篇以正月卯日作而佩之服虔云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晉灼曰長一寸廣五分或用玉或用金予於慈仁寺市中曾見一枚乃以象牙為之八分書六十六字又按後漢輿服志長寸二分方六分諸侯王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黑犀三百石以下以象牙。

類纂載武林女子金麗卿詩家住錢塘山水圖梅邊柳外識林蘇郎瑛謂其不能守禮出則擁蔽其面時方食不覺噴飯滿案 又謂謝無逸以胡蝶詩得名號謝胡蝶後李商隱襲其語云云則是以唐人路襲宋人矣更可一笑。

己卯十一月熊青嶽太宰拜相時宛平胥庭王公為首揆沁州吳公銅川次之而孝感乃故相再入內閣或疑其位次王公云若熊公徑以大學士召還自當為首揆今以禮書召還吏書而始大拜是由尚書大拜非以大學士召還也不當讓熊遂次吳而桐城張公敦復又次熊及王公引疾則丹徒張公素存為首揆桐城請告歸矣（熊乃王敎習門生也）

御史劉子章條奏外官禁止多帶家口下吏部議督撫止許五十人藩臬四十人道府三十人州縣十五人違例者革職下九卿詹事科道集議予謂自督撫已下皆遞減十人胡為州縣之於道府頓減其半也衆韙之乃定為二十人而女口不與此數違例者止於降級再奉 旨以旗員差多許倍之。

辛巳冬杪得倪雲林喬柯竹石小幅瀟逸絕塵題字尤古勁真蹟也詩云隱士江陰許士雅細山湖裡泊烟篷秋來盤礴尊彝美亦欲東乘萬里風後署甲辰八月倪瓚（寫倪故居在厚山地名[illegible]陽）

庚辰三月朝陽門外東嶽廟火殿廡皆燼獨左右道院無恙 特發內帑并今在京在外大小官員捐助仍以 裕親王監視之閱歲始畢工 親臨幸焉廟中仁聖帝炳靈公司命君四丞相像皆元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秘書監卿劉元所塑元最善搏換之法天下無與比至是皆燬於火。

羅泌路史云。巢父友許繇。樊監繇居沛澤。其道日光。堯朝馬而追之。父適聞之。洗耳於頴。監方飲其牛。乃毆而還。予孫注。監字仲父。然則洗耳者巢父。飲牛者則樊監。又別自一人。妄說紛紛。諸子讖緯之書。杜撰大抵如此。可發一笑。

蟲牢地名。見春秋。其地在今河南之封丘縣。然路史雜國名。又有蟲氏牢氏。蟲氏條下曰。邾地。後有蟲氏。牢下曰。古牢子國。後有牢氏。

武會試。舊無廷對臚傳之例。有之自明末崇禎辛未科始。從考試官方逢年之請也。

王孟端仿雲林古木叢篁自跋云。幽篁古樹玉森森。白石仙人翠作襟。夜月幾驚龍虎立。秋風時聽鳳凰吟。畫圖入思曾飛筆。山水留情獨撫琴。不是遠尋高士宅。何能慨我出塵心。又季迪和東山逸叟和青箬谿道人四言一首。

壬午順天鄉試五經監生二人。一莊令輿。江南武進人。一俞長策。浙江桐鄉人。初以違例貼出。仍具題請　旨。奉　旨俱著授為舉人。准會試。嗣後願做五經者。不必禁止。作何定例。九卿等詳議具奏。

九月初六日。辰刻。　文華殿經筵講官禮部尚書韓菼。吏部左侍郎傅繼祖。進講四書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一節。臣刑部尚書王士禛。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汯良。進講易經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句。講畢。賜宴太和門。

初九日。　東宮會講　持敬殿。臣士禛以尚書侍班。詹事府詹事來道。右庶子沈涵。進講四書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二句。右諭德覺和託。修撰胡任輿。進講書經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二句。講畢。賜茶　文華殿門。

翰林掌院舊皆以學士兼禮部侍郎。滿官漢官皆然。自崑山徐相國以大學士兼掌。桐城張相國以禮部尚書兼掌。與往例不同。然凡啟　奏講書等事。仍滿前漢後。不論所居之本官也。今長洲韓宗伯兼掌院事亦然。

唐國史補謂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乃右丞竊取李嘉祐語。論者或為王諱。以為增漠漠陰陰四字。便是點鐵成金手段。此亦囈語。然此事往往有之。予門人太倉崔舉人華。字不雕。貧而工詩。嘗有句云。溪水碧於前渡日。桃花紅似去年時。予在廣陵作論詩絕句四十首。舉此二句云。江南腸斷何人會。只有崔郎七字詩。後汪鈍翁在京師亦有句云。溪水碧於前渡日。桃花紅似去年人。謂非取崔前語。予汪于崔亦前輩也。

譚輅云。劉孝綽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徐陵為一代文宗。未嘗詆訶作者。昔予與故友汪鈍翁在京師。鈍翁好詆訶人。前輩自錢公牧翁而下。無得免者。後進以詩文請質。亦無恕詞。予每勸之。故友計甫草東嘗序予門人汪蛟門（懋麟）集云。鈍翁性悁急不能容物。意所不可。雖百賁育不能拑其口也。其所稱述於當世人物之眾。不能數人焉。阮亭性和易寬簡。好獎引氣類。然以詩文投謁者。必與盡言其得失。不少寬假。此數語頗得予二人梗概。顧施愚山又嘗謂予公好獎引人物。自是盛德。然後進之士學未有成。得公一言。便自詡名士。不復虛懷請益。非公誤之耶。予思其言。亦極有理。

門人李少京兆子來。說言襄過漢中。聞南鄭縣之東有民家老嫗。年百二十歲矣。尚強健無恙。李自往訪之。云晨出往田間栽種。未及見。

廣州府佛山有諸生黃章者。年一百二歲。康熙己卯尚入省闈。自言吾今科且未中。來科百五歲亦未中。至百八歲始當獲雋。尚有許多事業出為國家効力耳。聞近歲已死。其言無驗。

九月二十五日。　車駕南巡視河工。

十月初九日夜。再雪。竟夜積素滿庭。晚菊尚數朶可玩。晨起忍寒坐信古堂。對雪看菊。忽淞溪琴僧岳蓮見過。彈平沙落雁漢宮秋二曲。古音蕭寥。忘其身在長安官是秋曹之長也。作二詩紀事。

臺灣古荒服。在福建東南大海中。西界大洋。南鄰于粵。北與閩安相直。其水道則東通日本。南鄰琉球。暹羅。呂宋。荷蘭諸國。其沿革莫得而詳也。明嘉靖四十二年。流寇林道乾作亂。都督俞大猷勦之。追及澎湖。道乾遁入臺灣。大猷不敢逼。留偏師駐澎湖島。時哨鹿耳門外。徐俟其敝。道乾遁往占城。道乾既去。澎湖駐師亦罷。天啟改元有顏思齊者。為日本國甲螺（猶頭目也）。引倭酋歸一王屯臺灣。閩人鄭芝龍附之。始建平安鎮城。既而荷蘭國人舟遭颶風至此。愛其地。借居之。遂與倭約。就有臺灣之地。而以歲輸鹿皮三萬。荷蘭國人善火器。其居臺灣也。以夾板船為犄角。雖兵不滿千。而南北土酋咸畏之。又建赤嵌城以居。順治庚寅。日本甲螺郭懷一。謀逐荷蘭人。事覺。懷一被殺於歐汪（在今鳳山縣界）。辛丑。鄭成功自江南敗歸。勢日蹙。賴有廈門。適日本甲螺何斌與荷蘭酋長隙。潛誘成功進取臺灣。鹿耳門詰屈回旋。沙浮水淺。舟難飛渡。成功舟至水忽漲十餘丈。巨艦縱橫畢濟。遂克臺灣。荷蘭國人與成功戰不利。退保安平鎮城。其酋歸一王以死拒之。成功力攻不克。乃環山列營以困之。荷蘭人勢窮。以十餘艘決戰。成功用火攻。盡焚之。荷蘭人遁歸其國。成功既有臺灣。以赤嵌城為承天府。改

臺灣土城為安平鎮。總名曰東都。未幾成功死。其子經乃竄江。廈門今成功弟世襲陸有錦擬意經攻逐之。世襲渡海來歸。經僭立。改東都曰東寧。改縣曰州。設安撫司三南北路澎湖各一。辛酉經死。子克塽嗣。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福建總督姚啟聖用閒謀陰結傅為霖為內應。事洩為霖遇害。明年癸亥。靖海將軍施烺奉 命率舟師進討。六月自銅山抵澎湖。入八罩連克虎井桶盤諸嶼。督師戒嚴。鄭克塽奉表降。 詔赴京師隸旗下。於其地設臺灣府。領臺灣鳳山諸羅三縣。隸福建布政使司云。

十月二十七日。 車駕回 宮。

御賜內直吏部尚書陳廷敬副都御史勵杜訥右諭德查昇各松花江石小研一方。色淡綠如洮石。股有 御書研銘八字云以靜為用是以永年。繼又 賜大學士張玉書吳琠熊賜履工部尚書王鴻緒各一方。鴻緒所得有倭漆研匣。匣中有 御用墨四笏。時十一月偶 召張及王入 南書房編次 御書。得 賜。因及吳熊二公云

駕在德州。 賜致仕在籍戶部左侍郎田雯寒綠堂扁額。原任翰林侍讀蕭惟豫編修田需亦蒙 賜 御書各一幅。

召戶部郎中陳奕禧入 南書房。命書大小字各三幅。 賜御書 御製塞上詩一幅。詩云。羊嶺黃雲合。風悲鼓角聞。野獂沙草外。落日自成羣。

御製宋高宗父母之仇終身不報論。 命大學士熊賜履禮部尚書韓菼 內直吏部尚書陳廷敬右諭德查昇同作。又 命浙江舉人查慎行（原名嗣璉）江南舉人錢名世等同作進 呈。

詔蠲甘肅等處地方四十一年四十二年錢糧。江南上江下江四十二年錢糧。

十二月。諸王內閣九卿翰詹卿寺科道請上 尊號。奉 旨。朕即位四十餘年。未嘗少刻不以民生休戚為念。遠邇安靜為本。雖或慶雲景星嘉禾瑞草天書麟鳳之奇總無關於黔黎。亦無關於朕心。反為史書之譏。朕以實心為民。天視天聽。故有其道。難免後人公論。若耀功德。取一時之虛名。朕之不悅甚矣。毋煩數陳。

上召海寧舉人查慎行。武進舉人錢名世。長洲監生何焯。休寧監生汪灝。于 南書房應試詩及制舉文。 特賜焯灝舉人。明年一體會試。

考試新進提督各省學政翰林侍讀學士張廷樞等郎中翁嵩年等十一人於 南書房。稱 旨。又賜 御書一幅。（八股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一節詩題恭和 御製考試嘆）

壬午冬。 駕歸自德州考試 內直諸詞林官。至二十二日封印後一日始畢。定一等十人侍讀學士陳元龍等二等若干人其三等五人調知縣用。諭德王化鶴中允吳晟修撰戴有祺（辛未狀元）檢討趙爾孫吳文炎。

命吏部右侍郎吳涵兼掌翰林院事。

山行慮迷。握嚮蟲一枚於手中則不迷。見物類相感志。虞山先生作嚮言取此

明文士如桑悅祝允明皆肆口橫議。略無忌憚。悅對丘文莊言舉天下文章惟悅。其次祝允明。世但嗤其妄人耳。允明作罪知錄。歷詆韓歐蘇曾六家之文。深文周內。不遺餘力。謂韓傷易而近儇。形麤而情窮。其氣輕。其口誇。其發疎躁。歐陽如人畢生持戒終身不披衮繡。東坡更作儇浮的為利口譁獊之氣。肆溢舌表。使人奔迸狂顛而不息。曾王既脫衣裳。并除爪髮。譬之獸骼腊骨。至於老泉頴濱秦黃晁張。則謂不足齒及。惟柳如冕裘珮玉。猶先王之法服。乃其大旨則在主六代之比偶。故實吁亦鄙而倍矣。論唐詩人。則尊太白為冠。而力斥子美。謂其以村野為蒼古。椎魯為典雅。粗獷為豪雄。而總評之曰外道。李則鳳皇臺一篇。亦推絕唱。狂詩至於如此。醉人罵坐令人掩耳不欲聞。論詩餘則專祖太白。飛卿稍許歐晏周柳。以為綴旒。謂東坡太强咏脈少游魯直特市廛小家之子。略舉大端如右。所謂無忌憚者。不足置辨也

西園雜記記明大臣壽考者自王端毅公魏文靖公而下十三人。而不及雒陽劉文靖公晦菴。文靖壽九十餘。近百歲。又弘正名相也。何獨遺之。

釋氏言羚羊挂角無跡可求。古言云。羚羊無些子氣味。虎豹再尋他不著。九淵潛龍千仞翔鳳乎。此是前言注腳。不獨喻詩。亦可為士君子居身涉世之法。

大竹破山和尚。天童密弟子也。蜀亂後。居萬峰。賊李鷂子者殘忍嗜殺。延師供養。請肉食。師曰。公不殺人。我便食肉。李笑而從之。全活無算。師姓蹇。忠定公之裔孫也

鄭端簡云。十哲陳蔡一時與難之賢。非孔門定論。自開元至今。無敢議者。夫有若之言。四見於論語。大類聖人。公西赤志於禮樂。有為邦之才。不遂優於宰我冉求乎。求我言行不必徵諸史傳。論語中多有之。乞其說二子優劣何如。宜進祀二子於殿上。改求我於廡中。石與予官祭酒時。具疏大意略同。惜為友人中阻。疏不果上。即當時禮部未必果行。要當存此一段公論於天下後世耳。予至今悔之

皮日休本字逸少。後字襲美。見北夢瑣言。

康熙乙丑夏。予使粵東還。便道遊廬山。訪開先寺。觀陽明先生石壁上書紀功碑。末云。嘉靖我邦國。若前知世宗入繼大統者。按[illegible]雖在陽明既平田州之亂。先是州

有巨石側臥江滸。舊有童謠云。田石傾。田州乂。田石平。田州兵。岑猛惡之。夜遣人平之。明復如故。先生定亂後。其石即平。先生自往觀之。洗剔若鮮。有古刻新建伯三大字。異之。遂續加九字。併刻於石云。嘉靖戊子。新建伯王守仁。又記先生習靜陽明洞。預知門人朱白浦發我齋入山事。中庸云。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陽明其庶幾乎。

樂郊私語云。海鹽少年多善歌。蓋出於澉川楊氏。其先人康惠公梓。與貫雲石交善。得其樂府之傳。今雜劇中豫讓吞炭。霍光鬼諫。敬德不伏老。皆康惠自製。家僮千指。皆善南北歌調。海鹽遂以善歌名浙西。今世俗所謂海鹽腔者。實發於貫酸齋。源流遠矣。

香祖筆記卷一終

香祖筆記卷二

清 新城王士禛貽上著

異物類苑云山都人面黑長身有尾踵見人則笑笑則上脣掩目按諸書言人都烏都豬都皆不爾此乃誤以狒狒為山都耳

僅字有少餘二義唐人多作餘義用如元微之云封章諫草繁委箱笥僅逾百軸白樂天哭唐衢詩著文僅千首六義無差忒小說崔煒傳大食國有陽燧珠趙佗令人航海盜歸番禺僅千載矣甘澤謠陶峴傳浪跡怡情僅三十載摭言曲江之宴長安僅於半空玉壺清話南唐先主傳吳越災遣使唁之賫帑幣糧餫僅百餘艘之類至宋人始求從少義迄今沿用之

令狐子先安陸高士予嘗著之古懽錄矣王彥輔塵史載其著書甚多有萬卷錄易說精義晉年統緯世憩樂要著默書詭鑑琴譜兵途要轄等若千卷又云令狐先生卒阮逸天隱表之林逸書孟逸冢額號三逸碑

南齊侍中庾杲之家貧每食生韭熟韭韭菹時人為之語曰孰謂庾郎貧每食二十七種後魏陳留侯李崇為尚書令性儉恡食止韭菹其客李元佑戲語人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問其故答曰二九一十八二事極相似

梅村詩話云嘗與陳卧子共宿問其七言律詩何句最為得意卧子自舉禁苑起山名萬歲複宮新戲號千秋一聯然予觀其七言殊不止此如九龍移帳春無草萬馬窺邊夜有霜左徒舊宅猶蘭圃中散荒園尚竹林禹陵風雨思王會越國山川出霸才石顯上賓居柳市竇嬰別業在藍田七月星河人出塞一城砧杵客登樓四塞山河歸漢闕二陵風雨送秦師諸聯沈雄瑰麗近代作者未見其比殆冠古之才一時瑜亮獨有梅村耳

彈棊之戲始見西京雜記後漢梁冀傳注稍詳之似近投壺而其製不傳今人詩多以奕棋當之可發一笑王建宮詞云彈棊玉指兩參差背局臨虛鬬著危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字半邊垂讀之亦不能通曉也

揮麈新談記費鵝湖初第謁彭文憲文憲曰殿上金堦滑須慢慢行吾鄉高念東侍郎所有句云金堦路滑且徐行本此

唐蕭倣咸通四年知禮部貢舉責授蘄州刺史有與浙東鄭大夫書云韓綰即文公之孫柳告是柳州之子感毛殊有而 乜字陸況皆倣是年所舉士也

千里馬人皆知之王兆雲湖海搜奇載陝西民家有千里騾腰有骨六又張翁言有友人省親山東親家以一驢至曰此千里驢也乘之倏忽抵家

唐人五言絕句往往入禪有得意忘言之妙與淨名默然達磨得髓同一關捩觀王裴輞川集及祖詠終南殘雪詩雖鈍根初機亦能頓悟程石臞有絕句云朝過青山頭暮歇青山曲青山不見人猿聲聽相續予每歎絕以為天然不可湊泊予少時在揚州亦有數作如微雨過青山漠漠寒烟織不見秣陵城坐愛秋江色（青山）蕭條秋雨夕蒼茫楚江晦時見一舟行濛濛水雲外（江上）雨後明月來照見山下路人語隔溪烟借問停舟處（惠山下鄒流綺過訪）山堂振法鼓江月掛寒樹遙送江南人雞鳴峭帆去（焦山曉起送崑崙還京口）又在京師有詩云凌晨出西郭招提過微雨日出不逢人滿院風鈴語（早至天寧寺）皆一時佇興之言知味外味者當自得之

南昌陳士業（弘緒）言嘗登泰山日觀峯四更起候日出見霞彩萬道碧綠交加有赤盤從中涌出晃漾不定久之乃成日輪因悟氣至此始聚而為日日生一日非以昨日之日復為今日之日也新吳米長庚亦有此論此說甚奇山海經云羲和二國名每日出二國人為御推升太虛語尤荒誕可笑

七言律聯句神韻天然古人亦不多見如高季迪白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客不思家楊用修江山平遠難為畫雲物高寒易得秋曾能始春光白下無多日夜月黃河第幾灣近人節過白露猶餘熱秋到黃州始解涼瓜步江空微有樹秣陵天遠不宜秋釋讀徹一夜花開湖上路半春家在雪中山皆神到不可湊泊

錢武肅王目不知書然其寄夫人書云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不過數言而姿致無限雖復文人操筆無以過之東坡演之為陌上花三絕句云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遊女還歌緩緩歸五代時列國以文雅稱者無如南唐西蜀非吳越所及賴此一條足以解嘲

韓蘇七言詩學急就篇句法如鴉鴟鷹鵰雉鵠鵾騅駓駰駱驪騧驃等句予既載之池北偶談近又得五言數句韓詩蚌螺魚鱉蟲盧仝鰻鱣鮎鯉鰌鸂鶒鴝鷗鳧蔡寒弓刀甲盾弩筋皮毛骨羽然此種句法間作七言可耳五言即非所宜解人當自知之

武林女子王倩玉貌甚美而工詩詞已字人矣悅其中表沈生遂犇而越禮為母家訟於官杭守乜 斑斷離鬻於駐防旂下沈百方贖歸復為沈生一女而死傳其奇沈

長相思一閱云見時羞別時愁百轉千回不自由教奴怎罷休懶梳頭怯凝眸明月光中上小樓思君楓葉秋雖溪奔失行其才慧亦尤物也

癸未正月十六日　大駕南巡視河工

上諭官民人等及革職降級官員情罪人犯願赴山東被災地方泰安州沂州新泰蒙陰郯城等縣賑濟饑民者列名以聞事畢議敘

會試總裁官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熊賜履吏部尚書陳廷敬吏部右侍郎兼掌翰林院事吳涵禮部右侍郎許汝霖

本朝惟高陽李文勤公三典會試今孝感熊公以癸丑甲戌丁丑庚辰癸未五典會試澤州陳公以壬戌辛未癸未亦三典會試可謂盛事按明二百七十年惟金谿王公英永樂戊戌宣德庚戌正統壬戌三典會試耳

臺灣風信與他海殊異風大而烈者為颶又甚者為颱颱倏發倏止颶常連日夜不止正二三四月發者為颶五六七八月發者為颱九月則北風初烈或至連月為九降過洋以四七十月為穩以四月少颶七月寒暑初交十月小春天氣多晴暖故也六月多颱九月多九降最忌颱颶俱多挾雨九降多無雨而風凡颶將至則天邊有斷虹先見一片如船帆者曰破帆稍及半天如鱟尾者曰屈鱟土番識風草草生無節則一年無颱一節則颱一次多節則多次颱之名以時而異正月初四日曰接神颶初九日曰玉皇颶十三日曰關帝颶念九日曰烏狗颶二月二日曰白鬚颶三月三日曰上帝颶十五日曰真人颶念三日曰馬祖颶（真人多風馬祖多雨）已上春三月共三十六颶此其大者四月八日曰佛子颶五月五日曰屈原颶十三日曰關帝颶六月十二日曰彭祖颶十八日曰彭婆颶念四日曰洗炊籠颶七月十五日曰鬼颶八月一日曰竈君颶十五日曰魁星颶九月十六日曰張良颶十九日曰觀音颶十月十日曰水仙王颶念六日曰翁爹颶十一月念七日曰普菴颶十二月念四日曰送神颶念九日曰火盆颶念四日已後皆曰送年風（按升菴先生云颶當作䫲音貝）

鳳山縣有薑名三寶薑相傳明初三寶太監所植可療百病

諸羅縣番首名大眉者每歲東作時諸番請其出射射所及之地稼輒大熟號靈箭

正月二十七日前少傅兼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王熙卒公禮部尚書文貞公崇簡長子也順治丁亥進士父子同官禁林又同為學士康熙壬戌以兵部尚書大拜居政府者二十年辛巳以病予告至是卒年七十六　賜諡文靖　王文貞公六子長熙保和殿大學士禮部尚書次禎桃源縣知縣次然廣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次照浙江金華道參議次燕貴州巡撫都察院副都御史次默刑部郎中閥閱之盛時無其比

二月二十九日放榜會元王式丹（江南寶應人）

康熙中以尚書拜相者或進部銜如宛平王胥庭（熙）相國以司馬大拜而進兼禮部尚書京江張素存（玉書）相國以宗伯大拜而進兼戶部尚書是也其後吳沁州銅川（琠）以刑部尚書大拜止兼本部

浙江巡撫張泰交以士民公籲請前巡撫陞浙閩總督謚忠貞范承謨春秋特祀允行

湯調鼎淮之清河人順治初進士著辨物志議論多發人神智偶筆其記人參二則於此隋高祖時上黨民宅後聞人呼聲求之得人參一本根五尺俱具體人狀占者謂晉王陰謀奪宗故妖草生予曰非妖也人參如人形者服之得仙根至五尺而具人狀蓋歲久神靈之物而上黨又人參之所出惜時無張華其人故其物不著而以為陰謀奪宗之應文帝以丞相僭帝位何嘗不以陰謀得哉又元覽云人參千歲為小兒枸杞千歲為犬子按參以人名伏土歲久而具體人狀氣類神靈之感無足怪者枸杞字不從犬何以歲久為犬廣韻云春名天精子夏名枸杞秋名卻老根冬名地骨皮是枸杞特四名之一考山海經建木上有九欘下有九枸枸根盤錯也與犬義絕不相涉使枸杞而為犬天精卻老地骨皮又何化乎（人參譜）

呂與叔記二程子語云今日釋氏未消理會大患者在介甫之學譬之盧從史在潞朝廷將討之當時使使一處逐節度使朝議欲討之而李文饒之意必欲先討潞州則不必治彼而自敗今日卻要先整頓介甫之學壞了學者

程子云詩小序云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不得此何緣知此篇是甚意思大序則是仲尼所作要之皆得大意朱子學宗二程於詩序獨不然何也

伯淳道作贊稱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病甚則非所能及愚謂熙寧之病已甚矣溫公一出而立起膏肓天下咸如更生天不祚宋遽使公年不永豈云非所及哉

三月十五日　上南巡視河回　宮內閣九卿迎　駕於南海子西紅門

四川巡撫貝和諾請復設蜀學省五十七學學官。下禮部議。復得　俞旨允行。

謝在杭肇淛小草齋詩話殊多憒憒。啟發人意處絕少。如云詩境貴虛。故仙語勝釋語。釋語勝儒。夫仙語如步虛辭等最易庸。釋語入詩最近雅。今乃反之。豈非強作解事耶。惟所云王右丞律選歌行絕句。種種臻妙。兼綜音律。獨步一時。尤精禪理。耽居輞川。窮極山水園林之樂。唐三百年詩人僅見此耳。如云明詩遠過於宋。又云本朝僅數名家。力追上古。然刻畫摹擬。已不勝其實力矣。其他作者雖復如林。上乘爲語人不數篇。要其究竟。尚不及宋。宋人有實學。而本朝多剽竊故也。右二條似相矛盾。當以後論爲允。又云國初詩林鴻高啟尚矣。鴻一意盛唐。而啟雜出元白長吉。夫鴻之爲盛唐贋鼎耳。安得與啟竝稱。而且謂有軒輊。此真齊人之知有管晏而已。又云李西涯樂府野狐外道。夫西涯樂府雖變體。自是天地間一種文字。弇州晚年尚爾服膺。遽斥之爲野狐外道可乎。約略駁正數端。以例其餘。至外篇雜篇以下。多載晚唐五代宋元詩。無可采者。正與劉後村詩話同耳。

三月十八日。　萬壽節大赦天下。

十九日。北暢春苑赦奏刑部釋放囚犯八百餘人。是日蹕　旨　御批又減等二十一人。

二十六日巳刻。文華殿經筵。滿禮部尚書席爾達。漢禮部尚書韓菼。進講智者樂仁者壽二句。滿吏部左侍郎傅繼祖。漢詹事府詹事徐秉義。進講易經其德剛健而文明三句。講畢。　賜宴太和門。

上南巡。畿輔在籍諸臣迎　駕。　詔復原任禮部右侍郎田種玉國子監司業劉芳喆御史戈英原官。至江南。　詔起用原任河南巡撫侍郎顧汧翰林編修楊瑄加檢討尤侗侍講復內閣學士盧琦諭德秦松齡檢討潘耒徐釚馮勗御史吳震方等原官。

二十八日午刻。　東宮會講。工部右侍郎兼詹事求道洗馬張豫章。進講興於詩三句。庶子常壽修撰胡任輿。進講說命慮善以動動惟厥時二句。講畢。　賜茶文華殿門。

特賜江南舉人汪灝何焯蔣廷錫三人與癸未科會試中式舉人王式丹等一體　殿試。

宋中丞牧仲。得王介甫唐百家詩選殘本。自第五卷王昌齡李頎起。至第八卷錢起盧綸司空曙止。又自十三卷王建起（建詩二卷選上卷）至十六卷許渾止。中間第六卷沈千運以下。全取元次山篋中集。而益以李嘉祐等七人。通三十八家。蓋亦詳於中晚而略於初盛。宋人選唐詩。大概如此。意初唐盛唐諸人之集。更五代亂離。傳者較少故也。牧仲謂今所傳十卷。是章安楊蟠所改竄。非介甫原本。此雖闕本。而真面目尚在。山陽閻百詩（若璩）云。曾見閩賈持翻刻本正二十卷。惜無從見之。近牧仲有書至云。已購得全本。方刻之吳門云。

三月二十五日。　特命　皇長子臨故少傅大學士王熙之喪。拜奠舉哀。　特恩異數。都人驚傳。以為未嘗有也。　上諭以　世祖皇帝舊臣。故加殊禮。內閣部院諸臣公疏謝　恩。報聞。

四月初四日。　殿試。初七日傳臚。狀元王式丹（會元）江南寶應人。榜眼趙晉福建閩縣人。探花錢名世江南武進人。是科以違式黜者三人。（吳時寬沈淇雷曾）

十五日引見癸未科進士。選汪灝等四十九人為庶吉士。與鼎甲三人同入館讀書。

十二日在暢春苑　御試庚辰科鼎甲汪繹等及庶吉士。十七日　命下留館授職者十三人。顧圖河（甲戌一甲第二）汪繹季愈皆鼎甲。餘庶吉士滿漢共十人。（戊辰庶吉士梁佩蘭張尚瑗辛未庶吉士狄億皆外用）外用者共三十一人。

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熊賜履。以老病請告。允之。仍令居京師備　顧問。

以吏部尚書陳廷敬為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以副都御史勵都訥為刑部右侍郎。刑部侍郎金璽以前任湖廣巡撫紅苗事調用。

以直隸巡撫兵部侍郎李光地為吏部尚書。仍管巡撫事。

鄒縣同年史及超少宗伯。前身為僧大成子。既書之池北偶談第二十六卷。癸未二月。與同年屠少司馬芝岩（名沂）會於僧舍。屠亦鄒人也。因訊及史事。屠言其邑人戎通參上德。前身亦僧也。嘗以鐵練鎖項募緣市中。通參之父戎翁者。嘗施齋供與之。舊後僧化去。而通參以是日生。亦夢僧入其家。按宋相史彌遠。乃覺長老後身。即宗伯之先也。

唐武后遊石淙。偕和詩首　御製。自皇太子相王以下。和者十六人。相王之後。次梁王武三思。次內史狄仁傑。次奉宸令張易之。麟臺監中山縣開國男張昌宗。次鸞臺侍郎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夏官侍郎姚元崇。奉宸大夫汾陰縣開國男薛曜書。久視元年五月刊於平樂澗之北崖。諸詩惟李嶠沈佺期二篇差成章。餘皆拗拙可誚

笑柄耳。黃岡葉亟叔封知登封縣撰嵩陽石刻集記始著錄之而刪去九首不為無見。而朱竹垞太史賦其闕略以得睹全碑為感則亦好奇之過也。當北魏深宮之世二張每侍行若預倡和已。今千古齒冷。而列銜於李嶠蘇味道輩之前諸人亦俯首甘之。當時君臣上下。豈復知有羞惡之心哉。

文海披沙記筆之異者。鍾繇張芝王右軍皆用鼠鬚。歐陽蘭臺用貍毛為心。蕭祭酒用胎毛為柱。張芝先用鹿毛。陶隱居用羊鬚。鄭虔謂麝毛一管可書四百紙。貍毛可書八百紙。又有豐狐蜘蛉龍筋虎僕及猩猩毛狼毫雖奇品。而醇正得宜。不及中山兔毫。若淇源之鴨毛雀雉毛。但取五色相間為觀美耳。今與兔毫佳者直百錢。羊毫僅二十分之一。貧士多用之。然柔而無鋒。臧懋循欲取貂鼠毛為之。輔以兔毫。謂鍾王所用鼠鬚。必此也。然稍肥。舉落運用不如人意。已上謝在杭所記。備矣。近日湖州專用羊毛。殊柔輭無骨。形貌亦醜。貂鼠珍罕。專為貴人衣帽之用。筆工當何從購之。

李滄溟食餛飩。欲有蔥味而不見蔥。唯稼姬者所造。乃傳其法。先用蔥不切入餡。而留餛飩上一竅。俟其熟。即拔去蔥。而以麵塞其竅。此謝在杭文海披沙所載。即所謂稼姬與盡舊羅裙者也。

揚州銀杏樹內。有觀音大士像。寧波洛迦山石有大士竹林鸚鵡像。予皆載之池北偶談。閱文海披沙一則云。永州蘇山多石淋。以水鋸破。中有觀音彌勒寒山拾得等像。西方聖人。神道設教。理或然也。

吾鄉風雅盛於明弘正嘉隆之世。前有邊尚書華泉。後有李觀察滄溟。滄溟集盛傳於世。華泉集一刻於胡中丞可泉。再刻於魏推官允孚。又遺稿六卷。刻於王方伯桃溪。又有李中麓太常選本。山西臺察趙侯齋刻於太原。予所及見者。前三本。而中麓選本獨未之見。諸本亦漸就漸滅矣。康熙己卯。予乃選刻於京師。凡四卷。予兒啟涑以予私淑先生之切也。移書宗姪革訪其後裔。久之。革乃詳其家世。報涑曰。先生二子。長子翼。以廕官光祿寺丞。其後無聞。次子習。歷城諸生。字仲學。號南洲。有詩名。習子治禮。治禮子節。節子庶。皆以諸生奉祀事。庶子材。材子紹祖。自先生至紹祖凡七世。其家尚有先生畫像云。先生祀郡邑鄉賢。其奉祀至材始失之。材今年老。為人佃田。紹祖始十餘歲。亦失學傭工。辛巳予假歸。涑乃為予述之。而濟南諸生某某以書導材攜紹祖及先生畫像謁予里第。比予過郡。因與巡撫王中丞東侯提學徐僉事

章俾備言先生名德。而後裔僅有存者。遂以紹祖奉先生祀焉。（先生墓在某莊亦革云。）

黃子鴻名儀。常熟人。隱居博學。工書法。予刻漁洋續集。將訪宋槧。苦無解書者。門人崑山盛誠齋侍御（符升）聞子鴻多見宋刻。獨工此體。因禮致之。子鴻欣然而來。都無厭倦。今續集自首迄尾。皆其手書也。尤工小詞。有句云。井桐休放月痕來。玉堦剛卧金鈴犬。人多稱之。

安丘劉憲石相國（正宗）好為詩。嘗賦從軍行云。匣裏雙雄劍。腰間兩石弓。逢萬真浪死。何必法遼東。後竟以事隸旂下。人以為詩讖。

江南蘇松糧儲道參議馬逸姿疏言。臣父璟原任永嘉縣知縣。康熙十三年。值逆藩耿精忠之變。與溫處道臣陳丹赤恪守臣節。同時殉難。荷蒙　皇恩矜恤。廕下　溫綸。從優議敘。贈臣父浙江布政使司參政。廕一子入監。併　賜葬祭。康熙三十六年。撫臣疏請於溫州府建雙忠祠。復荷　俞允。先是三十五年。丹赤蒙　特恩賜諡。三十八年。　皇上南巡幸浙。丹赤子湖州府知府一夔恭迎　聖駕。復荷　軫念。御書扁額。懸之忠祠。榮被萬世。臣父璟殉難與丹赤同時。賜祠又復同祀。仰懇　皇上破格一體　賜諡賜額。昭垂萬世云云。禮部議覆。奉　旨。馬璟著與諡。旋　賜諡忠勤。

狴犴二獸名。秉心忠直。今承天門內華表頂上者是。又衛輝府前石亦是。按此亦蒲牢屭屓蚩吻睚眦之屬。而龍生九子。不載其名。

世傳羿妻奔月。謂之嫦娥。亦曰蟾蜍。又酉陽雜俎。月中有一人斫桂樹。名吳剛。又云月中仙人。名宋無忌。何月中人物之紛紛耶。又鬱華一名鬱儀。奔日之仙。結璘。奔月之仙。見七聖記。

鈕玉樵（琇）云。有王秋山者。工為挙畫。凡人物樓臺山水花木。皆於紙上用指甲及細針挙出。設色濃淡。布境淺深。一法古名畫。按挙當作巩。音築。字書以手挙物也。近閩中有織畫。乃破紙為條。織成之。山水人物花鳥布置設色。種種臻妙。與刺繡無異。亦奇技也。

南海友人陳元孝（恭尹）作狨賦。其文甚工。予按陸佃云。狨尾作金色。俗謂金線狨。一名猱猱。獨猴也。楚人謂之沐猴。甚愛其尾。毛柔長可藉。宋制官二品狨坐。不言食猴。又按石狗獸名。食猴。則元孝之賦。當作石狗為是。狗音菊。其物類兎云。狗如師子。蒼黑色。瞋目聳耳。出武當山。又黃山志。盧狄似穿山甲而無鱗。啗猿及蜂。每呼羣猿至羅

跪於下。採肥者以木葉覆其頂而食之。

山海經何羅魚出譙明山。譙水中。聲如吠犬。食之已癰。今登萊海上三月。何羅魚始至。味甚美。即寧波之鰆也。

谷音二卷。皆宋末人詩。上卷王澮以下凡十人。率任俠節義之士。下卷唐本以下凡十五人。則藏名避世之流也。番陽布衣。瀟湘漁父以下五人。不可得其姓字。要之皆宋之遺民也。其詩慷慨激烈。古淡蕭寥。非宋末作者所及。是時謝皐羽林霽山輩。皆以文章節義著於東南。而又有此三十人者。與之遙為應和。亦奇矣。此書毛氏汲古閣本。與月泉吟社合刻最工。亡友祁愚山備兵湖西。又嘗刻之清江。蓋杜清碧其郡人也。適見黃少司馬雪洲集。記此書初得之臨淮顧德光氏。後又見江西刻本。多帝虎陶陰之燬。聞託南都博洽之士是正。稍復其真。虞部主事吳時冕見而愛之。遂刻諸真州分署以傳之。弘正以來。此書蓋不一刻矣。集中諸人本末。各有耿耿不没者。宜有神物在在護持之也。黃名瓚。字公獻。揚之儀真人。

五月十五日。朝退　御乾清門。賜滿漢大學士尚書侍郎　御書扇各一。臣士得　御製虎丘五言律詩一首。（前有暢春小印。後有康熙宸翰稽古右文二印。）

袁海叟詩集若干卷。康熙壬午雲間門人周庶常褎策銘所寄鈔本。用羅紋箋寫之。甚工。有大復空同二序。陸儼山序。又董宜陽題編首。謂海叟手定。國初刻於張氏者久燬。儼山編次為別本。而陸序云。海叟集舊有刻。又別有選行在野集。春暇日與獻吉共讀之。又刪次為今集云。按明初詩人。共推高季迪為冠。而大復獨以海叟為冠。空同許為知言。今讀其詩。古詩學魏晉。近體學杜。皆具體而微耳。遽躋之青丘生之列。未免失倫。故予謂從來學杜者。無如山谷。山谷語必己出。不屑稗販杜語。後山簡齋之屬。都未夢見。況其下如海叟者乎。

詩小序必不可廢。古今通儒論皆如此。然如郝楚望之每一詩必駁朱注。亦自不可。常熟顧大韶仲恭。欲刊定一書。用毛傳為主。毛必不可通。然後用鄭。毛鄭必不可通。然後用朱。毛鄭朱皆不可通。然後網羅羣說。而以己意折衷之。嚴粲詩緝作於朱注之後。獨優於諸家。大全之作。敷衍朱注。全無發明。用覆醬瓿可也。此論最公。（見錢牧齋顧仲子傳）

益都孫文定公沚亭（廷銓）嘗撰顏山雜記四卷。極稱簡核。然於建置設官緣起猶未詳。按黃瓚雪洲集議礦盜一疏。是瓚巡撫山東時所奏。略云。臣會同鎮守太監黎鑑。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王相徐冠議照。禦盜之法。本非一端。要在衛以防之。令以禁之。嚴逐捕以銷之。足衣食以安之而已。前項礦賊。勢雖頗眾。其初實倡於一二不逞之徒。而市井無賴。與凡窮困無聊者。遂相率而從之。臣等查得青州府益都縣。去郡二百餘里。地名顏神鎮。土多煤礦。利兼窯冶。四方商販。羣聚於此。其中時有不逞之徒。此巡海道副使潘珍先有開立縣治之議。今有特設通判之請。固欲得其要害而治之。誠有見也。但鄰近州縣。權多徒累。亦未得專事乎此。而遠遺於彼也。合無准照副使潘珍。及左布政使姚鏌。右布政使臧應期。按察使王泰。署都指揮僉事馬凱。分守左參政許淳。分巡僉事魯鐸。所議於益都縣顏神鎮地方。聽令壘石為堡。建立府館一所。添設捕盜通判一員。許其兼制前項鄰近州縣舊有礦洞。不時巡察。新編總甲。嚴為約束。挑練弓兵。民快人等。遇有盜賊。小則密謀發卒。以收掩捕之效。大則移文糾眾。以成合擊之功。務在斷絕奸萌。毋令復相屯聚。示已往於不究。開方來以自新。則賊黨自此可消矣云云。紀略以為正德十二年巡按御史黃某奏請兵部覆准。蓋未詳也。但黃疏有聽壘石堡之語。而顏城實嘉靖二十六年王弇州世貞兵備青州時建。則正德中止設官而未建城耳。

黃雪洲同畢嘉會送馮憲副還浙一首。廣陵滄畢誠。越山老馮唐。兩賢師友閒。力障波瀾狂。翩翩遊子衣。獨與朔雁翔。汲古尚董丹。銷魂更雷塘。胡然歌式微。綵服戀故鄉。驚心濟南吏。桃李空門墻。江蘺未堪折。遠思憑誰將。嘉會吾邑大司空畢公亨也。公官兩淮運使。為茶陵李相所重。卒為名臣。止從釣臺集得其一詩。餘不概見。偶閱黃集錄之。備公故事云。

余自少年與先長兄考功同上公車。每停驂輟軛。輒相倡和。書之旅亭驛壁。率不留稿。諸同人見之者。後在京師。往往為余誦之。恍如昨夢。近見吳江鈕玉樵琇觚賸。亦載余逸句。因憶丙午自里中北上。戲題德州南曲律店壁一絶云。曲律店子黃河崖。（亦地名）朝來一雨清風霾。青松短壑不能住。騎驢又踏長安街。語雖詼嘲。不足存。亦小有風趣。聊記於此。

今京師宴席。最重鹿尾。雖猩脣駝峯。未足為比。然自唐已貴之。陳子昂麈尾賦云。卒網羅以見逼。受庖割而罹傷。豈不以斯尾之有用。而殺身於此堂。為君雕俎之羞。厠君金盤之實云云。若六朝已來。則以麈尾為談柄耳。未聞充盤俎也。耶律楚材西域詩。亦以鹿尾駝蹄作對。

韓宗伯菼所居在宣武門外、與胡侍講任輿為鄰。韓逝未浹月、胡亦病卒、胡甲戌狀元也。乙丑狀元陸侍講肯堂先卒於此宅。陸是科會元。胡甲子江南解元。皆兩掄元。樊川詩云。家住城南杜曲旁、兩株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信空門意味長。諒哉、

括異志述吳地記云。昔有金牛糞金。村民皋伯通逐之。牛入山穴。山頹。兄弟皆死。妄語無稽。豈又一金牛耶。又一皋伯通耶。吳地志又云。漢議郎皋伯通字奉卿。卒葬胥門號伯通墩。則伯通非村民。又不死於山矣。

古今論世者。以尹吉甫為名臣。徒以伐玁狁及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四詩耳。吾獨疑吉甫惑後妻之言。至使其子伯奇衣苔帶藻。作履霜之操。此與晉獻驪姬之事何異。夫不能齊家。而妄稱之曰萬邦為憲。吾不信也。其猶後世詞人之諛韓侂胄賈似道者。動以伊周擬之。其又足信乎。

姚士麟叔祥言。曾見趙松雪自書家用錄。運筆精妙。凡養蠶種桑等事。與今不殊。惟用麪作食及鳥豆之類。動至百斤百石耳。

姚叔祥又言。海鹽有優兒金鳳。以色幸於嚴東樓。非金則寢食弗甘。金既衰老。而所謂鳴鳳記盛行於時。於是金復塗粉墨。扮東樓焉。此一事較侯方域馬伶傳更奇。

凡只編云。閣谿魏某嘗客華州王槐野祭酒家。見架上有夏國書。凡閱三旬。始遍。則此書較契丹志金志卷帙尤多矣。右二志予皆有鈔本。夏國志則世罕知之。

明代自南部入閣者甚少。惟萬歷丁未葉文忠向高。以南京吏部侍郎徑授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文忠是時年四十九。

鄭端簡古言云。永叔欲黜繫辭。君實詆孟子。安石非春秋。二程子改古大學。晦菴不用子夏詩序。皆不可解。

香祖筆記卷二終

香祖筆記卷三

清　新城王士禎貽上著

陳子昂文集十卷。詩賦二卷。雜文八卷。與陳氏別傳及經籍志合。子昂五言詩力變齊梁。不須言。其表序碑記等作。沿襲頹波。無可觀者。第七卷上大周受命頌表一篇。大周受命頌四章。曰神鳳。曰赤雀。曰慶雲。曰頌。其辭諂誕不經。至云乃命有司正皇典。恢帝綱。建大周之統曆。革舊唐之遺號。在宥天下。咸與維新。賜皇帝姓曰武氏。臣聞王者受命。必有錫氏。軒轅二十五子。班為十二姓。高陽才子二八。名為十六族。故聖人起則命歷昌。必有錫氏之規云云。集中又有請追上太原王帝號表。太原王者。士彠也。此與揚雄劇秦美新無異。殆又過之。其下筆時。不知世有節義廉恥事矣。子昂真無忌憚之小人哉。詩雖美。吾不欲觀之矣。子昂後死貪令段簡之手。殆高祖太宗之靈。假手殛之耳。

特加在籍原任刑部侍郎任克溥尚書銜。任聊城人。順治丁亥己丑進士。壽耆。

予奉使廣州。屢見紅鸚鵡。又有五色者。尤珍麗。姚旅云。滇中多紅斑鳩。又云粵宮中有黃鸚鵡。屠長卿詩云。一入雕籠罷翠微。羽毛新得染鵝黃。此與漢赤鴈朱鷺皆宜官。劉繼莊獻芙蓉鷓。皆異物也。

熊掌最難熟。故楚靈王請食熊蹯而死。明秦府王孫不鷃云。用草繩匝掌煮之。則易熟。

今世公卿士大夫。下逮輿隸婦女。無不嗜烟草者。田家種之連畛。頗獲厚利。考之本草爾雅。皆不載。姚旅露書云。呂宋國有草名淡巴菰。一名曰金絲醺。烟氣從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亦辟瘴氣。搗汁可毒頭蝨。初漳州人自海外攜來。莆田亦種之。反多於呂宋。今處處有之。不獨閩矣。

山水豹。遍身作山水紋。故名。萬曆乙卯。上高縣人得一虎。身文皆作飛鳥走獸之狀。

峩嵋瓦屋山出貔貅。常誦佛號。子朧蜀餘聞載之。雅州傅良選進士云。其鄉蔡山多貔貅。狀如黃牛犢。性食虎豹。而馴於人。常至僧舍索食。

獨。獸名。似猿而大。能食猿猴。猿性羣。獨性特。猿鳴三。獨鳴一。見五侯鯖。

宣和畫譜所載最古者。吳曹弗興耳。畜獸首晉史道碩。按西京雜記。漢元帝時。有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為牛馬飛鳥。下杜陽望。樊育尤善布色。皆與毛延壽同誅。然則畜獸花鳥之類。漢已多有。不獨文翁石室畫古聖賢像而已。若山水則後起者也。

石蚨音劫。南越志云。形如龜甲（或云腳）遇春雨則生花。右丞詩。求經石蚨春。春字非趁韻也。古人字無虛設如此。

自同州四十里至肅州。東望大山。金人云。此新羅山。其中產人參白附子。與高句驪接界。見許亢宗行程錄云。

議政大臣管侍衛內大臣一等公費揚古　諡襄壯　康熙四十年九月二十三日

多羅平郡王訥爾福　諡悼　康熙四十年九月二十三日

鑲白旂漢軍都統雷繼尊　諡敏慤　康熙四十年四月十一日

和碩簡親王雅布　諡修　康熙四十年十一月十三日

和碩顯親王丹臻　諡密　康熙四十一年六月廿三日

都統管九門步軍巡捕三營統領凱音布　諡肅敏　康熙四十一年閏六月十三日

福建陸路提督總兵官左都督贈太子少保王萬祥

諡敏壯　康熙四十一年閏六月十七日

浙江永嘉縣知縣殉難贈布政使司參政馬璘

諡忠勤　康熙四十二年四月廿六日

太子少傅禮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致仕加少傅王熙

諡文靖　康熙四十二年五月初四日

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致仕伊桑阿　諡文端　康熙四十二年七月廿一日

廣西富川知縣殉難贈太僕寺少卿劉欽鄰

諡忠節　康熙四十三年　月　日

以副都御史陳論為刑部右侍郎（海寧人辛丑甲辰進士）

王彥輔塵史云。予在開封時。長子瀹遊相國寺。得唐漳州刺史張登文集一冊六卷。權文公為之序。其略曰。詩賦之外。誌記書序等。合為一百二十篇。彥輔又云。所得書肆鏤本。纔六十六篇。已亡其半矣。予續文粹登之文。以至金石所傳。寖而錄之。以廣前集。惜彥輔之書亦無傳。

古剔紅器。以滑地紫犀為貴。底如仰瓦。光澤而堅薄。色如膠棗。曰棗兒犀。元時禾郡西塘楊匯所作。

洪僧徒著赤布僧迦梨。秣陵僧衣色仿西竺。宇文周忌聞黑衣之讖。易以黃色交褐

亦起於宇文

鄭康成尚書中候注云比目魚一名東鰈見紺珠集

内鄉李子田蓘撰采藝圖集二十二卷凡二百八十人時在隆慶初元海内尊尚李王之派諱言宋詩而子田獨闡幽抉異撰為此書其學識有過人者然於宋初載廖融江為沈賓孟彬於之流皆五代人也又取馬定國周昂李純甫趙渢龐鑄史肅劉昂霄諸人皆中州集所載金源之彥定國又劉豫偽翰林學士也而與平園誠齋石湖放翁等並列淄澠清混所宜刊正

華州郭苑委宗昌嘗從遼左得倭帥豐臣書一紙書間行草古雅蒼勁有晉唐風是朝鮮破後求其典籍之書也鱗介之族乃能好古如此王弘撰山史云

永嘉趙士楨字常吉能詩工書明文華殿中書一日出内府藏硯悉刻前代年號命士楨改製刻萬曆字内有一硯乃唐文皇賜虞世南者士楨奏云太宗賢主世南名臣乞留此硯以彰前代君臣相與之美從之

漱石閒談云成都有耕者得薛濤墓棺懸石室中四圍環以彩箋無慮數萬顏色鮮好觸風散若塵霧夫濤死而以箋殉之在地下歷千年不壞皆理之不可信者殆好者為之耳

兩廣雲貴多有蠱毒飲食後咀嚼當歸即解

葉蒲州南岩傳治刀瘡藥方端午日取韭菜搗汁和石灰杵熟為餅用敷患處血即止骨破亦可合奇效

劉眘虛盛唐詩人之傑李華作三賢論論眘虛與元德秀蕭穎士曰劉名儒史官之家凡弟以學著稱述詩書禮樂春秋為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劉在京下常寢疾太尉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不寐謂賓從曰挺卿日若不起無復有神迹尚書劉公每詣與談終日忘返嘆曰聞劉公清言見皇上之理矣放直清有識尚恨言理少對未見劉面常想見其人渤海高適達夫落落有奇氣是皆重劉者也又云元罷魯山終於陸渾劉避地逝於安康蕭歸葬先人歿於汝南無復下壽云眘虛學行蓋不僅詩人之冠冕惜不概見於後世而所傳五言亦止十四篇新舊唐書儒學文苑皆不為眘虛立傳與韋蘇州同一憾事（眘虛字挺卿今亦無知者）

唐劉蛻文冢銘自評其文猶如星光如貝氣如蛟宮之水此喻最妙文冢在今潼川州予康熙壬子曾過之為賦一詩唐末古文並稱樵蛻蛻文泉子予所手錄然不逮樵遠甚樵之文在大中惟杜牧可稱勁敵

吾鄉章丘縣有术氏乃金南渡奸相术虎高琪之後

歸潛志載劉勳少宣濟南詩云舟行著色屏風裏人在回文錦字中勳初名詡字雖老雲中人

金翰林學士趙秉文嘗述党承旨懷英論詩云律詩最難工五十六字皆如聖賢中有一字不經鑪錘便如一屠沽兒廁其間也按此五代人劉昭禹語党述之耳

大唐傳載開原東封有太原人于伯隴者年一百二十八歲兩孫隨之各年七八十矣詣闕引見自言臣神堯皇帝之臣也上賜紫袍牙笏優恤有加

唐時知貢舉皆預定親知權要皆得薦其私人乃至榜帖亦屬他人為之如摭言所載鄭顥託崔雍為榜延至榜除日待榜不至但遣小僮壽兒者傳云來早陳賀日暮壽兒寄宿院中夜已艾壽兒以蠟丸進額即榜也主司在院而榜自外來且使命出入更無關防已可笑尤可異者杜黃門第一榜第三場庭參之際謂諸生曰未有榜帖尹樞年七十餘獨趨進公欣然延之從容授以紙筆樞每劄一人則抗聲斥其姓名列庭聞之皆咨嗟其公道唯空其元公覽讀致謝訖乃以狀元為請樞曰狀元非老夫不可公大奇之即命筆親自劄之狀頭出於樂子自茲殆近兒戲矣又鄭損舍人為主司以陸扆為狀元帖皆請扆自定

范傳正作李翰林墓碑云與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周南之名杜酒中八仙歌無之唐書白本傳所載酒八仙人亦與杜詩同

唐文宗太和中詔以李白歌詩張旭草書裴旻劍舞為三絕命翰林學士為之贊僖宗廣明元年車駕幸蜀詔曰行在三絕右散騎常侍李潼有曾閔之行職方郎中孫樵有揚馬之文前進士司空圖有巢許之風列在青史以彰有唐中興之德唐代留意風雅如此讀之令人齒[illegible]

風俗通漢有太守顧先丹陽有丹舂令誤作丹春近在部見吳讜有妙姓島姓觚姓民姓綠姓枰姓劍姓律姓茶姓烟姓稅姓首姓郵姓厰姓冰姓坎姓橋姓攋姓慝姓

章八元賦慈恩塔詩元白見之云不意嚴維出此弟子其詩斷落俚俗予於居易錄已言之姚園客乃以為盧照鄰作又似興目人語矣

李格非文叔易安之父也嘗著洛陽名園記不見其詩谿書載其臨淄懷古絕句云

擊鼓吹笙七百年。臨淄城闕尚依然。如今只有耕桑者。曾得當時九府錢。頗可誦。

京山李本白若能詩。隱於衣工。有登黃鶴樓七律。最佳。其中二聯云。興飽老子胡牀上。秋在仙人鐵笛中。鄂渚霜花沿岸白。漢陽楓樹隔江紅。明詩歸選多錄歐大任青衣李英詩。而不及東白。因著之。李宗伯本寧常識其人。後舟過雲夢。吟詩指手一笑。躍入水死。

蜀青城山上有牡丹二株。皆高三十丈。號大將軍。小將軍。見元人趙跋。米闌南謂在羊豆見峭壁上。秋海棠高丈餘。吐花如錦。連綿十里。尤奇。又玉堂嘉話云。海州東峽山生海棠作矮樹。花深紅。大如茶盞。香韻殊絕。每歲進御。以金牌記之。

治難產者。用杏仁一枚。去皮。一邊書日字。一邊書月字。用蜂蜜黏合。外用熟蜜為丸。滾白水或酒吞下。此方乃異僧所傳。（露書）

中州才士。近有襄城李來章禮山。劉青藜太乙。劉敬詩學古。文皆有可傳。劉庚辰公車來京師。杯酒間為余言。郟縣同軌東圃詩文皆擬絕。壬午同湯介衣劉灝樹挺與劉勳敬也。因語劉撫少司馬徐公青來。湖門人張仲御巖若。以帥主大梁書院。予昔使秦中。偶遊慈恩寺。見塔上康乃心題詩。亟為延譽。康以此知名當世。今士

人之才而貧者也。庚亦字太乙。其詩曰。兩廟衣冠此內藏。野花歲歲上陵香。邯鄲鼓瑟應如舊。獻得佳兒畢六王。

杜子美黑白二鷹詩。千人何事網羅求。南唐元宗謂馮延巳云。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僞唐書明皇為楚王。叱金吾將軍武懿宗曰。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騎從。此語在前。見本紀。

五月二十五日。　駕幸古北口外避暑。

弇州卮言。載滄溟在關中。過許中丞宗魯伯誠。許問今天下名能詩何人。滄溟曰。唯王元美。次則宗臣子相。許請子相詩觀。已滄溟勃然曰。夜來大醉。郎許由亦而已。余嘗嘆之。夫子相詩未必能過伯誠。即索觀亦屬恆事。何遽怫然如此。又蔡子木入蜀酒闌。自歌其夔州諸作。吳明卿齁鼾睡。鼾聲與歌聲相低昂。歌罷。鼾亦止。今觀明卿詩品。亦未能過子木也。文士護前。往往夜郎王自大。適足為識者軒渠耳。蔡後巡撫中州。吳謫歸德府推官。與徐子與張肖甫皆為屬官。蔡身為行酒曰。吾安敢有其一以傲三君子哉。子木固盛德。不知爾時明卿當復置身何地。特著二事。以為文士相輕之戒云。

胡應麟作丹鉛新錄藝林學山以駁升菴。自負博雅。然亦復不自檢。如引三國志關羽傳注。謂羽欲娶布妻。啟曹公。疑布妻有殊色。因自留之。按此乃秦宜祿妻。與布何涉。元瑞豈未一檢陳書耶。又唐人女安女兒踏春陽一絕。見沈亞之集異夢錄。胡止據博異志。似未覩沈集者。田汝成西湖志餘又傅會以為宋人西湖事。謂為水仙與鳳俱沈湖中。則剿襲司馬才仲遇蘇小事而為之。尤可笑。

嘉陵江岸有刀鐶山。康熙丙子。余再使蜀。舟過之。口占絕句云。才過赤銅水。望見刀鐶山。關中思計日。不見槁砧還。（赤銅亦利州水名。）蓋用古樂府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之語也。此詩偶逸之。未編入雍益集。聊記此。

范德機嘗得十字云。雨止修竹間。流螢夜深至。既復曰。語太幽。殆類鬼作。吳正傳師道禮部集一條云。聞之危太樸。昔與先生秋夜不寐。徼步山中。得此二句。喜甚。且曰云云。嘗以他語映帶之。因足成此章云。右二語果佳。余少時有句云。螢火出深池荷閒暗香。故友葉文敏訒菴（方藹）極喜之。取入獨賞集。

胡氏經籍會通云。燕中書肆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禮部門外拱宸門西。花朝後三日。則移於燈市。每朔望並下浣五日。則徙於城隍廟中。燈市歲三日。廟市月三日。今京

師書肆皆在正陽門外西河沿。餘惟琉璃廠間有之。而不多見。燈市初在靈佑宮稍列書攤。自回祿後。移於正陽門大街之南。則無書矣。每月朔望及下浣五日。百貨集慈仁寺。書攤止五六。往間有秘本。二十年來絕無之。余庚申冬過之。有兩漢紀初印本最精。又三禮經傳通解亦舊刻。議價未就。旬日市期早過之。二書已為人購去矣。癸未夏得陳子昂文集十卷。猶是故物。然如優鉢羅花。偶一見耳。

康熙壬午年。吾鄉有少年十餘人。自登萊往濟南。肩舁數籠。籠有虎一熊一。又一羊六足。一犬三足。欲觀者先以錢投之。獲資無算。

文殊普賢廝打。本釋家語。宋參政錢象祖與史彌遠合謀。殛殺韓侂胄。請和於金。時人為之語曰。文殊普賢自鬬。象祖打殺師王。蓋侂胄以太師封平原郡王。佞者皆稱師王故也。可謂善謔。

杭州靈隱寺飛來峰。有楊璉真伽石像。嘉靖二十二年。福清陳仕賢知杭州。命斬之。田汝成記其事。比於申屠蟠毀曹操之廟。頃張御史瑗請平西山碧元寺魏忠賢墓。仆其碑碎之。有關名教。可並傳也。

嘗見一書。言今江浙所祀五通邪神。乃明太祖伐陳友諒陣亡士卒。詔令五人一隊。

得受香火云云。而武林聞見錄又載宋嘉泰中大理寺決一囚。數日後見形獄吏云。泰和樓五通神虛位。其欲充之。求一差檄。言差充其神位。得此為據可矣。如其言。經數月。泉庫人聞樓上五通神日夜喧鬨。如爭競狀。吏乃泄前事。為增塑一神像。遂寂然。則宋時已有五通之說。不自明初始。至於決囚鑽營僞牒。得補神位。則其為邪魅昭然矣。吳越之人信而畏之。理不可解。宜湯潛菴（斌）碎其土偶。投胥湖中也。

唐肅宗賜李輔國香玉辟邪二。長一尺五寸。香聞數百步。南宋有李大卿者。其子娶韓平原之女。奩具中有香玉師子。高二尺五寸。精妙無比。後歸福邸。

支硎山有泉。自石罅流出。雖大旱不竭。相傳支道林遺跡也。有賈胡過之。坐卧其側。凡半月。取一玉蟹而去。

五侯鯖。載蔣瓊至孝。家貧采薪。遇老父以一物遺之曰。此銀實也。用四壁土種之銅盆中。當得銀。如言種之。旬日生苗。再旬開花。花有銀色。如鈿螺。及結實皆銀也。銀亦可種。與雍伯種玉皆奇聞。

米紫來（漢雯）宛平人。明太僕友石（萬鍾）之孫也。父壽都字吉土。亦知名。紫來以順治十八年辛丑登第。多技藝。工書畫。書仿南宮。尤工金石篆刻。以長葛知縣行取。道有博學宏詞之擧。改翰林編修。以典試罣誤久之。召入供奉內庭。遷侍講。賜宅西華門。尋病卒。太僕有勺園。在京城西海淀。與武清侯清華園相望。米曰風烟里。今暢春苑。即兩園故址也。紫來少喜交游。所交游皆海內名士。與予善。頗有倡和。其詩惜為書畫所掩。亦散佚無傳矣。（紫來曾以其滇中詩屬予論次。）

藥花入詩多新異。如陳白沙恰到溪窮處山山枳殻花之類。予居易錄載之矣。偶讀南宋姜堯章一絕云。怜君歸索路迢迢。到得蒔蘿轉寂寥。應嘆藥闌經雨爛。土肥抽盡縮砂苗。亦佳。然以藥闌為藥物之藥。則誤耳。

唐人柳枝詞專詠柳。竹枝詞則泛言風土。如楊廉夫西湖竹枝之類。前人亦有一二專詠竹者。殊無意致。宋葉水心又刱為橘枝詞。亡友汪鈍翁（琬）編修亦擬作二首。其一云。郎行時節橘花香。南風吹來香滿庭。今年橘賤大如斗。勸郎莫羨楚江萍。

姜白石詩說有數則可取。錄之。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難說處一語而盡。易說處莫便放過。僻事實用。熟事虛用。學有餘而約以用之。善用事者也。意有餘而約以盡之。善措詞者也。篇終出人意表。或反終篇之意。皆妙。句中無餘字。篇中無長語。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餘味。篇中有餘意。善之善者也。始於意格。成於句字。詩有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一篇全在結句。如截奔馬。詞意俱盡。如臨水送將歸。詞盡意不盡。若夫意盡詞不盡。剡溪歸棹是也。詞意俱不盡。溫伯雪子是也。一家之言。自有一家風味。如樂之二十四調。各有韻聲。乃是歸宿處。模仿者語雖似之。韻則亡矣。右論詩未到嚴滄浪。頗亦足參微言。（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存。見莊子田子方篇。）

陳忠國字升發。公安人。諸生。嘗中四川鄉試副榜。以冒籍黜。壬午來京師。其鬚長過於膝。行則自兩肩搭於背上。每行過市。人競隨觀之。趙統詩話。杭人陸濟言其鄉有役為老人者。鬚長委地。行則辮而繞之頸。又白醉瑣言云。侯縣有徐某者。鬚亦十餘莖。以囊盛之。舒之則其修二丈。

元鮮于伯機記杭醫宋會之者。善治水蠱。以乾絲瓜一枚。去皮剪碎。入巴豆十四粒同炒。以巴豆黃色為度。去巴豆。用絲瓜炒陳倉米。如絲瓜之多少。候米黃色。去絲瓜。研之為末。和清水為丸。如桐子大。每服百丸。皆愈。（宋言巴豆逐水。絲瓜象人脈絡。去而不用。借其氣以引之也。米投胃氣也。）

宋時武林馬塍藏花之法。紙糊密室。鑿地作坎。編竹置花其上。糞土以牛溲硫黃。然後置沸湯於坎中。候湯氣薰蒸。則扇之。經宿則花放。今京師園丁亦然。予嘗以冬月寄諸盆花。約明年花樹不敗。則酬其直。惟桂不能如舊。西湖志餘謂桂必清涼而後放。法當置石洞岩竇間。暑氣不到處。鼓以涼風。乃開。今與桃梅牡丹之屬。同置煖室地窖。宜其不殖也。此亦格物者所當知。

從伯父王諱與玫。號能詩。嘗有詠宋高宗一絕云。千金空買玉孩兒。不得其解。讀西湖志餘。高宗嘗宴大臣。見張循王俊持扇。有玉孩兒扇墜。上識是舊物。昔往四明誤墜於水者。問後所從得。對曰。臣從清河坊鋪家買得之。詢鋪家。云得之提籃人。復詢之。乃從後湖門外陳宅廚娘處得之。詢之廚娘。云破黃花魚腹中所得也。上大悅。鋪家提籃人補校尉。廚娘封孺人。

中牟縣城南有湖數十畝。中有亭。額以蒲盧。為邑民士張林宗（民表）觴詠之地。予丙子以奉使祭告西嶽。過之。惜其命名非典。因為易名墊巾。以存林宗之舊。使後來知名流故蹟。按毛詩小宛疏云。螟蛉桑蟲也。果蠃蒲盧也。細腰土蜂謂之蒲盧。郭璞爾雅注。細腰蜂俗呼蠮螉。若水中之蒲。其根著在土。而浮莖多蔓。故亦或謂之果蠃。是細腰水蒲。得以互稱。於命名之義。無一可者。不知當時義何居也。

予甲子冬奉使粢告南海之神。歲杪次桐城。大雪中。陳默公焯初未相見。即過予客署。二從者背負巨甕。揖罷。即呼具棐几。從者取甕書數十大冊。羅列案上。指示予曰。此吾二十年來所輯宋元詩會若干卷。聞公奉使當過此。喜甚。將待公決擇之。然後出問世耳。已過其滁。冒雪中遠眺龍眠諸山。縱觀是書。竟日賓主談讌。無一言及世事。此亦冠蓋交游中所少。默公順治壬辰進士。二甲傳臚第一。以耳聾不仕終。

予以乙丑二月抵南海。始與陳元孝恭尹定交。揖甫罷。即出一端石小研相示曰。吾得此水坑石。甚寶惜之。將以貽子。藥亭公車之便。屬寄公於京師。既聞奉使當至粵。故留以俟。視其側有銘八字云。獨漉之貽。漁洋寶之。元孝工漢隸。此其手書也。予甚珍之。獨漉元孝別字。亦自稱羅浮布衣。子勵後中己卯舉人。

陳術奇石記云。米仲詔嗜石。有五石最奇。一靈璧石。高四寸餘。延袤陂陀。勢如大山四面皆畫家皴法。近山脚特起一臺。臺上平下削。平處刻伯原二字。小篆絕佳。伯原元清閟先生杜本字也。又一靈璧石。非方非圓。週遭如屏障。有脉兩道。作殷紅色。自凹處垂下。如瀑布之射朝日。高八寸許。圍徑尺。純黑。凝潤如膏。一英德石。高四寸。長七寸。如雙虬盤臥。玲瓏透漏。千蹊萬徑。穿穴鉤連。一兗州石。大如拳。堅緻有聲。得之嶧山。一仇池石。亦如叠峰。巒洞竅奇巧殊絕。刻其側曰小武夷。

明大內英華殿。供西番佛像。殿前菩提樹二。孝定皇太后手植也。光祿寺志云。英華殿四月八日供大不落夾四百對。小不落夾三百對。叔祖季木考功詩云。慈寧宮裏佛龕崇。瑤水珠燈照碧空。四月虔供不落夾。內官催辦小油紅。蓋紀此事也。慈寧宮當作英華殿為確。

荊州南門有息壤。其來舊矣。上有石記云。犯之頗致雷雨。康熙元年。荊州大旱。州人請掘息壤。出南門外堤上。掘不數尺。有狀若屋。而露其脊者。再下尺許。啟屋而入。見一物正方。上銳下廣。非土非木。亦非金石。有文如古篆。土人云。即息壤也。急掩之。其夜大雨。歷四十餘日。江水泛溢。決萬城堤幾壞城。

海寧孝廉查伊璜繼佐。崇禎中名士也。嘗冬雪偶步門外。見一丐避廡下。貌殊異。呼問曰。聞市井有鐵丐者。汝是否。曰是也。能飲乎。曰能。引入發醅坐而對飲。查已茗艼。而丐殊無酒容。衣以絮衣。不謝徑去。明年復遊之西湖。放鶴亭下。露肘跣行。詢其衣。曰入春不須此。已付酒家矣。曰曾讀書識字乎。曰不讀書識字。何至為丐耶。查奇其言。為具湯沐而衣履之。詢其氏里。曰吳姓。六奇名。東粵人。問何以丐。曰少好博進敗其產。故流轉江湖。自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敢以為污。查遽起捉其臂曰。吳生海內奇士。我以酒徒目之。失吳生矣。留與痛飲一月。厚資遣之。六奇者。家世湖陽。祖明世為觀察。以樗蒲故。遂為寠人。既歸粵。寄食充驛卒。稔知關河阨塞形勢。會王師入粵。邏者執六奇。六奇曰。請得見大帥言事。既見。備陳諸郡形勢。因請給遊劄數十通。散其土豪。所至郡縣壁壘皆下。帥上其功。十年中累官至廣東水陸師提督。孝廉家居久。不復記憶前事。一旦有粵中牙將叩門。請謁。致吳書問。以三千金為壽。邀致入粵。水行三千里。供帳極盛。度梅嶺。已遣其子迎候道左。所過部下將吏皆負弩抱矢為前驅。抵惠州。吳躬自出迎。導從雜沓。擬於侯王。至戟門。則蒲伏泥首。登堂北面長跪。歷叙往事。無所忌諱。入夜置酒高會。身行酒炙。歌舞妙麗。絲竹迭陳。諸將遞起為壽。質明始罷。自是留止一載。裝累鉅萬。將歸。復以三千金為壽。錦綺珠貝珊瑚犀象之屬。不可訾計。查既歸。數年。值吳興私史之獄。牽連及之。吳為之營救。查遂獲免於難。初查在惠州幕府。一日遊後圃。圃有英石一峯。高二丈許。深賞異之。再往。已失此石。則之。以巨艦載致吳中矣。今石尚存查氏之家。六奇後卒官贈少師兼太子太師。謚順恪。

武昌小南門獻花寺老僧自究者病噎食。臨終。謂其徒曰。我不幸罹斯疾。胸膈間必有物為祟。殁後剖視。乃可入殮。其徒如教。得一骨。如簪形。取置經案。久之。有兵帥借寓。一日從者殺鵝。其喉未斷。偶見此骨。取以挑剔。鵝血濺骨。立消。後其徒亦病噎。因前事悟鵝血可療。數飲之。遂愈。因廣其傳。以方授人。無弗愈者。

唐初修隋史。不為文中子立傳。千古疑之。且其時總裁者魏徵。秉筆者陳叔達。皆及門也。而房杜諸人。又皆佐命。力豈不能為其師立一史傳。而必待三百年後宋景文修唐書。始為之表章於王績勃質諸傳耶。頃閱仇俊卿通史它石論此甚快。可破千古之疑。其說本於宋史非𣓨也。宋史謂通為長孫無忌所惡。當時從無忌。故遺通而無忌之惡王氏。則由於王凝次子勵劾眠侯君集。君集與無忌善。因而惡及其祖耳。初叔達撰隋紀。王績欲借觀。且曰。吾兄芮城亦有隋書若干卷。欲續成以終其志。治亂之。而予謂隋書不為王通立傳。五代史不為韓通立傳。二公未嘗以一傳有無為輕重。獨可為當時操史筆者惜耳。（韓通不立傳亦有說可通次子福畤。福畤子凝。凝子勔勵勃。）

香祖筆記卷三終

香祖筆記卷四

清　新城王士禎貽上著

康熙四十年。駕臨塞外。喇嘛達賴頭人進彩鷂一架。青翅蝴蝶一雙。于　行在問之。對曰。鷂能擒虎。蝶能捕鳥。又哈密獻麟草一方。云草生鳴鹿山。必俟十月乃成。自付用元年至今止結數枝。

高陵令朱某。有白玉龍齒。廣二寸有奇。四面皆作連環佫十。上下也字文。外一童子俯首而臥。中有一猿。生而仰視。意態如生。鈕玉根明官窯也。嘗見之。

黃岡星宇九標崇禎庚辰進士。性簡傲。嘗遊嘉善。遇一人負薪過市。口作吟哦聲。揖之。詢其名氏。曰崔姓名金友。出其詩五言云。花落無人掃。雲飛到處山。七言云。因風大往憐黃蝶。與世浮沉笑白鷗。又云。吟思自隨傾家釀。生對青山踏界嵩。自號樵隱。黃警異。因與定交。

宋大臣籍沒時。有一書案。乃琥珀琢成。而嵌水晶。方廣二尺。下承一椅。亦水精為之。高可三寸。貯水。畜朱魚。紅鱗碧藻。飄沫游泳。恍若屬空。按元時燕帖木兒於私第作水精亭子。四面皆水精。鏤貯水空。養五色魚。其中剪綵為白蘋朱荷插花瓶。壁中置珊瑚闌干。光珠玲瓏。右李材鮮醒語載之。古今事相類有如此。

宜興任弘嘉字葵尊。康熙丙辰進士。以行人改授御史。上疏請定服色。於是三品以上始許衣貂及舍利猻。一日五鼓入　朝。遇梅桐崖鋗少廷尉。時隆冬。梅有寒色。予口占絕句戲贈之云。京堂詹翰兩衙門。齊脫貂裘舍利猻。昨夜五更寒徹骨。滿朝誰不怨葵尊。吏部侍郎趙公玉峰士麟曰。公詩大佳。尤難其押韻天然耳。梅今為御史中丞。巡撫福建。鈕玉樵琇觚賸記此。訛為京師謠語。蓋不知為予戲作也。

元時張進中者。字子政。都城耆老。善製筆管用堅竹。毫用鼬鼠。精銳宜書。吳興趙子昂。淇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彥。皆與之善。尚方時有所需。非進中製不用也。每自持筆以入。必蒙賜酒。今京師未有以善筆名者矣。

昌平紅崖谷有道人。戒行甚嚴。一夜有美婦人叩門求宿。時天寒。憐而納之。婦以言挑道人。不為動。忽言腹痛。就盆產一兒。詰旦抱去。道人惡盆污。覆諸澗中。誤染左手。五指皆金色。復視澗際。沙石皆金色矣。

大小勞山在膠萊州即墨之境。延安府甘泉縣北二十里。亦有大小勞山。狄武襄與夏人相拒。士卒疲困。憩此因名。

烈婦王氏。名富英。儒家女也。其母夢吞牡丹花而生。故以為名。康熙癸丑。歸孫文恪公之孫槐。會土寇亂。婦被掠。賊帥慕其色。將犯之。堅不從。繼以兵刃拷掠。亦不從。夜閑伺守者倦而寐。遂以帛自縊死。貌如生。賊帥驚歎其貞烈。已而自悔曰。此烈婦。而我偪之以至於死。吾不知死所矣。乃謝其儕伍。披緇入山。不知所終。

明末靖海衛向化。其父指揮某投海死。化年十六。沿海岸哀泣三日。亦投於海。次日。天方晴霽。忽西北有聲如天鼓。雷雨大作。化尸以頭戴父尸。浮至海岸。觀者如堵。莫不驚異泣下。其家乃祔葬焉。

順治初。京師有賣水人趙遜。未有室家。同輩醵金謀為娶婦。一日于市中買一婦人。歸去其帕。則髮毿毿白。居然媼也。遜曰媼長我且倍。何敢犯非禮。請母事之。居數日。媼感其忠厚。曰。醵錢本欲得婦耳。今若此反為君累。且奈何。吾幸有藏珠一囊紉衣中。當為君易金娶婦。以報德。越數日。於市中買一少女子。入門見媼。相抱痛哭。則媼之女也。蓋母子俱為旗下所掠。而相失者。至是皆歸遜所。媼即為之合巹成禮。媼又自言洪洞人。家有二子。今尚存。珠數顆。可鬻之為歸計。乃攜婿及女俱歸。二子者固無恙。一家大喜過望。媼乃三分其產。同居終其身。人以為遜忠厚之報云。

張道濟手題王灣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一聯于政事堂。王元長賞柳文暢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書之齋壁。皇甫子安子循兄弟論五言。推馬戴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以為極則。又若王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稱為文外獨絕。孟浩然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群公咸閣筆不復為繼。司空表聖自標舉其詩曰。回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玩此數條。可悟五言三昧。

漢侯霸子孫稱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父曰家父。母曰家母。潘尼稱祖曰家祖。蔡邕書大稱姑女曰家姑家姊。班固書集曰家孫。顏氏家訓。姑姊妹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以次第稱之。言禮成家族。不得云家也。子孫不得稱家者。輕略之也。此說與班蔡之稱不同矣。

漢律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病。郡二千石賜告不歸家。自漢野王始也。

琵琶錄云。羽調綠腰。注云即錄要也。本自樂工進曲。上令錄出要者。以為名。誤為綠腰也。白樂天詩注。人誤為六么。乃其曲人高平仙呂非羽調。吳楚材體識略云然。

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皆東宮從官雖居同署而各有印信不相統攝今文移章奏往往稱詹事府春坊者誤也亦如十三道御史例不冠以都察院今或稱都察院監察御使者誤也本朝設詹事府亦沿明代之舊而稍不同明詹事率以禮部尚書掌府事少詹事亦多加尚書或侍郎皆與枚卜今則班通政大理之下府丞罷不設通事舍人亦罷不設左右春坊明初庶子之上有大學士後罷不設今沿之司直郎清紀郎司諫俱罷不設司經局洗馬一人洗先也荀子曰天子乘大輅諸侯持輪來與先進注導馬也國語曰句踐為夫差洗馬如淳曰前驅也晉太子詹事官屬洗馬八人掌太子經書圖籍其後止一人今沿之漢蘭臺東觀有校書郎北齊有正字明司經局之舊有校書有正字今校書罷不設正字則以內閣中書舍人改充之

世或疑文中子以為房杜李諸公未必皆出其門者陋儒也予讀司空圖文中子碑云天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衆賢而廓之以俟我唐故房衛數公皆為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圖唐人也又文中子鄉人也其言如此可信耶吾故特筆之以結此案之舌若門人薛收等議諡文中子則詳唐書文苑王勃傳文中子之名則附見王績傳

禮生曰名死曰諱今世俗不辨以諱混施之生者極可笑然漢人有之吳楚材驛識略言西漢岳廟碑云樊君諱毅毅時尚在也然則俚俗相沿亦有所本

堂谿公曰王巵無當當底也謂人主漏洩羣臣之語也譬王巵美矣而無底則水迸散不若瓦器有當適用也（如所謂君不密則失臣也）

海船曰艅艎江船曰艨艟作蠡音

明洪武初立宗人府以秦王為宗令晉王燕王為宗正周王楚王為左右宗人皆正一品其後不然　本朝無宗令宗正等名率以和碩親王多羅郡王掌之亦有多羅貝勒協理府事者惟宗人府丞則以漢人為之位次副都御史與通政使大理卿同列曰宗通大

古稱宗室藩王之賢者曰間平謂漢河間獻王東平憲王也又古稱原嘗謂趙平原君齊孟嘗君皆舉第二字言之

今戶部有總督倉場滿漢侍郎二人（滿左漢右）總轄京通各倉倉監督則以各部員外郎主事差遣即漢之太倉令丞也唐明皇以御史充太倉出納使五代改曰如京使取詩如坻如京之義宋沿之故柳開稱柳如京舉其官也

兵部有督捕滿漢侍郎二人（滿左漢右）左右理事官四人（滿官二人漢官二人）專司緝捕八旗逃之事其屬漢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六人司務一人今歸之刑部曰督捕司止設漢郎中主事各一人管子所謂僕區是也昔耶律文正公楚材對元世祖曰今天下一統逃將安之此言最得大臣之體予先曾官督捕侍郎今十四五年官刑部尚書復兼領是事惟以文正之意仰承　朝廷寬大之恩宣布四方而已故終歲不劾一夫察之官不治一窩隱之罪非敢縱也亦古人所云無擾獄市之意而已

戶部之屬古有民部度支金部倉部明改十三清吏司分掌十三布政司之事而各司吏書仍分民支金倉四科刑部之屬古有憲部比部司門都官明改十三清吏司分掌十三按察司之事而各司吏書仍分憲比司門都官四科存古制也　本朝因之但明代以南北兩直隸之事分隸十三司　本朝則增江南一司耳刑部又增督捕一司為十五司

工部四清吏司外今增製造庫滿洲司官外惟設漢郎中一人即宋之文思院也（考工之官以文思命名甚奇）

六月初七日和碩恭親王病薨謚曰□（諱長寧世祖皇帝第三子）

六月二十六日　和碩裕親王病薨謚曰憲（諱福全世祖皇帝長子）

和碩裕親王世子保泰襲封親王

偶覩明秦人趙統伯一驪山集崖雞一篇略之如左以補物類相感志所未及客有龍島者謂為崖雞丹喙朱趾佳尾鴆臆大倍鵠益雉屬也因指其喙此雛時殊黑成翮而飛始蛻其喙褪黑出丹鵰鶻之褪易其色崖雞之褪并脫軀殼方褪時喙吭腫歘如蛇蛻然因言蛇蛻如蟬蛻殼枯處裂頂而出如更生然座客或言鹿蛻眼常求亡羊得處窮谷草中故睛閉而新眶未啟又有言獺蛻肝者曰獺肝凡十二析月脩一析則他析更新脩環歲更故諺曰人心象膽世事獺肝又有言羱蛻角者羱野羊也大者重千斤方蛻時自投絕崖翼振撼以自解而羱亦自決危矣已甦而自逸但不能得其蛻期若麋鹿之冬夏云有趙生者因言其地多麝曰前人言麝噬虺食柏而香結退臍而藏腹以自珍吾邑會寗無柏麝將何食麝春和其臍自張獵諸花卉得其香而拈之蠅蠓集其臍腹然亦拈之凡諸花香蟲肉皆香材也遇蛇回旋數周撐足張臍以當之蛇自起而納諸臍獵人得其臍或收蛇不既者或收而未化化而不盡者大抵蛇為其香之主也言既客有談龍者龍之蛻以首昔見晁氏蓄樂嘗得

全首置牖下高可二尺許或得之地中或得之石中然不得其蛻之譌文殊異甚可喜

趙又辨鳩逐婦一則云鳩逐婦乃感天地之雨暘而動其雌雄之情求好逑也非逐而去之之謂歐陽永叔云天將陰鳴鳩逐婦啼中林鳩婦怒啼無好音非也

趙又云韻書五噫噫本平聲楊眉菴莫辭染濕五噫歌趙大洲梁君五噫今安否皆作去聲誤按字書噫音依恨聲又音隘飽食氣滿而有聲也則依音爲是

楊用修言何仲黙謂宋人尚不能解唐人詩以之解三百篇真是枉事不如且從毛鄭

胡釘校事或言列禦寇或言柳文暢王性之黙記又載諸先生過慈上座事云他日見胡釘校者知吾所在後諸爲章惇引薦特置第五甲勉往置冠帶而作疊者粗有士人風範問之即胡釘校也驚問慈上座何在曰上座於人亦舉意即知之且須刻已萬里矣何可知其處也此胡釘校又異人矣一耶二耶

寶應孝廉陶成字雲湖朱升之大參妻父也以畫名家偶閱王兆雲揮麈新談載其行事怪僻甚殆郭忠恕之流成小時從師見其妻即圖之次見其女又圖之皆偪真師怒逐之寫花鳥人物最工芙蓉尤入神品然與物多忤性不可測識有富人欲求之而不敢言乃於其遊憇之所偏栽芙蓉秋日花盛開成過之喜甚主人以具備縑素張於庭立成二十幅索酒痛飲而去嘗同升之赴會試期僅三日忽語升之曰聞張灣某氏丁香盛開子其從我遊乎升之不可成買小車徑造其家痛飲花下五日乃去遂誤試期嘗以挾妓事露御史知其名欲全之觀其贈妓詩曰此殆非子作成爭之曰天下歌詩豈有出陶成之右者而謂他人作乎竟坐除名晚遇一伎甚美而不肯與接成自織錦裙持見之精類鬼工伎乃大喜既遂挾伎以遊坐謫戍邊

陳寒山（玉暉）云王立穀字伯無少入雞足山忽逢伽棃引入石壁中語之曰汝墮火宅小行慈忍成他日急流湧退倫下前身猶在既出壁合如故王遂持戒殺終身寓念東侍郎遊山陰道上有句云邛杖古松流水外蒲團修竹緒風閒予愛之命畫師爲鴻臚（之鼎）寫爲二圖

大唐傳載云顔魯公刻姓名於石或置高山之上或沉大洲之中云安知不有陵谷之變耶此因杜元凱事而傅會之耳魯公碑版照耀天下安用區區爲爾亦陋甚矣

李龜年有弟彭年鶴年開元中皆有盛名鶴年善歌製渭州彭年善舞龜年善打羯鼓見大唐傳載

康熙辛亥宋荔裳（琬）在京師一日招龔芝麓大宗伯梁蒼巖大司馬及予兄弟飲梁家園予首倡偶用纈字明日梁問予纈字之義對不能悉按潘氏紀聞云唐明皇柳婕妤妹適趙氏性巧慧鏤板爲雜花打爲夾纈代宗賞之命宮中依樣製造又西河記西河婦女無簪朵皆著碧纈謂書作言大纈耳

上己卯南巡視河　賜江蘇巡撫臣宋犖仁惠誠民四大字又　賜懷抱清朗四字癸未以河工底績再南巡渡江　駐蹕江天寺（即金山寺御賜今名）犖時扈從奏云臣家有別業在西陂乞　御書西陂二字　賜臣不令宋臣范成大石湖獨有千古　玉音云此二字頗不易書　再奏云二字臣求善書者多不能工刑部尚書王士禛少與臣同學嘗云二字倘得　御書乃爲不朽盛事　上笑而書之卽以頒　賜臣之　駕回行宮又　命侍衛取入重書　賜焉再　賜清德堂大字犖西陂有綠蘿草堂釣家芰梁諸勝嘗邀予輩同人賦詩今果獲　御書寵之不世之遇也古名臣別業最著無如午橋平泉皆地以人重頗未聞有此拊輞川盤洲以下乎犖有扈從紀　恩詩紀其事中一首云御筆傳來許再三西陂寶墨似龍函一時盛事流傳遠已入漁洋續偶談

李庶常麗生（曉字）蔚州人示予雲中節義錄所錄闖寇之難大同殉難者凡人宗室二人永慶郡王某管理襄垣王府事鎮國中尉俊案巡撫衛景瑗韓城人監司朱家仕河州人其一則諸生李若葵也衛公本末載諸他書甚著餘得略而書之永慶郡王失其名居大同甲申正月李賊將出雁門掠雲中諸王府謀迎降王獨大言曰堂堂親藩奈何降賊何面目見太祖列宗於地下乎賊至王介冑率左右鼓譟出將赴敵死顧左右曰今日乃孫畢命時也卿輩寧死同時勿辱賊手方抵城門會總兵官姜瓖叛出迎賊與王衛士戰射王中肩王死之官屬殲焉瓖遂以城降鎮國中尉俊案被服儒雅善八分書忼慨好談節義賊偪城聚弟謀曰所不遣汝曹先去者欲同急難耳然同死無益汝不聞微子之去伍員之奔楚乎我死使人知宗室有殉國之臣若輩各從其志惟不可降賊以辱國乃閉戶大書于壁曰襄垣管理殉國盡忠旁注九二慧泉四字遂自刎九二行也慧泉其字數日家人歸殮之顏色如生朱家仕中崇禎戊辰進士巡撫衛景瑗雅重之闖寇警衛公召集文武衆僚屬歃血漢壽亭侯祠下衛既歃總兵官姜瓖有異志逡巡不進家仕獨義形于色誓不與賊俱生城陷

前一日赴井死諸生李若葵率妻子等同縊題壁曰一門俱死大節已完七日始殮舉家顏色如生（代王明太祖第十二子國大同諡曰簡）

七月初一日上聞　裕親王薨自　行在冒雨回京師至東直門望城而哭未入宮先　駕臨王府率　皇太子哭奠既昏氣哭不絕聲入　大內避正殿居延禧宮諸貝勒　內閣部院九卿八旗都統等文武諸臣慰問　起居請節哀仍赴蒼震門請駕還宮不許王慈惠謙和動必以禮　上素篤手足之愛朝論以為不愧漢之間平云

是日又　命　皇太子詣　恭親王靈幄奠酒

予前記雲間有木工蕭姓者能詩未詳名字近讀脈貫乃知蕭名詩字中素別字芷厓博學能文尤長於詩嘗有五言云邊海吞過月長城鎖亂山七言云山寺落梅傷別易天涯芳草寄愁難皆佳句也

初五日裕親王殯於齊化門外郊園　皇太后　皇上　東宮皆臨王府親送滿漢內閣九卿皆送至園奠畢歸入朝　上傳尚書臣士禎大理寺卿李斯義掌河南道監察御史呂琨同內閣戶部赴　乾清門問山東今年水災情形並問前遣官照口外蒙古例往賑實有益於百姓否臣士禎奏　皇上軫念民艱特遣人員照口外蒙古之例賑濟地方大小官員仰體　聖意實心料理不敢文具視之自實有裨益於百姓但今年之災非比去年去年被水不過十餘州縣今年則六郡無不被水加以旱災視去年不啻數倍今舊穀已盡新穀絕望民間所苦在於無米　上諭戶部尚書凱音布速發通州倉米往賑

初六日　駕幸口外

袁氏自江左以來淑粲顗昂歷著高節及唐初文望將進東宮官屬謂岑文本曰梁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招引不對曰隋師入陳百司奔散唯袁憲侍側不去王充受隋禪憲子給事中承家獨不署名父子皆稱忠烈又袁朗自以中外人物為海內冠族雖瑯琊王氏繼世台鼎而累朝首為佐命恥與為伍朗孫誼虞世南外孫也為蘇州刺史謂司馬張沛曰門戶須歷代人賢名節風教為衣冠領袖始可稱舉老夫是也宜其高自位置如此

崔信明楓落吳江冷五字初唐所少信明益都人也以五月五日午時生有異雀數頭五色畢備鳴于庭樹初仕隋為堯城令竇建德欲引用之族弟敬素為建德將勸以立事信明曰昔申胥海畔漁者尚能固其節否終不能屈身偽朝遂隱大行山中貞觀中應詔為秦川令卒信明不獨才冠一時而大節毅然尤為可書其自負詩品至百藥非其敵也鄭世翼何許人乃敢排其輕薄耶

全州謝良琦字石臞能為古文康熙初以明經通判常州恃才傲睨意不可一世常以謁巡按御史與予解后公廨初不相識彼此不交一言罷去既而知其予也乃遣使過江致書問通殷勤後貽其刻集中有為予漁洋詩序予笑語人謝君何前倨而後恭耶會同年江陵胡默齋（在恪）官江南提學聞謝名過毘陵因召見之謝時有母之喪要絰而往甫登舟胡亦卞急人也望見之怒甚急使麾去謝傲然不屈予按唐李林甫欲致蕭穎士時穎士居喪廣陵聞召詣京師縗麻謁林甫於政事省林甫大惡之卽令斥去穎士恚乃作伐櫻桃賦以刺之與良琦事正相類

舊唐書為李巨川作佳傳列於文苑始終無貶詞新唐書則置之叛臣傳特書其導韓建殺十六宅諸王及定州行營將李筠之罪使非宋景文則巨川首惡網漏吞舟矣春秋之義謂何然新書既以僕固懷恩李懷光李錡等為叛臣又列李正己師古師道吳少誠元濟等于藩鎮一進一退其義何居每開卷至此輒為憤懣移日

致仕前大學士吏部尚書伊桑阿卒公滿州人順治乙未科進士康熙戊辰以禮部尚書大拜在相位十五年壬午以病予告至是卒年六十六諡文端

黃山湯泉皆朱砂天啟中或浴于泉見一鼠躍出純赤色長尺餘曰朱砂鼠

古今文人有名不大著而其詩實卓然名家者世人多耳食抑何從知之如歸田錄所載謝伯初景山送永叔謫夷陵詩中聯云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才華蜀錦張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傳與竹枝娘明欽天監博士馬軾字敬瞻送岳季方閣老云丘嶺烽高煙蔽日雨孤雲濕雨鳴秋結句祭龍鱷魚師去晚刺桐花外月如鉤右二詩卽使當世專門名家操觚染翰者未必能到論者不可狗名而失實故特表而出之

常愛杜詩雨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又明初人詩數家茅屋臨流水一路松風響杜鵑為蜀江風景宛然在目予嘗擬作一聯送同年張仲誠（沐）知資縣云子規聲斷處山木雨來時又嘉陵驛路千餘里處處春山叫畫眉皆眼前實景也

歐陽公云秋霖不止文書頗稀叢竹蕭蕭似聽愁滴蘇公云歲云暮矣風雪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于此間得少佳趣此等寂寞風味富貴人所不耐而予最喜之政若一年中如此境不多得耳二公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歐公有刑部海棠及刑

部有竹許今刑部詎復有此流觀之勝耶

予嘗謂許文書畫皆以人重蘇黃遺墨流傳至今者一字兼金章惇京卞豈不工書後人糞土視之一錢不直所謂三代之直道也永叔有言古之人率皆能書獨其人之賢者傳遂遠使顏魯公書雖不工後世見者必寶之非獨書也詩文之傳莫不皆然

歸田錄記陶穀乃對便殿傍惶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穀乃進予嘗笑之穀欲效汲長孺而其奉使南唐吳越狼狽乃爾殆出兩人之所爲又何歟

御史言事不先白臺長自宋劉子儀爲中丞始

李方伯紫瀾海自桂林歸求爲母夫人作傳貽予楊孟載手錄眉菴詩集五大册雖書法未爲當家然先哲故物可寶惜也每幅有子京墨林項叔子具君宥暇等印鑑亦中頗有脱字也卷首自識行末有某字號三字云余自離吳門不嘗作詩間有所述不復存稿頃來西江意或得從理舊業而案牘山積雖罷極駑鈍猶不及十之二則從容筆硯間哉因知有愧於穆之也冬十一月賓春撥上猶臨江（今字全依字一句）下又一潮句旋有秋余奉省檄執雁楊軍門修聘禮自己未至丙寅往返者八月凡目所觸身所履念慮所思得短章五七言古律絕句四十首如春山早鶯初出深谷舌澀語澀咪不成音韻蛟蜃置水中促念予友方君以常每以不得見僞稿爲憾姑存此以貽方君君長於詩尤工唐人五言與予友張羽來儀爲倡和友云吳人楊基識後書五言一篇云今夕復何夕夢我生平友握手無所言但道別離久覺來聞秋蟲空堂竟何在不知千里道君魂可來否當年亦如夢聚散一回首起坐雜興親鍾鳴月峯晚其詩分體不分卷凡若千首不止序所云奉使四十首也按孟載始以薦爲江西行省幕官此蓋江西時所自鈔首卷起寫懷十二首與今本同但今本作感懷耳按眉菴集中有秋日懷方員外詩張靜居集亦有元日雪懷方員外以常送方員外歸吳興詩所云晴春人鶴艫積雪洛清暉是也方蓋吳興人

王徵士集四卷都少卿元敬所定有元敬及朋杲序徵士名彝字常宗又號嬀蜼子洪武初與高季迪同修元史後亦同死魏觀之難元敬稱其古文明暢吳中人或以爲吳中四傑之一以常宗代張來儀者今觀其詩歌行擬李賀溫庭筠殊傷纖靡餘體亦不能佳詎能與高楊頡頏上下乎固知高楊徐王之說誕而無徵矣此本虞定門人陸廷燦照所刻

王元之五代史闕文僅一卷而辨證精嚴足正史官之謬如辨司空圖清直大節一段尤爲千古公論所係非細小也如叙莊宗三矢告廟一段文字淋漓慷慨足爲武皇父子寫生歐陽五代史伶官傳全用之遂成絕調惟以張全義爲亂世賊臣深合春秋之義而歐陽不取於全義傳略無貶詞蓋即舊史以成文耳終當以元之爲論定也元之吾鄉鉅野人其小畜集三十卷黃俞邰（虞稷）千頃堂有傳本惜未及借鈔

元吳師道禮部集二十卷詩九卷雜文十一卷師道金華蘭谿人與許白雲謙明金仁山之學而與黃晉卿溍柳道傳貫爲友故其學問文章遠有統緒時稱其爲文清勁善持論友人朱簡封竹垞常稱之此本乃崑山徐少宰果亭（秉義）寫以見貽者吳至治辛酉進士仕止國子博士致仕加禮部郎中故集稱禮部云

吳師道仙山秋月圖詩自注宮扇馬遠畫宋寧宗后楊氏題詩自稱楊妹子詩中感慨濟王之事以楊妹子爲楊后誤

陸廣微吳地記所載如語兒亭最爲可笑又多可疑者如馮驩宅謂在吳縣東北二里五十步有彈鋏石又謂海鹽縣東十五里有公孫接陳開疆顧冶子三墓尤謬按齊乘云三士冢在臨淄南一里一基三冢晏子春秋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齊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云云是事真妄固不足辨然三子齊臣死不葬近郊而遠葬吳地此復何理至於馮驩宅之謬誤又不煩筆削者也與張騫有墓在平原班超有墓在長清同一傳譌齊乘已辯其非矣

世言瓊花天下惟揚州蕃釐觀一株故宋人作無雙亭於其側然元遺山續夷堅志云鄧縣南十里炭谷入谷五里有瓊花樹大四人始合抱逢閏即花以初伏開末伏乃盡花白如玉中有玉蝴蝶一高出花上花落不着地乘空而起按此則不止廣陵有之矣

香祖筆記卷四終

香祖筆記卷五

清　新城王士禛貽著

康熙己巳庚午間。在京師。每從朱錫鬯黃俞邰借書。得宋元人詩集數十家。就中以長沙陳泰志同為冠。因鈔其所安遺稿一卷。以周弼伯弜汶陽稾。臨江鄧林性之皇荂曲。金華杜旃仲高癖齋小集附之。數子者名不甚著。而其詩實足名家。按吳正傳跋杜端父墨蹟云。杜汝霖仁翁學于胡安定。為李公擇所稱。其孫陵陵五子。旃伯高。旃仲高。斿叔高。旞季高。旝幼高。伯高登呂成公之門。同時陸務觀陳君舉葉正則陳同甫咸稱其文。淳熙開禧中。兩以制科薦。有僑齋稿。仲高占湖漕舉首。與吳獵楊長孺善。著杜詩發微癖齋稿。叔高嘗問道考亭。與辛幼安諸公游。端平中。以布衣召入秘閣校讐。季幼文亦相上下。幼有梓叢集。葉正則為序。人稱金華五高。伯高為最。旝子去輕。此帖乃去輕手筆。盖先大父碧溪翁之友。宋末士競舉子習。而杜氏一門子孫獨尚古文章。今里中殘碑斷碣可見者。悉有家法。下至字畫亦異。此紙深得山谷老人筆意。要非不習而能也。

白樂天論詩多不可解。如劉夢得雪裡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等句。最為下劣。而樂天乃極賞嘆。以為此等語在在當有神物護持。悖謬甚矣。元白二集。瑕瑜雜陳。持擇須慎。初學人尤不可觀之。白古詩晚歲重複。什而七八。絕句作眼前景語。却往往入妙。如上得籃輿未能去。春風敷水店門前。可憐八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之類。似出率意。而風趣復非雕琢可及。（敷水在華州東。水出羅敷谷。酈注敷水入北徑集靈宮西。予過其地。憶白詩亦為之流連而不發也。）

明天啟時。內官多蒔異花。植於臨幸之處。有紅水仙蛺蝶菊番蘭抑之屬。陳悰天啟詞云。春風香靄知多少。一樹番蘭分外紅。又云。即美人蕉。

南唐名臣。如韓熙載孫忌王仲連。皆山東人。而著述之多。無如朱遵度。遵度。青州人。好藏書。高尚其事。閑居金陵。著鴻漸學記一千卷。群書麗藻一千卷。漆書若干卷。見鄭文寶江表志。然陸馬二南唐書。皆不為遵度立傳。

予昔輯諡法考。頗以一字二字為疑。讀獨孤及毘陵集。呂諲諡議。初擬諡肅。而度支郎中嚴郢駁之。謂國家故事宰臣之諡。皆有二字。以旌德章善。請諡忠肅。及復駁之云。文王周公皆文。武功極盛。而皆諡文。冀缺甯俞隨會。文德豈不優。而皆諡武。三代以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字諡。非古也。唐興。杜如晦諡成。王珪諡懿。陳叔達諡忠。溫彥博諡恭。岑文本諡憲。唐休璟諡忠。魏知古諡忠。此皆當時赫赫以功名居相位者。不過一字。由此觀之。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為貶。若褒在字數。則是文武成康。不如威烈王慎靚王。桓僖文。不如魏獻安秦莊襄趙武靈悼考烈也。其言甚辯。予用及議。是在唐時。已不知一字二字之例。謂何矣。（諲為宰相而史入良吏傳。亦所未喻。）

唐獨孤及至之毘陵集二十卷。補闕安定梁肅所編。肅後序稱門下生。盖其門人也。集首有處州刺史李舟序。末有吳郡祝允明跋云。是吳文定所鈔東閣本。予按皇甫湜諭業一篇。歷評唐人文章。稱獨孤之文。如危峯絕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顛倒溪壑。今讀其文。殊不盡然。大抵序記猶沿唐習。碑版敘事。稍見情實。仙掌函谷二銘。琅邪溪述。馬退山茅亭記。風后八陣圖記。是其傑作。文粹略已載之。權德輿議及諡曰。立言遣辭。有古風格。濬波瀾而去流宕。得菁華而無枝葉。其樞衣入室之徒。皆足以掌質者而東方朔。及之為文可徵矣。卒諡曰憲。（及位止牧守而得諡。亦非常格。）

唐歐陽詹四門集八卷之中。侯道銘。弔九江驛碑材文最佳。其自明誠論有云。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弘自明誠而為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秦。安得以離經畔道。任詐毀德之論耶。韓文公與之同時同年。獨作原道原性諸篇。不愧稱大儒矣。

蔡卞。小人也。然其作毛詩雜解。頗有可取者。如木瓜詩云。齊桓信義及于諸侯。衛人其德。不專役其久。故問遺得以稱其重輕。以為禮。孔子所以嘆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

天啟中。小人造東林朋黨錄。點將錄。天鑒錄。同志錄。東林籍貫。盜柄東林夥。夥壞封疆錄諸書。以網羅殲殺諸君子。與蔡京黨人之碑。韓侂胄偽學之禁無異。然其中亦有以小人竄入者。如李清臣章惇曾布張商英之儔與溫潞諸公同列。是又不可解也。如朋黨錄中之顧秉謙周延儒魏應嘉馮三元。點將錄中之許其孝魏應嘉郭鞏楊保吾楊維垣。同志錄中之張我續。東林籍貫之郭鞏張文熙薛貞。盜柄東林夥夥安某等是也。

宋臞翁詩集一卷。長樂敖陶孫器之所著。器之非江西作。亦中心而詩深得江西之髓。其評詩極精當。自云。此評予書兩紙。一貽莆陽劉潛夫。一貽同舍朱仁叔。其自負甚如此。韓平原當國時。題詩臨安酒家壁。中閔忠定公云。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代孫。幾罹于禍。亦奇男子也。

句曲外史雜詩一卷，元張雨伯雨著。詩多山臞了氣，往其絕句如：「凌波仙子塵生襪，空谷佳人玉鉢裾。不奈天寒風露冷，自高倚修竹寫龍門。」（三首）「作山南下幽人宅，萬箇長松水一灣。月到三更樓上覺，鯉魚風起似春潮。」（為松[illegible]雜）「大笑接輿狂，平林如薺遠連天。急收奇句無人覓，已近飛鴻滅沒邊。」（又題[illegible]）頗有吹谷遺風。自題云：已而歲白存祖頭露而眄多，日處幽篁中，未有聚飯過予者，閒弄筆研，賦詩纔脫，以自料理耳。詩凡五十五首，予與過之，特去之，勿示不知我者而矣。

章丘李中麓太常（開先）藏書畫極富，自負賞鑒。嘗作畫品，次第明人，以戴文進為偉閎，杜堇為第一等，倪瓚、莊麟為次等，而沈周、唐寅居四等。持論與吳人脩異。王弇州與之善，嘗言過中麓草堂，盡閱所藏畫，無一佳者。而中麓謂文進畫高過元人，不及宋人，亦未足為定論也。（畫品畧云：戴文進如玉斗，精理佳妙，復足巨眼。吳小仙如楚人戰鉅鹿下，猛氣橫發，加于一時，蔚然如當依先生實自小竟隱然野[illegible]石狂如羅浮早梅，玉山朝霽，[illegible]姿絕深，不同凡品，然如山過早伏，微削[illegible]如几上石，蒲[illegible]其物雕飾，以至臨戲之可也。唐六如如貴浪仙身則詩人之輪，有清賞，定在唐業良廡之下。石田而下，無譏焉。）

宋予祠之制，于皆與亡友葉劬菴侍郎辯之載池北偶談，然語焉未詳也。考朝野類要云：儒制有三京分司之官，乃退閑之祿。神宗置宮觀之職以代之，取漢祠官祝釐之義。雖曰提舉主管某宮觀，寔不往供職也。故奏請者多以家貧指眾為詞，除旨則曰依乞差某處宮觀，任便居住。惟京師宮觀不許外官，此雖優士大夫之典，而僭衣冠于道流，亦自非理。

笭箵之箵有平上二讀。元次山能帶笭箵全獨而保生；蘇子美松江觀漁詩「擬來隨兩帶笭箵」；謝幼槃嚴陵詩「身前萬事一笭箵」，皆在青韻。今小本詩韻止收笭字，誤。

宋二謝無逸、幼槃邁，皆江西詩派中人。潘邠老亦派中人也。幼槃竹友集云：邠老嘗作詩云「滿城風雨近重陽」，邠老亡後，無逸兄用此句足成四篇。今去重陽只數日，風雨不止，淒然有懷，作二絕句，念泉下二人不再作，不覺流涕覆面。詩云：「地下修文兩玉人，清詩傳世墨猶新。獨因風雨重陽近，獨立蒼茫淚一巾。」「阿兄溫潤玉介導，我友滄海朱絲絃。只疑蟬蛻遊人世，醉插茱萸若個邊。」邠老詩句至今埶苑流傳為重陽口實，而二謝同時有詩，迨無知者，因識之，續成一則詩話，亦使邠老不寂寞也。集十卷，詩七卷，雜文三卷，文雅潔楚楚有法度，不減其詩。

陸放翁晚節以韓侂胄南園記為世口實，葉紹翁三朝聞見錄云：有鄭械者，嘗第進士，自作南園記，磐石以獻韓，以陸記為重，仆鄭石壓之地。韓賦械，竟得免。人固有幸不幸哉。

宋張孝祥于湖集僅四卷，門人謝堯仁、弟華文閣直學士孝伯序之。于湖紹興甲戌狀元，高宗謂為謫仙人。天性倜儻，勇於為義。真西山目于湖生平雖跌宕，至於大綱大節處直是不放過。每自作詩文，輒問門人視東坡何如，而堯仁謂其水車詩活脫是東坡。然較蘇氏畫佛入滅、次韻水官、韓幹畫馬等數篇，尚有一二分劣。又謂以先生筆勢，讀書不十年，吞東坡有餘矣。觀集中詩，亦是學步江西，尚未到後山境界，遽欲上擬坡公，妄矣。在南渡之初，亦下放翁遠甚。

唐衡州刺史呂溫集十卷，詩二卷，雜文八卷。溫于詩非所長，贊頌等時有奇逸之氣，如史所稱凌煙閣功名贊、張始興畫像贊，及集中三受降城、古東周城、望思臺、成皋諸碑銘，皆有可傳者。惟武侯廟記持論頗謬。同時劉禹錫、柳宗元亟稱之。溫亦伾文之黨，八司馬之貶，以使吐蕃獨免于禍。與竇群、羊士諤共傾李吉甫，而其父渭亦附裴延齡，皆非長者。蓋其門風如此。

宋姜夔堯章白石集，于鈔之近百首，蓋能參活句者。白石詞家大宗，其于詩亦能深造自得。自序同時詩人，以溫潤推范石湖，痛快推楊誠齋，高古推蕭千巖，俊逸推陸放翁。白石游於諸公間，故其言如此。其詩初學黃太史，正以不深染江西派為佳。

唐沈亞之下賢集十二卷。昔人謂其工為情語，善窈窕之思。觀集中秦夢記、異夢錄、湘中怨詞、歌者葉記等，信矣。然頗類傳奇小說，姚鉉概不之錄，毋亦以其涎謾不經耶。至以滄冠李同捷之誅，朝廷與柏耆牽連同貶，貿以兩河諸將之議，姑竊罰以悅其心耳。而晁公武遽以為亞之狂躁，輔耆為惡，愚矣。故吾讀下賢與鄭使君書而悲之。

李白云：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此獨謂三百篇耳。若後來諸等作，有何興寄？但如蚓蝦耳。風雅中如「燕燕于飛，差池其羽」；「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等句，後千萬世縱有能者，更從何處著筆耶。

徐公文集三十卷，南唐徐鉉鼎臣著，宋都官員外郎胡克順所撰天禧中表進，杭谷甚優。五代時中原喪亂，文獻放闕，惟南唐文物甲於諸邦，而鉉、鍇兄弟與韓熙載為之冠冕。常作詩文都雅，有唐代承平之風。入宋與湯悅（即殷崇義）奉詔撰江南錄，至金陵亡國之際，不言後主之過，但以曆數為言，[illegible]悱惻，讀者思之[illegible]

記常侍入汴市一宅值後見亡主首其曰得非市宅虧價而至此邪乃具供帳大獲潤筆二百千可以相助其人堅辭與命左右肇致之其厚德如此集外人有稽神錄若干卷予家亦有寫本。

虎為西方猛獸毛族皆畏之然觀傳記所載能制虎者不一而足如師子銅頭鐵額能食虎豹駮如馬一角食虎豹茲白出義渠能食虎豹酋耳似虎遇虎則食之飛犬能飛食虎豹黃腰形似鼠狼取虎豹心肝而食竹牛能伏虎生子竹中虎行過此觸伏。又蝟能制虎。然泉記猾胃食虎猾無骨入虎腹自內齧虎漢武帝時西域貢獸如猘以付上林虎見之閉目不敢視或曰猛獁也五色獅子食虎於巨木之岫近見南海子象與虎鬭往往殺虎則虎之威亦僅僅耳。

康熙十五年餘姚有客山行夜宿山神祠夜半有虎跪拜祠下作人言乞食神以郎樵夫許之明晨伺于祠外果見一樵過之遂謂曰子郎姓邪曰然因告以夜所聞也戒勿往郎曰吾有母仰食於樵一日不樵則且飢死生命也吾何畏哉遂去不顧客隨而覘之樵甫采薪虎突出樵奮鬭樵手搏數合持虎尾盤辟久之虎不勝憊乃震吟一躍拔尾負痛遁去樵逐而殺之客前勞之樵曰感君高義且尋我於廟下既至大詬以死虎示神曰今竟何如遂碎其土偶樵一笑躍上神座瞑目而逝鄉人重為建祠額曰郎公廟。

上諭戶部蠲免山東康熙四十三年地丁錢糧刑部尚書臣士禛大理寺卿臣李斯義等公疏謝　恩。

十月十一日駕幸西安府閱駐防滿洲兵馬。

上諭蠲免山西所欠穀草大學士臣吳琠臣陳廷敬等公疏謝　恩

蠲免陝西四十二年以前積欠錢糧右春坊贊善臣范光宗等疏謝

山西平定州知州劉學孟上疏為其父劉欽鄰請謚略云臣父某係順治辛丑科進士原任平樂府富川縣知縣康熙十三年值孫逆延齡叛亂罵賊殉節仰蒙　聖慈溫綸褒錫優贈太僕寺少卿廕子入監讀書　特賜祭葬以小臣貪邀異數臣捐糜頂踵難報高厚於萬一但查蘇松糧道臣馬逸姿伊父馬瓔原任永嘉縣知縣與溫處道臣陳丹赤同時殉節屢被　聖恩優卹四十二年　皇上南巡逸姿為父請謚仰蒙俞允臣父欽鄰死節與瓔正同幸逢　聖駕西巡誠千載一時之會用敢披瀝下誠援例上請懇照馬瓔之例一體予謚奉　旨下部議　賜謚忠節

特起前贛南道副使劉蔭樞為雲南按察使蔭樞韓城人官給事中有剛直聲外轉詿誤革職家居至是由廢籍擢用人皆誦　知人之明云。

十月癸　恩賜內閣九卿西域蒲桃人二袟臣以尚書與焉

十二月恭領　萬壽節　覃恩誥命三軸祖父皆資政大夫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祖母母皆夫人已階資政大夫妻贈夫人。

特擢提督山西學政翰林院侍講汪灝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兼督陝西學政。

禮部右侍郎王頊齡轉左侍郎以內閣學士王九齡為禮部右侍郎同胞兄弟也其胞弟鴻緒時為工部尚書兄弟三人同時八座。

特諭蔚州壬戌進士魏學誠改官翰林故刑部尚書象樞子也以其居官清正故有是　命。

學士初無大稱唐中宗欲以寵大臣始有大學士之稱五代有文明殿大學士為宰相兼職明設華蓋文華武英三殿文淵東閣大學士凡五正五品後又添設謹身殿大學士而為六加尚書乃為正二品。

王西霞仲威鉞着聰聽說說山繭一條甚悉可補孫文定廷銓山蠶說所未及輒錄于此紫溪說即禹貢萊夷作牧厥篚檿絲爾雅曰檿山桑師古曰山桑之絲其韌中琴瑟之絃蘇氏曰惟東萊有此絲以之為繒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紬爾雅又曰蟓桑繭讐由樗繭今萊陽之山繭紬蓋樗繭也按山繭即禹貢之檿絲今之山紬樗繭又別一種乃今之椿紬也樗不才木也土人嫌其名故借名椿取莊子大椿之義然則爾雅所云蟓桑繭即今山桑檿絲是也讐由樗繭今樗絲借名椿繭是也（山東謂樗為之臭椿）。

又記燕窩一條云燕窩名金絲海商云海際沙洲生蠶螺脊有兩肋堅潔而白海燕啄食之肉化而肋不化並津液吐出結為小窩銜飛渡海倦則棲其上海人依時拾之以貨人云紫色者尤佳湖海搜奇又云出廣東陽江縣乃海燕采小魚營巢故名燕窩。

陳昔州士業（弘緒）云極喜古琴銘四句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嶕嶢能此曾此段便是羲皇以上人王山史（弘撰）嘗取俞益期牋云步其林則寥朗庇其蔭則蕭條可以長吟可以遠想。

士業又云陸務觀梅宛陵別集序蘇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韻和淵明及先生二家

詩而已。是坡公又有和梅之作。今集中無可考見。亦未有知其事者矣。

宋閭秀李清照。號易安居士。吾郡人。詞家大宗。其集名漱玉。而詩不槪見。兄西樵昔撰然脂集。采摭最博。止得其詩二句。云少陵也是可憐人。更待明年試春草。此外了不可得。陳士業寒夜錄。乃載其和張文潛浯溪碑歌詩二篇。未言出於何書。予撰浯溪考。因錄入之。詩云。五十年功名如電掣。華清花柳咸陽草。五坊供奉鬬雞兒。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忽自天上來。逆胡亦是姦雄才。勤政樓前走胡馬。珠翠踏盡香塵埃。何爲出戰輒披靡。傳置荔支多馬死。堯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區區紀文字。著功銘德眞陋哉。乃令神鬼磨山崖。子儀光弼不自猜。天心悔禍人心開。夏爲殷鑒當深戒。簡策汗青今具在。君不見當時張說最多機。雖生已被姚崇賣。又驚人興廢傳天寶。中興碑上今生草。不知負國有奸雄。但說功成尊國老。誰令妃子天上來。虢秦韓國皆天才。苑中羯鼓玉方響。春風不敢生塵埃。姓名誰復知安史。健兒猛將安眠死。去天尺五抱甕峯。峯頭鑿出開元字。時移勢去真可哀。姦人心醜深如崖。西蜀萬里尚能返。南內一閉何時開。可憐孝德如天大。反使將軍稱好在。嗚呼奴輩胡不能道。輔國用事張后尊。祇能道春薺長安作斤賣。右二詩未爲佳作。然出婦人手亦不易。矧易安之遺篇乎。故著之。

馮吉少卿五代相道之子。但世知其無賴。不知其頗有文學。釋文瑩玉壺清話云。吉凡賓僚飲宴常爲不速之客。酒酣輒彈琵琶。彈罷起舞。舞罷賦詩。自謂馮三絕。嘗撰昭憲太后謚。舉朝嗟服。予謂此子欲學晉人作達。當不減謝鎮西。勝長樂老多矣。可謂幹父之蠱者也。

宋戚密學綸初知太和縣。每當歲時。與囚約曰。放汝暫歸祀祖先。櫛沐蛾盤。民感其恩。皆及期而還。無敢後者。此與唐太宗縱囚何異。近見吳江鈕玉樵琇所記亞盧（音未）事尤奇。亞盧者。廣東增城縣獄卒也。爲人樸愿。萬歷戊午歲逼除。獄囚五十餘人相聚而泣。亞盧問之。對曰。歲朝將屆。邑之人父母妻子皆得聚首。吾曹獨縲絏相見無由。是以悲耳。亞盧俛首良久。曰。無難也。但汝曹勿負我。衆環叩其故。曰。與爾輩約。各還爾家。俟正月二日畢赴獄。我縱爾罪當死。爾不來我當死。爾來而一或不至。我當死。即不釋爾。而吾更盡亦吾所逃。死等死耳。何如爲此一寔。快然而死也。言已悉縱之。明年新正二日。囚悉至。如期集者。按籍呼之。不遺一人。亞盧鼓掌大笑曰。善哉。遂趺坐而化。衆哭拜。浴其體而加漆焉。事聞於縣。縣上巡按御史。聞於朝。以爲縣之獄神廟祀。至今疾病疫癘禱之。其應如響。陸文定公書餘雜志云。蘄州刺史呂元膺。嘗錄囚。囚白有父母在。元旦不得歸省。呂釋械放歸。如期而至。又臨淄令曾憓囚淄大辟。新歲問知其有父母。放令歸家。至期歸獄。正歐陽子所謂以君子之難能責小人之尤以必能者也。然而太宗驕君也。戚呂曹士大夫也。亞盧一獄卒耳。而能爲賢君名臣之所爲。不尤異乎。

宋牧仲中丞行縣郯徐間。於村舍壁上見二絕句。不題名氏。真北宋人佳作也。横笛何人夜倚樓。小庭月色近中秋。涼風吹墮雙梧影。滿地碧雲如水流。渺渺孤城白水環。舳艫人語夕霏間。林梢一抹青如畫。應是淮流轉處山。

歷下孫氏有別墅在濟南郡城西北十里而近。其地四面皆稻塍。與鵲華兩山相望。園中有泉。相傳爲趙松雪洗硯泉也。一日園丁治蔬。畦得石刻于土中。洗剔視之。乃松雪篆書二詩。抱膝獨對華不注。孤吟四面天風來。衆聲振響暗林壑。山色滴翠落莓苔。散髮不見弄柔翰。舉杯白月臨空階。有時扶筇步深谷。長嘯袖染烟霞回。竹林深處小亭開。白鶴徐行啄蒼苔。羽扇不搖紗幗側。晚涼青鳥忽飛來。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趙孟頫題。松雪篆不多見。此石刓缺處。惜爲石工以意修補。寖失古意。今其地名硯溪。在濼口之北。

康熙丙子。余以祭告使秦蜀。過劍州之南門外。有小廟一區。方改作。問之。曰鄧艾廟也。余謂不祀姜伯約。反祀鄧艾。於義悖矣。乃從來有司無昌言數之者。何也。欲賦詩止之。未果。後見唐人唐彥謙一詩云。昭烈遺黎死尚羞。揮刀斫石恨譙周。如何千載留遺廟。血色巴山伴武侯。已先我而言之矣。以此見三代之直不泯。

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皆柳文暢詩也。六朝名句。然在人耳目者。而某詩話謂吳興趙孟頫有句云云。置之齊梁。矯矯有氣。可瞞眯目人道白黑。而詩話類編取之。亦不注作者名氏。聞之不覺捧腹。當是松雪嘗書二詩。渠遂謂是趙作耳。又如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裏。是坡公古詩首四句。而朱隗撰明詩平論。乃以爲陳繼儒絕句。殆亦以陳嘗書此四句而誤也。又姚佺撰詩源。載一詩云。白日騎羊三洞遙。青天捫參萬峰高。乃宋末人詩。見謝翱天地間集。而不之知。然如麗江木青太乘軒詩。不是閉門防俗客。愛閒能有幾人來。即宋人賀家湖上天花寺詩。牧齋亦載之列朝詩。何也。

謝元暉洞庭張樂地。李太白黃鶴西樓月二詩。同是絕唱。唐人劉綺莊詩。桂楫木蘭

舟。楓江竹箭溜。故人從此去。流望不勝悲。落日低帆影。回風引棹謳。思君折楊柳。淚盡武昌樓。妙處不減劉李。徐昌穀洞庭葉未下一篇。尤為清警。右四詩皆奇作也。

頃有太學生某來謁。言近日孫下子乾鮑尚一畫。畫肆價值為之頓貴。因叩何畫。某俛首久之。對曰。似是文選昭明。余啞笑而罷。

明詩至楊升菴。另闢一境。眞以六朝之才。而兼有六朝之學者。其詩如咏柳。垂楊垂柳管芳年一篇。世共知之。又古意。凌波洛浦遇陳王。鯤鵬胡蔡時明月。王子縣關山月迢迢曉夜隔湘川。出關。疑虜人狼跡芒角正雲飛。塞下曲。長榆塞上接雞沙。諸篇。工妙天成。不減前作。又青蛉行。寄內。絕句。亦絕妙。大抵皆自古樂府出。益都王遵坦太平論明詩。獨推新都為性之者。亦自有見。

王端簡公弘祚。字玉銘。滇之永昌人。為戶部尚書。晚掌滇。余選張含禺山集。余尤喜集中穎川侯祠一篇。足稱詩史。至結句云。隴風古樹無窮恨。長為英雄弔九泉。可以泣鬼神矣。

丹鉛錄云。麗情集載湖州妓周德華者。劉采春女也。唱劉禹錫柳枝詞云云。此詩甚佳。而劉集不載。乃按此乃白樂天詩。詩本六句。非絕句。題乃板橋。非柳枝。並唐樂部所歌。多剪截四句歌之。如高達夫開篋淚沾臆。本古詩。止取前四句。李巨川山川滿目淚沾衣。本汾陰行。止取末四句。是也。白詩云。梁苑城西三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條。若為此路今重過。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更無消息到今朝。板橋在今汴梁城西三十里。中牟之東。唐人小說載板橋三娘子事。即此。與謝元暉之新林浦板橋。異地而同名。升菴博極羣書。豈未睹長慶集者。而亦有此誤耶。

南海鄺露湛若嶠雅有詩云。峻嶺極金潾。摩天見九眞。初見鈔本作金鄰。出吳都賦。後讀升菴集云。張籍蠻中詩。銅柱南邊毒草春。行人數日到金潾。金潾交趾地名。水經注所謂金潾清渚是也。潾與鄰通。今刻本作麟非。

詩話類編又一條最可笑者。並書之以發一噱。云唐高適官兩浙觀察使。過杭之清風嶺題詩云。絕頂秋風已自涼。鶴翻松露滴衣裳。前山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至台州事竣。復會僧房。欲改為半江。僧言月前有一官過此。稱詩佳矣。但一字不如半字。適驚問何人。僧曰。義烏駱賓王也。勿論二人之世。遠不相及。此詩乃晚唐任翻巾子山寺詩。亦非達夫作。又未嘗為兩浙觀察使。乃駱既代宋之問吟樓觀滄海日矣。又為達夫改此半江。何其不憚煩耶。遇宋時已稱老僧。何時鍊形住世。又還俗

為官。心而為此僧縱誕耶。

與陽志止載劉信陵投江待雨文。余讀洪文敏萬首絕句。載信陵詩三首。一過眞律師舊院。一酬故上人海石榴。一出自賊中謁恒上人。詩皆不工。而信陵篇什。賴此尚存。從此。按信陵貞元元年鮑防下及第。以六年為望江令。白樂天秦中吟云。身殁欲歸葬。百姓應將收俸錢不得歸。留葬此江湄。則信陵卒於官。未嘗遷秩審矣。不知其何時陷賊。殆未第以前事耶。

余康熙乙巳春。將赴廣陵。偶以公事至如皋。冒辟疆襄約余修禊水繪園別業。時通州八十老人邵潛潛夫。及宜興陳維崧其年。縣人許嗣隆山濤。及冒氏諸子咸在坐。分體賦詩。余得七言古體。坐湘中閣。立成十章。黃岡杜濬于皇後至。他日或問之曰。阮亭詩如何。杜曰。酒酣落筆搖五嶽。詩成嘯傲凌滄洲。又問君詩如何。曰。但覺高歌有鬼神。誰知餓死塡溝壑。

山西興縣。去城十里許。有一洞。洞中有二小人。長尺許。衣似樹葉。時出洞門坐立。冬即罕見。秋石閑以。與月山叢談所記相類。

徐東癡處士隱居系水之東。蓬門畫掩。惟余兄弟時過之。先兄西樵贈詩云。美人自牧能貽我。名士如蝇總附君。余時尚少。亦有句云。湘東品第留金管。江左風流嬾玉臺。諷之輒想見其為人。

輿地記云。琴高宅在交讓瀆法海寺西五十步。又有乘魚橋。郡人丁海與琴高友善。共營東皋之田。行田畔。忽見大鯉魚長丈餘。法海試上魚背。凝然不動。琴高登之。即飛騰沖天而去。按列仙傳。琴高趙人。乘鯉入涿水。又有仙跡在涇縣之琴溪。溪出小魚。如兩穴名琴魚。而法海自是寺名。乃傅會以為人名。鄙謬極矣。周論淵雅三士事。連類及之以資嗢噱。

續夷堅志。又載咒水音藏周亞夫印。束鹿崔辯主歷城簿。得彭宣私印。臨淄農夫鄭某耕地得方寸銅印。紐作九猿猴。細小如豆。諦視之。形狀纖悉畢備。鄭未有子。自此遂產九男。

香祖筆記卷五終

香祖筆記卷六

清　新城王士禛貽上著

康熙四十三年，西城外有盜發古冢，視其誌銘。乃明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食祿一千一百石修武伯沈清墓也。清字水清，徐州人。洪武壬申，嗣其父為燕山前衛百戶，守禦開平。永樂間，屢從車駕北征有功，累陞本衛世襲指揮。同知洪熙中，陞後軍都督府僉事，賜蟒龍衣，充參將，鎮守大同。尋命為總兵官，鎮居庸。宣德中，征樂安州，破兀良哈，北狩沈馬揃，皆扈從，陞都督同知總督官軍匠作，修造京師城垣濠塹橋道。正統中，陞左都督，敕綸提督營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乾清、坤寧二宮。正統辛酉告成，特陞今爵，賜誥券，子孫世襲。以八年夏四月戊戌薨，年六十七。葬阜城關北原。子傑，孫理，留守中衛指揮。王淳撰文。卞榮書，篆蓋同家。予考弇州仁宣以後功臣伯表無清名，故具錄之。

李龍眠五馬圖一卷。後題云：右一匹，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左騏驥院收于闐國進到鳳頭驄，八歲，五尺五寸。○右一匹，元祐元年四月初三日，左騏驥院收董氈進到錦膊驄，八歲，四尺六寸。○右一匹，元祐二年十二月廿三日，於左天駟監揀中秦馬好頭赤，九歲，四尺六寸。○元祐三年閏月十九日，溫溪心進照夜白。（右止有四馬闕一）

余嘗評伯時人物，似南朝諸謝中有邊幅者。然中朝士大夫多嘆息伯時當在臺閣，僅為善畫所累。余告之曰：伯時丘壑中人，暫熱之聲名，儻來之軒冕，殊不汲汲也。此馬駔駿，頗似吾友張文潛筆力，瞿曇所為識鞭影者也。黃魯直書。○余元祐庚午歲，以方聞科應詔來京師，見魯直九丈于酺池寺。魯直方為張仲謨箋題李伯時天馬圖，魯直顧余曰：異哉，伯時貌天廄滿川花，放筆而馬殂矣。蓋神駿皆為伯時筆端取之而去。實古今異事，當作數語記之。後十四年，當崇寧癸未，余以黨人貶零陵，魯直亦除籍徙宜州，過予瀟湘江上，與徐靖國、朱彥明道伯時畫殺滿川花事，云此公卷所親見。余曰：九丈當踐前言記之。魯直云：只少此一件罪過。後二年，魯直死貶所。又二十七年，余將漕二浙，當紹興辛亥，至嘉禾，與梁仲謨、吳德素、張元覽汎舟訪劉延仲於真如寺。延仲遽出是圖，開卷錯愕，宛然疇昔。撫時念往，逾四十年，憂患餘生，歸然獨在，徬徨弔影，殆若異身也。因詳敘本末，且以玉軸遺延仲，使重加裝飾。云空青曾紆公卷書。　右毘陵莊氏家藏。

毘陵大姓朱氏，嘗一古大盤，盤中凹處有鴨形。或漁於湖，得一銅鴨，朱以賤值購之，以合盤中鴨影，不爽銖黍。注水於盤，鴨即浮起，游泳而浴，始知寶之。右見庚巳編。

王介甫唐詩百家選全本，近牧仲開府寄來新刻，乃常熟毛扆所得江陰某氏藏本，計百有四人，有乾道己丑蘭皋倪仲傳序。略云：予自弱冠肄業於香溪之門，嘗見是書。頃有親戚宦南昌，得之臨川以歸。惜其道遠難致，且字畫漫滅，故鏤版以新其傳云。余按其取去多不可曉者，如李、杜、韓三大家不入選，尚自有說。然沈、宋、陳子昂、張曲江、王右丞、韋蘇州、劉眘虛、劉文房、柳子厚、劉夢得、孟東野概不入選，下及元、白、溫、李諸家，不存一字。而高、岑、皇甫冉、王建數子，每人所錄幾餘百篇。介甫自序謂欲觀唐詩者觀此足矣，然乎否耶。世謂介甫不近人情，於此可見。故物自可寶惜，然謂為佳選，則未敢謂然。請以質諸後之善言詩者，當知余言不妄。

白醉璅言（王兆雲著）載孟中丞者，好藏墨，有一挺為朱紫陽款，是南宋故物。又云羅文龍墨如空青水碧，珊瑚木難。

兩山墨談（陳霆著）云：長淮為南北大限，自淮以北為北條，凡水皆宗大河，未有以江名者；自淮以南為南條，凡水皆宗大江，未有以河名者。二條之外，北之在高麗者曰混同江，曰鴨綠江；南之在蠻方者曰大渡河，皆在荒徼外，禹跡之所略也。

又云：朋黨二字，為萬世之禍，始見於漢書蕭望之、劉堪、劉更生同心謀議，弘恭、石顯奏三人朋黨。此王伯厚之言也。按逸周書武穆王作史記以自警，云：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則朋黨之說，其來尚矣。

又云：晏子飈吟而絕唳，蒼弁馭鸖，四顧而無人儔。流先馳，畢却顧於斷溪絕壑之下。雲雨之所出入也，龍耕溪飲為力也，佚而生齋行歌，可以卒歲。春秋之世，豈有如此語言。必宋晉間文人偽作。余謂此段文字不甚類晉宋間人，絕似唐柳子厚、劉夢得、孫樵輩造語。周變到難，一衲亦庶幾爾。

唐人作集序，例敘其人之道德功業，如碑版之體。後則歷舉其文某篇某篇如何如何，不勝更僕。如獨孤及、權德輿諸序，及英華、文粹所載，皆然，千篇一律，殊厭觀聽。至昌黎始一洗之。若皇甫湜作顧況集序，亦能不落窠臼，可以為法。

文選而下，惟姚鉉唐文粹粲然可觀，非他選所及。其詩皆樂府古調，不收近體，尤為有見。余嘗取而刪之，與英靈、間氣諸集刪本，都為十種，並行於世。亡友姜編修西溟（宸英）又嘗刪其賦頌碑誌序記等雜文為一編。西溟歿，此書不知流落何處。其從弟從學字友棠，余門人也，當訪之。

王達原吉梧溪集有過廣浦聽上人觀湖廣郎中余闕撰書滁河化成寺碑記淮西僉憲王士熙篆額詩士熙仝鄉東平人士熙繼學之弟常輯其兩若干卷余家有抄本又有陳罘閣錄示至正十一年死節臣廬先公以下十三人王侯以下九人徵詩首云是年二月山東副都元帥兗堅毀師出鄆平縣中流矢死今鄆平誌不及載當補入之

梧溪集七卷乃景泰七年丙子南康府知府陳敏政重刻陳作後序述原吉家世甚詳原吉有子掖洪武初任通事司令轉翰林博士又兼文華殿經筵事卒官掖子休當以才德薦至京師未官而卒子軫宣德中以秀才舉授南康府照磨未幾卒二子曰顏曰孟不能歸返僑居星子之東澗祖母黃母徐躬紡績以教二孫俱有成云集首有至正間周伯琦汪澤民二序序言原吉初學詩於延陵陳處卿處卿又與柯敬仲俱事虞邵庵得其傳與有元盛時楊范諸公齊驅惜未著其名俟載考之處卿官東流尹亦序云

甲申夏不雨暑酷甚偶讀鍾退谷集雜文有翁僕銘云藏汝泥女女曰霽梢吾烏見夫僕僕慣袖者之能終其天年哉余感嘆其言因注其旁云役君馬者路旁兒當下此一轉語

廣陵陸卿字無從隆萬間有詩名江都友人貽其集末有張君某為作小傳云無從少游京師識李西涯伴食中書投詩云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云云按陸上距弘治之世遠不相及安得以此詩屬之誤矣

鍾惺初名恬字叔靜竟陵人惺之弟也以諸生終其詩絶有風骨不肯染竟陵習氣古詩如大將雖自貴少小為奴隸男兒不殺賊自應死邊城夢想通侯貴意氣始得雄近體如桐新春後葉竹正午時陰皆佳境有半蔬園集惜不傳

余於唐人之文最喜杜牧孫樵二家皮日休文藪陸龜蒙笠澤叢書抑其次焉一日偶讀震澤集其跋樵集後云昌黎海也不可以徒涉涉必用巨筏焉則可之是也又書日休集後云予觀襲美與陸魯望倡和跌宕怪偉所謂兩雄力相當者及讀文藪多慷慨激昂文中子碑配饗昌黎請孟子為學科又幾於知道者益嘆前輩鑒識之允議論之公因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余一知半解亦自有與古人暗合者錄其言以自信

余嘗欲取唐人陸宣公李衛公劉賓客皇甫湜杜牧孫樵皮日休陸龜蒙之文選而次之為八家以傳悵收於史事不逞卒業俟乞骸骨歸田後當畢斯志聊書此以當息壤

湖廣土司彭九霄之婢有玉跳脫一隻中有一蟻歷歷分明自能蠕動又武林金編修家有貓眼寶石一枚其睛正午則如一線過午即圓陸延枝說聽云

彌溪陽秋記宋大觀中吳興人鄔宗孟剖蚌中有珠現阿羅漢相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紋畢具遂奉歸慈感寺供養寺臨溪流建炎中憲使楊應誠者與客傳玩忽越檻躍入水中時佛求之一宿而復在與唐文中食蛤事相類誠不可以儒家拘墟之見求之如余池北偶談所記廣陵銀杏樹中觀音大士像則又所目擊也

余嘗觀荊浩論山水而悟詩家三昧曰遠人無目遠水無波遠山無皴又王楙野客叢書太史公如郭忠恕畫天外數峯略有筆墨意在筆墨之外也

嘉靖中陸浚明粲為給事中疏糾張孚敬桂萼上為罷二相旋以霍韜言召還陸坐是謫都勻驛丞林居十八年翁有疏尉薦陸笑曰天下事壞於此輩欲人之手乃復欲以餘波污我耶余嘗論韜平生真小人之尤黃宗羲輯明儒學案不當闌入觀浚明之言韜在當時物論可知矣洪洞范進士彪西（鄗鼎）撰理學備考亦頗以余言為然

古今傳記如拾遺記東方朔外傳之類悉誕謾不經然未有如諾皋記之妄者一事尤可捧腹云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漁陽人少不羈嘗羅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每欲殺之白雀輒以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能害天翁遂下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乘天翁車騎白龍振策登天天翁追之不及堅既到天宮百官杜塞北門封白雀為上卿劉翁失治徘徊五嶽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為太山太守主生死之籍鄙倍至此不可以欺三歲小兒而公然筆之於書豈病狂耶段柯古唐之文人何至乃爾

諾皋又載妒婦津乃劉伯玉妻段氏字光明聞伯玉誦雒神賦自沉死武曌嘗過此津不敢渡先兄西樵過之有詩云解使金輪開道過斯人何減駱賓王亦快心語也

唐張祜詩內人已唱春鶯囀花下傞傞軟舞來按教坊記伎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一曰前頭人凡出戲日有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謂之進點教坊人惟得舞伊州餘悉讓內人如垂手羅回波樂蘭陵王春鶯囀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又有綠腰蘇合香屈柘梁州甘州柘枝黃麞拂林胡渭州達摩支之屬謂之健舞又有劍器胡旋

胡勝等。按記中所列曲名。如小秦王武媚娘。皆李唐本朝事。與呂太后並列不避忌。竹枝本名竹枝子。與采蓮子漁歌子山花子水仙子南仙子赤棗子生查子等並列。今獨去子字。但云竹枝。若楊柳則其本名。（又有字舞。花舞。馬舞。）

倦遊錄載辛稼軒患疝疾。一道人教以薏苡仁用東壁黃土炒過。水煮為膏。服數服即消。程沙隨病此。稼軒以方授之。亦效。予苦疝十七年矣。一日陳悅嚴相國讀倦遊錄。鈔以見示。明日往暢春苑相遇。予曰。承公惠妙方。當愈宿疴。又以自負。相國問何故。予曰。此疝辛稼軒陳沙隨都曾害過。正自不惡。與二公同病相憐。豈復尋常人哉。聞者皆為絕倒。

廣州城南長壽菴。有大池水通珠江。潮汐日至。池南有高臺甚麗。可以望海。其下曰離六堂。主僧某乞一聯。予為題云。紅樓映海三更月。石磵通江度雨潮。

唐詩人楊憑有中表竊其詩卷登第。憑知之怒甚。且詰之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中表答曰。知兄最愛惜此句。不敢奉偷。憑意稍解。曰。猶可恕也。宋初朝士競尚西崑體。伶人有為李義山者。衣衫襤褸。旁有人問君何為爾。答曰。近日為諸館職撏撦故至此。二事古今笑柄。予四十年所為詩。人間多有其本。其為人撏撦不少矣。恐一一鶴聲飛上天亦非己有。偶書之發一笑粲。

王勉夫紀聞載東坡一日與歐陽公論五代史。公曰。修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坡曰。韓通無傳。烏得為善善惡惡。公默然。千秋公議。當時坡公固已發之。是謂諍友。然劉壯輿作五代史糾謬。以示東坡。坡答以王介甫嘗謂某當修三國志。某不敢當。正畏如公之徒摭拾其後耳。

東坡詩筆妙天下。外國皆知仰之。子由使北詩云。莫把文章動蠻貊。恐防談笑臥江湖。其盛名如此。然當時尚有指摘其用事之誤者。予居易錄中已言之。王楙紀聞又言。吳人方惟深子通。絕不喜子瞻詩文。胡文仲達因語及蘇詩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方曰。做多自然有一句半句道着也。其狂僭至此。譬蜣蜋轉丸。以蘇合之香。豈肯顧哉。

滄浪云。王荊公百家詩選。蓋本於唐人英靈間氣集。其初明皇德宗薛稷劉希夷韋述之流。無少增損。次序亦同。儲光羲而下。方是荊公自去取。大曆以後。其去取深不滿人意。況如宋王楊盧駱陳拾遺張燕公張曲江王右丞賈至韋應物孫逖祖詠劉昚虛綦毋潛劉長卿李賀諸公。皆大名家。而集皆無之。其序乃言觀唐詩者觀此足矣。豈不誣哉。今人但以荊公所選訾詆而莫敢議。可嘆也。與予前論暗合若符節。益信予所見非謬。然予實不記憶滄浪先有此論也。

戶部覆江西護巡撫印而輔道徐某覆商民蕭崇業等開採鉛錫疏。略云。南源山係附近各山之總名。庾崇二縣接壤。雖山間有土產有鉛錫。然地處荒僻。民居寥落。兼之米價騰貴。有無生事。地方難必其無。云云。奉 旨開礦事情。甚無益於地方。嗣後有請開採者。俱不准行。大哉 王言。洞見萬里矣。

浙江巡撫副都御史張泰交疏言。首嚴縣民葉中吉年一百三歲。請 賜金建坊。禮部覆准允行。

朱昂梁周翰與楊億同為翰林學士。時梁朱二公年老。而楊甚少。每輕侮之。然考二公皆宋初最有文學者。而楊以後進。乃敢輕侮。杜詩晚將末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而笑。則子美亦嘗受惡少年之侮矣。韓翃中唐詩人。官同兩遊人主特達之知。晚在藩鎮幕。後生至目為惡詩。韓文章者猶例宜收侮後進小生耶。獨楊大年正人亦爾。則不可也。閱文瑩玉壺清話云。開寶塔成。太宗特詔朱昂撰記。文成。敦崇嚴重。上深加嘆獎。與宗人朱遵度號大小朱。萬卷與弟協稱渚宮二朱。又詔舉賢良。昂舉陳彭年。杜鎬刁衎列章奏曰。朱昂端介厚重。不妄舉人。況彭年實有才學。乞免召試。備清問。遂命以本官直史館。則朱在當時物望可知。又後苑宴侍臣賦詩。梁得春字曰。百花將盡牡丹坼。十雨初晴太液春。上特稱賞。嘗請修時政記。從之。二公本末如此。予往見周翰所撰石敬塘家廟碑石刻。皆未睹得耳。後大年竟夭死。石介至詆為文妖。或亦少時輕薄之報耶。龐文英文昌雜錄言時政記始於唐文昌左丞姚璹。至宋則周翰踵之。有此請也。

文昌雜錄云。鼎州通判柳應辰傳治魚鯁法。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口中。面東誦元亨利貞七遍。吸氣入水。飲少許即差。按應辰官都官員外郎。嘗書夬字符於浯溪磨崖碑旁。即其人也。

唐宋京朝官。遇令節放假休沐。又有旬休之例。文昌雜錄。休假歲凡七十六日。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天慶節上元節同天聖節夏至先天節中元節下元節降聖節臘日各三日。立春人日中和節春分社日清明上巳天祺節立夏端午天貺節初伏中伏立秋七夕末伏秋社授衣重陽立冬各一日。上中下旬又各一日。包拯奏言每節假七日。廢事頗多。請令後祇給假五日。當時京朝官優遊如此。此風至明不復有矣。

然宋人猶謂每春花時祇於擔上見桃李何也

越中筍脯俗名素火腿食之有肉味甚腴京師極難致偶見安老懷幼方載製芭蕉脯蓮子脯牛蒡脯法與製筍脯法略同錄之蕉根有兩種一種粘者為糯蕉可食取作手大片灰汁煮熟去汁再以清水煮易水令灰味盡取壓乾乃以鹽醬蒔蘿乾薑熟油胡椒等研浥一兩宿取出焙乾略搥令軟食之全類肥肉之味　取嫩蓮房去蔕去皮用新汲井水入灰煮浥如蕉脯法焙乾以石壓令扁作片收之　十月以後取牛蒡根洗乾去皮用慢火少煮勿太爛硬者熟煮并搥令軟下雜料物如蕉脯法浥焙取乾　薝蔔鮓方薝蔔即梔子也采嫩花釀作鮓最為香美昔劉賓客饋白太傅菊苗齏蘆菔鮓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有詩載集中

宋長安隱士高蠲有古人絕行慶歷中召至京師欲命以官固辭還家特賜安素處士家甚貧妻子凍餒終不以困故受人饋遺閉門讀書而已右見龐文英文昌雜錄末引處士叢种放詩且云志意修則驕富貴道德重則輕王侯惟安素無愧矣予撰古懽錄偶遺之遂錄於此

雜錄記唐德宗貞元十年七月賜故唐安公主謚莊穆此公主賜謚之始予撰謚法考未遑考證及此並錄之

唐宮殿皆植花柳宋植楸槐明代皆無之　本朝沿明之舊

宋初諸公競尚西崑體世但知楊劉錢思公耳如文忠烈趙清獻詩最工此體人多不知予既著之池北偶談居易錄二書閱李于田貢杭圃集載胡文恭武平宿詩二十八首亦崑體之工麗者惜未見其全聊摘錄數聯於左（函谷關）漫侍白馬先生論未抵雞鳴下客功（次關末況雨）石牀潤極琴絲援水閣寒多酒力微（淮南王）長生不待爐中藥鴻寶誰收匭內書（南城）蕩槳遠從芳草渡墊巾還傍綠楊堤（中虛觀）洞井曉寒千乳斂茗園春嫩一旗開（趙宗道歸輦下）江浦喧啞風送櫓河橋勃窣柳垂堤（注司馬相如賦云媻姍勃窣上金堤）（感舊）粉壁已沉題鳳字酒壚猶記姓黃人（塞上）頡利請盟金匕酒將軍歸卧玉門關（殘花）長樂夢回春寂寂武陵人去水迢迢（侯家）彩雲偎曲青岑醲沉水薰衣白璧堂前檻蘭苕依玉樹後園桐葉護銀牀（津亭）西北浮雲連魏闕東南初日照秦樓（古別離）佳人挾瑟漳河曉壯士悲歌易水秋（雪）色欺曹國麻衣淺寒入君王早敝裘（次韻徐與見寄）侏儒自是長三尺避然都來直數金（早夏）雖驚燕語頻移枕病起蛛絲半在琴風調與二公可相伯仲起結尤多得義山神理不具錄

杜詩戶外昭容紫袖垂蓋唐制天子臨朝則用宮人引至殿上至天祐二年始詔罷之是全盛之時反不如衰亂之朝為合禮也故中宗時皇后公主及上官昭容往往與與羣臣雜坐賦詩優伶至有裹談李老之詭可謂無禮之甚而郎官直宿亦有侍女新添五夜香之句竟不知侍女當是何色人也宋明以來乃為嚴重矣　本朝朝儀大朝日　駕出乾清門至保和殿稍駐大學士學士都察院左都御史以下堂上官翰林起居注官於保和殿門外行三跪九叩頭禮先行自甬道入太和殿後門出立簷下內閣東立西向都察院西立東向然後　駕至太和殿陛座惟起居注班殿內在諸王之後亦儒臣之極榮也

宋宰相班諸王之上樞密使班諸王下至明諸王始不與羣臣齒為得大體若唐宋以來皇子諸王尹京遙領節度使之類一切罷去尤為得體　本朝亦然凡大朝日諸王貝勒子謝　恩者皆拜於殿陛上與羣臣迥絕矣

呂正獻公喜釋氏之學以為相務簡靜士大夫罕接見惟談禪者稍得從容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僧寺隨僧齋粥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此真可一笑也

宋故事進士唱名宰執從官侍立左右有子弟與選者唱名之後必降階謝康熙庚辰科館選庶吉士大學士王文靖公之孫桐城張公敦復禮部尚書兼掌翰林院事韓公慕廬之子皆中式及唱名皆自陳奏皆得　邀恩入翰林然不降階謝也

本朝京官三品以上陛遷　命下宣　旨後即赴後左門欽奏謝　恩仍於鴻臚寺報名候大朝日於太和殿謝　恩己卯十一月上傳戶部尚書馬公齊禮部尚書佛公倫吏部尚書熊公賜履禮部尚書張公英皆拜相戶部尚書陳公廷敬轉吏書兵部尚書杜公臻轉禮書刑部尚書李公振裕轉戶部予以左都御史遷刑書同日　命下大學士伊桑阿公王公熙等於一統志館宣　旨訖隨同赴乾清門欽奏謝　恩此亦向時所未有也後旬日始以吏部左侍郎王公澤弘為左都御史則由吏部開列疏請云

徐度卻埽編云嘗見杜祁公少時手書所節史記一編字如蠅頭筆筆端楷首尾如一且極詳備如禹本紀九州所貢名品略具焉是時刻本書尚未盛行前輩之苦心為學如此豈後人所及

宋時士大夫為王氏之學者務為穿鑿有稱杜子美禹廟詩空庭垂橘柚謂厥包橘柚錫貢也古屋畫龍蛇謂驅龍蛇而放之菹也予童時見此說即知笑之語諸兄曰

信如此。則杜公之詩。何殊今佛寺壁畫觀音救八難。善財五十三參。關侯廟壁畫五關斬將水淹七軍耶。諸兒為之軒渠。

徐敦立云。唐人詩集行於世者。亡慮數百家。宋次道家藏最備。嘗以示王介甫。俾擇其尤者。今百家詩選是也。然則予前所云陳伯玉張道濟張曲江王右丞韋左司諸公之集。次道家盡無之耶。抑有之而見擯於介甫耶。如此等著聞之集。皆無之。何以稱備。有之而不取。尚得為有目人耶。

徐敦立記陳去非語。本朝之詩。慎不可讀者。梅聖俞也。不可不讀者。陳無己也。此意殊不可解。去非之學杜。亦予所未解也。

古來相業之盛。莫如北宋。劉莘老謝右僕射表曰。君臣曆歌。今百三十載。勳名繼踵。纔五十二人。可見得人命相之難。乃明末崇禎十七年間。拜罷遂至五十人。欲不亂得乎。

宋宣和中。三公三孤皆備。太師童貫。少師梁師成。少保楊戩。餘即蔡京王黼蔡攸鄧洵武之流。凡十人。而宦寺居其三。予昔使廣州。遊光孝寺。觀偽南漢所造鐵塔。四角有諸僧題名。列銜者皆金紫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又當時崇尚宦寺。士人多自宮以圖進用。亂朝之舉措。可笑如此。

唐時有走馬應不求聞達科者。傳以為笑。宋亦置高蹈丘園科。許於本貫投狀乞應。與唐正同。名實相悖。真可一噱也。

古彩選始唐李郃。宋尹師魯踵而為之。元豐官制行。宋保國者又更定之。劉貢父則取西漢官秩陞黜次第為之。又取本傳所以陞黜之語。注其下。其兄原父見之。喜因序之。而以為己作。明倪文正公鴻寶。亦以明官制為圖。予少時偶病。臥旬日。無所用心。戲作三國志圖。以季漢為主。而魏吳分兩路遞進。中頗參用陳壽書。頗謂馴雅有義例也。

馮祭酒具區（夢禎）跋孫覿尚書尺牘云。陽羨孫老得東坡棄婢而生尚書。實坡公遺體。予跋鴻慶集既辯之矣。頃又考得一事。坡往陽羨。憩村舍。見一童子頗聰慧。出對句云。衛門稚子瑤璵器。童子應之曰。翰苑仙人錦繡腸。坡喜之。童子即覿也。然則遺體之說。益知其妄矣。予跋鴻慶集。惜未睹此。故再著之。

南唐二徐。鉉無子。鍇有後人。居攝山前。開茶肆。號徐十郎家。王銍性之嘗訪之。鉉鍇告敕具在。又言嘗見鍇文集。有南唐宮人喬氏出家誥。今騎省集三十卷尚完。楚金集則不傳矣。泰和縣白鶴觀云。有楚書金碑。予以康熙甲子奉使東粵。過之。維舟將訪此碑。亦不復存。鍇謚文公。

魏野詩。數聲離岸櫓。幾點別州山。一篇最佳。王彥輔記其一絕。亦有風致可喜。城裏爭看城外花。獨來城裡訪僧家。辛勤旋覓新鑽火。為我親烹嶽麓茶。

劍俠傳言。嘉興一囚。善繩技。至戲場。捧繩百尺餘。置諸地。將一頭擲空中。初拋二三丈。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牽之。後乃拋至十餘丈。仰空不見端緒。其人隨繩身足離地高二十餘丈。勢如鳥隼。旁飛遠颺。望空而失。又默記載晏元獻罷相守潁州。一日有人呈踏索之技。已而擲索向空。索植立。緣索而上。疾若風雨。遂飛空而去。不知所在。公大駭。有牌軍白曰。頃出戍曾見此等事。此妖術。未能遠出府門。但請閉譙門大索必獲之。乃命衆軍。凡過非衛中舊有之物。即斧斫之。最後至馬院。一卒曰舊有繫馬柱五枝。今有六。何也。亟以斧斫之。乃妖人耳。遂獲之。

今浙西之杭州嘉興。稱吳地。錢塘江以東。乃為越地。故唐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予讀吳越春秋。闔閭五年。吳南伐越。破檇李。左傳史記亦然。越絕書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就李即檇李。然則春秋之時。嘉興本越之北境。初不隸吳。唐詩云云非也。

宋元論唐詩。不甚分初盛中晚。故三體鼓吹等集。率詳中晚而略初盛。覽之憒憒。楊仲弘唐音。始稍區別。有正音。有餘響。然猶未暢其說。間有舛謬。迨高廷禮品彙出。所謂正始正音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皆井然矣。獨七言古詩。以李太白為正宗。杜子美為大家。王摩詰高達夫李東川為名家。則非是。三家者皆當為正宗。李杜均之為大家。岑嘉州而下。為名家。則確然不可易矣。

吳越春秋。勾踐休息食室於冰廚。今稱人庖廚曰冰廚本此。

余辛丑客秦淮。邀笛步和廣山錢宗伯石庄秋柳小景絕句云。宮柳含烟六代愁。絲絲畏見冶城秋。無情畫裏逢搖落。一夜西風滿石頭。蒙叟見而戲余曰。忍俊不禁矣。

近日金華刻元陳樵鹿皮子集。郡人盧鄒所編。刻於明正德戊寅。今邵陽縣丞會稽董肇勳重刻於婺郡。凡古賦十五首為一卷。詩三卷。卷首載宋文憲公所撰墓銘。董有序頗詳。又云原刻有慈溪周旋序。佚去不載。甲申董自秦中以卓異入京。陛見來謁。以是書為贈。惜未暇晤其人。

香祖筆記卷六終

香祖筆記卷七

清　新城王士禛貽上著

越處女與句踐論劍術曰。妾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司馬相如答盛覽論賦曰。賦家之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詩家妙諦。無過此數語。

西京雜記。戚夫人善鼓瑟擊筑。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此遠在十九首蘇李之前。漢詩最古者。惟此及安世房中歌耳。晉樂志以為李延年造。不知何據。今在樂府橫吹郭茂倩樂府詩所載。則始六朝劉孝標王褒諸人。而古詞不傳。可惜也。

西京雜記。杜子夏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款。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于后土。魂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即化。封于長安北郭。此焉宴息。按此即後人自祭文自撰墓誌之始。

三國志蘇則傳云。仕宦不止執虎子。虎子溺器也。西京雜記言漢朝以玉為虎子。侍中執之。視王杯象箸相萬矣。而後世不議其奢僭何也。

太史公報任安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漢書注師古曰。媒如媒妁之媒孽如麴孽之孽。又曰。齊人謂麴餅為媒。今吾鄉之語猶然。然以媒作酶終不如作媒

之古。

太史公傳司馬氏。本程伯休父之後。而劉歆以為史佚後。又云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怒削去之。後坐李陵下蠶室。有怨言。下獄死。與傳皆不合。未知歆何所據也。

曹孟德作疑冢七十二。又遺令婕妤妓人。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予常笑之。謂操體魄果藏西陵。即不必作疑冢。既作疑冢。體魄且不知散落何許。雖望陵作伎亦復聞之。可謂詐而愚矣。故友劉考功公䶮董侍御玉虬。皆為捧腹而題之。

樂府詩云。綠蛇含珠丹。初讀之。謂偶然語耳。非有故實。後觀鄴中記云。魏宮中有綠蛇。口有赤珠。若梧子大。甄后每梳妝。則盤結一髻。形於后前。因效而為髻。號靈蛇髻。乃知樂府用此事也。

韻語陽秋載錢起贈杜牧詩。今坊刻襄陽集。有贈孟郊詩。皆可一噱。

仙人屏絕塵壒。游于太清。然如上元夫人欲嫁封陟。紫素元君欲從任生之類。殆不可曉。至如文殊三處過夏。一月在婬舍。及婆子燒庵公案。復是何理。恐妄解禪縛。適為俗人學鳩摩羅什一輩藉口也。

謝在杭文海披沙云。蝨瘕黃龍浴水治之。應聲蟲雷丸及藍治之。食肺系蟲獺爪治之。膈食蟲。藍汁治之。人面瘡。貝母治之。

唐牛僧孺。人稱太牢。楊虞卿。稱少牢。京師語曰。太牢手。少牢口。謂牛善為文。楊善言說也。白樂天不失為賢者。而黨于二牢。未免為累。每讀長慶集。輒惜之。不啻如癰疽瘠環耳。

道書多荒誕不經。可為笑柄。如謂牽牛娶織女。借天帝二萬錢下禮。久而不還。被驅在營室之間。此與段柯古天帝白鵲事類。

東坡守揚州。始至。即判華牡丹之會。自云雖煞風景。且免造孽。予少時為揚州推官。舊例府僚迎春瓊花觀。以妓騎而導輿。太守節推各四人。同知已下二人。既蒞事。歸而宴飲。仍令歌以侑酒。府吏因緣為奸利。予深惡之。語太守一切罷去。揚人一時誦美之。與東坡事頗相似。附識于此。

東坡先生知登州。問徐神翁學道之要。答曰。勿作官即好。及南遷過海。潁濱曰。吾兄知信其言而不能用也。

左思賦。古度君遷。北戶錄云。古度樹一呼那子。故閩清林先輩茂之名古度。字那子

也。南人又號曰枕。（日亞反）其實大如櫻桃。黃即可食。過則化蛾及蚊飛去。

北方有無核棗。嶺南無核荔支。有大如雞卵者。其肪瑩白如水精。

鹽煮于海。惟河東監夏有鹽池。紅鹽池。滇蜀有黑白鹽井。河間鹽山縣。以地產鹽故名。非有山也。獨元人西使記言過孫掃兒城偏山皆鹽。如水精狀。此則真鹽山耳。

虛谷閒鈔云。徐太尉彥若赴廣南。將渡小海。于淺瀨得一琉璃瓶子。中有龜。長可一寸。往來旋轉。略無暫已。有胡人識之。曰龜寶也。

詩集句起于宋石曼卿。王介甫皆為之。李龏至作翦綃集。然非大雅所尚。近士大夫競以詩牌集字。牽湊無理。或至刻之集中。尤可笑。

荊芥穗為末。以酒調下三錢。治中風立愈。

治走馬疳。用瓦壟子。（比蚶子差小杜[illegible]醫醫者）用連肉火煆存性。置冷地。用盞蓋覆。候冷取出。碾為末。滲患處。又一方。馬蹄燒灰。入鹽少許。滲患處。

治痘疹黑陷。用沉香乳香檀香。不拘多少。放火盆內焚之。抱兒于烟上熏之。即起。

治惡瘡。取冬瓜一枚。中截之。先以一頭合瘡。候瓜熱。削去。再合。熱減乃已。又一方。用蒜泥作餅。瘡上灸。不痛灸痛。痛者灸不痛。即止。

小兒耳後生瘡。腎疳也。地骨皮一味爲末。粗者熬湯洗。細者香油調搽。（已上諸方見東洲閒錄）

唐德宗使段善本授康崑崙琵琶。奏曰。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教。後乃盡段之藝。知此者可與言詩矣。

常見一貴人買得柴窯盌一枚。其色正碧。流光四照。價餘百金。始憶陸魯望詩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可謂妙于形容。唐時謂之秘色也。

南唐李主研山。後歸米元章。米與蘇仲恭學士家易北固甘露寺海嶽庵地。宣和入御府。事詳避暑漫鈔。後又四百餘年。不知更易幾姓。而至新安許文穆（國）家。已而歸嘉禾朱文恪（國祚）子戊辰春。從文恪曾孫檢討彝尊京邸見之。真奇物也。檢討請予賦詩。既爲作長句。又題一絶句云。南唐寶石劫灰餘。長與幽人伴著書。青峭數峰無恙在。不須淚滴玉蟾蜍。後二年復入京師。則研山又爲崑山徐司寇購去矣。今又十五年。不知尚藏徐氏否。青峭數峰。蓋用南唐元宗語。元章既失研山。賦詩云。研山不可見。哦詩徒歎息。惟有玉蟾蜍。向予頻淚滴。皆用本事也。

僧祐釋迦譜云。懿摩王四子。被擯到雪山住直樹林中。四子生子。王歎喜。言此真釋子。能自存立。故名釋。注。釋迦爲能。譜又云。在直樹林中。故名爲釋。注。梵語呼直亦曰釋。別傳云。此國有釋迦樹。甚茂盛。相師云。必出國王。因移四子立國。因名釋種。

萊陽左公蘿石忠孝大節。出于天性。鄉人敬仰之。稱大忠先生。崑山徐章仲（炯）健庵尚書次子也。歲庚辰。官山東提學。允公議。建大忠祠于其里。首捐百金爲倡。一時皆樂欣助。不浹歲落成。粗有次第。而新令某適至。方修衙署。日遣胥役入祠。取所庀甓石木植之屬。鄉之紳士以爲言。令詬怒。欲申請毀祠。會章仲按萊考試。令恐拂其創建之意。乃詭詞以自白。章仲因而慰之曰。子勿慮。第往具牲牢。躬拜祭。則浮議自息。令如其指。祠竟得無恙。

順治初。吏部諸司郎官。最爲清要。吳郡顧松交（予咸）請來黃俱以吏部郎里居。賓客輻輳。一日廣坐中。一客忽曰。二公所謂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也。客皆爲之絶倒。

佛經幻妄有最不可究詰者。如善慧菩薩。自兜率天宮下作佛。在摩耶夫人母胎中。晨朝爲色界諸天說種種法。日中時爲欲界諸天亦說諸法。晡時又爲諸鬼神說法。於夜三時亦復如是。雖稗官小說如西遊記者。亦不至誕妄如是。

余官左都御史。一日五鼓。啟事候于中左門。故吏部侍郎趙公玉峰（士麟）謂曰。公真今日之泰山北斗也。余曰。何忽見推。趙曰。公爲戶部侍郎七年。屏絶賄賂。不名一錢。夫人而如之。至爲御史大夫。清風亮節。坐鎮雅俗。不立門戶。不急彈劾。務以忠厚惇大培養元氣。真朝廷大臣也。抑亦今日樂石也。余謝不敢當。然數語實有關治體之論。故追記之。趙官浙江巡撫。嘗開濬杭城市河。代貧民償旗債萬餘金。浙人至今尸祝之。近日名臣也。

閒見錄云。韶州人于江邊得巨蚌。剖之有珠。大如彈丸。光若水精。中有北斗七星。隱然可見。納本州軍資庫。

揚州瓊花天下祇一株。晏元獻守揚。作無雙亭于其側。宋德祐乙亥。北兵至。花遂不榮。趙棠國炎有詩曰。他年我若修花史。合傳瓊花烈女中。然山房隨筆所記。仁宗慶曆中嘗分植禁中。輒枯。比載還。則敷茂如故。又何說耶。

貴州苗峒出沙板。然彼中不甚貴重。其最重者曰桂板。有金桂水桂二種。一如黃金間碧玉竹。一如沉香之色。嗅之如沈速香。其木在地中橫生。長或丈餘。短或三五尺。大者或至數圍。更無枝葉。其生多在山根。其上土色皆黃。庶草不殖。以鐵斲之。堅而難入。苗人斲爲板售之。直較沙板數倍。與宋人談藪所記大同小異。談藪謂湖南亦然。湖南與苗蠻風壤相接。理合有之。又謂平江（即今郴州）大旱。河水涸。居人就河底掘井。得沙板。愈取愈多。亦有得沉香者。此則不可曉也。

古董字。東坡作骨董。晦庵作汨董。見霏雪錄。

上東巡幸曲阜。謁 至聖廟。廟門外降輦步行。行三拜禮。留 御前曲柄繖于大成殿。 命冢祭即陳設之。古今未睹之異數也。事詳幸魯盛典。按宋故事。天子謁孔廟止行肅揖之禮。慶曆四年五月。仁宗特行再拜禮。乃知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盛典衍聖公孔毓圻疏請翰林院庶吉士孫致彌乙丑進士金居敬（皆予之門人）纂修書成。金已前授靈壽縣知縣。卒于官。孫先以無妄詿誤。至是復官授編修云。

木鱉子入豬能殺人。見霏雪錄。

康熙己卯。 南巡視河工。迴蹕。有 御製詩云。行徧江南水與山。柳舒花放鳥綿蠻。明朝又入邳徐路。鳳闕龍樓計日還。會予以御史大夫被 命。與大司徒陳公（廷敬）大宗伯張公（英）大司空王公（鴻緒）入直 南書房。同獲恭睹。共歎爲太平和吉之音云。

呂宋國所產烟草。本名淡巴菰。又名金絲薰。余既詳之前卷。近京師又有製爲鼻烟者。云可明目。尤有辟疫之功。以玻璃爲瓶貯之。瓶之形象種種不一。顏色亦具紅紫黃白黑綠諸色。白如水晶。紅如火齊。極可愛玩。以象齒爲匙。就鼻嗅之。還納于瓶。皆

内府製造民間亦或倣而為之終不及

古來兼官皆以大兼小明初大學士皆五品其後加尚書侍郎始為二品三品故明初三楊兼銜皆云某部尚書兼某殿閣大學士今內閣結銜移大學士于上而云兼某部尚書學士兼侍郎亦然與古制異

甲申七月門人李子來（先復）自奉天少京兆遷少廷尉歸京師遺松花硯一紺色有文徧體作雲錦形試之細潤宜墨頗似端溪之下品後有續硯譜者當列洮河龍尾紅絲之上

李林甫外傳言有術士說安祿山常有五百銅頭鐵額人侍其左右一日請林甫宴令術士覘之見一童子捧香爐而入五百人皆走避云云又言道士許林甫三百年後白日上昇及為相二十年復見之云相公所行多不合道更六百年乃如約矣信如所云是天上神仙必需此不忠不孝之人義何所取而小說往往記林甫後身有為牛為蛆之說誣甚誣耶

唐高宗將立武氏謀之李勣對曰此陛下家事明皇將廢太子瑛兄弟未決李林甫亦曰家事何必問外人奸臣誤國先後一轍如此

予以順治八年辛卯中鄉試閱牘為座主蒲阪御史大夫杜公（篤祜字振門）房師壽春侍御夏公（人佺字敬孚）所賞與已定解元三日矣有丘縣令李應軫者高郵人與夏公為淮南鄉里年七十矣私于夏公曰某老矣日暮途遠使元出本房差慰遲暮公能相讓則奕世之感也請至再三夏公乃許之其首薦即昌樂滕國相（字和梅）也已擬第六與予皆習毛詩杜公甚難之而李請益堅杜憐其意遂改予第六而滕得元時滕年近六十予年始十八耳榜後旅謁杜公頗悔之間語予以前事且曰予文合作元此亦命也予初不以屑意其後十年而予銓授揚州府推官李以兵部主事告老家居年八十餘矣其子為州役窘辱屬予雪其事予憶往事殊惴惴予顧力直其子而痛懲州役且戒州守吳君之俊（後為東昌府知府）以李公高年家居有司宜加禮吳諾李道予意李感泣遂通間問陳謝如平生交凡予一生報德不蓄怨皆此類唐摭言載裴垍舉宏辭崔樞考之被落及垍為宰相擢樞為禮部笑謂樞曰聊以報德然不敢妄擬古人其存心寧厚勿薄庶不愧耳偶書之以示子孫

邯鄲人侯二素不孝其母以米麵乞者二見而怒痛捶而逐之妻子泣諫不聽未幾二過體生毒瘡潰爛而死夢告其子曰我以忤逆不孝罰往京師宣武門西車子營

張二家作豬汝可速往贖歸遲無及矣子如其言至京師宣武門訪張氏果有牝豕適生數子其一豕身人面有鬚貌如其父子痛哭述其故願以十金贖歸張不聽而殺之此康熙三十九年事

唐庚三國雜事云先主父子相繼始終號漢未嘗一日稱蜀陳壽黜其正號猶魏晉之私意廢史家之公法改漢為蜀猶五代稱李璟為吳劉崇為晉今五代史南唐北漢世家未嘗以吳晉名之也蓋宋人之論已以南唐為吳王恪之後比于昭烈矣歐公五代史世家首南唐而胡恢陸游馬令之書層見疊出豈非有深意存焉乎近興化李映碧（清）廷尉取馬陸二氏之撰為經別作南唐書而雜采江南野史釣磯立談玉壺清話諸書為緯殊為有見予嘗謂五代中原之君史家所謂正統者皆盜賊僭竊無足比數惟唐莊宗雖以沙陀賜姓而能手除篡賊復唐社稷則君子引而進之不忍斥也其于南唐亦若是焉已矣以南唐為正統不猶愈于朱溫石敬瑭之流哉

四川達州民某兄弟二人甚友愛弟未授室而他出其兄賣身得十二金為弟聘婦弟歸娶知兄賣身事乃相持而泣遣其婦往母家取原聘金為兄贖身湖南流民二人某某知其事尾之中途擊婦死而攫其金忽迅雷大震擊二人立斃其尸羅跪于婦家之門手中持十二金頃之婦復甦歸至其家則二人已先跪門外矣婦語其故兄弟鄰里及州人來觀者如堵莫不嘆異以為孝友強暴之報施不爽如此

予丙子奉使祭告西嶽于玉泉院見無憂樹四株後閱內典頻頭婆羅王立瞻婆國婆羅門女為第一夫人生子名無憂又生子名離憂其無憂即阿育王也後王出外園遊戲見一無憂樹華極敷盛王見已此華樹與我同名心大歡喜蓋此樹與青柯坪婆羅樹皆西域種然西嶽乃道士所宅絕無蘭若不知以何因緣而有此樹又釋迦譜毘婆尸佛有執事弟子名無憂

唐劉希夷汝陽潭詩魚鱗可憐紫鴨毛自然碧寫物最工然非初唐人語已似皮陸予近詠寓邸西齋叢竹有句云冉冉紫雲蓋翻翻紅鶴尾自謂不減劉語

本朝新進士臚傳後自鼎甲授翰林修撰編修外餘皆引見　欽選庶吉士分清漢書與鼎甲三人一體教習順治間定例清書者陞內閣學士漢書者陞京堂官或徑陞侍郎如程其相（芳朝）以丁亥榜眼及第至侍讀學士陞太常寺卿左庹孫（懋祖）以乙丑會元至侍讀學士陞通政使臨朐馮易齋相國（溥）以讀學陞吏部侍郎錢塘黃次辰相國（機）以讀學陞禮部侍郎是也如勝國甲科即不拘此例故王宗伯敬哉（崇簡）曰司

寇東谷（卯謙）高侍郎念東（珩）胡學士此庵（統虞）諸公皆爲三院學士三院者國史秘書弘文院也庶吉士則專隸弘文旣設內閣遂罷三院不設而別立翰林院以學士掌之

劉宋忠武公沈慶之詩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按容齋贅語云周子隱讀書臺下舊爲光宅寺乃梁武帝故居其地又名南岡六朝士大夫多居之武帝評書云南岡士夫徒尚風軌不免寒乞正指此乃知沈所居在南岡非泛設耳

古有通鳥語牛馬語者梁廷尉卿沈僧昭先爲山陰令與會稽太守武陵王紀校獵中道而返左右問其故答曰國家有邊事當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故知耳俄而使至是知鳥獸莫不能語者釋氏戒殺厥有旨哉

本朝翰林遷吏禮二部侍郎例兼翰林院學士至尚書則不復兼按明萬歷中王三渠用賓官南京吏書仍兼翰林院學士此其同而異者也若霸州郝恭定（杰）合肥龔端毅（鼎孳）二公皆不由翰林而爲禮書董禮侍安國則旗下人不由科甲錢唐高禮侍士奇則以供奉 內庭久特加少宗伯未嘗視部事也

康熙初予自揚州入爲禮部主事時蘇松詞林甚少現任數公又皆以奏銷一案詿誤京堂至三品者亦止華亭宋副都直方（徵輿）一人迄今三十載乃極盛其他無論即狀元鼎甲駢肩接踵而身兼會狀兩元者如癸丑韓宗伯慕廬（菼）丙辰彭侍講訪濂（定求）乙丑陸侍講澹成（肯堂）皆是也他如翰林臺省尤衆地氣盛衰信有時哉近日地氣自江南至江北而揚州爲極盛如甲戌顧圖河江都人榜眼及第庚辰季愈寶應人榜眼及第癸未王式丹亦寶應人會狀兩元及第一時稱科名盛事前此未有也

江淮以北鼎甲甚不易得蓋自明時已然然如直隸之滄州順治丙戌呂讀學（纘祖）乙未戴少參（王綸）皆榜眼及第河南柘城縣康熙甲辰李侍郎（元振）庚辰王編修（露）一榜眼及第一探花及第露即會元也滄州又有丁亥會元李人龍官內閣中書舍人然則堪輿家言信有徵矣

陳後主養天台智者大師物有中藤紙一噴蓋六朝語沈后書有赤松澗米五石隋煬帝所嚫衣物又有南榴夾膝桃一枚栜心筆格一枚篆字皴皮屏風一具鵶納袈裟一領絲布祇支二領銅揲勞一口布三十稱

鳥獸羽毛之奇異者如紅紫鶡鶪五色鸚鵡紅鴿紅鴣鵝兒黃馬桃紅斑點子花馬朱毛虎山水文豹硃砂鼠綠蝴蝶予或見或聞雜記于池北偶談居易錄二書近日

京師金魚顏色種種變化尤爲豔異而白魚硃砂點者或在首或在背或在尾罝之盆池游泳唫喁粲若錦綺信生物之不可測也聞又有藍其色者惜未見至于鴿之[illegible]光之廄亦多異種不能悉論又顧鄰初客座贅語云全椒學博王忠徽曾以禱雨見紅鴿疑是神物非世所恒有萊陽姜如農（埰）別墅有紅鴿館陳其年（維崧）檢討詩餘有紫鸞橋未詳出處不敢輒書

杜堇字克任按字書堇具吝切即烏頭也其汁飲之能殺人故唐明皇取其汁以毒張果堇蓋黑用以取名真狂士矣

弘治五年南直隸鄉試劉尚書南坦（麟）以武學生中式十四年鄉試陳翰林魯南（沂）以太醫院醫生中式二公名碩而皆以雜流入試所未解也此例至嘉靖中始革去

予于明代郡縣志書祇取關中諸公所纂如武功平涼朝邑華州等十餘種此外惟崔後渠安陽志章楓山蘭谿志馬應龍安丘志邢子愿武定州志史遵勺（紀）介休志不失史法偶觀顧東橋與陳魯南論修志書云嚴介谿袁州志都元敬黃山圖經李懋卿東光志邵二泉許州志各有義例須取參訂已上諸志則又予所未聞未見者東橋先生平生傲睨相高及撫楚被旨修奉天大志又忤世宗真所謂豪傑之士矣

登高能賦自是佳話若蘭亭之集古今豔之然詩不成受罰者若干人殊煞風景乃亦有不識字不成詩傳之千載反成佳話者如唐人章蜓明奉和詩渭水秦川照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料應學得虞姬婿書字才能記姓名宋人釣臺詩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字壓崖嵬劉郎可是疎文墨幾點胭脂涴綠苔政使希仁題詩光世能書亦復尋常未必如此令人解頤也

遯園居士言金陵盛仲交家多藏書書前後副葉上必有字或記書所從來或記他事往往盈副皆有鈐印常熟趙定宇少宰閱舊唐書每卷畢必有硃字數行或評史或閱之日所遇某人某事一一書之馮具區校刻監本諸史卷後亦然並以入梓前輩讀書游泳賞味處可以想見此語良然予所見劉欽謨昌官河南督學時所刻中州文表每卷亦然予勸宋牧仲開府重刻文表及梁園風雅二書且云欽謨諸跋當悉刻之以存其舊亦遯園先生之意又嘗觀袁中郎所刻宗鏡摘錄亦復如是弇州先生讀書後同此意也

金陵許尚寶石城先生（穀）年二十中嘉靖乙酉鄉試乙未南宮第一壽八十餘及見萬曆乙酉後事近上海姚方伯通所先生（濟）萬曆戊戌進士壽近百歲及見順治戊

戌後輩姚公與先祖贈尚書公爲浙藩左右使同僚壽亦相埒鼎革後尚有書問往來今又五十餘年往矣予年十八以順治八年辛卯中鄉試至今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已五十四年去辛卯止八載耳不知假我數年猶及見之否然釋氏石火電光之喻信有然矣

戊戌同年吳侍讀默岩（國對）全椒人榜眼及第詩未入格而頗有勝情予官揚州時常與共客儀真一日過予客園置酒酒閒作擘窠大字及便面數事皆即事漫興之語令人解頤尚記其一則云少陵云一洗萬古洗馬空東坡云筆所未到氣人吞才人須具此胷次落筆自爾不凡惟阮亭可以語此頃之予衣領上偶見一蟻即又云罩官衣領爲上一蟻子此正須耐煩以爲勝俗客耳雖偶然游戲皆有理趣久之露坐月色皎然賦絕句云如此青天如此月兩人須閑大江秋予和之得四首鄭林兄弟皆名士廨屋三間分兩頭及第紅綾分餅日閉門黃葉著書秋鳴𡼖（山名）圖中小斜日森碧條人影參差曲岸頭頃刻疾書兩丸墨山蟬墮地數聲秋又二詩不具錄詳鑒江倡和集

焦山瘞鶴銘或云王右軍書或云陶貞白或云顧況而周暉金陵瑣事言唐孚石續博物志陶隱居書有奇世傳畫板帖及焦山瘞鶴銘皆其遺跡顧元慶作瘞鶴銘考歷引黃長睿以至都元敬諸家之說斷以爲陶書而未及引此證之予門人淮陰張力臣（弨）作瘞鶴銘辯援據甚博予以遺新安張山來（潮）刻叢書中不記引此否也

金陵瑣事云神樓乃劉南坦尚書製爲條煉者用篾編成似陶靖節之籃輿懸于屋梁僅可旁臥其上下收放之機皆自握之不須他人文徵仲寫其圖諸詞人多詠歌之皆不得其旨按虞山列朝詩小傳云清惠好樓居而力不能構文徵仲作神樓圖以遺之又升庵先生後神樓曲序亦然曲中仙人五城十二樓等句亦未詳其形製何如皆所云不得其旨者也

予嘗謂古人詩且未論時代但開卷看其題目即可望而知之今人詩且未論雅俗但開卷看其題目即可望而辯之如魏晉人製詩題是一樣宋齊梁陳人是一樣初盛唐人是一樣元和以後又是一樣北宋人是一樣蘇黃又是一樣明人製題汎濫漸失古意近則年伯年丈公祖父母俚俗之談盡竄入矣詩之雅俗又何論乎

詩題有一二字不古遂分雅俗如古人祇有同韻和韻而今人則改作步韻武韻矣古祇有絕句今人則改作截句矣古人贈答或云以詩贈之以詩寄之今則改詩以

贈之詩以寄之矣此類未易更僕但取古人集觀之雅俗自辨當以三隅返也

江寧有西域賈胡見人家几上一石欲買之凡數至主人故高其值未售也一日重磨洗冀增其價明日賈胡來驚嘆曰此至寶惜無所用矣石列十二孔按十二時辰每交一時輒有紅蟢子布網其上後網成前網即消乃天然日晷也今嬉子磨損何所用之不顧而去

史癡翁金陵人佯狂玩世工詩畫樂府妻號樂清道人姬人何號白雲善畫工篆書通音律琵琶得兩京國工張祿之傳翁每製一曲即命白雲被之絃索嘗訪沈石田于吳中不值見堂中懸絹素尚未渲染輒濡墨縱筆作山水不題姓名而去石田歸見之曰吾吳中無如此人必金陵史癡也亟追邀之相見一笑留石田家三月而後返

明代冊使至諸　藩府藩王以刺進之于郊刺稱某王拜三字而已應天鄉試榜後魏國公例設宴中山府第邀集新舉人亦惟書魏國公拜四字于刺不書姓名

余少時官廣陵與諸名勝脩禊紅橋即席賦冶春詩二十四首陳其年後至贈余詩曰王山筵上頹唐甚意氣公然籠罩人劉公㦷曰采明珠耀桂旗甚矣或率而見拜或揚袂從風如欲仙去冶春詩獨步一代不必如鐵崖遁作別調乃見姿媚也

香祖筆記卷七終

香祖筆記卷八

清　新城王士禎貽上著

陳霆字水南，吳興人，著兩山墨談，甚有義理。閱金陵瑣事，始詳其本末。霆字震伯，號居白下。又著唐餘紀傳、渚山詞話。嘗作詞弔張麗華，云麗華死于青溪，後人哀之，為立小祠，祠像乃二女郎，其一即孔貴嬪也。今祠亦不復存。

成弘間南都扇骨，以李昭製者為最，見顧東江清集。往徐健庵司寇為宮坊時，贈予金陵仰氏扇，予謝以詩，有得京扇貴李昭骨之句。異日相過，朝班問李昭出處，予但據東江集答之。後閱金陵瑣事，乃詳李昭、李贊、蔣誠三人製扇骨最精，徐守素、將徹、李信，保補古銅器如神。恨昔者不能舉此應之，信強記之難也。

張遺字瑤星，金陵遺民也，居棲霞一小庵，數十年不入城市，著書十餘種，有一書紀南渡時事，可稗史乘，惜未版行。凡所撰著，稱白雲自怡。年九十而終。四十年前游東萊時，先兄西樵亦客萊，相友善。及予在邗江，數客金陵，未及見之。為之某足攝山矣。予撰古懽錄，亦道此人，故著于此。

明時欽差行人吳惠與劉真人于鄧州鳳凰門外城中得一石匣，中有玉冠，冠上刻王真人玉冠五字。此與王喬玉棺相似，玉冠尤為新異。

舊例科場進呈試錄，主考官自撰程文，其用士子文稍為點定。自萬歷十三年乙酉科始。

治血山崩：當歸一兩，荊芥一兩，酒一鍾，水一鍾，煎服立止。

撫州商人病痢危甚，太學生倪某用當歸、木香、阿魏丸之，白滾湯送下，三服而愈。

又治痢方：黃花地丁搗取自然汁一酒盞，加蜂蜜少許，服之神效。

濕痰腫痛不能行，用豨薟草、水紅花、蘿蔔英、白金鳳花、水龍骨、花椒、槐條、蒼朮、金銀花、甘草，以上十味，煎水蒸患處，水稍溫即洗之。

治小腸疝氣：烏藥六錢，天門冬五錢，白水煎服，神效。

治小便不通：芒硝一錢研細，以龍眼肉包之，細嚼嚥下，立愈。

治瘰方：用竹刺將瘰頂上稍稍撥開，油灰勿令見血，細研銅綠少許，放撥開處，以膏藥貼之。

接骨方：土鱉用新瓦焙乾，半兩錢醋淬七次，自然銅、乳香、沒藥、菜瓜子仁各等分，為細末，每服一分半，酒調下。上體傷食後服，下體傷空心服。

治疫腫頭面方：金銀花二兩，濃煎一盞，服之，腫立消。

針入肉，用櫟炭末三錢，井水調服，即下。又方，以磁石置肛門外，引下。（已上俱出金陵瑣事）

沈石田周于支八字，與明英宗同。

明寧國大長公主所用遺墨半挺，上用紫金打成龍口吞之，一磁杯貯酒，滿則隱起一龍形，鱗鬣具備，酒盡不復見。

金陵王某家有大石子，中具兜塵觀世音像，趺坐如生，面目衣裓如畫。又南唐元宗時，溧水某樹生頂菩提像，右袒左跣，衣裓宛然，其色如紺，漆光可以鑑。

南唐書有馬令、胡恢、陸游三家，馬、陸二書盛行于世，近吳門又有合刻，惟胡書世罕傳之。聞江陰李忠毅（應昇）家有藏本，廿年前屬江陰令陸雲士（次雲）訪之，久不見報。又屬門人楊侍讀賓實時求之，亦不得。按恢，金陵人，博物強記，工篆隸，客京師久不得調，上韓忠獻公詩云：建業關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人寒。忠獻公深憐之，使書太學石經，因得從官，任華州推官。

宋明帝借張永南苑三百年，詔云期畢便還。唐相韋濟久作，以視蔡伯致仕，一卜者說其數可百四十，惟百二十歲時春夏間數日懶服，作太息，顧子孫曰：孩兒輩切記是年，莫教我喫冷湯水。二事殊絕可笑。杜牧詩：百年便作萬年計，[illegible]中人不悟此者多矣。釋氏六如之喻，正為此輩棒喝。

顧鄰初云：沈約宋書凡歌字皆作哥字，予昔官廣陵，于一士大夫家見趙松雪書凡哥字皆作歌字，蓋古通用也。

捨筏登岸，禪家以為悟境，詩家以為化境，詩禪一致，等無差別。大復與空同書引此，正自言其所得耳。顧東橋以為英雄欺人，誤矣。豈東橋未能到此境地，故疑之耶。

京口張丈選公選（九徵），博物君子也，嘗題予過江入吳兩集云：筆墨之外，自具性情，登覽之餘，別深懷抱。此語可與解人道。

予少游京師日，與汪苕文（琬）、劉公㦷（體仁）倡和，晨夕過從無間。一日往汪邸舍，其小僕孫玉者走報曰：王貽上來。苕文出，為予述之，予笑曰：此子不減蕭茂挺家僕。

孔平仲雜說云：今人公家文字用仰字，出北史北齊孝昭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

汪苕文赴京師，過揚州，予送之舟中，欲附東京五鳳寄家西樵兄，汪以道遠稍難之。予笑謂曰：汪大乃成俗吏。汪亦一笑許之。後記其事于說鈴。

宋時徑山僧行圃、為蛇傷足、一叅方僧為治之、先汲淨水洗患處、易水數斛。令腐膿敗肉悉去、瘡上白筋見。乃挹以軟帛、以藥末勻糝瘡中。忌水泉、須明日淨洗、數數如初、一月毒盡肉生。平復如舊。其方乃香白芷為末。入鴨嘴膽礬、麝香各少許。見談藪。

宋制、軍營中有天王堂。小說亦屢載之。不知何天王也。談藪云。唐天寶西蕃寇安西。奏乞援兵。詔不空三藏誦仁王經。帝見神人帶甲荷戈在殿前。問不空。曰。此毘沙門天王第二子獨健。往救安西耳。後安西奏見神人破賊。城上天王見形。圖形上進。因詔諸節鎮所在州府。於城西北隅各立天王像。佛寺亦然。宋時沿之入軍營也。又括異志言。宋建炎中。敵將屠秀州。天王現于城上。若數間屋大。懼而引去。因建天王樓於城西北隅。

汪鈍翁（琬）嘗問予。王孟齊名。何以孟不及王。予曰。正以襄陽未能脫俗耳。汪深然之。且曰。他人從來見不到此。

予又嘗謂鈍翁。李長吉詩云。骨重神寒天廟器。骨重神寒四字。可喻詩品。司空表聖與王駕評詩云。王右丞韋蘇州趣味澄夐。如清沉之貫遠。元白力勍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元白正坐少此四字。故其品不貴。

表聖論詩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八字。又云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二語。形容詩境亦絕妙。正與戴容州藍田日暖良玉生烟八字同旨。

弇州云。腸騰崩拆。情之來也。明雋清圓。詞之藻也。四語亦妙。

古人同調齊名。大抵不甚相遠。獨劉楨與思王並稱。予所不解。建安七子。自孔文舉不當與諸人同流。此外如陳琳之飲馬長城窟行。阮瑀之定情詩。徐幹之室思。皆有漢人風格。惟楨詩無一語可采。而自古昔並稱曹劉。未有駁正其非者。鍾嶸又謂其仗氣愛奇。動多振絕。思王而下。楨為獨步。殊似囈語。豈佳處今不傳耶。乃秦少游亦云。五字一句。工妙絕冠儔匹。殆亦耳食之甚。

萊陽宋荔裳（琬）按察言。幼時讀書家塾。其邑一前輩老甲科過之。問孺子所讀何書。對曰。史記。又問何人所作。曰。司馬遷。又問。渠是某科進士。曰。漢太史令。非進士也。遂取而觀之。讀未一二行。輒抵于案曰。亦不見佳。何用讀為。荔裳時方髫齔。知匿笑之。而此老夷然不屑。

予十數歲時。屢夢坐園亭上。有五色異禽。小於鸜鴿。羽毛甚麗。羣飛空中。或集於肩。或投于懷。馴擾不去。又兩夢有人贈一奩墨。開之有異香。既覺為諸兄言之。曰。此文字之祥也。順治八年辛卯。予年十有八。一日讀書倦而假寐。夢神人告曰。汝知今科闈中題乎。乃予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也。詩經題乃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叩其餘則不應。及八月入闈。首題果符所夢。頌題則聖敬日躋。及明年壬辰會試。頌題乃維清緝熙二句也。予中是科鄉試第一。旋改第六。壬辰下第。而先兄吏部登進士。神所告乃予兄弟鄉會試首尾二題也。

康熙初。士人挾詩文游京師。必謁龔端毅（鼎孳）公。次即謁長洲汪苕文（琬）潁川劉公㦷（體仁）及予三人。陽羨陳緯雲（維嶽）其年（維崧）之弟也。初入都。手寫行卷三通。置案上。友人問所請。曰。吏部劉公。戶部汪公。禮部王公也。友人曰。吾為子預卜之。汪得卷。必摘其瑕疵而駁之。王得卷。必取其警策而揚之。劉則一覽輒擲去。無所可否。已而果然。予聞之笑謂公㦷曰。吾二人或駁之。或揚之。皆尋常耳。惟兄此一擲。最不易到。公㦷亦為之絕倒。

交趾老道士結廬潮州之金山。年已百歲。養一雞大如幺鳳。置枕中。鳴即睡覺。一胡孫小如蝦蟇。以線繫几。一龜如錢大。置金合子中。予門人東莞令錢蕉山（以塏）曰。雞。陽精也。胡孫。心猿也。龜。神盧而服氣也。皆小者損之又損也。其言甚有理致。

嶺海見聞云。蚌聞雷而孕。望月而胎。珠中秋蚌始胎。中秋無月。則蚌無胎。凡秋夕海色空明。天半有朱霞光起。蚌曬珠也。珠之名類不一。有精珠。龍光珠。璫珠。走珠。滑珠。磥砢珠。官雨珠。稅珠。葱符珠。珠重七分為珍珠。八分為寶珠。合浦人以珠為貴。生男曰珠兒。生女曰珠娘。

香樹生海南黎峒。葉如冬青。凡葉黃則香結。香或在根株。或在枝幹。最上者為黃沉。亦曰鐵骨沉。從土中取出。帶泥而黑。堅而沉水。其價三倍。或在樹腹。如松脂液。有白木間之。曰生沉。投之水亦沉。投之水半沉半浮。曰飛沉。皆為上品。有曰速香者。不俟凝結而速取之也。不沉而香特異。曰花劏者。香與木雜。劏木而存香也。有曰土伽楠。與沉香並生。沉香性堅。伽楠性軟。其氣上升。故老人佩之。少便溺。產占城者佳。樹為大蟻所穴。蟻食石蜜。遺漬香中。歲久凝而堅潤。其色若鴨頭綠。上之上也。又有虎豹斑。金絲結。其色黃。貴與鴨頭綠等。

椰杯見毒則裂。嶺南人多製為食器。以辟蠱。

永安產竹燭。文信公駐軍時。燃此竹以代炬。

海蜘蛛。生粵海島中。巨若車輪。文具五色。絲如絙組。虎豹觸之不得脫。斃乃食之。

瓊州黎峒有黎長統之必符王二姓乃得立黎長家有古礶傳為祖先所遺非陶非石天欲雨則先鳴官軍將入山則大鳴。

廣州之虎門合蘭海每歲正月初三四五日現海市城闕樓臺車騎人物倏忽萬狀。康熙丙辰見戈甲之形異有兵變黃太沖（宗羲）亦言寧波有海市蓋東海南海皆有不惟登州但登見以四五月廣見以正月初旬三日是小異耳鄞之見不言定期。

嶺南見聞言鐵樹生海底石上蘇類珊瑚尾如彗千年則成珊瑚其旁有蚌守之往往得鐵樹則兼得珠是鐵樹與珊瑚同類俱生于海然珊瑚大者五六尺小者不過尺許以鐵網取之在水則軟見風則堅初白漸黃得日色乃殷紅如丹砂按王濟雨舟所記云官橫州于一指揮家園中親見此樹歷言其開花六十年之語予在羊城學使署亦見鐵樹高大不殊諸樹乃木本非玉石之屬但以鐵培護其根則茂與他樹以水澆灌者差異與前所云云不類豈名同實兩種耶。

嶺海見聞云香樹絲如樹蘭葉如黃楊子如連翹而黑以夏月子熟種之亦有寄生榕樹上者閩小紀云千年榕樹上生奇南香。

陶岳五代史補載馮道鎮同州有酒務吏乙以家財修夫子廟道以付判官判官素滑稽書一絕句于判後云荊棘森森遶杏壇儒官高貴盡偷安若教酒務修夫子覺我慚惶也大難道有愧色因出俸修之又李穀為陳州防禦使二日謁夫子廟惟破屋三間中存聖像有伶人李花開進口號曰破落三間屋蕭條一旅人不知負何事生死厄于陳穀驚嘆遽出俸以修之五代學校廢壞如此賴滑稽之言始得復故可為浩歎觀唐元宗過魯謁孔子廟詩居然盛世帝王氣象近　聖駕東巡謁闕里　聖廟載謁孔林　特命戶部發金錢十餘萬重修廟貌輪奐一新　賜孔氏子孫十餘人為五經博士等官　特賜御用曲柄傘於大成殿此又漢唐宋明已來所未有者故觀于文教之興廢盛衰而世之治亂可知矣。

周郭威親征慕容彥超至兗州夢文宣王明日攻其城入之過夫子廟叩首再拜且諭近臣曰夫子聖人百王取則焉安可不拜且命孔氏襲文宣王者長為本縣令五代之世乃亦有此自明代至　本朝曲阜縣知縣皆以孔氏子孫為之而不知始于後周也。

越處女對勾踐曰見之如好婦奪之似懼虎杳之如日偏如滕兔此即處女脫兔之喻而語益奇。

凡溺水及服金屑用鴨血灌之即瘥。

耳聾用全蝎去毒為末酒調滴耳中聞水聲即愈。

枸杞子榨油點燈觀書能益目力。

金瘡傷用獨殼大栗研乾末敷之立愈。

治喉痺乳鵝用蝦蟆衣鳳尾草擂細入鹽霜梅肉煮酒各少許調和再研細布絞汁以鵝毛刷患處吐痰即消。

惡瘡腫毒初起當歸黃蘗皮羌活為細末生野鷥膝搗汁調傅瘡之四圍自然收毒聚作小頭即破切不可併瘡頭傅之。

骨鯁用犬涎穀芒用鵝涎灌之即愈。

宋孝宗食蟹過多患痢有嚴防禦者用新采藕節研細熱酒調服果愈。

治眼病生赤障者用白螺一枚去掩以黃連末糝之置露中一夜曉取肉化為水滴目則障自消。

治嗽驗方香櫞去核薄切作細片以清酒同研入砂礶內煮令熟爛自黃昏至五更為度用蜜拌勻當睡中喚起用匙挑服甚效又方向南桑條一束每條寸折納鍋中用水五碗煎至一碗渴即飲之。

治水腫方用田螺大蒜車前草和研為膏作大餅覆臍上水從便出即愈（已上俱出養疴漫筆）

予生平為詩不喜次韻不喜集句不喜數疊前韻惟少時有集黃山谷詩一絕云（別人送柳）棕頭夜雨排簷滴誰與愁眉唱一杯瘦盡腰圍怯風景城南名士遣春來如此集句恐非李西涯所知西涯有集句詩一卷。

李西涯集第六卷王一齋為徐公肅都憲作又徐亞卿原一六十二得雙生子戲贈原一與崑山徐健庵司寇初字同公肅與其弟立齋相國初字同立齋亦為都憲健庵亦為亞卿何其脗合至此但前之二徐未悉其名耳。

宋陳輔輔之丹陽人有詩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脚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為王介甫所知而與蘇公尤厚善黃是師是童惇之甥也以二女妻潁濱子适遜哲宗時欲召用林希以是沮之後知定州卒東坡皆有尺牘與之元人吳師道跋云二人出處不同而尚德守義不為勢利回邪變易其賢則一予撰古懽錄取師是而遺輔之此詩尤為可愛特書之。

吳師道禮部集有云江陰趙彥衛作西漢定安公補紀首書元年四年書衆命孺子

為定安公。五年至十八年。每年書公在定安。法春秋公在乾侯之義。意亦美矣。按孺子嬰宣帝元孫。楚孝王孫。廣戚侯顯子。漢之近親。非若呂后取他姓子比矣。太后臨朝。稱制莽居攝踐阼。改元居攝。又改元初始。則孺子雖未正帝位。固已儼然為天下之君矣。莽篡而猶存。莽滅而復為漢。若之何絕之哉。又考序例云。正統雖絕。而故君尚存。則追系正統之年。而注其下。如唐武氏例。是趙氏補紀殆類此。但其書法猶有可議者。不稱居攝初始。直云元年二年。則失其實矣。莽以平原安德漯陰鬲重丘萬戶為定安國。而以大鴻臚府為公第居之。則書公在定安。亦為失實。定安公乃莽所加。豈得仍其偽號。竊謂宜自初始二年下。注新莽始建國元年。初始三年以後下注莽年如前遞數。而書孺子在京師。存其故稱。紀其實地。庶幾得之。或曰。其後方望立嬰為帝。而元滅之。當若何。按方望事在光武建元元年。書法當云方望以前孺子嬰稱帝于臨涇。元始更遣丘擊斬望嬰。並遇害。

釋典。羅云出家。（即羅睺羅）佛命舍利弗為其和尚。大目犍連作阿闍梨。故沙門以和尚為尊貴之稱。

佛姨母瞿曇彌欲出家。如來不許。謂阿難言。若聽女人出家。乃令佛法清淨梵行不得久住。譬如好稻田。善穀便敗。又言我之正法千歲興盛。以度女人故。至五百歲而漸衰微。所以者何。女人有五處不能得作。一不得作如來。二不得作轉輪聖王。三不得作第二忉利天王。四不得作第六天魔王。五不得作第七梵天王。（佛。作惱。）按此乃比丘尼之始。夫如來既受姨母乳哺深恩。及五百除饉女皆長老久修梵行。而如來難之且如此。後之人談何容易耶。又如唐武后乃真天魔王。以釋氏因果論之。不知往劫是何福德也。

南渡時東平伯劉澤清者。字鶴洲。曹州人。天啟中戶部郎孔學家奴也。後充本州捕盜弓手。少無賴。為鄉里所惡。徙居曹縣。遭亂。從軍積功至總兵官。金陵立福王。遂為淮伯。開府淮陰。其兄忘其名。字鳳洲。崇禎時亦至總兵官。禦敵歿于王事。稱名將。非澤清比也。澤清為人陰狠慘毒。睚眦必報。曹縣士大夫罹其禍者甚眾。澤清在江淮。縣有故居。空無人。一日諸生十數輩飲其宅。或拾一錦鞋于內閣中。傳玩之。座中有譖者。澤清知之。使健兒名捕至淮。盡殺之。中表兄某夙有違言。遣人召之。中表懼。祈哀於澤清之母。為婉轉申救。澤清佯許諾。禮待頗厚。既辭歸。立遣健兒途中拉殺之。已而大兵渡淮。澤清迎降。歸于京師。以叛案有逮。至盧溝橋伏法。行路快之。不

數年。子姪無孑遺。故居為墟。

唐書言孟浩然與給事中王維善。維私邀入內署。會明皇至。浩然倉卒匿避牀下。帝問知之。喜曰。朕聞其名。久恨未見耳。立召見。問其所為詩云云。而北夢瑣言以為李白誤。

盧沆為舉子。于滻水遇宣宗微行。意其貴人。斂身迴避。緣此受知。擢第。賈島溫飛卿亦以微行傲忽。致長江方城之謫。此可為輕薄之戒。又孟弘微郎中者。性誕妄。因次對奏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名用。宣宗怒曰。卿何人。朕耳中全不知有卿。亦坐貶。

丹青樹出終南山。丹青竹出熊耳山。

唐宋故事用門狀。即今士大夫彼此拜謁之名刺也。上書某官謹祇候某官。陸務觀老學庵筆記云。見東都時蘇王諸名公門狀一卷。率皆手書。古人鄭重不苟如此。今則小胥之事耳。又翰林故事。坊局已上。乃得用紅柬為刺。史官庶常止用白。雖元旦賀壽等吉禮。亦不用紅。不喻其義。

故事有最可笑者。唐御史臺惟南牀最尊。每會食。南牀不笑。則諸御史不敢笑。南牀笑。則皆大笑。謂之鬨堂。

唐相國段文昌。史云。西河人。褒國公志元之後。志元本臨淄人。文昌徙居荊南。又云荊蜀皆有先祖故第。又云先人墳墓在荊州。其祖臨淄人。以先世本籍。故而與鄒平無涉。不知何以封鄒平公。今鄒平縣西北地名段家橋。是謂文昌故居。傅會不足信也。子成式柯古。罷江州刺史。居襄陽。與李商隱溫飛卿倡和。故號漢上題襟集。然柯古著酉陽雜俎。多言齊州事。如長白山沙彌二桃之類。皆在鄒平。

唐華原柳氏家法。為士族之冠。公綽公權已下。至玭皆然。玭家訓誡。猶不屑奉侍貴絹牙郎。其家法可知。而負國賊柳璨乃生其族。卒與張廷範輩同誅。死未足酬衣冠之禍。故知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之論。未必盡然。若桓彝為晉忠臣。而溫與元繼世為逆。郗鑒郗愔之生超。盧懷慎盧奕之生杞。皆其類歟。每讀史輒為三歎。

金陵胡宗仁字彭舉。以畫名。亦工詩。與竟陵鍾伯敬為友。嘗有與鍾書云。兄弟子姪皆肥。作畫蓮門。書掩名盈城。杳閣筆盈几。妄擬推笏滿牀。昔人一門五貴七葉聯遝。寧復過之。其子玉昆字元潤。亦工畫。嘗為杭州宋宮古梅。予題絕句云。風雨崖山事渺然。故宮疏影自年年。何人寄恨丹青裏。留伴冬青哭杜鵑。故友合肥李丈定谷穉

（天[illegible]）極愛此詩常諷詠之昔人謂沈石田相城喬木代稱吟寫此後惟俞陵胡氏足以繼之

張遺瑤星題程青谿侍郎（正揆）畫云唐六如畫學周東村不啻過之只為胸中多數百卷書耳予評陳户部子文（奕禧）畫品亦如此

姚叕字伯右工畫梅又取鍾山梅瓣粘於便面以筆添枝榦其上極有生韻時號姚梅人多效為之渠丘張杞園（貞）孔目仿作甚工

白樂天詩吳娘暮雨瀟瀟曲自別江南久不聞極是佳句虞山錢牧翁宗伯詩東風誰唱吳娘曲暮雨瀟瀟閶闔城予亦有二絕句云波遶雷塘一帶流至今水調怨揚州年來慣聽吳娘曲暮雨瀟瀟水閣頭七載離筵嗢奈何玉壺紅淚歛青娥瀟瀟暮雨南陽驛重聽吳娘一曲歌

周侍郎櫟園（亮工）閩小紀云鷗皆白獨莆田九鯉湖鷗作粉紅色隋宦者劉繼詮獻芙蓉鷗二十四隻色如芙蓉疑即此種

唐宋外任官到任皆有謝表高常侍集有謝封上縣尉表則縣尉亦得上表矣

閩小紀鸚鵡有烏白紅三種惟紅者最難得白者能食痰瘀紅者有益小兒疳疾

櫟園又云參能益人沙元苦參亦兼補海參得名亦以能溫補故也生于土為人參生于水為海參故海參以遼海者為良

先兄西樵先生撰古今閨閣詩文為然脂集多至二百卷詩部不必言文部至五十餘卷自廿一史已下瀏覽采摭可稱宏博精覈而說部尤叙雅為古人所未有今略其書目載于此班昭漢書異姓諸侯王已下至古今人表凡十卷班昭漢書天文志一卷班昭補列女傳一卷班昭女誡一卷班昭幽通賦注一卷衛鑠筆陣圖一卷蘇蕙璇璣圖一卷宋若華女論語一卷侯莫陳邈妻女孝經一卷預浩（或作喻浩）女木經一卷李清照打馬圖一卷沈徽諧史一卷龍輔女紅餘志一卷管道昇墨竹譜一卷鄭氏女教篇一卷明仁孝徐后內訓一卷仁孝徐后勸善嘉言一二三卷仁孝徐后勸善感應一卷章聖蔣太后女訓一卷楊慎妻黃氏錦字書一卷王鳳嫺東歸紀事一卷盧江王夫人蟹花占一卷張淑娛刺繡圖一卷邢慈靜（邢太僕侗之妹）黔途略一卷徐淑英女誡雜論一卷徐德英兼除紀一卷梁洞細君花嚴一卷薛素素花瑣事一卷方維儀尼說七戒一卷方維儀宮閨詩評一卷顧若璞往生紀實一卷倪仁吉宮意圖題語一卷陳結璘牡丹亭牌譜一卷胡貞波古牌譜上下卷李嫺學古餘論一卷

李嫺前因紀一卷王端淑詩緯序論一卷陶姮儀放生約一卷董白奩豔上中下卷尼超衍密印語錄一卷尼濟印仁風語錄一卷尼自如語錄一卷計五十六卷其全書今藏篋笥無力刻行也

上巳之巳本己字之訛又泊宅編云十干之戊與茂同音今呼為務亦非又稱為武五代史偽梁朱溫時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為武蓋溫父名誠戊字類成故司天監以此諂之今吳中術士尚有沿之者

柳子厚作非國語宋江端禮作非非國語劉章虞槃皆有非非國語見張合宙載今不盡傳

童貫自謂韓魏公出子梁師成自謂蘇文忠出子正同曹操父子本寺人之後忠獻文忠乃為寺人祖禰乎

宙載云書冊為水潦所濕可于大甑中蒸而曝之至一二番乃以物鎮平風速乾色雖微漬而無損壞

宙載張鏵命事言鴟能辟小兒疳疾常多置房養之清晨令兒開房放鴟其氣著面則無疳疾

南園漫錄云桂有桂樹之桂桂花之桂桂樹則楚詞桂酒箘桂之類今醫藥所用取其皮也桂花之桂則詩詞所言今人家園圃所植取其香氣郁烈乃尚其花也類書所載皆未別白雖白孔六帖亦然

溫飛卿以蒼耳子對白頭翁歐陽許襄敏公（[illegible]）取作一聯云道上鈎衣蒼耳子風前貼客白頭翁蓋其去國之作上句即迷陽迷陽勿傷吾行下句即達山十里蟪蛄之聲尚猶在耳之義

碧里雜存云鍾山孝陵即梁寶誌公塔所也傍有八功德水誠意伯奏改寶誌公水亦隨往太祖異之為建靈谷寺歲命太常祭焉

見只編言陳水南（霆）以南唐李昪宜繼唐後改馬令書以為唐餘紀傳猶蕭常改三國蜀志為續後漢書也謂吳越備史昇本安吉盜將潘某之子姓潘也水南特以五代篡祚短促不足繼統不若南唐聲名文物雄擅江左不愧唐後耳云云予按吳越與南唐世為仇讎史之言未可遽信詎可據為實錄以駁水南耶

漢鄐閣銘在寧羌州州陌其在五丁峽西南予嘗過之不知有此古物未及訪碑刻所在殊以為憾

甲申八月。禮部尚書韓菼卒于位。公長洲人。中康熙癸丑會狀兩元。授翰林修撰。至今官。先是以內閣學士予假歸。乙亥奉　名入京。有屠西爽者。以卜筮名吳中。韓問之。曰公此行官至尚書。然癸未即當南歸。過此不能歸矣。韓入都。累遷禮部吏部侍郎。超拜大宗伯。至癸未始嬰疾。乞假未允。甲申病增劇。再疏告老。　命在任調理。至是卒。公平素為予述屠言。且云過癸未不歸。豈遂死耶。王大司空鴻時同被　名命。聞屠語人曰。韓公此行不歸矣。果驗。屠亦以癸未年卒。

康熙四十一年五月。予　保和殿頒賜　御書。大理少卿臣李斯義得臨黃庭堅書一幅。其詩云。談經草檄鬢華生。初擁閩山傳節行。江入桐廬青欲斷。溪從劍浦碧來迎。茶雖戶種租宜薄。鹽不家煎價頼平。要使祈招歌德意。君恩豈為達人輕。四十三年十一月。李以副都御史遷福建巡撫。前詩竟為之讖云。

香祖筆記卷八終

香祖筆記卷九

清　新城王士禛貽上著

蜀人射白鷳錦雞以食。余嘗賦詩記其事。范石湖桂海虞衡志載嶺南近海郡或以鸚鵡作鮓。孔雀翡翠為腊。余邑子又有嗜食金魚者。天地間何所不有。

瑇瑁背有甲十三片。海人養以鹽水。飼以纖鱗。遇甲子庚申日。輒不食。謂之瑇瑁齋。見虞衡志。

真臘風土記。牛馬死不敢食。亦不剝其皮革。云以其與人出力故。此俗勝中國人多矣。

朱相國平涵湧幢小品載。其嘗館一貴人家。其人奉齋。一日怒厨人。凡易十餘品。俱不稱意。朱笑謂之曰。何不開齋。近吳湖州園次（綺）遊廣州。有僧大汕者。日伺候督撫將軍諸監司之門。一日向吳自述酬應雜遝。不堪其苦。吳笑應之曰。汝既苦之。何不出了家。座上皆大噱。二事頗相類。而吳語尤可味。楊誠齋詩云。袈裟未著言多事。著了袈裟事更多。其此僧之謂乎。

天台山志僑寓條首載沈約字休文。陳征虜將軍。永平中棄官乞為道士。來憩桐柏。

見剡縣金庭觀石刻。妄語可笑。梁陳間安得兩沈約皆字休文。休文為梁武帝佐命。與陳遠不相及。何以有此謬妄。蓋道釋好為傅會。往往不稽時代。不諳事理。如真靈位業圖之類。不可勝數也。鶴林玉露以范雲與陳武帝九錫之命。亦可笑。

余于宋南渡後詩。自陸放翁之外。最喜姜夔堯章。堯章又號白石道人。學詩于蕭千巖。而與范石湖楊誠齋善。時蕭岩老亦號白石。亦學詩于千巖。時稱雙白石云。右見鶴林玉露。（南渡四大家為蕭楊范陸。而誠齋答尤延之詩云尤蕭范陸四詩翁。則謂遂初也。）

玉露言子瞻謫儋州。子由謫雷州。魯直謫宜州。皆章惇取其字之偏傍而謫之。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北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子由其未艾乎。宜字有蓋棺之義。魯直其不返乎。後皆驗。予考之殊不然。山谷以紹聖初謫涪州戎州。徽宗即位。放復官。建中靖國元年。除知舒州。崇寧元年。知太平州。二年。以承天寺記為陳舉所訐。羈管宜州。竟卒于宜。先是東坡已以建中靖國元年卒常州矣。安得如羅云云耶。按此說本之老學庵筆記。乃謂二蘇公與劉莘老丞相。莘老時貶新州故也。

余邑先輩文獻無徵。每以為恨。故于筆書中凡邑人遺事遺文。輒掌錄之。乙酉冬至

安德觀永平府志。得邑方伯徐公準詩一首。盧龍塞云。烏吁黑水作盧龍塞北風沙泣斷蓬。漢將已隨羌笛老。秦人莫恨久從戎。公即詩人夜字東癡之高祖也。萬曆中嘗為永平太守。

朱性甫鐵網珊瑚。載鮮于伯機所藏有唐沈傳師墨蹟一絕云。積雪陰山欲度難。傳更深夜鐵衣寒。將軍破了單于陣。更把兵書子細看。傳師元和間名臣。有嶽麓寺長句最佳。此詩殊不類唐人風調。合肥龔大宗伯（鼎孳）往往酒酣賦詩。輒用杜韻歌行亦然。予嘗舉以為問。公笑曰。無他。只是細了好打耳。

新安門人汪洪度字于鼎。嘗有詩名。嘗有詠一品妃詩云。敢以三春草。蒙稱一品妃。植根緣湛露。敷蕊借恩輝。幸自生同戚。羞將影獨違。未須勞遣寄。念此一當歸。自注。當歸花曾入禁苑。賜此名。余按藥花入詩最新。如人參枸杞皆見唐人詩。連翹見楊太史參山詩。余丙子使蜀。山路中見白芨花。因得西風盡日濛濛雨。開遍空山白芨花之句。若當歸。詩人止用太史慈姜伯約事。未詠其花。始見于鼎此詩耳。按崔豹古今注。當歸一名文無。本草云。七八月開花。似蒔蘿。淺紫色。

余偶論唐宋大家七言歌行。譬之宗門。李杜如來禪。蘇黃祖師禪也。

謝方山（少傅）別業杏花村之東。有古槐十餘株。傳是正德年間物。乃總督宣大楊順侍郎故居也。楊即殺沈鍊以媚嚴嵩者。予徘徊其下。顧謂方山曰。此樹閱世古矣。惜非安石之甘棠。

詞家綺麗豪放二派。往往分左右袒。予謂第當分正變。不當分優劣。四十年前在廣陵與鄒訏士（祗謨）同定倚聲集。予評陳卧子詞云。如香車金犢。流連陌阡。反令人思草頭一點之樂。

宋人書問。自尊與卑曰不具。以卑上尊曰不備。朋友交馳曰不宣。見東軒筆錄。今人多不辨此。然三字之分別。殊亦不解。

孫仲謀欲築濡須塢。諸將曰。上岸擊賊。跣足入船。何用塢為。快語讀之。輒為浮一大白。

古樂府詩云。百金買寶刀。懸著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劇于十五女。等是快語。語有令人骨騰肉飛者。此類是也。

予家自高曾祖父已來。各房正廳皆置兩素屏。一書心相三十六善。一書陽宅三十六祥。所以垂家訓示子孫也。按三十六善。見宋吳處厚青箱雜記。三十六祥。未詳所

山。

又各房正廳一聯云。總祖宗一脈眞傳。克勤克儉。教子孫兩行正路。惟讀惟耕。

青箱雜記云。前代有翰林學士。本朝咸平中始置翰林侍讀學士。以楊徽之為之。又置翰林侍講學士。以邢昺為之。此讀講學士之始。亦見石林燕語。

鴟尾之說。傳記紛紜不一。對類總龜謂龍生九子。一名嘲風。好險。在殿角。一名蚩吻。好吞。在殿脊。博物志逸篇云。螭蚴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蟋蛉形似龍。性好風雨。故用於屋脊。二說已不同。唐會要云。漢武柏梁殿災。越巫獻術。言海中有魚名虬。其尾似鴟。激浪則降雨。遂作其形。置殿脊。以厭火災。又或謂漢柏梁臺災。越巫上厭勝之法。乃大起建章宮。遂設鴟尾之象于殿脊。二說亦有不同。又龍九子。一名霸下。好負重。故為碑座。屓屭好文。在碑文兩旁。亦出總龜。博物志逸篇又云。屓屭性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螭虎形似龍。性好文采。故立于碑文上。二說名字亦不同。顧鄰初宗伯說畧云。霸下未詳。屓贔韻會云。鼇也。一名雖鼈。吳都賦云。巨鼇屓贔是也。廣雅云。有角曰遒龍。無角曰究（螭音）龍。今世石碑上下四旁。率刻螭虎。而載石作龜形。蓋似鼇而稍訛。霸下則竟不知何狀。即龍生九子。其名亦無一定之說也。

漢光武帝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師古曰。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逸篇又以為九子之一。云金吾形似美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不睡。故用以巡警。則又似鰥魚之屬。（鰥魚見孔叢子）又應劭曰。吾者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古今注曰。執金吾棒也。以銅為之。金塗兩末。謂之金吾。

余向疑宋攻作之局曰文思院不詳命名之意。青箱雜記云。考工記栗氏掌攻金。其量銘曰。時文思索。故今世攻作之所。號文思院。江鄰幾云。或說文思殿名。聚攻巧於其側。因名之曰文思院僥

玉茗花。海紅花。皆山茶也。古詩云。淺為玉茗深都勝。大曰山茶小海紅。都勝即寶珠山茶。

田綸霞（雯）少司徒為詩文好新異。康熙壬午。謝病歸。次歲臥病。醫立方以進。輒嫌其俗。取他名始服之。如以枸杞為天精。人參為地精。木香為東華童子之類。其癖好新奇如此。余聞諸其弟需子益云。

秦俗尚白。民間遇元旦賀壽吉慶事。輒麻巾素衣以往。余所經歷西安鳳翔漢中諸府皆然。明　西巡時。民庶迎　駕。亦不改服。按六朝人主宴處戴白紗帽。晉人好著白接䍦。謝萬著白綸巾。南齊垣崇祖著白紗帽。南史和帝時。百姓皆著下簷白紗帽。唐六典有天子服白紗帽。又唐制新進士皆白袍。故有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之句。而肅宗與李泌同出。觀者謂衣黃聖人。衣白山人。則人臣在君前亦可衣白矣。青波雜志載宋乾道中內相王日嚴謂一堂環坐皆淺素。極可憎。乞仍存紫衫。又云前此仕族子弟未受官者皆衣白。則六朝唐宋皆有之。不止西方尚白也。酉陽雜俎云。北朝時徐州角城縣僧尼著白布法衣。

余家藏宋王晉卿煙江疊嶂圖長卷。後有米元章書東坡長句。康熙癸未三月。　萬壽節。九卿皆進古書畫為壽。此卷蒙納入內府。傳　旨云。向來進御凡畫概無收者。此卷畫後米字甚佳。故特納之。仍諭知。

濟南有帝舜祠。在南門之外。癸未春方作醮事。火忽自殿上出。頃刻焚爇殆盡。踰數日。諸當事有事於祠。方就殿址禮拜。堦下舜井水忽溢高數尺。須臾汎濫。急覓輿馬而出。竟不終禮而罷。亦異災也。井水出祠北流入明湖。至今尚然。不知是何祥也。泰山東嶽廟同時亦災。

上駐蹕杭州。山陰耆民王錫元同胞兄弟五人。見於　行宮。長次係雙生。皆年八十。三年七十八。四年七十六。五年七十五。率子姪凡十七人。孫十八人。　賜宴。　賜緞錦各一疋。又　賜御書扁額一門人瑞。　皇太子賜聯。五枝錦樹榮今代。百秩仙籌萃一門。見邸報。東坡志林載合浦老人蘇佛兒年八十二。有兄二人。長九十二。次者九十。亦庶幾矣。

四十四年春夏雨澤愆期。至五月望乃雨。二十一日雨。自酉迄辰。遠近霑足。穀秫皆甦。豈乃播種。六月初八十一日皆大雨。縣東境有蝗。自東北來。南去。不為災。廿四廿五日復大雨。

清波雜志言。鄭賜叔霱集荊襄川蜀金石刻為五路墨寶。既錄碑之全文。附以己說。歐陽集古考究未備者。間有辯正。類為數巨冊。考證良備。悉上秘府。按宋人多留意金石文字。惟歐陽永叔。劉原父。呂進伯。趙明誠。董逌。黃長睿。薛紹彭。于今猶著。鄭之名迄無知者。不獨其書之湮沒無傳也。惜哉。南宋人陳起有寶刻叢編。尤為該洽。嘗從朱竹垞（彝尊）見寫本。未暇鈔錄。

濟寧州學武生歐陽滏叩　閽。自稱大禹之後。下其詞巡撫議。大禹姒姓。歐陽滏狂率。罔稱後裔。革去武生。依律充軍云。

明太宗攻濟南。鐵鉉出戰。倏見有羣僧助戰。甚刃跡之。入大佛山琵琶洞中。洞石壁上刻阿羅漢。皆汗流浹體。命以鐵撾碎其首。像乃唐貞觀時製。

歷城穆吏部深。字桂陽。為閹寺所中。罷歸。鬱鬱成疾。額中有一小人騎驢。時時往來。醫不知其何疾。竟以是卒。

明德藩端王于白雲湖（在章丘。亦名劉郎中泊）得一馬。鹿形。每宴會則列於筵前。負八寶盤。崇禎戊寅。馬無故自斃。未幾濟南陷。

濟南藩司署後臨明湖西偏。即曾子固集中所謂西湖也。曾守郡日。嘗作名士軒。軒今入署中。明時尚有古竹三竿。芍藥一叢。傳是宋故物。

環明湖有七橋。曰芙蓉。水西。湖西。北池。百花。濼源。石橋。曾子固詩。從此七橋風與月。夢魂長到木蘭舟。

元張文忠養浩故居。在今布政司街。有七聘堂。今改為祠。明尹恭簡旻宅。在歷城縣治東尹家巷。邊尚書貢宅。在王府前。（今巡撫衙署）有萬卷樓。王祭酒雲芝（名同先尚書公諱）李按察攀龍宅。皆在西門外柴市。許長史邦才宅。在布政司街。

漢終軍故里。在府城南九十里。尹太宰旻尹家亭子。在湖上。邊尚書貢別業。在張馬泊。劉吏部天民別業。在城南六十里弔枝庵。許長史邦才別業。在北水門外。殷文莊士儋通樂園。在趵突泉西。趙尚書世卿別業。在府城東祝店。李按察攀龍白雪樓。初在韓倉店。所謂西揖華不注。東揖鮑山者。後改作于百花洲。在王府後碧霞宮西。許長史詩所謂湖上樓也。今趵突泉東有白雪樓。乃後人所建。以寓仰止之意。非舊蹟也。

娥皇女英祠。在趵突泉。今廢。曾子固詩。層城齊魯衣冠會。況有娥英詫世人。水經注濼源亦謂娥英水。以泉上有舜妃娥英廟故也。俗人但知呂仙祠矣。

宋李易安名清照。濟南李格非文叔之女。詞中大家。其母王狀元拱辰女。亦工文章。辛幼安棄疾。亦歷城人。亦詞中大家。少與党懷英同學。南渡為名臣。党入金官翰林學士承旨。尤工篆書。

德州謝生方山郎中之兄也。嘗於城北水次掘得一鏡。色黝而光。可以鑑。舁置於家。忽於黝光中見人影。細審之。具仙佛美人衣冠甲士種種諸相。須臾變滅。旬日後乃無所睹。

德州四牌坊西。居人掘地得古塚。中一石枕。上鏤詩云。百寶裝腰帶。金絲絡臂韝。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

閒中古今錄論李易安晚節改適云。翁則清獻為時名臣。又引瞿佑詩話。清獻名家厄運乖。蓋將晚景對非才云云。以挺之為抃。謬矣。蓋以閱道謚清獻。而挺之謚清憲。故致此舛訛耳。

謝肇淛西吳支乘云。元時吳興三絕。趙松雪書。錢舜舉畫。馮應科筆。

尹旻墓在八里山。王雲芝墓在龍窩山南。邊貢墓在萊莊。劉天民墓在五里溝。李攀龍墓在柳溝。許邦才墓在火閘。

天心水面亭南。有薛文清王文成二公祠。東有許忠節公（逵）祠。正統間文清以吏部尚書郎提督學山東。文成以弘治甲子典山東試。得堂邑穆（孔暉）為解元。忠節初令樂陵。當劉六之亂。破賊全城。後與孫忠烈公（燧）同死宸濠之變。祠中有庶子何洛文碑。又一碑刻大復先生何景明樂陵令行一篇。洛文即大復之孫也。

濟南郡城東七十里龍山鎮。即水經注巨合城也。漢耿弇討費敢。進兵先脅巨里。即此。東坡陽關詞。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舊注引孟嘉落帽事。固大謬。施注竟畧之。以此知注書之難。而陸務觀任淵皆不敢注蘇。有以也。

王文正不知[illegible]欄之壞。而時服其德量。陳彭年不知僦宅有石榴樹。而人識其蹤進。其人品懸也。

宋太宗問杜鎬官家之義。鎬以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為對。太宗善之。蔡邕獨斷曰。親近侍從稱曰大家。百官小吏稱曰天家。天子無外。以天下為家。故稱天家也。漢書東平王宇曰。今縣官年少。張晏曰。不敢指斥成帝。謂之縣官。然不明著其義。當亦猶陛下乘輿之義也。邕又曰。陛下者。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由卑達尊之意也。乘輿出於律。律云敢盜乘輿服御物。謂天子所服食者也。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之乘輿。乘猶載也。輿猶車也。或謂之車駕。又曰天子自謂曰行在所。猶言行所至也。

澶淵之盟既成。王欽若進孤注之說。而萊公見踈。太祖朝盧多遜請移都鎮州。經略攻取。俟復幽薊。則還蹕於汴。此真孤注耳。

本朝遇　內朝行慶賀禮。則　上率　皇子拜於　兩宮之門。以諸王公貝勒貝子等從拜於門外。閣臣亦與焉。六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已下。則拜於　午門。最為得體。宋天聖中。明肅太后長寧。詔皇帝率羣臣上皇太后壽。范文正仲淹方為祕閣

校理上疏請皇帝率親王皇族於內中士庶詔羣臣率百僚於前殿上而哭哀即今制也事詳儒林公議

無錫馬翀字吳羽文肅公世奇之孫起自孤露中康熙壬子江南鄉試詩有可氣時時仍亭長告而未竟其才游京師所服心者獨余與崑山葉文敏訒菴協他無所詣也歸未幾而病依靈岩毅徹師于柏城庵得領悟一夕索筆書偈曰刀斫空虛於吾何有十里桃花十樣楊柳泊然而化年才三十

惡詩相傳流為鬼趣此真風雅之厄也如世亂奴欺主時衰鬼弄人唐杜荀鶴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羅隱詩也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五代馮道詩也閉門不管庭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南宋陳隨隱自述其先人藏一警句為真西山劉潛塘所賞擊者也

宋太祖自陳橋擁兵回長入祇候班喬陸二卒長率衆拒於南門乃入自北門解衣折箭誓不殺戮義不臣宋自縊太祖親至其舍歎曰忠義孩兒賜廟曰忠義改班曰孩兒終宋之世孩兒班帽後垂粉青兩帶為周世宗持服其舍正門以當殺之傍穿小門出入用以旌忠南渡景定間又命嶽二侯加封碑文惜二侯之名無考碑文見

隨隱漫錄據此則宋歷朝之褒忠可謂至矣五代史乃不為韓通立傳何所忌諱耶王子融作唐餘錄載韓通于忠義傳且冠以宋初褒贈之典有見哉

薛尚功鐘鼎款識第二卷有濟南鼎二其文如五嶽真形圖薛云是向瀟傳本又云二銘字畫奇怪未容詮釋以鼎出濟南姑以名之此吾郡典故也然二鼎今不知所在或已入宣和內府矣

楓窗小牘言宋婦人封號自夫人以下凡八等如侍郎以上封碩人太中大夫以上封令人通直郎以上封孺人今皆無之碩人孺人率為婦人之通稱矣

楓窗小牘記東坡一帖錄足疾方用歲靈仙牛膝二味為末蜜丸空心服神效

宋有杜善甫者濟南名士善為詩時有掌兵官達戍其妻宴客竟夕笙歌善甫賦詩云高燒銀燭照雲鬟沸耳笙歌徹夜闌不念征西人萬里玉關霜重鐵衣寒聞者題之詩見山書隨筆

癸辛雜識言劉義仲摘歐陽五代史之譌誤為糾謬一書以示坡公公云云又言揮麈錄云蜀人吳縝初第請于文忠願預官屬不許因作糾謬疑其別是一書不知吳縝所著糾謬乃新唐書也予家有舊刻本當是公瑾未睹此故疑為一書耳

東坡志林云唐末五代文章衰盡詩有貫休齊己書有亞棲村俗之氣大略相似此論固然然齊己白蓮集至今尚傳余嘗見海虞馮氏寫本有荊南孫光憲序篇帙完好略無闕佚文章流傳信有命乎

吾家西第石帆亭玉版書屋多大竹常有小鳥翠色飛鳴其間大僅踰婦人釵梁物或結巢堅緻如罘罳似即嶺南之翡翠也柳文暢有詠白蘋洲翡翠詩則不惟粵中有之矣李衛公有桐花鳳賦亦類此歸田錄載宜春庫有翡翠琖一隻形似碧玉所謂翡翠屑金者非此鳥之羽也

越絕言舜父頑母嚚兄狂弟傲尸子言舜事親養兄為天下法是舜又有兄也尸子又云其游得六人曰雄陶方回續伯牙陽東不識秦不空皆賢者也或益以靈甫為七人然則舜既傲庸而七人者何以皆不見舉諸子之言誕妄不經如此呂覽淮南新序說苑之類類此者多有君子存而不論可矣

東坡謂史記舜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云云屈原云鯀悻直以亡身則鯀乃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皆小人安能變四裔之俗哉蓋四族之誅皆非誅死但遷之遠方為要荒之君長爾此論與竹書紀年黜崇伯鯀合而史記

乃附會以渾敦窮奇檮杌饕餮四凶之名杜預又以檮杌為鯀若然則所謂不可教訓不知話言不惟方命圮族而已四嶽何為而舉而堯何為姑試之耶皆不可通韓非子又謂堯欲傳天下于舜鯀與共工諫堯不聽舉兵而誅鯀于羽山誅共工于幽州呂氏春秋則謂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欲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舜于是殛之羽山審若是則堯舜揖讓而先以征誅而舜乃以私憾殺鯀何以服天下由是諸熊玄魚黃龍諸妄說紛紛而起尚何其不幸哉楚詞注堯長放鯀于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與東坡之說相似差可信

南城陳伯璣允衡善論詩昔在廣陵評予詩譬之昔人云偶然欲書此語最得詩文三昧今人連篇累牘牽率應酬皆非偶然欲書者也坡翁稱錢塘程奕筆云使人作字不知有筆此語亦有妙理

郭文答溫忠武曰人無害獸心則獸亦不害人予佩此語終身故在世途宦中外者四十五年而與世澹忘如海鷗鳥呼戒乃為風馬牛不相及之事為讒人媒蝎中傷似郭文之言有時而不驗然遂疑其魚鳥之性雖不敢媚惜德之亦未嘗以為恐也

觀音經云咒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着于本人坡翁改之實獲我心

耳。

趙德麟侯鯖錄。以醉鄉日月為皇甫松持正撰。誤也。持正乃皇甫湜字。松湜之子也。

余初撰五言詩七言詩成。京師同人鈔寫。祇有七部。卽蔣京少景祁所刻陽羨本也。曲阜顏吏部修來（光敏）手鈔杜蘇黃陸四家歌行。而以余詩次其後。日課誦之。

古藥方一兩。乃今之三兩也。隋合三兩為一兩。不見江鄰幾雜志及侯鯖錄。今醫家或未知此。

蜀道有郎當驛。卽明皇雨中聞鈴聲處。予丙子歲過之。題詩驛壁云。金雞賜帳事披猖。河朔從兹不屬唐。却使青騾行萬里。三郎當日太郎當。三郎郎當。黃旛綽對明皇語也。

蜀道有花名龍爪花。色殷紅。秋日開林澗間甚豔。又有鳥。其聲清越如擊磬然。予壬子初入蜀。嘗有絕句云。稻熟田家雨入扉。林枝龍爪出林紅。數聲清磬不知處。山寺晚鐘黃葉中。游宦紀聞載水南古讖云。龍爪花紅。狀元西來。後石壁松上生龍爪瑞花。其年蕭國梁魁天下。次舉黃定臚傳復第一。距花生處東西各三十五里。想卽此花。然山中樵蘇皆見。不知其為可貴也。

游宦紀聞。記程沙隨治腎虛腰痛方。杜仲酒浸炙乾。搗羅為末。無灰酒調下。又記治食生冷心脾痛方。用陳茱萸五六十粒。水一大盞。煎取汁。去滓。入平胃散三錢。再煎熱服。又沙隨嘗患淋。日食白東瓜三大甌而愈。

干支卽幹枝省文。張世南云。

余昔閱高麗史。愛其臣金富軾之文。又兄弟一名軾。一名轍。疑其當宣和時。去元祐未遠。何以已竊取眉山二公之名。讀游宦紀聞云。徐兢以宣和六年使高麗。密訪其兄弟命名之意。蓋有所慕。文章動蠻貊。語不虛云。觀此則知余前疑不謬。而是時中國方禁錮蘇黃文章字畫。豈不為島夷所笑哉。

雪峰百里間多緜竹。筍味甚美。寺僧自三月至六月。猶饜飫。是義存禪師手植。余考戴凱之竹紀。六七十種。而無緜竹。先方伯贈尚書府君譜竹尤多。亦不之及。近杭僧緜空有詩名。其自號殆取諸雪峰云。緜音綿。字書云。空大也。

五代楊少師凝式。將出游。僕請所之。楊曰。宜東游廣愛寺。僕曰。不若西游石壁寺。凝式舉鞭曰。姑游廣愛寺。僕又請游石壁。凝式曰。姑游石壁。此與明陳太常音也罷相似。雖似可笑。實有雲行水流之意。可以心空及第。

歐陽文忠詩。雒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考澠水燕談。雒陽進花。始于李文定迪。非始思公。

宋王闢之聖涂云。皇祐中范文正公守青州。興龍僧舍西南洋溪中有甘泉涌出。公構亭泉上。刻石記之。幽人逋客。往往賦詩鳴琴。烹茶其上。日光玲瓏。珍禽上下。真物外之游。歐陽永叔劉貢父皆有詩刻石。青人目之曰范公泉。按范公泉非一。今益都西南百八十里顏神鎮城東秋谷有范公祠。泉清冷出祠中。東北流合城西之龍水。亦名顏娘泉。北流歷淄州長山新城為孝水。鄒平長白山東峰上之書堂。西峰下之醴泉寺。皆有范公泉。蓋文正幼隨其母流寓長山。讀書長白山中。又往來秋谷。故范泉有三。皆其依倚流寓時讀書之蹟。而青州之范泉則既貴後宦游之蹟也。世或不知。故詳著之。

海寧陸處士冰修（嘉淑）昔在京師。與施愚山（閏章）梅耦長（庚）每夕必過予邸。不冠不襪。縱談至夜分始別去。陸有絕句紀事云。科跣到門衣不船。船。襟紐。蓋方言也。若杜子美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紀實事。冷齋夜話以為用方言。則鑿矣。

武林陸圻字麗京。晚號講山。隱居賣藥。後游嶺南。禮天然禪師。法名今龍。又常游溫

台蕩山中。無定所。或云有見之武當者。終不詳其蹤跡也。或以問洪昇昉思。答以口號曰。君問西泠陸講山。飄然瓶缽竟忘還。乘雲或作泳飛鶴。來往天台雁宕間。予門人。以詩有名京師。遭家難。流寓困窮。備極坎壈。歸杭。年餘五十矣。甲申自吳興歸落水死。其詩大半經予點定。不知其子能收拾否。蒲州吳雯天章。詩尤超逸。予嘗目為天才。亦以甲申病歿于家。皆士之才而不遇者。而天終厄之如此。悲哉。

予童子時。常夢人屬對。出句云。君子有酒旨且多。予應聲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覺而不知所謂。後亦卒無驗云。

香祖筆記卷九終

香祖筆記卷十

清　新城王士禛貽上著

昭王南征其君子化爲猿鶴小人化爲沙蟲疑是誕罔語耳然世間有此事如望帝化杜宇牛哀化虎郗后化蟒李林甫化牛之類清波雜志載章惇化猴泊宅編載馮拯化驢甚異不知盧杞柳璨蔡京秦檜史彌遠嚴嵩之徒又當化何物耳檜墓在金陵城南牧羊亭至今呼爲狗葬則其化狗處必矣

玉川子詩春秋三傳束高閣後世乃有效嘗昭合者可爲一笑常秩治春秋學著書數十卷後以王安石薦起安石不喜春秋秩遂諱之時兩河告饑詔青苗錢權行停閣武戲秩曰春秋之學亦權停閣耶故予謂秩與种放皆穿窬小人而無識者猶載之隱逸傳不大謬耶

廣東巡撫石文晟疏言番禺縣已故儒士李無棫妻何氏年百有一歲例請旌表下禮部議允行

李義山對雪詩欲舞定隨曹植馬有情應濕謝莊衣雖非上乘語然尚不失雅則至谷撫庫裁羅可二句云斜侵潘岳鬢橫上馬良眉則晚唐五代惡道所謂下劣詩魔者也雅俗之間不可不辨

老學菴筆記陳師錫家享儀以冬至前一日爲冬住又云唐盧頊傳云是日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吾鄉三十年前冬至節祀先賀歲與除夕元旦同近乃不行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乙酉夏二東多疫忽有鄉人持齋素者言以五月晦爲除夕禳之則疫可除一時村民皆買香燭祀神祇祖先亦妖言也

康熙乙酉五月十八日大風從西北來先以黃氣繼以赤氣氣過而風晝晦大樹皆拔滑臺縣之陳化鎮有三人同行風至伏田間及風息則三人伏處皆成坑如新掘者三人者皆死其下又人家造屋三間初就忽移置五里外梁柱瓦甓如故此與丁巳五月朔京師之風同

後漢書張陽男子伏龍以弓弩射北闕龍有從兄陽夜姓也

放翁筆記謂古所謂揖但舉手而已今所謂喏乃始于江左諸王然則漢汲長孺長揖大將軍當是舉手耳然何以云長揖耶

梁園風雅明睢丘趙彥復微生臨清汪元範明生所撰自李獻吉何仲默王子衡高子業以下凡八人義例嚴潔予嘗勸宋中丞牧仲合劉歆謨中州文表刻之吳中以備河南文獻乙酉六月過訪刊風雅新刻本乃嘉定門人陸廷燦校刊者予笑謂坐客曰吾爲朋友謀則善矣吾鄉文獻乃聽其放失可乎故嘗欲輯海右六郡前輩作者遺集五十家斷自洪永已來如許襄敏彬黃忠宣福秦襄毅紘馬文簡愉劉文和珝毛文簡紀王叔武宗文靳兩城學顏藍田玉夫殷近夫劉穆文簡孔暉邊尚書貢劉希尹天民許尚書成名王文定道殷文莊士儋馮閭山裕子汝強惟健汝行惟敏汝言惟訥李滄溟攀龍李伯承先芳蘇侍郎祐楊太宰巍劉範東隅吳太宰嶽戚少保繼光于子冲濬戴方洲東德于文定慎行兄麗肩生慎言郭竇川本傅金沙光宅于念東若瀛李思谷舜臣李中麓開先邢子愿侗公文介鼐東郡人浮來鼎馮文敏琦鍾尚書羽正謝茂秦榛許殿卿邦才從叔祖伯石象乾李木象春高孩之出鄒蔡洪斷暨先伯父侍御府君與胥盧德水世㴶王湘客若之劉節之孔和張元明光啟徐東癡夜董樵谷樵輩擷其菁華都爲一集守官京師四十餘載奴奴未暇今歸田矣而衰及之耳目神理非復故吾不知斯志能終遂焉否也聊志此以俟他日乙酉六月廿二日西堂書

小說演義亦各有所據如水滸傳平妖傳之類予嘗詳之居易錄中又如警世通言有拗相公一篇述王安石罷相歸金陵事極快人意乃因盧多遜謫嶺南事而稍附益之耳故野史傳奇往往存三代之直反勝穢史曲筆者倍蓰前輩謂村中兒童聽說三國事聞昭烈敗則顰蹙曹操敗則欣喜踊躍正此謂也禮失而求之野惟史亦然乚平妖傳多目神借用呂文靖事指使馬遂乃北寺留守賈魏公所遣借作潞公耳鄭殺夫有馬遂傳嚴三點已詳予居易錄

靈寶許氏塋在縣東數里背岡阜面黃河以河北中條山爲案襄毅公冢在西莊敏文簡而下諸子孫以次而東形勢極河山之雄壯蔡京葬其父于杭之臨平以錢塘江爲水越之秦望山爲案尤據江山之勝然京與其子攸絛輩皆不得其死堪輿之說其足恃乎亦存乎其人也

筆記言宋時前輩還通家子弟請設拜既受之則設席望其家遙拜其父祖乃坐又一書記米元章與人書至某再拜則置筆几上正衣冠對書再拜又蘇黃晁張門狀皆手書又前輩與人書言除拭答門狀外未嘗自書昔人于酬接書問間古道如此今後輩不知先進遺風者多矣

青浦縣有地名孔宅相傳隋蘇州刺史孔子三十四代孫禎葬先聖衣冠處乙酉

南巡駐蹕松江府。御書聖蹟流傳稱頌及二陸祠董其昌家祠（之英崇祀）扁額頒賜。諭其昌孫侯詮州同建中送吏部先用，得荊門州，皆曠典也。

余前記梵書薛荔為餓鬼。又按酉陽雜俎云：人犯五千惡為五獄鬼，萬惡乃墮薛荔也。

華山玉泉院山蓀亭大石旁有無憂樹四。酉陽貝編云：無憂樹女人觸之花方開，亦蘭楠侍女花之類。

荊州街子葛清自項以下遍體刺白居易詩，凡三十餘處，人呼為白舍人行詩圖。此視書圖扇繡乃衣者奇矣，而出于市井之流，尤奇之奇。

宋靖康間，東京織帛及婦人首飾皆備四時，如桃杏荷菊梅花之屬，謂之一年景。予昔使東粵，過韶報謁丁雁水憲僉，留飯園亭，時甫過上元數日，瓶中插雜花如桃梅桂花佛桑之屬，皆盛開。予戲語雁水：君可謂四時之氣具備，比過嶺，則芭蕉隆冬亦不凋，始知摩詰雪中芭蕉未可輕議，特粵中雪不易得耳。

宋士大夫以四六牋啟與手簡駢緘之，謂之雙書。後盡以單紙直敘所請，謂之品字封。後又變而為劄子，多至十幅。淳熙末，朝士以小紙高四五寸，闊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予家所藏萬歷中先達名人與諸祖父書劄，皆用朱絲闌大副啟，雖作家書亦然。五十年來，乃易為寸楮，日趨簡便，而古意無復存矣。

放翁云：漢嘉荔子熟時，凌雲山安樂園皆盛麗。余嘗過嘉州，考圖經，明時止有俞江門一株，熟時專供蜀府，他即無有。獻賊亂蜀，後并此一株亦不復存矣。

宋寫書多用蒲圻縣紙，今殊不聞。

宋人詩至歐梅蘇黃王介甫，而波瀾始大。前此楊劉錢思公文潞公胡文恭趙清獻輩，皆沿西崑體，王元之獨宗樂天。然予觀宋景文近體，無一字無來歷，而對仗精確，非讀萬卷者不能，迥非南渡以後所及。今人耳食要者毀之，皆矮人觀場，未之或知也。

吳江門人徐翰林電發（釚）寄西村集，集凡二十八卷，其鄉先輩史鑑明古著也。明古成化間高士，與沈啟南齊名，而與吳原博王濟之李貞伯友善，為三原端毅公所知。按集中有曾祖文質府君行狀，祇云洪武中特命吏詣闕訖，無一語及靖難。而吳文定為明古表墓，止云曾祖樹，亦無一語及遜國，則致身錄之作，采不足信。然當時何為而有此說，遂傳千古之疑，雖博洽諳典故如虞山錢公，亦不能知也。集是陳仲醇繼儒遊初學所儲。

後漢嚴光傳注引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今臨淄縣南十里澠水上有釣臺，傳是子陵故蹟，而與七里瀨釣臺隱顯迥別。此水一號龍女水，又名裙帶水。

澠水燕談記王黃州題孫僅文編云：明年再就花甎試，應被人呼小狀元。僅果繼兄何復第一。世以元之為知人。予昔在京師，丙辰榜後，常熟歸少詹孝儀（允肅）以舉子下第，留京師，每徒步造予寓舍，以詩卷相質。予語之曰：君書法既工，而新詩無一怨尤憔悴之語，將來必狀元及第。己未，傳臚果第一。又丁丑常熟嚴宮允虞惇，癸未閩縣趙書山晉，予皆決其必登鼎甲，已而二君先後榜眼及第，二君皆予門生也。

慶曆中，蘇子美進奏院祠神事起，無敢救解者，韓魏公從容言于仁宗曰：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薄治之，何至如此。帝悔之。歐陽文忠公作蘇氏集序云：嗟乎，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流落以死。正用韓公語，而誌中不載其事。

田告字象宜，篤學有文，少學詩于陳希夷，來遊濮，客于王元之。會河決，著禹元經三卷，已而得水樹于濟南明水，將隱居焉。貽書徐常侍鉉，鉉答曰：甯戚叩角，顧廬旅巖谷，由其時，不失其道，在我而已，何常之有。遂決高蹈，筮易遇遯，因自號隱叟，從學者常數百人。淳化中，韓丕言于天子，召赴闕，詔書及門而卒。皇祐中，濟南程書表其文四十八篇，析為三卷，又次其出處作隱叟別傳。今明水在章丘城南，土鼓縣故城西，亭山縣東北，曰淨明泉，在百脈泉西北，即繡江之源也。齊乘云：朗公谷諸水東西伏流，西發趵突，東發百脈，所謂金霏碧滂，韻琴筑而味肪醴者也。此吾鄉高逸第一流，昔撰古懽錄遺之，夏日雨過，讀澠水燕談，得告事，因參述水經注、元和郡縣志、齊乘而著于篇。

皇祐五年，王汾擢進士甲科，唱名日，左右奏免解進士例當降甲。仁宗覽家狀曰：汾先朝學士禹偁曾孫，遂不降甲。後又以元之之孫超陞朝籍。元之以直道不容于太宗，而仁宗特擢其孫，與蘇黃黨禁于徽宗，而其孫與甥皆見擢于高宗事同。直道固不終泯，而仁宗、高宗之憐才，亦古今所罕覯也。汾本名元宗，字彥祖，以夢改名。

唐開元二十七年，詔追謚孔子文宣王，命其後嗣襃聖侯改封嗣文宣公。宋初孔氏子孫襲封，仍唐之舊。仁宗納祖擇之言，改封衍聖公，至今因之。

左必蕃，廣州順德人，由監察御史出知揚州府。乙酉，上南巡，嘉其清節，特擢太常寺少卿，以難其代，仍命知府事。

宋初文士稱高梁柳范謂高弁梁周翰柳開范杲也在楊劉之前而人多不知

祥符中劉偁為陝州司法參軍廉慎至貧官罷無以辦裝貴所乘馬跨驢以歸魏野以詩送之云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乘馬去騎驢真宗祀汾陰見野詩嘆賞久之時偁為江南幕官召至以為京官知青州博興縣偁有差除上曰得如劉偁者可矣不數年亟遷主客郎中今博興名宦不知祀偁否錄之以備遺闕云右見澠水燕談錄

乙丙自濟南至青州諸郡縣皆有狼災

李石續博物志言劉亮合仙丹得白蝗蜍白蝙蝠服之立死又陳子真得蝙蝠大如鵶食之一夕大泄而死又云丹水有石穴蝙蝠百歲者倒懸得而服之使人神仙其自相矛盾如此

薏苡一名簳珠

續博物志言文帝與五經尚書大傳使掌故歐陽生等受尚書于伏生按漢書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非歐陽生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今樂安縣）事伏生授兒寬寬又授孔安國其源流如此非以掌故往受經者也志又云漯水有伏生墓亦非漯乃濕之訛

磻溪在鄜而李石云磻溪在汲郡有太公泉太公廟附會可笑

人死為鬼鬼死為聻李石以聻為滄耳虎音積又有你音指物貌禪家有此語

飛廉紂時諸侯或以為惡獸頭似羊又以為神禽頭似鹿此亦以檮杌為鯀之類又方書之漏盧一名飛廉

高麗人參贊三椏五葉背陽向陰欲來求我椵樹相尋椵木葉似桐甚大而陰多人參生其陰（人參讃）

上金謂之紫磨金劉迎詩紫磨金餅啖扶桑迎字無黨萊州人

湘州記蔡子池南有蔡倫舂紙臼今成都萬里橋西江岸有薛濤造牋石臼或云是蜀府造牋處

楊汝士於楊於陵座上賦詩云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元白嘆服汝士歸謂子弟曰今日壓倒元白又在洛中裴晉公夜宴汝士詩云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元白失色此本一事而重複誤書之耳按裴白在洛與劉夢得多倡和聯句裴詩所謂成周文酒會吾友勝鄒枚唯憶劉夫子而今又到來是其事也是時文宗太和七年癸丑白罷河南尹再授賓客分司八年甲寅裴為東都留守開成元年丙辰劉分司東都楊汝士東川節度使二年丁巳留守裴侍中修禊于洛合宴舟中先是太和五年元已薨于武昌安得與樂天汝士同在洛中裴宴賦詩耶小說之不考而妄語如此可笑也

癸辛雜識記宋十五帝御押太祖亞立（元押）太宗丙仁（元押）真宗閃仁宗白今益都孫相國沚亭（廷銓）顏山雜記所錄鳳凰宿玉皇宮石刻宋四聖御押殊不同太祖了仁太宗丞真宗尼仁宗（湖閃）並載之以備參考

白氏文集記云家藏之外別錄三本一寘東京聖善寺鉢塔院一寘廬山東林寺經藏一寘蘇州南禪寺千佛院澠水燕談云廬山寺白集七十卷廣明初為高駢強取去後四十年有王長史者徧求善本較正而藏之尋又易去頗多舛誤真宗詔取至都下命侍臣以諸本參訂繕寫付寺僧謹藏之真宗可謂右文之主也

鄰幾雜志雄霸間塘泊冬月載蒲葦皆用凌牀雖官員亦乘之今京師之俗猶然謂之冰車

太倉崔華字不雕予門人也工詩畫嘗有句云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辭予極愛之呼為崔黃葉歷城族子華字秋史壬午舉人有句云亂泉聲裏才通屐黃葉林間有著書予亦呼為王黃葉初予少作和李清照漱玉詞云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劉公㦷（體仁）戲呼王桐花鄒程村（祗謨）云崔黃葉自合作王桐花門生耶

同年祁工部珊洲（文友）官盧江令有絕句云昨夜東風吹雨過滿江春水長魚蝦予戲之曰古人警句例標美名欲呼足作祁魚蝦必不樂當奈何因憶宋人有呼梅聖俞為梅河豚者敢援此例一座皆笑

鄰幾雜志云審刑奏案貼黃上更加撮白撮白上復有貼黃今不知撮白為何語石林燕語又謂之引黃

鰒魚產青萊海上珍異為海族之冠南史有餉三十枚者一枚直千錢今京師以此物餽遺率作鮑魚則訛作秦始皇轀輬中物可笑又一郎官餽戚畹有燒鴨見之愕然徐問之乃鴨之訛耳

李贄極稱武曌馮道亦猶丁謂以曹操司馬懿為聖人真冰炭李林甫相業君子小人各從其類如此

周密記德壽宮中秋賞月之所橋用白石甃之瑩徹如玉以金釘鉸橋下皆千葉白蓮花御几御榻瓶爐酒器皆以水精為之水南皆宮女奏清樂水北皆樂工吹笛此

視明皇月宮之說。豈有人間天上之異。又桯史云。德壽在北內。孝宗將以元旦舉慶典。有北宮摛通天犀帶一。進于內。帶十三銙。銙皆正透。有一壽星扶杖立。云云。亦奇物也。

東坡十歲讀范滂傳。慨然太息。顧致之。山谷晚謫宜州。為宜倅余某之子滋浒默書范滂傳。才忘二三字。孟博一傳。聯括蘇黃始終。乃爾志士仁人千載而下猶為感慨。

山谷書范滂傳後藏趙忠定家。事見桯史。

癸辛雜志云。治喉閉用帳帶散。惟白礬一味。或不盡驗。南浦有老醫。教以用鵝嗉膽礬研細。以釅醋調灌。有鈴下一老兵妻患此。垂殆。如法用之。藥甫下咽。即大吐去膠痰數升。立瘥。又治眼障。用熊膽少許。以淨水略調。盡去筋膜塵土。用冰腦一二片。痒則加生薑粉些少。時以銀筯點之。奇驗。赤眼亦可用。

陸務觀作姚平仲傳。言隱蜀青城山時。出至丈人觀。紫髯郁然。走及奔馬。癸辛雜識又云。李次仲遇姚平仲于盧山。豈晚又出蜀遠遊。乃至吳楚耶。

周公謹述括蒼陳妣言。治痘瘡色黑倒靨。唇口冰冷。方用狗蠅七枚。擂碎。和醅酒少許調服。移時即紅潤如舊。（冬月蠅藏狗耳中）又治痘毒上攻內障。方用蛇蛻一具。淨洗焙燥再用天花粉等分。細末之。取羊肝破開。入藥末于內。麻皮縛定。泔水煮熟。切食之。旬日即愈。

古人作墓誌行狀。多云皇祖皇考。余嘗疑之。未達其義。周密云。詩思皇多士。詩記引顏注漢書云。美也。急就章注云。正也。大也。泰誓孔傳訓皇為前。

宋人書感激曰感磯。取孟子是不可磯也。注云。磯。激也。義與激同。然亦鑿矣。

荊楚歲時記。河鼓謂之牽牛。黃姑即河鼓也。古詩云。黃姑織女時相見。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則又以黃姑為織女。不知何據。

大唐新語謂梁簡文好作艷詩。江左化之。謂之宮體。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集。以大其體。今觀玉臺新詠所錄。皆靡靡之音。正足推波助瀾。何匡雅鄭。此集予在京師。曾見宋刻。今吳中寒山趙氏翻刻本。可謂逼真。

唐初御史裏行之名。自馬周始。又云武后革命。恐人心不附。供奉官正員之外。又置裏行御史遺補。有車載斗量之謠。

大唐新語。李襲譽性儉約。好讀書。寫書數萬卷。謂子孫曰。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十頃。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株。可以充衣。所得書萬卷。可以求官。汝曹第勤此三事。何求于人。右數語可作家訓。故錄之以示子孫。

隋時天子及貴臣。多著黃紋綾袍。烏紗帽。百官皆著黃袍及衫。出入殿省。見大唐新語。臣下得著黃。亦太凌僭矣。至唐始有紫緋青綠之別。

莊子與釋氏不甚相遠。唐傅奕精于莊老。而力詆佛教。殆不可解。

握拳透爪。世但知顏魯公。獨異志云。昔中書令卞忠貞殉蘇峻之難。後盜發其墓。面色如生。兩手皆拳。爪甲穿于手背。與魯公同。

唐文宗病渴。諸醫不效。金吾長史張寶藏進方。以乳煎蓽茇服之。立差。

唐玄奘法師摩頂松在齊州靈巖寺。師取經西域。始住長安洪福大慈恩二寺。及宜君玉華宮譯經耳。靈巖屬今長清縣。圖經但以為佛圖澄卓錫之地。而不知玄奘故著之。

後漢馬界閉戶讀書。十年不出。三日一食。鄉里謂之潛龍。此在臥龍之前。

宋宇文伯修藏一古鼎。款識曰輦酌宮。按班書宣帝紀。常困蓮勺鹵中。如淳注。蓮音輦。勺音灼。縣名。雍錄曰。漢蓮勺縣。唐之下邽縣也。元和志曰。下邽東二十三里有蓮勺故城。然三輔黃圖雁錄所載漢宮殿名甚詳。無所謂輦酌宮者。蓮勺諸書皆言縣名。亦不言有宮。著之以俟博雅如劉原父者。

孫思邈千金方。人參湯須用流水煮。用止水則不驗。（人參譜）

沈存中筆談補云。前世風俗。卑幼致書尊者。但批紙尾答之。謂之批反。如詔書批答之義。故紙尾多作敬空字。謂空紙尾以俟批反耳。按昔人謂謹空之空。乃九拜之空首拜也。二說互異。（周禮春官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襃拜。九曰肅拜）

新唐書。如近日許道寧輩畫山水。是真畫也。史記如郭忠恕畫天外數峰。略有筆墨。然而使人見而心服者。在筆墨之外也。右王楙野客叢書中語。得詩文三昧。司空表聖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者也。

郭忠恕著佩觿汗簡二書。竝載宋史藝文志。而汗簡不傳于世。今秀水朱氏有鈔本六卷。吳門新刻。逼古可寶也。首有李建中題云。汗簡元闕著撰名氏。因請見東海徐騎省鉉云。是郭忠恕製。復舊白字部末口字注腳趙字下。俱有臣忠恕字。驗之明矣。後有天禧二年七月十七日開封府判官虞部員外郎李直方序。又庚寅六月所南鄭思肖為山硎葉君題汗簡後。是書所援據。自古文尚書以下凡七十一家。多今世未見者。

嘗見人家竈側多促織竊疑之偶讀酉陽雜俎云竈馬狀如促織而稍大好穴竈側竈有馬足食之兆

濟南明湖蛙不鳴濰縣無蠅或閱數年間聞其聲則置酒競往賞之以為異事

段柯古云竹譜竹類三十九樓戴凱之竹譜乃七十餘種

宋英宗守文令主然其知人之哲尤不可及舊制御史闕令中丞及翰林學士知雜遷舉英宗內批自除二人范堯夫以江東轉運判官為殿中侍御呂微仲以三司鹽鐵判官為監察御史裏行如此用人雖唐虞三代盛際何以加之使神宗能守宋法何至王呂輩紛紛亂天下耶御史裏行始于唐初近宋尚仍之不改

政和間以詩為元祐學術御史李彥章遂上疏論淵明李杜以下皆貶之因詆魯直少游無咎文潛請為科禁至著于律令云諸士庶傳習詩賦者杖一百其紕陋一至于此是時大臣朝士皆安石之餘孽然安石惟欲廢春秋耳其詩實于歐蘇間自成一家亦可概謂元祐學術乎此古今風雅一大厄也

葉石林云晉宋間佛教初行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宣和崇道教改沙門曰德士道人德士正是絶對

避暑錄言呂文穆蒙正為父龜圖所逐衣食不給龍門寺僧識其貴人延致寺中鑿山岩為龕以居之凡九年後諸子即石龕為祠堂名曰肄業呂大忠為之記今人以傳奇有破窰之說志書亦沿俗論但言窰而不知有龕并龍門僧亦湮沒不傳可惜也

黔山多耐冬花花色殷紅冬月始盛開雪中照曜山谷彌望皆是說者謂即南中之山茶然花不甚大所云海紅花是也

趙俊守德進歸德人（宋為南京）偽齊劉豫起為虞部員外郎者三以告强畀其家卒力卻之凡家書文字一不用豫僭號但書甲子此亦一陶淵明也又南唐自顯德五年用中原正朔士大夫以為恥碑文但書甲子見懶真子

古來如謝康樂宗少文輩癖好山水者多矣明臨海王恒叔（士性）宦游所至輒登臨山水間窮極幽奧作遊記數十篇江陰徐霞客終身于游至歷絶域徼外牧翁為作傳可謂好事者矣予同年吳君順治末進士嘗游武林宿留數月始歸予詢以西湖西溪諸名勝曰皆不知也詢其未往游之故則大笑曰吾跋涉水陸二千餘里豈為山水往耶予為先兄西樵言之以為人嗜好逕庭乃如此

石林避暑錄述景修言往以九月望夜道錢塘與詩僧可久泛西湖至孤山時已夜分月色正中湖面渺然如鎔銀傍山松檜參天露下葉間薿薿皆有光微風動湖水晃漾與林葉相射可久清癯苦吟坐中不勝寒索衣無所有空米囊覆其背以為平生得此無幾此一段文字非東坡不能道景修姓張字敏叔常州人也

唐樂江令劉信陵詩予向從萬首絶句得三首錄之頃又從王楙叢書見一聯云蓑笠看山雨渚田耕行花語最工而不得全篇

晉簡文帝鄭后諱阿春故晉人謂皮裏陽秋孫盛晉春秋為陽秋梁武帝小名阿練改練為絹今絹布之絹俗罕知其為練矣

鴟夷河豚也擕蠵海蜇也西施舌海燕所化久則復化為燕鮑三腮鱸四腮

富文忠公不以文章見長康節外紀載其過堯夫一詩云先生自衛客西畿樂道安閑絶世機再命初筵終不起獨身窮巷寂無依貫串百代常探古吟咏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訪醉和風雨夜深歸頗可誦

馮元成雨航雜錄云皇甫百泉與王弇州名相埒時人謂百泉如齊魯變可知道弇州如秦楚强遂稱王此二語最是確論

香祖筆記卷十終

香祖筆記卷十一

清　新城王士禛貽上著

石林言在建康見唐汾州刺史李暹告開元二十年七月六日下列銀青光祿大夫守兵部尚書兼中書令集賢殿學士蕭嵩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光庭（裴不書姓）學士結銜皆在官下據此則集賢翰林諸學士結銜在官上始于五代可信不疑

宋宰執享有高壽者五人張鄧公八十六陳文惠八十二富鄭公八十一杜祁公八十文潞公九十二此葉少蘊所記尚有李文定龐穎公二人皆未及八十

泊宅編歐陽子守滁作醉翁亭記後四十五年東坡為大書重刻改泉洌而酒甘為泉甘而酒洌今讀之實勝原句此碑予乙丑過滁游瑯邪山見之搨得數紙

方勺引劉中壘謂泥中中露衛二邑名式微之詩蓋二人所作是為聯句所起此說甚新然不知有據依否

異聞錄唐明皇以八月五日生宋文貞公璟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異聞錄三月為一時兩時為一行兩行為一季二年半為一變以閏月兼本月此謂月變五年再閏為閏變今止謂三月為一季耳

七夕之說自三代以來相沿舊矣宋太平興國中詔以七日為七夕著之甲令而其後多以六日為七夕名七夕而用六不知起于何時右見異聞錄按東京夢華錄初六初七晚貴家多結綵樓于庭謂之乞巧樓則當時初六初七兩日皆可乞巧遂相沿而不察耳然今並無初六為七夕之說

文潞公帶平章事三十七年　本朝惟高陽李文勤公（霨）居內閣二十七年宛平王文靖公（熙）在內閣二十年二公皆為首揆最久而王公始終恩禮之厚尤為　本朝宰臣第一予撰文靖神道碑具書之

葉少蘊言唐及國初京師皆不禁打繖五代始命御史服裁帽淳化初又命公卿皆服之既有繖又有帽故謂之重戴祥符後惟親王宗室得用繖其後通及宰相參政今裁帽席帽分為兩等中丞至御史六曹郎中于席帽前加全幅皂紗僅圍其半為裁帽員外郎以下則無之為席帽按此製似古婦人冪䍦今眼紗之類而名為裁帽不可解又按張洎題右丞畫孟襄陽吟詩圖云襄陽之狀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馬一童總角負琴而從觀其圖乃帽上加皂色幅巾垂于肩後但不似冪䍦掩面耳殊非裁帽之製而謂繖與帽為重戴豈唐宋所謂重戴又有殊異耶

前代御押宋太祖至仁宗四聖御押互異石林燕語又記王安石作押先橫一畫左引腳中為一圈圈多不圓時謂押歹字予謂以歹為石與安石為人名實亦自相副前輩有集古名臣花押為一書者唐謂之花書

唐人科場率多請託主司多隔歲預定乃至榜帖亦有令舉子自為者摭言所載幾同兒戲至宋初始革其弊如范質為相其姪杲夙受知陶穀竇儀而不敢就試李昉為相其子宗諤唱名辭不入被黜文正罷相方再登科先進遺風與明王忠肅王端毅二公媲美前後良可敬也若秦檜張居正之徒則反是

宋世士大夫最講禮法然有不可解者二仕宦卒葬終身不歸其鄉一也閥閱名家不以再嫁為恥如范文正幼隨其母改適朱氏遂居長山名朱說既貴凡遇推恩多予朱姓子弟其長子純佑與王陶為僚壻純佑卒陶妻亦亡陶遂再娶范氏長姨忠宣但踈之而已文正輒聽其改適不為之禁尤不可解也

交梨火棗相沿稱之未達其義蘂海集云梨春花秋熟實蒼花白有金木交互之義故曰交梨非謂交州也

宗室紅蘭主人工詩畫有玉池生稿又刻郊島二家詩曰寒瘦集生于富貴而其胸懷瀟灑乃爾亦奇矣鎮國將軍博問亭自號東皋主人亦以詩名刻白燕棲詩若干卷天潢多好學如此足見　本朝文教之盛

佛果禪師云閻浮提雨淨水其諸天相時方大旱雨忽降莫知其備此兜率天上雨摩尼也方欲收禾霖雨不止此阿修羅中雨兵仗也甘雨及時人皆飽足此瞿世城中雨美饍也乙酉春無雨雪四月閏四月麥秋將届猶不雨至五月乃沛然霑足其後連雨幸旋晴霽而田家時有恒雨之懼兜率修羅在反掌間信天道之難測也

馬永卿云嘗見李西臺所書小詞中羅敷作羅紨後讀漢書昌邑王賀妻十六人其一人嚴羅紨紨音敷故作紨必有據依當詢之攻古書者

臧武仲名紇紇恨發反字書云下沒切恨入聲嬾真子云唐薦紳士性輕薄有同人誤讀臧武仲名譏之曰汝紇字也不識今俗語云[illegible]字也不識蓋紇字之訛

黃山谷名庭堅取閑字也或曰即高陽氏八才子之一字曰魯直嬾真子云慕季文子之逐莒僕故曰魯直

歸田錄楊文公大年作文則與賓客飲博投壺弈棋而不妨構思揮翰如飛文不

加點門人傳鈔疲于應命真一代之文宗歐公一代文宗而其推服前輩如此益知石徂徠怪說之妄且柳開穆修之徒視歐陽豈止如陳涉之啟漢高耶。

田元均為三司使性寬厚有干請者雖不從必温顏強笑以遣之語人曰為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月泉吟社有謝詩當杏放云杏惟嘗笑面如靴蓋用此語不惟文雅馴亦本非佳語而援以為贊頌之詞誤矣。

取大蒜一握道上熱土雜研爛以新水和之濾去滓灌之治卒然中暑氣閉即蘇見避暑錄。

明時稱大學士曰閣學今但稱中堂而稱學士為閣學按閣學之名起于宋宣和末陳亨伯為龍圖閣直學士稱龍學顯謨徽猷二閣直學士欲效之而難于稱謨學猷學乃易閣學然古稱大學士止曰大學明殿閣詞林記又有殿學閣學諸名。

劉原父貢父博雅為北宋第一流惜公是公非二集不傳故後世之名出歐蘇下耳。如石林拈原父詩句云涼風起高林清露除明河此亦何減元暉仲言袁陽蘇州耶

蘭亭往往采殺人而世人不察或以性命殉之予門人吳江葉進士元禮紓之父叔少同讀書山中一日得佳蘭煮而食之皆死予常與人言以為戒又楓樹菌食之則

笑不可止。陶隱居本草注掘地以冷水攪之令濁少頃取飲謂之地漿可療諸菌毒。

周體觀伯衡遵化州人順治己丑進士以庶吉士出為給事中外補饒九南道副使與施愚山（閏章）同為江西監司又同年也其風流好事略相似有過黃州絕句云不見當年劉克莊（子壯己丑狀元）西風吹淚古黃州舊時江路能來否落日招魂故驛樓殊不愧古人也予兄叔子（祜）重經采石感懷曹梁父二絕句云憶向江干惜別離黃昏石壁共題詩今來寂寞空江上獨酹青蓮夜雨祠禪榻何人對寂寞短檠和淚雨瀟瀟若為灑向寒江裏月黑雲深欲上湖亦不減周作梁父姑孰文士好交游其兄淼字滄波與予善。

時聞西窗琴凍折三兩絃孟東野詩也淨几橫琴曉寒梅花落在絃間楊慈湖詩也松枝落雪滿琴絃倪雲林詩也嬾魚出水浪花圓北固樓前四月天忽憶戴顒窗戶裏櫻桃風急打琴絃予在廣陵時詩也此詩今不存集中。

羅林字約齋大興人順治丁亥進士舌短語音不正自縣令累官開府所至以賄聞為四川巡撫贓貨不已諸子從容諫曰大人位中丞齒高矣家已粗給何必孳孳于此耶諦聽久之答曰汝曹何知多多益善。

八米盧郎或云八采說者紛紛不一按太平廣記止是八詠耳魏高祖山陵詔魏收劉逖祖孝徵盧思道各作挽詞尚書令楊愔詮之收四首劉祖各二首被用盧獨取八首時號為八詠盧郎此謂哀挽且非佳事。

董卓曹操吳元濟黃巢輩後人有為立廟者是非羞惡之心安在宋景祐中南郊赦錄朱全忠子孫梁莊肅方監在京倉上言全忠唐叛臣錄之何以示勸仁宗善之遂見擢用梁固賢矣仁宗真聖主哉。

宋制紫宸垂拱常朝遇雨則傳旨拜殿門下謂之籠門。

刻書始五代固然然石林謂唐柳玭家訓已有之矣。

今九卿自大理太常已下官署皆名曰寺沿東漢之舊也鴻臚寺本以待四裔賓客明帝時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白馬馱經至洛故舍于鴻臚寺今之白馬寺即漢鴻臚寺舊址後遂以名浮屠之宮非偶同也。

王禹玉作龐穎公神道碑其家潤筆參以古書名畫三十種中有唐杜荀鶴及第試卷予生平為人家作碑版文字多矣惟安德李氏以楊孟載手書眉菴集一部相餉耳宋時至有討潤筆者不以為非唐白樂天與元微之至交白作元誌銘潤筆亦至

五六十萬今則諛墓之金殆絕響矣。

黃生兆盛州人游于吾郡偶以偏方療疾皆效記其三云治痔特方用大萆麻去殼一百五十箇槐枝七寸香油半觔二味同入油內浸三晝夜熬至焦去渣入飛丹四兩成膏再入井中浸三日夜取出先以皮硝水洗患處貼之治痔方使從以甘草湯盪洗過用五棓子茄枝草二味以砂鍋煎水盪洗茄枝草一名蝦蟆草四季皆有之面青背白麻紋壘壘者是治血崩方用豬鬃草四兩童便清酒各一鍾煎一鍾溫服豬鬃草如沙草而葉圓淨洗用之

今人稱先生古人亦有止稱先者漢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注先猶言先生又鄒先好計及張談先之類後世中官稱士大夫曰老先亦有所本

後人喜改古詩如謝茂秦改元暉澄江淨如練之類為世口實惟王楙野客叢書改陸士衡齊謳行孟諸吞楚夢百二侔秦京曰八九吞雲夢語既渾成對又精切確不可易也

唐詩人張祜字承吉與白樂天杜牧之同時其詩事班班可考野客叢書引祜不信寧王迴馬來及金輿遠幸無人見偷取邠王小管吹之句以為祜目擊時事而作又

祜有詠武宗時孟才人之作云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一述明皇事一述武宗事遂疑其身涉十一朝年且百二十歲云云此說愚甚可笑唐人詠明皇太真事者不可枚舉如元白連昌宮詞長恨歌二篇其最著者又如李義山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之句亦多矣豈皆同時目擊者耶即祜樂府春鶯囀雨淋鈴等作皆追詠天寶開元何獨疑于前二詩耶

先大父方伯贈尚書公手書遺訓有云吾既無厚遺而使汝輩過營葬之費心殊不忍虛地上以實地下又所深惡云云蓋本漢貢禹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之語

妻之父為外舅母為外姑見爾雅釋名諸書然今俗謂妻之父為丈人其來亦遠裴松之三國志注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句云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則是南北朝已稱丈人也爾雅妻黨云妻之晜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今無此稱有稱之者鮮不以為怪矣

安祿山生于南陽時李筌為鄧州刺史夜識東南有異氣于村落物色得之慨然曰此假王也從容勸殺之筌不聽後有罪當刑節度使張守珪奏于朝亦不殺遂釀天寶之禍然則真王不死假王亦不死也豈亦運氣使然耶筌即注陰符者

唐蔡京假節邕州道經湘口泊浯溪中興頌所徊俛不前題詩曰停橈積水中舉目孤烟外借問浯溪人誰家有山賣此詩未收浯溪志予昔撰浯溪考亦遺之偶讀雲溪友議追錄于此用補向來之闕

夜夜月為青冢鏡年年雪作黑山花唐人尉遲匡詩也匡以詩干李林甫反遭斥棄雲溪友議具載其事而未見全篇升庵補作塞上曲極工今載集中

予以順治十二年乙未科登第甫弱冠時預同年讌集東歸後有寄友人詩云當年曾記鳳城頭比舍相過盡雅游道政里中人似璧善和坊北月如鉤閒邀師子尋新曲醉遣鴉兒亂酒籌今日相思一彈指坐驚花事到點陬後數年理揚州寄嚴州詩云秋水初波枕畔流欲將愁思寄嚴州新安江水十餘里何處天邊風雲樓皆有本事今思之已四五十年如前塵昨夢二詩皆不載集中故追錄之

乾州武則天陵墓過客題詩譏笑者必有風雷之異利州乃武生處今四川廣元縣是也嘉陵江岸皇澤寺有其遺像乃是一比邱尼予過之題詩云鏡殿春深往事空嘉陵禍水恨難窮曾聞奉先寺持較金輪恐未工蓋用洛陽伽藍記瑤光寺尼

工奪姸之語以譏之且曰爾果有靈不妨以風雷相報已而晴江如練微風不作頃刻百里豈老狐獨靈于乾陵不靈于利州乎記之以發一笑李義山亦有二絕句自注云感孕金輪處

唐人最重進士科然主司舉子關節交通不以為怪乃至宗族子姓亦不迴避如沈絢尚書主春闈其母曰近日崔李侍郎皆與宗盟及第汝於諸葉中擬放誰耶絢曰莫如沈先沈擢母曰二子早有聲價科名不必在汝沈儋孤寒鮮有知者絢不敢違母命遂放儋及第是以朝廷名器為宗族之私恩也今迴避之例雖嚴然亦有可議者如翁壻舅甥不相迴避而外簾供給所等官本無關涉凡子姓亦一體迴避如平原同年張良哉（完臣）為國子監助教三科皆供事會試外簾其子與宗姓三人引例迴避遂淹滯十年之久詎非傎乎唐人著族惟聞喜裴氏榮陽鄭氏稱眷不稱房吳興沈氏則稱葉不詳所始

予既選刻邊尚書華泉集及其仲子習逸詩又訪其七世裔孫紹祖請于當事為公奉祀歷城諸生張浣字澄源邊氏子佃主也又訪其集于臨邑故家得魏允孚刻本為重鐫之書來請序并謀新公祠宇置祭田可謂好事喻義者因書之（乙酉七月廿一日記）

宋初收江南西蜀徐熙黃筌父子皆入京師筌畫花竹但以輕色染成不見墨跡謂之寫生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神氣生動筌惡其軋已言其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效諸黃之格更不用墨直以粉色圖之謂之沒骨圖畫花鳥者今有此兩種如近日姑蘇王武熙派也毘陵惲壽平金陵王概筌派也二派並行不可相非惟觀其神氣何如耳概字安節詩人方文嵞山之壻與兄蓍字宓草皆以工花鳥擅名詩亦不凡蓍初名尸概初名丐後改今名亡友汪鈍翁贈吳人文點與也詩云君家道韞擅才華愛寫徐熙沒骨花謂趙凡夫子婦文俶衡山之孫女也然沈存中謂沒骨花乃熙之子非熙也

王仲至受摩詰黃梅出山圖筆談以為黃梅曹溪二像氣韻神檢各如其為人讀二人事跡還觀所畫乃知其妙余在廣陵時有余氏女子名淑珠刺繡工絕為西樵作須菩提像既又為　先尚書府君作彌勒像皆入神妙又為余作神女洛神浣紗杜蘭香四圖妙入毫釐蓋與畫家同一關捩今有以土塑木雕為人作小照者往往逼真亦絕技也

京朝官三品已上在京乘四人肩輿輿前籐棍使引喝道四品自僉都御史已下止

來二人肩輿。單引不喝道。家人喝道。皆云某官來。以便行人迴避。明代閣臣入直。呵殿至闕禁中。今則至棋盤街左右即止。凡八座皆然。行人亦無迴避者矣。今京官四品。如國子監祭酒。詹事府少詹。都察院僉都御史。騎馬則許開棍喝道。有輿則否。予同年徐敬菴（潮）由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出都日。騎馬開棍。此其例也。凡巡撫入京　陛見。多乘二人肩輿。亦不開棍喝引。

沈存中謂楚詞之些。蓋楚人舊俗。即梵語薩縛訶三字之合也。蓀即菖蒲。蕙即零陵香。茝即白芷。又云。杜衡即馬蹄香。今偽作細辛用。

沈存中云。薊州大薊。花如車蓋。因言揚州宜楊。荊州宜荊。按揚州字從手。子雲姓正此揚字。又古侯國名。今山西洪洞縣是也。如沈說。則州名當從木。非是。然存中號博物。不應有誤。當史者之誤。若丹陽亦稱丹楊。則自孫吳江左已來有矣。

存中又云。淡竹對苦竹為文。除苦竹外。悉謂之淡竹。今南人食筍。有苦筍淡筍二種。淡筍即淡竹也。或謂淡竹別自一種。蓋因本草別疏為一物耶。非是。

急急如律令五字。本漢公移常語。張天師漢人。故承用之。道流至今祖述。見雲麓漫鈔。

晏元獻為相。求擇壻于范文正。文正曰。公女若嫁官人。則仲淹不敢知。必求國士。無如富高者。高即文忠公。弼舊名也。孫公談圃乃謂元獻門下常貴人王青素相人。一日夫人召相其女。遽曰。國夫人也。又曰。恰有一秀才姓富。須做宰相。明年狀元及第。夫人以告元獻。遂使人道好云云。不知何據。

談圃記曾魯公七十餘病痢。鄉人陳應之用水梅花臘茶服之。遂愈。但不知水梅花是何物。

龍城錄載。王宏濟南人。與唐文皇少為同學。從受八體書。既登極。訪求。隱去不見。此吾鄉之嚴子陵。而志乘佚不載。故著之。

俞汝尚字退翁。湖州人。官屯田員外郎。於事皆達稱理。汝尚病。呼其妻曰。我將死。時二子在外。妻曰。我欲先死。君俟諸子至。不晚也。言訖。奄然而化。已而諸子至。汝尚曰。吾亦行矣。即臥坐化。大孫辛老為衣其衣。此與龐公靈照事同。見談圃。

舊唐書賈餗傳。但言祖渭父寧。龍城錄則云。餗父名爽。字師道。才吏也。五十歲棄官隱伊陽鳴皋山。著書二十卷。號鳴皋子。山中人言其仙去。子餗亦有才。然不述于父風。

予為盤山釋智朴題詩。川苗次字。朴號之。書詢其處。按洛陽伽藍記。今林南有魏明帝苗次之碑。楊衒之釋曰。以蒿覆之。故云苗次。

天下梵刹。皆以內典字義為名。予奉使四方。見亦有不盡然者。如太湖浦中有釣魚寺。成都青羊宮本桃花尼寺。重慶塗山上有相思寺。因山有相思樹故名。亦可異也。

姑蘇士人家玉蟾蜍一枚。蟠腹中空。每焚香置爐邊。烟盡入腹中。久之。冉冉從自蟾口噴出。

濠州舍桃閣下。劃地得石匣。匣中有巨編數帙。乃陳郎鄭向所述五代開皇紀三十卷。乾興元年。向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為郡守。瘞此書于閣下。有銘云云。見墨莊漫錄。按乾興乃真宗末年年號。此書在薛居正後歐陽修前。而世罕知者。不知尚有傳本否也。

古來武人能詩。如宋沈慶之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梁曹景宗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北齊斛律金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高敖曹壠種千口羊。泉連百壺酒。朝朝圍山獵。夜夜迎新婦。唐王智興三十年前老健兒。剛被郎官遣作詩。江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煙霜獨我知。宋曹翰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為家貧賣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覩盤花舊戰袍。岳鄂王飛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明郭定襄登甘州城西黑水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玉關人老貂裘敝。苦憶平生馬少游。湯胤勣苜蓿金花草露斑。奚奴援擾出沙灣。塵飛大夏三千里。泥滿東風十二闌。直內銅符初上紫。征西鐵甲未東還。可憐絕代賢王手。少畫漁陽阿舉山。戚武毅繼光畫角聲傳草木哀。雲頭對起石門開。朔風虐酒不成醉。落葉歸鴉無數來。但使元戈銷殺氣。未妨白髮老邊才。勒名峰上吾誰與。故李將軍舞劍臺。右偶舉數篇。皆見英雄本色。有文士所不能道者。又如宋之劉涇。賀鑄。韓蘄王世忠。明之沐昂。俞大猷。李言恭。萬表。陳第輩。不可枚舉。孰謂兜鍪之流。祇解道明月赤團團也。唐高崇文誰把髀兒射雁落。白毛空裏亂紛紛。雖俚語。亦不凡。可並謝胡撒鹽之句。

元祐間。明州士人陳生附賈舶。泛海。遇風。引至一島。見有精舍。金碧明煥。榜曰天宮之院。堂上一老人。據床而坐。神觀清臞。左右環侍。白袍烏巾者。約三百餘人。自言皆

中原人。唐末避亂至此。不知今幾甲子也。山巔一亭。榜曰笑秦。問老人爲誰。曰唐相裴休也。山中生人葠甚多。大如人形。生欲乞數本。老人曰。此物鬼神所護。惜不可經涉海洋。山中金玉。任爾取之。又云枋巖乃諸佛心地之本。當脩習之。復令人導之登舟。轉盼之頃。已至明州矣。右見墨莊漫錄。（人參譜）

天平山僧得草一莖。煮食之。大吐。內三人取鴛鴦草啖之。遂愈。二人不啖。竟死。鴛鴦草藤蔓而生。黃白花對開。治癰疽腫毒尤妙。或服或傅皆可。益沈存中良方所載。即金銀花也。又曰老翁鬚。本草名忍冬。先方伯贈尚書府君羣芳譜云。一名鷺鷥藤。又名金釵股。

蜀洛之黨。亦曰許洛。蓋以潁濱晚居許田。然東坡卜居陽羨而葬郟。未嘗一日居許也。墨莊漫錄云。崔鶠德符陳恬叔易。皆戊戌生。田晝承君李廌方叔。皆己亥生。並居潁昌陽翟。爲許黨之魁。時號戊己四先生。蓋是時東坡及黃秦之歿久矣。而黨猶未息。此蜀洛諸君子賢知之過。毋乃爲紹述諸壬人所笑耶。

墨莊云。濟南爲郡。在歷山之陰。水泉清冷。凡三十餘處。予按濟南七十二泉具名具載。齊乘實不止三十餘也。又云李格非文叔作歷下水記。敘述甚詳。文體有法。惜不與洛陽名園記並傳。

王安石常患偏頭痛。神宗賜以禁方。用新蘿蔔取自然汁。入生龍腦少許。調勻。昂頭滴入鼻竅。左痛則灌右鼻。右即反之。

米元章論書云。江南吳皎登州王子韶大隸題榜有古意。吾兒尹仁與之等。幼兒尹知代吾名書碑。及手書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按尹仁即友仁也。今人止知其畫。尹知書則知之者益鮮矣。

元章論唐人書。最不喜柳。云柳出歐陽而爲怪醜惡劄之祖。自此世人始有俗書。其弟公綽乃不俗。予昔兩至成都。謁武侯廟。廟有裴度撰碑。公綽書也。

宋時製墨名家。有潘谷陳贍張谷。又有常山張順九華朱覲嘉禾沈珪金華潘衡宣政間有關珪關瑱梅鼎張滋田守元曾知唯桐柏張浩河東解子誠韓偉昇可與李氏父子相甲乙。

藏書之富。有宋宣獻畢文簡王原叔錢穆父王仲。及荊南田氏歷陽沈氏譙郡祁氏曾旼彥和賀鑄方回。

乙酉有書賈來益都之顏神鎮。攜蘇過叔黨斜川集僅二冊。價至二百金有奇。惜未得見之。

野客叢書云。或有書是非字爲氏飛者。固好奇之過。然不可謂無所本。以氏爲是。如漢志至玄孫氏爲莊王是也。以飛爲非。如漢碑飛陶唐其若是乎。是也。

昔人謂江左諸書疏往來。故右軍帖多稱死罪。以當時有禁也。然孔廟漢碑魯相奏記司徒司空府首具年月日魯相某等叩頭死罪敢言云云。末又云某惶恐叩頭死罪。又孔文舉繁欽陳琳諸人皆用之。則非自右軍始矣。

世疑繁欽著水經成一家言。何以後漢文苑不爲立傳。陸儼山引漢孔安國傳。係敘以毛詩傳塗惲子真子真傳桑欽君長。當是西漢末人。

康節外紀云。邵某與常秩同召。某卒不起。又云王介甫方行新法。天下紛紛以爲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秩引對。因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帝浸薄之。而介甫主之不忘。秩之本末如此。不知永叔何爲取之。

行盡江南數十程。曉風殘月入華清。宋人杜常詩也。按常爲昭憲皇后族孫。第進士歷官工部尚書。而霏雪錄以爲杜牧詩。誤矣。畫墁錄云。神宗聞昭憲之家有登第者。甚喜。有旨令上殿。翼日謂執政曰。杜常第四人登第。郤一雙鬼眼。可提舉農田水利即此杜常也。

香祖筆記卷十一終

香祖筆記卷十二

清　新城王士禛貽上著

東坡詩云。詩文豈在多。一頌了伯倫。朱少章謂藝文志載劉伶集三卷。伯倫非他無文章。鍾退谷謂劉脊虛生平詩才十四首。予觀獨孤及三賢論。及殷寅所嘆。脊虛之長不止于詩。詩亦豈止十四首。但此一頌十四詩。足以不朽其人。他文可不必傳。政如白頭花鈿滿面。不如美人半妝耳。山谷豫章集最多。而晚年自删其詩。止存三百篇。徐昌穀自定迪功集亦最少。二公正得此意。予生平為詩不下三千首。門人盛侍御誠齋（符升）曹祭酒峩嵋（禾）為撰精華錄。意存簡貴。然所取尚近千首。愧山谷昌穀多矣。

朱少章詩話云。黃魯直獨用崑體工夫。而造老杜渾成之地。禪家所謂更高一著也。此語入微。可與知者道。難為俗人言。

物類相感志云。芽茶得鹽。不苦而甜。乃知古人煎茶必加薑鹽。以此然茶取其清苦。若取其甘。何如啜蔗漿棗湯之為愈也。

陳仲醇云。溧陽人家有鍾離權書花押。如一劍狀。則是神仙亦有押字。

唐牛李之黨。贊皇君子。功業爛然。與裴晉公相頡頏。武宗之治。幾復開元元和之盛。其黨又皆君子也。僧孺小人。功業無聞。世悉謀維州一事。怨恫神人。其黨李宗閔楊虞卿之流。又皆小人也。二人之賢不肖。如薰蕕然。不難辨也。自蘇穎濱二人皆偉人之說出。謂僧孺以德量高。德裕以才氣勝。而賢不肖始混淆矣。初僧孺尉嵩縣。而水中灘出。有鸂鶒一雙飛下。僧孺果入西臺。陳仲醇云。奇章入臺。當以鴟梟應之。此雖戲論。實公言耳。吾宗鶴尹兄抃。工于詞曲。晚作籌邊樓傳奇。一褒一貶。字挾風霜。至于維州一案。描摹情狀。可泣鬼神。嘗屬予序之而未果也。今鶴尹歿數年矣。憶前事為之憮然。聊復論之如此。將以代序。且以見傳奇小技。足以正史家論斷之謬誣也。鶴尹大父緱山先生。作鬱輪袍及裴湛和合二曲。詞曲家稱為本色當行。

何大復平涼詩云。惟餘青草王孫路。不屬朱門帝子家。莫中江以為李滄溟在河南時作。人與地皆誤也。

濟南府城東三十里王舍人店。萬曆間耕者得片石于田中。刻讀書臺三字。乃蘇長公書也。按元遺山濟南行記。以為宋張公掞讀書處。掞舉進士。仁宗朝知掖縣。奏免登萊租稅。後以戶部侍郎致仕。或云是其兄揆。揆字貴之。通易太玄。陳執中薦為龍圖閣直學士。進翰林侍講學士云。

徐渭墨芍藥一軸。甚奇恣。上有自題云。花是揚州種。瓶是汝州窯。注以東吳水。春風鎖二喬。字亦怪醜。予少喜渭詩。後再讀乃不然。只是欠雅馴耳。

後山談叢云。齊之龍山鎮。有平陵故城。高五丈。四方五里。附城有走馬臺。其高半之。闊五之三。上下如一。其西與南則在內。東北則在外。莫曉其理。按東平陵城。唐之全節縣也。即古譚子國。詩所謂譚公維私者也。故城址尚存。走馬臺則不可辨識矣。城東門有漢夏侯勝墓。

後山云。趙內翰彥若家。有南唐澄心堂書目。才三千餘卷。有建業文房之印。

永叔論書。喜李西臺。而集古錄不取張從申。秦玠兵部學西臺書。文忠在亳。問秦西臺何學。曰張從申也。今金陵棲霞寺碑。乃從申書。豈文忠偶未睹耶。

印章舊尚青田石。以燈光為貴。三十年來。閩壽山石出。質溫栗。宜鐫刻。而五色相映。光采四射。紅如靺鞨。黃如蒸栗。白如珂雪。時競尚之。價與燈光石相埒。近斧鑿日久。山脉枯竭。或以芙蓉山石充之。無復寶色。其直亦不及壽山五之一矣。二山皆在福州。

語云。棗不救儉。言歉歲不宜棗也。康熙甲申歲仍儉。而棗倍收。乙酉歲豐。棗亦收。語不皆驗。

寒食麩臘月雪為糊。則不蠹。宋王文憲家。以皂莢末置書中。以辟蠹。

王弇州觚不觚錄云。親王體至尊。于文武大臣投刺作書。有稱王者。別號者。不稱名。惟今魯王一切通名。自分宜當國。而親王無不稱名矣。至江陵而無不稱晚生矣。當其時襲封者至稱門生。按宋朝儀。親王班宰相之下。已非大體。況以天潢之尊。降而稱晚生門生乎。其褻越已甚。而權相之氣焰亦可想見。又何怪士風之不競乎。

江陵媚大璫馮保。刺稱晚生。以江陵之熏灼。至使羣臣上疏。不敢斥名。親王次輔皆稱晚生。在外布按二司。至行跪禮。而屈體媚璫乃如此。可謂羞朝廷而辱當世之士矣。

御史于左都御史副都御史。例用上衙名帖。即陞遷至大官。仍稱晚生不改。予以康熙庚午為副院。今梅少司馬桐崖鋗為御史。掌京畿道。後九年。予為掌院。梅已為副院。猶稱晚生。及出為閩撫。不改也。金少司寇璽亦嘗為屬。同時為副院。亦稱晚生。及出為楚撫。則改稱侍生。不知用何例也。

各道御史掌道。論俸之先後。一定不易。惟協理則總憲批委。遂多趨避。如河南江南浙江三道缺協理之員。則人競趨之。臺規不肅。爲日已久。予爲掌院。凡協理一按俸次先後。不許越次。至內陞京卿。初薦常百子翼聖。後薦李質君斯義。陳大年齊永。皆以久次掌河南道者。無所容其營競。後常至大理寺卿。陳至太常寺少卿卒。李今爲福建巡撫。此亦所以崇恬退抑奔競之道。而前後皆不盡然。

翰林有對房師生之例。自明代相沿至今。弇州謂三品已上。則不復敘。然予見王大宗伯涓來（澤弘）爲吏侍。杜大司馬肇余（臻）爲尚書。每相遇。杜執弟子禮益恭。此盛德足以風世也。弇州又言常熟嚴文靖公（訥）以嘉靖甲辰會試分領詩經房。瞿文懿（景淳）以本經中式。乙未再分房。李文定（春芳）亦以本經中式。皆不稱門生。不可解也。

明舊例。五部尚書避大學士。惟吏部尚書不避。相遇則下輿而揖。今吏部亦與五部尚書同矣。弇州謂蒲州楊襄毅公爲太宰。位望俱重。侍郎以下皆遠避。後起掌兵部亦然。

明舊例。太常光祿太僕寺正卿。皆避侍郎。弇州議其非。今無是矣。即遇尚書亦不避也。若翰林庶常以至內閣中書舍人。遇尚書都御史。亦分途抗行。不避。不知何說。

弇州載吳中陸子剛之治玉。鮑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銀。趙良璧之治錫。馬勳治扇。周之治商嵌。呂愛山治金。王小溪治瑪瑙。蔣抱雲治銅。皆比常價再倍。其人或與士大夫抗禮。

文房寶飾云。養筆以硫黃水。舒其毫。東坡以黃連煎湯調輕粉。蘸筆頭。候乾收之。山谷以川椒黃蘗煎湯。磨松烟染筆藏之。尤佳。又東坡作墨。以高麗煤契丹膠爲之。

倪雲林每作一畫。必題一詩。多率意漫興。惟妮古錄載一詩最佳。云十月江南未隕霜。青楓欲赤碧梧黃。停橈坐對西山晚。新雁題詩小着行。

又顧阿瑛題文與可竹云。湖州昔在陵州日。日日逢人寫竹枝。一段枯梢三作折。分明雪後上窻時。風致不減雲林。

昔在京師。從宋荔裳（琬）所見元朱碧山所製銀槎。乃太乙仙人。一時多爲賦詩。以爲張騫。實非是。妮古錄云。曾見所作昭君像琵琶。乘騎眉髮衣領花繡鬃氅。種種精細。馬股上豆許一穴。其中嵌空。琵琶上刻碧山二字。

羣碎錄云。書曰帙者。古人書卷外必用帙藏之。如今裹袱之類。宋真宗取廬山東林寺白居易集。命崇文院寫較。包以斑竹帙。送寺。嘗于秀水項氏見王右丞畫一卷。外以斑竹帙裹之。云是宋物。帙如細簾。其內襞以薄繒。故帙字從巾。

內典云。福不唐捐。今謂亭館無壁曰唐肆。唐訓空。

續文獻通考。載劉辰翁須溪集一百卷。今所傳止記畧二卷。及批點老莊列班馬世說摩詰子美長吉子瞻詩九種耳。

太平清話云。朱竹古無所本。宋克仲溫在試院卷尾。以朱筆掃之。故張伯雨有偶見一枝紅石竹之句。然閩中實有此種。紅如丹砂。

明仁宗賜禮侍金問歐陽居士集。凡二十册。遭回祿失其八。後在文華殿從容言及賜書事。宣宗促命內侍補之。復完。余聞曹舍人貞吉云。官典籍日。料檢內府藏書。宋刻歐陽集。凡有八部。竟無一全者。蓋鼎革之際。散佚不可勝道矣。

王介甫狠戾之性。見于其詩文。可望而知。如明妃曲等不一。其作平甫墓誌。通首無兄弟字。亦無一天性之語。敘述漏畧。僅有四百餘字。雖曰文體謹嚴。而人品心術可知。唐宋八家文選取之。可笑。

屠隆長卿令清浦。梁辰魚伯龍過之。爲演浣紗記。遇佳詞。輒浮以大白。昔袁荊州籜庵（于令）自金陵過予廣陵。與諸名士汎舟紅橋。予首賦三闋。所謂綠楊城郭是揚州者。諸君皆和。袁獨製套曲。時年八十矣。因載紅橋倡和。昔張子野與東坡會飲垂虹亭。年亦八十。

司馬子長采左氏內外傳國策世本。以爲史記。楊用修取華陽國志王象之紀勝成都碑目賞著器物譜蜀錦譜蜀箋譜。以爲蜀志。昔人謂可以爲修志乘法。予見康對山武功志前幅載織錦璿璣詩圖。劉九經鄢志前幅載武侯木牛流馬圖。殊有別趣。但如此佳料。不易得耳。

秦少游有姬邊朝華。極慧麗。恐妨其學道。賦詩遣之。至再。後南遷過長沙。乃眷一妓。有郴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之句。何前後矛盾如此。

畫家界畫最難。如衛賢馬遠夏珪王振鵬。皆以此專門名家。不足貴也。郭忠恕畫山水入逸品。乃工界畫。斯足異耳。論詩文當以是推之。或云忠恕以篆籀畫屋。

李義山記。滎陽鄭瑨官象州。得怪石六。輦運以歸。賣俸錢六十萬。後還長安。無居宅。妻兒寄人舍下。余讀而笑之。既稱廉吏安所得六十萬錢。鬱林石殆不如此。

予最愛湯義仍先生絕句。清遠樓中一覺眠。雨鳩風燕乍晴天。年來愛作園樂語。不得中男在眼前。昔丁卯戊辰間。予家居。而第三男啟汸官文登廣文。嘗寫此詩寄之。以代家書。真不減子由彭城逍遙堂絕句也。興觀羣怨。學詩者當于此等求之。

張景山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桂樹其文黑枝葉老勁雖工畫者不能為又呂東萊蓄一屏帶中有月影過望則見范文正家一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棋子每至某時則其中明如月又李雁山一爐蓋上有十二孔應時則香出趙松雪鵲華秋色圖為周密公謹作山頭皆著青綠全學右丞公謹家世濟南流寓吳興故松雪為作此以寄其故鄉之思密常著癸辛雜識雲烟過眼錄諸書癸辛所居巷名猶許渾之丁卯橋

康熙中當　命畫苑寫耕織圖　御製詩冠其上方刻印頒行按此圖始于宋於潛令四明樓璹作耕織圖以獻思陵各繫五言八句詩逐段有憲聖皇后題字

古人文章身後所託不一如白居易以轉輪藏唐球以瓢劉蛻以冢陸龜蒙以白蓮寺佛腹後百千年必有知者何必藏之名山副在通都耶

梅梁有二會稽禹廟梅梁乃大梅山所產梅樹張僧繇畫龍其上夜大風雨飛入鏡湖與龍鬬乃以鐵索鎖之昔謝安石作新宮造太極殿少一梁忽有梅樹流至石頭城下取為梁殿乃成畫梅花于其上

予昔奉使廣州親見萆麻樹扁豆樹茄樹昨閱一書言西土甘草亦有成大樹者皆異聞也

袁淑山公九錫文沈約修竹彈甘蕉文韓愈毛穎傳之類偶然游戲後來作者遂多吾鄉賈公三近嘗輯滑耀編若干卷先生父方伯贈尚書府君曾屬毛子晉刻之汲古閣又嘗見文府滑稽一書皆此等文也

會稽女子商婉人能詩工楷法常仿吳彩鸞寫唐韻作廿三先廿四仙武林沈碉芳銘為題絕句云髻花舊格自嫣然顆顆明珠貫作編始識彩鸞真韻本廿三廿四是先仙商本老學究女兼能制舉文字嘗手評沈文一卷又有詩贈之云細筆猩紅絕妙辭掃眉窗下拜名師從來玉秤稱才子樓上昭容字婉兒

門生沈碉芳又云康熙壬子為河道總督請主任城書院有諸生贈墨數丸云是土人所製形如摳丸磨之甚黝黑則充墨至今猶有傳其遺法者惜予未及見之

杭州臬署本宋岳忠武王宅東偏有王祠祠後又有一祠竝祀文信國及元伯顏養濟院則祠嚴嵩為土地皆不知起于何時

碉芳嘗與友人汎西湖未幾雨作座有請乩仙者至則書一絕句云才散笙歌罷綠么冷風疎雨上輕舠問予名字真消息曾向王維雪裏描叩之自云綠天仙子賈秋壑半閒堂後植蕉百本予乃其中之得靈氣者現美人身侍書于巾峰洞天翼日跡之果有巨蕉一本根牧不侵遂醵金構精舍其側自後數降乩與諸生倡和云

康熙甲申十二月蘇州洪生者與客談次忽空中有聲舉頭視之見一人左手抱册右手持杖黃巾黃衫御風而過項刻漸遠猶見衣角出閶市人亦多見之

碉芳云曾見諸生中有油姓烟姓

粵東撫署即尚藩故王宮東園有樹一株結實如枇杷中空似有核而脫去竟無能名之者亦異植也

先兄考功集詩屢經芟削最後止刻四卷佳句佚者頗多畧記一二如濰縣道中云人烟通下密橋路遶東丹夏夜詞云夢覺聞花漏星河一帶橫感興云大人有賦言仙意內景何方駐聖胎此類尚夥予少時詩如送人知鄞縣云天晴真臘樹日射灌門潮分賦莿名孔雀尾云禾登嵇氏狀郄號孔家禽贈徐東癡云湘東品第留金管江左風流續玉臺過郡城云郭邊萬戶皆臨水雪後千峯半入城舟中小飯云行藏畧已同仙尉得失何妨任老兵餘亦頗有可存者今畧識其概耳

雪蕉館紀談云明玉珍在蜀有成都人陸子良能造薛濤箋工巧過之玉珍建搗錦亭于浣花置箋局俾子良領其事今萬里橋東有蜀府造箋白石盆鏤刻甚精然距浣花尚數里

又云陳友諒在南昌喜食玉葉羹乃以西山羅漢菜曲江金花魚為之按曲江隸豐城宋元祐太后為金人所追投金花于此祈風改名金花潭

倪雲林小畫一軸上題字云三月四日解后德方郎官九成掾使于荊溪之上相從及旬而別因久成徵予畫并賦詩劉掾學阮掾宛然西晉風百年聊復爾三語將無同載酒來谿上看山入剡中孤帆逐雲樹烟雨滿春空淨因菴主瓚沈石田摹大癡山水自題云山靈氣未充行迤勢巨窮溪盤互中涵草樹發青紅縹緲神仙居隱現金銀宮飛霞隔鸞鶴叢篁思閬風誰從此招手度我逍遙翁時弘治辛亥九月下浣沈周石二幅皆于濟南朱氏楓香閣觀

予于前卷太息郏縣仝軌之遇以為邵陽康乃心與軌前後皆以詩見知而有遇有不遇皆命也乙酉九月予歸田且近一載一日得河南題名小錄閱之則軌居然領解額第一自喜老眼無花因檢篋中軌所寄詩尚存輒錄于此與識者共賞之云華星炯炯耀秋穹帝車正色臨天中今古文章各司命龍門吾代趙王公賤子曾公公

從祖大羅天詠霓裳同（萬曆乙未）孔李通家踰百載日月泥塗牛馬風何况虞廷儀鸑鷟和聲應答唯雀鷦鶴喉嚨啼瘖不發草間誰敢矜寒蛩東平牙齒澁餘論江天颯颯蓋吳楓新文底用把小陸飛夢已過尸鄉東驚聞亦面汗浹背進退交感心忡忡灑掃何年懷四本聊將耳學思擊蒙騷經詩史立忠義豈徒排比鋪陳工霧夕芙蕖詫沈范區區兒女塗青紅劉生示我漁洋集南海蜀道爭豪雄工部吏部水赴海白公蘇公金在鎔深林二月亂桃李大江百怪騰蛟龍餘子我亦輕狹陋如公誰不懷朝宗恨不遺公問緒業傲言日日閉心胸莫訝投詩未相識平生一瓣曾南豐

太倉孝廉吳樞字大年言其叔庠膳生某授徒學宮之側諸童子苦之時有乞兒曰張鬼子者形貌怪醜每夜宿城隍廟下乃羣往商于鬼子欲其暮夜假鬼物以駭之鬼子曰諾然必得硃書符票如官司攝狀乃可衆如其言一日日未晡吳方危坐鬼子忽從窗入持符示吳曰奉命勾汝吳素識之曰汝乞兒張某何事相戲鬼子曰冥司符在豈誑耶挾吳自窗徑出衆驚視吳已卒鬼子亦不復見

毘陵一士大夫妻頗能詩既而納一姬處之別館夫人偵知將自往掩取之倉皇無計攜姬渡江假寓廣陵夫人追之至京口江岸不敢渡而歸一日坐客述之余曰所謂長江天塹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一座大笑

吾郡遺文惟晁無咎北渚亭賦最為瑰麗有淮南小山之遺風其序曰北渚亭熙五年集賢校理南豐曾侯鞏守齊之所作也蓋取杜甫宴歷下亭詩以名之風雨廢久州人思侯猶能道之後二十一年而秘閣校理南陽晁補之來承守乏侯於補之丈人行卒出其後訪其遺文故事厪有存者而園多大木歷下亭又其最高處也舉首南望不知其有山嘗登所謂北渚之址則群峰屹然列于祠上城郭井閭皆在其下陂湖迤邐川原極望太息語客想見侯經始之意乃徹池南葉間壞亭從而復之賦見雞肋集第二卷今水面亭歷下亭皆在明湖之南而湖北水關之西有小圃傳為北渚亭故址尚有古屋數楹修竹數十竿其地瀕湖背城絕無高明爽塏之觀不知子固所賦無咎所賦果此地否因讀雞肋集而識之俟訪諸故老

俗人傳訛襲謬有絕可笑者兗州陽穀縣西北有村俗呼西門家有大族潘吳二氏自言是西門嫡室吳氏妾潘氏之族一日社會登臺演劇吳之族使演水滸記潘族謂辱其姑聚衆大閧互控于縣令令大笑各扑一二人荷校通衢硃批曰無恥犯人某某示衆然二氏終不悟也從姪鶴過陽穀親見之

徐神翁謂蔡京曰天上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人間作壞世界蔡曰安得識其人徐笑曰太師亦是按水滸傳傳奇首述誤走妖魔意亦本此然不識蔡京為是天罡為是地煞耳神翁語見錢氏私誌

晁無咎陌上花八首工妙不減蘇公其二篇云娘子歌傳樂府悲當年陌上看芳菲曼聲更緩何妨緩莫似東風火急歸荊王夢罷已春歸陌上花隨暮雨飛却喚江船人不識杜秋紅淚滿羅衣

無咎將別歷下詩云來見紅蕖溢渚香歸途未變柳梢黃殷勤趵突溪中水相送扁舟向汶陽鷺鷥鸂鶒繞源飛搖漾山光與水光不管使君征棹遠依然飛下舊池塘將行陪武車觀燈云行歌紅粉滿城歡猶作常時五馬看忽憶使君身是客一時揮淚逐金鞍謨郡對酒憶玉函山（自注濟州西樓對此山）云不遣西樓對此山宋謨頻綴副東衙今年重污花前酒猶是揚州別駕衫

蘇潁濱從事吾郡作閔子祠堂記濼源石橋記又和孔武仲濟南四詠環波亭云過盡綠荷橋斷處忽逢朱檻水中央北渚亭云西湖已過百花汀未厭相攜上古城据此則北渚亭當在北城之上不應瀕湖山亭檻泉亭檻泉即趵突也又和李誠之待制燕別西湖西湖即明湖之西偏曾子固詩亦稱西湖又西湖二詠又徐正權秀才城西溪亭云溪上路窮惟畫舫城中客至有罾魚徐石介之婿也又次韻李昭叙燕別湖亭又道泰山四首初入南山云數人謂川路今黃山鋪已南至泰山皆名川路故其下又云齋陵萬壑底棧道百迴屈崖巘互崢嶸征夫時出沒因川路以寄故鄉之思也四禪寺靈巖寺嶽下又舜泉復發又答徐正權謝示閔子廟記又舜泉詩四言序曰始余在京師聞濟南多甘泉流水被道蒲魚之利與東南比會其郡從事闕求而得之既至大旱問之其人云城南舜祠有二泉今竭矣明年夏雖雨而泉不作相與驚曰舜其不復享耶又明年夏大雨麥禾蕉發泉乃復發民讙曰舜其尚顧我哉泉之始發溢為二池釃為石渠自東南流于西北無不被焉灌溉播灑蒲蓮魚鱉其利滋大因為詩使祠者歌之詩不具錄按李公擇亦為齊守而歷下詩不多見惟潁濱集有和公擇赴歷下道中雜詠十二首非公擇子由在齊正同時也

潁濱棲賢寺記述語奇特雖唐作者如劉夢得柳子厚妙于語言亦不能過之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嶪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為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石壁

之址、僧堂在焉、狂峰怪石踴躍于簷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予遊廬山至此、然後知其形容之妙、如丹青畫圖。後人不能及也。

吾郡李文叔格非。元祐黨人文士也。其著作自洛陽名園記外。不多見。頃從墨莊漫錄得其所著墨癖說及雜書二篇。錄之以備文獻、云客出墨一函。其製為璧為丸為手握。凡十餘種。以錦囊之。從曰。昔李廷珪為江南李國主父子作墨。絕世。後二十年。乃有李承晏。又二十年有張遇。自是無繼者。自吾大父始得兩丸于徐常侍鉉。其後吾父為天子作文章。嘗碑銘法當賜金。或天子寵異。則以此易之。余于是捧硯唯謹。不敢議（闕三字）余用韓安潘谷墨三十餘年。皆如吾意。不覺少有不足。不知所謂廷珪墨者用之當何如也。他日客又出墨。余又請其說甚魏。余曰。吁。余可以不愛墨矣。且子之言曰。吾墨堅可以割、然吾割當以刀。不以墨也。曰吾墨可置水中再宿不腐、然吾貯水當以盆盎、不以墨也。客復曰。凡世之墨不過二十年。膠敗輒不可用。今吾墨可百餘年不敗。余曰。此尤不足貴。余墨當用二三年者。何用百年。客辭窮。曰吾墨得多色。凡用墨一圭。他墨兩圭不逮。余曰。余用墨每一二歲不能盡一圭。往往失去。輒易墨。未嘗苦少墨也。客曰。吾墨黑。余曰。天下固未有白墨。雖然、使其誠異他墨。猶足尚。乃使取硯屏人雜他墨書之。使客自辨。客亦不能辨也。因書曰。天下奇物要當有識者。余曰。此正吾之所以難也。夫碔砆之所以不可為玉。魚目之所以不可為珠者。以其用之才異也。今墨之用在書。苟有用于書。與凡墨無異。則亦凡墨而已。烏在所可寶者。嗟乎。非徒墨也。世之人不考其實用。而眩于虛名者多矣。此天下寒弱禍敗之所由兆也。吾安可以不辨。又雜書論左馬班韓云。馬遷之視丘明。如麗倡黠婦。清歌緩舞。間以諧笑。傾蓋立至。亦可喜矣。然不如絕代之女。卸鉛黛。曳縞紵。施帷幔裴回微吟于高堂之上。使淫夫穴隙窺之。終不敢意其啟齒而一笑也。班固之視馬遷。如韓魏之壯馬。短鬣大腹。服千鈞之重。以策隨之。日夜不休。則亦無所不至矣。而曾不如騕褭之馬。方且脫驂逸駕。驕嘶顧影。頓而縱轡。一騁千里。韓愈之視班固。如十室之邑。百家之聚。有儒生崛起于蓬蓽之下。詩書傳記。鏘鏘常欲鳴于齒頰間。怒遇夾世公卿不學無術之子弟。乘高車從虎士而至。雖鄙惡而體已下之矣。又云。余嘗與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項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皆當大敗。而舉世莫能當者。何其橫也。左丘明之于辭。今亦橫。自漢後千年。惟韓退之之于文。李太白之于詩。亦皆橫者。近得眉山篔簹谷記。經藏記。又今世橫文章也。夫其橫乃其自得。而離俗絕畦徑閒者。故衆人不得不疑。則人之行道作文。敢恐人不疑耳。

又墨客揮犀云。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公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陶淵明歸去來引。沛然如肺肝流出。殊不見有斧鑿痕。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未嘗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蓋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故老杜謂之詩史者。其大過人在誠實耳。

輟耕錄記或題畫曰。特健藥。不喻其義。予因思昔人如秦少游觀輞川圖而愈疾。而黃大癡、曹雲西、沈石田、文衡山輩。皆工畫。皆享大年。人謂是烟雲供養。則特健藥之名。不亦宜乎。

宋王安中履道作元旦致語云。君子有酒多且旨。得盡羣心。化國之日舒以長。對揚萬壽。與余少時所夢同而小異。

聯對雖小道。亦足見人才思。門人殷彥來（譽慶）曩在京師。集成語作一聯相贈云。一時賢士皆從其游。天下文章莫大於是。時稱其自然工妙。又汪閣學文漪（灝）一聯云。尚書天北斗。司寇魯東家。人亦稱之。

從叔祖洞庭先生（象咸）明末官光祿寺署丞。擅草聖。崇禎時嘗奉詔書御屏。先王父尚書一日置酒召之。酒閑。諸孫競進乞書。余時總角。王父把酒命對句云。醉愛羲之跡。余應聲對云。狂吟白也詩。公大喜。以卮賜之。

趙甥執端以元人畫二軸索題。其一崇山大谿。山水間多林木。丹綠相錯。中有草堂。堂上二丈夫左右相向立。左者抱琴。中有繡墩。墩上有盤。盤中橫紅梅一枝。堦下二人控馬立。不知何謂也。其一士女惜花圖。叢花片石。予昔藏江上女子周禧畫惜花春起早一幀。似是臨摹此畫。上方有潘純、張雨、倪瓚、錢惟善四詩。錢詩云。庭院無人春已深。東風吹老惜花心。自知命薄難承寵。不費長門買賦金。頗有寄託。予少時有詠梅妃減字木蘭花一闋云。天然姿媚。比似梅花應不異。一斛珍珠。得似鮫人淚點無。文園老去。恨殺無人能解賦。我見應憐。不索長門買賦錢。意各別而語相似。

康熙乙酉。命詞臣廣續羣芳譜。羣芳譜者。先王父贈尚書方伯府君萬曆末被斥韓之黨齮齕。歸田林下十年所著書也。異代乃為　九重所賞。亦家世盛事。不可不紀。

世謂宋文貞公鐵石心腸。而賦梅花。殊不類其為人。愚按南卓羯鼓錄云。宋開府雖

耿介。亦深好色樂。尤善羯鼓。常與明皇論鼓事。曰頭如青山峯。手如白雨點云云。大類教坊樂人語。文貞豈宜有此。（文貞南和人葬沙河今二縣皆有祠。）

香祖筆記卷十二終

淥水亭雜識

清　納蘭容若著

淥水亭雜識

淥水亭雜識提要

長白納蘭容若原名成德為明太傅珠之子貴介而以博學聞所友若吳漢槎洪稗存輩皆一時之選切磋有得著錄成書不僅異聞軼事之足資考證也

淥水亭雜識卷一

清　納蘭性德容若著

癸丑病起。披讀經史。偶有管見。書之別簡。或良朋涖止。傳述異聞。客去。輒錄而藏焉。逾三四年。遂成卷。曰淥水亭雜識。以備說家之瀏覽云爾。

燕山竇十郎故居。或云在城西。或云在昌平。或云在涿州。或云在蘇州。時馮瀛王道贈詩。有靈椿一株老之句。今北城有靈椿坊。疑是十郎舊里。此靈椿所以名坊也。

元時海子岸有萬春園。進士登第恩榮宴後。會同年於此。宋顯夫詩所云臨水亭臺似曲江也。今失所在。元有甄氏訪山亭在城西。今莫詳其處矣。

李長沙賜第在西長安門西。俗呼李閣老衚衕是也。其別業在北安門北。集中西涯十二詠。程篁墩學士和之。有桔槔亭、楊柳灣、稻田、菜園、蓮池。而響牐、鐘鼓樓、慈恩寺、廣福觀。皆在十二詠中。今其遺址不可問。當在越橋相近。蓋響牐即越橋下牐。而鐘鼓樓則園中可遙望爾。

紅螺山大明寺碑。元昭文館大學士、太史院使、領司天監事、樊從義撰文。宣文閣監書博士、兼經筵譯文官、王與書。稱寺始於唐。金世宗大定間。召佛覺禪師於真定之

弘識。來住茲山。元仁宗時。詔靈山禪師以榮祿大夫大司空。佩一品銀章。主大聖安寺。內侍大司徒王伯顏以大明為聖安宗派。請太皇太后發帑五萬。為修寺之資。至正中。靈山從聖安歸老於此。盡捐前後所賜金帛重修焉。蓋沙門檢校司空。在遼時已然。金元循之不改也。碑又云。兩紅螺死。為雙浮圖瘞之寺中。今寺南一池曰紅螺池。三面皆果園。花時游覽頗盛。殿西有竹一叢。寺東南二里許。為明懷甯侯孫武敏公墓。有兩碑。一李賢撰。一彭時撰。中一碑刻諭祭文。

呼奴山白雲觀。有元大德八年集賢學士宋渤碑。

千佛寺建於明萬曆初。中有長沙楊守魯。安陽喬應春二碑。皆鎮陽林潮書。湖以鴻臚寺主簿直文華殿中書。應春碑稱天阿羅漢。皆太監楊用所鑄。劉同人帝京景物略。乃謂為朝鮮國王所貢。當以碑為實也。

藥王廟。天啟中魏忠賢所建。落成時。帝加獎諭。賜香甚厚。當年必有豐碑。今無片石。蓋為人所踣矣。

龍華寺明碑二。其一。滎陽鄭道渫撰。廣陵起印書。撫甯侯朱永篆額。其一。金陵朱之蕃撰。曲陽孫承宗篆額。水亭李開藻書。文辭甚俚。不足觀。

資福寺。明正統間僧圓昇建。至嘉靖初。尚膳監太監馬潮修之。中有山西按察司僉事。督理宣府邊儲四明錢俊民碑。書之者禮部左侍郎任丘李時。初殿前梵塔上勒片石。有壬寅三月三日字。未知何時所建。明正德癸酉。司禮監太監張雄建寺於宛平縣香山鄉畏吾村。賜額曰大慧。并護勅勒於碑。寺有大悲殿。重檐架之。中範銅為佛像。高五丈。土人遂呼為大佛寺。嘉靖中。太監麥某。提督東廠。於其左增蓋佑聖觀。於是合寺觀計之。殿宇凡一百八十三楹。拓地四百二十一畝。蓋是時世宗方信道士。而斥緇流。內官惟恐寺剎之毁。故建道觀于其旁。而寺後之山。又有真武祠。指此以存寺也。寺之始建。大學士茶陵李東陽為碑。工部尚書湯陰李燧書之。新甯伯譚祐篆額。其增置佑聖觀也。大學士餘姚李本撰文。禮部尚書高安吳山書之。成國公朱希忠篆額。其後萬曆壬辰重修。則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太倉王錫爵撰記。

功德寺有木毬使者。其事近於怪。按宋張世南遊宦紀聞載。雪峰寺僧義存。於唐懿宗咸通十一年。開山創寺。乾符二年。賜號真覺禪師。寺有木毬。相傳受真覺役使。呼僕延客。毬自往來。嘉泰間寺災。毬忽滾入池中。得不燬。然則以木毬為使。浮屠固有其術。蓋有先版底而役之者矣。

五台山僧修言。娑羅樹靈異。至畫圖鏤版。然如巴陵淮陰安西伊洛臨安白下峨嵋山。在處有之。聞廣州南海神廟。四本特高。今京師臥佛寺二株。亦有千霄之勢。顧或著或不著。草木亦有幸不幸也。

懷柔城極堅盤。西南在平地。東北則因山為之。其南甕城可盤馬。麗譙片石。記萬曆九年增修丈尺。末云。並用純灰鋪底。灌抵完全。以垂永久。宜其歷百年尚如新築也。

釣魚臺。在懷柔縣西三里。山水殊勝。淵流至此。廣丈餘。橫版以渡。東南一望。諸烟村樹。彷彿江鄉。瓊華島土。取自塞外。輟耕錄。西軒客譚可稽也。石移自艮岳。明宣宗廣寒記可證也。

西山有君子城。疑即寰宇記所云君子城。譌為真子城者也。

駕到口在西山。其曰駕到。不知何年事。

齋堂村。在西山之北百餘里。產畫眉石處也。元豫章熊自得。從崇真張真人往居。撰燕京志。歐陽元功。張仲舉。皆有詩送之。元功詩云。先生去隱齋堂村。境地佳處如桃源。西出都門二百里。山之盤屈水浩蕩。一重一掩一泉落。一溪十渡深而淨。羊腸險徑挂山腹。蓬房小屋枯雲根。立當阮巷若關隘。視人衍沃同川原。市朝豈通俗塵遠。

土產雖少人烟繁。鉏畬種陸宜麥菽。樹栅作圈收雞豚。園蔬地美夏不燥。煤炭價賤冬常溫。前年熊郎入賣藥。施貧者藥人感恩。熊君攜笈今就子。續舍不葉書續編。崇真真人又繼往。況是偓佺之子孫。紫簫夜吹遼鶴至。林響谷應松風喧。登高東望直沽口。海日涌出黃金盆。應憐曼倩戀魏闕。生羨龐公歸鹿門。仲舉詩云。燕趙陰中有桃源。正在西湖之上源。源頭落花無流出。亦有浴鳧時在豐。隱君其芳據此勝勢繁。小莊如陸渾。環之蒼松數十樹。拔出太古虛無根。攢峯疊壁何盤鬱。地多嶢峨少平原。先生生計雖苦薄。最喜靜無人事繁。黃精本肥朮苗脆。礦場有瓜芋有豚。吟詩作畫百不理。一家笑語常春溫。功名祇遺世蓬累。飽煖已荷皇天恩。近聞京志將脫稿。貫穿百氏手自繙。朱黃堆案墨滿硯。紗窗況有能書孫。雲晴帆啄羽客去。穀熟方來山鳥喧。土牀炕煖石窯炭。黍酒香注田家盆。要知精舍白鹿洞。不待公車金馬門。元之大一統志。卷帙繁富。攷證亦綦詳矣。而自得復撰燕京志。仲舉謂其貫穿百氏。必有出乎大一統之表者。惜乎其書之不傳也。

聖朝建都燕山。民物日富。八九十歲翁。敦茂龐碩。朝廷優之。徭役弗事。歲時得陛覲上。上皇帝壽。百官衣朝服鞠躬以進。視班次惟謹。毋敢越尺寸。而諸耆老高幘博袖。從容暇豫以遊。後先門者不敢誰何。視百官退。乃陟峻陛。承清光。歸而嬉戲井陌。或騎或步。更過飲食。和氣粹如。大駕出則龐眉黃髮。序鈞陳環衛間。見者咸曰。樂哉太平之民也。此元王士熙張進中墓表。進中居京師。亦耆老之一也。進中字子正。善為筆。管以堅竹。毫以鼬鼠。淇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彥。吳興趙子昂。皆與之遊。以一筆工而數得持筆入禁中。觀元盛時尊養耆老之典。亦庶幾上庠之風矣。

明初有玉鵲十二。從南方來。飛集燕山。識者謂北平當王。蓋兆燕山十二陵也。

都中遺老述萬曆間西山戒壇。四月游女之盛。鈿車不絕。茶棚酒肆。相接於路。至有挾妓入寺者。一無名子嘲以詩云。高下山頭起佛龕。往來米汁雜魚鹽。不因說法堅持戒。那得觀音處處參。

項羽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徐廣曰。都即墨。又立齊將田都為齊王。都臨淄。又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為濟北王。都博陽。正義曰。在濟北。是為三齊。後田榮自立為齊王。并王三齊之地。正義三齊記云。右即墨。中臨淄。左平陸。謂之三齊。

句吳。按史記。泰伯奔荆蠻。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號曰句吳。正義引世本注云。泰伯始所居地名。許慎淮南子注云。吳人語不正。言吳而加以句。顏師古云。句夷俗

發矣。亦猶越爲於越。正義又云。泰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縣東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號句吳。吳越春秋。泰伯號句吳。起城在西北隅。名曰故吳。注。泰伯所都謂之吳城。在梅里平墟。今無錫縣境。其後楚封春申君黃歇爲相。以吳故墟爲都邑。即此也。

吳有數稱。漢書項羽傳。舉吳中兵。曰吳中。漢書灌嬰傳。渡江破吳郡長吳下。按吳縣本平地。槩言之。猶言稷下敖下云。見葉氏過庭錄。曰吳下。今人多稱平江爲吳門。按李德裕文。指潤州爲吳之門戶。又王充論衡云。孔子與顏淵上泰山。東望吳閶門外。白馬如練。充謂人目所見。不過十里。魯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他書作吳門。而此云閶門者。悞也。此吳門即冀郡門也。冀與魯爲鄰。非今閶門明矣。又見漢五行志。洪州亦有吳門鎮。曰吳門。又吳縣有大吳鄉。曰大吳。沈休文安陸王碑文。鴻騫舊吳。李善注。劉琨勸進表。奄有舊吳。曰舊吳。梁簡文帝浮海石像銘曰。長處全吳。今崑山有全吳鄉。又長洲縣上元鄉全吳里是也。梁同光二年。升蘇州爲中吳軍節度。吳越時稱中吳府。亦曰東吳。

吳會。世多稱平江爲吳會。意謂吳爲東南一都會也。自唐以來如此。今郡中有吳會亭。府治前有吳會坊。皆承其悞。按史漢等書所載。皆以吳會爲吳越。漢吳王濞傳。上患吳會輕悍。此時未分會稽爲吳郡。益指吳會稽之地耳。至吳郡既立之後。若曹子建詩云。行行至吳會。吳會非吾鄉。諸葛孔明論荊州形勢云。東連吳會。東漢蔡邕傳云。寄命江海。遠迹吳會。謝承後漢書徐延傳云。吳會未分。吳張紘謂收兵吳會。則荊揚可一。王羲之爲會稽內史。時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石崇論伐吳之功。曰。吳會僭逆。則斥言孫氏。莊子釋文。浙江今在餘杭郡。後漢以爲吳會分界。今在會稽錢塘。已上皆指二淛之地。又按吳孫賁傳云。策已平吳會二郡。朱桓傳云。使部伍吳會二郡。宋褚伯玉。吳郡錢塘人。隱居剡山。齊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六朝亦有下吳會兩郡造船若干者。此類甚多。證據尤切。或謂會稽二字。可獨稱會乎。按宋元嘉時。以揚州浙西屬司隸校尉。而分浙東五郡。立會州。以隋王誕爲刺史。晉宋間亦以會稽爲會土。故謝靈運有會行吟。此獨稱會之徵也。

蘇臺。青箱雜記云。蘇州有姑蘇臺。故謂蘇臺。相州有銅雀臺。滑州有測景臺。故亦稱相臺。滑臺。（又見古噉狀）

三楚。史記貨殖傳。淮南爲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爲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爲南楚。孟康曰。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

水鄉。陸士衡答張士然詩云。余固水鄉士。注。吳地也。（當時水勢瀰漫流亦湍急自偃人衆填立塘村市皆置水精平滿流渺寬陵）

三吳之說。互有不同。十道四蕃志。以吳郡丹陽吳興爲三吳。（通典。元和郡國圖志並同）又以義興吳郡吳興爲三吳。（郡國志同）酈道元注水經云。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爲吳。東爲會稽。後分爲三。號三吳。即吳興吳郡會稽也。按晉書咸和三年。蘇峻反。吳興太守虞潭。與庾冰王舒等起義兵於三吳。時冰爲吳郡。舒爲會稽。則是吳郡吳興會稽爲三吳矣。安帝隆安三年。孫恩陷會稽。劉牢之遣將桓寶率師救三吳。及陶回爲吳興太守。時大饑。穀貴。三吳尤甚。回開倉賑之。不待報。及割府庫軍資以救乏絕。一境獲全。詔會稽吳郡依回賑卹。據此則與水經合矣。又虞潭傳。蘇峻反。潭爲吳興太守。詔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事。孝武帝寧康二年。太后詔曰。三吳奧壤。水旱並臻。宜時拯卹。三吳義興晉陵及會稽遭水之縣。全除一年租。以此兩事攷之。則義興固在三吳之外。而太后之詔。亦不在三吳之數。豈一時稱謂初無定說。抑史傳各有詳簡差互耶。或云虞潭所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卄六郡。而稱五郡。潭何爲吳興。增督五郡。蓋丹陽其一也。桓寶救三吳者。以孫恩既陷會稽。逼近吳中。故云。今當以十道四蕃志。及郡國志別說爲正。

陸廣微吳地記。以金陵爲中吳。鄂州爲南吳。武昌爲下吳。即三吳也。地理指掌圖。三吳。今蘇潤湖州。亦據吳丹陽吳興三郡而言也。

虎丘山。在吳縣西北九里。唐避諱曰武丘。先名海湧山。高一百三十尺。周二百十丈。（山在郡城西北五里。吳地記云去吳縣西九里二百步）遙望平田中一小丘。比入山。則泉石奇詭。應接不暇。吳越春秋。闔閭葬此三日。金精爲白虎踞其上。因名虎丘。郡縣志云。秦皇鑿山以求珍異。孫權穿之。亦無所得。其鑿處遂成深澗。今劍池兩崖劃開。中涵石泉。深不可測。爲吳中絕境。王元之。張敬夫。皆有銘。晉王珣虎丘銘曰。虎丘先名海湧山。山大勢四面周迴。嶺南則是山徑。兩面壁立。交林上合。蹊路下通。升降窈窕。亦不卒至。王僧虔吳地記云。虎丘山絕嵒聳壑。茂林深篁。爲江左丘壑之表。吳興太守褚淵。昔嘗述職。路經吳境。淹留數日。登覽不足。乃歎曰。今之所稱。多過其實。今睹虎丘。逾於所聞。斯言得之矣。顧野王虎丘山序云。高不抗雲。深無藏影。卑非培塿。淺異棘林。路若絕而復通。石將斷而更縱。抑巨麗之名山。信大吳之勝壤也。御史中丞沈初明等遊山賦詩。並

書屋。梁郡守謝舉有虎丘山賦。宋何求及二弟點、胤。陳顧越。唐史德義並隱此山紹興中洛人井仰避地山中。書堂存焉。舊有東西二寺。即王珣別館。皆在山下。山半大石盤陀數畝。高下如刻削。因神僧竺道生於此說法。號千人坐石。他山所無。白蓮池。虎跑泉。亦生公遺迹。陸羽泉即劍殿側石井。試劍石因大石中裂故名。及望海樓真娘墓。皆有古人賦詠。

舊稱虎丘為王珣宅。未審所據。王勃諸州舍利感應記。虎丘山寺。其地是晉司徒王珣琴臺是矣。

三江。史記正義曰。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下文于分處號三江口。此三十里太近。）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三百里當云二百餘里。）於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吳地記云。（與野王里志同。）此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水經云。松江自太湖東北流徑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此亦別為三江五湖。庾仲初揚都賦注。太湖東注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

為東江。與松江而三也。古迹如此。先儒蔡仲默取以證禹貢之誤。

吳王闔閭十九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吳敗于檇李。左傳謂闔廬傷將指卒于陘史記乃謂敗之姑蘇。自是夫差敗處。史記正義謂姑蘇檇李相去百里。疑太史公誤。又吳子夫差二年。悉兵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此語亦當云報檇李矣。

姑蘇臺。臺因山名。合作胥。今作蘇者。蓋吳音聲重。凡胥牖字皆轉而為蘇。故後人直曰姑蘇。隋平陳。乃承其譌改蘇州。以吳越春秋越絕二書攷之。一作姑胥。一作姑蘇則胥蘇二字。其來遠矣。

山得水而景物奇。變泰山在平地。不及匡廬之多態。澎浪為彭郎。小孤為小姑。詩人借景作情。不宜堅索故實。

牡丹近數曹亳。北地則大房山僧多種之。其色有天紅淺綠。江南所無也。

白櫻桃生京師西山中。微酸。不及朱櫻之甘碩。

福建、江西、廣東深山中。有畬民。同於猺獞。不與平民相接。有作工於民家者。食之階石。不以人禮待之。其人射獵獸。種麥。此山住一二年。移至別山。官府不能制。有數種姓。自相婚配。

今之黑鬼。可入可魚。昔時謂之崑崙。即蛋民也。海船用以守碇。恐為魚蟹所傷。

高麗日本之間。海中有釜山。為往來之中頓。海道無程。而順風行一日夜。可得千里貿易者曾有順風行五日至長岐島者。故知其國去甯波五千里。日本海中有魚。與人無異。而禿首有尾。通番者謂之海和尚。

日本至中國海面五千里。而禽鳥有來去者。望見海船。即來息力于檣篷。倦不能動或旋之以米。或擲而食之。

日本之外有一國。彼人謂之東京。其間有夜海。白日昏黑。得見天星。海水有一處高起二三丈。如檻然。凡有東京販者。而日本人為驅儈。則中國貨貴。若日本居貨以待東京人之來。則賤也。日本人入操場練兵。必以夜。蓋燈火登亂。易見也。其教藝處不令中國人見之。

日本唐時始有人往彼。而留居者。謂之大唐街。今且長十里矣。

日本之東北有食人者。倭亦畏甚。因山作關以拒之。倭人精於刀。且不畏死。登岸則難敵。而舟甚小。故湯和立法。於海中以大船衝沈其船。

淥水亭雜識卷一終

淥水亭雜識卷二

清　納蘭性德容若著

唐肅宗徹西北邊兵。平內賊。代德遂以京師為邊鎮。明棄三衞亦然。

明於金陵關中洛陽。無不可都。本朝惟都燕。足以兼制南北。而明預建宮殿於三百年前。天也。

陸廣微吳地記云。宋時蘇州田租三十萬。王圻續文獻通考云。南宋江南水田。每畝租六升。明洪武年。凡淮張之文武親戚。及籍沒富民之田。皆為官田。宣德實錄載太守況鍾疏云。蘇田以十六分計之。十五分為官田。一分為民田。所以洪武加租至二百二十萬也。建文曾減之。燕王篡位。悉復洪武之制。後又漸次增之至二百七十萬。蘇之田租雖重。其逋負時有蠲赦。民謠曰。朝廷貪多。百姓貧極。萬曆末年。上司恐州縣橫征揭膀令民納至八分。不許從納。

宋之漕法。積於半途。次年至京。遇有山饉處。轉運使得以轉移其間。民以不困。蔡京改為直達。以濟徽宗之妄費。而漕法始變。

明之軍衛。倣唐府軍之法。其從官存而軍丁漸消。遂無實用。召募起焉。既有召募之兵而軍衛之屯田如故。徒為不肖衛官所衣食。亦困民之一端也。

明都於燕。海運最為便利。元史載海運之逋負。少者每石不及三合。多者不及三升。然須選近海為官丁乃可。陸地之人。談海色變。不足與言。

捕勒魚處。當兗濟之東。海運之半道也。何獨於北半道而難之。

鑄錢有二弊。錢輕則盜鑄者多。法不能禁。徒滋煩擾。重則姦民銷錢為器。然紅銅可點為黃銅。黃銅不可復為紅銅。若立法令。民間許用紅銅。惟以黃銅鑄重錢。一時少有煩擾。而錢法定矣。

禁銀用錢。洪永年大行之。收利權於上耳。以求贏利。則失治國之大體。

中國天官家。俱言天河是積氣。天主教人於萬曆年間至。始言氣無千古不動者。以望遠鏡窺之。皆小星也。歷歷分明。

西人云。以望遠鏡窺金星。亦有弦望。夫月借日光以有光。故有弦望。金星自有光。不仗日光。不知何以有弦望。

武侯木牛流馬。古有言是小車者。西人有自行車。前輪絕小。後輪絕大。則有以高臨下之勢。故平地亦得自行。或即木牛流馬乎。而坎壈曲折。大費人力也。

西人測五星。謂近地二十度。雖晴時亦有清濛氣。星體為此氣浮而上登。不得其真數。須於此氣以上測之。又須有次第。乃正。如木水金前後相次而行。欲測金星。先測木星在何處。俟其西行至某度。乃於其度測水星。又於水星上測金星。乃不受金濛之混。誠良法也。

西人曆法。實出郭守敬之上。中國曾未有也。

西人醫道與中國異。有黃液白液等名。其用藥。雖人參亦以燒酒法蒸露而飲之。

西人之字。因人之語聲而作之。其書名曰耳目資。唯諧聲一門。非六書也。

西人長於象數。而短於義理。有書名七克。亦教人作善者也。尊其天主為至極而謗佛。又全不知佛道。

後世言曆者必宗元史。以曆書為郭守敬所作。高出古人故也。明朝鄭世子之於樂亦然。余嘗謂作明史樂史。宜以冷謙所作。用於朝廟者為上卷。刺取鄭世子樂書之精義為下卷。後世言樂者。亦必宗之。同郭守敬矣。

世子於古人。惟取管仲子長之說。而極輕班固荀勗以下不論也。自漢至宋。能歷歷詳舉其故。可謂異人。世子外祖何塘。謂黃鐘之體本是一尺。乃度尺也。以度尺分為九寸。名為律尺。非有二也。此論既出。孟堅以下之醉夢皆醒矣。世子之學。自何公開之。

世子謂漢人以度尺之九寸為黃鐘。律短故樂高。最為有據。且出自世子。誰敢有疑。

竊謂樂聲之高。不始於漢也。男外陽而內陰。力壯而聲下。女外陰而內陽。力弱而聲高。故女之歌聲高於男者二律。倚之簫而可證也。夏桀作女倡樂聲之高。殆始於此。

古之簫即律管也。三十六律管。長短作一排。形如鳳翅。故楚詞曰。吹參差兮誰思也。然管多而一人吹之。何以高下曲折繹如。今之簫。乃古之籥。名異而體同。王褒洞簫賦。不言其狀。未知洞簫即籥否。王子晉之笙。其制象鳳形。亦如參差。竹九歌吹參差兮誰思。王元長曲水序。發參差于王子。皆言笙。李善注。則謂洞簫。

五音有二義。一者高下。二者類聚。高下者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也。類聚宮大而濁。商清而冽。角徑而直。徵文而繁。羽細而碎。此之謂類。聚其類以成調。故曰類聚。竹聲唯有高下。絲聲兼備二義。

今世以琴之第一弦為宮。非也。乃太律之徵。林鍾也。第二弦為太律之羽。無射也。第三弦乃為正律黃鍾宮。故國語曰。聲莫大於徵。非謂正律徵也。

唯作八音而無人之歌聲謂之徒奏。唯人聲而無八音。謂之徒歌。徒歌曰謠。謂此非謂民謠也。旋宮至姑洗仲呂則聲高極。非人聲所能倚。故有徒奏。而徒歌則興到者隨便爲之耳。

明代之樂。冷啟敬所作。聲下而濁。其黃鍾乃太律之無射。下於正律黃鍾二律。朝天宮道士云。凡用於郊廟者。以啟敬之大簇爲宮。若如啟敬之法。聲如梵唄矣。作者無過習者之門。道士所用。適是古之黃鍾。所以房庶爲伶人所侮而不覺。

革薄則聲亮。厚則聲雌。木金石薄則聲下。厚則聲高。議樂須學士與伶工共成之。學士知古不知今。言理不言器。伶工知今不知古。言器不言理。彼此相譏。在虛心者則彼此可以相成也。人之虛心者鮮。則成偏見。鄭世子博極羣書。又甚習伶工之器。所以特絕。

樂者聲也。凡以算數言樂者。多拘泥。參差不合於律。鄭世子二藝俱精。以算算樂。妙有神解。河南久被兵火。未知書版不散失否。世子文筆稍蕪。書繁難於翻刻。得健筆徑省其辭。存三分之一。庶可易傳。

攷工云。魚膠黏。凡黏之類不能方。不能方。謂易翻也。而今世之弓。必以海中石首魚之鰾爲之。未有用鼠膠者也。考工弓體。又上壓而下竹。今弓胎多用竹。激矢能遠。木胎者不及也。

宋人歌詞而唐人歌詩之法廢。元曲起而詞廢。南曲起而北曲又廢。今世之歌鹿鳴塵飯塗羹也。

獿（猺猱）伶盛於元世。而梁時大雲之樂。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變化之事。獿伶實始於此。

宋時士大夫。猶有起舞以勸酒者。自獿作而舞遂廢。

今所啖之烟草。孫光憲已言之。載于太平廣記。有僧云。世尊曾言山中有草。然烟啖之。可以解倦。則西域之啖烟三千餘載矣。

史記烏氏倮用谷量牛馬。秦始皇令比封君與朝請。巴寡婦用財自衛。爲築女懷清臺。此用禮安富遺意。亦秦致富強之本教也。後世動破壞富家。諺云強榦弱枝之計者。亦暴秦之不如矣。（高歡問爾朱榮聞公有馬十二谷云云。以谷量馬乃邊陲舊俗也。）

高允伯恭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合三十四人。其頌末曰。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襟散想。解帶舒懷。此欣猶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中心猶摧。亦後世敎學同年之意也。（東漢同舉者謂之同歲生。見李固傳。）

周李孝軌封奇章公。隋牛弘封奇章公。

齊氏胄子以通經入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陵宋游卿而已。

隋秦孝王妃生男。文帝大喜。頒賜羣官。李文博云。王妃生男。於羣官何事。乃妄受賞。此與晉元帝所云此事豈容卿等有勳。正可相合。

宋文帝欲犯河南。行人曰云云。大武帝聞而大笑曰。龜鱉小豎。自顧不暇。何能爲也。

宋時有龍虎大王。亦佳對也。

唐昭宗欲伐李克用。李茂貞無可將者。而朱溫楊行密輩。其下智勇如林。蓋朝廷用盧攜王鐸之流。其所舉者李係宋威耳。智力勇藝者壅於下。悉爲強藩所用。

永嘉時事大壞。唯有南遷而已。王衍賣車牛以安衆心。不久隨司馬越徑去。棄其君於賊手。世說載之以爲美談。劉臨川非有識者也。

宋文帝時。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與范曄謀逆。事露付廷尉。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三十年作散騎郎。那不作賊。此與唐武后之

見駱賓王討己檄文曰。有才如此。而使之淪落不偶。宰相之過也。皆綽有帝王之度。足令才士心死。若梁元欲赦王偉。卻不可同年而語。

沈慶之議北伐曰。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後顏竣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白面黃頭。恰可相對。

劉歆自以朝政多失。作遂初賦以嘆往事。而寄己意。其辭曰。處幽潛德。含聖神兮。抱奇內光。自得真兮。寵幸浮寄。奇無常兮。寄之去留。亦可傷兮。大人之度。品物齊兮。舍位之過。忽若遺兮。求位得位。固其常兮。守信保己。比老彭兮。其言頗似曠達。而爲莽佐命。終致夷滅。視孫綽之賦。義正桓溫。相去何啻霄壤。

宋真宗時。知制誥周起患貢舉之弊。建議糊名。以革之。糊名之制始此。

中晚唐立君必由權相。其國可知。

劉琨經略。遠不及祖逖。東晉人絕重之。備名不責實之故耳。

陶侃勤於職業。虛浮之士不敢議之。功名顯著故也。何敬容亦勤於職業。虛浮之士。即大譏之。敬容能早知侯景之反。梁人不能及。後世亦頗忽其人。甚矣邪說之害正也。

漢陳蕃曰期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於心唐陸象先謂人曰賀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是學蕃語

騏驥侍伯樂而從脫鹽車青萍結綠侍薛卞而後長價然則伯樂薛卞有功於良馬寶劍也多矣二子名亦以是不朽則良馬寶劍亦有功於二子矣

北宮純涼州所遣以衛京師者也於漢兵恣橫時累挫其鋒陸氏不負節純亦不負陸氏矣

白敏中以李贊皇薦得入翰林及為相詆贊皇者甚力呂惠卿以王荊公汲引得預政所以推害荊公者無所不至三代以還似此者指不勝屈是可歎也

黃巢白龜蛇魚之類猶知銜恩圖報況人乎彼懷私罔上負恩蔑禮者曾蟲魚之不如矣

淮夫不負寄嬰於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後山出境以見東坡劉元城事司馬公在朝不通書問閒居則問無虛月眾谷徒步訪穎濱於漳海之南今無復若人矣

韓退之自其遠祖麒麟以文名於北朝文業不紹數世後至其父仲卿兄會文與益世傳至退之遂為一代醇儒其子昶孫與諸孫皆舉進士而昶子襄復狀元及第韓氏流澤可謂長矣

漢鼂錯議削七國其父曰劉氏安鼂氏危矣南齊徐文景方貴盛其父深憂之曰我正當歸養侍長耳唐路巖屢遷要地其父寄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僕射是我必死之日也彼皆不學無術而識見若此嚴延年之母為其子埽墓地李絡秀知其子周嵩周顗俱不得善終二人女子耳而有識見尤難得

李益文名與李賀相埒每一篇出樂工爭以賂求之被聲歌供奉天子天下施之圖障與太子庶子李益同朝世稱文章李益以別之大曆十才子韓翃之名獨重時又有刺史韓翃德宗命知制誥曰與詩人韓翃

漢高帝素恨雍齒比沙中偶語張良勸帝封之以厭眾心偶語果息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晉文公出亡里鳧須盜其資而去文公飢餓不能行介之推割股以食然後能行文公返國國人多不附乃赦里鳧須之罪使之驂乘遊於國中見者皆曰里鳧須且不誅吾何懼也晉內大寧良策始本諸此

蔡京當國則黨籍碑凡忠臣名士一網俱盡然其中亦有本非君子而偶以一事不合京意亦指為黨平生過惡倘反得洗雪如曾布曾偉王珪章惇等不可枚舉宦豎亦近三十人漢皇甫規深以不與黨人為恥此子碌碌乃獲附驥尾士固有幸有不幸耶

漢顏駟對武帝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唐盧照鄰著五悲文自以高宗尚吏而已獨儒武后尚法而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而已獨廢痼士之不遇如二子者亦多矣悲夫

泰陵余井內水孔如斤盎水仰噴不止揚名父子親見之歸而疏於朝請易地事下工部渤陰李司空鋌怒其多言害成功陰令人塞其孔謂誹謗狂妄奏命錦衣官校枷枷押赴陵所驗視名父親三木朝鮮候駕詩曰禁鼓無聲曙色遲午門西畔立多時楚人抱璞云何泣杞國憂天竟是癡群議已公須有贊眾言不發但心知殷勤為問山陵使誰與朝廷決大疑孝廟竟葬此山

苻堅銳意伐晉曰以吾之眾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及登晉陽城望晉兵部陣嚴整憮然而懼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五代慕容彥超謂漢隱帝曰臣視北軍猶蠓蟻耳退問兵數及將校姓名頗懼曰此亦劇賊未易輕也兵甫合輒先遁二事如出一轍

耿弇為張步所攻光武自往救之弇謂劇賊兵盛宜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遺君父耶李道宗將四千騎擊高麗皆以為眾寡懸絕宜深溝高壘以俟車駕之至道宗曰吾屬為前軍當清道以待乘輿乃更以賊遺君父乎二子武夫也其所見乃有儒生不及者人臣當以此為法

尚書令左雄薦冀州刺史周舉為尚書又薦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舉并以劾雄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我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污雄曰進軍適所以自伐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吾嘗事馮直之父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見韓厥之舉也（宣光舉字也）天下益以此賢之梁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呵令出劾虎賁羽林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劾奏冀請廷尉論罪詔罰一歲俸百官肅然冀弟不疑為河南尹嘗舉陵孝廉謂陵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二事乃相類

黃門監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為相崇意輕之請攝吏部尚書知東

都。遂知古憾焉。時崇二子分司東都。恃其父有德於知古。頗招權請托。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詔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為人多欲而寡慎。是必嘗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必為其子隱。及聞崇奏。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卵而翼之。臣子愚。以為知古必德臣。容其為非。故敢干之耳。帝于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謂陛下私臣。乃止。然卒罷為工部尚書。新唐書載此事。謂姚崇巧於料事。而知古薄待所知至動人主之疑。終身不復用。可見倫理一也。交友不能信者。事君必不忠。

錢徽傳。長慶元年。徽為禮部侍郎。時宰相段文昌出鎮蜀川。故刑部侍郎楊憑子渾之求進。盡以家藏書畫獻文昌。求致進士第。文昌將發。面托徽。繼以私書保薦。翰林學士李紳。亦托舉子周漢賓於徽。及榜出。渾之、漢賓皆落。李宗閔與元稹有隙。宗閔子婿蘇巢及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文昌、紳大怒。文昌赴鎮。辭日。內殿面奏言徽所放進士。皆子弟藝薄。不當在選中。穆宗訪于學士元稹、李紳。二人對與文昌同。遂命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重試。內出題目孤竹管賦、鳥散餘花落詩。而十人不中選。尋貶徽為江州刺史。中書舍人李宗閔劍州刺史。右補闕楊汝士

開江令。初議貶徽。宗閔、汝士令徽以文昌、紳私書進呈。上必開悟。徽曰。不然。苟無媿心。得喪一致。脩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令子弟焚之。嗚呼。如徽居心行事。休休有容。大臣器量也。

王勃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以為奇絕。然亦有所本。庾信馬射賦落花與翠蓋齊飛。楊柳共青旗一色。隋長壽寺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然物則青出於藍也。

攷唐書文廟下。不言籩豆之數。明憲宗實錄。成化十二年七月。祭酒周弘謨請增籩豆舞佾。言唐玄宗既正孔子南面之位。服以袞冕。宋徽宗改正孔子冠服。加十二旒。金世宗加孔子冠十二旒。服十二章。今聖朝尊崇孔子。既用天子之禮。而籩豆則非天子之制。乞敕禮部會議。增十籩十豆。各為十二。從之。先成化以前。至唐宋用十籩十豆。迨憲宗始用十二籩十二豆。後張璁更定祀典。復用十籩十豆也。其略如此。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一孝宗隆興元年癸未。進太祖建隆至開寶十七年事。一孝宗乾道四年戊子。進太祖建隆元年。至英宗治平四年閏三月。五朝事迹。一孝宗淳熙元年甲午。進熙豐祐聖符靖崇觀和康六十年事。一孝宗淳熙九年壬寅。合寫長編。並進又准續資治通鑑長編舉要六十八卷。今只存五朝事迹。

明制。父兄官三品。大寮子弟不得居言路。考之前代不然。唐書三鄭列傳。鄭餘慶順宗立。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子澣本名涵。第進士。累遷右補闕。敢言無所撓。憲宗謂餘慶曰。涵卿令子。而朕直臣也。更可相賀。鄭覃。文宗太和九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弟朗由山南東府入遷右拾遺。鄭絪。憲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絪餘慶從父。覃、澣為從孫。時正官右補闕。只以三鄭列傳證之。唐父子兄弟從祖孫不相避明矣。惟杜佑列傳。佑子從郁。元和初。為左補闕。崔群等以宰相子為諫。再從秘書丞。然不過嫌之云爾。初未嘗如明制必相避者也。

韓魏公三守鄉郡。每謁先壠。輒有詩自矜其榮遇。如曰。至日郊原擁節旄。先塋邦伯奉牲醪。霜威厭野寒方重。山色凌虛氣自高。衣錦不來誇富貴。報親惟切念劬勞。又曰。晝錦三來治鄴城。古人無似此公榮。首過先壠心先慰。一見家山眼自明。又曰。風入旌旗曉光兩。塋親從喜非常。濃陰蔽野騎將和。遠勢橫天認太行。自歎重函霤及榮。縱無三組敢誇鄉。路人或指漿羅甚。明哲何如漢子房。又曰。暫擁先壠拜旌旄恩恤。台民稱事榮。因舍軍還車騎過張門村婦擁兒觀。又曰。雨餘先墳已致誠。卻嚴

軒從指東塋。派嶺去鄉參差起。馬避蒙茸結曲行。又曰。鄉守三逢禁火天。每驅旌旆掃松軒。祇緣豈足酬恩遇。光寵誰如及祖先。如此者不一而足。孟郊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王禹玉云。出門四塞如黃霧。始覺身從天上歸。論者咸譏其器量。二人者雖不可與公同語。然比之向時剌客取首延頸以攬吏碎玉璣笑而擁之。若兩人矣。

遼曲宴宋使酒一行。觱篥起。歌酒三行。手伎入。酒四行。琵琶獨彈。然後食入。雜劇進繼以吹笙。彈箏歌擊架樂。角觝。王介甫詩。涿州沙上飲盤桓。看舞奚姬小契丹。蓋紀其事也。宋范石湖北使有鷓鴣天詞云。休舞銀貂小契丹。滿堂賓客盡關山。則金源燕賓或襲遼故事未可定耶。

玉堂賞花會賦詩者四十人。學士則南陽李賢。安成彭時。楊李呂原。莆田林文。安成李紹。永新劉定之。錢塘倪謙。華亭錢溥。侍讀則金城黃諫。詹事則廬陵陳文。長洲劉鉉。侍講則崑山葉安。淑陽李泰。中允則古杞徐賢。贊善則沅陽牛綸。修撰則吳中陳鑑。博野劉吉。錢塘童緣。華容黎淳。編修則西蜀李和。毗陵王與。餘姚戚瀾。宜興徐溥。瓊山丘濬。泰和尹直。安成彭華。豐川陳秉中。臨川徐瓊。四明楊守陳。臨江吳匯。檢討則

嚴州傳宗。安成張業。河東邢讓。翰林五經博士則天台鮑相。典籍則西蜀李鑑。泰和陳鎰。侍書則浙江謝昭。其二人。則禮部員外郎臨淮淩耀宗。中書舍人江東曹冕。詩成李賢序之。彭時作後序。

婦人勻面古惟施朱傅粉而已。至六朝乃兼尚黃。幽怪錄神女智瓊額黃。梁簡文帝詩同安鬟裏撥異作額間黃。唐溫庭筠詩額黃無限夕陽山。又黃印額山輕為塵。又詞蕊黃無限當山額。牛嶠詞額黃侵膩髮。此額妝也。北周靜帝令宮人黃眉墨妝。溫詩柳風吹盡眉間黃。張泌詞依約殘眉理舊黃。此眉妝也。段氏酉陽雜俎所載有黃星靨。遼時俗。婦人有顏色者。目為細娘。面塗黃。謂為佛妝。溫庭筠詞臉上金霞細。又粉心黃蕊花靨。宋彭汝礪詩有女夭夭稱細娘。真珠絡髻面塗黃。此則面妝也。

澤州李俊民用章。舉承安五年進士第一。金亡後。其同年三十三人。惟高平趙楠僅存。又挈家之燕京。俊民感舊遊。以詩題登科記後云。試將小錄問同年。風采依稀隨目前。三十一人今鬼錄。與君雖在各華顛。又云。君還攜幼去幽燕。我向荒山學種田。千里蘇鴻行斷處。碧雲容易作愁天。錄中張孺卿介甫。晁李中寶臣。任德維公理。孔天昭文叟。王綬知剛。趙銖敬之。皆中都大興府人。

元裕之寄書耶律中書。薦當時士大夫在河朔者。固安李天翼。漁陽趙鑄。燕人張聖俞曹居一。王鑄。且曰。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按虞文靖學古錄。有田氏先友翰墨序。稱彰德田師孟輯其先友手翰。中有劉百熙字善甫。曹居一字通甫。趙著字光祖。俱燕人。其稱著曰大俠。按元集作鑄。著字才卿。別是一人也。

唐設九科。童子居其一。員半千。楊炯。吳通元。裴耀卿。李泌。劉晏。皆由是舉。宋則楊億宋綬。晏殊。李淑。均以童子出身。然漢有童子郎。梁有童子奉車郎。以童子拜官者多矣。元童子科見於選舉志者一十六人。仁宗延祐七年舉陳與。則大興人也。

明弘治壬戌狀元康德涵海。榜眼孫直卿清。皆以不拘小節被劾去國。然二君實才雄一代。德涵詞鋒如雲。直卿勁氣毅然不可奪。論者謂二君為是科冠冕。以忌嫉者多。老於擯斥。可惜。

蕭道成既篡宋。光祿大夫王琨在晉世已為郎中。攀廢帝車。慟哭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西涯李閣老詠田蚡樂府曰。雖云死速不如遲。幸未淮南語泄時。語意本諸此。

庾子嵩目和嶠曰。森森如千丈松。卞壺目叔向曰。朗朗如百間屋。乃成一佳對。漢人目李元禮曰。謖謖如松下風。此等標勝語。亦是當日習氣。

鄭銳鄧仙舟獻詩不切時事。惟崇道德。玄宗皆令罷官為道士。蕭瑀好奉佛。亦令出家為僧。孔武仲曰。如使佞佛者為僧。諂道者為道士。則士大夫為異論者息矣。

官制五品以上者為大夫。六品以下者為郎官。皆散官也。然各寘於官銜之上。如曰光祿大夫、太保、承德郎、某部主事之類。惟翰林則寘於官銜之下。如曰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翰林院檢討、從仕郎之類。蓋史官尊重。不欲以散官壓之。自明時重翰林始。

明時朝貴。三品則乘轎麾子。封及三代。俸入優厚。例以隸執長柄大扇擁護。四品以下。只於馬上用聚扇遮日而已。自九卿外。三品者多在閒散地。如太常太僕光祿卿、京兆尹之類。弘治間多陞僉都御史。威權雖重。然僉都係四品。階儀制反減削矣。至末年。僉都御史出城即乘轎。至今僉都為巡撫者。肩輿用八人。假用三品儀從也。國子祭酒則自燈市以北。改用大轎。故祭酒僉都與府尹。皆曰半城轎。府尹本三品。不知於何處騎馬。

明朝翰林院官五品。多借三品服色。講官破格有賜斗牛服者。毛公紀歸田雜識云。當孝宗朝。東宮出閣。選侍講讀。是時禮重宮僚。特賜予。或親御春坊面賜溫諭。坊局官即用孔雀金帶服色。及奉朝省親。便用仙鶴服色犀帶。又云。故事。每歲親郊慶成。賜文武大臣宴於奉天殿。上御寶座。尚膳進饌。傳旨官人滿飲。教坊九奏樂。其如儀余自為翰林院學士。即得如例升殿。以五品官坐於四品之上。三品後。蓋優禮為我朝大臣賜坐。僅凡此與耕籍宰牲。而此為尤重。又言春秋二丁祭文廟。遣大學士一人行禮。前一日御殿。百官朝服侍班。傳制。廷試天下貢士。上御文華殿內閣舉諸臣以第一甲三卷面奏。上親批定名次。明日早先御華蓋殿內閣復於黼座前拆卷奏名。中書填黃榜。然後御奉天殿傳臚。丘文莊公謂謹身讀卷。即華蓋也。華蓋讀卷外。朝臣無由而至。凡自非內閣得入殿內。而九卿以下。皆在閾限之外。此亦一代典故。

建置官署。必立土穀祠。翰林院所祠。則昌黎伯韓子也。古稱鄉先生沒而祭於社。夫以土穀名祠。亦祭社之義。宜以鄉先生主之。京師燕地。稱謂祀昌黎伯不若易以常山太傅嬰也。

大興縣題名記。光祿少卿新安尹校書。隆慶四年立。順天府尹丞相題名記。工部尚

高豐城當禮文也。嘉靖三十九年立。蔡佐題名碑記二。一爲禮部左侍郎鉛山費家撰。嘉靖二十二年立。一爲順天府通判晉江張問仁撰。萬曆十三年立。宛平縣題名記。翰林院檢討鄒鑾。嘉靖二十八年立。

古葬宮人之所。謂之宮人斜。京城阜成門外五里許。有靜樂堂。碑焚二井。屋以墻。南通方尺門。鑵閉之。井前貼石爲洞。四方通風。宮人有病。非有名稱者。例不賜墓。則出之禁城後順貞門旁右門。承以淨具。舁出元武門。經北上門北中門。達安樂堂。授其中者。召本堂土工。移北安門外。易以朱棺。禮送之靜樂堂。火葬墻井中。凡宮人故。必請旨。凡出。必以銅符合符。乃遣。嘉靖末。有貴嬪捐貲。易民地數畝。其焚瘞不願井者。悉內地中。

處濂河畔。元有符氏雅集亭。蒲道源詩。盧溝石橋天下雄。正當京師往來衝。符家介倒敞亭構。坐對奇趣供醇醲。又有野亭。見貢仲章雲林詩集。今一望礓礫。并民居亦寥寥也。

懿安皇后張氏。性賢明。魏璫誅戮朝士。后聞楊左諸君子死。色不豫者累月。李自成入犯。思陵將殉社稷。傳旨後宮。令自裁。時周皇后及貴妃宮嬪之承寵者。皆遵旨畢命。獨長公主年尚幼。未奉詔。帝怒。拔刃斫其臂。公主仆地。而宮監王永壽。方從懿安皇后宮至。白帝曰。懿安皇后業縊死宮中矣。帝乃走煤山自縊。當魏忠賢柄國時。有養女任氏。美而狡。進之熹宗。立爲貴妃。及賊入宮。任說曰。我天啟皇帝后也。賊不敢犯。既而流轉民間。或送于官。永壽從旁竊窺之。曰。此任貴妃也。貴妃睨永壽。面發頳。旋閉目如不聞見者。永壽終亦不敢置訐也。永壽事熹宗。不入魏黨。甲申寇亂後。削髮爲僧。往來西山間。談及故宮事。輒語人云。

淥水亭雜識卷二終

淥水亭雜識卷三

清　納蘭性德容若著

今人多云設虛位。禘其祖之所自出。如楊志仁復議論者。僅嘉靖十年舉行一次。後不復行。適考之實錄。嘉靖十年辛卯舉行。詔以後丙辛年行之。十五年丙申四月。仍行大禘禮。二十年辛丑四月。九廟火。詔暫罷。遂永停矣。其實行大禘凡兩次。

洪範。五福六極無貴賤。蓋古無不肖而貴。亦無有德而賤者。貴則祿及之而富矣。故富可以槩貴。賤則祿弗及而貧矣。故貧可以槩賤。周禮八柄馭羣臣。二曰祿以馭其富。六曰奪以馭其貧是也。

望其轂欲其掔爾而纖也。注。鄭司農云。讀為紛容掔參之掔。疏先鄭云。此蓋有文。今檢未得。此句本見上林賦紛溶掔蔘猗狔從風。前注迺崇于軨。讀為倚移從風之移。疏司馬長卿上林賦云。從風倚移。此二句連文而復云檢未得。未知何意。

凡為口舌其於人也但可以為臣為妾而已。以言說人。豈非妾婦之道乎。

凡人於交友之間。口惠而實不至。則其出而事君。必至於靜言庸違。故舜之御臣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而孔子之於門人。亦嘗聽其言而觀其行。

淮南子氾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是徑以直躬為人名矣。然此說本於呂氏春秋。

呂子。昔者禹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周公吐握之說見於荀子。人罕稱禹也。

齊武帝云。學士輩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經國一劉係宗足矣。沈約王融數百人。於事何用。此大字是多字義。

藝士傳徐之才。常與朝士出遊。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云。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逐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徂。此段復見之序傳是溫子昇與李神偶語。當時傳聞之譌。亦失於檢正。

宋人有嫁子者云云。其子竊而藏之。君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君公其舅之稱歟。故婦人謂夫之兄曰兄公。

郭況族姊為皇祖考夫人。謁見光武。大喜曰。今乃得大舅乎。按大舅稱舅公。董徵遷安州刺史。因述職路次過家。置酒高會。乃言曰。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仗節還家。云胡不樂。誡子弟曰。此之富貴。非是天降。乃勤學所致耳。與桓榮稽古之榮。皆老生陋態適嗤千古。

李紳周員外席上觀柘枝詩。畫鼓拖環錦臂攘。今京師迎年鼓。㔾施兩銅環。以手擊之高下。環聲相間。疑即其遺製也。

宋湜字持正。名字與皇甫湜同。詩勝湜。湜正持也。

杜子美昔遊詩。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泛海陵蓬萊。後出塞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按唐會要。開元二十七年。李適為幽州節度河北海運使。唐書。姜師度穿平虜渠。以避海難。蓋元之海運。自崇明抵直沽。唐時海運則自登州轉而平州。以達於薊。故子美云然也。

天地人謂之三才。輪人以轂輻牙為三才。弓人膠漆絲為三才。然其所謂三才者亦眇矣。

史記韓世忠江上事云。金山有紅袍者墮馬。騰而跨之馳去。今則未見有馳處。史言誣乎。古今地異乎。

周禮注疏。疏。穇食菜餗蒸。若今煮菜也。按今俗蒸餅。用菜為餡。此類是矣。

易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鄭注云。糝謂之餗。震為竹。竹之萌曰筍。筍者餗之為菜也。是八珍之食。按周亦以筍為珍味。故其詩曰。維筍及蒲。饋食之籩。亦有筍菹。

廩法有數名。春秋御廩災。天子亦有御廩。單言廩。則平常掌米之廩。明堂位。魯有米廩。有虞氏之學。以有虞氏尚孝。合藏粢盛之委。故名學為米廩。非廩祿也。詩亦有高廩。以其萬億及秭。非藏米之數。故以藏穗言之。與常廩。御廩又異。

周禮注。堂塗謂階前。若今令甓祴也。疏。漢時名堂塗為令甓祴。令甓則今之磚也。祴則磚道也。令音零。祴音階。

羊車注。羊善也。羊車若今定張車。疏亦未知定張車何所用。但知在宮內所用。故差小為之。謂之羊車也。愚按定張車與果下馬。俱宮內所用。

服虔曰。持高帝衣冠月旦以遊于衆廟。已而復之。按月旦謂月出時也。

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嘆曰。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棄觚與班生投筆相類。

春秋書星孛。有言其所起者。有言其所入者。文公十四年秋。有星孛入於北斗。不言所起。重在北斗也。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不言及漢。重不在漢也。

按宋史祈報禮曰。凡旱蝗水潦無雪。皆禜禱焉。故本紀太祖乾德元年十二月甲寅。

命近臣祈雪。開寶五年十二月乙酉朔祈雪、乙卯大雨雪、六年十二月壬午。命近臣祈雪、七年十二月辛亥、命近臣祈雪。太宗雍熙二年十一月戊子禱雪。十二月癸卯。南康軍言雪降三尺。三年十一月丙戌。幸建隆觀相國寺祈雪、十二月乙未朔大雨雪。宴羣臣玉華殿。四年十二月壬寅。幸建隆觀相國寺祈雪。丁巳大雨雪、淳化二年十一月己酉。幸建隆觀相國寺祈雪。至道二年十二月。命宰相以下百官詣諸寺觀禱雪。甲寅雨雪大有年。仁宗天聖九年十一月己丑。祈雪於會靈觀。神宗熙寧元年十一月癸未。命宰臣禱雪。十二月己亥朔。命宰臣禱雪。癸丑禱雪於郊廟社稷。哲宗元祐七年十二月庚午祈雪。紹聖元年十二月庚辰。命諸路祈雪。終北宋之世。祈雪凡十有五見。或曰此禮古乎。愚曰考之周禮未見。而左傳昭公元年。子產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此非祈雪之明證乎。或曰雪風雨之不時當禜矣。而霜則何為。愚曰詩正月繁霜。正月建巳之月也。春秋冬十月隕霜殺菽。十月建酉之月也。於此二月而霜。非災變之尤者乎。遇災而懼。故亦為之禜禱焉。

文獻通攷。止有祈雨祈晴。並無祈雪。愚嘗謂通攷雖千古奇書。而多未備。茲其一端焉。又攷唐書禮樂志。並祈雨祈晴亦缺疏矣。祈雪禮實昉於宋。

晉書賈謐傳。謐為祕書監。掌國史。先是朝廷議立晉書限斷。中書監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瓚欲引嘉平以下朝臣。盡入晉史。於時依違未有所決。惠帝立。更使議之。謐上議。請從泰始為斷。於是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張華領軍將軍王衍。侍中樂廣黃門侍郎嵇紹國子博士謝衡。皆從謐議。騎都尉濟北侯荀畯侍中荀藩黃門侍郎華混。以為宜用正始開元。博士荀熙刁協謂宜嘉平起年。謐重執奏戎華之議。事遂始行。潘岳傳。謐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按正始魏主曹芳年號。始庚申。終戊辰。凡九年。嘉平則芳在位之第十年己巳。司馬懿殺曹爽自為丞相時也。又後十六年。方為泰始元年乙酉。司馬炎篡魏自立矣。竊以賈謐限斷。請自泰始。雖聖人亦不能廢其言。

呂氏春秋尊師云。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于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于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

史記李斯列傳。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又張耳陳餘列傳。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

或問名士之稱何昉乎。曰見於經。則月令聘名士。見於史。則李斯傳諸侯名士。張耳陳餘傳。此兩人魏之名士。見於子。則子張顏涿聚段干木高何縣子石子索盧參。此六人為天下名士顯人是也。大抵名士之稱。權輿於六國之末。而極盛於東漢之世。

張天如史論。有云桓帝之世。有宦官。有名士。天子為宦官而驅除名士。靈帝之世。有宦官無名士。宦官不復畏名士。而專制天子。

北齊濟南王立為皇太子。初學反語。於迹字下。注云自反。侍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旁亦。豈非自反耶。以足亦反為跡也。

魏武安同父屈仕慕容暐為殿中郎將。同長子亦名屈。典太倉事。盜糶米者也。孫竟與祖同名。

魏黃門王遵業風儀清秀。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穿角履。好事者多毀履以學之。可與郭林宗折角巾作對。

世傳宣爐由煉銅十二火。故有光彩。而雲南麗江之銅甚精。曝以日光。即有光彩。安知宣爐非此銅所鑄。宣爐世所重者。如鰍耳魚耳推式者也。亦有至怪之式。如波斯馬槽者。而實出宣朝所作。

宋硯大抵不發墨。近年端江以取下巖之石。曰蕉葉白者。發墨如泛油。則知傳世宋硯本非良材。硯取發墨。非止易濃。亦以作字有寶光耳。

宋之闘茶。末而加以香藥。失茶之本味。極為可笑。而墨則必貴香。冰麝之值。倍煙值。

造墨用獨草取煙。獨草則煙細而煙非桐油不黑。墨工在徽歙。而煙則產於楚地。彼處產桐子故也。

文衡山曾見一紙。廣二丈。趙文敏不敢作字。題記而已。此必王家之物。不知紙工以何器成之。

墨之善者不獨在煙。亦在於杵。墨料同而蒸搗多。百日者則倍勝。更多更勝。李廷珪墨。可以刮古。殆亦以此。

墨用鹿角膠。非良法也。墨忌者鹵氣。鹿生深山中。其角猶有鹵氣。生海濱者更甚。但用黃牛之筋。天泉漂之。至鹵氣去。煎之成膠。即以入煙最善。若寒凝之後。更溶化而

爲之。即不盡美。故曰將新件到。古之車戰。以一車統百人。萬人祇須百車。統之法。甚簡易。廢車用步。法不得不密。密則煩矣。

古兵法只用車。駕車以馬。故周禮夏官稱司馬。國大則馬多。故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

猺獞兵器。每洞各習一種。其習標槍者。鐵刃重二斤。把圍之木一臂。而閒發無不中。狼兵則專習筅。田州岑氏則習雙刀。皆絕技也。都洞莫非世卿。其精兵留以自衛。應調乃次等者。

西人風車。藉風力以轉動。可省人力。此器揚州自有之。而不及彼之便易。西人取井水以灌溉。有恆升車。其理即中國之風箱也。

中國用桔槔。大費人力。西人有龍尾車。妙絕。其制用一木柱。徑六七寸分八分。橘囊如螺旋者。周於柱外。斜置水中而轉之。水被紡則上行而登田。又以風車轉之。則數百畝田之水。一人足以致之。大有益於農事。苟得百金。鳩工庀材。必相傚。傚通行天下。爲利無窮。

中國鳥銃。利器也。倭人來。始得其式。倭人鳥銃之底不銲。銲者有失。作螺旋鐵砧塞之不炸。又可水浴也。近處有照星。銃端有照星。照星照門與所擊之物相應。發無不中。矢又去遠。遠勝弓矢。

宋之神臂弓。本弩也。名爲弓者有故。弓弦必刮弩臂而行。弓力不盡於矢。神臂於臂之行矢處削而下之。弦得空行。力得盡於矢也。

龍蟄而起。其破牆屋穴如碗許大。無風雷。無雲水。蛟發則乘風雷。作大水。出而傷物甚多。龍故稱爲神也。釋典言龍有蛇形。馬形。蝦蟇形者。又言天帝宮殿在空中。乃龍持之。又言龍能變人形。唯生時。死時。睡時。婬時。嗔時。不能變本形。又言龍有熱沙著身。烈風壞衣之苦。有金翅鳥吞噉之苦。

天龍爲貴。海龍次之。江湖之龍又次之。井潭之龍下矣。

龍喜睡。數百年一覺。甚至積沙其身成村落。覺即脫神棄身而去。不傷於物。神龍行雨以利物。毒龍爲惡風以害物。

海中見伏閒時有取水之龍。雲斷處如懸一帶。鼻息而動海運之道。每當龍宮而過。舟師識之。其水泓然。人不敢作語聲。不知者發銃。則驚躍而破舟矣。定海有龍夜歸。目如雙炬。指揮某姓者不知。以爲寇警。發矢射之。傷一目。風濤大作。舟擊撞而破者甚衆。其從龍出。只見一炬。龍於婬時不能變形。則非人所能匹。柳毅傳。亦不讀釋典者所作。

釋典言亦龍目光及人。其人即死。又言以龍心念力故。水即沛然。則不在乎取水以成雨也。

龍以石爲食。爪攫所及。石即如粉。夏禹鑿三峽門。龍門必是役龍爲之。非人力所及也。故曰神禹。

陳寵曰。蕭何草律。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三王之春。實頗有違。此亦三王改月非改時之一證也。

上巳祓除。謂之祓浴。見祓除疏。摯虞束皙之對皆失。引或賈氏是唐人語。

明弘治六年奏準。每科一選。不拘地方。不限年歲。待進士分撥辦事之後。行令有志學古者。各錄其平日所作古文十五篇以上。限一月以裏投送禮部。禮部閱試訖。編號分送翰林院考訂。文理可取者。按號行取吏部。該司仍將各人試卷記號名。送內閣照例考選。每科取選不過二十人。留不過三五人。

涑水亭雜識卷三終

淥水亭雜識卷四

清　納蘭性德容若

古人詠史敘事無意史也非詩矣唐人實勝古人如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武帝自知身不死教脩玉殿號長生東風不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諸句有意而不落議論故佳若落議論史評也非詩矣宋已後多患此病愚謂唐詩宗旨斷絕五百餘年此亦一端

詠史只可用本事中事用他事中事須賓主歷然若只作古事用之便不當行如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車駕六龍元者玄元皇帝老子也唐世奉為始祖事固誣誕天子五色車用漢武甲乙日青車丙丁日赤車事周伯弢引杜預左傳序語謂之具文見意以其意在文中史不出意也乃為高手

今世之大為詩害者莫過於作步韻詩唐人中晚稍有之宋乃大盛故元人作韻府羣玉今世非步韻無詩豈非怪事詩既不敵前人而又自縛手臂以臨敵失計極矣愚曾與友人言此渠曰今人只是做韻誰曾做詩此言利害不可不畏若人不戒絕此病必無好詩

詩乃心聲性情中事也發乎情止乎禮義故謂之性亦須有才乃能揮拓有學乃不虛薄杜撰才學之用於詩者如是而已昌黎逞才子瞻逞學便與性情隔絕

雅頌多賦國風多比興楚詞從國風而出純是比興賦義絕少唐人詩宗風騷多比興宋詩比興已少明人詩皆賦也便覺版腐少味

山谷猩猩毛筆詩不失唐人丰致反自題為戲作失正眼矣

唐人詩意不在題中亦不在詩中者故高遠有味雖作詠物詩亦必意有寄托不作死句老杜黑白鷹曹唐病馬韓偓落花可證今人論詩唯恐一字走卻題目時文也非詩也

自五代兵革中原文獻凋落詩道失傳而小詞大盛宋人專意於詞實為精絕詩其塵飯塗羹故遠不及唐人

人情好新今日忽尚宋詩舉業欲干祿人操其柄不得不隨人轉步詩取自適何以隨人

詩之學古如孩提不能無乳姆也必自立而後成詩猶之能自立而後成人也明之學老杜學盛唐者皆一生在乳姆胸前過日

庾子山句句用字固不靈動六一甚絕之一事不用故遂至於澹薄空疎了無意味

唐人有寄托故使事靈後人無寄托故使事版

劉禹錫云閣上掩書劉向去門前脩刺孔融來借古以敘時事則靈動武元衡云劉琨長嘯風生坐謝眺題詩月滿樓實用古事而無寄託便成死句

建安無偶句西晉頗有之日盛月加至梁陳謂之格詩有排偶而無粘沈宋又加翦裁成五言唐律長慶集中尚有丰格體

七言漢人猶未成體至魏文帝之燕歌行而成體至梁人漸近於律至初唐而遂成七言律詩

七言歌行始於六朝其間有長短句有換韻音節低昂聲勢穩密居然近體非古詩也

北史盧思道傳曰周武帝平齊授思道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楊休之等數人作聽鳴蟬篇思道所為詞意清切為時人所重新野庾信徧覽諸同作者而歎美之今讀其詞居然初唐王楊諸子隋煬帝江都宮樂歌七言律體已具律詩亦不始於唐

五七言絕句唐人加以粘綴聲病耳其體未變於古也

五言律詩其氣脈猶與古詩相近至於七言律詩則別一世界矣

六朝人凡兩句謂之聯凡四句謂之絕非必以四句一篇者為絕句

休文八病宋人已不能辨大約有聲病守粘綴無疊韻不口吃者八病俱離

口吃詩即謝也疊韻詩即切也古今言經教口吃也屋北鹿獨宿疊韻也口吃亦名雙聲

獨樹臨江夜泊船或本作獨戍甚謂大江中有戍兵處可泊船以獨戍為是後讀宋史王明傳見其他有獨樹口不覺自失

唐人以韻字之少者與他部合之為通用咍當與佳通以隔一部故遂與灰通以致字聲亂極

韻本休文小學之書以為詩韻已誤今人又作詞韻誤之誤也

人之作詩必宗三百篇而用韻反不宗之豈非顛倒

東翻登冬翻丁聲固不同而非不可同押者也休文諸公強作解事分為二部從人以是唐人所遵不敢相異

趙文敏詩不獨在元人為翹楚在宋可比晏同叔而本傳云以書畫掩其文章以文

章揜其經濟。无世祖開國之君。所用當不訝也。

楊鐵崖樂府。別是一種奇特之文。謂之樂府則不可。李賓之亦然。

漢人樂府多濃豔。十九首竹高遠。而文選法亦有引入樂府者。不知何故。

樂府。漢武所立之官名。非詩體也。後人以為詩體

古人樂府詞。有切題者。有不切題者。其故不可解。

少陵自作新題樂府。固是千古傑人

大抵古人詩有專為樂歌而作者。謂之樂府。亦有文人偶作。樂工收而歌之者。亦名樂府。

樂府題。今人多不能解。則不必強作。李于鱗優孟衣冠。徒為人笑。

焦仲卿妻。又是樂府中之別體。意者如後之數落山坡羊。一人彈唱者乎。

曲起而詞廢。詞起而詩廢。唐體起而古詩廢。作詩欲以言情耳。生乎今之世。近體足以言情矣。好古之士。本無其情。而強效其體。以作古樂府。殊覺無謂。

律詩近體也。其間承轉合。與時文相似。唯無破承起講耳。古詩則歐蘇之文。千變萬化者也。作時文者。多不敢擅作古文。而作律詩者。無不竟作古詩。可乎哉。

古詩漢枚乘所作。有在十九首中者。然亦不殊於建安。但衆建安之名。以為宗極可也。

阮公詠懷。不下建安人作。自此而後。西晉已變。建安體絕於阮公。

西晉之白紵舞詞。不言何人作。那得下於漢人。

東晉竟無詩。至陶謝而復振。

康樂矜貴之極。不知者反以為才短幅狹。將為東坡如搓黃麻繩千百尺乎。詩至明遠而絢麗已極。雖不似建安。而別立門戶。不肯相下也。

昌黎作王仲舒碑。又作誌。作劉統軍誌。又作碑。東坡作司馬公行狀。又作碑。其事雖同。而文詞句律。乃無一字相似者。蔡中郎為陳太丘胡廣作碑。及為二公作祠銘。同者乃十七八。

韓退之作博士李君墓誌。述無一語及其家世宦迹才行。直謂其誤服方士柳泌藥。下血以死。且援引數人同以是死者。自李虛中孟簡盧坦而下六七人。其文甚奇。公刻意而作。意欲後世永為鑒戒。然古今碑誌無此體也。虞伯生作晏氏家譜序。亦歷數宋賓儀賈昌期而下數十人之子孫隆替。當亦效昌黎而作。然於晏氏亦有感激揄頌。殊不似昌黎之漠然於李氏也。

歐陽公謝賜衣帶馬表。東坡幼時。老泉命擬作。語意甚工。明成化丙午。場屋出此題以試士。所刻程文。則益該博精切。至弘治壬子。復出魏徵謝黃金廐馬。則益工矣。余意論宋人尚四六。丙午刻者。不失為宋表。壬子所刻。唐人則無是語也。後見常袞集中有謝緋衣銀牙笏玉帶表云。臣學媿聚螢。才非倚馬。典墳未博。謬膺良吏之官。詞翰不工。叨參侍臣之列。惟知待罪。敢望殊私。銀章雪明。朱紱電映。魚須在手。虹玉橫腰。祇奉寵榮。頓忘驚惕。蜉蝣之詠。恐刺國風。螻蟻之誠。難酬天造。然則唐世已有此體矣。

唐之詩人。惟陳子昂。張說。高適。集中。間有幽州之作。此外遊宦於茲土者寡。宋則非奉使不至。故題咏亦無多。王之渙九日送別詩云。薊庭蕭瑟故人稀。何處登高且送歸。今日暫同芳菊酒。明朝應作斷蓬飛。賈島薊門詩云。自從身屬富人侯。蟬噪槐花已四秋。今日一莖新白髮。懶騎官馬到幽州。馬戴詩云。荊卿西去不復返。易水東流無盡期。日暮蕭條薊城北。黃沙白草任風吹。張耒詩云。十月北風燕草黃。燕人馬飽風力強。虎皮裁裝雕羽箭。射殺陰山雙白狼。四詩辭俱工。其餘雜見於出塞送行之作。如屢戰橋恆斷。長冰塹不流。徐陵詩也。塞禽惟有鴈。關樹但生榆。王褒詩也。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祖詠詩也。日生方見樹。風定始無沙。裴說詩也。沙河流不定。春草來難青。王貞白詩也。風折旗竿曲。沙埋樹杪平。馬戴詩也。黃雲戰後積。白草暮來看。皎然詩也。塞館皆無事。儒裝亦有兵。已行難避雪。何處合逢花。項斯詩也。戍樓承落日。沙塞捉征蓬。張蠙詩也。有雲常經夏。無花空到春。下營雲外火。驅馬月中塵。于濆詩也。野燒枯蓬旋。沙風匹馬衝。黃滔詩也。兒童能走馬。婦女亦彎弓。歐陽脩詩也。邊日照人如月色。野風吹草作泉聲。范鎮詩也。皆寫北燕中風景者。

李羣玉湘妃廟詩。相約杏花壇上去。畫闌紅紫鬬樗蒲。范攄雲溪友議曰。羣玉題廟見二女曰。二年當與君為雲雨之遊。段成式戲之曰。不意足下是虞舜之辟陽侯。詩人輕薄至此。此於周秦行紀甚矣。按舜升遐已一百十歲。三十徵庸。帝妻二女。度其年已及笄。至此時亦是七十八歲老嫗。後人紛紛舉擬湘妃染淚。比迹巫山。非獨褻慢聖人。亦且有乖事實。

唐人[illegible]詩曰。世故中年別。餘生此會同。却將悲與病。獨對朗陵翁。盧和云。戚戚一西東。十年今始同。可憐風雨夜。相對兩衰翁。句律悽惋。如出一口。

張繼在臨川。寄皇甫冉詩曰。京口情人別久。揚州估客來疏。湖到潯陽回。山相思何處通書。以上三句見下一句別又一體。然其韻亦不媿。然皇甫冉答之云。堂堂南徐登北固。迢遞西塞望東關。落日臨川問音信。寒湖惟帶夕陽還。不但格律與之相將。而一時相與之情。亦可想見矣。

王建宮詞。太儀前日暖房來。囑向昭陽乞藥栽。敕賜一窠紅躑躅。謝恩未了奏花開。今人有遷居。戚新築室。朋儕醵金往賀。曰暖房。蓋自唐人已有之矣。

蘭亭記絲竹管絃之語。識爲重複。然不特右軍言之。西漢張禹傳。後堂理絲竹管絃。則漢初已有此語矣。

六一詩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敢傳中國。舉世無由識古文。謂日本國有逸書。歷問之賈舶往來。不然。昔有傳聞如此。閩粵無易經。舟中有此經即波浪不得過。亦不然。

元遺山編唐詩鼓吹。以柳子厚登柳州城樓詩。寘之篇首。此詩果足以壓卷乎。且其中許渾詩入選最多。今人贈笑不厭。無怪乎詩格日卑。

丁鶴年西域人。洪武初。回回人禁例甚嚴。行止皆不得自由。丁嘗有詩云。行蹤不定皐東地。心事惟隨雁北飛。劉伯溫家居危疑。九日詩云。意以明珠千古恨。郤嫌黃菊似金錢。其意皆可傷也。

花間之詞。如古玉器。貴重而不適用。宋詞適用而少貴重。李後主兼有其美。更饒烟水迷離之致。

詞雖蘇辛並稱。而辛實勝蘇。蘇詩傷學。詞傷才。

宋人好推擧本朝人物。以六一比子長。猶十得五六。以放翁比太白。十不得三四。

昔人好取華艷字以名類事之書。如編珠。合璧。雕金。玉英。玉屑。金鑰。金匱。寶海。貫串。龍筋。鳳髓。麟角。天機錦。五色線。萬花谷。青囊。錦帶。玉連環。紫香囊。珊瑚木。金鑾香蕊。碧玉芳林之儔。未能悉數。閩國學鑑胸向有玉浮圖。不知何書。當亦屬類家也。又有孟四元賦。孟名宗獻。字友之。自號虛靜居士。金時冠於鄉。於府。於省。於御前。故號四元。其律賦爲學者法。然金史不入文苑之列。惟見於劉京叔歸潛志。

三教中皆有義理。皆有實用。皆有人物。能盡知之。猶恐所見未當古人心事。不能伏人。若不詩其書。不知其道。唯恃一家之說。銜口亂罵。只自見其孤陋耳。昌黎文名高出千古。元晦道統自繼孔孟。人猶笑之。何況餘人。大抵一家人相聚。只說得一家話。

自許英傑。不自知孤陋也。讀書貴多貴細。學問貴廣貴實。開口提筆。駟馬不及。非易事也。

儒道在漢爲讖緯所雜。在宋爲二氏所雜。雜讖緯者粗而易破。雜二氏者細而難知。苟不深窮二氏之說。則昔人所雜者。必受其瞞。開口被笑。

楞嚴云。以世界輪迴取顛倒。故人言仙其類充塞。世之學仙者。守清淨而閒陰陽。非色界天。無女人。但有色身。故名色界。慾念消盡者生於此。玉帝猶在慾界第二天。其上更有四層。皆有女人。有女則有慾。但以次輕微而上耳。神仙統於玉帝。事可知矣。人世事。釋典無不言之。猶有力者。從修羅虎象中來。

唐太宗命三藏法師取經。既至西域。有老僧年已七百。謂之曰。此間經籍甚多。人命短促。能讀幾何。須服我延年藥。庶可讀少分。藏師以帝命有定期而辭之。

楞嚴翻譯在武后時。千年以來。皆被台家拉去。作一心三觀。萬曆中年。僧交光始發明根性宗趣。闇室一燈矣。錢牧齋研究之工。遠過鍾伯敬。鍾於楞嚴知有根性。錢竟不知也。生天牧齋必在伯敬前。成佛當在伯敬後。

人不可強所不知以爲知。唐荊川博極羣書。其作稗編。門類議論。無不精確。唯所列釋氏之徒。宗教不分。爲人所譏。萬松老人。耶律文正王之師也。其語文正王曰。以儒治國。以佛治心。王亟稱之。謂雲門之宗。悟者得之於緊峭。迷者失之識情。臨濟之宗。明者得之於峻拔。昧者失之鹵莽。曹洞之宗。智者得之綿密。愚者失之廉纖。獨萬松老人全曹洞之血脈。具雲門之善巧。備臨濟之機鋒。誠宗門之大匠。四海之所式範。其傾心至矣。老人有萬壽語錄。釋氏新聞。又善撫琴。嘗從文正王索琴。王以承華殿春雷。及種玉翁悲風譜贈之。見湛然居士集。且作詩寄老人。有一曲悲風對譜傳之句。又嘗寄孔雀便面。附以詩云。風流彩扇出西州。寄與白蓮老社頭。遮日招風都不礙。休從侍者索犀牛。傳之法門。亦佳話也。

元人事佛。最可笑者游皇城一事。作史者乃載入祭祀志。甚無識見。

明慈聖太后。生於漷縣之永樂店。事佛甚謹。宮中稱爲九蓮菩薩。每歲十一月十九日。爲其誕辰。百官率於午門前稱賀。長安百姓婦孺。俱于佛寺前焚香祝釐。享天子奉養四十三年。古今太后稱全福者所未有也。

火葬倣於釋氏。末俗因之。焚尸之慘。行路且不忍見。況人孫人弟乎。燕京土俗。以清明日聚無主之柩。堆若丘陵。又剖童子之棺。斂而未化者。裸而置之高處。剪紙爲旗

嫥之於髀。此尤不仁之甚矣。或謂火化俗。始自元代。然世祖至元十五年。曾嚴焚化之禁。且載大元典章。論世者未之攷爾。

史稱極斥五斗米道。而今世眞人。實其裔孫。以符錄治妖。有實效。自云其祖道陵與葛玄許旌陽。薩守堅為上帝四相。其言無稽。而符籙之效。不可沒也。故莊子曰。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少所見多所怪。見駱駝謂馬腫背。楞嚴言十二類生甚詳。而譚景升化書舉之以為異事。人安可不學乎。

釋典多言六道。唯楞嚴合神仙而言七趣。神仙在天下之人之上。雖是長年。實有死時。故又言壽終仙再活為色陰魔也。道士每言歷劫不死。夫衆生以四大為身。神仙又以四大之精華為身。故得長年。至劫壞則四大亦壞。身於何有。而可言歷劫。旅次一食。可以療饑。一宿可以適體。謂到家可乎。

以一藥偏治衆病之謂道。以衆藥合治一病之謂醫。醫術始於軒轅岐伯。二公皆神仙也。故醫術為道之緒餘。

楞嚴所言十種仙。唯堅固變化是西域外道。餘九種東土皆有之。而魏張人元旌陽

地元丘長春天元為最盛。取藥於人之精血者為人元。取藥於地之金石者謂之地元。取藥於天之日精月華者謂之天元。而餐松食柏。如木客毛女草者。名為草仙。非所貴也。地元人元有治病接命之術。天元無之。

明惠安伯張慶臻患癰疾。伏床七年。涿州馮相國倩道師梁西臺治之。以眞氣二三口。再閱日。愈。慶臻設宴請道師能自行賓主之禮。京師人所共知者。

勞山青城太白武當諸深山。人迹不至之地。有宋元以來不死之人。皮著於骨。見者逅走。皆草仙也。既入此途。則與三元永絶。故平叔云。未煉還丹莫入山。山中內外盡非鉛也。然唯絶於人元。而地元天元則可作。

楞嚴所謂堅固動止而不休息。即華陀之五禽戲法。莊子所謂熊經鳥伸也。以之治病亦有效。成仙則未聞也。

什師維摩經注有云。天人以山中靈藥置大海中。波濤日夜衝激。遂成仙藥。又在楞嚴十種之外。以非人所能為故也。

獸中唯狐最靈。猿次之。狐多成仙。服役于上帝。如宮奴閹者然。猿地仙耳。

金華人家忌畜純白貓。能夜蹲瓦頂。盜取月光則成精為患也。獸亦知天元哉。

鹿仙非鹿成仙也。山中道士知人元之法者。以鹿代人。取藥物以有成者之名也。

人之得藥者有洗心之工。丹房器皿棄之而去。故得成仙。不棄去祇成接命者。其類類為鄉無不斃於雷神。婬致禍也。乍能變為人形以為稀事。奇味耽溺不舍。以致喪名。非藥之咎也。楞嚴又有云。日月薄蝕精氣流注著物成妖。亦天元之意也。古人不脩而得仙者。其偶遇此精氣乎。

魏伯陽以六十四卦譬喻丹道之藥物火候。後人遂引易成仙家之書。

仙書唯參同契入藥鏡悟眞篇是眞書。其外鍾呂問答仙佛同源等皆偽。

諺語云。劍法不傳。有王老人云。非不傳也。劍以犁比之。鋒鍔如犁几。而以身為之柄。

徽州目連獲人之身法。輕如猿鳥。即劍法也。

唐人小說所言劍仙。似乎寓言。而錢牧齋於明末有客謁之。方巾青布袍。錢以下客畜之。數日後。遇錢之友馮班。謂曰。古有劍術。子即其人也。聞牧齋名。故來見之。乃俗流不我識也。班問其術。答曰。亦服藥。亦祭煉。術成遇大風。即乘風起行。不覺已乘空矣。後則微風初起而為之。又後則見旭日之光即為之。久久無不如意矣。言別送至門外相揖。班揖起已失其人。

由吾道崇善洞視蕭軌之敗言之。如目見。蓋即道家之所謂出神也。

中行說難漢使曰。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力屈焉。此老氏之旨。當時文帝尚黃老。故其一時相習成風如此。

張紫陽之丹法。陰陽清淨兼用之。不得其全者。互相攻詆。終無殼也。唯治病則偏者亦有效。接命則偏者不可矣。

人唯種禾以取米。則糠自得。本無種糠之法。地元之用金石亦然。而世之種糠者甚多。

涿州馮相國之長子名源淮。作元戎於楚。時追取銀魂。每兩一分。存者散碎為銅鐵。天主教之法也。其人來中國。攜銀甚多。以追取其魂。故行囊不重滯。名老子藏金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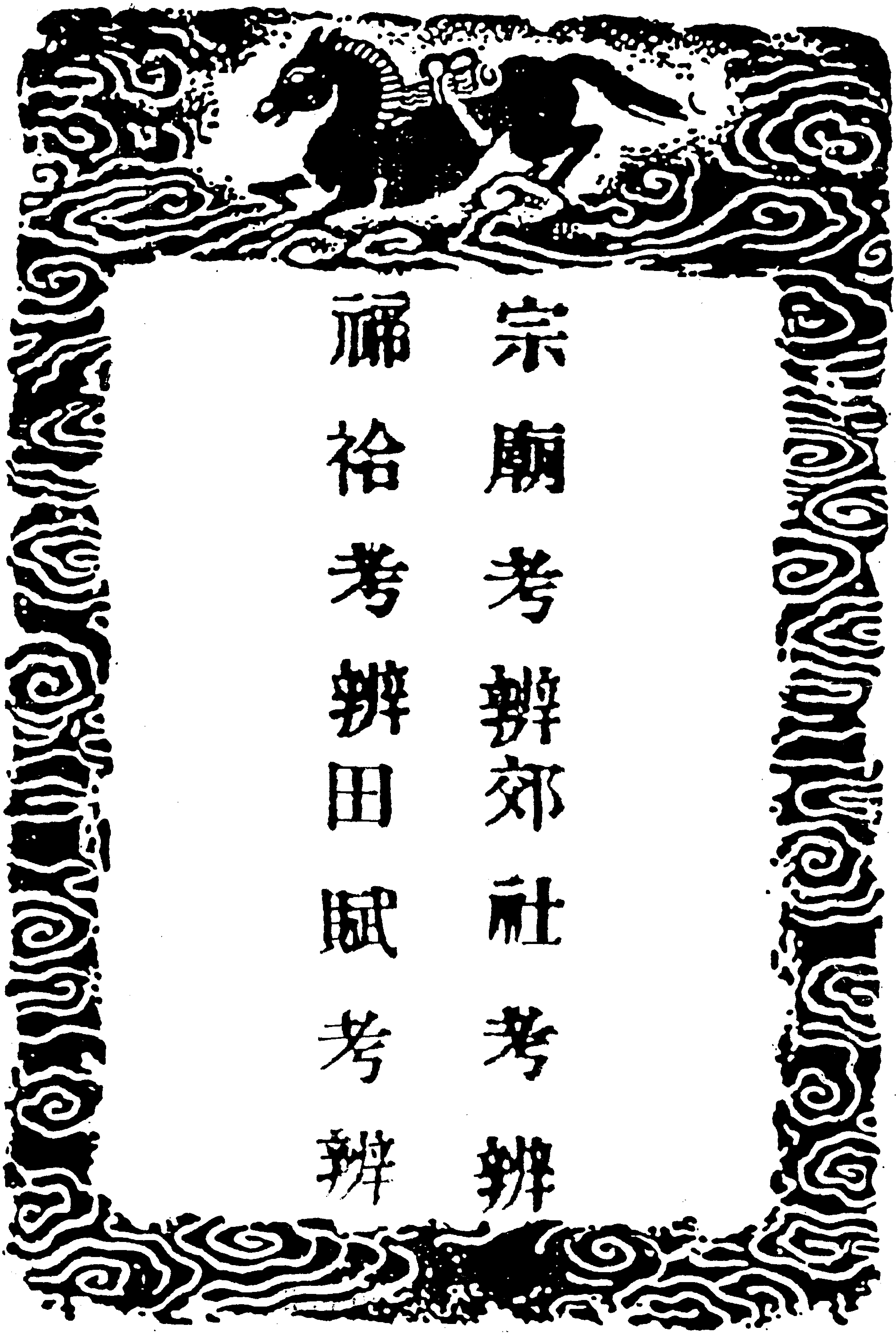
以藥汁浸取黃金之汗以治大病。其效如神。明末宿將曾有之。嘗以示客。狀如麻油。自云攻南方時。有大將被銃傷垂死者。與二匙即愈。鉛汗亦可用。噎膈者進之。直下無阻。嘔吐之甚者。大腸中糞穢從而出。立刻命盡。非得金石重藥無以治之。草木藥輕浮。隨嘔而出也。故地元家謂草木經火則灰。經水則爛。不可為丹藥。金則水火不能傷。故能養命。抱朴子中有服金銀法。王渥置金沙於井。而飲其水。甘露之變受刑

肉色如金。

以藥汁浸球。自成粉。能治危病。又能救記性。不健忘。

相如傳。言在梁著子虛賦。天子讀而善之。相如曰。此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遊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為辭。其為子虛也。既立此三人名。以為上林之地矣。後上林賦亡是公語。與烏有先生齊難緊接。無從分段。不知緣何有先後爲之別。豈著上林時。始改剟前賦而為之耶。不然。則前賦為不了語矣。

淥水亭雜識卷四終



宗廟考辨郊社考辨

禘祫考辨田賦考辨

宗廟考辨刊誤表

頁	行	字	誤	正
五	四	一二	代下脫王字	
五	五	一四	祖下脫者字	
五	一五	九	戍字衍	
六	一五	一一	且	且
六	一九	二六	廟	祧
八	一	二一	祧	廟
八	一三	二五	廟	祧
一〇	一六 一九 二三	二四 二二 一	犍 柱 龕名	犍 柱 名龕
二〇	一四	一三	閩制	制閩
二〇	二三	三〇	無空格	
二一	二二	一	宗	宋

郊社考辨刊誤表

二	一六	二六	祭	祀
二	一九	二二	示	祇
四	五	六	日	曰
四	一八	二一	殺	穀
五	一四	八	泰	秦
七	一六	一	瀆獄二字上下倒置	

禘祫考辨刊誤表

一	一八	一	上下脫穆字	
三	二	一九	禘	祫
三	二	二一	祫	禘

田賦考辨刊誤表

一	九	一四	庳	庫
二	一七	二五	朔下脫市字	
四	一二	二六	六字在兩何字下	
一〇	一二	一八	軍	車
一〇	一三	一一	比	此
一四	三	七	人	伍

一四	一三	一三	氏下脫誤字	

宗廟考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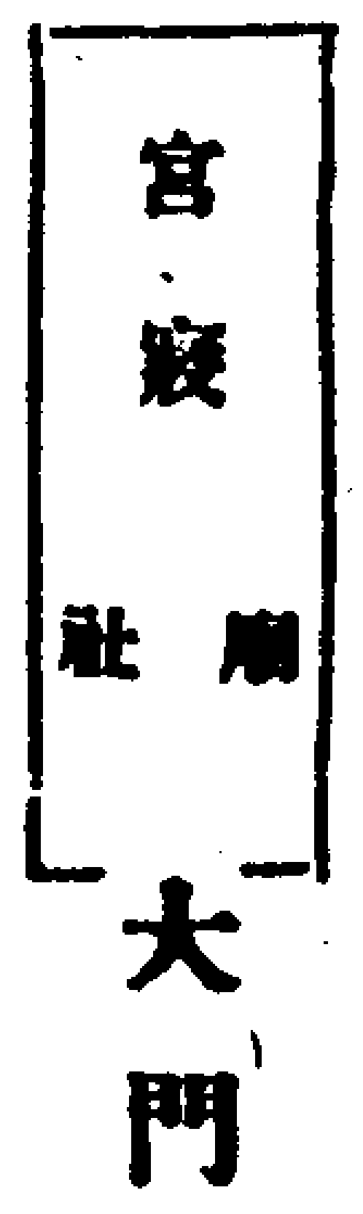
蠡縣李塨

宗尊也廟貌也宗廟者前儒曰先祖之尊貌也古之仁人孝子事親同於事天制誠大矣茲儒牴牾王者何從因衷于古考于知交采其當者而妄附以己意如後

廟位

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廟位左宗廟右社稷考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祭義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漢舊禮廟在大門內公宮南之左馮端臨文獻通考則言在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陳祥道禮書則言建之親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位之　門之左不敢死其親按天子五門自　而入曰皋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　門卽雉門朱晦菴又曰在路寢東大約在王宮東南也

圖（制在闕門外今天安門內）



廟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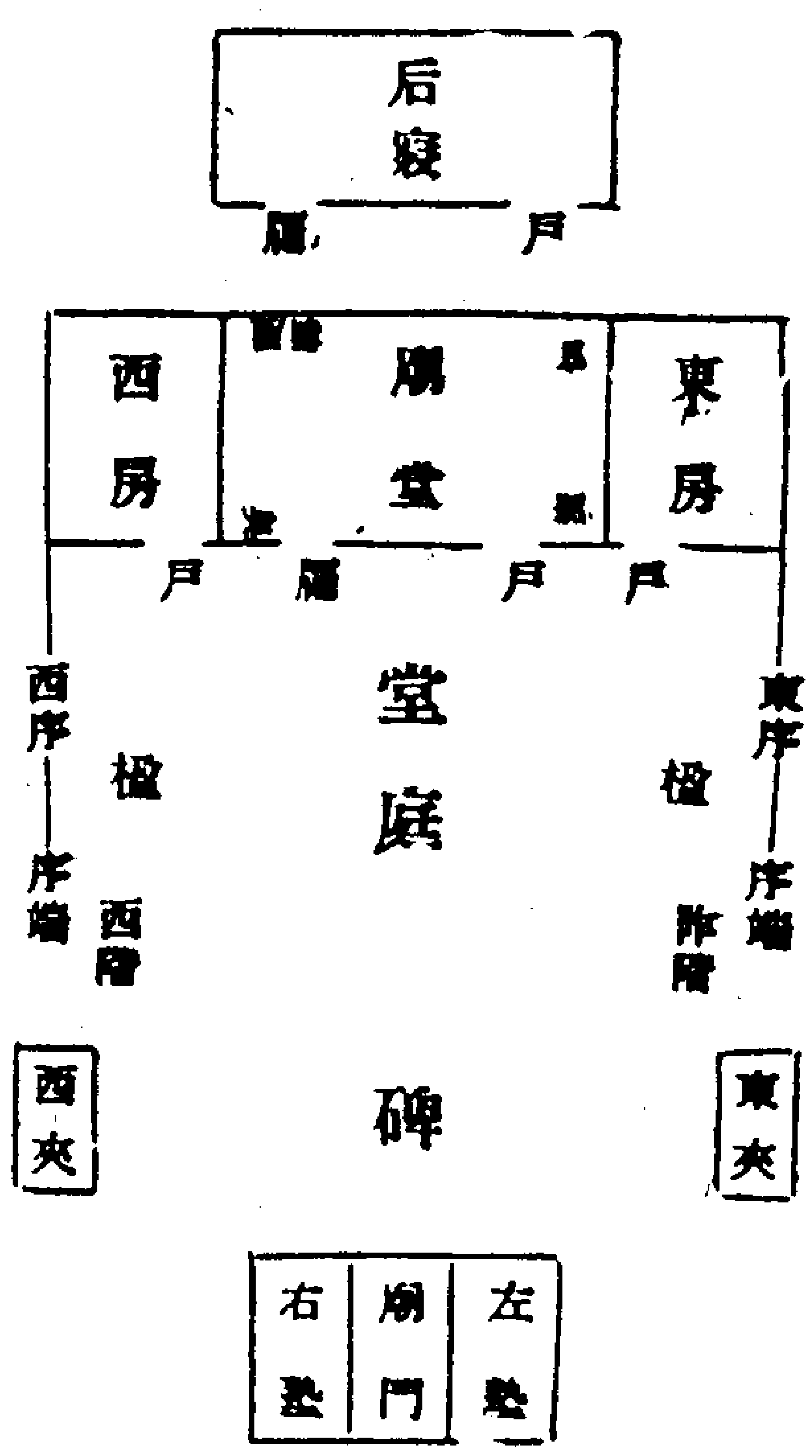
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東西牆謂之序室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宧東南隅謂之窔門側之堂謂之塾顧命茲旣受命還出綴衣於庭蓋庭在堂下階上喪禮吾說篇曰周制殯在西階之庭卽所謂西階之上是也

月令仲春寢廟畢修鄭註曰凡廟前曰廟後曰寢孔疏曰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爲卑故在後但廟有東西廂有序牆寢則惟室而已

毛河右廟制折衷曰寢卽廟室也有給問者給寢屬於室後不知室無後戶從何達之且凡祭時祝詔出入自于室于堂于庭于門外無寢室並見者據則以爲適室亦稱適寢寢室原可通名但廟中寢室疑分爲二觀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寢室豈一處乎周禮隸僕掌五寢之埽鄭註曰二祧無寢豈可曰二祧無室乎左傳昭公十八年載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是寢與廟相隔一道矣若卽爲堂後之室安有隔絕許遠者至謂室有北墉而無北戶無以通寢則廟之左右何不可入謂祭無寢室並見者則　儒言寢是藏衣冠之處原非祭處也

廟制折衷曰廟室戶于東南而北壘土壁謂之北墉南啓交窗謂之南牖自此進西當奧與屋漏之間正西壁下爲室之最處爲至尊而廟主藏焉塨謂古廟室戶在東南則西爲尊今廟室門正南主自當北坐南面不必拘古制矣郝仲輿謂夾室在庭之兩旁東西相向萬季野廟制圖考以爲南向引顧命西夾南向敷重筍席爲證但書所言南向就敷席言也西夾室中南向敷席亦何不得而必隨室之所向敷乎夫兩夾卽兩廂也東向西向於勢爲順且雜記上言釁廟曰升屋南面刲羊下言釁門曰有司當門北面中言釁夾室則曰有司皆向室而立不言南北是可見廟門南向而夾室東西向矣故圖從郝氏若季野又謂東夾在東房東序之東西夾在西房西序之西又未必然公食大夫禮曰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夫使夾室與房序並則夾北在廟之後矣宰胡爲至廟後而立乎鄭康成註儀禮曰房當夾室之北是兩夾在房以南也

圖



后寢
牖
戶
西房
廟堂
東房
戶
牖
戶
戶
堂庭
西序
東序
楹
楹
序端
序端
西階
阼階
西夾
東夾
碑
右塾
廟門
左塾

七廟制

晉孫毓曰宗廟之制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各有門垣太廟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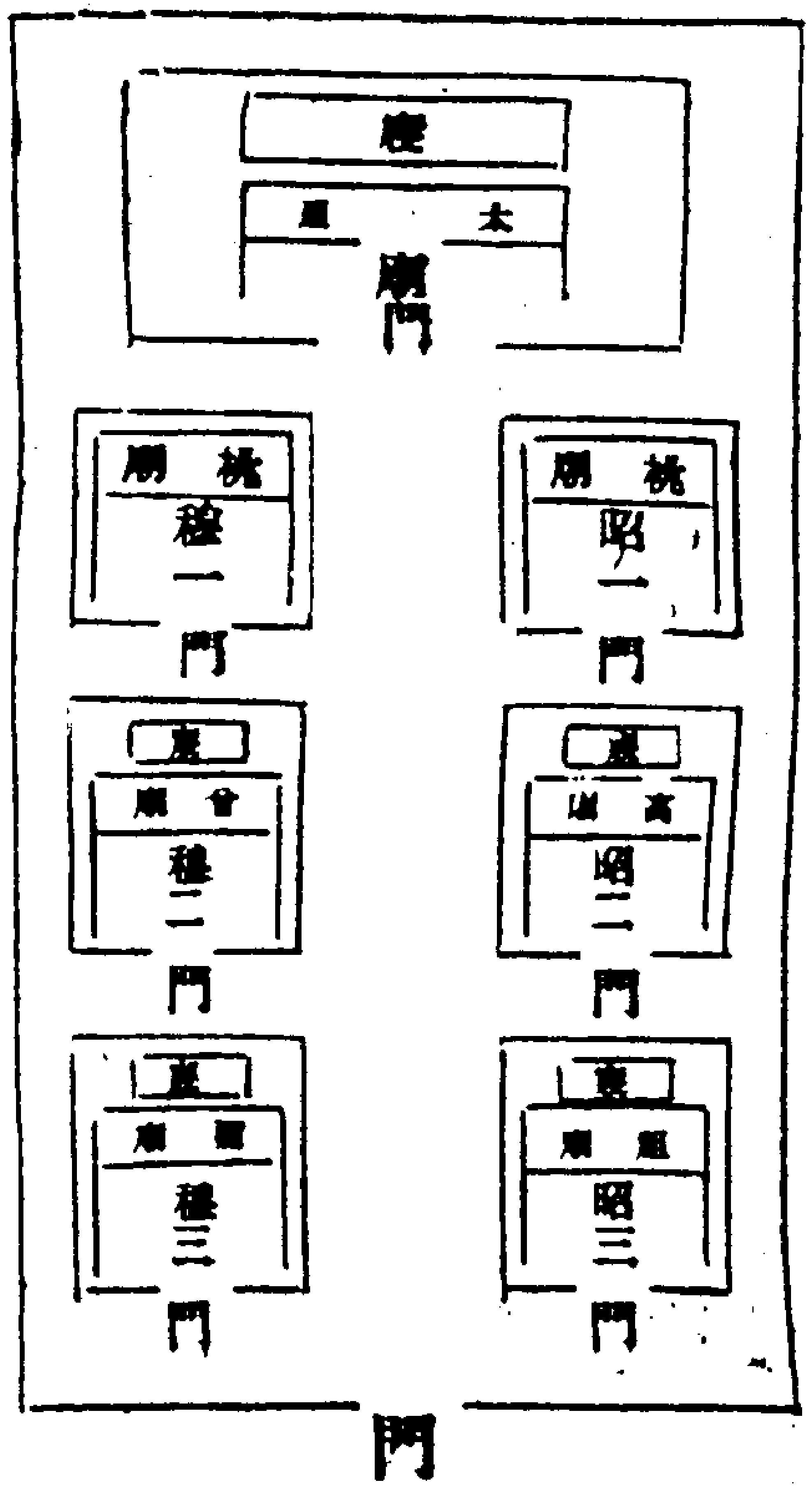
廟制折衷曰聘禮公揖入每門每曲揖（賈疏曰門中則相逼入門則相違是以每門必有曲）賈公彥疏云賓入大門東行即入廟門其間有每門者以五廟並列中爲太祖而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每門兩邊皆隔以牆而牆中穿門以通之則自大門至祖廟凡隔三牆即當通之以三門故曰每門每曲揖其後有自爲廟制者似爲鄭氏說謂七廟橫列禰東爲祖又東爲始祖又東爲曾祖又東爲高祖而昭世室在極東穆世室在極西夫每門者即聘禮大門與廟門也本文並無三門之說可以私意妄撰之乎漢張純曰父子不倂坐今五七並列則倂坐矣又祫有昭穆相對之文倂坐則不相對矣若自東徂西尤爲無禮是太祖者乃高祖之

第三廟互位逆矣

塨按七廟之制外有都宮則必有一總門安得總門之外復有牆有門者如謂都宮不作總門而並列五門周以各垣則祫時迎昭穆主入太穆不由都宮內而出由七廟外是羣廟雖在一處而儼如漢之各廟矣且七廟九廟或可宗者無數廟盡橫列不太局隘而不成規模乎似無此制季本廟制考義用賈氏五廟並列之說又以太祖居西門親廟以次而東總屬杜撰

廟制孫氏之說近之二祧無疑則從康成說

圖



寢
太廟
廟門
祧廟
穆一
門
祧廟
昭一
門
寢
曾祖廟
穆二
門
寢
高祖廟
昭二
門
寢
禰廟
穆三
門
寢
祖廟
昭三
門
門

七廟主

韋玄成曰王者始受命與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

廟制折衷曰始受命者如商之成湯周之文武是也始封之君如商之契周之稷是也然則太祖一廟在三代者皆始封之君何嘗是受命之王故穀梁傳曰始封必爲祖並無有始受命可爲祖且凡受命者當自立廟自定廟數必不得以身自立廟曰祖廟可知也此誤也

折衷之言固是然後世有不同者三代以下惟唐之景皇帝爲始封之君其他皆無有則漢高宋藝不稱太祖不可自稱太祖而不祀先人又不可故愚謂始受命者立親廟供祭至於繼世則爲始受命者別立太廟而以下遞足七數而始受命所立之廟不廢其祀可也詳見愚禘祫考辨內

韋又曰天子諸侯皆立四親廟王舜劉歆駮之曰左傳謂自上而下降殺以兩

今天子諸侯皆五廟則何殺乎

韋又曰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

鄭康成謂七廟周制成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也太祖后稷也

王舜劉歆難韋曰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于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作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豈可數乎

王肅難鄭曰周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絕非常廟之數商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故凡七廟者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並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此天子之制有然不必周室也祭法云王下祭殤王及五世來孫則祭已下及無親之孫而上反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

廟制折衷曰七廟者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二廟自當在三昭三穆之外若在七數內則七廟者文武所定制也定制曰七而廟止於五稱五乎抑稱七乎且定制之人不可虛其二以待身入也即曰周之制成於周公在成王之世其時文武已升遐然尙在祖禰親廟中也據云天子亦只四親廟親盡當遷然歷四親之盡亦應在康昭之後穆始祧文而增一廟共始祧武而又增一廟則此廟之制必傳至共王之世而後能定未聞周制定自共王也且國祚修短不可期矣周之昭穆皆足度　萬一昭王南征穆滿西遊兩皆不返一如夏后之四世而又無帝相之子以爲之中興則在周六傳皆不得足七廟而止將者之何即或共懿之世已定七廟而過此以往又有大功德者起必不可毀則四親之中又當遞減堂堂天子反不得與諸侯附庸同祀四親而減之又減即至下同大夫而尙未有定其爲不通亦已至極而猶以此論禮制爭是非何也

嘗讀春秋周襄王賜齊桓胙有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史記曰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亦惟文武特廟不列昭穆故可曰有事文武曰文武胙向使在七廟中則昭穆者太祖之輔也祭有首輔統于所尊幾見廟祭頒胙而可使昭穆兩輔得專稱者且禮器云周旅酬六尸六廟昭穆之尸也（註疏稷等不與昭穆爲廟胙）文武二尸不在內故祫祭出室后稷尸與文武二尸俱南向餘東西向夫文武已南向而猶在東西六廟中乎

又曰朱晦菴復宗鄭說而謂太祖以下左二昭右二穆至祧文時始立文世室于廟之西北祧武時始立武世室於廟之東北自是之後凡昭之廟主藏于武世室穆之祧主藏於文世室不必藏於太廟矣據此則周初七廟未備在康昭以前當與諸侯五廟無異必至穆王時而後加一廟然猶六廟也至共王時而後七廟具焉其難通已詳見前說矣若夫文武二廟並不名世室考之三禮及

羣經與漢後諸儒諸說並無此名惟春秋文十三年有世室屋壞之文公羊謂周公爲太廟魯公爲世室魯公者伯禽也又成六年立武宮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武宮者武公之宮也而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則魯于伯禽外又以武公有功德復立世室爲不祧之廟且稱武公爲武世室伯禽爲文世室則是文武世室皆魯二公所稱名何曾是文武二王而乃以文武二王當之豈文武偶同因致誤耶抑亦從二公推之謂二王當有是耶即從二公推之亦臆測有是不宜鑿鑿加二名况業有文武二名則尤不宜襲恐致溷也若其所云文世室在廟之西北武世室在廟之東北又未必然夫甲左乙右配位之序然也先東後西臚列之次第不可紊也今以文居西而武居東推其意必誤宗康成之說謂祔昭祧東祔穆祧西祧西則文爲穆考廟當在西以便藏穆祧祧東則武爲昭考廟當在東以便藏昭祧殊不知祧必在昭祔必在穆祧必在東祔必在西無東西兩祔昭穆並祧之理况康成原云先公祧者藏太祖廟先王祧者藏文武廟今文武二廟作于穆共之時則不知太王王季諸先王祧主藏于何所其展轉矛盾姑俟後論而且以東西廟次言之夫父昭子穆對位者也父穆而子昭則降等而對位者也故兩廟相對則父必在昭子必在穆何者對位故也今乃以降等之昭穆而改之爲對位之昭穆是文之穆本王季之穆而今爲武王之穆武之昭本文王之昭而今爲太王之昭祖孫陵亂父子倒置四世昭穆于此盡紊尚何禮之爲耶

塨按朱子原不執定文武在七廟內故韋劉二說兩爲之圖但其圖皆以文武二廟在后稷廟下分列昭穆夫七廟之制開國而已定矣自此以後六廟之主有變遷而七廟之制無變遷今文武不祧廟忽入太祖廟下將改移太廟於後而位其下乎抑改移六廟於前而位其上乎蓋不祧廟或一或二無定數當在七廟外因地建之不必在太廟下亦不必株株昭穆列對也（豐[illegible]有作主廟廟之文則主當論遷廟亦曰毀然毀者易檐改塗非易一處也）

廟制折衷曰然則何七廟太祖一也二祧三也合四親七也二祧者何高祖之父高祖之祖也何以知之以經傳知之蓋祧有二義一曰兆也謂始事也二祧先四廟爲廟之始事因謂之祧故祭法與家語皆曰遠廟爲祧遠廟者謂六世七世服盡而親遠者也若左傳又云以先祖之祧處之杜預曰諸侯以始祖之廟爲祧而周禮守祧職並守七廟則以始祖與二祧皆廟之始事故統冒之是以陳氏禮書有云祧者兆也天子以六世七世之祖爲祧所謂有二祧是也諸侯以始祖爲祧所謂先君之祧是也則二祧爲遠祖爲六世七世爲高祖之父與祖明矣若其義一曰超者主超遷之義故遷廟曰祧廟遷主曰祧主而高祖之父與祖則正在當遷之列故曰二祧此更明著者故祭法曰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父也曰王考廟祖也曰皇考廟曾祖也曰顯考廟高祖也曰祖考廟始祖也而五廟盡矣于是又于顯廟之上加以遠祧名爲二廟此七廟也七廟已盡然猶有未盡之等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則此遠廟者從顯考而遞遠之又從壇與墠而遞親之此是何廟者以爲祧主之廟與文武二廟則必非近于壇墠而疏于四親可知矣及按之諸侯五廟一壇一墠則曰考曰王考曰皇考曰顯考而四親盡矣又曰祖考廟而五廟修矣乃其體五廟而祭者無二祧也無二祧而即以壇墠繼之則其所謂壇者即一祧所謂墠者即二祧也是天子以二祧爲高祖祖父諸侯以壇墠爲高祖祖父次第等殺瞭然矣然則天子七廟太祖爲一等二祧爲一等四親爲一等此三等本自不同故喪服小記但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其單指四廟就親等言也幷七廟未備也

又曰然則天子有九廟乎曰豈惟九廟以見諸經傳者言之周有十一廟魯有十廟其十一廟何也七廟之外有姜嫄廟有文武二廟有遷廟共十一廟何以有遷廟曾子問曰王者興師何爲載遷廟之主以行而孔子謂遷廟之主可虛七廟之主不可虛以七廟之主歲時當祭惟凶喪則虛之他無虛理故　王巡狩取七廟之主而不取遷廟即爲非禮是遷廟在七廟外夫子已明明言之而使以二祧當之則遠廟爲祧在七廟中非遷廟也以文武二廟當之則文武爲不遷之廟非遷廟也是遷廟者另一廟藏遷主者也其十廟何也曰魯五廟之外有姜嫄廟有周廟（文王廟也見左傳襄公十二年）有伯禽文世室武公武世室有遷廟何以知其有遷廟定公八年從祀先公時閔公距定已八世非遷廟之主而何歟然則經傳所見萬一周于十一廟外魯于十廟外尚有他廟則更當加于此數而陋儒聞九廟二字便爲駭怪何少所見也

按左傳昭二十有二年單子盟百官於平宮杜註曰平王廟是時去平王已十二世而尚有其廟是周又有一不祧廟矣此皆七廟外者魯有煬宮武宮僖宮亦在五廟外

七廟圖

周武王時

后稷

高圉　公叔　王季

亞圉　太王　文王

春秋傳昭七年衛襄公卒周景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降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言此者謂念先祖之遺也祇言高亞者以立七廟之始也

主制

公羊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何休註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愚謂主以棲神後之行禮者虞練似不必兩易也宋以前主木皆用栗元易以黃金故仁宗武宗慈聖后主皆被竊其古藏主之制則許愼五經異義云藏主于廟西壁中避水火災或曰主東向而近于奥又或曰神主各藏西壁石埳中謂之祏左傳鄭原繁云命我先人典司宗祏衛孔悝出亡載祏以行是也漢儀祏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坐石埳下漢去周近制當不遠

喪禮吾說編云左傳曰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祇此一作主後並不再作公穀不知何據謂虞練二主且分桑栗夫栗主古有之魯論哀公問社于宰我本是問主故曰周人以栗言以栗作主也漢高皇帝主使上林給栗木唐柳宗元天對云以栗文考皆主其說若桑主則他無所見何休范甯作公穀註引士虞禮桑主不文則今本儀禮無之不可解也又云主制正方者謂四面等方也穿中央者穿主之底中而植主于趺也達四方者其底之中趺四達於方沿皆等分也宋程氏朱氏制士主判兩爲一有面有陷高一尺二寸闊三寸厚一寸二分不惟與古制乖反杜撰無據而即以高尺有二寸言之明明天子之制士豈可僭且公羊傳註所引禮文有云主刻而諡之謂祇刻諡於其中更不列顯考皇考諸稱與子孫奉祀之註則自入廟以至遷廟升食于廟皆不必更名易稱別作題註此通式也如武王主只稱武王則在成王可入禰廟在康王可入祖廟之類至其左右與後可皆名字生卒及子孫而乃兩作判合以權神之具而至與符傳契券同其形製亦無禮矣先仲氏嘗謂古碑之製四方如柱皆面左右皆可書故下窆之碑檀弓所謂豐碑桓楹者以狀如郵表之柱因以楹名楹既柱也漢所書銘頌於上形製不改故爲撰勒銘稱爲銅柱而顏眞卿家廟碑四面皆勒文况柱右從主不惟聲諧亦以形似則主皆四面此考之古制而歷有然者若其主皆名[illegible]不名櫝（盧食盧盝玉函）主函名匣不名匱（匱盛主之器與盝玉函）主室名祏不寫名（魯氏等下寫）此亦朱氏家禮所沿誤者不可不正

后祀祔廟

宋元豐六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按禮夫婦一體故昏禮則同牢合巹終則同穴祭則同几同祝饋未嘗有異廟者也或有天下者起于側微而其后不及正位中宮或已嘗正位矣有所不幸則當立繼以奉宗廟故小記有祔姑三人祔於親者之說則立繼之禮其來尙矣始微終顯皆嫡也前娶後繼皆嫡也後世乃以始微後繼置之別廟非禮之意恭惟太祖孝惠皇后太宗淑德皇后眞宗章懷皇后實皆元配而孝章皇后則太祖之繼后而皆祭以別廟在禮未安請升祔太廟增四祏室以時配享七月遂自別廟升祔焉此議甚是

昭穆

張純曰父爲昭南面子爲穆北面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決疑要註曰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

陸氏佃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方其爲父則稱昭方其爲子則稱穆非一定者如周以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武王爲昭成王爲穆康王爲昭穆王爲穆此一定也其後穆王入祔王季當遷則文王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自左而右居穆位成康與昭以次互移而後穆王得祔焉所謂無定昭穆是也然此是廟制與世次不同世次無遷而廟制則親盡必遷有如此

張璪謂昭穆有定位王季武王則常爲昭文王成王則常爲穆王季當遷則武王自左而上據王季之位文王當遷則成王自右而上據文王之位朱子謂昭祔遷昭穆祔遷穆如周制祖紺一昭王季二昭太王一穆文王二穆而武王入祔則祧祖紺升王季祔武王于穆無與也所謂昭常遷昭也成王入祔則祧太王升文王祔成王于昭穆無與也所謂穆常遷穆也

廟制折衷曰凡廟必有主凡主必藏于室室以奧上西壁爲等故凡禘祫時則太祖負西壁東面而其子與孫之主則一北一南以次列序南面爲昭以其向陽北面爲穆以其向幽此昭穆之名所由始也乃以此定名而在廟南向則向之北列者今列在東向之南列者今列在西故東亦稱昭西亦稱穆然而昭穆必父子者昭必先穆也昭必東北而穆必西南者左必先右也故昭穆有三有世次之昭穆此一定者也夫昭穆二字原本廟制而生人因之故定世次即于列序之下排定世數自太祖基始外一傳爲昭二傳爲穆而由是以至于無盡如后稷始祖依次遞序以至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武王爲昭成王爲穆則共[illegible]以後凡未入廟者皆可以昭穆計之（如所謂曹文之昭晉武之穆之類）此一定者也有廟次之昭穆廟次雖一本世次而祧昭時稍一變至祧穆而又定之如是三變而祧之遷廟與合食于太廟則仍一如世次之有定而不變如王季以下昭穆已定惟祧王季時則文遷于昭武遷于穆昭穆稍變至祧文而武仍遷昭成仍遷穆則

不變如故如是者三而六廟已盡于是祧在遷廟與合食太祖者仍相繼遞序一如世次之昭穆所謂不定而有定者也乃又有傳序之昭穆世次既定各有昭穆而或祖孫相繼則以昭繼昭以穆繼穆而昭穆亂或叔姪相繼則父昭叔穆姪復爲昭而昭穆又亂然且閔僖兄弟兄反繼弟懿孝叔姪叔反繼姪不惟昭穆亂倫序亦亂然而當時論廟次者則反以變爲正以亂爲定僖升於閔即爲逆祀孝先於懿即爲昨制是傳次一定而凡廟次之依世次者皆一概移易而不之順此則不可定而仍一定者然無如何也故世次廟次截然兩事國語有云工史書世以世次言宗祝書昭穆以廟次言此不可强同者自經傳不明妄襲異說以爲昭祔遷昭穆祔遷穆如周廟祖紺一昭王季二昭武王三昭使康王入祔則祧祖紺升王季武王而即祔康王於左祔穆亦然顧王季升一昭而太王一穆不動也則王季先太王矣武王升二昭而文王二穆不動也則武

先文矣康王祔三昭其先成王之三穆亦然天下有子加父祖遺曾而可以成廟制者乎然且相助爲說者曰武升王季位而不嫌尊於文王不知何以不嫌也一難通也且廟制祧祔貴在齊一惟祧必在昭祔必在穆則彼此均等若昭穆分祔則祔昭凌躐必祔穆而後齊之隨所推度無不皆然是昭鬼必逆穆鬼必順也鬼亦何不幸而居昭位也二難通也如曰各居一廟自尊自卑則合食將若何且如所論必合祭有昭穆分列無昭穆是六廟昭穆可不設也且安見不可躋六廟於祔廟上也三難通也幸而武王爲天子始定廟制則破而上之高圉爲一昭等而下之文王爲三穆其世次與廟次適相符耳萬一文王三分有二時即爲天子則文王定制爾時文穆未祔也文穆未祔則穆不盡右昭不或穆三昭首高圉而三穆反首公非爲高圉之父三昭終王季而三穆反終太王爲王季之父開國建廟豈可令顛倒錯亂遂至如是彼創爲是說不過謂廟制定後則遷祧昭穆易淆而不知事關創建有推之始事而萬難爲者難通四也且祧有次第高之祧必先於曾曾之祧必先於祖祧不紊則祔亦不紊也今曰昭祧昭穆祧穆則萬一昭有兄弟必祖祧先曾穆有兄弟必曾祧先高後祔而先祧禮制已大壞矣兄兄弟禪位在天子諸侯不可勝數天子三遷則兄弟三祔已不奉祀祖廟兄以諸侯之二遷而齊孝齊昭齊懿齊惠一遷四祔則將置其祖父何地且萬一兄弟遞祔而其所繼者爲長兄之子如吳王諸樊兄弟相繼而究之諸樊之子復繼其後則諸樊已祧且有躬祀宗廟而必不得祀其父者夫立廟爲事親設也諸侯四親乃至不得祀其父立廟何事此尤難通之極者五也且事必有據分祧分祔無據之言也若昭穆遞轉則按之故事而往往有然者工史宗祝前亦既言之矣今卽以兄弟相繼推之兄弟同一世也昭俱昭穆俱穆也然亦有仍爲遞轉不拘世次者春秋文二年躋祀僖公國語載

宗有司曰非昭穆也而穀梁亦云逆祀是無昭穆也無昭穆是無祖也夫兄弟同世何有昭穆之分而一則曰非昭穆再則曰無昭穆是必祔僖之時閔當移昭爲遞轉之例而祔僖於穆者不甘居穆思據閔之昭而移易之故夏父弗忌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將欲以僖之移易閔之昭則是兄弟同世仍分昭穆廟次遷移必相遞轉其見之經傳章章如是而尚欲以世次一定律之廟次何弗達也六也

又曰祧必在昭祔必在穆此千古不易之祧法也廟從世轉世又從廟轉此七廟互遷之常經也至祧入遷廟則仍照舊序之昭穆以次遷入雖祧必在昭而所祧之昭若本是昭則仍遷主居昭下若從穆轉則仍遷主居穆下其于世次原未嘗易獨兄弟相繼叔姪相禪則一照廟次而非世次如魯惠之子爲魯隱則惠昭隱穆世次也至隱禪弟桓而桓爲隱後則桓在世次爲穆而在祧次則爲昭周共之子爲周懿則共穆懿昭世次也及孝王以共王之弟繼姪懿王則孝爲懿後在世次爲穆王之穆而在祧次則爲懿王之穆此固廟次之無加何者若昭穆異祧全照世次則何休公羊傳註有之春秋文二年大事太廟陳躋廟之主而何休謂惠公當與莊公同南面西上隱桓亦當與閔僖同北面西上今文以僖兄閔弟升僖于上故曰逆祀此即祧在昭穆一照世次之說然而莊公爲桓公之子作昭而居父桓之上及文公再嗣而文爲僖子作昭而居父僖加等之上則子竄祔宮而父降孫位可乎向者廟制次第謂廟垣相隔自爲尊卑故子不嫌于加父今父子昭穆明明相對而子加父孫躐祖至于如此是一序昭穆而反使世次倫次俱大亂也若謂位可疏密隱與桓可密而惠與莊可疏則在陳主之次几筵指肘不越尺寸而在祧室之次則迎櫝並宿安所得廢斥而疏布之（疑以爲合食宜地亦可以疏密但在廟時奈何將兄弟一廟乎非廟無二主矣將廟亦可疏密乎無此制矣）然則僖兄

後閔懿姪先孝何以不亂曰此以傳君之次爲廟次更非世次所可比也正惟傳君之次重于世次故降孝于懿則謂之順升僖于閔卽謂之逆三傳所云子不先父食先禰而後祖是也今子之先父孫之先祖亦正惟先君先公皆傳國在前而今皆降於其後既瀆倫次復亂傳序故謂之亂蓋閔僖偶逆在文二年謂之逆而在定八年直謂之叛今乃舉先公而盡降之而欲不謂之大亂得乎

幷考朱子皆六廟各居故武升王季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於祖則毀廟羣陳武王自與成王爲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季處也而又曰惟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是朱子亦自疑其說之父子竝遷而難通矣而後人妄遵之主爲定論何也

或曰衛出公先其父瞶而立幸而瞶先輒死瞶竟先輒耳使輒先於瞶亦將以傳國之次而先於瞶乎曰此非兄弟叔姪所可同論也弟爲君而兄後立姪爲君而叔後立則兄與叔皆當北面而臣弟與姪矣君臣與父子同左氏以閔僖爲父子公羊以閔僖爲祖禰是也故以傳國之次爲先後若子則斷斷無臣父理卽萬一有子先於父之異事其廟次仍必父先於子非他傳統所可比者

按昭穆之名起於合食其後廟稱因之子孫之序亦因之然而諸儒聚訟紛繁難清則亦有不可膠柱而行者矣何者昭穆遞轉爲是分觥爲非考之於古制誠然也故賈公彥隸人疏曰閔昭僖穆然以之序子孫閔僖之子同一世也將稱昭乎稱穆乎將一稱閔之穆一稱僖之昭乎又如懿王之穆孝王之孫行也孝王之昭懿王行也子孫序立將孝王之昭立於前乎則非廟次矣將懿王之穆立于前乎又非世次矣又如周桓王爲平王之孫繼平而立平爲昭桓爲穆則平之子爲穆矣平之孫行又爲穆矣平之曾孫行始爲昭矣世有二世穆乎

抑將去平王之子一世而不論昭穆不來助祭乎此皆古制無文而難以指證者況昭穆者不過廟次世次之記號耳無深義也漢唐以來雖議禮者猶執此爲比擬而其實昭考穆考之名不行已久則有王者起廟制論一廟二廟三廟四廟自爲廟行子孫論一世二世三世四世自爲族行廟之子孫叔姪兄弟有錯綜族無錯綜所謂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也至於昭穆之名竊謂通久亦何必優孟古人也哉（竊意古人論昭穆亦宗廟自論族人自論故工史宗祝分書也）或謂兄弟同一昭穆子孫易淆然如齊桓之子一廟四君諸鬼雜揉男女無別固顯與國語毀聚背矣而叔之繼姪從祖之繼孫又將若何以世次論勢必逆祀以統序論仍復難清況孫之承祖者終無法以處之豈亦如史皇孫與興獻之入廟乎如之何可也

壇墠

祭法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曰鬼說見上文鄭註封土爲壇除地爲墠

百世不遷廟

殷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說見上文

庶子王親廟

廟制折衷曰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庶子王一語從來莫解惟先仲氏引禮書云禮爲人後者爲父母期公子爲後爲其母于子祭于孫否是爲人後者雖受重于其所後而終不廢父母之期卽公子爲後雖受重于君母而不廢其母祭則庶子爲王雖有正統之七廟其能廢本生祖考之祭乎于是自立四親比之始受命之王所以著其不忘本也故漢宣以從孫繼昭帝後並立史皇孫廟爲悼皇考廟以當一代之昭穆而太僕王舜非之謂之兩統二父此爲正理但于陵園諸處凡悼王考廟一

後閔遂姪先季何以不亂曰此以傳君之次爲廟次更非世次所可比也正惟傳君之次重于世次故降季于遂則謂之順升僖于閔卽謂之逆三傳所云子不先父食先禰而後祖是也今子之先父孫之先祖亦正惟先君先公皆傳國在前而今皆降於其後既紊倫次復亂傳序故謂之亂蓋閔僖偶逆在文二年謂之逆而在定八年直謂之叛今乃舉先公而盡降之而欲不謂之大亂得乎

謹考朱子言六廟各居故武升王季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於祖則毀廟舉陳武王自與成王爲偶未可以遞進而居王季處也而又曰惟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是朱子亦自疑其說之父子淩遡而難通矣而後人妄遵之主爲定論何也

或曰衛出公先其父聵而立幸而聵先輒死聵竟先輒耳使輒先於聵亦將以傳國之次而先於聵乎曰此非兄弟叔姪所可同論也弟爲君而兄後立姪爲君而叔後立則兄與叔皆嘗北面而臣弟與姪矣君臣與父子同左氏以閔僖爲父子公羊以閔僖爲祖禰是也故以傳國之次爲先後若子則斷斷無臣父理卽爲一有子先於父之異事其廟次仍必父先於子非他傳統所可比者

按昭穆之名起於合食其後廟稱因之子孫之序亦因之然而諸儒聚訟糾紛難濟則亦有不可膠柱而行者矣何者昭穆遞轉爲是分統爲非考之於古制誠然也故賈公彥裴人說曰閔昭僖穆然以之序子孫閔僖之子同一世也將稱昭乎稱穆乎將一稱閔之穆一稱僖之昭乎又如遂王之穆孝王之孫行也孝王之昭遂王行也子孫序立將孝王之昭立於前乎則非廟次矣將遂王之穆立于前乎又非世次矣又如周桓王爲平王之孫繼平而立平爲昭桓爲穆則平之子爲穆矣平之孫行又爲穆矣平之曾孫行始爲昭矣世有二世穆乎

抑將去平王之子一世而不論昭穆不來助祭乎此皆古制無文而難以指證者況昭穆者不過廟次世次之記號耳無深義也漢唐以來雖議禮者猶執此爲比擬而其實昭考穆考之名不行已久則有王者起廟制論一廟二廟三廟四廟自爲廟行子孫論一世二世三世四世自爲族行廟之子孫叔姪兄弟有錯綜族無錯綜所謂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也至於昭穆之名窮變通久亦何必從古古人也哉（況且古人論昭穆本宗廟自論族人自論族工史宗祝分書之）或謂兄弟同一昭穆子孫易淆然如齊桓之子一廟四君諸鬼雜揉男女無別閔順與國語穀梁背矣而叔之繼姪從祖之繼孫又將若何以世次論勢必逆祀以統序論仍復難濟況孫之承祖者終無法以處之豈亦如史皇孫與獻之入廟乎如之何可也

壇墠

祭法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曰鬼說見上文鄭註封土爲壇除地爲墠

百世不遷廟

殷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說見上文

庶子王親廟

廟制折衷曰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庶子王一語從來莫解惟先仲氏引禮書云禮爲人後者爲父母期公子爲後爲其母于子祭于孫否是爲人後者雖受重于其所後而終不廢父母之期卽公子爲後雖受重于君母而不廢其母祭則庶子爲王雖有正統之七廟其能廢本生祖考之祭乎于是自立四親比之始受命之王所以著其不忘本也故漢宣以從孫繼昭帝後並立史皇孫廟爲悼皇考廟以當一代之昭穆而太傅王舜非之謂之兩統二父此爲正理但于陵園諸處凡悼王考廟一

光武建武初高廟與親廟並建洛陽此最得禮之正乃從張純朱浮之妄議四親廟追稱皇考皇祖不加號謚而除京師親廟遣祀郡國供以有司此何禮也又從戴涉妄議以元帝爲父宣帝爲祖夫光武中興實屬崛起非得統西漢也即日借先世之威靈亦繼平帝而爲君非繼元帝而爲子也不學無術亦可嘅矣而後儒猶欲踐行之異哉

明帝臨終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于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孝章嗣位亦如之自是以後帝王廟享皆爲同堂異室之制以褻其祖宗則明帝之誤豈小哉

朱子曰自同堂異室之制興太祖之位下同子孫而更僻處于一隅既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設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安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宜亦有所不安矣故七廟之制斷斷宜復也

西漢稱宗者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宣帝稱中宗餘不稱宗東漢則諸帝並稱宗而後世因之禮又一失矣

東漢不定遷毀之制諸帝悉稱宗蔡邕以爲違古將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省去是矣但所定七廟入不祧廟於內四時致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據蔡所議一祖二宗是西漢帝四近帝則東漢光武明帝章帝安帝也是乃一祖五宗而親廟只一將高曾祖三世皆不得祭矣然則功德之宗不當入七廟內不益著哉（或言一祖指光武紀史明有高廟二字非光武也）

魏明帝景初元年郡國奏定七廟之制請以武皇帝爲太祖文皇帝爲高祖上預擬廟號爲烈祖夫祖一而已今乃有三乎且生前自稱不學孰甚焉

廟制圖考曰晉太始時初建宗廟祀征西以下亡人爲三昭三穆而特虛太祖位蓋欲俟四世親祧以宣帝爲太祖也其後多兄弟相繼合爲一世以故廟室雖溢世數未滿又過泥王肅之說太祖之下必欲備三昭三穆而其世數乃不數已祔之帝必欲在位之主上奉六世故元帝即位祀武帝以上六世而不列惠懷愍於昭穆康帝在位祀明帝以上六世而不列成帝于昭穆簡文在位祀元帝以上六世而不列愍明成康穆哀於昭穆孝武在位祀簡文以上六世而不列愍明成康穆哀於昭穆至安恭二帝時宣帝進居一室幾至太祖位矣然猶在三昭之列不得正位太祖蓋終晉之世未嘗祀及七代至一廟有十六室而太祖之位仍虛宣帝有太祖之稱終不獲踐太祖之位亦古今所僅見也（晉書曰宣帝已升居一室至簡文時又遷居三室）

晉之失不惟太祖不獲正位且祧出者忽又請入入昭穆者忽又退出布置先人如同兒戲乃知古禮兄弟叔姪祖孫繼立者各扒昭穆惟論世數不論世次其義精矣

漢之史皇孫入序高廟已爲非禮至唐中宗尊孝敬皇帝爲文宗祔於太廟夫孝敬皇帝者太子弘也既未履宸位而又非中宗之父乃稱宗祔廟愈乖謬矣明皇用陳貞節蘇獻議遷中宗別廟以睿宗直繼高宗廟圖制考曰晉建元時賀循以元帝稱世祖議爲惠懷愍別立廟且援殷之盤庚不序陽甲爲比後凡兄弟相繼者莫不祖循之妄議夫生嘗君臨萬邦沒不享祀宗廟有是理哉且安知陽甲之別廟也明嘉靖時議廟制邪人郭希顏請遷孝武二宗于別廟以附世宗獲罪名教而季本爲廟制考義其說正同乃知賀循之妄說流禍未艾也（晉元從賀說然不立別廟但於同室異室內七室下又列三室爲十室）

宋眞宗夢之帝所一神自言姓趙名玄朗乃汝始祖明日言于廷臣建景靈宮祀聖祖稱曰司天保生天尊大帝自僖祖以下悉立廟于其側殿宇之高廣十倍太廟日役四萬人七年而後成毎郊祀天地先朝獻景靈後告太廟視唐

之立太淸宮祀老聃更荒誕矣而宋臣無一人言其非者何哉

宗以前廟室皆西上以次而東元武宗遷太祖室居中餘左右並列皆南向明世亦然夫祖孫父子皆並列失猶前世也然太祖居中則變古得而得宜矣

明之惠宗代宗皆登帝位而不入廟則永樂天順之私隙也然代宗固宜入廟而英宗纔祔當躋其上何者代宗嘗爲英宗臣英宗非代宗繼也此不可以魯之閔僖論也

楊廷和請世宗以孝宗爲父武宗爲兄張璁謂當以孝宗爲伯武宗爲兄皆無禰之旨也世宗繼武宗爲君不繼孝宗爲子父稱　何武宗祔廟先君也孝宗祔廟先君也而又安可稱兄稱伯也哉漢宣繼昭帝光武繼平帝而其祀昭平未聞稱皇祖皇姪孫但稱孝昭皇帝孝平皇帝何者伯叔兄弟姪孫皆士庶尊卑之稱天子則伯叔兄弟姪孫皆臣矣而以之稱先王是臣先王也烏乎可

宋司馬光議英宗稱濮安懿王爲皇伯明楊廷和議世宗稱興獻王爲皇叔是又臣父矣亦妄也况儀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猶稱父母並無伯叔之稱英宗太后手詔濮安懿王稱親於禮正合宋儒無學羣激域喧明人承誤呼泣號闕可怪笑矣

郊社考辨

蠡縣李塨著

春秋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周禮亦稱祭曰大事若郊社則尤祭禮中之大者塨戊寅遊嘉善得陸道威思辨論會寫其郊社論問河右先生先生曰非也至今歲辛巳二月塨在京師河右謄至又賜詳答河右已年七十九矣喜其考辨禮樂老而不衰因詳鈔成卷而附以妄見以俟用禮者鑒焉

陸道威謂南北郊分祀之說始自漢武時祠官寬舒等議後又引周禮大司樂文附會其說以爲古者天子冬至祀天于圜丘夏至祀地于方澤是分祀之據不知大司樂文曰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爲禮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爲禮是論合樂非論大享也大宗伯大享之禮禋祀昊天上帝血祀社稷別无地祇之說此可知漢人之謬

河右曰南北二郊予昔在館時曾作配位一議已議及之大抵衆說紛紜多有言无地祭無北郊者予謂既祭天必當祭地既有南郊必當有北郊祭法曰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是祭天一所祭地又一所所以孝經曰王者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而禮器曰先王之制禮也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因天事天因地事地蓋謂冬至祭天于圜丘是因丘之高而治以爲壇謂之因天事天夏至祭地于方澤是因澤之下而鑿以爲兆謂之因地事地故孝經說（緯書）曰王者事天明必祭天神于南郊事地察必祭地祇于北郊而漢志引禮記曰兆于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于泰折在北郊所以就陰位也是兩郊分祀在諸經皆亦均有之不止周禮春官文也

若謂南北郊分祀始自漢武時寬舒等所議則大不然秦祀八神一曰天神在南郊山下二曰地祇在澤中圜丘而漢郊祀志云漢文祭太乙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曰冬至祠泰乙曰夏至祠地祇則不特分祀且實分用冬夏二至是必周末漢初猶有相沿定禮承襲不改故蛛絲馬跡彼此一線若武帝時寬舒所議不過立后土祠于汾陰與郊雍對耳何嘗立南北郊乎其後成帝用匡衡張譚諸議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而立南北郊于長安至元始中而劉歆左咸之徒合諸儒數十人議定郊禮名爲元始儀後漢光武兆南郊于洛陽之陽兆北郊于洛陽之陰悉遵其儀地祇之祭遂歷魏晉六代以至唐宋元明並未偏廢其或稱北郊或稱玄丘或稱地郊或合祀或分祀或以女祖配或一配二配三配而要之有地祭一禮則自三古迄今未有異也

乃今謂二郊分祀始于周禮而且謂始于大司樂文凡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可得而禮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則地示可得而禮諸語因變爲說謂此是合樂不是大享揣其意不過欲辨圜丘方澤非郊祀地耳不知圜丘即泰壇方澤即泰折圜丘因丘陵方澤因川澤二郊之名諸經有之不專周禮前亦既言之矣若謂大宗伯大享之禮禋祀昊天上帝血祀社稷並无地祇之說則似全不知周禮者周禮大宗伯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地示禮即祭地禮也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典瑞四圭有邸以祭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祇物鬼无非以地祇禮與天神對言即大司樂文亦有云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原不止奏圜丘奏方澤數語乃即此數語又未全讀據謂圜丘方澤是合樂地非祭祀之地則後文即云於宗廟之中奏之人鬼可得而禮豈宗廟中亦合樂地非大享地耶且謂合樂非大享者此宋人最不考之論又不可不辨之者也虞書戛擊鳴球一章是合樂于宗廟者蓋舜祭

瞽瞍所奏樂也宋人臆見謂舜不當有瞽瞍殆不當祭瞽瞍此但合樂以志九韶之美則虞賓在位羣后德讓毋論樂不虛奏且亦安得請召諸客使因國之賓五服之辟無不畢集如吳下伎客作勝會者今不知何故擇此冬至夏至二日一集高丘一集下澤衝寒冒暑曠野叫呶可怪之甚且合樂者合堂上堂下之樂而總奏之謂也堂上有鳴球琴瑟搏拊謂之清歌堂下有發管柷敔笙鏞謂之間歌合琴瑟笙管諸樂器而並奏之謂之合樂此非細故矣故習籥習吹學干學舞雖在一簡亦必居之大學之中況合樂合吹皆爲大祭祀大燕享所用未有不習之學宮而可露處者是以月令季春大合樂以爲獻酬之用仲夏合盛樂以雩帝仲冬季冬並合吹以饗帝燕族人皆在學皆非虛奏而主祭之日則大司樂且云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是此合樂即是大享謂大享所合樂一如鄉飲酒鄉射燕禮所云間歌某詩合樂某詩類

故重其文曰奏之蓋奏之必有總之者矣不然黃鐘太簇何律雲門咸池何舞無端衆樂器統衆成衆變入丘澤之間而漫曰奏之奏之口耶

塨按郊特牲曰大報天而主日兆于南郊就陽位也而北郊報地則經无其文然秦漢而后皆如此行或有所踵耳況天地分祀既有明徵矣則南北之說理固近焉

女社配地示不經夫地示以女社配毋乃祭地亦以后妃主乎道威又曰古不惟不分祀天地亦並無合祀之說蓋古者郊祭只是祭昊天上帝其餘社稷山川百神都從祀耳皆觀魯之僭郊愈知古無南北郊之禮蓋當時周禮之最重者莫如郊禘而魯皆僭之故春秋頻書其失向使別有祭地之禮與郊並重則魯亦必並僭之春秋亦必並書之矣且春秋書不郊猶三望此正與虞書類上帝時禋六宗望山川同則地祭原只在祭天之中何分祭之有

河有曰天地分祀並不合祭周頌昊天有成命詩序曰郊祀天地也召誥用牲于郊牛二解者謂一是天牲一是地牲也因之有天地合祭之疑不知昊天祀天地非謂合祭同此詩謂分祭皆此詩也召誥用牲二一是帝牛一是稷牛謂帝與配分此牲非謂天與地分此牲也乃謂天地雖不並祀而地示之祭附從于天蓋祭天曰郊而社稷山川俱從祀焉舍此則地無祭矣因引虞書望山川春秋猶三望爲據則天祭從祀甚多自圜丘以人鬼百神列祀典外凡旅上帝類上帝大率六宗三辰四類五嶽四瀆諸神皆從祀而獨不及社稷惟祈穀雩報及大眚大災因事之祇則雖祀天神而后土田正亦同時致祭然四海五嶽山川百源諸隨而望祀者自別是以天地正祭各以類從在社稷並不從天而即巡狩出征因事祭告如司馬法王者興師告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祀亦天地兩告地不從天且社稷山川皆不從天告而從地

告天是天地是地社稷是社稷山川是山川而欲以山川望祀涵并地示社稷不亦謬乎

若謂魯僭郊禘不僭地祭以是爲无地祭之證則更不然凡魯所書郊只是祈穀上帝非冬至旅類諸郊並不僭及蓋郊事不同自二至二郊外有旅上帝類上帝祈穀上帝龍見雩帝季秋饗帝諸事雖皆天子之禮而二郊大事諸侯所絕至祈穀與夏雩秋報則諸侯皆得行之故家語定公問孔子謂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而夫子直云魯無冬至大郊之事惟祈穀之祭降殺天子是以不同則魯不僭郊在夫子已明言之故考春秋所書郊凡有九皆在夏四月而不在春正月其爲啓蟄之郊非長至之郊明矣若成十七年有秋九月辛丑用郊此即周頌豐年秋報月令季秋大饗之祭亦郊之降殺者故哀十三年子服景伯囚于吳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雖屬謬說然亦借秋報之

禮爲言並非僭天子大郊之祭乃謂僭天祭而不僭地祭逐疑無地祭已不審矣又謂春秋但書郊而不書地祭必是無地祭之故則春秋書郊不書社嘗烝嘗不書祠禴豈魯井無社稷與禰廟春秋祭乎按春秋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成之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而書不郊猶三望在夏五月定之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改卜牛而書郊在五月此則連書正月下則魯之分郊而猶三望亦有用多至者矣況禮運明載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明堂位曰魯祀帝于郊天子之禮也何能爲之辭耶然春秋書郊多在四月五月是魯之常用者原在祈穀之時故家語云然也至不書地祭者或魯奉社以祭地故不僭天子地祭或地祭禮輕于事天故但書其重也

恕谷問郊特牲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又曰惟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禮運云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王制天子出征類于上帝宜于社明皆以社與郊對且他經郊社對舉者不可勝數如泰誓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召誥用牲于川社于新邑是周禮之實見于行事者故明宏謂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其說似是但郊是大祭非天子不敢舉爲社則次矣自諸侯以至州里皆可行之是亦天尊地卑之義故中庸郊社對言而以事上帝概之此其義歟

河右答曰此說在宋後多有之但仍未是者社爲地祭之一較山林川澤四方四類爲最重故與宗廟對舉而立之國中又立之郊外如禮運所云命降于社之謂殺地降于宗廟之謂仁義明是社地所爲與宗廟並然而泰折瘞埋原有地祭則自不得以社當地矣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而禮運亦云杞宋之郊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則地與社稷明白分別是

以周禮于地神稱大示其祭稱大禮與社稷神之稱土示諸地神之稱山林示川澤示丘陵示墳衍示者微然不同故社有與郊對舉者皆是小郊與大郊无與大郊則地與天對禮器因天事天因地事地爾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是也小郊則社與郊對泰誓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召誥用牲于郊社于新邑皆是也蓋類郊旅郊四時五帝郊與巡狩征伐及祈禱報反有事之郊俱是小郊如所云報本反始百神受職者皆是秋冬報祭如周頌良耜爲秋報豐年爲冬報並非冬至泰壇之祭故得與社之報本反始百貨可極連類並言以是知中庸郊社之禮往昔謂郊重社輕天尊地卑故郊祭限天子而社祭通諸侯孰知天子有郊諸侯亦有郊天有大小祭地亦有大小祭兩兩對對並未嘗有偏畸也

然謂社即祭地河右非之後見萬充宗學禮質疑曰方丘在北郊即大社也亦曰太折午月祭之與予說頗合然祭義天子爲藉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司馬法王者出師告皇天上帝禱于下土山川冢社則社與地分河右之言固爲有據但諸禮經文只有南郊並无北郊一語又爲可疑河右言經之郊社對舉者皆屬小郊似亦牽強中庸推武周達孝而極之事帝不應但舉小郊郊特牲專明大郊也而首句即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此郊不因及社而謂之小郊也況又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又曰社所以神之道也尊天而親地而社日用甲郊日用辛大郊大社兩相比對皆所以報本反始也周吉禮事天有三首曰昊天上帝事地有三首曰社稷而並不言別祭地則亦郊社對舉也祭法曰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報地之禮也自爲立社曰王社報土穀之社也充宗所議固深矣若祭義司馬法之分地社爲二者則指王社而言也

恕谷問社稷本二神而合祭于社以穀非土不生土非穀不功也但據春秋傳

則社爲后土即共工氏之子也稷初名農即厲山氏子也至夏末則周棄嗣農爲稷而后土如故豈前此無社稷歟又問禮運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于山川考虞舜類上帝時以六宗湮天神以山川望地神及巡狩柴祀之神望秩物神豈此望山川即社祀歟

河右答曰社義不一而重主田事故祀后土以□其利祀先農先嗇以報其功祀社及稷自昔有然第后土者以句龍曾爲土官故以爲名先農或曰神農或曰即厲山氏之子農司嗇或曰即后稷然亦古先有名而後以其人實之蓋社本土神稷本穀神禮家名太社又名太稷然後附之以人鬼曰后土曰后稷者如明堂祠五帝原有青帝赤帝諸天神而後以其人實之其在五人帝則有太皞炎帝諸神在五人臣則有句芒祝融諸神是雖有人神而不礙其爲天神烈（烈字疑誤）山川以前非有哉（哉字疑誤）周棄以後非有增凡前儒以人鬼地神爭執是非

皆無據也若謂古無社稷恐是以山川望祀當之則又不然古社爲田正之祭與四方相通而反與四望不通故楚茨詩以社以方雲漢詩方社不莫方雖四方屬地而仍以五帝天神主之如前所云句芒祝融類而至向望則雖是地祇而與社分別一如周禮所云土示與山林川澤諸示不同蓋社稷不是地山川瀆嶽諸神又不是社稷王制祭天地祭社稷名山大川祭義天子爲藉以事天地山川社稷明分三等讀者審之

壇按舜攝位巡狩遍祀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而獨不及地似無此理故妄以爲望山川或即是祀地未嘗曰望山川即是祀社也至三代時祭祀之禮愈備則地與山川自當分矣山川出雲雨故從于天四司寒暑乃類于社古人制禮皆有精義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史記封禪書曰自禹興而修社祀郊特牲曰伊耆氏始爲□□郊社之禮大抵皆封功言時也舉證論王肅與馬昭之

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郊特牲及穀梁傳皆有日用辛之文郊特牲又云卜郊則非正用冬至日也此張　之說得之若明太祖云極陰之月不宜祀天極陽之月不宜祀地改從仲春則一時之論不可爲永法也鄭康成以圜丘與郊爲二圜丘以嚳配曰大禘郊以后稷配曰大郊而按之周禮禮記諸篇玉不同牲不同樂不同服不同爲證王肅聖證論駁之曰祭法說禘無圜丘之文周官圜丘不名爲禘是地非圜丘之祭也康成既以祭法禘嚳爲圜丘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鄭又施之郊謂祭靈威仰配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按爾雅云禘大祭也釋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也周立后稷廟而嚳無廟故知周人尊嚳不若后稷之廟重而鄭說圜丘祭天配大者仲尼嘗稱昔者周公禘祀嚳圜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禘配圜丘非也又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嚳配圜丘之文

知郊則圜丘圜丘則郊于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也此二說者子雍爲是至于服玉不同則或郊與祈穀之分家語曰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啟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又曰啟蟄而郊郊而后耕是二祭皆名郊也

所謂一歲九祭天者至日圜丘正月祈穀孟夏雩季秋饗漢儒謂即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也與五時迎氣也惟至日其禮至大要之皆天也今世冬至郊祀外春祈秋報遇旱而雩禮不可缺若五帝之說漢儒多爲附會明堂之制參錯莫憑近代雖而不行亦未爲失矣

禮器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鄭註云告后稷以將配天也此不在正祭之內然以祖配天則此禮不可少者周人冬至之郊以后稷配而又于明堂宗祀文武是始封祖之始受命祖俱配天也後世行禮者或曰至郊以

兩祖配（祭后土郊每有兩祖配者）

或日至社以棄受命祖各配焉皆可也

禘祫考辨

蠡縣李塨

禘祫之說諸儒聚訟宜何從曰從經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言天子之大禘也如周之禘嚳于后稷廟也下曰諸侯及其太祖則言諸侯祭及始封君而止不得禘所自出之王矣下曰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則並不得及始祖矣大事者何祫也春秋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廟大夫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官師一廟高祖皆毀廟矣今合祭高祖以下是祫也然祫諸侯之禮不敢專行故必干求於君請君省察而始行之何以祫諸侯禮殺大夫士干祫及其高祖則知及其太祖者正祫也上與天子禘

下與大夫士干祫對舉也若以及其太祖爲享嘗時祭則不當對禘與干祫言矣或謂禘祇以始祖配不及羣廟（唐陸淳趙伯循說）或謂毀廟之主陳而合食未毀廟主不與焉（[illegible]）或謂禘與祫異者在祭始祖所自出之帝而合食則如祫（韓詩內傳）（漢劉歆馬融鄭[illegible]主是說）就是日合食如祫是何知之大傳王有禘而諸侯大夫士有祫則王無祫矣不容諸侯大夫士祖得合食而天子祖乃不得合食也故知禘合食如祫也且春秋大事公羊曰祫其實即禘有明徵也（鄭康成又謂大祫王季以主合食太廟文武以下上從文廟昭從武廟事非）

何以知春秋大事即禘也公羊謂大事是大祫而杜預乃註爲禘然觀閔二年吉禘于莊公正同此祭皆躋新主于廟遷遠主于祧諦視昭穆必毀廟未毀廟之主合食太廟其禮似禘故名禘吉禘者出凶喪而行吉祭也劉儀禮言禫月吉祭也鄭康成謂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主於廟而祭之熊氏謂三年除喪

特禘新死者于廟是也自此之後五年則當大禘矣故公羊傳曰五年而再殷祭

何休公羊註云人君喪畢遇祫則祫遇禘則禘使喪畢不遇禘祫之年將不入主遷主而合祭歟抑遲之而有待歟故知吉禘不以先君之禘計年也其言非也

何爲一言吉禘于莊公一言大事於太廟躋僖公也躋僖則亂太廟昭穆祖禰之序矣故特書大事於太廟以譏之也若閔二年杜預左傳註范甯穀梁傳註皆曰時莊公喪方二十二月服制未闋別立廟祭之不于太廟非也夫別立廟而獨祭之何名爲禘凡未聞魯別有一莊廟也左傳曰速也蓋經直書月日則喪未畢而吉禘之失自見矣且文公大事喪服方二十一月而即躋僖公何嘗別立廟耶

五年而再殷祭者喪畢既吉禘矣則後此大禘或與前君禘年合或不合總不必從先君數只從此吉禘數之又五年爲殷祭也鄭康成王制註曰周以禘爲殷祭孔穎達曰殷火也毛河右論語稽求編曰公羊所言殷祭即禘魯論夫子言禘此也何者夫子仕魯在定公十四年前未遭國喪不容吉禘也公羊再殷祭再字相繼之詞也承上文喪畢大事而言也鄭康成誤認公羊再字遂于五年之中增一喪畢明年春禘于羣廟之說非矣何以知天子有禘無祫也以春秋知之也春秋但書魯禘不書祫蓋天子本以禘禮合食今魯既用禘則祫无可用矣孔穎達王制疏曰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禘爲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傳无祫文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食羣廟謂之祫此言是矣但三年無見文公羊有五年之說可據也且春秋僖公宣公皆以八年有大事以吉禘數之恰五年也

然則先儒言天子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非歟曰非也三祫五禘之說議于漢人傳于緯古經無有也而可據乎且鄭康成謂禘大祫小三年喪畢二十五月而大祫又五年而大禘其中間復有一禘出算春秋禘祫年數何休又從僖八年禘以計三年祫數至文二年當祫況康成且以圜丘方澤宗廟爲三大禘矣紛錯支離何可據者

祫大禘小非矣王肅謂禘大祫小亦非天子所謂祫者禘祭時祭合食之名也無別一祫祭也何爲分禘祫而較大小乎

且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不惟不經見亦不可行也唐睿宗以後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各自計年不相通數至二十七年凡五禘七祫其年夏禘訖秋又當祫祫禘合[illegible]太常議曰今太廟祫禘各自數年兩歧俱下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用一禘之後併爲再祫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求於禮經頗爲乖失然則天子禘祫可兼行耶

毛河右曰禘祭有三國語曰天子日祭月享時類歲祀日祭不可考矣月享即周禮朝享註說每月朔天子以太牢朝廟因而告朔然非正祭名也惟時類以春礿夏禘秋嘗冬烝爲一等歲祀以三年喪畢吉禘五年大禘爲一等而禘名因有三爲時禘一也夏祭之名天子皆七廟合食諸侯五廟一歲特祭一歲合祭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曾子問曰七廟五廟無虛主惟祫於廟爲無主又曰祫祭于祖祝迎四廟之主是也毀廟則不及焉若郊特牲祭義又稱春禘總皆時祭名也吉禘二也喪畢行之爲死者入廟當合先王先公而諦視焉且二祧當祧一主入毀廟矣故迎毀廟未毀廟之主合食太廟然後將新祧一主隨舊祧並主並遷而新祔之主乃得從二祧三祧而入于禰宮則于祧于祔兩皆泯然此先王制禮之精義也大禘三

也商頌長發大禘遂及玄王相土周頌雝大禘近合烈考文母是合食與吉禘等所異者追及始祖自出之帝以始祖配耳周禮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鄭康成註曰追享禘祫也言追所自出也與告朔之朝享皆謂間祀者以或歲行或月行間于四時之中總稱間祀也

毛河右曰古之大禘在五月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周七月夏五月也明堂位云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周六月夏四月也是以張純謂禘在四月而徐邈恩謂宜在夏五月要不出夏時三月內耳

凡合食之祭皆太祖東向昭以次南向穆以次北向惟大禘以自出帝東向而太祖配焉

毛河右曰天子諸侯之祭皆合食所同犆祭者獨一春礿耳第其儀不傳而從來議禮者亦未之計及考古祭禮煩重即四時恆祭亦必先三月而滌養先旬而齋戒先三日而致宿先一日而省眡而至于祭日則周制維朝至昏窮此日之力自啟祈而送尸祼鬯而酬酢侑論或腥或熟合烹加俎歷有幾節即其七獻九獻圭瓚非一舉祝告嘏告詔辭非一進於堂於祊索祭非一地出奏入奏工儀非一樂使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時必不周以一人而行七祭則力必不給若謂日祭一廟可以遞行則前祭致日未可該后祭之日此廟卜牲焉能通彼廟之牲然且一祭未繹而一祭又將省濯矣一尸未設而一尸又當致齊矣況文武二廟姜嫄一廟又在七廟之外兼行之則一日不能畢數祭各行之則十日不能畢一祭至于爵盥鼎鑊何往何移禰親祖尊誰先誰後瑣細之事倍難縷斷張南士嘗曰假一日而歷七廟則質明祼鬯謂之晨祼歷七廟則不晨矣早食進饋謂之朝踐歷七廟則不朝矣使七日而行七祭則卜日而祭歷七日非所卜矣明日而繹歷七日非明日矣是以時祭有四而左傳稱烝嘗禘三名

而不及犆礿誠以禮必祫祭雖喪祭只祭死者而禮于虞祭曰哀薦祫事于祥祭曰作此練禘亦加以合食之名惟春時物產未盛祭最省薄乃專予以犆耳至於漢後立廟皆同堂異室便於合享所在祠廟必使有司攝祀不能遍及雖非古禮亦可見祭雖犆祭祭則必祫也

河右又言天子諸侯大夫士歲祀皆禘以合食別稱祫祫非祭名也夫天子之禘即祫誠然矣至諸侯之大祭似當名祫何者大傳明曰不王不禘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而謂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干祫皆名禘則禘下及諸侯大夫士矣而可乎况干祫若是干禘則何不即曰干禘而曰干祫蓋天子之大祭曰大禘諸侯之大祭曰大祫大夫士則干于諸侯而乃得行祫爲統以祭之大者層殺之而諸侯已下無禘自當名曰祫也若諸侯夏禘稱禘者則以時祭與大祭迥殊義無嫌也

周人以后稷爲祖廟而禘帝嚳然祭法又曰祖文王而宗武王何也鄭註曰祖宗通言孔疏曰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武王亦及之非祖廟之祖也

國語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下逮夏后氏殷人周人皆有禘祭之行久矣但周以上自出之祖皆爲天子有功德而漢唐以後不類焉且或不知其自出焉則行之宜有變通而不得盡優孟古人矣

其變通若何曰奉有功德祖如唐之景皇帝始爲唐公者立爲太祖廟下列四親昭穆廟春秋致祀而尊其自出可考者爲自出之祖五年一禘于太廟中以太祖配四親服盡而祧太祖百世不祧此一義也若或有功德之祖下不足四親如唐景帝乃僅二世而四親以宣簡公爲高祖則宜彷彿漢氏各廟之制奉景皇帝于太廟奉宣簡公懿王二世于後別立廟（如今文廟至聖殿在前啟聖祠在後式）時祀皆天子行禮禘則以宣簡公爲自出之祖及懿王於太廟合食其時祭服盡止爲（此說唐祖汝起例耳若唐則四代上有可考者如涼武昭王當時議者爲太祖人服之然爲太祖不可而奉爲自出之帝似可）此一義也若有功德之祖下有四親而以上或無可考者則祇舉行祫祭不必強尋一自出之帝如神宗所詔禘罷不用可也此又一義也（宋神宗曰禘者本以審諦祖之所自出秦漢以來譜牒不明莫知其所本則禘禮固可廢也遂詔罷禘祀）若或祖宗功德微末必當以崛起帝爲祖如漢高宋藝之爲太祖者則在崛起之帝本身致祭奉可考者爲自出之祖而下配以四親如自出無可考者即置高曾祖禰四親廟四時致祭易世而後則法漢制太祖所立之廟不更而別爲太祖建廟以后有一帝大行立一廟于下三昭三穆而止至八世則祧首昭遞世遞祧而太祖所立廟親未盡者行時祭親盡則已每歷五年行禘禮以自出之祖或即高祖下四世或三世並請至太廟合食太祖配焉可也此又一義也（凡上所謂禘則不祫祫則不禘不兼行也）

漢高爲太上皇立廟後漢高崩惠帝別立高祖廟宋趙汝愚別祀僖順四祖正藝祖東向之位皆以崛起者爲太祖也但後人議太祖崩即祧四親以尊太祖則古諸侯上及四世而今繼世之天子反止祀一世矣非情也若如晉宋之制俟數世后然後太祖得入太廟或有終不得入太廟者夫既稱曰太祖而可居卑廟乎名不正言不順矣故彷彿漢人之意爲之似善也

太祖所追尊祖必祧毀之以尊太祖則太祖之心亦有所不安者此朱晦庵所以與趙汝愚相矛盾也今議追尊之廟並不拆毀但世遠疏其時祭即爲祧焉庶幽明之心兩無憾矣

或問周無自出帝廟今乃有廟歟曰周無廟者以其先爲諸侯不敢爲天子立廟也今自出祖未必爲天子而又天子自立廟以追崇之於周迥不侔也何嫌焉

喪畢之禘以喪畢日行之或命曰祫亦可

宋王普議五年一禘以宣祖爲自出帝非也周之禘后稷父帝嚳者以其上世案原未嘗致祭也今太祖久以僖順翼宣爲四親矣而今置上三世於不問是泥周禮而不得其意者也且於僖亦豈得安乎董棻言請僖祖四世別爲祠所引漢不以太公合食魏晉武宣而上皆不合食爲據此又蹈安之言也夫祫禘古人明曰毀廟之主皆合食焉乃自出之祖并不得與于合食此何禮乎必如陸佃孫固王介所謂五年一禘當禘僖祖任申所謂大禘之禮僖祖實統系之所自出太祖暫屈東向而以世次敘位乃爲得耳唐顏眞卿韓愈議禘祫禮謂禘祫時宜以獻祖居東向之位而太祖景皇帝暫屈昭穆正與此同然昌黎謂事異殷周禮從而變而不知此即古人祀自出之禘禮非臆創也

自漢以至宋初皆不知禘與祫異者在祀所自出而溷禘祫爲一致使禘之名存禘之實廢議禮者之失也何辭焉

大夫干祫及其高祖無分乎曰有孔穎達正義曰此言支庶爲大夫者耳若適爲大夫亦有太祖故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是也師說云大夫有始祖者鬼其百世若有善于君得祫則亦祫於太祖廟中偏祫太祖以下也但異者天子諸侯有主禘祫此不禘祫無主鄭祭法註云

大夫士干祫及其高祖而止祭法庶士若府史之屬及庶人無廟王制云祭于寢祭法鄭註曰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然則今世庶士庶人祭遠祖于家及墓者皆可祭之歟曰不必也此所言祭成禮之祭也今人率爾耳庶似可寬矣況古人諸侯世繼大夫亦多世繼則廟制可定今人父爲顯官子降庶民孫復仕宦祖廟必須驟立驟毀矣毋乃不可歟故祗當以祭與祀分隆殺也

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陳澔曰壇墠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則大祫升毀廟之文何用乎此誤駁也祭者專祭也非大祫合食之祭也如季平子禱於煬宮是也無禱則七廟之外何植祭之有禮記傳于漢儒固或間有肆駁然後儒難者率好勝沽名未悉而己立論矣不可不察（陳澔又經駁二說壇墠廟制所見己正其弊）

禘祫考辨終

田賦考辨

蠡縣李塨著

凡書無論疑信必詳閱其書然後可爲之辭從未有未見其書而即可懸斷其是非者今甲于周禮初未嘗一面而但見左傳杜註一段有周禮二字遂誤以爲周禮文而訴之而不知周禮無是文也斯尙足辨歟惟是田賦乃三代大法古經無正文不可以無考也河右先生曰然因考辨如左

甲鈔春秋成公元年作丘甲杜註論其下曰周禮僞書也即井邑丘乘一條可知矣其言一夫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古者都城不過百雉千室之邑民居二千五百畝并官府倉廩庠塾不下三千餘畝雖千雉之城不足以容之此其謬而僞者一也既謂一井八家又云九夫爲井則自矛盾矣謬而僞者二也

河右先生曰孟子五畝之宅在他經無文即朱氏註云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亦是概括前儒之說爲然不惟非周禮並非周禮諸家釋經之註甲欲攻周禮而以朱氏集註妄坐之其不足辨已明矣但其義則據周禮遂人曰夫一廛言每夫當任一廛也然而前鄭註作百畝之廛即此田宅也後鄭註作里居之廛即此邑宅也此皆據孟子爲說者然而各言有宅未嘗分指五畝也至載師園廛之說兩鄭齟齬而賈公彥爲疏以園爲田畝之宅爲二畝半廛爲里居之宅引孟子五畝文以爲據漢食貨志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而何休云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謂此八夫者既受百畝矣又析公田之百畝而受其十畝其餘二十畝又八分之各得二畝半以爲廬舍考工匠人疏曰以爲廬宅井竈蔥韭則在田之宅既已明白而在邑之宅則諸儒未之詳也趙岐註孟子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各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皆細繹其文其云廬井即田中之廬也云邑居即里居也爾雅釋言曰里者邑也既有廬井又有里居是在野在邑盡之矣曰各二畝半則五畝盡之矣

至若以都邑百雉當侯國之城以千室之邑當民居之宅則大謬矣按考工記匠人營國王城方九里鄭駁異義亦云國城九里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特鄭又云王城十二里公城九里故尙書大傳則云古者公之國有九里之城三里之宮七十里之國有三里之城一里之宮五十里之國有一里之城以城爲宮此雖周制度略彼此各據並無成說然亦大概如是若都城則縣稍之外都鄙之地所以爲公卿采地與王子弟之食邑者在王畿之外一層千室之邑則郊甸之外家稍之地所以爲大夫百乘之家與王子弟之稍疏者之食邑在都鄙之內一層何曾是侯國民居之名故孔子將墮三都曰邑無百雉之城言都邑也淸之役冉有曰魯之羣室衆于齊之兵車言家臣之邑居也

若謂邑里之宅城中不容則前儒亦慮及之孟子方里而井周禮亦以一里爲一井今無論城之三里九里各有多寡而但以五里之城折中爲斷五里者五五二十五里也每里以家二畝半計之當住三百六十家二十五里當容九千家今亦不從周禮諸制以五百四百三百二百一百限五等侯服而即取至減者以孟子公侯百里爲斷百里者萬井也每井有八家則已得八萬家矣以八萬家之里居而祇以九千家之地應之可乎況城中所謂廟社朝諸區又當分去三國之一乎

宋陳祥道作禮書城中之宅率家二畝半冬月納稼之後皆入保城則以王城言之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又士工商在焉則九里之城固不能容然則考工所言九里者王之中城也春秋書城中城可驗也又孟子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則城外有郭不止九里或者凡國有兩城可以居民而不知其說又不然者夫

六鄕入保六遂獨不入保乎兩城亦未必能容也且春秋城中城杜氏明云中城魯邑在東海廩丘西南何嘗是國之內城況入保圍城以居不知其說始自何人實大不通之言國家守封疆農隙入保當在四境定無有撤四境之民公然入城而棄土地於寇鄰者偶有竊發數人不用兵而至城下矣此大亂之道也

然則如何曰孟子五畝之宅其半在邑邑者城外諸邑也王制民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凡鄕遂以外皆有邑里在公家者曰公邑在私家者曰家邑在王公子弟所食采地曰采邑在民夫受田之外任閒田以爲居者曰井邑故丘有丘邑都有都邑諸凡族師黨正鄕官遂官皆有官居自井而邑而丘而甸而縣而都與自井而通而成而終而同凡聚會處卽設爲官居而民遂附之所謂邑卽所謂邑居與里居也入保者保此而已詩所謂上入執宮功者亦入此而已若州鄕又有保城之說則在都邑原有城春秋書城二十有九皆是邑城如城郎城向城邢城郚城鄆城費城防城武城城平陽城祝丘等何一非邑是邑原有城邑里之居亦原有在城者特其城仍是邑城都城並非國中之城卽近郊之民冬月入保亦必附郭爲民居使之相守并不宜盡城中廛而待民冬月一時之入故州鄕所註先分兩地一在田一在邑也邑又有兩地一在無城之邑一在有城之邑也曰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則統邑之有城無城者與在田對言也又曰各入保城二畝半則承上文專言在邑之有城者可入保也若謂八家與九夫矛盾則周禮無八家文然八家卽九夫司馬法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夫者百畝之名九夫者九百畝耳

然按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則六鄕餘田又有如此分任者鄭註謂宅田是致仕者士田是圭田賈田賈人

家所受者官田庶人在官其家所受者牛田畜牧者之家所受者則若干人之廛當有在國中者矣但鄕遂之夫必不盡入保國中也

論語言千室之邑又言十室之邑周官二十五家之里卽爲邑是邑者民居之總名原無定數也

甲忽入千室之邑於都城內計其居址已可詫異乃所計者更屬夢談鄭康成註禮杜元凱註春秋皆曰高一丈長三丈爲雉則徑百雉爲方五百步得方一里餘二百步徑千雉爲方五千步得方十六里有奇中積二百五十餘里況杜註曰三堵曰雉而公羊傳則有文曰五堵而雉是更闊矣乃云尚不能容千室一何愕也而乃已著書欺世矣今世如此著書者不少其爲聖道之害不已甚歟

甲又云古千乘之國地方百里方里而井百里爲萬井而出千乘是十井出一乘不問可知矣周禮乃謂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六甸甸十四井出車一乘則是百里只出兵車一百五十六乘何名千乘乎謬而僞者三也河右先生曰周禮小司徒職惟有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句其下甸出一乘云云皆司馬法文杜預引之以註左傳不註明司馬法三字而混井在周禮文下甲遂以之誣周禮是指長狄而衕侏儒長狄不受也特所謂司馬法者原非一周制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曾著兵法至戰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有一百五十篇然凡司馬法兩言出車之制註經家各引以爲據其一又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此馬融引之以註論語鄭康成引之以註周禮然皆非是者大抵侯國以百里爲斷百里之地以開方計之實得萬里孟子方里而井萬里者萬井也乃以甸出一乘計之甸

方八里實得六十四井以成出一乘計之成方十里實得百井百井出一乘則萬井只百乘六十四井出一乘則萬井只一百五十有六乘矣雖爲之說者曰成之十里即甸之八里以甸八里外有治溝洫之夫得二里不出車乘仍是八里然其與千乘之賦則總不合也或又曰兩司馬兵賦成所出車是畿內采地法甸所出車是畿外邦國法然皆說經者臆度云然無確據也

此惟論語包咸註百里出千乘恰恰相合如云古者方里爲井十井出一乘則百里之國方有萬井適出千乘而何休註公羊傳亦云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又云公侯封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則軍賦常制似當以此爲準然而仍未然者何休包咸皆係漢儒與司馬穰苴生於周末者又復不同且其所註皆依文解釋並無有所據之經爲之引證安得定一說者

況其以十井爲一乘以萬井爲千乘者固未是也國地不盡井井地不盡賦百里之國必先去宮城都邑陂池園囿山川沈斥廬廬徑術三千餘井又去三鄉三遂公邑徒任役而不征稅者三千餘井其任賦者不盡十之三耳以三千未盡之井而十井一乘則三百乘尙不足而可以之當千乘乎予每說經必以春秋爲斷以春秋策書頗爲可信所謂周禮盡在魯者雖其時不無變更而相去未遠吾即以春秋策書其實註車數不涉儒註者言之昭五年論晉車賦有云十家九縣長轂九百是一縣一百乘也又云其四十縣尙遺守四千乘是十縣一千乘也計縣方十六里中二百五十六井約二井半出一乘則百里之國但以二千五百六十井得車千乘所云任車賦者十國之三盡之矣事有策書所已言不明明可據乎

燧按河右鄉遂公邑賦人不賦車之說本之坊記疏記孔疏云據司馬法之文諸侯革甲牛馬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衆七十五人則遣出革車一乘甲

士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皆是國家所給故周禮巾車職折毀入齎於職幣又馬質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價司兵職云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此乃孔穎達疑義非經文也周禮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小司徒亦云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遂人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以令師田則是從外向內自畿外諸侯邦國而王畿內五百里大都公之采地而四百里小都卿之采地而三百稍大夫之采地而二百里甸六遂而百里遠郊五十里近郊六鄉以至遂稍都鄙則之公邑無不出車馬牛及人者矣若巾車馬質車馬之賜授未明言軍旅惟司兵授兵及牛人掌養國之公牛凡軍旅行役供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則明言用于軍旅然但以載公器田出兵械則縣師云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鄉長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自有明文蓋此所言授兵乃親隨左右所用或公家馬牛兵甲皆具以備兵卒之損失者補之未得據此定爲鄉遂賦人不賦車也

孔疏因鄉遂家出一人而以司馬法一乘七十五人計之遂謂七十五人出一乘然司馬法言成甸出車一乘未言七十五家出車一乘也此援古而適爲臆說也況鄉遂家出一人亦儒兵之制有然故曰可任也者家若干而其實選兵無虛家出一人也何者家出一人則天子六軍諸侯三軍但出之六鄉三鄉而已足其餘六遂三遂以及公邑等俱不起役有是理乎

七十五家出一乘孔疏尙慮其不能今云二井半一乘則是二十家出一乘矣然計二十家得地二千畝今中原有山百餘畝者率家備車牛古之百畝當今

四十餘畝則二千畝當今八九百畝亦能出一車矣況百里之國雖名千乘猶之家有正卒羨卒實多備而不用魯至春秋戰國方百里者五而且爭戰繁興然兵止三軍車止千乘可考也

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以百人一車計之止用車三百七十五兩若出兵則無空國而行者以半計之只用一百八十兩固無憂民力之不給也武王伐紂兵之最大者也僅革車三百可以觀矣然兵力雖不盡用而處處有乘人人皆兵此三代之所以强也後世兵民分而天下倒弱矣

二井半一乘者以一縣百乘計之就括地足出者言不必用也司馬法成何出一乘則當是皆言出之以供兵用者也亦不相悖也

甲又言其皆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徒役二十五人是百人共一乘千乘爲十萬人也千乘之國其井萬八家一井凡八萬家八萬家而賦十萬人先王有是制乎春秋時爲之大蒐革車千乘須借二萬于他國而后可以足其數矣又魯賦于吳晉皆八百乘吳晉有征伐爲出八萬人隨之是其國中僅存婦人而無男子此一車百人之說斷之以理而知其誤也謬而僞者四也

河右先生曰此何出一乘之司馬法也但其文只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後儒宗唐兵法增二十五人爲徒役此臆說也又後世兵家言如曹公新書類增徒役二十五人在輜車之下此在司馬法舊文原未曾有乃增此而以七萬五千之數增至十萬反謂先王無是制謂須借兵于他國又謂男子盡行而婦人居守則無忌憚矣凡此不諳書耳周禮鄉遂起軍法每鄉萬二千五百家即賦爲二千五百人爲一軍一國三軍即已有三萬七千五百人矣況由此而三遂而公邑而都鄙其所賦之數以次相準雖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而家有正卒有羨卒正卒家一人而羨卒則三卒兩卒並不止一人也特大事徵發出

少至老先王立制不令合征之以盡其力耳若盡征之則何止十萬況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原不見於周禮即司馬法成出一乘之數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每乘三十人已頓減至四十五人矣若謂爲之大蒐當借兵他國則春秋所書爲凡五蒐皆在昭定年其時方百者五無不足也且只以人計則子服景伯對吳人曰將以二車與六人從即一車三人亦何所不可杞人無賴憂哉

帶按二十五人在輜車下雖後世兵家者言然兵無行去樵汲廝養等徒役而可行者周禮鄉師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孔疏曰輂所以載輜重輦所以載任器司馬法曰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二版二築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是徒役自古有之但如曹公新書云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車凡百人則徒役即在一車百人爲卒之內後世行師徒役計數多有在正兵外者然皆不可無之耳

甲又言武王伐紂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齊桓公遣兵戍衛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晉文公獻楚捷於王駟介百乘徒兵千皆一車十人也故冉有謂季氏曰爲之衆室聚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若每車百人安得然百人而敵之有餘乎晉爲平丘之會革車四千乘依周禮之數除徒役亦且三十萬矣及會于黃池與吳爭長吳甲士三萬人爲陣以逼晉晉人畏之讓吳先若每車七十五人則三萬人不過四百乘耳晉會平丘無與爭霸者尚車四千乘乃會黃池欲爭先於吳而不及四百乘何過倒弱其兵以讓敵可知一乘原無七十五人也謬而僞者五也自古及今無不甲而戰者故齊桓甲士三千人吳王甲士三萬人今乘車三人爲甲其步卒七十二人不甲何以禦鋒鏑先王之制戰馬必介而后馳而人反不爲之介是愛人不如愛馬矣謬而僞者六也

河右先生曰司馬法一車七十五人在他經無明文故又有甲士十人步卒二

十人之說則每車止三十人矣若謂一車槪十人則又不然武王伐紂其革車三百與虎賁三千偶以十當一實則人是人車是車兩不相蒙國語天子有虎賁諸侯有旅賁周禮司馬官有虎賁氏設虎士八百人以左右王如後世羽林佽飛之類專隨王車若革車則兵車之名六師卿士分帥之非虎賁所得隨也至于齊桓戍曹甲士三千並非車卒而皆甲士乎若晉獻楚捷駟介百乘徒兵千人則隨所俘獲之數並無成限哀十一年吳大敗齊師以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獻於公若以人數合車數將必一車三人半矣此笑話也蓋車徒之數言人人殊原無一定之經可實指者必欲實指則一車三十人庶幾近之司馬法成一車甲士十人徒卒二十人在他經雖無此文然魯頌曰公車千乘而卽繼之公徒三萬以千乘之車而以三萬人副之則一車三十人恰當其數此庶經文之可信者若國語齊有革車八百乘註齊法五十人爲小戎車八百乘當四萬人則一車五十人似乎過多若左傳載楚有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疏謂一廣十五乘有一百二十五人則一車八人又似乎過少如謂冉有稱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以一室敵一車定無一家有七十五人之理則此一室者豈所云一家也乎謂魯族諸室其邑居者甚多卽以一室敵一車而有餘此甚言魯之能當齊耳故杜氏曰室者都邑居家之稱而甲謨以一室爲一家比較人數則定九年晉車千乘在中牟衞侯曰衞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吾不知衞君一身可以當晉車五百乘者其爲數何等也至謂平丘之會晉車四千乘當有三十萬人及黃池之會與吳爭長吳出甲士三萬人來攻而晉卽讓吳先歃則平丘之會所云三十萬人者安在則又不讀書矣古者車是車人是人有有車而無人者左傳崔氏弱齊君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是也有有人而無車者崔氏弒君甲興是也晉車四千乘不必有三十萬人若吳卒三萬則並非車徒

安得相校春秋時不用車而以卒戰自行晉魏舒伐狄請毀車而爲行是也是時黃池之會據國語出士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萬人爲帶甲三萬以勢攻是吳用步兵臨會以凌晉而晉始讓之此左氏所稱累卒不累車者何得以人數多少安核車數若夫甲士衣甲徒卒不衣甲故襄二十五年楚以蔿掩爲司馬旣賦車兵之有甲者又賦徒卒之無甲者淸之役季氏之甲七千此衣甲者也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此不衣甲者也然此不衣甲者豈眞以襏襫袒裼禦鋒鏑哉古甲衣以鐵以皮徒卒之甲則以袍以纊縕曰繭袍曰絮如秦風與子同袍左傳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合袍與纊而皆以爲組紩之故楚子伐吳作簡之師有云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者漆皮而紩之被練者絮練而組之甲士少故三百徒卒多故三千也

塨按宣十二年左傳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曰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杜註謂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軍十五乘爲大偏今二廣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孔疏謂衆說不一據註當是一廣一百二十五人成七年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杜註司馬法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孔疏謂兩之一謂將二十五人又言卒謂更將百人也凡將一百二十五人適吳舍偏謂舍一小偏之車九乘兩之一又舍二十五人也又謂傳文艱澁恐有譌誤夫此二篇註疏語皆狐疑且楚之廣車楚王所乘也故許伯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以待王乘今一廣十五乘只一百二十五人則每車當八人有奇何以分之是楚王乘車大夫爲車右而下只八人隨之無如此寡弱者况卒偏之兩爲百人一卒而十五乘之二十五人是何句法耶至解巫臣適吳以兩之一爲一設卒一設舍偏一設兩之一一設亦無比句法况留九乘車何多留二十五人人何少殊

不倫也蓋皆誤認兩字不得已而牽强解之如此竟以爲兩一車也召南百兩御之孟子革車三百兩是也廣有一卒者王乘之車名曰廣爲十五乘之首故曰御右廣御左廣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此廣車有百人之卒以從王周禮所謂虎士八百人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之類也卒偏之兩者申明上句之詞也言此卒非二廣之正卒也所以從王而統此十五乘之車者也蓋王乘車曰廣一廣統十五乘亦總名曰廣舊制十五乘爲偏故曰偏之兩即乘廣之兩也是二廣各有百人從王爲二百人矣自古出兵大將裨將皆有親僚不在正兵數內即冉有濟之役帥左師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亦此類也以兩之一卒適吳者蓋巫臣出使將車徒不必將兵士今欲教吳乘車戰陣故將一車之兵卒適吳也舍偏兩之一者蓋出使所將車徒不止一兩而專領兵士只此一兩至吳即舍此偏車中之一兩而返也坊

記孔疏云諸侯成方十里出賦之時雖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臨敵對戰之時則同鄉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之屬故左傳云楚廣有一卒又云兩之一卒適吳是臨敵對陣同鄉法也牧誓云武王戎車三百兩孔注云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則出軍法也經云千夫長百夫長謂對敵時也如此則何所出一乘七十五人成所出一乘三十人皆謂其田賦應出若干車若干人耳非以人配車而謂兵法若是也申乃執以爲一車當敵之數較其多少亦何爲乎

且因此而車戰當敵之數亦可考焉車兵雖經無明文直指者然三十人七十五人則皆不可何者以其爲數參差不合周禮伍兩卒旅之制尙書千夫百夫之文也即成爲三十人則必其五人在外爲徒役或爲七十五人則必如晋公新營加二十五人爲徒役以足百人爲卒之數何者必如此乃可合而成軍也

然而周制百人也李衛公兵法謂曹公新書言興師十萬用車千乘大率荀吳舊法書兵者之言似屬可信或猶以爲後代語也周時孫武子兵法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馳車用以衝突者即革車也則亦言一車百人矣或猶以爲非經文也周禮縣師會其車人之卒伍牧誓督衆始于百夫長孔安國傳曰兵車一兩百夫長所載是亦不可見一車用百人歟且周之兵制以五起以五成惟卒變五而用四兩爲之族師云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酇長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率而至而閭胥比長里宰鄰長並無此文蓋四兩合百人乃爲一車鄉則百家之族師率之遂則百家之酇長率之故五兩與車不合變用四兩百人一車亦昭昭矣（管仲以車五十人爲小戎正對周元戎百人而言）

然戰車雖百人而國之車數不必與兵數相合也詩云公車千乘而公徒爲

三萬人春秋諸魯作三軍共三萬七千五百人而左傳記其革車千乘齊語齊桓公爲三軍軍萬人有革車八百乘韋昭注曰齊法五十人爲小戎三萬人當六百乘車數多者其副貳陪從之車乎若子服景伯之將以二乘與六人從吳也則行役之車不用以戰且有一乘三人者矣申何執一以爲說耶矧武王之伐紂也書序原云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申若見之將無又定爲一車一人耶

按周禮大司馬軍將皆命卿師帥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夫卒長皆上士兩司馬皆中士伍皆有長皆細按其文敘鄉遂諸官皆不言鄉遂家數惟至比鄰曰比長五家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者蓋閭里以上官什伍分數已定不容于內虧其一人爲之總帥故長司馬以上官皆在二十五人百人之正數外特設而閭里以上官亦如之五長即五人中一人爲長故比鄰亦特詳明曰五家

則一人也至于乘車之法經無明文然以孔氏說擬之或卒長乘車而兩司馬御右之或兩司馬乘卒車而卒長別有車車以主百人若旅帥師帥軍將則一乘一車已定何得乘之必各有乘車不在卒車之內計也如左傳晉周父御冉有樊遲爲右季孫疑遲弱不可用冉有固請用之皆別車選人並非平素正卒之車故齊三萬人五十人一乘當六百乘而二百人一卒連長統之即當別乘推之以上各官正當多二百乘爲八百乘乃知從來言千乘之國必須十萬兵者皆不知紬鉛者之囈語也

甲又言古戰士皆有伍故晉伐無終毀乘爲伍凡五乘爲三伍可知无不伍之兵也今一車步卒七十二人七十人爲伍餘二人不成伍豈有此陣法乎若二人并車上甲士三人成一伍則是君大夫將帥與旅人爲步卒者共伍也其謬而僞者七也

河右先生曰卒伍之制起於周禮何乘之制出於司馬法初謨以司馬法之出車者攻周禮固已可笑今復以司馬法之出卒者攻周禮則可笑已極此固無容置辨者然周禮卒伍之制何可泯也周禮六鄉原有比閭族黨州鄉之制而出軍之法準之如五家爲比則五人爲伍以家出一人也五比爲閭則五伍爲兩以閭爲二十五家即兩爲二十五人也四閭爲族則四兩爲卒每族百家即每卒百人五族爲黨則五卒爲旅黨五百家即旅五百人五黨爲州則五旅爲師凡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即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蓋一家出一人一鄉出一軍天子六鄉出六軍諸侯三鄉出三軍其六遂三遂同于此數然而行軍臨陣對敵制勝則又準之故尙書牧誓曰旅曰師而左傳繻葛之戰有偏伍之名管子作內政定卒伍而其後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唐太宗兵法有五兵五當之制皆用其說而反謂周禮無卒伍妄矣若其言晉伐無終毀車爲伍

以五乘而爲三伍遂要七十二人之餘二八殊不知五乘之爲三伍者謂每車甲士三人五車三五一十五可作三伍然則五車徒卒每車七十二人五倍之正可作七十二人何曾有餘故唐太宗法合甲士卒徒而統計之有云小列五人大列二十五人參列之得七十五人又伍參之得三百七十五人可以爲正可以爲奇是晉制分數唐制合數皆無龐淆已則昧昧而妄議古人乎

塨按甲之所疑蓋卽疑此一車步卒七十二人不可成伍也不知甲之所謂甲士三人在車上者先譔也古法車上三人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而亦有四人者夏官戎右詔贊王鼓太僕軍旅田役亦贊王鼓則車上與御者共四人春秋文十一年侯叔夏御莊叔綿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四人共車是也則一卒之車在上者爲兩司馬三人（其一司馬當下兩主徒役）若卒長在上則爲四人故數舒以五乘爲三伍謂以五乘之爲兩司馬者十有五人合爲三伍每伍兩司馬五人作一聯各率其兩二十五人共一百二十五人三伍爲一聯共率三百七十五人以作步戰也若如河右每車三甲合他車甲爲伍七十二人又合他車人爲伍則卒不素習自取紛亂非兵法矣至於甲士三人則皆在車下李衛公曰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是甲士卽在伍內定爲夾轅彌縫之兵何得至車上乎況司馬法且有一車甲士十人者不容十人皆在車上也伍者以五人名也兩者一車兩輪車名也二十五人彌縫車下故名兩也卒者萃于百人故以四數成之而曰卒旅者五百人則可陳矣師者二千五百人亦衆矣軍者一萬二千五百人則兵車四周包裹堂堂正正不可犯矣

甲又言四邑爲丘丘出馬一匹四丘爲甸甸出車一乘則鈞之丘甲出馬一匹者更令之出四匹一旦而增賦四倍有此暴政乎其謬而僞者八也

河右先生曰春秋書作丘甲杜氏註云四邑爲丘丘出馬一匹四丘爲甸甸出

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猶制也今以一甸所出責之一丘是一丘而出四丘之賦此實杜氏解經之誤與周禮何涉且其所謂四倍者則猶有解之者矣宋胡安國傳春秋據唐太宗兵法謂周制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今以四丘作四甲增二十五人爲百人則所謂增賦者止三分之一未嘗四倍也然而仍未必是者蓋賦乘曰賦與賦卒徒曰以徒役不當曰作甲甲者甲兵春秋多有之如崔杼弒君曰甲興慶氏以甲環公宮宋景公卒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鄭人討西宮之難子孔以其甲與子革子良之甲以爲守將凡列國稱甲者不可勝數故魯亦作之而其後叔孫州仇國向有叔孫氏之甲齊師伐我及清有季氏之甲則曰丘甲者必一丘出若干甲與徒卒無涉也但今不可考耳

坡按清之役季氏之甲七千然尙有孟叔之兵也謂魯當有萬餘甲矣以司馬法何乘之數計之一乘三甲步卒七十二人則萬餘甲當四五千乘二十餘萬步卒襄十一年始作三軍則是時魯兵豈應如是之多哉蓋必春秋列國征戰以甲爲強故約爲齊難不守何一車三甲之舊制而多其甲如所謂一車十甲或不止十甲也者河右解丘甲爲出甲士其是穀梁傳謂令丘民作鎧則亦多其甲兵之意也

又按封建之制孟子王制皆曰天子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于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而周禮大司徒則曰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註疏曰食供天子之食也其食者半以半供上也叁之一四之一者以其一供上也

向來論者多從孟子王制然而疑端未析王崑繩曰公侯百里萬井也萬井以山川城邑溝塗等除之三分去一得六千六百餘井助法八家同井九百畝得五萬二千八家貢法十家有溝一千畝得五萬九千四百家而諸侯之地三郊三遂每鄉遂一萬二千五百家合之當七萬五千家則魯得百里如費誓所謂三郊鄉遂者已缺一二萬家鄉大夫以及公子之采地又何所分給此不可解者也不知前儒何以懵然不計也

且以魯考之亦當不止百里魯之主祭爲泰山而國中更有龜蒙鳧繹徂徠新甫諸山見于頌詩則此數山者縣亘數百里矣而以百里之地容之能乎

然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又實難解據註疏云上平之世土廣萬里中國七千周公致治太平遂大九州方七千里以七乘之七七四十九則方千里者四十有九其一爲王畿餘四十八以之分計八州每州各有方千里者六故職方氏曰凡邦國千里以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方四百里封侯則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即此千里者五共得一百四十六國餘方千里爲附庸不下一二百國約一州二百餘國八州共足千八百國之數然而周即盛時吳楚以南爲蠻夷地域豈有七千且今時自漢以來南通百粵七閩以及滇黔幅幀侈于前古然天下州縣不過千三四百雖大小不等大約彷彿百里者則大縣也若古之諸侯有四五百里不等安得有千八百國乎无已則孟子王制地域之說猶爲近之孟子曰今天下之地方千里者九王制曰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則成周即極盛時開方計之大概不過四五千里而如此侈大其封必不能者

然則兩說者終歟是曰皆是也而讀者未之詳考也孟子之言百里也專言土田不兼山川如兼之則開方至霍嶽洞庭延袤千百里將專與之以山水而井无土田可乎且古建國亦必隨山河形勢不必盡方但以方計其田爲方百里地耳方百里之國卽萬井之國耳八家一井三鄉三遂七萬五千家占九千三百七十五井餘六百二十五井以之祿卿大夫尙可作四五采邑也後查明堂位陳澔註云公侯皆方百里而此云七百里者蓋以百里之田爲魯本國如後世食實封也并附庸爲七百里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也則吾言先儒已有及者矣

采邑只四五乎曰不然諸侯三鄉三軍然魯以公侯大國猶祇二軍至襄十一年始作三軍則三鄉之兵寬然有餘三遂之兵則以備用而不盡其力也其中卽閒以采邑何不可者况周之盛時天子畿內邦國並不世襲故王制曰外諸侯嗣也內諸侯祿也則侯國之卿大夫可知矣如柳下惠食邑柳下其後無之孔子父爲鄹邑大夫孔子不世是也周禮載師以公邑任甸地以甸地三倍於鄉除六遂七萬五千家餘爲公邑註疏謂天子使大夫治之則侯國卽仿此制以卿大夫守君之遂地爲君貢賦治軍固無不可

天子之千里則曠然矣除百里爲郊二百里爲遂每面尙有三百里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爲百萬井內四百里四四百里者十六爲十六萬井此外三百里之稍地五百里之縣地五百里之畺地尙有八十四萬井助法當爲六百餘家大矣哉何所不容乎

若公侯封域不止百里不惟見詩卽見孟子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明以山川土田附庸分爲三事土田百里而山川附庸則計功而錫不在百里內故孟子曰天子巡狩諸侯入其疆田闢人治則有慶慶以地是諸侯百里初封有

定而其後也十二年一巡狩則慶地何算故周禮約其數曰公不過五百里侯不過四百里伯不過三百里子不過二百里男不過百里註疏曰以待有功而益其封是也故周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如虞虢公爵而無功只守百里魯侯爵卑而以功多地域反大職是故耳

况五百里四百里之說職方有明文矣曰凡邦國千里封公侯若干以周知天下謂設此法以統校天下地數非謂一州之中必四公六侯十一伯二十五子百男也非謂天下必開方七千里皆封建也賈公彥曰周之封公者二王後東西二伯諸君耳今一州四公則四八三十二公矣試問八百年間曾有三十二公否

且卽中國三千里亦不盡封建也周禮問曰王制謂三等之外其餘以爲附庸閒田以附庸須賜閒田亦須賜魯頌曰錫之附庸此賜附庸也若閒田之賜則自賜圖賜土慶地賞地外禮運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謂王之子弟當封者也故宗人之職掌封王子弟之事且分同母異母親疏比之公卿大夫之三等而公卿在朝既食正田致仕之後又有副田卽公卿不必世襲而繼世之食父祿者則又有世祿之田其爲閒田所有錯雜不一是以屬官而後尙有封鄉封小邾之事也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者此又防微杜漸之意也謂公侯等雖以有功益之土田錫之山川附庸而不敢盡受仍以其半或三四之一供天子以相維繫焉

至周禮所言地域與孟子王制細考之亦不甚遠大行人章云九州六服侯服爲王斥侯甸服爲王治田男服任王職守采服爲王事民以供上去王畿二千里通之爲五千里此中國地也（禹貢王畿內謂之甸服王畿外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通王畿爲三千里再外五百里要服爲）（要服五百里爲荒服蓋中國漸開漸廣也）再外五百衛服爲王衛禦則如漢之匈奴自請保邊者

也又外五百要服亦稱蠻服要束羈縻之即漢唐之外夷有定時入貢者也其實封建之地周時約五千里觀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受周役吳楚之受周封可見矣（五千里五五爲方千里者二十有五爲百里之國者二千五百國除山川斥澤城邑溝洫去其半正可如今州縣之數州縣約百里百里以下亦以土田不計山川）王制雖言天下方三千里而東西南北皆有不盡如東海東之遼左恆山北之大同等皆古中華地而未計及也若孟子言千里者九則亦就七國衰時言耳

又按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朱註以爲鄉遂用貢都鄙用助非也夫鄉遂貢都鄙助乃漢儒註周禮遂人十夫有溝小司徒九夫爲井以爲鄉遂及遂稍縣畺中四等公邑皆用貢都鄙則用助天子邦畿千里之制也至侯國春秋經明曰初稅畝左傳曰穀出不過籍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籍稅畝非禮也是侯國祇行助矣孟子普助而不普貢而于此曰請蓋斟酌古制其意行助者十之九行貢者亦祇十之一也國中者鄉遂之內國城之中外也周禮太宰九賦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小司徒掌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明以郊之內爲國中矣天子五十里近郊百里遠郊爲六鄉二百何爲六遂侯國則爾雅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郭註曰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是天子五十里爲郊郊之內爲國中諸侯十里爲郊郊之內爲國中其地不及國十分之一狹而近城市君卿大夫所處朝覲會同所經田獵師旅所由死則園廛所宅故難以畫井爲方而但行貢法耳况孟子自言曰鄉田同井豈鄉遂用貢法乎且諸侯百里僅得天子百分之一若三鄉三遂皆用貢法幾無地以用助矣而可乎

孟子言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一王創興必毀易溝洫不勝其煩或云地非不同但三代尺有大小耳此亦無可如何而姑爲是

言後見考工記匠人疏曰五十而貢據一易之地而言七十而助據六遂上地百畝有萊五十畝而言百畝而徹據不易而言蓋禹初平水土地尚荒蕪故百畝僅佃五十休五十殷漸熟故百畝三分休一而佃七十周全熟則全佃之似較有理

肅松錄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乙亥春日

肅松錄

鎮洋陸增煒署

肅松錄校異（據日下舊聞卷三十四五禮通考卷九十三互校下稱舊聞及通考）

二頁 三行 寢陵（舊聞同通考作陵寢）

二 十 踏（舊聞及通考均作蹋○按踏與蹋通）

二 十二 闊一尺（舊聞及通考均作闊一丈○按擴中隧道似不僅闊一尺）

二 十三 初四日（舊聞及通考均作初四日寅時）

二 十四 享殿（舊聞及通考均作香殿）

二 十六 縣（舊聞及通考均作懸○按縣與懸通）

二 十七 栽（舊聞及通考均作裁）物（舊聞及通考均作件）

三 一 候（舊聞及通考均作後）

三 九 號泣（舊聞及通考均作號泣震天）

三 十二 大清（舊聞及通考均作清朝）

三 十三 故主（舊聞及通考均作大明故主）

三 十四 君后（舊聞及通考均作君后升遐）

三 十五 劉汝璞（舊聞及通考均作劉汝朴○按上文二頁十行作璞）六

十千（舊聞同通考作五十千○按上文二頁十一行共捐錢三百四十千核算首從通考）王汝樸（舊聞同通考無）

七 四 靈（通考作陵）

七 十五 朔日（通考無日字）

肅松錄

嘉興譚氏遺書之五

嘉興譚吉璁舟石著　裔孫新嘉志賢甫輯

順天府昌平州署吏目事省祭官趙一桂爲開壙捐葬崇禎先帝及周皇后共歸田妃寢陵事恭照明陵坐當昌平州天壽山崇禎十七年城陷故主縊崩至三月二十五日順天府僞官李紙票爲開壙事仰昌平州官吏速開壙安葬四月初三日發引初四日下葬彼時州庫如洗卑職與好義之士孫繁祉等十人共捐錢三百四十千僱夫啟閉初四日寅時始見

壙宮石門外香殿三間中懸萬年燈二盞殿之東間石寢牀一座又開二層石門入內通長大殿九間石牀長如前式田妃棺椁卽居其上初四日申時故主靈到舉哀祭奠下葬入壙宮內卽將田妃移于石牀右次將周后安于石牀左復請先帝棺居于正中故主有棺無椁遂將田妃椁移用祭畢將萬年燈點起將石門二座閉初六日舁土築訖（金榮漁洋山人精華錄箋注卷一紀事詩注）

思陵愍皇帝冢高四尺繚以短墻左松八株右松七株（惠棟漁洋山人精華錄訓纂卷五紀事詩注）

順天府昌平州署吏目事省祭官趙一桂爲開墟捐葬崇禎先帝及周皇后共歸田妃寢陵事恭照明陵坐當昌平州天壽山卑職於崇禎十七年正署州捕遭際都城陷沒故上縊崩至三月二十五日順天府僞官李紙票爲開壙事仰昌平州官吏卽動官銀僱夫速開田妃壙安葬崇禎先帝及周皇后梓宮四月初三日發引初四日下葬毋違時刻未便彼時州庫如洗監葬官禮部主事許作梅因葬主限迫亦再三

躊躇卑職與好義之士孫繁祉白紳劉汝樸王政行等十人共捐錢三百四十千僱夫啟閉其壙中隧道長十三丈五尺濶一尺深三丈五尺督修四晝夜至初四日始見壙宮石門用拐釘鑰匙推開頭層石門入內享殿三間陳設祭器中有石香案兩邊列五色綢緞侍從宮人生前所用器物衣服俱在大紅箱內盛貯中縣萬年燈二盞殿之東間石寢牀一座鋪設裁絨氈上疊被褥龍枕等物又開二層石門入內通長大殿九間石牀長如前式高一尺五寸濶一丈田

妃梓槨卽居其上初四日申時候故主靈到卽停於祭棚內陳豬羊金銀紙劄祭品同衆舉哀祭奠下葬卑職親領夫役入壙宮內卽將田妃移於右牀之右次將周后安於石牀之左後請崇禎先帝之梓居於正中田妃葬於無事之時梓槨俱備監葬官與卑職見故主有梓無槨遂將田妃之槨移而用之三梓之前各設香案祭器畢卑職親手將萬年燈點起遂將二座石門關閉當時掩土地平尙未立塚至初六日率捐葬鄉耆等祭奠號泣逾時方止卑職差人傳附近西山口地方撥夫百名各備掀掘筐擔舁土築完卑職同生員孫繁祉亦捐資五兩買磚修築周圍塚墻高五尺有奇幸　大清定鼎特遣工部復將崇禎先帝靈寢修建香殿三間羣墻一週使故主不致淪沒於荒郊君后猶享血食於後世雖三代開國不逾是也計開劉汝璞錢六十千王汝樸錢五十千白紳錢三十千徐魁錢三十千李某錢五十千鄧科錢五十千趙永健錢二十千劉應元錢二十千楊道錢二十千王政行錢二十千（畿輔通志卷一百六十七古蹟略陵墓三）

德勝口南兩山相夾行人礓磜中數十步輒一折數里外見崖旁鴨腳樹三羅漢松一近而知爲瑞峰菴也又里許陟一嶺徑仄多亂石前人舉踵石衮衮觸後人足嶺之巔爲崖折旋半里有岫峰菴俗云盤道菴中有泉鴨腳一本可休息復三折而下溝始寬分爲二泉涓涓流甚清駛山麓遶其左若無路然再折過一溝始望見三峰矣中峰位乎乾東峰位乎艮西峰位乎坤三峰左右環拱爲峰者二十有三所謂仙人玉女將軍步虛玻璃五雲金華紫極皆以意名者也又從磴道上十餘折至東峰菴再折而上爲中峰有玉虛觀從中峰下有西王母祠祠後石壁高三十仞石理犄惡壁右有方池流入巖下爲瀑自中峰緣崖而西爲西峰菴菴右有泉僧引之入香積泉右有方亭做潔可坐瑞峰菴有大學士趙志皐碑記岫峰菴有右通政李琦碑中峰菴有禮部郎中馮元颺碑西峰菴有大學士王錫爵禮部左侍郎翁正春二碑碑文皆稱溝溝崖爾雅水注谷爲溝以之稱名夫豈不古而帝京景物略妄以岣岣易之何哉（朱彝尊日下舊聞卷三十三）

出昌平州東門數里入伽藍口又三里爲永陵圖後曰蔣山山腹有神仙洞洞不甚深鐫字于旁曰蜿蜒龍脊山吞月磊砢雲根洞有天上懸一石如覆鐘狀山上有三清殿復行二里度一溪溪西有七鳳橋長陵神道東流之水經焉旁有井故地名玉井灣北有工部廠與龍王廟並廟碑三弘治嘉靖萬曆中太監王定張保山潘朝用所立廠碑二其一思陵命太監魏國徵掌昌宣軍務敕諭其一翰林韓四維所爲記也定與保山朝用皆爲工部廠員命掌鎮兵則自國徵始繼之者王希忠申之秀也希忠後死亂軍中之秀見賊陷京城削髮去爲僧有司香太監賈宗云然又行里許爲德陵神宮監又半里許名東井相傳成祖八妃葬此少北渡一小石橋爲德陵西向面大溪過大石橋而西至永陵再西而北至景陵由長陵西下坡渡石橋爲獻陵又度小石橋爲慶陵再度石橋二爲裕陵松左右成列再西見碑樓出松林中度一大石橋抵碑樓下則茂陵也松列樓外者存二十二株列樓以內至祾恩門者三十六株自祾恩門入難以數計矣由茂陵神馬廠神宮監而西三四里度一大石橋至泰陵渡溪而南至康陵折而北爲錐石口自溪而東有斷橋循麓右轉復渡溪水上一岡至定陵少南爲西井再南爲萬妃墳又南則昭陵東至思陵（日下舊聞卷三十四）

德陵葬雙鎖山潭子峪在永陵東北思陵葬錦屏山小紅門內（仝上）

長陵獻陵裕陵茂陵慶陵俱癸山丁向景陵永陵俱艮山坤向泰陵壬山丙向康陵辛山乙向昭陵乾山巽向定陵戌山辰向德陵甲山庚向思陵子山午向（仝上）

思陵碑亭南北四丈八尺東西如之宮門三距亭十一步階三惟中門有棟宇廣二丈四尺修三丈饗殿距門十三步階三無臺殿三楹廣七丈二尺修四丈二尺內香案一青琉璃五器全設一神碑高二尺五寸石青地雕龍邊以金泥之題曰大明欽天守道敏毅敦儉弘文襄武體仁致孝莊烈愍皇帝中楹爲煖閣長槅六扇中供木主三中則莊烈愍皇帝左則周

后右則田妃外俱用櫝冐之周后神主題曰大明孝敬貞烈慈惠莊敏承天配聖端皇后田妃神主僅存恭懿二字餘被人磨去矣配殿三楹俱黑瓦殿前大杏樹一株靈寢門三距殿址四步穴牆爲門中廣二丈四尺修一丈二尺旁則戶矣明樓距門十一步不起樓階四中開一門左右夾窗二碑石礩二丈六尺修六尺雕龍方座高丈許題曰莊烈愍皇帝之陵石几距樓十步長五尺博二尺几前石器五俱高八尺方式雕龍中一方鼎與諸陵異皆列在地寶城距几

甚近無城周迴用牆高六尺中以石灰起冢高四尺繚以短牆左松八株右松七株（仝上並見讀禮通考卷九十三）

甲申四月密雲副將張減率所部兵至昌平城下繫血書于矢射城中於是生員孫繁祉同鄉官王廷授舉人楊春茂監生白紳生員楊應震毛應元鄉民白希顏等倡義減于五月朔日攻城城中響應自卯至午與賊戰斬級百餘生擒賊一百三十名墜城死者無算奪騾馬六十四隨于次日同赴長陵祭奠縛賊渠李道春周祥傑之以偽官劉愷澤等四人獻俘于崇禎皇帝陵墓之側亦磔之具文哭奠焉（均仝上）

長陵果園在神仙洞北獻陵園在州南門外少西景陵園在山北裕陵園在景陵園西茂陵園在大松園西泰陵康陵園俱在大紅門永陵園在神仙洞前昭陵園在西山口定陵園在州西門外御路西慶陵園在白浮村德陵園在州西門迤南（均仝上）

長陵獻陵榛廠俱在渤海所景陵廠在韋村裕陵泰陵廠俱在懷柔縣茂陵永陵昭陵定陵廠俱在密雲縣康陵廠在紅川柳溝慶陵廠在平谷縣德陵廠在

薊州盤山（均仝上）

地官例書某帝之陵合以石板奉安梓宮之前時倉卒不及礱石以磚代之朱書大明崇禎皇帝之陵鈐之以鐵乃仁和龔佳育所書陵前饗奠祭器俱備香案五器全設神牌三石青地雕龍邊以金泥之上題思陵周后田妃謚石牌題莊烈愍皇帝之陵（寄圜寄所寄卷）五

風俗通義逸文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風俗通義逸文

長洲彭氏家塾書印

風俗通義逸文

錢大昕纂

易說天先春而後秋地先生而後凋日月先光而後幽是以王者則之亦先敎而後刑三皇結繩五帝畫象三王肉刑五霸黠巧（疑二字）此言步驟稍有優劣也（太平御覽七十七）

傳曰后稷冬墾田流汗而種田不生者人力非不至天時不與（御覽三百八十七）

俗說天地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摶黃土作人務劇力不暇供（力一作劣）乃引繩於泥中舉以爲人故富貴者黃土人貧賤凡庸者絙人也（御覽七十八又三百六十）

上古之時艸居露宿冬則山南夏則山北（意林錢云上古二句亦見後）

（無患條無馬氏先引此條後引無患云云不相連屬故別出之）

大禹閭（疑）百品之羞而非斤斲殽湯寢黃屋駕而乘露輿（御覽四百二十）

孝文身履革舄而衣弋綈（御覽六百九十七）

秦政幷吞六國包宇宙之宏敵（文選齊敬皇后哀策文注）

秦相趙高指鹿爲馬束蒲爲脯二世不覺（文選西征賦注）

不舉併生三子俗說生子至於三似六畜言其妨父母故不舉之也謹案春秋國語越王句踐令民生二子者與之餼生三子者與之乳母三子力不能獨養故與乳母所以

人民繁息卒滅强吳雪會稽之恥行霸於中國也古陸終氏娶於鬼方謂之女嬇是生六子皆爲諸侯今人多生三子子恐成長父母完安豈有天所孕育而害其父母兄弟者哉（意林　御覽三百六十一）

不舉寤生子俗說兒墮地便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舉寤生子妨父母謹案春秋左氏傳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因名寤生武公老終天年姜氏亦然安育妨其父母乎（御覽三百六十一）

不舉父同月子俗云妨父也謹案左氏傳桓公之子與父同月生因名子同漢明帝亦與光武同月生（意林　御覽三百六十一）

不舉生鬢鬚子俗說人十四五乃當生鬢鬚今生而有之妨害父母也謹案周書靈王生而有髭王甚神聖亦克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休和安在其有害乎（御覽三百七十四）

不宜歸生俗云令人衰案婦人好以女易他男故不許歸（意林文[illegible]不句　林[illegible]覽一生字）

宅不西益俗說西者爲上上益宅者妨家長也原其所以西上者禮記南向北向西方爲上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尊長之處也不西益者難（一作恐）動搖之耳審西益有害增廣三面豈能獨吉乎（類聚六十四　御覽一百八十）

無恙俗說恙病也凡人相見及通書問皆曰無恙謹案易

傳上古之世草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食人心故俗相勞問者云無恙非爲病也（匡謬正俗八　類聚七十五　史記刺客傳索隱　意林　御覽三百七十六　又七百三十九）

菟髕俗說臘正旦（一作祖）食得菟髕者名之曰幸賞以寒酒幸者善祥令人吉利也或說食菟髕者令人面免生髕露見醜惡今覺得之嘉不爲己疾也謹案尙書夏禹始作肉刑則天象而愼其過故穿踰盜竊者髕髕者去膝蓋骨也（髕者去膝蓋五字舊脫從漢書武帝紀注補之語方完）述至暴秦亂獄糺紛烹俎車裂（車裂下一有拉脅二字）黔首窮愁飲泣永歎凡人食得菟髕以爲佳瑞物類相感冀全己之髕也（類聚五　初學記二十九　御覽三十三　又六百四十八　又九百七）

俗說臨日月薄蝕而飲令人蝕口謹案日太陽之精君之象也日有蝕之天子不舉樂里語不救蝕者出行遇雨恐有安坐飲食重愼也（御覽八百四十九）

雷不作醬俗說令人腹內雷鳴謹案子路感雷精而生尙剛好勇死衛人醢之孔子覆醢每聞雷心惻怛耳（北堂書鈔百四十六　御覽八百六十五）

堪輿書云上朔會客必鬭爭案劉君陽爲南陽牧嘗上朔設盛僎了無鬭者（御覽八百四十九）

俗云五月到官至免（似死字或老字）不遷今年有茂才除蕭令五

月到官祓日入舍視事五月四府所表遷武陵令余爲營陵令正觸太歲主簿令余東北上余不從在事五月遷太山守（意林）

俗說二人共澡手令人鬬爭亙無異器共當澡者其祝曰人相愛狗相齧言狗鬬時洒之以水便自解也（御覽四百九十六）

坐不移罇俗說凡宴飲者移轉罇酒令人鬬爭（一作訟諍御覽四百九十六七百六十一）又

俗說幬帳不可作衣令人病癘（書鈔百三十二御覽七百）

俗說臥枕戶砌鬼陷（疑蹈）其頭（案淮南氾論訓云枕戶橉而臥者鬼神蹠其首蹠蹈義同）令人病顛（御覽七百三十九）

五月蓋屋令人頭禿（初學記四御覽三十一）

諸郭皆韓禿（顏氏家訓書證篇下云當是前代人有姓郭而病禿者）

雞伏鴨卵雛成入水雞母隨岸呼之雛出而隨母鴨雞異類能相隨也（御覽九百十八孫補）

呼雞曰朱朱俗說雞本朱公（一作朱氏翁）化而爲之今呼雞皆朱朱也謹案說文解字喌二口爲讙州其聲也讀若祝祝者誘致禽畜和順之意喌與朱音相似耳（初學記三十御覽九百十八）

呼虎爲李耳俗說虎本南郡中廬李氏公所化爲呼李耳因喜呼班便怒（御覽八百九十一）

肅肅蝦蟇掉尾俗說蝦蟇一跳八尺再跳丈六從春至冬袒裸相逐無它所作掉尾肅肅謹案蝦蟇旣處水中其尾又短正使能掉之豈能肅肅乎原其所以當言夏馬夏馬忠蜩蚋掉尾振擊（一作擊之）常肅肅也蝦蟇夏馬音相似（類聚九十三．御覽九百四十九）

戶律漢中巴蜀廣漢自擇伏日俗說漢中巴蜀廣漢土地溫暑艸木早生晚枯氣異中國夷狄畜之故令自擇伏日也謹案漢書高帝分四郡之衆用亙平之策還定三秦席卷天下蓋君子所因者本也詩公定封加以金帛重復寵異令自擇伏日不同於風俗也（類聚五御覽三十一）

赤春俗說赤春從人假貸皆自乏之時謹案詩曰春日載

陽有鳴倉鶊月令衣青衣服蒼玉又爾雅春曰青陽凡三春時不得服赤也今里語曰相斥角牛原其所以言牛不當斥角春不當從人求索也斥與赤音相似（御覽二十）

夏至著五綵辟兵題曰游光厲鬼知其名者無溫疾五綵辟五兵也案人取新斷織繫戶亦此類也謹案織取新斷二三寸帛綴著衣衿以已織維（疑縑）告成於諸姑也後世彌文易以五綵又永建中京師大疫云厲鬼字野重游光亦但流言無指見之者其後歲歲有病人情愁怖復增題之冀以脫禍今家人織新縑皆取著後縑絹二寸許繫戶上此其驗（一作表）也（御覽二十三又八百十四）

五月五日賜五色續命絲（一作縷）俗說以益人命（類聚四　初學記四）（御覽八百十四）

五月五日以五綵絲繫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又曰亦因屈原（類聚四初學記四御覽三十一）

五月五日集五色繒辟兵余問服君服君曰青赤白黑以爲四方黃爲中央襞方綴于胷前以示婦人蠶（一作芘）功（文召）（案毛字當在此下）也織麥麵懸於門以示農工成傳（紉𢡟字）聲以襞爲辟兵耳（御覽三十一注云麪麥麩也）

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爲橋（歲華紀麗）

俗說高祖與項羽（一作藉）戰敗於京索間遁叢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正鳴其上追者以爲必無人（一作追者不疑一云追者以鳥在無人）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鳥故作鳩杖以賜老人也謹案少皞五鳩鳩民者聚民也周禮羅氏獻鳩養老漢無羅氏故作鳩杖以扶老（水經注七　類聚九十二　御覽七百十又九百二十一　太平寰宇記五十二）

禹入裸國欣起而解裳俗說禹治洪水乃播入裸國君子入俗不改其恆於是欣然而解裳也原其所以當言皆裳裸國今吳郡是也被髮文身裸以爲飾蓋正朔所不及也猥見大聖之君悅禹文德欣然皆著衣裳矣（御覽六百九十六）

衆口鑠金俗說有美金于此衆人咸共詆訾言其不純賣金者欲其售因取鍛燒以見眞此謂衆口鑠金（御覽八百十一）

衆心成城俗說衆人同心者可共築起一城同心共飲雒陽酒可盡也（類聚六十三）

錢刀俗說害中有利利旁有刀言人治下率多得錢財者必有刀劍之禍也（御覽八百三十六）

燒穫殺瓠俗說家人燒黍穫則使田中瓠枯死也（御覽九百七十九亂未）

城門失火禍及池中魚俗說池中魚（中前后仲）人姓字居近城城門失火延及其家仲魚燒死謹案百家書宋城門失火因汲取池中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魚悉露見（一作死無下句）但就取（一作把）之喩惡之滋并中傷良謹（一作善類）也（類聚八十　又九十六）（類林　御覽八百七十又九　百二十五　述異記注索紀十六）

兩袒俗說齊人有女二人求之東家子醜而富西家子好而貧父母疑不能決問其女定所欲適難指斥言者偏袒令我知之女便兩袒問其故云欲東家食西家宿此爲兩袒者也（類聚四十　御覽三百八十二引齊人有一女二人求之其家謂其女曰汝欲東家則左袒欲西家則右袒其女兩袒父母問其故對曰願東家食西家宿息以東家富而醜西家貧而美也）

夜羅俗說市買者當清旦而行日中交易所有夕時便罷今乃夜羅穀明其疑駭不足也凡斬不施恵者曰夜羅（御覽四百九十　又七百二十九　又八百二十八多末一句）

徒不上墓俗說新遭刑罪原解者不可以上墓祠祀令人

死亾謹案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曾子病困啟手足以歸全也遭刑者髡首剔髮身被加笞新出狴犴臭穢不潔凡祭祀者孝子致齋貴馨香如親存時也見子被刑心有惻愴緣生事死恐神明不歆家（其諱或是故字）當不側上墓耳（御覽六百四十七）

俗說亾人魂氣飛揚故作魌頭以存之言頭體魌魌然盛大也或謂魌頭爲觸壙殊方語也（御覽五百五十二）

墓上樹柏路頭石虎周禮方相氏入壙毆魍象魍象好食亾者肝腦人家不能常令方相令于墓側以禁禦之而魍象畏虎與柏（御覽九百五十四）

俗說齊人有空車行魯人有負釜者便持釜置車中行三（一作）百里臨別取釜各不相問爲誰亦不謝後車者（一作家）繫獄當死釜主徑往篡之（一作取之篡）人穿壁未遠曰極哉（一無此上二字）車者怒不肯出釜主慙欲與俱死明日主者以事白齊君齊君義而原之（御覽四百二十一又七百五十七）

案劉向別錄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同兒）家相對爲讎（文選魏都賦注）

殺青書可繕寫謹案劉向別錄曰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簡者皆於火上炙乾之陳楚閒謂之汗汗者去其汗也吳越曰殺殺亦治也劉向爲孝成皇帝典校書籍二十餘年皆先書竹爲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由是言之殺青者竹斯爲明矣今東觀書竹素也（初學記二十八御覽六百六文選張景陽雜詩注）

光武中興以來五曹詔書題鄉亭壁歲補正多有闕誤永建中兗州刺史過翔（廣韻八戈作過栩）箋撰卷別改著板上一勞而久逸（御覽五百九十三）

俗說有功得賜金者皆黃金也謹案孫子兵書曰費千金千金百萬錢也陳平諫（[illegible]閒字古通用）楚千金賂（一作賜）二疏五十斤黃金也或云一金一是一萬錢也（意林御覽六百三十三）

鹽如炭俗說鹽亦與熱正等炭火不可以入口人食得大鹹亦啞之謹案東海朐人曉知鹽法者云欖鹽木多日每燒鹽如炭非謂竈中火炭也（御覽八百六十五）

酢如蓂莢謹案孝經說古太平蓂莢生階其味酸王者取以調味後以醯醢代之（御覽八百六十六又八百七十三）

俗說驟馬咲賓客宴食已闋主意未盡欲復飲酒餘無餚要便出脯餅椒薑鹽豉言其速疾如驟馬之傳命（書鈔百四十二御覽八百四十九）

案方言豚豬子也今人相罵曰孤豚之子是也（文選答客難注）

馬一匹俗說相馬比君子與人相匹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匹或說度馬縱橫適得一匹或說馬死賣

得一匹帛或云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賻乘馬束帛束帛爲匹與馬相匹耳（類聚九十三　御覽八百九十七　文心雕龍指瑕篇云周禮井賦舊有匹馬而應劭釋匹或量首數蹄斯豈辯物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車兩而馬匹兩稱自以竝耦爲用蓋車貳佐乘馬儷驂服服乘不隻故名號必雙名號一正則雖單爲匹矣匹夫匹婦亦配義也夫車馬小義而歷代莫悟況鑽灼經典能不謬哉）

車一兩謂兩兩相與爲體也原其所以言兩者箱轅及輪兩兩而耦故稱兩耳（類聚七十一　御覽七百七十三　又七百七十六　通鑑注漢紀三十三）

鹿車窄小裁容一鹿也或云樂車乘牛馬者剉斬飲飼達曙今乘此雖爲勞極然入傳舍偃臥無憂故曰樂車無牛馬而能行者獨一人所致耳（御覽七百七十五　後漢書趙熹傳注　通鑑注晉紀二十）

俗說大餞不在一（有字）車飯謂正得一車飯不復活也或曰餔車上飯小小不足濟也案吳郡名酒杯爲盤（字見方言廣雅曹憲音又章反）言大餞人得一盤飯無所益也盌相六不守熟案蒸飯更泥（疑當從說文作氣流）謂之餾音與六（孫補）相似也（御覽四百八十六　又八百五十）

疲馬不能度繩俗說馬羸不能度繩索或云不能度穉菜畦塍也謹案齊有繩水裁廣三四步言馬之疲乃不能度此水耳（類聚九十三　御覽八百九十七）

殺君馬者路旁兒也俗說長吏食重祿芻稾豐美馬肥希出路旁小兒觀之卻驚致死案長吏馬肥觀者快之乘者喜其言（御覽作說者快馬之走驟也驟者云云今從類聚）驟馳不已至於瘠死（類聚九十三　御覽八百九十七）

賣牛勿握角令不雋案恐觸人人不敢取也（御覽八百九十七）

周禮五黨爲州州疇也州有長使之相周足（一作是）也（類聚六　御覽百五十七）

周制天子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郡者羣也故左氏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至秦始皇初置三十六郡以監縣縣平也（意林　史記秦始皇本紀正義　類聚六　御覽百五十七）

周禮百里曰同所以奬王室協風俗總名爲縣縣兮也首也從系倒首與首易偏矣言當兮靜平徭役也（水經注二　御覽百五十七　案[illegible]字首也疑當從意林作平也兮與平皆與[illegible]當是首今[illegible]云首工必不以首爲正猶且從系亦當作從兮與此文自當下云兮靜平徭役正申說兮也平也之義首也之訓殊無意理）

周禮五家爲鄰四鄰爲里春秋國語五家爲軌十軌爲里里者止也里有司司五十家共居止同事春秋通其所也（續漢書百官志注　廣韻六止　御覽百五十七）

國家制度大率十里一鄉（續漢書百官志注）

謹案春秋國語有寓望謂今亭也民所安定也亭有樓從高省丁聲也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今語有

亭待蓋行旅宿食之所館也亭亦平也訟諍吏留辨處勿失其正也亭吏舊名負弩改爲亭（舊當有）長或謂亭父（御覽百九十四 續漢書百官志注）

中人城北四十里有左人亭鮮虞故邑（御覽百六十一）

鮮作城郭城盛也從土成聲郭大也（意林 水經注二）

郭亦謂之郛郛者亦大也（初學記二十四 御覽百九十三）

論語天子宮牆數仞禮記季武子入宮不敢哭由是言之宮室一也秦漢已來尊者以宮爲常號下乃避之云室耳弟子職曰室中握手論語曰譬如宮牆由此言之宮其外室其內也（御覽百七十四）

魯昭公設兩觀於門是謂之闕從門欮聲（水經注十六）

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蔆荷蔆水物也所以厭火（類聚六十三 初學記七 廣韻三十二霰 御覽百七十五 又百八十八）

案天子有外屏令臣下氣息（意林）

屏卿大夫以帷士以簾稍有弟（古第字）以自鄣蔽也示臣臨見自整屏風處也（廣韻四十靜 御覽百八十五）

門戶鋪首謹案百家書云公輸般見水上蠡（音螺）謂之曰開汝匣（一作頭）見汝形蠡適出頭般以足畫圖之蠡引閉其戶終不可得開般遂施（一作設）之門戶欲使閉藏當如此周密也（類聚七十四 御覽百八十八 又七百五十）

也（類聚七十四 御覽百八十八 又七百五十）

鋪施懸魚翳伏淵源（淵疑深）欲令楗閉如此（御覽百八十四）

府聚也公卿牧守道德之所聚也（廣韻九麌 通鑑注漢紀七 衆經音義十作公卿牧守文書所聚也）

廷正也言縣廷郡廷朝廷皆取平均正直也（後漢書郭太傳注 通鑑注周紀二）

寺司也諸官府所止皆曰寺（後漢書光武紀注 通鑑注漢紀三十五）

寺者嗣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中也（後漢書和帝紀注 通鑑注漢紀三十五）今尚書侍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文選吳都賦注 又劉楨贈徐幹詩注 又應璩與岑文瑜書注）

京師有長壽街萬歲街士熙（孫云疑脫一街字）若此非一街者攜也離也四出（一作通）之路攜離而別也（御覽百九十五 廣韻十三佳）

門城外郭內里門也（御覽百八十二）

市恃也養贍老少（一作言交易而退）恃以不匱也亦謂之市井俗說市井謂至市鬻賣者當於井上洗濯其物香潔及自嚴飾乃到市也（一作洗濯令鮮潔然後市鬻）案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爲一戶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爲一井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詩陳

（風土記　後漢書劉寵傳注　初學記二十四　御覽百九十一　又八百二十七）

漢改郵爲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閒置之也（後漢書郭太傳注）今吏郵書掾府督郵職掌此（續漢書輿服志注）

傳舍案請侯及使者有傳信乃得舍於傳耳（意林無諸侯及三字）

今刺史行部車號傳車從事督郵（文選范雲贈張徐州詩注　又任昉哭范僕射詩注）

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史記秦本紀索隱　意林　初學記二十四　文選籍田賦注　御覽百九十五　困學紀聞十六）

里語云越陌度阡更爲客主（文選魏武帝短歌行注　孫補）

菀（與苑同）蘊也言薪蒸所蘊積也（意林　初學記二十四　御覽百九十六）

囿者畜魚鼈之處也囿猶有也（御覽百九十六）

園援也从口袁聲四皓園公亦本園者（御覽八百二十四）

圃補也从口甫聲（同上）

井法也節也言法制居人令節其飲食無窮竭也（初學記七　御覽八百十九）

孫子云金城湯池而無粟者太公墨翟不能守之（意林）

孫子有金城湯池之說後人因此開地爲池以養魚鼈（初學記七）

海一云朝夕池（初學記六下云一云天池亦云大壑曰壑出老子及風俗通孫補）

丞者承也相者助也（類聚四十五）

漢武帝諱徹改曰通侯或曰列侯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稱關內侯通侯言其功大通於王室列者言其功德列箸（古著字）乃饗爵也（御覽百九十八）

牧守長不宜數易案尚書有考績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鄭子產從政三年民乃歌之賢聖尚須漸進況中才乎數易豈不紛錯道路也（意林）

尚書御史臺皆以官倉頭爲史主賦舍凡守其門戶（續漢書百官志注）

有秩則田閒大夫言其官裁有秩耳（續漢書百官志注　通鑑注周紀五）

嗇者省也夫賦也言消息百姓均其役賦（續漢書百官志注）

古制本無奴婢奴婢皆是犯事者或原之奴者劣婢者卑賤（意林）臧者被臧罪沒入爲官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爲奴婢也（類聚三十五　初學記十九）

易云利見大人大人與聖人其義一也（意林）

論語云君子上達臧孫紇曰後有達者將在孔丘乎（同上）

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翫聖哲之詞動則行典籍之道援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綱紀國體原本要化此通儒也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此俗儒也（後漢書杜林傳注　又賈逵傳注）

章帝時以賈逵爲通儒時人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意林）

禮云羣居五人長者必異席今呼權貴作長者非也（同上）

管子云先生施教弟子則之非知古之道是師者之稱（此二語疑有錯大意謂古者以先生爲師之稱也）諸生弟子學者非一故曰諸先生者當如醒學者譬如醉言生俱醉獨有醒者（同上）

祭酒禮云飲酒必祭尊其先也孫卿在齊最是老師（道藏本作師老誤）故三稱祭酒（同上）

士詩云殷士膚敏髦士俊秀雅士博達列士有不易之分處士隱居放言（同上　孫云文選曹子建雜詩注引烈士者有不易之分又鸚鵡賦注引處士者隱居放言也）

易曰師貞丈人吉非徒尊老須德行先人也傳云杖德莫

如信言其恩德可信杖也（同上　文弨案左傳無一德字此所說亦別解）

禮云十尺曰丈成人之長也夫者膚也言其智膚敏宏教也故曰丈夫（同上）

論語云匹夫匹婦傳云一諠一夜成一日一男一女成一室案古人男女作衣用二匹今人單衣故言匹夫（同上）

夫人當能變（周孝廉勤補云疑此當云字漢書敘傳云起居變化爲侯王）起不繫鄉里若止繫風俗見善不徙故謂之俗人（同上）

禮言簡不肖案生子鄙陋不似父母曰不肖今人謙辭亦曰不肖（同上　孫云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生子不似父母曰不肖）

方言人不事事而放蕩謂之無賴不可恃賴也猶高祖謂太上皇云大人以臣無賴也（同上）

采女案采者擇也以歲八月雒陽民遣中大夫與掖廷丞相工閱視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長壯妖潔有法相者載入後宮（文選皇后紀論注）

漢以八月算人后家以金帛賂遣主者以求入也（後漢書皇后紀注孫補）

列侯尚公主國人尚翁主以妻制夫陽屈於陰爾十（初學記御覽百五十四）

易稱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娶之禮曰歸歸其妹於諸侯亨（亨疑）終吉也（初學記十）

延熹中中常侍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縱其姦慝時人爲之語曰左迴天徐轉日具獨坐唐應聲言其信用甚於轉圜也（御覽二百九十三又四百九十六）

禮臣子無爵謚君父之義也故羣臣累其功美葬日遣太尉於南郊告天而謚之（後漢書明帝紀注）

天子（一作皇帝）新崩未有（一有定字）謚故且稱（一作總其名曰）大行皇帝（後漢書安帝紀注　文選元皇后哀策文注）

宮車晏駕謹案史記曰王稽謂范雎曰夫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奈何者一旦宮車晏駕是事不可知也君雖恨於臣是無可奈何謂秦昭王以天年終也昔周康王一旦晏

起請人以爲深刺天子當夜寢早作身省萬機如今（一作今忽）崩殞則爲晏駕矣（文選竟陵王行狀注　又恨賦注）·

梓宮者禮天子斂以梓器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亾因以爲名几人呼棺（呼一作之）亦爲宮也（後漢書明帝紀注·文選齊敬皇后哀策文注　御覽五百五十）·

葬之郭北北首求諸幽之道（文選詠懷詩注）

案秦昭王太后始臨朝也·（意林）

十月謂之應鍾何應者應也鍾者動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不藏也（御覽二十七）

十二月律謂之大呂何大者太也旅拒也言陽氣欲出陰不許也呂之言拒也依郎（疑抑）拒難之也（御覽二十七）

月與星並無光日照之乃光耳如以鏡光照日則影見壁月初見西方月望後光見東北一照也（御覽六）

吳牛望月則喘彼之苦於日見月怖亦喘之矣（御覽四）

風或清明來久長不搖樹木枝葉離地三二丈者此有龍德在其下風或清明不及二三尺者此君子之風也（類聚一　御覽九）

猛風曰颲涼風曰瀏微風曰飈小風曰颼小風從孔來曰颾（初學記一　御覽九）

積冰曰凌壯冰曰凍冰流曰澌冰解曰泮（初學記七　御覽六十八）

醬成於鹽而鹹於鹽夫物之變有時而重（類聚七十二　御覽八百六十五）

五月有落梅風江淮以爲信風又其霖霪號爲梅雨沾衣服皆敗黦（御覽九百七十）

夫火者南方陽光輝爲明聖人嚮之而治取其象也（初學記二十五）·

言人淸高如冰之潔（文選漢高祖功臣頌注　孫補）

南陽酈縣有甘谷谷中水甘美云其山上大有菊華水從山上流下得其滋液谷中三十餘家不復穿井仰飲此水上壽者百二三十中者百餘歲七八十者名之爲夭菊華輕身益氣令人堅強故也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傅袁隗爲南陽太守聞有此事令酈縣月送水三十斛用之飲食諸公多患風眩皆得瘳（一作用飲食澡浴終然無益　類聚八十一　初學記二十七　御覽五十四　又九百九十六）

案明帝起居注上東巡泰山到滎陽有烏飛鳴乘輿上虎賁王吉射中之作辭曰烏烏啞啞引弓射洞左腋陛下壽萬歲臣爲二千石帝賜錢二百萬令亭壁悉畫爲烏也（初學記二十　御覽七百三十六　又九百二十）

梧桐生於嶧山陽巖石之上采東南孫枝爲琴聲甚雅（御覽九百五十九）

柘材爲弓彈而放快（御覽九百五十八）

橙皮可以爲醬齏（御覽九百七十一）

菖蒲放花人得食之長年（御覽九百九十九）

謹案詩曰手如柔荑荑者茅始熟中穰也既白且滑（御覽九百九十六）

蓬生麻中不扶自植（類聚八十五　御覽九百九十五）

桑車揄殺聞聲（疑脫知字）之（類聚八十八）

荆鼈令死尸隨水上荆人求之不得也鼈令至岷山下巳復生起見蜀望帝帝使鼈令鑿巫山然後蜀得陸處望帝自以德不如以國禪與鼈令爲蜀王號曰開明（御覽五十六　案怪神篇逕有鼈令事而語不詳當別爲一條）

秦昭王遣李冰爲蜀郡太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江水有神歲取童女二人以爲婦不然爲水災主者白出錢百萬以行聘冰曰不須吾自有女到時裝飾其女當以沈江冰徑至神祠上神坐舉酒酹曰今得傳九族江君大神當見尊顏相進酒冰先投杯但澹淡不耗冰厲聲曰江君相輕當相伐耳拔劍忽然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鬬於岸旁有閒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鬬大極當相助也若欲知我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乃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一作名之又一作名子）曰冰兒（水經注三十三　類

聚七十四　史記河渠書正義　御覽二百六十一　又六百八十二　又八百八十二）

潁川張欽孟孝吳楚反與亞夫常爲前鋒陷陳潰圍傍人觀曰壯哉此君欽聞自矜遂死軍（御覽三百八十六）

張仲春武帝時人也善雅歌與李延年同時每奏新歌莫不稱善然不知休息終至於敗亾以諭人之進退當有節奏（御覽五百七十二）

汝南周勃辟太尉清詔使荆州（後漢書第五種傳注）

袁湯時年八十六有子十二人（後漢書袁安傳注）

光祿華肸上書就爲主事（後漢書獨行傳注）

太山巖石松樹鬱鬱蒼蒼如雲中（文選謝朓之宣城詩注）

謹案自郊貙膢春秋貙射天子射麋掩雉獻諸宗廟扶陽發滯養老致敬化之至也（御覽三十三）

謹案禮記有大喪三年不呼其門（御覽五百四十六）

武帝廣開獻書之路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書積如丘山傳業浸衆枝葉繁滋經說百萬言蓋祿利之路然也（御覽六百八）

光武車駕徙都洛陽載素簡紙經凡二千兩董卓蕩覆王室天子西移中外倉卒所載書七十車於道遇雨分半投棄卓又燒炳觀閣經籍盡作灰燼（御覽云即於處燒燔糜爲灰燼）所有餘者或作裝帳先王之道幾煙滅矣（意林　御覽六百十九）

今宴飲大會皆先黍臛（御覽八百五十）

昭帝時大官上食羹中有髮切中有土令丞坐不謹敬皆論死（御覽八百六十一）

牛乃耕農之本百姓所仰爲用最大國家之爲强弱也建武之初軍役亟動牛亦損耗農業頗廢米石萬錢天愛斯民扶助聖主事有徵應於是旅穀彌望野繭被山（類聚八十五）（御覽八百三十七）

光武中興以來五曹詔書題鄉亭壁歲補正多有闕誤永建中兗州刺史過翔箋撰卷別改著板上一勞而久逸（御覽五百九十三）（此條誤重）

鈴柄施懸魚魚者欲君臣沈靜如魚之入水不可復得聞見耳（御覽三百三十八）

彭祖壽年八百歲猶恨唾遠（御覽三百八十七）

趙王好大眉人閒半額（一本人作民閒作闊）楚王好廣領國人沒頸齊王好細腰後宮有餓死者（御覽三百八十九　又四百九十六）

東海王景興議曰晏平仲以齊君奢故澣其朝冠振其鹿裘（御覽八百二十六）

吳王夫差大敗齊于艾陵還誅子胥取其身流之江抉其目東門曰使汝視越之入吳也（匡謬正俗八）

潁川黃子廉者每飲馬投錢于水中（御覽四百二十六　又八百三十六）案（御覽載太原郝子廉事絕相類此云潁川黃子廉姓不同耳豈本一事而傳者異與）

汝南陳伯敬行必矩（[illegible]舉）步坐必儼然目有所見不知其肉（御覽三百九十三　又八百六十二　大所案後漢書郭躬傳云司徒河南吳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諱忌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汝南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寢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illegible]人問忌者多談諱忌焉此條疑風俗通之文御覽所引即是此事而詞意未完）

伯魚之生適有饋孔子魚者嘉以爲瑞故名鯉字伯魚（御覽九百三十五）

丁壯小犢跳梁弄角飲水數石生芻十束當風路（露道）夜至死不曲（御覽八百九十九）

俗云亂如蘊者糞除不潔艸介集众（疑）火就燒之謂之蘊言其烟氣縕縕取其希有淆亂（御覽八百七十一）

鎌刀白（疑刈）葵積芻蕘之效（御覽七百六十四）

案里語厚哉鮑管採腸案腹不清（淨同）然尙不盥（荅言不以不潔爲嫌）也何其財而生喜怒也（御覽三百九十五）

刻葦傷盜爲枱（御覽三百五十四）

耳珠曰璫（書鈔百三十五　御覽七百十八）

火斗曰刷（廣韻八末）

織毛褥謂之氍毹（廣韻十虞）

丸毛謂之蹏（御覽七百五十四　閔案疑出聲類通俗文）以上

笈學士所以負書箱如冠箱箱也（御覽七百十一　題云風俗記）

顏色厚取顧眄所以親密（文選嵇叔夜贈秀才入軍詩注孫補）

汝南主簿應劭議宜爲舊君諱論者皆互有異同（三國吳志七注云事在風俗通）彭城孝廉張子矯議云若君臣不得相襲作名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爲王諱胡莊王之子名胡（意林）

謹案律者法也皋陶謨虞始造律蕭何成以九章此關諸（二字疑衍書鈔四十五無）百王不易之道也時所制曰令漢書著于甲令夫吏者治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文選陳琳檄豫州文注　類聚五十四　御覽六百三十八作故承憲履繩動不失律令也）

易噬嗑爲獄十月之卦從犬言聲二犬亦所以守也（意林云獄字二犬守言無情狀犬者吠之實之所引小異）廷者陽也陽尙生長獄者陰也陰主刑殺故獄皆在廷北順其位詩云宜犴宜獄犴司空也周禮凡萬民之有罪過未離於法者桎梏以上坐諸嘉石役諸司空令平易道路也（御覽六百四十二）

周禮三王始作獄夏曰夏臺言不害人若游觀之臺桀拘湯是也殷曰羑里言不害人若於閭里紂拘文王是也周曰囹圄囹令圄舉也言令人幽閉思愆改惡爲善因原之也今縣官錄囚皆舉也（意林　御覽六百四十三）

自辛爲辠令其辛苦憂之也秦皇謂辠字似皇故改爲罪（意林　御覽六百四十一　孫補）

囚遒也言辭窮情得以罪誅遒也禮罪人寘諸圜土故囚罪人置諸圜土故囚字爲口中人此其象也（意林　初學記二十　御覽六百四十二）

械戒也所以警戒使爲善也桎實也言其下垂至地然後吐情首實（御覽六百四十四）

頌者廷尉多牆面而苟充茲位治書侍御史不復平議獄當乱紛豈一事哉里語曰縣官漫漫冤（意林作怨）死者半（御覽二百二十六　又四百九十六）昔在淸平之世使明恕君子哀矜折獄尙有怨言況在今時耶（意林上承里語三句）

百里奚爲秦相堂上作樂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搏髀援琴撫絃而歌者三其一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爲其二曰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臨當別時烹乳雞今適富貴忘我爲其三曰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谿墳以瓦覆以柴舂黃藜搤伏雞西入秦五羖皮今日富貴捐我爲問之乃其故妻還爲夫婦也（樂府解題　書鈔百二十八　古詩紀）

司農黃昌爲蜀郡太守得所失婦便爲正室使後婦下之

（[illegible]門十九虞珍議引）

河南平陰（一作南陽無平陰字）龐儉本魏郡鄴人遭倉卒之世失亾其父時儉三歲弟幾繈抱耳流轉客居廬里中鑿井得錢千餘萬遂溫富儉作府吏躬親家事行求老蒼頭謹信屬任者年六十餘直二萬錢使主牛馬耕種有賓婚大會母在堂上酒酣陳樂歌笑奴在竈下助廚竊言堂上母我婦也客罷婢語次亂老奴無狀爲妄語所說不可道也窮詰其由周詞辨試問其形狀奴曰家居鄴時在富樂里宛西婦艾氏女字阿橫大兒字阿嶷小兒曰越子時爲縣吏爲人所略賣阿橫右足下有黑子右腋下赤誌如半櫛母曰是汝公也因下堂相對啼泣兒婦前爲汝公拜即洗浴身兒衣被遂爲夫婦如初儉子歷二千石刺史七八人時人爲之語曰廬里諸龐鑿井得銅買奴得公子孫差之言我先人初居廬里者兄弟二人家買奴得公爾（類聚三十五御覽百八十九又四百七十二又五百）

蜀郡任嘉年三四歲時父騰爲諸生於漢中就師有盜賊道路斷絕蜀亦覆沒轉客長沙爲州郡吏後嘉爲長沙太守騰爲奏曹掾默知嘉實其子也嘉母語次謂嘉曰奏曹任掾則汝父也但差老耳嘉曰天下豈獨蜀有一任夫人何以老吏生邪意母曰咄我守養汝數十年無嫌議豈以

垂沒使失計哉顧實眞父不可棄捐後嘉問掾聲音何類太守何州里邪掾曰本犍爲武陽人遂轉流宕到此母察審諦又識左耳（一作耳）前贅因出抱持對之流涕嘉自拔獻欷哽咽（御覽二百五十九）

陳留太守泰山吳文章少孤遭變衰之世與兄伯武相失別二十年後相會下邳市中爭計共鬭伯武毆文章文章欲報擊之心中悽愴手不能舉大自怪也因投杖於地覩者咸笑之更相借問乃親兄也相持涕泣覩者復曰兄校弟不得報兄向者所笑乃其義也（御覽五百十六又八百二十七）

汝南周霸字翁仲爲太尉掾婦於乳舍生女自毒無男時屠婦比臥得男因相與私貨易裨錢數萬後翁仲爲北海相吏周光能見鬼署爲主簿使還致敬於本郡縣因告光曰事訖臘日可與小兒俱上家去家經十三年不躬烝嘗主簿微察知相先君寧息會同飲食忻娛否往到於家上郎君沃酹主簿俛伏在後但見屠者弊衣蠡結（御螺髻）踞神坐持刀割肉有五時衣帶青墨綬數人彷徨陰堂東西廂不敢來前光怪其故還至引見問之乞屏左右起造於膝前白事狀如此翁仲曰主簿出勿言因持劍上堂問嫗女何以養此子嫗大怒曰君常言兒體質聲氣喜學似我老公欲死爲作狂語翁仲具告之曰祀祭如此不具服子母

立義婦所窮情竭泣涕具陳其故時子年已十八呼與辭決曰凡有子者欲以承先祖先祖不享血食無可柰何自以衣裳僮僕車馬迎取其女女嫁爲賣麴子婦後適安平李文思文思官至南陽太守翁仲便養從弟子熙爲高邑令神不歆非類明矣安得養他人子乎（意林　御覽三百六十一　又八百八十三）

將作大匠陳國公孫志節有蒼頭地餘年十七情性聰惠儀狀端正工書疏志節爲戶曹史令地餘歸取資用因持車馬亾去到丹陽自云姓王名斌字文高遂留爲諸曹史志節拜揚州刺史郡遣曹衣冠子弟皆出斌下乃用之斌乞屏左右叩頭涕淚曰斌即明使君地餘也斌後爲蒼梧太守（類聚三十五　初學記十九　御覽五百）

楊範字文端齊人齊宋之亂母在賊中採椹藏於地夜取之進母於是非一忽於地中得米十斛上有字云米十斛賜孝子楊範以資給母（御覽四百十一）

汝南王叔漢父子方出游二十餘年不還叔漢作尚書郎有人告子方歿於汝南即遣兒伯三往迎喪叔漢即發哀詔書賻錢二十萬既而子方從蒼梧還叔漢詣闕乞納賻錢受虛妄罪靈帝詔將相大夫會議之博士任敏議云凡人中壽七十親父同儕亾可製服也子方在遠人指其處

不可驗也罪不可加焉詔書還錢復本官（意林）

濟北李登爲從事史病得假歸家延期後被召登自嫌不甚羸瘦謂雙生弟窟曰我兄弟相似人不能別汝差類病者代我至府窟曰府君大嚴得毋不可登曰我新吏耳無能識者我自行見主必死窟詣府主不辨後爲人所言事發覺遂殺登（御覽六百三十四）

陳留（一作陳閩）張伯喈（一作階）弟仲喈婦炊於竈下至井上謂伯喈曰我今日妝竈好不伯喈曰我伯喈也婦大慙愧其夕時伯喈到更衣婦復牽伯喈（一作婦復遂牽其背）曰今旦大誤謂伯喈爲卿荅曰我故伯喈也葢親密無過夫婦然尙如此況於初未相見而責先識之乎（御覽三百九十六　又四百九十二　類聚三十二云有張伯喈仲喈兄弟形貌絕相類仲喈妻新妝竟忽伯喈至乃戲問曰今日妝飾好否伯喈應之曰我伯喈也妻乃遽避之須臾又見伯喈以爲仲喈告云向大錯誤伯喈曰我故伯喈也）

陳留有富室公年九十無子取田家女爲妾一交接即氣絕後生得男其女誣其淫泆有兒曰我父死時年尊何一夕便有子爭財數年不能決丞相邴吉出上殿決獄云吾聞老公子不耐寒又無影時歲八月取同歲小兒俱解衣裸之此兒獨言寒復令竝行日中獨無影大小歎息因以財與兒（一作因與其財　意林　御覽三百八十八　又八百三十六）

沛郡有富家公貲二千餘萬小婦子年裁數歲頃失其母

又無親近其大婦女甚不賢公病困思念惡聟爭其財兒判不全因呼族人爲遺令云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與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兒大姊不肎與劍男乃詣郡自言求劍謹案時太守大司空何武也得其辭因錄女及聟省其手書顧謂掾史曰女性強梁聟復貪鄙其父畏賊害其兒又計小兒正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俾與女內實寄之耳不當以劍與之乎夫劍者亦所以決斷也限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活度此女聟必不復還其劍當聞縣官縣官或能證察得以見伸展也凡庸何能思（一作用）慮強遠如是哉悉奪取財以與子曰弊女惡聟溫飽十五歲亦以幸矣

於是論者乃服謂武原情度事得其理（御覽六百三十九　又八百三十六）

南郡讖女子何侍爲許遠妻侍父何陽素酗酒從遠假求不悉如意陽數罵詈遠謂侍汝公（一作翁下同）復罵者吾必揣之侍曰頗作夫妻奈何相辱揣我公者搏若母矣其後陽復罵遠遠揣之侍因上搏姑耳再三下司徒鮑宣決事曰夫妻（作綸）所以養姑者也今遠自辱其父非姑所使君子之於凡庸尙不遷怒況所尊重乎當減死論（御覽六百四十）

陳留有趙祐者酒後自相署或稱亭長督郵祐復於外騎馬將絳幡云我使者也司徒鮑宣決獄云騎馬將幡起於戲耳無他惡意（御覽八百四十六）

汝南張妙會杜士士家娶婦酒後相戲張妙縛杜士捶二十下又懸足指士遂至死鮑昱決事云酒後相戲原其本心無賊害之意宜減死（意林　御覽八百四十六）

臨淮有一人持一匹縑到市賣之道遇雨被戴後人求共庇蔭因與一頭之地雨霽當別因共爭鬭各云我縑詣府自言太守丞相薛宣劾實兩人莫肎首服宣曰縑直數百錢耳何足紛紛自致縣官呼騎吏中斷縑各與半使追聽之後人曰受恩前撮之縑主稱怨（意林作冤）不已宣曰然因知當爾也因詰責之具服俾悉還本主（意林十六　御覽四百九又六百三十九又八百十八）

汝南陳公思爲五官掾王子祐爲兵曹行會食下亭子祐曾以縣官事考殺公思叔父斌斌無子公思欲爲報仇不能得卒見子祐不勝憤怒便格殺之還府歸死時太守太傅胡廣以爲陳公思追念叔父仁勇憤發手刃仇敵自歸司敗便原遣之（御覽四百八十二）

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兩婦皆懷任（一作孕）數月長婦胎傷因閉匿之產期至同到乳舍弟婦生男夜因盜取之爭訟三年州郡（一作縣）不能決丞相黃霸出坐殿前令卒抱兒去兩婦各十餘步叱婦曰（一無曰字）自往取之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叫弟婦恐傷害之因乃放與而心甚自悽愴長婦甚

嘉謗曰此弟婦子也責問大婦乃伏十一（意林　御覽三百六十六又六百三十九）

平原郝獻胡謂取周碧爲妻謂陰陽不屬令碧與李方張少姦通𨗳得其子（類聚三十五）

巴郡宋遷母名靜往阿奴家飲酒遷母坐上失氣奴謂遷曰汝母在坐上何無宜適遷曰腸痛誤耳人各有氣豈止我母遷罵奴奴乃持木枕擊遷遂死（御覽八百四十六）

扶風蘇不韋父爲司隸李暠所𨓜暠遷司農不韋穿府北垣徑上聽專術暠臥具暠一宿數遷（御覽七百八）

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後漢書東夷傳文注云見風俗通）

羌本西戎卑賤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爲號無君臣上下健者爲豪不能相一種別部分強者陵弱轉相抄盜男子戰死以爲吉病終者送之凶（御覽七百九十四）

氐言抵冒貪饕至死好利樂在谿本西南夷又別種號曰白馬孝武帝遣中郎將郭昌等引兵征之降復以爲武都郡（御覽七百九十四）

貊者謹案春秋傳大貊小貊貊略也薄也不知送往勞來無宗廟粢盛賦斂薄也（御覽七百八十孫補）

胡者謹案漢書山戎之別種又胡者互也言其被髮左衽言語貪幣事殊互也（御覽七百九十九）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史記匈奴傳索隱）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尅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羣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爲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於是女解去衣裳爲僕鑒之結著獨

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其母後歸以狀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服斑蘭語言侏離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外癡內黠安土樂舊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賈販無關梁符傳租稅之賦有邑君長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爲姎徒（後漢書南蠻傳文注云已上並見風俗通）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於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爲龍出

水土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爲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爲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爲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皆著尾（後漢書西南夷傳人注云以上並見風俗通）

巴有賨人剽勇高帝爲漢王時閬中人范目說高祖募取賨人定三秦封目爲閬中慈鳧鄉侯并復除目所發賨人盧朴沓鄂度夕龔七姓不供租賦閬中有渝水賨人左右居銳氣喜舞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後令樂府習之（文選蜀都賦注）

槃瓠之後輸布一匹二丈是謂賨布廩君之巴氏出幏布八丈（文選魏都賦注）

秦始皇遣蒙恬築長城徒士犯罪亡依鮮卑山後遂繁息今皆髠頭衣赭亡徒之明效也（御覽六百九十七）

東方曰夷東方仁好生萬物觝觸地而出夷者觝也其類有九　南方曰蠻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　西方曰戎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　北方曰狄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通鑑注漢紀二十五）

音聲逸文

相搦也所以輔相於樂奏樂之時先擊相（御覽五百八十四）

雅形如漆筩有椎禮云訊疾以雅是也（同上）

論數（御覽引風俗通論數曰踦者奇也論數當是篇名）

十十謂之百十百謂之千十千謂之萬十萬謂之億十億謂之兆十兆謂之經十經謂之垓十垓謂之秭（本譌補下同案孫子筭經攷但下云京生秭秭生垓又不同）十秭謂之選十選謂之載十載謂之極有物有事者紀於此矣過此往者則其數可紀其名未之或聞也夫數一爲特侯（疑奇）隻（句）二爲再偶兩雙（句）三爲參四爲乘（御覽七百五十）

千生萬萬生億億生兆兆生京京生秭秭生垓垓生壤壤生溝溝生澗澗生正正生載載地不能載也（廣韻五旨）

步始於足足者長十寸十寸則尺一躍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步（文選四子講德論注）

踦者奇也隻鳥之一也（御覽六百九十七）

斛者角也庾三斛四斗秉二十四斛（御覽八百三十）

氏姓（廣韻十二齊部云氏姓篇史記荀卿列傳集解引應邵氏姓亦即此篇困學紀聞引宋景文說云姓氏篇）

萬類之中惟人爲貴春秋左氏傳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羊譏衛滅邢論語貶昭公娶於吳諱同姓也蓋

姓有九或氏於號或氏於諡或氏於爵或氏於國或氏於官或氏於字或氏於居或氏於事或氏於職以號唐虞夏殷也以諡戴武宣穆也以爵王公侯伯也以國齊（一作曹）魯宋衛也以官司馬司徒司寇司空司城也以字伯仲叔季也以居城郭園池也以事巫卜陶匠也以職三烏五鹿青牛白馬也（御覽三百六十二　廣韻引氏姓篇序云凡氏之興九事一氏於號唐虞夏殷是也四氏於國齊魯宋衛是也又云凡氏於諡戴武宣穆是也凡氏於字伯仲叔季是也又云氏於事巫卜陶匠是也氏於居者城郭園池是也氏於職焉三烏五鹿是也　北史高祐傳引風俗通姓有九種或氏於爵或氏所居）

僮氏漢有交趾刺史僮尹（廣韻一東　通鑑注漢紀五十四）

中氏漢有少府卿中京（廣韻一東）

蒙氏東蒙主以蒙山爲氏秦有將軍蒙驁驁生武武生恬皆仕秦（通志氏族略）

農氏神農之後（廣韻二冬）

重氏顓帝重黎之後少昊時重爲南正司天之事黎爲北正司地之事（通志氏族略）

爲氏漢有南郡太守爲昆（廣韻五支　容齋五筆）

隨氏隨侯之後漢有博士隨何（廣韻五支）

羲氏堯卿羲仲之後

池氏漢有中牟令池瑗（俱同上）

移氏齊公子維食采於移其後氏焉（後漢書楊震傳注　路史國名紀　通鑑注漢紀四十二）漢有恆農太守移良（廣韻五支　容齋五筆）

卑氏鄭大夫卑諶之後漢有北平太守卑躬（後漢書皇后紀注　容齋五筆）

離氏離婁孟子門人漢有中庶子離常之（通志氏族略）

訾氏帝嚳妃訾娵氏女

皮氏周卿士樊仲皮之後漢有皮尙（俱同上）

邳氏奚仲爲夏車正自薛封邳其後爲氏漢有信都邳彤（廣韻六脂　通志氏族略　通鑑注漢紀三十一）

纍氏纍祖之後（通志氏族略）

貲氏貲成陳留人

師氏師樂人瞽者之稱晉有師曠魯有師乙鄭有師悝師觸師蠲師成

尸氏其先封尸鄉因以爲氏齊相有尸臣

旗氏齊卿公孫竈之孫欒施字子旗子孫以王父字爲氏（俱同上）

非氏非子伯益之後（廣韻八微）

威氏齊威王之後以田氏始王故其後以爲氏（廣韻八微　通志氏族略）

肥氏漢有肥詔英布將肥赫（通志氏族略　孫云肥赫即下條之貲赫）

貲氏秦非子之後（通志氏族略）漢有貲赫（晉書音義）

魚氏宋桓公子目夷字子魚賢而有謀子孫以字爲族（廣韻九魚　通志氏族略　通鑑注晉紀二十六宋公子魚之後以王父字爲氏）

余氏秦由余之後（廣韻九魚　通志氏族略　通鑑注唐紀七十三）

諸氏漢有雒陽令諸於（廣韻九魚　容齋五筆）

儲氏齊大夫儲子之後（後漢書鮑永傳注）

沮氏黃帝時史官沮誦之後（後漢書獻帝紀注）

巫氏商有巫咸巫賢漢有冀州刺史巫捷（廣韻十虞　通志氏族略）

須氏太昊之後史記魏有須賈（廣韻十虞　通鑑注周紀五）

蒲氏漢有詹事蒲昌（廣韻十一模）

壺氏漢有諫議大夫壺遂（同上）

塗氏塗山氏之後漢有諫議大夫塗惲（後漢書賈逵傳注　廣韻十一模　通志氏族略）

聚氏九聚之後（通志氏族略）

鞮氏晉銅鞮伯華之後

稽氏稽黃秦賢人也（俱同上）

洼氏漢有大鴻臚洼丹洼音圭（後漢書儒林傳注　廣韻十二齊）

枚氏六國有賢人枚被（通鑑注漢紀九）

裴氏伯益之後（後漢書桓帝紀注）

臺氏金天氏裔孫日臺駘其後氏焉（後漢書獻帝紀注）

哀氏魯哀公之後因諡以爲姓（後漢書劉聖公傳注）

來氏楚有來英（通志氏族略）

眞氏漢有太尉眞祐（廣韻十七眞　通志氏族略）

神氏神農之後漢有騎都尉神曜（廣韻十七眞）

頻氏漢有酒泉太守頻暢（廣韻十七眞　容齋五筆　通志氏族略）

倫氏黃帝樂人伶倫氏之後（廣韻十八諄　通志氏族略）

鈞氏楚大夫元鈞之後漢有侍中鈞喜（廣韻十八諄　通志氏族略作御史鈞喜）

春氏楚相黃歇春申君之後（通志氏族略）

文氏周文王支庶以諡爲氏越大夫文種

芬氏晉大夫芬賢

勤氏晉有大夫勤成（俱同上）

垣氏秦邑也因以爲姓秦始皇有將垣齮（後漢書公孫述傳注　大昕案今本史記作桓齮）

尊氏尊盧氏之後（廣韻二十三魂）

賁氏魯有賁浦（通志氏族略　通鑑注漢紀四）

恩氏陳大夫成仲不恩之後（廣韻二十四痕）

丹氏晉有大夫丹木（廣韻二十五寒）

安氏漢有安成爲太守（廣韻二十五寒　通志氏族略　通鑑注晉紀二十八）

莞蘇楚大夫見呂氏春秋漢有莞路爲御史中丞（宋景文公筆記　文弨案莞路見漢書儒林顏安樂傳中宋所見本是純下莞故引爲證蕭該音丸又音官與師古云亦管字異但）

呂氏春秋長見篇作莧譆莧或莞字之誤歟莞蘇見新序一作筦蘇

冠氏古賢者鶡冠子之後（廣韻二十六桓　通志氏族略）

瞞氏荊蠻之後本姓蠻其枝裔隨音變改爲瞞氏（廣韻二十六桓）

闞氏闞令尹喜之後（廣韻二十七刪　通志氏族略　通鑑注漢紀二十八）

班氏楚令尹鬭班之後（廣韻二十七刪）

山氏列山氏之後晉大夫山祈漢有武都太守山昱（通志氏族略）

弦氏弦子後（廣韻一先）

予氏予都古諸侯國也子孫以國爲氏（通志氏族略　通鑑注晉紀二十二）

縣氏縣成父孔子門人漢有甘陵相縣芝（通志氏族略）

虔氏黃帝之後莊子有虔天根（同上　路史云虔氏出黃帝）

宣氏宋宣公之後（通志氏族略）

圂氏楚鬻熊之後（同上）

鬻氏仲尼弟子圂子鬻之後（廣韻二仙　通志氏族略）

蕭氏宋樂叔以討南宮萬立御說之功受封於蕭列附庸之國漢相國蕭何即其後氏也（廣韻三蕭）

刀（音貂）氏齊大夫豎刀之後戰國時有刀勃漢有刀間齊人以富聞子孫居勃海（廣韻三蕭　通志氏族略）

毛氏毛伯文王子也見左傳漢有毛檡之爲壽張令（宋景文公筆記）

聊氏聊蒼爲漢侍中著子書（廣韻三蕭　通志氏族略云漢侍中聊蒼著書號聊子）

髜氏衛大夫史髜之後漢有髜錯（廣韻四宵　通鑑注漢紀七）

饒氏漢有饒斌爲漁陽太守（廣韻四宵）

苗氏楚大夫伯棼之後賁皇奔晉食采於苗因而氏焉（廣韻四宵　通鑑注漢紀三十九）

徭（廣韻　音搖）氏東越王徭句踐之後其後以徭爲姓（後漢書岑彭傳注）

僑氏黃帝孫僑極之後（通志氏族略）

臯氏漢有司徒長史臯滿（同上）

阿氏阿衡伊尹號其後氏焉（廣韻七歌　通志氏族略）

朝那東夷也其後單姓挪氏（通志氏族略）

過氏夏諸侯後因爲氏漢有兗州刺史過栩（廣韻八戈）

麻氏齊大夫麻嬰之後漢有麻達注論語（廣韻九麻　路史　通鑑注晉紀十七）又有麻光爲御史大夫（通志氏族略）

家氏漢有家羨爲劇令（廣韻九麻）

牙氏周大司徒君牙之後（廣韻九麻　通志氏族略）

嘗氏齊孟嘗君之後（廣韻十陽）

匡氏魯邑也句須爲之宰其後氏焉漢有匡衡（廣韻十陽　通鑑注漢紀十二）

芳氏漢有幽州刺史芳乘（乘一作垂　廣韻十陽　通志氏族略　通鑑注漢紀三十三）

方氏方雷氏之後（通志氏族略）

穰氏田穰苴諸田之族穰所食之邑因以氏焉（同上）

襄氏楚大夫襄老之後（後漢書襄楷傳注）

彄氏晉有大夫彄劍漢有彄華（通鑑注漢紀三十二）

呂氏黃帝子呂意之後（通志氏族略）

棠楚邑大夫五尚爲之（五即伍字）其後氏焉（廣韻十一唐）

蒼氏八凱蒼舒之後漢有江夏太守蒼英子孫遂爲江夏人（通志氏族略）

皇氏三皇之後因氏焉左傳鄭大夫皇頡皇辰宋有皇氏世爲上卿本皇父充石之後以字爲氏漢有琅邪相皇運（同上）

横氏韓王子成號横陽君其後子（一作孫）爲氏（廣韻十二庚　通志氏族略）

京氏鄭武公子段封於京號京城太叔其後氏焉漢有京房（廣韻十二庚　通鑑注漢紀二十）

卿氏趙相虞卿之後（廣韻十二庚）戰國有卿秦爲魏將或云項羽將卿子冠軍宋義之後（通志氏族略）

甥氏晉大夫呂甥之後（廣韻十二庚）

行氏漢有行祈爲趙相（後漢書光武紀注）

衡氏伊尹爲湯阿衡子孫以衡爲氏一云魯公子衡之後以王父字爲氏（通志氏族略　廣韻十二庚引云阿衡伊尹之後又公衡魯公子後乃氏焉）

荆氏漢有九江太守荆修（容齋五筆）

營氏周成王卿士營伯之後漢有京兆尹營郃（廣韻十四清　通志氏族略）

嬰氏晉大夫季嬰之後（廣韻十四清　通志作趙嬰齊）

靈氏齊靈公之後或云宋公子靈圍龜之後晉有餓者靈輒（廣韻十五青）

冥氏漢有冥都爲丞相史（同上　本脫史字今攷增）

瓶氏漢有太子少傅瓶守（同上）

泠氏黃帝時典樂泠倫之後（通志氏族略）

恆氏楚大夫恆思公之後漢有東安長恆裴子孫因居之

弘氏衛大夫弘演之後漢有宦者弘恭爲中書令

乘氏楚大夫子乘之後以王父字爲氏（俱同上）

牛氏漢有牛崇爲隴西主簿馬文淵爲太守羊喜爲功曹涼部云三牲備具（廣韻十八尤）

犨氏晉大夫郤犨之後（同上）

邱氏魯左邱明之後又齊太公封于營邱支孫以地爲氏世居扶風漢末邱俊持節江淮屬王莽篡位遂留江左居吳興也（廣韻十八尤　通鑑注陳紀十　又隋紀四）

謀氏周卿士祭公謀父之後（廣韻十八尤　通志氏族略）

牟子國祝融之後後因氏焉漢有太尉牟融（廣韻十八尤　通志氏族略　通鑑注漢紀三十七）

州氏晉有州綽州賓其先食采于州因以爲氏（通志氏族略　通鑑注魏
紀七）

嶹氏犂嶹古之諸侯後有犂嶹氏犂氏嶹氏（路史國名紀）

由余秦相也見史記漢有由章至長沙太傅（宋景文公筆記）

猷氏衞有猷康（通志氏族略）

區氏歐冶子之後轉爲區氏王莽時有郎中區博

斐氏郲斐之國子孫或以斐爲氏或以郲斐爲氏（俱同上）

林氏林放之後（廣韻二十一侵）

籛氏衞大夫籛莊子（同上）

陰氏陰康氏之後周有陰不佞（通志氏族略）管修自齊適楚爲

陰大夫其後氏焉（廣韻二十一侵　通鑑注漢紀三十二）

岑氏古岑子國之後漢有岑彭（廣韻二十一侵）

湛氏八元仲堪之後（廣韻二十二覃）

聃氏周文王第十子聃季載之後（通志氏族略）

奄氏奄國號卽商奄也魯地衞祝佗曰因商奄之民以命
伯禽今兗州有奄城秦大夫奄息其後也

兼氏衞公子兼之後（俱同上）

委氏漢太原太守委進（廣韻四紙）

李氏李伯陽之後（廣韻六止）

侯氏有侯子古賢人著書（同上　通志云六國賢人）

綫氏宋大夫仲綫之後以王父字爲氏（通志氏族略）

禹氏禹支庶以爲氏（路史夏后紀下）

處氏史記趙有辨士處子故有處姓也（後漢書酷吏傳注）漢有北
海相處興（廣韻八語　容齋五筆作北海太守）

旅氏周大夫子旅之後漢高功臣昌平侯旅卿傳封六代
（通志氏族略）

所氏宋大夫華所事之後（後漢書獨行傳注　困學紀聞七　通志氏族略引作所華）
漢有諫議大夫所忠（史記司馬相如傳正義）

甫氏甫侯之後（廣韻九麌）

府氏漢有司徒掾府悝（同上　通志氏族略）

武氏宋武公之後漢有武臣（廣韻九麌）

虎氏漢有合浦太守虎旗其先八元伯虎之後（廣韻十姥　容齋五
筆）

扈氏趙有扈輒（廣韻十姥）

古氏周有古公亶父其後氏焉（後漢書東平王蒼傳注　通志氏族略）

邸氏漢有上郡太守邸杜（廣韻十一薺　容齋五筆　通志杜作社）

采氏漢有度遼將軍采皓（廣韻十五海）

嫢氏漢有嫢蘭爲交趾刺史（通志氏族略）

滿氏荆蠻有瞞氏音舛變爲滿漢有滿昌（廣韻二十四緩　通志氏族略
通鑑注漢紀二十六）

管夷吾齊桓佐也見論語漢有管虢爲西河太守（宋景文公筆記）

顓氏顓甫爲周卿（廣韻二十七銑）

典氏漢有校尉典韋（通志氏族略）

衍氏宋微仲衍之後（同上）

蟜氏晉大夫蟜父之後（後漢書逸民傳注）

昊氏太昊氏之後一云少昊之後（通志氏族略）

老氏顓帝子老童之後（同上）

蔣氏周公之裔（廣韻三十六養）

廣氏廣成子之後（通志氏族略）

丙氏齊有大夫丙歜（廣韻三十八梗）

靖氏單靖公之後以謚爲氏一云齊田氏之族靖郭君之後（廣韻四十靜　通志氏族略）

有氏有巢氏之後仲尼弟子有若魯人漢有有祿（通志氏族略）

糗氏漢有糗宗爲嬴長（廣韻四十四有　通志氏族略）

壽氏吳王壽夢之後壽於姚吳大夫（後漢書方術傳注　通志氏族略　通鑑注宋紀十二云又有大夫壽越）

耦氏宋卿華耦之後漢有侍中耦嘉（廣韻四十五厚　通志氏族略）

仲氏湯左相有仲虺（廣韻一送　上文見前）

用氏古有用國漢有高唐令用虯（路史國名紀　容齋五筆　通志氏族略）

雍氏文王子雍伯之後（廣韻三用）

被氏漢有牂柯太守被條（通志氏族略）

備氏宋封人備之後（廣韻六至）

利氏漢有利乾爲中山相（同上）

摯氏摯疇古諸侯國也周有摯荒或言帝嚳之後（通志氏族略）

遂虞後商人寘之遂（路史國名紀）

懿氏齊懿公之後（通志氏族略）

肆氏宋大夫肆臣之後（同上）

食我韓公子也見戰國策漢有食子公爲博士食音嗣（宋景文公筆記　廣韻二十四職引云漢有博士食子公河內人　通志作食子公河南人）

嗣氏衞嗣君之後（廣韻七志）

忌氏周公忌父之後（廣韻七志　通志氏族略）

貰氏降務之後漢有貰遷爲廬江太守（廣韻八未　容齋五筆　通志氏族略）

既氏吳夫槩王之後因避仇改爲既氏漢有長安長既艮（通志氏族略）

遇氏漢有遇沖爲河內太守（廣韻十遇　容齋五筆　通志氏族略）

鑄氏鑄國堯後（通志氏族略）

露氏漢有上黨都尉露平（廣韻十一暮　通志氏族略）

庫氏古守庫大夫之後以官爲氏漢有輔義侯庫鈞（廣韻十一暮）

布氏趙有布子善相馬（通志氏族略）

桂氏漢有揚州刺史桂褒（同上）

世氏戰國時有秦大夫世鈞（廣韻十三祭）

鷹氏齊鷹公之後漢有魏郡太守美陽侯鷹溫（通志氏族略）

艾氏龐儉母艾氏（廣韻十四泰通鑑注晉紀二十四）

賴氏漢有交阯太守賴光（廣韻十四泰容齋五筆通鑑注漢紀五十八）

大氏大庭氏之後（通志氏族略）

蒯氏晉大夫蒯得之後（同上）

概氏姬姓之後（廣韻十九代路史國名紀）

信氏魏公子信陵君之後（通志氏族略）

肩氏夏時侯國子孫氏焉（路史國名紀通志氏族略）

愼氏愼到爲韓大夫著愼子三十篇（通志氏族略）

獻氏晉獻公之後戰國時有秦大夫獻則（廣韻二十五願通志氏族略）

建氏楚太子建之後（通志氏族略）

段氏段干木之後（廣韻二十九換）姓段名干木（路史國名紀齊東野語云恐或失）之

灌氏斟灌氏之後（通鑑注漢紀一）

諫氏周禮有司諫氏因以爲氏漢有治書侍史諫忠（廣韻三十諫通志氏族略）

賤氏漢有右北平太守賤瓊（廣韻三十三線容齋五筆通志氏族略）

孝氏齊孝公之後（廣韻三十六效）

豹氏八元叔豹之後（同上）

到氏漢有東平太守到質（容齋五筆）

綦氏綦辛公周諸侯也秦有將軍綦雋（作儁誤徐改正）漢御史大夫綦勝之（通志氏族略）

摘氏摘輒武商末賢人

登氏新鄭人揚登邨在縣西二十五里（徐音夏）

匠氏古有匠石

望氏齊太公望之後（俱同上）

伉氏漢有伉喜爲漢中大夫（廣韻四十二宕後漢書桓帝紀注引云抗氏衛大夫三抗之後漢有抗喜爲漢中太守則字當從手旁大夫亦當爲太守也）

曠氏師曠之後（通志氏族略）

敬氏陳敬仲之後（廣韻四十三映通鑑注齊紀六）

令氏楚令尹子文之後（通鑑注漢紀七史記孝文本紀索隱）

救氏漢有諫議大夫救仁（廣韻四十九宥通志仁作久）

晝氏齊大夫食邑於晝後因氏焉（路史國名紀通志氏族略廣韻云晝邑大夫之後）

廖氏古有廖叔安左傳作飂蓋其後也漢有廖覘爲鉅鹿太守（通志氏族略通鑑注漢紀三十）

竇氏夏后相遭有窮氏之難其妃方娠逃出自竇而生少

康其後氏焉（廣韻五十陽 通志注漢紀五）

監氏衞康叔爲連屬之監其後氏焉（廣韻五十九鑑 通志氏族略）

鹿氏漢有巴郡太守鹿旗（廣韻一屋 容齋五筆 通鑑注晉紀二十）

沐氏漢有東平太守沐寵（廣韻一屋 容齋五筆 通鑑注漢紀四十六）

鞠氏漢有尙書令平原鞠譚（廣韻一屋）或爲麴氏音之譌也（通志氏族略）

宿氏漢有鴈門太守宿詳（廣韻一屋 容齋五筆 通鑑注魏紀四）

牧氏漢有越嶲太守牧根（廣韻一屋）

郜氏漢有東海太守郜熙（容齋五筆）

祿氏紂子武庚字祿父其後以字爲氏（通志氏族略）

沃氏大甲子沃丁之後（廣韻二沃 通志氏族略）

督氏宋大夫華父督之後晉有督戎漢有五原太守督瓚（瓚一作璜 容齋五筆 廣韻二沃 通鑑氏族略）

僕氏漢有渾渠侯僕多（廣韻二沃）

蓐氏蓐收之後（路史國名紀 通志氏族略）

逯氏秦邑也其大夫氏焉（後漢書郅惲傳注）漢有大司空逯並（廣韻三燭 通志空作馬）

濯氏濯輯之後（廣韻四覺）

郅氏郅商時侯國也見毛詩漢有濟南太守郅都（路史國名紀 通志氏族略 通鑑注漢紀八）

逑氏晉大夫仲逑之後（廣韻六術）

詘氏古有詘者官因以爲氏漢有汝南太守詘渙（一作頊）又張湯小吏詘居（廣韻十月 容齋五筆 通志氏族略）

闕氏承闕黨童子之後縱橫家有闕子著書（後漢書獻帝紀注 通鑑注漢紀五十三）漢有荊州刺史闕胡（通志氏族略）

勃氏宋左師勃之後也晉有寺人勃鞮（通志氏族略）

葛氏葛天氏之裔（同上）

滑氏漢有詹事滑典（廣韻十四黠）

頡氏蒼頡古之賢人（通志氏族略）頡衞古之賢者（廣韻十六屑）

鋝氏漢有廷尉鋝政（通志氏族略）

幕氏舜祖幕之後

落氏皋落氏翟國也此赤翟別種（俱同上）

作氏周公之子胙侯子孫因避地改焉漢有涿郡太守作顯（通志氏族略 容齋五筆）

博氏漢有博子勞善相馬（通志氏族略 廣韻云古有博勞）

薄氏衞賢臣薄疑漢高帝薄夫人生文帝夫人弟昭封軹侯官至車騎將軍子戎奴嗣（通志氏族略 通鑑周紀四）

柏氏柏皇氏之裔（通志氏族略）

笮氏楚有笮倫（通鑑注漢紀六十一）

獲氏宋大夫猛獲之後（通志氏族略）

昔氏周大夫封昔因氏焉漢有昔登爲烏傷令（路史國名紀　容齋五筆　通志氏族略）

赤氏帝嚳師赤松子之後（通志氏族略）

析氏齊大夫析歸父（廣韻二十三錫）

職氏漢有山陽令職洪（廣韻二十四職　容齋五筆）

齎氏古齎氏子孫因氏焉（通志氏族略）

郇氏漢有單父令郇賈（廣韻二十四職　容齋五筆　通志賈作費）其先食采郇邑因以命氏（通志氏族略）

胥氏胥國名漢有胥響爲陳相（通志氏族略　通鑑注魏紀四）

集氏漢有外黃令集一（廣韻二十六緝　容齋五筆　通鑑注魏紀九集作昔疑彼誤）

汲氏衛宣公太子伋之後居汲因以爲氏（通志氏族略）

葉氏楚沈尹戌生諸梁食采於葉因氏焉

捷氏邾公子捷菑之後漢藝文志有捷子二篇六國時人

飄氏衛氏公飄之後漢有飄終古

莢氏莢成僖子晉大夫見世本

甲氏太甲之後一云鄭大夫石甲之後（俱同上）

鄴氏漢有梁令鄴鳳（廣韻三十三業）

東郭氏東郭牙齊大夫咸陽其後也（史記平準書索隱）

東陵氏東陵侯邵平子孫氏焉（通志氏族略）

東方氏伏羲之後帝出於震位東方子孫因氏焉（通志氏族略）

（能改齋漫錄　通鑑注漢紀九）平原厭次漢太中大夫東方朔（能改齋漫錄）

公乘姓也（前書音義）

公賓氏魯大夫公賓庚之後（後漢書劉聖公傳注　通鑑注漢紀三十一）

公族氏晉成公立嫡子爲公族大夫韓無忌號公族穆子（後漢書黨錮傳注）

公玉氏齊湣王臣有公玉冉其後也（史記封禪書索隱）

中壘氏劉向爲中壘校尉支孫氏焉（通志氏族略）

終黎氏（史記秦本紀集解）

終古氏終古紂內史也因氏焉（通志氏族略）

龍邱氏漢有高士龍邱萇（同上）

司寇氏蘇忿生爲武王司寇後以官爲氏禮記司寇惠子魯大夫（廣韻五十候　通志氏族略）

司鴻氏古有司鴻袑著書漢中大夫司鴻儀（通志氏族略）

鴟夷氏本范蠡也

綦毋氏漢有廷尉綦毋參（俱同上）

期思氏有期思國（廣韻七之）

威王氏漢有中郎威王弼出自楚威王後（廣韻十陽）

諸葛氏葛嬰爲陳涉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追錄封其孫諸縣侯因并氏焉（吳志諸葛瑾傳注　通志氏族略　通鑑注漢紀二十）

渠邱氏晉有渠邱公（路史國名紀　晉疑莒之譌）

於陵氏陳仲子齊世家辭爵灌園于於陵因氏焉（通志氏族略）

夫餘氏吳公子夫槩奔楚餘其（一作）子在吳國（一作）以夫餘爲氏（廣韻九魚通志氏族略）

毋車氏樂安毋車伯奇爲下邳相有主簿步邵南時人稱毋車府君步主簿（廣韻十虞）

胡毋氏本陳胡公之後也公子完奔齊遂有齊國齊宣王母弟別封毋鄉遠本胡公近取毋邑故曰胡毋氏也（後漢書獻帝紀注通鑑注漢紀四十八）

西鄉氏宋大夫西鄉錯之後（通志氏族略路史高辛紀下注）

申徒氏隨音改爲申屠氏申徒狄夏賢人也湯以天下授之恥以不義聞己自投於河莊子申徒兀者鄭人也漢有西平將軍申徒建（通志氏族略）勝屠即申徒也（史記酷吏傳索隱）

新垣氏魏將新垣衍畢公高之後漢書文帝時新垣平善望氣（通志氏族略）

淳于小國也桓五年不復其國子孫以國爲氏（同上）

開人氏少正卯魯之開人也其後氏焉（後漢書靈帝紀注通志氏族略通鑑注漢紀四十八）

軒轅氏軒轅即黃帝也姓公孫或言姓姬（通志氏族略）

盆成氏盆成括仕齊孟軻知其必死其子逃難改氏成焉（廣韻二十三魂）

根牟子古賢者著書（廣韻二十四痕）

邯鄲氏因國爲姓漢有衛尉邯鄲義（廣韻二十五寒）

鮮于氏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其子食采於朝鮮因氏焉（後漢書第五倫傳注案通鑑注引姓譜云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支子仲食采於于因以鮮于爲氏此稱食采朝鮮疑譌）

高堂氏齊卿高敬仲食采於高堂因氏焉（通志氏族略通鑑注魏紀五）

陽成氏陽成胥渠（胥作梁譌）晉隱士也漢有諫議大夫陽成公衡（通志氏族略）

將作氏漢官有將作少府因官爲氏

王人氏王人子突之後因氏焉漢有安平太守王人峑公

王史氏周先王太史號王史氏（俱同上）

棠谿氏吳夫槩王奔楚封棠谿因以爲氏（後漢書延篤傳注）

青烏氏漢有青烏子善數術（廣韻十五青）

青陽氏青陽黃帝子也始得姓焉（通志氏族略）

丁若氏齊丁公子懿伯食采于若因氏焉（同上）

周生姓也（後漢書馮衍傳注）

投壺氏晉中行穆子相投壺因以氏焉（廣韻十九侯）

侯史氏董狐爲晉侯史官因氏焉（通志氏族略）

斟灌氏夏諸侯也子孫氏焉

三烏氏有三烏大夫因氏焉

澹臺氏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漢有博士澹臺恭

子仲氏爲宣公子仲之後

子獻氏齊大夫子獻之後也楚文王之時子獻逆爲大夫（俱同上）

鬼谷氏鬼谷先生六國時縱横家（通鑑注周紀二）

武强氏漢武强侯王梁其後因封爲氏（廣韻九麌）

武成氏趙平原君勝封武成君因氏焉（通志氏族略）

五鹿氏五鹿衛邑也晉公子重耳封舅犯於五鹿支孫氏焉漢有少府五鹿充宗

五王氏齊自威宣湣襄至建五王因以爲氏

古成氏苦成之後後隨音改焉漢有廣漢都尉古成雲（俱同上）

混沌氏少昊之良佐漢有屯莫如爲常山太守（宋景文公筆記引蘇該漢書音義困學紀聞十二）

浩生氏齊大夫浩生嘉（通志氏族略）

社南氏其先齊倡徙居社南因以爲氏（廣韻三十五馬）

社北氏與社南皆齊倡（通志氏族略）

義渠氏狄國爲秦所滅因氏焉

御龍氏陶唐氏之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夏孔甲賜氏曰御龍氏

庫成氏本苦成方言音變爲庫成（俱同上）

帝疇氏（路史引）

第八氏亦齊諸田之後田廣第田英爲第八門因氏焉王莽時有講學大夫第八矯（通志氏族略　案後漢書第五倫傳云其先齊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爲氏）

内史氏周内史叔興之後也周又有内史過（通志氏族略）

信都氏張敖尙漢魯元公主封於信都因氏焉

謝邱氏周宣王支子食采謝邱

祝其氏宋戴公之子公子祝其爲大司寇因氏焉漢有清河都尉祝其承先（俱同上）

牧師氏（廣韻六脂）

窒中姓（史記高祖功臣表索隱）

屈侯氏魏賢人屈侯鮒漢有郎中令屈侯豫（通志氏族略路史注）

鶡冠氏賢人以鶡冠爲姓鶡冠子著書（通志氏族略）

列倦氏（路史引）

櫟陽氏漢景丹封櫟陽侯丹曾孫分避亂櫟陽因封爲氏焉（通志氏族略）

白馬氏微子乘白馬朝周因氏焉

白象氏白象先生古隱者

白鹿氏白鹿先生古賢人著書

柏成氏柏成子高堯時諸侯也

百里氏秦大夫百里奚之後其先虞人家於百里因氏焉息夫氏息公子邊爲大夫因氏焉漢有光祿大夫息夫躬畢夷氏宋大夫有畢夷須畢夷皋上（俱同）

災異（續漢書五行志故泰山太守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並撰建武以來災異故知當有災異一篇）

順帝之末京師謠曰直如弦（如一作於）死道邊曲如鉤反（一作乃）封侯（文選袁淑白馬篇注　御覽[illegible]百八十七）

桓帝元嘉中京師婦人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愁眉者細而曲折啼妝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側在一邊折腰步者足不任體齲齒笑者若齒痛不忻忻

始自梁冀家所爲京師翕然皆放效之天戒若曰將收捕冀婦女憂愁蹙眉將啼也（後漢書梁冀傳注　御覽三百六十五　又四百八十八　錢案人收捕下語意未完續五行志云天戒若曰兵馬將往收捕婦女憂愁蹙眉啼泣吏卒掣頓折其要脊令髻欹斜雖強語笑無復氣味也）

延熹中京師長者皆著木屐婦女始嫁至作漆畫屐五采爲系謂黨事始發傳詣黃門北寺臨時惶恐不能信天任命多有逃亡不就考者九族拘繫及所過歷長幼婦女皆被桎梏應木屐像矣（御覽六百四十四　又六百九十八）

桓帝初京師童謠曰車班班入河間言徵靈帝者輪班攉節入河間也（續漢書五行志注）

京師童謠曰咽復嚼今年尚可後年饒

京師謠歌曰烏腿烏腿案逆臣董卓滔天虐民窮凶極惡關東舉兵欲共誅之轉相顧望莫肯先進處處停兵數十萬若烏腿蟲相隨橫取之矣

中平中京師歌董逃董卓以董逃之歌主爲已發大禁絕之死者千數上（俱同）

孝靈帝建寧中京師長者皆以葦辟（疑衍）方笥爲妝其時有識者竊言葦方笥郡國讞篋也今珍用之天下皆當有罪讞於理官也後黨錮皆讞廷尉人名悉入葦方笥中斯爲驗矣（書鈔百三十五　御覽七百十一）

靈帝時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櫑酒酣之後續以挽歌魁櫑喪家之樂挽歌執紼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國家當急殄悴諸貴樂皆死亡也自靈帝崩後京師壞滅戶有兼屍蟲而相食魁櫑挽歌斯之效乎（續漢書五行志注）

靈帝數以車騎將軍過拜孽臣內孽又贈亡人顯號加於頑凶印綬汙於腐屍昔辛有睹被髮之祥知其爲戎今假號雲集不亦宜乎（同上）

靈帝於西園宮中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爲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倣至乘軒以爲騎從價與馬齊凡人相罵曰死驢醜惡之稱也董卓陵虐王室執政皆死驢

者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駕之者乎天意若曰國有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御覽九百一）

靈帝好胡服胡帳胡牀京師皆競爲之後董卓擁胡兵掠宮掖（御覽六百九十九 又七百六）

光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胡子問養馬胡蒼頭乃姦此馬以生子（續漢書五行志注）

光和中雒陽男子夜龍從兄陽求臘錢龍假取繇數頗厭患之陽與錢千龍意不滿欲破陽家因持弓矢射玄武東闕三發吏士呵縛首服因是遣中常侍尚書御史中丞直

事御史謁者衛尉司隷河南尹雒陽令悉會發所劭時爲太尉議曹掾白公鄧盛夫禮設闕觀所以飾門章於至尊懸諸象魏示民禮法也故車過者下步過者趨今龍乃敢射闕意慢事醜次於大逆宜遣主者參問變狀公曰府不主盜賊當與諸府相候劭曰丞相邴吉以爲道路死傷既往之事京兆長安職所窮逭而住車問牛喘吐舌者豈輕人而貴畜哉頗念陰陽不和必有所害掾史爾乃悅服漢書嘉其達大體今龍所犯然中外奔波邴吉防患大豫況於已形昭晰者哉明公旣處宰相大任加掌兵戎之職凡在荒裔謂之大事何有近目下而致逆節之萌者孔子攝

魯司寇非常卿也折僭溢之端消纖介之漸從政三月惡人走境邑門不閟（一作閉）外收强齊侵地內虧三桓之威區區小國尙於趣舍大漢之朝焉可無乎明公悟然謂非已（已下當脫一字）詩云儀刑文王萬國作孚當爲人制法何必取法於人於是公意大悟遣令史謝申以鈴下規應掾自行之還具條奏時靈帝詔報惡惡止其身龍以重論之陽不坐其後車騎將軍何苗與兄大將軍進部兵相攻擊戰於闕下苗死兵敗殺數千人龍者陽類君之象也夜者不明之應也此其象也（同上）

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譌言虎賁寺東壁中有黃人形容

鬚眉良是觀者數萬省內悉出劭時爲郎故往視之何在其有人也走漏汙處膩赭流漉壁有他剝數寸曲折耳謹案季夏土黃中行用事又在壁中壁亦土也以見於虎賁寺者虎賁國之祕兵扞難禦侮必示於東東者動也言當出師行將天下搖動也天之以類告人甚於彰露也（同上）

光和四年四月南宮中黃門寺有一男子長九尺服白衣中黃門解步呵問汝何等人白衣妄入宮掖曰我梁伯夏後天使我爲天子步欲前收取因忽不見謹案尙書春秋左傳曰伯益佐禹治水封於梁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龍多歸之帝舜嘉之賜姓董氏董氏之祖與梁同

焉到光熹元年董卓自外入因間乘釁廢帝殺后百官總已號令自由殺戮決前威重於主梁本安定而卓隴西人俱涼州也天戒若曰卓不當專制奪矯如白衣無宜蘭人宮也白衣見黃門寺（一云白衣見中黃門寺曹屬之家）及卓之末中黃門誅滅之際事類如此可謂無乎（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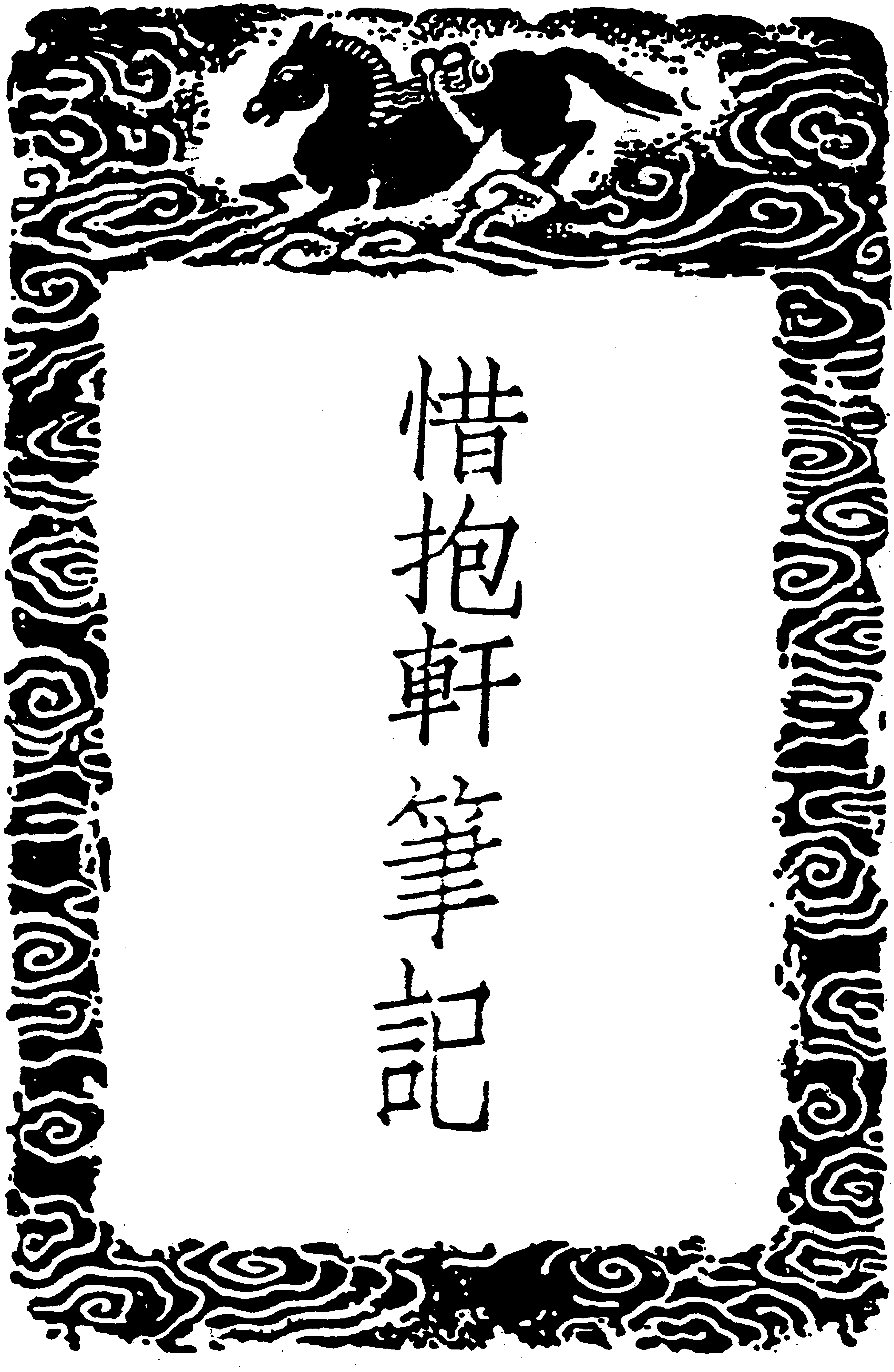
靈帝之末禮樂崩壞賞刑失中毀譽無驗競飾僞服以澂典制遐近翕然咸名後生放聲者爲時人（放聲二字疑誤）有識者竊言曰世人今日俗人今更日時人此天促其期也其間無幾天下大壞也（同上）

熹平中有雨楊一宿長丈餘作人狀頭目宛然（御覽九百五十九）

夏禹廟中有梅梁忽一春（本有而字）生枝葉（御覽九百七十）

靈帝光和七年（五行志作中平元年）陳留濟陰諸郡西及城皋陽武城郭路邊草生作人狀操持矛弩牛馬萬狀備具（五行志注有非但彷彿類良然然也二句）後關東義兵先起於宋衛之郊東郡太守橋瑁負眾怙亂陵蔑同盟忿嫉同類以殞厥命陳留濟陰迎助謂爲離德棄好即戎吏民殲殘草妖之異豈不或信（續漢書五行志注　御覽九百九十四）

中平中懷陵上有雀萬餘亂鬬殺頭懸著樹也（御覽九百二十二）



惜抱軒筆記

筆記卷一　經部一

易

譙天授說易　往閱宋郭子和易說。其論欲人知易象。而其書解易但說理而已。殊不言及聖人取象處。極以爲疑。今閱朱子語類。載胡籍谿見譙天授問易。天授令看見乃謂之象一句。他日又問天授曰。象之在道。猶易之有太極。天授之學。出於郭氏。蓋所謂象。乃沖漠無朕中兆動之幾。幾動則成象矣。然則其所謂學易之要。在乎愼獨也。此與漢以來說易者。言易辭取象於物之意不同。朱子又云譙作牧牛圖。然則今僧家所傳牧牛圖。出於天授也。

余解易震卦。億以安爲順。按說文。意。志也。意。十萬也。意。安也。今隸書亂意於意。又作億字。說文無此字。易震正當作意。若億則屢中。不億不信。正當作意耳。

說文。咎。災也。偺。毀也。經典皆通用咎。按毀失過謬之義。若內省不咎。及過涉滅頂凶。咎皆偺義而通用咎。

書

允釐百工　史記五帝本紀。信飭百官。衆功皆興。堯曰。誰可順此事。依太史公意。以允釐百工。庶績咸熙。不上屬治歷事而下屬若予采。意此讀是。

滔天　史記云。似恭漫天。太史公意蓋作欺謾意。此滔天疑古文尙書本

作滔或謟。皆欺謾意。假借作滔。與下洪水滔天字異。

文祖　史記。文祖者。堯太祖也。依五帝本紀。則當卽黃帝矣。然但言堯太祖者。五帝世系。似太史公雖依大戴禮記序之。殆亦未敢信爲眞孔子之言耶。

怙終賊刑　鄭注。謂其人終身爲殘賊則刑之。賊字讀屬怙終者。說僞孔賊殺也。言刑殺怙終之人。此解勝鄭矣。而義未盡。蓋賊止是傷殘之義。肉刑皆賊不獨殺也。左傳亡人得賊者。言被傷殘也。同此解。

彰厥有常吉哉　世讀常字作句。非是。常吉二字。當連讀之。與立政庶常吉士同。凡人爲善。天貽以福。故古人以修德之善。與履境之善。其字多同用。穀善休吉皆是也。彰厥有常吉之吉。吉卽是上九德之事。常卽是下文日字。常而不變。乃爲可用之人。立政所言文王官人。正如唐虞之法。是以其末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言常吉之人也。吉如見羣龍无首吉之類。以處境言也。與書子孫其逢吉之吉同。大吉无咎之類。以修德言。與書常吉哉之吉同。

史記河渠書。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橇。山行卽橋。以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州。鼐疑此蓋大禹謨之正文也。漢時謂堯典以下。統名虞夏書。故漢書溝洫志。亦因史記曰夏書云云。而說文欙字下。引虞書予乘四載。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欙。澤行乘𨍭。卽謂之虞夏書。故或謂之虞。或謂之夏。皆可耳。要皆是引大禹謨也。漢儒注書說四載。多据此文。而明言出於書者。惟太史公班固許愼三家。此三家固皆眞見古文尙書大禹謨者也。作僞古文禹謨者。豈不見此。然僞作古人。爲論說之辭差易。爲序事之辭則難。故雖見此語而不敢用耳。

簫韶九成　蔡傳謂簫是今文。古文作箾。舞者所執之物。先儒誤以簫管釋之。所說極當。無可疑者。蓋戛擊鳴球。至鳥獸蹌蹌。是說樂之聲。簫韶九成。是說樂之容也。簫乃是借字。

禹貢　書序。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唐虞事與三代之制。自各不同。周時諸侯之於天子。不朝之年則有聘。聘有幣是歲歲有貢也。唐虞時蓋惟有來朝之貢耳。故朝卽謂之貢。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是也。貢卽享物也。享多儀而輕物。任土所有。不須珍異。禹之道也。

盤庚　余作盤庚說云。盤庚之後商乃稱殷。其時未聞閻百詩語也。頃閱潛山公集引百詩語。乃同余說。山公又駁之云。竹書載帝孔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云云。鼐謂此當以此語。益證今世竹書之僞耳。不當以僞竹書駁閻說也。水經注。洹水出山連逕殷墟北。竹書紀年曰。盤庚卽位。自奄遷於此。遂曰殷。則酈道元所引眞竹書如是。足徵百詩與愚見所言之不謬矣。

予若觀火予亦炪（句　此字依說文引書其解云火光也从火出聲讀若巧拙之拙然則今之拙者假借字）　謀乃作逸　言予非荒德而妄爲也。審度事勢。若以火照予。既有炪明知不可避勞。故謀振作。安

逸畏勞之衆。汝等從予振作。若網在綱。若農服田力穡。大難不可濟乎。慮難曰謀。後文聽予一人之作猷。正與此句相應。

矧予制乃短長之命　短長。猶言是非也。當盤庚將遷時。事勢艱難。是非非愚民所能遽曉。如云今不承於古。罔知天之斷命。其言似有理而不知其爲浮言。恐沈於衆者也。夫小民胥顧於箴言。發有逸口。阻撓國是。已可畏矣。汝等國之舊臣。知君制是非之命。宜以民之意告於君。果其是。則當從民意。果其非。則當以圖害莫若輕之意。不匿厥旨曉諭於民。奈何反胥以浮言。恐沈於衆哉。說文。矧。况也。詞也。此矧字止是詞也。意

箴　箴字止是刺意。小人攸箴。及箴言。皆刺譏之意。非箴銘之箴也。

今予其敷優賢揚歷告爾於朕志　按此是古文尙書。其作心腹腎腸者。乃歐陽夏侯等之今文尙書也。正義鄭注尙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腎陽。按說文。𢝊。愁也。憂爲和之行。則古文優進之優。正當作憂。其正義內腎字當作賢。陽當作揚。傳寫者誤耳。當盤庚時。雖有不悅遷之人。而賢有識者。自與盤庚同心。所謂老成人。所謂篤敬也。適用其言。是爲優賢。以所歷見之明。揚示於衆。是謂揚歷。古我先王適於山。今吾亦然。是也。左思魏都賦。魏陶邱乙等薦管寧表。皆用優賢揚歷字。其意以揚歷卽優賢義。蓋非經旨。然當時有康成古本經文若此。故文家据以爲用。僞古文乃反依夏侯等之今文。易康成之古文者。蓋不達其義訓。以爲難通也。世傳黃庭經作道憂柔身獨居。羲之俗書。猶存此古字。

彌知鄭本作憂之非誤矣。

學是大篆字。斆是小篆字。二字一意也。學字从教。皆兼有教人及自覺悟兩意。禮記引書學學半。此隸書从大篆文。若从小篆。卽斆斆半也。安得兩字一大篆一小篆乎。故學記內學不躐等。讀胡校反。又善教者教字。一作學。讀胡校反。未嘗改作斆字也。康成註禮記學學半。取教及覺悟意分釋之。豈謂如大篆文專訓覺悟。如小篆文專訓教也。又說文子部。有斈字。教也。必欲用兩字體。宜云斈學半。不當云斆學半也。作僞古文者。於諸經之訓。皆頗涉獵。雜竊其辭。獨於說文荒略。故說文引經。多係古文。而作僞者不知取兹。又不知大小篆之別。妄分二字。而後世皆循其謬矣。大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六字句。案說文。𢿱。言意也。謂吾意欲言也。此猷乃𢿱之假借字。馬融本作繇。繇亦假借字。爾雅爰粵於那都繇於也。此猷字。正如爰粵字義。又大誥肆哉。說文。肆。極陳也。按肆乃極言吾意之意。肆可斷句。猷不可斷句。尙書中用猷字。必連誥告字。非如吁嗟歎詞。可斷爲句也。而前人釋猷爲道。讀斷句。致僞作古文者。云猷殷王元子。則文理不可通。吾爲拈出。亦可笑也。　秦誓。尙猷詢兹黃髮。亦是𢿱字義。

以猷訓道。當是歐陽夏侯之詁。故王莽大誥云。大誥道諸侯王也。又馬融本。猷字在大誥下。以王莽大誥推之。西漢經文。亦在大誥字下。今本則與多士多方篇同在大誥上。要之。此是虛字。在上則如爰粵。在下則如於義訓皆可通也。訓爲道則非。

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肆。辭也。哉。初也。言昔初庶邦君庶御事。成爽邦之功。由爾等之明哲。今何不明哲耶。肆字古文作𨽻。與遂字不同。不承上文。但是發語之詞。此處當十字爲句。讀哉斷句之誤。正與篇首猷字斷句誤用同。

康誥　康者。國也。稱康叔。猶管叔蔡叔之稱也。武王始命康叔爲康侯。故其辭曰。孟侯。朕其弟。孟者。始也。言始命吾弟爲侯也。謂吾弟爲諸侯長者。非是。康叔封衞時年長德益著。而國大可長諸侯。若封於康。年猶小。國小。不可爲諸侯長也。此篇自孟侯至作新民。命爲康侯之辭也。自敬明乃罰至末。命爲司寇之詞也。夫周制以諸侯爲大卿。既爲卿。必不能尙居其國也。吾疑武王命之誥。恐亦非一時之辭。成王命侯於衞。乃以先王命辭合爲一篇。以授康叔耳。以爲衞之兼司寇。猶前日也。而王卽爲命辭。安能有加於先王之上哉。一篇而兼有二誥。猶之酒誥有誥妹邦誥康叔辭焉。亦兼二誥也。

周公咸勤　勤。撫勞之也。猶內則見於公宮則劬。

司寇。卿也。國之獄訟。豈能坐獄於司寇之廷哉。外事者。都鄙鄉遂之事也。

要囚。當依陸德明音。於宵反。周時聽訟之名。左傳所云。合要多方。我惟時其戰要囚之。皆同此讀。

庶子者。卿大夫子。內衞王宮。最親之職也。由親職授官外出曰外庶子。此當與疏賤驟仕不同。乃其訓人別播敷以取私譽而病君。故甚可憝。

外正惟威惟虐作一句讀。言君長不能修於宮寢之內。以示家人及小臣而外之所正。率以威虐。藏身不恕而求喩諸人。所謂非德用乂也。

酒誥。爾大克羞。如洪範羞其行之羞。進也。言進能事其耇長。及任其君之事。固可飲食醉飽矣。然又必內自覲省。無媿於中。德乃齋明。而可進而饋祀於神明。蓋庶士有正庶伯君子。非第如庶民第能養其父母無大過而已。必進於誠意正心大人之學。乃爲勝其任也。

人於當爲之善則爲之。固惟恐其益也。於其所不當爲之不善則不爲。惟恐其不逸也。妹土當天下既定之後。不惟自息。乃逸助武庚爲亂。以取滅亡之禍。豈不痛哉。故誥庶士有正曰。爾乃自介用逸。逸者。不爲不善之所誘往而已。商人最重家法。故周封魯衞分殷民。皆以族名。宗工者。族之長者也。酒誥末劼毖殷獻臣至百宗工。皆以殷故臣言之。矧惟若事以下。乃周今命於衞之臣也。

梓材惟其塗丹雘　此當依說文作斁。今因塗塈茨亦作塗。誤也。爾雅。木謂之斁。玉謂之雕。郭注。皆治樸之名。既斲則加斁治之功。乃可丹雘。

洛誥朕復子明辟　漢人解爲周公復政成王。自是實事。但以云復王位則不可耳。周公攝政至是年。既建洛邑。乃歸政成王。以成王年長。又甚明哲。足以爲君。故曰復子明辟。若第以復命言。則明辟二字無義矣。

此篇周公在洛。以伻告王。王答之。往返皆非面相語也。故篇名洛誥。其末乃紀成王在洛烝祭事。若其誥皆王未至洛之言也。周公攝政。凡國要政。

公皆爲之矣。而頒賞功臣。修飭祀典。尙未備。固是未暇。而公意亦留以與王爲之。使其新卽政。施德於天下。以見其休美也。而又恐其少涉私暱。故又以其朋爲戒也。成王尙不敢盡任。故言予至洛。但毖祀卽退。命公留於後居洛。今未定於宗禮。是周公攝政時。治國之功未竟。未克敉撫公功而成之也。然必公在此迪將其後。卒成之。則紀功飭紀。咸得其宜。若公去而予任之。則是困我也。舊解以命公後爲命伯禽者。誠爲非是。而蔡傳又以敉公功。卽下文命寧之事。則尤非是。命一使問。何至無暇而云未克哉。以功作元祀。其人功大。賜族爵。命爲一族之祖。是爲元祀。雖其人尙存。而爲祖已定。亦可云元祀也。周公所未暇爲。而今當爲者。莫大於此。此成王所以稱爲畢協賞罰也。成王留周公迪將其後。定此宗工。監其優劣。使其人誕保文武受民而治。爲周師保疑丞之輔。則敉公功之事略竟矣。經云公定。卽承上文未定於宗禮之定也。蔡傳知命公後。非以伯禽爲後之謂。而以四輔仍指周公言。則不可通矣。四輔者指諸功臣。所謂汝受命篤弼者也。（敉公功猶敉寧武圖功之敉謂撫其事而成之）

伻來毖殷。蓋周公欲以在周工往治新邑。成王乃先使舊臣來洛治事。故云毖殷而因卽使寧問於公也。

秬鬯二卣　蔡傳以謂成王以此寧問公者非是。天子與諸侯相見。以鬱鬯祓除不祥。此身相見致問之禮。非寧問之禮。若寧問。豈可謂之明禋。且一卣足矣。二卣何說哉。蓋洛邑文武廟成。當致告焉。王使周公以秬鬯告

刪而已。此文與上毖殷寧予。自是二事。同此使耳。予不敢宿。如不宿肉之宿。寧者。問其安否。此常禮也。蔡乃以此當上文救公功以爲重典。故其說轉支。　廟成。自當致告。康成云。六典成。祭於明堂。及僞孔傳云。周公致太平。敬告文武。以此釋明禋。已是支離。蔡傳以謂寧周公以此二卣。則其失彌甚耳。

多士惟三月　蔡傳謂作洛次年之三月。鼐謂卽作洛之月也。康誥所云。乃洪大誥治者。卽包諸誥之總詞。酒誥以誥妹邦之殷士。多方以誥遷洛之殷士。正是一時事也。史自分載之耳。

弼我　按弼字。說文从弜。弜。其兩反。強之也。此弼字。乃弼戾意強之也。天人交迫。不得已也。非可以輔弼解。

繼世以有天下。前王之德猶存。後王雖失德。天下臣民。猶當奉之。此事理之常。固天命也。至其失道之極。爲天人所惡。天乃更求賢聖以爲民主。此又天命之大者。逸王特天命之常。特以淫佚。所謂圖帝之命。胥有辭也。茲其詩也。若夫故臣民心係故君。亦以是圖天之命。雖未達天命之大者。而非詩也。故多士篇曰。率肆矜爾多方。謂之義民。反覆誥諭以天命之大。辭戒雖嚴。而未嘗不寓其溫厚。責其罪而諒其心。此其所以爲聖人書也。

君奭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古以死爲無祿。則有祿者。謂虢叔死而幸四人尚存也。

儒者於孔子刪書後作序於一篇。事理當序其原始。若史氏則只序本年見事前後。各載當時事。如周公東征事。舊史於當時記載詳之久矣。豈須於封蔡叔時詳述之哉。如僞書則是作史者。逆知孔子刪其前事之篇。須於此序其事也。又不知管蔡致辟。不在流言。而在助畔。不敘其畔。而序其流言。若周史乃爾無識。聖人刪書。豈肯取之哉。

多方不肯感言於民　人君德之建。不足以懷民。而致民之怨怒。而僅以哀感之言動民。固已晚矣。雖然其自責果能深痛。猶足以感人心回天怒也。唐德宗奉天之詔是也。若驕主則更有辭以責人之罪。而自居無過。故曰大淫佚有辭。屑有辭。而終不肯感言於民。是乃唐德宗之不若者也。

爾心未愛　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周公知商故民感憤故國之亡。不恤以死而圖報周也。故以柔巽之言。欲動其自愛之心。而終不以誅戮爲事。固周之至仁。而其所以動天下而久無患之道。正在此也。爾心未愛。卽酒誥之厥心疾很。不克畏死也。

立政帝欽罰之　說文欽爲欠兒。欠乃出氣。意上帝無言而降有氣。故曰欽罰。

亦越文王武王　武王二字衍。此篇專在文王官人。觀後亦越我周文王句自明。亦越武王節。乃言武王事也。左右攜僕百司六字句。與表臣百司句對。

立政之要。知人也。專任也。我其克灼知厥若四句。說知人時則勿有間之。說專任自一話一言。承知人而所以能知人。必君自能修身明理。遠諂佞。擧忠直。此等皆周公所素以敎王者。所謂徽言。咸告孺子王也。王守之。則可以知人。旣知人。則專任。故下其勿誤於庶獄庶愼。又承專任。自古商王至勵相我國家。又承知人。今文子文孫至大烈。又承專任。言天子自有所當任之事。豈可下侵有司牧夫之事。而於己所當任之大者。反曠其職哉。然事任要非得人不可。故又以其惟克用常人終之也。夫小人亦有僞善之時。其爲善以要名希寵而已。得所欲則其人變矣。惟君子有常。惟克知灼見其心。乃能用常人。皋陶之言彰厥有常。文王之時庶常吉士。能用常人。而人君之道盡矣。

顧命伯相命士須材　舊說謂材木爲喪用。非是。此篇喪之常禮。不載成王乙丑崩。庚午日當殯於西階上。經不載也。况材木細事乎。癸酉去王崩九日矣。始取材木。不太晚乎。此篇所重。在王崩太子未在側。待其至乃受顧命冊於廟。因以朝見諸侯。皆非尋常喪紀之事。夫當喪受冊與會同事際一時。有司定職。固有之。而固有不可責於定職須特命者矣。命士須材而任之。此冢宰攝政時之大事。故變上文太保而特書伯相也。材者。人材。非木材也。

狄設黼扆綴衣　按此事在周禮爲司几筵之職。茲云狄設者。司几筵掌其禮法。設者狄。小臣事也。此文總下四處設扆皆同。其異者。下乃言之。篾席說文引作布重篾席云。織蒻席也。讀與蔑同。按司几筵王位設黼扆。扆前設莞筵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鄭注。繅席削蒲蒻展之。次席桃枝席。

鼐按顧命重席。祇用一類。周禮所用次席。亦繅席。次第加之。故曰次席耳。豈別類乎。司几筵掌五席名物。蓋其後文有繅莞熊葦萑。葦萑以喪用不數。則以顧命補之。篾卽繅也。豐卽莞也。底與筍合爲五矣。僞孔注依鄭桃枝之說。轉篾爲蔑。蔑是俗字。非經舊也。尚書疏引馬融說。亦以爲蒻席與說文同。篾讀如篾。則假借作蔑。則假借作蔑可也。作篾不可也。

麻冕蟻裳入卽位　蔡傳謂從王升西階。非是。古人所言位。本在廷之立位。若堂上或立或坐。亦有稱位者。乃是通稱。非正訓也。康王受冊時。卿士拜君。非有執事於堂。皆無升堂之禮。安得有堂上之位。其所卽之位。乃立於廷。禮記云。其在宗廟之中。如外朝之位是也。禮記雖言爲同姓。然異姓固不得有異。

率循大卞　卞字必有誤。蓋卞本弁字。隸作弁。又易其下作兩筆。則成五六之字。故作卞。此豈古文所有字哉。竊疑本是辨字。辨章治也。大治之義。或假借弁字。遂轉爲卞。抑或本是弃字。其文似卞而致誤。弃亦治也。此皆臆說無徵。姑存以俟好學深思者。

尚書爲僞作古文者。竄增以亂聖籍。固可惡矣。而自漢以來。所傳之今文尙書。亦頗爲所改易。轉失其眞。顧命。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吾始疑經云王受同瑁。而介圭安所置乎。及讀吳志虞翻傳注。內引翻駁康成之注書。乃悟經本是上宗奉同。其瑁字。則作僞者因虞翻語而妄增。後文王受同瑁。瑁乃圭字。亦作僞者改之也。若經本有瑁字。虞翻安得復讀同爲月。

而反譏康成釋爲酒盃之非乎。蓋康王朝諸侯。本執介圭不執月。謂執月此自仲翔之誤。而作僞書者。乃信而入之經文。則是康王升階之後。兩手受二器而應門。受朝手持兩器也。亦大不成禮儀矣。古太廟中。必有崇坫。以康圭坫在兩楹之間。康王所受。惟同與圭。將祭。則奠圭於坫。執同以祭。祭者灌也。既灌則退立。奠同而執圭。少俟。如聽命焉。乃復奠圭秉同以祭。如是者三。禮以三而成也。及太保受同。則王手惟執圭而出至應門之內也。說文引書作三詫。丁故反。奠爵也。（余舊有尚書說內解三詫爲咤聲非是）馬融本作詫。詫與託一也。寫者或誤加點作詫。又轉爲咤。而讀陟嫁反。則謬之甚矣。又据說文。太保奉介圭。奉上當有稱字。

古經文本無瑁字。瑁惟見考工記玉人文耳。然以黃帝合符釜山語推之。古實有此器。意天子輯瑞後專命一官。以瑁合符。卒乃頒瑞羣后。此合符非必即朝覲之日。亦非天子手執斯器也。玉人執瑁四寸。執字須善會之。蓋第言天子有是器。以待羣后來朝者耳。若必朝時手執以爲禮。則與圭同爲瑞矣。典瑞安得遺之。覲禮亦不言合符事何也。說文瑁字注。惟引玉人文。白虎通惟引考工記。及尚書大傳以瑁字。只見此二書耳。若顧命先有之。孟堅叔重。何皆不知引耶。

自東晉有僞本古文。後人讀古書。有與此不合者。或反加竄改以就僞本。使與之同。白虎通引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同。明爲繼體君也。宋元本俱如此。明人刻白虎通。据晚晉出之尚書。同下加瑁字。則似尚書漢時。果

有瑁字矣。又尚書疏內引鄭注。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二人。凡三人。用其上二人也。按鄭意謂大宗伯一人用此一人。故經曰上宗。上宗安得有二人耶。此二人必是一人。蓋鄭本經只有上宗奉同無瑁字。唐人欲就晉書之僞古文。加一爲二。以爲分執同及瑁。而不思於鄭說上宗義不可通也。此與明人之加白虎通瑁字者。皆似是而非。吾恐後人讀書者。据此妄改之本。反謂吾爲刪改經文也。故詳著之。

誕受羑若　說文羑。進善也。受而順之。從諫不逆。所以恤西土而受天命也。

呂刑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　按說文引作刖劓斀黥。斀。去陰刑也。然則此即宮刑。椓乃假借字。竊意苗民以前。似五刑之法不備。苗民乃爲之。故云始也。堯舜既治苗殺無辜淫刑之罪。然其五刑之法。實因用之。暴民之法用之。當即聖制也。其劓刵恐亦當依說文作刖劓。此言五刑之所始也。

鰥寡　析言之。則老而無夫無妻之名。通言之。則但被傷殘死生之餘者。皆可名也。大誥之允蠢鰥寡。呂刑之鰥寡。其訓皆如此。

金贖　余說呂刑以金贖爲聖人法。門人葉治三不以爲然。以爲罪疑當流放。不當使贖。余謂贖者。情尤輕於當流者也。治三猶未豁然。後見紀曉嵐筆記。載近事一姦婦。既斷決杖歸其夫。而腹懷姦孕。於律產後子當歸姦夫。其本夫忿恨。其兒甫降地即殺之。姦夫以故殺控。循名果爲故殺不誣。然原情即減等入流。亦覺重矣。然後知大辟金贖之法。果不可不用也。

惟貌有稽　說文引作惟緢有稽。緢。旄絲也。謂絲之散亂者。經言簡定民罪。所以能孚乎衆心者。惟典獄者悉心稽於紛亂之中。如治亂絲。不厭其繁也。若有厭心。有所未聽。遽以簡定人罪。是簡於不聽。忽略人命。豈所以嚴天威哉。貌合作緢。亦假借字。無訓爲毋。

墨罰之屬千　言墨與罰。其屬共有千條。下文大辟之罰亦如此。古人之字。多作與字解。有一刑條則疑者。即爲罰條。非謂重在罰條也。

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　肇。勉也。如肇牽車牛之肇。幽平之間。王朝卿士無恤國事者。故有即我御事之歎。內卿不能有績。余一人乃有望於外侯。文侯去王都地隔矣。乃能會以繼紹王朝之事。文武之世。外侯來會其常耳。至平王時而有來會者。勉法文武盛時之事則難矣。又捍王于艱。卒獲於東建國焉。此其功之鉅也。

汝則有無餘刑　餘者。留也。凡獄審定。必加覆問而後決。此常刑之法也。軍前則不依常制。當時即刑之。不留待餘日。故曰無餘刑。但其刑惟劓刵之類。蓋此是魯人備築者。略緩於在戰陣之地。故非殺耳。若軍士不峙糧。及魯人運芻茭不給者。則乏軍甚急。皆大刑必死矣。以孥戮解無餘刑非是。罪大身死。乃復孥戮。身尚不殺。豈有孥戮之理。

筆記卷二　經部二

詩

深則厲　以衣涉水曰厲。毛傳依爾雅爲訓。蓋雖深而以衣涉之猶可度。以比事可權者。若更深則厲。亦不可以比經權並不通者。此訓不可易。說文有砅字。引詩深則砅。不知爲誰家詩說。然非是。惟無石砅。故雖厲揭。若有石砅。雖涉亦不揭矣。若有狐之在彼淇厲。厲或可作砅字訓乎。

星言夙駕　古晴字本作姓。姓亦可作星。若星辰字自作曐。詩星言夙駕。釋文引韓詩曰。星。精也。精明晴之謂也。世久以星字當曐。此詩偶存古字耳。其星言即晴字。甫晴。即駕足以爲勤矣。若見星而行。乃罪人與奔喪者之事。衛文固不得爲也。又爾雅。四時和爲通正。論衡作四氣和爲景星。星字亦今晴字。故爲四時氣和之名也。候人之詩。刺遠君子親小人。遠君子之意自見於末章。其首章但言小人任用之非。非謂候人爲君子所居也。毛傳鄭箋以此爲君子之事。朱子不取。但作況說引起誠是也。但此候人是徒役。非候人之官。毛傳以爲君子之官本誤。鄭康成注周禮。候人職治其禁令。以設候人云。選卒以爲之。即引此詩。其說爲是。朱子猶引毛傳送迎賓客之官。不若改云送迎賓客之卒。蓋候人之官。亦不何戈役也。古人掌其事之官。與供其事之役。不嫌同名。周禮中此類多矣。

檜羔裘逍遙狐裘以朝　鼐論諸侯及其臣有正朝之朝。有相見通言之朝。詳於論語說中。此狐裘以朝。乃是燕見臣下。非三朝之正。如孔子三朝記之朝。故其次章即曰狐裘在堂。正朝必在廷。燕見乃在堂也。解狐裘爲

諸侯朝天子服非是

三事大夫　上正大夫是六卿正官此大夫在其下而皆有任人準夫牧三事之責之大夫也集傳以三公訓之此猶爲僞古文周官三事暨大夫句所誤也

君子至止韎韐有奭　鄭箋以君子爲諸侯初卽位來朝尚服士服故云韎韐其解支甚朱子以君子卽指王而韎韐爲軍服其解明當不可易矣鼐謂韎韐實本是士服說文士無巾有帢制如榼缺四角其色韎雖意尊常在國則天子至士巾帢不同及至行軍則上下均服故自天子至士同用韎韐耳

楚茨四詩以爲卽周禮之豳雅者其說蓋是觀其詞意實與七月相出入似一時一人作也七月但言民事故爲風此四詩則有君公之事故爲雅使君壽考君婦莫莫非大夫所可稱樂具入奏方社而用犧牛非大夫禮也

信彼南山　信讀申南山橫亘雍州幾及千里故曰信信直長遠之義也南山所濟之地皆天下之沃壤其北限以巀嶭九嵕又自是而北則去終南遠雖雍州之地而非沃壤矣周之先居戎狄之地固在巀嶭九嵕北也公劉遷豳乃得沃土南望南山自是岐下豐鎬皆接於南而實自豳始此詩豳雅故前篇言抽棘闢草萊之事此又言禹甸此南山下雍州之田上上而公劉得之以疆理而成王業之始也公劉既以疆理而成肥饒爲狄

人所棄故來奪其地及太王遷岐雖避狄而成強大串夷載路豳之地旋爲周復取未知其爲太王時與抑王季文王時與

甫田以我齊明毛傳器實曰齊在器曰盛此解是也齊明卽齊盛也集傳引曲禮稷曰明粢謂倒文以就韻此有小誤稷固在齊盛中而齊盛不但稷說文皿部齍黍稷在器以祀者此經與齊盛之正字也禾部𪗉稷也或從次作秶此稷曰明粢之正字也食部餈字之或體作粢稻餅也今隸書齍盛明粢皆借粢字然齍明與明粢實義有別矣集傳偶未審耳

毛詩於楚茨以下之小雅蓋以爲述古刺時之詩朱子不之從誠以其詞氣稱述懿美略無傷刺之義序說誠不可通朱子之傳是也惟魚藻采菽兩篇鼐竊以謂仍當如序說然非刺幽王蓋亦厲王時之詩也厲王蓋暴虐苛急以威嚴繩下而恩義瘠焉自懿王居廢邱而厲因之故詩人以思先王昔居鎬時上下和而事簡易可以豈樂而飲酒豈若今之督責煩碎尊倨而使人乖離哉至其於諸侯也己自尊而視人極卑己欲富而不恤人貧己欲安而不恤人勞己欲樂而不恤人憂是以諸侯畏懼不敢來朝時諸侯之朝者從容安樂何爲而不樂見王乎優哉游哉亦是戾矣使之不得優游夫何怪其不戾也此二篇者所述者美而意則傷辭不迫而情實切嗟乎是則道路以目之時也

行葦　寇榮上書云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班彪北征賦慕公劉之遺德

及行葦之不傷此不知爲齊魯韓三家中誰氏之說然觀毛詩序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雖未指明公劉而義亦近之皆以不傷行葦爲實事此等前儒舊說未嘗不可存若以言得詩人之旨則必如朱子集傳之解乃當安得以其所從來之古而必以爲是哉

近時學者每謂毛詩原本出于子夏其說必不可易鼐謂此非智者之見也漢書言毛詩家自云本於子夏自是傳疑之詞且諸經之始孰不原於聖門而後學者得以意增益如左傳非盡出邱明言齊詩者乃有四始五際之詭誕未必出於轅固范蔚宗言衛宏爲毛詩序其言必有所從來謂序盡出於宏固不可抑豈盡出於毛公而況以言子夏乎

桑柔職涼善背毛傳涼薄也康成讀爲諒朱子從鄭鼐意毛詁是也蓋此字本當作䣼而借涼字爲民不利此世之存心極薄人也爾雅涼薄也若涼當以漿人水漿醴涼爲正義訓薄爲借義而說文水部亦但以薄訓涼此許氏之疏矣

雝詩朱子謂武王祭文王廟誠是蓋武王時文武廟在豐天子亦須自鎬往故首言有來至止兼辟公天子言也其後周公別作清廟維清之詩此詩乃退用於徹意清廟等詩詞少而音長此詩閒句用一二韻其節蓋短故于徹宜與廢徹不遲以速爲貴也

玄鳥　玄鳥詩序謂祭高宗朱子以其無据不敢決但以爲祭祀宗廟之樂多聞闕疑眞孔氏之家法也焉山公臆斷以謂報祭上甲微以宅殷土

芒芒句證上甲微之居殷此無稽之談不足辨但取本文誦之自玄鳥生商以及有今日之盛宅殷土而有天下矣乃復追溯始有天下之成湯故加以古字此文理之易明者若自上甲微順序而下則古字眞不通矣

周禮

周禮一書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非也鄭康成云周公居攝作六典之職宋儒亦信以爲周公所爲此亦非也劉歆以謂周公致太平之迹謂之迹非謂其書周公作也其語差近實矣吾則以謂其書非一時之書漢鄭仲師以爲卽尚書周官篇後儒多譏其謬吾以謂仲師雖謬然其中亦有失中之得焉竊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天官冢宰此殆正西周時周官之語其下所載略如今書之序官而已下當卽接以地官春官等後人蓋取周官文增益之以其文既繁爲編簡隔乃又加惟王建國二十字於五官之上西周之文豈若是繁復哉以其原本周官篇故其書曰周官仲師之言亦不爲甚謬然則是書當依西漢舊名曰周官不當曰周禮也

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　說文作垗五帝解云畔也按禮至敬不壇埽地而祭但有四面之界畔而已秦漢因其制以立五帝畤畤亦界畔之謂卽垗耳鄭康成周禮注云爲壇之營域按其義宜云爲墠之營域蓋古人於壇墠字惟金縢祭法明分之其餘如曲禮左氏春秋多通作壇康成此注壇字宜讀曰墠

大司寇之首掌建邦之三典夫立官定法正以其法可常行者耳若夫經典重典此是未定官時變通之法設官分職豈可載之職內哉朝大夫職云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此尤無理既誅朝大夫矣以爲朝大夫之職可乎

宋熙寧中神宗謂王安石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不可謂少安石曰古非特十一之稅而已市有泉府之官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有次布總布質布廛布之類甚衆關市有征而貨有不出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古取財豈特十一而已按此則安石之禍宋固由安石之不善用古然周禮之言本爲有弊害及後世亦當與安石分任其咎矣

儀禮

儀禮晉宋儒者多有專爲喪服作疏者故其疏首云今之所釋且以七章明之第一明黃帝之時云云至第七明鄭玄之注經傳兩解之鄭氏者北海郡高密縣人姓鄭名玄云云此是以喪服篇專行故其辭如此唐人作正義全不省視抄襲入全經之疏則重複冗亂矣又唐人作疏之體不駁注文注縱有失必強伸其說獨士虞禮取黍稷祭於苴鄭注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將納尸以事其親爲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奠之耳或曰苴主道也則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可乎疏乃云此據文有尸而言將納尸有苴按下記云無尸者亦有苴又特牲少牢吉祭無苴按司巫祭祀則供匰主及蒩館是會祀者亦有苴者是其意以鄭爲不然也此不知本出何人之疏然所辨自勝注

既夕禮大夫髽散帶垂即位注此互文以相見耳髽婦人之變竊謂此解非是當未成服時男子免而婦人髽矣既成服後男子著喪冠惟爲將啓變而去冠袒免免之制蓋露其髮髽非如冠之覆髮故云大夫髽若婦人則自未成服後常髽矣經何必言乎

禮記

入戶奉扃　此處古注不甚分明古人門大戶小凡向室者於入戶之時必側其身不敢平入既以致敬亦妨旁木或汙衣也扃者扛鼎橫木奉扃入門戶者勢必側行今雖空手猶像奉扃然故曰入戶奉扃也

前有水則載青旌至各司其局　按此一章並是軍禮非爲王行乃然也王行有軍從者固亦然耳近行不從軍旅者亦不須設此也前有士師者士卒徒衆以爲士師之官非是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　史記序此在兒戲陳俎豆之後年十七孟僖子卒之前且云季氏享士要絰與往則是母喪期而小祥之後年十五六可與兵革之役矣然則母亡時正年十三四也十二歲前母未告父墓所在不能往展此於情事無可疑又其母亡非即外殯殯寢三月當葬矣乃送至五父之衢五父之衢乃四字里名非殯於衢路所殯亦邑外可葬地也古人殯亦掘坎而其上畢塗與葬相似此亦正如今人之浮厝耳故見之者以爲葬待訪知父墓而後合葬此正見聖人幼時即善處疑事太史公必見眞家語其紀年皆可推尋不誣烏有如陳澔所疑之事哉

方密之先生通雅謂塡池即是塡殯時所掘坎其說非是殯所掘坎在寢西階上將葬遷祖廟時固塡坎矣關夕祖於祖廟之庭此推柩反之應是受弔於廟豈復殯於寢乎與塡殯坎事不相涉竊疑塡讀爲顚池即池視重霤之池棺既設飾復取下之也降婦人非謂降階是時婦人固在階下使避去謂之降於是柩升西階主人於阼階下行受弔之禮是謂降婦人而後行禮

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　鄭注謂以朝服十五升布爲衰按喪服上曰衰下曰裳此通言也若正言之衰則喪服記云負廣出於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此長六寸博四寸當心前者乃是衰也自斬衰至緦衰既名曰衰則是皆綴此長六寸博四寸之衰矣又鄭注喪服記云前有衰後有負板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鄭於此特舉孝子是斬衰之上衰乃旁綴博後綴負大功以下第有當心衰無博負也此子游以朝服十五升布是既有事其布全是吉服而御綴長六寸博四寸之衰當心於禮安有此衰制哉衰既非禮乃子游特造然則其牡麻絰亦必特造乃與衣稱按禮齊衰大功之絰大小不同而皆用牡麻小功緦麻之絰大小不同而皆用澡麻子游之弔惠子以常禮言當弔服加麻環絰大如緦麻之絰耳今經蓋如緦麻絰之大小而其麻實乃不加澡治之牡麻與齊衰大功麻同禮亦無此絰制皆子游特爲非禮之制以啓將軍文子之疑者也

叔仲皮學子柳　按檀弓屢言子柳其人魯賢士知禮者蓋即孟子所言泄柳魯穆公時人次於子思者也其氏蓋泄氏也叔仲皮乃叔仲氏與子柳非一族但嘗從學於子柳耳叔仲皮親死皮之妻雖魯人尙知爲舅姑齊衰繆絰而叔仲皮乃聽其弟叔仲衍邪說使繐衰環絰倍師棄禮甚矣經文叔仲皮死句蓋誤脫一字舊說者不誤其脫文而以妻爲子柳之妻以皮爲子柳父則謬之甚矣此章及雜記泄柳死徒由右相皆記子柳之徒不承其傳之事

燕不與　按燕禮獻士於西階上是燕時士之升階不待言矣疏以無士升階之文故云不與殊失其義蓋此燕不與非指燕禮之正乃指君之曲宴惟私暱得與耳猶上文之朝不坐非正朝也（朝義詳論語說內）

殷人作誓　言誓盟國民如魯盟於僖閎詛於五父之衢之類周人作會言會集其民訓誥之即周禮月吉讀法之事以誓軍旅會諸侯詰之則失其義

王制一篇陳澔謂其雜有緯書說非也其詞有同於緯書漢元成間作緯者習聞其說而亦用爲說耳漢文帝命博士作王制時尙無緯也蓋所采皆周末諸子之言第雜有紕繆耳所采孟子少易其詞皆不逮孟子之善載王者一歲四巡此惟唐虞有之三代之君已不能行此所取爲過高矣

至於亂政疑衆四誅。不聽而殺此申商之言也。王者教化修明。固不當有處士橫議。及諸作姦。致此四誅之人也。卽有之。度其情罪最重。流放足蔽之矣。殺而不聽。惡之有甚於寇姦宄者何哉。惟其法太重而不可行。故後世民之若此者徧天下。公行恬然。莫得而罪之。是皆失其平矣。當文帝時。才無出於賈生者。賈生言雜申韓。況才不逮賈生者乎。此其所以不能無純駁也。後之君子。知其有純駁而擇善從之其可矣。

王制。公家不畜刑人。與祭統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是先王之正法。若周禮墨者守門之類。乃衰世之法。周之盛時。刑者少而極當。被罪者。固不可用也。且無如許刑人以供用。後世刑者多而或不當。乃有復進之人。竊意先王之世。惟奄或不得已用刑人。其時宮女亦少。用奄固少。宮中任猥雜之事者狄也。周禮無狄而奄多。則刑人在君側者衆。此豈周盛時之事哉。

同律二字句。不言度量衡者。如漢書歷律志。意度量衡。統於律也。

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　鄭謂此生字。解如漢書律歷志。生其竅厚薄均之生。治也。言和氣平行於四時。而後可以月分治四時之進退。是以三五而盈。則爲一節。三五而闕。則爲一節。氣不和則恆燠恆寒。月不可以察治此氣矣。

樿杓　陳氏集說以杓爲洗設非也。此杓是酌酒於尊。以入爵觶者。

刮楹達鄉　鄭注鄉牖屬。謂夾戶窗也。每室八窗爲四達。按此是漢人所說。明堂四阿有室之制。鄭以謂此本非周人明堂之制。已辨之矣。此鄉字卽牖風塞向之向。北牖也。卿大夫宮室無北牖。天子廟制有北牖。與前牖正對。故曰達鄉也。

反坫出尊崇坫康圭　鄭注出尊。當尊南也。按禮。卿大夫之堂。但有西階上坫。天子諸侯。則兩楹間有坫。兩君之好。旣獻反爵若天子享諸侯。蓋亦以反爵。故曰天子之廟飾也。皇氏解天子於諸侯用燕禮。尊於東楹之西。卽爲兩楹之間。此說不誤。疏依注欲尊當兩楹正中。而坫在尊南則坫非兩楹間矣。吾意出尊文不必連上。自爲一事。天子諸侯廢禁出置地上。故曰出耳。崇坫之坫。似卽用反坫之坫。當諸侯朝覲時。此坫上加木以承圭。以重其事。故曰崇坫康圭。非兩楹間築有兩坫也。

祭法幽宗雩宗。如僞家語六宗之說。良爲虛誕。康成續爲禜甚是。說文。設緜絕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禮記。雩禜祭水旱。是叔重時字本作禜。不作宗也。

思慈愛忘勞　鄭注言思父母之慈愛己。吾謂此如慈以旨甘之慈。言子思奉養父母之事。孝經亦言慈愛恭敬。皆言子於父母。

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　此夫婦止作男女字解。檀弓。夫婦方亂。左傳。夫婦辛苦墊隘。義亦如此。

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按此經義。言親親則必有殺。尊賢則必有等。此理勢之自然。而先王所以制之爲禮。禮所以爲天理之節文。而下文所云君子不可不知天者也。凡經語字同而義各有當。此禮字與孟子。禮之端也。禮指性所有之德在內者微別。而與仁之實章。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正同。皆指行禮之實事言。故注亦用節文字。此節經總是從內推出。非從外倒推進內。今世俗解。乃有禮生等殺之說。非是。

筆記卷三　經部三

春秋

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郿　水經注云。京相璠曰。公羊傳作微。在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冢。以此推之。所云微子去之者。正是去居於此耳。其宋地似武庚未畔時。商屬武庚。武庚滅。乃以封微子。故樂記云。投殷之後於宋。正謂武庚耳。當武庚滅。成王封微子爲宋公之時。固以安殷遺民之心。然殷之大家。大率遷於洛。又以六族七族分之魯衞。微子故國。不以與宋。而與魯。聖人慮經盛衰。假令微子後人更有畔心。周與魯衞。三面包宋於中。固足以制之矣。至微子旣爲宋公。然周止稱爲微子。不曰宋公。知微子之心。非樂爲宋公者也。死不葬宋地。越境而葬微。殆以受微於先王。歸首於所封之土。其微子遺命乎。

左傳

左傳葵邱之會。齊桓自稱小白余。此余字是語辭。非我字義。說文。余語之舒也。正得此余字之解。

七穆　鄭穆公子見經傳者可二十人。靈公夷。襄公堅。公子歸生。（子家）公子虺。（成十四年作公子騑）公子去疾。（子良）公子宋。（子公）公子曼滿。公子魚臣。公子偃。（子游）公子班。（子如）公子喜。（子罕）公子騑。（子駟）子印。士子孔。子豐。子然。子羽。（五人不知其名）公子鮑。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孔）襄二十二年。杜注七穆。（良氏。游氏。罕氏。駟氏。國氏。豐氏。印氏。）乃云穆公十一子。意有名字各出。當併爲一人者耶。然亦不止十一也。穆族同字者兩子孔。兄弟也。有去疾字良。又有士子孔子良。有子羽又有行人子羽。公孫揮伯叔與兄弟子也。有偃子游。又有駟帶之子偃子游。兄弟之曾孫也。名字悉同。若印段子石。則其行輩不可考。然皆穆族。以是知論語於子羽必加行人字者。以別於公子子羽耳。當時穆公子旣多。蓋有賜族者。有不賜族者。子羽之父。蓋未賜族者。故傳但稱公孫揮也。

恥爲禽焉　左傳昭四年。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杜注。言其舊爲闔廬之臣。非也。沈尹戌必無適吳臣於闔廬之事。蓋臣者。臣僕之意。卑視之也。猶王彥章謂亞次鬬雞兒之意。故恥爲禽。

共工氏　鄭子言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然則共工亦更姓改物之天子。非諸侯也。太子晉言虞於耽樂淫失其身者。蓋共工末世之君。猶夏商之桀紂矣。古者。王伯皆君長之稱耳。無天子諸侯之別。禮記。共工氏之霸九州。卽是王天下之異稱也。太子晉言黎苗之王。卽公侯君一國之異稱也。漢書載劉歆三統歷。謂共工任智刑以強。故伯而不王。吾謂其說非是。杜元凱謂其以諸侯伯有九州。此承劉氏之失也。

黴褰與襦　注云。褰袴也。蓋袴與襦對。卽是裳也。其異於裳者。分衩在面

不同。裳之分在兩旁耳。以其分衩可褰揭。故又名之褰也。漢書昌邑王傳。衣短衣大絝。（絝卽袴字）惠文冠。朱博傳。官屬多褒衣大袑。師古曰。此大袴也。又敘傳。綺襦紈絝之間。此皆以襦袴相對。並卽是裳之面分衩者。說文。絝。脛衣也。古自股以上。可通名曰脛。故有脛衣之名。六朝時人。猶上衣下裳。而武人乘騎於下裳不便。則另以帛縛之。謂之袴褶。江表傳言。呂範釋鞴著袴褶。此如今戰帬矣。隋煬帝大業六年。以臣下從巡遊禮服爲不便。又以袴褶不宜見君。乃去袴褶而衣袍。無上衣下裳之制。此是古今一大變革。自是衣不分上下。而世遂疑褌爲袴。不知袴之卽褰而非褌也。褌褌是一物。袴帬袑是一物。

公羊傳

孫以王父字爲氏　考之於傳。似不必盡然。如子產已稱國氏子。國子也。豈待孫乎。吾疑無駭卽字展。非其祖字展也。羽父明爲請謚與族。隱公依以字爲謚之法。賜謚曰展父。而族曰展氏。傳義自明。前儒不達字謚之法。故說之窒滯耳。

論語

小大由之　集注以小大由之屬上句讀。此從程子說也。程門楊謝諸公。及後李延平。皆屬下有所不行爲一句。以文義論。似屬下爲是。屬上則全是臆詑。或問朱子有辨。然竊不敢以爲是。蓋此小大由之卽是以和用禮之人。原不至於大放肆。但未免少偏於和。故小大之中於禮。偶有所惑。卽

有所不行。若本是一味於和。放廢禮法。則事事不行。豈得云有所不行乎。

周禮。孝德以知逆惡。蓋至孝之人。視其於父母少有未盡之處。卽是逆惡。故孔子以能養不敬者比至犬馬。此卽逆惡也。近世說論語者。以朱子集註爲非。謂不應喻及犬馬。不知此卽以不敬之養。爲尙可苟安。非所謂孝德。以知逆惡者矣。

先生　先生本是父兄之稱。後生本是弟子之稱。以師長猶父兄也。故亦謂之先生。而後生亦以是稱。凡受學者。固不必親子弟也。然立名之始。則原以一家人而分之。故論語先生饌。及儀禮兄弟後生畢觶。乃正是其本義。近世所有之韓詩外傳。賈生新書。乃有以先醒釋先生之義。大爲鄙陋。且說文有醒無醒。醒乃後世之字。卽此一端。足明此兩書皆爲後人僞作之本也。世乃有信其說者。亦可嗤矣。如晚生字。晉人以稱家之幼小。見晉書元帝紀。又王大令帖。二女晚生。皆佳。後世乃以爲通用之卑稱。其理亦正。如此耳。禮記。遭先生於道。先生與之言則對。此先生。皆當通父兄師長言之。正義固已誤以師長爲主矣。

可也簡　余往作雍也章義。以可也簡可字。亦屬使南面。此從上蔡說也。或問不從上蔡之說。亦是朱子未定之論。語類一處云。可字連屬上節。（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出說苑十九卷今家語獨之）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　從政。是專執國政之稱。左傳言荀林父。晉之從政者。新及子產從政一年是也。季康子之時。仲由三子已見用。但未嘗使如孔子於季桓子之時之從政耳。使康子而用孔子。其爲東周矣。此既非所能。使委任三子。使當國重任。故猶足以治魯也。是以孔子亟勸之。金正希作此題義云。從事其間。贊末議焉耳。不知三子此時。久已從事其間。康子習知其勝任。不待問矣。從政非贊末議之謂也。今之從政者何如。及論語末。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亦當依此解。

澹臺滅明　史記。澹臺滅明狀貌甚惡。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言幾不知其爲賢也。而家語乃言其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爲以容取人。失之子羽。索隱以其異爲疑。吾謂今家語僞耳。史記所采。或卽孔氏眞家語也。

劉原父以有婦人焉爲邑姜。以爲太姒。則武王不可曰予有亂臣也。竊按釋文作予有亂十人云。本或作亂臣非。按陸德明所云有臣字非者。卽原父意耳。然卽依今論語作亂臣。而婦人作太姒亦無病。蓋武王所云予。猶云我國家。非指己身也。惟武王所言。乃文王時事。故孔子言三分有二。亦言文王也。

鄭康成謂帷裳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朱子集註用康成說。而略加字云。其餘若深衣。蓋深衣乃以上衣下裳縫合爲一。其殺削何待言。古蓋有非朝祭禮服。而燕服亦分衣裳爲二者。如黃衣狐裘之類。此不得卽謂之深衣。但削幅若深衣耳。

羔裘元冠不以弔　按檀弓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如孔穎達說。此但指主人小斂之後。若主人小斂之前。當以朝服往。則正是羔裘玄冠矣。其說

非是。禮記但載子游裼裘以弔事。裼裘豈卽朝服哉。檀弓承上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則將弔人亦必易去羔裘玄冠。雖主人未小斂。必不以羔裘玄冠往也。至所易則古人常居布冠。止是白布。漢魏六朝人巾帢猶白。隋唐後乃不然。又古人弁以葬。則弔者或弁或白布冠皆可。其衣或素衣或深衣。其裘或麑鹿或狐貉無不可。所弔若是朋友自當疑衰。其但爲所知死而不必疑衰。但不以羔裘玄冠弔耳。

說文拱孿皆居竦切。拱。斂手也。孿。攣也。子路拱之。當是欲攣持之拱。乃假借字。

閔子　閔子衣蘆花事。見或問所載。吳氏引韓詩外傳語。檢今韓詩外傳。此語不可見。宋時蓋猶有外傳眞本。今坊刻乃抄集之書。僞爲之耳。語類載建安吳才老作論語十說。及論語考異。又有論語解。然則此吳氏必才老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　按桓魋奔衛。在哀十四年。左傳因敘司馬牛奔齊又奔吳。終至魯而死於魯。其年不可知。此章是桓司馬既亡。牛出奔至魯之語也。子夏曰。商聞之矣。此亦是夫子既喪。追述昔聞語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欲其不以奔亡殯死爲戚戚也。故其下有四海之內。皆兄弟之說。若見有兄存而告以四海皆兄弟。則無差等矣。記者因上章不憂不懼。類記之耳。固非一時事也。

子路仕衛　朱子謂孔子雖有正名之說告子路。然終不分曉。痛說與他

使不仕孔悝。此事不可曉。雖考孔子在衛。與子路論爲政時。其時孔氏乃悝之父文子。蓋子路尙未仕於孔氏。故得從子反魯。仕於季氏。及以不肯要言於小邾叛臣。始於季氏不合而去。檀弓子路去魯章。正此時事。意至於衛爲孔悝所招而入其家。此孔子所未及料。無由豫告以事悝之不可也。若在衛時居其國。不非其君大夫。但言正名。義亦分明。惜子路迂之。終不悟耳。其情事曲折。意是如此。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一章　如子夏所自解。則子游之所譏爲過矣。然愚意以謂其論有未盡。蓋儒家所謂本末。自有不同。若以性與天道爲本。文章爲末。其爲本末者義甚深。則所謂始終本末。一以貫之。惟聖人能之。不可以語於小子者也。若以人立身大節大行爲本。而威儀言語小節爲末。其爲本末者義稍淺。此非不可以語於小子者也。度子游之旨。非必以聖人所罕言者責子夏。以敎門人小子。但嫌其專講小節而開啓大義處少耳。子夏遽以有始有卒。惟聖人爲辨。恐未足服子游之心。而集注所云誠意正心之事則無者。亦稍失子游之意矣。

朱子以明道伊川二程子之學如一人。故於集注內但稱程子。更不分別。有連引二人之說者。但以又曰隔之。正以爲如一人也。至朝聞道章。賢哉回也章。飯疏食章。子在川上曰章。子路曾晳章。皆引伊川在前。明道語在後。亦止用又曰字。又有鎔合兩人語爲一者。如中庸首子程子曰一段。及論語解先難後獲。所云宏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宏。則隘陋而無以居之。皆合兩人語也。在朱子之義。止取明義理而不復較其語之出於兩賢。此自是著書之變體。若以文字之體言之。似不若明白分出之之爲當也。

胡氏曾氏　語類。輔廣問語解胡氏爲誰。曰胡明仲也。又集注中曾氏是文清公。（曾幾字吉甫）黃氏是祖舜。（或問事君盡禮章言龜山黃資政說得之按宋史黃祖舜福清人不言其字語類一處祖舜乃字繼道）晁氏是晁以道。（以道名說之初以元祐黨人禁錮不得仕二十餘年靖康中落致仕爲中書舍人後得待制見[illegible]話語類載其附梁師成意其落致仕乃宣和末非靖康也）李氏是李光祖。（語類稱李閎祖之祖光祖刪定竊按閎祖者李方子之兄宋史方子傳不載其父兄名疑光祖當是字其名不可考）又按今集注中引胡文定說。亦稱胡氏。不別其父子。猶程子不別其兄弟。洪氏係景盧否。記考亦恐是洪興祖。

劉聘君　加我數年。集注稱劉聘君者。蓋草堂先生劉勉之也。

孟子

集義。義以方外也。必有事焉。敬以直內也。必有事焉之事。非行事之事。言其心戒愼恐懼。常有事於誠敬。未嘗少懈也。敬義夾持而成浩然之氣。卽文言傳之不疑於所行也。程子及程門諸賢。說必有事焉。皆從心體上說。朱子他處亦多取之。至孟子集注。乃云必以集義爲事。似是誤也。若此處仍說集義。則於聖賢功夫有闕漏。而文辭亦繁複矣。蓋惟恐專以有事就心上說是禪學也。實則孟子以兩處合來。元無偏著空虛之弊。朱子用意太過。反失孟子之言。

周井有公田　周衷理四書典故辨證。謂周止是一井。九家本無公田。此襲萬充宗之說。實謬說也。周禮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上文明言土地。則知此九夫之地。非九家人也。若公田明載於詩。在私田之外。公羊傳云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此皆經之明文。非出後箋注。豈可易哉。如必謂九夫爲井。卽斷爲九家。則試讀匠人營國面朝後市。市朝一夫。亦將謂以一夫居之乎。古人田之畎畝。本是田形之名。非是田數之名。又周一夫之田爲百畝。因轉以畝爲數名。故云五畝之宅。則畝非畎畝矣。夫亦本是民庶之名。非數名而轉爲數名。故云市朝一夫。則夫非民庶之夫矣。此二事正一理也。

委吏　非周禮之委人。其官蓋如周禮之廩人。所屬之下士十六人。倉人所屬之下士八人者耳。故所職但云會計料量也。乘田亦非周禮之牛人。牛人所主。蓋祭祀用牲牷之法。不親司犧。乘田乃牧養常牛羊者。正當周禮之牧人耳。疑乘字當讀如甸。言養牲於甸野者。若充人則養牲於國中矣。充人牧人皆司犧。而充人又差重於牧人也。

委積　委積者少曰委。多曰積。聚物之名。不必定主何物。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鄭君云。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此是言穀委積也。鄭又云。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皆以餘財共之。此是言財貨委積也。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委積也。然推字之本義。從禾。當以穀爲主。孔子嘗爲委吏。趙注主委積倉廩。朱子只用委積字。以委積包倉廩而言。委又可包積也。其職主受聚穀。故史記世家曰。料量平。其官曰委吏。專以委命穀。猶小行人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亦專以委命穀也。此與周禮遺人兼掌財與穀之委積。委人掌薪芻委積者。語稍異。要之委積字以言穀爲主。而古人多是通用。柳子厚鈷鉧潭記。不勝官租私劵之委積。此用委積字非誤。望溪宗伯譏之。乃是誤也。

堯舜性者章　動容周旋中禮。惟此句是說性者之事。下哭死而哀至末。皆是言反之者事。蓋如此。乃是致曲。使曲能有誠也。

自文王至孔子五百有餘歲　依漢志三統曆計之。文王崩。至孔子生。五百八十八年。及上推自湯伐桀。至武王伐紂。六百二十九歲。又上推堯在位七十載。舜在位五十載。夏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然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王。皆五百餘歲。與孟子合。

集註　孟子集註林氏者。三山林少穎。豐氏者。豐稷。呂侍講者。呂希哲。稱其官以別於呂與叔也。閻百詩謂王子章所引陳氏爲陳耆老。

爾雅

西北隅謂之屋漏　孫炎以當室之所白日光所漏入。此解無可疑。曾子問所云當室之白也。劉熙釋名。以古人親死撤屋西北隅薪以爨竈。若値雨則漏。此乃謬說。親雖死。屍猶在室。安忍撤之使漏。以士禮言之。室西卽無房。猶有序。撤屋之西北。此豈室之西北乎。

樞達北方謂之落時　落時謂之戺　此當謂門堂之門樞。蓋古人門堂制。

亦是五架屋。故前堂可以行禮。內外左右有塾四。其門宜正居堂中棟之下。而別施下梁以受門樞。所謂楣。謂之梁也。若樞達北方。則在北戀之下。北戀已卑。不須加楣。其地則南有餘而北寡也。意有外塾無內塾。與以此爲宗之戶樞者非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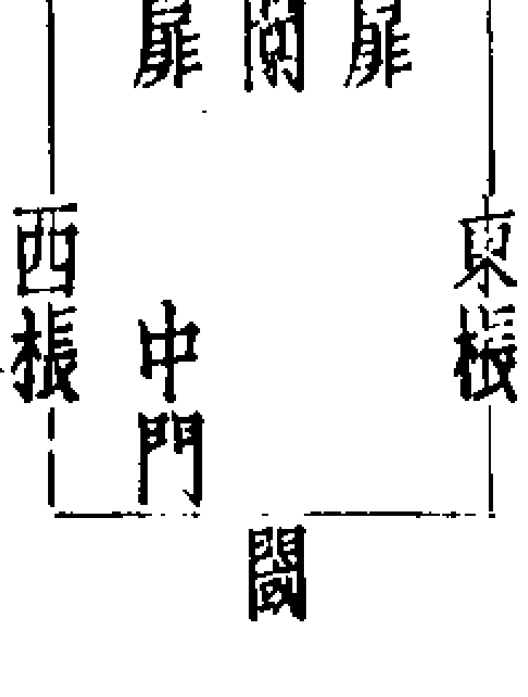
杗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棁　郭注梁爲屋大梁。此語殊不分明。近焦循斷以爲此南北施者。今俗所云駝梁。其解不可復易。蓋其形上穹微有屈勢。似度水之梁。故名梁而棁可加其上。若今俗所呼東西施之梁。乃爾雅所云棟。謂之桴其上安得復置楹哉。古人藻棁。藻是水草。蓋取辟火之義。

桷謂之榱桷直而遂謂之閱不受檐謂之交　桷本方長木之名。而屋椽方不圓者亦名桷。易鴻漸於木。或得其桷。凡方木則鴻可立足矣。左傳子尾抽桷擊扉。此非椽也。適有長方木可抽取耳。慶舍援廟桷動於甍。乃是爾雅桷謂之榱。左氏故加一廟字。義故顯。桷直而遂言其直至屋宇勢垂也。不受檐者。不直至宇。更加短榱。宇勢微揚。以利吐霤。謂之交者。言兩椽相交矣。中棟崇甚者於交宜。不甚者於閱宜。

樴謂之杙在牆者謂之楎在地者謂之臬大者謂之栱長者謂之閣　大者二句。皆承在牆者言也。閣所以閣物。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即此閣也。栱者。以木杙於牆。承閣以固之。必有兩。故曰栱也。邵二雲解爲門閣。誤矣。後所以止扉謂之閎。乃是門閣。

橜謂之臬　郭注門閾。按鄭注禮記。閾。閫也。蓋閫是限義。橫於下以爲限

者閾也。豎於中以爲限者臬也。故並可以受闔之名。（吾始爲此說近見張阮林士冠禮闑西閾外說辨引甚繁似不若吾兩皆可名闔之說可以解其紛矣）



禮。君行爲賓。必中右扉門中矣。卿爲上介。則拂闑。士介則拂棖。若大夫無行正中門擬君之理。或在君左而不拂闑。或在君右而不拂棖。似皆可是曰中棖與闑之間。

闔之謂扉所以止扉謂之閣　按此閣字。郭本誤爲閎字。陸德明以作閣爲別本證之。說文。閣所以止扉。則別本之當從。固無疑矣。近邵二雲併郭本改之。且於所引左傳高其閈閎。亦改爲閈閣。是於爾雅則是。而於郭注則非矣。竊意古人門大者中有臬。而無門牡。別以大木爲拒以止風撼扉。啟則拒使勿闔。闔亦拒使勿啟。是爲閣也。

小學

凡一家之學。數十年或百年相承。前必有所受。後必有所增。其增而得者雖多。而固不能無失。吾謂許氏說文。誠爲字學之精。然謂其無失。則固不然也。夫古文以木貫鼎耳而舉之曰鼏。其字从冂。讀古熒切。考工記作扃。易作鉉。吾謂考工之扃。假借也。鉉非借。乃正體。蓋其字非從玄黃之玄。乃象形。下厶者。鼎腹上厶象耳。以一橫貫之。故其讀亦當古熒切。讀元典切者非也。若鼏則諧聲字。至若賓祭之禮。鼎彝簠簋之上。以絺綌覆以蔽羃。其字依古但作冂耳。入隸書時。苟作冂則與几亂。故假借密字。康成士喪禮注。羃鼏之字。古文皆作密是也。其後經師又作羃鼏字以代密。取其易別也。蓋其變已在許叔重之前。而鼏與鼏遂至相亂。說文鼎部鼏字云。从鼎冂聲。周禮廟門容大鼏七个。其解皆是說鼏字。而其字形乃作鼏。又爾雅蠠沒勉也。此其字亦當鼏。鼏舉重之意。故以爲勉義。又古熒之音。與黽相近。故蠠沒通爲黽勉也。而鼏既亂於鼏。故蠠亦變爲蠠。而許氏䖵部遂與蠠爲一字。而鼏之一字。亦不見於說文矣。（漢劉向傳內已作蠠沒則其變固已久矣）

說文無由字。余疑由字古作田。象其下根株盤結。上萌蘖初出形。非从田無部可附。說文又無笑字。徐氏乃附入之。所引唐人說甚陋。吾謂此字本不从竹。漢書薛宣傳作矣。差是。古蓋作芺。象人開口形。非从夭。亦非从天。亦無部可附。故遺其字。若截此二字。當專立部。（由字中當引長若[illegible]出則象頭之囟字）又無妥字。吾疑此从安省。以手撫安之。不可入女部。可入爪部。又無希字。此字从巾。與布之从巾義同。而从爻者。象其疏之形。絺葛之名也。猶織麻之名布也。禹貢鹽絺。當止作希。亦非論粗細之別。若謂是細葛。則當入厥匪。不第曰貢矣。後假借希字爲希少義。而別作絺字爲細葛。綌爲粗葛。而希爲織葛之本字反忘之。竊謂說文以布入巾部。則希亦當入巾部。許氏蓋失希字本義。故不能歸部而遺之。竊意古爻㐅是兩體。一斷一連。許氏止有爻而失㐅義。

說文無免字。竊意此亦象形字。爲喪服之免作也。⺈象上覆首見髮。而下

則人也。免非常服。冠則去免。免則去冠。故假借爲免脫之義。此字無部可歸。當專立部。故許氏遺之也。又說文以衰爲衰笠之衰。縗爲縗服。此亦非是。按古文衰作𧘵。是上从衰省會意。而下象垂衰之形。則本爲喪服作字明矣。假借爲衰笠雨衣。又假借爲盛衰。後人因加糸爲縗。以致別耳。加糸爲縗。猶隸書之加草爲蓑笠字。豈得反以爲本字乎。

說文謂古所貴鳥。乃專造字。若凡鳥第从鳥隹偏旁而已。焉亦專造字。爲江淮間鳥黃色。按江淮間。今安有一黃色鳥而甞貴之者乎。竊謂焉即雁也。雁知時。爲大夫所執摯。故可貴矣。後以焉爲語辭。乃更作雁字。猶於爲語辭。乃更作烏字。朋爲友朋。乃更作鳳字也。劉焉字君朗。似亦取知時之義乎。小學之義。殆有許氏所未詳。而漢人尚有別傳者乎。

說文叀。韋束之次第也。从古字之象。言古文叀象束韋形。小篆从其象形小變之耳。此意自明。又民。衆萌也。从古文之象。蓋古文民作[illegible]。亦从毛字。而加筆以著數多之義。小篆又从而變耳。然小篆於古[illegible]字之形太遠矣。許氏亦姑爲說耳。又烏[illegible]（古文烏象形）[illegible]（象古文烏形）此亦从古象形而變。說文無免字。娩字生子也。二王帖借勉字爲娩。黃庭發象。則正合古字意。若懸乃愁意也。又說文閂从門卄。蓋象門牡形。非从才也。俗書自誤。右軍作閉差得之。

說文引書教冑子。又月部。冑是兜鍪。冃部。冑。胄也。冑胄各一字。

說文引舊今尚書無者。虞書雖缺。周書或有敓於西。商書高宗夢得說。使

百工𥨸求得之傳巖。商書以相陵𢚈。周書來就惎惎。
說文所載譚長說𩪹沚𧑒。徐巡說栗。揚雄說綷𪔳。賈侍中說戹
毒𦯬囮𧴎。甯嚴說狛。尹彤說屮。苃（下注周書所說周書蓋人姓名）杜林說𦽵娶婁米
叟怯。司馬相如說𦏵。王育說女无禿。劉歆說蟓。董仲舒說蟓
淮南王說蝴蝀。宮溥說東。衛宏說𤅼。逯安說匈。
分部之法。蓋古有之。似不始於許氏。辛部。凡辛之屬皆从辛。張林說。屮部。
凡屮之屬皆从屮。尹彤說。女部。王育說。凡女之屬皆从女。市部。凡市之屬
皆从市。周盛說。似此四部。林彤育盛所立也。

古分用。後通用。字亦有小篆家分用而古人實亦通用。

廣（寬大）　廣（大屋）　𩽝（新魚）　鮮（魚名）
邍（高平）　原（水原借爲邍用又作源字）　遺（舉手下手）　揖（攘）
㝵（取）　厚（山陵厚）　垒（埽除）　糞（棄）
爗（壞音[illegible]）　戮（殺）　彊（迫）　強（有力）
鈄（貢歛）　悔（尤悔）　酋（繹酒）　紬（說文說出絲多訓宥左傳借爲酋）
㤅（惠也）　愛（行兒）　罽（[illegible]）　昆（同也）
𢝊（愁也）　憂（和之行借爲憂用以優爲和[illegible]）　洒（洒滌先禮反）　洗（洒足穌典反）
[illegible]（[illegible]）　專（六寸簿）　[illegible]（[illegible]名）　[illegible]（[illegible]）
寧（安）　寍（[illegible]也）　匋（[illegible]土）　陶（再成邱）
𩃎（雨下）　落（草木落）　薏（十萬）　意（志也）

𢟪（安）　屚（屋）　漏（刻漏）　䇓（待）
須（鬚）　婬（私逸）　淫（水[illegible]）　竢（待）
俟（大也）　朗（鳥食餘）　嶘（山）　凥（居）
圂（豕廁）　煩（惡）　臭（氣）　匪（器盛帛）
𨋮（車等）　殚（大夫死）　卒（伍士）　迋（往）
弔（弔喪）　殁（亡）　沒（入水）　[illegible]（恩）
疏（通）　㒳（再）　兩（二十四銖）　卪（符卪）
節（竹之節）　[illegible]（塞極而閉塞之）　竄（逃）　猒（飽）
厭（笮借爲飽又作饜字）　㾭（病）　廢（屋頓）　[illegible]（寢病）
跛（行不正）　懢（二心）　攜（提）　屰（順屰）
逆（迎也）　褒（衣）　展（轉）　㠭（視也今借用展字）
兂　簪是俗字　迻（遷）　移（禾相倚）
暨（日頗見）　[illegible]（[illegible]）　龔（給）　共（同）
丰（草蔡也）　芥（菜）　晨（早）　晨（星名）
芔（衆艸）　莽（犬逐兔艸中）　[illegible]（日月會）　辰（三月陽氣動）
𠫓（不順子）　突（犬从穴出）　厬（側出泉）　氿（水厓枯土）
气（雲氣）　氣（[illegible]）　礦鑛（或體）　厝（厲石）
措（置）　[illegible]（[illegible]）　刃創（傷刃之或體）　叶（叶[illegible]）
𩠐（下首）　稽（留）　隤（隊）　德（[illegible]）

瀆（溝水四瀆水又爲[illegible]讀）　霽（[illegible]）　会（古文）　陰（水南山北）
㒸（下[illegible]）　陲（危）　垂（遠邊）　[illegible]（[illegible]）
乂（芟艸借爲治乂）　艾（五行志引洪範艾恆暘若）　摯（握持）　埶（至也）
贄（執以相見）　𤔔（亂）　亂（治）　疇（田疇）
選撰（皆解作習）　貫（錢貝貫價則俗字）　[illegible]（地室）　[illegible]（重也）
復（反）　篤（厚）　竺（厚）　篤（馬行頓遲）
敘（次第）　[illegible]（列）　序（東西牆）　[illegible]（幸）
覬（幸）　[illegible]（州）　𨒅（先道）　衕（[illegible]衢）
帥（佩巾）　率（捕鳥畢）　繇（[illegible]）　遴（[illegible]行）
粤（亏審）　敄（[illegible]）　[illegible]（見）　微（隱行）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罪）　鞫（[illegible]）　鞠（草[illegible]）
籒（酒[illegible]字皆丹說文所無）　[illegible]（窒）　蹇（[illegible]）　塞（隔）
[illegible]（使）　[illegible]（使）　[illegible]（[illegible]頌借此說文無併字）　何（何負借作誰何）
荷（荷花借作何負）　[illegible]（[illegible]方兒切）　辡（辯治符蹇切）　辨（判也蒲莧切）
詛詶（詶直又切今隸借祝）　爪（覆手）　叉（手指甲）

今古分通

橋（篆通爲橋橋是俗字[illegible]）箸（[illegible]之譌）久（考工記久諸牆士喪禮冪用疏布久之）歷（篆即爲厤象字漢書律曆志用爲馬櫪史記滑稽傳又爲釜歷字）叏（古文[illegible]進[illegible]也）槉鬚

君子於學無所不收。苟有善焉。吾則取之。不沒其所自得。曷嘗掩人善以

爲己有哉。夫音韻之學。中國古固有之。然由西域傳字母之法。而啓中國學者之解悟。則其實不可誣。隋書藝文志云。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婆羅門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蓋字母之名。漢時無與有未可知。而字母之法具矣。至東晉譯華嚴經。則有字母之名。按今世華嚴經雖唐譯。而王簡棲頭陀寺碑已用華嚴經。則曾云有晉譯者不誣。第東漢時婆羅門書。其字母十四而已。而華嚴所云善財受於善知衆藝者。其字母自阿至陀。凡四十二。至僧守溫。乃定爲三十六字母。蓋盡用中國之字音爲母。無西域二合三合無字有音之母。此尤便於中國之書。故至今學者皆遵用之。字母非始守溫。三十六之字母。始於守溫耳。戴東原乃謂字母始於唐季。且謂儒者但當言切音。本於孫炎。不當言字母。吾謂孫炎所以悟切音之法。正原本婆羅門之字母。孫炎固可貴。而字母之法不可忘。守溫之功不可沒。必欲掩彼所長。意尊儒而其於儒者之量小矣。

筆記卷四　史部一

國語

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此文再言瞽史。韋注以前瞽爲樂師。後爲太師。前史爲外史。後史爲太史。吾謂此皆兼言太師太史以下官也。而自矇誦以上。言常時也。自百工諫以下。言臨事王有過而諫誨之。

周語。韓獻典。韋注。與樂典也。宋莒公校本如此。史記周世家內正文注文同。今蘇州刻明道二年本。朱文游所影鈔者。作韓獻曲。錢辛楣以曲爲是。鼐按。曲字見於莊子或𥩳曲。及宋玉對襄王。其曲彌高。及高唐賦赴曲隨流等語。皆指樂之音調節奏而言。似不足當韓所當獻於王之義。惟樂典則禮有上下之分。辭有勸戒之義。於獻王爲當。此字仍當從宋公本作典。

晉文公請隧。賈侍中以爲葬禮。是也。韋注誤。

穀洛鬬。韋注。謂穀在王城東入瀍至靈王時。盛出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毀王城西南。王欲壅之。使北出。鼐按。韋說誤矣。若誠如此。則靈王引穀入故道。夫何失哉。蓋穀即澗水。澗水本在王城之西。而瀍自在王城東。二水夾王城各南流入洛。故書曰。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也。靈王之時。穀暴盛與洛鬬。然入洛之處非改也。靈王欲除其患。壅其城西之南流。使東流出乎城北入瀍。雖免毀宮之烖。而大逆山川之性。以王都形勢度之。水汨其後斯爲失所。是以一傳而衰矣。韋轉以靈王壅改之流。爲穀之故道。豈非失乎。（穀水故道由城西入洛東漢王梁爲河南尹穿渠引穀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然梁所穿實即靈王之故道違山川之常性故不流也）

晉語。胥臣言文王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然則蔡是周畿內邑名。文王所諏之蔡。不知爲誰。後以其地予子蔡叔度。及蔡仲之封。因舊名以被新邑。猶鄭之居新鄭也。以此足證僞古文書邦之蔡三字。於文爲不順。若左傳命之以蔡。則其文無病。邦之者。必其地先有蔡名也。命之者。命復蔡侯耳。

史記

太史公載象往入舜宮鼓琴事。與孟子微異。恐是眞舜典語。而孟子與史公所聞於孔安國。各解之不同。以理論之。似史記是。蓋舜先爲匿空藏身其中。瞽瞍象實土所不能及。待瞍象去而舜出。入宮當在象後矣。

太史公係後人尊稱之辭。漢官儀乃云。其官本名太史公。此謬說也。漢書臣瓚注。引茂陵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爲令。又孔北海告高密縣曰。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據此。則凡史記內以太史公稱談者。即子長所加。以稱子長者。皆後人所益。又何疑焉。若文選載報任安書首云太史公牛馬走。公字乃令字之誤耳。稱太史令。猶後人之列銜。稱牛馬走。猶後人稱僕稱弟之類。

夏本紀。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鼐疑四時。四方之時也。蓋指南之法。禹時已有。其時道路不通。非以候時日定方嚮。不能行也。

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有夏氏。有扈氏。按啓滅有扈。而封以同姓。如所云滅唐而封太叔者。

湯誥以禹皋稷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所立。所以爲諸侯法。以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不予。所以爲諸侯戒。是蚩尤亦諸侯也。三朝記云。庶人之貪者。此豈眞孔子言哉。

余謂盤庚遷河北殷墟。與太史公異說。而史記殷本紀末。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令修行盤庚之政。殷賢君多矣。獨行盤庚之政者。正以其始遷居殷故也。正義引竹書紀年。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按竹書年數字有誤。而更不徙都之說不謬。堯舜紂皆名也。後世以堯舜爲美稱。以紂爲惡稱耳。史記天下謂之紂。此語似誤。

周本紀。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衛字當衍文後皆唐叔詩邕誤皆字亦然）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於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此曰字是尹佚於讀奏）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此處敘事與霍光傳讀奏於皇太后前。中夾以太后語相類。

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此豳不知所在。商邑則河南之亳偃師也。此即下文南望三塗。北望嶽鄙之事。

麋鹿在牧。蜚鴻滿野。今逸周書作夷羊在牧。然鼐意以史記爲是。此即孟子所謂沛澤多而禽獸至。

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言殷有賢三百六十。既不顯用。亦不典禮。滅字屬下讀。蔑棄之意。言棄之以至今。裴駰讀屬上句。誤也。

秦本紀。裴駰注引漢書曰。商君爲法於秦。戰斬一首。賜爵一級。欲爲官者五十石。其爵名亦爲公士云云。今漢書百官表中脫欲爲官者句。又按韓非子。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然則裴注千字十之誤也。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各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按太史公此語。必有所本。其說最的當。侯百里。兼五侯者。方二百五十里耳。小於魯衛也。此語非本左傳。班固時已不得太史公書所原。出誤以謂即本左氏五侯九伯之說。遂改云太史公於齊。亦兼五侯九伯之地。不知征之者。言所統有此侯伯十四國。得以方伯之命征其罪賦耳。非兼有其地也。由班氏之誤。而後之說左氏者亦誤。

史記平準書。言漢伐匈奴。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此言應賜者有是數。而大農實無以予之。故詔曰。留蹛無所食。乃置武功爵以賞戰士。戰士得此爵。得賣與民。其直錢十七萬。則當一級。（劉貢父以字爲衍非是）武功爵十七級。漢時黃金一斤。當錢萬。第一級值十七金。二級以上。遞加所直。合軍中應得。以功受爵之人。計其直。多於應受賜金之數矣。故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一金一斤也）足以抵戰士之賞矣。然功少爵卑者可賣。若功大爵尊。亦不得賣矣。蓋爵尊其人必少。而國家亦可以官之。不至留蹛。故云爵得至樂卿。第八級也。此言買者不得至九級也。買爵者補官先除。又或以贖禁錮免罪。故人尙樂買。以惠帝紀較之。賜爵一級。貲於萬錢而已。而此爵級十七萬。則大貴於彼。蓋武功爵優於常爵。又以此抵戰士之賞。高舉之。其賣者。亦何必眞得一級十七萬錢哉。及至後以民買復者多。徵發士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而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不欲者出馬。則

42B

是受買爵之害者又多矣。此皆欺詐其民之術。爲國若此。良可悲哉。故其後大將軍驃騎。又出擊胡。得首虜者。當賞賜五千萬金。而財匱。戰士頗不得祿。蓋雖有武功爵。而民不欲買之矣。

平準書。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十而一算云云。按此處爲史漢解者。皆不甚明晰。說文。緡。業也。賈人占緡。緡是本字。史漢言緡。乃借字耳。是時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所藏者非錢幣。乃貨也。故令以其物自占。自占者。有物若干。值錢若干。自言於官也。直二千則一算。然則緡者。猶今商賈之言貨本。以錢準之耳。而手力所作者無本錢。則以其所作直四千乃一算。其匿不自占。占不悉者。沒入緡錢。其實物而非錢。故後言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僕以千萬數。及田宅。此皆非錢。特以錢計耳。而李斐及顏監。率以錢貫解緡。若人家有藏鏹者。皆出算。則漢固未嘗有是事矣。惟瓚曰。商賈居積。及伎巧之家。非桑農所生出。謂之緡。此解同許愼之說。爲得之矣。若吳孫皓以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就所在斬之。此是以太守兼爲商賈事。而怙勢不出算錢。故斬。亦非如李斐等之說。至元世祖時。盧世榮所爲立市易司。計商人物貨。四十分取一。正漢時算緡法也。

柯維騏論平準書。後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至何足怪焉。四百餘字。謂是平準書之發端。非其後贊。其說極爲的當。無可疑者。惟云其文止於烹宏羊天乃雨。爲敘事未竟。而遷死不得成就。則非是。太史公此書以平準爲題。敘至此年置平準。則事究矣。載卜式之言。以論平準之失。義亦盡矣。無可復益。以爲長語矣。此書止於元封元年。封禪書止於天漢三年。較平準過十年。以報任安書少卿抱不測之罪語推之。是征和二年。太史公尚在見任安之及禍。又過封禪書十年矣。豈因其死而有未竟哉。太史公本文。謂至是以止耳。若太初二年。籍吏民補車騎馬。太始二年。鑄麟趾裹蹏之類。此在漢書食貨志。似當續入。乃爲前後相備。而班氏於元封元年之下。遂入昭帝事。則爲疏漏甚耳。

周公居東。即伐殷事。故史記唐叔得嘉穀。成王以歸周公於兵所。周公受禾東土。此居東之證。

衞世家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衞爲侯。太史公以康伯及考伯以下五世皆稱伯。至頃侯稱侯。故疑衞本伯爵。不知周初字謚之法。其稱伯者。以字爲謚。非爵也。王曰。孟侯。衞自康叔爲侯矣。豈待夷王時哉。及云。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以其賂賂士。襲攻共伯。共伯自殺。和爲衞侯。是爲武公。按柏舟詩。髧彼兩髦。髦者子事父母之禮也。明其伯死於釐侯之前。安得有立爲君之事。武公衞之賢君。而太史公采雜家之說。誣以篡弒。可謂考之至疎矣。

趙良說商君。言百里奚相秦五年。而東伐鄭。此鄭是漢中之南鄭。抑或即京兆尹之鄭。所謂宣王弟鄭桓公邑也。秦昭公十年。已縣此鄭矣。意其側猶有戎居。猶藍田之居驪戎也。秦穆公并國二十。茲必其一。秦得此則逼於關東。其勢益大。故獨舉爲百里之功。若謂伐桓公子孫之新鄭。其事在晉秦圖前。或有或無。固不可考。然即有之。只是尋常伐國。亦何足夸述耶。

史記。魏文侯十七年。伐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表作洛陽。誤。此雒乃入渭之雒。分枝津入西河者。非河南之雒。

余作郡縣考。論郡本不統縣。三晉既立之後。郡乃統縣矣。然楚懷王時。秦取漢中地。漢中在秦之制一郡耳。而屈原傳以謂亡其六郡。蓋楚是時猶依春秋時舊制。郡小不過一縣地耳。故漢中便爲六郡。此足見七國制各不同處。三晉郡自統縣。楚自不也。

蔡澤傳。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說文。魋爲神獸。杜回切。頧出額也。直追切。此借魋爲頧字。當讀直追切。又頞鼻莖也。烏割切。或作齃。

傳易者楚人馯臂子弓。傳江東人矯子庸疵。按江東是楚郡名。甘茂傳。范蜎言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迨至秦猶爲郡名。烏江亭長云。江東雖小。地方千里。意項羽時猶爲郡名。至漢高乃名之曰鄣郡乎。

貨殖傳。太陰在卯穰。正義云。歲後二辰爲太陰。漢書注。張晏言太陰在歲後三辰。蓋晏說猶張守節說也。連本辰計之耳。以其說推之。漢書歷志。武帝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冬至日月在建星。建星斗也。是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然則歲星固在斗牽牛分矣。其辰丑也。丑合子。歲星所合。爲太歲所居。故志曰。太歲在子。子後二辰寅也。太陰當在寅。故是歲曰閼逢攝提格。此以歲太陰名之也。太陰之所以名太陰。似本以歲星所去之辰。名之太陰。居於不用之地。其前兩辰。以居太歲。乃爲太陰之用。其必前

兩辰者。殆亦避歲星也。於是歲星右旋。太陰太歲左旋。歲星與太陰每遇丑寅申未則互易。歲星與太歲每遇子丑午未則互易。故翼奉傳云。今年太陰見於甲戌。考其年。太歲在甲戌。太陰當在子。言太陰所建。非太陰自居也。太陰不用。其用在太歲。故曰建也。孫淵如解太歲即可稱太陰。似非是。

孟子章句引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云云。或謂貨殖傳云。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圭爲魏文侯時人。不得下與孟子相及。疑此別一白圭。鼐謂貨殖傳當魏文侯時五字。專屬李克說。言舊有此務盡地力之道而已。而其後白圭乃別用一術。非謂圭亦文侯時人也。故載圭言吾治生產。若孫吳用兵。商鞅行法。若文侯時人。亦安取稱述後進如吳起商鞅者乎。故知集注之非誤也。

漢書

惠帝紀。始即位。詔中郎郎中滿六歲。賜爵三級。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此爵是合十九等之爵。遞加而上。故一爵貴於萬錢也。又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此爵級不遞加。止是第一爵。公士之爵。買三十爵。用錢六萬。一爵二千而已。此本是以賄贖罪。假買爵爲名。取古八議貴之意耳。若非以救罪。雖三十爵猶一爵耳。人豈貴之哉。又惠帝所云免死罪者。當是可疑之死罪。略如甫刑所云大辟疑赦。其罰千鍰之義。故其所取亦不多。武帝天漢四年。令死罪贖錢五千萬減死一等。

則正當死者矣。而其取以爲利。故甚重也。太史公家貧不足自贖。蓋其時子長於吏議亦是死罪。不能自贖。則就募爲宮刑。是其家無五十萬錢也。漢文帝除肉刑。所去黥劓刖三者而已。其腐刑乃尙用者。蓋有故也。漢時風俗尙厚。民之自閹以求進者。蓋未有也。除腐刑。則天子宮中無宦者可用矣。且民之正犯當宮者亦希。故復當募死罪爲宮刑。以備宮廷之用。若張賀爲衞太子賓客當誅。張安世爲上書。得下蠶室。司馬子長吏議爲誣上。則漢律所謂不道罪當死者。其下蠶室。必是自請。亦如張賀。故報任安書。言幽糞土之中而不辭。反覆自明。其所以不忍死之故也。自閹其子以求進。似東漢之世始有之。於是宮中腐者。乃至千人。以其無罪而爲刑餘則可悲。以其黨盛亦可畏矣。此西漢所以士人多內侍禁中。而東漢則不然也。至其宮刑。亦相沿未絕。至隋乃斷。（[illegible]言肉刑不用又言除去陰刑[illegible]後注陰刑爲宮刑非是陰刑乃巧詆以殺人之刑文帝時宮刑不除去也）

景帝詔云。訾算十以上乃得官。朕甚愍之。今訾算四得官。按此所云官者。皆謂郎也。漢初之制。以郎須有衣馬之飾。乃得侍上。故以訾算。張釋之云。久宦減仲之產。衞將軍青令舍人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是也。漢之仕進。大抵郎侍及仕州郡及卿府辟召三塗而已。郎乃宦於皇帝者也。無訾不得宦於皇帝。自可仕郡縣及卿府也。至武帝建學校。舉孝廉。後則郎不必訾算而後登。是郎之選盛。而入羊入粟得補郎。更甚於昔之訾算。是郎選亦衰。此皆景帝以前所未有也。應劭謂衣食足知榮辱。故限訾十算。乃得爲

吏。不悟此制不徧行於凡吏也。

元帝紀贊云。善史書。應劭以爲史籀所作大篆。非也。史謂胥史。史書即隸書耳。貢禹傳言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此正謂俗書。豈古篆哉。

平帝紀。在所爲駕一封軺傳。如淳曰。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封也。乘置馳傳。五封兩端各二。中央一也。軺傳兩馬再封之。一馬一封也。按此如淳引律。以高紀注所引律合之。此所云五封者。即彼所引四馬高足爲置傳也。如劉屈氂傳長史乘疾置是也。所云四封者。即中足爲馳傳也。所云三封者。下足爲乘傳也。以緩急別用馬之上下。此三等乃出使者。及吏二千石所乘。故當用御史大夫印封也。若軺傳。則乘者事輒所在爲駕。固不必是御史大夫印矣。如梅福從縣道求假軺傳。司隸從事爲申屠蟠封傳是也。然則後世有以使臣出。當名乘傳而稱軺傳者。乃是誤也。至漢律所云當乘傳。謂其爵位使命當乘也。發駕置傳。謂其爵位非應乘傳。特發傳以往迎其人也。如儒林傳言。以安車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往。申公所乘。則所云發者與。（說文棨傳信也此即如淳所云尺五寸木）西漢二百年。官制前後不同。孟堅不能盡紀其改變也。讀史者。當以推考其時事。而知其制之變。惠帝紀載即位初。賜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外郎滿六歲二級。此所云中郎者。乃天子禁中親近之人其所任

乃景武以後侍中中常侍之職。其言郎中者。言郎侍於中。非以郎中爲官名也。外郎者。外廷郎也。其所任乃景武以後三署中郎侍郎郎中之職。後之所云中郎者。乃在司馬門中。其周廬之外爲外也。漢初所云中者。宮禁之中。而殿署在司馬門中。皆爲外矣。又漢初有中大夫。既又置光祿大夫。大中大夫。蓋並是侍從諷議之官而有三等。百官表。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大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按此文蓋誤。景帝詔王薨。遣光祿大夫弔祠。諸侯薨。遣大中大夫弔祠。光祿大夫之置久矣。豈待太初乎。又光祿大夫比二千石。中大夫似不應非同秩而改名也。至大中大夫。當在中大夫上。必非比千石。疑光祿大夫舊是中二千石。太初降之爲比二千石。而大中則比二千石如故耳。其中大夫官。蓋秩千石。太初元年裁去之。而紀者遂以謂改中大夫爲光祿也。（諸傳所載中大夫大抵在太初以前入太初以後惟王國有中大夫）劉昭注後漢百官志引漢官云。大中大夫秩比二千石。車服志引東觀書亦然。此語蓋得其實。故賈生自大中大夫降長沙傅爲降謫。太史公自序。稱大中大夫壺遂曰上大夫。而班孟堅兩都賦序。稱公卿大臣內有大中大夫董仲舒也。仲舒本傳內脫失大字。但云爲中大夫。若中大夫。則非大臣矣。劉向傳亦云。仲舒爲大中大夫。

食貨志。李悝作盡地力之教。地方百里。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畮益三斗。（此依臣瓚注）不勤則損亦如之。方百里之增減。爲粟百八十萬石矣。竊疑古人大抵計米以石權也。此志鼂錯云。百畮之收。不過百石是也。計粟以斛量。

此志趙過代田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是也。惟李悝法以石計粟。云百畝歲收畮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此即鼂錯之百石也。蓋粟百五十石得二百斛。爲米百石矣。

食貨志。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劉仲馮欲移白撰於一曰之下。非也。重八兩以重差小復小。乃白金上有此字。故加曰字。而白撰乃其名。非白金上字。如王莽鑄錢文曰小錢。曰幺錢。曰幼錢。曰中錢。曰壯錢。曰者。錢上有此字也。

六國韓之都三。平陽也。陽翟也。新鄭也。漢書地理志。潁川陽翟夏禹國。周末。韓景侯自新鄭徙此。按此新鄭字。乃平陽之誤。韓至哀侯乃滅鄭而都新鄭。而景侯乃哀侯曾祖。世家云。景侯九年。鄭圍我陽翟。其時景侯安得有新鄭哉。當時韓北有平陽。南有陽翟。蓋包新鄭於腹中。迄哀侯滅鄭而定居。故志於新鄭下云。韓自平陽徙都之。蓋自景侯至哀侯。雖居陽翟。而平陽之爲都。猶南北並建焉。故於新鄭。尙可云自平陽徙也。惟陽翟則必不可云。自新鄭徙耳。六國魏之都四。河北也。安邑也。鄴也。大梁也。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河北縣。詩魏國。晉獻公滅之。以封大夫畢萬。曾孫絳徙安邑。又安邑縣。魏絳自魏徙此。至惠王徙大梁。又魏郡魏縣。應劭注云。魏武侯別都。水經鄴水又東出山過鄴縣西。注云。管子曰。築五鹿中牟鄴。以衞諸夏。後屬晉。魏文侯七年。始封共地。故曰魏也。鄴至秦漢爲魏郡魏縣以理

推之應劭別都之說良是不爾何以有魏名哉水經注有文侯七年封抉事不知所出意抉卽擊文侯子擊是爲武侯魏世家子擊逢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道文侯時此地已爲都封擊居之故與子方遇於此也六國表文侯二十五年太子罃生罃卽惠王文侯時子擊雖父在而列爲諸侯矣故其子曰太子也然則文侯武侯之世往來於安邑與鄴者也惠王時安邑逼於秦鄴逼於趙故徙居大梁殆自鄴徙耳而地理志於安邑下云至惠王徙大梁猶云韓自平陽而徙新鄭矣

地理志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莽曰西海何義門云平帝元始四年冬置西海郡乃王莽遣中郎平憲等持金帛誘羌豪獻地爲之非改金城舊名也鼐按義門之說是班志誤也此郡臨羌縣下固云西海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鹽池古僊西一音此僊海卽王莽之西海而志謂之塞外蓋地志皆本元始二年劉歆等所紀後班氏大抵因之若以元始四年置郡事論之僊海非塞外矣西海郡自比近臨羌更爲一郡而此金城郡終莽世未嘗改命曰西海故隗囂來歙傳於光武未定隴右前皆云金城郡也明莽時存此郡名矣若莽之西海郡在臨羌外者水經注明載云王莽諷羌獻西海地置西海郡而築五縣又云湟水東南流逕龍夸城十三州志曰城在臨羌縣西三百十里王莽納西零之獻爲西海郡治此城據此則西海五縣其一龍夸餘四不可知而別於金城可知酈道元旣載十三州志西海郡之本地明文矣而猶沿班氏之誤曰金城郡莽之西海郡則

可謂惑矣大抵西海之郡不過羈縻暫置羌旋據之豈眞可以設縣命稅比之內地故志所不得而載也武帝元狩二年得匈奴昆邪王地置武威酒泉郡矣元鼎六年乃爲張掖敦煌徙民以實之而地志云武威太初四年開張掖酒泉太初元年開（敦煌云後元年分酒泉置此必文誤當云後元年開耳其分置自在元鼎）計四郡之初置亦向羈縻其開設縣邑可命令長收召賦役同於內郡乃在得其地二十餘年之後王莽安能以此行之西海乎

藝文志馮商續太史公七篇顏監引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後事劉向與孟柳俱待詔韋昭曰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字子高鼐疑子高乃馮奉世之子姓故馮奉世傳敘其先世如太史公自敘之體蓋子高之自敘而班氏卽因之以爲奉世傳南史謝朏爲侍中齊受禪朏當日在直侍中當解璽乃引枕臥傳詔使稱疾欲取兼人又王延之傳內載宋孝武選侍中四人王彧謝莊爲一雙阮韜何偃爲一雙常充兼假按侍中每日應有人在省正直無人正直攝者爲兼假若旣常充是正直矣而又謂之兼假蓋重其官不遽以予人之意謂假攝曰兼此蓋漢制舊已有此語王莽傳縣宰缺者數年守兼是也故張晏注項羽傳假守曰假兼也今人不達古時俗語觀晏此注反增惑矣盧綰傳爲羣臣觖望師古曰觖謂相觖也語殊不明鼐謂觖卽缺少之意故孫寶傳傅太后言擿觖以揚我惡是擿其缺失義此觖音缺而舊作漢書音有或讀邱瑞反而解爲覬望之義故蔚李通傳論云以觖一切之功此音義乃顏監所

不取又按說文無觖字依顏義卽缺字之異體

公孫宏傳開東閣以延賢人此閣是小門宏不以賢者爲吏屬以爲賓客故別開門以延之也若後漢汝南太守韓崇召蔡順爲東閣祭酒其後魏晉至梁陳稱東閣祭酒者甚多此則正是參佐耳又有西閣祭酒如孔琳之爲桓元太尉西閣祭酒是也蓋公府及州郡皆得作閣室以居參佐故有東西之稱與平津東閣自別異而書籍字形往往舛互當各隨義正之

嚴助傳淮南王上書云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應劭曰大內都內也師古曰治粟屬官有都內令丞按後人率稱天子宮中爲大內誤會此書之語應顏以官解之是也而卽以大內爲都內則尙非也蓋武帝太初以後國家穀貨統於大司農若漢初之制則治粟內史自掌穀粟大內自掌財貨故史記景帝紀云中六年以治粟內史爲大農以大內爲二千石置左右內官屬大內是大農大內各爲一職之徵也淮南上書在武帝建元三年其時大內之官固在也及後更定官制裁大內之官而左右內史之名亦去更設均輸平準都內之官以領左右內官之舊職而皆屬於大司農然則大司農誠掌穀貨矣若爲治粟內史之時但掌穀耳班氏百官表蓋未稽其分合第知大司農原於治粟而遂先書云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表內更不載大內之名則已疏矣應顏因班表爲注故有未盡悉者若大內之官蓋亦本於周之職內非秦官也又律歷志言度者分寸

大尺其法用銅又用竹爲引職在內官師古注引宗正屬之內官長丞鼐疑此內官乃本大內屬之左右內官後爲都內主財貨者若屬宗正之內官恐是主宮內者非律歷志之內官也

輦者古人一稱而其制有二者之別詩我任我輦周禮注引司馬法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車及左傳輦重如役之輦皆以人輓行重車而大者也巾車連車組輓連讀爲輦後居宮中從容所乘此則以人輓行輕車而小者也左傳南宮萬以乘車輦其母及魏獻子以二婦人輦以如公國策老婦恃輦而行霍光傳其妻顯作乘輿輦韋絮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此皆略與巾車連車同制而與輦重之輦異制制雖異而皆有輪皆以人輓行者也至後世帝王游行宮中升降高下又以有輪之輦爲不便乃前後皆以人舉之如今之轎無輪唐人謂之擔子亦曰輦王莽傳晉灼注引漢儀注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舉以行此西都賦乘茵步輦是也言步所以別於有輪之車

李尋傳五經六緯尊術顯士何義門云言緯者始見此故張衡言緯始哀平鼐謂尋此言本非指讖緯注家誤說耳尋上下文皆言天文當爲人主所取法此五經者五經星也六緯者十二次相向爲六故人主當法之以尊五行之術顯十二州之士耳與經書讖緯何涉哉

從事中郎幕府之官自漢至六朝皆有之始見毋將隆傳按中郎本天子之衛臣以衛臣而從事公卿之幕府故曰從事中郎唐時藩鎮幕僚有郎

宦御史之稱。其端蓋已啓於漢也。

孝平王皇后傳。便時上林延壽門。按漢上林有兩處。一在城內。一在城外。城外之上林。武帝時所起。所包廣遠。在南山之下。若城內上林。高帝時卽有之。蕭何所請。令民入田者也。蓋景武以後。不以爲豫遊之所。而屬大農以鑄錢藏幣。平準書。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重是也。平后自王莽第入宮。皆在城內。無行至南山下上林之理。蓋在城內上林。去宮甚近。故可便時耳。便時。顏注不明。章懷注楊震傳引此解云。待吉時而後入。其解似明而實非。蓋平皇后之便時。未嘗非欲待吉時。而此但言取便停住許時耳。此時非指吉時。如以此便時爲吉時。以解楊震傳。尙亦可通。而以解魯不傳。趙王商避疾。欲便時移住學宮。不可通矣。

漢書敘傳言綺襦袴。昌邑王玉傳言衣短衣大袴。袴之制。世或未明。今爲考之。蓋裳袴褲褌三者。各異物也。周人上衣下裳。裳者禮服也。袴者。幼童不裳者之衣。內則曰。衣不帛襦袴。其制似裳而小。裳前後交掩在旁。而袴左右交掩在中也。本非成人士君子之服。而無貴賤衣之。其在戰國之季。騎與車謝時乎。其形固便於騎也。左傳徵褰與襦。褰。袴也。魯昭公時。未必士褰衣袴。戰國造飾爲是謠耳。吾固疑左傳多後附之書也。漢始承秦。其禮服皆袀。元無衣裳之別。故當時朝廟服。惟用單衣。至東漢明帝。乃復古衣裳上元下纁之制。然止用於三雍及大祭祀。其日朝亦循西漢之單衣。單衣乃周人之深衣。其制連上衣下裳而合之。腰中有橫縫。無裏。斯以別於襜襜袍。製以爲禮服而已。漢人分上下衣而二之者。上襦下袴。袴非禮服。不可見君。第可以接賓。昌邑王以接張敞之類是也。急就篇云。襜襦袷複褶袴褌。綼袴爲褶。在外曰袴。近體乃褌。袴非褌也。若東漢後所云帬者。本正是袴。但帬寬廣。漢書所謂大袴大袑也。所專稱袴者。則制狹耳。故南史何尙之傳云。裂帬爲袴。袴褶乃軍中服也。或云家居執事役者亦衣之。魏志言管寧布襦袴布帬。隨時單複。要之帬袴是一類。而分廣狹。皆是便服。不可爲禮服。故管寧親薦饋饌。則必改衣白布單衣也。大抵單衣雖減於古之衣裳。要必寬博而交掩在左右。不便乘騎。至隋開皇時。又以羣臣從巡游騎馬。袴褶見君。加單衣爲不便。乃變單衣而爲袍。自是祭祀君臣賓客相見皆袍。古人腰中橫縫。猶分上下之深衣。遂不得見。而男子亦無衣袴者矣。（單衣元可以加袴之上以見君故宋武時諸王入內殿單衣只用諸制如家人禮也梁元帝子方矩入朝公服中得碧綠帶布袴得者猶今言襯也單衣內襯袴可也而碧綠帶則非正人所當著故攝衣見之而元帝以爲恐也）

筆記卷五　史部二

後漢書

明帝紀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按三朝。乃正月朔之謂。此指謂建明堂辟雍靈臺。不應云三朝。當如前書河間獻王傳及班固兩都賦稱三雍。乃是此字誤耳。

順帝紀。孫程等迎濟陰王於德陽殿西鍾下。卽皇帝位。惠定宇引如淳注司馬遷傳。絳侯囚於請室。請室若今之鍾下。語。遂解順帝爲被廢囚於請室。而程等就迎之。竊謂宮殿旁有小室曰請室。言人臣於此得請事待詔。凡宮殿旁意多有之。非定於一處。亦非必以請罪及以囚人也。賈誼傳蘇林注。引胡公漢官天子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又續書百官志云。車駕出在前。請所幸中與省此官。蓋此令亦主請事者耳。周勃逮於廷尉。文帝或以其大臣。不令入廷尉獄。特詔置入請室。豈入請室者必囚哉。如霍光止畫室。當卽是請室也。東漢則德陽殿鍾旁有小室。謂之鍾下。故如淳比之前漢請室。當順帝廢不爲太子。猶爲王也。年才十一耳。閻顯使居殿旁室內。固不欲與外人交通。然不可云囚。故孫程等十八人得就其鍾下之室。合謀定盟。則非囚室可知。既盟。入殺江京。出迎卽位。其卽位必卽在德陽殿矣。謂德陽殿旁有囚室。豈其然哉。

蔡邕續漢志曰。十意者。避桓帝諱也。華嶠爲漢後書所爲三譜。卽表也。而云譜。避其父諱也。　華嶠書傳於江左僅三十餘卷。至隋僅十七卷。范蔚宗於皇甫謐傳引其語。是從他史所引而轉述之。蔚宗不盡見嶠書也。

續漢書律歷志。部太子舍人馮恂。惠定宇謂未有太子。則舍人之官領屬少府。故云部非也。此部卽治歷之部。猶班固傳云校書部也。本卷又有太史部郎中劉固。

續漢書律歷志中卷論漏刻一則。自永元十四年至昏明中星列（近刻本譌作刻）於十下數行。並當在下卷二十四氣之前。蓋漏刻又是歷中餘事。可置於末。而所云列於下之文。卽當載其所刻。不得分置兩卷也。

此志初不言四分之所從起。但言建武八年。令待詔張盛景防鮑鄴等以四分法。與楊岑課。序事若此。良爲闇昧。劉昭譏爲序致膚約。不爲過矣。若東漢之主。尊奉讖緯。賈逵等論歷引據及之。蓋不得已。劉昭注志。於讖何賴。而其序云。星候祕阻。讖緯藏嚴。時或有見。頗邀旁遇。蓋梁武帝嚴禁緯書。故劉昭云爾。然所旁遇。亦釆錄長允。如四分以冬至日在斗。而注反引叶圖徵日月起於牽牛之初。以此爲注。寧非乖舛耶。

郡國志載淮陽郡之縣人廣陵郡。按西漢有淮陽國。約當今陳州府地。有臨淮郡。約當今淮安府地。光武建武十四年。封皇子衍爲淮陽公。衡爲臨淮公。十七年。衡薨。明帝永平十五年。改臨淮爲下邳國。封子衍爲王。按明帝封子只數縣。必不盡予以臨淮全郡。況名下邳。是已兼有東海縣而又加一郡乎。疑下邳建國時。臨淮猶自有郡存。故章帝建初四年。以下邳國小。以九江之鍾離等縣益下邳國也。此臨淮郡。蓋旋改名淮陽。故說文淩字注。水在淮陽也。至西漢之淮陽。則章帝章和二年遺詔。改爲陳國。徙西平王羨爲陳王矣。獨臨淮之爲淮陽。史不見其事。而此淮陽之縣併入廣陵。史亦不載其年。惟郡國志及說文見其名耳。

西漢建章宮在長安城西。上林苑在南。當王莽建九廟時。蓋盡毀建章及上林內諸宮館林木。以爲用意。其廟略當建章宮地耳。故三輔兵焚之火照城中。必不在上林。去城遠也。鄧禹馮異皆屯兵上林成都。蓋昔爲宮苑

王莽時已爲墟。既而又爲民居聚落矣。

范蔚宗云。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此說不載所出。惟馮異傳載永初六年。安帝詔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讖記有徵。則應宿之文。出讖記也。馬嚴拜將軍長史。置司馬從事同之。將軍過武庫祭蚩尤。帝親御阿閣。觀其士衆。按此閣。乃閣字之譌。堅鐔傳注。引洛陽記。建始東有太倉。倉東有武庫。蓋士衆武庫。向必過宮前。阿閣乃宮城之闕樓。故可憑觀。非門閣也。中山王焉傳。官騎百人稱娖前行。章懷注。稱娖。整齊也。鼐謂天子則稱蹕。王公則稱娖。蹕娖皆辟人於道之聲。非整齊義。

西京時。孝廉爲郎。皆三署郎也。至光武時。以孝廉丁邯爲尚書郎。邯不肯爲。則是尚書郎下於三署郎也。至永平中。則徐防以孝廉爲郎。顯宗異之。特補尚書郎。則是間數十年。尚書郎已重於三署。事任樞機所寄。勢使之然也。至安帝時。胡廣以孝廉爲天下第一。拜尚書郎矣。千乘哀王傳。與諸儒講論白虎殿。按西京未央宮有白虎殿。東京有白虎觀耳。此當因西京之名而誤。

崔瑗傳。爲濟北相。李固爲太山太守。奉書禮致殷勤。光祿大夫杜喬爲八使。徇行郡國。以贓罪奏瑗。范蔚宗言李固高絜。奉贄結好杜喬之劾。殆其過矣。吾意李之書禮。不過尋常通問耳。若杜則使職所監。見罪安得不劾。崔氏以被杜劾爲恥。引李書以自湔。此家傳之私情耳。范史遽信以爲杜過。則識淺矣。

范書言崔寔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正論。按隋經籍志法家正論六卷。尚書崔寔撰。不審正政字孰是。

後漢書屢言以尺一詔。蓋詔書有版。其版長廣有定式。朱博言三尺律令。疑漢官書制。必三尺也。說文。檄二尺書。臣下檄二尺。則天子詔三尺矣。詔版從尚書下三公。其體嚴重。若偶以小詔便下。不經公府。斯謂之尺一詔。殆猶唐之墨敕矣。故楊賜疏有斷絕尺一之語。（魏志夏侯元傳載有詐作尺一詔書以元爲大將軍許允爲太尉以詔版付允門吏然則尺一詔亦有版但小耳魏時尺一詔正是齊王芳手詔謂之詐者司馬氏之誣詞耳又高貴鄉公伐昭出懷中版投地此亦是尺一詔矣）

張皓傳。言順帝即位。拜皓司空。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下有司收騰繫考。黨輩八十餘人。皆當伏重法。皓上疏諫。帝乃悟。按皓以順帝四年罷。順帝即位十一歲。迄皓罷司空。才十五歲。其時皆大臣任政。未至欲誅無辜八十餘人也。此因安帝時有收考趙騰之事。附會造此虛言耳。至其子綱傳言。爲八使埋輪都亭。遂劾梁冀。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按漢制御史平出爲令長。綱以御史出典大郡。乃優擢也。果嘗劾冀。冀反擢之乎。至其載降張嬰事。尤爲謬妄。嬰巨賊。降之不罪。已過寬矣。而爲卜居宅相田疇。引召其子弟爲吏。是不仁者重得利矣。且果如此。使嬰歸誠。安有復反之理。蓋僞造此說者。不知永嘉元年。有張嬰攻殺堂邑江都長事。在綱死後。而妄云南州晏然。蔚宗依舊紀書漢安二年。揚徐盜賊攻燒城守。殺掠吏民。及永嘉元年。張嬰明有攻城殺吏之事矣。而既取雜說以立綱傳。兩不相合。則於紀加云。張嬰於漢安元年降於綱。而永嘉二年復反。用以

相彌縫。而不知其非誠然也。至其云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詔曰。嬰等縗杖。若喪考妣。漢時詔出尚書。安得作此非禮之言。以加臣下。良由鄉曲小生無識妄造。大抵東漢多鄉曲僞飾之事。華陽爲甚。如張楷等傳。皆多謬誕。蔚宗不能裁削。以誣示後世。爲可歎也。　埋輪。當是漢時俗語。搏戰者言埋根立足。於此不復退。曰埋根。非眞埋其足也。駐車於此不復行。曰埋輪。非眞埋其輪也。埋其輪於都亭。此成何理。因語誤會爲實事。不知此舊文之失耶。抑誤由蔚宗耶。觀陳虞寄與陳寶應書云。長驅深入。繫馬埋輪。則寄意正如余說。

臺閣署皆近臣所居。西京天祿石渠。東京東觀。皆閣也。謁者御史尚書。是爲三臺。蔡邕傳。補侍御史。又轉持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鼐疑補下脫謁者遷三字。若如今傳文。則止是二臺。其三字誤矣。

史弼傳。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陳蕃傳。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按桓帝紀。太后臨朝。詔令秩滿百石。十歲以上。有殊才異行。乃得參選孝廉。臧吏子孫。不得察舉。此詔在本初元年。梁太后之詔也。至桓帝親政。蓋變易不用太后之舊詔。而一切皆得參選矣。鼐度此一切詔。必在延熹誅梁冀之後。宦官亂政之時。而桓紀第載太后之初詔。而此一切詔書。遺而不載。亦史家之疏矣。

黨錮傳。言趙典在八俊。惟名見而已。鼐按小學紺珠。引薛瑩書。天下才英趙仲經。則典有字傳也。及八俊。荀昱薛書作荀緄。八顧無范滂。有劉儒。滂

在八及。八及無翟超。八廚無劉儒。有劉翊。

范滂傳。舉孝廉光祿四行。爲清詔使。按滂當時舉孝廉爲郎。郎屬光祿。乃舉四行而出使。非孝廉即爲使也。

孔昱傳云。字元世。小學紺珠引薛書。海內才珍孔世元。則今書誤倒。又范康字仲眞。紺珠作苑康。按荀朗陵傳內。潁陰令渤海苑康。則今黨錮傳字誤也。

後漢循吏傳注。引風俗通曰。俗說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賣。於井上先濯也。謹按春秋井田記。人家九頃二十畝。共爲一井。因井而市。故稱市井。鼐謂此兩說皆非是。田民在野。或飲溪谷溝渠。若在邑居。則必須井飲。故邑必有井。易改邑不改井是也。與井田之井。乃不相涉。市旁則作市井。國語。處商就市井。孟子。市井之臣。史記律書。年六七十翁。未嘗至市井。及平準書。市井之子孫不得仕宦爲吏。市井之稱古矣。要之市必有邑。邑中有井。以便市者。豈論鬻物之濯否哉。

古議政羣集於朝臣。其朝廷而非堂。余於論語說辯之矣。西漢若議魏其武安於東朝廷。霍光廢昌邑後。議立帝。傳言光坐廷中。則俱是於廷矣。而孟堅西都賦。左右廷中。朝堂百僚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似有議政朝堂事。而於漢書無徵焉。至後漢之朝堂集議。則紀傳俱可徵矣。然恐東西京未必同制。又班賦西都云。左右廷中朝堂。則朝堂有兩。而張平子西京云。朝堂承東。則惟一耳。竊意西京遭王莽赤眉兵火之後。宮室蕩盡。班

張雖漢人。亦有不得聞其詳者。未知二人之所聞。孰眞正也。又古朝廷皆立議政。漢則設席坐。雖天子在殿上。而臣在殿下有席。故成帝紀。青蠅集未央殿中朝者坐。又和帝永元七年。令將大夫御史謁者博士議郎郎官會廷中。各言封事。書封事必坐矣。又戴憑傳。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此有席坐之徵也。（古天子諸侯初即位其位皆坐至立而不坐蓋然以後在堂即位即是坐然無明文惟南史沈文阿傳文阿撰陳文帝即位儀云古者朝皆坐正殿謹羣臣之政此所云古禮未知何本爲只是漢人習耳）

陸續傳序。楚王英錄尹興名。徵興。詣獄。逮錄就考。後帝因閱續行狀而赦興。事在永平中。續少子襃。襃子康。按明帝永平至獻帝之初平。可百二三十年。康乃獻帝時爲廬江。而其祖乃上及永平乎。又陸康傳言袁術在壽春。遣孫策攻康於廬江。康固守二年乃陷。按袁術以初平四年。初據淮南。次年爲興平元年。孫策從術。即以是年破陸康。安得有攻圍二年之事。然則此陸氏之事。必出私紀。有可疑也。（唐書宰相世系表陸閎第二子尋爲吳城門校尉閎父揚州別駕贈析得孫不能及吳時爲校尉）

三國志

魏志高堂隆傳。附棧潛疏。引詩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與成八年左傳同。孫奕示兒編可證。今俗本乃訛作諫。

滿寵傳。太和二年秋。使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按漢廬江治舒。舒在合肥南。此時已爲虛野。人所不居矣。魏之廬江。蓋治六安。故言休自是南入合肥。後又言吳將陸遜向廬江。寵爲賊舍船二百里來。亦指六安也。吳志嘉禾六年冬。全琮襲六安。朱桓傳。嘉禾六年。桓與全琮迎魏廬江主簿桓自斷後。廬江太守李膺不敢出。蓋吳尚謂之六安。魏則呼爲廬江。

田豫傳。言豫構離鮮卑軻比能與彌加素利之功。及馬城戰勝追討虜。僵尸蔽地。及閱東夷傳。豫勝軻比能小帥瑣奴。致鮮卑懷貳。其後衆遂強盛。圍豫於馬城。賴閻志說之。豫僅自免耳。似豫傳有飾詞。而東夷傳乃紀實也。

東夷傳。景初二年。報倭女王詔。有絳地交龍錦。紺地句文錦。裴松之以地應爲綈。疑傳寫之誤。非也。地者質也。孫與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光明錦。是魏晉時故有是語。魏志載國淵詐求讀二京賦。以得謗者。吳志載周魴譎曹休之辭。並市井小人之行。而爲之立傳。以爲美談。則史家之無識矣。至馬超乃亂臣賊子。在蜀又無纖豪功績。而爲立傳。列關張之次。尤爲謬甚。蜀雖少才。亦何必載此耶。

吳志。黃武四年。書丞相孫劭卒。不立劭傳。注引志林云。吳之創基。劭爲首相。史無其傳。嘗問劉聲叔。聲叔云。推其名位。自應立傳。以與張惠恕不能後韋昭作史。惠恕之黨。故不立傳。按史之立傳。當以賢能。豈論名位。孫劭既見惡於張溫。其無得而稱可知已。不爲傳者。史體當爾。裴注所載非也。

孫權赤烏十二年。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孫亮即位。諸葛恪率軍遏巢湖是皆以水害鄰之計。猶蕭衍之遏淮也。又孫權時作濡須塢。塢是小城。當正在江口。若恪之東興城。當在今巢縣。當湖水將出之地。

漢丹陽本治宛陵。漢末徙治曲阿。孫策舅吳景爲丹陽太守。策載母徙曲阿是也。吳雖以建業爲都。而太守猶居曲阿。孫休徙居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休乞徙郡。是其居不在建業也。至晉以後。丹陽太守乃居建業。然俗沿舊呼。太守治曰曲阿。以逮宋文帝欲以庾炳之爲丹陽尹。何尚之云。曲阿近在水南。是也。吳志孫韶傳。言孫翊爲丹陽遇害。孫河馳赴宛陵。此宛陵乃曲阿之誤。蓋沿漢舊稱。猶何尚之之稱曲阿矣。當時殺翊者媯覽戴員。乃吳郡守盛憲所舉。曲阿近吳。故翊禮致之。若宛陵則太遠矣。孫何爲京城督。比近曲阿。故聞亂即至。又覽員北迎揚州刺史劉馥。令住歷陽。曲阿。故可與歷陽應。宛陵。則形勢不接矣。此足證當時翊亡在曲阿。非宛陵也。又孫堅死葬於曲阿。後謂之高陵。孫權太元元年。大風。高陵松柏斯拔。郡城南門飛落。此亦足見當時郡治實在曲阿。

孫皓天紀三年。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按此枇杷。即俗用琵琶字也。王右軍帖。知欲枇杷。輒所欲。眞無違者。即此。說文本無琵琶字也。

皇象善書。見趙達傳注。內不言其何官。南史梁皇侃傳云。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疑此皇象晉人。非吳之皇象。而淳化帖題吳青州刺史皇象書。不知是否。

晉書

晉書孝武紀。太元八年。始增百姓稅米口五石。此說極不分明。讀之大可駭。據食貨志。成帝時。度田畝稅三升。孝武時。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惟蠲在役者。至八年。增至五石。然則此皆言王公以下有田。而不供役之人。豈況及百姓哉。

古人稱人官。每止稱上一字。如驃騎將軍曰驃騎。中郎將曰中郎之類。此在史傳若述人語言。不妨因之。以當時稱謂常體本如此也。若自序事。則必不可省字。唐人作晉書者。不達此理。名號將軍。多止稱上字。如趙王倫傳云。左衞王輿。前軍司馬雅。又征虜張泓。左軍蔡璜。前軍閭和等。皆當有將軍字。而前軍左軍之稱。不知其爲前將軍左將軍耶。抑前軍將軍左軍將軍耶。此皆由節字之不當也。

前後左右將軍本漢官。魏晉別有前軍後軍左軍右軍。將軍乃宿衞之職。謂之四軍。屬中領軍。宋書官志。左右前後將軍。金印紫綬。左軍右軍前軍後軍將軍。銀印青綬。晉書輿服志。內載大駕鹵簿。騎隊後。左將軍在左。前將軍在右。至豹尾後。領軍將軍中道。後將軍在左。右將軍在右。此四將軍分於前引後從。皆自乘一車。各有鹵簿鼓吹。至其中金根車駕六馬中道。此天子矣。於是左軍將軍騎在左。右軍將軍騎在右。此不得自有鹵簿者也。而今晉書本金根車旁。左軍將軍右軍將軍脫兩軍字。與前引後從之將軍無別矣。而大駕鹵簿。至渡江後已不備。四軍所統。殆亦減於西晉。此四軍將軍。王彪之直欲省去。併其事於殿中將軍者也。王羲之桓伊皆是右將軍。而本傳乃誤作右軍將軍。致王方慶進右軍帖所題銜。亦襲其誤。而樂毅論後僞褚跋之誤。又不足論矣。

官制名同而前後事勢不同。讀史者不可不辨。如左右前後將軍。官本行軍時分部局之稱。衛青爲大將軍出定襄。合騎侯公孫敖爲中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翕侯趙信爲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咸屬大將軍。此其名之正也。其後置左右前後將軍於京師。無關行軍局部矣。而襲其名。第不置中將軍耳。此其變一也。光武時。廢其官。桓靈之世。乃復置之。其後相襲。以至六朝。裙屐風流之子而有此名。其甚不稱矣。郡守。牧民之官也。西漢元兼以統兵。故謂之郡將。而不必有將軍之名。加以將軍之號。始於王莽光武。初起。乃復因之。如寇恂銚期。以太守行大將軍事。邳彤爲後大將軍和戎太守。此並倉卒用兵時事耳。及天下大定。即不用此制。故馬成拜爲中山太守。即上將軍印綬矣。牧守而帶將軍事。更與東漢之末。而相沿竟於六朝。天子禁中有左軍右軍前軍後軍四將軍。魏晉之制也。官雖小於前後左右將軍。而宿衛禁近則過之。故西晉有以重號將軍而兼領此職者。若泰始初置中軍將軍。盡統宿衛七軍。最爲重賦。以羊祜爲之。旋罷改祜爲衛將軍。西晉卒無中軍將軍。諒亦以權過盛也。東晉復置。卞壼殷浩皆爲此官。然權不如羊祜時。亦未必責以宿衛。第終是內臺之官。故何充云殷浩居門下也。及桓冲爲揚州刺史居姑孰而帶中軍。則於臺衛遠矣。然猶在統內。及爲徐州刺史。辭鎮北將軍。而尚帶中軍。則名尤不稱矣。又魏時本以中領軍爲重任。後加其名曰中領軍將軍。至晉武帝泰始初。改名曰中軍將軍。既有中軍將軍。即不當復有中

領軍。其後廢中軍將軍。復置中領軍。誠其宜也。若江左既有中領軍。不當又置中軍將軍。大抵虛號存而權寄非昔。故亦不知其繁複也。晉書百官志云。資輕者爲中領軍中護軍。資重者爲領軍護軍。按其文當云資重者爲領軍將軍護軍將軍。此亦是省字之甚謬者。（齊時柳世隆爲護軍而衛軍王儉修下官敬甚謹）

晉書趙王倫有三部司馬。不言何爲三部。職官志有基強弩爲三部司馬。各置督史之語。此文係有誤脫。以食貨志及輿服志大駕鹵簿證之。前驅部持戟盾者一也。由基部持弓矢二也。強弩部三也。殿中及左右衛。蓋皆有三部司馬。司馬非官。乃是以勇士爲衛。此在漢。如惠帝紀所云。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耳。晉乃美其名曰司馬。猶近世執杖者名校尉而非官也。其司馬督乃是官。此司馬既是近衛。故倫之廢賈后及王輿之廢倫。皆假之以濟事。又閻纘表理太子。賈謐謂其欲與諸司馬家同。蓋謐是時已聞諸司馬欲爲變。復太子也。意蓋欲殺纘矣。又倫傳言三部司馬兵於宣化闕中斬孫弼。此於舊文必無兵字。蓋唐賢誤以司馬爲官。遂增一兵字。司馬下豈更有兵哉。

梁孝王彤傳敘彤督關中。致周處被害。徵拜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錄尚書事。此文蓋誤。多大將軍尚書令六字。大將軍最尊不常置。彤以過徵。豈遽有此顯授。且既爲大將軍。即不爲領軍。既爲尚書令。亦不爲錄矣。其下文敘彤嘗大會。謂參軍王銓曰。我從兄爲尚書令。不能啖大臠。此乃是彤在關中時事。所謂從兄。必下邳王晃也。而傳敘於爲領軍後。亦誤。

王導六子。長悅晏導夫人生。次恬洽。是妾雷氏生。見世說注引語林。又世說注引妬記。曹夫人見小兒可愛。左右對是四五諸郎。然則協邵薈皆庶出也。導於蘇峻亂攜二子出奔。所攜殆悅恬。協等或襁褓。或尚未生。而協傳言爲元帝撫軍參軍。協安能上接元帝。蓋簡文帝爲撫軍將軍時。協爲其參軍耳。

王逸少初爲臨川內史。見世說。最可據。非江州刺史也。而晉書本傳。誤作江州。又載在會稽時。遺僕射謝安書。按逸少在會稽。謝安尚爲處士。未出也。此必是與謝尚仁祖書。此或由雖本字誤。至謝安傳載安登石頭。遠想羲之規之。按逸少誓墓之後。未嘗更入都。而安之壯進。在逸少去官後。安在官而有遠想遺事之過。逸少安得規之。此事亦出於世說。則世說之妄也。唐時執筆者蓋乏學識。故所取舍皆謬。

郗超傳言王獻之兄弟於超死後簡慢於郗愔。此本世說。吾謂其誣也。子敬佳士。豈慢舅若此。且超雖重爲人所畏。乃簡文時及孝武時。桓溫喪。超失勢矣。其存沒豈尚足重輕於其父哉。

荀羨傳。慕容蘭屯汴城。羨引汶通渠。至於東阿。征之斬蘭。按魯郡有卞縣。與汶水東阿近。故右軍有一帖云。荀侯定居下邳。復遣兵取卞城。正指此事。而今晉書乃誤作汴。

徐邈字僊民。本傳不載其字。想避唐太宗諱也。而瑯琊王道子傳。害中詩。仍書僊民。他傳字犯唐諱。多以他字易之。如王彪之字叔虎。而易云叔武

之類是也。此作者非一人。體例不一故也。邈傳言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遷散騎常侍。猶處西省。按齊百官志云。自二府五校四軍以下。謂之四省。而散騎爲東省。

通鑑太康二年。帝既平吳。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恣其所之。宮人以竹葉插戶。鹽汁灑地。引帝車。按羊車見考工記。晉書車服志。羊車一名輦車。此自是車名。非以羊駕其車之謂。竹葉鹽汁云云。必出小說流俗。不達車制者所妄造。唐修晉書誤取之。而溫公乃又承其誤。

南齊書志亦有近世不復駕羊之語。蓋亦未考古本非駕羊也。

筆記卷六　史部三

隋書

隋書地志。江都郡清流。舊曰頓邱。置新昌郡。及南譙州。開皇初改曰滁州。又全椒。梁曰北譙。置北譙郡。後齊改郡爲臨滁。後周又曰北譙。按全椒在清流之南。相比近而置譙郡。在全椒反曰北譙者。蓋此是梁人。以有譙郡之人僑居江南。對此居江北者。故曰北譙。及隋代周。以己本有淮北譙郡之正地。此地名北譙爲不順。故改曰南譙州。而以清流爲州治。此隋文開皇以前之事。志分書於兩縣。反覺混耳。

五代史

五代史言耶律德光葬木葉山。似誤。德光葬乾陵。蓋在今遼陽州地。醫巫

闍山之東南。胡嶠所見拋毬之處也。阿保機葬木葉山耳。

宋史

宋制。天子御殿。有橫行。蓋殿陛之下。衛士立仗者。皆以自北而南爲行列。是爲直行。其閤門使等武臣近職。則侍於陛上。由御前自中而東西。分爲行列。是其橫行也。故客省使至閤門使曰橫班官。宋敏求退朝錄云。舊制。朝官連假三日後。朝官赴文德殿參假。謂之橫行。次日仍赴內殿起居。按此朝官至正殿。有橫行班處參見。此本沿唐時天子日於正殿視朝之禮也。至宋天子不日視朝。而假滿者猶必先至此正殿橫行列班之處。謂於虛位。當時即呼此朝謁曰橫行。此省字語耳。宋又曰近年連假後便赴。而廢橫行之禮。言直入內殿起居。不先朝於虛位矣。宋人此等稱名。亦殊不正。吾鄉方密之先生通雅。於此兩言橫行。繳繞爲一。則義不可通矣。

吾嘗謂東坡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此是子虛烏有之事。蓋東坡在黃州。既聞永樂徐禧之敗。神宗悔痛。乃追作是文。聊以發揮己意。其以烹宰禽獸爲譬。乃是在黃州戒殺後議論也。史言神宗於永樂事後。恨昔無人言其不可。又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卨。言用兵非好事耳。吾度公著卨之言。未必能及東坡此書之痛快。若果先代方平。而方平上之。帝安得忘之哉。近畢秋帆續資治通鑑。取東坡書爲方平事實。載於元豐四年。又載帝述呂公著趙卨事於元豐六年。是矛盾之說也。又方平乃僉人。屢爲司馬溫公所彈。畢書據蘇氏私懷作誌之美而嘉予之。皆非實也。

東坡仕爲安福主簿。此主簿是選人初階。子由爲墓志。書授安福主簿。宋史本傳作調安福主簿則誤矣。稱調則是實官矣。又墓志云。歐陽公以直言舉之。故對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傳乃云以才識兼茂舉之者。亦是誤也。

遼金元史

遼之上京即西樓。當在今熱河之上流。多倫諾爾之西。遼東京。所取渤海國地也。遼中京。（德光入中國以鎮州爲中京廢矣）聖宗統和二十五年。以七金山土河之南地建中京。今之遼陽州。遼北京南京即燕京。金之上都。今瀋陽也。中都燕京也。東都遼東也。西都今大同也。北都遼統和所建之中京也。南都宋之開封府也。元之上都。似與遼上京相近。

地輿（附）

布僕水　蜀中西南之水。皆入大渡河金沙江。轉入大江。水經注言江水之臨邛。合布僕水。布僕水出徼外。沈黎郡旄牛道。水從縣西布僕來。分爲二流。一東流者。即至臨邛入江者也。一南流者。逕越巂邛都蜻蛉縣降麊泠入海。按水至麊泠入海者。莫大於牂柯江下流爲鬱水者矣。其行漢四郡數千里。合水甚多。而如水經所云。布僕南行之水。則下流又在其西。上流乃在其東北。橫斷南幹之山脈。包大渡河金沙江及鬱水之上源。其行蓋極遠矣。其說未知信否。而西藏地程記有言。察木多外。有水分流有二橋。一曰雲南橋。一曰四川橋。此豈即水經注之布僕乎。

前藏後藏　中國至西藏。有南北二道。北道自甘肅西寧出口。西南行。由青海至前藏。四千一百餘里。南道自成都西九百二十里至打箭鑪出口。西六百八十里至裏塘。西五百餘里至巴塘。西千四百里至察木多。四千五百里至拉里。西千里至札什城。札什城者前藏也。南道別一途。自打箭鑪稍北行。由草地至察木多。由察木多復稍北。又由草地亦至札什城。其路近於裏塘拉里之路。然與北道皆寒苦尤甚。故行者由南道裏塘者爲多。昔漢欲求大夏。四道並出。其北方閉氐筰。南方閉巂昆明。計今通藏之南道。漢氐筰所閉道也。自札什城南行九百里至札什倫布。所謂後藏也。自札什倫布又南行。則至怒江。接雲南城外西夷之境。自前後藏東至裏塘。司其地者。皆以僧與民長雜治之。而僧尤重。在前藏者曰達賴喇嘛。在後藏者曰班禪喇嘛。此其尤尊者。呼曰胡土克圖。胡土克圖者師也。其弟子曰班弟。班弟所任職曰倉儲巴者。主其財。任其煩事。其分居他部。爲喇嘛之長曰堪布。而民長曰碟巴。又有堪布兼碟巴者。蓋西夷所敬惟僧也。喇嘛者皆於佛法修夙命通。死而知所往生之所。然亦間有死而失其通者。其班弟輒諱之。迎民間子。擇其慧者一人。以爲即其先師。曰先師受生數十餘世矣。而猶一人也。其寺宇極華盛。然禁婦女入甚嚴。胡土克圖出。則班弟驅少婦不使見。蓋恐其心亂而失道。乾隆四十五年。高宗壽八十。班禪自後藏來覲爲祝。上禮敬之甚隆。而西山一僧直至其前。斥責甚厲。

以爲入中國見繁麗盛美。非其宜也。班禪聞而伏首媿服之甚。未幾果死於京師。不能言所往生。其後後藏猶立所謂班禪者。而實迎異人子當之而已。

頃見景定建康志。乃馬光祖之客周應合所作。其書亦紀載失倫。詳略無準。然彼得見六朝事蹟。建康實錄二書。而採取者。故所載猶當可據也。又景定志云。郡人朱舜庸編金陵事蹟。慶元六年上之府。徐修爲建康續志時知府吳琚。

建康古圖志。今皆不可復見。近代新志舛謬實甚。偶閱顧起元客座贅語。載陳魯南金陵圖。及顧所論。以史考之。亦大爲訛失。聊復辨之。　所謂臺城者。當北倚山岡。岡外爲苑。苑外有湖。蓋其形西北多而三面皆少。非正方也。今北極閣雞鳴寺。正是其北城所居。故雞鳴寺東。猶存一段古城。城下有門。俗曰臺城門。此殊不誤。意即古北掖門矣。其宮城之西北所包爲華林園。園中有景陽山。山有景陽樓。齊武帝於六代之君。始爲奢侈。永明中。宮女萬餘人。猶以爲未足。帝數幸瑯琊城爲獵。夜發宮中。曉至玄武湖北。因有雞鳴埭之稱焉。吾疑雞鳴埭。略當今萬高橋左右。宮女當夜起嚴妝從之去。端門遠者。不聞鐘漏。故於中園之地。作鐘以警宮女。今鐘鼓樓之東有臥鐘。長幾二丈。吾疑以謂即景陽鐘也。當由隋滅陳時。剷制故宮。獨此鐘大。不可移易。一臥於地。至千餘年。與其東數丈之城隅未盡者。俱留於今日。而其外則皆不可覩矣。若其前。則有宣陽門朱雀門。門向朱雀

柝桁蓋路當今南門內鎮淮橋地之左右。六朝宮省。南北宮城門闕。率有差互。非若引繩然。又民間車行者。得過中堂。故宋明帝作南北馳道。其後卽廢。蓋以馳道既不可直取。隨勢紆曲。諒非觀美。又須禁遏東西。俾限於一處得過。不便人行。故終不立也。顧氏所載城圖。乃爲方勢。豈有當耶。明時有雞鳴寺之名。今人乃誤謂雞鳴埭之地。不悟埭在湖北。今寺乃湖南。於六朝實城址也。故六朝民居。皆在城南。無在城北者。

臺城勢北倚湖。南去淮稍遠。其左東府城。其右石頭城。兩城據地。蓋不多。故世說載會稽王繞東府城行散也。兩城皆前臨淮。而淮流又曲繞石頭。西入江。六朝凡兵自南來者。皆先取石頭東府。乃後取臺城。惟自京口北來者。直先取臺城矣。近志又有以今雞鳴寺左右爲雞籠山及覆舟山者。亦大誤。考尋雞籠。當在明故宮。今駐防城北。晉元帝以下四陵。蓋在此山。而覆舟又在其北。似今蔣廟以西山也。覆舟山南爲樂遊苑。故祖沖之於樂遊苑造水碓磨。因蔣山後湖之水勢也。宋孝武置淩室於覆舟山藏冰。因後湖之冰也。當宋武帝義兵之至。桓靈寶遣兵拒之於雞籠覆舟。固是扼其要道。不容空置兵於今雞鳴寺側也。宋武帝崔慧景及賀若弼之師。皆自京口南取臺城。而武帝慧景行蔣山雞籠之北。今所謂姚坊門路也。賀若弼行蔣山雞籠之南。今所謂麒麟門路也。

石頭城蓋本吳時築以儲武備者。晉因之。嘗冶鑄於此。亦謂之冶城。戴洋謂王丞相云。君本命在申。而於申上石頭。立冶金火相鑠致疾。以此推之。石頭冶城。固爲一矣。又東府之東。復有東冶。則此爲西冶。當時徒刑者作冶地。等圜土意。雖與石城連城。而猶當小有限衞以別之。故謝靈運撰征賦。其前既賦冶城。後乃云次石頭之雙岸也。要之冶城不在石頭之外。近志以石頭冶城截分爲二。則不然矣。石頭之西。臨淮對岸。更有置兵營壘。有急則兩岸爲柵斷之。以拒水師。故稱雙岸。法帖王僧虔啓。二岸雜事。悉命臣判是也。雙岸所夾之淮。乃是秦淮。將入江處。石頭城半臨江上。故江濤有入城之事。（見史）朱子語類。此城之下。上流之水湍急。必上得岸。方得攻城。所以建業可守。觀宋武帝拒盧循事。知朱子論最得形勢。今則江去城已甚遠。故險不如古。又揚州刺史廨在石頭。自王丞相以兼職刺史居此。其都督揚州及三公諸將軍。則有府都督府在東城。故有東府西州之稱。統兵理民。州任最要。故謝太傅亦居石頭州廨。其歸自南兗入西州門而增疾致薨。其後袁粲以衞軍開府儀同三司。而兼揚州刺史。故卽州廨爲府。意猶王文獻謝文靖之舊制矣。

後湖之水。度其地勢。本當由盧龍山。今獅子山畔入江。昔人鑿岡導之南由青溪以入秦淮。景定志。吳赤烏四年冬十一月。詔鑿東渠。名青溪。通城北塹潮溝。又云。晉太興三年。創北湖。築長堤。以壅北山之水。東自覆舟山。西至宣武城六里餘。鼐按宋文帝紀。元嘉二十三年。築北堤。立玄武湖於樂遊苑北。然則擁遏北流。始於晉而成於宋。今後湖水入城地曰北水關。殆通潮溝之遺跡。齊明有疾。巫覡云。後湖水頭經過宮內。致帝疾。帝行水溝欲塞之。而南引淮流。會崩事寢。其後侯景引湖水以灌臺城。蓋皆用此溝水。晉書載秦鑿秣陵北以厭王氣。又宋書符瑞志。秦始皇改金陵曰秣陵。鑿北山以絕其勢。（此事吳紘傳注內引江表傳載秣語最明）世乃謂所鑿在方山。然方山既非在北。又秦淮發源山瀆。應過方山。似非人鑿。吾謂秦厭之說。既已虛誕。而傳者又各以意歧。毋乃晉書所指。乃卽潮溝耶。至於溝水既引而南。而北流堙絕。明之城郭北出者橫包廣遠。則尤不可見。然以天地之性論之。固當與今形大異耳。

六朝既都建業。東南漕運。士庶舳艫。皆由曲阿達於秦淮。不行江路。故謝安鎮兗。說航海之備。欲經略事了。便由海道東歸。蓋當時潤州之道未通。謝公意不欲再詣都門。而欲東歸。則非泛海不達也。曲阿之路。事由人鑿。水小舟不並行。故蕭子良言。臺使於破岡逼商到下。先過己船。又水易洩。非埭無以儲水以濟舟。古云埭者。今所謂閘壩也。宋元凶劭破北岡方山埭以絕東軍。齊明帝時。王敬則反。兵至曲阿。曲阿令邱仲孚鑿長岡埭洩瀆水。敬則軍至。瀆涸不得進。遂敗。瀆水易洩而難久盈。意當時頻年修埭。功力必煩。隋滅陳而建業故都。同於下邑。埭功既省。深谷爲陵。固其理也。今句容縣茅山岡。或云古通水瀆經此。吾鄉章淮樹纍知江寧府時。嘗相視以爲其岡石巨勢高。欲鑿通入丹陽湖。功力極爲難成。若由溧水縣鑿小茅山岡。引水通東壩。亦至丹陽湖。其道少迂而功少易。竟不知六朝通瀆。必在何處。吾謂山壑形或消長。不可執今形以決古事。姑記此以待考古博聞者辨之。

吳志。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景定志引建康實錄云。吳赤烏八年。使校尉陳勳作屯田。發兵三萬。鑿句容中道。至雲陽以通吳會船艦。（曲阿本雲陽孫權時復名雲陽）名破岡瀆。上下爲十四埭。上七埭入延陵界。下七埭入江寧界。於是東郡舟行。不復經京江矣。晉宋齊因之。梁以太子名綱。乃廢破岡瀆。而開上容瀆。在句容縣東南五里。頂上分流。一源東南三十里十六埭入延陵。一源西南二十五里五埭注句容。上容瀆西流入江寧。至陳霸先又堙上容瀆。修破岡瀆。隋既平陳。詔並廢之。

臺城蓋晉時止四門。宋元嘉二十五年。新作閶闔廣莫二門。改先廣莫曰承明。開陽曰津陽。於是有六門。故梁元帝云。六門之內。自極兵威。疑所云六門者。北承明。（齊避諱改北掖）南宣陽。卽津陽。爲南掖。東萬春。卽東掖。西千秋。又曰昌明。卽西掖。東北廣莫。西南閶闔。此城門也。其內則雲龍神虎端門之類。皆宮殿門。鳳莊。（齊避諱改延賢）是華林園門。皆非城門。其城外更有朱雀元武建陽清明之類。蓋所謂籬門。有門無城。尋四掖門者。本係西晉宮門之稱。非都城門名。蓋當晉元帝時。草創江東。粗爲宮衞。不備都城之制。故名同西晉之宮掖。王丞相不肯建石闕。亦是以備制江外。便了無故都之思。斯爲足恥。遠指牛首。特其託辭耳。其於宮城之外。但作籬門。同一旨也。至謝太傅於孝武時改建宮室。略備制度。則臺城門爲都城門矣。而掖門之名。則猶

舊而不改。臺城東府石頭。據地皆不甚大。六朝太子宮。及士大夫率居城外。諸將軍府。亦有在城外者。丹楊尹建康令廨。亦在城外。宋順帝時。丹楊尹劉秉欲與袁粲等誅蕭道成。晡後。便車載婦女入石頭城。此其在城外之證。

蘇峻反時。義師陶侃至屯查浦。溫嶠屯沙門浦。查浦爲秦淮入江地無疑。至沙門浦恐是後湖入江之處。又匡術既以臺城降。爲蘇逸所擊。溫嶠欲救之。羅洞曰。今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榻杭。似榻杭卽是架後湖瀆水上者。又元凶劭使監琅邪郡。琅邪郡芊夷栅斷班瀆白石諸水口。此殆與沙門浦爲一地耶。

後村清涼寺詩。惟應駐馬坡頭月。曾見金輿納晚涼。自注。山有後主暑風亭。井欄刻保大三年字。然則今之所謂翠微亭者。卽暑風亭也。

今江寧橋名多與古異。推尋故跡。頗爲難合。今南門橋。宋之鎮淮橋。在古爲朱雀航也。景定志言其橋嘗爲水毀。又爲火毀。然則宋以前。只是木橋。推之他處。大抵皆木橋。至明太祖。率建石橋。故古名盡易。惟新橋在鎮淮西少北。猶存舊名。南門外長干橋。亦舊名。上元縣前之內橋。則北宋之蔡公橋。南宋之天津橋也。

焦氏筆乘。晉哀帝興寧二年。移陶官於淮水北。以南岸故窰地。施與僧慧力造寺。因名瓦官寺。其解與瓦棺說異。此說出景定建康志。焦又云。今驍騎衞倉。是其遺址。南唐爲昇元寺。近詔毀私創菴院。集慶菴一點僧。輙妄以瓦官名其處。因得幸免。余在江寧。嘗遊今所云瓦棺寺者。作一詩。然心疑其地去江絕遠。何云白狼高於瓦棺閣耶。後見焦說。乃知其謬。至古臨江之瓦棺寺。爲宋攻南唐時兵士所毀。上有逃難婦女千餘人。一時皆死。事見景定建康志。

江東丹楊。自漢爲縣。晉地志云。丹楊山多赤柳。在西。然則因有楊樹名之。與楚丹陽因水名者各異。右軍大令帖內。猶作丹楊。知晉人時未誤。而後來書籍。或作陽。或作楊。參差不定。吾疑此殆陳時因北朝楊氏日盛。忌以其姓加於吾之都。故寫作陽耳。由其暗避忌諱。非有明詔改稱。故於史無記。嗣後隋唐乃承沿其誤。後來遂無辨其當作丹楊者。惟顏魯公祭豪州及祭侄文草。皆列銜丹楊侯。故不誤也。景定建康志乃云。西漢地理志從楊。後漢郡國從陽。以爲兩可。此謬說。從陽乃雕本誤耳。晉志尙從楊。況後漢乎。

今世或指鷲峰寺西瀆爲古青溪。殆非是。青溪當在秦淮北。蓋源出鍾山下。流合潮溝以入秦淮。景定建康志。吳赤烏四年。詔鑿東渠名青溪。通城北塹潮溝。此雖不知所本。然梁書言朱异家列宅自潮溝至青溪。則潮溝下通青溪無疑。齊蕭遙光於東府反時。臺軍曹虎屯青溪大橋。拒之。又齊高祖在東府。亦有我以青溪爲鴻溝之語。然則青溪在秦淮北東府之西。略亦與今大通橋水流相髣髴耳。

唐韓翃詩。新衣早入青楊巷。細馬春過皂莢橋。按此送人歸江寧詩。青楊巷在東府之南。齊武帝爲南康王子琳造青楊巷宅。皂莢橋在朱雀航南。宋廢帝時。丁文豪破臺軍於皂莢橋。至朱雀航是也。

筆記卷七　子部

荀子

荀子富國篇。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麷。按周禮注。麷熬麥。夫熬麥成餳。黏著於物。最難撥去矣。故以比治國之將難取。楊倞反以爲脆弱易取何耶。

非相篇。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言文章采詎可見者久而息。不見矣。聲音節奏可聞者。久而絕。不聞矣。以比有司守禮之久而亡也。

節奏久而絕。楊倞讀節字屬上句。奏改爲族。此非也。節奏音響也。音響之傳。久則絕矣。說文卩部有㔾字。註。卩也。則候切。鼐意此卽荀子之奏字也。節者。止樂也。㔾者。止而又奏。故以反卩。

莊子

莊子天地篇。其名爲槔。釋文云。本又作橋。鼐按說文無槔字。古人止用橋字。曲禮。奉席如橋衡。康成正以桔槔解之。然則別本作橋者是也。

關尹老聃。按關尹乃古有道者。在列子前。列子又在老聃之前。非老子所遇之關令尹喜也。以喜釋關尹。乃後人妄說。列子第四篇末。引莊子所引關尹之言。而云關喜。吾斷以此非列子之文。乃張湛妄以入之者。

法言

揚子法言吾子篇。或問屈原知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知。如其知。言丹青可變而玉不變。屈子如之。是其知也。法言文擬論語。揚子之知屈原。如孔子之仁管仲。莊家乃謂其譏屈子。失其指矣。

孔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此言或問如諸子之言。亦可爲戶乎。答言諸子各有所長。亦可云戶也。然所入偏小。非聖人之道。故君子有不以爲戶者矣。

問道篇。它則苓開發。按苓乃櫺字假借。言一櫺之開。亦有明焉。然其明發小矣。

刑名非道耶。何自然矣。曰何必刑名。圍棋擊劍。反目眩形。亦皆自然也。此言或謂刑名之學。亦自古傳之。有自而然矣。宜可爲道也。答言圍棋擊劍。及西域幻人。反易人目。吞刀吐火眩形之事。孰非有自而然哉。

衍無知於天地之閒。雖鄰不覿也。言鄒衍若能知渾天之形。必不爲大九州之誕言。誕則無知也。

問神篇。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言書序百篇。百篇內亡者可知。百篇外亡者不可知。如酒誥設空。則可知其昔有而今無。獨舉酒誥者。以與康誥梓材共一序。不容中空也。解者乃疑子雲未見酒誥。則失之矣。後言天俄而可度。是以俄爲設若之辭可證也。

五百篇。雖噫者。吾於觀庸耶。無爲飽食安坐而厭觀也。色斯舉矣。時哉時

哉。是雖噫也。孔子爲時君所不用。其機兆微而可知。足以決行如鳥舉矣。豈久留而懸獨哉。司馬溫公本去雖字。非是。

淵騫篇曰。寢或曰淵騫。何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鼐按此寢。即孟子姑舍是義也。或問淵騫曷爲不寢所能。而僅爲淵騫乎。答以二子誠欲上希孔子。但如龍鳳。豈常禽所及。其於己之所就。固寢之爲不足尚矣。且非獨淵騫。七十子皆學孔子。以文章爲不足盡聖。蓋志之所嚮。與力之所逮。固異矣。其欲寢所能而追所不逮之情。何嘗不屬乎注家。於此皆不得其解。

司馬法

余嘗論今世司馬法爲僞書。今抄撮古書所引司馬法於後

漢書引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　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

說文引載獻聝　執羽从投。　有虞氏娀於中國。　善者。忻民之善。閉民之惡。　飛衞斯輿。　師多則人讃。　小罪胅。中罪刖。大罪剄。　昃夜內鉦車。　夏執黃戉。殷執白戚。周左杖黃鉞。右秉白髦（史記集解注引夏執玄鉞）

周禮鄭注引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

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鉏。周輦加二版二築。　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　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昫。　鼓聲不過閶。鼙聲不過闒。鐸聲不過琅。　上下下謀。是謂參之。　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　上多前虜。　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　左傳杜注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　又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　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

論語集解。馬融引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

鼐按周禮小司徒賈疏云。鄭所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是天子畿內采地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云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鼐意鄭注論語。蓋因於馬。馬所引。當亦有甲士三人一句。蓋何晏節之。至賈疏以爲畿內畿外異法則非也。蓋所云士十人者。可以戰之士。而及戰又選其才而甲而居車上者三也。卒七十二人者。可以爲徒兵之卒。而及戰又選其才而爲徒兵者二十也。士非即甲士。卒非即徒。蓋守營壘。護輜重。皆必有人焉。然則司馬法之文備。而鄭於周禮論語引其文。或有詳略歟。

馬融廣成頌。命師於鞬櫜。偃伯於靈臺。章懷注引司馬法。即今世書耳。不知偃伯靈臺。果出司馬法否。

鹽鐵論

漢昭帝元始五年。令太常三輔舉賢良各二人。郡國舉文學各一人。六年。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此鹽鐵論之所由起也。其國病篇。大夫謂賢良曰。文學皆出山東。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以賢良爲三輔太常所舉。宜先在京師也。論內丞相大夫之外。有丞相史御史之言。按漢制。丞相下有長史二人。蓋即此書丞相史矣。若御史本近御之官。自御史大夫出佐丞相爲外朝官。而其屬有兩丞。其一中丞。仍統內臺侍御史。內臺之臣。非特詔不與外朝議。外朝議成既奏。乃與天子論所取舍。然則此議鹽鐵時之御史。非中丞及侍御史也。其御史之一丞在外者乎。夫有司議政。反覆亦不得過多。昔武帝時。韓安國與王恢論誘匈奴事。漢書所載語稍繁。讀者固以爲後人所擬爲非當時言之實矣。然豈若桓寬此書繁多若是甚哉。其言明切當於事。不過千餘言。其餘冗蔓可削也。又其議鹽鐵。自第一篇至第四十一篇末。奏復詔可而事畢矣。四十二篇以下乃異日御史大夫。復與文學論伐匈奴及刑法事。此殆尤是桓之設言。而其首曰賢良文學。既拜皆取列大夫。按漢時士初登朝。大抵爲郎而已。罕得大夫。若嚴助朱買臣之中大夫。乃武帝不次用人之事。昭帝時。惟韓延壽以父死難。自文學爲諫大夫。今議鹽鐵者六十餘人。豈皆取大夫哉。魏相以

賢良對策高第得縣令。其即與此對者與。固未可決。要之取大夫之事非實。殆桓寬之臆測耳。寬蓋讀太史公書者。所言每出其內。而於昭帝初之時事。或不甚切。至述大夫語。亦引貨殖傳桑宏羊。豈讀太史公書者乎。此書世少善本。明宏治時。江陰知縣新淦涂禎得宋嘉泰本摹刻。今江寧知府陽城張古餘敦仁。又取涂本重摹刻之。頗精善。又爲考證一卷附焉。以一本見遺。其書相傳。故多訛謬。古餘考證所得多矣。其不盡者。乃更論之。

輕重篇國用篇。大夫各各乃君字之誤。篇內稱大夫君者。非誤也。稱宏羊大夫君。猶稱相君矣。張以各與君皆爲名字之誤者非。

水旱篇。言卒徒工匠。故民得占租鼓鑄煮鹽之時。按卒徒工匠四字衍文。言故時民自鼓鑄煮鹽。占其爲鹽鐵之業。報於官而納租。昭帝既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昔鹽鐵在民自爲之時。亦如此酤酒之占租矣。又按說文。錉業也。賈人占錉。而食貨志公卿言異時算軺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以說文錉業也之解推之。錉乃本字。緡乃借字。錉如今俗語所云本錢耳。非藏鏹於家者。舉有算也。此所云占租鼓鑄煮鹽。正食貨志所云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算一者也。而顏監不推緡錉同之義。解緡爲錢貫者。殆非是矣。

貧富篇。大夫曰。獲祿受賜六十有餘年。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加昭帝始元六年。才六十年耳。桑宏羊侍中。必不在武帝即位前。然則若非六十字舛誤。則桓次公造說之謬矣。

伐功篇。文學曰、前君爲先帝畫匈奴之策。兵據西域。按西域傳。但載宏羊請田輪臺。武帝不從。至武帝之通西域、張騫唐蒙相如龍之事。豈本出桑宏羊策乎。此亦其可疑者。又云、自搜粟都尉爲御史大夫。持政十餘年。按宏羊以武帝後元年爲御史大夫。至此才七年耳。若合其爲大司農時計之。又不止十餘年也。

漢書鼂錯傳。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是賢良文學士。乃一途也。及昭帝紀。乃分言太常三輔舉賢良。郡國舉文學。而鹽鐵論其稱說尤各爲類。是眞若二途之不可混矣。吾以爲漢所舉。皆賢良而已。自武帝未興學校之先。文學與賢良皆虛名無位。言士之有是名者。則可舉耳。至武帝興學之後。郡國縣有文學士。則上其人屬所二千石。於是郡國專有文學之目。抑或限有員位矣。昭帝蓋令郡國之舉賢良。則取於文學之中。非是不舉。而太常三輔所舉。則無定限。猶文帝以來舊制。要之所舉皆當謂之賢良文學士。而當時流俗乃別呼之。實非有二途也。

雜記

酉陽雜俎。王勃夫子廟碑。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高五雲於太甲。燕公不解。訪之一公。公言北斗建於七曜。在南方者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離。按此段成式杜撰謬說。北斗所建有常。焉有變理。按南指之南。本當作東。帝車斗也。斗本指東宮言。南以言其昏。正避下中字雙聲耳。夏小正云。斗指尾。天官書則云。杓攜龍角。皆東宮也。房四星爲明堂。正在

角尾間。隋天文志。角二星爲天闕。其內天庭也。黃道七曜之所行也。又房星中間爲天衢之大道。黃道之所經也。七曜由乎天衢。則天下和平。遁於中街。即不由天衢也。言天下亂耳。

酉陽雜俎載任昉大同四年。於鍾山得銘龜言土蓍言水云云。戒其子孫世世以訪通人。及唐玄宗世。昉五世孫升之以問鄭欽說。乃得解。按任昉以天監六年。出爲新安守。期歲卒。及大同四年。昉沒三十年。此亦成式妄記也。而新唐書誤取之入欽說傳。

江陵趙敬夫註顏氏家訓。盧抱經侍讀補註。未及觀我生賦。然尚有須補者數處。賦述侯景之竄荊州云。將睥睨於渚宮。先憑陵於地道。雞按景純江賦云。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此言景之犯巴陵。以地道字代。猶以渚宮代荊州耳。他字誤也。又指余櫂於兩東。侍昇壇之五讓。注疑兩東爲湘東誤。非也。此用楚賦。孰兩東門之可蕪語。又祇夜語之見忌。寧懷賦之足恃。注引韓子久語。懷賦小資也。猶以成富解下句。是也。而疑夜語爲久語之誤。則非。此用杜襲與魏武夜語。王粲忌之事。見襲傳。

江寧諸生有汪北虹吳剛。偶於市肆見一書曰聖學入門。取歸讀之。有當於心。即依其法。持循不輟。然其書不載撰者之名。不知爲誰書也。乾隆壬子。余見桑弢甫撰勞餘山先生行狀。載豐潤董定巖觀察榕。初學爲陸王之學。後欲學湯文正之學朱子。作聖學入門課程。然則是書乃定巖之書。是年正月。汪生已喪。終不得知。余以告吳生而已。（方樹宗云此大京卿[illegible]硯齋[illegible]壬午[illegible]康[illegible]）

金剛經所言四果次第。當以十二因緣分段釋之。須陀洹能斷愛。有不入色聲味觸法根塵清淨。六用同源。故爲入流。但尚有觸受之支。於物。支雖不愛染而尚有迹也。斯陀含則往來如一。無迹可分。故曰一往來。實無往來。但尚有名色六入之微迹。阿那含則名色空盡。六入之微迹亦泯。故曰不來。但本根之識。尚有含藏未盡化耳。至阿羅漢則識盡而纖毫之亦絕矣。僧家謂須陀洹須七受生。斯陀含尚須一受生。故曰一往來者殆失其解。

夫有耳聽則有聲。無耳無聲矣。有目視則有色。無目無色矣。意染始成諸有世界。緣此而成。是謂一合相也。一合相者。面東則忘西。闚吳飲則不知越。吳若泯此一合。冥心懸照。妙明法性。光徧恆沙。不可說世界與現在之一合。非寡非多。何與何有。故曰一合相即是不可說也。不可說三字。是數名。見華嚴品。

右軍所書黃庭經。乃漢魏神仙家相傳之法。其言精實。非如齊梁道士所造內景黃庭經之浮誕也。大抵人身鼻受天氣。自喉嚨而降下通前陰。共有七門。謂之廬閭。五藏之所居也。口受水穀。自喉嚨而降。下通後陰。亦有七門。謂之三焦。腸胃之位也。養生家以心神腎神交於脾地。其地謂之黃庭。略與臍相對。黃庭下有關略。與胃腸之交關相對。廬閭七門。此門最要。呼則關閉而心氣通於腎。噏則關闢而腎達於心。此處開闔呼噏調。而通身關節無有不調矣。關下有丹田。是爲精海。神仙家多以心腎交而胎結

於黃庭。升丹田之精以養之。丹成嬰長。至於昇舉。然吾見世之學此者。率中道而敗。蓋此事非離絕人間。屏除七情。故不能專精以致成功。此一病也。神仙不死。此達天之事。其人無功德於世。何以居不死之壽。故必兼功與行而後成仙。行不足者。功雖專天所不許。此又一病也。若常人第調攝呼噏。恬淡以安心。戒欲以保腎。差得無病。以盡天年。斯則可矣。

筆記卷八　集部

文選

嵩山古謂之崇山。國語。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李善進文選注表云。崇山墜簡。是用東晳辨嵩山下竹簡爲顯節陵策文事。何義門謂是用大酉小酉二山事。誤矣。

漢書敘傳言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於樓煩。壹子儒。儒子長。長子回。回生況。女爲倢伃。徙昌陵。昌陵罷。大臣名家皆占數於長安。然則班氏本籍樓煩。而卒居長安。今後漢書班彪傳以爲扶風安陵人。而文選注引范書。乃曰班固北地人。而班超傳又云扶風平陵人。何以乎異若此。據北征賦。朝發軔於長都。於班氏固長安人矣。又云。過泥陽而太息。悲祖廟之不修。泥陽屬北地。則其祖固北地人。文選注所引。或他人之後漢書。校者誤增范名耳。

西漢賦。武威章溝。嚴更之署。注云。未聞其義。按署乃郎衛所居。如揚賜傳。

言引羽及議郎蔡邕入金商門崇德署此止是郎之所居西漢之武威章溝猶東漢之崇德耳

漢宮周衛蓋郎一扇在內衛卒一重在外郎所居曰署卒所居曰廬故班云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宮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此言郎選其下周廬千列乃言衛卒

平子東京賦乃新崇德遂作德陽薛綜注崇德在東德陽在西相去五十步[illegible]謂崇德光武時本有有舊故曰新德陽明帝始作創建故曰作皆在北宮崇德倹下德陽高大然二殿最近又章懷光武紀注引蔡質漢典職儀曰南宮至北宮中央作大屋複道兩宮相去七里盧植執戈數段珪何太后投閣得脫即此閣道矣又續書五行志蔡邕對於災異云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百官志雒陽十二門北宮門屬衛尉然則南宮南暨城北宮亦北暨城故賦又云諏門曲榭邪阻城洫城中民人東西行者其必經閣道下乃可通又賦云於南則前殿靈臺何義門改靈字爲雲按雲臺固在南宮然恐即是前殿南宮又自有靈臺殿續漢志中平二年南宮大災火燒靈臺殿樂成殿此與三雍之靈臺自異也彼三雍皆在城外

東京賦下輦於東廂按園陵之禮自外而入則下輦於東廂下朝會之禮皇帝自內出輦出東房叔孫通傳可徵也此廂字必是房字之誤

子虛賦徼𢖍受屈司馬彪曰徼𢖍遮其倦者說文𢖍字注云徼𢖍受屈也不云出司馬賦蓋此四字或蒼頡爰歷舊語而𢖍爲正字

說月魄者古有兩說周髀曰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爾雅魄閒也漢書歷律志引周書武城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下說之爲三月己未朔越五日甲子爲三月六日克紂死霸朔也生霸望也孟康曰魄月質也師古曰霸古魄字此一說也後之說尙書者率依此解又法言曰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其遡於日乎說文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此即以明爲魄李商隱詩玉輪顧兔初生魄蘇子瞻詩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江際黑皆如揚子雲許叔重之解若郭景純遊仙詩晦朔如循環月盈已見魄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朏魄雙交則正如漢書之解朏明也言初三日之月明與質相交也而李注顏詩引說文釋之則不可通矣

應璩百一詩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等者何等也禰衡謂黃祖死公云等道是當時口語如此（匡謬正俗已發此義）

景純遊仙詩蓐收清西陸朱羲將由白按天之西陸西方七宿也主肅殺之氣景純言蓐收之氣應之此本不誤非謂日之所行也當秋日之所行自在東陸續書志云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今李善既不達郭旨遽改續志之文曰西陸謂之秋何其謬耶

老子樂與餌過客止謝康樂詩樂餌情所止衰疾倏在茲用此言非不欲仕奈衰病何五臣注文選誤作藥餌甚謬然江總詩幽居服藥餌杜公詩亦屢見之蓋樂餌字自可通而謝公詩則非耳

後漢胡廣傳注引漢雜事云羣臣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章章者需頭稽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二曰奏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言下稽首以聞中有所請及罪法劾按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也三曰表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云某官臣甲乙上四曰駁議駁按此是後漢之制其西京及魏晉以降不必盡爾然故有髣髴文選所載如劉越石之勸進表是章體而晉時已通謂之表彈事是奏體故其題上猶存奏字其餘表牋皆表體牋又表之尤簡者耳

五言詩選

阮亭五言詩抄置謝朓於齊置江淹於梁此以二人所卒之朝定耳實則醴陵乃元暉之前輩故鍾嶸曰齊永明中謝朓未遒江淹才盡以江在謝前也江詩之佳實在宋齊之間仕宦未盛之時及名位益登塵務經心清思旋乏豈才盡之過哉後世詞人受此病者亦多有之恩恩不暇唱酬城文通休文固皆不免爾耳

阮亭謂梁時江淹何遜爲兩雄在沈約范雲之上吾謂醴陵果勝隱侯若仲言詩才亦弱耳隱侯猶當勝之彥龍固非休文之匹鍾嶸品休文云辭宏於范意淺於江此殊爲公允安得謂其追宿憾也

謝朓同沈右率賦鼓吹曲右率即休文也沈約傳但載爲太子家令其爲右率見杜京產傳　同謝諮議詠銅雀臺此當時謝超宗超宗爲竟陵王鎭北諮議按超宗謝奕之五世孫謝朓據之四世孫祖免從父子也而稱其姓此六朝人相稱之體　將遊湘水尋句溪觀其辭是罷宣城郡改爲零陵或長沙然傳未載　酬王晉安（注王德元晉恐是王僧[illegible]）後又有別王丞僧孺詩齊文惠太子薨僧孺出爲晉安郡丞　休沐重還丹楊道中謝氏世居會稽此當是朓在丹楊請假歸會稽後復來丹楊就職之詩　和宋記室省中此題宋字誤當是宗記室宗夬爲鬱林王記室王爲皇太孫仍管記室故曰省中詩故云涉揚號禁居也　冬緒羇懷此是在荊州時少作所云蕭諸議即梁武帝劉江二常侍乃隨王國之常侍

史於何遜在齊代事不詳未知所歷職其詩有從主移西州寓直按揚州刺史廨在石頭城稱西州疑遜在齊爲西昌侯鸞幕僚其移西州明帝紀載之又遜詠早梅首云兔園標節序以其仕揚州時主爲宗王故用兔園事也

江淹望荊山此從建平王景素在荊州作又有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詩史但云景素爲荊州不云爲江州觀詩題必嘗爲江州史遺之耳又有劉僕射東山集詩按劉勔爲尙書右僕射勔嘗經鍾山之南以爲栖息朝士雅素多往遊之所謂東山集也然則此皆在宋時少作　侍始安王石頭始安王遙光也此齊時作

陰鏗和侯司空登樓望鄉此謂侯安都安都始興曲江人故詩云思歸想石門

方總詒孔中丞奐。此總流寓嶺南時作。自梁侯景亂。至陳宣帝立。乃有二十年。總以文帝天嘉四年徵還。才十六七年。而詩云辭鄉二十年。舉成數也。　南還尋草市宅。此是自嶺南還時詩。時總年四十六七。詩雖有白首入羈轅句。而實非甚老。故杜公云遠媿梁江總。還家尚黑頭。　借劉太常說文。此劉之遴爲太常時。總在梁朝少作也。　於長安歸還揚州九月九日詩。心逐南雲逝。形隨北雁來。按隋以江都爲揚州治。總卒於江都。年七十六。此絕句殆其將終時矣。

杜子美集

杜公贈張洎詩。黃麻似六經。余初疑翰林草詔。不用黃麻用白麻。此詩何以云黃麻。後閱丁謂談錄。宰臣除拜翰林學士。草制以麻紙大書之。一行只可三字。謂之白麻。翌日降麻宣敕。從中書出敕。寫官告其官告。只下直日知制誥官名。更不下元撰麻詞翰林學士名銜。緣翰林學士無例於中書行詞故也。其宰臣官告。用五色金花羅紙寫。按此是宋制。然當略本於唐。然則白麻只用於宣時。而此詔詞必歸中書。重爲頒下。然則云黃麻。亦未嘗不可也。

杜公秦州詩。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按此時爲隴右節度使駐秦州者。郭英乂也。觀公在鳳翔。送英乂詩。頗有知交。及在華州。窮不能自給。其適秦州。蓋欲往依英乂。英乂小人。必於舊情薄甚。故不得已而走同谷。以至入蜀。如英乂固不足責。而杜公之狂疏不識物情。以致狼狽。亦可傷已。

蒙叟杜箋。前人多推之。以余觀之。其識論之頗僻。引据之紕錯。紛然雜出。今略舉之。　詠懷。蚩尤塞寒空。蓋蚩尤能作霧。此但言霧塞寒空耳。箋所引蚩尤旗兵象等。於詩何與。　留花門。百里見積雪。樓大防云。回鶻人衣冠皆白。故云。此解本是。今反以爲非。而以爲白沙如雪。則以承上連雲屯左輔句。安得通耶。　遇王倚飲贈歌。麟角鳳觜世莫識。煎膠續絃奇自見。薑塢先生云。二句謂人固不易知。惟深相契合。乃識之耳。而箋謂王生以美饌愈疾。如仙膠之續絕絃。少陵仰老發。不至如此箋之陋。　幽人。內懼非道流。幽人見瑕疵。薑塢先生云。此如謝客以心雜遠公擯不入社義。箋以號附李泌。爲李輔國所譖事。大非。　營屋。東偏若面勢。戶牖永可安。按考工記。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鄭司農云。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此雖古說。而非杜公意。杜用面字。止作相度意。詩言東偏若面。其勢則設戶牖甚佳。箋用辟于往。若順也。則失其旨矣。杜公寄贊上人。又云。面勢龍泓頭。其面字亦作相度解。未知杜公所本。薛氏之說。余謂勝司農說。　遣懷奉呈楊中丞。偏裨表三上。鹵莽內一貫。始謀誰其間。迴首增憤惋。按公呈聶令詩。自注。楊中丞琳。問罪將士。自澧上達長沙。然此題所云呈楊中丞者。未知即澧州刺史琳。或衡州刺史楊濟。似當時刺史率稱中丞也。其所云偏裨表三上者。是指當時長沙臧玠之亂。城中之偏裨也。通鑑載澧州刺史楊子琳。起兵討玠。取賂而還。琳之取賂在後。杜公作詩時。蓋不及知。又通鑑內子琳。疑子字當衍。宜以杜公自注名琳爲正。楊子琳自是

蜀中起兵討崔旰者。與此澧州刺史。非一人也。箋既合爲一人已誤矣。又偏裨表上等語。謂即兼指子琳之咎。若子美於其伐叛時。豫知其助惡者。亦是無情理。　贈太常張垍。方丈三韓外。崑崙萬國西。建標天地闊。詣絕古今迷。按此詩前人以爲贈張垍是也。垍爲主壻。地連禁密。望之不可攀躋。若神仙然。故以方丈崑崙形容其貴峻氣象。亦暗用蕭史事耳。公於垍蓋有文讌之遇。故贈此詩。及其居翰林。與外人隔絕矣。故再贈八韻。有無復隨高鳳之句。再贈之作。不復稱其家世才望。以先有此作故也。題下注垍字。傳本偶誤作均。箋必欲依作贈均。均既非太常。又起四句不能通。則謂均嘗爲玄宗求妙寶眞符于寶仙洞。諷其求仙得幸。使杜公文理大爲僻謬。　武衛將軍挽歌。赤羽千夫膳。黃河十月冰。古人謂旗幟爲羽。故有羽獵之名。軍中大旗得稱羽。公詩樹羽成臯閒是也。軍士身佩小幟。亦曰羽。古謂之負羽。公此詩赤羽千夫是也。赤羽字本說苑。又李陵傳。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此詩言其軍裝糗糧既具。即以之橫行沙漠。沙漠難得水。故攜冰。連下結句讀之。義自通貫。今箋以赤羽爲箭羽。大是杜撰。又言仗一矢以給膳。而冰字解若詩釋冰。左傳執冰之冰。則本句文理即不可通。可爲撫掌矣。　送郭中丞。宸極祅星動。說文。妖孽字本作祅覽。左傳昭十年。居其維首而有祅星焉。此祅字即妖之異體耳。箋用西溪叢語。祆音醯堅切。解爲胡神。非是。祆字從天。與祅字異體。又見收京。　收京。功臣甲第高。按此時京師甫定。功臣不及大營第宅。詩乃慶慰之詞。不得如箋指爲諷

刺。　寄岳州賈司馬巴州嚴八使君。討胡愁李廣。數與虜戰。恐亡之意。是以必有幸使借助回鶻之事也。何與言哥舒翰事。箋解此極憒憒。　寄張山人彪。世祖修高廟。文公賞從臣。此二句但言中興之事。非有諷刺。下言山猶入楚。言山人於此時。由是路歸嵩陽去。渭水不離秦。則言己之留也。箋並誤。　戲爲六絕句。此六詩前三首謂六朝。初唐之可取者。僅逸於今人之陋耳。後三詩。則公所自命。正不欲僅以齊梁初唐比也。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乃公自負之語。而箋以謂譏人之侈言屈宋者。何其於文義違反也。末首謂遞相祖述者。此原不可廢之法。但別裁僞體而折衷之。以歸於風雅。此中自有權衡耳。轉益多師。蓋有仲尼焉不學之意。而云汝師者。如抑詩之稱爾。乃杜公自指。不特非前詩所云爾曹者所可語。即魏晉以降盛唐以上諸賢。孰足以語此哉。夫狂者進取。自爲文家之勝槩。明代成宏諸人。橋首高視。雖論有失平。然豈得盡詆爲謬妄。牧翁以其排貶李何王李之論。乃欲援杜陵以自助。而反易其本旨。譬之自爲醯雞。而亦納子美於甕中也。此老不將稱屈地下乎。至於洗兵馬。秋興諸箋。爲說彌繁。其失彌遠。前人已有論者。茲不更辨。哀江頭之說。朱長孺得之。牧翁說非是。曲江在長安城外之東南。故結句言己不欲入城。但往城南高阜。望城北王師之或至。錢本從忘字者誤矣。

李義山集

重有感。豈有蛟龍愁失水。更無鷹隼與高秋。言甘露之禍。事連君上。但向

未使王廢絀耳。故云蛟龍未失水。然但擁虛位不能行其意。與廢辱無異。所深望於有見無禮於君而爲鷹隼也。結句云兼幽顯者。幽爲大臣無辜之已死者。顯則謂文宗也。

義山與同年李定言曲水閑語詩結莫驚五勝埋香骨。地下傷春亦白頭。此蓋李有悼亡之戚。義山因追憶已悼亡之事。五勝不知其詳。然必戴勝之屬。言莫驚以五勝從葬之促。若義山之婦亡在地下已久矣。注家引五德相勝解。大非。

韓同年新居詩。一名我優居先甲者。義山蓋王茂元之長壻。故云先甲。結句南朝禁臠。卽戲以自指無人近。疑許以女而尙未迎致耳。義山本受知令狐楚。成開成二年進士。是年令狐楚卒。蓋義山未幾卽爲王茂元之壻。故黨人惡其薄。此詩亦開成時作。在王茂元爲涇原節度使時。故稱之曰征西。若會昌三年。王茂元爲河陽節度使。義山入其幕。其爲壻固在前矣。唐書李商隱傳。王茂元鎭河陽。辟爲掌書記。茂元愛其才。以女妻之。因辟類序之耳。非辟而後妻也。茂元於鎭河陽年旋卒。其時義山四十五。茂元亦必不妻以女矣。近注玉谿詩者。考此多誤。蓋爲泥唐書語也。送劉五經長律自注。外舅太原公。亦受經於公。詩內有秦雲雕葉語。亦足爲壻在涇原時之證。

碧城深宮聖女祠。皆刺宮掖之語。但以碧城爲刺貴主。以深宮爲宮怨。猶未盡其旨耳。此等事。豈文士所當以入吟咏。義山輕薄。故畢見如此。

曲江詩。朱長孺以爲前四句追感玄宗貴妃臨幸時。後四句則言王涯等被禍。此本不誤。惟結句朱說不明。蓋天荒地變四字。仍指天寶之變。以其時雖遭大變。貴妃被縊。然其罪固應若此。若比今日之冤殺無辜。天子束手而不能救。不更甚於昔日耶。王子敬小名官奴。若唐宋人自呼妓女爲官奴。李義山似誤認樂毅論之官奴。亦爲妓也。妓席詩。請書爲小字。切莫喚官奴。此誤用右軍語也。若東坡欲借官奴遣吹笛。及在湖州。有遣官奴持燭語。此皆指女妓。與子敬無與。

蘇子瞻集

三國志田豫答司馬宣王書云。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按漢法晝漏盡則鳴鐘。鐘鳴則人皆息。夜漏盡則鳴鼓。鼓鳴則人起。魏蓋因之。故豫言晝漏盡而夜行者。是罪人也。東坡次韻楊次公詩云。漏盡雞號厭夜行。乃是言夜漏盡矣。此人正當起行之時。豈可爲罪。蓋誤會田豫之意矣。

東坡對制科策云。以代宗之昏愚。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疏。一旦去其心腹之患。王伯厚困學紀聞。援翰林記。載伉以太常博士爲翰林學士。非賤且疏也。竊按唐玄宗時。翰林學士無貴賤皆居之。肅代時尙沿其制。與憲宗以後。翰林學士卽爲尊職不同。太常博士官不爲貴。東坡謂之賤亦可。但不可謂之疏耳。

雜記

梅聖俞謝歐公贈澄心堂紙詩。幅狹不堪作詔命。然則此紙式乃小窄。故歐公作史以屬草。

牧翁詩。半生花月張三影。兩[illegible]桑郭四朝。陶隱居一帖。郭午邨在長隱山東數里。仙人郭四朝初至山。種植於此。江寧張君牧。字立人。甲戌乙亥。余晤之於京師。時立人以拔貢入都。後仕終萍鄉令。余愛其蕉葉一絕云。午夢南窗暑漸輕。非關風細嫩涼生。綠雲一葉知誰剪。墮向懷中當月明。

王禹卿嘗謂。辨論古人法書。當以其神采體勢。鑒別眞僞。方爲正法眼藏。如米襄陽董思白輩是也。若如尤延之何屺瞻輩。以考證求當。豈有是處。吾謂君言固是。然亦復太偏。且如世所傳虞永興破邪論序。自署銜太子中書舍人。太子宮但有中舍人。安有中書舍人。永興父名荔。而序中用荔字。此必唐時僧徒寡聞見者所妄作僞託。欲以自取重於世耳。思翁乃不能辨。屢云學永興破邪論。精鑒者乃如是乎。又戲鴻堂帖載陶隱居書而稱元帝。陶隱居安知湘東卽位後之謚。此皆考證之明見其謬。而思翁不能無失也。然則自詡鑒別。或亦不免輕信而自欺。反有不如考證家之無可藏匿耳。

刊姬傳先生遺書跋

姬傳先生所著後集十一卷。筆記八卷。未及刊而卒。華亭姚椿春木以刻資寄曾亮。屬爲刊刻。人事牽繞。家居不恆。閱數載而後成。去先生捐館時。已六年矣。可慨也夫。其校是書者。則上元管同異之也。道光元年春二月。門人上元梅曾亮謹跋。

供兾小言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供冀小言

陳璞題

供冀小言

番禺林伯桐撰

畫固有聲琴可無絃士欲供冀蘭陵所編詹詹自藏博弈猶賢道光庚寅中秋題（荀子曰行而供冀非漬淖也然夫士欲獨修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人也楊倞注云供恭也凡行自當恭敬非謂漬於泥淖也或曰冀近也恭近謂不敢放誕也）

天人
小民
出處
勤惰
鬼神
古昔
食力
天爵
質文
習俗
家教
宗法
師友
練習

內行
實惠
貧富
奢儉
息機
安雅
勞樂
簡壽

供冀小言

學海堂叢刻之二

天人

番禺林伯桐撰

天道至教而以爲遠非天遠也人遠天耳天至高無上惟帝王之尊去天至近其動天至易一言一事之善可以祈天永命近故也自卿相以下去天漸遠其動天漸難自古信而見疑忠而被謗久而後公道昭焉至於士民之分其去天甚遠則其動之愈難自非修德積誠罕有旋至立應者矣以不甚尊之身不必誠之善思以動天偶有未應則以爲天與人漠不相關甚至謂天人好

惡相反何不思甚也天有已定有未定天之所與必善天之所棄必惡已定之天也善者未必皆福惡者未必皆禍未定之天也見其未定而幷疑其已定非也因其已定而遂恃其未定亦非也譬如爲政然賞善而罰惡天下所共知也然有善而在窮鄉僻壤雖見善若渴無由卽知之有惡而爲城狐社鼠雖疾惡如風亦難驟覺之卽知其善矣而賞一善必以其次士之善可以爲大夫大夫之善可以爲卿若匹夫匹婦其爲奬勸必有間矣卽知其惡矣而罰一惡必以其次卿之罰不甚於大夫大夫之罰不甚於士若匹夫匹婦其爲懲創不畱餘地矣不特此也賞之中有明試以功者有老其才而後大用者先賞之一日未可知其賞善也罰之中有投鼠忌器者有厚其毒而後正其罪者先罰之一日未可知其罰惡也非不可知也亦如天之未定者也且夫善人有隱慝焉有賢智之過大干造物之和者焉人見有善遂忘其惡也天則知之矣惡人有隱善焉有祖宗之善以庇其子孫子孫之善以蓋其先世者焉人見其惡而略其善也天則知之矣故曰天定則勝人也若乃人之事天則有道矣天道遠人道邇人之道善善而惡惡者也天賞善而人當爲善天不賞善而人不可爲惡也

人之道盡於人天之道聽於天故又曰人定亦勝天也或曰天道賞善而罰惡矣其果能毫髮之無爽乎其能使人慊然而無遺憾乎應之曰一家之事至少也其能毫髮之無爽乎將以其不能毫髮無爽遂幷一家之事而聽其傎倒錯亂乎一身之事無不可自爲也其能毫髮之無爽乎將以其不能毫髮無爽遂幷一身之事而傎倒錯亂之乎夫銖銖而稱至石必差寸寸而度至丈必過以其偶差偶過遂謂石稱丈量亦不足信不待智者而知其謬矣又況於天地之大造物之微乎或曰堯之大聖有七年之水盜跖至

暴竟以壽終安在其有定也曰氣數者造物所無如何也堯之水舜舉禹而後平然非堯疇咨有素舜未能遽平之故曰韶紹也且有洪水而堯之聖愈見焉至盜跖不壽則其惡未著天下之惡未必皆歸之人以壽爲幸盜跖以壽爲不幸此則未定之氣數仍有一定之天道矣夫天之昭昭有以爲去地六萬餘里者有以爲去地九萬里者有以爲去地一億萬六千二百五十里者術士實測言人人殊其難知如是也然婦人孺子一舉首無不見天其易知又如是也人日戴天而不知天之高人自遠于天耳天未嘗遠也雖謂天道至近無不可也

士民

有士之實有士之名有其實雖不居其名可也有其名而失其實并無樂乎其名衆人但見其名之易不知其實之難也爭欲附其名而名與實益混夫士之實非文采風流之謂也文采風流亦士之一端然非士而有文采風流者猶多惟無實而不足爲士終不能以文采風流冒耳士者事也天下之事多矣事之變百出不窮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非可舉一而廢百也士何事曰尚志士未見於事先見於志其志皭然泥而不滓然後可

以任士之事也且夫士而未仕猶是民也於民之中而別爲士固以其有實不假飛馳之形不待豐厚之藉非必翹然自異而其實民皆不能爲故士可貴也若夫農圃百工視士則有間矣商賈之於士愈相遠矣然其不能爲士者豈但以名哉仍以其實耳假令農圃百工而有士之實其於士豈多讓乎甚至闤闠之中而偶有士行者居焉其於士豈甚愧乎然而不多見何也士之實非凡民所得與也士之名又不足盡士也故爲士者與民必有別古之士其通才碩學卓爲儒宗者無論矣徐孺子之躬耕韓伯休之賣藥朱桃椎之捆屨其人皆非有勢分之榮非有文采之耀并士之名亦若可有可無然後之論者以爲其行誼在三公之上噫嘻此豈可以方領矩步而襲取其實者乎卽如文人華士其志不必盡高而其名皆不容相冒則亦各有其實故也唯靡靡之徒其中一無所有而藉士之名以自引重夷考其行或者農工商賈所不屑爲而其志所汲汲者不免樂人之誕而自小故曰其實既失并其名不足樂也然自古及今士之實至少士之名至繁而士之貴於天下者終不因是少貶而國家之求士者亦未嘗因是少懈何哉正以士之實必不可多故士之類愈不可少也百其士

而一有實焉斯可貴矣千其士而一有實焉益可貴矣分其實之一端皆足以自立而自愛至於全失其實而僅託其名猶足使世之浮慕者孜孜無己焉則安知告朔餼羊之不可以存禮也則安知駿馬之骨之不可以致千里馬也士之名亦不可輕將于士之類求其實云爾世之昧此者挾士之名而輕視當世則是以士之名爲忤物之具也又或假士之名以求合流俗則是以士之名爲干物之資也士之實失士之名又淆何貴乎士哉語曰美言可市夫市者士所不屑近而以美言爲可市何也又曰銅有士行夫銅者市中之物於民爲近於士爲遠而以爲有士行何也自非審於名實之類何足以知士與民之別乎哉

出處

才以用而後見故士不可苟出必其才力聰明實有可用其精神血氣亦不負所用然後可以仕驗其才大者能用人小者能爲人用雖設施不同均之斯世所待以安者故可貴也蓋人之才力用於縱橫則易用於規矩則難學古入官事事皆耳目所屬又有法度隨其後故其見才也難故能用其才者可貴且人才愈用則愈出拂拭之磨厲之必有月異而歲不同者事權所在學問存焉雖然人之有才者無所往不爲用而公卿大夫獨貴於天下何也徒以其爵耶則何以服天下之大有用而不必爵者耶曰凡事公則貴私則賤天之愛民甚矣能以公道安斯民者天之所與人之所貴也均之君子之行也均之君子之才也而公卿大夫其所務者大而遠不特有大功德於世可以銘鼎鐘垂竹素即其悃愊無華循分稱職而其晝夜所經營心力所竭盡者往往耳目所未接之人身家所不涉之事人日受其庇而不見其功以視相煦相濡煖煖咮咮者廣狹殊矣是故計功則在公者大在私者小議過則在私者輕在公者重不易之理也曰自古公卿大夫多矣豈皆以公滅私者乎即其人公爾忘私矣其能一無所委蛇乎曰不以小私害大公者政之體也今自一命以上苟不至於掊克暴虐則其奉令承教簿書期會之間亦斯人所待以安者焉非必赫赫之功也至如閭巷之人即有以及人不過一身一家之事未能及遠又況此之所恩或彼之所怨小之所益或大之所損雖公猶私也故公卿大夫之賢者可貴也若夫假公之名行私之實厲民以自肥此不肖吏胥所優爲而豈在上君子所當用心者哉且夫人才以有用而見不能以無用而廢也故士之行足以

爲矜式學足以備顧問才足以資潤色雖終身不遇其可用者未嘗或缺然此亦必無意於世者不然幸生郅隆之時懷瑾握瑜終無表見有幾人乎若乃泉石膏肓煙霞痼疾遺落世事超然自得其清風雅操足以消鄙吝之心長廉恥之氣雖無一事可見而以無用爲其用而其用愈大是以獨行之傳史臣鄭重書之凡以其自適其樂私也而其蕭然無與泊然不屑者實入道所以立焉則亦公也不待軒裳而尊不假斧柯而顯豈以出處而有間哉而或者以庸俗之浮榮相耀則貧賤者能驕人以鄉黨之自好律人則富貴者將輕士各持一端終不相下要皆世俗之見無與於出處之義也

勤惰

勤非至善也然天下之善皆始于勤惰非極惡也然天下之惡必起于惰何也才具之大小生而已然不可强矣天性之厚薄亦生而已然不可强矣惟其能勤則身日有所習心日有所存小者可漸大也薄者可漸厚也且一世之務合一世之人而成人人能勤則事皆集矣事之僨不始于僨事之人因循焉闒冗焉其所以僨者也功之成不始于成功之日維持焉振刷焉其所以成者也卽如一家之事至小也小民之見至近也所急者朝夕之謀所懷者呴濡之惠耳然使其人勤也則其生漸裕不至見小利而爭焉其力有餘亦不得不推所有以及物焉彼方喜其事之集而惟恐其或廢雖有奇衰之習淫僻之遊何暇爲之哉故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也其惰者一切反是翫日愒時苟且偷安則百事弛矣酒食游戲日相徵逐則羣小聚矣夫世有莨民以相安于無事爲福也惰游者既多不得不乘間抵隙冀以自便其私而四民皆受其擾且夫惰者未有不好奢者也未有能遠圖者也好奢則立匱無遠圖則不可爲繼日用飲食皆困境也卽有輔掖之人而彼習于惰者久不能自强欲以惰而得奢非出于下流之行不足以濟强有力者起而爲盜矣狡黠之徒去而作奸矣其一無所能者雖汚辱之行有所不恥矣其中稍有愿者亦必志衰氣靡奴顏婢膝求以濟其惰而已是故晏安之害比于酖毒也雖然人孰不知勤之爲美惰之爲惡然往往不自振者非其性情獨異也因循者多焉日習于惰雖欲勤而不知所以勤猶之日習于勤卽欲惰而無一可以惰然則愼于其始而已矣求諸其身而已矣今以天下之大論之貴者莫不勤于賤者老者莫不勤于少者貴矣老矣其勞宜不能堪而皆能勉焉何哉習實爲

常也故曰惰者可勤也一日自强終身之惰可振日日能勤豈有不忘其勞者哉或曰勤與儉皆美德也語人以儉彼則不爲儉而爲吝語人以勤彼則不爲勤而爲貪如之何曰愚而無志者無所往而不爲病也然世有貪夫人皆賤之而彼既有所貪不得不勤于所事若惰游之民安得而用之人人皆惰雖尋常之事其誰與任之故惰民之弊或甚於貪也夫廉隅以自厲淡泊以明志嗜好殊俗夷然不屑此君子之事非以責諸尋常之人也富而不能好禮則吝不如其奢奢者君子所鄙而小人有藉以養者也貧而不能自立則惰不如其貪貪者志士所羞而人事有得其用者也知惰之弊與吝等則知民生在勤弗可改也矣

鬼神

先王之教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樂教人於有形鬼神教人于無形有形者人人皆見猶以爲難而遠之無形者人不得見將以爲疑而慢之矣然而愚夫愚婦不知有禮樂莫不知有鬼神何哉禮樂者義也知其器數不知其義無可樂也故禮樂有形而無形鬼神者氣也不知其理必知其氣甚可畏也故鬼神無形而有形記曰宗廟之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民之能敬必有所

由致則鬼神之氣懾之然民之敬動于宗廟而民之畏鬼神幷不待入廟者蓋愚夫愚婦無時非鬼神之氣之所懾也今夫天地之大一氣之所鼓也人物在天地之中皆一氣所流轉也氣之所至鬼神至焉非必事事而察之物物而糾之無在非氣之流行則無往非鬼神所相在譬如郅隆之世憲章完具風流令行雖深山大澤窮鄉僻壤王法及焉豈必家至而日見之哉其權足以相治耳且人獨不見窗裏日光野馬于飛乎野馬者氣也日光照之則人見日光所不照則人不見然而滿室滿堂無非是物也似塵非塵人日在其中而不覺猶之鳥在風中不覺有風而後能飛魚在水中不覺有水而後能游其日夜所流轉者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氣也則皆鬼神之所至也有嘯于梁羣然駭之有觸于庭走而避之觀于野馬無遠弗屆無時不然何必駭也無所避也强爲善而已矣其人而善者則善氣與之相得其氣之惡者遠矣故曰如有神助也其人而惡者則惡氣與之相得故曰幽則有鬼責也必無幸矣嘗觀相宅之法以行門爲重其言曰吉凶禍福皆氣之適相遇也氣者曰流行于衢巷之中無所不至故以門之吉者迎之則其氣由吉而來必爲福矣凶者反是彼亦引莊子野馬

之說以相證但以吉凶禍福爲名故世俗篤信焉尺寸之間惟恐或失不知彼所謂吉凶禍福之氣非有他也卽善惡之謂也人有善氣有惡氣鬼神之氣亦然遇善人則爲吉遇善神則必吉矣遇惡人則爲凶遇惡鬼及凶神安有吉乎然所遇之善惡必由于其人之所爲故開闢福門必先導迎善氣不然其氣有以致之則亦非門戶所能趨避矣語有之與人善言暖于布帛與人惡言傷于矛戟夫一言之善惡至小也而其相感召如是況于存心與行事之大者乎禮樂百年而後興其入人甚深故其知之也難鬼神不可須臾離其與人至近故其知之也易詩曰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此經之微言非蚩蚩者所知也禮記祭法鄭注云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此有鬼神之明徵也

古昔

古今異宜古人所言未必可施于今也古人所行未必復遇于今也且古人遠矣其所言者與所行者已成陳迹日取而熟之復之從而辨論其是非而古事不可改也攻訐其異同而古人不復生也或流連慨慕或叱唾怒罵而古人未必知也此何爲耶曰博古所以通今也述往事所以戒來者也自古及今同此宇宙卽同此人

物今人所爲皆古人所已爲也今人所謂至難皆古人所已經也閱歷既多變化斯出故曰操千曲而後曉聲也雖古封建之世此疆爾界後世大一統之時則天下一家其于古之所爲有不可同日語者然人道之大人心之公無古今一也人事之變遷人情之好惡可觸類而旁通也前人偶遇一事盡心竭力以圖之或一時豪傑之才有以啟發而輔翼之後人又有議論其得失講求以歸于至善者舍此不求而憑臆見以爲武斷事勞而功半矣故漢世有大政事必使博士與議其求士也必曰通知古今夫知古而不知今者膠柱之見也知今而不知古者矮人之識也知今者雖庸夫俗吏不得不勉焉知古者中才之流多有綏視者矣彼固以爲不必學也又未必有暇日也然吾觀古之志士雖當軍旅倥偬流離轉徙未嘗一日廢書豈徒嗜奇成癖爲此不急之務哉將以致用安身非是不可耳今夫尋常日用之事販夫走卒人人能之此不待學也市人爭門而入居奇而待一旦挾其所得酒食游戲日相徵逐此不待學也然而陋矣其所知止此矣若乃鄉黨自好偶有一節可取未必不依於古或與古人暗合焉至于臨大事決大疑雖在畎畝之中蓬蒿之下非學不可是以鄧禹武

將也而其子各受一經獎準外感也而其子皆通一藝規模閎遠家國一也世有淺人但知古今異宜而不憂不學無術惟流俗是徇而不知所折衷其稍有知者又以浮文妨要虛美薰心子弟習于澆薄詩酒或以誨淫不亦重可哀乎又有泥古鮮通目竭于蟲魚心死于章句遂使浮薄之徒藉爲口實而不根之談不典之句并爲一談牢不可破此古人所不及料也且今之所謂至愚不肖者古非無之穉古者知其不容于公論也不愜于人心也則可戒矣今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古人皆有之已所不知而古人知之愧矣已所必不能而古人能之當愧而勉矣又况同時同地之人瑕瑜互見雖其人可師其事可法或習見而忽之或以他事掩之終不足以興起反而求之于古必有怦怦心動者則是古人之敎我也則是古事之助我多也且竭耳目之力其所知亦有限何如古人之多而能備耶故欲通今者非博古則不可也若徒以爲道聽塗說之資文采風流之飾買櫝而還其珠亦與未嘗學問者等然以是而蔑古廢學不亦誣乎

食力

天之生人使自食其力者也自食其力者莫如農夫然古之爲農者多後世爲農者少古時不爲農者亦與農近後世爲農者亦與農遠或謂生齒日繁無可耕之地信乎曰固也而不盡然封建之時各君其國所謂阜通貨賄者亦大略言之實則此疆爾界物之可致者寡矣故人皆力于農民各甘其食美其服重離其鄉樂事勸功故人皆安于農然且分之曰四民又分之曰九職亦不能以一端限也郡縣之世百物阜通有憑藉者多錢善賈不復力于農矣有心計者欲贏而不惡躧不復力于農矣地大物衆奸民有倖獲者焉水陸畢致奇技淫巧之作有厚獲者焉其在愿民尙知稼穡爲寶其稍黠者日在田間亦見異而思遷矣至于地利未盡闢又非愚民所能自爲也知政體者不擾爲本不敢言興利也簿書期會日不暇給其能爲民物土宜謀地利者有幾乎間一有之果能盡其心而卽有濟乎是以墾荒瀦水多在極瘠之區民勞則思而良吏不忍不爲之區畫耳若在沃土則民氣易惰通都大邑民氣近澆卽有開墾者或瘠土之民流轉爲之非必土著之農也且人事日繁多一物則多一物之用多一物則多一物之事富商大賈以役屬游民爲美觀游手之徒又以依倚富民爲得計主伯亞旅同室而異業侯彊侯以亦無幾求農之

不多于古其勢使然也雖然古之爲農者器不備法不詳又計口授田各有定制雖欲多耕不可得也後世田法具詳田器大備廣原下隰阡陌相望皆可一夫主之此非古人所能有也又有不農而近于農者園圃也樵蘇也畜牧也釣弋也不取於人而取于地不求于人而求于天是皆農之類也百工之事日以滋多制器利用有必不可缺者皆農之意也即如湫隘囂塵趨利如鶩苟有實用于人雖末而猶近本也游惰之民不能力穡又不能安貧俯仰隨人資衣藉食苟無害于人心風俗亦可謂之食力也都會之地殷殷軫軫各有相資則皆可相養期于自食其力而已矣至于兵與民分兵養于民亦以其力得食也一官之設依之者成羣庶人在官之類未嘗不以其力食也官商官賈自古有之託業雖下所得良多隱民取食者不知凡幾皆食力也是故論民于後世但不至于游手則可驅而之善也語曰聖人在上工不作無益之器商不通難得之貨此在長民者因時而整齊之至于重農貴粟又豈有古今之殊乎哉

天爵

人有貴賤而志氣分焉其得志者雖中才稍知自愛其不得志者往往不能自振矣雖然人之貴有由于人有由于己後世人才皆出學校由科目起家則待于賞識者由薦舉起家則待于汲引者舍此則終身泥塗矣其有自他途進者亦必非無所憑藉此皆有待于人者也是以世之人一不得志輒頹爾如委不自愛惜抑何不思之甚也孟子以天爵先于人爵其言天爵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以内行爲本舉其至重者耳試就可見者論之鴻儒碩學通天地人此其人非爵位所能輕重即以爵論非王侯將相曷足相擬乎才人著作等身一卷之書一編之詩文苟卓然可存獨不可與千戸侯等乎至于浮沈里巷容貌不足以驚人言語不足以動衆而一善可録一藝可觀亦比于一命以上矣又有跅弛之士倜儻權奇功成或適逢其時事濟不必由于學但能用之于正有以及物天下亦貴其才焉故士苟自立不待軒冕而榮矣然在己者似易而難非用志不紛則不足自見唯天不容僞也在人者似難而易拔十得五僥倖者有矣相士以輿夤緣者有矣假途焉託宿焉人無所不至也是以舉世之中紛紛擾擾舍其在己者而求其在人者求之而得則藉是以自雄使人忘功名事業之難而但知人爵之可慕求之而不得則亦不復有意於自立不亦愚乎且夫公卿大夫所以可貴者以利

濟之功非此不可見聞之廣非是不能故其上者爲國爲民功在天下後世其循分供職者亦得以多見天下之人周知四方之故登高而呼以斯爲幸耳若徒以其爵也則漢莊青翟位至三公而史無一事可書唐之宰相表中多不能舉其名氏而窮巷掘門之士一才一藝偶然接于耳入于心流連慨想或終身不能忘此其于人世之浮榮果孰輕而孰重耶又況雲起龍驤化爲侯王未必盡由人力而豪傑之士不假事功不因權勢特立獨行難能而可貴矣若乃篤於内行者唯義所在則黽勉焉又安知何者爲天爵何者爲人爵哉此棟梁之材國香之草其懷奇抱異于深山空谷中者自古不乏也

質文

人之性有近於質者有近於文者性近於文不必士大夫也雖在畎畝之中行市井之事而言語動靜必有文采可見焉使其幸而得學則亦文人也性近於質雖被以軒冕潤以詩書而質樸之意猶時時見焉故悃愊無華吏而質也厚重少文大臣而質也皆於政無害而尋常小民以文相尚文之不存而質亦喪焉史記言忠之敝小人以野文之敝小人以僿其化皆自君子其敝必及小人物窮則變故救僿莫若以忠然則質文相因亦風會之大凡也雖然君子可以有文而小人不可無質何也三揖而後進三辭而後受先王之尚文非以爲美觀也士君子不如是則其本意未能達而於鄉示下民之道亦有所未足然其文非一端而已同一拜也有拜而答拜者有拜而不答拜者同一升也有升而成拜者有升而不拜者文之中有質也或言婉而多諷或責難而陳善或辭少則不達或辭多則史文之中有質也其上者當通禮之意其次者能備物之儀而文始有可觀故曰博聞爲文也若夫敎民則有道矣成周之盛郁郁乎文而天保之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不言文也衞武公諸侯之有文德者而抑之詩曰質爾人民不言文也此豈有意鄙夷其民哉蓋質者本也得其本則可以立凡民既不能通禮之意又未必能備物之儀而專以文爲尚則必至浮文妨要文而不慚矣農不安于農工不安于工商賈不安于商賈無質也卽無文也何也質之中有文老者食新農夫食陳此居家之文也雖負販者必有尊此接物之文也射於州序則以禮會民使觀治象則以禮敎民文者非他貴本之謂也舍其本而求于外豈惟小人君子之多文有以文滅質者矣君子之

博文有以博溺心者矣是故破觚而爲圓琢雕而爲樸非惡文也惡其無本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直者也質也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力者重也質也非彬彬乎質有其文則其文亦僞以僞爲文以奢爲文以浮爲文皆非文也不如其質矣萬石君篤行雖齊魯諸儒皆自以爲不及則文人不薄其質也歐陽文忠與人言未嘗輕及于文曰文章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矧文人猶欲崇質也而世之淺夫不務其實而浮慕其名不亦誣乎夫文者多也質者少也少之貴于多此易知也質者實也文者華也華之後于實可無疑也所謂質者非徒鄙野頑鈍之謂謂其忠正無邪也謂其名實不爽也世有質實之夫或短于文譬猶水之壅閼少疏通之而沛然矣若文勝而無實則如榛莽污泥混于水中雖濬治之淘汰之猶未易見泉之清矣矯枉而過正不爲典要也踵事而增華不可爲繼也必使天下之人皆知質之爲本而後君子以文采風流爲敎可以無敝矣夫

習俗

習俗之成非一日之事非一人之力蓋水土使然又無人以變化之則終古相沿而不知其陋四海九州之遙有之一鄉一家之近卽有之故曰入國而問俗也易言古聖人制作通其變使民不倦書言商俗餘風久而後革儀禮冠昏喪祭每兼載夏商之禮此習俗因時者也詩言四方之風春秋三傳紀列國之俗周禮合方氏道四方之風俗爾雅言太平人仁丹穴人知大蒙人信空桐人武此習俗因地者也漢書志地理所言習俗其來皆有自其變皆有因自後地志無不及風俗者大同小異各守見聞惟士之讀書稽古能通天下之志可不拘于墟然晉世謂北人學問如牖中觀日南人學問如空際見月則亦有習俗焉農之習俗有以刀耕者有以火耕者工則粵之刀宋之斤吴越之劍各有所長凡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者生于其地則夫人能爲之故曰周人之俗逐什一以商賈爲業又曰鄒魯之文學其天性也俗各有所尙外國風氣未開怪怪奇奇可無論矣卽如土司所屬皆中國之民然其民不甚見四方之人不甚見四方之物則好惡多殊有以嗜殺爲能者有以通室爲榮者有生而習於緣木者有生而習於泅水者彼此相聞無不相笑然彼此易地當無不相同生于其地而欲不囿于其習俗不亦難乎至于聲明文物之區風俗同矣然王者修其敎不易其俗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舉其大綱而其小者猶不勝殊異故雖遙都大邑而習

俗未必皆同有司不以爲罪士大夫不過而問以其無傷于大體也然庸陋之人所見畧同及其約定俗成雖賢智者不免隨之矣是故至愚者見富若驚見貧若浼習俗然也至黠者見利則走險見害則忘義習俗然也士大夫身居人上何所不足而或至憂貧或求分謗皆習俗也俗之所是非者居多俗之所非是者不少何也俗者欲也俗人之所欲也君子不拂人之欲以從己斯可矣而欲徇俗人之欲以求免于矯枉過正之譏何爲乎今夫習者非他後因乎前而已俗者非他生處習學不同而已風俗之變與時推移古之所然今或不然今之所然後或不然物窮則變物極則反非一成而不可易者也然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不特犯不韙亦勞不可支而世有爲之者曰習也市人之子與士大夫之子其少時不必甚相遠及其長也一則威儀習熟見椎魯而以爲不安一則椎魯無文見威儀而以爲難學本畧同而末大異曰習也王氏一門人人有集謝家子弟羣季俊秀此習于文學也萬石君之風以篤數馬江州陳氏之化食犬同牢此習于行誼也生于善俗者安之而善生于惡俗者矯之而善卽生于不惡而陋者亦必不染之而後善故曰習俗移人又曰有幸有不幸也是故竭一生之心力死而後已而不自知其爲徇俗已可哂矣至竭一生之心力行險僥倖以求少當于俗人之意而不知其爲無謂尤可歎也韓家之婢知賣絹牙郎之可羞司馬文正之僕知不要錢爲人之常理此其耳孺目染處善能安何至甘受惡名以徇俗乎哉且風俗之成與風俗之變皆有其漸有變而善者有變而惡者檀弓言物始者謹其變也世俗之陋必由于鄙夫前後相沿必由于柔弱不安于俗者必自高明之士矣變而善者非君子不能變而惡者則視其氣勢所及氣勢能及于一鄉則變一鄉矣氣勢能及于一族則變一族矣變而之惡易變而之善難賢智者少而庸陋柔弱之人多也雖然可使由不可使知者民耳君子則有居賢德善俗之責也縱不能因勢利導以漸善俗顧不可特立獨行使俗疑而思思而或悟乎

家教

人未有不愛其家者愛之至必害之非愛之爲害也愛而不知所以愛故必害也君之愛民甚矣然一有所犯刑罰必嚴焉卽一無所犯禮義必謹焉不如是不能胥匡以生也天之愛民甚矣祁寒暑雨小民怨咨然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也風雨霜露無非敎也不如是不

能並育而不相害也人之愛其家則不然姑息其奸豢養其惡以天地帝王所必不能者欲于其家施之不亦大愚乎雖然人有不治其身者未有不欲治其家者也一家之人順以聽命率履不越夫人所欲得也一家之人勃谿詬誶反常敗德天下所共惡也世世無教家以惡者而惡滋多焉何耶曰不能自克者治身與治家之通患也而家之人多于一身則其患尤甚何則至嚴所以能成其寬也至公所以能保其私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古者天子之子必齒于學其才之長短不可誣也其行之善惡有所以敎也世之愛其子弟者雖僕隸輿臺之才德猶將寬假之曰愛也又從而飾其所長護其所短終不忍督責之則彼終身不自知其過矣而人之見之者終不得規其過矣安得不敗乎傳之齒者去其角予之翼者兩其足萬物皆然造化猶不能兼也世之愛其家者必欲兼取焉必欲其加厚焉彼其家安知何者爲吾分何者爲非分乎且夫鼴鼠飲河不過滿腹不能多也撲滿之器滿則必撲不能受也人之于家不憂其才德之不足而唯憂其貨之不多不知貨不積則不肖者之惡不甚惡不甚則傾跌者不至一敗塗地也積貨財以爲備而子弟之不肖卽由于貨財故曰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又曰以貨財畀子孫也君子則不然家之當愛也于其家之人之事心無不盡焉力無不竭焉如是而已其所以行其愛者必度其家之勢焉必量其家之人之才德焉天下之人皆齊民也非有奇才異能則皆齊民之家也子弟之才具不過于齊民而吾欲使其所養什百於齊民能乎且使當世齊民之家人人皆欲贏得過當焉吾家其能安乎是故約束之而不爲苛也範圍之而不爲薄也刑罰不可廢于國鞭箠不可弛于家也損人以厚其家不可也抑人以揚其家不必也疏廣曰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諸葛文正曰子孫衣食自有餘饒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自俗情論之可謂不愛其家者也而其實則因其家人之才度其家之勢至嚴者所以成其愛也至公者所以保其私也天下之傾軋攘奪相尋不已必過于愛其家者居多人人過于愛其家而爭端起焉人人不私其家又何爭乎故合衆人之家而風俗以成不私其家保世滋大可也人人不私其家萬年太平可也或曰世之人非不欲敎其家日用飲食狎而不足敎也門內之治恩揜義則又不能敎也曰豈爲是與天下有惡人待君長治之而其始必自父母養成之且其惡已著君長得

治之若其惡未至于甚著者則惟父母受其病而已又可曰狎而不足教乎夫所謂恩揜義者合好揜惡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也皆人事已盡而莫可如何或其事無關輕重者耳若以是爲治家之定體其家之人有不狂悖者乎或又曰是爲有識者能之蚩蚩者秪續爲心何暇及遠乎曰彼不愛其家則已愛其家而不知所以裁之則是帝王所不能者而彼能之也天地所不能者而彼能之也以是爲愛其然乎其不然乎

宗法

其名存而其實亡猶之不存也其實亡而其名猶存當進求其實未可遽盡亡也古所謂宗子者皆有世祿之人其宗廟卽建于其家世世貴爲士大夫其非宗子雖有仕者不必貴卽甚貴矣而宗子未有不仕者故支子雖貴必以上牲助祭于宗子之家蓋宗子于族人有相臨之義又有相恤之恩其生也族人敬之畏之其殁也族人皆爲之服故曰宗以族得民也若士大夫失位去國則是不保宗廟至庶人既無世祿轉徙無常其宗法蓋亦略矣後世封建既廢士大夫多起于窮巷掘門之中不必宗子其宗子又不必貴則于族人無相臨之義無世祿則不同財于族人又無相恤之恩宋蘇明允謂

三代以後但有小宗無大宗故蘇氏族譜自高祖始蓋亦因時爲之然至于今聚族而居者雖族人以千萬計亦不廢宗子之名而其爲宗子者實不足表率其族族人不甚尊之其貧而無行者或至侵祭器匿祭田則族人反以爲病而宗子益不振非古之宗子皆才而今則否也其勢使之然也閩中安溪李氏其家祭也必以族之貴者主之以宗子與當年之族人輔之非此三者則名不在祝版無錫秦文恭公（蕙田）謂當年者偶然之事不必列名宗子既不主祭其名亦可不列似矣然竊疑貴者主祭乃因時制宜宗子之類則一定不易若專以貴者主祭而遂廢宗子其貴者而賢也則可矣其或未賢也則族人愚不肖者皆有貪緣僥倖之心冀一旦得志可加于父兄也故宗子雖賤猶當存其名而其實不足主祭則以偶然當年者並列焉使人深思而可得其意李氏之法亦非得已也且宗子何也尊之也尊之也者以其可尊而尊之也記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宗子云者非虛器也上以奉宗廟下以統族人也上不能奉宗廟下不能統族人徒擁虛名則不足以相服而宗子亦何所樂焉夫所謂有可尊者何也德也才也貴也惠也皆可宗之實也吳門范氏宗子正位于廟則父

兄之班白者皆俯首而聽命有過則告于廟而鞭之故范氏無犯法者何以能然自文正公設立義田以收族而族人皆有所統攝也有文正公之德何必宗子亦何必非宗子名存而實與俱存也其他則宗子不必貴貴者未必賢名存而實亡也故宗子而不能自振族之人當輔之翼之使得以存其名如告朔餼羊之于禮也至于可宗之實則又無一定古人與稽皆異姓耳其有卓然獨出者必曰奉爲大宗則是宗以其實也可宗于一家則一家宗之可宗于一鄉則一鄉宗之推之四海九州各有所宗則相維相繫之實也周官曰儒以道得民

師以賢得民皆此意也若其存亡繼絶養老存孤待而舉火待而蓋棺亦可宗之實也一有其人則族人之良者可恃以爲安而其惡者皆有所畏憚而不敢逞此則不居其名而得其實也若宗子既不振而族又無可尊之人泛泛焉以相遇則其祀先且莫適爲主況子孫乎故宗之名可存可亡而宗之實必不可失也

師友

士之所以成師友之功居多有師友者中才可與爲善無師友者雖有聰明鮮不坐廢然則舍爲士者可無師友乎曰非也師友之功無人可缺然非士則不知親之而敬之人之可爲師者必其使吾嚴憚者也必能指吾所不及者也故難近焉友之善者必其不可狎者也必其相形而見絀者也故未必樂就焉然舍是二者亦不足言師友矣今夫百工技藝莫不知有師習其術而已得其術則求師之事畢矣窮鄉僻壤之人莫不言友相狎以爲親相從以爲悦一有不合則友可廢矣彼其于師友也徒以爲技藝之事則于吾身無與也徒以爲言笑之娛則盡人皆可也故泛泛焉無所動于中貌從則廢師燕僻則廢友矣士之于師友不然其敬之也不能自已也其畏之也不敢有貳也千世之上有心折者唯

恐獲罪于其人也萬里之遠不相聞者不啻摳衣于其坐隅也能生吾慕一行可師也能滋吾愧一藝可友也耳擩焉目染焉非是則有所不安矣吾觀世之愚夫愚婦必有所甚慕者曰吾安得一旦如其所爲也必有所甚悦者曰吾獨不得與其人朝夕相從也然其所慕者縱欲敗度者耳其所悦者酒食游戲者耳至庸也至陋也雖然其用心則近于師友之意矣父不能得之于子兄不能得之于弟家人婦子不敢出一言而其所慕者所悦者能潛移焉能漸變焉不相謀而與之化也假令移而附于端愨之人施于正大之事安知不日起有功

乎是以古之教餘子必以父師少師主之餘子者農民也以士大夫主其教何也非是不足以觀感興起耳周之設官曰閭師曰旅師百家之人必有師也孟子言鄉田之制曰出入相友隴畝之中必有友也先王之教民聯師儒焉聯朋友焉明示以親慕愧厲之意多不徒授業講習之謂也且卽以是論亦安可緩執藝之精麤必視其所習師道重矣作器之高下必視其所居友道重矣故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師友以成者特未嘗折節讀書則雖有其人交臂失之故言師友者必歸于士耳周官曰師以賢得民友以任得民得民者何維持之輔掖之相與入于善而不敢失也語有之三歲學不如三歲擇師又曰道苟在焉傭丐爲偶使父兄之教子弟之率皆能以是爲先務焉人才安有不成風俗安有不厚者乎

練習

人之才有生於天者有由于人者聰明才辨之士耳目所未經講求所不及唯變所適各得其宜此天才也若乃時會適逢黽勉從事熟極生巧則成于人也由于天者生而已然不可强也然亦用于正則爲貴至如小點者大癡好智者近死此則有才不如無矣成于人者則可自勉焉人才必試而後見亦必用而愈出初試之而貽羞者再試之而不敗屢試之而漸能矣亦有尋常之人責任所歸非其得已及多聞四方之故多見非常之人多遇難處之事淬厲焉激昂焉而其才與識已非復前日以練習爲學問亦不自知其然也夫事之待人不必奇特創見也卽尋常切近之事非其人則不能理坐而言者大抵貴遠而賤近志大而略小其事未嘗身試而以意斷之則已有間矣一旦任事則尋常淺近者居多平日講求所不必及討論所不必精以素不習之事而或出以不經意之心其未必有當可知矣且尋常淺近之事本不必深求而尋常淺近之人更不當高論惟與人近者其入人也捷則高談雄辯一無所用矣積以歲月豈無疑難創見之事而尋常之徒或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或尺短寸長與仁同功是則人才之可憑莫如任事人才之能成終不恃空言也雖然此謂憲章完具人人可以奉行者耳若其事關于制作其論係于人心使以尋常之人據其庸俗之意則必見譏有識流弊無窮又有事機之會間不容髮而瑰瑋絕特之士有所措置皆度越恆流此斷非簿書期會之識米鹽凌雜之才可勝其任也故人而不學雖能亦俗事之一[illegible]

虛然自古重大疑難之事少而尋常淺近之事多故才必以練習者爲可憑也且才之能練亦有遭遇焉凡奇才異能或出或處必有以自見無論矣至如中人之才適遇其時而才亦出焉功亦立焉使其浮沈閭里未必不坐廢也故人才之成亦有幸而成者也然則人而不遇即無所試于事必思有以自[illegible]焉即不必人之見知亦必有以自勉焉織簾捆屨學問攸存豈徒曰食力乎哉

內行

天下無智愚賢不肖皆曰尙行何也曰立人之道也立

人之道將以爲美觀乎抑以是取名乎曰皆非也以爲美觀則文而不慚可矣何必行也以是取名則名之稱多術矣無待于行也特以是爲人之道人所以爲人非是不可云爾天有天之道失其道則人無所戴地有地之道失其道則人無所履人有人之道失其道則無以立于天地倮蟲三百六十而人爲之長人與物不甚遠也得其道則貴于萬物而無愧爲人失其道則倮蟲之一而已可不愼與曰世之論人者貴也賤也貧也富也顯也晦也今一概舍之而曰尙行所謂行者其能離貧富貴賤顯晦而爲之乎曰不能離之乃舍其可見者而尙其不可見者何爲乎曰此之謂內行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行之著於外非其人之意鶴鳴九皐聲聞于天不自知也若其所以爲行蓋不能自已焉人即不見而其行如是也人人見之而其行亦如是也人皆不稱而其行如故也人人稱之而其行亦如故也故曰內行也天之可見者躔宿次舍而立天之道者不曰躔宿次舍而曰陰與陽地之可見者山川原隰而立地之道者不曰山川原隰而曰柔與剛人之可見者貴賤貧富顯晦而立人之道者不曰貴賤貧富顯晦而曰仁與義其歸一也有所忍而爲之非仁也無所別而爲之非義

也一有所忍必至于犯不韙苟無所別必至于取非其有其有所忍與無所別者非有他也徇于外也故非質有其內不足言行矣曰無行而人樂附之有行而人不願近之明知其無行而不可輕明知其有行而不能重然則所謂尙行者亦不盡然歟且有其人自謂無行而或以爲任眞人皆以爲有行而或疑其作僞何歟曰人道有本末行者本也內也用者末也外也有行者本則得矣而其用不足則不能及人焉無行而能及人者其末[illegible]而其用可觀也且無行而才甚長見其才者愛之慕之愛慕其才非以其行也有行而才短其才雖無可

喜而其內行又不能見安能使人人重之乎至于無行而不自諱則其惡已自知之可勿論矣其行未篤而稱之者或過則不足以服人而有作僞之嫌焉其紛紜而無一定皆其人自爲之非謂尙行之說不盡然也今有人于此其行可觀其用其才又可觀則重之至矣其行愈篤其人愈可重也有人于此其行不足其用與其才又不足則輕之至矣其行愈薄其人愈可輕也然有才者生而能然有用者或其時勢適然皆非人所能自爲故惟內行爲可勉耳曰人人所共見者當無不勉焉雖有心爲之獨非行之一端乎何必曰內行耶曰勉其行

于人所見者非無一日之善非無一事之善也而不能推之于其他則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矣閭巷之中匹夫匹婦一日之感激一事之慷慨雖篤行君子或無以加焉而他日不然也他事不然也故無可述也篤行者不然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也不爲昭昭伸節不爲冥冥墮行也無所慕于外而有所得于己非學則不能故稱人者必曰學行也詩言不愧屋漏傳曰不慚衾影皆內行之謂也故欲篤行者不可不學也

實惠

人有實惠有小惠何謂實惠益人于無形者是也何謂小惠與人以可見者是也物不答施于天地子不謝生于父母惠之至大者必相忘可無論矣談言微中可以解紛以善及人與之俱化無形之惠存焉相煦以濕相濡以沫皆其可見者耳可見者衆皆悅之而思所以報之無形者人無得而稱而鬼神能知之二者皆能及人而有廣狹遠近可見者非不惠也然壺漿之恩不過一飽車馬之賜難乎爲繼惟予與女一時之事故曰小也若夫李士謙陰德猶之耳鳴人無知者嚴君平語言終日利物與者未嘗以爲恩受者不必知所報此之謂實惠也夫

太平之世物各得所豈待創非常之原立高世之名以爲惠乎哉在上者以能除害爲惠不必興利也在下者以能便物爲惠不必分財也人在迷途隨所指而得通衢焉惠也假以舟車不如是捷也人終不悟聞微言而發深省焉惠也登之衽席不如是安也盛怒者不相下撫劍而從之猶非惠也不如設法以平其爭也被謗者不得伸攘臂而爭之猶非惠也不如善辭以白其誣也知無形之爲惠而可見之惠幾無所用矣且夫人當困急雖一金之得失可以死生及其不急雖百金千金之贈不甚增損也故惠之大者亦在得其時而已取他人

之物以爲惠則得于此者失于彼不得均也倡無用之事以爲惠則利于前者害于後不可久也欲創非常之原利未可知而害已見焉欲立高世之名人不敢言而心或怨焉皆非惠之實也雖然惠在無形非有濟物之才者未必能爲之非有見微之心者亦未必能知之治病于已病人得而感焉止病于不病人不得而感也焦頭爛額雖愚頑者皆知徙薪曲突雖智者有時不覺也世人但知解衣推食之恩而不見潛移默化之益惟其不見所以爲大所以爲實歟不能出所有以與人勿使人因我而有所損可也不能謹其身以化人勿使人因我而動于惡可也故無形之惠雖小人當勉爲之不可一日廢也至于有高行者愛人以德因材以成其美闘風而免于惡此不特非小惠未徧所可同亦非尋常實惠所能盡矣若夫作無益以害有益徒取諸彼以與此此皆小人所懷豈君子所以爲惠者哉

貧富

貧富以分定宜也然王政藏富於民雖至愚至賤者亦聽其所爲而不爲限制至士大夫之賢且智者則必以禮自防而不敢逞何耶曰所以便民也損上益下之義也亦所以治貧也使民不倦之意也天下貧者至多矣

往往絀於智惔於力又不能省嗇而用以爲蓋藏此非禮義所能驅策名教所能鼓舞也唯利之所在而無所掣肘則庸夫愚婦爭奔走焉去其偷惰而胥匡以生是亦足矣其中有能富者又有甚富者而貧民計力受直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是故藏富於民亦爲貧人藏也士大夫與民遠不可藏也賢智之士與利遠不暇藏也故民之甚富者不必不在於愚且賤且夫既許之出力以求富矣又許其以財致貧者之力矣而又寸寸而度之銖銖而稱之則必擾故不爲限制者示不擾也保富也卽所以安貧也然而庸夫愚婦但見富者之得爲所欲爲也則歆羨之心生一旦得富則淫泆之意起自是其愚轉相倣傚故趨利如鶩者日以多矣且其人他無所見亦不得不藉是以自豪非得已也若夫士大夫則所以自見者多矣富不足以爲豪而貧未足爲病也且士大夫皆食于人以兼治貧富之民者也治人者之所見與所治之人同則不足以相治至于賢智之士或出或處皆于貧富無所與其人而果賢智與雖極貧不能使輕也其人而非賢智與雖極富不能增重也且賢智亦各有分安于其所久矣雖有致富之術何暇爲之哉或曰士大夫不慕富矣能必其家之不慕富乎賢智者不

辭貧矣能必其親故之不辭貧乎曰以分而言則士大夫之家必無不得其所矣賢智之親故必勝於不賢不智之親故矣若使慕富如不及則雖盡舍其所可重者以與世俗相市猶未足饜慕富之心何也受大者必不得取小天之道也且士大夫而欲徇俗何難之有有市人之見未必不及市人也與市人易地而居未必不及市人也所託愈下所得愈多爲彼則不爲此何嘗不聽其自爲哉至賢智之徒其去貧而就富尤爲易易然可以富而不居富不必貧而不辭貧者非知足之謂也分之所在雖貧亦可樂分之所不在雖富亦可羞也故以

貧富論士大夫與賢智者卽與兒童之見無異鳩車竹馬兒童樂之將謂天下之物無重於是矣然家有長老見而不顧豈謂車馬可廢哉鳩車竹馬不足動長者之心也夫貧富之民皆國之赤子其汲汲於富猶之鳩車竹馬之樂乃其分也士大夫之賢智者而可以是相論乎

奢儉

奢近於豪儉疑于吝流俗喜豪而惡吝不得不恥儉而慕奢以相反之實冒相似之名亦可怪矣夫所謂豪者謂能不私所有慷慨出之物得以濟而其分所得爲者

其物力又足稱之故可觀也若徒以冒上無等爲能暴殄天物爲美享海鳥以太牢擲黃金于虛牝君子深憫其愚不復繩之以法奢則不孫終身不自知其非焉何豪之有若夫儉美名也易言用過乎儉比之行過乎恭書言克勤于邦亦曰克儉于家此君子之所難非常人所能冒也吝惡行也易言吝者皆近于凶論語以出内之吝爲當屏之惡世人以奢之實假乎豪之名又以儉之名混于吝之實不亦誣乎奢者不能豪者也吝者不能儉者也今有人于此用所當用雖竭終身之力以快于一朝亦謂之儉何則其平日不輕棄于無用乃能爲

此是省嗇而用之者也至有憑藉稍厚不知所爲不得已而出于冒上亡等暴殄天物以博世俗之譽使移于所當用則世俗所不尙彼卽不樂爲又安能豪哉且世有儉者一袍之贈一飯之恩人實受其益雖謂之豪可矣施于不報庸人所不能而能儉者或無爲而爲之此必非吝者所能也若彼有財而不能用緩不及事褊不近情及其久也不能自厭其志亦將出于冒上亡等暴殄天物之舉矣吝之末流必至於奢君子亦憫其愚而置之不論耳乃以是爲儉可乎且夫以自致之物爲冒上與暴殄之用其罪猶微若先世所積非子孫所當輕

棄也乞假所得非他人所當輕棄也好奢者往往出此二端力既不由于身而貨又不擇地而棄是物之蠹也而無知者猶相與慕之且急起追之力不敢暇而以儉爲羞日慕于奢則凡可得奢者何不爲也寡廉鮮恥躬自蹈之不暇顧矣日羞于儉則雖有必當儉者安敢居也犯不韙之實冀以逭無識之譏不亦重可哀乎雖然奢固惡矣然富民之無知者猶願其能奢何也彼必不能依于禮但使好大喜事以財自雄其人可薄而隱民之頑鈍無恥者得取食焉若浮慕儉之名以成其吝之實則擁財自封而物有受其病者矣儉固美矣然君子以儉養廉自可矯世厲俗而欲持是以律人則必將失人天下之人衣服欲美宮室欲華飲食欲豐但使其才足以集事君子不之責也如以儉爲定體人安能堪乎又安知無貌爲儉以相欺者乎卽使能儉而一無可用又何如不能儉者之足以集事乎由是觀之論奢儉者未可以一端竟也

息機

人之有病人之不幸也然疾痛疴癢之中良心驟發病過則或忘是則病非不幸也人之生於世偶然耳其生也不持一物而來日食太倉米八合三勺未必能盡夜眠八尺實亦不能盡三萬六千日有涯耳其奇才異能任大責重勞其心以安人勤其身以成事日不暇給亦囿其所至如衆人與萬物並生幸得貴于萬物所欲易足宜其樂不可支也然而勞勞擾擾心爲物役一月之中開口而笑者無幾問其所以勞則人事循生迭起問其所以憂則踵事增華相形見絀有餘者常少不足者常多也其有不如是者則曰不近人情或曰不免立異或曰彼實無能及徐而察其所爲當勞者不急之事過半焉其所爲當憂者無謂之事十居八九焉愚夫愚婦日用而不知稍有知者亦謂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而已四民各有所當爲浮文妨要則不暇爲矣人生安往而不樂俗物敗意則不見可樂矣雖有曠達之識遠大之量或不求變俗或因勢利導皆不得不聊與之同而虛耗精神于無用之地已不知凡幾矣而小黠大愚之徒益盡力於機械變詐而不知返其始也未能免俗耳既而恥不若人耳既而求足於己耳求足於己不能不取贏於人損人於無形彼未必知也損於人者未有能益於己損己於無形彼愈不知也雖有儀秦之辯不能喻也雖有賁育之勇不能奪也惟病乃可以悟之人之好勝者以爲未死耳人之心計者亦以爲未死耳覬者不

知其可愛窮者不知其可憐皆以爲未死耳一旦有病則幾幾與死爲鄰向之勞勞擾擾者盡失所據如其死也亦不持一物而去矣然後知向之傾軋而勢不相下者皆無爲也向之經營而靡所不爲者皆無益也向之嗜利希榮飾智驚愚者至此一無可用也所貪者醉飽而酒肉不能食矣所昏者聲色而精神不自主矣於是機心盡死而良心復生是則病也者造物之善教而庸衆之學問也使人人能思有病之時而其身可安人亦安之矣若夫明而動晦而休雖有清高之士必無日以息惟病則小休焉莊子所謂勞我以生佚我以病者此

又君子與小人所同但願天下之機械變詐者無病而思有病之時以寡其過以樂其生可也

安雅

世之人莫不浮慕大雅之名然往往求雅而得俗何也人之性各有所安不相襲也人有雅俗其猶水有清濁乎水之濁非不可澄而清也然非可以濁飾爲清人之俗非不可化爲雅也然不可以俗飾爲雅世之言雅者曰翰墨也游覽也廣交也玩物適情也此四者不謂之非雅也然世有雅人備此四者而雅不足此四者而亦雅并無此四者而終不俗何耶然則求之於有形不能得其無形也求之於一日之間一事之微不能得其本原也雅也者存乎其人本乎其志積乎其生平非有一定之形也又非以是爲美觀也行其所安而已有士於此置之一邱一壑而雅置之九達之衢五都之市而其雅如故無他安之也愈求雅而愈俗不能安也故曰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不其然乎蘭亭之集列敘時人錄其所述而賦詩者僅十四人其餘不作詩者獨非名士耶謝靈運愛永嘉山水登臨殆遍然黃叔度徐孺子之流其所釣遊者不及遠焉陳太邱郭林宗交滿天下而朱桃椎不見一人仇覽不過同舍晉尚清談塵

尾羽扇必不可少而陳叔達詔其子曰汝不須執此自今觀之果孰俗而孰雅耶是故雅者非他正也古正也古而能正正而近古斯可安矣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工商皆正也則皆不俗也爲士者樂人之誕而自小爲農者市也婆娑爲工商者作淫巧而不善好富雖使日夜竭其心力以求附於翰墨遊覽廣交玩物之間其能無俗乎且夫俗與雅亦其人自爲之也周處之少也父老以中山狼北山豹比之其俗甚矣一旦入洛勤學好問其不謂之雅乎韋應物少習於武事未以雅聞也及其折節讀書焚香掃地有能如其雅者乎故曰

俗者可化也安於正而已矣正而有美德則雅矣楊惲之言曰豈習俗之移人蓋移人者不能正故責其俗也蘇文忠之言曰平生學問止流俗蓋所學近正故不避俗之名也見魯仲連者不敢言鄙吝事其人本與俗遠也韋藩木楗以過於朝而君子不貴亦不責其俗者其所處不與雅近也各安其所安俗亦不俗矣不安其所安雅亦俗矣古所謂雅德君子者皆通習博識之倫所謂大雅宏達者皆瑰瑋絶特之士非可襲而取非可狎而翫也安所當安則於雅爲近而已矣水之濁者非膠不可澄也流之甚濁者非濬其源不可得清也附於清

流而清者倂爲之濁飾以清流而濁者終未嘗清也及遍觀於原泉有可以濯者焉有可以鑑者焉有可以飲者焉源大而不濁流遠而甚清無他安之也觀於水者可以知雅矣不貌爲雅者亦不俗矣

勞樂

人未有不求樂者以樂爲樂非知樂者也以憂爲樂非可樂者也樂之實在於能勞何也鳴豫者易所戒以樂爲樂必自鳴得意不能久也遇可憂之時當反己自修不遑安息以樂慆憂不可爲與要必也以勞爲樂乎夫人之不樂其道萬端而莫不樂于事無可爲人之爲樂其途亦不一而莫樂于事皆就理世之作僞心勞者無論矣至如般樂怠敖夜以繼日人以爲其樂固難量然竊意其不能離人而立于獨則一身之事責備必多一家之事廢弛可慮未見其能樂也又有頹然自廢鬱鬱不樂人以爲何自苦乃爾不知其慮甚短幾于無一可爲其氣甚靡又不能以自振假令幡然改之未必不日起有功也今夫農夫作勞人人所知當其耕耘暑雨不敢避飢渴不暇顧其勞至矣然計日以待其所勞勞者未幾而苗矣而秀矣而實矣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則樂矣歲晚務閒役車其休誦蟋蟀之詩歌瓠葉之章則樂

不可支矣彼草之宅禽之饗不能與良農同此樂者由其不昬作勞耳是故安肆日偷莊敬日强不必士大夫也雖小民亦然人事之煩也事至而圖之與未至而待之必有間矣事至而應之與事過而補之必有間矣有一日之力必有一日之勞有一日之勞卽有一日之樂若影之依形響之應聲也至乃百事坐廢以偷頃刻之安事之來愈衆則身之應事愈難此日之事猶未能治而望其補于前乎此事之來尚不能治而望其豫于後乎欲徐徐而圖之則日亦不足或紛紛而應之則力有不暇雖自以爲樂其樂安在耶能勞者不然明而動晦

而休習慣則成自然矣循循而爲之日計不足月計則有餘矣然人亦知勞之可樂而不爲者其難與慮始乎其窮大失居乎夫積疲之後而一旦欲自振非掃除而更張之不可得也未見其樂而先見其勞則中止矣日見其勞而不敢必其樂則畏難矣如其不畏難不中止積久而效見則亦不待督迫而爲之矣且夫事之廢弛已多而後圖之未必卽有成卽其有成未必能大過乎人然往者不可悔則莫如自今爲之爲之而成上也爲之而未成日月以冀必勝于向之頹然不振者矣故恥過作非者戾也一慙不忍而終身慙者愚也能勞而得樂將以樂爲勞之報焉或曰樂不可極勞亦不可極也人事之來如流水然豈勞勞所能盡耶張而不弛其勞豈可繼耶曰水流而不盈固也然流則不腐水之性如是流則必清水之性如是一有所壅譬如井泥不食其又可樂耶水壅則必潰事壅則必變理之常也不勞不可以爲樂也夫人事之煩其當于事理者不可得辭也非勞無以謝其責也若乃世俗所爭偷愚夫所效尤雖有識者所不許而不欲遽矯之亦必有不可矯之故焉自非勞勞而畢乃事又安有暇日以爲行樂之地乎

簡壽

人之壽夭爲之也然其人性情能簡者則必壽老子之年人莫能測以其修道養壽固無論矣自書契所載凡有壽考者其人雖赫赫于當世而其神明必甚簡焉諸葛武侯勞心軍國鞠躬盡瘁不可謂不繁矣然其言曰子孫衣食自有餘饒不別治生以長尺寸卽其簡也司馬温公作通鑑草稾盈屋無一字草書不可謂不繁矣然其生平食取充飢衣取蔽體卽其簡也推而廣之山川之大草木禽獸魚鼈咸孕育其中繁莫繁于此矣然山川終古不移則其所以爲簡也金石之用可以鑄鐘鼎焉可以鐫文章焉繁莫繁于此矣然金石之質皆渾涵必追琢而後見美則其所以爲簡也人之有生皆氣爲之氣至則生用其氣盡而止膏火自煎而不能不煎者亦其氣之自然也養生以氣爲先養氣以簡爲本昔人以酣飲者比于酒家布久則腐爛夫酒家布亦非紛紜之用而易敗者何也其氣繁縟溷濁不能簡也論硯之壽者以世計之硯者石墨相著而黑其變化多矣而能壽者其氣厚重靜穆能簡者也今夫深山窮谷之中人事不繁矣然使其未能忘世形馳魄散志變神動則其不能簡甚于勞人焉若夫其神全者出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則簡

矣處則讀破萬卷日試萬言然蕭然高寄泊然無所嗜則簡矣簡在于神不在于形嚴君平隱于卜日閱數人即垂簾而誦周易其簡易知也范蠡居家致千金居官致卿相積而能散以三徙成名其簡難知也疏廣受父子一朝相隨出都門其簡易知也東方曼倩終身避世金馬門其簡難知也或謂官位尊者不能簡然漢張丞相倉一生惟好古籍晉謝太傅安自少至老常有東山之志無非簡也或謂子孫多者不能簡然陸賈於諸子及身析產而身常閒遊李氏於衆子孫檢部而後能識無非簡也神氣之用至精非簡不可也即以粗者而論

亦以簡爲貴繁者多怒簡者多喜喜則壽徵也繁者多耗簡者多餘餘則壽徵也繁者多求簡者多安安則壽徵也青城村人四方百物所不通其居人皆上壽簡也及往來者衆漸知食鹽食肉則壽亦不及前不能簡也醇酒婦女人所好也而信陵君欲自促其壽必取資于此焉大官大邑人所爭也而延陵季子商山四皓讓之逃之皆登上壽焉相提而論而簡之爲壽未有能易者矣人苟能簡又何必採芝于山鍊丹于鼎而後可以齊偓佺之齒比喬松之算哉

佚冀小言

羊城內西湖街
富文齋承刊印

孤兒編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孤兒編序

喜孫九歲而孤不獲聽先人彝訓賴母氏教以成立凡先人軼事母氏泣以告喜孫喜孫復問諸姑貲諸舅氏訪諸父友讀先人書因文考事編弄一集次爲年譜書成於嘉慶之世記事務博以待後之史官修儒林傳者采擇焉迨道光年間復以平時之文有涉於先世學行者由禰以上推至五世次爲孤兒編大懼天下後世不審喜孫言之所自出迺采輯各家著述爲汪氏學行記年譜既成之於前孤兒編復言之成文汪氏學行記根據前人之說三書並存不復刪定成一家言其有異文佚事所聞異詞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後之攬余書者別而白之道光二十年二月二十三日甘泉汪喜孫識

積學齋徐乃昌藏書

孤兒編卷一

南陵徐乃昌校勘經籍記

汪氏非魯成公之後辨

羅鄂州汪王廟攷實王伯厚姓氏急就謂魯成公次子食采于汪因以爲氏吾家族譜多據之喜孫生平最重譜學不敢苟且依附因爲之辨謹按魯地之見于春秋左氏杜預注及范甯穀梁注者凡百二汪爲魯地于經注無考此其不可信者一也魯人以邑爲氏者通志氏族略所載有臧氏郈氏費氏郎氏柳氏匡氏管氏鄆氏落姑氏鄸氏卞氏瑕邱氏矍相氏菟裘氏獨汪氏無考此其不可信者二也汪既爲公族魯公族受姓者春秋左氏所紀有衆氏展氏臧氏郈氏施氏仲孫氏子服氏南宮氏叔孫氏叔仲氏季孫氏子叔氏公鉏氏公父氏東門氏仲氏子家氏潛夫論氏姓篇所載有蟜氏后氏服氏公山氏叔何氏子我氏子士氏公巫氏公之氏子干氏華氏子言氏子駒氏子雅氏子陽氏公析氏公石氏榮氏乙氏獨汪氏無攷此其不可信者三也或謂出自魯成公按魯公族世系可攷者如公子弜公子益師公子展郈惠伯施父子般公衍公叔務人公果公賁公子荆孺子䵣凡十二人其無世系可攷者如公子豫公子翬柔公子達溺公子偃公子魚公子買公子憖公孫朝公孫宿公孫成亦十二人獨成公次子不見於經傳攷其世系固襄公之介弟也春秋左氏所紀隱公弟施父莊公弟叔牙季友僖公弟仲遂宣公弟惡視叔肸成公弟公子偃公子鉏定公弟子野皆歷歷可攷獨襄公弟汪不見經傳且公衡爲成公子見左氏傳成公二年何獨於汪而遺之成公子食采於汪其在成公之世抑襄公之世耶春秋不書左氏公羊穀梁傳國語不載此其不可信者四也或又謂有文在手曰汪因以爲氏攷左氏所述手文有唐叔成季仲子三人獨無成公次子通志略所載生而有文者有武氏南氏鮮于氏閭氏皆因手文以爲姓亦不言成公次子手文爲姓此其不可信者五也蓋自東晉播遷世系失攷隋唐志所列譜錄今皆散佚唐林寶元和姓纂存於世者亦非完書今所存者宋氏族書耳其書多不根之論不足傳信於後檢說文廣雅通俗文一（切經音義引）諸書無訓汪爲姓者至廣韻集韻始著之汪之族望至唐以後始顯於世其得姓蓋不可攷後人以三代時僅汪錡一人著於經典錡實魯人故託此以演成其說又以魯季友功在魯國擬諸其人事事符合不知實誣其先人也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吾于譜學三復斯語焉

遵昭案子叔氏當敘於子家氏之後又左氏隱元年傳有費伯爲懿公之孫後爲費氏公族世系可攷者桓公子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莊公子公子遂文公子公子視及叔肸宣公子公子偃公子鉏成公子公衡當敘入此云十二人者以下文所有而遺之也然總計人數何得避重且下文所載亦遺慶父至子般與子惡子野已立爲君不得在公族之列孺子䵣見禮記檀弓著於經傳者實十九人又子野爲敬歸子其季之長幼雖未可知然立在昭公之先安得以爲定公弟至世系無攷者凡十一人公孫成卽公孫宿也又案通志氏族略三引風俗通以公子憖爲宣公子

汪錡非魯成公之後證

春秋左氏傳哀公十一年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師及齊師戰于郊公爲與其嬖僮汪錡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禮記檀弓戰于郎公叔禺人遇扶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于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鄭注奔敵死齊寇鄰鄰里也重皆爲童童未冠者之稱姓汪名踦鄭或爲談春秋傳曰童汪踦

汪氏舊譜以錡爲魯成公元孫按公叔務人爲昭公之子使汪錡出自成公是與公叔務人同出高祖何以謂之嬖童鄭君何以不言魯成公之後春秋正義云喪服大功章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汪錡蓋長殤也時人疑其當降服據此則汪錡之死蓋在十六以上準以古人三十而娶之制錡未授室生子無因有後在魯吾家之不出於錡益可據矣

遵昭謂古人不盡三十而取未足證錡之無後據喪服小記丈夫冠而不爲殤此云魯人欲勿殤是本在殤之例也其爲未冠可知而更何有於授室生子乎

春秋左氏哀十一年嬖童汪錡禮記檀弓作鄰童是也案左傳晉韓宣子使鄭罕朔爲嬖大夫又子產數游楚云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蓋下大夫也廣疋釋詁嬖親也是汪錡爲公叔務人所親厚之人猶左傳所稱少相狎曲禮所謂賢者狎而近之習近之義非謂狎邪也段先生云左傳上大夫嬖大夫嬖大夫卽下大夫也嬖之言卑也又狡童亦作狡好解錢少詹事養新錄云山有扶蘇箋云狡童有貌而無實孫毓申以爲佼好之貌佼非如後世解爲佼儈也狡童傳云昭公有壯佼之志疏亦云佼好之幼童則佼童只是少年通稱非甚不美之名且箕子嘗以目紂矣按此條最合古義攷古者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則不膠其文字矣（檀弓鄭注引春秋傳曰童汪錡或鄭所見

本無疑字）賈誼新書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此寵臣蓋謂貴臣也漢書賈誼傳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愛此幸愛蓋謂親厚也潛研堂文集荅問類問公之媚子朱氏傳以爲所親厚之人而嚴華谷直以便嬖當之田獵講武而以便嬖扈從豈國家美事詩人美君殆不如是曰媚子之義當從毛鄭謂能以道媚於上下使君臣和合者也詩三百篇言媚於天子媚茲庶人媚茲一人思媚周姜思媚其婦皆是敬詞論語媚奧媚竈亦敬神之詞非有諂瀆之意惟晚出古文尚書冏命有便辟側媚字而傳訓爲諂諛古文書多僞此亦其一證

汪氏非長狄之後辨

廣韻姓氏急就篇通志世族略古今姓氏辨證幷謂汪氏汪芒氏之後喜孫謹按魯語仲尼曰汪芒氏之君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于周爲長狄氏左氏文十一年傳鄋瞞侵齊杜云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史記孔子世家作釐姓釐與僖通國語晉語黃帝之子二十五人爲十二姓有僖姓補音云僖或爲釐釋文北方長狄國在夏爲防風氏殷爲汪芒氏據此幷謂汪芒卽長狄長狄釐姓則汪之不出於長狄可知又按左氏傳云魯獲長狄僑如宋獲長狄緣斯晉滅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獲其弟榮如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亾杜預亦云長狄之種絕據此則汪芒氏之後已滅中國不獲有其後人魯之汪錡不出長狄可知魯既殺僑如埋其首於城門方且昭示後世以彰其惡豈復留其後裔雜處國中且鄭注檀弓杜注左氏傳不言汪之所自出漢晉故書疋記存者尚多使汪爲長狄之後無因闕焉不詳此其明白可據者也古人最重譜學自東晉播遷已後周秦氏系不可復尋宋以後氏族之書橫造此說以王浚儀之博雅（姓氏急就）亦沿其譌唯羅鄂州（鄂州集）所著汪王廟攷實力闢之因據經注以爲之辨

遵昭案傳云亾者謂部隊分散耳正義引蘇氏云國語稱今曰大人者迸居四夷不在中國故云遂亾是也古書此例最多傳文肸又無子劉子摯卒無子皆非無子也杜以爲種絕非也

羅願新安志跋尾

吾家先世居歙西古唐高祖快士先生始遷江都喜孫少孤不獲聞先世佚事每遇人自歙來者必敬問家鄉風俗及遺聞佚說聽之忘寢食嘉慶庚午四月讀羅鄂州集嘆其所撰汪王廟攷實出入羣籍博而能精因並求其所撰新安志讀之壬申六月友人江季調見借此本書凡十卷仿魏官氏志新唐書世系表之例列姓氏一門攷古者封國以世家舊族鎮守其土所以維繫人心使司牧於此土者有所倚重而又習知其地之利弊以達於官府故常與國相終始焉又古者官人之法多在世族王朝政典故府之藏惟世其官者習其學故有繼世以後記載闕略猶賴故家文獻網羅放失攷先王之政典誦前民之清芬如春秋諸大夫所述左氏內外傳所載更僕難悉數也自漢高祖徙齊楚大族入關中而郡望非其土著然漢書所載若東京鄧氏袁氏楊氏鉅鹿李氏趙魏間馮氏當時號爲大姓又如李尋一門九族樊儵一宗五侯楊修四世大尉李章五世二千石歐陽歙八世博士高門鼎族以功名顯者奮袖而起郅治之隆旣於三代以上迨至東晉播遷中原鼎盛之族半皆南渡史臣所書如歐陽健爲冀方右族段灼爲燉煌著姓應貞爲汝南盛族當時記載屢有存者漢晉以後譜系著錄之書見於唐書藝文志者凡三十九部一千六百七十一卷今併亾佚無可攷存其略者惟唐林寶元和姓纂歐陽修宰相世系表而已今大江以南吾歙風俗最爲淳樸人家聚族而居多唐宋以前舊姓端良作新安志別爲一門深合史裁後世纂國史修志乘者準以爲例則譜牒一家之學不至無所據依矣然所載屢諫氏汪氏仰氏聶氏查氏潛氏六姓攷元和姓纂所載新安族望有陳氏後周熊州刺史許昌公陳琬之後趙氏後周荊肅之後自天水徙家於此書幷失載其敍錄汪氏受姓本末於檀弓鄭注汪錡姓汪名錡一條失引又據古今姓氏辨證謂越國公居新安不知姓苑已稱汪新安人（見廣韻）姓苑爲何承天所撰是汪之望出新安已在越國公以前端良攷之未審耳端良於吾家先世事蹟載之獨詳卷一祠廟類載越國公姓氏爵里甚悉稱越國公應郡募平婺源寇有功尋爲衆所推保據郡境又辨越國公歸唐在與王雄

誕戰之前以通鑑武德四年九月歸唐十一月與雄誕戰證之千載之下越國公慕化歸款之心皭然如青天白日矣又卷三歙縣山阜類載烏聊山越國公廟碑碣類載越國公廟記唐鄉貢進士汪台符文卷五婺源祠廟類載縣東七里越國公故城宅井在焉其他雜記汪氏之事凡十二人敘進士題名凡五十五人葢吾家爲歙之巨族故所記載特詳此志著錄於書錄解題文獻通攷原刻漫漶廑有存者

本朝王阮亭司寇購之三十年始刊行於世喜孫獲見此書備錄吾家遺事纂入家譜並舉其略著爲此篇

汪氏世系

汪之受姓于古無徵廣韻姓氏急就章通志古今姓氏辨證以爲汪芒氏之後子嘗據國語汪芒氏之君爲漆姓及左傳鄋瞞由是遂亾以辨之羅鄂州集汪王廟攷實王伯厚姓氏急就章又以爲出自魯成公子攷春秋內外傳及先秦兩漢之書皆無所據鄭康成注檀弓汪錡云姓汪名錡不言汪氏之所自出檢說文廣雅諸書無以汪爲姓者廣韻引姓苑云汪又姓新安人亦不言汪之自出魏晉六朝最重譜錄隨唐志所載今皆散佚不傳後之君子闕所不知可也自唐武德初忠武將軍華以功封越國公始爲歙之著姓通鑑序文歸唐年月在與王雄誕戰之前是知雄誕自以其兵來伐非被兵而後降唐舊唐書不著歸唐月日唐書于杜伏威遣王雄誕來伐不著其已受唐命反更追書稱王時事幾使後人疑爲負固累歲雄誕以王師來伐力窮勢蹙至是始降非司馬溫公通鑑羅鄂州汪王廟攷實二書足資考辨越國公慕化歸款之心幾無以表著後世矣越國公宋時屢加王號見羅鄂州集生子九建璨達廣遜逵爽俊獻建字子尚沈毅有度博綜羣籍官郎州都督府法曹宋德祐間封忠惠侯建生子六處脩處約處正處沖處訥處備處脩字以敬舊譜云淹貫墳索尤精韜略官至揚州長史催科不擾民甚便之有司請著令甲遂下爲格子鼎字震卿一字國用儀鳳閒進士授員外郎立朝剛直不阿武后朝解組歸田中宗復擢爲左台殿中侍御史風節益勵權倖側目韋后亂政引疾歸生子二世美世純世美字象賢儀貌瓌偉善屬文尤善騎射進士授主客員外郎開元中選翰林學士知制誥生子三璹珏琦琦字伯玉美丰儀文思駿發操筆立就開元甲戌舉進士除監察御史天寶中擢禮部郎集賢待制遷知制誥父子俱以文章翰墨顯於世乾元大歷閒居父憂述家範二卷服闋入朝著晨陂講武議賀之陸宣公宣公嘆服深相器重建中時由登源遷歙西寺塲更名汪村子二凝績不績凝績字巨功性寬厚容貌莊嚴少時屹若成人讀書敏慧一目三行俱下試禮部高等不樂仕進歸隱于家生質融字某避黃巢亂徙居新建生子三秀山巨山麗山秀山字子震生子二思立思言思立字聖與性夷曠脫略世故好遊山

水嘗乘肩輿遊黃山流連久之因闢館其下壻于唐模程氏大中時始由新建遷唐模生義誠剛直明達鄉閭倚重有不平詣公得一語退無後言有司舉異行不就乾符中王仙芝之亂所在草寇蜂起會揚仙童亦謀反郡中無賴子弟將爲內應公極陳順逆衆意始解景福間楊行密取歙州以陶雅爲刺史議加賦公時年八十四策杖往爭之雅以軍儲爲辭期三年復原額未及期而公遽歿遂不果復生憲字一清官宣義郎舊譜云以儒立業以農治生鄉人稱大公長者生廷臣字良輔亦好行其德鄉人稱小宣義歿後數有靈蹟村農禱於其墓年穀順成人以爲神生植字道開性慈明爲經世之學值五代之亂避世不仕教子義方敦睦鄰里嘗建靈山寺祀越國公生子三德昇德昌德遷德昇之後遠徙失攷舊譜云凡百餘支後人謂汪氏十六族犀十一耳德昌舊譜一本云字德順善天文麻算之學尤長於揲筮生子五仁播仁翊仁忻仁海仁榮仁忻字慶父生延皓延皓字文遐生子三人承滿後爲稠墅大里中汪三支承清後爲明州古唐支承湑後爲南東山王干支承清字纘皐美丰儀性行敦樸人稱之曰誠實翁先君云當宋嘉祐間居縣西古唐按今古唐以承清爲支祖舊譜或謂元符間有諱演者由明州徙古唐或謂有諱驥者始居古唐豈後人遷居古唐祀承清爲支祖與不可知矣承清生杞居明州杞生子三演沉洙演生珏珏生子二炳熖炳生驥驥生泰泰生子三念八細八四十念八生子三九十二十四十二二十生子二百二百四百二生子二文一文悳文一生子二慶壽祖壽慶壽舊譜或作字慶善生子二顯師遠師顯師字亦顯舊譜一作字宗顯生尚字子良舊譜云奉先以孝接下以恭惜不得其詳生子二進童壽潼進童舊譜一作進潼字彥良孝友睦婣克昌其後生子三喜慶德慶遇慶遇慶字德厚高才卓識遇事立斷與人交終始無間言生子六本初本敬宗保宗觀宗和宗賢宗保生子三太孫太信太蘭太孫字榮遜孝友敦睦當明天順時建逢吉堂是爲逢吉堂支太信太蘭同建寶善堂是爲寶善堂支太孫生子三思瓚思賡思赦思瓚字浚峯思瓚生四子桂槐楫極桂字其生子七文煒文煌文炳文烓文焜文燿文燃文煒生子二應泰應期文煌生子四應鰲應龍應麟應鳳應鸑

遷南陵應鳳遷蕪湖文炳生子五應鶴應雷應貞應元應乾文烓生子二應昭應明應明遷南陵文焜生子二應宗應寶應寰遷合山三汊河陳家灣槐字南山生子四文煥文煊文烱文勳文煥生子四應辰應震應倆應亨應宸遷蕪湖文煊生子四應逢應遠應達應逵應遷遷蘇州文勳生應霖楫字西山生子四文美文熄文焯文燿文美生子二應龍應騫應寵遷蕪湖文熄生子五應寀應宰應運應宅應密應宋應遲俱遷蕪湖文焯生應宮文燿生子三應宏應寬應容應宏應寬俱遷合山運漕極字北山好善樂施府縣旌獎舊譜云官某參軍嘗重建家廟以桂之子文耀爲後極墓葬後山舊譜一云在銅鑼形上首螺螄吐眼或云文耀墓亦在此明之季世後人遷家於外遂不能辨文耀明末官餘姚縣知縣有善政既歿祀於社生子三應德應衡應健應德字惟一生元悅字道直後絕應衡字仲玉生元愷後絕應健字乾若以畫名世喜孫之五世祖也

汪氏世系論

舊譜以漢文和公序次至今九十世不知所据官制亦難徵信惟唐忠武將軍顯於唐終唐之世簪纓不絕子孫繩繩以萬計吾徽府志以忠武列世家鄉人傳頌之喜孫謂功名烜赫固以不朽抑汪氏之所以歷千餘年聚族而居則是無故家法所存不敢卽於荒耳有之則客於外者吾徽祠堂之規至嚴且密子孫無失業之人破家之費有過則撻於族長之前不離官法無故不輕去其鄉里之地猶有古風向使越國公無家法以遺子孫則子孫必不能若是之久而勿失矣顧謂越國公國而忘家家法之遺不盡出公手然當公之世非實有以啟其宇曷以陶淑一鄉一邑風俗之美之至於斯也雖謂越國公開風氣之先迪後賢哲挺生比迹鄒魯可耳後世子孫尚念之哉

汪王廟碑

禮言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祀典之在大江以南以合乎古禮歷千年而不廢則有如汪王廟王仕唐而不仕隋其歸唐非被兵而後附司馬溫公通鑑著之羅鄂州新安志辨之程敏政廟田記論之去隋事唐保六州之民不有其土可謂知天命之所在識時務之俊傑矣矧以奕世數百年陰相平寇封顯靈王復以能禦災厲封信順王嗣是封爲土神生則有祠由唐歷明迄用不廢明正祀典王廟領以祠官水旱必禱自正月至歲終迎神者無虛日王之後子孫滿天下忠臣孝子隱逸循吏儒林文苑史不絕書非王之有功德於民其孰能與於斯喜孫景仰遺烈乃爲銘曰

隋政不綱干戈四起王應郡募蔚爲壯士天下歸唐將軍始仕未降一詔未折一矢太宗褒忠錫名以此有德如王古而不死銘以載功曷維其已

古唐銅鑼山先塋記

吾孫九歲失父二十二歲舉于鄉三十而仕久在京師由內閣中書改戶部員外奉使東河未曾還家聞先世古唐銅鑼山墓因子孫遠出年久失修墓碑已斷冢亦漸圯亟告績溪胡竹村訪之竹村爲言歙江晉三居址相近盍以屬之晉三晉三書來言有誥到古唐里先生遠祖極公與夫人墓在本里銅鑼山螺絲吐舌形碑存半截貴族議修幷文燿公兩世墓族人逢吉堂支增福等于道光十九年寄書云吾族自唐模六十三世承清公後六十五世演公遷古唐至七十三世分上門下門兩支吾支自七十九世宗保公生子三長太孫公次太信公三太蘭公太孫公爲我逢吉堂之支祖生子三長思赦公次思廣公三思瓚公思赦公支至八十五世某無後思廣公亦無子繼思赦公次子某爲嗣後亦無傳惟思瓚公生四子長桂公次槐公三楫公四極公分爲四房桂公至孫輩遷南陵或居含山或居江北其居古唐者數傳無後見在里居者惟槐公楫公之後至極公則貴房之支祖也後遷江都自應健公及子元忭孫汝良以下名字久經註于譜牒極公並文燿公墓自明時至今經年久遠墓碑已殘每年春秋公祭老者止一二人識其墓後輩識者幾希議備工料擇期修理据老輩傳說逢吉堂支最重孝義子孫同居支丁繁衍乾隆十四年居宅被火廳基未築待有志者成其事祠宇乃太孫公所造地極廣大遠年失修將寢室改小爲祠以安神位儀門享堂久擬重修幷錄本支譜云八十世太孫公遇慶公之孫宗保公之長子字榮遜取王氏生子三長思赦公次思廣公三思瓚公公與王孺人合葬周塘八十一世思赦公取蔣氏蔡氏湯氏生子三長榮公次樘公三林公造逢吉堂思廣公取方氏無子繼思赦公第三子林公爲後思瓚公取唐氏生子四長桂公次槐公三楫公四極公公與唐孺人合葬麻榨山八十二世桂公字東山取金氏劉氏羅氏生子七人長文煒公次文煌公三文炳公四文烇公五文焜公六文燿公七文然公與金劉羅三孺人合葬蔭山塢有碑槐公字南山爲辰州參軍取洪氏程氏陳氏生子四長文煥公次文煊公三文炯公四文燻公公與洪程陳三孺人合葬縣城東門外五郎郭楫公字西山推報鄉書取徐氏生子四長文美公次文熜公三文焯公四文燿公文美公布政司經歷文熜公推報鄉書文燿公光祿寺丞公與徐孺人合葬笑塘八十二世極公字北山文林郎授參軍事取王氏龔氏李氏黃氏合葬本里銅鑼山無子繼桂公子文燿公爲嗣造宗祠祠左有朱衣像生於嘉靖十九年卒萬歷廿四年碑毀八十三世文燿公字五台餘姚主簿浙參軍事取潘氏生子三長應德公次應衡公三應健公應德公字惟一取王氏生子二長元英公次元悅公應衡公字仲玉取鄭氏生子元愷俱無傳八十四世應健公字爾純號乾若取鄭氏生子元忭遷江都卒葬江都西鄉金匱山邾家寶塔八十五世元忭公字快士改名鎬京贈奉直大夫取鄭氏生子三長汝良公次汝沛公三汝正公居揚州八十六世汝正公改名良澤字子震取喬氏按鎬京公原名元忭良澤公原名汝正俱揚州木主及新譜所未載至遷揚州一云應健公亦不知所据惟七世祖極公之字北山並娶王龔李黃姓氏及文燿公之字五台爲揚州新譜所缺遷揚以後吾父子少孤不知先七世六世祖之字七世祖母之姓氏數十年來哀何極幸古唐族人据譜寄示此江晉三之古誼抑亦胡竹村之高風而吾族人于吾支七世祖六世祖墓春秋祭祀且公議修吾支七世祖六世祖墓三代前敦睦之誼不是過也族人書又謂逢吉堂支最重孝義此尤足以傳家而吾歙之家法爲不可及矣

徽州古唐汪氏遷揚以後家譜敘

吾家自五世祖遷揚州近二百年死喪流亡者幾及十之六七喜孫慟門祚之衰薄悼我生之不辰羸病經年恐遂弗起力疾敘錄遷揚以後世系爲譜若干卷喜孫少孤不逮事祖父三族軼事不可得聞有身後無子嗣既久失其墓地之所在者有木主已失屢記憶名字不詳生卒年月者博訪經時精力既竭其所未聞者姑闕焉至敘遷揚始祖并及五世祖所自出者以六世祖官階政績舊譜紀載闕略推五世祖所自出并錄於譜後世子孫誦前人之清芬懷先世之駿烈庶幾力學脩行昌大吾宗也嘉慶十六年十有一月喜孫謹譔

古唐汪氏遷楊始祖辨

先君子少孤三族多服賈者遷揚之始祖傳聞異詞先君子撰先大父孝子靈表以快士公爲始遷之祖不知所据考快士公紅朮軒山水篆冊桐城張文端公序稱黃山老布衣贈詩亦云輸與黃山老布衣王不翁序篆冊稱西谷家黃山呂士鶴跋稱西谷以黃山冊屬余跋余輩歙人也周櫟園印人傳雖不似與快士公相契者櫟園爲人本非沉冥者所共許然其稱快士公字曰宗周亦舊譜所略復系以名則非他人可知稱爲歙人亦可爲證至王漁洋贈詩一則曰家居紫雲谿軒轅幾峯下再則曰歸去新安江施愚山贈詩亦曰黃山當戶牖坐臥擁清暉此皆

國初名人著作之可据者也至徽州志撰於道光年間及近數十年詩文集則更僕不可悉數并無一字言快士公居揚州揚州詩人品地最高者無過吳野人贈快士公詩亦不以爲揚州人揚州他家著作從無一字言快士公在揚州則非遷揚始祖可知快士公長子博亭公味山堂詩集有初返吳城移居溪上詩云新居樂事復如何又云數椽新賃枕溪流是揚州爲博亭公新遷之居有懷先曾大父子寰公詩云難弟遙相憶是先曾大父隨博亭公在揚州則非快士公遷揚快士公長子博亭公遷揚可知矣觀博亭公初到長沙拜先大人旅櫬及別長沙詩我父一棺久未還扁舟扶載返家山寄語山靈莫惆悵春水船如坐天上之句則知快士公歿後始葬於揚快士公以上之乾若公亦是歿後葬於揚州快士公未嘗遷揚安得謂快士公以上乾若公遷於揚州舊譜缺略記載無聞喜孫撰乾若公碑文斷以爲非遷揚始祖謹据敦復堂集罄尾續集施愚山集味山堂集以爲之辨

遷揚始祖後說

家大人撰遷揚始祖說既成復語延熙曰先隱居生於明崇禎七年至康熙卅四年六十二歲其時序紅朮軒印範稱二十四橋客三十二蓮峯擧人明年六十三歲序文字原幷同序紫泥法云坐紅朮軒中快士先生年六十九卒桑榆晚景豈合移居可知快士先生未曾遷揚州又按紅朮軒篆冊序云紅朮軒主人家黃山而客江淮非宅邊有紅朮也性躭邱壑愛紅朮產於家山因以名其軒亦一證也味山堂集有將之長沙發揚州詩又有遊黃鶴樓詩云書憶邗江無鴈到又有邗溝詩喜父櫬已歸思父淚如雨偕母葬名山樂如歸故土以上可補前篇之缺命延熙錄之如此

揚州金匱山先塋記

揚州蜀岡之脈傳自蜀來至灣頭而止金匱山矗立平山堂之右緜亘西北歷禪智寺至於灣頭其間土阜一區爲郝家寶塔吾五世祖乾若先生高祖快士先生所以避風雨也是故蜀岡之名不止平山一抔而已脈自西來凡揚州西北六合天長諸山幷聯一氣平山則土邱也考唐永淳以前六合天長之境皆隸江都後割爲二縣揚州自西北徙於東南曲江之濤浸成平陸隋唐之城之在堡城者犂爲野田城遂瀕古揚子江側在昔廣陵之郡高岸爲谷不審其曷爲以陵名遂使形勢扼塞之區無以控制南北此古今一大變局也我

朝乾嘉之世江淮河匯於揚州城下于時儒林文苑幷世而生逴犖一代迨道光年間清不敵黃禦黃壩合淮獨注江逕出城下當此之時異人畸士間出不窮爲唐以下所未有山川之靈與天地會而揚州橫被江淮之間古人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良有以也吾曾大父子震先生夙承先烈隱居不仕幼從諸兄自歙西鄉來依父墓遂僑揚州獨守窮廬貧不干人死無葬地大父兆初先生黽勉成禮是爲禪智寺西北葉家橋西子震先生之兆于後孝子儒學子孫繩繩遂大其族九原有知金匱一脈雲氣往來神與之會我先人亦有樂於斯也

乾若先生墓表

嗚乎是爲我遷揚始祖乾若先生之墓先生家世居歙生當明季匿蹟以終曷爲乎其遷揚也我先世於南宋時由歙唐模徙古唐聚族而居歷數百年無高牙大纛富商巨賈焜燿於其間世風樸厚孝弟力田以是無墮名教罹國法之人其有無田可耕無書可讀則以儥糕爲業貧困則族長醵金振之廢墮則族長執法訓之序齒於廟春秋孝享有爲人役不得與祭蒸蒸然古三代風審是則先生必不遷曷爲其遷也或謂高祖快士先生有志四方足蹟半天下晚年居揚州迎養於此不知快士先生隱者也少承先志父隱於畫子隱於篆以布衣終曷爲乎奉父以遷矧以先生娶於同邑鄭千里之女并以畫隱世人以梅福儗之則亦不願遷其遷者蓋快士先生之仲子服賈於揚奉祖父之柩以來葬金匱山郝家寶塔之兆遂以先生爲遷揚始祖先生生於明萬歷四十五年三月十九日卒於

本朝康熙三十九年正月十二日以餘姚名宦之子歙之善士之孫顧不能世守先隴常依祖父於九原不幸而爲遷揚始祖使子孫不能守徽歙之古風先生其能無隱痛乎略其蹟原其心後之式先生墓者尚其鑒之先生諱應健乾若其字也

揚州汪氏家廟碑文

歙之汪氏自唐越國公始昌其族宋末遠祖諱驥由唐模遷古唐明崇禎時六世祖諱文耀官餘姚縣知縣有德政沒祀於社五世祖諱應健入

本朝未仕以畫知名於世始遷江都高祖諱鎬京亦不仕喜篆籀工詩名人通士咸禮敬之曾祖諱艮澤亦以刻印名不仕至雍正朝祖諱一元始應試爲增生性至孝受　旌於　朝通算學擅文藝早沒家夙貧祖妣鄒太宜人授先君小學諸書居止一楹其左無壁覆之以苫冬夜以薪蒙地而臥三旬九食人罕顧之歲饑家室流亾伯祖諱一標客死於外先主遂失并遺書亦散佚先君諱中入學爲附生家始再立選拔入　國學母老不應　朝考亦不應鄉試奉母著書終老於家喜孫復少孤賴母氏朱太宜人教養至於成立入學舉鄉試公車入上不第無以慰老母心每下第老母抑塞成疾乃入貲爲郎　覃恩贈其先世封母太宜人伏以孝經謂卿大夫之孝守其宗廟汪氏自餘姚君以來潛德弗耀更歷百年隱逸篤行孝子節婦儒林文苑代有聞人喜孫有祿於　朝大懼弗克承祀迺立家廟并爲文以告後人其子子孫孫用享

大淸道光九年正月

先高祖逸事

君諱鎬京字快士號西谷先世居歙之古唐邨曾祖諱極性好施予府縣旌獎官參軍祖諱文燿官餘姚縣知縣有善政既沒配食於社考諱應健壻於同里鄭重師其晝知名於時君性豪邁遇事有卓識與人交不設城府安貧樂道不干仕進喜遊名山勝地賣篆以資裹糧不求贏也論山水自黃山至於西崑落伽論篆刻自朱何文趙以遡秦漢汪洋窈眇終日不倦然其意實不在是高懷壯志藉以標舉胸臆耳遊京師諸鉅公咸禮異之君道合則進不合則退岸然自異不肯爲依阿淟涊之態王尚書士禎贈詩稱許之詳蠶尾續集常倡修家廟晚年遷江都紀所遊歷名勝之地摭拾故事旁及詩文各篆一印以誌其槩系以四言詩成紅朮軒山水篆册四卷桐城張文端公序刻之又著紫泥法一卷仁和王晫刻入檀几叢書嘗謂小學之亾由於篆變爲隸偏旁紊亂六義寖失惟刻印之文根柢篆籀猶爲今世所用輯所篆印爲紅朮軒印範一卷又謂字書自說文以後紛然襍出集古今文字依四聲次序爲文字原二十五卷幷刊行於世亦善爲詩所作惜多不傳生於明崇禎七年六月三日卒於康熙四十年四月七日享年六十九葬甘泉縣治金匱山郝家寶塔先塋之右娶鄭氏生子三艮溥艮沛艮澤女適淮安程某艮澤字子震喜孫之曾祖也亦善刻印逡巡退讓受侮不校鄉里稱長者生子三一標一元一斌一元字兆初喜孫之祖也

紅朮軒印範跋

昔施愚山贈先隱居快士先生詩云詩卷白雲飛先君子撰先孝子兆初先生靈表敘述三代稱先隱居工詩先伯曾祖博亭先生著味山堂詩集載康熙諸老詩評如朱竹垞顧俠君繆湘芷王樓村并年輩在前疑亦是父友惜先隱居詩集不傳茲讀紅朮軒印範識後云漢以下印章三唐之詩唐以下印章宋金元之詩也先秦以上印章漢魏楚騷三百篇也以三百篇楚騷漢魏之言入唐人近體則不失爲高古若以宋元詞曲入律則不成詩矣善哉先隱居之言詩此李杜之所以獨有千古而近日詩人所以不能成家也先隱居詩雖不傳錄其論詩足以不朽矣道光二十年六月四日元孫喜孫謹記

文字原跋

昔新城王文簡贈先隱居快士先生詩云吾愛邯鄲淳文字通蒼雅先儒林容甫先生撰先孝子兆初先生靈表序述三代稱快士先生喜篆籀喜孫讀快士先生自序所撰文字原云文字之原物之名也天下萬物之名古今文字之原也一字有一字之義一物有一物之理苟能窮究義理到至處自能明其名而得其原矣得其原者則不受人之欺亦不欺人也不得其原不惟[redacted]受人之欺且又好欺人適足以自欺而不覺葢原卽道也所以用力工夫同於大學窮究事物之一法古之學者先識字然後讀書今之學者善讀書方能識字葢自天寶以後楷字稱便北宋之初剞劂盛行經史子集俱有刋書俱是楷字人但知其爲楷也而不知楷之中有先秦以上之楷俱有篆也六義備焉又有由漢以來因時制宜之楷有諧聲義理而無篆也楷者楷模也此二種[redacted]謂之正書復有一種似楷非楷全無義理之俗書人皆爲其所惑而莫之辨卽辨之而亦莫能去葢沿習既久今古之學不同也鎬京幼嗜金石之文潛心稽古之學詳攷諸家之說字學分部說文始也說文而上雖有其書亦如八索九邱實無書傳說文而下繼之者紛然雜出亂而無緒莫知所綜私心嘗欲集古今文字合爲一編以息紛囂以免攷索苦無同志以至因循雖然自不奮發將欲誰待于是遵雍熙刋定說文解字爲典則不違古不循今苟不收因時制宜之字則將何以讀史若非音切又將何法發明六義舍六義烏能辨別俗書故以金石之文而釋唐楷者乃援古以正今也快士先生當順治康熙年間文教初興雖以顧亭林之韻學尚不能深信說文今快士先生之言如是則其學識爲何如許印林曰段王之學萌牙于茲譬諸經學之有臧玉林氏也信然

紫泥法跋

先儒林撰先孝子靈表稱五世祖乾若先生壻於同里鄭重師其畫法鄭千里先生名重明之遺老

欽定佩文齋書畫譜有傳喜孫家藏其元旦家慶圖鉤法染法規矩宋人乾若先生師其筆意今惜不傳讀快士先生紅术軒紫泥法自序云砂要染艾要紅油要曬得其三法便成十珍十珍者一明二爽三潤四潔四者妙處在於染砂與艾亦如丹砂烏用染爲其所以要染者不易之理在何哉丹砂鍾靈原有本來眞炁護其筆彩印色之製去其炁而用其質所以歲愈久而色愈淡至於畫家用法亦然何其歷歲或數十年或百年及數百年顏色如新豈物有偏勝於彼此耶工夫不同也畫家設色積以成之且設色竟尚有烘染一法豈無因乎是知人力可以保其天眞矣予乃仿之而先染砂雖觸類旁通之意然而宜和印色至今豔麗未必不是此法故曰砂要染者一定不易之法則也喜孫以爲快士先生之畫理深矣是家學也紫泥之法已刻入仁和王晫檀几叢書印至今有存者而乾若先生之畫不存因幷著之

與李申耆書

十一月廿三日汪喜孫謹奉書申耆明府閣下昨奉手劄知前二械已達左右承寄先高祖快士府君墓表文絜體清立言不苟通儒著述名臣詞翰固宜如是然喜孫欲假寵於閣下者以謂文章道藝足以傳信後世耳今乃爲文子而實不子之辭將謂隱德之士不必著書以傳世則陶淵明皇甫士安何以餘著裒然也謂先君見知於鎮洋畢尚書尚書好表揚遺學而於文字原顧不之及此蓋乾隆年閒書禁方密從祖之不讀書者悉以家藏書篋投之於火今僅存舊刻書序數葉喜孫從市肆得之尚書或未及見故未刻入叢書且尚書親炙惠氏惠氏遺書且多所放失其它可知矣伏念子孫誣其先人比於不孝喜孫孤生失學不獲奉手受教然先哲之話言長者之緒論則嘗聞之矣豈敢以不實之詞私諸執事竟欲閣下爲諛墓之文耶此事於先人大有關繫不敢不辨高山景仰之思固未嘗一日忘也

伯曾祖博亭公傳略

博亭公諱良濤明循吏五台公諱文燿之曾孫隱士乾若公諱應使之孫隱士快士公諱鎬京之子也少承家業當世知名工詩傳快士公之學先曾祖子震公傳篆刻棲戶不出窮餓以歿博亭公四海論交朱竹垞稱其高明寺詩前十首如杜少陵後四絕如李太白陶季深狎重之著味山堂詩集由歙古唐遷江都迎父喪于長沙葬金匱山祁家寶塔後世誤以爲乾若公遷江都或又以爲快士公始遷者皆譜牒之傳譌也公長子一崧事母至孝年十六割肱療母疾越三年歿公之孫或遷東台時堙或家東關門外公亦葬西鄉金匱山祁家寶塔本支無讀書者集亦不傳先儒林七歲而孤喜孫九歲失怙族叔蔚伯公傳公門神詩最著于時近年族叔歿世喜孫宦學京師族嫂湯典衣稱貸以奉祀事喜孫于其歿以庶長子保彝爲嗣始得見族叔所藏公詩集半部其逸事不傳甘泉志有傳亦未核謹記所聞以爲傳略

揚州禪智寺汪氏先塋記

歙之汪氏出唐忠武將軍華忠武裔孫驥北宋時居縣西古唐十八傳至高祖考諱鎬京字快士奉五世祖諱應健字乾若五世祖妣鄭氏始遷江都高祖妣鄭氏子三長曰良溥字博亭次曰良沛字秋濤三曰良澤字子震曾祖考於次爲季善篆刻逡巡退讓受侮不校鄉里稱長者以雍正十年八月八日卒享年六十一妣喬氏喬故江都望族太孺人通書史以雍正十一年九月十四日卒享年五十一子三長曰一標字維斗次曰一元字兆初三曰一斌字國高祖考於次爲仲性至孝事二親順於其志親歿四時之食未祭不敢嘗久隸學宮矜名負氣不苟取予通陰陽歷算之學乾隆十五年四月五日卒享年四十二妣鄒氏處士鼐之女先祖考下世先君子年七歲太孺人食貧守志忍死以保其家以乾隆五十二年七月朔卒享年七十六子二長爲先君子次曰庚殤自曾祖考妣以下兩世葬甘泉縣治大儀鄉禪智寺西北葉家橋西半里墓西向曾孫喜孫書石

曾祖子震先生哀詞

嗚乎我七世祖諱文耀以循吏著事蹟幷亾佚且其字弗傳其墓次亦弗能辨迨我曾祖諱良澤字子震逡逡善讓厚德式於鄉里行誼亦弗傳喜孫旣少孤不獲聞懿行幼時吾師丁先生瀚稱我曾祖居江都新城馬監先生之祖與我曾祖爲鄰里人稱盛德焉喜孫所聞止此痛念我曾祖潛德不耀後世無稱爲之上下二百年乃益章其懿美蓋我六世祖爲明餘姚縣知縣旣歿祀於社我五世祖諱應健字乾若明遺老隱居不仕以畫名我高祖諱鎬京字快士亦生於明季工詩喜篆籀布衣以終其身厥生我曾祖當康熙年間尚行先人之志隱於篆刻疏食飲水窮老而志不衰向使其及身求富貴利祿父友如王文簡施愚山朱竹垞梁藥師張文端文和幷以好文禮士稱我曾祖名求實應庸詎知不以科名顯不則文章翰墨照耀一時亦足著名當代曾祖顧晦名匿蹟困守窮廬於時伯曾祖出入公卿諸子以貨殖起家曾祖顧以貧老死死而貧無葬地先大父百里奔喪典衣營葬哀毀以歿曾祖母喬治印色琢研以贍其生食貧味道經年亦殞則我曾祖之善繼先志刑於妻孥者不可謂行誼弗傳矣迨其後先大父以孝旌於

朝先君子經史之學孝友之行名在儒林章於來世向非我曾祖積善餘慶保世滋大則我子孫鮮有不渾殽紈褲之閒長爲市人以歿世已爾爰迹遺行著爲詞曰

粵有高士三世著節良吏之孫章彼盛烈克昌厥後孰得而稱曾孫小子文獻其徵

書大父兆初先生逸事

先大父兆初先生爲曾大父子震先生之仲子同出兄弟三人長曰一標字維斗三曰一斌字國高幷無後先大父年二十二入江都學爲附生屢試上等久之未食廩餼以增生終生平才藝敏絶未竟其用時人多恨惜之

先大父工書確守歐虞萬度清勁絶俗歿後人藏弆於家先大父肄業安定書院與王世錦吳本錫友善邵先生泰主講席尤加激賞先大父下世邵先生爲之廢食於後先君覯得邵先生楹帖張之坐閒惝怳欷歔不能自止感先生之恩於無已也

先大父性至孝雍正十年秋應布政司試甫出闈適急足至要諸道路卒告以先曾祖子震先生凶耗先是先曾祖病瘧先大父未知病狀至此驟聞先曾祖以八月八日棄養慟不欲生不及歸睞旅邸星夜奔喪水漿不入口者數日明年九月十四日復遭大孺人喪哀毀幾至滅性遂患咯血之症血氣素羸因以益耗重以人事湮鬱貧病交侵蓋終身未嘗有生人之樂焉

吾家自先高祖快士先生奉五世祖乾若先生遷江都兩世皆葬西鄉金匱山郝家寶塔墓三穴地五世祖乾若先生妣鄭太孺人合葬於壙之右高祖快士先生妣鄭太宜人合葬於其次壙左一穴伯曾祖秋濤先生欲爲身後計先曾祖歿世兩伯曾祖尚存不得歸葬祖墓家故貧至是先大父典質衣被卜地禪智寺葉家橋西始終黽勉未嘗稱貸於人迨後喬太孺人棄養祔葬於此先大父暨鄒太孺人祔焉喜孫奉母命復葬先君於祖墓後數百步遠近松楸相望也

先大父以家貧年二十八贅於同里鄒氏鄒故無錫舊族明末始遷江都處士公諱爾字怡九醇篤謹愿鄉人稱長者生二子一女女曰維貞年廿四歸先大父處士君長子其素行強暴以先大父病羸不治生產覯侮不已久則爲其所窘先大父逡逡退讓終始無急言厲色體氣素羸憂鬱成疾遂以不支年四十二遽歿哀哉

謹按先大父學術行誼具載先君所撰霛表顧先君文章渾古又以霛表之例不得如行狀行述縷陳一切喜孫謹以聞諸吾母暨同鄉老輩者譔次此篇孤露失學敘次不文安得起先人於九原而敎之嘉慶七年十月孫喜孫謹述

書揚州竹枝詞後

江都董偉業恥夫雍正時人撰揚州竹枝詞九十九首多所諷刺爲當道所忌竟杖辱之先大父孝子先生貧無以爲家僦居書院講舍衆人雪竹枝詞之辱謀之先大父先大父不可曰秀才讀臥碑當閉門讀書不干外事既無言責又无官守何必爲此輕薄之詞遽遭此辱我輩不以爲戒乃聚衆鬨堂大干法紀不獨秀才不應出此即齊民亦非分所當爲衆皆曰善乃散先大父律身如此垂爲家法世世守之先君詩文戛然成書無傷時嫉俗之言世有生前感先君知己作賦入集情文斐然迨先君歿後書事以詆先君復形諸歌詩無所不至檢先君述學爲其先世作志頗稱許之庸詎知谷風陰雨不致慨於生前轉輕心於歿後爲子孫者能勿傷哉觀於先大父直諒之性遇事便發以視友朋身後不訣墓而罵墓其相去爲何如哉喜孫官學京師有以譏刺當世著爲篇章寓書喜孫輒焚其草以遠嫌也

孝子汪君家傳

君諱一崧字伯高先世歙人曾祖諱應健工畫師事同里鄭重傳其畫法被當時重名祖諱鎬京國子監生贈奉直大夫性磊落工詩善篆刻著紅木軒山水篆冊桐城張文端公敘刻其書又著紅木軒印範文字原紫泥法行於世始遷江都父諱艮溥工詩著味山堂詩集自君祖以下方志有傳君性至孝事二親先意承志得其歡心入塾學爲文師大異之年十六母某孺人病瘵君侍湯藥衣不解帶日夕無懈色病篤避母而泣泣盡繼之以血夜半磨利刃齋戒質於鬼神恐家人覺其事急解衣以刀刲臂臂血大溢忍痛和藥以進母服之翼日而瘳君創亦尋合越三年以病卒君之父爲作孝子詩以哀之其首章曰父櫬方扶歸故鄉山妻病已入膏肓族人傳述不復記憶全詩又無本集可檢姑缺焉君之卒在康熙廿七年某月某日距生於康熙九年某月某日春秋十有九葬於某山某原君歿後百二十八年其從孫喜孫譔次行狀始得列於郡縣志以君純懿執德宜有請旌於
朝請傳誌於公卿間者顧以君未授室歿後無子嗣三族不振子姓流亾既久併失其墓之所在嘉慶歲辛未春喜孫訪諸城西父老或云在平山堂側五烈祠之右迺卽其地匍匐四拜默禱於壙前之隙地泣而曰此焉孝子之墓則孝子當有以顯示我歸而假寐有大人作叱咤狀曰奈何以是爲孝子墓耶喜孫驚寤皇皇若有所失卒之墓地不可得幸其軼事尚在人口既久而稱道不衰此殆天之不欲終沒其人與喜孫少遭孤露大懼弗克負荷隕越貽先人羞今既聞君之懿行姑詮次其大略以誌喜孫未竟之志且以嘆吾宗之衰焉使君死且不朽則墓地之泯沒於數十年者尚其久而復著也夫

謹按孝子以道光時始旌於　朝祀孝子祠

汪氏母行記

吾家世有隱德著於各家譔集凡數十百篇而母教罕傳其傳者或不詳葢自高祖快士先生壻於鄭千里隱君高祖妣鄭太宜人食貧味道偕隱以終曾祖子震先生娶喬氏喬爲江都舊族家夙貧井臼糞腧不敢告瘁慈畜仲子兆初先生弗使任勞卒爲孝子孝子取於鄒鄒故無錫世家太宜人于歸後苦節忍死以保其家事載先君子所譔靈表生先君子容甫先生初娶于孫好詩不事家人生計鄒太宜人獨任井爨有二姑相助爲理于歸後弗能同親操作遂歸老母氏之黨歿後吾母朱太宜人來歸求其墓不得嘗語喜荀敬識之先是兆初先生卽世家室流離伯祖客徙于外子震先生暨喬太君之木主遂失終先君子之世釐奉子震先生兩世祀事重作子震先生二主鄒太宜人生時孫太君不奉蘋藻之祀後亦未製木主朱太宜人命喜荀祀于門外墓不可得使朱太宜人未竟之志惘惘至今朱太宜人歸汪氏先君子僑居儀徵花園巷也園鄒太宜人苦足疾朱太宜人以口吮之五味皆備病亟割股以療之陋室苦雨

方塘水泛室內積數尺朱太宜人請於叔父光祿大夫野村先生醵金三百典宅揚州新城之羅灣乃歸故里乃奠厥居再遷玉井之仁壽巷修竹滿逕夜半鄒太宜人心下有停飲朱太宜人取竹瀝以奉鄒太宜人見神人高五六十尺立于庭外夏月以藥囊置釜上瀝汁以治鄒太宜人疾侍鄒太宜人飲食衣屨必躬必親持家馭下嚴而有法以是得鄒太宜人歡心迨先君子下世喜荀年九歲內訌外潰幾于不支賴父友鮑封君聰其生先君子之甥流言四起將不利於孺子所親或爲之應朱太宜人智周慮密莫敢誰何更歷八年未寧于家喜荀弱冠入學明年舉鄉試家以再立喜荀不孝八試禮部不第朱太宜人鬱鬱以終其身入貲爲郎貤封外王父母朱太宜人就養京師恒以不妄取爲訓嘗以母黨之事之涉于公者白諸朱太宜人太宜人曰汝當以公事爲重勿涉于私至今喜荀敬佩不敢忘至若購地葬先君子謹藏樞書以示後人傳述遺訓保守先墓則悉數之不能終也歲己亥病痁力疾書之以爲母行記

孤兒編二

先君靈表

君諱　字容甫五世祖諱文燿明餘姚縣知縣有惠政沒祀於社高祖諱應健善畫明季隱居不仕曾祖諱鎬京工篆籀亦不仕祖諱叓澤亦工篆刻食貧味道以布衣終父諱一元雍正時江都增生學殖行修事二親順於其志以孝旌於　朝君七歲而孤母鄒太宜人教女弟子數人且緝屨以爲食直歲饑冬夜哀號不自意全濟更百苦以保其家稍長貧不能就傅鬻書於市借閱經史過目成誦好古博學薄浮名而期不朽私淑顧處士推六經之旨以合於世用於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皆博問而切究之及爲考古之學心貫九流口敝萬卷舉所誦書若流水挈其綱維振煩祛惑鍼砭俗學通知古今才學識俱有以過人著小學說文求端二書古訓補蒼之亾作疋之翼長於經誼榷然疏發觀其會通實事求是不尚墨守研貫三禮有益經術維持世教溯源于荀卿賈傅綱提條析於喪服用力最深惜未成書撰儀禮經注正譌治尚書爾雅深於春秋著春秋述義識議超卓論者謂唐以下所未有又著春秋後傳藏於家著經義知新記強識錄舊學蓄疑知新記刊於廣州經解大戴禮補注國語補注附焉謂古之學出於官府人世其官故學世其業官既失守故專門之學廢因取古人學術之散見他籍次述學一書未成乃博攷三代典禮至於文字訓詁名物象數益以論譔之文爲述學內外篇刊行於世鈞貫經史成一家言學與文橫絕一時

國初二顧輿地之學歷二百年江左莫能繼君於諸史地理山川阨要講畫瞭然論關內東吳江北淮南之形勝著廣陵通典秦蠶食六國地表金陵地圖攷廣陵通典世有刊行本君於先秦古籍多所校正荀子賈誼有定本於詩詞皆騁無所不工貫穿經史諸子之書四庫在向大放厥詞珮玉瓊琚爲文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不專一體合漢魏晉宋作者無意摩放神與之合醇茂淵懿自宋以後無此作手詩五古溯源漢晉七古近體學盛唐眞書法歐褚行法聖教晚年日臨蘭亭一過性簡直孝於親篤於朋友疾惡如風而樂道人善孤秀

獨出涇渭分明遇事有所論列口如懸河是以人咸敬而畏之乾隆四十二年拔貢生　贈內閣撰文中書　誥贈戶部員外郎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卒年五十一葬甘泉縣大儀鄉葉家橋西北半里

先君學行記

先君諱　字頌父先世居歙歙之汪氏自唐忠武將軍華始昌其族忠武裔孫承清北宋時自唐模遷居古唐至先君二十六世五世祖諱文耀明餘姚縣知縣有善政旣沒配享於社高祖諱應健明末不仕堦於同里鄭重師其畫法知名於時曾祖諱鎬京工詩善篆籀著文字原二十五卷紫泥法一卷仁和王晫刻入檀几叢書紅朮軒印範一卷紅朮軒山水篆冊四卷桐城張文端公序刻之性磊落安貧樂道不求仕進遍歷名勝抱泉明之志以終新城王文簡公贈詩稱其人康熙初始遷江都祖諱艮澤善篆刻逡巡退讓鄉里稱長者亦不仕考諱一元當雍正時入學增廣生性至孝矜立名節不苟取予通歷算之學封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妣鄒封宜人自曾祖以下方志有傳鄒太宜人節行亦載方志先君生七歲而孤家故貧鄒太宜人織屨以供朝夕值歲饑再徙城北僅三席地其左無壁障以蘧篨以薪蒙地而臥每窮冬極寒母子終夜相抱不自意更生比見晨光始有生意焉嘗以筋力致養晚年有感於其事輒痛不自勝貧不能就傅太宜人授讀小學諸書稍長鬻書于市與書賈處借閱羣經過目成誦父友張先生文郭先生能濟見而異之授以舉子業年十六始學爲詩早歲溯源漢晉根柢唐人於杜工部韓昌黎用力尤邃旣乃專以氣韻含蓄爲宗自以少作依傍門戶不欲存棄三十以後詩不多作劉先生台拱錄數十首曾撫部燠栞入朋舊遺詩行於世歲癸未李侍郎因培督學江蘇試射鷹賦協官韻合唐人法列揚州府屬第一入學爲附生是時杭先生世駿主安定書院以詞術相淬厲尋僑居儀徵樂儀書院山長沈先生廷芳極重先君之學自遜以爲弗如於時先君自當代名德外落落寡合嘗擬陳商答韓退之書以見意其略云屬思過苦則造意反不深誠吾之病然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則不然君子之道非苟以求人好也今徒曰不好瑟而已不幸而王不好士則將去而爲工賈乎而淫樂百戲又可眡王之所好以中之乎且君子患瑟之不工不患人之不好苟瑟工而人不好雖舉一世之人棄之猶將挾空桑雲和之材奏於鈞天張於洞庭之野使伶倫搖越素女操縵樂以鹿鳴四牡與虞舜文王孔

子揖讓曾何齊王之云哉王雖不好吾固未嘗擬指而徹御也又何怨且怒哉世之君子屢仕而不遇則憤然自負其學而於富貴有不屑名位已至則以仕宦爲必可得而謂同列晚達者無志足下非其人也先君於出處進退之際無所苟鄭贊善虎文與朱學士筠書以謂頗近古人難進易退之槩蓋記實也先君與劉先生書云念他山攻錯之義誠使學業行誼表見於後世而人得知其相觀而善之美則百年易盡天地無窮今日之交乃非偶然與朱先生書云平日自食其力可以養其廉恥即有饑饉流散之患亦足以衞其生何苦耗心力飾虛詞以求悅世人哉觀此可以知先君早年之志行矣歲戊子始治三禮毛詩謹按先君是年與人書云其始時止習詞章之學數年以來略見涯涘三禮毛詩以次研貫且有志古人立言之道益挫折旣多名心轉熾不欲使此身爲速朽之物壬辰與朱學士書云古人爲學之方任重道遠莫能自致同時與彭文勤書云六藝子史以下莫不知其利病而深思力取之歲丙申盧學士文弨與先君書云足下年方壯盛而專精古義鄭贊善與馮兵備亦云汪生益篤學薄浮名而期不朽者謹按先君文章初學昌黎旣博攬先秦兩漢之文取法乎上好春秋左氏學之又嘗謂文章當以左邱明司馬遷爲宗歲庚寅杭先生序哀鹽船文云其早學六藝好深沈之思指事類情申其雅志可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者矣又朱先生彬云壬辰癸巳閒有強識錄人傳誦之覩此可以知先君早年之問學矣謹按先君謂先王之世耆老孤子則司門遺人得以委積財物養之惟寡婦無聞以其所見大抵爲寡婦者必壽其子苟成也則家必昌雖貧也必孝此天道之可知者然當始孤之日蒙穉無知其親血氣堅壯疾疢不作而飢寒愁痛斲削萬端使不得一日遂其性洎其子成人授室門戶再造之日方思從容頤養以娛暮年而精力奄亾茶然稿木葠苓粱肉無補於旣敝之身是憂患之日則其親旣當之而以傷其生安樂之日則妻子僕妾皆得與享之而親轉不能堅其命豈非生人之至痛哉議州縣造屋一區爲百閒閒各戶使居之命之曰貞苦堂門外爲社有師一人凡孤子五歲至十歲者學焉命之曰孤兒社月給米一石錢二百終歲緜六斤布五匹任以女工而酬其直先君

叕後有行其法者江南洪澤湖清口自靳輔建高堰六壩後清弱黃強黃水入湖湖漸淤墊嘉善謝侍郎在

高廟時奏稱洪湖形勢日淺昔如釜今如槃尋江南河臣奏春汛安瀾

上命侍郎往視先君爲具奏草數千言侍郎益重先君之學王侍郎引之撰行狀稱謝侍郎自言予之上容甫以爵若以學則予於容甫北面也寶應劉又徐玉麟贈詩有云君挾賈讓策能令支祁愁桃花絕春漲豯子歸北流庶知東閣下乃有濟川舟觀此可以知先君早年經世之學矣初先君於壬辰歲與劉先生李先生王先生訂交嘗言端臨懷祖學行不愧古人王先生與劉先生書亦云與容甫性情學術之交當是時江北治經之儒王先生爲之倡與先君聲求氣應各成其學歲丁酉謝侍郎來督學選拔貢生病怔忡絕意仕進肆力經史不就

朝考亦不就鄉試歲丙午朱文正以侍郎典江南試以不得先君爲惜先君上書千言謝之文正尋督學浙江先君謁諸錢唐節署各述揚州割據之事死節

之人作廣陵對三千言以謂廣陵之地在天爲維首在地爲歸墟歷十有八姓二千餘年而亾城降子不出於其閒先君自言是篇厲思精卓王侍郎引之撰行狀以爲博綜古今天下奇文字也歲己酉畢尚書總督湖廣開館延士先君往就之撰黃鶴樓銘程先生瑤田書石錢州判坫篆額時人謂之三絕是年自武昌歸里自是揵戶著書不遠出先君晚年專積思於經術深於左氏春秋作春秋述義儒林傳藁云長於經義尤深左氏春秋王侍郎撰行狀陳編修壽祺撰墓志幷云通春秋左氏之學著春秋述義議識超卓論者謂唐以下所未有謹按先君於春秋屬事比詞裒然成袠惟義例未著僅成書四篇其略云諸侯受國於天子而盡臣其封内生殺慶賞咸莫不專之故史之所書内事從君舉郕太子朱儒來奔公以諸侯之禮逆之則史以郕伯書之此邦交從乎君舉也莊公子亦襄公幷爲世嫡其生也惟莊公書桓公以太子生之禮舉之則史以子同生書之此繼體從乎君舉也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公以不卒戍刺之則史以不卒戍書之此刑人從乎君舉也文姜哀姜聲姜齊姜孟子皆夫人也文姜哀姜穆姜皆有罪而哀姜又齊人所殺也子氏聲子成風敬嬴一定姒齊歸皆妾女也赴於諸侯反哭於寢祔於姑則曰夫人某薨葬我小君某不赴則不稱夫人不反哭則不言葬小君此喪禮從乎君舉也傳據簡牘務詳其事經爲策書必循其體明乎此則經與傳之不合者可以息其疑矣至於經所不書其例非一而非公命不書隱元年已發其例雖至改葬先君鄰國之會葬亦以公不臨不見故不書是知内事之繫乎君也君舉必書此之謂也又云魯之春秋策書之法實本周禮韓起所見祝鮀所述有其徵矣有卽位之禮（周書顧命篇國語周語）故桓文宣成襄昭定哀皆書卽位隱不書攝也莊不書文姜出也閔不書亂也僖不書公出也使周禮無卽位之禮則春秋所書爲無據矣有君卒於路寢之禮（喪大記）故莊宣成三公書公薨於路寢傳於成發其例曰言道也僖薨於小寢文薨於臺下襄薨於楚宮定薨於高寢傳於僖發其例曰卽安也昭薨於乾侯言其失所也隱閔書公薨而不言地明其爲弒也桓書公薨於齊明其爲戕也使周禮無君卒於路寢之

禮則春秋所書爲無據矣周公制禮事爲之制曲爲之防伯禽受之以封於魯魯之史世守之以爲春秋莫敢損益焉故曰魯猶秉周禮又曰吾今而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春秋本一代之禮成一國之史上不可通於夏商下不可施於吳楚而後之君子欲援春秋之法以定列代之史斯不然矣問者曰周禮具在魯之史據而書之何待孔子而後作哉答曰譬折獄雖有刑書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然後能聽其情而議其輕重以徵於書春秋亦猶是也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必有董狐然後能正其惡周衰史失其官而禮經將廢自孔子修之而後先王之典存焉故禮之於春秋相爲權衡也非周公不能作非孔子不能修豈可汎然望諸衰世之史哉又云魯叔仲惠伯之死苟息之死忠也不書何也曰以諸侯之策書之則當曰魯公子遂弒其君惡及其大夫公子彭生春秋内惡諱書子卒而不地其君既諱則其臣無所繫無所繫則不書忠如彭生惡如公子翬皆是也若曰公子遂殺叔仲彭生則是兩下相殺之詞無以昭惠伯之忠故不書者詞窮也杜謂史畏襄仲非也又云春

秋有通例有變例諸侯失地名荆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是也而齊人滅譚譚子奔莒譚子不書名滅同姓名衛侯燬滅邢是也而楚人滅夔楚人不名入國曰滅而虞師晉師滅夏陽取邑而曰滅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滅國而曰入弒君稱君君無道也晉靈公陳靈公齊莊公無道而不稱君襄二十六年澶淵之盟晉趙武宋向戍曹人皆稱人趙武卿不會公侯也向戍後也曹微者也三稱人同辭不同義襄二年夫人姜氏薨襄公祖母也四年夫人姒氏薨襄公母也九年夫人姜氏薨襄公嫡母也而其辭不別成十年傳晉景公有疾立太子州蒲為君以伐鄭經書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此晉侯屬公也丙午晉侯獳卒此景公也而二晉侯同辭是其義也先君精研三禮遊歙主汪梧鳳家得見戴君未刻之書私淑戴君緒論所學益進錢少詹事贈先君楹帖有六學古通周禮盧學士抱經堂集書儀禮後云容甫語余嘗見宋本儀禮鄭氏注與今本異同予因假其傳錄者以歸賓與賈疏先後次序不同當是賈氏未疏之前所傳本不一又與先君書云承示儀禮逸注惜相隔百里而遙不能朝夕見以策我之積墮是與盧學士講三禮之學一也王侍郎嘗述其少時見先君與李先生惇論明堂制度議論不相下是與李先生講三禮之學二也與程先生書云明堂通釋亦著成書一卷據此知明堂通釋別為一書後乃附述學嘗與友人述通藝錄九穀溝洫諸篇及堂阿等制縷析其所學深入細微手書口述神采飛逸喜孫嘗聞諸父友云又先君嘗致書劉先生云去年交程舉人瑤田與金殿撰於戴君之學可云具體謹按先君校喪服傳多用戴金二君說劉先生亦治三禮先君辨貞女引其說又與先生書嘗論壹戎殷之義是與程先生劉先生及金君講三禮之學三也先君與人書自言研貫三禮又言於古今制度博問切究之語見前嘗博攷先秦古籍三代以上學制廢興使知古人所以為學者凡虞夏第一周禮之制第二列國第三孔門第四七十子後學者第五又列通論釋經舊聞典籍數典世官儲說篇目凡七僅錄數卷未及編次成書又按儀禮注疏與嚴州本合又錄三禮注疏分吉凶軍賓嘉五禮命之曰三禮注疏記要又述學內有儀禮之文及知新記有考證三禮諸條不具錄先君校爾雅郭注跋云柔兆涒灘壯月以經典釋文開成石經校上釋文多古文奇字尚存漢以後諸儒之舊觀至石經始盡改同今字益自明皇改洪範升月令更喪服變古亂常之後遂成俗學不可反謹按此跋為先君初校時所題後更出入羣籍引據經注異文以誌古本同異所校多出邵疏之外者凡四十三條且有邵疏本譌文脫字藉以諟正者具槀在邵疏後一年迨後邵書行先君遂盡弃其學向時王先生亦治是經因邵作正義遂輟業後攬邵書乃悔之前輩不好名如此又述學知新記亦有考證爾雅諸條不具錄先君撰尚書攷異凡百四十條采先秦古書所引尚書與古今文異同者著於篇伏生所未詳馬鄭所未述梅閻惠段所未攷自先君發之述學知新記攷證尚書之學不具錄先君治小學於形聲假借考辨最深詳爾雅校本及知新記著小學依爾雅序次僅成數卷未卒業嘗與程先生書自述於六書略有所窺當年友朋講小學者如此先君所譔知新記聲音訓詁名物象數多所發明晚年掇其精者為述學知新記未寫定刊行又強識錄舊學蓄疑幷早年讀書所得具錄於篇先君山川能說讀史之暇采揚州故事之見於列史者條理貫串撰廣陵通典十卷次及揚行密本事而止未成書晚年撰廣陵對取材於此顧千里序之以謂天才踔越雅識淵深目洞千秋包羅七略出搞朱育之對擒古名公入著虞卿之書關心鄉邑爰于撣經之餘悉取城邦以下用編年之體作釋地之篇會萃條流差次月日吳濞開國孫韶領鎮據割重形勝治平饒轉輸上下各代排比列城沿革道里戶口貢賦鉅靡不包細亦無漏故謂之通進節義退草竊貴賢能賤奢踰刋弃神怪擯落嘲咏唯錄有用之事弗為無益之談字求其實言歸於正故謂之典今刋行於世謂秦當躁公出子之世數有內亂國勢最衰漢中屬楚則巴蜀不可取而扞關不驚桃林之塞屬韓則三川不可窺西河上郡屬魏則安邑有所蔽而大梁不徙九原屬趙則主父方欲襲秦自獻孝二公之後其勢始大而三家分晉其地畸零多有千道秦人攻取之迹國策不詳史記多疏通鑑尤略遍攷先秦之書分其年限為十圖撰秦蠶食六國地表一卷詳與馮兵備書又撰金陵地圖攷未成僅列序目二十卷

國朝江南省城圖第一國朝江寧府圖第二秦漢地圖第三吳建業第四晉宋齊梁陳都城圖第五晉宋齊梁陳丹陽郡第六晉地圖第七宋地圖第八齊地圖第九梁地圖第十陳地圖第十一隋蔣州城圖第十二唐昇州圖第十三南唐都城圖第十四南唐地名第十五南唐金陵尹第十六宋城郡邑第十七元建康路圖第十八明南京圖第十九歷代水道圖第二十謹按是書稾草采史事數百條未有按語顧君澗賓以謂按目錄而知體例之精也先君早歲遊學於外撰述多所散佚四十以後百疾交攻幾無生人之樂所著或未成臨終旅館飾巾千里歸櫬喜孫少時復多放失謹以篋衍所存上之劉先生先生歿後疑亦多所散佚蓋古來賁志以歿著作不傳以先君爲極嗚呼痛哉嘗與王先生劉先生同校大戴禮記客歙縣汪灼家得戴君校本錄上最後用繹史校凡七過在曲阜孔檢討廣森未著書以前阮督部注曾子十篇王侍郎經義述聞采之又據宋本國語校錄一過錄孟子章指在微波榭栞本未行之前見抱經堂集又校荀子抱經堂集書荀子後謝侍郎校栞荀子王先生讀書雜志幷用其說墨子商子亦多所校訂選先秦漢魏六朝唐人之文爲喜誦十卷凡先君所著書珍藏篋衍裒然盈尺劉先生與先君論文最篤校寫遺文卒以未就喜孫檢閱本書就正有道擬訪亭林遺書之例寫定遺書若干卷先君晚年古文詞鎔式百家規範本體盡如人意所欲出持例謹嚴於宋以後文無所規仿亦不喜爲摹擬漢魏排比奇字之文著述之恉在精不在多故手訂述學三十三篇嘗與趙舍人懷玉論文謂歐王之沒七百餘年無嗣音者其費心力僅二十年所謂天地之道近在匈臆雖不能至心向往之要其道用功深者收名遠非見小欲速者之所能爲如其者不通經術不知六書不能別書之眞僞不根持論不辨文章流別是俗學小說而已不可從也嘗撰馮按察碑文仿劉孝標作書祭告馮君云碑銘之體自東漢至於唐初其敘年月官閥既詳且實而於事蹟則爲隱括比例之詞中唐以後作者數家始以史漢敘事之法行之故史家多采焉而年月官閥凌躐翦裁以求行文簡便今所作於年月官閥用漢以後例於事蹟用唐以後例

讀者韙之先君自六經子史以及金石詞章之書靡不綜核淹通博大著爲文詞每發一義具有神識病後人之疑周官也作周官徵文謂漢以前周官傳授源流漢書不詳故爲衆儒所排賈公彥序周禮廢興載馬融傳其言亦無所據攷逸周書職方解卽夏官職方職文藝文志樂人竇公獻書乃大宗伯大司樂章大傳禮朝事載秋官典瑞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職文禮記燕義夏官諸子職文內則載天官食醫庖人內饔職文詩生民傳載春官肆師職文遠則西周之世王朝之政典大史所記及列國之官世守之以食其業官失而師儒傳之七十子後學者繫之於六藝其傳習之緒明白可據也如是而以其晚出疑之斯不學之過也病後人之誣左氏春秋也作左氏春秋釋疑謂天道鬼神卜筮災祥夢之備書於史者史之職也古者詩書禮樂大司樂掌之易象春秋大史掌之而儒則有道者有德者使教國之子弟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者也後世二官俱亾而六藝之學幷於儒者於是卽儒之所業以疑大史此偏知之所得未足語於大道也又謂天道福善而禍淫禍福之至必有其幾君子見微知著明徵其辭其後或遠或近其應也如響作史者比事而書之策侍於其君則誦之有問焉則以告之其善而適福足以勸焉淫而適禍足以戒焉此史之職也故國語史獻書又臨事有瞽史之道又楚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君使無忘先王之業禮運王前巫而後史保傅傳瞽史誦詩又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常立於後是史佚也其見於左氏春秋者曰君舉必書曰史爲書曰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及夫國中失之事咸問之史是其事也意主於戒勸不專於記述其所載之事時有異聞故史克數舜之功十六相四凶不同於尚書意有所偏重故昭公失國史墨謂惟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父不校之義非所及也所謂言豈一端各有所當者此也其有善而無福淫而無禍雖有先事之言不足以戒勸則遂削而不書其事不可沒則載之其故不可知則不復爲之辭故史之於禍福舉其已驗者也其在上知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其於戒勸無所用之則禍福雖無驗焉可也其在下愚不可教誨不知話言其於戒勸亦無所用之則禍福雖

無驗焉可也天下之上知下愚少而中人多故先王設之史使鑒於前世之善淫禍福以知戒勸者爲中人也苟爲中人則舉其已驗者可也此史之職也雖然史之戒勸猶有二焉蔡侯般弑其君歲在豕韋萇宏知其弟過此於是楚靈王誘之於申伏甲而殺之此明著其禍以爲戒者也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王縊此直書其事以爲戒者也禍之有無史之所不得爲者書法無隱史之所得爲者也君子亦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此史之職也病近世有不爲婦人作主者作婦人無主荅問謂婦雖與夫同廟亦有分祭之禮故雜記男子祔於王父則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若婦人無主王母何以得專其祭穀梁傳文二年正義槩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祭訖納於西壁埳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左主謂母是可據也病女子未嫁守貞之非禮謂婦人不二斬故爲夫斬則爲父母期未有夫婦之恩而重爲之服以降其父母於壻爲無因於父母爲不孝作女子許嫁而壻死從死及守志議謂媒氏中春會男女讀若司會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至中春則過時媒氏書男女年月日名於是時計之作釋媒氏文謂爲人後者爲其本宗之服絰惟載父母昆弟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姊妹之適人者而曾祖父母祖父母無文以記於兄弟降一等推之小功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其祖齊衰三月降則無服準之經意其服本服無疑期親無數並服何嫌曾祖上殺益無嫌矣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爲曾祖父母祖父母並不降斯其例與作爲人後者爲其曾祖父母祖父母服考謂衰麻哭泣喪之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喪之實也然郊之日喪者不哭寡婦不夜哭奔喪不哭辟朝市君使人弔主人迎賓不哭君視殮主人見馬首不哭徹大斂奠設朝奠婦人拊心不哭公史讀遣主人主婦皆不哭婦人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凡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大荒哭不留日有疾飲酒食肉七十者飲酒食肉既葬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君命遺之酒肉則不敢辭古之居喪者惟御內爲不可假故孟獻子比御而不入孔子以爲加人一等至於哭泣飲食皆可通也則夫衰麻之有時而可釋焉宜矣弔於人是日不樂不飲酒食肉一日之喪也

故雖天子諸侯有弔服釋服斯須之敬也故既事而復故君有臣民之恩疾則問之喪則臨之遇柩於路則使人弔之故冠絰衰屨皆入公門當事而君至主人不變圭璧以禮神合瑞故雖合必卽吉祖考與死者爲一體故天子崩諸侯薨祝取羣廟主藏之祖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喪不祭神人異道故外事則吉服因喪以接神則變喪莫哀於始死故后之喪雖嘗禘郊社之祭皆廢既陳天子廢其禮神不可以乏祀故五祀之祭既殯而行有國者不以人之死爲諱故朝聘而終以尸將事賓禮不可以衰麻行之故聘而君薨於國其聘自若吉也此所謂人道之至文者雖然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苟有可以不釋者則不釋之矣明乎此可以解墨子久喪不能從事聽治之惑可以破杜預段暘天子諸侯卒哭除喪諒陰終三年之謬可以釋蘇軾康王吉服卽位之疑作居喪釋服解義凡所爲文並有益經術維持世教他所撰釋辰參二文講學釋義釋三九釋夫子釋厲字義釋董玎文正釋連山贅聣說嬪於虞解周公居東證釋闕明堂通釋釋冕服之用答郊牲問古玉釋名大學平義文多不載先君博通羣史大事本末名臣行業口講手畫靡不貫通於輿地官制沿革異同考據精博謂畢郢卽畢程止一地形聲小異作釋郢謂六國爲秦所滅國亾無後顧處士以爲燕棄其宗支其言未核以淮南子史記列女傳證之作六國獨燕無後爭義據史記漢書所載五諸侯國土位號合併興廢以辨應劭如淳韋昭之誤作五諸侯釋名謂漢易王非王江都所轄甚大江都縣前楊曰績傳董相誤也荆王賈都吳此地爲其支邑至孝景始置江都而賈死四十三年今楊曰邑肇荆王誤也作江都縣楊駁義謂宋五世六十年本支百廿九人其被殺者百廿一而骨肉自相屠害者八十沈約宋書表不傳采宋宗室之見於紀傳者爲宋宗室世系表幷序謂文選七發引南徐州記南齊地理志幷有京口江濤之文證以江賦寰宇記南兗州記曲江之爲北江非孤證吳王濞都廣陵北江在國門之外故強太子往觀若踰越江湖千二百里以至浙江則病未能也作廣陵曲江證謂陳書本紀大建五年六年十二年所書廣陵並在今揚州府治之北四里非後魏僑置之廣陵作答錢少詹事問辨江文通墓不在今

之考城縣治謂江氏本貫實在今之考城春秋之戴國漢之甾縣章帝始改今名而醴陵所係之濟陽考城則僑立於今之丹徒縣境作江淹墓辨並根據列史辨證地里官名沿襲之誤先君博攬先秦古籍於荀卿賈誼書用力最深謂荀子之學出於孔氏尤有功於諸經自七十子之徒既歿漢諸儒未興中更戰國暴秦之亂六藝之傳賴以不絕者荀卿也撰荀子通論幷年表以今世所行賈誼書篇次失序依漢書本傳校錄次為內外篇謂漢世慕尚經術史氏稱其緣飾故公卿或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博士講授之師僅方幅自守文吏又一切取勝蓋仲尼既歿六藝之學卓然著於世用者賈生也傅職保傅連語輔佐胎教戴德采之禮篇之文載在曲禮今二書並尊為經是書傳習益寡道之行廢豈命也與作賈誼新書序幷年表辨後世以老聃老儋老萊子誤為一人撰老子攷異謂周官失其職而諸子之學以興各擇一術以明其學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及比而同之則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猶水火之相反也最後呂氏春秋出則諸子之說兼有之呂氏春秋不出一人之手故不名一家而為後世

修文御覽華林徧略之所託始作呂氏春秋序又撰墨子序後序幷出入羣籍發明作者之旨於千載之上先君好金石文字辨太學石鼓非宇文時物作石鼓文證據漢書所載考工內者武嗇夫丞守令諸官制以證漢鴈足鐙款識撰漢鴈足鐙釋文據王基碑文謂基之卒上距康成之卒凡六十三年其時基才十歲後漢書以為康成門人不若魏志但言入瑯琊游學為得實作王基碑跋尾據唐書所載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官制謂官敕之例由中書而門下而尚書尚書省諸官自署其名而中書門下二省皆令史所書告身為尚書吏部之事故於中書門下二省但錄其文撰朱巨川告身跋尾據元史官志及徐壽輝僞置年號官制以證治平三年管軍萬戶府印文撰釋印又撰修褉敘跋尾唐元宗鶺鴒頌跋尾雲麾將軍碑跋尾文多不錄初先君與劉先生書云某之志在述學一書文藝其末其時攷證三代學制博徵載籍分別部居屬稾未成久之以平日論撰之文次序述學內外篇刊行於世喜孫竊謂文集之名始見阮孝緒七錄先是周秦諸子並以文之純疵篇分內外當時不自為序目以俟後儒論定先君著書體例精嚴故不與今世文集相符於後阮督部刻於杭州與溉亭述古錄儀鄭堂文同敘錄者為大字本家刻者為小字本伏讀儒林傳稾云好古博學長於經誼於詩古文書翰無所不工又一稾云撰述學內外篇淵雅醇茂成一家言抱經堂集祭先君文云四庫在句為行秘書大放厥詞佩玉瓊琚文章何師西京鄴下汴都臨安未始嚅炙王先生與劉先生書云聞容甫著述益富此人才學識皆勝人與喜孫書云聞尊大人已入儒林傳此不獨一人之名垂不朽而鼓舞後學者其益无疆也劉先生序錄先君詩稱道先君之學術云博聞強識通知古今才學識俱有以過人為文鉤貫經史鎔鑄漢唐閎麗淵雅卓然自成一家先君與畢尚書書云某攷古之學實事求是不尚墨守其所為文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不專一體又擬劉孝標自序以為博極羣書文藻秀出並記實也先君藏書多善本朱墨爛然橫列座右雜以金石彝器之屬凡數十年未嘗去手真書似歐褚行書於懷仁集字聖教序用力最深晚年肆意定武修褉敘所臨摹凡數千本年十四五即喜蓄碑刻歷數十年所積遂

多嘗與錢少詹事辨楊大眼造象記震旅旅字著錄於潛研堂集抱經堂集與仁和趙秀才魏儀徵江御史德量歙巴舍人慰祖幷為金石交鑒別鐘鼎書畫被當時重名得孔子問禮老子畫像於[illegible]陽因顏其居曰問禮堂晚得定武修褉序五字不損本命工畫像於其上自題曰嗟予薄祜居賤且貧晚獲此寶期歿吾身存莫之奪亾或以殉哀而聽之實為仁人今藏於家子子孫孫永寶先君體素豐厚與人談藝舉所誦書洋洋千言或終夜不倦先君稟氣之壯宜享大年顧以少歷艱屯長苦奔走晚苦疾疢年未及艾而精力已衰生於乾隆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卒於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享年五十一嗚呼痛哉歲癸丑正月病鼻衄甚劇託遺孤於鮑封君志道託遺書於劉先生自分必死有鄰人吳謹言感先君之惠禱於城隍神願減算以祝延先君先君尋愈三月復病天行氣因之血氣益耗尋遭橫逆肝風胃淡眩暈不已五月內絕而復蘇者三上謝侍郎書自言欲以文自衛不見侵犯吁可哀也先是鹽政戴公全德都轉曾公禮延先君檢校

文宗閣四庫書旣畢戴公延往杭州檢校
文瀾閣四庫書家人不能止也遂力疾以行五十九年十月遊杭州越一月告終於西湖葛嶺園其時孤喜孫年九歲未獲隨侍旅館病不知狀死不瞑殮子道漸滅罪惡滋大盧學士暨孫御史志祖梁君履繩張君燕昌爲文以祭先君錢唐汪君輔庭以監理書局爲治斂具歸先君之喪明年正月十日葬先君於甘泉縣治大儀鄉禪智寺葉家橋西喜孫伏讀儒林傳藁稱先君事母以孝聞王先生序述學稱先君孝於親王侍郎撰行狀稱先君貧無菽水賣文以養左右服勞不辭煩辱居喪哀戚過人謹按先君事鄭太宜人至孝家雖乏絶薏米粱肉賣文以爲供養一物不甘拂然見諸色太宜人病消渴夏月以練囊貯苜藥加諸大甑之上太宜人調漿飲之而甘溽暑侵人揮汗如雨常日不得休息繼又苦嗽上氣疾先君侍疾不寢者月恒過半太宜人愛憐季女先君遇之有加禮太宜人所喜亦喜之所惡亦惡之能得其歡心先君少孤太宜人備嘗艱苦以教以養至於成立旣長遊於四方稍致甘旨之奉太宜人積勞成疾久遂不起丁未七月朔太宜人棄養先君藉藁而臥朔望躃拜不營佛事不行七七之奠四時之食未祭不敢嘗太宜人嘗闢地種扁豆歿後先君必薦於寢室以太宜人所拄杖日置於側悲感欷歔見太宜人杖如見太宜人焉時古禮久廢先君白衣冠行於道路人多異之嘗撰亡先考先妣靈表又嘗上書朱文正乞書太宜人節行刻石墓前曰汪氏母勞苦之碑文並沈摯悱惻不能卒讀先君篤師友之誼少所受業師郭先生歿後無子嗣春秋拜奠其墓嘗往拜鄭先生沈先生之墓盧學士抱經堂集祭先君文云師門風義不忘久久披榛拜墓遺金卹後是其事也先君性情伉直哀樂過人弗在於義雖舉世從之弗與之比雖老師宿儒平生親厚之人弗爲之諱於朋友喜盡言雖取怨怒不悔也鑑於人倫每出一語品隲士類無不中窾要臧否人物雜引喻言議論風生戲而不虐嘗自謂吾所極罵一二人非不知古今者惡夸恐其亂苗耳然於所知當代正人君子列其爵里姓名備在簡記下逮一行之美一文一詩之善稱之不置口實應劉訓導世謩篤內行先君見其自書楹帖云靜以修身儉以養性言不

崇華文不廢舊嘆曰劉君眞不媿此四語矣嘗讀孔檢討廣森文嘆爲絶手愛黃仲則詩極稱之重魏炎卿題橋之文行作誄哀之於
國朝顧甯人閻百詩梅定九萬季野胡朏明惠定宇戴東原諸先生服膺最深擬作七儒頌未果疾當時所爲陰陽拘忌釋老神怪之說斥之不遺餘力不輕與人交然於故舊之有恩者歷數十年不忘爲人誌墓無溢美之辭後之人因先君所言於先君所不言者可推而知焉先君生平以狂傲自命動與時忤然老師大儒名德通才稱道之不已王先生知先君尤深撰述學序以傳先君文甚核是可感也先君歿後阮督部元官翰林擬儒林傳朱侍講珔譔儒林傳并有先君傳藁道光十八年浙江學使祀先君於西湖詁經精舍仁和梁氏祀先君於葛嶺園之梁莊丹徒寶晉書院諸生陳維謙祀先君於金山精法樓盧學士文弨譔祭文王尚書引之譔行狀陳編修壽祺撰墓銘錢學士林撰傳伊太守秉綬題墓前石曰
大清儒林汪君之墓孤喜孫謹述

金山精法樓校書記

乾隆年間
純皇帝頒四庫書於揚州鎮江杭州俾司士者建閣以儲之
賜名文滙文宗文瀾書凡三十六萬餘卷頒書之日司事不能檢書且多闕字
當道來觀復無以專對大吏薦先儒林典祕書仿祕書外監故事先儒林校書
越三四年書無缺有來叩者應對不窮初僑金山精法樓校
文宗閣書終乃往杭州檢
文瀾閣之複重篇葉補
文宗文滙之缺以
文宗文滙之複重篇葉補
文瀾之缺遂歿於西湖葛林園道光十二年喜孫葬母後往哭奠先儒林殯室先儒林返葬已四十年杭人不忘先儒林之大業會於湖上設位以祭胡栲農敬嚴厚民杰汪小米遠孫有記於時喜孫主講鎮江寶晉書院諸生之通經能文者柳榮宗陳維謙夏楨朱士龍沈楙復為詩文以傳之並祀先儒林於金山精法樓樓前種竹栽柳葺亭以奉木主喜孫所謂雙塔插雲列嶂蔽日雜時修竹汲引清泉是也于後阮相國題額曰述德頌芬李申耆（兆洛）題額曰仰之彌高江都黃春谷（承吉）王匀生（翌鳳）上元胡聖輿（錫）吳縣王二波（嘉福）儀徵張訊槎（積善）幷有詩詞是時鎮江通經砥行之士幷出喜孫門下先是揚州經學始興自先儒林倡之江都黃承吉所謂經術吾鄉讓始通是其證也喜孫謹記

金山精法樓碑記

江出岷山淮自桐柏匯於揚州之瓜州江口經丹徒金山下東入於海自揚州出瓜州口仰見江心浮玉雕樓畫棟彩虹朱欄暎帶江水則金山在焉其上黃鶴凌虛極目千里天風浪浪橫絕太空千傾之波萬流仰鏡日光玉潔倒影琉璃卓午當空長天一色水光山立飄若浮雲天地自寬蒹葭自遠浩蕩浮漚斯焉獨寄至若上元夜月中秋放舟有客推篷星火明滅兩三漁唱疑是龍吟如此青青更無同調凌波顧影心蹟雙清天乎人乎煢然獨立又如雷動雲屯飈迴電掣風雨離合山勢欲吞長鯨吸水矯如游龍擊浪山奔大波如舞墨雲四合隱隱青松東風霧披浮雲始散舉頭是日復見天心似此風波焉能蔽日厥惟水明若鏡波平不驚過江諸山沐日浴月翠色如黛障若列屏風正颿縣遠際瓜步櫓聲欸乃于于而來不涉波濤蕭焉自適則有傑閣凌雲百尺之樓照暎江水我
朝右文稽古天祿琳瑯藏之名山傳之亦世家傳儒業外監秘書乾隆以來于茲三世昔住寶晉製主樓下以祀先人念我先人力疾校書以隕其身魂氣往來尚歆斯土

尚書攷異跋

尚書之學晦於秦顯於漢自晉人僞古文出而復晦至唐人據作正義盡改馬鄭古字古義刊刻石經以傳於代宋復據石經以改釋文而其學益晦

國朝經學昌明作者數家山陽閻百詩吳惠定宇金壇段若膺所著最顯於代閻惠攷辨古文段則幷及今文著作彬彬千載一時可謂盛矣先君子生閻惠兩大儒之後與段君同時當先君之世段書猶未出嘗與同校馬鄭尚書擧衞包所易之俗字改之雖非包改而審知爲魏晉後流俗所易者亦加刪訂凡歐陽夏侯之駁文許君說文之異義並缺而不錄還其馬鄭所注古文尚書而已又所著瞽瞍說嬪於虞解周公居東證幷實事求是之學而知新記所錄亦多前人所未發先君是書博采先秦古籍所引尚書凡百四十事在伏生以前兩漢古今文家所未及自先君發之將有所論著匆匆不傳於世檢理匧書庭語不聞四顧傍皇安得從先人而問故校錄一卷藏之於家子子孫孫永寶道光三年三月十二日孫喜孫記

春秋述義跋

高郵王先生序述學云其有功經義者有若春秋述義使後之學者振煩祛惑而得其會通王侍郎引之撰先君行狀云通春秋左氏之學著春秋述義識議超卓論者謂唐以下所未有舅氏朱光祿與喜孫書云尊公言及欲釋春秋經文以正宋元人穿鑿附會之失後於端臨處見手錄數十條云就原書簡擇者端臨歿後亦未之見也儀徵阮督部廣陵詩事云容甫自稱有得於春秋未有成書而所撰左氏春秋釋疑居喪釋服解義可見其槩謹按先君與王先生書云於春秋用功甚深又與嘉善謝侍郎書云近治春秋通其癥結天假數年庶成不朽之業恨病風身廢它日夫子南歸當過其墓一慟也是時先君年五十明年遂棄世著述未成賫志沒地歸櫬千里三篋遂亾喜孫行年九歲多所放失劉先生檢理匧書未及栞行遂以病沒劉氏藐孤復多散佚僅有存者蓋依古以來大才通人不顯於後世以先君爲窮焉嗚呼痛哉謹錄先君已成四篇附述學後其餘比事屬詞尚有一袟惟義例未著前後無序不敢臆說懼失先君子著錄之旨藏於家以質後世知言之君子道光三年三月九日孫喜孫述

儀禮經注訂譌跋

唐以來千年絶學無如儀禮一書賈公彥疏睎孔沖遠諸經疏爲不逮朱子門人纂述通解經注混淆增益章句刪節經文汲古閣本依據通解古經注遂淆本朝大儒張爾歧倡之於前欽諸儒繼之於後或言義例或通古訓或考制度名物爲唐以後人所不及知唐以前人所不能易且有兩漢經師墨守一家之說以及句讀之譌誤傳注之分合爲之諟正文字辨章典物卓犖千載弗可及已先君子精研經禮獲聞盧君緒論耳目所及學日以進抱經堂集與先君子書云足下年方壯盛專精古義先君又嘗手校喪服傳承用戴君之說所著書多未成復據宋本儀禮刊定俗刻之譌脫凡石經單疏單註本之精萃集解集釋楊氏圖之異同以及萬斯同毛奇齡汪琬方苞之謬誤抉擇既嚴取舍悉當毋通穿穴舉正本書未列後按宏通大疋別而白之道光三年三月十二日孫喜孫記

爾雅正誤跋

先君校定爾雅並列郭注異文以誌古本同異所校出於邵疏之外四十三條且有邵疏傳鈔譌脫藉以諟正者校在邵疏具彙後一年尚以邵疏行世故未卒業歟釋天錯革鳥曰旟注合剝應作全剝釋樂大琴謂之離注衍七字釋鳥采石經二條郝戶部懿行以爲精當不易采入爾雅義疏謹按釋畜篇末邵以爲唐石經總題六畜二字今石經見存無此二字先君據左傳桓六年義疏補之可正邵疏之誤又按知新記云醜嚋二字音義並同禮在醜夷不爭爾雅釋草釋畜之醜醜卽嚋也嚋猶類也洪範九嚋史記作九類又云爾雅釋器繩之謂之縮之注縮者約束之詩曰縮版以載非也禮古者冠縮縫孟子自反而縮是繩所以爲直故謂之直謹按此二條並邵氏郝氏所未發釋器一條孔廣森檢討說與闇合孔氏書刊於先君歿後此先君治爾雅之大槩也至諸書所載郭注異同當別爲考證一卷附後引而申之俟諸異日焉道光三年三月九日孫喜孫謹記

小學跋

先君子獲交於高郵王先生以小學相切劘嘗因形以求其音因音以求其義研究爾雅說文作爾雅補注說文求端又所著知新記於諧聲假借辨之尤嚴是故小學家莫先於爾雅據依爾雅以自成一家之書則有廣雅後此胥莫之及也先君依爾雅篇目分別部居爲小學一書詧其體例可知本書之精抱經堂集與先君書云近聞著小學一書古訓補蒼之亾作雅之翼是其徵也喜孫痛無趨庭之聞義例未著懼失本恉藏之篋衍昭示後人好學深思庶知其意

道光三年三月十二日孫喜孫記

知新記跋

右知新記一卷先君題卷首云乾隆涒灘二月後又題云病後謹按是卷於尚書毛詩三禮左氏春秋逸周書多所發明後又題云四十四年三月又題云九月十日謹按是時於說文用力最深後又題云四十五年謹按是卷劄記周禮左傳疑義攷證周易屢有數則後又題云元黓攝提格元月謹按是年於穀梁屢攷證數則毛詩周禮研貫致精卷末雜記經義題以昭陽單閼病月終焉先君於此書隨手劄錄閱八年之久可謂勤矣然其時博覽羣經尚無專門之業故不名一家之學於聲音訓詁名物象數無所不通晚年治左氏春秋并擿取知新記訓詁之精者爲玎文正釋厲字義釋連山釋夫子周公居東證瞽瞍說嬪於虞解著於述學其攷證名物象數如釋闕釋冕服之用明堂通釋亦萌芽於此釋三九居喪釋服解義之淹貫經義其尤著者也先君少苦孤貧繼又奔走四方著述不顯於世單詞隻義寫定遺書都爲一冊並附於後其考訂古字古誼於諧聲假借論之尤嚴是爲漢以後二千餘年絕學覽者詳之道光三年三月九日孫喜孫記

廣陵通典跋

揚州自漢以來僑置郡地或在歷陽或在壽春或在建業廣陵卒專其名是故攷地志者當先攷土斷地當南北二千餘年割據之跡治亂之原上下其議論非罔羅全史學識過人者不能作先君子精研六籍旁通九流早歲博攬羣史服膺顧處士炎武為經世之學既以羸病不為世用輒思著書以發揮所業獲交於錢少詹事大昕邵學士晉涵李進士惇于列史所錄大事本末地理沿革口講手畫歷歷如見錢少詹事嘗以陳書太監五年六年十二年所書之廣陵為今之江都抑後魏僑置之廣陵嘗質之先君子先君子作答問一篇著於述學別錄有某山人來修甘泉志先君子糾繆數百事其人見之倉黃謝去又嘗譔廣陵曲江證亦見於述學內篇則先君子山川能說可知也先君子讀史之暇穿穴薈萃成廣陵通典始於吳城邗終於楊吳於一郡之形勢沿革如示諸掌攷古者於以攬政治之興衰南北之扼要焉晚年掇其精華譔廣陵對三千言是書遂未卒業先君子下世當時洪彥碩儒纂錄圖經編存方志并掇史冊昭示來禩而是書實在其二十年以前手澤如新湮沒不章是喜孫之罪也歲在重光禮堂校錄博訪通人獲傳於代謹書冊後以告後之讀是書者孫喜孫謹誌

先君遺文書後

右先君遺文三卷乾隆閒先君以生平讀書所得及所譔著之文凡三十三篇敘次述學內外篇刊行於世先君文不苟作著述之恉在精不在多故手訂述學廑三十三篇當先君之世古學大興先君博極羣書於經學史學詞章碑版無不綜核少時為經世之學長苦奔走晚苦疾疢所著書多未就乾隆五十九年先君厭世劉先生端臨校理遺書於舊刻述學外得二十篇未及梓而先生遽歿喜孫檢閱藁本復得數十篇幷先君手寫述學目錄有釋冕服之用江都縣榜駁義漢鴈足鐙釋文江淹墓辨馮君妻二李氏不合葬議為述學初刻本所未載尋繹原書首尾完具或先君初欲寫存後更刊定喜孫不獲奉手受教不敢以意更正謹據手寫目錄所載之文次為述學補遺凡劉先生所選暨喜孫續編者次為別錄一卷附述學後其餘應酬之作如蘭韻軒詩序聽雨齋詩序及它文詞先君不欲存藁不敢有加焉喜孫校錄遺文深覈究論綜其大略具有四難有條列件繫前後不屬隨手劄記未列書目者有綜甄四部鎔式百家旁行細書墨瀋漫漶不能句讀者有點竄數過未經寫定尋閱初藁自具精誼節錄之則割愛弃存之則不詞研究數過隔閡難通者有旁注之字似是衍文及博攷先秦古籍迺知後世累字累句古人初不以為嫌先君文不可以歐曾法律繩之者凡此數端記問宜博抉擇宜嚴非學識過人不能辨別重以先君文醇茂淵雅古字古義往往具在若以臆見武斷貽誤先人為罪滋大粵自庚午辛未以後更歷五年之久三寫草藁始克成書昔先君與鎮洋畢尚書書云某少日問學實私淑顧甯人處士故嘗推六經之恉以合於世用及為攷古之學實事求是不尚墨守所為文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不專一體又劉先生敘錄先君遺詩稱道先君之學術云博聞強記通知古今才學識皆有以過人為文鉤貫經史鎔鑄漢唐典雅閎麗卓然成一家言喜孫學識弇陋所論說不足以傳先人謹以先君自道其得力之處並劉先生所述附著於篇以質諸當世知言者嘉慶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孫喜孫謹述

禮堂遺札跋

先君早孤貧爲沈太平業富掌書記鄭先生虎文見之愛其有古意又居江寧其太守許太守與姚先生鼐同里相知姚先生亟稱之然其開新河多毀民田廬墓先君不自安因是謝去先君爲孤父之盜頌弔黄祖文以見意於後爲馮巡道廷丞所知在幕府未久馮君遷臺灣先君以母老不能偕往當馮君官浙江時與知名之士書問往來多出先君手先君生平與相知書爲人所弆藏幾半天下先君去世垂三十年故家文史大半凋零見借傳鈔十不獲一喜孫生晚不讀父書不知寶先人手澤匆匆將衰壓錄一帙謹識卷後傷手跡之就湮且以重喜孫之罪也至若發言深摯哀樂過人率性而行溢於楮墨覽者當自得之嘉慶二十五年五月孤喜孫識

舊學蓄疑跋

乾隆之世潛研史學者若嘉定錢少詹事餘姚邵學士高郵李進士惇并孰於大事本末名臣言行以及輿地官制氏族之類穿穴貫通昭然如睹至校正先秦諸子發明作者之旨於千載之上博極羣書實事求是則惟高郵王先生一人曩者仁和盧學士亦從事於此其實門徑初開未臻極詣也凡諸君子先君皆與之相接友朋講習之樂平居著述之勤至今猶想見其盛當時通儒大興朱學士謂先君達於史事江鄭堂漢學師承記謂潛心讀史之人李君惇汪君某及凌君廷堪三人而已先君與鎮洋畢督部書亦言向者於周秦古籍多所校正惟是先君早年以筆札供菽水逐食於外所著俱無成緒晚年旅舍飾巾書冊斷落先君生平著述未顯者益不知其幾是可悲也伏以盧學士錢少詹事邵學士王先生之書皆刊行於世而先君沒世垂三十年攷證子史之書湮沒不傳則不孝之罪實無可逭歲在昭陽協洽寎月喜孫誓不就禮部試閉門蟄居掇拾遺書寫定成袟就正於當代大儒將以付諸剞劂庶幾先君未發之蘊略見其槩而喜孫不知愛護遺書無以見先人於地下天下後世實共鑑之

是月十二日孤喜孫泣書於問禮堂

汪先生遺詩跋

先君四十以前喜作詩旣專治經術不欲以詩名遂不復作幷稾亦散佚喜孫錄先君詩非先君志也然人子於先人手澤終身不忘矧爲所嘗盡心者哉喜孫臧沈太守官牘稾每篇後有先君手錄詩稾其餘散碎斷落旁行斜上不可辨別則先君不自護惜可知矣乾隆甲寅先君下世劉先生采輯數十首南昌曾撫部刊於朋舊遺詩伕以先君早年坎坷之境悉著於篇詩格上追漢晉下擬唐人吾郡自

國初來作者數家詩派之正先君爲之倡喜孫弱冠知讀父書益肆搜羅序次年月都爲一卷幷取鄭先生誠齋及黃仲則劉又徐贈答詩附後有朋舊遺詩所選而此冊未載以先君自删不敢有加焉嘉慶十五年十二月孤喜孫誌

孤兒編三

[redacted]

周官徵文書後

周禮於諸經最爲晚出諸儒多排擊之以爲僞書先君作徵文以辨其誣喜孫謹按孟子滕文公篇且志曰喪祭從先祖趙注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趙岐于陳代引志但注云記也不詳何書此引周禮之文是周禮之或稱志必有所本）據此則李氏未獻以前戰國時固有人稱述之者不得謂此書源流無攷後儒以孟子論井地爵祿與周禮不合疑周禮非周公之書不知孟子固曰諸侯去其籍是孟子自知其不合也且孟子言禹注海注江亦與禹貢不合將幷禹貢亦疑之耶先君子曰古人引經各守師說雖有異聞不相附合取足以明教而已後世鄉壁之譚少所見多所怪聚訟興而經學衰矣

先君上朱文正書跋尾

右先君上朱文正書嘉慶十四年四月先君同歲生吳山尊學士以示喜孫命爲之跋尾始文正知先君最深乾隆五十一年以侍郎典江南試思得先君爲選首先君不就試榜出太息久之其年奉　命督學浙江先君謁於杭州官署文正問廣陵遺事先君譔廣陵對三千言江先生藩以謂博徵載籍貫穿史事天地間有數之文也是書作於五十二年十一月其年七月朔先君遭鄒太宜人喪既三虞卒哭始上書言事篇內敘述太宜人節行凱風寒泉（用衛方碑義）有餘哀焉文正沒既久學士于知足齋（文正書室名）檢得之將徧求海內知先君者書後學士鴻詞碩望出文正之門文正好文禮士學士道其實後之人能述之固不藉是以顯先君純懿執德篇內略見其槩學士爲之表揚後之獲覩此冊者不徒以博聞強識重先君之名世世子孫感何如也十一月孤喜孫泣書

先君上謝侍郎書跋尾

先君上舉主嘉善謝侍郎書嘉慶二十有二年於侍郎家獲敬觀一過于時先君子棄世二十四年手澤如新讀之悲不自已昔侍郎督學江蘇亟賞先君子每試別置一榜署名於諸生前乾隆四十二年選拔先君子入太學于後侍郎以所著書相質書來有云惟足下與辛楣能鑒之不足爲外人道嘗讀阮督部元所著侍郎墓誌述侍郎之言曰予之上容甫以爵也若以學則予於容甫北面矣侍郎知先君子之深如此此乾隆五十七年五十八年先君子遺札知己之恩離索之感其言有哀焉明年先君子終於杭州又一年侍郎卒於京師遂不復相見悲夫先君子生平篤師友之誼仁和盧學士文弨祭先君子文王先生念孫序述學幷見稱述至有小人搆侮不已先君子抑鬱以終書內所云欲以文自衞不見侵犯先君子立身行己可見其槩書又云平居希接人事專積思於經術近治春秋盡通其癥結先君子晚年著述之指於此可見西山日昃著錄未終極書罕託今喜孫年三十有二公車十載學行无成先君子所以期望者何窮展卷泫然涕泗交下謹跋書後不知所言孤喜孫泣識

先君與秦西巖先生書跋尾

右先君與秦西巖先生書先生爲先大父兆初先生執友先君事之以禮書有云不逮事父而逮事父之友人子之心有不能自已者故未嘗有過情失禮之事是知先君待諸父執執禮固甚恭也先君棄世後二十二年喜孫從石研齋借讀數過先君早歲孤貧艱閔受侮憂患百端俯仰身世之故困頓抑塞之懷聞者傷心況在人子先君剛腸疾惡當世嫉先君者被以放縱之名喜孫孤生失學勿勿無以自立不敢以口舌爭嘗讀盧先生文弨祭先君文云君實不狂而衆曰狂皮裏春秋涇渭分明王先生念孫序先君述學云孝於親篤於朋友疾惡如風而樂道人善二先生者當代名德立言不苟固非阿其所好者後人獲觀此冊於事親交友之際益信先君不厪以博學工文詞名也喜孫不敢誣其親倘亦見信於當代知言之君子嘉慶二十年六月孤喜孫題記

先君子與劍潭書跋尾

先儒林卽世後喜孫官學京師與同人建恤嫠所外省州縣踵行之喜孫識於鑄錯軒

先君子京口建浮橋議跋尾

道光十四年喜孫主講鎭江寶晉書院歲時省墓復奉先儒林木主祀於金山精廬樓覽江津形勢與先儒林撰此文時迥異于時瓜州至金山葢十里矣

嘉慶年間京江江津尚狹今水至瓜州城下

喜孫在鎭江時勸好事者修渡船二十四以濟行人以酬先志坿誌於此告後之人尚其勿廢

先君子龍潭募建避風館疏跋尾

道光十四五年喜孫主講當塗涇縣兩書院道出白門于時龍潭有救生船濟人來往惜避風館未之建也

王懷祖先生與喜孫書云龍潭避風館疏不刊之作也

浮橋至今難行之養寡婦事近數十年各省頗有行者卽如揚州于嘉慶中行恤嫠會元卽分認每年皆養寡婦五十人惜先生未及見也阮元記

無經術則無文章於濟世無論矣容甫先生碩學通才言歸實用今讀手書遺文三篇亦闚豹之管也余與孟慈農部交久孟慈嗣家學篤承先志其行事既有可見者今奉

天子命佐治東河由此以宏利濟揚清芬先生雖沒無異於親行之矣朱爲弼識

農部示江以容甫先生所著廣陵通典詳贍茂密學富三通體兼諸史洵不朽業也農部囑江更敘其在署秉公持正事江以農部之才猷志節乘時建樹事必有更大於是者已往事無待縷述惟先生此書自春秋訖五代所載綦詳而宋元以後廣陵可誌之事尚多若農部搜羅而續成之如遷之繼談思廉之繼察百藥之繼德林誠世業之大者農部其留意焉蔡紹江識

孟慈農部於余爲至戚其尊人容甫先生以經學重儒林人皆知之至其經世之才人未知之而余熟悉之孟慈式承先訓官農部十餘年事皆持正無所依附於京師議建恤嫠所於鎭江勸修渡船雖至纖悉曲體人情今讀容甫先生手書恤嫠浮橋避風館三編如見先生濟世之心且益信孟慈農部能志先人之志也賈楨識

孟慈農部天資純孝與余交久益篤嘗述其尊公謨箸愈以弗克負荷爲憂至論時事又以尊公有未竟之業時急於求退庶幾舉而修之余勸農部以仕謂卽以其所樹立者爲報親而農部在公日久洞達時弊每當衆論輒伸大義雖不爲時俗所諧而常悉中民隱又嘗於京師與諸同人議恤嫠掩枯骨皆爲民瘼留意今讀其尊公所建恤嫠造橋避風館三大議誠足爲司牧者法乃知農部經世之心其卽尊公經世之心也是美期於踵成歐陽子曰非敢緩也葢有待也可以風矣陳慶鏞跋

齊陳子我簋拓本跋

齊陳逆簋爲畢尚書沅故物尚書以贈先君容甫先生簋形内外俱圓與内圓外方外圓内方二說不合朱侍郎據江先生藩搨本載入儀徵相國積古齋鍾鼎款識相國未審是先君所藏器後毀於火搨本僅存其二積古齋摹本可云奪眞狟字爲尚書撰異所失載舍此他無所證說文解字成古文孤義矣引而申之是在後之君子 喜孫謹記

漢射陽石門孔子見老子畫象跋尾

乾隆五十年先君有事寶應得石門畫象於射陽之雙敔按射陽爲漢項伯封國見史記項羽本紀及漢書高祖功臣表項籍傳項伯墓當在此此石疑卽項伯墓門之一或據府志以謂袁術墓前物按後漢書袁術傳云術欲北至青州劉備徼之不得過復走還壽春六月至江亭歐血死妻子依廬江太守劉勳據此則袁術不死於廣陵射陽非其封郡無因遠葬於此府志謂袁術墓前畫人物衣冠甚精疑卽此畫象也畫象石蒼黑色質甚堅叩之其聲清越以長以漢建初尺度之高五尺五寸濶一尺三寸刻象二面其一上列孔子老子南宮敬叔三象南宮敬叔執束帛立孔子後與孔子並揖立面右老子面左八分書題名於各象之右曰孔子老子弟子按漢書功臣表高祖封項伯爲射陽侯以惠帝三年薨嗣子睢有罪不得代據此則墓石當立於孝惠初紀今觀題名六字爲八分書非始於靈帝時張懷瓘以謂秦羽人王次仲所作殆不誣也其以孔子弟子并列者按史記南宮敬叔與孔子俱適周問禮老子漢人尊信孔子故援問禮一事畫象刻石其曰弟子者南宮敬叔也其下畫象有筍有虡又其下畫象爲庖廚以上俱陰文其一上列蜚廉蜚廉神禽也或以爲鳳皇中列蚩尤圜兩漢金石記以爲獸首銜環形蓋卽謂此下列甲士左手執盾右手持刀形凡三層皆陽文各畫石爲界攷漢趙岐營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象著於史策此外如郭巨曾恭李剛朱浮魯峻董浦路君王稚子范皮鄧君太尉公朱鮪武梁諸祠墓畫象不可悉數又隸續所載孔子見老子畫象乾隆初武梁祠出土孔子見老子畫象與此異同先君既得茲石因顏其居曰問禮堂又以所臧將軍虎符陳逆簋羅列一室署曰周玉齊金漢石之館復輿楹帖曰學古通周禮搜奇籀漢碑曰家有射陽畫象身典金山秘書喜孫述所聞以誌其略如此

定武蘭亭禊序跋

右軍從衞夫人學書衞夫人善鍾法能正書入妙嘗云弟子王逸少用筆咄咄過人也右軍書當與鍾傳相近故世稱鍾王今觀蘭亭禊序定武五字不損本通體渾圓純用篆法時有隸意向之所欣欣字直似章草稍近皇象爲晉以後所未有始嘆右軍眞蹟爲後人所變亂既久而傳刻愈失其眞不睹定武眞刻右軍之眞不見卽歐陽率更之絕似右軍者不見不獨歐陽率更之絕似右軍者不見卽歐陽率更之不似右軍者不見不獨歐陽率更之不似右軍者不見卽虞褚之不似右軍者不見此吾向與人論右軍書法實是北宗非南宗也書此以質好古敏求深知其意者

廣州經解跋

前以古文尚書疏證廣州所刊經解缺此種故傳播四海以擴所聞尚有易圖明辨易漢學及先儒林春秋述義尤不可不讀之書亦未刊入更有論者古人以書教爲小學非通古韻无以明訓詁江眘修之古韻標準經解亦未列是有顧亭林之十部而無江眘修十三部矣

皇清經解於同文之治首溯其原顧獨遺江之十三部何以後人引而申之有戴東原之十五部段茂堂之十七部孔巽軒之十八部張臯文之二十部王懷祖江晉三有詁之二十一部耶願爲廣州經解補之以證所聞

詩毛傳疏跋

昔先儒林手校毛詩敎授喜荀於禮堂于後聞焦里堂說先儒林欲刪鄭箋存毛傳以成一家之學喜荀初未解其意久之讀鄭箋知其長於名物間及聲音訓詁亦東漢人之學非先秦之學也至二劉及孔穎達而毛鄭之師說亾毛氏之學幾乎息矣毛公本先秦時人許印林以爲訓詁在爾雅之先信然又謂毛鄭異趣僕久見及以鄭說毛或毛鄭幷說不啻欲合胡越土音爲一談必不能之事然鄭異毛而知毛王申毛而不知毛是又不可不辨欲明毛之誼例舍鄭奚由哉喜荀案古人作傳卽後世之箋注先秦曰傳兩漢曰箋曰注傳本單行別爲一書成一家言傳附於經自唐人始傳箋注疏釋文爲一書自南宋人始猶之近日新舊唐書合鈔此必不能合者也自六朝義疏出而毛鄭之學雜厠其間自南宋注疏刻本行而漢唐之學雜厠其間傳鄭氏學者已無其人矧以毛公爲七十子之支流餘裔耶二千年絶學讀是書者可以觀止矣陳明經奐著此書喜荀跋後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十二日記于涉上行館

書劉端臨先生遺書後

劉先生端臨與先君爲文章道義之交先君見背先生爲校錄遺集裒然成書喜孫有過匡戒之有善奬諭之有急難保護安全之喜孫賴以成立今先生墓木已拱讀此一過不知涕泪之何從也嘉慶十五年二月喜孫識

書鮑封翁佚事

封翁誠一觀察以監理　文宗閣書局與先君子定交先君子應鹽政戴公全德之聘檢理金山秘書率同人及工匠晝夜在公日入至不敢舉燭飭工庀材出入維謹視他書局所節省以大萬計凡檢書之人書名於冊按冊查核以專責成於書冊前後傎倒及缺葉缺字拾遺補闕提綱挈領目十行下公卿大夫索書假觀傳鈔原流稽合同異口朗朗如瀉水封翁天才過人與先君子契合歡若故舊暇則自述少年艱屯困苦之境與先君子從同生平敦本篤行疏財仗義然諾不欺先君子又多與之合先君子病鼻衄幾殆託孤於封翁尋病風猶力疾檢　文滙閣書嚴冬復往杭州檢　文瀾閣書終於西湖葛林園迨先君子歸櫬封翁來哭手撫喜孫頂曰是必能讀書經紀先君子喪恤孤子禦外侮十年如一日封翁棄世臨終命其子員外君惜分今通政使樹堂先生延喜孫入家塾歲丁卯喜孫舉鄉試始出塾員外君爲喜孫聘婦臨終猶恍惚見喜孫家報捷人至其時榜尚未揭屬望至於如此哀何如也樹堂先生孝友承家每見喜孫流涕曰對子輒思先兄爲之憮然先生閔喜孫久困場屋於時喜孫座師萍鄉劉少宰亦望喜孫成進士至於怨怒趙文恪公亦遣使由雲南至京問禮部題名兩先生幷丁卯座師樹堂先生知己之感與座主同故喜孫亦師事之先生誡喜孫居官以爲令人畏不如令人敬喜孫誦之終身伏以寒家自曾祖以下祗喜孫一人無三黨之親半畝之宅若非封翁累世之德其不絕者幾希今有子女六人娶婦生孫室家再造自先君子棄養後垂四十年無哭泣之聲食先君子之德被封翁奕世之恩後有賢子孫尚念之哉

盧夫人佚事

夫人爲德州盧相國之配嘉慶丙子喜孫以通家子拜見於簾外年已六十矣猶身先奴婢治烹飪之事喜孫應禮部試夫人率家人潔治果餌以餉之喜孫屢試不第深有慚於夫人之惠也道光歲辛巳喜孫乞假走三千里爲姻家某息訟老母在京師夫人月有稟既老母望喜孫成進士抑塞成疾往來鄉里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喜孫不孝不能以一第博親歡夫人憫之顧謂其子曰汪某汝當師事之猶憶

仁宗晏駕汪某以內閣舍人夙夜在公假衾於女壻焦家麟家麟夜半呼起汪某治病見汪某以衾二合而爲一見裏不見表弗使采色加諸其身汪某庸遽知家麟之見之也可知茹素非爲脾泄託辭謝人不欲表著耳汪某以貲爲郎戲萊娛母不可不佽助之乃出千金資喜孫明年喜孫亦以千金報之未幾夫人卒喜孫卅載計偕得一知己可以不恨顧念少小依人迴翔資郎遷延祿養出處進退都無足觀藥裹關心簿書鞅掌田園松菊光陰米鹽傷逝猶知積毀出走親戚罕顧室人交摧廿年以來曾無一日生人之樂頭顱如許學行無成肝膽相傾功名未立尚念淮陰往事千金一飯感恩有之矧呂夫人辱在知己歲庚寅監督倉儲旅館生寒北風方勁聲在樹間如怨如訴知我已矣勞者自歌事有傷心悲其有極九原不作夫復何言

張郭兩先生小傳

張先生文字凝士江都人乾隆戊辰進士官山東海豐縣知縣天性醇篤與人交久近無所忤工詞賦得六朝之藻采初唐之法律工用相得符采克炳當時多傳誦之晚年教授於家受業者多知名士先君子七歲而孤貧不能就傅鬻書於肆先生授讀經史教以唐賦試射鵰賦第一入學爲諸生家以再造同時貢生郭先生能濟亦重死生之誼人尤長者與先大父爲同學友先大父歿教先君子至於成立歿後無子嗣墓在平山堂側先君子與同學諸生春秋拜奠其墓先君子歿喜孫年才九歲迨喜孫成人先君子同門之友死亾殆盡遂失其墓之所在哀哉

鐘先生別傳

先生諱懷字保岐號皷厓甘泉優貢生祖信工詩篤於故舊父繼香性至孝嘗於風雪中僦居墓側先生作紀哀詩傳其事先生性情醇粹篤志好學博涉經史手自校錄嘗撰漢儒攷於陸元朗敘錄外增多數十人所著春秋攷異說書匯別錄論語攷古祭法解周官識小讀選雜述興藝塾問答攷古錄興藝塾筆記皆未成書焦君里堂彙錄爲皷厓攷古錄四卷阮撫部元序刻之撫部選淮海英靈集爲先生祖作小傳稱先生博學通經又所著廣陵詩事載其品誼學術甚悉喜孫十七八歲受業先生之門先生授以漢人經學喜孫涉獵羣書質疑問難鼓三下始就臥一日食於寓齋主人以石首魚入饌因思老母喜食此味客居不得供母泪涔涔下先生作詩以王摩詰相況其愛重喜孫有非喜孫所能當者歲乙丑先生痁作喜孫侍疾十數日爲庸醫所誤卒不起以嘉慶十年七月十八日卒享年四十五歙鮑君漱芳舉先生之葬卜兆於甘泉縣治西鄉嚴家井喜孫奉教以來匆匆十年羸病餘生學無所就哀念先生遺事半就湮沒謹次述學行大略以私於當代立言之君子凡焦君里堂墓誌已載者不復述篇終返袂有餘泪焉

楊又姜別傳

儀徵諸生楊樹成從先君子遊其父祖望字又姜視先君子最厚先君子善治家人生產布帛菽粟又姜實左右之迨先君子歿後親族友朋罕過問者又姜治先君子之喪視先君子之葬喜孫煢煢在疚又姜善視之凡十年至於成立又姜久之遂歿迨喜孫宦學京師奉諱歸喪再經故里又姜之孫年無四十病羸不振其節婦皤然老矣喜孫往視之節婦哀念先慈節行泪下如雨于時喜孫通籍二十年家無寸田尺宅索米不得囊橐屢空翁之孫不能周之翁之婦不能旌之翁之墓不能樹之哀至腹痛於邑無色感懷往事匪獨負翁一人昔我先姑畢夫人爲先君子所友愛喜孫早歲破家十年不歸樹木已拱下逮兩姊並歿少時知己如洪太守梧鮑銀臺勳茂朱光祿彬相繼下世其存者父執有程明經贊和馬秀才文莊亦不數見今年喜孫四十有九人無百年感傷若此安知有生之樂而忍死視息以長留此無怙無恃之身能勿悲哉甲午初秋旅居傷逝泚筆書此以諗後人

貢士黃君別傳

君諱盛修字永思號竹雲儀徵人曾祖文洙祖德縉鄉里稱長者父日時爲縣吏主刑獄有訟於縣者勸誡之訟日以簡家益以貧縣令寵異之咸以謂其後必昌君初受學於沈都轉業富於時莫閣學晉督學江蘇試第一入學爲附生尋侍郎玉麟公督學江蘇復試第一食廩餼肄業安定講院時吳祭酒錫麒賞之後肄業梅花講院洪編修梧亦賞之均有國士無雙之目君來揚州主喜孫家時喜孫涉獵羣籍君肆力於顏平原書下及乾隆間劉文清公遺蹟縱情詩酒喜遊名山水留連忘反所至交其賢豪有聲黌序間喜孫日與之遊詣力所到各成其學君三十以後氣益豪交遊益廣亮節慷慨率性而行生平所善死生不渝以是益知名於時喜孫少時病弱一夕聞金鼓聲瞑眩不已君持手達旦迨二十年後君病疫使使至寶晉講院延喜孫診喜孫先期往蕪湖竟不及處方悲夫先是先妣自京師歸僦屋里閈狐鬼所居陰雨夜哭先妣呼告親族罕過問者君來爲先妣祝延酒酣耳熱怒目直視呼羣鬼來吾前汪其有母在籍汝善視之倘有不靖我不汝宥達旦長臥酒醒謝去自是宅舍以安迨喜孫再奉先妣入都士大夫製詩文上壽君詩述先妣割股療姑事甚核君計偕北來喜孫請君爲狀以達於禮部未果君事先妣如母先妣視之猶子君試禮部值先妣之喪君哭之痛迎喪還里送出城闉者惟君一人迨歸葬君爲先妣營葬凡三日不寐喜孫昔曾爲先公所賞書訪醫主於君家先公送喜孫至石橋墜馬又行十里手攜羊肉以餉喜孫喜孫自京師歸里先公已棄世喜孫思以斗酒隻雞哭奠先公墓遷延未行君約喜孫爲製先公行狀亦未成而家風義沒世不忘聞君之喪不知淚之何從也君受知湯尚書金釗舉江南鄉試揀選知縣生於乾隆五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歿於道光十四年五月九日春秋四十有九葬儀徵清水橋冬家塋先公墓側子二治策附學生治第幼女二先公壻於嚴嚴大母無子老於君家君奉事之甚謹先公暨先妣嚴太孺人慈以育君君克盡孝養君之婦鄭孺人善事舅姑亦早沒君妹未嫁守貞撫兄子有恩君一門孝義積善未報命也君居家凡有益於鄉人者知無不爲不避嫌怨

君同學李祝其太夫人卒雪夜治棺以殮之君行義類此君臨終屬喜孫操筆爲文贊曰

猗嗟黃君勇於爲人直行無撓孝乎惟孝友於朋友君於人何鶴搴之矯矯[illegible]筆傭書更三十年曾不一飽來視君孤字君之女孰如管鮑

亾姊劉孺人墓誌

孺人諱上書先君子之長女也幼聰慧事先君子得其歡心喜孫八九歲時侍先君子側先君子爲孺人相攸意甚劇未幾先君子病厥逆家道轗軻門以內析產以居勃谿累歲孺人能持大義左右無方迨先君子棄世孺人煢然始無所託矣有舅氏欲間離之議爲婚於寶應劉氏劉故舊族家宿貧去府城二百里孺人既遠適夫家食貧味道孑然無復過問者歸劉氏某年夫某久困場屋又所生子女皆不育終歲寡歡生人意盡會吾母病目孺人爲延名醫某來眎所費甚鉅吾母病劇疑醫士之藉以利吾貲也則怨讟之孺人痛甚勢不能愈母疾遂歸歸而抑鬱累年齎志以歿是時喜孫年十四尚未有知迨孺人歿後吾姊畢正言爲喜孫泣言之喜孫痛不能已近過孺人墓有土一坏不封不樹埽地以祭泣下如雨于時劉君已列黌序痛吾姊之不及見也悲夫因屬劉君築土爲壙刻石墓前以誌余哀以抒孺人之恨生於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卒於嘉慶[redacted]年十月廿八日春秋二十[redacted]葬於[redacted]其弟喜孫誌墓

亾孫蓉兒誌

吾家自高祖快士隱居奉五世祖乾若隱居由歙遷江都再傳始試於學宮三傳至先儒林容甫先生以經史詞章名於世先儒林同曾祖兄弟廿餘人絕者十九喜孫有子三人取婦或十餘年或五六年始生孫是爲蓉兒喜孫瞻其器宇出諸兒上以謂是克紹先儒林之業遂名之曰紹芬字以禮堂蓉兒其小名也始生同寅諸人來賀燕飲於戶部治事之堂越六月痘出甚吉賀者復集於室嗣以大吏薦治河事將出都門蓉兒見輒欲哭喜孫異之明年東行命兒子留其孥於天津過夏兒子遽攜之出長塗觸熱蓉兒到泲上遂不復言笑久之以腹疾隕其生是爲道光十九年七月十九日距生前一年五月廿六日年才二歲本支十九一線僅存天降之罰至於如斯喜孫衰疾餘生匪獨惜其早慧而不得不以衰宗零替爲先隱居痛也悲夫道光十有九年九月廿二日甘泉

汪喜孫誌

春融堂集王少寇撰墓碣正誤

壯年氣益盛志益專由經暨史於天文地理六書九章與高郵王君念孫及劉君聲望相上下謹按先君不習九章王劉兩先生亦不治算學海內所知也

江都御史江君德量爲生平至好適聞其計至欲爲之狀容甫慟累竟日筆欲下復止遂得急病朱光祿云江君沒已久未必慟竟日致急病謹按江君儀徵人先君撰墓誌云乾隆五十八年十月辛丑歿據此知江君前先君一年歿先君臨終爲作墓誌去江君歿後期年矣墓誌作於臨終之夕未終篇及女適吳而絕筆未嘗竟日亦未嘗欲下復止

容甫著有述學內外篇四篇皆攷解精密能闡聖賢意旨於千載之上謹按此數語似未深知先君問學者雖極意推崇而語多未當

更生齋文集洪亮吉書友人遺事正誤

肄業安定書院每一山長至輒挾經史疑難數事請質或不能對卽大笑出沈編修志祖蔣編修士銓皆爲所窘謹按安定山長有沈慰祖幷無沈志祖其人且非經學家何故以經史疑義質問於不通經者卽不能對亦無足怪

時僑居揚州程吏部晉芳興化任禮部大椿顧明經九苞皆以讀書賅博負盛名某衆中語曰揚州不通者三人卽指吏部等謹按先君生前自刻述學小字本有焉按祭碑銘略云歙程編修晉芳以名節相矜尚文章議論咸蘊藉有根柢天下稱名德焉先君稱述程編修如此

歲甲午余館揚州榷署以貧故兼肄業書院中一日薄暮偕某至院門外談讀禮通攷得失謹按先君是年客寧波未歸里有上馮均弼先生詩可證次年四月始返江都檢洪年譜次年春卽館江寧安得有偕至院門外談讀禮通攷一事

及余登第一日致書曰足下與量殊淵如皆吾弟也而前後登第名次悉同老兄不出豈欲虛左以相待耶謹按先君述學有云科名仕宦泊然無營先君久不應試豈尚爲歆羨科名之言耶

五松園文藁先君傳正誤

傳云嘗代學僮爲文欺其師塾師大驚異朱光祿舅氏云此說誤

以撰述自見者有王兵部念孫戴編修震王副憲昶姚比部鼐段大令玉裁某於諸君爲後進皆辨難無所讓別朱光祿云王未官兵部戴以庶吉士終王官刑侍姚終禮部郎中謹案戴錢所服膺者王段平生至好爲問學之友非後進亦未嘗無所讓別

自爲詩云佯狂罵坐自平日焉知性命鴻毛輕某之學益進於道謹案此先君辛卯年暮雨詩結句是時先君年二十七孫以爲晚年作誤也

焦里堂述先君遺事正誤

嘉善謝少宰墉素奇其才值丁酉拔貢歲少宰督學江蘇特拔之是時顧九苞名與之齊不相下少宰於公謁時呼兩人自道其甲乙謹按先君同年程先生贊和言侍郎每試特置一榻列名諸生前謂所取士曰若能受學於容甫學當益進也江先生藩據之載入漢學師承記王侍郎引之撰先君行狀阮督部元撰謝侍郎墓銘幷云子之上容甫以爵也以學則北面事之矣卽焦里堂述謝侍郎遺事亦云然少宰知先君如此其深何必問甲乙耶廣陵詩事亦載此事蓋亦焦里堂之言也

于虛聲之士則必窮詰僞端當前呵斥不留餘地或假天神妖鬼云云朱光祿云或假天神云云語太過諸君傳記失實者甚多凡諧謔斥訾之詞出於一時憤激無聊不平偶一發舒未必悉可昭示來茲尊先生聲稱被四海著作所垂原足以傳世而行遠不必待後世有子雲二三君子其所爲表揚而張大之者殆欲藉盛名以自重於先生無所增益也

今人輒曰吾康成也吾叔重也屬兩字之文不能貫通而執一偏旁刺刺不已此其人吾鄙之謹按先君治說文不應爲此言

焦里堂書謝少宰遺事正誤

稻孫者高郵老儒深於經汪李之學所從出也謹按賈君工詩好讀史先君作墓誌有云喜左氏春秋未嘗去手旁行斜上朱墨爛然蓋言其深好是書不可遂謂之深於經也讀先君所撰李君墓銘言江北學者王念孫爲之倡而君和之其及劉台拱繼之知先君幷未嘗以經生許賈君賈君人品足重不必被以經生之名而後有傳於後世況先君與李先生交深而學自別故李君銘云雖有講習不相依附先君與李君學且不同安可謂賈君爲汪李之學所從出耶是誣先君與李君卽誣賈君也

校禮堂集凌仲子撰先君墓銘正誤

卒於西湖旅次弔之者二人謹按盧學士抱經堂集祭先君文云同學友盧文弨孫志祖梁玉繩張燕昌致祭於拔萃汪君其文略云吾儕結契無論舊新聞名相思握手情親臭味本同膠投漆中又謹按先君殯於葛嶺園梁侍講同書來視殮汪君輔廷治殮具遣使歸先君之喪喜孫世世感德不可弭忘後世子孫不可因凌氏之言忘杭人之大德也雪涕書此

漢唐以後所服膺者崑山顧甯人氏德清胡朏明氏宣城梅定九氏太原閻百詩氏元和惠定宇氏休寧戴東原氏擬爲六儒頌朱光祿云先生欲爲七君子頌有萬季野

所極罵者一二人皆負當世盛名人或規之則應曰吾所罵皆非不知古今者益惡毒恐其亂苗也若方苞袁枚輩豈屑屑罵之哉其傲兀類如此然於學術知條理者未嘗不推挹之謹按段先生云凌仲子撰容甫墓銘稱其不屑罵方靈皐容甫實無此言語大重矣又謹按先君評望溪集云於存殁之際多有情至之文亦其才美不可没也又撰沈按察行狀云學文於方侍郎苞沖融醇懿望溪集爲劉端臨先生所藏行狀今栞入述學卽婦人無主駁方靈皐說亦何致不屑罵之方爲凌仲子鄉前輩仲子罵之無所不至同時人所共聞殆欲引先君以自證耶

君最惡宋之儒者聞人舉其名則罵不休謹按先君與劉先生爲問學交劉先生素習有宋諸儒之學先君若聞人舉宋儒輒罵不休則不與之友矣劉先生與先君交深四海所知也又謹按胡竹邨云仲子先生罵宋儒最甚此不能爲之諱然則凌益假先君以自附耶

少日作詩古文復自棄去今所作有述學四卷皆雜文也謹按凌君既稱先君少作古文復自棄去何以又有雜文且述學內篇三卷皆攷證經史何以謂之四卷皆雜文豈未之見耶

于時流恒多否而少可錢曉徵程易疇兩先生外其餘惟錢溉亭王懷祖段若膺劉端臨孔衆仲江子屛數人時或稱道餘大半視之蔑如也謹按先君撰馮按察碑云與大興朱學士筠及侍郎珪嘉定錢少詹事大昕青浦王按察使昶歙程編修晉芳桐鄉汪舍人孟鋗以名節相矜尚文章議論咸蘊藉有根底天下稱名德焉與朱文正書云鄭贊善虎文一代名德賈君銘云矜立名節喬君銘云人倫之表江君志云嘉猷猛志與劉先生書云洪中書榜金殿撰于戴君之學可稱具體與孫淵如書云爾雅正義天下奇書也魏次卿誄云博學無方巴子籍別傳云工隸書有建寧延熙遺意修禊序跋云趙秀才魏深於金石之學與朱武曹書云有遠見之識有淳篤之性與秦觀察書云黃仲則詩與大白青邱爭勝毫釐凡若此先君何嘗視之蔑如且凌亦云於學術知條理者未嘗不推挹之亦自知其言之過也

憶甲辰歲阮伯元詹事方弱冠余偕之訪君君與談論頗折服越數日治具招焉伯元畏其好罵謝不往君深恨遂成讐隙然每與余論及當代學人終爲伯元屈一指也謹按先君既折服阮公何以阮公又畏其好罵治具招之不至何至遂成讐隙既成讐隙何以論及當代學人終爲阮公屈一指亦可謂自相矛盾矣又謹按先君與謝侍郎書云某與阮門生遇不同而境則同豈同門亦同命耶又阮公與先君同爲謝侍郎所賞天下所共知又同爲廣陵人先君治具招之不至豈終身遂不復相見耶況阮公刻先君述學撰儒林傳研經室集每及先君深所推重較凌所云爲核實豈讐隙之所爲耶願天下後世知言之君子辨之

禮堂授經圖自序

禮堂授經者喜孫哀述少小過庭之訓故作是圖喜孫年六歲先君寫定皇象本急就篇管子弟子職教授於禮堂明年更寫鄭康成易注衞包未改本尚書顧炎武詩本音儀禮喪服子夏傳以次授讀其時喜孫蒙穉無識不獲承先人之敎先君自敘以謂商瞿生子一經可遺又嘗與尤山人書以謂兒子聰慧惜且莫入地不及見其成立是則先君悼歲月之不居大懼喜孫之弗克負荷耳皓天不弔行年九歲先君即世母氏朱太孺人親操井臼每日疏食一盂治脩脯以佐先生加之一飯損之一飯悉稱先生之意所欲出先生嗜牛醢就門人子婦學焉先生故貧束修之問不以時時或典衣稱貸以償之今年喜孫二十有六楹書哀然勿勿未能卒業回思先君授經禮堂已歷十有八載孤露餘生家獲再造老屋故在庭誥不聞哀寫此圖以當一哭先君所居禮堂在甘泉治新城玉井之西偏屋止三楹雜蒔枇杷梅竹門前有柳高五六十尺深巷暎蔚造廬問字者指大樹以爲記先君自署楹帖云草長鄭公堂下柳垂陶令門前是其地也喜孫既囑屠大令繪圖以誌其事大令畫意深遠宅前林岑疊巘聳若樹屛儻亦取藏書名山之義爲吾家踵此勝境與附誌簡端以諗後之讀是畫者嘉慶十六年十月孤子喜孫謹識

題禮堂授經圖後

予家邗水宦學京師懷仁壽之里（先君居仁壽巷）楊陶令之門（門前有柳先君自署門聯云柳垂陶令門前）昔年楊柳依依吾廬秋雨梧桐哀哀手植修竹滿徑鐙紅露清過庭受書短衣學步此一時也草樹湛湛風煙掩抑悲聲四起庭誥不聞乾蔭據傾孤兒失路湖光秋老（先君終於西湖梁莊）月夜魂歸烏嘑滿天庭柯葉落痛支一木哭無常聲此一時也贅舍橫經家室再立牵馬齒之長謌鹿鳴而來依棲子舍掩暎孫枝已歷冰霜尚襃風木此一時也計偕廿載展轉貲郎薄宦浮生名實俱殞昔時迎養舟交宿遷赫赫神人炎光一灼朱旂水立有火作焉轉瞬倉黃奔呼气結六丁遠尼三篋遂亾性命可輕蘭亭尚在此一時也倦遊京華歸來韓濵浮家門雞之場泛宅蕃釐之觀游子載出三族罕問遨鬼爲鄰游氛障日天雨夜哭擇音無門此一時也歲在執維協洽感襃昔事爰綴茲篇勞者自歌同聲一哭閟通大雅尚其鑑之

儲玉琴詩序

宜興儲明經潤書工詩善交友宅心淳萃久而益恭先大夫早年與爲詩友遺藁有九日江上逢儲玉琴詩玉琴明經字也先儒林四十以後不作詩藁草散佚喜孫寫定遺詩索之明經明經時已病癈力疾手持詩藁來其古誼類此明經歿後無子嗣手藁僅存△十△首其甥韓君三泰將以梨板借讀一過想見先儒林當年與四方之士集顧寅初江上草堂及高詠城東雙樹時也至詩筆之工讀者當自得之

與丁小研書

喜孫待罪京師不獲歲時展先人墓嘗出城顧荒塚而憑弔曰吾視若如吾族人尚冀族人亦善視吾先人耶語畢南向欷歔不自已遂與戚洗馬約爲掩骨埋胔之會近二年掩埋北城暴棺暴骸每年三千有奇今春凡有碣無冢者皆爲之冢而苦經費不足同志有能集腋者不勝感仰之至吾輩首邱無分斯亦前車之鑒同類之感敢不盡心耶又有恤嫠所一事發自先大人北城給諫許青士行之有年弟爲之募金尚未能廣收嫠婦自念先世兩代孀居必欲力成之不知能有濟否近接李太君札實不忍讀明知勢有所難然未有古道仁人如執事而喜孫沈浮其書者自知愧怍不能養母不能贍族不能恤故舊屢以瀆於惠人之前惟有引咎自責抱憾無地而已更能有面目相晤口頰能說耶然李廣文與先人同學先人歿後待喜孫甚厚今其家貧至此敢恝然視之

送伊少沂之官浙江詩序

道光十年四月望前四日汀州伊君將出都門清風滿懷明月入室僕夫戒塗主人衇衇將離之贈無以寫憂錄別之詩詎張遺緒有如此別請溯昔游展卷言懷悲何可已平山山下載酒賦詩太守之燕觥觥我師大風撼木白日西馳孤子孑孑悵惘何之廿年匆匆相見無期拔萃之科于于而來碧桃滿樹黃金有臺素書夕枕金樽晝開尺帛我繫寸簡君裁上言韋杜下言鄒枚天風引去使我心哀君來京華我更無家無父何怙有母倚門[illegible]萼跗瑟負璠璵青袍鵠立授簡傭書北風恨恨吹我衣裾驪歌忽起渺渺愁[illegible]鸞旂戾止虎學從公有來肅肅莫不雍雍曙色未起長橋如虹芹藻交映璧水環通相彼子衿莫敢不從年年京兆轉轉肯郎我困計吏君返水鄉我來觀政君各一方誓墓先日愴焉以傷有母白髮種種垂堂啜菽何甘稻粱何嘗祖德載詠積善餘慶先民駿烈鑑彼蒼蒼不寐言別留連未央

朱侍郎書

示讀大集三冊敬校一過所以述祖德誦父榘者既詳且盡而又不敢受昔人記載之誣辨之惟恐不核敬讀之下使人孝弟之心油然而生所謂讀陳情表而不墮淚者非人情也至於辨正經學之沿譌考核譜錄之襲謬是於鄭許賈服諸先儒外可參一席今之人罕見其倫比余自壯年亦嘗有志於誦芬述古今兩鬢如霜忽忽未有所成讀吾無慈仁兄大集不禁健羨不置也爰志數語以為跋時道光六年嘉平月弟朱為弼

許印林瀚書

魯成公次子曰公衡成二年爲質於楚而逃歸臧宣叔所云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者也通志廣韻引風俗通云衡氏伊尹爲湯阿衡子孫以衡爲氏一云魯公子衡之後以王父字爲氏是魯成公次子之後自爲衡氏非汪氏也衡汪古音雖同部未聞有假借者